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目録六十卷（二）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　一東

忠　忠義十五

遼史耶律曷魯傳太祖為于越秉國政欲命曷魯為迭剌部夷離菫辭曰
賊在君側未敢遠去　耶律敵魯字陽隱其父楚國王之後性質直多膂
力察割作亂敵魯聞之入見壽安王慷慨言曰願得精兵數百破賊黨王
嘉其忠　討古字括寧性忠簡應歷初始入侍會冀王敵烈宣徽使海思
謀反討古與耶律阿列容告於上上嘉其忠　耶律海里字留隱令穩拔
里得之長子察割之亂其母的魯與焉遣人召海里海里拒之　蕭撻凜
字駝寧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統和十二年為阻卜都詳穩凡軍中號令
太妃並委撻凜師還以功加兼侍中封蘭陵郡王十五年敵烈部人殺詳
穩而叛遁于西北荒撻凜將輕騎逐因討阻卜之未服者諸蕃歲貢方物
充于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上賜詩嘉獎　蕭幹小字項烈字婁典北府
宰相敵魯之子性質直初察割之亂其黨胡古只與幹善使人召之幹曰
吾豈能從逆臣縛其人送壽王王賊平上嘉其忠　太宗紀天顯十一年

冬十一月自戊戌至戊申候騎兩奏南有兵至復奏西有兵至命楊隱迪
輦違拒之唐將張敬達在圍八十餘日內外隔絕軍儲殆盡至翟馬糞屑
木以飼馬馬饑至相啖其騣尾死則以充食楊光遠等勸敬達出降敬達
曰吾有死而已爾欲降寧斬吾首以降閏月甲子楊光遠安審琦殺敬達
以降上聞敬達至死不變謂左右曰凡為人臣當如此也命以禮葬　金史
列傳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
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
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者焉
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
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聖元詔脩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凡前代之忠於
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烏虖仁哉聖元之為政也司馬遷記豫讓
對趙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義至哉斯言聖元
之為政足為萬世訓矣作忠義傳　胡沙補完顏部人年三十五從軍頗
見任用太祖使僕刮剌往遼國請阿疎實觀其形勢僕刮剌還言遼兵不
知其數太祖疑之使胡沙補往還報曰遼方調兵尚未大集及見統軍使
其孫被甲立於傍統軍曰人謂汝輩且反故為備耳及行道中遇渤海軍

渤海軍向胡沙補且戰且言曰聞女直欲爲亂汝輩是邪具以告太祖又
曰今舉大事不可後時若俟河東則遼兵盛集來攻矣乘其未集而並代
之可以得志太祖深然之及破寧江與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賜以旗鼓
并御器械高永昌請和胡沙補往招之取胡突古以歸高永昌詐降于斡
魯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會高楨降言永昌非眞降者斡魯乃進兵永
昌怒遂殺胡沙補撒八皆支解之胡沙補執神色自若罵永昌曰汝叛
若逆天亡日殺我何日足汝敗可[illegible]也[illegible]年五十九天會中與撒八
俱贈遼鎮節度使特虎碓達懸水人驍勇趫健敢戰鬭達魯古城之役涉
女陷敵特虎救出之攻照散城遼兵三千來　拒特虎先登敗之攻盧葛
營麻吉蹟爲特虎獨殺遼兵數輩拔而出之賞賚逾渥自臨潢班師至遼
河合楮求襲婁室已引去特虎獨殿馬憊乃步鬭婁室與數騎來救特虎
止之曰我以一死捍敵公勿來俱斃無益遂沒於陣皇統間贈明威將軍
僕忽得宗室子初事國相撒改代蕭海里有功與酬斡俱招降獨偎水部
族酬斡爲謀克僕忽得領行軍千戶從破黃龍府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
寧江縣渤海已塞補叛僕忽得追復之天輔五年九月酬斡僕忽得往鱉
古阿籍軍馬獨偎水部實里古達等七人殺酬斡僕忽得投其尸水中俱

年四十三太祖悼惜遣使弔賻加等六年正月斡魯代實里古達于石里
罕河追及於合撻剌山殺四人撫定餘衆詔斡魯求酬斡僕忽得尸以葬
天眷中贈酬斡奉國上將軍僕忽得昭義大將軍酬斡亦宗室子也年十
五隸軍從太祖伐遼率濤溫路兵招撫三坦石里很跋若三水鱉古城邑
皆降之敗室韋五百于阿良葛城獲其民衆至是死焉　粘割韓奴以護
衛從宗翰征伐賜鎧甲弓矢戰馬初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耶律大石自
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奉聖州壁于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
大石幷降其衆宗望襲遼主輜重于青塚以大石爲鄉導詔曰遼趙王習
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剌孛堇赤狗兒招討迪六詳穩
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並釋其罪使詔斡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
爲鄉導有勞可明諭之時天輔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往天會二年遼
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戰馬萬匹畜
産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俟報下三年都統完
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既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
兵以取山西諸部詔答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爲釁不可不察其截留之
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群牧宜

列屯戍詔答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
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
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
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統四年回紇
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詔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
國風俗加武義將軍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大定中回紇移習覽
三人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
朶俗無兵器以田爲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
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
壻阿本斯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
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中安置毋令失
所是歲粘拔恩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長孛古及戶三萬餘求內
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
意兀里余睹通事阿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之降牌印無
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
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

之命來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耶使人捽下
使韓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能面縛請
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林
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魯帶還奏并奏韓奴
事世宗嘉韓奴中節贈昭毅大將軍召其子永和縣商酒都監詳古汝州
巡檢婁室諭之曰汝父奉使萬里不辱君命能盡死節朕甚閔之以詳古
爲尚輦局直長遷武義將軍婁室爲武器署直長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
年州人江志作亂珪子弼在賊黨中珪謀誅志并弼殺之尚書省議當補
二官雜班敘詔曰珪赤心爲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
以當其功更進一官正用班之　溫迪罕蒲睹爲乣者群牧使西北路契
丹撒八等反諸群牧皆應之蒲睹聞亂作選家奴材勇者數十人給以兵
仗陰爲之備賊不得發乃紿諸奴曰官闕兵器願借兵仗以應閱諸奴以
爲實然遂借與之明旦賊至蒲睹無以禦之賊執蒲睹而問之曰今欲反
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國厚恩子姪皆仕宦不能從汝反而累吾族也賊怒
臠而殺之子與孫皆與焉是時迪斡群牧使徒單賽里副使赤盞胡失答
耶魯瓦群牧使鶴壽歐里不群牧完顏不里骨副使完顏辭不失卜迪不

部副使赤盞胡失賴速沒葛

轄木乣詳穩高彭祖等皆遇害。鶴壽鄆王昂孫。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和尚率衆來招鶴壽與俱反。鶴壽曰吾宗室子受國厚恩寧殺我不能與賊俱反。遂與二子皆被殺。 訛里也契丹人。爲尚廐局直長。大定初招諭契丹窩斡叱令訛里也跪見。訛里也不從謂曰我朝廷使也豈可屈節於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軍至汝輩悔將何及。窩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從敢出是言。遂害之。從行驍騎軍士閻孫史大習馬小底頼荅皆被害。三年贈訛里也宣武將軍。錄其子阿不沙爲外帳小底閻孫史大皆贈修武校尉頼荅贈忠翊校尉納蘭綽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使人招之。綽赤不從。括里兵且至。綽赤遂團結旁近村寨爲兵出家馬百餘匹給之。教以戰陣擊刺之法。相與拒括里于改渡口。由是賊衆月餘不得進。既而括里兵四萬人大至。綽赤拒戰。賊兵十倍。遂見執。罵而殺之。詔贈官兩階。二子皆得用廕。 魏全壽州人。泰和六年宋李爽圍壽州。刺史徒單義盡籍城中兵民及部曲廝役得三千餘人。隨機拒守堅甚。義善撫御得衆情。雖婦人皆樂爲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義益勵不衰。募人往斫爽營。全在選中。爲爽兵所執。爽謂全曰若爲我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

下。反罵宋主。爽乃殺之。至死罵不絕口。撲散揆遣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以騎二十人救壽州。去壽州十餘里與爽兵遇。乞住分兩翼夾擊爽兵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柵。焚其浮梁。義出兵應之爽兵大潰。赴淮死者甚衆。爽與其副田林僅脫身去。餘兵脫者十之四。詔遷義防禦使。乞住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買哥河南路統軍判官。贈蒲烈古昭勇大將軍。官其子圖刺。贈全宣武將軍蒙城縣令。封其妻爲鄉君。賜在州官舍三間。錢百萬。俟其子年至十五歲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用所贈官蔭。仍以全死節送史館鏤版頒諭天下。 鄯陽宗室子。爲符寶祗候。完顏石古乃爲護衛十人長。至寧元年八月紇石烈執中作亂。入自通玄門。是日變起倉猝。中外不知所爲。鄯陽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於東華門外。執中揚言曰大漢軍反矣。殺一人者賞銀一錠。執中兵衆。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須臾執中兵殺五百人殆盡。執中死。詔削官爵。詔曰宣武將軍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修武校尉符寶祗候鄯陽。忠孝勇果。沒于王事。石古乃贈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鄯陽贈宣武將軍順天軍節度副使。嘗從拒戰猛安賞錢五百貫。謀克三百貫。蒲輦散軍二百貫。各遷兩階。戰沒者贈賞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

貫石俸給之。俟年十五以聞。 夾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清池關書主簿。補尚書省令史。除刑部主事。監察御史。修起居注。轉禮部員外郎。大名治中。歷嵩琢北京臨洮路按察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同知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坐事謫韓州刺史。尋復同知平涼府事。大安二年爲泰州防禦使。遷通遠軍節度使。至寧末移彰德軍。未行夏兵數萬入鞏州。守中棄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不屈。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益堅。遂載而西至平涼。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天盡且遁矣。愼勿降。夏人怒。并殺之。興定元年監察御史郭著按行秦中。得其事以聞。詔贈資善大夫東京留守。仍收其子元安爲筆硯承奉。 石抹元毅本名神思。咸平府路酌赤烈猛安莎果歌仙謀克人也。以廕補吏部令史。再調景州寧津令。有劇盜白晝恣劫。爲民害。元毅以術防捍。賊散去。入爲大理知法。除同知亳州防禦使事。被省檄錄陝右五路刑獄。無冤人。復委覆宋歲幣故事。有私遺物。元毅一無所受。明昌初驛召爲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最遷汾陽軍節度副使。時石嵐間賊黨嘯聚肆行剽掠。朝廷命元毅捕之。賊畏而遁。元毅追襲盡殪之。二境以安。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別部有殺人者妄對不伏。元毅詰不數

語即具服。河東北路田多山坂磽瘠。大定時定爲上賦。民力久困。朝廷命相地更賦。元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賴其利。改彰德府治中。尋以邊警從撫州刺史。會邊將失守。芻糧馬牛焚剽殆盡。元毅率吏卒三千餘人出州經畫軍餉。卒與敵遇。州倅暨從吏堅請還。元毅曰我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其如百姓何。縱得自安。復何面目朝廷乎。遂執弓矢。令衆感其忠。爭爲效死。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氣愈厲。鏖戰久之。衆寡不敵。遂遇害。時年四十七。事聞。上深驚悼。贈信武將軍。召用其子世勣侍儀司承應。世勣後登進士第。奏名之日。上謂宰臣曰此神思子耶。歎賞者久之。元毅性沉厚。武勇過人。每讀書見古人忠義事。未嘗不嗟嘆賞慕。喜動顏色故臨難能死所事云。 伯德梅和尚泰州人也。性鯁直尚氣節。正隆五年收充護衛。改曷魯椀群牧副使。求幾復召爲護衛十人長。改尚廐局副使遷本局使。轉右衛將軍。拱衛使。典尚廐者十餘年。積勞特遷官二階。除復州刺史。明昌初爲西北路副招討。改泰州防禦使。升武勝軍節度使。六年移鎮崇義軍。時有事北邊。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檄爲副統。會敵入臨潢。梅和尚暨護軍斛合土等領軍逆擊之。敵積陣以待。梅和尚直擣其陣。殺傷甚衆。敵知孤軍無繼。聚兵圍之。度不能免。乃下馬相持射復殺

百餘人矢盡猶以弓提擊爲流矢所中死贈合土等皆沒上聞之震悼詔
贈龍虎衛上將軍躐遷十階特賜錢二十萬命以禮葬之物皆官給以其
子都奴爲軍前猛安中奴護喪就差權同知臨潢府事李達可爲勅祭使
同知德昌軍節度使事石抹和尚爲勅葬使承安五年上諭尚書省曰撒
和尚死王事其子都奴從軍久有功其議所以酬之乃命爲典署丞 烏
古孫兀屯上京路都人大定末襲猛安明昌七年以本兵充萬戶備邊有
功除歸德軍節度副使改蓋安軍察廉遷同知逮頻路節度使事以憂
去官起復歸德府治中遷唐州刺史泰和六年四月宋皇甫斌步騎萬人
侵唐州兀屯兵甚少遣泌陽尉白撒不迴檢蒲闍荅以五十人衆城拒守
兀屯見宋兵在城東北者可破令軍事判官撒虎帶以精兵百人自西門
出繞出東北宋兵營後掩擊之殺數十百人宋兵大亂殆夜乃遁去五月
皇甫斌復以兵數萬來攻行省遣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救唐州兀屯出
兵與軍勝合兵城東北設伏兵以待之乃分騎兵爲三一出一入以致宋
兵宋兵陷于淖伏兵發中衝宋兵爲二遂大潰遁奔至湖陽斬首萬餘級
獲馬三百匹宋別將以兵三千來襲遇之竹林寺殪之納合軍勝手殺宋
將取其金帶印章以獻詔遷兀屯同知河南府事軍勝遷泌縣令各進兩
階兀屯賞銀三百五十兩重綵十端烏古論元帥完顏左右翼都統匡取
棗陽遣兀屯襲神馬坡宋兵五萬人夾水陣以強弩拒岸兀屯分兵奪其
三橋自辰至午連拔十三柵遂取神馬坡從攻襄至漢江兀屯亂流徑度
復進一階號平南虎威將軍宋人請和遷河南副統軍大安初遷昌武軍
節度使副統軍如故遷西南路招討使兀屯御下嚴酷軍士多亡坐六十
除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遷元帥右都監轉左
都監兼北京留守有功賜金吐鶻重綵十端遷元帥左監軍留守如故貞
祐元年閏月以兵入衛中都詔以兵萬六千人守定興軍敗兀屯戰沒
高守約字從簡遼陽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史 大元兵徇
地河朔郡邦獻以歸順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簡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
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也城破被執使之跪守約不屈遂死詔贈
崇義軍節度使謚忠敏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穎悟好
學淹貫經史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爲泰安州刺史貞祐初山東被
兵郡縣望風而潰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與守且避難負國家
之恩乎乃團練義兵爲乘守記已而大元兵至戰司日不能下謂之曰此
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許

其爲識或妾以酒豎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肆爲使之跪安禮不屈遂
以戈撞其胃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謚堅貞 王維翰字之翰利州
龍山人父庭達孝平縣人保縣東山後以衆降維翰好學不倦中大定二
十八年進士調貴德州軍事判官察廉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
陳訴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杖殺之健訟衰息歷弘政獲嘉令佐胥持國
治河決有勞遷一階改北京轉運戶籍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保靜
軍節度使事檢括戶籍一郡稱平屬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
刑部疑之維翰審職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狀奴遂引服改中都轉運副使
攝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也就除侍御史改左司員外郎轉右司
郎中僕散揆伐宋維翰行省左右司郎中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詔維翰體
究田禾分數以聞七月雨復詔維翰曰雨雖霑足秋種過時使多種蔬菜
猶愈於荒萊也蝗蝻遺子如何可絕舊有蝗處來歲宜救麥諭百姓使知
之八年宋人受盟遷爲右司郎中進官一階上問宋人請和後能背盟否
維翰對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怯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胄
蘇師旦無復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久之遷大理卿
兼潞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坊樂工階至四品換文武正資服金紫
維翰奏伶優服衣褻狎之服非所以尊朝廷也從之大安初權右諫議
大夫三司欲稅間架維翰諫不聽轉御史中丞無何遷工部尚書兼大理
卿改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初罷爲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
維翰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輩本良民因亂至此財物不惜勿恐吾家盜
感其言而去至鎮無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
此州阻山浮海當有生地無俱魚肉也乃縱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
者奔東北山結營堡自守力窮被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與維翰俱
死詔贈中奉大夫姚氏爲國夫人謚貞潔 移剌古與涅安化軍節度使
貞祐初大元兵取密州古與涅率兵力戰流矢連中其頸既拔去復中其
頰死焉貞祐三年詔贈安遠大將軍知益都府事 宋扆中都宛平人也
正隆五年進士歷辰州寧化州軍事判官曹王府記室參軍陝西西路轉
運都勾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武定軍節度副使中都右警巡使時圉安
縣丞劉昭與部民裴原爭買郡田扆用昭屬挪原使毋買御史臺劾奏奪
一官解職降廣寧府推官改遼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吏部員外郎歷蘇
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轉運使事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國軍
節度使河東南路轉運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侵民舍不稱職降沂州防

禦使。移濬州遷山東西路轉運使。改定海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泌南軍。
正月大元兵至懷州城破死焉。裒天資刻酷。所至不容物。以是躓蹬於世
云。烏古論榮祖本名福興。河間人。明昌二年進士。歷官補尚書省令史。除
都轉運司都勾判官。轉弘文校理。升中都總管府判官。察廉除震武軍節
度副使。彰德府司馬。累遷戶部員外郎。寧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城破。榮祖猶
力戰死之。贈安武軍節度使。賜謚毅勇。　烏古論仲溫本名胡剌。萊州按
春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累官大學助教。應奉翰林文字。河東路提
刑判官。改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御史薦前任提刑稱職。遷同知順天軍節
度使事。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改提舉肇州漕運。兼同知武興軍節
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前在上京不稱職。降鎮寧軍節度副使。改滑州刺
史。河東南路按察副使。壽州防禦使。貞祐初。還鎮西軍節度使。是時中都
被圍。遂至太原。移書安撫使賈益謙。約以鄉兵救中都。因馳驛如平陽。將
與益謙會于絳。不能進。祇平陽而還。仲溫嘗治平陽。吏民爭留之。仲溫曰。
平陽巨鎮。易爲守禦。於私計得矣。如嵐州何。遂還鎮。已而大元兵大至。城
破不屈而死。贈資德大夫。婁速路兵馬都總管。謚忠毅。歲時致祭。　九住。
宗室子。爲武州刺史。唐括李果速爲軍事判官。貞祐二年十一月。大元兵

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已。苟
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遑恤家爲。無何城破。力戰而死。李
果速亦不屈死焉。詔贈九住臨海軍節度使。加驃騎衛上將軍。李果速遷
州刺史。加鎮國上將軍。仍令樹碑。歲時致祭。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
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憂。居鄉里。貞祐初。任城被兵。演
墨衰爲濟州刺史畫守禦策。召集州人爲兵。持戰三日。衆皆市人。不能戰
逃散。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問之曰。汝非李應奉乎。演荅
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語撫之。亦不聽。許之官祿。演曰。我書生也。本
朝何負於我。而利人之官祿哉。大將輩怒。擊折其脛。遂曳出殺之。時年三
十餘。贈濟州刺史。詔有司爲立碑云。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
進士出身。守官邑。已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
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紿
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
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寧苟生
者哉。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王毅。大興人。經義進
士。累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

殺猶率衆抗戰。力窮被執。與縣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
八郎前跪將降。毅以足蹴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驅殺者以
刃斫其脛。毅不屈而死。贈曹州刺史。　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少負氣
自憙。常慕張詠之爲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
長葛主簿。有能聲。察廉除遼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提刑司舉其能。轉北
京轉運戶籍判官。遷安陽令。累除簽陝西西路按察司事。改平涼治中。召
爲少府少監。遷戶部郎中。貞祐初。中都戒嚴。或舉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
將。得死士萬餘。統之。率所統衛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遷霍王傅。以部兵
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賜賚優渥。遷翰林侍讀學
士。加勸農使。九月。順州受兵。晦有別部在滄景。遣人突圍召之。衆皆踴躍
思奮。而主者不肯發。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先嘗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昔
何爲苟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耶。臻曰。臻雖負國。不忍負
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耶。將射之。臻掩
泣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晦執不肯降。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
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併見殺。詔贈榮祿大夫。樞密副
使。仍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錄其子汝霖。爲筆硯承奉。　齊鷹揚淄州軍

事判官。楊毅中屯留縣尉。致仕。張乞驢淄州民。貞祐初。大元兵取淄州。鷹
揚等募兵備禦。城破。率衆巷戰。鷹揚等三人創甚。被執。欲降之。鷹揚伺守
者稍怠。即起奪槊殺數人。毅中乞驢皆不屈以死。詔贈鷹揚嘉議大夫。淄
州刺史。仍立廟于州。以時致祭。毅中贈昭勇大將軍。同知橫海軍節度使
事。乞驢特贈宣武將軍。同知淄州軍州事。　术甲法心。薊州猛安人。官至
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爲提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溫迪罕咬查剌。俱守
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薊州。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
則殺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
爲計也。城破死于陣。咬查剌被執。亦不屈而死。豐安軍節度判官蒲察丸
合與雜澤縣令溫迪罕十方奴同守薊州。衆潰而出。丸合十方奴死之。詔
贈法心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封宿國公。咬查剌鎮國上將軍。順州刺
史。丸合金紫光祿大夫。薊州刺史。十方奴鎮國上將軍。薊州刺史。仍命樹
碑。以時致祭。　高錫字永之。德基子。以廕補官。積勞調淄州酒使。課最。遷
萍鄉令。察廉遷遼東路轉運度支判官。太倉使法物庫使兼尚林署直官
提舉都城所。歷北京遼東轉運副使。同知南京路轉運使事。貞祐初。累遷
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城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吳僧哥西南路唐古乙

糺乣上沙鷺部落人。拳勇善騎射。大安間，選籍山西人為兵，僧哥充馬軍千戶，有功。貞祐初，遷萬戶，權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復取之，真授同知節度使事，弟權同知節度使事，迪剌真授節度副使，權節度副使燕曾兒真授節度判官，提控馬壽兒以下遷授有差。衆苦乏食，僧哥乞賑粮十五萬斛。朝廷以為應州已破，朔州孤城，其勢不可守，乃遷朔之軍民九萬餘口，分屯於嵐、石、隰、吉、絳、解之間。未行，大元兵至朔州，戰七晝夜，有功，加進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節度使事，迪剌石州刺史，曹兒同知嵐州防禦使事。四年，始遷其民南行，且戰且行者數十里，僧哥力憊，馬躓死焉，時年三十。詔贈鎮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使。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吏部主事，序陽軍節度副使，丁父憂，起復太常博士、東平治中。大安初，弘文院改侍御史。論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姦惡，衛紹王不聽，遷肇州防禦使。宣宗遷汴，召赴闕，上言秦州殘破，東北路招討司猛安謀克人皆寓于肇州，凡徵調往復甚難，乞升肇州為節度使，以招討使兼之，置招討副使二員，分治泰州及宜春。詔從之。遷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俄以翰林侍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論近侍局預政，宣宗怒，語在盡忠傳。無

何，出為集慶軍節度使，改汾陽軍節度使、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遷官一階。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之慶也。宣宗嘉納之。二年，真授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大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為振，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自縊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殺。詔贈翰林學士承旨。子兀里偉尚幼，詔以奉御俸養之。　張順，淄州士伍。淄州被圍，行省侯摯遣總領提控王庭玉將兵救之。庭玉募順等三十人往覘兵勢，且欲令城中知援兵之至。乘夜潛至城下，順為所得，執之使宣言行省軍敗績，庭玉亦死，宜速降。順陽許諾，既乃呼謂城中曰：外兵無多，王節度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為忠孝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後贈宣武將軍、同知■州防禦使事，詔有司給養其親，且訪其子孫，優加任用。　馬驤，嵐城人也。登進士，歷官有聲。貞祐三年，為曹州濟陰令。四月，大元克曹州，驤被執，軍卒捞掠求金，驤

曰：吾書生，何從得是？又使跪，驤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殺。得死為大金鬼足矣。遂死。贈朝列大夫、泰定軍節度副使，仍樹碑于州致祭。貞祐四年七月，詔以其男惟賢于八貫石局分收補。　伯德窊哥，西南路咩乣奚人，壯健沉勇。大元兵克西南路，鄰郡皆降，窊哥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州已破，窊哥與姚里鴉胡、姚里鴉兒招集義軍，披荊棘，復立州事。河東北路行元帥府承制除窊哥武義將軍、寧遠軍節度副使，姚里鴉胡武義將軍、節度判官，姚里鴉兒武義將軍、觀察判官。窊哥等以恩不出朝廷，頗懷觖望，縱兵剽掠。興定元年，詔窊哥遷授武州刺史、權節度使，姚里鴉胡權同知節度使事，姚里鴉兒權節度副使，各遷官兩階。興定三年，窊哥特遷三官，遥授同知晉安府事，尋真授東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盡，援兵絕，窊哥率衆潰圍走保長寧寨，詔各進一官，戰沒者贈三官。九月，復被圍，窊哥死之。　奧屯醜和尚，為代州經略使。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尚禦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屈，遂死。　從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書省祗候郎君。貞祐二年，自募兵數千，充宣差都提控。詔從提舉奉先、范陽三都統兵，除同知涿州事，遷刺史，賜金牌，經略海州，頃之充宣差都提控，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絳、解二州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嘗

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皆恃鹽布易米。今太陽等渡乃不許粟麥過河，願罷其禁，官稅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惟令賢昌軍節度使從宜規畫鹽地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可以強矣。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勢，陝路之襟喉也，可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為一提控，四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產銀鐵，若以鹽易米，募工鍊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傭力為食，可以息盜。又曰：河北貧民渡河，通食已而復還，濟其饑者，艱苦殊甚，苛暴之吏抑止誅求，弊莫大焉。又曰：河南、陝西調度未急，擇騎軍牝馬群牧，不二三年，可增數萬騎，軍勢自振矣。又曰：諸路印造寶券，久而益多，必將積滯，止於南京印造給降，庶可久行。又曰：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願者，蓋以物價十倍河南，祿廩不給，饑寒且至。若實給俸粟之半，少足養廉，則可責其効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臧資遷秩躐等，以答其勞，聞河南官吏以貶逐目之，彼若以為信然，誰不解體。書奏，下尚書省議，惟許放至大陽等渡，宣撫司量民力給河北官俸月，河北為貶所者有禁而已。四年，行樞密院于河南府，上書曰：吾兵累年出戰無功者，兵不素勵也。士庶且充行伍，兄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嘗從軍，親冒矢石，為士卒先，以冀望主之

憂族人道哥實同此心願隸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許之興定元年改輝州刺史權河北平軍節度使孟州經略使初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永錫被詔經略陝西宣宗曰敵兵強則謹守潼關毋使得東永錫既行留汚池數日至京兆駐兵不動頃之潼關破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永錫下獄久不決從坦乃上疏救之略曰竊聞周祚八百漢享國四百餘載皆以封建親戚犬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國不永晉八王相魚肉猶歷過秦魏自古同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難百僚將士無敢誰何鄯陽石古乃奮身拒戰盡皆而死御史大夫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過也國之枝葉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之於是宗室四百餘人上書論永錫皆不報久之永錫杖一百除名當是時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從坦上書曰養兵所以衛民方今河朔僅真定河間之兵可留扞城其餘府州皆當散之于外以爲民防保稼穡畢功然後移於內守之地是爲長策從之加遥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與參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陽興定二年十月從坦上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也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藩籬也乞併懷孟衛州之兵以潞州譚澤州沁水端氏

高平諸兵並山爲營爲平陽聲援惟祈聖斷以救倒懸之急是月壬子大元兵至平陽提控郭用戰于城北濠塹被執不屈而死癸丑城破從坦自殺贈昌武軍節度使　李术魯福壽爲唐邑主簿大元兵攻唐邑福壽與戰死之贈官三階賻錢五百貫　吳邦傑登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之村墅爲大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吾荷吾國恩詎忍攻吾君之城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詔贈朝列大夫定海軍節度副使　納合蒲剌都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進士調大名教授累除比陽令補尚書令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貞祐二年調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同知臨洮平凉府事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蒲剌都擊走之以功加遥授彰化軍節度使四年升河州爲平西軍就以蒲剌都爲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興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爲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我兵貴精不在衆募擇勇敢謀略者爲兵罷儒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贖罪以足用及請許人射佃陝西荒田開採礦冶不報改知平凉府事入爲户部尚書是時伐宋大捷蒲剌都奏宋人畏敗其衆必沮可乘此遣人諭說以尋舊盟若宋人不從然後伐之疾雖怒積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剌

都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精鋭庶可取勝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以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凉關中元帥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鞏縣以北黄河南岸及金鉤弔橋虎牢關虢州嶢嶺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幾改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州破力戰而死贈御史大夫　女奚烈斡出仕至潁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勝堡已而大兵至斡出拒戰中流矢病創甚花帽軍張提控言兵勢不可當宜速降斡出曰吾曹坐食官禄可忘國家恩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金帛子女與敵人然亦不免我輩但當力戰而死耳至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仗以入脅斡出使出降斡出曰聽汝所爲吾終不屈也遂殺之執其妻子出降初潁州人遷金勝堡多不能至軍事判官王謹收遺散之衆別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精完樓堞置戰守之具兵至謹拒戰十餘日內潰被執不屈而死詔斡出謹各贈官六階升職三等　特茂先日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郭三據密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郭三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罵賊不勝怨復剔其目亂刃剉之至死罵不絶詔贈武節將軍同知沂州防禦使

事　温迪罕老兒爲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鮮萬奴攻上京其子鐵哥生獲老兒脅之使招餘人不從鐵哥怒亂斫而死贈龍虎衛上將軍妻速兵馬都總管以其姪黑廝爲後持授四官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宜避宣宗嫌名改焉保大將軍節度使裏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進士復中宏詞累官大常博士遷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興定初宣撫使蒲鮮萬奴有異志欲棄咸平從曷懶路持勝力止之萬奴杖之八十持勝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時太平已與萬奴通謀口稱持勝忠而心實不然署持勝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受萬奴命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提控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户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共代萬奴事泄俱被害詔贈持勝中順大夫韓州刺史賽不鎮國上將軍顯德軍節度使公恕明威將軍信州刺史　賈邦獻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也舉進士第資亘有勇略大元次河東邦獻集居民爲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獻棄其家獨與文懿保於松平寨是時權知州事劉珍在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獻輒以衰老爲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以爲鎮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獻不屈若遣懿歸松平遂自刭贈奉直大夫吞縣令　移粘阿里合遂八興定間累遷

霍州刺史興定四年正月移霍州治好義堡大元兵至阿里合力戰不能敵兵敗被執誘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無二也使跪但向闕而立於是叢矢射殺之寶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同時被獲既又令祖湯跪祖湯不從亦死詔贈阿里合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祖湯資善大夫同知平陽府事祖湯泰和三年進士　完顏六斤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大安中以廕補官選充親軍調阜平尉遷兩城令改通州軍事判官以功遷本州刺史頃之元帥石盞蒲察七斤執之以去未幾挈家亡歸除同知臨洮府事從慶陽邊保大軍節度使興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焉贈特進知延安府事詔陝西行省訪其子孫以聞　紇石烈鶴壽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淳質軀幹雄偉初充親軍中泰和三年武舉調彰信縣副巡檢六年宋人圍蔡州鶴壽請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譟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千餘人遲明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殿曳柴宋人顧塵起以爲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已而宋兵侵擾新蔡新息褒信三縣鶴壽皆復取之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戶從大軍出壽春敗宋人于渦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眞滁二州及盱眙軍還進九官遷同知息州軍州事改萬寧宮提舉大安三年充西

南路馬軍萬戶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突圍入城夏兵解去遷兩階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遷尚方署令充行軍副統升充行省左翼都統轉武衛都統充馬軍副提控轄鈴轄充都城東面宣差副提控貞祐二年丁父憂起復武寧軍節度副使破紅襖賊于蘭陵石城堌一切掠良人爲生口監察御史陳規奏乞勅有司凡鶴壽所獲俱從放免詔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壽遷授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兼節度副使坐出獵縱火延燒官草杖一百改同知河北平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充馬軍都提控入宋襄陽界遷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遷授睢州刺史二年攻棗陽三敗宋兵改遷授同知歸德府事三年奪宋石渠寨戍去棗陽濠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遷授汝州防禦使四年宋邑太尉步騎十萬圍鄧州鶴壽分兵拒守出府庫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爵自將餘衆日出搏戰宋兵焚營去鶴壽被創不能騎馬遣招撫副使术虎移剌荅追及之敗數十人奪其俘而還詔所散金帛勿問將士優給官爵鶴壽遷金紫光祿大夫遙授武勝軍節度使俄丁母憂以本官起復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于鄜州興定五年十月鄜州破鶴壽與數騎突出城追及之鶴壽據土山力戰而死謚果勇　蒲察妻室東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進士調慶都

年平主簿以廉能遷中都右警巡副使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貞祐初除吏部主事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充行省經歷官改京兆治中遷授定西州刺史充元帥參議官興定二年與元帥承裔攻下西和州自徽由秦州進兵抵獲道宋人悉銳來拒妻室乘高立幟策馬旋走揚塵爲疑兵別遣精騎掩出其後宋兵大潰乘勝遂拔興元進一階除丹州刺史再遷同知河中府事權元帥右都監河東路安撫使復取平陽晉安優詔褒寵進一階賜銀二百兩重幣二十端遙授孟州防禦使權都監如故將兵救鄜州轉戰而至城破死之贈資德大夫定國軍節度使謚襄勇勅行省求其尸以葬　女奚烈資祿本姓張氏武平府人泰和伐宋從軍有功調易縣尉遷潞縣主簿貞祐初遙授同知德州防禦事改泰州三年遙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改西寧州刺史賜令造火之遙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定西州刺史從元帥右都監完顏阿鄰破宋兵于梢子嶺三年攻破武林關資祿功最詔比將士遷五官職二等外資祿更加官職一等遙授通遠軍節度刺史如故五年遙授隴安軍節度使俄改金安軍詔曰陝西行省奏軍官闕負鄉久在行陣御下有法舊隸士卒多在京兆令正防秋關河要衝悉心備禦將兵救鄜州閏十二月鄜州破被執不肯降遂死贈

銀青榮祿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言事者謂資祿褒贈尚薄詔祿其二子烈山林泉升職一等陝西行省軍中用之　趙益太原人讀書肄業大元兵入境益鳩合土豪保聚山陝屢戰有功晉陽公郭文振署爲壽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衆收復太原夜登其城斬馘甚衆所獲馬仗不可計獲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復權同知府事兼招撫使元光元年八月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適自焚其府庫殺妻子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殺宣宗聞之嘉歎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北路宣撫使仍諭有司求其子孫錄用　侯小叔河東縣人爲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鎮威軍以勞補官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官權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小叔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河中圍解遷治中安撫如故樞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以威衆乞假符節十二月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事提控吳德說小叔出降叱出斬之表兄張先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謂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謂出降縛先於柱而殺之敍僧祭葬以盡戚黨之禮須之樞密院遣都監訛論與小叔議兵事小叔出城與訛論會石天應乘之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駐樂李山寨衆兵畢會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不知所爲盡棄

輜重牌印馬牛雜畜死于雙市門小叔燒絕浮橋撫定其衆遂招敎大將
軍遂授孟州防禦使同知府事監軍安撫如故二年正月大元軍騎十萬
圍河中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賽不遣李仁智
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
仁智不敢動小叔欲衆入城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
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總帥訛
可以河中府權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權右都監樞密院奏小叔功卓異或
疑尚在遂令阿外代之絕歸向之路至是小叔已亡四十餘日中條諸寨
無所統領乃詔阿外權領宣宗思小叔功下詔褒贈切責訛可不救河中
之罪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魁畧不事産業輕財好施善騎射興定
中聚兵數千人權領霍州事平陽胡天作承制加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
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略使詔遷宣武將軍遂授寶昌
軍節度副使大元兵取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隸元帥崔環節其妻
子招撫使成天祐與環有隙佐與天祐謀殺環天祐曰君妻子爲質柰何
佐曰佐豈顧家者邪元光二年七月因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
龍虎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佐與平陽公史詠素不協請徙

沁州王文寨詔從之仍令聽上黨公完顏開節制是歲七月救 果垣爭
流矢卒贈金吾衞上將軍以其子爲符寶典書 黃摑九住臨海人大定
間以廕補部令史轉樞密院令史調安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爲大理
執法同知薊州軍事再遷潞王府司馬累官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
知彰德府事罷沒贈帶祿大夫南京留守仍錄用其子孫 烏林荅乞住
大名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山東提刑判
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舉前在山東稱職改太原府治中簽陝西按察司
事歷汝州沁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遷蒲與路節度使求裁以罪奪
三官解職降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戍邊有功遷一官賞銀百兩重幣
十端轉利州刺史貞祐初改同知武平府事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興平軍
就充東面經略使尋罷經略司改元帥右都監赴援中都戰歿贈榮祿大
夫參知政事以參政半俸給其家 阤滿斜烈咸平路猛安人襲父猛安
明昌中以所部兵充押軍萬戶戍邊承安中討契丹有功除隴州防禦使
遷知平京府事改保大軍節度使從知彰德府事貞祐四年 大元兵復
取彰德斜烈死焉 尼厖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
補尚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

祭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
權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爲陝州宣撫副使
兼西安軍節度使是歲大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蒲魯虎禦戰兵敗死焉
完顏畏可隆安路猛安人補親軍充護衞除益都總管府判官中都兵
馬副都指揮使累官會州刺史貞祐初爲左衞將軍拱衞直都指揮使山
東副統軍安化軍節度使土賊據九仙山爲巢穴畏可擁衆不擊賊愈熾
東平行省蒙古綱劾奏畏可不任將帥朝廷不問改鎮西軍權經略副使
歷全安武勝軍興定四年改泰定軍是歲五月兗州破死焉 完顏訛出
虎隆安府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順天軍節
度副使召爲治書侍御史刑部員外郎單州刺史戶部郎中河東北路按
察副使同知大興府事泰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泗州防禦使遷武寧軍
節度使徙河平軍兼都水監坐前在武寧奏軍功不實降沂州防禦使遷
汾陽軍節度使兼經略使興定二年九月城破死焉 粘割貞本名抄合
西南路招討司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歷教授主簿用薦舉除河北大名
提刑知事察廉遷都轉運戶籍判官累官泰定軍節度副使丁父憂服闋
除德興治中宣德州刺史貞祐元年十二月貞以禮部郎中攝國子祭酒

與恩州刺史攝武衞軍副都指揮使粘割合達河閒府判官攝同知順天
軍節度使事梅只乞奴保州錄事攝永定節度副使伯德張奴出議和事
二年和議成賞銀二百兩重幣十端王吐鶻改戶部侍郎歷沁南河平鎮
南集慶汾陽軍節度使貞祐四年改昭義軍充潞州經略使興定二年入
爲工部尚書由壽州伐宋攻正陽有功權元帥左都監守晉安府興定三
年十一月城破貞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 徒單航一名張僧駙馬樞密
使某之子也父魏九駙馬衞王有事北邊改授都元帥仍權平章殊不允
人望張僧時爲吏部侍郎力勸其父請辭帥職遂拜平章至寧元年胡沙
虎弒逆降航爲安州刺史會北兵大至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
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子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
恩決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
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軍民皆盡力備禦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
其妻孥曰今事急矣惟有死爾乃先縊其妻孥謂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
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完顏陳和尚名彝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 系出蕭王諸孫父乞哥
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階州軍事及宋復階州乞哥戰歿於嘉陵江貞祐

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為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大兵覺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輓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官授都統陳和尚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為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議論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得師友之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窻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正大二年斜烈落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陳和尚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斜烈時在病軍中李太和者與方城真 軍葛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臺省於近侍積薪龍津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陳和尚狃於禁近倚兵閫之重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決陳和尚聚書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詔提兵而

西入朝哀宗怪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任行吾今赦之矣以臺諫俱有言不敢赦未幾斜烈卒上聞始馳赦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為不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為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謀克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驁狠凌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常料所給外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為禦侮中郎將副樞移剌蒲阿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諫止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為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為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會

諸將飲酒行至陳和尚蒲阿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誠有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蒲阿見其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譏無後言也九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為屈豁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塑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　斜烈名鼎字國器畢里海世襲猛安年二十以善戰知名自壽泗元帥轉安平都尉鎮商州威望甚重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初至商州一日搜伏於大竹林中得歐陽脩子孫問而知之併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　楊沃衍一名斡烈賜姓兀林荅朔州靜邊官莊人本屬唐括迪剌部族少嘗為北邊屯田小吏會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括族內地沃衍留不徙率本部族願從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杞溝有衆數千推沃衍為招撫使號其溝曰府故殘破鎮縣徒黨日集官軍不能制又與大兵戰連

獲小捷及之貧遂行剽劫官軍捕之拒戰不下轉走寧塞武朔寧邊諸州民以為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衆來歸時宣宗通南遷次淇門聞之甚喜遂以為武州刺史武州屢經殘毀沃衍入州未幾而大兵來攻死戰二十七晝夜不能拔乃退時貞祐二年二月也既而朝廷以武州終不可守令沃衍遷其軍民駐嵐州以武州功權為本州防禦使俄升岢嵐為節鎮以沃衍為節度使仍詔諭曰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益勵忠勤與宣撫司輯睦以安軍民沃衍自奉詔即以身許國曰為人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大丈夫也三年奉旨屯涇邠隴三州沃衍分其軍九千人為十翼五都統親統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四萬餘騎圍定西州元帥右都監完賽不以沃衍提控軍事率兵與夏人戰斬首戮二千生擒數十人獲馬八百餘疋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詔陝西行省視功官賞之興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戰功賜今姓未幾遷授通遠軍節度使兼鞏州管內觀察使是冬詔陝西行省伐宋沃衍與元帥左都監內族白撒通遠軍節度使溫迪罕婁室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平西軍節度副使和速嘉兀迪將兵五千出鞏州鹽井至故城遇夏兵三百擊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凡三隊遣軍分擊之逐北三十餘里斬

首四百級生獲十人馬二百疋甲仗不勝計尋復得散關二年正月捷報至上大喜詔遷沃衍官一階進授知臨洮府事三年武休關之捷沃衍功居多詔特遷一官元光元年正月進授中京留守六月進拜元帥右監軍仍世襲納古胡里愛必剌謀克二年春北兵游騎數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戰於野豬嶺獲四人而還俄而兵大至駐德安寨復擊走之未幾大兵攻鳳翔還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顏查剌破于石樓臺前後獲馬二百符印數十詔有司論賞初聞野豬嶺有兵沃衍約陀滿胡土門以步軍會戰胡土門宿將常輕沃衍至是失期沃衍戰還會諸將欲斬胡土門諸將哀請乃釋之將大兵聲勢益振陝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從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澗持甕使民畢麥事正大二年進拜元帥左監軍遥領中京留守八年冬平章合達參政蒲阿由鄧州而西沃衍自豐陽川過於五朵山下問禹山之戰如何合達曰我軍雖勝而大兵已散漫趨京師矣沃衍憤云平章參政蒙國厚恩握兵柄失事機不能戰禦乃縱兵深入尚何言耶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劉勝既降請于天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質留奴令勝入鈞見沃衍道大帥意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劒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

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遣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寵妾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沃衍死時年五十二初大兵破西夏長驅而至關輔千里皆洶洶不安雖智者亦無如之何沃衍與其部將劉興哥者率兵往來邠隴間屢戰屢勝故大軍稍不能東下興哥鳳翔虢縣人起於羣盜人呼曰熱劉後於清化戰死大兵至酹酒以祭西州耆老語之至爲泣下　烏古論黑漢初以親軍入仕嘗爲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二年唐州剌史内族斜魯病卒鄧州總帥府以蒲察都尉權唐州事宋軍兩來圍唐又唐之粮多爲鄧州所取以故之食六月遣萬户夾谷定住入歸德奏請軍粮不報七月鎮防軍爲總領甄改住爲變殺蒲察都尉時朝廷道梗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剌史行帥府事既而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時裕州大成山聶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獨不欲歸宋與鎮防軍爲敵鎮防不能勝棄老幼奔棗陽宋人以故知唐之虚實會鄧帥移瑗以城叛歸于宋遣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撫率兵攻唐鄧司王太尉繼至攻益急黑漢聞哀宗遷蔡遣人求救上命權參政兀林荅胡土將兵以往宋人設伏縱其半入城邀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粮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士爭殺其妻子

官屬聚議欲降黑漢與聶都統執議益堅爲總領乃私出城與王安撫會飲約明日宋軍入城爲歸宋軍不得入聶都統請爲議事即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總領趙醜兒者初與爲同謀内不自安開西門納宋軍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辰至午宋軍大敗而出殺傷無數宋人城下大呼趙醜兒約併力殺大城山軍大成軍敗宋人獲黑漢脅使降黑漢不屈爲所殺其得脱走者十餘人總領移剌望軍女奚烈軍醜兒走蔡州皆得遷賞後俱死於甲午之難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策論進士也累官翰林待制貞祐二年遷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程陳僧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衆且不支衆皆危之胡土門日爲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爲内應者二十人斬之狥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四年知河中府事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十月進元帥右監軍兼前職興定二年爲絳陽軍節度使兼絳州管内觀察使十月遷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於是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糧以備戰守民不悅行省胥鼎聞之遣以書曰元帥始鎮河中惠愛在民移跡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

生靈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大兵在邇鄰境已虚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虚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税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爲河東長城之託胡土門得書懼民不從且或生變乃上言臣本瑣材猥膺重寄方將治陴隍積芻粮爲捍禦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政令頗急皆有怨言遂貽行省之憂自聞訓諭措身無所内自悛悔外加寬撫庶幾少慰衆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過河則又讙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李革在平陽人不安之而革隱忍不言以至于敗臣實拙樸無以服人敢以鼎書上聞惟朝廷圖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書完顏閭山代之或曰胡土門欲以計去晉安乃大興役怨爲設戰務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三年八月改大常卿權簽樞密院事知歸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上書不實削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復爲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膝脛終不爲屈遂殺之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録用其子孫其妻烏古倫氏亦死節有傳　姬汝作字欽之汝陽

人全州節度副使婦修之姪孫也父懋以蔭試部掾轉尚書省令史汝作
讀書知義理性豪宕不拘細行平日以才量稱正大末避兵崧山保鄉鄰
數百家衆以長事之後徙居交牙山砦會近侍局使烏古論四和撫諭西
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撫使佩銀符遂遷入汝州初汝州殘破之後天
興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張楷授防禦使自汴率襄郟縣土兵百餘人
入青陽寨時呼延實者領青陽砦事實趙城人本楊沃衍曲部以戰功至
寶昌軍節度使閑居汝之西山楷自揣不能服衆乃以州事託實尋往鄧
州從恒山公武仙後大元兵至城破殺數千人乃許辟以張宣差者管州
事三月鈞州潰軍挪千户者入州張逃去挪遂據之未幾城復破及汝作
至北兵雖去但空城爾汝作招集散亡復立市井北兵屢招之不從數戰
互有勝負已而北兵復來攻汝作親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間道納奏哀
宗宣諭此州無險固可恃汝乃能爲國用命令授以同知汝州防禦使便
宜從事是時此州南通鄧州西接洛陽東則汴京使傳所出供億三面傳
通音耗然呼延實在青陽爲總帥忌汝作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動爲
所制實欲遷州入山謂他日必爲大兵所破汝作以爲倉中粮尚多四面
潰軍日至此輩經百死激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總帥乃欲棄之何

心哉務簡既行有相閙之漸詳議官楊鵬釋之曰公難未解而顧私忿語
甚誶切實乃遷山寨因勸汝作然奏乞死守此州以堅軍民之心其冬戰
于襄郟得馬百餘士氣頗振遂以汝作爲總帥不復與實相關矣天興二
年六月哀宗在蔡州遣使徵兵入援州人爲遷移所擾農事盡廢城中粮
亦垂盡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議有啓亡之懼謀以城降懼汝作不敢言乃
以遷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家父祖食禄百年今朝廷又以州事帥職
委我吾生爲金民死爲金鬼汝輩欲避於山非欲降乎有再言遷者吾必
斬之八月塔察將大兵攻蔡經汝州人梁皐作亂與故吏温澤王和七八
人徑入州廨汝作不爲備遂爲所殺時宣使石珪體究洛陽所以破及強
伸死節事以路阻留汝州覊梁皐既殺汝作走告珪曰汝作私積粮斛不
卹軍民衆怒殺之矣皐不圖汝作官職惟宣使裁之珪懼乃以皐權汝州
防禦使行帥府事脫走入蔡以皐殺汝作事聞哀宗甚嗟惜之遣近侍張
天錫贈汝作昌武軍節度使子孫世襲謀克仍詔峴山帥呼延實登封帥
危真併力討皐天錫避峴山遠先約范真真以麾下李某者往以撫諭軍
民爲名皐率軍士迎於東門知朝廷圖己陰爲之備李猶豫不敢發皐館
天錫于望崧樓遣毒於食天錫遂中毒而死皐後爲大元兵所殺禍亂之

飛卿能詩愛申逆其族與名或曰一名忙哥本虢縣鎮防軍累功遷軍
中總領李文秀據秦州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軍圍秦州城將愛申在軍中
有罪當死宣宗聞之檄帥有知其名者奏此人將帥材也實可倚宣宗命
馳赦之以爲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正大四年春大兵西來擬以德順
爲坐夏之所德順無軍人甚危之愛申識鳳翔馬肩龍舜卿者可與謀事
乃遣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朮速嘉國鑑以大兵方進吾城可
恃德順決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我
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爲之死耳乃舉行橐付族
父明爲死別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
大兵舉天下之勢攻之愛申假舜卿鳳翔總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之凡
攻百二十晝夜力盡乃破愛申以劍自刎時年五十三軍中奉主致肩龍
而不知所終臺諫有言當贈德順死事者官以勸中外詔各贈官配食褒
忠廟肩龍字舜卿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興中府者故人號興中馬氏
祖大中金初登科節度全錦兩州父成誼明昌五年登科仕爲京兆府路
統軍司判官肩龍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誣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
人不敢言其冤肩龍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

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爲天子將兵書奏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
肩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
宗感悟赦從坦授肩龍東平録事委行省試驗宰相侯摯與語不契留數
月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搜囊中得軍馬糧料名數及利害數事疑
其爲姦人偵伺者繫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鳳翔
元帥愛申深器重之至是同死於難　爲顯膺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
開麾下以戰功授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師達
兒解按察兒攻河東張開遣顯扼龍猪谷夾攻敗之擒元帥韓光國獲輜
重甲仗甚衆追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顯將軍三百人守襄垣八
年不遷大帥嘗集河朔步騎數萬攻之至於數四不能拔既而戰於王女
寨大獲聞言於朝權元帥右都監正大六年冬十二月軍内變城破擒帥
義之不欲加害初以鐵鎖鈐之既而客與舊部曲二十八遁去聞上黨公
軍復振將往從之大兵四向來追顯適與負釜一兵相失乞飯山寺中僧
走報爲被執不屈死時年四十一泰州人張邦憲字正叔登正大中進士
第爲永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將殺之北邢
憲罵曰我進士也供蒙朝廷用爲邑長可從汝曹反耶遂遇害劉全者彭

城民也率鄉隣數百避兵洙溝推爲砦主北兵至徐盡俘其老幼全父亦
在其中北兵質之以招全全縛其人送徐州因竊其父以歸徐帥益都嘉
其忠承制以爲昭信校尉迭須彭城縣尉後遇國用安怨其不附己見殺
馬慶祥字瑞寧本名習禮吉思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以馬爲氏後
徙家淨州天山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大安初衛王始通問大元選使
副上曰習禮吉思智辯通六國語往必無辱也使還授開封府判官內城
之役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未幾大元兵出陝右朝廷命完顏仲爲鳳翔
元帥舉慶祥爲副上曰此朕志也且緊城有勞即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
管判官元光元年冬十一月闌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
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爲
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兵于渭水戰不利且行且戰
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
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數匝欲降之單擁以
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年四十有六元帥郭仲元與其尸以歸葬鳳翔
普門寺之東事聞詔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謚忠愍胥謙及其子嗣亨
亦不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嗣亨贈威遠將軍鳳翔府判

官積州金勝堡提控僕散胡沙亦死贈銀青榮祿大夫正大二年哀宗詔
褒死節士若馬習禮吉思王清田榮李貴王斌馮萬奴張德威高行中程
濟姬犯張山等十有三人爲二褒忠廟仍錄其孤二人者逸其名餘亦無
所考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
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興定三年歲飢民無所以糴衡白行省得開倉
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圮夏人乘釁入侵衡率蕃部土豪守禦應
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立生祠再辟原武令未幾入爲尚書省令史轉
戶部主事兩月拜監察御史哀宗姨郕國夫人不時入宮闈干預政事聲
跡甚惡衡上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內族慶山奴將兵守盱眙
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
以謝天下詔降慶山奴爲定國軍節度使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之女在
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衡歷數
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再上章言溫果可罪當貶逐無罪則臣
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理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溫爲汝州防禦
使未幾爲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未赴改樞密院經歷官遷領
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賽不領陝西行省奏衡爲左右司員外

郎密院表留有旨行省地重急於得人可從丞相奏明年召還行省再奏
留之正大八年以母憂還京師十月起復爲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
年二月關陝行省徒單兀典等敗於鐵嶺衡未知諸帥存歿招集潰軍以
須其至遂爲兵士所得欲降之不爲屈監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之使招
洛陽衡曰我洛陽識何人爲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誘欲捽其中衡瞋目大
呼曰汝欲脅從我耶然不肯降望闕再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
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剄年四十有六正大初河間
許古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
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古赴都堂問孰爲可相者古以衡對則衡之材可
知矣　术甲脫魯灰上京人世爲北京路部長其先有開國功授北京路
宋阿吾阿猛安脫魯灰自幼襲爵貞祐二年宣宗遷汴率本部兵赴中都
扈從上嘉其忠授御前馬步軍都總領宋人略南鄙命同簽樞密院事時全
將大軍南伐脫魯灰率本部兵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遷授武昌軍節度使
元帥右都監行蔡息等路元帥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境者邊卒擒
之法當械送朝廷脫魯灰曰國家自遷都以來境土日蹙民力彫耗幸邊
無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則邊釁復生兵連禍結矣不如釋之以絕兵端

哀宗即位授鎮南軍節度使蔡州管內觀察使行戶工部尚書時大元兵
入陝西乃上章曰宋人與我爲讎敵須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陝西被
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不絕兵死于陣民疲于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
接盱楚紅襖賊李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謀知與全乘虛而入腹背受敵非
計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邊警斥以備非常宜勑壽泗帥臣謹斥候嚴
烽燧常若敵至此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是而
行之二年秋傳言宋人將入侵農司令民先期刈禾脫魯灰曰夫民所恃
以仰事俯育及供億國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無所獲國何以仰民何以
給遂遣軍巡邏聽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寇諜者又報光州汪大尉將
以八月發兵來取眞陽議者請籍丁男以備脫魯灰曰汪大尉怯人耳
寧敢爲此必姦人聲言來寇欲使吾民廢務也不可信已而果然叛人焦
風子者沿河南北屢爲反覆朝廷授以提控之職令將三千人戍遂平四
年春風子謀率其衆入宋脫魯灰策之以兵數千伏鄎陽道賊果夜出此
途伏發殪之七年大元兵攻藍關至八渡倉退舉朝皆賀以爲無事脫魯
灰獨言曰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自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
知守國家亦不能盡宋境也及大兵若由散關入興元下金房繞出襄漢

北入鄧鄂則大事去矣宜與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脣亡齒寒彼必見
從據其險要以備不然必敗是秋改授小關子元帥屯商州大吉口九年
春從行省參政徒單吾典將潼關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擊之士卒
饑凍不能戰而潰脫背灰被執不屈拔佩刀自殺　楊達夫字晉卿耀州
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召補省掾韋奏章生字誤降平
涼府判官嘗主鄠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
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游騎所執將
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
子既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黷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
覩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馮延登字子
俊吉州吉鄉人世業醫延登初穎悟既長事舉業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
第調臨真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轉寧邊令大安元年秋七月霜
害稼民艱于食延登發粟賑貸全活甚衆貞祐二年補尚書省令史尋授
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入爲國史院編修官
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翰林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
使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

奉國書朝見於虢縣御營有旨問女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人
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清和
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爲愈也明日復問汝
曾思之不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
無殺使者理汝愛汝須髯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
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後以爲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
權刑部尚書明年大元兵圍汴京倉猝逃難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延
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遂躍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
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宣宗時累官禮部侍郎與翰林待制安延
珍奉使乞和于大元謁見太師國王木華黎於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獨往
並大夏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域進見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還自興寧四
年七月啓行明年十二月還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勞進官兩階延珍進一
階陞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爲御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權參知政
事正大五年十二月知開封府事完顏麻斤出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奉使
不職尚書省具獄有旨釋之備言使仲端言曰麻斤出等辱君命失臣節
大不敬宜備禮帶誅之奏上麻斤出等免死除名會議降大畢事及瑤不

后奉佛涉亡家敗國之語上怒貶同州節度使哀宗將遷歸德召爲翰林
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
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
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爲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
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
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自歸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
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别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
縊其妻亦從死明日崔立變仲端爲人樂易寬厚知大體奉公好善獨得
士譽一子名愛實嘗爲護衛奉御以誅官奴功授節度世襲千戶思忠名
正之本名蒲剌篤亦承安二年進士　烏古孫奴申字道遠由譯史入官
性伉特敢爲有直氣嘗爲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酷烈聞奴申以
事糾罷朝士聳然後爲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東遷爲諫議大
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宮省事留汴京居守崔立變之明日
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死於臺中是日戶部尚書完顏珠顆亦自
縊阿虎帶字仲寧珠顆字仲平皆女直進士時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顏忙
哥大睦親府事吾古孫端大理裴滿德輝右副點檢完顏阿撒參政完顏

奴申之子麻因可知者數人餘各有傳　蕭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州
陽信人試補刑部掾充世襲謀克充死琦承襲正大六年秦藍總帥府辟
琦爲安平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統兼知事其冬小關破事勢已迫琦常在
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去曰業已從公死生當共之尚安所避耶
哀宗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受陳言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
十七人皆朝臣之選而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
看讀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好問曰今日易
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
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泣涕而别琦既至其家母氏
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仁卿跪
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
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琦性沉靜好讀書知
古今事其母完顏氏以孝謹稱　蔡八兒不知其所始趫捷有勇性純質
可任時爲忠孝軍元帥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會大將奔盞遣數百騎駐
城東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於是上登城遣八
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稽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復集城築兵

壘爲久困計。上令分軍防守四城。以殿前都點撿兀林荅胡土守西面。八兒副之。已而哀宗度蔡城不守。傳位承麟。群臣入賀。班定。八兒不拜。謂所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戰死。　乇佺者。恩州人。貞祐中爲盜。宣宗南渡。率衆歸國。署爲義軍招撫。哀宗遷蔡。以佺爲都尉。圍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元佺戰殁。時死事者則有關忠翊乙王阿驢。樊喬爲忠。滑州人。衛王時。開州刺史賽哥叛。忠單騎入城。縛賽哥以出。由是漸被擢用。乙磁州人。同日戰死。哀宗贈官。阿驢。樊喬。皆河中人。初爲砲軍萬户。鳳翔破。北降。從軍攻汴。司砲如故。即紿主者曰。砲利於短。不利於長。信之。使截其木數尺。被十餘擊。由是機錐起伏。所擊無力。即日二人皆捐家走城。是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哀宗曰。近來立功効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强。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上默然。餘各有傳。　温敦昌孫。皇太后之姪。衛尉七十五之子。爲人短小精悍。性後豈弟。累遷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點撿。圍城中。數引軍潛出巡邏。時尚食須魚。汝河魚甚美。上以水多浮尸惡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大且多。往捕必軍衛乃可。昌孫常自領兵以往。所得動千餘斤。分賜將士。後知其出。左右設伏伺而邀之。力戰而死。蔡城破。前御史監察納坦胡失打聞之慟哭。投水而死。　完顔絳山。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興二年十月。蔡城被圍。城中飢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於道。上聞之。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者聽其出。絳山時在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泄城中虛實。尋止之。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縊于幽蘭軒。權點撿內族斜烈矯制召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内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繞以名物。分大義及侍從官已衰。獨阿勒根文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火方熾。于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爲兵所執。問曰。汝爲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熬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死道路者同。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山乃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畢資倫。縉山人也。泰和南征。以傭顧從軍。還例授進義副尉。崇慶元年。改縉山爲鎮州。朮虎高琪爲防禦使。行元帥府事。

于是州遷資倫爲防城軍千户。至寧元年秋。大元兵至鎮州。高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轉戰有功。擢授都統。軍實數千。與軍中將領沈思忠籌子都輩。同隸一府。屯鄭州及衛州。時號沈畢軍。積功至都總領。思忠爲副都尉。僕散阿海南征。軍次梅林關。不得過。阿海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曰。止用資倫所統足矣。不煩餘軍。明日遲明。出宋軍不意。引兵薄之。萬衆崩。遂取梅林關。阿海軍行南行。留提控王祿軍萬人守關。不數日。宋兵奪關守之。阿海以梅林歸途爲敵據。討無所出。復問誰能取梅林者。以帥職賞之。資倫復出應命。以本軍再奪梅林。阿海破蘄黃。按軍而還。論功資倫第一。授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宣差總領都提控。既而樞密院以資倫思忠不相能。恐敗事。以資倫統本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祿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爲宋軍所執。以見時青。青說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弱。爾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時青逆賊。聽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爲生。甘征南始得一寬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心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盱眙獄。時淮陰令李某者亦被執。後得歸。爲泗州從宜移剌羊哥言其事。羊哥以資倫惡語罵時青。必被殺。即以死不屈節聞于朝。時資倫子牛兒年十二。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閣舍人。宋人亦以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鈐以鐵繩。囚于鎮江府土獄。略給衣食。使不至寒餓。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云。汝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紇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觜鼻耶。買住俯首不敢仰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資倫。資倫嘆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以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爲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議爲立祠鎮江之因。有方士者。親嘗見之。以告元好問。及言泗州城陷資倫被執事。且曰。資倫長身面赤色。顴頰微高。鬚髯而黄。資禀質直。重然諾。謹畏忠守節。卓卓如此。宣宗實錄載資倫爲亂兵所殺。當時傳聞不得其實云。　郭蝦蟆。會州人。世爲保甲射生手。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從大以功遷遙授同知平凉府事。兼會州刺史。遷官一階。賜姓顏盞。夏人攻會州。祿大遙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

矢貫兩手於樹獻大駭城破祿大蝦蟆俱被禽夏人憐其技因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聞之議加優奬而未知存沒乃特遷祿大子伴牛官一階授巡尉職以旌其忠其後兄弟謀奔會自拔其積事覺祿大竟爲所殺蝦蟆獨拔歸上思祿大之忠命優遷伴牛官一階遥授會州軍事判官蝦蟆遥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奬用祿大弟遂遷蝦蟆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州事興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定西蝦蟆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匹以功遷同知臨洮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赤盞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觀若蔑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蟆云汝能射此人否蝦蟆測量遠近曰可蝦蟆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兵退升遥授靜難軍節度使尋改通遠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斡可必剌謀克仍遣使賞賚備諭諸郡焉是年冬蝦蟆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爲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蓋會州爲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焉至大初田瑞據鞏州叛詔陝西兩行省併力擊之蝦蟆率衆先登瑞開門突出爲其弟濟所殺斬首五

千餘級以功遷遥授知鳳翔府事本路兵馬都總管元帥左都監兼行蘭會洮河元帥府事六年九月蝦蟆進西馬二匹詔曰卿武藝超絕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廐物也就以賜卿仍賜金鼎一玉兔鶻一并所遣郭倫哥等物有差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葛完展爲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完展制己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併力破鞏昌使者至蝦蟆謂之曰粘葛公奉詔爲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圍於蔡擬遷鞏昌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爲之何及於我世顯即攻鞏昌破之劫殺完展送款於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諭蝦蟆於禍福不從甲午春金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者獨蝦蟆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大兵併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爲砲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兵日與血戰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軍士死傷者衆乃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鏖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蝦蟆死時年四十五士人爲立祠完展字世昌太和三年策論進士初爲行省以蠟丸爲詔期以天興二年九月集大軍與上會於饒峯關出宋不意取興元既而不果云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一

忠　忠義十六

元史列傳李伯溫守賢之孫瑴之子也長兄惟則懷遠大將軍平陽征行萬戶次伯通歲甲戌錦州張致叛國王木華黎命擊之大戰城北伯通死馬伯溫行平陽元帥府事鎮青龍堡專任東征知平陽已陷弟守忠被執選驍勇拒守久之金人盡銳來攻守卒夜多遁去李成開水門導敵入伯溫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兄弟仗節擁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吾弟已被執我不可再辱汝等宜自逃生士卒皆猶豫不忍去伯溫即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剚心而死金人登樓見伯溫抱柱如生無不嗟歎子守正自幼侍嘗質於木華黎後爲平陽守活俘虜甚衆以功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歲庚寅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將陷守正以義赴援衆寡不敵別遣老弱百人曳薪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汾人持牛酒迎犒者道不絶且泣謝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願奉是州以從關中兵屯吉州酋領楊鐵槍以數十人叛守正出兵擒之軒成據隰州守正往擊之中矢傷足及歸瘡甚會金人完顏合達攻平陽守正裹瘡戰歿大帥以其兄守忠代之守忠官至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兼知平陽府事壬午冬平陽公胡景山以青龍堡降嘗從攻益都北還軍將彭智孫衆聞據義州叛守忠聞之長驅抵城下力戰復之丁亥夏四月金紇石烈真襲擊平陽行營招討使權國王按察兒於洪洞守忠出援之會於高梁師潰入城平陽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至汴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語悉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　石珪泰安新泰人宋徂徠先生守道之裔孫也世以讀書力田爲業體貌魁偉膂力過人倜儻不羈金貞祐南渡兵戈四起珪率少壯負險自保與滕陽陳敬宗聚兵山東破張都統李霸王兵於龜蒙山宋將鄭元龍以兵迎敵珪敗之於是陽遂乘勝引兵入盱眙會宋貫涉誘殺漣水忠義軍統轄季先人情不安衆迎珪爲帥呼爲太尉歲戊寅太祖使葛葛不罕與宋議和己卯珪令麾下劉順直抵尋斯干城入覲太祖慰勞順且敕珪曰如宋和議不成吾與爾永結一家吾必榮汝順還告珪珪心感服日夜思降庚辰宋衆渝盟珪秉其妻孔氏子金山扶翊渡淮宋將追之曰太尉迴完汝妻子珪不顧宋將沉珪妻子於淮遂率順及李溫因

李里海歸木華黎悅之謂曰若得東平南京授汝判之辛已木華黎承制授珪光祿大夫濟兗單三州兵馬都總管山東路行元帥佩金虎符便宜從事後金棄東平珪與嚴實分據收輯濟兗沂滕單諸州癸未太祖詔曰石珪棄妻子提兵歸順戰勝攻取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東平兵馬都總管山東諸路都元帥餘如故秋七月珪領兵破曹州與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絶援兵不至軍無叛意珪臨陣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其爲人誘以名爵欲使擒珪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祿復能受封他國耶假我一朝當縛爾以獻金主大怒蒸殺于市珪怡然就死色不變其麾下立社兗州祀焉　攸哈剌拔都渤海人初名興哥世農家善射以武斷鄉井金末避地大寧國兵至出保高州富庶寨射獵以食屢奪大營孳畜又射死其追者國王木華黎率兵攻寨寨破奔高州國兵圍城下令曰能斬攸興哥首以降則城中居民皆獲生守者召謂曰汝奇男子吾寧忍斷汝首以獻汝其往降乎不然吾一城生靈無噍類矣興哥乃折矢出降諸將怒欲殺之木華黎曰壯士也留之爲吾用俾隸麾下從木華黎攻通州獻計一夕造砲三十雲梯數十附城州將懼出寶貨以降木華黎命興哥恣取之興哥獨取良馬三以賞兵士木華黎以其功聞太祖賜名哈剌拔都從木華黎略地燕南爲先鋒至大名金將走單登城督戰哈剌拔都射之中左目其部將開門南奔追殺將盡論功賜金符充隨營監察戊寅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鎮太原將太原新破哈剌剌拔都修城池繕兵甲招降屬邑市肆不改遠近聞之皆相率來歸嘗微服夜出聞民間語曰吾屬父母子女相失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爲贖柰何明日下令軍中凡俘獲有親者聽贖無貲者官爲贖之民得完聚者衆庚辰二月金梁知府立西風寨奪居民耕牛民群訴之哈剌拔都領數騎追殺梁知府梟首西門驅耕牛還木華黎由葭州渡河西行哈剌拔都迎之道破隰州及懸窰地洞諸寨辛已三月金兵攻壽陽縣王胡莊垂破將左右裨將各分兵守險城中見卒不滿百哈剌拔都夜半引甲騎十餘人救之道三交見金兵舉烽東西兩山哈剌拔都遇之大戰天將明金兵遁去擣太原之虛由西門俘獲哈剌拔都家屬哈剌拔都聞之徑趨西山復奪以還五月金趙權府率兵三萬圍太原哈剌拔都將騎三十出西門令騎曳柴揚塵譟言曰國兵三萬至矣金兵懼潰去癸未金馬武京來攻太谷縣乘捧寨哈剌拔都設伏于險將輕騎衝其陣伏發大敗之特太原諸邑皆平唯石家昂及孟州陵井寨沂州清泉寨爲辱當未下甲

中十月將兵至陵井遣卒叩寨門詐曰納糧守者希憶門啓徑入躁賊
之衆潰其首長走石家嘉遂平陵井寨乙酉二月清泉寨首長王毅降石
家帚亦降丁亥五月姦人夜獻太原東門于武仙仙引兵入哈剌拔都棄
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彼哈剌拔都汝當出哈剌拔都曰真定史
天倪平陽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主上及
國王乎家屬任公等所俘哈剌拔都誓與城同存亡遂歿于陣太祖以其
子幼命其表弟王七十復立太原乙丑攻鳳翔府中砲死哈剌拔都長子
忙兀台嗣鎮太原　任志潞州人歲戊寅太師國王木華黎略地至潞州
志首迎降國王授以虎符俾充元帥收輯山寨數與金兵戰比有功金嘗
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爲大朝之帥
豈愛一子親射其子殪之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亦預徵道趙武安其
隸已反爲金志死之國王聞之令其子存襲庚寅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
戰死辛卯正月有旨潞州元帥任存妻李家屬令有司廪給仍賜第以居
之十一月以存父子死事子立尚幼先官其姪成爲潞州長官待立長而
還授之成卒授立潞州長官佩金符後歷澤州尹遷陳州卒　耶律咸末
契丹人父丑哥仕遼爲都統遼亡不屈節夫婦俱死焉金主憫其忠義授

咸末都統歲甲戌國兵至金徙于汴咸末及子天祐率衆三萬内附授帥
府監軍天祐招討使從元帥史天倪略趙州平棘欒城元氏栢鄉贊皇臨
城等縣籍其民五千餘置吏安輯焉歲辛巳太師木華黎統領諸道兵馬
承制加咸末洺州等路征行元帥與天祐略邢洺磁相懷孟招花馬劉元
帥有功木華黎又承制授咸末真定路安撫使洺州元帥進兵臨澤潞降
其民六千餘户以功遷河北西路安撫使兼澤潞元帥府事壬午致仕進
居真定天祐襲職從天倪攻取益都諸城略滄■得户七千兼滄■州達
魯花赤佩金符將金墜山衛鎮堅場未下天祐以計克之歲運鹽四千席
以佐軍儲甲申攻大名拔之乙酉金降將武仙據真定以叛殺守將史天
倪咸末父子夜踰城而出將以聞會天倪弟天澤還自北京遂諸滿城合
蒙古諸軍南與賊戰走武仙復真定朝廷以天澤襲兄爵而以天祐鎮趙
州明年仙復犯真定天澤潛師出藁城咸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孥在真
定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攬兒持書誘天祐曰汝能殺趙州官吏以降當
活汝父母仍授汝元帥不爾盡烹之咸末密令攬兒語天祐曰仙賊狡獪
汝所知也毋以我故墮其機穽以虧忠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
國家大計我視刀鋸甘如蜜矣天祐慟哭承命馳至藁城以賊書示天澤

天澤曰王陵之事照耀史册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在王陵下天祐
乃趣還趙壁率衆殊死戰仙怒盡殺咸末家一十八人戰于欒城元氏高
邑栢鄉仙兵屢挫監軍張林密誘仙黨啓關納賊天祐倉皇巷戰手殺數
十人身被十餘瘡斬關出復收散卒圍城丁亥賊棄城走追至藁城會天
澤兵夾擊殺林加奉國上將軍洺州征行元帥兼趙州安撫使以傷憊致
仕居趙卒孫世輔襲列大夫江西榷茶都轉運使　伯八兒合丹氏祖明
里也赤哥嘗隸太祖帳下初怯列王可罕與太祖爲鄰國誓相親好既而
敗盟與其子先髡潛謀欲襲太祖因遣使通問許以女妻太祖弟合撒兒
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疑其詐諫止之王可罕知謀泄遂謀入寇後
爲太祖所滅父脱倫闍里必從太祖征西域累立奇功世祖即位以伯
八舊臣子孫擢爲萬户命領諸部軍馬屯守欠欠州至元十二年親王昔
列吉脱鐵木兒叛奔海都伯八以聞且願提兵往討之未得命爲彼所襲
死焉脱鐵木兒虜其二子八剌不蘭奚分置左右居歲餘待之頗厚八剌
陰結脱鐵木兒近侍也里伯秃謀報父仇從爲也里伯秃家人泄其謀八
剌知事不成將家族南奔脱鐵木兒遣騎追之至一河八剌馬驚不能渡
回拒之射中數人力窮兄弟就擒脱鐵木兒責之曰我待汝厚甚而汝反

爲此耶八剌曰汝背叛君上害我父掠我親戚我誓欲殺汝以報害父之
讎今力窮被執從汝所爲遂令跪不屈以鐵撾碎其膝終不跪與弟不蘭
奚同被害幼子何都兀赤官至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　合剌普華岳
璘帖木爾子也幼侍母與敎氏居益都嘗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者
乎父特以斷事官建牙保定合剌普華往白其志父奇之俾習畏兀書及
經史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璮畔其母攜季子脱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
問隔絶號泣徹晝夜櫃從從叔父撒吉思平賊山東卒奉其母以歸撒吉
思深加器重自謂其才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衛嘗以事至益都於四脚
山下置廣興商山二治以勞授金符爲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
其弟特兵南伐餽運緊興被選爲行都漕運使歸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
飛輓江南平上疏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
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卻貢獻以厚生民之本
又言江南新附宜招舊族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尚煩
宵旰之慮帝多采用其言嘗漕米二十萬斛邗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
而又每斛視都斛虧三升特阿合馬專政責償舟人合剌普華伏謁抗言
量之蹄羸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所及且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

苟朝廷必不任辭擯臣獨當其辜詔勿治阿合馬憤之乃出合剌普華爲寧海路達魯花赤後遷江南宣慰使未至宣改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諸番市舶時鹽梗鹽法陳良臣扇東莞香山惠州負販之徒萬人爲亂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答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鼓吉朝抵賊巢招諭餘黨使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除其害按察使脫歡大爲姦利遂奏罷之群盜歐南喜僭王號偽署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遂與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以兵捕之未幾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屬護餉道北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橫絕石灣其鋒銳甚合剌普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鬬殺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爲所執賊欲奉之爲主不屈遂遇害于中心岡是夕其妻希君持勒氏夢其來告曰吾死矣知事張德劉閩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而軍中往往見其乘騅督戰云後贈戶部尚書守忠全節功臣謚忠愍子二人偰文質越倫質偰文質官至吉安路達魯花赤贈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追封雲中郡侯謚忠襄子六人偰玉立偰直堅偰哲篤偰朝吾偰列篪皆第進士偰哲篤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學政事稱子偰越倫質子善著偰哲篤子偰百僚遜善著子正宗阿兒思蘭皆相繼登第一門世科之盛當時所希有君子蓋以爲其忠義之報云

劉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由中書譯史爲東平總管府判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績時檢核屯田臨潁郡艾口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害之者指爲古屯陳于中書請復築之中書下天孚按實天孚爲辨其非章數上乃止襄城與葉縣接壤其南爲滍河襄城民食滄鹽葉縣民食解鹽刻石河南岸以爲界葉縣令有貪污者妄徙石於北二里誣其民食私鹽繫治百餘家兩縣關辨葉縣倚陝漕勢以凌襄城中書遣官案其實天孚爲考其元界移石故處而葉縣令被罪去歲大旱天孚禱即雨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群烏來啄蝗爲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蟲如蠶食麥人無可柰何忽生大蜂盡螫之許人立碑頌焉轉萬億寶源庫同提舉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母老不赴俄丁母憂服除起知河中府視事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爲亂舉兵至河中時事起不虞達魯花赤朶兒只趨晉寧告亂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縣達魯花赤脫因都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舫東岸命判官孫伯帖木兒守汾陰推官程珠守禹門河東縣尹王文義守風陵等渡阿思罕軍列攔河

西岸使來索舟天孚度不能拒乃遣人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思罕轉擑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府事鐵哥與河東廉訪副使明安荅兒事急且恵城中人偪乃詣阿思罕軍阿思罕囚之而歛船濟兵兵既入城阿思罕以扼河渡鎖舟楫爲天孚罪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衆遏之不得進退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哉且與其辱於阿思罕之手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氷方堅天孚拔所佩刀斫氷開北望爲國語若祝謝者再拜已脫衣帽岸滸乃投水中阿思罕大怒籍其家郡人咸哀痛之事平詔其弟天惠給驛以歸其骸葬于大名贈推誠秉節功臣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彭城郡侯謚忠毅

蕭景茂漳州龍溪人也性剛直孝友家貧力農重改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兄佑集鄉丁拒之據觀音山橋險與賊戰衆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己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爲大元民死作隔洲鬼豈從汝爲逆耶隔洲其所居里也賊怒縛景茂於樹臠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遂以刀決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褒表之仍給錢以葬

張桓字彥威真定藁城人父木知汝寧府因家焉桓以國子生釋褐授滑之白馬丞入補中書掾擢國子典簿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幾汝寧盜起桓避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因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罵叱獨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剹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尚書謚忠潔

李黼字子威潁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卞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黼百計承順求寧親心中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厭怠之意初補國學生泰定四年遂以明經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嶽省臣謂黼曰故使每後我今可易服黼曰王人雖微春秋序於諸侯之上尊君也柰何復乎省臣不敢對改河南行省檢校官遷禮部主事拜監察御史首言禘祠蒸嘗古今大祭今太廟唯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據經行之成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省臺策領諸侯王歲賜有定額不封易代之祭陳請是例世系宗疏無戾書可攷

宜做先代備正。王牒皆不報。轉江西行省郎中。入爲國子監丞。遷宣文閣
監書傳士兼經筵官。數以勸講。每以聖賢心法爲帝言之。俄中書命黼巡
視河渠。黼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堤。今河底塡淤。
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横潰爲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
江淮運物。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升秘書太監。拜禮部侍
郎。奉旨詳定中外所上封事。已而廷議内外官通調。授黼江州路總管。至
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黄。焚掠數千里。造船北岸。
鋭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
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庶幾大江之
險。賊不得共之。不報。黼嘆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獨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
士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十二年正月己未。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
臣相繼遁。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丞孛羅帖木兒方
軍于江。聞之遁。黼雖孤立。辭氣愈奮。厲特黄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
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脱口。賊游兵以至。復悉檄諸鄕落聚
木石於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號之出戰。黼身先士卒。
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鄕丁依險阻。乘高下木
石。横尸蔽路。俘獲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
我。嚮失備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
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椿。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
遇椿不得動。進退無措。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
舟散走。行省上黼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
便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
城。提孱卒斬馘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絶。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
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
張弩箭射之。賊趦趄未敢進。轉攻東門。黼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
不敵。揮劒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黼墮馬。黼與從子秉昭
俱罵賊而死。郡民聞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黼死踰月。參
政之命始下。年五十五。黼兄晃居穎。亦死于賊。秉昭晃季子也。事聞。贈黼
攄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
封隴西郡公。謚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家甚貧。客授江南。工辭章。元統元年進士第一。歷僉
河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府。有政聲。至正十年。盜突入府。驛奴丁二

馬去。齊躬追謝長寧殺之。十一年。州人秦觀保道兵伏將圖劫掠。復獲而
行誅。十三年。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爲亂。破泰州。河南行省遣齊往招
降。被拘久之。賊黨自相殺。始縱齊來歸。泰州平。賊徒尚蠢聚。士誠復鼓變
殺參知政事趙璉。掠官庫民財。走入得勝湖。俄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偰
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甓社湖。夏五月乙未。數賊入城。一譟呼而
省憲官皆遁。齊急還救城。賊已閉門拒我。遂趣興化。接得勝湖舟艦四塞
募延入寶應縣。已而有詔。凡叛逆者赦之。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紿曰。請李
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獄中。齊益辯説。士誠本無降意。將
遷延爲繕飾計耳。官軍諜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
鐵。豈肯爲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捶碎其膝而刳之。論
者謂大科三魁。若泰不華没海上。李黼隕九江。洎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褚不華字君實。隰州石樓人。沉默有器局。泰定初。補中瑞司譯史。授海道
副千戶。轉嘉興路治中。遷拜南臺西臺監察御史。遷河西道廉訪僉事。移
淮東。未幾。陞副使。汝潁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郡至淮安。極力爲守禦計。賊
至多所斬獲。且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甲守韓信城。相犄角爲聲援。復
上章劾總兵及諸將逗撓之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使。階中奉大夫。申有
智勇。與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不華頼頼之。總兵者闇。不華劾己
益恚嫉。乃撤甲別將兵擊賊。冀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賊。乃掘塹相銜
捷水寨以圍我。既而天長青軍叛。普顏帖木爾所統黄軍復叛。賊皆扶之
來攻。不華知事危。遣人入哈剌章營。賊稍引去。乃出抵揚村橋。賊奄至。設康
訪副使不達失里咬其屍。不華以餘兵入淮安。時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
惟北門通沭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揚還駐兵沭陽。淮安倚其芻餉。而
赤鯉湖爲賊據。沭陽之路又絶。賊計孤城可取。進攻南鎖橋。不華與元帥
張存義出大西門。會僉事忽都不花兵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追北二十
餘里。城中食且絶。元帥吴德琇運糧萬斛入河。竟爲賊所掠。德琇僅以身
免。賊以青軍攻圍日益急。總兵者屯下邳。相去五百里。按兵不出。凡遣使
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餓者仆道上。即取啖之。一切草木螺蛤魚蛙燕
鳥及鞾皮鞍韂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爲
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鬬。中傷見執。爲
賊所臠。次子伴哥肖丑護之。亦見殺。時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不華守
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朝廷聞之。贈翰林學士
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衛國公。謚曰忠肅。賻鈔二百錠以卹其家。

郭嘉字元禮濮陽人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嘉慷慨有大志始由國子生登泰定三年進士第授彰德路林州判官累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除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未幾入爲京畿漕運使司副使尋拜監察御史會朝廷以海寇起欲於浙東溫台慶元等路立水軍萬戶鎮之衆論紛紜莫定擢嘉禮部員外郎乘驛至慶元與江浙行省會議可否嘉至首詢父老知其弗便請罷之會方擇守令綏靖遼東乃授嘉廣寧路總管兼諸奧魯勸農防禦屬盜起軍旅數興供餉無虛日民苦和糴轉輸而吏胥得因時爲奸嘉設法計其戶口第其甲乙民甚便之有詔團結義兵嘉招集民數千教以生作進退萬千百夫各統以長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方諸郡錢粮之富甲兵之精稱嘉爲最十八年寇陷上京嘉聞之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將衆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伍百餘人紿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而夾攻之生擒賊數百死者無筭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集同官議攻守之計衆皆失措嘉曰吾計決矣因竭家所有衣服財物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勳王室今之盡忠吾分內事也況身守此土當生死以之餘不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贈崇化宣力效忠功臣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省左丞上護軍封太原郡公諡忠烈。

喜同周姓河西人初爲復官衛士衆稱其才選充承徽寺經歷再調南陽縣達魯花赤居二歲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洶洶俄而賊鋒抵南陽南陽無城無兵賊入之若虛邑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云賊將大至悉斬之以安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錢朮爾以兵駐于諸葛菴爲賊所襲死之賊遂乘銳取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即以死自許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天喜同策勵義兵奮力與賊搏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賊知無後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拔賊猶刺其馬馬蹶喜同復爲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而爲他賊所追身被數創不能鬬遂見執罵所殺妻邢氏聞喜同力戰死帥家僮數人出走遇賊奪賊刀斫之且罵且前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贈南陽路判官時襄陽錄事司達魯花赤塔不台字彥暉耆元統元年進士魏王軍汝寧塔不台來供餉王嗜酒輕戰備一夕賊劫王王卧未能起爲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爲賊所得比明見賊首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猶欲生乎賊復屈其拜塔不台拒而詬之且與縛者角遂支解。

韓因字可宗汴梁人少習舉子業負氣不群盜據汝寧官軍討之父不下會朝廷詔赦叛逆募可持詔入賊者即借以官因應命乃借因以唐州判官使爲賊渠恐其黨心搖導因上于外納詔不讀詰問再三因荅以恩宥寬大禍福所係甚切不聽乃縱因歸報因出乘馬賊也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歸田里而甘從逆賊驅使耶衆愕眙相顧或以告賊渠渠追因責其所言因極口肆詈賊怒寸割因。

卞琛大名人世爲農夫早游學京師得補國子生既而丁母憂治農于家至正十二年鄆郡盜起未幾來剽掠琛與從子小十府史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百人擊賊丁壯皆民兵無弓矢之備直以鉤鉏白梃當賊賊矢兩集琛衆潰散被擒仲亨小十皆死賊素知琛諭之曰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子生也視汝逆賊直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罵不止賊屢脅不聽殺之。

喬彝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至正十八年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彝整冠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彝既死賊首王士誠使人即彝家邀致之至則彝已死矣賊平朝廷贈彝臨汾縣尹賜謚純潔有張嵓起王佐者皆士人也並以不屈賊而死嵓起字傳霖汾州人累舉不中嘗用薦者徵爲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盜既去晉寧復陷汾州嵓起與妻赴井死王佐字元輔晉寧人從父居上都教授里巷不與時渚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爲所獲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詬賊不輟因見害又有吳德新者字上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又之青往寧夏會盜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爲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畏死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隤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即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力賊怒以長槍刺之然亦壯其志瘞其尸曰孔真又天也以土埋井而去。

顏瑜字德潤兗州曲阜人兗國復聖公五十七代孫也以行誼用舉者爲鄒及陽曲兩縣教諭至正十八年田豐起山東瑜携家走鄆城道遇賊以刃來脅瑜曰爾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爾書生吾不爾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爾賊何主帥耶賊怒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爲旗瑜大詬曰爾大元百姓天下亂募爾爲兵而反爲叛逆我視可斷豈能爲

爾爲旗從逆乎。賊以搶刺瀹。王死罵不絶口。其妻子皆爲所害。又有曹彦可者。亳州人。會妖寇起。里中多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既破亳。擄弗于羊皆群趨彦可家。劫之使爲旗。彦可力辭。乃迫以刀斧。彦可嘗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耳。豈爲汝爲旗者耶。賊怒遂見害。年七十矣。其家素貧又死於亂。藁瘞其尸。賊既定。有司具以事聞。中書爲給資以塟。賜謚節愍

王士元字克佐。恩州人。泰定四年進士。由■州判官。累遷知廬州。值軍興餽餉需索月繁。民不堪命。士元心念其民。乃爲區畫。至爲將士陵辱訶責弗避也。改知濠州。州濱黄河。常經盜賊。城壕不完。市井空蕭。士元邑邑不得志。而臨事未嘗易其素。至正十七年。賊復逼濠州。州兵悉潰散。士元坐堂上。顧其子致微使避賊。曰。吾守臣。居此職也。若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賊前問曰。爾爲誰。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強賊識我否。賊欲縛士元。士元奮拳歐賊。賊怒并其子殺之。

楊樸字文素。河南人。早以文學得推擇爲吏。任至滁州全椒縣尹。滁界廬江。廬江陷於寇。滁人震動。行省參政也先總兵于滁。不理軍事。唯縱飲。至暮城門不鑰。寇入縱火。猶張燭揮梃急騎城出走。樸處必死。乃盡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盜欲降之。樸指妻女示曰。我已殺我屬。政欲死官守耳。尚

何云云。乃連唾之。賊縶樸倒懸樹上。而剮其肉至盡。猶大罵弗絶。

趙璉字伯器。宏偉之孫也。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嵩州判官。再調汴梁路祥符縣尹。入爲國子助教。累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除杭州路總管。杭於東南爲劇郡。地大民夥。長吏多不稱其職。璉爲人強毅閑敏。精力絶人吏莫不服其明決。而不敢欺。浙右病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朝廷命行省召八郡守集議便民之法。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爲顧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咸以爲便。有盜竊其同悉捋刃出市。斫人以索金。市民乃户歛以予之。人無敢言者。璉曰。此不可長也。遣卒捦捕之。盡戮諸市。踰年召拜吏部侍郎。杭人思之。刻其政績于碑。歷中書左司郎中。除禮部尚書。尋遷户部。拜參議中書省事。出爲山北遼東道肅訪使。是時河南兵起。湖廣荆襄皆陷。而兩淮亦騷動。朝廷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璉參知政事。璉方病水腫。即輿疾而行。既至。分省鎮淮安。又移鎮真州。會張士誠爲亂。突起海濱。附泰州與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効。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懼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持佩刀上馬。與賊鬭市衢。賊圍璉邀三

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既宥爾誅戮。又錫以名爵。朝廷何負於汝。乃既降復反耶。汝東信逆天。藏不旋踵。我執政大臣。豈爲汝賊輩屈乎耶。既駡。賊以槊撞璉墜地。欲舁登其舟。璉瞋目大駡。遂死之。其僕揚兒以身蔽璉。亦俱死。及亂定。州民收其屍。歸殯于真州。事聞。賻鈔三百錠。仍官其子鎬。弟琬。字仲德。仕至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國瑛以舟挾琬至黄巖。琬潛登白龍奥。舍於民家。粒不食。人勸之食。輙瞑目卻之。七日而死。

孫撝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授濟寧路録事。張士誠據高郵叛。或謂其有降意。朝廷擇爲馬兒爲使。招諭士誠。而用撝爲輔行。撝家居不知也。中書借撝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起之。撝強行抵高郵。士誠不迓。詔使撝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等皆竦然以聽。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食。欲以降撝。撝唯詬斥而已。乃令其黨捽撝。肆其陵辱。撝不卹也。及士誠使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撝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浦四許誠赴鎮南王府。約日進兵復高郵。謀泄。執撝訊問。撝罵聲不絶竟爲所害。復賊中見失節者。輙自相嗤曰。此豈孫待制耶。事聞。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曹南郡公。謚忠烈。賜田三頃。恤其家。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改經正監經歷。淮東西盜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將略稱。同僉樞密院事董鑰嘗薦其材。會丞相脫脫討徐州。以普從行。徐平。錄功遷兵部主事。尋陞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時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普請先驅爲天下忠義倡。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我萬人以行。而汝中栢者方用事。陰沮之。減其軍半。初命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次范水砦。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由是諸將疾普功。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斬賊數百。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趨城東。備水戰。一爲奇兵。虞後。一普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門。賊悉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恇怯。即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爲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軍亂。賊乘之。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伏劍大呼曰。大丈夫當爲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直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

絶被創墮馬後步戰數合賊益至賊指曰此必頭目不可使逸須生致之
普叱曰死賊奴我即石都事何云頭目左脅爲賊鎗所中猶手握其鎗斫
賊死賊衆攢鎗以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俱死之
威招字元明歸德人由儒學官累遷淮南行省照磨會詔使往高郵不得
達而還諜稱賊以迎拜俾之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招入高郵授所
與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招語所從吏曰吾之止此有死而已既
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招以兵使出拒官軍招叱曰吾奉命招諭汝汝拘
留詔使罪不容斬又欲吾從汝爲賊耶大罵不絶口賊怒先剜其臂肉而
後磔之
楊乘字文載滄州渤海人至正初爲介休縣尹民饑散爲盜乘立法招之
使自新宵棄兵頓首願爲良民其後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坐海
冦掠漕粮舟免官寓居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綬言乘于士
誠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良弼董綬皆名臣今已失節顧欲引我以濟其
惡邪且讓經平日讀書云何經俛首不能對乘日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
問盡行乎乘曰乘以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之有經促其行
愈急乘乃整衣冠自經死年六十四

納速剌丁字士瞻其父馬合木從征襄陽以勞擢澧州達魯花赤因家大
名納速剌丁起身鄉貢進士補淮東廉訪司書吏丁母憂服闋補兩浙鹽
運司掾復辟掾淮東宣慰司至正十年賊發真州納速剌丁以民兵往襲
之獲賊四十二人已而泰州賊大起鎮南王府宣慰司請參議軍事納速
剌丁建議築四城立外寨徙壕穿河募兵與賊抗行省檄其提戰艦六十
海舟十四上下巡捕以固江面且護蒙古軍五百往江寧道遇賊斬擊二
百餘級生獲十八人遂抵龍潭而還米載出通江上賊突至駝船來鬬納
速剌丁手射死三十賊奪其放火小船二百賊因遁走俄復據龍潭口又
擊走之追斬三百餘級其子寶童擒首賊陳亞虎等及其號旗捷聞賞賚
良渥且召納速剌丁還真州而賊犯蕪湖南行臺檄使來援乃以兵赴及
至賊船已薄岸遂三分戰艦縱擊之賊奔潰俘斬甚衆賊不得渡江者多
納速剌丁之功也因留守蕪湖江口泰州李二起行省移之捍高郵得勝
湖賊船七十餘艘乘風而來即前擊之焚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李二尖從
遂降其黨張士誠殺李二復爲亂戕參政趙璉入據興化而水陸襲高郵
屯兵東門納速剌丁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垛鎮賊衆猝至納速剌丁
麾兵挫其鋒後賊鼓譟而前乃發火箭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據船

於賞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真滁萬户府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速
剌丁顧必死謂其三子寶童海魯丁西山驢曰汝輩可脫走寶童等不肯
去遂皆死之省憲爲賻其家事聞贈納速剌丁淮西元帥府經歷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畏吾兒氏駙馬都尉中書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
斤之孫駙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荆南王朶爾的斤之子也倜儻好學
曉音律初用父蔭同知信州路事又移建德路會徽冦犯遂安伯顏不花
的斤將義兵平之又擒淳安叛賊方清之以功陞本路總管至正十六年
授衢州路達魯花赤明年行樞密院判官阿魯灰引兵經衢州軍無紀律
所過縱大剽掠伯顏不花的斤曰阿魯灰以官軍而爲民患此國賊也可
縱之乎乃帥兵逐之出境郡賴以寧陞浙東都元帥守禦衢州頃之擢江
東道廉訪副使階中大夫十八年二月江西陳友諒遣賊黨王奉國等號
二十萬冦信州明年正月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焉及至遇奉國城
東力戰破走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官席閏等屯兵城中聞伯
顏不花的斤至爭開門出迎羅拜馬前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
賊自許後數日賊復來攻城伯顏不花的斤大饗士卒約曰今日破賊不
用命者斬乃命大都閭將阿速諸軍及民義爲左翼出南門高義范則忠

將信陽一軍爲右翼出北門自與忽都不花將沿海諸軍爲中軍出西門
部伍既整因奮擊入賊營斬首數千級賊亂幾擒奉國適賊將突至我軍
入其營者咸沒其勢將殆忽都不花復勤兵力戰大破之二月友諒弟友
德營于城東繞城植木柵攻我益急又遣僞萬户周伯嘉來說降高義潛
與之通約忽都不花等謂與奉國相見則兵衆可解忽都不花信之率則
忠等十八人往見奉國因之不遣明日奉國令高義以計來誘伯顏不花的
斤時伯顏不花的斤坐城上見高義單騎來伯顏不花的斤謂曰汝誘十
餘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斬之由是日
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夏四月有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參
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吾元朝臣
子可受爾僞詔乎呼者曰我主聞信州久不下知爾忠義故來詔爾徒守
空城欲何爲耶海魯丁曰汝聞張雅陽事乎僞使者不答而去伯顏不花
的斤笑曰賊欲我降爾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將軍民唯食草
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煑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五月大破賊
兵六月奉國親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賊皆穴地百餘所或魚貫梯城
而上伯顏不花的斤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户顧馬兒

以城叛。城遂陷，帬閭出降，大聖奴、海曾丁皆死之。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其部將蔡誠盡殺妻子及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死，廣爲奉國所執，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豈屈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有陳受者，信小民也，伯顏不花的斤知受有膂力，募爲義兵，尋戰敗爲賊擒，痛罵不屈，賊焚殺之。先是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日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復何憾。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朝廷賜謚曰桓敏。

樊執敬，字時中，濟寧鄆城人。性警敏好學，由國子生擢授經郎，常見帝師不拜。或誚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爲。歷官至侍御史。至正七年，擢山南道廉訪使，俄移湖北道。十年，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十二年二月，督海運于平江，卜日將發，官大宴犒于海口，俄有客船自外至，驗其券信，令入，而不虞其爲海寇也。既入港，即縱火鼓譟，將變起倉猝，軍民擾

亂，賊竟焚舟劫糧以去。執敬既走入崑山，自咎於失防，心鬱鬱不釋。及還省，而昱嶺關有警，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引軍拒之，賊不得進。月魯帖木兒俄以疾卒，賊遂犯餘杭。執敬時已被命討賊海上，至是事急，不得舍去，與平章政事定定治事省中，調兵出戰，皆不利。掾史蘇友龍素抗直有爲，進言於執敬曰：賊且至，城內空虛無備，柰何。執敬曰：吾淬礪戈矛，當殲賊以報國，儻或不克，有死而已，何畏哉。俄報賊已至，執敬遽上馬帥衆而出，中途與賊遇，乃射死賊四人，賊又逐之，射死三人。已而賊來方盛，填咽街巷，且縱火，衆皆潰去。賊知其無援，呼執敬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邪。乃奮刀斫賊，因中槍而墮。從僕田也先馳救之，亦中槍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初爲中書省檢校，時太師汪家奴擅權用事，臺諫無敢言者，普庵撒里獨於衆中歷數其過，詞語無懼色。拜監察御史，即首劾汪家奴十罪，乃見黜，然而氣節益自振，不以摧衂遂阻。歷試權貴，朝臣莫不畏憚。出爲廣東廉訪使，尋除兵部尚書，未幾，授贛州路達魯花赤。至郡，發擿奸惡，一郡肅然。至正十一年，潁州盜起，郡修築城壘，可月之

間守禦之具畢備。於是發公帑募勇士，得兵三千人，日練習之，皆可用。屬邑有爲賊所陷者，往往遣兵復之，境內悉安。十六年，以功拜江西行省參政，分省於贛。十八年，江西下流諸郡皆爲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守。友諒遣其將幸文才率兵圍贛，使人脅之降，普庵撒里斬其使，日擐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義兵萬戶馬合某沙欲舉城降賊，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刎。事聞，朝廷贈謚曰徽哀。哈海赤守贛尤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海赤謂之曰：與汝戰者我也，爾賊毋殺贛民，當速殺我耳。遂見殺。

周鏜，字以聲，瀏陽州人。篤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第，授衡陽縣丞，再調大冶縣尹。縣有豪民持官府短長，號爲難治，鏜狀若尫懦，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豪強，恤窮民，治行遂爲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會修功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修官，乃出爲四川行省儒學提舉，使道還家，無何，盜起湖南北，郡縣皆陷，瀏陽無城守，盜至，民皆驚竄。鏜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脫不幸，必死，毋爲相累也。賊至，得鏜，欲推以爲主，鏜唯瞠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鏜同時有謝一魯，字至道者，亦瀏陽人，至元乙亥鄉貢進士，嘗爲石林書院山長。賊陷潭州，一魯奉親匿巖谷中，官兵

復，郡邑亡者稍歸，乃還理故業。俄而賊復至，生縛一魯，一魯罵賊甚厲，舉家咸遇害。

聶炳，字韞夫，江夏人。元統元年進士，授承事郎、同知平昌州事。炳蚤孤，其母改適，自平昌還，始知之，即迎其母以歸。父之轉寶慶路推官，會峒徭寇邊，湖廣行省右丞禿赤統兵討之，乇于武岡，以炳攝分省理問官。悍卒所至掠民爲俘，炳言于禿赤，釋其無驗者數千人。至正十二年，遷知荊門州。時半載，淮漢賊起，荊門不守，炳出募土兵，得衆七萬，復荊門。又與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復江陵，其功居多。既而蘄黃、安陸之賊，其勢復振，賊將俞君正合兵來攻荊門，炳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絕城陷，爲賊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力抉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解之。未幾，賊陷潛江縣，達魯花赤明安達爾率勇敢出擊，擒其僞將劉萬戶，進營蘆洑，賊衆奄至，出鬭死。其家臧馬二子挂山海牙懷印投去得免。明安達爾，唐兀氏，字士元，炳同年進士，由宿州判官再轉爲潛江云。

劉畊孫，字存吾，茶陵州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事郎、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近蠻獠，畊孫至，召父老告之曰：吾儒士也，今爲汝邑尹，爾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弟孝弟力田，毋罷刑事詩書，毋自棄以干吾政。乃爲建學校，求民

閒俊秀教之設俎豆習禮讓三年文化大興邑有茶課歲不過五定後增至五十定暆孫言于朝除其額歷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詳讞疑獄其政績卓然者甚衆至正十二年春蘄黃賊攻破湖南暆孫傾家貲募義丁以捘茶陵賊至輒卻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轉儒林郎寧國路推官歲飢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長鎗瑣南班程述謝星等攻寧國暆孫分守城西南日署府事夜率兵乘城固守江浙行省遣參知政事吉尼哥兒來援至則兵已疲矣城侍有援不爲備瑣南班知之夜四鼓引衆緣堞而上城遂陷暆孫力戰遇害弟熹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熹孫爲城守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絶死之長子碩爲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俞述祖字紹芳慶元象山人由翰林書寫考滿調廣東元帥府都事入爲國史院編修官已而出爲沔陽府推官至正十二年蘄黃賊迫州境述祖領民兵守綠水洪并力捍禦之兵力不支沔陽城陷民兵悉潰述祖爲賊所執械至其僞主徐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有子方五歲亦死事聞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象山縣男

桂完澤者永嘉人嘗從江西左丞李孛兒留京師得爲平江路管軍鎮撫爲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嶺關行省遂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子討賊凡再戰關下皆勝尋又與賊鬬爲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縛于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呼曰金舅男子漢即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刳二人之腹而死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一東

忠

忠傳一

忠經 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經而敎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是所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行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弛於家孝既有經忠則猶闕故述仲尼之意撰忠經焉今皇上含庖軒之道茂勛華之德弼賢俾能無遠不秦忠之與孝天下倣同臣融嚴野之臣性則愚朴沐浴德澤其可默乎作爲此經庶少裨補誠則辭理薄陋不足以稱爲忠之所存存於勸善勸善之大何以加於忠孝者哉夫定卑高以章目引詩書以明義皆師於古曷敢徒然其或異同從忠孝之宜也或對之以象其意或遷之以就其類或損之以簡其文或益之以備其事以忠應孝亦分爲十有八章所以弘其至公勉其誠信本爲政之大體陳君事之要道始於立德終於成功此忠經之義也謹序

天地神明章第一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忠之爲道方合於天至理之時君臣同德則休瑞應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覆載之間人倫之要覆之則書遣之則出無有大於忠者忠者中也至公無私不正其心而私於事則與忠反也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四時履運天不私德萬物孳生地不私力人能至公不私諸己何往不可也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一則爲忠二則爲僻爲國之本何莫由忠未有舍忠而成於務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君臣固其義深也社稷安其祚長也天地感其誠達也神明動其應影也忠之爲用其効如此言人之易從也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身及國家雖有殊名其爲忠也則無異行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道行自邇忠之大焉身一則百祿至立身履一百富貴之家一則六親和御家不爽自然篤睦國一則萬人理天下合心無不從化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一守中忠之義也

聖君章第二 惟君以聖德監於萬邦聖君在上垂鑒於下萬邦在下觀行於上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王者至尊猶有所尊況其下乎則人化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上行下化理之自然文王發迹虞芮遜畔是之是以兢兢戒愼日增其明日增一日德益明矣祿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

非懷不可以居祿，非化不可以懷人。任賢使化，君之要也。故得皇猷丕丕，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君聖臣賢，化行名播，以光祖考，以嚴配社稷於無疆者也。）蓋聖君之忠也。（忠之爲道，無所不通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君以明德事天，天以多福與人君也。）

冢臣章第三。爲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後化成。（雖有周孔之才，必以忠爲本也。）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股肱動於下，元首隨於上，以其義同，其心不異。）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此皆忠之常道，固所常行，未盡冢宰之事。）在乎沉謀潛運，匡國安人。（至忠無迹，誠在沉潛。）任賢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官各得人，何事之有。）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照之如日月，調之如陰陽，不言而信如四時，若是君體用盡矣。）聖德洋溢，頌聲作焉。（德生於中，和之於外。）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君明則臣良，臣良則事康。）

百工章第四。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此乃守常之臣也。）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公家之利，知無不言。）出則行其政。（既在其位，職思其憂。）居則思其道，（盡匡國之道。）動則有儀。（百事之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愛己曲從，則爲尸素。）上下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君任工能，工奉君政，政成於下，德歸於上。）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恭可以成正，直可以獻忠。）

守宰章第五。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官不明則事多欺，事不平則怨讟彌，身不清則何以教民。）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獨清則謹己而已，不足於事；獨明則難察於務，奸豁難任；獨平則使均於物，昧滯無堪。夫理人者，必三備而後可也。）君子盡其忠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既才且忠，以臨其人，政之理也，固其必然。）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因其情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因其利而勸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知仁與義，則皆就之。）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君子愛人，小人易使。）宣君德以弘大其化，（稱君德以布德，致君化以行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章條申而不犯，刑雖設而當也。）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則人愛之，如愛其親。（民懷其恩，有同骨肉。）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愛子，情莫過焉；官莫謹焉，人誰非子。）

兆人章第六。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天地設位，表御有君，非君奉舉，人必跼蹐。）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四氣和順，百穀用成，是以爲休徵，故人之生，賴成於君也。）是故祇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順化供養，勤勞奉國，是則爲忠。）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一人以大善撫萬國，萬國以忠貞戴一人。）

政理章第七。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德化潛運，以心則不知所由而民從善也。）施之以政，理之中也，則人不得不爲善。（政施有術，昭見於人，人勉而行，欲罷不可。）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則人畏而不敢爲非也。（刑懸以威，知懼無化，既背於政，猶蒙於德。）刑則在省而中。（省流四凶，足清萬國。）政則在簡而能。（簡則易從，能則人服。）德則在博而久。（不博則有不及，不久則人心復澆。）德者爲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無德則虐，加德則寬。）故君子務於德，修於政，謹於刑。（刑不謹則知政不修，無德不務而人不懷也。）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忠信在己，勤勤修官，官修政明，而人自理，故無不能理之吏，無不可理之人。）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政其人理，祿其宜哉。）

武備章第八。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武德在乎靜，非形於征伐也。）淳德布洽，戎夷稟命，統軍之帥，（命不可辱，帥不可失，國之爪牙，非易其人。）仁以懷之，（撫其疾苦，使之感懷。）義以厲之，（示其慷慨，使其激勵。）禮以訓之，（明其節制，使之有序。）信以行之，（審其進退，使之必行。）賞以勸之，（懸其爵賞，使之恭功。）刑以嚴之，（威其鈇鉞，使之懼罪。）行此六者，謂之有利。（六者並用，綱則失之。故旨將用師于紀，曰：未知信之，類是也。）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士卒從教，故師得利。）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武可以備而不用，不可以用而不備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有其武才，堪其扞禦。）

觀風章第九。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使臣之行，如君耳目，不聰不明，不勝其任。）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不聰則惑其所聞，不明則蔽其所見。）理辨則忠，事審則分。（理不辨則其斷偏，事不審則其信惑。）君子去其私，正其色。（私去則情感，色正則邪遠。）不害理以傷物。（未罪爲公，則成刑浮。）不憚勢以舉任。（舉必以才，不必以勢。）惟善是與，惟惡是除。（善雖疏必薦，惡雖親必去。）以之而陟則有成，（君子效能也。）以之而出則無怨。（小人伏罪也。）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官勝修政，人始獲安。）詩云：載馳載驅，周爰諮諏。（勤勞不息，善斯勤矣。）

保孝行章第十。夫惟孝者，必貴於忠。（若思孝而忘忠，猶求福而棄天。）忠苟不行，所率猶非道。（忠不居心，動皆邪僻。）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自貽伊戚，求安可乎。）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既失於忠，又失於孝。）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忠則得福祿，則榮親也。）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守忠之道，眾善攸

歸身安親乃得盡其養此之謂保孝行也以忠之故得保於孝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考叔行孝施於莊公君子善之此之謂也

廣爲國章第十一

明主之爲國也任於正去於邪任正則君子道長去邪則小人道消邪則不忠忠則必正忠則不邪正則必忠有正然後用其能能而無正則邪正而有能則忠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周爲保召爲師元爲股凱爲肱內睦以文外威以武被莫若文威莫若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禮樂德之則不可違刑政理之惡不可破壞故得大化興行蠻夷率服化行文被威服式偃人臣和悅邦國平康禮樂善而政刑清也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臣在忠於君君在委於臣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成夏非一木之材爲國資庶臣之力

廣至理章第十二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用天下之視聽則無不見聞也天下之心爲心順物之情不任己欲端旒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致理也已矣然化元運其理如此王者思於至理其遠乎哉道無遠近弘之則是無爲而天下自清有事則煩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疑於物物亦信焉不私而天下自公不私於物物亦公焉賤珍則人去貪貪由有珍珍去貪息徹侈則人從儉儉清於侈侈除儉生用實則人不僞見實知僞之息崇讓則人不爭見讓知爭

之失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實化行心易威服其漢樂其生保其壽夏得天和歲無夭折優游聖德以爲自然之至也聖德無涯與天地等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雖述帝德不違其則

揚聖章第十三

君德聖明忠臣以榮故已蒙尊斯君君德不足忠臣以辱恥於不能爲臣不足則補之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補衆之闕揚君之休古之忠臣則皆然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詠之君上行仁德之道也臣下有美詠之心也故君子臣於盛明之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傳於後代忠矣夫若君有盛德而臣不揚使久遠無聞則有缺於忠道矣

辯忠章第十四

大哉忠之爲用也用忠以教天莫加焉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以有閒哉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以無空窮故明王爲國必先辯忠爲國爲之忠者至邪不先辯忠國將無寄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閒之者鮮不惑矣忠言逆志必求諸道佞言順之必求諸非道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爲君撫愛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爲君釋患爲君衆敵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忠而有能則有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仁多而恩私深知而不忠則文其詐知多而作詐深勇而不忠則易其亂勇多而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能而無忠則爲敗此三者不可不辯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材乎善惡既別任使不惑

忠諫章第十五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過正德惟能諫之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上能聽下不能言則虛其聽下能言而上不能聽則虛其言言聽俱能則君臣德合則其道光明也諫於未形者上也先事而上君道不闕諫於已彰者次也事未及純改之非後諫於既行者下也行而能改雖下猶愈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從君所爲是乃罪也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順辭不從犯顏抗議不從則繼之以死其務使君改過爲美社稷之安固也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繩直可以正木直忠可以正主也

證應章第十六

惟天監人善惡必應爲善則吉爲惡則凶善莫大於作忠百行之善無忠皆怠惡莫大於不忠大惡之惡爲逆者滅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忠則言稱萬未有不祿不忠則不忠彰然未有不刑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天意本休君子知而順之天意無咎小人求而取之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天監孔明勿謂法昧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報國章第十七

爲人臣者官於君臣之官祿君實錫之先後光慶皆君之德光

格祖考慶垂子孫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忠則必報不報非忠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君臨天下雖不爲臣食土之毛皆荷君德含衛述於日月君子知懷帝思故隱息山林有能著國況荷君祿位而無聞焉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進得其才君可端拱二曰獻猷納當其善君可依行三曰立功功合其庸君可無患四曰興利理致其序君可與足賢者國之幹幹可以立獻者國之規規可以執功者國之將將可以禦利者國之用用可以給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各以其能而報於國道斯廣矣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況忠臣之於國乎凡人之間一言一德猶必報君臣之義重恩重焉如何忘也

盡忠章第十八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忠有所未盡則淳化不行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君子可以盡謀小人可以効命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止身則匹夫之事洪遠則萬物之利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聖無偏理道無常師古之明王必求賢明無不修德賢臣則無不盡忠忠則爲君闡揚君德由廣大也政教以之而美君上立教臣下所教禮樂以之而興君上制作臣下所行刑罰以之而清君上恤刑臣下所化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君也既備人懷於康樂至而歌日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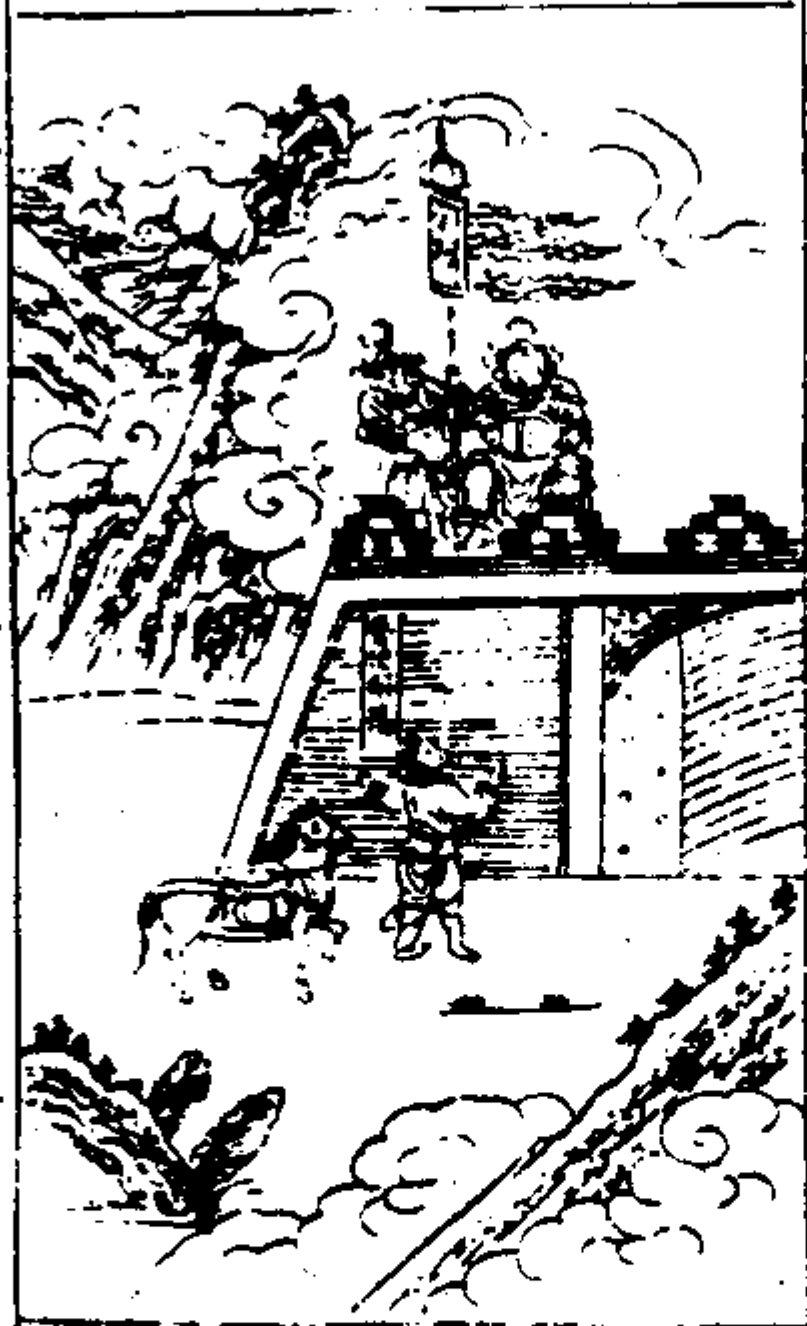
之理也。嘉祥既成，告于上下。君臣之始於政，能著於群瑞，故其成功可以告神明也。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德施於人，澤播於神，而後行於樂。樂行，則何極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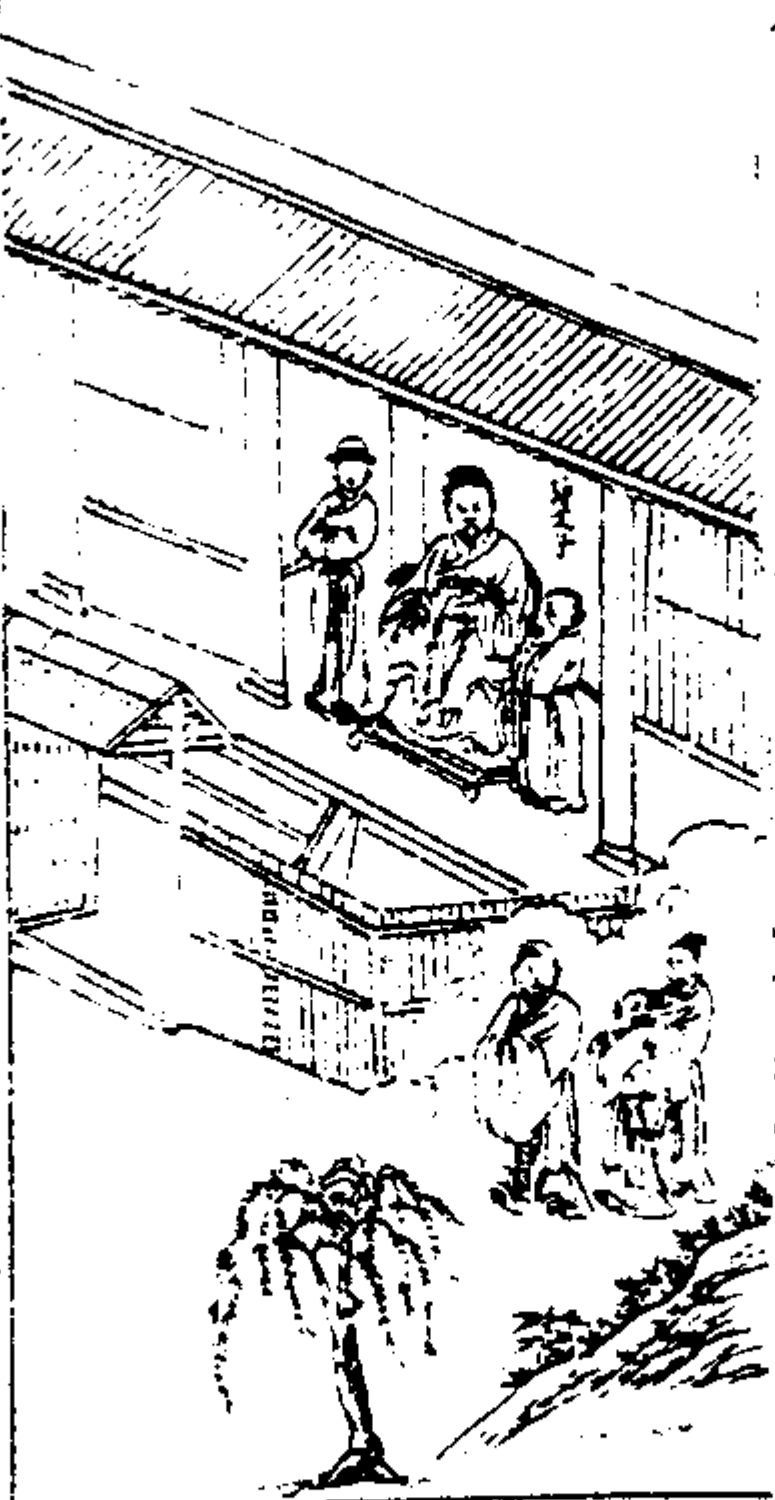
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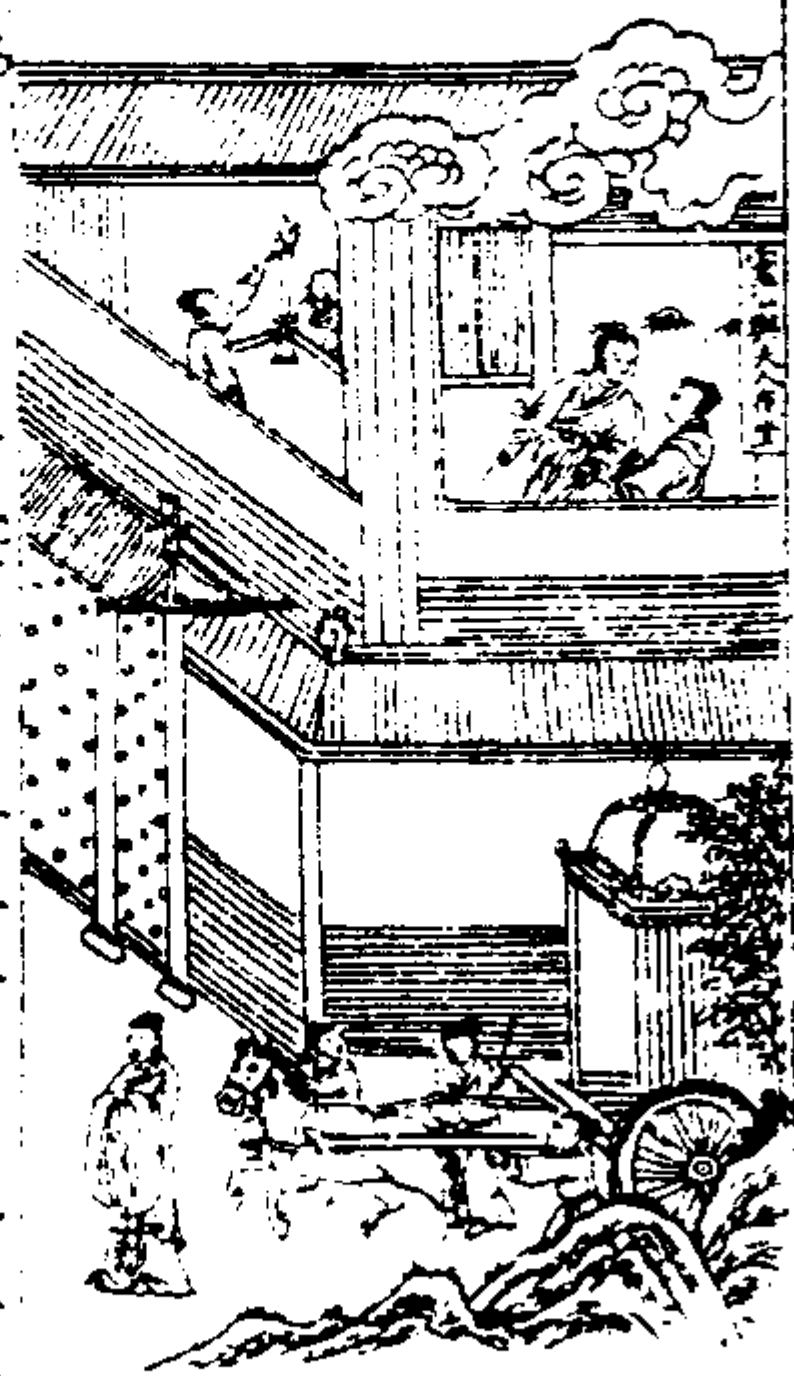
國朝忠傳

文臣

子産姓國名僑，是鄭國的大夫。鄭簡公時，子産做國相，專把禮義治國，愛養百姓，修明政事。做相一年，鄭國小的每都不敢戲耍，老的每都得快活。犁地的僮子不侵了別人的界分。二年後，市面上買賣貴賤都不講價。三年後，國中十分太平，百姓每夜裏都不閉門，也沒盜賊，路上有人失落下的物，見的都不敢拾。四年後，農家的田器撒放在野地裏，也沒人敢偷拿去。做國相二十六年，國富兵強，晉楚大國都不敢來伐鄭。百姓每愛他如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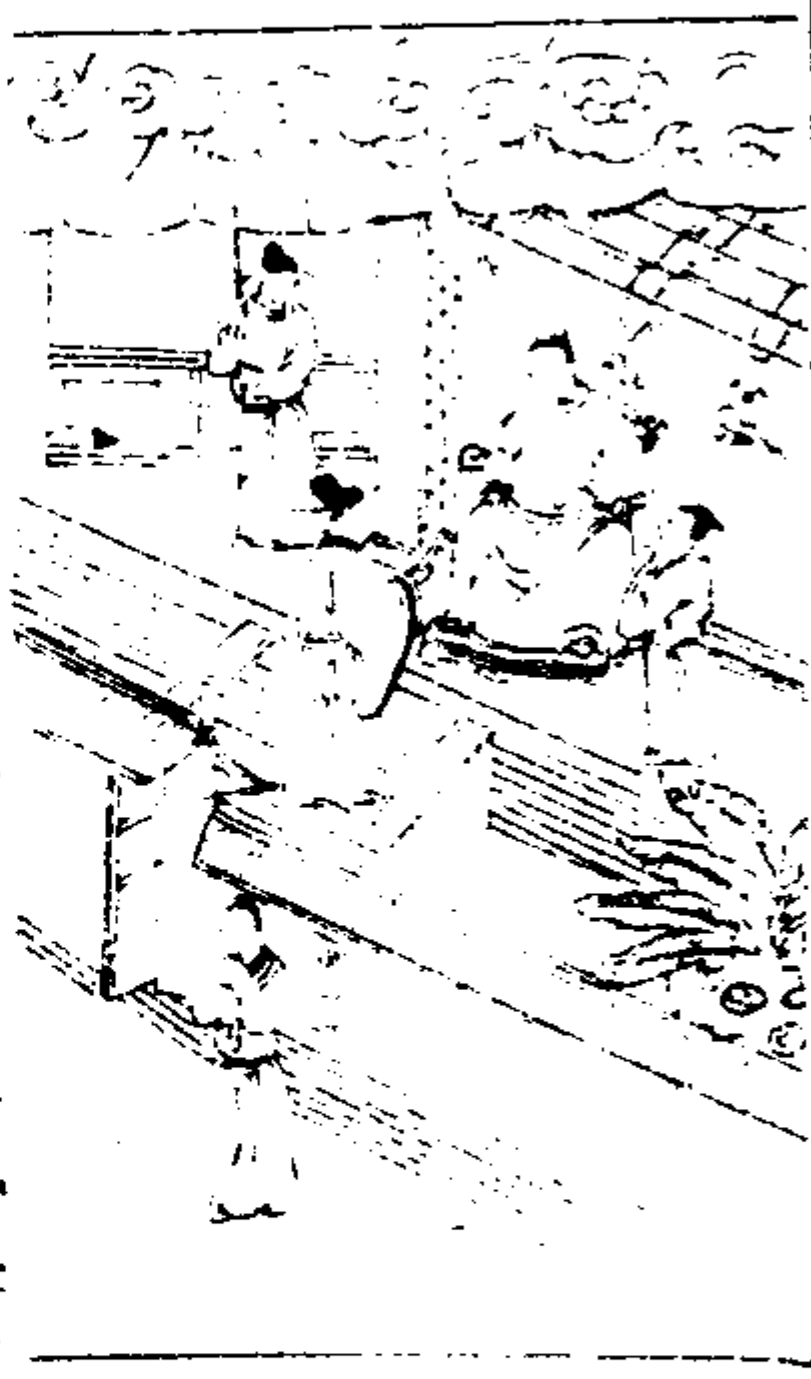
寗武子名俞，是衛成公的臣。那時有晉文公起兵伐曹國，問衛成公借路，衛成公不肯。晉文公別路上去，伐了曹，却來伐衛。衛成公著人去楚國求救，晉文公將楚軍殺敗了。衛成公出去在陳國，寗武子跟著。及衛成公歸國，寗武子先歸撫安國人。晉文公又將衛成公拘在周天子京城，寗武子又跟著盡心盡力，不怕勞苦，親自備衣服飲食，進與成公。晉文公着醫人來毒衛成公，寗武子將自己錢財與醫人，不曾下毒藥。以後周天子着衛成公還國，寗武子做上卿。

解揚姓解名揚，是晉景公的臣。那時楚莊王起軍圍了宋國，宋國教他的臣樂嬰投晉國乞軍來救。晉景公欲要救宋，先差解揚去宋國說且不要降楚，我晉國都起兵來救你。解揚經過鄭國，鄭國拿住解揚送與楚軍中。楚莊王多將財寶買囑解揚，教他對宋國說晉不來救你。解揚先不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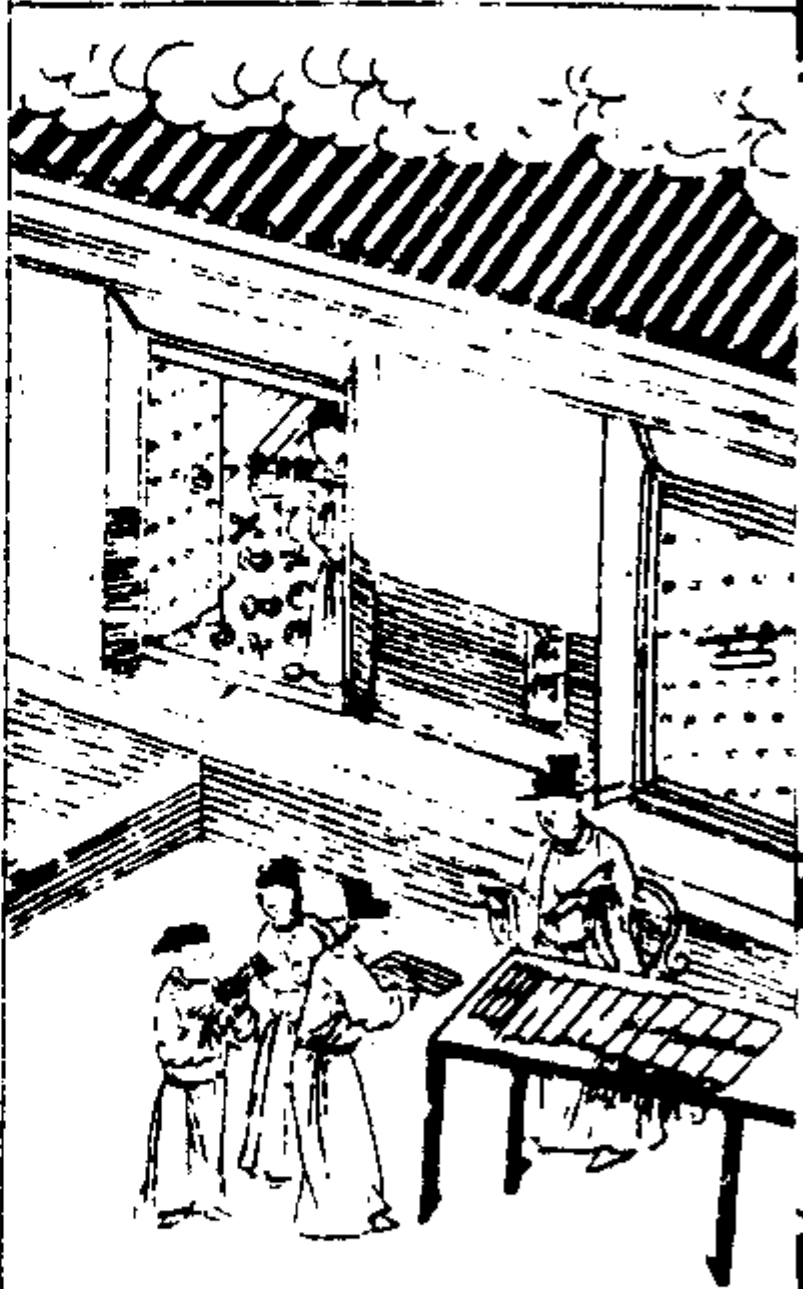
直至再三說，解揚恐怕被他殺了，傳不得晉景公的言語，只得假應承著。及至到宋國城下，却依舊說與宋人道：晉軍都來救你，早晚便到。莊王見他這等說，大怒，要殺他。著人對他說：你已自許了我，如何又失信？解揚對說：人臣能守著人君的命令，死也不改移，這方是信。臣奉命出使，有死無二，便有財寶動不得臣的心。臣先怕王殺了臣，傳不得君命，所以許王。而今已自傳了我晉君的命，便死也甘心。莊王見他盡忠，饒了他。

季孫文子名行父，是魯國的臣，做魯國三朝的卿相，一心只是奉公。家裏婢妾不穿絹帛，所乘的馬不喫穀粟，不收藏金玉，不私置甲兵，臨終的日，

家臣貪什物做葬具衆大夫入
他家裏看都歎息他忠於魯國。

蘧伯玉名瑗音院是衛國的大夫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夜裏坐聽得鬧門
外車響到闕門根前住了過了闕門又還響靈公便問夫人說你料着這
過的是誰夫人說這是蘧伯玉靈公又問你怎地知道是他夫人說我聽
得禮書上說爲人臣的過君的門須下了車馬遇着君的鞍馬也須起身
恭敬自古來忠臣不因白日裏有人見時纔行這禮也不因暗地裏無人
見時慢了這禮蘧伯玉是衛國的賢大夫有仁心有見識平生敬上這箇

人必然不肯黑夜裏輕棄了禮法我所以知道
是他靈公着人趕上去看果然是蘧伯玉。

晏嬰表字平仲東萊人是齊景公的大夫有德行齊國的姦臣崔杼做右
相慶封做左相這兩箇人要專權怕衆人不從他殺牲對神道說誓說恁
衆人有不知俺兩家同心的着他便死晏嬰聽得仰望着天說晏嬰必不
肯從你若是忠君王扶社稷的事我便肯從到底不肯依他說誓慶封惱
怒要殺晏嬰崔杼音子說他是忠臣不曾殺他在後
崔杼慶封事敗了景公着晏嬰做丞相齊國大治。

鬪辛是楚昭王鄖音云縣的縣官在先昭王的父平王曾殺了鬪辛的父
又殺了伍子胥的父兄伍子胥走去吳國勸吳王起軍馬入楚國報父兄
的讎昭王走到鄖縣鬪辛的弟鬪懷要害昭王對鬪辛說道已前平王殺
了我父我而今害他的子有何不可鬪辛回說人君殺了人臣誰敢做冤
讎假如一時害了人君以後滅了宗族也不是箇孝子你若敢犯這件罪
我決定殺了你鬪辛又恐怕兄弟真箇無知害了昭王使着別的兄弟鬪
巢送昭王再走入隨國去以後
吳軍退了昭王歸國鬪辛受賞。

申包胥是楚昭王的臣那時伍子胥在吳引兵伐楚楚王戰敗出走吳兵
入楚國郢申包胥見本國危急走去秦國求救立着秦的朝門哭了七
日七夜不絕聲秦國君哀公召見他申包胥哭說吳國強大要併吞各國
纔從楚起今臣的楚王失國在外着臣來告急哀公說我知道了你且歇
息待我商議申包胥又說臣的君王在野地裏未歸國臣如何敢歇息再
立着庭前倚墻大哭日夜不住聲水不入口哀公聞得感動說楚君雖是
無道有一箇臣這般忠義如何可不救因此出兵
救楚敗了吳兵楚昭王復位着申包胥做上卿。

公儀休是魯國的相遵守著法度依順著道理教百官每都依著他正道行但係喫俸祿的人不許和百姓爭利那時有一箇舊朋友送魚與公儀休公儀休不受那朋友說我知道丞相愛喫魚所以來送怎地不受公儀休說我做國相要魚喫時自把俸錢買喫我今不受你的再誰敢送來與我到了不肯受公儀休又曾喫菜滋味甚好知道是自家種的便把菜園裏葵菜都拔了又見家人織得布細便趕了織布的婦人燒了織機說道您自家種了好菜又織了好布著那農民婦女將他的菜和布賣與誰公儀休做人多似這般清儉有德行古今稱做賢人

蕭何是沛縣人在縣裏做吏漢高祖皇帝初起兵時用蕭何總管軍馬錢粮的事及至破了秦咸陽城諸將官爭去取金銀財物只有蕭何獨先取秦丞相御史府文書圖冊收藏了後來高祖盡知道天下戶口多少地理險要去處都因得這秦的圖書項羽著高祖去漢中做漢王高祖怒蕭何啟說臣願大王且到漢中撫養百姓選求賢人先安定了巴蜀却出來收三秦的地面天下可取了高祖去之國著蕭何做丞相保舉韓信做大將軍助高祖出兵收了三秦高祖會合諸侯攻項羽留蕭何守關中輔太子修城池宮殿立社稷宗廟置律令治州縣轉運糧草供給軍馬從一件欠缺高祖領的軍多有逃亡的蕭何在關中便發人來補了又著他子孫兄弟少壯的都做軍高祖滅了項羽即帝位封蕭何做酇(才何切又音贊)侯食邑八千戶位次第一衆功臣都來爭功高祖說與衆人道你諸人獨一身根我多的不過兩三人蕭何全家三四十人根著我他守關中輔佐我成帝業功勞又大務定著蕭何位第一子孫世世受封

張良表字子房祖上是韓國的人漢高祖皇帝初做沛公時將數千人到下邳張良歸從了高祖常把太公兵法說與高祖高祖心喜用他計策張

良將兵法說與別人便都不省張良知高祖有天命因此上很著不去又高祖引兵入咸陽秦王子嬰投拜了高祖得了秦國看見宮室帷帳狗馬寶玩婦女甚多心裏要留在宮裏住樊噲諫高祖不肯聽張良諫說秦朝因為無道所以沛公得這裏與天下的人除了害正當儉素方好如今纔到秦國便要快活又和秦一般了人說的忠言雖是逆著耳却成得事便如苦味的藥雖是苦著口却醫得病高祖聽他說了便領著軍馬還到霸上劉營後來項羽怒高祖閉了函谷關門引兵攻破了關駐到在鴻門下要來攻高祖項羽的叔父項伯和張良是舊朋友夜間騎著馬走到高祖營外悄地裏喚張良著張良搬了高祖和他一搭兒走去張良說我跟了沛公數年今有急難便走去是不義了便入去說與高祖與高祖設策請項伯飲酒結親著項伯和解項羽第二日張良根隨高祖到鴻門謝項羽飲酒中間范增要害高祖張良出外著樊噲入去護衛高祖高祖因而得脫去張良後為高祖計謀著任韓信彭越黥布三人為將滅了項羽高祖即帝位著張良自揀齊地三萬戶封做侯張良辭不敢受高祖封他一萬戶做留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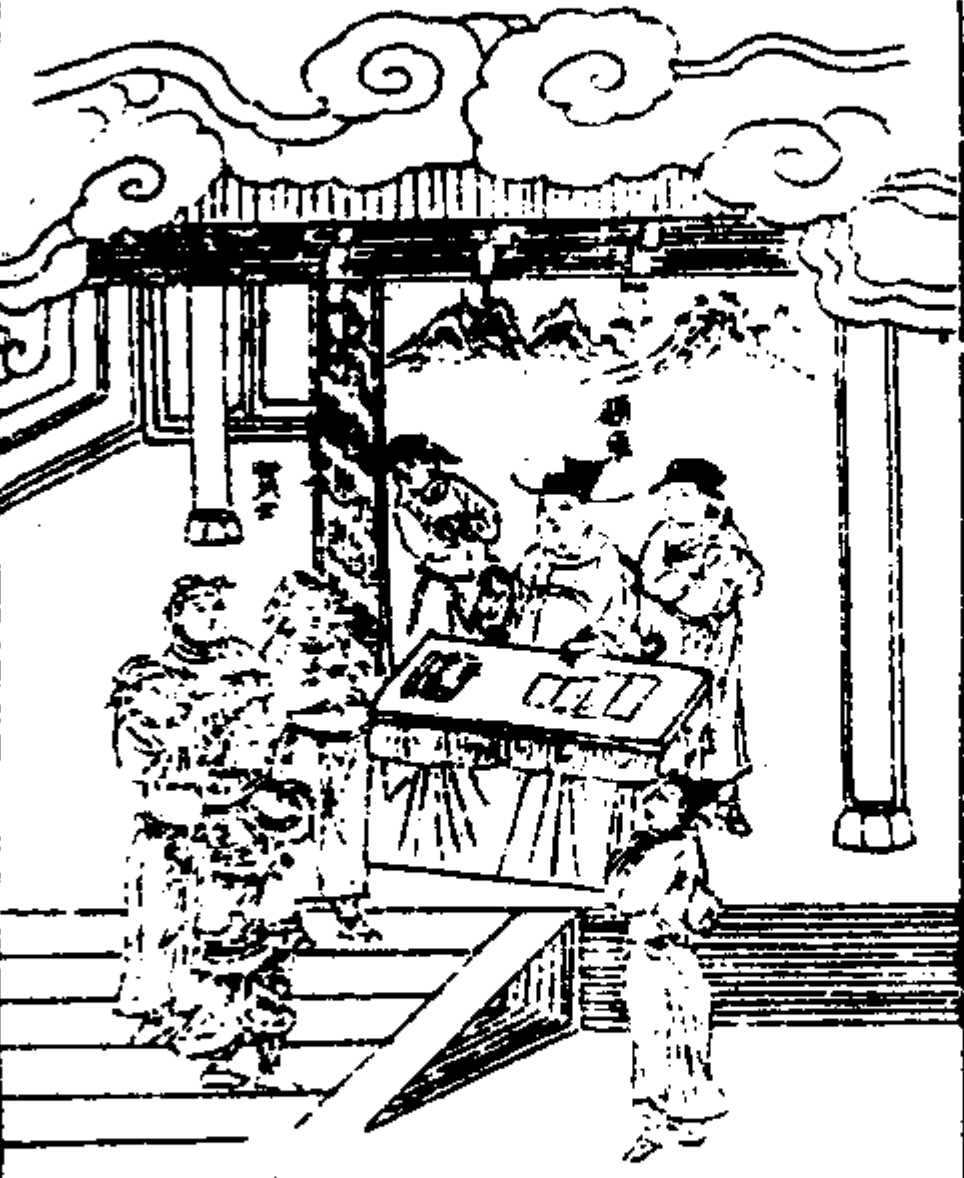
汲黯(乙咸切)表字長孺。濮(音卜)陽人。漢孝武皇帝時。做官在朝。他的性忠直。武帝曾對臣宰每說。我欲要行仁義。你衆臣宰以爲如何。汲黯奏說。陛下心多私欲。却要外施仁義。怎地學得堯舜治天下。武帝大怒。退朝。對衆臣宰每說。汲黯這般不曉事。衆臣宰都怪責汲黯。汲黯對衆人說。天子置立公卿宰臣。恐怕有不是的事。要衆人匡正。你衆人如何阿諛順承天子的意。將天子陷於不義。縱然愛惜身子不肯正諫。豈不羞辱了朝廷。衆臣宰皆服他說。武帝後來稱他可比古時社稷之臣。

魏相表字弱翁。濟陰定陶人。漢孝宣皇帝時。除御史大夫。那時大將軍霍光沒了。宣帝想他已前功勞。着他兒子霍禹做右將軍。姪兒樂平侯霍山領尚書事。魏相實封奏說。而今霍光沒了。又着他兒子做大將軍。又着他姪兒掌朝廷政事。他一家人都有權勢。必是驕縱了。主上若減了他家的權柄。便安了國家。又全了功臣的子孫。宣帝依着他說。陞他做丞相。封高平侯。既做了丞相。和那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佐朝廷政事。天下太平。漢朝好宰相。以前數蕭何曹參。以後只數魏相丙吉。

鄧禹表字仲華。南陽人。小時和後漢光武皇帝同在長安讀書。光武起兵。鄧禹根尋到河北。勸光武延接賢士。務得人心。立高祖的事業。救萬民的性命。光武大喜。着鄧禹就帳裏歇宿。每事與他商議。任用各將官。都問鄧禹。人人都用得停當。曾將數百萬兵。不肯妄殺一箇人。天下已定。便去了甲兵。還修儒業。有兒子十三箇。各教他學一件藝業。修整家法。教訓子孫遵守國家法度。俸祿外並不營添産業。光武極敬重他。除做太傅。封高密侯。二十八將中是第一箇人。畫像在南宮雲臺上。

諸葛亮表字孔明。瑯琊郡陽都人。大有才德。隱居南陽。蜀先主先不識得他。有徐庶在先主行舉薦。先主親自去探他三次。方與先主厮見。輔佐先主成帝業。做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在永安宮。着人去成都府取諸葛亮來。分付與他立後主的事。先主對他說。我看着你的才能過魏帝曹丕十倍。你必然能安定我的國家。我的兒子劉禪如可輔佐。你便輔佐他。若是不才。你可自做。諸葛亮哭奏先主說。臣當盡心盡力。以死報陛下。先主沒後。諸葛亮輔佐後主。出將入相一十二年。國治兵强。魏吳兩國都不敢伐蜀。他曾對後主說。臣成都有桑樹八百株。有薄田五十頃。足了子孫的衣

陳球（音求）表字伯真，下邳淮浦人。後漢順帝除他做御史。那時桂陽有賊李研等，群聚劫掠。州縣家拿捕不得。大尉楊秉薦陳球做零陵太守。陳球到了零陵，徧布捉賊的法度。過了一月，賊知他威名，都散走了。又有軍人朱蓋結交著桂陽賊胡蘭，領著二三萬人來攻零陵城，城中的人害怕。吏人每都來對陳球說，而今賊來攻城，可將家裏老小逃避去。陳球聽得大怒，說道，太守分了國家虎符，管著一郡，怎肯顧戀妻子，阻了國家的威勢。再有說的便斬了。却和城裏人緊守著那城子，和賊相抵十來日。朝廷差中郎將度尚來救陳球，和度尚共破了朱蓋，賜錢五十萬，又著他一箇兒子做官。

諸葛亮表字孔明，瑯琊郡陽都人。大有才德，隱居南陽。蜀先主先不識得他。有徐庶在先主行舉薦。先主親自去探他三次，方與先主厮見。輔佐先主成帝業，做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在永安宮，著人去成都府取諸葛亮來，分付與他立後立的事。先主對他說，我看著你的才能過魏帝曹丕十倍。你必然能安定我的國家。我的兒子劉禪如可輔佐，你便輔佐他。若是不才，你可自做。諸葛亮哭奏先主說，臣當盡心盡力，以死報陛下。先主沒後，諸葛亮輔佐後主，出將入相一十二年。國治兵強，魏吳兩國都不敢伐蜀。他嘗對後主說，臣成都有桑樹八百株，有薄田五十頃，足了子孫的衣食。若臣死時，必不教家中有餘剩的匹帛，庫裏不教有餘剩的錢財。到死後果然。諡（音示）忠武侯。

顧雍表字元歎，蘇州人。王孫權時，封顧雍做醴陵侯。伐孫劭做丞相。顧雍凡選用文武的將吏官員，務要人人盡他的材能。委用品職，心中無偏曲。又訪問得民間不便的事，及官人每的好惡，都密地裏著朝廷知道。但有行得好的事，都歸與朝廷，不敢教外人知道。孫權以此重他，常與他議事。

王導表字茂弘，瑯琊郡臨沂（音移）縣人。東晉元帝時做丞相。他的性公忠，行的政事寬大。薦引賢才，撫安百姓。成就元帝中興的功業。元帝曾因喫酒妨廢國事，王導進諫，元帝將酒鍾覆了，終身不喫酒。王導房族的哥哥王敦謀反，王導奏知明帝，先設兵防備。及王敦反了，明帝著王導做大都督，總兵平王敦。王導寫書與王敦的哥哥王含說道，先皇帝中興恩德在民，你兄弟無故反逆，人人憤怒。我一門受國家的厚恩，今日總兵在此，寧可做忠臣死了，不做逆黨求生。以後王敦死，賊黨都平了。王導做三朝丞相，倉裏無積下的米穀，身上無重穿的絹帛，一心只忠君愛國，做到司徒。

封始興公。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一東

忠 忠傳二

文臣

溫嶠音驕表字太真。太原府人。有學問。晉明帝時。王敦請溫嶠做左司馬。那時王敦聚蓄兵謀反。溫嶠累次將好言勸王敦。王敦到了不聽。溫嶠便歸朝廷。奏王敦謀反的意思。着朝廷防備他。後來王敦果然反了。朝廷着溫嶠做中壘將軍。將那王敦平定了。到成帝時。溫嶠做江州都督。遇着蘇峻反。溫嶠又起兵平定了蘇峻。一心忠於

國家。成帝升溫嶠做驃騎將軍。封始安公。

謝安表字安石。陳國陽夏人。東晉孝武帝時。做吏部尚書。那時有大司馬桓溫謀纂位。引着軍馬來朝。百官都懼怕。侍中王坦之流汗透衣。荒急倒拿着笏。只有謝安神色不改。言語從容。盡忠輔衛天子。桓溫不敢說起。只這般去了。以後又使人來問。朝廷要加他九錫的禮。謝安見他不忠。不肯

與他。桓溫到了篡位不成。孝武加謝安做中書監錄尚書事。秦王符堅親自總兵九十萬。要來滅晉國。京城人心震恐。謝安着他的姪兒謝石謝玄等。統兵八萬。殺敗了符堅。收復了河南地面。謝安也不誇功。人說他是真宰相。加做太保。封建昌公。

辛恭靖音淨隴西狄道縣人。晉安帝時。做河南太守。遇着後秦主姚興領軍來攻河南城子。恭靖緊守着一百餘日。因無救兵。被他攻破了。將恭靖拿到長安。姚興說。我要將東南地面的事委任你。恭靖大聲說。我寧可做晉國的鬼。不做你羌賊的臣。姚興惱了。將恭靖監收在別個房子裏。監了三年。以後用計走回晉國來。安帝見他忠節。着做諮音咨議參軍。

高允表字伯恭。渤海郡蓨音條縣人。北魏太武帝時。做着作郎。與司徒崔浩共掌國史。那時有遼東公翟黑子。太武好生愛他。他因差使出外。却受了人一千匹布。事發露了。來問高允道。主上若問我時。我從實說的是。還隱諱着不說的是。高允回說。只從實說的是。切不要欺罔。那翟黑子又聽着別一個人說。不曾從實自首。太武惱怒。將翟黑子殺了。後來崔浩因修史的事。被監收了。那時高允正在東宮教皇太子講書。太子說與高允。若

入去見主上。我自引你向前。你但依着我說。太子見太武。奏說高允小心謹慎。又職分小。國史都是崔浩主張着做。請赦了高允。太武就問高允。這書都是崔浩做不是。高允對說。臣和崔浩一同做來。崔浩只整理得大綱。正做的書。臣比崔浩做得較多。太武大怒。說高允的罪重似崔浩。怎生饒得他。太子奏說。主上天威嚴重。高允是個小臣。心裏懼怕。所以言語迷亂了。臣恰纔問他。他說國書都是崔浩做的。太武又問高允。高允對說。臣的罪該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因着臣陪侍講書多日。可憐臣。要乞臣的殘命。實不曾問臣。臣也不曾這般說。不敢迷亂。太武看着太子說。這個人真是直。臨死不肯改了言語。可見他信。做人臣不欺君。可見他忠。特地赦了他罪。後來太子却責怪高允說。我要與你脫死。你却不肯從。是怎生。這等高允啓說。臣與崔浩實一同做史書。死生禍福都合一同。誠蒙殿下再生的恩。違了本心。僥倖免死。不是臣所願。太子好生稱嘆他。後來做到中書令。封咸陽公。壽九十八歲。

狄仁傑表字懷英。太原人。唐高宗皇帝時。做大理丞。一年中。斷決了監禁日久的人一萬七千名。人都稱仁傑斷的平。到中宗立。武后管朝廷政事。將中宗降做廬陵王。着在房州住。却要立他姪兒武三思做太子。那時仁傑正做鳳閣鸞臺平章事。對武后說。臣看天意未厭唐朝。今若要立太子。不是廬陵王不可。武后惱怒罷了。後來武后召仁傑說。我常常地夢打雙陸不勝。却是怎地。仁傑對說。雙陸不勝。是無子。必是天要警着主上立太子的意思。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但動。天下便危了。已前文皇帝親自厯戰。取得天下。姓生艱難。正要傳與子孫。高宗皇帝又曾將兩個兒子託付

與主上。今主上却自管了天下十餘年。又要着武三思做後嗣。却不想姑
姪和母子那箇親。若主上立了廬陵王。千秋萬歲後。便常得在宗廟裏受
祭祀。武三思怎肯祭祀做姑的。武后省悟。纔使人去房州召回中宗。立做
太子。中宗再即了帝位。贈仁傑司空。睿宗即了帝位。追封仁傑做梁王。

姚崇表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唐玄宗皇帝時。做同州刺史。玄宗召到朝廷
問天下的事。姚崇應對如流。玄宗大喜。說與姚崇。你便須做宰相輔佐我。
姚崇知帝有大志。意用心要治天下。姚崇因跪奏。臣頗有十件事奏。主上
度量若行不得時。臣不敢做宰相。玄宗說。你試說那十件事。姚崇奏的十

件事。都是盡忠的道理。國家合當行的事。玄宗聽得他說。便道我都能行。
姚崇叩頭謝了。明日除姚崇做宰相。封梁國公。姚崇自此進用賢人。黜退
小人。天
下太平

宋璟（居永切）邢州南和縣人。中舉做上黨尉。唐玄宗皇帝開元四年。代姚
崇做宰相。封廣平公。務揀選好人做官。着天下百官都得其人。當刑的當
賞的。都依着公道。不用些小私意。玄宗但有差失。宋璟便直言正諫。姚崇
多有智謀。宋璟只是守法度。兩箇人見識不同。却同心盡忠。着天下賦役
寬平。刑獄減少。百姓家家富足。唐家中興。以後好宰相。只數
姚宋。更無別人及得他。後來贈宋璟做太尉。謚號文貞。

張九齡表字子壽。韶州曲江縣人。中舉做校書郎。唐玄宗皇帝時。除做中
書令。有大臣的節義。那時玄宗政事上逐漸怠慢。張九齡事事務要諫正。
所舉薦都是正大的人。有武惠妃要謀廢太子瑛。立他的子壽王。張九齡
執着法度不肯。武惠妃着大者牛貴兒和張九齡說。有廢必有興。你若肯
相助。宰相能勾做得長久。張九齡喝他去。便奏與玄宗知道。因此上太子
不曾動。那時安祿山纔做范陽小將。來奏事。氣勢驕傲。張九齡說與裴光

庭。他日亂幽州的。必是這箇胡兒。後來征契丹。祿山敗了。幽州節度使張
守珪。拿祿山到京師。張九齡議他罪該死。玄宗不肯依張九齡說。要把安
祿山赦了。張九齡說安祿山狠子野心。又有反的相貌。可因這件事殺了他。
絕了後患。玄宗到了不聽。將安祿山赦了。後安祿山果然反了。那時張九
齡已殁。玄宗走到四川。思想起張九齡的忠心。淚下。便差使臣
去韶州祭祀他。厚賞賜優恤他家裏。謚他做始興文獻公。

韋皋表字城武。陝西萬年縣人。唐德宗皇帝時。做隴州知州。就領軍守禦
當有太尉朱泚（音上聲）教他部下小將牛雲光領軍五百鎮守隴上。太尉

朱泚後来自家稱皇帝。教牛雲光到隴上誘引韋臯做他的將帥。又有朱泚的家人領着軍馬来對韋臯說道。太尉已做了皇帝。而今可做一家。韋臯說與道。既要做一家。可且把衣甲都卸（音瀉去聲）下。免得衆軍心疑。韋臯安排著筵席。待那来的人。與雲光飲酒中間。韋臯喚埋伏的軍人。將牛雲光并那来的人都殺了。却差人去報德宗。除授韋臯做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以後封王。

裴度表字中立。河東聞喜縣人。由進士出身。唐憲宗皇帝時做宰相。那時蔡州賊吴元濟反。朝廷發各處軍馬征他。連年平定不得。官軍多敗。糧食將盡。臣宰每都要罷兵。裴度奏說。如今這賊不降。恰似病在心腹裏一般。若不趁時整治了。久後必做大害。臣情願自總兵伐賊。憲宗看着裴度說。你果然肯去不去。裴度就拜在地下流淚說。臣誓願不與這賊同活在世上。憲宗便着裴度總兵去伐賊。裴度臨辭又奏說。臣這一行。必盡死報國。若不斫得賊的頭来。臣也更不回。臨行憲宗賜他通天御帶。後来果平了蔡州賊。回朝論功。封上柱國晉國公。做四朝宰相。扶持唐家天下二十餘年。

王徽陝西人。唐僖宗皇帝時。做宰相。那時有反賊黄巢引賊衆打破潼關。徑往京城来。僖宗連夜往四川去。王徽到天明方知道。便根去。荒了跌在山坡下。被賊拿回来。黄巢要他做官。王徽假做啞不囬他言語。賊百般逼他。只是不動。放在下處。伺候監守的人鬆寬。却走脱了。到河中府扯身上衣服絹帛寫表。着人尋小路到四川見僖宗。除做兵部尚書。

陳世卿表字光遠。南劍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做東川節度推官。那時賊人李順兵起。知州張雍將州内軍馬分做三四部。差官分領。只有陳世卿會射。自當著一面城子。陳世卿親射中三四百人。賊来得越多了。同伴官都商量要走。陳世卿正著顔色說。喫了皇帝俸禄。當捨身報國家。怎地只要避難。别有他意。後来賊軍退了。陳世卿歸朝。除做太常丞。知新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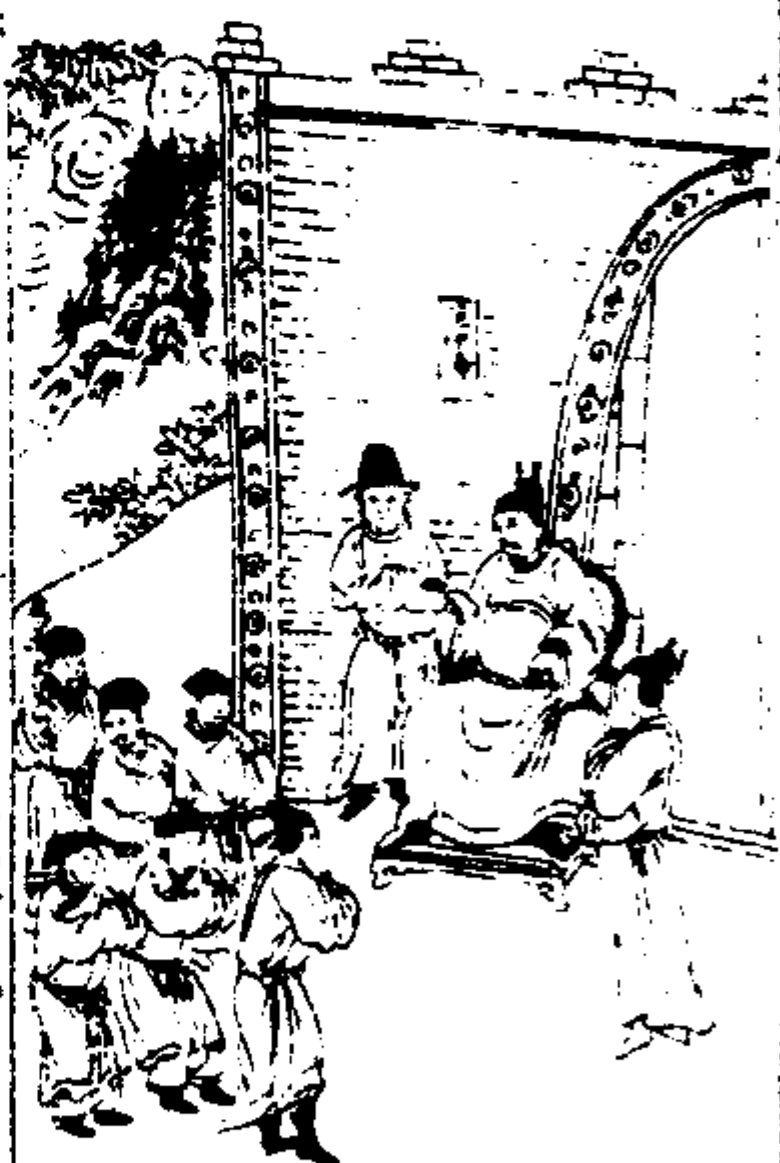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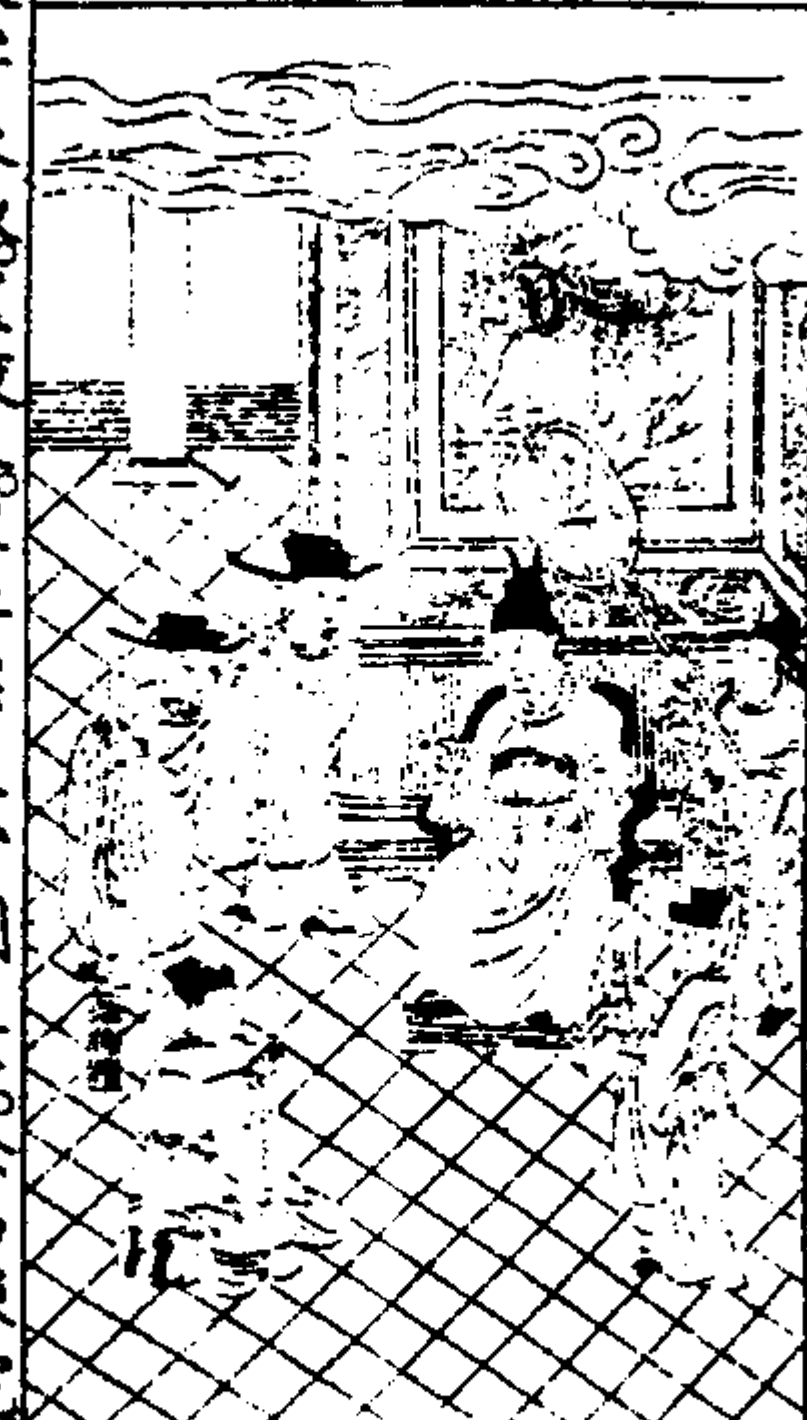
李沆（下黨切）表字太初。洺（音名）州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真宗皇帝朝做宰相。真宗問治天下的道理那件最先。李沆對說。不用輕薄的人。這件最先。李沆常說。我做宰相。别無他能。只是不改朝廷法度。每日將天下水旱盜賊的事。奏與真宗知道。要真宗知民間疾苦。那時有石保吉求做使相。

真宗問李沆。李沆奏說。保吉只是國親。別無軍功。教他做宰相。天下人議論。真宗兩三遍問他。他依舊這般說。因此上石保吉不曾便得做。真宗又曾問李沆。人都有密奏的事。你怎地獨無。李沆對說。臣做宰相。有的公事便當明說。何用密奏。那密奏的不是讒的。便是諂的。臣常嫌他。怎地學他。李沆做人性直。言語謹慎。不肯求名譽。做宰相七年。天下太平。後來贈做太尉中書令。謚號文靖。

王旦。表字子明。大名府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真宗皇帝朝做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的軍馬來犯河北。王旦隨從真宗去澶音禪州親征。真宗留雍王元份音彬守城。雍王遇着暴病。不能整理事。真宗着王旦廻還京城。權留守。王旦回到東京。便入皇城裏出號令。着人不要傳揚知道。真宗殺退了契丹軍馬回京。王旦的兒子兄弟并家人都不知王旦回在皇城裏。都出城外去接王旦。却在後頭走着去迎真宗。王旦的兒子兄弟每回頭看見。纔知王旦已回來了。到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着王旦做宰相。王旦做宰相十二年。不肯更改了太祖太宗的法度。任賢才。安百姓。天下太平。王旦做人等閑不與人言語戲笑。國家的事。衆官人每商議。各有不同的。王旦隨後發一句話便定了。有一日回到家。不脫朝服。去靜屋裏獨自坐。家人都不敢見他。他的弟却去問同朝官趙安仁。安仁說。方纔議論朝事不曾定奪停當。必是因這般憂愁。又一日朝廷除薛奎做江淮發運使。薛奎來辭王旦。王旦並無別言。只說東南百姓貧困了。薛奎辭退。說這是真宰相的言語。封魏國公。謚做文正。

田京。表字簡之。亳音薄州鹿邑縣人。宋仁宗皇帝朝做河北路提點刑獄官。在恩州那時有宣毅軍小校王則。據着恩州作亂。田京在城裏將印信棄了。妻小將繩墜下城來。守住了恩州南關。占着驍健營。撫恤衆軍。保州振武二處的軍。要去應賊。田京將那軍人殺了。自後但是南關營裏的軍馬二十六指揮。在外頭的百姓。都懼怕不敢謀反。那南關軍民聚得多似城裏的人。又得不失陷在賊裏面。都是田京的功勞。日夜和城裏廝殺。一日賊在城裏將田京的老小綁縛着上城來。叫那田京說道。你休要攻着城子。若打得緊。他要殺我家老小。田京聽得這般說。喝教諸軍盡力攻城。又着弓箭射那城上叫的人。賊見田京不顧恤他老小。依舊將他老小每下城去了。後來衆人從南關鑿地道通入城裏去。一時突出擒拿了王則。平了恩州。朝廷御史都上書說道田京捨了家裏妻子。保守南關。爲國家忠義的上頭。陞他做兗州通判。

韓琦音奇表字稚音治圭。相州安陽縣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正唤他姓名時。天上五色雲現。西夏趙元昊反。仁宗用韓琦做將。趙元昊歸服了。慶

曆年間。用韓琦做宰相。天下太平。韓琦勸仁宗立英宗做太子。英宗即了帝位。加韓琦門下侍郎。封魏國公。韓琦的親戚賓客。說話中但題著立英宗的事。韓琦便正色說。這的是仁宗皇帝的聖意。皇太后內助的氣力。我為臣子怎地得知。後來英宗忽然患病。皇太后在殿上垂著簾子發落朝廷政事。英宗病重。舉止有些比常時不同。那左右的大者每。因著英宗平日間不曾有恩與他。都在太后處讒毀英宗。因此太后與英宗兩宮不和。韓琦和歐陽脩正在簾前奏事。太后哭著說英宗的不是。韓琦奏說。主上病重。是有差了處。若病好時。必不似這等。為子的有病。為母的怎生不寬容。歐陽脩也諫勸。太后意漸漸地解了。過了三四日。韓琦獨自見英宗。英宗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對說。只恐主上事奉不到。那有不慈的父母。英宗大省悟了。到英宗病好。太后還了英宗的朝政。加韓琦做右僕射。封魏國公。後又贊英宗立神宗做太子。神宗即了帝位。加韓琦做司空。兼侍中。到歿了時。皇帝賜與他家銀三千兩。絹三千匹。著河南北的軍與他造墳。立碑做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公。配享英宗廟廷。以後追封做王。

范仲淹表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宋仁宗皇帝時。除龍圖閣學士。改除陝西都轉運使。那時夏國侵邊塞。延州諸寨多沒了守的人。仲淹自請行。又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既到。脩邊寨。招還逃散的人。因此百姓都得復業。後來又改仲淹邠音彬州觀察使。仲淹上表說。臣守邊數年。羌人略自親愛。喚臣做龍圖老子。願辭不受。後又除樞密副使。仁宗每問當世事。仲淹乃上言十件事。都是為國盡忠的道理。仲淹將天下的事。做自己的事一般。日夜謀慮要致天下太平。及病。仁宗嘗遣使賜藥。壽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公。仁宗親寫碑。題做褒賢之碑。仲淹生性內剛外和。至孝。母在時貧困。後富貴無賓客不喫兩般肉。妻子衣食剛勾。但有財物散與親眷。一時名士多出門下。到死時四方人聞的都嘆息。

歐陽脩表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除知諫院。論事切直。仁宗看著衆臣說。似歐陽脩的人。那裏得來。遇著杜衍音演等罷官。歐陽脩上疏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都知有可用的賢。不知有可罷的罪。今四人一時都罷去。著衆邪臣在朝相賀。四夷人在外相賀。臣甚為朝廷痛惜。仁宗除脩做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在翰林八年。但知的事無不說。後做樞密副使。同曾公亮考天下的軍數。屯戍多少。地道遠近。屯戍但有缺少。便都補完了。後又參知政事。和韓琦同心整理政事。商議諫仁宗立了英宗做太子。英宗即了帝位。因患病與太后有些不和。歐陽脩又和韓琦諫勸的和了。後來贈做太子太師。謚號文忠。

蔡襄表字君謨。興化仙遊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做西京留守推官。那時館閣校勘范仲淹因言國家政事。抵觸昌育切了宰相呂夷簡。遭貶。秘書

丞余靖音争救仲淹太子中允尹洙音朱請與仲淹同貶館閣校勘歐陽脩寫書責諫官高若訥坐看不言因此上三人也都遭貶蔡襄知得作了五首詩明說范仲淹余靖歐陽脩尹洙做四賢將高若訥做一不肖後来仁宗再用余靖歐陽脩和王素做諫官也著蔡襄知諫院蔡襄又怕正直的人不得長久在朝廷上言說任諫官不難聽諫是難聽諫又不是難用諫是難令歐陽脩等都忠誠剛正必能盡言願主上審察著行休著邪人巧言遮蔽了直人的言語又到罷了樞密使夏竦音聳還用范仲淹韶韓琦管事蔡襄奏說主上令罷了夏竦用了韓琦范仲淹天下人都喜歡退一箇邪人進一箇賢人雖不便關係著天下的輕重只是一箇邪人退一般邪的都退一箇賢人進一般賢的都進衆邪都退衆賢都進天下怎不安寧又天下的勢比如人病一般賢人便似箇好醫人一般主上既得了好醫人信用不疑他不只是好了病又得長壽否醫人雖有好治法不得盡用那病越重了久後便有似那古来會醫的扁鵲一般人也醫不好仁宗著蔡襄知制誥但有除授不當的人或要罷了無罪的人官蔡襄便不肯寫制書仁宗因此看得蔡襄好御書君謨兩字
賜與他後来贈做吏部侍郎孝宗時賜謚號忠惠

司馬光表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除做并州通判那時仁宗皇帝不曾立太子天下人都不敢說司馬光和諫官范鎮諫仁宗立了英宗做太子到神宗皇帝朝王安石做宰相改變祖宗法度立新法百姓愁怨司馬光和他爭論不從退閑在家天下人都仰望他做宰相哲宗皇帝立太皇太后用司馬光做宰相首先進用君子黜退小人將王安石所立的新法以次除罷天下人心喜悅有青苗免役等法未盡除司馬光那時患病嗟嘆說這幾件不便的事不曾除得我死也眼不閉便寫書與同察呂公著說我的身子託付與醫人家事託付與兒子只有國事無處託付今託付與公說論免役的有五件不便又立了舉薦士大夫的法度十等進奏朝廷司馬光在家或時無故穿起朝服正坐人問他緣故司馬光說我心裏正想著朝廷的政事怎地敢不穿朝服他雖是有病一心只在國家整理事務日夜不歇有賓客見他身體羸音雷瘦引古人諸葛亮食少事煩的事對他說要教他歇息司馬光說我死了是命整理得越加勤謹後来病重神思昏迷說話恰如夢裏一般雖是自不覺說甚麼說的還都是朝廷天下的大事司馬光既沒了朝廷贈做
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賜墓碑做忠清粹德之碑

宗澤表字汝霖婺音務州義烏縣人宋哲宗皇帝朝進士到欽宗皇帝靖康元年做宗正少卿充和議使與金國講和宗澤說這一去必是不得活廻来有人問爲甚這等說宗澤說金國若能悔過退了兵便好若是不肯我怎肯屈節與他辱了君命衆人商議宗澤若是這般恐怕害了和議的事欽宗就不著他去又著他知磁州那太原失了但除去做兩河官的都推托不肯行宗澤說喫了國家俸禄怎地敢避難當日騎著一疋馬便行只有羸弱軍十餘人根著既到修城挑城壕治軍器召義勇的人做堅守不動的計策又上奏著邢洺音名磁趙相五州各要好軍二萬若金國来攻一州便著四州都来救一州便是常有十萬人欽宗說他說得是除宗澤做副元帥後来金人把徽宗欽宗虜將北去康王做了皇帝宗澤入見泱下說興復的大計時李綱也在見他說道他說的是又除他知襄陽府後又除做京城留守金將粘與粘同罕據了西京和宗澤相對宗澤著手下將李景良閻立中郭俊民領兵去和他厮殺閻立中戰死郭俊民降了李景良逃走去宗澤捉住李景良斬了金人却著郭俊民和一箇姓史的將書来招宗澤宗澤說郭俊民你若戰死了還做忠義的鬼今反將書来誘引我你有甚面目見我便殺了又說姓史的我受命守著這里有死志

你做人將跪不肯死戰，却來引我。也斬了。對衆將官說：你衆人有忠義的心。當盡力和賊厮殺立大功。說罷淚下。諸將官都啼哭。聽了說，出去與金人戰。金人大敗，引軍去了。宗澤常要渡河與金人戰，又要勸高宗還汴京。上了二十奏。都被黃潛善沮住了。宗澤成了病，瘡發背。衆將官來問病。宗澤說：我爲二帝去了。憂鬱成了病。您衆人若盡力和金人戰，我死也無恨。衆將官都流淚說：怎敢不盡力。明日風雨白日裏黑了。宗澤無一句話罵自家的事，只連叫過河三聲沒了。城裏人都大哭。遺下表章，還是要著高宗還京的話。贈做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

張浚音俊表字德遠，漢州綿竹縣人。宋徽宗皇帝朝進士。高宗皇帝時做御營使，守揚州。建炎三年，金人攻揚州，高宗去臨安府避他。有管軍的官苗傅、劉正彥在臨安作亂，逼著高宗讓位與太子。張浚在平江節制軍馬，知道他作亂，大哭，便喚守平江的官湯東野、提刑官趙哲起兵伐賊。張浚又知道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的材能忠義，被苗傅、劉正彥去了他兵權，著他做秦鳳路總管，經過平江，便對他說起兵收賊的意思。又著人將書去約守建康的官呂頤音移浩、鎮江的劉光世都來伐賊。就著張俊領軍守吳江，自領軍到臨安。遇韓世忠水軍到常熟，張俊與世忠哭道：我兩箇同心當著伐賊的勾當。休要悮了國家。張浚大賞賜了衆軍，就問衆軍道：我伐賊的事理上順也不順？衆人齊應道：順。張浚道：你們若有不肯向前拿賊的，我都依軍法處治。你衆人都感憤不敢違了。先教世忠去占了嘉興，準備戰鬬的軍器。呂頤浩同劉光世後地接應。張浚遍行文書教守府州的軍馬同時都來。張浚軍到臨平鎮，和賊戰，大破了賊衆。苗傅、劉正彥走去衢州去了。張浚著韓世忠追趕上，拿住了，獻與朝廷。賊黨都殺盡了。高宗復位，解自繫的玉帶賞賜張浚，除知樞密院。又除陝西四川安撫使。那時金國總兵官兀朮打破陝西，要入四川。張浚用將官吳玠等把了口子。保

全得四川。張浚還朝，被人讒言，貶在福州。金人來浸江淮。高宗再用張浚知樞密院，點軍江上。將士見張浚來，勇氣添了百倍，敗了金國的兵。除張浚做丞相，兼都督。偽齊國劉豫等又來浸淮東。張浚總兵建康，分頭遣將官韓世忠等殺敗了劉豫的軍。有姦臣秦檜主張講和，貶張浚永州。張浚在貶所二十餘年，一心只在朝廷。後來金主亮引兵浸宋，高宗再召張浚。軍人見張浚，都把手加在額上。又敗了金人兵。孝宗皇帝即位，除張浚都督，封魏國公，謚做忠獻。

虞彬甫，隆州仁壽縣人。出身是進士。宋高宗皇帝著他做軍中參謀官。那時金主完顔亮自將大軍來伐宋。王權鎮著淮西，棄了廬州。劉錡音以鎮著淮東，也回揚州。朝廷著成閔代替劉錡，李顯忠代替王權。金主大軍到采石。天子著虞彬甫去蕪湖催促李顯忠交割王權的軍馬，就去采石犒賞軍士。彬甫到采石，王權却去了。李顯忠又不曾到。采石的軍被金兵殺得星散，坐在路傍。虞彬甫自尋思：若等待李顯忠來，豈不誤國家的事。便喚諸將來說：而今我將金銀段匹誥勅在這裏，待要賞賜你衆人。衆將見說懽喜，對說：而今既有主將，我每當死戰報國。或有人對彬甫說：公受命來賞軍士，不曾著你管厮殺的事。別人壞了事，公却擔任他的事。朝廷責罪，歸那箇是？彬甫回說：且如危亡了社稷，我去那裏趓避？那時金兵四十萬，宋兵只有一萬八千。彬甫著諸將列成大陣，入陣中撫將軍時俊的背言說：你的名聲傳聞天下，今日不向前出力，好生喫人笑。時俊把雙刀出戰，大敗金人。彬甫後做到丞相，封雍國公。

洪皓表字光弼。番(音婆)陽人。自小生得有志氣。宋高宗皇帝建炎三年。教他做大金通問使。去金國問徽宗欽宗的消息。到雲中地面。有劉豫本是宋家的臣。降了金國。金國立他做大齊皇帝。金家元帥粘罕。逼着他做劉豫的官。洪皓說我恨不得把劉豫那逆賊的屍来分了。怎肯做他的官。粘罕要殺洪皓。傍有箇賊長說這箇人正是忠臣。休殺他。便將洪皓放在那苦寒地面囚著。洪皓常穿著麄布衣裳。就馬糞裏燒麵食過活。那裏有箇陳王悟室一心要侵宋朝地。洪皓只是當他悟室惱了。說你做和事的官。這般口硬。要殺洪皓。洪皓說我情願要死。只是無箇殺行人的道理。悟室不曾殺他。洪皓得知二帝在五國城。便暗地裏使人去將著菓子米麵獻與二帝。二帝纔知高宗即了皇帝位。紹興十年。因探事人趙德来。洪皓寫機密事三四萬字。都是要滅金的意思。藏在破絮裏回来。教高宗知道。後又得皇太后的書信。着李微送與高宗。高宗好生歡喜。說着一百箇使臣去。也不如這紙書。金主知得洪皓的好名。要他做翰林學士。洪皓不肯。後因金主生太子放赦。纔放得回来。見了高宗。高宗說卿盡忠的心。不忘君主的意思。便是蘇武也不及卿。自建炎己酉出使北地到回来時。十五年了。忠義的名聲。天下都知道。除做徽猷(音猶)閣直學士。

楊萬里表字廷秀。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宋高宗朝進士。做贛(音貢)州司戶。到寧宗皇帝朝。陞做寶謨閣學士。那時韓侂(音託)胄弄權。要把天下有名人都收在他身邊。扶同他做的事。韓侂胄曾築南園。要著楊萬里作一篇記。許陞他官職。楊萬里說官可退了。記不可作。韓侂胄怒。別着人作了記。韓侂胄專權的事。日日多了。楊萬里憂怒成了病。家人知道他常有憂國的心。更人来報朝廷的政事。都不肯着他知道。忽有房族的一箇兒子從外来。說韓侂胄用兵的事。楊萬里聽得啼哭。便叫家人取紙来。書寫著道韓侂胄(音[illegible])專權不遵皇帝。動兵害民。要壞了社稷。我老了。要報國無緣由。又書寫十四字別妻子。放下筆就沒了。朝廷知道他忠。賜諡文節公。

歸暘(音陽)汴梁人。元順帝至元五年。做潁州同知。那時有杞縣人范玉。做河南省掾。好生不得志。假做朝廷使臣。黑夜裏到省。將省裏大官人并大衙門裏的官人都殺了。別用人管著各衙門事。那時人都不曾識得破。要著歸暘守黃河。歸暘不從他。賊怒。將歸暘禁在牢獄中。歸暘絕無怕懼的顏色。不多日賊敗了。到朝廷加做監察御史。又受賞賜。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九　一東

終 洪武正韻陟隆切。極也，窮也，死也，畢也。春秋無終，山戎國名。許慎說文：終，絿絲也。从糸冬聲。織戎切。𠔀古文。爾雅：月陽在壬曰終。郭璞注 以日紀月之名也。九月得壬則曰終玄。終牛棘。疏釋曰：冬一名牛棘。卯為林也。其刺麁而長，因名牛棘為林也。求菁在卒。說終也。郭璞注詩曰詞見不爾雅，終不終也。其整未得。釋曰：終盡也。求者，下戎六世。事物成就不然也。劉熙釋文：老死曰壽終。壽，久也。終，盡也。生已久遠，氣終盡也。顧野王玉篇之戎切。𠔀𠔀並古文。陸法言廣韻陟弓切。竟也。宋重修廣韻：又姓，漢有濟南終軍。又漢複姓二氏，東觀漢記有終利恭，何氏姓苑云今下邳人也；左傳殷人七族有終葵氏。丁度集韻古作𠔀𠔀𠔀，隸作夂。吳棫韻補叶音諸良切。陳琳迷迭香賦：竭欵誠於夙夜兮，雖幽翳而彌彰；事周隆而不殺兮，亦無始而不終。又叶音諸仍切。周易坤文書以終叶成。蔡邕九疑山碑詞：恭陪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戴侗六書故：𠔀，衣之成也。引之為始終之義。歐陽德隆押韻釋疑之中切。李肩吾字通：𠔀，畢字从此，取其四周帀也。釋行均龍龕手鑑：𠔀𠔀二古文，𠔀音終。韓道昭五音類聚：𠔀𠔀𠔀完，古文終字。楊桓六書統：緐𠔀母，𠔀作室，畢功也。凡盡了之義皆借用之。从冂冖也。世迷此文，而借終用之，誤矣。宂，覆深屋也。从一閉之。營造功畢而閉其扉，从一扃其冖。作室功成，未扃而扃之，所以指舟之會也。古文終舟終。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本作絿，隸作終。一曰盡也。易乾卦：知終終之。注：知一卦之盡也。人卒也。禮記：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事卒為終。又姓，陸終之後，以名為氏。周伯琦六書正譌：𠔀，衣之成也。有始文之義，爲會意。初字从衣，義同。字濂溥義古作𠔀。趙謙聲音文字通：終，照弓切。借盡也。易原始反終。又田制成十為終，漢志里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又死也。作終𠔀𠔀非。又艸名承露也，大藍小葉，華紫黃色。作蔠非。爾雅蔠葵蘩露，俗字。又戎人呼蓋也，作䌸非。又木名，作柊非。方言：齊人謂椎為柊。㮴俗字。㚒茂衣為初，衣成為𠔀，象衣成形。又絿絲也，亦象縷絲在器上之形。韻會定正知公切。君子死曰終，謂循理終身，能終其事也。古作𠔀字，切知公，知真遷終。

篆書 𠔀𠔀 並古論語 𠔀𠔀 並古孝經 [illegible][illegible] 並柳葉篆 [illegible] 疊篆 [illegible][illegible]

並寶帶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𠔀𠔀 並栾鼎 𠔀 史頊鼎 𠔀𠔀 並晨敦，見楊鉤鍾鼎集韻 𠔀 晨敦

𠔀 麻鼎 𠔀 鼎 𠔀 鳌仲 𠔀 古孝經 𠔀 道德經 𠔀 古文 𠔀 古尚書 𠔀𠔀 並絳

碧落文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𠔀 並集韻 [illegible] 崔希裕纂古，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illegible]𠔀 並徐

[illegible]篆韻 [illegible] 𠔀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終 老子銘 終 孔耽碑分 終 石經論語 終 武榮碑分 終

孔宙碑分 終 熊君碑 終 魏臣奏，並洪邁漢隸分韻 終 武梁祠漢隸字源 終 夏承碑

真書 終 智永 終 歐陽詢 終 虞世南 終 顏真卿

行書 終 謝安 終 王羲之 終終終 並王獻之 終 王洽 終 智永 終 顏真卿

終 米芾 終 蔡襄

草書 終 章草 終 皇象 終 智永 終終 並張旭 終 終終終 並懷素 終終終 並張錦溪 終 鮮于樞 終 趙子昂

無成有終 易坤卦六三：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坤中子

無初有終 易睽卦六三：無初有終。程傳謂三不合於二與四，睽極則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揜，是無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

原始反終 易繫辭：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傳：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見死生之理。學晁說之客語：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終；以終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乎。

原始要終 易繫辭：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傳：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魏伯陽參同契：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注：始，月朔也；終，月晦也。存亡之緒者，晦朔之間陰將盡而陽未生，陽將生而陰將[illegible]也。

君子有終 易謙卦：亨，君子有終。傳：[illegible]

慎初惟終 書蔡仲之命：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注：惟，思也。窮，困也。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陳氏大猷曰：中半也。亡行謹初矣，尤之極也。[illegible]

當克勤無怠是在於非厥終之汝今予

慎始敬終 敬齋泛說太甲厥辟不辟而廟曰太宗太戊有桑穀之祥而廟曰中宗武丁有雊雉之異而廟曰高宗是謂三宗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召穆公之詩也故之三宗亦異於茲矣蓋其始之不治暫咈於人而厥於天而一念知悔懼其永圖而令終既足以掩前非又有以大過人者此所以煌煌然與先哲並列上古之書也故人君之德雖在於慎始而究其成功則尤在敬終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注推文多也君子和敬

慎終如始 諸子瓊林說苑敬慎篇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察微要終 唐李衛公集欹器賦乃沃水於器察微要終挹彼注茲受之若冲

嫉始樂終 唐李文公集薦所知書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

謀始要終 宋蘇東坡大全集上文相公書謀諸其始而要諸其終天下無遺事

善始善終 史記樂毅傳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宋楊誠齋集海鰌賦在德不在險善始必善終吾國

其勿恃此險而以仁政爲甲兵以人材爲河山以民心爲垣墉也乎

勞始逸終 宋蘇東坡大全集策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

有始無終 續通鑑長編明道元年帝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多見其有始無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始唐明皇開元之初勵精爲治天下晏然及其末也故意荒怠卒至大亂此不可不鑒也帝深然之記纂淵海經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書君陳注凡人有初無終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詩谷風朋友見棄時悵而作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同上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同上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詩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詩正月五章人有初無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蕩史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盭也西漢張耳陳餘傳贊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已平定伋盡言拂然以讒幸逐猶棄梗集感平生之遊處若壎箎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編上平賦靡不春華鮮克歲寒

潘岳集書文公小人種花心朝在夕不存孟東野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而今不中書耶因不復召韓文毛穎傳貴既罷吳屬鏤賜斯既帶秦五刑具長平威派杜郵死垓下歎擒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劉賓客棄我忽若遺郭泰機答傅咸曩者膠漆契邇來雲雨睽衆天初則許之以死徇體而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張九齡立也順昐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携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唐文粹王元

謹始克終 元劉文貞公集人恐不知學知恐不能有有恐不能行行恐不能久致知始條貫力行終理後謹始復克終斯人聖賢備

善始令終 元王惲秋澗集史丞相家傳其肺當胄雖勢欲然若浣於己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者郭汾陽王

慎終 世說新語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誦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當慮其終 采真集愛吏之始當慮其終事久而益當圖其始故曰實言無初有終先庚後庚無言先甲後甲終則有始

政之始終 荀子致仕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之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令爲在始之中和察斷斷丁亂矣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大不教而後誅之實政爲政之始其化多容三年成就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教化則亂

數有始終 邵子觀物篇始終教化勸率爲道者乃謂之易矣以教化勸率爲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爲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始終隨乎天地者也張行成述衍天地間萬物萬事無不出於數者既以此始必以此終聖人藏諸用不以此顯示於人恐小人記之以爲蠱惑人疑之而致亂耳必先窮理盡性始可致於天命也采真集自始終而言退藏於密者爲萬動之終自終始而言寂然不動者爲萬動之始一日之早莫天地之始終具焉一事之始終況

全德始終 分門故事裴度初詔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神之變化具焉繞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沒天

下莫不思其風烈。

乾坤始終 魏伯陽參同契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乾納甲壬坤納乙癸故曰壬癸配甲乙十外始於甲乙終於壬癸故曰乾坤括始終

始必終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書林事類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荀 天行也。終則有始天行也易 終始慎厥與。書太甲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注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明慎在所與治亂之機則為明王明君思言當與賢不與佞否亂在於用臣 始卒。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子。論語 典于學。念終始典于學書說命 惟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注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咸有一德 慎終于始。注於終思始於始慮終太甲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左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書 法天。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書劉貢傳 萬物成終始乎艮。艮東北之卦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故曰成乎艮說卦疏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為前歲之末寅為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成終成始 終始象四時。樂記疏終於秋始於冬終始象人之變化終而復始 終始無

常主。易 善始美終，原始要終。易之繫辭 善始以終。不忘於能以功名終始者。史記 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詩文王 無斁。疏序毛詩張子慎言貴身考表示終始之人生之道無缺者 羣書足用事實中陳之法 湯。謹厥終，惟其始。咸有一德 太甲 今嗣王新服厥命，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伊訓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太甲下 謹終于始。上文注 於始慮終，於終思始。同上 終始謹厥與，惟明明后。以下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說命 思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又 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前疏指序 宋漢文帝冊曰：賢良明於國家之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同上 對曰：云云。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董仲舒傳 武帝冊仲舒曰：子大夫習俗之變，終始之序。漢班固東都賦 光武先己，優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上文注 躬自儉約，司乎孝文。帝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證士廉、瑞志、元弘、基世南、叔寶，皆終始著名者也。見唐書 文宗臣前謂終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謹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而已。 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又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天道以謹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雖無

事必存首月以存時，明王者奉天道以謹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表同上 伏惟陛下謹終如始，以塞天下之望。名臣奏 令惟周公克謹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畢命之令 謹厥初，惟厥終。唐本紀贊 房玄齡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本傳贊 婁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本傳贊 郭子儀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聖賢。孟子萬章下 孔子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人之事也。六經。易蠱卦 終則有始，天行也。蠱卦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說卦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記文王世子 古之君子舉大事，必謹其終始。大學 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樂記 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行事。祭義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祭義 以致天下之和。杜預左序 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左氏二十五年 書曰：謹始而敬終。同上 子產曰：思其始而成其終。文元年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諸子。論語十九 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上文注 終始如一，惟聖人耳。孝經一章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同上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荀禮論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本末相順，始終相應。使

生死終始若一。同上 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議兵 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同上 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謹終如始。禮論 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王制 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上文注 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勸學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儒效 紛紛兮其有終始。王論 君子敬始而謹終。致仕 人主臨事節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管子明法解 聖人者，皆於人事之始終。淮南覽冥訓 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同上 反覆終始，莫知其端緒。文子十四章 謹終如始，則無敗事。諸史。史記春申君 說秦王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前漢律歷志 終而復始。律曆志 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五行志 聖王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唐朔黃裳 春秋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 譬喻 易蠱卦注 因事申令，終則有始，若天之行用四時也。前王制 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 反說 唐魏知古守貴 人之立事無不

就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潰不振也

終始

宋楊龜山字說論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黄光大積善錄人之所為不能終始者無一事可到頭也學而無終始學必不得祿耕而無終始耕必不得穀以至射御書數醫藥卜筮百工技藝苟不能終始用心者皆不足以成事故凡學事無所成者乃無廢疾之棄人也良可惜哉此吾子夏所以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審夫此則人之為人當由是而為聖人之徒切不可反此致使無一事到頭而廢棄終身者也

論始終

敬齋泛說木壯於卯人之所知也生於亥而成於未人之所不知也火壯於午人之所知也生於寅而成於戌人之所不知也金知其壯於酉而不知其生於巳而成於丑水知其壯於子而不知其生於申而成於辰亦與木火無異也吾當吾張王之時據吾張王之地壯之也物莫先焉然而不可以語成功必也既當吾時又據吾地又涉吾所畏歷吾所忌獲歸吾必歸之所而後吾始終之事了矣彼其佩春華棄秋實得一指而食有背肴掌是以進此道耶

令終

詩大雅既醉篇高朗令終（注令終善終也 行脩事）

義終

禮記祭法先能賞均刑法以義終（注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

處常得終

孔子世家補魯昭公二十五年榮啟期曰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辭榮善終

晉書魏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

不能有終

金史粘割斡特剌傳世宗謂曰朕於天下事無不用心一如草創時斡特剌曰自古人君始勤終怠者多有始有終惟聖人能之上曰唐太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諫以十事謂其不能有終是則有終始者實為難矣商書足用（太甲上）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湯誥）尚克時忱乃亦有終（仲虺之誥）謹厥終惟其始（太甲中）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說命）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洛誥）已汝惟冲子惟終（上文王）惟當終其美業（左宣二年）晉靈公不君趙盾士季諫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其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書畢命）畢公惟公克成厥終　六經（易謙卦）勞謙君子有終吉（歸妹卦）君子以永

終知敝（左文元年）歸餘於終（文十五年）難不能始善終可也（襄二十五年）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襄二十七年）君子之謀也始衰終皆舉之

諸子（孝經一章）終於立身（荀議兵）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謹終如始

諸史（劉蕡策）春秋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存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天道以謹終也　譬諭（孟子萬章）孔子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反說（唐書傳裴度）切以令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也（太宗皆）唐可稱者三君宗元宗憲宗不免終（易未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　體題（王始如初 閑始如始 有始乾從 有亍 駁元賦偶始年不覺王三徵人始而百王大不從先一如所一木之文 而公限水周賦隅細所具陰寺為寺宗之不免仙乃析賊當如然白之 惟終）

必以惡終

分門故事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怙終

書舜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注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記纂淵海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繫辭）怙終賊刑（書舜典）晝夜頒頒（注……無休息也）出入為不善亦惟不足（書泰誓）稱德彰聞（同上）狃于姦宄（書君陳）驕淫矜誇將由惡終（書畢命）今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詩節南山 正）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詩板）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左隱六年）不思諍諫不悔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左昭二十年）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左昭二十一年）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大過）蜂蠆不弄毒於人則不靜（說苑權謀篇）雖九死其猶未悔（楚辭）（詩）蜂蠆終懷毒（杜詩）梟音不悛鴟張益熾（後漢書）

大罪非終

書康誥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注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

非終惟終

書呂刑非終惟終（注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作刑子）

一終

左傳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注十二年歲星一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是一星終）淮南子天

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徒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呂氏春秋季冬之紀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行之是謂一終。終一歲十二月也晉史推五星術星與日會同宿共度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各以一終之日與一歲之日通分相終而率之歲數歲則謂之合終歲數歲數終

間歌三終 儀禮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主四終以也謂十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無限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人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為二終人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為三終也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而一終也間歌三終謂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合樂三終謂堂上堂下歌笙及笙並作也孔子家語厄陳蔡子路擾戚而舞三終孔子和之曲三終

八終 羅泌路史禪通紀葛天者權天也其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及其樂也八士捉抒投之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上林賦云聽葛天之歌千人倡云三皇作古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六六八曰總禽獸之極者昭曰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氏春秋季夏紀以遂物為首草木含秀五穀遂為微隨為曲

里十為終 漢志里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

天祿永終 書大禹謨帝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續後漢書吾彥傳彥吳時為建平太守吳亡彥始歸命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常從容問彥孫晧所以亡國者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禽此蓋天時非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積有歲年蔑而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御不聞乎奇甚嘉之

受終 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伊尹告終 宋詠史詩伊尹精忠死負寃元王筆下竟亡言他特斫脛剖心事說道渠家有本原 春秋後序紀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

飾終 經子法語荀子飾終注送死飾終也

知終

東漢書許子熟傳子熟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二十人與之葛衣子熟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臨終 晉書隱焰傳焰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頊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 許渾詩王可封臨終詩 十世為儒少子孫一生長負信陵恩今朝埋骨寒山下為報慈親休倚門 中州集無事道人董文甫臨終四首 無情長主沒錢僧送上城南無事人檢盡傳燈無盡錄更無公案這番新 生有地死有處萬年不能移一步一輪明月耶天心此是渠儂住處住 白髮三千丈紅塵六十年只今無見在虛費草鞋錢 今古一輪月分明印碧霄門門燈影到處處柱香飄不起眼中量何勞指上標真空渾照破歸去杖頭挑 詩海繪章表世衡臨終作 青霞十峯暝悲風萬古呼其誰掛寶劍應有莫生芻皎月東方隕長松半欹枯山泉吾所受贅到夜臺無 王渾秋澗集跋房懷遠臨終語錄 人當易簀際發言罔不吾昏曚迷本真狂者涉誕幻倚嗟房懷遠洞徹生死變日氣薄西山皦乎天理見諄諄忠孝言垂戒漢馬援灑然明月懷身後照鄉縣賢歌諸賢詩清風一家傳 中州集韓玉臨終詩 客自朝那戍東過古鄭原衰年會山運奇禍發流言白骨將為土青蠅且在樊仰呼天外恨沉思地中冤母老半途鬼兒孤千里魂此心終不滅有路訴天閽 天下無雙士軍中有一韓才名兩相累世道一何艱旅次窮冬暮囚孤永夜寒身亡家亦破巢覆卵寧完瞿鍊鞍仍在驚呼趺屢彈丈夫忠義耳無惜感歌還 滕奉使茂實臨終詩并序 朱奉使亡狀不復反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懟而與之死幸以所杖節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為刊之石埋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蓋昔年大病夢遊清涼境界覺而失病所在恐于此有緣如元窮微則乞骸骨歸悉如前禱預作哀詞幾于不違方之淵明則不可亦庶幾少游之遺風也 蠹盤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隣優明好仗節來榆關城守久不下川涂望漫漫從筆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出蘇武假道狗張騫流離念窘束坐閱四序遷同來悉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雖波瀾卷大廈一木難求安就不遠我心渠不汗我顏昔燕破齊王蠋臣望風靡王蠋猶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絕脰

感慨今昔閒未嘗食齊祿徒以世為民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哉死江海近哉死朝昏斂我不須衣裘尸以黃腸題作宋臣纂家字當深刊我室尚少艾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足飢寒歲時一鬲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異鄉寄沉冤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

無疾而終五代薛史列傳管迫者武漢球守洺郡日辟為判官及漢球卒於汴迫在洺州未之知一日忽謂所親曰太保遣人召我遂沐浴新衣冠無疾瞑目而終家人不知其故後數日方聞漢球卒

端坐而終悦生隨抄謝泌性端而直奉道好服餌及被病沐浴衣道士服端坐而終其身不傾上聞而嗟異遣使臨問恤賜家人卯其坐為棺斂之

夢生桑終王公四六話王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游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桑字乃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殁也臨殁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

告終儀遼史禮志凶儀高麗夏國告終儀　先期於行宮左右下御帳設使客幕次於東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其餘臣僚並朝服入朝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狀先呈樞密院准

備奏呈先引北面臣僚並矮墩已上近御帳相對立其餘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終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引右上立揖少前拜跪奏訖宣問右嗣子已立泰身受聖旨奏訖復位嗣子未立不宣問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畢引面殿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復位再拜出班謝遠接優位再拜貸祇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面北鞠躬通辭再拜叙戀闕再拜贊好去禮畢

歲終書林事類歲終奏年曆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注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日窮于次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月令月窮于紀星迴于天並上冢宰制國用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歲杪上賀歲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並上制官府正其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大事羣吏正歲會歲終則羣吏正歲會事大平在稱易中令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注易謂歲改易於北方也典陰陽以文季冬之月星回於終陰陽以文書農大事周天之數亦漢志萬物畢死歲者遂也三百六十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曰虎史次受計各書百官志少府一人從四品下掌二府州之事歲終史次受計

文葉水心外集終論上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攣縮而不能伸宿患積處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於出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今州縣揆揆不能安息人臣之積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為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樁版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鹽客勘合牙契之類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欲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為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為六十萬緡盡斥內帑封樁以補助之夫此內藏封樁者以之罷減三省之計欲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輝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廢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眾而召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舉而為之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荊湖四川為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

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之兵寬矣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章而內出四年之費以供餉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由郡守擢都統制召舊帥使帥宿衛鈞考其隱覈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贊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為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屬士而養之將用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為之立家是兵為民也古者民為兵今者兵為民宜其消惰柔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雖敵者女真之來南也雖以奚契丹渤海漢兒前繞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先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吏其敵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讙無鬭以惟吾之所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興之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為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畀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京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為于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為亂

余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爲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爲彼放然自申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小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不加問焉餘則名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仕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爲之者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爲常然若此者内以朞月之内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屬士卒可用之於死地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寧縮易於衆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裁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由於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閑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爲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爲難士非難也而民爲難民非難也而兵爲難誠今世之

大事也國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終論下。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爲兵蠲其税役大州二十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爲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爲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内所得爲兵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税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飲租税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羣臣有暇而人材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材下多良民兵省而精實省而富五年之内二年之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養騎布奇衆並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爲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内今日行此事去此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見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行之以日月計其實效致矣貞觀政要論愼終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不怠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爲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爲不逮何

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也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厲精爲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侈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蹤於稷契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絶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産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爲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耆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内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爲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以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

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淨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邁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爲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之如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爲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之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絶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爲此不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諍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則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愼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惟善是與親愛君子踈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

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踈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踈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而至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末作滋興而求農人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信而任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有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且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踈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伸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聖賢以為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理化屈己從人恒若不足頃年以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不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堯舜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

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夫不絕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喻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衮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廄馬二疋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戒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二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能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萬代永賴　分擘類說終說　人　吳漢耿弇各以功名終　趙以趙括代廉頗而敗於白起楚以類　代李牧而敗於王翦燕以騎劫代樂毅敗於田單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顧愷之食蔗自尾至首曰漸入佳境子嘉聽樂從絲及竹曰漸近自然物固於薄於所始而厚於其所終矣　物　物有始美而終惡者雖貴之子是也有始惡而終美者澤雉之子是也　事　行百里半於九十此言未終之難也

無終

西漢書地理志：無終。注：縣名，屬右北平郡，故無終子國。浭水西至雍州入海，過郡二，行六百五十里。師古曰浭音庚即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 隋書地理志：無終縣，後齊置，後周又廢徐無縣入焉。大業初置漁陽郡。有長城，有燕山、無終山，有泃河、如河、庚水、灅水、濫水，有海。

終氏

通志氏族略：陸終之後，以名為氏。望出濟南、南陽。宋有終慎思。又左傳毋終子嘉父，獲國君也。　王莽曾祖翁孺與東平陵終氏有怨。姓氏遙華：終利恭，下邳人。東觀漢記：終譚思苦學，家貧，董儲為之害者不過譚思。報云：魯前高飛，請聊城之不下；秦城不剗，保趙壁以空歸。明年首為謝啓。三年于此，衆人悉指於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推於韓信。氏族言行錄：姓纂陸終之後，以王父字為氏。遼西北燕有終萬，以文章知名。通鑑兩外紀：陸終，帝嚳之祝融吳回生陸終。羅泌路史高辛氏紀：無終氏，景之孫，封陽樊，後宅無終，為無終氏。　高陽氏紀：陸終氏，高陽氏之後。

終軍

西漢書：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府舍之故也 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 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 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博上徵覺也 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降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葦長則曰葦葭音加 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聚也言隨畜牧改居不安任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 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師古曰奔古奔字 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 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霑也暢達也 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師古曰俟古俟字下亦同 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職任者也勞力歸農畝也 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以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也 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 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廱靈臺也如淳曰三宮政教有文質者也 封禪之君無聞焉。師古曰言古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 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 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 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 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燔之祭地則瘞之郊宮謂泰畤及后土也 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合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 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將在孟津渡 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祭也 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當神祇也師古曰招明也分子也 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苴子余反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臣瓚曰登封泰山以明號也師古曰苴音租又音子豫反非也 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 蓋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依春秋六鶂退飛過宋都是欲諸侯畔逆衆叛公將遇禍也 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木王也臣瓚曰仲論者木以舟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發殷而魚入王舟象江而必從牧曰順之師古曰瓚說是也 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 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角故云并也 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辮要音一遙反 斯拱而竢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待之言其必至也 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師古曰音竹仲反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 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鐵成器謂之鼓 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下亦類此 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臧讀曰藏 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 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

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加誅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大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就成也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師古曰幸冀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復扶目反傳張戀反次下亦同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

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當發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反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議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之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劉後村集

武帝有荒志終童無遠謀長纓自繫耳莫繫越王頭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九十　一東

終

送終

宋真西山集泉州勸學文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為要切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為識遺送終不諱世俗殮葬羽毛鱗介諱近之嫌人物涸也按古不然禮記喪禮最備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厚三寸鄭玄注以水牛兕牛革為棺一重孔氏疏云以次而差上公棺去牛用兕侯伯以下水兕皆弍二皮能濕故在裹近尸喪大記大夫裹棺用牛骨鑽説者謂以繒點棺裹以牛骨或象骨鑽釘之又曰君大夫士蓋棺漆外各施衽束説者謂束以牛皮孔子之殮佩象環蓋古者天子諸侯死含以珠米口貝周禮喪事飲互物蜃物以潤壙鄭玄注以蚌蛤屬為灰直槨下禦濕左傳邾文公葬用蜃炭禮記熟用魚腊或蚍蜉皆不嫌人物涸也唐韋應物詩奄忽逝時節日月獲其良蕭蕭車馬悲祖載發中堂生平同此居一旦異存亡斯須亦何益終侵安山岡行出國南門南望贊蒼蒼日入乃云逝慟哭宿風霜晨遠術玄廬臨訣但遑遑方當永潛翳仰視白日光俯仰遂終畢封樹已荒凉獨留不得還欲去結中腸量推知所失啼號捉我裳即事猶倉卒歲月始難忘法苑珠林送終篇此有四部述意部云惟四大毒器有檢斯充六賊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流之期唯有循環之勢至如折一毛以利天下則恡而弗為徽一飧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執有為諸佛為其斂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貴勝父母喪亡多造塔儀廣煞生命聚集親族供待賓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不循內典所以父亡於斯重苦母終偏增湯炭是以死轉三界綿歷六道四趣易歸萬劫難踏痛慈母之幽靈慜逆子之酬妄但死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災癘若多翹侍良醫之藥惟斯考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滅苦報難排若不憑諸勝福樂果何容得證庶使臨終發願令入屍陀莖具資身並脩功德冀濟飛走之飢得免將來之債也　捨命部云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二曰學度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數死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七曰歡歡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為放逸也　又淨土三昧經云若人造善惡業生天墮獄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迎應生天上者天神持天衣伎樂來迎應生使方者眼見尊人為説妙言若為惡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楯矛戟索圍繞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天網治之　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業者見三惡道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囚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伎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勝事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祇桓精舍為天人説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止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花婦欲得花無人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嗥哭斷絶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不止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絶亦復難勝竟為誰子何者為親於是世尊即説偈言　命如花果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從初樂愛欲可望入胞影受形命如電晝夜流難止是身為死物精神無形法作命死復生罪福不敗亡終始非一世從癡愛長久自從受苦樂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釁盛美之壽而使中夭唯願解説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遣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淚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即説偈言　識神造三界善不善三處陰行而默至所生如響應色欲不色有一切因宿行如種隨本像自然報如影　佛説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陀洹道　又四分律尒時世尊為利益衆生王命終説偈云　一切要歸盡高者會當墮生者無不死有命皆無常衆生墮有數一切皆有為一切諸世間無有不老死衆生是常法生生皆歸死隨其所造業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善業生天上高行生善道得無漏涅槃　遺送部云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未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違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臨終之日安置得所葬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亡屍安置南北魂魄不同今此略述　禮記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　郊特生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魄也者鬼之盛　左傳昭二曰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死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宵乎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魂曰以無有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諭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魂與魄別今時俗亡何故以衣喚魂不云喚魄答曰魂是靈魄是屍故禮以初亡之時以己所著之衣將向屍魄之上以魂外出故將衣喚魂魂識己衣尋衣歸魄若魂歸於魄則屍口續動若魂不歸於魄則口續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喚魄　故蕭長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伯桃伯桃荆山之下道隆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慜魂神之寒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于衣袂何用衣為問曰何須幡上書其姓名答曰幡招魂置其乳地以魂識其名尋名入於闇室亦役之於魂或入於重室（直龍反）重者也（置木於庭）以重之內具安祭食以存亡各別明闇不同故鬼神闇食生人明食故重用遂蒢囊其食具以安重內置其神地也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王法不許身後恐夏地役蟲故云埋之自外無難水林亦得）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種出家人冢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冢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　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弔人下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手默慰弔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弔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穗禮父母叔伯等親亡靈口云我是受戒後為鬼神故不合禮恐破戒故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等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思此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恩反起慢惰繼踵鄙夫何成孝子故

世尊極聖尚自躬扶亡父屍送況下凡愚輒生怠慢故涅槃經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額上慰勞王已為王說摩訶波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執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至闍維時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在喪足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雲復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凶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為是不孝眾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眾山頗峨涌沒如水上船尒時一切諸天龍神皆來赴喪舉聲啼哭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眾皆共舉喪白佛言佛為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皆變為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爐前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苦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尒時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收骨盛置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供養塔廟佛告眾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　又佛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佛姨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饉女五百人（即是比丘尼也康僧會法鏡經云凡人貪六塵猶餓人貪飯不知厭足今聖人斷貪除六情飢饉故從出家女子除饉女也以）手摩佛足遶佛三匝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照諸冥上稚諸天五百除饉變化俱然同時泥洹佛勸理家作五百舉牀麻油香花幢幡梓材事各五百真伎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觀之莫不哀泣闍維畢撿捨利諸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坐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缽著吾手中阿難如命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穢身五惡急恭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今母能拔與丈夫行獲應真道逮靈卒無何其健哉勅令興廟供養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汝等舉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尒時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餔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

諸佛皆自供養耶維舍利也時毘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
薪自曠野之間佛躬自舉牀一脚阿難舉一脚飛在虛空往至塚間尒時
佛自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
支佛三者漏盡阿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尒時人民即取
舍利各起塔供養依雜阿含經愛道姨母即是難陀親母也　又增阿含
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
丘善能勸化不失威儀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日入般涅槃比
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俱夷國尼優婆塞
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夷中最初得
道者如難婆女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云夫生則八識扶持
死則四大離散迷矣百齡終歸磨滅迴環三界廻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
終既生則滅聖教不虛目覩交質所以於此緣中畧述六門　第一門中
聡命終時捨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
心假為命者大小皆同死通漸頓諸師相傳造惡之人從下冷觸至齊以
上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
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生從膝已

下乃至脚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也然瑜伽
論云羯羅藍義最初託處即名肉心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即從此處最
後捨釋云依瑜伽論由造善上生故從下漸捨至肉心後方說上捨由造
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肉心後方從下捨也　俱舍論云若人正死於身
分中意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
次第死脚臍於心意識斷下人生不生中上非惡道　論中釋曰若人必
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
部說於頭上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
熱石水漸漸縮滅於脚等處次第而滅釋云俱舍論述小乘義故云身於
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　第二受
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眾生由宿業勢力
所生根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
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損此中有眾生由
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屬已是時不淨已至胎處即
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剎那是眾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
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面母背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腹

而住若胎非男非女隨欲類託生住亦當如此無有中有異於男女皆具
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黃門若託胎卵二
生道理二此若眾生欲受濕生愛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
業故若是化生受樂處所故至生處若尒地獄眾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
顛倒故此眾生見寒風冷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盛可愛欲得暖觸故
往入彼復見身為熱風光及火焰等所炙苦痛難忍見寒地獄清涼愛樂
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愛濕化二生不由託赤白為
身故無此變濕生但愛著香故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受之香自有淨穢
化生但愛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愛處於中受生何以
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樂見身如此位見彼眾
生亦尒是故往彼先舊諸師作如此說若眾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網捕
眾生行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年
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昔伴與昔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湖諸伴
類等相命共入其中緣此起戀即於中受生後解昔造所業雖多必以一
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
身如昔作業時少老見地獄眾生並如已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眾生起

戀即往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　又瑜伽論云若居薄
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
於叢林竹葦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尒時便自聞有寂靜
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見升宮殿等可意相見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
耶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為緣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
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婬業盛故墮畜生中如婬欲盛故生於鴿
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蚖蝮蛇蟄中愚癡盛故生猪羊蚌蛤中憍慢
盛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獼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
分施善餘福雖生在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為主然其口業受報
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獼猴即生猴中若言貪慢如鳥語如狗吠駭如猪
羊聲如驢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惡如逆牛蛀如馬雀怯如猫狸諂如野
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為本三毒之中貪愛為重如提布一頭
餘則盡隨故智論云若不斷愛愛則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
生烏雀中多貪味故蒯中受生又貪欲故卵生貪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
愛故起毅重業則受化生若毅重心樂行罪業死時妄見地獄受其化生
若毅重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苦樹

常在人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着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稱兩頭低昂時等而此中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羺光或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有獄墓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與聚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蟲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是時此衆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干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野干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促時死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七日滿已處中又不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同也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捨論云此中陰遊空而去而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住餘道以業力定故論業通勝者據勝凡夫二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

第五身見不同者依俱捨論云若同生道中陰定身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一道悉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同是人道中陰身得相見此義為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修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能見五道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道中陰非其所能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見唯見地獄道中陰

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識解聰利若善薩在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遍照万俱胝剡浮洲頌曰

高堂信逆旅壞業理常牽玉匣方委觀金臺不復延攬聲隨遥遠羅影帶松懸詎能留十念惟應逐四緣幻工作同異變弄作多身患俗諍人我誰優非謂真諦者疑久固達者知切賓親疎既無定何營非蒼天

感應緣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有女子田無一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掘養之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病春死棺殮六日出在棺外自

言見死夫乃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簒位

漢建安中李妖死十四日復生其語具作鬼神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我瘞上若林拔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林果拔出即掘屍出活走至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復與鄰人乘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為驗實其一宿使還果得報書具知消息考城令江夏鄭賁和聞之姊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椁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為人懼不敢斫因為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何如死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可卿往見之若聞鼓聲疾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制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音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閉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漢武帝幸李夫人李夫人後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遥望見美人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視之

漢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至十五及開冢後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右九驗出搜神記

漢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墓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漢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為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過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携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姓魏携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有息子洪年十五而亡携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携還具以實聞后遣携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速

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巷內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黄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爲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柏棺桑木爲欀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踊貴人疑賣棺者貨涵故發此言見洛陽寺記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蘇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違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種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復得生今爲杷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脩功德庶得免之於此亦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爲殊慶在世無幾倏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其覩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

爲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長受楚毒煩惱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悉爲善當何得耶悲我所具故以屬汝勤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勤示親識並奉大法初遵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樂瑜十小姊適吳興嚴脫遂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殮後棺動墮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横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爲製服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有釋訶羅竭者本楚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病甚流視者皆愈至晉惠帝元康元年廼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蹋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已水從中出清香濃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亡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圖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貪繩林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林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視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爲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移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誡勤眷屬令勤脩福善恭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猶枉刑吾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外深一丈恭眷屬居民等並皆沒死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也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禪法號曰禪師遠亦印蒼頭名黄遠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輒見遠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爲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揚道産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四介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內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黄遠在焉衆稍敬異之以爲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産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日道産設八關然燈通夕初

夜中夜遠猶豫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臥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爲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以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自不覺異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馨烓甚異黄遠之契今其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閒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牀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也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頃比鷄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魂車不馬遂主人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右此一

驗出㝠祥記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也統解玄微純講大乘
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人云賓
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荅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
迎耳令後異香充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須生世爲善知識送終
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顊云沉骸水中及没後遵用前旨
葬于紫陌河深湮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
泒道俗異其稚遂傳迹于今云九一驗出唐高僧傳也 唐曹州離狐人裴
則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
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許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
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之具數十
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
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張成亦未死有一
人訴成云毀破其屋王遣使撿之報云是實成曰成鋤地不覺鋤破其塚
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爲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
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達此出踰墻及登墻望見其舍遂聞
哭聲乃跳下墻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爲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
七下杖迹極青黑問其毀塚荅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 右此一驗
出冥報拾遺 唐瑯瑯王之弘貞觀年中爲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
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軌語聲初時傾家
驚恐其後乃以爲常聞語云軌是女壻難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吾無所
依但爲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難令下其素食恒勤禮佛
不聽懈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盖
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爲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
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舊功德如獲羅漢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
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拜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
之子已年四五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官願善養當自此之後不復見來 右
此一驗見于人紀日觀也 大藏一覽送終門 外病可觀佛相好 終時
隨念彼方生無常經云人將命終身心苦痛應起慈心拔濟饒益教使香
湯澡浴着新淨衣安詳而坐正念思惟若病無力餘人扶坐人不能坐右
脇而卧合掌至心面向西方當病者前取一淨處唯用牛糞香泥塗地隨
心大小方角爲壇以花布地燒衆名香四角然燈於其壇內懸一彩像令
彼病人心心相續觀其相好使發菩提之心復爲廣說三界難居三塗苦

難非所生處惟佛菩提是真歸伏以歸依故必生諸佛刹土受微妙樂問
病者言汝今樂生何佛土也病者荅言我意樂生某佛世界時說法人當
隨病者心之所欲而爲宣說佛土因緣十六觀等循如西方無量壽國一
一具說令病者心樂生佛土爲說法已復教諦觀隨何方國佛身相好觀
相好已復教請佛及諸菩薩而作是言稽諸如來應正等覺并諸菩薩願
哀愍我彼濟饒益我今奉請爲滅衆罪復將弟子隨佛菩薩生佛國土如
是三說既教請已復令病人稱彼佛名十念成就與受三歸及懺悔并
受菩薩戒若病人困不能言者餘人代受及懺悔等既受戒已扶彼病人
首北面西間■閉目諦想於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又可說其四諦因果
十二因緣無明老死苦空等觀若臨命終看病餘人但爲稱佛聲聲莫絕
隨病者心稱其名號彼見化佛及菩薩衆香花來迎使生歡喜身不苦痛
心不散亂正見心生如入禪定尋即命終必不退墮三塗之苦即生佛前
若在家人於命終後當取亡者受用衣物可分三分爲施三寶由斯亡者
業消福生不應與其死尸着好衣物何以故無利益故若出家人所有衣
物如諸律教若送亡人至其殯所可安下風置令側卧右脇着地面向日
光於其上風當敷高座種種莊嚴請一苾芻讀無常經者于止衆餘皆志
心燒香散花供養高座經典及散苾芻然後安坐合掌恭敬一心聽經各
觀己身無常不久磨滅令離世間入三摩地又請苾芻隨誦何呪呪無垢
水滿三七遍灑亡者上復呪黄土亦三七遍散亡者身然後隨意或安窣
堵波中或以火焚或尸陁林乃至土下以此功德令彼亡人百千萬億俱
胝那庾多劫十惡四重五無間業一時消滅見佛聞法畢證菩提畢字出
第七卷 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衆生臨終願生佛刹者當浴
身體着鮮潔衣燒香懸幡歌詠三寶讀誦尊經廣爲病者說諸因緣譬喻
言辭苦空非身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
色不久鮮當歸敗壞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出子出第
十二卷 何謂鬼邪之所惱 蓋無神物以臣侍 阿含經云若人初生
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人欲死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若千共一神護
行十善者猶如國王以百千人而侍衛之出字出第三卷 鬼且不能爲
鍛淹 人衰來除作災祥 譬喻經云有人沽酒鬼現來飲害主人曰明
日當有一人持羊身有金銀於湖中浴卒死不出汝可往取金銀保後無
憂明日主人伺候果見一人入水洗浴上岸着衣躃地而死酒師前諸取
得金銀後日鬼來主人問言我見此人着衣欲去乃死何不水中殺之鬼

答我只知人壽命罪福當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人富貴貧賤但欲使人作惡犯殺因人衰耗而性亂之語其禍福令人向之設祠祀耳 出玄五第十卷 壽量盡則二種死 不平等故九因緣 瑜伽論云何死謂由壽量極故此有三種謂壽盡故福盡故不避不平等故云何不避不平等故死如世尊說九因九緣未盡壽量而死何等為九謂食而度量食於不宜不消復食生而不吐熟而持之不近醫藥不知於己若損若益非時非量行非梵行此名非時死 出字五第一卷 智度云橫死者謂無罪而死或壽未盡錯投藥故或不順樂法或無看病人或飢渴寒熱等夭命是名橫死 形字五第六卷 寶積經云有二種死一者分段死謂相續有情二者變易死謂阿羅漢及辟支佛大力菩薩意生身乃至究竟菩提 千字五第九卷 生平多惡何無罪 垂終一念大為功 毗婆娑論云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可分別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口意善命終墮獄有人身口意惡命終生天阿難白佛故如是佛言是人先世罪福因緣已熟今世罪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正見邪見善惡心起垂終之心其力大故 對字五第三卷 諸經要集云彌蘭王問那先羅漢人在世間作惡百歲臨終念佛死後生天我不信復言殺一生命死入泥犂我亦不信那先問王如人持一小石置在水上浮耶沒耶王言其石沒也那先復言如人持百枚大石置在船上其船沒不王言不沒那先言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惡一時念佛乘船若舟不入泥犂便生善處何不信耶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佛經無舟之力便入泥犂何不信耶王言善哉那先復言愚人作惡得殃乃大智人作惡得殃乃小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燒一人不知兩人俱取然不知者其手大爛知者小傷作惡亦爾愚者不能自悔其殃乃大智者知不當為能自悔過其殃少耳 恨字五第十七卷 在時為善必上天 臨終因恚墮蛇中 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行草間見大蛇言和尚聞阿耆達王否答曰聞蛇曰我是也沙門言阿耆達王立佛塔寺功德巍巍當生天上何緣乃耳蛇言我臨終時道人持扇墮我面上令我瞋恚受是蛇身沙門即為說經一心樂聽不食七日命過生天却後數月持花散佛衆人怪之在虛空曰我阿耆達王蒙沙門恩聞法生天今來謝耳臨終侍人不可不謹病者心也 巧字五第三卷 經律異相云有清信士持戒精進因疾困甚婦大悲苦我何所依于何所怙夫聞愛戀大命將至魂神即還在婦鼻中化生一蟲婦哭不止時固道人往見其婦蟲從鼻出婦才脚踏道人告曰莫殺是卿夫壻

化作此蟲婦曰我夫奉經持戒何緣作此道人曰過起愛戀今生為蟲道人為蟲說法卿既持戒福應生天但坐恩愛墮此蟲中蟲聞意解命終生天 傳字五第七卷 斷命一稱那謨佛 由斯純善往生天 正法經云昔有人受人所囑斷命祭天既被持縛無所能避唯念諸佛一稱是言那謨沒馱耶言已命終生三十三天六十劫中受勝妙樂藥王軍菩薩白佛言此人何緣生彼佛言臨終純善相應發淨信心歸如來一稱那謨沒馱耶故是人即為深種善根又復於八十劫中得宿命智在在所生離諸煩惱息一切苦 丁字五第四卷 末後定力既現前 直使中陰而可轉 大毗婆沙論云室羅筏國昔有二人一人修善未嘗作惡一人作惡未嘗修善修善行者臨命終時順後次受惡業力故欻有地獄中有現前便作是念我一身中恒修善行未嘗作惡應生天趣何緣有此中有現前遂起念言我定應有順後次受惡業今熟此是地獄中有現前即自一念一身以來所修善業深生歡喜由勝善思地獄中有即便隱沒天趣中有欻爾現前從此命終生於天上作惡行者臨命終時順後次受善業力故欻有天趣中有現前便作是念我一身中常作惡行未嘗修善應生地獄何緣有此中有現前遂起邪見撥無善惡及異熟果若有善惡異熟果者我不應然由諸因果邪見力故天趣中有尋即隱沒地獄中有欻爾現前從此命終生於地獄如是中有於趣亦可轉耶 長字五第一卷 惡徒聞死便生驚 善者見亡何有畏 毗婆沙云若人不修福德則畏於死自恐後世墮惡道故多集福德死便生於勝處是故不應畏死頌曰待死如嘉客去如至大會多集福德故捨命時無畏 賞字五第一卷 下冷上暖乃善終 上冷下暖必惡趣 諸經要集云造善之人從下冷彌至臍已上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氣後盡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後盡生於畜生從膝以下乃至脚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也 群字五 臨終心識趣後身 不可說一與言異 十二因緣論云如人臨命終時心識為因是故得生後身心識而彼心識不可說一不可說異亦不離彼亦不即彼如是從燈生燈從印生印從鏡有像從聲有響從日從珠出生其火從子生芽如是等法不名異彼 臣字五第三卷 佛亦從壽今追甚 人命無常在呼吸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妙幢菩薩詞曰四佛說釋迦牟尼壽量無限云何亦現短促時四佛言釋迦於五濁世出現之時為欲利益衆生令生信解若見如來不般涅槃不生難遭之想所說經典亦不受

持所以者何以常見佛不尊重故譬如有人見其父母多有財寶使於財物不生希有難遭想所以者何於父母財物生常想故善男子彼諸衆生亦復如是若見如來不入涅槃不生希有難遭之想所以者何由常見故彼佛世尊不久住世善巧方便成就衆生 楞字五第一卷 四十二章經云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爲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飯食間佛言子未能爲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之間佛言善哉子可謂爲道矣 解字五第七卷 罪業報應經偈 水流不常滿火盛不久然日出須臾沒月滿已復缺尊榮豪貴者亦復過於是人身既易失不須生貪着 摩那經偈 譬如旃陀羅驅牛就屠所步步近死地人命復過是 徑字五第十七卷 古德頌 一盞孤燈照夜臺上床別了襪和鞋三魂七魄望中去天曉知他來不來 死生既至終難免 天地雖寬豈可逃 四不可得經云有兄弟四人遠家棄業山處閒居得五神通皆號仙人宿對來至自知壽盡各各思議吾等神足飛騰自恣所至無礙今當方便以免斯難於是一踊空中而自藏形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一入市中人鬧之處在中避命無常之對趣得一人何必求吾一入大海三百三十六萬里下不至底上於其中間無常之對

何所求耶一擘開山入藏其中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于時四人各各避命竟不得脫藏空中者便自墮地猶果熟落在山中者於彼喪己禽獸所噉在海中者爾時天命魚鱉所食入鬧市者死于衆佛既觀知謂此四人暗眛不達欲捨宿對三毒未除安脫此患佛說誦曰 雖欲藏在空善處大海中假使入諸山而欲自斃形以求不死地未曾可獲定是故精進堅無身乃爲寧 對字五第三卷 出曜經偈 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 般字五第六卷 無常殺鬼多寬濫 罪福陰司有秤平 法苑云宋武當寺沙門僧規因赴白衣家請無病忽死二日而蘇云那夜五吏閙門巷問喚喚有聲須臾五人秉炬火執信幡逕來入屋叱咀借規規遑怳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俄至一城外有立木長十丈餘上有鐵梁左右有匱貯土自有品數約十餘斛形如五升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在世時有何罪福規惶怖未答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須臾至長木下探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爲此人秤之既佛弟子

幸可度脫吏復上匱秤之秤乃正平將規至監官前辨之監官執筆觀簿疑遲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版來曰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矣監官曰教君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前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横收捕也汝命未盡今放還生勿屢遊白衣家殺兒取人亦多冤濫規曰横濫之厄以何能免帝曰作福爲善 府字五第三卷 兒亡父就閻王索父至兒訶此老愚 法句喻經云昔有梵志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能得道歸家娶婦生一男兒聰辯可愛七歲偶死梵志痛切我又無益不如往閻王所乞索兒命於是齋戒賫持香華發舍而去逕選前問閻王何許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婆羅門便前如問婆羅門慈其愚曰閻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到也當示卿方西去大川其中有城閻王常以四月四日按行必過此城可往見之梵志奉教而逕果見閻王答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七歲命終願王布施還我兒命王言卿兒今在東園中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前抱哭曰晝夜念汝汝寧不念於我兒今呵之曰癡騃老公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爲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須臾之頃唐自空手梵志泣恨而歸我聞世尊知人鬼

神變化之道復往白佛具陳兒語反以責我無父子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然而父子因緣合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着計爲己有沉溺生死惟有慧者不貪恩愛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得羅漢道 書字五第二卷 追亡功德七獲一 着力修營三七中 灌頂隨願往生經云普廣菩薩白佛父母親族命終或墮三塗八難之中受諸苦惱爲其修福得福多不佛告普廣爲此人修福者七分之中爲獲一也何故爾乎緣其前世不信道德故使七分獲一若以亡者嚴身之具堂宇室宅園林浴池以施三寶此福最多功德力强可得拔彼地獄之殃往生佛土復次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竟三七日罪福未定應爲修福代爲懺罪如餉遠人譬如世間犯罪之人望諸親屬救其危厄以福德力緣是解脫 普廣又白佛言若人在世不歸三寶不行法戒若其命終應墮三塗其人臨終方生是善得解脫不佛告普廣人臨終時得生此心無不解脫所以者何如人負債依附王者債主便畏不從求財此譬亦然天帝放赦閻羅除遣及諸五官伺候之神反更恭敬緣此福故不墮惡道解脫厄難隨願往生 不字五第一卷 塚塔精魂在彼否 升沉苦樂豈其中 灌頂經云阿難問佛若人造立墳塔是

人精魂在中以否佛言亦在亦不在阿難又問云亦在亦不在佛言其魂在者若人生時不種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爲惡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爲其修福是以精魂在塚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在云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德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人間受福及不信真正從盜遣罪墮在畜生餓鬼之中備受衆苦經歷地獄故言不在塚塔中也（出五母子經一卷） 祇是前兒來又去誤我五母起還悲 五母子經云沙彌年七歲出家得道自識宿命而笑曰我一身五母悲惱爲第一母子時隣家亦生然我短命母見隣子即悲惱也爲第二母子時天命早夭母若見人乳兒即悲惱也爲第三母子時十歲即亡母見我類兒食知悲惱也爲第四母子時少年先死母見同輩娶婦即悲惱也爲第五母子時七歲出家我母億念即悲惱也五母聚會各說其子咸增哀苦我念生死輪回如此當勤精進求道（出五母子經） 子孫弘善餓鬼歌兒女爲惡好人哭 譬喻經云佛與阿難到河邊行見五百餓鬼歌吟而行復見數百好人啼哭而過阿難問佛鬼何以歌舞人何以啼哭佛答餓鬼家兒孫爲其作福行得解脫是以歌舞好人家兒孫唯爲殺害無有興作福之者後大火逼之是以啼哭（出譬喻經） 一子遭蛇螫以死五親不顧達無常 五無反復經云梵志因見田夫之兒遭蛇螫死父殊不顧往觀其母亦不傷悲說向其婦亦說譬喻言與其婦喻如宿鳥至艱其奴喻如搭子如是五人俱了生死梵志問佛亦說生死本空（出某經） 雖具神通那免死 若能放下始無生 梵志異氏經云佛說梵志得四禪定具五神通善能說法閻王來聽不覺啼泣梵志云仁者何悲王曰師善說法爭奈七日後捨命來生我界志曰我得四禪定王曰亦不免惡業志曰如何可免王曰可問佛志即兩手持梧桐花上佛佛云放下着乃放下一手花佛復云放下着又放一手中花佛復云放下着志曰我兩手花俱已放下更放下什麼佛云放下中間底志頓悟無生法忍見（某經）

螽

洪武正韻陟隆切詩注螽斯蚣蝑也陸璣疏曰蝗類也釋文云一名斯螽蘇轍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或曰九十九子子名阜螽又名蝝許慎說文螽蝗也从䖵冬聲夂古文終字職戎切蠑螽或从虫衆聲爾雅阜螽蠜（[illegible]）草螽負蠜（[illegible]）蜇螽蚣蝑（[illegible]）蟿螽螇蚸（[illegible]）土螽蠰谿（[illegible]）螽醜奮（[illegible]）

（[illegible]）顧野王玉篇螽（之戎切）蝗也亦作螽郭忠恕佩觿集螽螽上之容翻螽斯也下古蜂字司馬光類篇𧒂又之仲切方言蠓蛄謂之蝝蛉吴棫韻補叶音皮亡切毒虫王逸九思陸車兮伶僕將馳兮四荒不塞兮見蠡出門兮觸螽戴侗六書故艸螽飛躍以股鳴者詩云螽斯羽又曰五月斯螽動股（[illegible]）蝗（[illegible]）也郭守正紫雲韻之中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螽螽（[illegible]）螽蝝（[illegible]）楊桓六書統照母螽（[illegible]）鑫（[illegible]）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本作螽从蚰夂聲夂音終今作螽陸佃云螽从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𧕎十月有螽災也阜螽即蝗也一生九十九子信宿即飛錢氏詩詁曰螽斯以喻子孫之多斯乃助語非螽也毛鄭誤以螽斯解螽斯孔氏因指爲蚣蝑非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螽照兮切螽名蝗類作螽螽非今詩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 韻會定正字切知公知真蝗螽

篆書 [illegible]（石經） [illegible]（汗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並集韻） [illegible]（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illegible] [illegible]（並徐鉉篆）
韻 [illegible] [illegible]（並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六書統） 草書 [illegible]（張鄭溪） [illegible]（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王申子類傳食苗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蠈皆螽也禮記月令仲冬行春令則蝝蝗爲敗今按爾雅草蟲負蠜蜇螽蚣蝑也阜螽即蝗也錢氏曰詩螽斯斯乃助語如鷽斯鹿斯之類非蜇螽也毛鄭誤以蜇爲螽斯先儒因指爲蚣蝑非也蚣或作蜙字書云古文也

螽斯

詩周南螽斯篇螽斯羽詵詵兮（[illegible]）陸佃埤雅（[illegible]）螽斯蟲之不妒忌一母百子也故詩以爲子孫衆多之況鵲巢言夫人德如鳲鳩能均養七子而已是詩乃稱后妃之子孫衆多如此者蓋太姒則百斯男文王之所以聖也文王之所以聖者天道也召南則人道而已何足以與此華封人曰祝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華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螽斯一名蚣蝑亦或謂之蚣蝑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股黑有文五月中以兩

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詩曰五月斯螽動股言斯螽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曰螽醜奮蓋於是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故列子以為臣力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蔡邕月令曰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炸蜢善害田稼公羊曰螺何以書記災也蝝何以書記異也字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而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

阜螽

詩召南草蟲篇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賦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敬齋先生古今黈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注云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疏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禮以禮相求呼疏曰此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兖州人謂之螣許慎曰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李子曰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螽即蝗類草蟲喓喓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為蝗又雜以常羊負蠜蠜螣蝗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有疑者致可以意求之勝者不卓不勝則卓矣陸佃埤雅阜螽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爾雅曰阜螽蠜草蟲負蠜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也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言大夫妻求而往疾於聽從如此秋杜之詩亦云者蓋言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故從役之夫婚姻得以及時如召南之詩也夫豈特大夫而已蓋其下者歸亦以時得及婚姻祭祀耕蠶之事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赫赫南仲玁狁于夷也一曰虹蜺即負螽也亦以類應草蟲鳴于上風負螽鳴於下風而風化博物志云蜾蠃亦取阜螽子呪而成己子

斯螽

詩豳風七月篇五月斯螽動股傳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

飛螽

南史梁本紀武帝太清二年益州市有飛螽萬餘螫人死計月

春秋書螽

秋螽左傳桓公五年秋螽杜預曰蚣蝑之屬爾雅蚣蝑乃斯螽蚣蝑也宣公十三年秋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三年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十五年秋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八月螽僖公十五年八月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五年八月劉向以為先是僖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為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丘比三年在外詳見本志宣公六年八月螽西漢書五行志六年八月劉向以為先是時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襄公七年八月螽西漢書五行志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九月螽哀公十三年九月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詳見本志十二月螽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丁氏曰螽蝗屬也今乃螽出於十二月時生於冬是皆不為百姓之害者也何以證之按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火伏十月也西流七月也明之十二月夏正十月也而大備西戎螽螟不息蓋曆誤爾西漢書五行志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螽凡螽螟月螽七螟二惟秋初不月螽三螟一俱經無書七月螽者凡秋螽不月宣七月也螽始出則為災災不止比一月蝝不月蝝生不月宣十五蝝成螽乃為災災不在此月故不月穀梁傳曰甚則月不甚則時其義未當凡螽災多書時明累月有之不在一月也其書月者即當月有之不逾月也其書時者即逾月有之也其記

蟲及禽獸以異書者但記其異故不假日月也石光霽鈎玄書此人螽蝗也明人食葉曰螣音特蝗也明人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生冬之土中史書之凡蝝生而轉為害是以記之書螽記災也爾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聖人以為民之大事故書夏膳閑評春秋書螽只曰螽詩以螽斯名篇猶是借詩之二字其間往往有如此者豈可云言若螽斯斯乃是助語與菀彼柳斯蓼彼蕭斯之斯同此序詩者之失也遂使後世竟以鸒為鸒斯而不悟如楊子雲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鸒斯者皆詩序有以啓之爾胡安國通例螽於月有之則月志於時有之則時志工事之實見災之大近興異之殊數也玉堂閑話蝗之為孽也蓋沴氣所生其臭腥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故詩稱螽斯子孫眾多螽斯即蝗屬也羽翼未成跳躍而行其名曰蝻晉天福之末天下大蝗連歲不解行則蔽地起則蔽天禾稼草樹赤地無遺其蝻之盛也流引無有不至浮河越嶺踰池塹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禦穿戶入牖井溷填咽腥穢林帳損齧書衣積日連宵不勝其苦鄆城縣有一農家豢豕十餘頭時于陂澤間值蝻大至群豕躍躍食之斯須腹飫不能運動其蝻又饑嗌齧群豕有若堆積豕竟困頓不能禦之皆為

所殺至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樹而枯死所謂天生殺也 雨螽春秋公羊傳文公三年雨螽于宋雨螽者何死而墜也記異也 何休注螽也不言如雨言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也解經氏曰雨螽于宋自上墜有似於雨者非也故書趙氏曰自空而下人多有似於雨墜代有雨毛雨血雨土字是也惡使左氏謂墜而死公羊謂死而墜皆無可考未知然否 春秋例要隕而有見於下曰雨 西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為螽為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邾 詳見本志令使後代史志蝗有遇風而墜者有因大雨而墜者有墜而死者有傳為災者 通志災祥畧春秋魯襄公二年雨螽于江史記曰魯文公三年雨螽劉向以為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

衆

洪武正韻陟隆切多也又姓从目从㐺三人為㐺㐺音吟衆立貌又送韻 爾雅濼貫衆 郭璞注葉圓銳莖毛黑布地冬不死一名貫渠廣雅釋曰藥草名也一名濼一名貫衆本草云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虎卷一名篇符一名伯萍一名藥藻此謂鳩頭同江云葉如大蕨形色毛芒全似老鴟頭故名之衆秫 張揖曰衆一名秫謂黏粟也說文云稷之黏者也與稷相似米黏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似禾而麤大者是也 丁度集韻之戎切 楊桓六書統知母衆此本之仲切人聚也借為此聲 說文从衆 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又姓左傳有衆仲衆父以字為氏字濮傳義衆職戎切 蘇同上 趙謙聲音文字通衆照弓切見太發此方音 韻會定正字切知公知真運衆

篆書 [seal] 六書統　隸書 [seal] 六書統

衆氏

千家姓商音魯郡 古今姓氏辯證衆名世曰出自姬姓魯孝公生公子益師字衆父其孫仲以王父字為氏春秋衆氏音中 舊姓書皆作去聲誤矣

衆仲

通志春秋列傳衆仲魯大夫公子益師之子也益師字衆父以父字為氏爲隱公之四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欲宋公陳侯蔡人從州吁伐鄭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歲州吁如陳衛石碏使陳人執之而殺之於濮五年公考惠公夫人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以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氏族之源興於此焉

霟

洪武正韻陟隆切又陰小雨 許慎說文霟 从雨衆聲明堂月令曰霟雨 臨戎切 司馬光類篇之戎切又之仲切 戴侗六書故通作衆 楊桓六書統知母霟 統作霟 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 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弓切 韻會定正字切知公知真運霟

篆書 [seal] 說文見杜从古集古文韻海　[seal] 六書統　隸書 [seal] 六書統　草書 [seal] 群手植也 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九十

容

慕容德

晉書載記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抱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從進暐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通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遂次滎陽，言於暐曰：昔句踐捷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群臣咸以爲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訣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今永既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群豎從橫，逆虜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勑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脩，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二十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群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於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群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己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群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

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効，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閭丘羨、寧朔將軍鄧容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瓌。初，苻登既爲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竇之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將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蓄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

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容護、封逞、韓諄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淺，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

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冠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中籙。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曆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擬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魁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

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魏書云：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德因讌其群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己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不奉太后動止，便

即西如張掖以死高勃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
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
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高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
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
撫其妻子明年德如春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
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
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壟其禮蓋政在
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
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
足因目牛山而嘆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
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
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
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
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
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
戰于濟北之摽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諱上疏曰二寇遺誅國恥未雪
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
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
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
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遺甿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
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今群凶僭
逆寔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
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
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熏燒公避課役擅爲姦
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不宜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
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
鞅之刑悅綰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
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
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
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
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劒恣飛馬之雄辯
奮談天之逸辭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墳

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
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
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
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
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
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正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
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
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
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
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
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
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于茲桓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
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鄉舊之卒接厭亂
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
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
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彊
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
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
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
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
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
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埽除逋
孼然後宜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
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
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
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
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慚昔人也雅之等
頓首答曰羣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雖則萬隕
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爲前鋒慕容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
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
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
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

敍境內于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卽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爲
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僞謚獻武皇
帝魏書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
君之命皇女水所知超固請終不許立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

慕容超

晉書載記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
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
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
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
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
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
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
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
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
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
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
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

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
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
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
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
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
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鎭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
爲太尉麴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
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
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
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鎭方外
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
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
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遘初超自長安行
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鎭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
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
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

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
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
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
尋遣慕容鎭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
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群盜襲石塞城殺鎭西大將軍
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
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鎭剋青州
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
苦之其僕射韓諄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
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
此爲焉本旣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皐陶作士
刑之不可已也 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
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
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
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經之先聖不
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令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

育旣廣懲慾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
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
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
裂之刑烹煑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
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
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
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
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群下議
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旣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
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
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
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
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旣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
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
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
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

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使至衿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况遁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于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遣小國之臣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正旦朝群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𧨏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大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

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頹爲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右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群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勑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强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若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諄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險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慕容鎮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群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

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
尚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
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横勢成脣
齒今有危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
請楚師不出乎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
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蒲乞師于姚興求救裕師圍城四面皆合
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
奔于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
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
乃遣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
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
外仗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
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
侍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
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
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

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
可謂天喪弊邑而賢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救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
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
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
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
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
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
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鋭勸超出
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
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
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
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
弱病者太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
尫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
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
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板屋蒙

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
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
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
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
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
以義熙六年滅　泛說慕容熙之立也年始十八在位六年年二十三爲馮
跋所弒時義熙三年也超之立也年始二十在位六年年二十六爲劉裕
所執送建康市斬之時義熙六年也當熙淫縱時晉室雖微劉裕甫起姚
秦元魏氣燄方熾至如傉檀蒙遜李暠及柔然蒜丹劉勃勃吐谷渾之屬
日夕智力相吞噬而熙實殘析踩燼偃然自得恣爲不道樂其所以亡者
其愚騃固不足齒而超雄偉有持守累經多難既歸依叔父獲承舊物而
用匪其人戮成大亂乃欲鑊烹爲法慘若申咸而又專固自矜寡謀妄與
輕以區區之齊挑撓江左今日陷宿豫明日取濟南犬
羊爲讎兵連禍結好皮疑骨首授國燼何不思之甚乎

慕容鍾

晉書載記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

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
規挾威權慮鍾抑己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
守歸義侯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匡君
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俶儻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
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
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己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纘已成之基居霸者之
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頹家
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
不幸也　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爲功奄有青土淫
名域中超承僞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霑露

慕容白曜

魏書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琚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

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宮高宗
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
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
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

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碻磝以為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既而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以一旬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剋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為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憘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憘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

壽盜彧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縣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為書以諭之曰天棄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姧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即潰散首裏城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踐躡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諭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為高不悛為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闔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為援何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

深思重慮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諠雜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為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為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為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冤之贊見尉元傳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白曜弟如意

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疆啓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仗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君闇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櫬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顛沛矣尋覽其事常為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夫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擁兵十萬仗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璧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違逆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恟恟莫不南顧時兵役既

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纊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揖旆効順軍門文靜崇仁棄成寘海沃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荆漢及青州化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克定進彼東南永為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筭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靜爵命亦隆榮曜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偽亂真朱紫難辯傷惠未康合門屠戮馮熙盛德蔑介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秉鉞啓藩折衝獻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年勤於戎旅之際艱關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既夷身歷高實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撓倖更邀非望者乎且於時國家士馬此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王將驍雄接鉀在所莫不殉忠死難効節奉時比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兵營伐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與圖存離敗之民不可與語勇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要寧不知士民之不可稱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為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半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照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愍僵冤之魂使合棺定謚踐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可以獎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齋鑒照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為中散遷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為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見群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覺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適蒙曲照處忝令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為求退遷宰官令徵好碎事頗曉工

作主司廚宰稍以見知又營洛陽基構征新野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典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祿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虜將軍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克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逸不敢復姓皆以輿為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號征虜將軍甚得邊民情和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耽淫酒色不事名行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忠賞粟二百石

卒贈幽州刺史孫

善儀同開府主簿

慕容紹宗

北齊列傳慕容紹宗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於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語深沉有膽略爾朱榮即其從舅子也值北邊撓亂紹宗攜家屬詣晉陽以歸榮榮深待之及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業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剪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謂可爾不紹宗對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憤惋共所棄之公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長策深願三思榮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縣子尋進爵為侯從高祖破羊侃又與元天穆平邢杲累遷并州刺史紇豆陵步藩逼晉陽爾朱兆擊之累為步藩所破欲以晉州徵高祖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才雄氣猛英略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忽輒相猜阻橫生此言便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高祖共討步藩滅之及高祖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為長史又命為行臺率軍壺關以抗高祖及廣阿韓陵之敗兆乃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今豈至此兆之敗於韓陵也士卒多奔兆懼將欲潛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義徒軍容既振與兆徐而上馬後高祖從鄴討兆於晉陽兆窘急走赤洪嶺自縊而死紹宗行到馬突城見高祖追至遂攜榮妻子及兆餘衆自歸高祖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謀兵略時參預焉天平初遷都鄴庶事未周乃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二年宜陽民李延孫聚衆反乃以紹宗為西南道軍司率都督厙狄安盛等討破之還行揚州

刺史尋行豫州刺史丞相府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於高祖云慕容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其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西魏將獨孤如願據洛州梁潁之間寇盜鋒起高祖命紹宗率兵赴武牢與行臺劉貴等平之進爵爲公除度支尚書後爲晉州刺史西道大行臺還朝遷御史中尉屬梁劉烏黑入寇徐方令紹宗率兵討擊之大破因除徐州刺史烏黑收其散衆復爲侵竊紹宗密誘其徒黨數月間遂執烏黑殺之侯景反叛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轉封燕郡公與韓軌等詣瑕丘以圖進趣梁武帝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等率衆十萬頓軍寒山與侯景掎角擁泗水灌彭城仍詔紹宗爲行臺節度三徐州二兗州軍事與大都督高岳等出討大破之擒蕭明及其將帥等俘虜甚衆乃迴軍討侯景於渦陽于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於是與景接戰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軍還別封永樂縣子初高祖末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立功效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之入據潁州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堰洧水以灌

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恒有蓐髮昨來蓐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蓐者筭也吾一筭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船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九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贈使持節二青二兗齊濟光七州軍事尚書令太尉青州刺史謚曰景惠除其長子士肅爲散騎常侍尋以謀反伏誅朝廷以紹宗之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饗世宗廟庭士肅弟建中襲紹宗爵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大將軍疊州總管史王貫見北齊列傳及隋傳隋書列傳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破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爲行軍總管三藏爲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爲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爲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産繁孳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聞兔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党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爲澧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賛見趙
才傳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九 一東

容

慕容寧

文苑英華庾信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昔在啟書懋賞周禮議勳諸侯計功大夫稱伐惟師尚父昆吾載寶鼎之銘王命尸臣徇邑傳琱戈之賜故知太上立德明試以功存有顯爵之榮殁有大名之貴是天不弔其惟楚國乎可以旌德景鍾勒勳彝器式昭盛美載揚洪烈者焉公諱寧字永安昌黎徒河周書作何人也都尉總六縣之鄉名山稱五岳之佐燕太祖文皇帝慕容廆以當世英雄奄有河朔趙之南境且建王城冀之北土仍爲輿國公即廆之苗裔家世燕臣高祖侍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保録尚書北地王慕容超之世番昇王室詳之燕録可得稱焉曾祖尚書符若因魏室之難改姓豆盧仍爲官族祖仕魏文成皇帝考早亡朝廷以庸勳攸屬恩深追遠保定三年有詔贈柱國將軍少師涪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公稟氣中和降祥川岳岐嶷表竊貫之年通禮稱綺紈之歲夙著奇節幼表大成兄弟

分棗便知推讓賓客解鈴曾無怯色永安元年太宰元天穆魏室滿疑輔握兵淮右撫權江南公時任別將便從征伐自是長城破石必先行陣秦南隴西無當矢石梗疑降衆勝莫不前驅策勳行賞常居第一永熙元年補子都督并加鼓節軍儀除桑乾太守轉補都督其年以魏皇西幸奉迎大駕賜封河陽縣開國伯增邑三百户俄遷大中大夫改伯爲侯增邑合九百户仍授使持節都督顯州諸軍事顯州刺史四年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其年秋河橋之役先登破陣遷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沙苑之功加封合前二千户俄授數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外深推轂内侍集書十五年授右衛將軍十六年授大將軍後魏元年重授數州刺史公以先經刺舉固辭不就三年改封武陽郡開國公除尚書僕射職惟贊奏任居封掌分左右之傳兼典舉之選屬以江南阻兵諸宮邊敵軍機警急鋒鏑縱橫公奉命星言元戎啓路總秦人之銳士兼荊户之廣卒水龍競雙刃之勢步騎陳四分之威夷陵既燒黔中方定旋軍反旆解甲休兵其後鳳州内判成都外絕公又總督衆軍冕乘即道兵不血刃並皆擒獲遷其酋豪納其降附皇朝受終文祖革命神宗選賢與能改弦創制爰登册書授公柱國增邑四千户二年授同州刺史衿帶關輔膏畜秦晉編户殷積郎關備峙藩籬是任親賢勿居公建隼旟作牧褰帷行部六條斯舉百城咸歡三年授公大司寇又以公勳庸特著册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户蓋因破侯方仁等於荊陝即其地而封焉逖紏王慝弛張刑政式遏寇虐於是御之以寬猛柔遠能邇然後平之以和舜任皋陶不仁者遠晉舉隨會群盜皆奔保定四年授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況痼彌留保定五年三月四日薨于私第春秋六十有二詔贈其官謚其公禮也十月庚申葬于洪瀆之川輀綍毀宗客車舁道玄甲被屬國之兵介士陳輕車之騎充善令終生榮死感嗚呼哀哉經德秉哲體道居貞覆責思沖居盈一作滿念禎滏汶千畝不能變其清濁高牆百仞無以測其汙隆立身行己居安如遂亡躬殉義視嶮若夷至於將略應變出奇設伏太一風角之占常從星辰之候樓船戰陣之録强弩馳射之書莫不動會機神發符雷電梯衝所向地靡百樓之城長戟所臨野關疑三門之陣是以斬將搴旗四十三戰尊官厚禄三十七年武彰七德之義歌誦九功之業迹紀庸器之文行昭易名之典昔臧文既殁穆叔稱其立言鄭僑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德陽青石之墓千年未平枝江白虎之碑百代無毁敢因斯義乃作銘曰邊水之東冀州之北既曰都尉兼稱屬國斂氣餘勇雄邊遺則孝實天經忠爲令德

冠冕世稱儀形亂俗被燕丹風漸英藺劬勞行役辛苦行陣勇過瀰驍氣踰充震王國克生思皇多士溫溫恭人謙謙君子擁旄仗節出蕃入仕持節五朝建旟千里時逢改作名載累勳淮陰召拜昭陽破軍職司刑政獄慎深文況羊不飲崔盜無聞巴庸薄伐江漢專征軍總四校兵兼七營還長擊短從實先聲增壘威敵減竈潛兵鐘鳴夜漏晞露朝陽邑里蕭索帷幄荒涼豐碑下振題湊遷宮臨樗里臺傾孟嘗宅兆戒期遠辰告葬德遺身後名昭沒世館舍長捐泉扃永閟要嬰悼喬柳莊悲衛風秋北原日沒川逝葬田舊頃客土新封溪澧片石劔掛孤松清徽令範千載遺蹤

慕容儼

北齊列傳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慕容廆之後也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武平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持節都督滄恒二州軍事恒州刺史儼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工騎射正光中魏河間王元琛率衆救壽春辟儼左廂軍主以戰功賞帛五十疋軍次西硤石因解渦陽之圍平倉陵城荊山戍梁遣將鄭僧哥要戰儼擊之斬其將蕭喬梁人奔遁又襲破王神念等軍擒二百餘人神念僅以身免三年梁遣將攻東豫州大都督元寶掌討之儼爲別將鄭海珍與戰斬其軍主朱僧珍軍副秦太又擊賊

王奇於陽夏平之。李昌中爾朱榮入洛。授儼京畿南面都督。永安中西荊
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肓太守宋帶紉謀叛。儼乃輕騎
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迎。帶紉遑遽惶恐。不知所
爲。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又破梁將馬元達、蔡天起、柳白嘉等。累有
功。除強弩將軍。與梁將王玄真、董當門等戰。並破之。解穰城圍。尅復南陽
新鄉。轉積射將軍、持節豫州防城大都督。尒朱敗。與豫州刺史李思歸高
祖。以勳累遷安東將軍、高梁太守。轉五城太守。北史云。見東雍州刺史畣
相樂長揖而已。本村以下。數至其罪。乃謂儼曰。卿君少爲群下至節。儼攘
袂曰。吾欲觀如此。恒望入賊。豈可升人。神武嘆三人。左遷不和。徵相樂還
鄴。以儼代爲刺史。遷東荊州刺史。行汾長社。忽爲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
賊張倫。爲守人王榮祖杜效黃兒。神武仍授以軍司共榮平倫。始得逃州
沙苑之敗。西魏荊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
鸞軍。追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時諸州多有翻陷。惟儼獲全。進
號鎮南將軍。武定三年。率師解襄州圍。頻使茹茹。又從攻玉壁。賜帛七百
疋。并衣帽等。五年鎮河橋五城。侯景叛。儼擊陳郡賊。獲景麾下庫狄昌、賴
及僞署太守鄭道台、兗州刺史王彥夏、行臺狄暢等。擒斬百餘級。旋軍項

城。又擒景僞署刺史辛光、并及蔡遵、并其部下二千人。六年除譙州刺史。
屢有戰功。多所降附。七年。又除膠州刺史。天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三年
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莅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師師
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略兼濟、忠勇過人。可受
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爲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
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
荻筏。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
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
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歘起。驚濤涌激。漂斷荻筏。約復以鐵
鎖連治。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荻筏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
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柵置營。焚燒坊郭。產業皆盡。約將戰士
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
之。擒五百餘人。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疎頹壞。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又
造船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衆五萬。與瑱約合。軍夜來攻。擊儼
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
不與。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絕。無以爲

計。唯煮槐楮桑葉并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靴皮帶筋角等物而食之。人
有死者。即取其肉火熟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
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顯祖以
城在江表。據守非便。有詔還之。儼望帝悲不自勝。帝呼令至前。執其手。持
儼鬚。脫帽看髮。歎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自古忠烈。豈
能過此。儼對曰。臣恃陛下威靈。得申愚節。不屈豎子。重奉聖顏。今雖夕死
沒而無恨。帝嗟稱不已。除趙州刺史。進伯爲公。賜帛一千疋。錢十萬。九年
又討賊有功。賜帛一百疋。錢十萬。十年詔除揚州行臺。與王貴顯、侯子監
將兵衛送蕭莊。莊莘罪默若秋二城。與陳新蔡太守曾悉達戰。大地洞破走
之。又監蕭莊王琳軍與陳將侯瑱、侯安都戰於蕪湖。敗歸。皇建初。別封成
陽郡公。天統二年。除特進。四年十月。又別封猗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
一枚。胡馬一疋。五年四月。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出爲光州刺史。儼少
任俠。交通輕薄。遨遊京洛間。及從征討。每立功效。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
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卒贈司徒、尚書令。子子顯
給事黃門侍郎。北史云。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司武帝平鄴。要其子送款。俗
之子含初王子才。鄴子叔書云。云行臺武王之降。子曾不與俗爲。北面擒

吳。然後奉令爾朱將帥義旗建。後歸順立功。竟武威。牒舍樂。代郡范舍樂
亦致通顯。牒舍樂。少從爾朱榮爲軍主。統軍。後西河領民都督。爾朱兆敗
率衆歸高祖。拜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都督隸侯景。破賀拔勝於穰
城。又與諸將討平青兗荊三州。拜鎮西將軍、營州刺史。天保初。封漢中郡
公。後因戰沒於關中。范舍樂有武藝。筋力絕人。魏末從崔暹、李崇等征討
有功。授統軍。後入爾朱榮軍中。頻有戰功。授都督。後隨爾朱兆破步落稽於
梁郡。高祖義旗舉。棄兆歸信都。從高祖破兆於廣阿、韓陵。並有功。賜爵平
舒男。每從征伐。多有剋捷。除相府左廂大都督。尋出爲東雍州刺史。世宗
嗣事。封平舒縣侯。拜儀同。天保中進位開府。又有代人庫狄伏連。字仲山
少以武幹事爾朱榮。至直閤將軍。後從高祖建義。賜爵蛇丘男。世宗輔政
遷武衛將軍。天保初。儀同三司。四年除鄭州刺史。尋加開府。伏連質朴。勤
於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所。以此見知。鄙吝愚狠。無治民政術。及居
州任。專事聚斂。性又嚴酷。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加以
捶撻。逼遣築牆。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瑯琊王儼殺和
士開伏誅。伏連家口有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
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此豆因何而得。妻對向於

食馬豆中分減充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侍婢一人專掌管籥每庫檢閱必語妻子云此是宮物不得輒用至是簿錄並歸天府。

北齊書列傳。吐谷渾傳

慕容諾

冊府元龜唐高宗乾封元年五月，封河源王慕容諾曷鉢爲青海王。

慕容彥超

五代歐史雜傳：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爲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糞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爲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泰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兗，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詬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弑于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其間謀反。又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爲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出兵攻沭陽，爲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待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杜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才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發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鄭分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爲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後周兵圍城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鋌，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纂誤：周兵犯京師，隱帝遣彥超副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今按隱帝紀，則彥超先戰敗而後益降周，紀傳不同，必有誤者。彥超力戰于七里，今按本傳則明日方戰，是時未戰，安得云力戰乎。

慕容延釗

宋史列傳：慕容延釗，太原人。父章，襄州馬步軍都校。延釗少以勇幹聞。漢祖之興也，周祖爲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周廣順初，補西頭供奉官，歷尚食副使、鐵騎都虞候。世宗即位，爲殿前散指揮使都校，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督左先鋒，以功授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遷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從征淮南，改龍捷左廂都校、淞江馬軍都部署，歸朝，復爲殿前都虞候，出

爲鎮淮軍都部署顯德五年世宗在迎鑾江口聞兵入舟數百艘泊東沛
洲即命延釗與左神武統軍宋延偓討之延釗以驍騎由陸進延偓督舟
師沿江繼進大破之淮南平還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淮南節度恭帝即位
改鎮寧軍節度充殿前副都點檢復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太祖即
位延釗方握重兵屯真定帝遣使諭旨許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
所部兵按治邊境以鎮靜聞太祖嘉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二品
避其父名故也李筠叛初命與王全斌由東路會兵進討俄爲行營都部
署知潞州行府事及平加兼侍中詔還澶州建隆二年長春節來朝賜宅
一區表解軍職徙爲山南東道節度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是冬大寒遣中
使賜貂裘百子氊帳四年春命師南征以延釗爲湖南道行營前軍都部
署將延釗被病詔令肩輿即戎事賊將汪端與衆數千擾朗州延釗擒之
磔于市荆湘既平加檢校太尉是冬卒年五十一初延釗與太祖友善顯
德末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延釗爲副常兄事延釗及即位每遣使勞問猶
以兄呼之洎寢疾御封藥以賜聞其卒慟哭久之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
王錄其子弟授官者四人子德業德豐德鈞德業至衛州刺史德鈞至尚
食副使延釗弟延忠歷內殿直供奉西頭官都知至磁州刺史延卿至虎

捷軍都指揮使延卿子德琛

宋史論述見韓令坤傳下

慕容德豐

宋史列傳慕容德豐字日新幼聰悟延釗愛之嘗曰異
吾門必此子八歲授山南東道衙內指揮使延釗
卒授如京使開寶中從征太原領御砦南面巡檢又爲揚州都監征南唐
爲洞子都監城既下命爲昇州都監市肆安靜澤國富饒使者多裹金
帛德豐獨以廉潔聞俄領蔚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知慶州兼邠寧都巡
檢嘗破小遇族奪名馬數十疋詔書褒諭居任九年以簡靜爲治邊鎮安
之雍熙四年使登萊閱強壯及還録西上閤門使是冬出爲定遠軍鈐轄
命領後陣中隊別將萬騎以禦邊寇淳化二年進秩東上知邢州三年改
判四方館事出知延州時侯延廣知靈武或言其得西夏情僞強難制命
德豐代之就賜白金三千兩會廷使名改爲四方館使未幾以所部不治
徙知慶州俄又改靈州兼部署穀價湧貴德豐出私廩振饑民全活者衆
轉引進使賊入境德豐率兵擊走獲羊馬甚衆咸平二年遣客省使知鎮
州召對使生撫慰甚至是冬遼人南侵德豐繕兵固守餉饋不絕詔獎之
三年改滄州德豐輕財好施厚享將士在西邊時毋留京師妻孥寓長安

原殘缺

貧甚真宗聞之特詔給團練使奉踰年進領州團練使知貝瀛二州五年
卒年五十五家無餘財
日綴承制史論見韓令坤傳下
補供奉官累遷內殿
須衆十萬餘舟千
焚其舟

慕容[illegible]

艘來寇與
賊剿開州
二副使咸
北汉奪耕牛
刺史復任峽
天禧初改右

之不齋與夫
授室融息

慕容户

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 撤
諭令據回中到擬狀謚曰文 言曰宗寧紀元
之初上方躬親聽斷勵精庶政修遵制勝功之治求賢如弗及輔弼大臣
道爾以副側席之求凡所薦引皆召見賜對天子親訪納焉時公在選中
比入對論議有餘胃然勤丹扆亟擢儒館上方欲褒顯異才以勸多士於
是閑歲未幾不累遷遂持橐近班要途華貫翺翔殆周公屢遇持異恩竭

底蘊以報眷知益自激昂以赴功名之會所歷咸有可紀儒學彬彬譽望
蔚然爲一時聞人嗚呼亦可尚已既終于官其家狀公行于朝命謚于太
常謚法曰德美才俗曰文能善兄弟曰友以是易名於行不浮請得而論
之公天資穎悟人也自初就傅其默識彊記固已過人閱書一再過輒不
忘既仕益自力於學藏書至數萬卷遂食即研精其間自六經群史諸子
百家之學靡不洽通故其所蓄雄深閎博放爲詞章遂然根柢理致代言
西掖摛直北門凡所草定援筆立成溫厚典雅炳然可觀士大夫稱之號
爲近古豈不曰德美才俗者乎公天性篤孝事繼母尤極謹順先意承志
比終昔如一日撫先德之遺澤抱弗洎之深悲常慨然曰獨可致力友愛
于我諸弟庶慰怵惕之思焉於是撫育訓誨誠意篤備世賞未先其息必
徧同氣雖法必任子者亦力請于朝以及之吹噓汲引唯恐後用能咸被
采擢華萼扶疎聯榮一時世之稱友愛者必以公爲言豈唯族婣鄉里慕
之縉紳之士莫不推之上至於天子亦聞而嘉獎之蓋其因心力行故久
而益篤厥聞顯著如此豈不曰能善兄弟者乎考論公行被之以此謚其
誰曰不宜方公居諫垣則持論堅明風望隱然貳銓曹則藉邑亢後條目
以絕吏姦守汝海則能以寬惠得民心長秋官則禁妄擧正叙法頒斷比

以杜獄奏之路寬罪之類者以廣上恩才周於用故所居底績宜不一而
已也若夫官師論謚獨綴取行己之善其尤較著者以垂不朽云謹議奉
議郎守考功員外郎吳巖夫伏承太常寺謚議如前謹按上公天資警悟
學術過人自其少時已能奮勵力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識者固知其遠
到矣紹聖間朝廷設宏詞以待文學之士公與同輩試于有司一舉而得
之自此名聲上達聖主銳意圖治網羅英俊用之惟恐不及公於是時首
被識拔召對便殿擢眞書林更踐華要皆以才能見稱未幾進直西垣一
時誥命多出其手文章典雅士夫傳播以爲深得代言之體出入禁闥謀
謨議論爲不少矣而公愼密不泄以故罕有聞者方將進用不幸云亡此
朝廷之所深惜也嗚呼公之持橐幾二十年出處進退終始之節皆可考
考至於內行脩飭孝友純篤出於天性則又有不可掩者世賞必先同氣
而不以私其子撫育教誨迄用有成數年之間諸弟繼踵登朝寔以光顯
矣然猶分俸祿以給其不足此又人之所難縉紳之論莫不以此多之天
子亦聞而稱獎焉身歿之後室無私藏聖恩矜恤隱終之典於數尤縟太
常采摭衆論請以文友二字謚公之名名稱其實不爲虛矣當部準例於
都省集合省官同衆詳酌協令式請有司準例施行謹詳定訖連具狀申

都省取裁奉太宰判准謹具申都省伏候指揮勅旨仍付所司宣和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宣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尚書吏部
故通奉大夫守刑部尚書致仕河南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贈銀青光祿
大夫慕容某謚曰文友牒奉勅牒至准勅故牒宣和二年三月日書令史
武純給考功員外郎吳岊夫考功員外郎黃叔敖侍郎王鼎侍郎盧法原
尚書蔣猷　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擧南京鴻慶宮蔣瑎撰文友公墓
誌　政和七年夏五月通議大夫刑部尚書慕容公疾病拜疏上還印綬
天子閔以職事勤公詔以通奉大夫刑部尚書致仕是月壬子薨于寢享
年五十有一上聞震悼制贈銀青光祿大夫賻贈加等又以御府錢二百
萬賜其家宣和元年二月甲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滁嶺之原公諱某某字
其先曹魏時建國爲率義王歷晉隋唐世有顯人五代時閬州刺史贈太
保某於公爲四世祖太保二子長曰某國初以功封河南王季曰某爲磁
州刺史生右衛將軍諱某家于滏陽隨子官宜興卒葬焉故今爲宜興人
右衛生少師諱某於公爲考少師三娶周氏沈氏蔣氏累贈崇崇嘉國太
夫人公沈出也幼卓偉不群六歲喪母哀毀如成人默識彊記讀書一再
過輒不忘嘗有異人語少師曰是兒手有從理足有二黑子他日必貴視

之信然切未之見也少長銳志於學痛自砥礪窮經綴文不少懈出與諸
儒試常爲魁首薦冠登元祐三年進士第調主池州銅陵簿改少師宥館
舍公承訃號絕哀感行路卒喪調主婺州金華簿改瀛州防禦推官知鄂
崇陽縣會朝廷初設宏詞科以羅天下文學之士公從試中之遷淮南節
度推官越州州學教授推所以教諸生孜孜不倦南方士喟然興於學益
繕治黌舍刊印三史讎校精審遂爲善書四方士大夫搆求之當以養士
迨今蒙利焉元符元年改宣德郎擢主國子監簿遷太學博士崇寧初元
賜對便殿敷納明辯方秋試進士公建言以爲邇來學者程文往往尚浮
靡畔經術碩詔有司凡選擇務先理致後文采詭僻不醇者黜之詔從其
請除祕書省校書郎未幾擢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燕見一再上益
才之除左正言遷左司諫章數十上大抵以拾遺補闕輔教化愼命令爲
先勁挺權近無所回撓後言執政以某事當去上亟爲罷之論議堅正風
望隱然除起居舍人踰月召試制誥權中書舍人預編修哲宗皇帝御集
三年春罹嘉國夫人憂初夫人寢疾公憂見顏間扶承左右殆廢寢食又
執喪毀瘠踰制三年不居于內芝草産廬次鄉里歌頌之服闋除拜中書
舍人大觀元年春權翰林學士歲中除尚書兵部侍郎數月改吏部建請

編次差擬近世爲書以塞欺詐下諸郡稽覈圭田有無多寡之實薄正之又爲薦舉都簿其注薦士之章毋得隱漏與選凡三年條教張設錯柅吏奸搢紳大悅便之進兼侍讀又兼議禮武選詳議官前所論執政復登用言官希意誣公以他事朝論不以爲然上亦察其無所他趣令赴職而公力請補外遂出知汝州布宣德意加以撫平民有犯法必求所以寬之罪疑者從輕故下德其賜至相約不犯公令既去而思之不忘尋加集賢殿修撰政和元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兼侍講并議禮局二年冬復拜刑部尚書公平日以文學進法律非所習人或難之公曰三尺安出哉顧患不留意爾凡有參決必本於法令而緣飾以儒雅故平亭論報當於理合人心建請開封府捕盜官與緝事使臣敢捕繫無罪人諸吏者並比附政和法縣以杖笞及無罪人爲徒以上罪送州杖一百自是吏知畏懼不敢妄捕繫人又論命官有罪除名爲重追官爲輕而刑部敘法除名人初犯私坐乃除一官叙公坐盡叙舊官而追官者皆除所追官叙輕重不倫願詔有司詳定復請下大理取熙寧以來四方奏讞情法疑憫決案比類之天下庶獄遠方知所適用詔皆從之每決四方疑獄必從輕比多所末宥故奏牘之上司冦者屢以鑿絶稱慶于朝兼詳定高麗入貢法六年復知貢舉

公自崇寧以來五司文衡一時俊傑多出其門進兼太子賓客上初建儲貳以重國本東宮寮寀極當時之選公以宿德鉅儒與今丞相白公偕被差擇朝野稱得人既職調護五日一見皇太子必力陳父子君臣之道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忠惓惓輔道闢益居多歲中頻擢翰林學士自居從官凡翰苑缺員輒被旨兼領所草内制自成一集公久服通職譽望隆洽忠誼謀謨上所深知天下士指日以冀柄任而平時盛氣揚休未嘗有疾七年仲夏侍祠方澤適隆暑禮成而退體中覺疲勤猶力于朝謁告纔數日遂不起病不登三事遠圖弗究豈命也夫將歸葬詔以季弟開封府刑曹掾秀季通判常州與護柩事長弟秀許自開封府刑曹仲弟秀傳自太常寺丞亦皆請外同護喪而歸從官舉故事賦斂賻送合數十百萬公子攀棺號慟曰義不傷先人名卒辭不受公孝友蓋天性非彊勉致然事繼母盡禮既貴顯矣致養怡謹如布衣時友愛三弟所以拊育教誨之甚至稍長進之於學講習琢磨以身率之其後群處太學皆彬彬爲名進士延賞不先與子必徧逮同氣吹噓汲引例被除擢當時責之其論撰集賢也法得任子不許及秀蕃將仲弟未命公慨然曰吾子可先吾弟官乎乃以至誠祈懇朝廷多公義特從之自貧約時與諸弟飲食衣服必均絶甘分

少迨貴猶然每休沐則直退必相與論文義或把酒燕衎窮日夜無厭斁暫不見即惘惘若有所失秀許初除天府刑曹公以職事對因辭謝上存慰勤至問及兄弟之數且曰卿之孝友朕固知之聚族千指調馴輯睦中外無間言京城無宅以居僦舍卑陋處之裕如也幼女與孤甥女皆擇命士之賢者歸之齋裝周渥不異己子居家不問有無祿賜所得不給於用妻子衣食纔足而已既歿家無餘貲天子亦知之故其賚賜特厚及葬狀公之行治上太常太常議曰謚法德美才修曰文能善兄弟曰友今其狀應法乃謚曰文友公之節惠可以無愧矣爲人敦大静重容處有常不妄笑語雖家人子弟不見其喜愠御下以寬不與物忤人犯之不校也言官誣公者既死其猶子坐殺人州以具獄上刑部人爲危之公平心論決卒傳生議論者伏公能損怨起家單平被遇明主列於侍從十有五年初無左右之助小心兢畏以義命自安無所附麗非公事未嘗請對天子思見公至被命乃敢請閒自幼嗜學問曉夜益篤藏書數萬卷朝夕繙閱不去手自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洽通故其所蓄渾雄深博發爲詞章雅麗簡古無世俗氣尤長於辭令典嚴温厚褒貶無溢言詔命或晝夜操筆立成初若不經意而輕重適當文采粲然每一篇出多士口傳以熟上尤愛

公文以爲有古風建見往往矯訓辭之善者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十卷内制十卷奏議五卷講解五卷藏于家公每階自宣德郎十四遷至通奉大夫開國自河南縣男至伯食邑自三百户至九百户娶葛氏故贈少保某之女封衛國太夫人賢明淑貞治家有法度二男邦佐承議郎行太府寺丞有美才所居官能舉其職邦用承事郎三女長歸余之子寧祖季歸余之子及祖仲適朝散郎尚書户部侍郎賈安宅孫男九人曰綱承事郎曰紹曰絢皆通仕郎曰綸曰約曰繪曰縱曰絳曰純皆將仕郎孫女四人長適文林郎賈巽次適從政郎任仲恕餘尚幼既葬邦佐以門人之狀與太常之議見示泣且言曰先人葬宜有銘願以累公余與公居同鄉遊同年仕同署有游從之好有姻婭之契知公爲詳義不得辭也乃爲之銘曰赫戎之裔世雄朔鄙魏征海邦率義始王國初建功亦享王封乃及其貴右衛之崇維祖維考埋光弗耀是生河南盛德之報道隆以儒學博而與達時之休橫厲遠翥騫于禁宸以職華要筆舌之峻調護之真宜曰不貴公志未伸胡弗壽考俾秉國均惟皇是悼喪我良臣有蘊弗攄亦熹後昆謚以易名萬世是信隆嶺峩峩荆水沄沄既固既安曰公之墳

慕容彥連

宜興舊志慕容彥連義興人崇寧三年中詞學兼茂科

慕容暉

宜興舊志陽羨人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檜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曰雙檜居士王平甫亦寄以詩曰坐看月華青嶂外徐吟飛起白雲邊

段豐妻慕容氏

晉書列女傳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著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于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偽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觀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偽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太寧郡君慕容氏

宋歐陽公集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謁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婦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侯將軍次曰世岳世欽世膺家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偲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塋夫人之喪合葬于韓之墓銘曰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永安縣君慕容氏

宋歐陽公集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謇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號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虢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謇之墓銘曰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于此位

恭人慕容氏

宋何澹小山雜著故恭人慕容氏墓誌　恭人慕容氏其上世曰延釗佐太祖定天下啓王爵其四世孫曰彥逢位文昌門風始振彥逢之弟彥季以朝請郎提舉京西坑冶贈中散大夫娶安定郡王之姪女是生恭人六歲南巡提舉挈其孫家毗陵之義興故慕容爲毗陵著姓恭人諱蘊慈生而莊麗淑惠天成長擇所歸于吳氏吳氏亡無嫡子再歸于轉運宋公正純宋公性鯁介仕州縣至擁麾乘軺咸著聲績所至以嚴見憚有古廉能風恭人以正規助爲多轉運前娶應氏生子曰俠郊恩有廢疾將屬恭人之子恭人義不可曰使吾子當食祿雖遊何害毋使人以吾薄窺我卒先之春年而卒恭人哀傷甚於己出轉運捐館舍恭人隻力整治內外率以勤儉靡事不中繩墨小大斬斬如轉運生存時毋晨興頫指家務罷則繕金剛經二卷日一齋爲常性好施喜作福家緣事以爲因果可證復授道家籙閒茹葷亦不過

一品性不喜自奉祔于彭華鄉祿山轉運公之墓初恭人既畀諸子飭二孫以寄門戶暇日從容置酒使知舊事曰汝祖自倅京口被薦擢漕廣東徙湖南遠宦數千里予躬指衆吾經紀細碎略無遺漏番禺珠璣窟穴未嘗治首飾飲食陳水陸不敢下箸湖南供堂什器悉檢校以歸公帑行抵中途有乳婢私携坐褥即叱還之士大夫所至多以不賢婦喪其廉節吾瞑目亡憾矣嗚呼恭人卓識如此其愚無似跪起得同子姓每嘆恭人之齊家律己以爲近世所希有去歲孿舟相過惓惓惜別將恭人之康強尚能復來就謂慶弔相尋于門乎葬有期元龜謁銘乃泣而銘曰恭人之生間關百罹作善有報八秩維祺豈惟與年極樂是歸夜旦有常慶弔踵門宅彼祿山利其後昆

夫人慕容氏

宋葉石林建康集夫人慕容氏墓誌銘　紹興九年某被命安慰江東選諸僚得上元丞趙君公衆識慮深遠儒學飾吏奏辟爲幹辦公事適值方江回祿事適日生凡興葺悉委之十一年拓阜之役運諸軍前計事聞其母謂之曰汝勿以我

爲念當盡忠公家因與其子偕出門而之長子所某固歛之明年以疾來告繼聞不起其亟走介致賻贈求數二子以周君孫之行狀來請銘夫人之賢非某其誰銘夫人姓慕容氏河南人河南郡王延釗之曾孫祖理父彥義母王氏夫人幼莊秉謹孝叔父尚書公諱彥逢爲擇配時朝議大夫趙君諱望之負賢德時承平諱言兵君推廣李衛公六花陣法以獻俾試中書尚書公遂以夫人歸之事二姑悉得其歡心閨門肅然朝議君以所生夫人捐館憂毀傷生夫人方三十躬蹈艱苦保養諸孤擇名儒以訓子故二子俱擢第諸女皆適賢士幹辦君初調隨州司儀曹事南道總管張文忠公叔夜辟置幕下力贊勤王從其行會有旨令回京師再告急文忠公領兵復勤王夫人長子時爲郢州覆縣丞率民兵以從幹辦君奉夫人復遁道過劇寇圍之數重皆失色夫人呼其首至輿前告之曰京城失守兩宮北狩正忠臣義士取功名之秋況汝等皆國家兒郎何若作此我長子已率兵勤王此次子也能從吾兒可轉禍爲福衆羅拜曰知吾母來迎唉耳非有他也夫人命幹辦君統之誓于衆南下至襄陽聞于州方以乏兵爲憂遂俾幹辦君帶兵知襄陽君朝夕訓練聲譽隱然辟廣王在不敢犯境從他道敗隨君提師收復聞于朝道梗不得通明年新知州揚達來交事侍夫人避地大洪不獨免於難卒保一城生衆夫人膽畧烈丈夫有所不能晚年康強二子互迎之官諸壻亦顯士林榮之紹興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三日以微疾不起享年六十有五以二子陛朝封太宜人明年春二月九日丙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永豐鄉太二山之原長男公醴左朝奉郎新通判建康軍府事次公泉左承議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女適進士沈師襄次適廸功郎諸震次適進士陳元基次適左承議郎直秘閣權發遣襄陽軍府事蔡安強次適從政郎錢靈孫男彥衍彥衡孫女適廸功郎靜江府司戶參軍韓恂實夫人平居寡言笑不見喜慍遇事英發訓其子曰持身以節儉爲先當官以勤恕爲本汝父用是道積以及汝究內典嘗自贊喜神曰冊青得意以爲真一筆掃成身外身不二法中無這箇到頭那箇是真形嗚呼女使所書嘉言善行固多矣未若夫人在父母家爲淑女旣嫁爲孝婦相夫爲令妻教子爲賢母志言可以回強暴之聽高見足以脫危急之難斯可銘已銘曰赫赫勳閥慶源委長奕世載德續紹流芳爲生夫人正靖慈惠承上撫下內行潛備來嬪大家令問肆揚蘋蘩聿修肅恭齋莊爲父刲股禱姑然香旋獲感應孝德彌彰鳳擇名師用訓厥子連登桂籍侍迎就仕中原多虞挈家南來遇寇英發狂暴亦回深惟懿範宜享百年爰卜新宮永豐之原既固既安克昌厥後刻此銘詩以昭賢德

安人慕容氏

宋韓駒陵陽集安人慕容氏墓誌銘

宜興蔣季平喪其妻慕容氏逾時而哀不忘余往弔之季平曰非喪吾妻也喪吾賢友生也因謂余稱其賢余蓋嘗然異之然後知季平非溺於愛其不忘固當及將葬乞銘夫銘墓非古也銘及婦人益非古又無行事可書誠如季平言安人女而孝婦而恭婦姒而和妻而順親屬見之歸曰使吾婦得如慕容氏可矣爲婦姒者亦然歿而哭之皆悲使其夫懷其義可謂賢已是宜爲銘乃序曰安人父彥逢故刑部尚書太子賓客母葛氏晉康郡太夫人慕容世爲河南著姓國初延釗以功爲河南王而其別子有爲宜興吏者卒葬宜興因家焉三世而尚書顯安人少稟庭訓慈詳可顧其儕麗服游觀心不善之年十九嫁季平調娛上下無間言誦經文知名教議論纚纚不類閨閫中語至與季平商榷進退凜然如老書生疾革氣不亂謂季平曰吾舅姑老矣子尚自愛無以吾故傷其意乃瞑無餘語實宣和四年九月辛丑壽二十八殯于城東佛舍明年歸葬宜興殁贈安人一子未晬季平名寧祖故觀文殿學士之奇之孫大司樂瑎之子及進士第仕爲校書郎好學而文聲稱籍甚然季平自謂安貧守義視富貴不汲汲蓋安人有助云銘曰猗嗟安人謁其芳中心宏寬外齊莊和協先後嚴尊章夫君相之宜壽康始生江陰嬪大梁客土旣薄非其藏舟檝輕利時日良魂兮安虞歸故鄉卜靈之宮閟高岡琢石銘之發幽光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　一東

頌 洪武正韻以中切。漢惠帝紀。有罪當盜者皆頌繫。顏師古曰。古者頌與容同。刑法志注。頌謂寬容之。不桎梏也。又書徐士音為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為頌貌威儀。又送韻。从公从頁。本頌額字。取其形容盛德。因借為歌頌字。許慎說文。頌。貌也。从頁公聲。余封切。又似用切。䫹。籀文。徐鍇通釋。此容儀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頌故通作頌。後人因爾亂之。定以此為歌頌字。然今世間詩本周頌亦或作訟。與封反。顧野王玉篇。頌。與庸切。形容。似用切。歌頌。丁度集韻。頌作額。通作容。戴侗六書故。書主楮主傅士弟子選徂衣登堂。頌禮甚嚴。又作額。借為雅頌之頌。借義奪正義。故頌貌反借用容。內之容。伯氏曰。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止當讀如字。李肯吾字通。頌今以為雅頌之頌。形容字乃從容。容乃容受之容。倪鏜六書類釋。作額。借為雅頌之頌。似用切。借義奪正。故頌與容兩用。周伯琦六書正譌。隸作容。訓容受也。借用別作蓉。非。篆只當用此字。趙謙聲音文字通。弓切。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為頌貌威儀。俗但借容。轉注見貢韻。額。籀文从容聲。㣗亦从人。漢婦官有㣗華。借㣗華。宾名。變音見上聲。

篆書 頌 古論語。頌 集韻。頌 史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頌 古文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頌 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頌 蔡湛頌。頌 郭君碑並洪适漢隸分韻。頌 石門頌。頌 熊君碑。誦 堂碑並漢隸字源。

草書 頌 懷素。頌 張錫溪。頌 鮮于樞草書集韻。

國頌 管子。注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祗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効也。名無所尊人亦効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溶 洪武正韻以中切。水貌。又董韻。顧野王玉篇。俞種切。又音容。丁度集韻。余封切。說文水盛也。一曰安流也。亦水名。司馬光類篇。又尹竦切。書撥廣干祿字。又余隴切。戴侗六書故。水舒緩貌。又上聲。淮南子曰。動溶無形之域。釋行均龍龕手鑑。又音勇。揚桓六書統。喻母。攏孔聲。熊忠韻會舉要。列次濁音。陰時夫韻府群玉。溶溶。水盛貌。趙謙聲音文字通。喻弓切。方音上聲。韻會定正字切。喻雄。喻寅。延溶。

篆書 溶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溶 徐鉉篆韻。溶 六書統。

草書 溶 鮮于樞草書集韻。

沆溶 揚雄羽獵賦。革鞔沆溶。淋漓侖落。沆音莽。流行貌。

貫涎溶 抱朴子內篇暢玄卷云。变六虛。貫涎溶。

二川溶溶 唐杜牧樊川集阿房宮賦。二川溶溶。流入宮墻。

恩鴻溶 李翰林集。恩鴻溶兮

暗溶溶 宋蘇東坡集。送雪嶠山之澤江瀲。馱馱輕冰。羅水暗溶溶。

蓉 洪武正韻以中切。芙蓉生於水者。古詩涉江採芙蓉。生於木者亦名拒霜。楚辭搴芙蓉兮木末。又菡萏華名也。許慎說文。蓉。从艸容聲。余封切。吳棫韻補。叶音于方切。徐幹七喻。瞻明珠於長韓。燭宵夜而為陽。芸贅擬於雲霧。艷色過乎芙蓉。郭守正紫雲韻。荷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漢相如傳。水發芙蓉菱華。揚桓六書統。喻母。攏孔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說文。芙之言敷也。蓉之言動容也。楚辭集芙蓉以為裳。又木芙蓉秋花。字參媒義。說文芙蓉本在酉山。李詩青天削出金芙蓉。趙謙聲音文字通。喻弓切。此號牧古。但借容。韻會定正字切。喻雄。喻寅。延容。

篆書 蓉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蓉 徐鉉篆韻。

行書 蓉 智果。蓉 黃庭堅。

草書 蓉 並張錫溪。蓉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木芙蓉 格物叢談。芙蓉之名二。出於水者謂之水芙蓉。荷花是也。出於陸者謂之木芙蓉。此花是也。此花叢高丈餘。葉大盈

凡枝幹交加冬凋夏茂及秋半始着花花時枝頭蓓蕾不計其數朝開暮
謝後陸續頗與杜丹芍藥相類但杜丹芍藥之花不如是之彩且繁也然
此花以色取而無香有紅者有黃者有白者有先紅而後白者又有千葉
者非一種而已況此花又宜耐寒八九月餘天高氣肅春意自如故亦有
拒霜之名世俗多於近水栽種而茂因號曰木蓮審然矣古今事通老圃
云芙蓉花根三年不除移人李白詩昔為芙蓉花今為斷腸草農桑撮要
候芙蓉花開帶青摘漚過取皮可代麻麄鎮江志草木記產於陸者曰木
芙蓉接楚辭搴芙蓉兮木末特假物為喻言芙蓉在水而求之木不可得
也二花頗色相類後人借此語以名之爾種藝必用邛州有弄色木芙初
日白明日稍黃又明日淺紅又明日深紅比落微紫色又謂之文官花芙
蓉隔夜以靛水調紙蘸花蘂上以紙裹來日開成碧色花五色皆可染梁
書昭明太子游後池永肆文柯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得出因動股疾
薨。元康文靖公集燕集芙蓉花序　木芙蓉華與菊時性喜暖惟產南土
繁于中州前未聞也友人劉介甫始移自漢中植于咸寧之肖張別業每
於其榮飄邀賓朋具俎以樂之時天高氣清凌霜未肅聽流水彌絲竹
倚方叢當妝麗而嫣然其順灼然其媚娩然其艷粲然其羣逐客獻態又

非陽春凡卉之所可彷之而雅重西沈則耐然其寂是有以象夫道義之
士順陽以逆睡於是羽觴縱橫天歌迭作客輟杯而言曰退觀以發光陰
幾默以孤景物俱來適夫中晝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今日之集豈徒然
哉介甫欲述以辭俾余爲引王維詩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蕚澗戶寂無
人紛紛開且落李德裕詩玉女襲朱裳重重映皓質晨霞耀丹景片片明
秋日蘭澤多衆芳妍姿不相匹韓昌黎詩木芙蓉詩　新開寒露叢遠比
水間紅豔方作豔間或作遠皆非是艷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
晚搴木古祠空方從杭蜀館本官渡作秋郡祠作新又云閣本作秋江官
渡晚搴木古祠空洪本皆從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按古詩有涉江採
芙蓉正謂荷花又九歌搴芙蓉兮木末則謂搴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
喻謂將採之江則秋節已晚將搴之木則古辭所喻爲無益詩人被
指此意也今按方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已皆美
名又同故以採江搴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
祠也如此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意皆無屬然若枝本已如此非洪意
定也願得勤來賞無令便逐風願得或作須勸柳宗元集湘岸移木芙蓉
植龍興精舍木芙蓉拒霜之名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

風露繁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美荷誰難雜反此主高原雷挹詩木芙
蓉　本自江湖遠常閑霜露餘爭春候濃李得水憶紅渠孤秀曾無偶當
門幸不鎖唯能政搖落葉綠照階除趙孝穎詩秋朝木芙蓉　永而芙蓉
秋已衰葉條偏是看花遲平明露滴垂紅臉似有朝開暮落悲　白居易詩
木芙蓉花下招客飲　晚涼思飲兩三杯召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
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　黃滔詩木芙蓉三首　黃鳥啼煙二月朝若教開
即牡丹就天擬青帝恩光盛留與秋風雪寂寥　却假青腰女剪成綠羅
衣綻彩霞至誰怜不及黃花菊只遇陶潛便得名　須到露寒方有態爲
經霜裏稍無香移根若在秦宮裏多少佳人泣曉粧　劉兼詩木芙蓉　本
畫夫律詐風流強把芳菲半歲偷是葉葢穠霜照夜此花爛熳大燒秋　謝
蓮色淡爭甚重閑菊香濃亦合羞誰道金風能肅物因何厚薄不相侔
洪適盤洲集木芙蓉　離騷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蓋古水中無薜
荔可求木末無又審可采猶緣木求魚之意與古詩涉江采芙蓉皆指荷
花也韓文公木芙蓉詩云采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乃誤用耳　非陸有
芙蓉名同物不同采江搴木可作麼誤解公宋璘叅集木芙蓉　紅芳曉
露濃綠樹秋風冷共喜巧回春不妨閑弄影　評繪詩木芙蓉　津陸元珠

種名稱偶兩同秋光波底見堤上憶綵公　次韻方叔蜀川園亭上觀芙
蓉　薛霞舉錦炫晴空碧玉芙蓉曉更紅只道蜀秋爲素景也教春色艷
秋風　評槩詩木芙蓉　芙蓉艷金谷秋色錦機中霜樹不知醜葉與花爭
紅　宋景文公集木芙蓉　芙蓉本作樹花葉兩相宜慎勿迷蓮子分明立
券辭舊時童謠云十金買藥園中有芙蓉樹兵猜此不芙蓉耳一作准
南宋再逢霜艷新花前今日酒郎是去年人予去秋已有木芙蓉四首故
再是句　木芙蓉盛開四解　木末芙蓉語當時不謂真今來木末見愁
殺攪騷人楚辭搴芙蓉兮木末言指芙蓉賦爲謬爾　短塵輕把幕宮嚬
巧粧裹青女由來妬惡君淺作紅　清露津綿靄尖風損錦芙葉寵不可
振慎勿空名俗號名拒霜花其實逆霜即悴矣　十就青叢外剪腸只
自留晚花兼素髮同是一悲秋　江南木芙蓉張子春云其高如樹中山
地寒才數尺花番色淺八月已開　江南高北樹塞北僅成叢何晚誰爭
艷方寒淺作紅弄條風漸漸樹葉蝶忽忽且作黃花伴無令歎笄空　梅堯
俞宛陵集　廨後木芙蓉　託根地雖早交霜花亦茂物棄固不違人情因
爲伍幸興時菊閑雖生發孤芳楚人搴木末已見離騷就　司馬溫公傳家
集　木開木芙蓉　木末采芙蓉騷人歌所無何言霜華艷不與水芝殊香

苞蘚結茂葉稠陰散，豈若蟲巢類瓢零。老五湖詩海繪章　木芙蓉花
孫芳託寒木。一晚一番新，春色不為主。天香難動人，丹楓見流落。黃菊伴
因循，與詩偏相愛。衰遲似我身。李石方舟集　木芙蓉　榮枯一氣內，造化
本自公。春花與秋蒂，孰云有不同。試看木芙蕖，雨露滋芳叢。嫣然主百巧，
秀色傾旁擺。婢子有不低，值蹇霜枝紅。溪鄉球其西，池荷亞其東。等作一
物看，曾是頃春工。閒闔高至理，歲事觀秋風。此有桃李場，感嘆無言中。王
黃州小畜外集　栽木芙蓉　憶在長洲縣，手植芙蓉花。春栽秋成樹，枝
葉青婆娑。八月寒露下，朵朵開紅葩。輕圍蜀江錦，碎剪赤城霞。看侵賓榻
主，盡擁人吏衙。笑霜伴松菊，滿地如桑麻。歲寒萬木殘，斫剪留根查。春番
一擊動，又長新枝柯。良因地脈宜，豈在人力多。今來帝城裏，賃宅如蜂窠。
皆前栽數根，換土排新沙。洗溉汲御溝，蓋覆堆野莎。經春不出土，入夏方
有芽。窮秋竟憔悴，花小尤不嘉。地氣移物性，自念良可嗟。遐同山野人，往
為晉組加。妨賢將致誚，濤倖豕充家。所以多病身，少年雙鬢華。微難云
貴，苟藝將奈何。會當求山郡，卧理尋煙蘿。舉觀異豈足，委身任蹉跎。終焉
太平世，散地恣狂歌。陳古靈集　中和堂木芙蓉盛開戲呈子驊　千林寒
葉正殊黃，占得珍叢第一芳。容易便開三百朵，此心應不畏秋霜。宋景文
公集　寒圃蕭蕭雨氣收，斂芳障葉似凝愁。情知邊地霜風急，不肯將花劃
占秋。王安石臨川集　木芙蓉　木芙蓉，今芙蓉也。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染
胭脂色未濃。政似美人初醉著，強抬青鏡欲妝慵。唐能詩　記得玉人初病
起，道家裝束厭襜時。杜荀鶴詩　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
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王之道
相山集　題馬江官舍木芙蓉　桃葉蕭疏柳葉黃，清寒應怯夜來霜。芙蓉
但與秋相好，獨對層臺試曉妝。呂東萊詩　木芙蓉　小池南畔木芙蓉，雨
後霜前着意紅。猶勝無言舊桃李，一生開落任東風。鄭剛中北山集　池邊
幾簇木芙蓉，裊裊穠煙花更濃。地有鮮鮮金菊對，賞時莫惜醉千鍾。胡銓
澹庵集　十二月二十四日問諱孔昭疾，見庭下雨中花，云不芙蓉也。楚詞
云：搴芙蓉兮木末。言芙蓉水花，不在木末也。　幽花卧雨滋濺濺，秀色可
人羞冶容。郡吳楚人非傳物，不知木末有芙蓉。史浩鄮峯漫錄　即席賦木
芙蓉　盈盈佇立數秋霜，露染胭脂作靚妝。正似瑤池見金母，醉歸未脫
綠衣裳。張約齋湖南集　蘇陂觀木芙蓉，因見淨慈明上人，望日惠詩，酬贈
二絕　來訪秋花本為詩，滿杯傲逐負幽期。山中聖出明書記，還了清遊
一段奇。　口邊白酸公家事，主上清狂我輩真。會乞一閒歸故隱，定因能

賦結高人。　池上木芙蓉欲開，述興二首　芙蓉環望璧波明，照底丹從
綠菼擎。倚倚花成紅杳情，老夫天地錦歡樽。岸巾三酌使酣眠，墜地雲殘
寫未全。明日滿城人定我，若無詩景是神仙。　題熏半齋外木芙蓉　慵
妝酣酒夕陽濃，洗盡霜根看綺叢。綠地團花紅錦障，不知庭院有西風。
窗前木芙蓉　半苦孤花破小寒，花心應似客心酸。更憑青女留連得，未
作愁紅怨綠看。趙蕃淳熙稿　木芙蓉　三兩芙蓉並水叢，向人能白亦能
紅。淯然不在芳藥下，如何獨占晚秋風。劉忠肅公集　誰染輕紅歡萬叢，靚
如妝面照寒塘。蜀葵千葉仍陪菊，芍藥重臺更耐霜。呂南公灌園集　晚過
城隍街馬上看木芙蓉　秋來風味苦闌珊，偶為繁紅暮掾栽。何爽更期
征偶過，祗令聊作故人看。三冬已至休爭氣，九月將殘未覺寒。自有榮華
趁時節，見從蘭菊論豐端。王之道相山集　次韻徐伯遠木芙蓉　千林搖
落見孤芳，鋪得詩人賦拒霜。高壓菊花還獨秀，靜窺池水試新妝。自憐衰
病退歡懶，忍視騷吟引興長。何必秣江畫比並，佳名艷色正相當。頃安世
悔菴後稿　次韻虞濱木芙蓉二首　風波久厭水中央，初日精神入檻光。
木末端來就詞客，墻頭應是誤行郎。高花大葉宜圍障，淺綠深紅照豆觴。
壯觀秋容惟有此，霜邊倒盡雨邊荒。　吹殘池面姊中央，幻出臺前艷樹
光。衣無欲維愁杜老，野人嘗為作無花言，何時求所至也。賞霜難拒天
滄順風未尚恐波主，陸著退猶疑葉可勝。避者欲以道業為無擬，種閑未
三百樹黃文芋屋未應荒。吹韻高秀才木芙蓉　流落秋江世未知，知
心惟有子西詩。唐子西芙蓉行以孔孟伯表貴主，比與蘇韓可外新相識。
孔孟門中許獨窺，不似碧桃真葉命。見高樓下果詩，最宜青女好禖期。日
大蘇詩　婷婷秘向東風嫁，羞扶邯鄲道上姬。鄭紳伯詩　木芙蓉　露冷煙
淒草樹荒，木芙蓉好試平章。滿封曉葉尤宜日，芍藥秋花正耐霜。蜀錦巷
情粧院落，泰宮開鏡照池塘。寫容安得網剪老，聊復移勤醉一觴。騎省徐
鉉集　題殷舍人宅木芙蓉　憐君庭下木芙蓉，嫋嫋纖枝淡淡紅。晚吐芳
心零宿露，晚粧嬌影媚清風。似含情態愁秋雨，暗減馨香借菊叢。默飲數
杯應未稱，不知歌管與誰同。張泉紫微先生集　種木芙蓉　云我經秋百
卉空，今年多種木芙蓉。禾如劉國城邊望，疑是秋江渡口逢。定之性嫌不
愁藉，應餘寒菊伴丰容。故同出水方新，司空圖長吟負老松。委特立詩　木
芙蓉　西風颯颯吹紅蘭，千林怪落無容頭。芙蓉花高糧血股，燁燁對此
紅玉瑩。冰霜發發花臺淺，對此花須飲。安得雲中千萬機，寫我織此
明霞錦。　高氏三宗集　言花更紅芙蓉有知乎吾於彼園蠶為插之袁以引頸書

心所見非所望。比後少朱荣寂寞橘柚青。 美人嬋娟隔秋江。華羅織裳
擻葉光醉香艷粉凋斜陽。更使詩人感杏腸。剛紫芝太倉稊米集木芙蓉
歌 吳江十月霜華淺。秋空無雲霜日暖。芭蕉樹晴碧幕幙。木芙蓉開紅
娩娩。張床露重梧葉飛。金錢掃地秋蘭萎。無人自對秋風哭。黃蜀葵花不
同調。傳綠妖紅解醉人。徐娘未老秋娘少。少年時節歡樂多。紅蓮影落秋
江岐。若耶女兒白如玉。夜半採蓮聞棹歌。驚風吹浪鴛鴦起。回頭日月飛
梭衰。對花不飲今蹉跎。溪漁秋風當奈何。楊椒能小爭集木芙蓉 南
陽氣候溫。四季花相續。十月木芙蓉。鮮鮮揉香玉。花如朝槿妍。葉擬文梓
綠。惜哉開既晚。桃李与春肥。 袁易靜春堂木芙蓉 少昊秉秋律。白藏
張嚴威。萬其無物爾。堿然群卉腓。茲花性莫挙。於焉抱貞姿。粉披曲澗陰。
布濩蒼沼涯。沚蓮混名族。叢菊相因依。衆芳固殊品。相時各有宜。承露愈
幽艶。被霜增華滋。雖微後凋操。詎先秋草萎。臨流誰爲容。倚風猶自持。踟
躕歎芳飈。滿汝發幽馨。全芳備祖李春伯詩 甚疑杜丹叢。但疾衰骨老。
不宜入水看。只可隔水眺。宋景文公集江南江北樹。秋至僅成叢。尚晚誰
爭艶。酡顏淺作紅。歐陽公集溪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半看池蓮盡。獨伴
霜菊槁。 湖上野芙蓉。含思秋脉脉。娟娟如靜女。不肯傍阡陌。詩人古來

寒。幽艶冷難宅。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自安。解鮮弄霜曉。裊裊含風態。憙
蘭須秋香。桃李嬌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一致。莫咲黃菊花。離根客憔
悴。 桂爽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鴈初過。誰栽金菊叢相近。織出新番蜀
錦窠。文同丹淵集滕昌祐芙蓉 雙榦發寒艶。二折立紋科。欲品精妙人。
君當二三數。石學士詩深淺霜前後。應同舊渚紅。群芳生衰歇。聊自舞秋
風。梅聖俞宛陵集王樂折叅來。金房落晚霞。涉江從楚女。採菊聽陶家。船
寬償詩窮深曉吐艶。日暮更饒紅。掩映殘荷溆。鳬鷖敗菊叢。陳簡齋詩集
拒霜花已吐。吾宇不淒凉。天地雖肅殺。草木有芬芳。道人宴坐處。侍女古
時粧。濃霧濕丹臉。西風吹綠裳。採觀鴻慶居士集沙際漾淺碧。竹外欹深
紅。晨光發張麗。醉臉酣香融。歡華不滿眼。榮悴一日中。娟娟江頭路。撼撼
隕夕風。頼我非靈仙。丹砂駐君容。寒酒酎其根。明年何處逢。李流謙澹齋
集芙蓉 秋光冷如冰。秋花淡無色。偶見比聚者。濃豔照孤寂。天寒翠袖
薄。耶待在空谷。東風嬰桃李。倚樹三嘆息。李公明詩孤芳照寒水。娥娥自
幽閑。萬木碧無色。一花紅獨殷。秋蓮多餘子。晚槿亦未頹。都天淵明宅。于
今五柳殘。江湖前集陳君正和元耘軒賦木芙渠來字韻 碧樹籠秋池。
錦帳迎風開。水光或倒影。淺笑與臺春。風木芍藥。是花豈靈秀。淺粧絕

指故獨夸墻之浚。彷彿秦興號。上馬猶能凋。持以贈美人。斜插烏雲堆。蘇
東坡詩芙蓉 清飈已拂林。積水漸收潦。路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坐看
池蓮盡。獨伴霜菊槁。幽姿強一笑。其景迫摧倒。凄凉似貧女。嫁晚驚衰早。
誰寫少年容。樵人劬南老。次公趙昌自題其畫云。劬南相叟 千林掃作
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喚作拒霜知未穩。看來却是最宜霜。王東牟集
觀中芙蓉盛開 秋木日勁搖秋容。日隕整。況復白林宮。焚香事幽尋。胡
爲使美人。犯此清淨境。仙官儼環珮。注目朗倒景。豈容正法眼。定交台色
靚。得非葉太清。宿今未厭。今北斗春已足。三山夢初醒。曰嗟貴女子。俗目
未可娛。賞聽步盡詞。主便浮館靜。那知羽衣人。文戒何一區。記語秉方外
企桃不可幸。共待月滿除。蕭蕭散珠影。綠流詩蘇坡芙蓉 西湖八九月
蘇堤貴芙蓉。艷艷風日美。鮮鮮霜露濃。今年開最繁。映水自爲容。十里爛
成錦。紅綠花重重。錢塘盛吳會。昭代多鼎鍾。遊人醉不歸。車馬如游龍。里
巷連廊廡。歡酒日相從。千鍾不憚費。一笑無留蹤。勝踐窮耳目。樂事開心
胷。東遊將百年。兵農要提封。四境復豐穰。物色迨初冬。作詩代華表。里風
正時雍。 燗燒芙蓉欺霜。薊城北花園君話。書室使我土山家氣。兩三杯
後煙雲一望。除石丁餘與在。相與醉主淮 墻外芙蓉初過。其一尚可玩

日暖山秋末。芙蓉表孤花。亭亭芙深中。紅鮮照姿範。不與時物競。青以
顏色好。二而望之。濃落葉徒泥淖。楊誠齋集首劉寺芙蓉 初約山寺遊
桃鳥途可百。邪知妥水鄉。化作錦繡國。入門遥深深。道眼秋寂寂。隔竹小
亭明。楓紅濕珠碧。山僧引幽踐。絕獻佳勝。三步綺爲障。十步霞作壁。欄
如屏四圍。搭以牧五色。蒲山盡芙蓉。山僧所手植。秋芙倒裡淡。此花獨腴
澤。都憶補外時。朝士作祖席。是間萬株梅。今射十崖白。舊遊不可尋。雪枝
半綠珠。李處權崧菴集芙蓉 佳哉木芙蓉。秋晚芳意足。偶植茅堂下。似
續兩明菊。看此好顏色。可玩不可觸。始見開二三。旋已放五六。濯濯晨風
吹。鮮鮮宵露浴。非關競時節。庶用慰幽獨。我老百念空。掃迹主林谷。猶作
煙霞想。父絕棺粉欲。三逕阻幽尋。吟苦韻毛禿。河洛未休兵。嵬負盃中渌
比。樹律師集路衰寒不把。韋蒼吧。益退其班。憐娑笑明霞。剪葉碎欄飽
飡露。醉酣倚清瀨。完然古銅碧。媽然舵粧對。又若翠袖薄。瘦立煙渚外。西
風便如許。曉雨尚可待。遂拜拒霜號。不受斷腸浼。亦豈無老成。試諸推行
輩。桂橋小山鍊。菊權東籬菜。櫚芙荷衣。振攜陸離佩。芳芷稚相鄉。宿莽
安敢背。花城隔仙人。俗說信非昧。獨有離騷經。石氏得先載。 貴霜槁百
卉。往霜獨榴花。其騷煉消落。秋借春韶華。觀耐霜珍。妥表久新翠。範增雲

剪折綺落日明丹砂灑冷袛宿艷葉散摘林霞離騷比君子城闕嚴仙家二月三月時紅紫相矜誇西風一搖落氣委隨蓬蒿花中陣韻瀾晚節種有加芳潔以類從叢菊分等差梅邊元氣回菊制蓂景抒弗使四時義斷續令人嗟劉後村詩芙蓉六言四首　寒林百草搖落老圃數株白紅楚客空悲歲晏班姬錯怨秋風　雪白露初泣晚酒紅日欲平西王嫱何彼褪矣美人清揚婉兮　月地不離人世花城直必仙家且容康節酌月不莫曼卿主花　羞作太真妃帳寧為屈大夫裳帝賞比花高節別賜一名拒霜　絕句二首　湖上秋風起摧欹萬株映椰更依荷老來不作繁華夢一樹池邊已覺多　池上秋開一兩叢未妨冷淡伴詩翁石令蹤有古花意不定深紅變淺紅　律詩一首　紛夢亭館映池塘艷冶姿容淡泊粧醉去比疑曾被酒茶來未必可為裳有情絕色真如面誰取新名作斷腸只合攜莉瞥老墅石丁之事大微茫韓維南陽集芙蓉五絕呈景仁堂前堂後盡芙蓉晴日烘開萬朵紅不把一罇酬勝賞思君憔悴落霜風　小苑清露結搖風疊得新花次第紅客至莫教罇酒燥朝吟夕賞未知窮　少年曾把作西游九萊奇絕央道秋今日家園開爛熳恍疑身在蜀江頭　不辭辰起立秋風為愛濃芳露滿叢若比洛陽花品盛萬株開遍

瑞雲紅　芳膓日日逸琛叢未必歡情盡醉中却怕後時無意思投贓景似范家菊　劉攽彭城集九月吉月澗上望芙蓉因尋菊令歲持晚青葉未作憔然有悚　百芳不柰秋風急唯有芙蓉持非霜本為南州積炎德一為名誤客殊方　張文潛詩令平古奇擒芙蓉憔悴真成澤畔翁聊把一枝開照滿明年何處對霜紅　清霜屬嚴殺松栢氣不振芙蓉乃微杳晚艷獨嬌春祿餘墨蔵疏放數知菊貳欲笑無所體師優梧吾忮司馬温公傳家集和永國芙蓉五章　清曉霜華浸自濃獨憑變日養殘紅勸君秉燭須勤賞閶闔難禁一夜風　北方稀見誠奇物草界粧綠指捻紅楚蜀可憐人不貴擒根屋角數無窮　平昔低頭避桃李芙華今發歲云秋盛時已過渾如我醉舞狂歌掉滿頭　後時獨立誠難事猶須階庭有菊叢緣約霜前弄悠態非如草木萬株紅　且見涉江求水際豈知緣木采霜中徹紅未肯全衰歇正似酡顏鶴髮翁　朱晦菴詩次劉正之芙蓉韻二首　淺紅深紅出短籬望中都是可憐孩要看亂爬寒塘水更待金風滿意吹凌波直欲波橫塘却笑無人獨自芳且倚新溝開照影更憑女伴一扶將　微吟澤畔我扶節自笑推顏一老翁看見芙蓉好顏色且憑詩律徹西風揚誠齋詩芙蓉盛開戲簡子文克信　芙蓉得雨一齊開闌盡秋光客

不奈到得客來花已老晚粧獨可兩三杯　晚穿芙蓉城晚粧烟圃晚粧新大急來看越絕豪矣徑花枝欺我老親將紅露酒爲巾　芙蓉佳處不勝傳花不中藏根外斜恰似曲江開宴罷綵衣半醉戴宮花　拼楮江濱芙蓉一株發紅白二首　芙蓉照水弄嬌斜白白紅紅各一家近日司花出新巧一枝能着兩般花　司花手法我能知燕破寸知未大奇亂剪素羅粧一樹略將數朵臙脂　楊村園戸載芙蓉為壑一路凡數萬枝楊村江上繞江園十里霜紅爛欲燃都種芙蓉作籬落真將錦繡裹山川晚粧照水客如積春色入秋寒更鮮客舍瓶中兩三朵可憐向客強嬋娟　紅芳晚露濃綠樹秋風冷共喜巧回春不妨閑弄影　染露金風裏宜霜至水濱莫嫌開最晚元自不爭春　晚眺芙蓉　兩歲芙蓉無一枝今年萬朵壓枝低半紅半白花都鬧非短非長樹斬齊臨水巖粧新雨後出墻背面晚風西春英笑殺秋英淡祇恐濃於桃李蹊　木芙何似水芙蕖同個聲名各自都風露商量借膏沐臙脂深淺入肌膚與回春色秋光裏獨得紅粧舉蓋無字曰拒霜深不忍却愁霜重要人扶陸放翁詩滿庭黃葉舞西風天地方收肅殺功何事獨蒙青女力墻頭催放數苞紅晚成一聚城芙蓉　水芙蓉了木芙蓉湖上花無一日空卷却水天雲錦段

又聞步障夾堤紆周益公大全集平園老叟周某敬讀次對兄芙蓉絕句歎服不已勉繼于後　秋花少似春花結眼明見此木芙蓉斜臨野水作秋妍似照晚粧濃未濃洪适盤洲集芙蓉　高標出艷自宜霜特草繁葩莫中傷肯與紅蓮婚三夏要同黃菊向重陽陳簡齋詩白髮飄蕭一病翁一春身世藥爐中芙蓉墻外垂垂發九月憑欄未怯風　杜和叔池塘江邊一樹垂垂發滕元秀詩題蔣中丞庭下芙蓉三首　西風吹下一庭秋自與聊花更愁醉臉晚來紅拂拭未妨蕭瑟却風流　莫把秋芳與春比物生各各以時行只今獨步西風裏那得春花與抗衡　菊與為朋竹與游閑門誰見晚粧新不須多羨蘇堤好車馬往來塵污人　熊見山瞿稭集芙蓉　青鸞度諸華雲雲雄翁嫋婷擁萬紅把似牡丹酣富貴洛陽今是幾秋風　達旦阿知郎席宗芙蓉詩　憶昔夢遊芙蓉城城中僊子千嫦嫦霞衫雲卷蓮蟠楯朵朵漢家尹與邢西風吹醒黃粱夢悵暖青紅誰與共別來秋晚過群僊猶把臙脂騎綠鳳太液池邊翡翠樓金屏縹樓何風流那知鄒衰未顏改何監青城雪滿頭不必對花長太息榮華俯仰成塵跡色空空色無了期昨是今非又來日李公明詩芙蓉　野花能白又能紅也在天工長育中長對秋煙顏色好豈知人世有春風江湖續集李龔

詩　偶憶春紅不受除一枝枝似一團霞玉宵露重秋煙冷唐突西風是
此花　南遊寓興集芙蓉　海天秋闊爲呼霜羅落風淒菊破黃誰把芙蓉
栽近水分明鸞鏡照紅妝　李忠定公集浥露披風浩莫將嫣然秀色照清
秋佳人日暮來何處翠袖紅妝相對愁　呂元鈞詩剪取芳條便種成只從
秋後吐繁英清霜難拒紅光滅何況松筠浪得名　再詠芙蓉　一夕西
風一度開不須人力爲栽培化工何事存芳蕚長與炎荒作瘴堆　嶺外此
花尤多中元後盛開瘴癘漸作土俗忌之目曰瘴花　才溼秋綱錦小葉手
種芙蓉入秋盛開　天然富貴又風流旋旋湘妃起聚頭與做牡丹何不
可高他一着見深秋　空山寂寂朋游少爲愛風姿手自栽九十日秋獨
暖然一枝謝又一枝開　留侯美好婦人然楚漢功成更倜仙疑與拒霜
同品格生來質弱節高堅　關監政自亦不忍冷向由來未易知開又爭
他桃李分何緣同得並關時　虞儔詩芙蓉盛開　溪山明處開三徑松桂
叢中擅一坡天借瓏頭千丈錦紅雲不盡綠雲多　憶南坡芙蓉　宦遊
木末搴青旋芙蓉祇有埋頭薄領叢悵望家山天樣遠萬枝相暎落霞紅
和秘老弟南坡芙蓉　簇簇坡頭錦繡叢叢香消息問來鴻東窗未遣
先驚綠青女何妨更染紅向日塑培曾覆貴有時灌溉亦連筒乎來爵宦
成離索却欠看花一醉同　夏芙蓉　四月池邊見拒霜圃丁驚問此何
祥花如雲錦翻新樣葉似宮袍染御香病不能陪花酒伴詩猶堪詠鼓謨
傍諸君筆力迴元化努力先春壓衆芳　和　老子而今兩鬢霜未應癡
絕泥機祥不能木末搴朝露爭先離邊嗅晚香使合折來書卷畔詎宜簪
向寶釵傍漢山十樹方芽甲肯信人間有早芳　劉圻文詩曉看如玉暮如
霞濃淡分秋染此花終日獨醒千底事晚知惆醉是主涯　陳龜峯詩紫草
排等露微紅不比春花對日斜冷落半秋誰是侶可憐妖艷嫁西風胡松
窗詩妖紅弄色絢池臺不作匆匆一夜開若遇春時占春榜牡丹未必作
花魁　劉理詩華嶂臨流結綺叢多情長伴菊花叢雖饒冷落清秋後能把
柔姿獨拒霜　任希夷斯庵集植芙蓉有懷　爲愛秋花霜後紅故栽千樹
待西風却思少日梢頭語淡落花前贊影筆　容齋先生詩業芙蓉手卷
玉肌緑理耕光深盡得如生不許臨思憶小池霜後看一枝斜印碧波心
共圃以肯娟爲地者弱類然故云　芙蓉初開有懷　窗外芙蓉三兩枝
被風吹綻不多時嬌紅適向盧攜見似送新題遣賦詩　賦肯豐肌頰杜
丹杜丹爭解拒霜寒花邊有句道不出思得蘇心人共看熊夢祥草堂集
南溪上種芙蓉　夾水芙蓉密密栽緣溪斜立照溪開放教十里紅將去

不盡溪流不要回趙蕃淳熙藁芙蓉道間二首　芙蓉山上芙蓉老主人
誰向人咫尺分毫識或如冠劍或鳥獸今我左右煩窺覗乎生退之南山
句爲渠持轉筆力嚴那知刻畫果辦此造物主是無留藏　芙蓉山下芙
蓉渡壁畫崖鐫何物路更觀溪水突人來今我詩情雜欣慨興夫宜競松
原山如此積雨應主滿從來潰溢無根源水激石露須臾間方秋崖異綠
裳丹臉水仙容不謂佳名偶自同一朶方酣初日色十枝應發去年叢莫
驚墜露添新紫更待微霜暈淺紅却笑牡丹猶淺俗但將濃艷醉春風北
惆悵師巢憶水芙蓉木芙蓉寄西湖諸友　竹涼池館綠荷風同看吳宮
小隊紅少却亂紅深處催西陵橋北斷橋東　花滿秋城閣水明鏡中滴
露掌中寒曾餞新詠游花下寫寄城中石與丁曾乎傳澥集吉之南門外
見芙蓉爛開　小春催出傾城色笑倚墻頭若招客欲芳猶帶秋風嬌婀娜
直宜江路側詩眼驚紅狂欲呼熟看似細又似捐花神留爲菊後芳天意
遣作梅先驅看山唐子西集人間八月初霜發芙蓉溪上春酣酣二南更
盡晉里業七國歧復邪軻談人間三月春風好溪上芙蓉跡如掃周家盛
衰伯爰作漢室陸時窮主老小兒逞伐誰能指故回枯折還芳蕊只應人
老不復少有酒且發衰顏紅王實齋甲寅藁和易叢兄芙蓉吟　大專此
稅分四藏曜靈西征駕新霽人間萬寶告成時白帝時功有良貴后皇嘉
惠放一頭晚妝鸞鼓怨晨遊蜀錦步帳數千里爛然一抹眼波流玉容沐
露月梳吐翠袖蹁躚舞微笑雪舒霞卷競芳璀照水迎風爲誰好水中木
末旺驕人拒霜冒霜名字新平生不識春宵暖甘隨青女嫁花神易丕胃
中五千卷景物驅歸司中銖貫花不是少年心見花依舊少年面石丁作
主事難遠子高那是夢仙瀛何如醉鄉自廣大暮天猶地山爲屏詩寬醒
衷風光韓梅花已孫受降城殘偏拙軒業園丁報秀野對庠芙蓉盛開
我家分占清溪曲溪曲新添數椽屋屋前花竹占清妍更植芙蓉伴黃菊
植時止是三寸栽兩打霜埋地氣回深培淺塑那費力想見錦繡沿溪開
向來爲渠轉一語欲辟秋光堅不住于今秋光雖勝前花開却恨隔江滴
哇丁知我酷愛花風吹芳訊到官衙淡紅深淑足嬌態高高下下依日斜
人生行樂何須定蹉見此花頭次盛蜂脾添密採偏多蝶粉尋香曼來聘
囹根哇丁輕削根起時亂插不歎緊今年開遍明年續要使長家天地恩
主人做官在廣水亦有芙蓉滿閑地看花餉饒植花時寸酒一杯誰寄似
僧文炯集芙蓉花歎　東鄰墻外芙蓉花初開聚聚如朝霞今朝花謝枝
空在幾樹千回只歎嗟花謝明年還復開紅顏已去終難回人生不及花

枝附冗有流光白髮傷遊子對花心盡醉老翁見之如夢寐醉把浮生九
夢也肯計榮華興廢悴中州集 党懷英西湖芙蓉詩 林麟振危柯野露
妾荒蔓孤芳爲誰好一笑即自献明妝炫朝麗醉態着晚困脉脉含春情
悄悄驚秋恣直無桃李媒不嫁惜嬋娟悠哉清霜養共把蘭菊慎元遺集
道園學古録木芙蓉 九月裏王宴渚宫霓袂翠羽度雲中滿汀山雨衣
裳濕宋玉愁多賦未工 丹霞瓊苑洲公子夜來遊終宴風露冷折花登
彩舟 錢舜舉折枝芙蓉 白髮多情憶翻南扶風溪上看春醒別來一
尺吴江水做此十花濯錦濃虞集道園遺藁摘芙蓉 明月丹霞是鏡湖
綠菌隱約錦襆翻西風滿地吳王醉眼前樓前教戰圖 許有壬至正集調
木芙蓉不花 南土風宜陸地蓮移根培植不能妍世間大絕司花手都
道殷勤是偶然 劉仁本亦玄集木芙蓉畫 光浮仙掌露華濃香滴丹砂
暈玉紅太液池邊秋月白參差霞佩倚西風 王沂伊濱集木芙蓉 露白
江清水殺涼館娃宮裏宴吳王美人醉起更衣晚密帳温帷翡翠粧 抄録
雜詩木芙蓉 木芙蓉朝花白暮花紅世情兩翻覆正與此花同木芙蓉
主墻東死墻東只換色不換叢世情翻覆無間斷若比此花根亦換許岳
祥閑風藁溪山瀟洒家宜秋纔步何須百尺換亂後見花如故舊老來詩

酒更風流盡孫皓折誰知處好爲一嘯人舉頭欲對黄華開口笑茫然消
息也堪愁 平阜木芙蓉千株爛然雲錦醉行其中如遊芙蓉城也作歌
紀之 牡丹一名木芍藥非霜也號木芙蓉好花名盡多重疊不取枝間
取觀同悲鴻一聲天雨血落霞萬頃江飲虹水花已盡岸花出千朶萬朶
能白紅曾共鴛鴦登錦褥也隨鸂鶒上屏風金釵欲插嫌花瘦玉手高擎
興面重弄色合歡無限思九心千葉爲誰容朝看花開紅倘淡莫見花欲
紅轉濃朝開夕飲如趁市明日風光移別藥平生愛花入骨髓白頭出役
芳叢裏清曉穿花東竭歸花粧露匯秋溪水波溪入覺境珀成駐得來頬
興花似老我逢花六十秋花開花落水悠悠未契太平一杯酒歲歲花開
伴白頭 范德機集芙蓉 芙蓉生石壁雲錦映青松那憶南州路歸船處
處逢 程禮部集芙蓉遠碧 女媧抹灰土削作青芙蓉一天墮平地化爲
煙外峯送空秋水積爛色晨露濃因之朝玉京仙人邁高蹤 袁文靖公集
芙蓉盛開余方在病始題數語以答芳時 芙蓉發高秋結根近流水亭
亭枭憐莖鮮鮮蓋縈藥我病絕筆勝從賞亦成喜濃露醉未頬清風翻綠
被開闔一作翕張隨時明秋然象端士循吟夜景寒雅歌時振履 黄粹
翁和余芙蓉詩有贈無王音未肯納履之句因使用前韻送之 聞君罵

征軒迢迢渡烟水徘徊未忍去倩盻炫新藻綫唱驪駒歌猶能一笑喜少
畢行汞商零霜百草被瀟洒出世姿賦詠有奇士鄭重蘊餘曝明年聽未
復 綿州荒山道傍芙蓉盛開 臺榭壞岳姿初非媚幽山伊誰植老根
安遇怡芳頹堅持隨日心不放秋光閑騎騎困病客況爾主清歡晤言匪
遑久嘆色埋舊塵郝經陵川集儀真館後園芙蓉 詩人重江花池園不
敢嘆芙蓉十數叢下馬開已過霜霽餘秋陽殘花兩三蕤悽忍今年春九
若孤館主餘土洗新荃鎮日看長大綠玉主柯條叢草爲刈荃秋風吹紅
苞半吐嬌欲破初如搭紅粉摺歌烟脂洗日高頻漸酡醉髻驚馬墮輕風
一披拂零亂霞飈飛脉脉吳宮深盈盈楚腰餓露重力不任欲就歸苔卧
嬌多韻有餘所恨唱不和秪應恙苦斷爲汝歎楚些 庚戌歲九月中於
西田獲早稻芙蓉 久客未還反歧憂徒多端對花便舉杯暫得心田安
芙蓉如美人盛容耐閑觀愁紅漬粉淚醉臉傷春還上日綸章藏依風翠
綃寒含涕有深思欲言還着雛露重膏沐新低垂淚闌干無情似傷情使
我凋朱顔載歌更獻酬物我何相關起來拂花舞不復爲嗟嘆 芙蓉
池館無人花正愁仙家城郭楚江頭一聚斜日錦雲晚萬里西風紅露秋
深院岡園情脉脉小山側畔思悠悠秪應來歲蓬蒿底埋没共塵最次休

霜後芙蓉 燕悴江頭秋牡丹南人棄擲北人看明妃出塞燕脂冷霜
滿琵琶淚滿鞍 富春藁中峯寺見芙蓉 迢迢高澗水下注清冷池池上
何所有上有芙蓉枝芙蓉何娟娟綠葉敷紅滋不生湘漢間左右隨風披
如何在空谷若與幽人期素心果如此孤獨將無辭 程雪樓集至洪王肯
堂治書見示芙蓉詩次韻二首 春風歌桃李秋雨深蒹葭蕭然公館閒
得此奇種栽九天清露零一道紅雲開寸牽綠衣隊酎宴瑶池盃穠粧月
鑑懸麗服霜刀裁瑞蓮湧平地妙色分五臺雙陪飛仙遊倆稱幽人懷終
疑閬苑去君會何時諧此日眼雙明臨風首低回長宮歌楚騷招得花神
來 幽居有佳人頳頳暈紅玉飽承仙掌露晞沐蕙葵曲一望西風塵倚
竹翠袖拂開臨清水照靜對遠山矗向來涉江人見謂江成陸楚楚靈均
裳貯麗爲誰靄惟應妙手畫掛壁薄天霜后皇植衆芳艷艶刈金屋詎知
漆室憂不在春暉尺結言遺音相高舉郢書燭朝祗適紫山集至元十五
年九月二十三日賞翟侯虛錦亭芙蓉 淡白輕紅宫樣粧醉容醒態巧
低昂天寒翠袖嬌無類球重徵雲護曉霜 芙蓉臨水四圍栽正要佳賓
數往來不用名家金步障天教香色盡屏開 露冷霜寒江樹空西風開
到錦芙蓉渾如晉武平南後越女吳姬滿六宫 判土潘難盡比花比人

初見入鶯詩貴無賤有真堪惜迴首西風化彩霞王景初觴軒集芙蓉
夢入神仙海外城醉紅香擁萬娉婷覺來煙雨秋江晚依舊騷人伴獨醒
丁復檜亭藁題芙蓉　秋江渺渺百花盡天色漸寒愁夜長春情夢斷西
風起一樹欄開紅拒霜王惲秋澗集芙蓉　平生不識翠苞纖真色還欣
到爾嬋娟綻蕊芳無兩據閑粧壓葉更多尖一溪野水明粧鏡滿樹清香
拂繡簾開謝已甘秋色晚碧桃紅杏我何嫌又性夫詩露冷紅酥不帶愁
湘蘭楚菊共清脩靈均死去無人問開鄧滄江一片秋盧疎齋集賦得秋
水芙蓉題丹陽劉氏別業　滿意秋江玉鏡臺清風時為故人來謝家池
畔芙蓉晚惆悵春工去後栽晴傳翁百花詩此花又名拒霜慶曆中有見
丁度按樂侍女迎作芙蓉館主俄聞丁卒石曼卿去世後有見之者云我
今為仙主芙蓉城欲見者同往不諾騎一素騾而去近詩十里秋紅照馬
蹄少陵詩稱隱編芙蓉　如館如城幾艷叢拒霜不覺老西風曼卿人見
騎騾去丁度仙遊按樂空惆悵二公皆死識淺深十里尚秋紅且圖帶地
香花醉肯羨豪家繡褥工薩天錫石林藁三益堂芙蓉　班蘭十二捲輕
碧秋水芙蓉隔畫欄綠翦迎風霞遶影錦袍弄月酒生寒湘妃舉袖留江
湄仙掌紅雲濕露盤秪恐淮南霜信早絳紗籠燭夜深看借大訢蒲室集

次韻薩天錫臺郎賦三益堂芙蓉　花開未覺早霜殘留伴仙人酒半闌
翡翠巢空秋浦淨落霞飛盡異江寒玉真對月啼雙頰楚袖迎風舞七盤
持向兒邪聽說法病翁元作色空看劉將孫養吾集芙蓉　芙蓉葉葉結
青苞密葉深煙光重稍西風天嬌索扶倚出墻臨水紛相交凋梧老柳無
顏色各自晴光借朝夕游蜂粉蝶最世情已向墻頭水邊覓韓性五雲漫
藁山陰堤上芙蓉咸淳中福王所種年深無擇秋至猶作數花泊舟堤下
悵然成詩　黃雲作霜古臺下阿就斷魂弔驚兔紅簪一掌落青銅濕月
啼痕夢中濕波心嬋娟抱璽穫欲語不語天為愁顰山淡黃淡如影蝶使
不識邯鄲秋墜髻零粧倚秋風古錦織情寄書客君不見侯家女郎爭艷
陽水氣吹紅半天色張憲玉笥集芙蓉曲一首三解　芙蓉花大如盃露
為醴主作壽勸客飲客勿推　芙蓉花嬌秋入紅為袖綠作裙舞回風歌
停雲勸客飲客須醉　芙蓉花何娉婷舞嬌梁上燕歌響花間鶯子高未
合登更御夫寄鞶人間夜永秋風冷莫按韓娥緣竹聲　國朝僧宗泐詩
題木芙蓉　向來桃李媚春風獨下芙蓉醉晚紅東巷自衰西巷盛田家
客滿實家空清江貝瓊臣集木芙蓉　萬里名花蜀土分澄江渾似錦江
濆夜承仙掌三清露春剪巫山一片雲未許王家誇少婦還從卓氏妬文

客所思欲寄知何處雁斷天南日色照鎖綠詩詠池上芙蓉　翠蓋擁霓
旌掩映仙妹面只疑洛浦神來遊水晶殿周巽泉性情集芙蓉行　天門
初曙啼早鴉西風吹落丹霄霞美人間倚闌干立錦樹頻霜初見花美人
顏色花可比歲晚見之心自喜鸂鶒沙邊雲彩飛珊瑚枝上虹光起密葉
玲瓏亂翠毛繁芙傑欄裁文綺宮女焚香別殿中秦城覽鏡粧臺裏朝來
驛樓驛亭西疑是美人隔秋水紅妝翠袖青霓裳微笑含情欲玉畫木末
霞消落日紅相思咫尺雲千里高李廸齋鳴集東池晉芙蓉　江天搖落
逢秋杪滿目殘荷與枯蓼東家喜有木芙蓉我樹繁開依綠沼穠豔低將
流水映寒香遠送迴風裊半愁霜露倚叢莨老去徐娘猶窈窕天公似厭
秋冷淡故發芳菲媚清曉莫嗟不及見陽春畢馬塵埃相汙少吳王宮殿
斷竹客湘女祠空掩啼鳥何如此地獨來尋靜對嬋娟散憂惱蘭舟雖無
美人採日暮孤吟自行繞明朝重到恐銷魂零落紅雲波渺渺宋濂羅山
集芙蓉篇　芙蓉葉上看霜早芙蓉花開秋已老美人栽就芙蓉衾欲寄
相思淚滿襟劉嵩詩寄題孫子林白描芙蓉　孫郎作縣不高情閒把芙
蓉學寫生玉柱靜含秋露白銀屏低立晚風清洞庭水落愁新濕錦里霜
飛憶故城亦擬放船螺子港幾時呼酒看秋晴宋錢塘韋先生集木芙蓉

詞　木芙蓉牆頭淺淺紅滿林枝葉十九空獨此誰應當秋風抄風無意
開俗眼俗眼不開須在儂接離斜欹勿嫌老滿觴何那鴛兒未豈必黃金
菊韓易白玉鍾歐陽公詞少年遊木芙蓉　肉紅圓樣淺心黃枝上巧如
妝兩輕煙重無慘天氣啼破曉來妝　寒輕貼體風頭冷忍拋棄向秋光
不會深心為誰惆悵回面恨斜陽白君瑞詞滿江紅木芙蓉　木落林疎
秋漸冷芙蓉新拆倚碧水曉粧初鑑露勻妖色故向霜前呈艷態想應青
女加憐惜映朝陽舉葉擁紅苞閒庭側　嚴桂香隨飄泊離菊嫩陪幽寂
笑春紅容易被風吹落滿眼炯然書錦爛一身如寄神僊宅把綠樽莫惜
醉相酬秋工力謝無逸溪堂詞西江月木芙蓉　曉艷最便清露晚紅偏
怯斜陽移根栽近菊花傍對錦添成新樣　主客聯揮玉麈歌詞細琢文
章從今故事記溪堂歲歲芳尊共賞　周竹坡老人詞漁家傲夜飲木芙蓉
下　月黑天寒花欲睡移燈影落清樽裏喚醒妖紅明晚翠如有意嫣然
一笑知誰會　露濕柔柯紅壓地羞容似替人垂淚著意西風吹不起空
繞砌明年花共誰同醉　西江月和孫子紹拒霜　天意未教秋老花容
剗地宜霜酒肌紅軟玉肌香不與梨花同樣　米伴孫郎小燕臨風為舞
霓裳更既綠水照紅粧便是採蓮船上　惟揚志戚字木蘭花詞　舞臺歌

院。雨使西風寒翦翦。華捲丹鳳。花與殘霞一樣紅。宮裯隱繡香款巧。隨蓮
步。蹋不怕霜寒。日日，拼教醉畫欄。張翥調南鄉子秋日湖上賞木芙蓉
秋色照波明。天際芙蓉似錦城。卷畫樓臺紅粉面，輕盈。未許黃徐寫得成
一舸載揚舲。共醉花前玉笛聲。猶記青鸞和月跨，三生。我是仙家石曼
卿。蘇東坡詞定風波 十月九日吾子之置酒秋香亭。有雙拒霜獨向君猷
而開。坐客喜笑以為非使君莫可當此花。故作是篇。兩兩輕紅半暈腮。依
依獨向使君回。若道此君無此意，何為雙花不向別人開。 但看低昂煙
雨裏。不已。勸君休訴十分盃。更問尊前狂副使，來歲花開時節與誰來。
看鄉貢寬集三臺令。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苑裏看花。月色豬黃相似。不
著紅鸞扇遮。 池北池南水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秋萬歲，未央明月
清風。 母侯置酒南教場，賞芙蓉賦鷓鴣天。 莫惜花前泥酒盃。沙場千
步錦平鋪。將軍閑試臨邊手。按出吳宮小陣圖。 清露裏，曉霜餘。嬌紅淡
白更傾朱。人間落木蕭蕭下，獨倚秋江畫不如。 再賦 艷朵珍叢問舜
衣。蹴毬場外打紅圍。小輿穿入花深處，且住。香花醉一回。 秋欲盡，露微
悲。江梅未破菊離披。情知不與韶華競，回首西風恐阿誰。 盧祖皋集瑞鶴
偎。賦芙蓉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中有一人長眉青

嫺如傲月淡踈星。故來章又之 江南秋欲徧。算除嚧。分酒邊螿蟲。青林
偽霜淺。問風流何事，試筆偏現。交波步遠，誤池館黃風。天宴事回時。細剪
荷衣，尚倚半酣粧面。 深院。綺霞低映。步障橫張。暮天偏捲。無言笑倩傳
前恨。仗誰遣。似畫來鶴馭。錦城依舊，無便倦風究轉。念踈星淡月，長看甚
時再見。張允輸歸來集菩薩蠻見芙蓉 天涯客裏秋容晚。妖紅聊戲思
鄉眼。一朵醉深粧。著渠照鬢霜。 開時誰斷送。不待司花共。有脚誂陽春。
芳菲屬玉人。高觀國竹屋癡語菩薩蠻蘇堤芙蓉 紅雲半壓秋波碧。艷
粧泣露嬌啼色。佳與入仙城。風流石曼卿。 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錦。明
日粉香殘。六橋煙水寒。 范石湖詞菩薩蠻芙蓉 水明玉潤天然色。平平
拵作西風客。不肯嫁東風。態愁霜露中。 綠窗梳洗晚。對飲琉璃盞。斜日
上粧臺。酒紅和困來。 蔣竹山詞高陽臺芙蓉 霞爍煙珠，雲蒸篆玉，環腰
娩娩飛鈴。天壤王郎，飈輪此地曾停。秋香不斷臺心遠，溢萬叢錦艷娉明。
往事成塵。鸞鳳蕭中，空度瑤笙。 擁翦一點清寒髓，賞芙蓉嬾飲，露濕汀遠
屋高紅，新營小樣花城。霜濃月淡三更夢，夢曼仙來倚吟屏。共襟期，不是
瓊姬，不是芳卿。葉石林詞卜算子五湖嶼裡木芙蓉。九月旦盛開。 曉雨
洗新粧，艷艷驚衰眼。不趁東風取次開，待得清霜晚。 曲港照回流，影亂

微波淺作態低昂，好自持。水闊煙村遠，未嫁。吾調生查子拒霜花 庭戶
曉光中，簾幕秋光裏。曲沼綺疏橫，裝淡新梳洗。 紅臉露輕勻，翠袖風頻
倚。鸞鑑不須開，自有憑前水。晏元獻公樂府少年遊 霜華滿樹，蘭凋蕙
慘，秋艷入芙蓉。臙脂嫩臉，黃金輕蘂，猶自怨春風。 前歡往事，當歌對酒，
無限到心中。更憑朱檻憶芳容。腸斷一枝紅。吳仲方江湖詩樂府 黃葉
舞碧空，臨水處，照眼紅苞，齊吐秀，情暗態，娉立西風如訴。遙想仙家城闕，
十萬綠衣童女，雲髻妙，玉娉婷，隱隱彩鸞飛舞。 樽前更風度。記天香國
色，曾占春暮。依然好在，還伴清霜涼露。一曲欄干敲偏，倩無語，空相顧。殘
月澹，酒闌時，滿城鐘鼓。永平志虞美人程目挼取芙蓉 秋深猶帶秋初
熱。木犾秋香發。愛他樓下木芙蓉，粧罷三千美女出唐宮。 西湖雖小風
光勝。分得錢塘景。連此林木連此山，恰似三賢堂後凭欄千。金王寂拙軒
集水調歌頭戊申秋季月十有六日，賞芙蓉於汝南佑德觀，酒酣為賦 明
月幾時有，且莫平遊宦之情不能已也 岸柳飄疏翠，籬菊減幽香。愁
蜂懶無賴，吟落過重陽。應為百花開盡，天公著意留與，九物殿秋光。露月
烱踈影，晨露浥紅粧。 奈無情風共雨，送新霜。嫁晚還驚衰早，容易度年
芳。祇恐韶顏難駐，擬倩丹青寫照，誰與細商量。我亦傷流落，老淚不成行。

元高擇集芙蓉詞 美人夜怨減秋顏，落紅片片臙脂乾。露珠吐淚損羣
盤。芙花壓面秋胖皺。琉璃淺碧綺疑寒。參差柄折青根圩。香心碎盡恨未
殘。羣綠抱風入碧流。蘆珠薺集賀新郎賦拒霜 觀物聊賓戲。問花枝能
紅能白，如癡如醉。羣被香銷行雲斷，約略幽閨睡起。甚卻有溪娘風致。木
不芙蓉都如許，笑人間，不解塵均意。歌晚色，賦秋水。 而今老子婆娑地。
更何須奪奴步障，謝公携妓。徙倚西樓登江遠，日暮載我綺懷楚澤荷衣
芰製。離菊難忘平生約，共小山叢桂相料理。吾與汝，有知己。梁竺吉集一
等紅芙蓉和友人韻 怨東風把韶華付去，讓李小桃紅，黃落山空，香銷水
冷。此際才與君逢。歎秋思，柔腸九結，擁翠袖，應費剪裁工。掌臉迎霜，幽姿
泣露，寂寞誰同。 休笑梳粧淡薄，看浮花浪蘂，眼底俱空。夜悵雲閑，寒城
月淺，有人吟徧深叢。自前度王郎去後，舊遊
處，煙草接吳宮。惟有芳卿，寄言感慨罰峯。

地芙蓉

即木芙蓉

宋嘉祐本圖經地芙蓉主邛州味辛平無毒花主惡瘡葉以傅貼腫毒九月採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地芙蓉古詩云一名拒霜花俗號寒花九月採花蠟暴不蠟即浥爛又葉陰乾亦可蠟

水芙蓉

格物叢談芙蓉之名出於水者謂之水芙蓉荷花是也崔豹古今注芙蓉一名荷花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花大者至百葉潁川語小芙蓉蓮花也又名芙蕖其花菡萏拒霜乃木芙蓉因其映水而艷直稱為芙蓉誤矣沈元用詞云湖水秋來蓮蕩空年年都付木芙蓉此最分曉秋圃雜志花之最春花秋英英不時有歲五六月芙蓉盛開雲錦可愛雙花並蒂間亦為瑞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王逸注芙蓉蓮花也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芰荷合芙蓉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郭璞云芙蕖別名芙蓉江東名莖下白蒻在泥中者為蔤房為蓮邢昺云今江東人呼荷花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藕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俗傳誤也陸璣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本草稱實一名水芝一名蓮圖經云葉名荷圓徑尺餘其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其根藕幽州人謂之光旁唯苦薏不可食葉中蒂謂之荷鼻其的至秋末皮黑而沉水者為石蓮唯益固能浮之仁畢按蘇鶚演義云芙蓉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目亦名水華色有紅白青黃大者至百葉濂溪先生云陶淵明愛菊世人愛牡丹予獨愛蓮花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漢閔鴻芙蓉賦乃有芙蓉靈草載育中川埃倚幹以交波濯綠葉之規圓灼若夜光之在玄岫赤若太陽之映朝雲乃有陽文倚姆傾城之色揚桂枻而來遊玩英華于水側納嘉實兮傾筐珥紅葩以為飾感桃夭而歌詩申關雎以自勅嗟留夷與蘭芷聽鶗鴂而不鳴嘉芙蓉之殊偉託皇居以發英三國曹子建集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修根於重壤泛清流而擢莖其始榮也皦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暘谷芙蓉寒產菡萏星屬絲條垂珠丹榮吐綠焜焜韡韡爛若龍燭觀者終朝情猶未足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晉潘岳芙蓉賦蓋蘭池之綠水育沃野之上腴課眾榮而比觀煥卓犖而獨殊抽擢雲布葩吐星羅光擬燭龍色奪朝霞丹煇拂紅飛鬚垂的斐披赩赫散煥熠爍流芬賦采風靡雲旋布濩磊落蔓衍天閑發青陽而增媚潤白玉而加鮮太平御覽潘尼芙蓉賦或擢莖以高立似彫輦之翠蓋或委波而布體擬連璧之攢會夏侯湛賦臨清流以遊覽觀芙蓉之麗華潛靈藕於玄泉擢修莖乎清波煥然蔭沼灼爾星羅若乃回榮外散菡萏內離的出點發葉妖花披綠房翠蒂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蕤散舒纓以金牙點以素珠固陂池之麗觀尊終世之特殊爾乃採淳葩摘圓質析碧皮食素實味甘滋而清美同嘉異乎楈櫨參嘉果以作珍長充御乎口實孫放

芙蓉賦紛緩揚馨烟晃星鮮爛如朱霞朝興炯若流景在天宋鮑明遠集芙蓉賦　青房兮規接紫的兮圓羅樹妖遙之弱幹散菡萏之輕柯上星光而倒景下龍鱗而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濯繡羽而晨過排積霧而揚芬鏡洞泉而含綠葉折水而為珠條集露而成玉潤蓬山之瓊膏耀蔥河之銀燭冠五華於眾草超四照之靈木藝文類聚梁簡文帝芙蓉賦　考無丹之秾麗實總名於芙蕖皆出泉以育藕披翠蓮而挺敷泛輕荷以冒沼列紅葩而雕除徹旭露以滋采靡朝風而肆芳表麗觀於中沚播郁烈於蘭堂在龍見而萌秀于火中而結房豈星芬於芷蕙將越味於沙棠詠三閭之披服美蘭佩而荷裳伊玄匠之有瑤悅嘉卉於中渠既暉映於丹墀亦納芳於綺疏　晉傅玄芙蓉歌　宴江南採蓮花芙蓉曄若星羅綠葉映長波迴風容與動纖柯　涉江採芙蓉詩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思之在遠道　又賦得涉江採芙蓉詩　浮照滿川漲芙蓉承露光人來間花影衣度得荷香桂舟輕不定菱歌引更長採採嗟離別無暇緝為裳　梁簡文帝詩　圓花一蒂卷交葉半心開影前光照耀香裏蝶徘徊欣隨玉露點不逐秋風摧　採蓮詩　晚日照空磯采蓮承晚暉風起湖難度蓮多

搞未稀。棹動芙蓉落。船移白鷺飛。荷絲傍繞腕。菱角遠牽衣。　隋薛德源芙蓉詩　洛神挺凝素。文君拂艷紅。麗質徒相比。鮮彩兩難同。光臨照波日。香隨出岸風。涉江長自遠。託意在無窮。　梁元帝賦得涉江采芙蓉詩　江風當夏清。桂楫逐流縈。初疑京兆劍。復似漢冠名。荷花風送速。蓮影向根生。葉卷珠難溜。花舒紅易輕。日暮兔舟滿。歸來度錦城。　唐太宗皇帝採芙蓉詩　結伴戲芳塘。攜手上彤航。船移分細浪。風散動浮香。游鶯無定間。驚鳧有亂行。蓮稀到聲斷。水廣棹歌長。棲鳥還密樹。泛流歸建章。　洪适盤洲集涉江采芙蓉。芳艷落無汭。相思不相見。欲芳欲誰遺。秋容感人心。浪浪徒泛淚。不如膝上琴。哀音入君耳。　江湖續集鄧允端詩　涉江采芙蓉。欲采寄所思。所思今何在。望斷天一涯。將花照秋水。秋水清且漪。行樂不得再。日暮空凄悲。　揚冠卿客亭類藁採芙蓉詞　采采芙蓉花。集之以為裳。自彼若耶溪。登于君子堂。馨香璧細蘭。把玩畢瓊芳。佩服古無斁。懷人思沅湘。　方巨山集歷贊司理采芙蓉圖　紉之以湘纍。秋蘭之佩。載之以剡溪。夜雪之舟。狀之以清水。寒露之壺。洗之以碧玉。晴雲之甌。着畫船尾。畫船頭。荷花滿激。雙飛鷗。折紅如洗雲錦裯。傳使帥棹杳浮浮。薰風滿袖涼颼颼。醉面欲醒誰揖酬。若有人兮渺中洲。把住老月叫不休。花

亦問月愁不禁。何以了此蒹葭秋。鮫宮夜泣悲蜃樓。鱗幢欲濕行雲留。楚腰如水不可作。此意難以筆墨求。蕩子槳兮涯之幽。　虞集詩　長洲宮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傾奉君王千歲樂。一盤清露玉淋漓。　陸龜蒙集　開吟絕昭賦。更起屈平愁。莫引西風動。紅衣不耐秋。

碧芙蓉

太平廣記　元載造芸輝堂。前有池。中碧芙蓉。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遂剖其花。一無所見。　高似高緯碁類述之名芙蓉頌　澤芝芳艷。擅奇水屬。綠氣紅荷。比衍綠玉。摧麗蒼池。飛映雲屋。貫紀仙方。名書靈躅。水屬金木見人用　齊王融謝紫鮓啓曰　東越水羞。實罄東時之美。荊判任土。方擲鮓魚之李　劉孝感謝藕啓曰　凡厥水羞。莫敢相擬。水羞二字亦新

白芙蓉

唐李衛公集白芙蓉賦并序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麥秋後。風景甚清。漾舟溱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觀。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渠。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髣髴焉。　未明夕霽。佳木凝陰。蘭未歇其秀色。鳥尚流其好音。泛回塘兮清景暮。環倚渚兮君雲深。誠有感於逝節。思更新於賞心。是時黛葉已繁。瓊英始發。徑

瑞彩於波上。挺纖莖於蘋末。忽疑巨蠙擇猶。暫覩其明月。便似處子映松遂。覩其冰雪。嫣列霜於長河。耀良玉於方折。點白鷺於葭莢。散飛鴻於林樾。余乃鼓輕枻。入澄瀾。美揖田古人呼池澤為瀛度。杷椰越蘭。蕭裴徊容與。故志遺蔡。近汀洲而芰盛。出蓮徑而澤平。飛鴻鵠起鴛鴦。揮水珠而濺葉。動皮紋而枕莖。傳羽色而適情。合金綠而為情。皆度風而陰遠。歌臨流而轉清。既而稍出川陰。暫遊霄外。極望漪瀾。靜無夕露。又如游女解珮於漢曲。宓妃揉芝於湍瀨。舒溫藻以為席。倚立荷以為蓋。發巧笑之芬芳。感嘉期之未會。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為絢。猶美人以禮防形。振輝光而流爛。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荷木。且未匹其華容。由是向園之味。以為麗觀。廷華顯於沼沚。曳羅裾於碑岸。且損降玄實於瑤池。徒靈根於天漢。懷霄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歎。聽高鄉之早蟬。悲凡衆之還無。彼妍姿之照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為歌曰。　秋水闊兮秋露濃。感華落兮歎芙蓉。舊花榮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逢。相佳人兮寂靜處。顏如玉兮無冶容。

黃芙蓉

宋喻良能香山集參禮提宮寄似芙蓉詩次韻奉酬二絕　紅粉難云妙。鵝黃亦大奇。欲知堪畫處。絕勝採江時。　幽園知何處。青山東復東。芙蓉黃玉蘂。還與海榴同。　見山黃芙

蓉歌園黃千瓣。風味略相似。　梅聖俞宛陵集詠王宗說園黃木芙蓉　水中袁木本相擬有嘉花。王蘂拆蕊采。金房落晚霞。涉江從楚女。采菊聽陶家。事與離騷異。吾將寄以誇。

紅芙蓉

元滿道原順齋叢藁九月八日賦二種芙蓉二首其一紅芙蓉　豐肌弱骨與秋宜。宿酒朝來不自持。畫為嚴霜成搗質。要憑初日發妍姿。燕姬入畫猶嫌陋。蜀錦圍窠未足奇。獨對芳叢寄幽興。子高真是遇仙時。

醉芙蓉

漳州府清漳志　一名拒霜。有紅者白者。朝白而暮紅者。曰醉芙蓉。　姚成一雪坡集醉芙蓉　庭前木芙蓉。姿色更殊異。初開花徹碧。仙子淡裝束。乍迷改塗白。玉肯淨無瑕。嬌慢欲謝時。朝臉暈紅媚。詩人第花品。獨號此為醉。花雖無情物。司者定有意。晨醒槃初發。晚醉風欲墜。乃知沉湎者。頗沛在造次。可以為酒箴。酌花當欽器。　國朝晴江貝廷臣詩醒芙蓉　蜀江芙蓉四十里。花外樓臺夾江水。蜀主龍舟八月來。日照千門錦雲起。一朵依稀武都女。雪色宮衣輕欲舉。已竊玄珠化水晶。不同石鏡埋黃土。朝妍夕態還相憐。傳粉塗黃俱草草。春風入髓猶未蘇。丹砂換骨應長好。姿波殘艷花亦殘。江上秋深風雨寒。武林城南偶識面。把酒共看頻玉盞。十年流落雲間路。欲與舊賞知何處。芳心一點對斜陽。脈脈無言

宸筆賛。

並蔕芙蓉

宋書元嘉十年七月己丑華林天淵池芙蓉異花同蔕。 元嘉十九年八月壬子揚州後池二蓮合華。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元嘉二十年五月壹陵郡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王淵以聞。 元嘉二十年六月壬寅華林天淵池芙蓉二花一蔕。園丞陳襲祖以聞。 元嘉二十年夏永嘉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臧藝以聞。 元嘉二十年七月吳興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孔山士以聞。 元嘉二十年揚州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太始七年六月己亥東宮玄圃池芙蓉二花一蔕。皇太子以獻。 酉陽雜俎衛公庄有同心帶芙蓉。 能改齋漫錄並蔕芙蓉詞 政和癸巳大晟樂成嘉瑞既至。蔡元長以兆瑞禮次膺為之。徽宗詔永騎赴闕次膺至都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跗。夏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効樂府體屬辭以進名並蔕芙蓉詞。上覽之稱善。除大晟府協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辭云。 太液波澄。向鑑中照影。芙蓉同蔕。千柄綠荷深並丹臉爭媚天心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噢蕊頓君王寄與南山齊此池邊晏園舉葉擁群仙醉賞憑闌凝思萼綠攬飛瓊共波上游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新蓮子。鬬妝競美問鴛鴦向誰留意。 國朝類稿詩題趙子昂學士所畫並帶芙蓉花。 春入臺端款綠霞。無邊生意繞樓華。院鈴不動文書靜。親得芙蓉並蔕花。

同心芙蓉

隋杜公瞻詩詠同心芙蓉 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莖孤引綠。雙影共分紅。色奪歌人臉香飄舞袖風。名蓮自可念。況復兩心同。 梁朱超詩詠同心芙蓉 青山麗朝景。玄峯朗夜光。未及清池上。紅蕖並出房。日分雙蔕影。風合兩花香。魚驚畏蓮折。龜上礙荷長。雲雨留輕潤。草木應嘉祥。徒歌涉江曲。誰見緝鳥裳

重臺芙蓉

唐李衛公集重臺芙蓉賦并序 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后舊居之側。移植蘋洲至今茲茂。余頃歲徙根於金陵桂亭。奇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為此賦以待芳人託意焉。昔鄉惲為吳興太守。頗主客而歎曰。遐汀洲以採蘋。隱瀟湘之故人。悲白日之已晚。惜青春之不返。且欲捨璞藻於桂山。折瑤華於蘭晚。客乃稱曰。彼有清川。爰生瑞蓮。紅葩煒而曄曄。翠葉小而田田。此花大於常蓮。而葉小於衆荷。頗得為佳名於昔。未悅麗色於當年。於是紉蘭搴沚淪漣。吟未驚於蕭管。鳴鶴鵾於琵琶。臨漪瀾以遠望。歎華艷之何鮮是日際海澄。廓徹風不起。涵麗景於碧瀾。爛朝霞於清沚。鮮膚秀頸。攢立叢倚。競西子之顏酡。自鏡娃而炎止。遠以畫之。秀琛琛。玲瓏奕映。亮奪桀玉女之光色。抗霓旗以相從。迫而察之。若桂葉重撥。彰抗丹谷。思江妃之窈窕。發紅羅之紛郁。爾其映蘭芷。出蘋萍。撼萋萋之衆色。挺嬋娟之脩莖。法清露以濯秀。流鮮飈而發精。雖草木之無情。亦獨立而傾城。若乃行潦既收。秋光始靜。見涼野之夕陰。悵回塘之餘景。思摘芳以贈遠。更臨流而引領。翡翠失其輝鮮。珠璣奪其光穎。惟斯物之特麗。而獨秀於寒天。在靈境而何隱。居下澤而何偏。有紫華而不實。嗟淑類而莫傳。念莊姜之無子。非巧笑之未妍。彼天意之所屬。諒難得而知焉。此華無實。從根又不三數毛。故人間罕有焉。乃歌曰。 吳山秀兮煙景媚。固淑女兮感斯瑞。蓮無多兮無厭。類蘭蕙徒芳兮何足貴。人已去兮代不留。獨含情兮託此地。 張說詩重臺芙蓉 衆芳凋落後。特地遇陽和。一一開雖晚。重重得亦多。暮無幽鳥語。時有采蜂過。日暮寒階畔。輕紅拂淺深。

九蘂芙蓉

宋劉攽彭城集九蘂芙蓉 託根不近芙蓉苑。移植猶依灌瀆鄉。並蘂連心九相似。香來還使九回腸。

二色芙蓉

宋文同丹淵集二色芙蓉 蜀國芙蓉名二色。重陽前後始盈枝。畫聞物華分正素。繡引紅針間刺時。落晚自憐窺露沼。忍寒誰念倚霜離。主人日有西園客。得爾方于勸酒宜。 姜特立梅山續藁二色芙蓉花 拒霜一樹碧叢叢。兩色花開迥不同。疑是酒邊西子在。半醒半醉立西風。 戀夢祥草堂詩題二色芙蓉便面 曾陣西風十一闌。亭亭醒醉碧波寒。月邊青鳥無消息。流落人間作畫看。 程公許滄洲塵缶編紅白芙蓉 木蕖三數株。能白又能赤。晚春淺深色。醉醒客態殊。流霞斛玉籠。拍承養丹爐。模寫紙難喜。秋江有畫圖。

轉觀芙蓉

元濟道原煩齋叢藁轉觀芙蓉 露涼風冷見溫柔。誰挽春還九月秋。千醉未醒全帶艷。晨妝初罷尚含羞。未甘白紵居寒素。也看緋衣入品流。若信牡丹南面貴。此花應是合封侯。

添色芙蓉

虞衡志。晨開正白。巳午微紅。夜深紅。歐陽公牡丹譜。有添色紅者。與此意同。此花枝條經冬不枯。有高出屋者。江浙間必宿根重茁。蜀種亦須

海面芙蓉

太平廣記。元和初有鄭貫者。嘗東升越海。風飄至孤島而止。二公悠悶而陟焉。遙見有紫雲。自海面擁出蔓衍數百步。中有大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目。時有雙鬟侍女降焉。

金芙蓉

南史千陀利國傳。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後傳至毗對邪跋摩王遣長史毗員跋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等藥。 唐李翰林集登廬山五老峯詩 廬山東

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峯舊居詩 崖夫石柱。並酉金芙蓉

玉芙蓉 杜陽雜編：敬宗時，淛東國貢舞女二人。脩眉夥首，蘭氣融冶，衣軟羅之衣，戴輕金之冠。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

石芙蓉 洛陽名園記：董氏西園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涌出。建安記：大湖山在浦城縣西南一百里，一名聖湖山。湖在山頂，昔有采藥者止此，見滿湖皆芙蓉，涉水采之，乃石也。

錦城芙蓉 蜀檮杌：孟後主羅城上盡種芙蓉，九月盛開，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又令城上盡以幄幔遮護。成都記：孟後主於成都四十里羅城上種此花，每至秋，四十里皆如錦繡，高下相照，因名錦城。張章江漁翁集：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妝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看花得似去年無。

椰池芙蓉 王子年拾遺記：漢昭帝遊椰池，有芙蓉紫色，大如斗，花葉甘可食，芬氣聞十里之內，蓮實如珠。

白石芙蓉 邵氏聞見錄：唐驪山下有溫泉，以白玉石為芙蓉，出水為御湯。

步出芙蓉 齊書：涪陵王鑿金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出芙蓉。

渌水芙蓉 南史列傳：齊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將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儉乃以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渌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初發芙蓉 南史：宋頻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使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臉若芙蓉 西京雜記：卓王孫之女文君，眉色如遠山，臉際常若芙蓉，十七而寡，放誕風流，故悅相如之才而越禮焉。

人鏡芙蓉 酉陽雜俎：李固過老嫗，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明年國果狀元及第，其詩賦中有人鏡芙蓉之語。

華芙蓉 太平廣記：梁清家數有異光，仍聞擲瓦聲。令婢子青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為六甲至尊所使，來過舊居，仍留不去。

幕下芙蓉 李曾伯可齋集：謝荊帥咨代庵起任：

實無一日之寄，取諸人。製錦操刀，敢謂千室之邑。使焉牽頭，足坎木能脫足而肆債，先已埋頭幕下芙蓉，徒淹於綠水堂前楊柳，猶留有於春風。

鴨觸芙蓉 李端詩集：春秋書元丞抄秋懷終南舊居：行魚避楊柳，驚鴨觸芙蓉。

口噴芙蓉 常建：黃金作身雙飛龍，口銜明月噴芙蓉。古意

秀出芙蓉 李白詩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天河掛綠水，秀出九芙蓉。

褥繡芙蓉 杜二部詩昇闕全：孔雀褥隱繡芙蓉。

芙蓉羹 山家清供：雪霞羹。采芙蓉花去心蒂，湯瀹之，同豆腐煮，紅白交錯，恍如雪霽之霞。羹加胡椒、薑亦可也。詳見羹。

芙蓉城 古今事通：晉王迥子高與仙女周瑤英游芙蓉城，凡百餘日。歐陽公歸田錄：石曼卿去世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我今為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共遊，不諾，忿然騎一素騾而去。蘇東坡詩：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石曼卿也。

芙蓉館 石林燕語：慶曆中，有一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麗服靚粧，兩兩並馬而行，觀文丁度按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與女之眾耶？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

芙蓉園 事類合璧：芙蓉園，隋文帝所開，在長安曲江塢。杜甫俄閒丁卒。南樂遊園歌：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

芙蓉苑 事類合璧：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唐地理志：又六龍南幸芙蓉苑，十里飄香入夾城。杜牧長安雜題

肉蓯蓉

神農本經名醫別錄肉蓯蓉味甘酸鹹微溫無毒主五勞七傷補中除莖
中寒熱痛養五臟強陰益精氣多子婦人癥瘕除膀胱邪氣腰痛止痢久服
輕身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雁門五月五日採陰乾陶隱居代郡雁門屬并
州多馬處便有言是野馬精落地所生生時似肉以作羊肉羹補虛乏極
佳亦可生噉芮河南間至多今第一出隴西形扁廣柔潤多花而味甘次
出北國者形短而少花巴東建平間亦有而不如也唐本註此注論草蓯
蓉陶未見肉者今人所用亦草蓯蓉刮去花用代肉爾本經有肉蓯蓉功
力殊勝比來醫人時有用者宋嘉祐本註按蜀本圖經云出肅州福祿沙
中三月四月掘根切取中央好者三四寸繩穿陰乾八月始好皮如松子
鱗甲根長尺餘其草蓯蓉四月中旬採長五六寸至一尺已來莖圓紫採
壓令扁日乾原州秦州靈州皆有之吳氏云肉蓯蓉一名肉松蓉神農黃帝
鹹雷公酸李氏小溫生河西山陰地長三四寸叢生或代郡二月至八月
採藥性論云肉蓯蓉君益髓悅顏色延年治女人血崩壯陽日御過倍大
補益主赤白下補精敗面黑勞傷用蓯蓉四兩水煮令爛薄切細研精羊肉
分為四度五味以米煮粥空心服之日華子云治男絕陽不興女絕陰不
產潤五臟長肌肉暖腰膝男子泄精尿血遺瀝帶下陰痛掾本草云即是

野馬精餘在繪底採訪人方知墮落樹下在土壟上此即非馬交之處陶
說誤耳又有花蓯蓉即是春抽苗者力較微耳圖經曰肉蓯蓉生河西
山谷及代郡雁門今陝西州郡多有之然不及西羌界中來者肉厚而力
緊舊說是野馬遺瀝落地所生今西人云大木間及土壍垣中多生此非
遊牝之所而乃有者則知自種類耳或疑其初生於馬瀝後乃滋殖如茜
根生於人血之類是也皮如松子有鱗甲苗下有一細扁根長尺餘三月
採根採時掘取中央好者以繩穿陰乾至八月乃堪用本經云五月五日
採五月恐已老不堪故多三月採之西人多用作食品啖之刮去鱗甲以
酒淨洗去黑汁薄切合山芋羊肉作羹極美好益人食之勝服補藥又有
一種草蓯蓉極相類但根短莖圓紫色比來人多取刮去花壓令扁以代
肉者功力殊劣耳又下品有列當條云生山南巖石上如藕根初生掘取
陰乾亦名草蓯蓉性溫補男子疑即是此物今人鮮用故少有辨之者因
附見於此數和本草陳藏器序云強筋健髓蓯蓉鮮魚為末黃精酒丸服
之力可十倍此說出乾寧記雷公云凡使先須用清酒浸一宿至明以棕
刷刷去沙土浮甲盡劈破中心去白膜一重如竹絲草樣是此偏隔人心
前氣不散令人上氣不出凡使用先須酒浸并刷草了却蒸從午至酉出

又用酥炙得所寇宗奭衍義肉蓯蓉圖經以謂皮如松子有鱗子字當為
妄於義為允又曰以酒淨洗去黑汁作羹黑汁既去氣味皆盡然嫩者方
可作羹老者苦入藥少則不效紹興本草肉蓯蓉乃採根之藥主治已載
本經出陝西其狀有鱗甲如肉脯肉厚者佳味甘酸鹹微溫無毒是矣又有
草蓯蓉一種然形頗相似止是枯燥全無肉性即不堪入藥矣陳衍寶慶
本草折衷驗方用者名馬足喚說云伯樂論馬交氣於西又屬於午故
惟採號隱篤說為有遺瀝墮地蓯蓉感其氣而生故又說為是豈其刀耗
補壯也其者壯如紋鯉甲色豔而薄而肉肥者味甘鹹而柔若邪切之則
片可多可以曝之片化而無滓不如是則木下或土壟之上所生者皆無甚
力也薄俗亦以芭蕉根雞冠花梗等偽之性寒味惡施於滋補宜無害耶
所以先賢方十乘元本用肉蓯蓉注云如無蓯蓉則鹿茸可代事類全書
肉蓯蓉最難辨惟咀之即化都無滓者真以刀切肉有細縷沙而無滓者
亦真也金劉守真保命集肉蓯蓉益陽道命門火衰王好古湯液本草蓯
蓉氣溫味甘鹹酸主五勞七傷補陰中除莖中寒熱痛養五臟強陰益精
氣多子婦人癥瘕膀胱邪氣腰痛止痢久服輕身命門相火不足以此
補之元朱丹溪本草衍義補遺肉蓯蓉屬土而有水與火峻補精血驟用

反致動大便滑河西自從混一之後人方知其真形何曾有所謂鱗甲者又
云蓯蓉養五臟陰鎖陽代蓯蓉用味甘可食煮粥尤佳補氣平大便虛而
燥結虛而大便不閉者莫用且蓯蓉難得真者多是金蓮根用鹽盆而為
之北方有草蓯蓉名曰列當稍有補性味枯有[illegible]實難倚仗羅太無訣上
居[illegible]曰其蓯蓉凡使先須以溫湯洗刮去粗鱗皮切碎以酒浸一日夜濾
出焙乾使如煩急要用以酒浸煮過研如膏或焙乾使亦得尚從善本草
元命苞肉蓯蓉為臣亦可以主散味甘酸鹹微溫無毒主五勞七傷除
莖中寒熱痛養五臟強陰令婦人多生子補中益精氣強骨悅精神治男
子絕陽不興療女人絕陰不產除婦室疾癥瘕帶下陰痛止丈夫尿血遺瀝
泄精壯陽道暖腰膝潤五臟長肌肉生於馬瀝產在雁門肉多為勝形扁
赤潤長六七寸莖圓紫色於五月五日採之陰乾圖經云三月採根採時
掘取中央好者以繩穿陰乾至八月乃堪用若依本經於五月五採五月
恐已老不堪故多於三月採之入丸酒浸日乾淨擦胡仕可本草歌括肉
蓯蓉是馬精生主療勞傷補益精女子絕陰令有子男人陽絕亦能興抱
朴子內篇至理卷菟絲蓯蓉之補虛乏博聞錄最難辨唯咀之即化無滓
者真以刀切肉有細縷沙而無滓者亦真也山居備用煎當歸蓯蓉天麻

桔梗。俱換水三次，煑一日取汁。再用漿水浸一日。換三次出控乾，下甑蒸
內焙透爲度。如與切作片子。食經諸品羊腎茯苓羹方，治五勞七傷，陽氣
衰弱，腰脚無力。宜食羊腎一對，去筋膜，脂細切。又曰肉蓯蓉一兩，酒浸二
宿，刮去皴皮細切。有件藥和作羹，着葱白鹽五味末，一如常法，空腹服之。
太原志代州太平寰宇記朔州　雲州甘肅志寧夏靈州肅州元一統志
嵬崙崆峒之間所出。　肇昌府會州。郡縣志渭州保安軍。莫州保定路唐
縣曲陽縣行唐　山海經西山經。嶓冢之山有草焉，其葉如蕙。蕙
以上皆土產。

膂蓉

音十爾反也。或以蕙爲萆茱夫之音。志其本如
桔梗。含根也。黑華而不實，名曰膂蓉。爾雅釋
十四葉而不實謂之膂，音胥。食之使人無子。

芙蓉縣

舊唐書地理志芙蓉縣。舊
屬宇州。貞觀十六年改爲州。二十年又改屬
播州。開元二十六年廢胡刀、鄴川兩縣併入。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一　一東

庸

洪武正韻以中切。用也。常也。庸，傭夫功力也。庸有租庸也。又直也。唐有租
庸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月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蜀原
慷沙賦，誹訛佞莽，分國庸昵也。王逸注庸，所昵之人也。人，城也。詩以作爾
庸。許慎說文。庸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余封切。臣以庸以自
自知其有所用也。徐鍇通釋。蕭尚高有能，合庸庸者，施用也。會意與
封反。畬以鼻騤之具皆可用良否也。爾雅，庸，常也。郭璞注，見書禮，常法耳
州尚疏釋曰，庸者，用，謂自我五禮有庸，故庸爲常也。庸，勞也。注，功
勞疏謂勞苦也。庸者，民功曰庸。小爾雅，庸，善也。顧野王玉篇，庸，余恭切。
余鍾切。今作庸。陸法言廣韻切也。次也。易也。顏元孫干祿字書，庸上俗下
上張參五經文字，庸，庸以鍾反，上說文，下經典隸省。宋重修廣韻，又姓，漢
有庸光。丁度集韻愚也。古作𢈀。司馬光類篇，又余頌切。鄭樵六書略，庸事
兼聲。奇猶此與葦同體，即其鉦調庸之義，或作鏞，从其庚乃其鉦器，書以
京爲主，借爲庸用之庸，從人不知但識借義而已。魯吉吳棫韻補叶音子
方切。陳琳車渠椀賦，庸而不刻，倪而成章，色兼聖藝，子忠中書。戴侗六書
故大鍾也。詩云庸鼓有斁。說文曰大鍾謂之庸。別作鏞。書云笙鏞以間。清義
有三。書曰時若吉時登庸。曰汝能庸命，曰帝曰疇之譯可庸。曰車服以庸。庸
之爲言用也。常用之謂庸。故庸有常義焉。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書曰
夏王弗克庸德。周官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記曰君子中庸。常用之謂
也。周官民功曰庸。續用之謂也。用力於人謂之庸。用其力則與之直，因
亦謂之庸。別作傭。說文曰傭，均直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和易也。鄙也。賁古
文音容。韓道昭五音類聚，四音庸字書也。楊桓六書統，前毋蕭从庚从用
庸改也。隨改隨用乃可常也。說注庸，籀文从庸从水，改之如水使無壅滯
乃可常也。𪔂从言从宀，首言禮尚容，恭敬以言也。古之以約，表之以容，乃
可常用也。說注𪔂隸上𪔂承上而誠𪔂會此二文从𨑨首貞。重首者
賦鏁也。𪔂此从𨑨者从𪔂首鏁亦從𨑨首，𪔂與庸義同。从二言首相
連言而又言禮者，不厭，可用以爲常也。𪔂此亦从二言首，从鄒者傷言之
器也。𪔂𪔂上火上而誠。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廣韻又和也。廣韻平和
善人也。又常也。又中庸，崦巷未氏曰不易之謂庸。又附庸小國，孟子曰不
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曰附庸。又國名。書注，庸濮在江漢之南，今房州西
有上庸城。又禮記祭水庸，注，所以受水亦所以泄水。又姓氏族略云以國

爲氏古作𡩋陰時夫韻府群玉崔傳亦作庸槃布困窮貴庸周伯琦六書正譌庸象形古作用犬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虛字皆古之實字別作鏞備並非周詩崇高國是謝人以作爾庸注庸城也則古文城墉字亦借用李登存古正字庸庸从庚从用俗作庸非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庸瑜手切求从庚庚亦種聲此爲形兼意借用也書君時登庸又溝也記祭坊與水庸事也水名作滽非山海經宜蘇之山滽水出焉俗字書从言从目自之所具可言食用之意今但借庸用之而不知此正訓用者顧會定正字切喻雖喻寅延庸

篆書 庸 古論語 庸 古文 庸 石鼓文並見楊鉤鍾鼎集韻 庸 石鼓文 庸 庸 並秦誼楚文

庸 王存義切韻 庸 庸 並同上 庸 汗簡 庸 義雲章 庸 尚書古文 庸 集韻並見杜从古集

篆古文韻海 庸 徐鉉篆韻 庸 庸 並高起齋學書韻總 庸 庸 庸 庸 庸 庸

庸 並六書統 隸書 庸 鄭烈碑 庸 樊安碑 庸 上庸長基 庸 郭究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真書 庸 智永 庸 虞世南 庸 蘇軾 庸 趙子昂 行書 庸 米芾 庸 趙子昂

草書 庸 王羲之 庸 智永 庸 庸 庸 並張旭 庸 庸 並鮮于樞

庸 趙子昂

總敘

書康誥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注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有能救賢討罪一德於理而已無與焉漢書梅福傳毋若火始庸庸注師古曰庸庸微小貌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經學明訓德行之常久而不易是之謂庸經子法語莊子其與庸亦遠矣與凡庸異也莊子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石堂字義庸常也用也生民日用之常天下萬事常用不易之道也以其體段故謂之中以其天下日用之常萬世不易故謂之庸也明此自見異端之非求其集中者君子所以循理庸者君子所以行義莊子曰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者用也用者通也通者得也君子而時中謂其有庸在焉有建極之中而後道無所偏有適用之庸而後中無所執是則子思述其書之

義與敬齋古今黈靜言庸違靜言爲有理之言也靜則對亂言之庸用也書中庸字皆爲用義言則甚是及用之則常自違之

車服

以庸

書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注周禮民功曰庸理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考其功有功者則賜車服以旌異之蓋從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栾李方叔濟南集擬試車服以庸賦臣有功者賜之車服君不借賞臣惟有功賜車服之邦禮飾威儀於爾弩馨昭有煇光示龍光之著事言可績用昭聞閭之隆臣有膺誰加于生民勲勞被于天下賜以予天鈇鉞未足旌其能矣紀於將常亦非未足擇其美者惟命車命服分龍齊於本朝可賞吾賞功俾榮懷於諸夏夫以巾車陳六等之制司服辨九州之儀異纓示就之蓄飾絲紡藻繪之彰施金輅象輅分功異小大衮冕鷩冕分義存等衰凡所別貴將因衣之不可假今周慎持於名器用以藏禮是顯答於獻焉以爾爲民軌儀是用錫之乘以爾績民衆吊是用錫之服安其體以佚豫車其身而吉興罵彼玄牡則儀衛威重副以赤舄則禮容攸肅得與爲矣方將世延爾勞在爾無斁時乃自求多福四岳群后九官庶臣言敷納而咸在攷明試而具陳肯此異數示於衆人錫命大使爰求東周之想裘貴甲伯非惟元舅之視洪蒸求於突也責之則非衰於市也樹之何有吾既重於施報汝毋輕於較受鞧衣龍楂榮於尸傳師道攸尊微見拜士會於中軍君思益集者乃以訟而受服誠府而得乘貝裘致冠者在先未聚災身者有譖鵜求肆而尋穆鴉在梁而尋房載驅無禮其之心以盛爲尋求敍判侮慢之意雅予猶虛异哉聽使扣實題夫褻褻兼李賢之令典勉勤王之嘉績致爵位而安富尊榮行見尚方之申錫

登庸

書堯典疇咨若時登庸注克吉註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李哥書紀陰傳譖典陰之玫務在得賢清不之化息於枝木故二八登庸而百揆李有帝十八而天下泰武丁繼傳巖之遠周文拔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誓天衢業勳百代唐摭言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偶丞相晉公損之子偶及第翌日損登庸王偶遇父別見太平廣記李谿字民望拜相麻出劉崇魯抱之而哭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又納諫五篇後竟登庸李蹟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皆以擇之先持而已居其後也道路數士鎮益夫其勞鐸亦拐易制中官從遂淮孝保衛將欲大拜不能先於恩地將余鐸焉蹟陰知之䂓一主於道讀釋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拳

附也。領先事少接左右可去即命酒以飲釋妻李氏疑其書焉使女奴傳言於釋曰一身可矣滿焉妻見謀蝶驚曰以吾斯酒焉鴆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俄遊難踝元慎在私第獨出有朱衣吏躍出曰相公令日登庸言訖趨出命左右進之咸曰無人入朝果有制命數月又見朱衣吏云今日罷相遂明旅出中書文苑英華錢珝代中書孫相公謝登庸表昭宗乾元二年臣僅言伏奉今月某日制命授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淦澤自天征恐無地臣某中謝臣聞佐天子理陰陽撫四夷遂萬物者宰相之職也然而能經國則可以佐天子達化源即可以理陰陽吾柔服可以撫四夷適方圓可以遂萬物今臣材非經國智昧化源不知柔服之謀未達方圓之道使之執政必致曠官伏惟皇帝陛下與天同覆興日合明有言必訪於芻蕘有用必搜於林藪今者初當出狩且欲興脩至德以弭災動神機而代殘後苦舌運昭吉玄算是宜慎擇賢良光輔睿哲臣志雖若學器異混成但焉章句之徒無應權衡之任陛下明思委照聖鑒洞開後於駁正之司置在仰成之地越諸鄰典授以洪鈞空驚行潦之流忽載大川之檝遠達獨異寵深終疑顧同非次之榮且降可行之命立朝在野必有其人省己捫心無知所措臣某無任感恩荷聖兢惶屏營

之至畢仲游西臺文集代范忠宣謝登庸表　登覺事樞已出遺時之望進總鈞軸尤非經國之長知重任之疾顛戒虛名之暴得冀誤恩之可倖嘗味凡以荒陳及承訓詞莫追汗發天地之無私如是君臣之相遇至難亦既超踰惟知震懼中謝伏念臣行非高世才止中人英祖材賢嘗叨於言責裕陵善貸便達於刑誅建初政之清明方秉遺而耿業不圖白首誤簡清衷就假寵名繼蒙收召曾無三月已預柄臣遠此二年遂尸樞筦仍自二樞之列超昇端揆之崇藉右省之隆名開使封之新國陪教厥臧明告任述近世未聞迄今猶恐所以拜章瀝懇復命居家卒不獲辭衆知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仰承積累欲大施為懷風化之未淳思太平之可致更緣虛位因使備官既無見於事功乃止論其家世所袁朴學終累國恩行其所知幸斯民之安堵如有不稱敢圖位以妨賢授受之初詞情罔暇　又上太皇太后表　材微易竭恩重難辭列遺明盛之朝而戴崇高之位榮非己稱寵實心驚中謝臣聞自古聖賢之君有意治安之道考慎其相尤謹厥官必總制萬微能成風俗之美協宣一德以召陰陽之和始可以經體贊元代工理物苟或無能而當路則將循致於病民如臣者學本承家仕慙干澤平時幸會徒過三朝晚歲聞孤竟歷二府方念瑣言之

必至敢懷安地以爲安舊職未辭新榮更集爰自中樞之次超居論道之崇啓侯社之啟封蓋爰田之真食寵章迭命代省還恩終渙汗之莫回知眷求之虛辱大諭於鎮殊極憂慚此蓋太皇太后陛下圖任惟公延登以恕念為國乃治家之道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誤以家賢謬兹注意聖謨在上敢定力於明時光寵未加更悉心於大體庶無粹政以累後人　代辭登庸第一表　聞命震驚省躬惶越敢圖重位輕畀其焉中謝竊以任官之難莫如置相之重必有潛德方能濟時故陰陽事之本也而責之調和賢愚物之情也而委之進退內總百揆外懷四夷苟非學通至治之源則必不勝今日之任況在弐世尤須得人若臣者道匪深知才慙近用自陪機要久乏勞能動速咎之方多夫事機之會所以宿兵在外邊境未安鄰俗不和盜賊間發論空陪於帷幄智惟見於簿書方思引咎以控闕何意誤恩之擢再忝從右府進備宰司命既出於非常人或驚而不信苟懷肖昧必至顛隮伏望皇帝陛下待以至公考於外議念臣斗筲小器豈堪君子之經綸察臣口耳常談盡士古人之糟粕以均樞機之近敢超鼎鼐之崇非徒物論之由生可埋民情之未厭持收成命改付大賢則百辟還庭不失具瞻之體萬方覩德庶幾吾化之成言出肺肝期於得請　上太

皇太后表　位與恩隆寵隨褒至豈特人言其不可固當自訟於難安中謝臣聞總天下而制治則要在得賢釐庶官而分職則始於論相蓋量材授任要如衡石之公與化道民必有經綸之具始可以宰制萬類圖回四方繫天下之安危為朝廷之輕重欲副是選嗚呼其難臣外乏聲猷中惟迂拙少而自勉雖聞長者之遺風老欲有為豈識先賢之能事徒荷聖神之眷詳陪機政之繁身已涉於再春事蔑聞於一善功名不顯甘貽志士之羞忠義未忘益類先臣之澤尚圖循而竊祿以去就之間時敢謂宰求更加大用超中臺之峻秩寡右省之隆名任既重而猶增道欲休而更遠敢云辭寵蓋實自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曲軫皇慈少矜危懇念自昔工師之衆尚選任以艱難豈平時輔相之尊容假人於遺次收還時柄更授宗工則傳之將來始號至公之舉因人有作可成不世之勳言欲必行詞非敢飾　代第二表　愚誠切至聰聽未回心欲進而知難詞雖繁而不避中謝切以宰相之望古人所歸蕭曹賢也第聞清淨之風房杜才也猶愧禮樂之任苟匪盛世類皆假人或緣宗室戚里而自私或以錢穀刑名而充位既以幸進未聞至公朝廷之所以無成風俗之所以不振鑒是前載見於後王兮今中外晏安賢能輩出必為兩宮之同德可謂千載之一

時尤須哲人以重宰事而臣材猷單淺道術空疏徒以尤臣之義方得備公朝之官使比吏事任憂猜戰兢晚預政機止同際會常欲逡巡而自抱收懷進越以答前求蒙賜玦之仁更慙持衡之重夙宵內省震悸交興伏望皇帝陛下考慎其人明揚以道嚴穴退處或遺先覺之天民搢紳在朝宜有無雙之國士與之戮力猶以興邦如臣至愚於熙盛之未至於時無補尚假借以為名倜儻之私傍僅以俟 代第三表 重寄難任勝可虞於顧覆恩言未許盖不盡於精微敢以淵冰再干旒扆切以眷求碩輔師長百工繫華夏之觀瞻為士民之儀擬以待任之賢否卜其世之盛衰可謂非常之寄虛授而臣智能甚短學問尤荒頃自衆選召令叢內裁有九遷之咎仍叨三接之勤身則甚勞事將奚補列兩宮宵旰以求治而四海飢渴於太平宜得名賢使當時柄顧如疵賤難爾使逾撓其論功雖雁沾沾之為問青在位定為猷觀之人何假煩言始能靜龍伏望皇帝陛下曲同睿眷大答遠圖借使之才猶難輕用保佑盛世自應崧嶽之生賢求速民宜有傳巖之肖象還其前命俟以敦接則臣雖被過而無憂有自知而為雖頻殫危懇拱俟俞音 代范忠宣登庸回謝兩制以下啓 凡庸愚制於備古司頻幸位以多愆豈經邦而可用雖懇辭之備至終成命之莫回遂階廊廟之崇如蹈淵冰之懼敢謂某官義存體國心欲濟時才從機事之繁遂沐託霄之問舒為儀而有絢將孚惠以無窮緬惟王室之為心況乃本朝之倚重績攸藏於不遠庶協濟於在公李商隱集為湖南座主隴西公賀馬相公登庸啓 伏見某月日恩制相公登庸凡在藩方莫不稱慶相公妖弘廣度踐越正聲君子卷舒不違於仁義丈夫憂樂惟繫於邦家其漢之不離公門衆要之每念王室今果明臺納諫武帳陳謀寧勞夢卜之賢自契鹽梅之望況聖上儲精重思保大定功推軒后師臣之規侍周成長相之道三古之美華未遠百王之損益可知伏才九臣佇答休運以不懋不忘自百度以無偏無黨定九流仁遠乎哉古猶今也斯固祖宗降喪華夏同誠某早忝恩光今當謳頌思昔時之叨位愧汗仍流賀今日之登賢歡心冥寄蒯侯亦通為稱任處藩條至於馳誠實陪常品伏惟鑒察宋元憲公集和致政王子融侍郎喜昭文龐相公登庸詩 感會由來屬偶賢誰知出處更相先清且叅弋鴻冥日薊令闢池鳳浴年伏老咏金准其酒濟時啇職正横川為風盛德依難狀留興名山信史傳

孟庸

詩桑中篇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注亦貴族也詳中

保庸

周禮天官大宰五曰保庸 注保庸安有功者鄭曰保庸者保安也庸功也有功者上下俱賞之以勸使心安也

民功曰庸

周禮夏官司勳民功曰庸注法施於民若后稷疏曰知法施於民者以其言民體民言之先王之業以農為本以后稷比之者周之先業為大之後言農人植嘉穀天下為烈豈一手一足哉庸亦功也以法施於民故以后稷擬之

太甲思庸

東漢書孔融傳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悔歸于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秦穆使孟明伯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因孟明等復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天子何罪使汝為敢遂霸西戎事見左傳

過庸

漢書佞幸傳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過庸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學也

器

器自庸

子華子隨武子之嗣則其器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害源甚於穢目

懋昭勲庸

子華子今主君懋昭其勲庸而尤責於趙宗

韜畧勲庸

宋沈興求龜溪集郭仲荀辭武泰軍節度使恩命不允口宣卿家傳韜畧世載勲庸恚謹自將簡注惟滿使仰節錢佇待殺巖往服異恩益圖休烈

必濟謨庸

馬明叟實賓錄唐司空圖為三賢贊曰隋大業間房公魏公李公同師文中子嘗摘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乃必濟謨庸厥後果然宜有贊云三賢志同列尚儒風

嚇愚欺庸

唐書傅奕曰佛西域之法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

子

美執庸

釆真集楊墨夫中子美執庸

六子奮庸

溫公潛虛六子奮庸萬物以豐天地之功

元老奮庸

宋李曾伯可齋集賀太傅鄭右相啓 明庭播告元老奮庸丕傳惟其人用事昭於舊德作相置諸右俾秉鈞於中樞

紫闥奮庸

宋胡寅斐然集代人賀劉監啓 指青雲之布武登紫闥以奮庸允瑞聖時用繩祖烈

就庸

管子上至數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

取庸

管子治國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注澤不足則歲凶當者倍貸於賀不能還其倍則計所倍而取庸焉

流庸

西漢書昭帝紀始元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注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

庸保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與庸保雜作注庸即謂賃作者

得謂庸可信任者

丁役收庸

北史裴俠傳俠除河北郡守郡舊制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不以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歲積成群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之詳守

歸米償庸

新唐書列女傳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為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三斛而羸問於吏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之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愧色

折庸

博聞錄諸負債負無以償同家眷折庸其射根軍於衣糧內尅半准還家眷不在抑折庸之例若良人質債折庸身死者其債並免徵理若元質數口內有身死者除一分之數輸課不

周元王惲秋澗集為與雇身良人限滿折庸事狀 切見在都貧難小民或因事故往往於有力之家典身為隸如長春一宮約三十餘人元約已滿無可償主致有父子夫婦出限數年身執賤役不能出離又有親生男女私召典嫁其實貨賣此又大傷風化甚不可長其典雇身人如元限已滿無財可贖者今後無照依舊例令限外為始以日折庸准算元錢使之出離其或典數口內有身故者除其元者一分之價至於頻求衣食者聽外據典嫁不賣者已嚴行禁止如此不致已久成俗而雇身者免轉良為賤混淆無別不然走失門尺就誤差役深為未便合行舉呈

輸庸

金史章宗紀明昌元年三月有司言舊制朝官六品以下從人輸庸者聽五品以上不許輸庸恐傷禮體其有官職俱至三品年六十以上致仕者人力給半已不分內外願令輸庸者聽從之明昌二年十二月勅五品致仕官所得傔從毋令輸庸

租庸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間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胡三省注租庸調之法以人為本梁陳齊周各有損益唐制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丈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調徒釣反下同 新唐書食貨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十六年乃詔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之舊唐書壽王琚傳唐法食封戶雖水旱亦不破損免以正租庸充數通鑑綱目玄宗十四載八月免百姓今載租庸二載蠲來載租庸三分之一文獻通考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歲損賦稅晉武帝平吳之後置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後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人年十三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產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大率十匹中五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內外百官俸孝文帝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孝明帝即位因人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靜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并兼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床租調有妻者輸一床無妻者輸半床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河清三年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時定令率人一床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米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後周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調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隋文帝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為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丈 馬端臨云右此租庸調徵科之數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會要所載陸宣公奏議及資治通鑑所言皆同而唐書食貨志以為每丁輸粟二斛稻三斛調則歲輸絹二疋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

一兩錍三兩。麻三斤。非蓋卿刑輸銀十四兩。鈸太重。今不取。

以作爾庸

詩大雅崧高篇。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注庸，城也。因是謝邑之人而為國也。

附庸

詩江漢篇。錫山土田。于周受命。注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魯頌閟宮篇。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閟宮疏。諸侯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狹少，未及大國之數。故今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為侯爵，以周公之勲，受上公之地，可為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夏商之禮，不能五十里為附庸，則周附庸不滿百里。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土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為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三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玄謂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處處更經用。餘為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九一乎矣。稽。居良反。下同。顓之宜反。臾。音榆。喪。音律。又音類。使注同。正之之音征。字。如字。一音慈。爲。音于偽反。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以此為備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無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

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為附庸。四海之封。然伊之功亦如之。雖有大國。爵稱子而已。鄭司農云。此制亦見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

三種圖

大司徒職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其祿者。當取焉。然則牧正帥長。皆是諸侯有功者。得有附庸為祿。又諸侯有德者。雖不為牧正帥長。亦得取附庸以為祿也。又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以天子畿方千里。上公方五百里。地極。故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者。謂侯有功進受公地。但公五百里。開方之。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則為二十五同。與公等。故知侯附庸九同也。伯附庸七同者。伯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為十六。與侯等。子本地四同。有功進受伯地五同。與伯等。男有功進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進則取閒田為附庸。退則歸之閒田。故云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雖侯爵。以其是王子母弟。得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與上公等。又成王以周公之勲。賜魯以侯伯子男四等附庸。下註附庸二十四。是兼四等附庸之數也。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

吾也。吾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群臣。不主為治民。陳澔集說不合於天子者不與王朝之聚會。民功曰庸。其功者附於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疏 其不封公卿大夫。又祿士之外。並為閒田。則周禮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閒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閒

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頒賜。故閒田多。 王者封之。上應列宿之位。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為附庸。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為小國之城。書周者。謂授衆衆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小國不中星辰者為附庸。是衆星辰大小也。 附庸二十四者。言四等附庸。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上公之地方五伯里。附庸不滿百里。周之法也。夏殷之禮。則不滿五十里為附庸。莒東萊左傳類編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杜預注。言分為附庸始於此。莊三十年。齊人降鄣。杜預注。鄣。紀附庸國。 僖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入滑。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又其言為杜預注須句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 文十四年。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杜預注。蕭。宋附庸。成三年。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宣十年。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伐滕。 宣十三年。齊伐莒。恃晉而不事齊。 成十五年。許靈公畏偪於鄭。 襄二年。知武子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杜預注。三國。齊之屬。襄四年。請屬鄫。五年。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襄二十七年。盟于宋。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昭

三年。小邾穆公來朝。穆叔曰。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叔向曰周邾莒杞鄫之怒以封魯邾。 定元年。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 哀七年。邾茅夷鴻告吳曰。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陳祥道禮書。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魯地。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論語曰。昔者顓臾。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玉。使五器。言武王之政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以微子箕子為畿內之爵。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商。合伯子男皆稱子。鄭忽出奔衛。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曰。春秋改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為一。辭無所貶。皆從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辨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止封也。

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止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先儒以庸為城。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以其力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特達於上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illegible]衰。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萬數附庸時矣。鄭康成以大司徒之所言者為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而附庸二十四。此說非也。既曰侯附庸九同。魯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服。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謂錫之也。通鑑外紀桓王二年九月。邾鄫以王師伐宋。邾曹姓。武王封陸終第五子安曾裔挾附庸居邾。子克儀父十二世始見於春秋。孟子萬章篇不能三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鄭氏謂於小國附於大國

謂之附庸。

封秦附庸

史記秦本紀：非子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

願爲附庸

宋史南唐李景世家：顯德二年，周世宗征淮南，破景衆於正陽，遂圍壽州。太祖時總禁兵，破景將何延錫於渦口，又擒皇甫暉於滁州。景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奉表願爲附庸，世宗不許。

制府附庸

李景伯可祭梁舒冀陽宰謝制科啓：竊以冀城之爲邑，實居制府之附庸，兵屯地險，雖昔要都；民淳事簡，乃今樂土。文苑英華小國附庸判　甲有子男之爵，由方四十餘里，修附庸之禮於諸侯所，司以違禮科之，不伏。　對：列爵惟五，肇侯伯而成規；分土惟三，自夏殷而立制。爲之中上次，以卿士式序代耕之祿，攸均列國之田；任土歸餘，則閑祖政。朝宗會正，豈侍諭閑。惟甲策名，膺茲利建，未羽入貢，一作木絲入仕，漸飛鴻以成儀；白茅敦封，均錫馬之蕃庶。子男爲秩，雖居尊爵一作撫之榮；井邑分疆，爰在閒田之列。里不充於五十，國誠在於附庸。文執則同，朝覲非及，禮不合於天子，事將託於諸侯，抑惟典章。執爲卑越，糾之不伏，誰謂非宜。

庸國

春秋文公十有六年秋八月，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左傳：楚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楚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而復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三邑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杜氏曰：庸國名，今巻永夫小國。在今巢陽府合肥。

舒庸

國名。春秋成公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註：巳舒庸東夷國。

上庸

縣名。通鑑綱目：赧王十一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復與楚上庸。西漢書地理志：上庸屬漢中郡。史記甘茂傳：茂謂秦武王曰：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宋張紫微先生集上庸　天將靈境限中原，獸狀禽心類百蠻。横木架橋乘浸水，牽茅茹火去燒山。奇巫問事皆龜卦，帶穗收禾栗栽粮。非是投

荒竊避信，吁清猶頗可東還。

居庸

縣名。西漢書地理志：居庸縣屬上谷郡。歐陽南詩：度居庸有懷舊隱七言三十韻　巨靈揮斧劈山石，鐵門關開天府。奧陰風蕭蕭出溪澗，嵐氣拂拂侵衣裾。諸峯列峙如犇馬，踣落虎牙推敗暴。東西兩門黑拔垣，左右二翼軍傳號。熊耳雲開盆子甲，馬陵月黑孫師竄。寶髻珠翠翡翠屏，覺擬羽蓋聲蕭瑟。行人縈紆蛛蟻度，草樹冢笄寒鬆冒。郭亭民舍半困依，萬壑千崖爭險傲。時逢巖穴吟招隱，東望蓬萊疑可蹈。一年横空走兇飛，飛騰百尺啼猿化。傷回獨斷疑無路，莫路鳴存奇石篝。千鬼蛇神李賀詩，聱牙詰曲周人誥。猶胥雨靜金吾出，浮香高埒開紵老。承駕時巡日月明，鳳城天近雲霞赤。駢駱亲馳相似發，旗鼓穹廬連夜到。龍門寒氣思閑蜜，琴咽哀聲疑有淚。然陵趙關述烟巢，馬邑鴈門李陣導。漢紋猶思記牧羝，秦城誰更怜佔驚。路君墓遠空蕪沒，李陵臺陽無音耗。胡笳亦念將軍恥，琵琶尚想單于好。浮雲流水今還古，孫鶴沙森顛覆倒。牧馬繞驚塞草香，衔蘆又見秋鴻報。百年極落幾寒暑，萬事紛紜殊静躁。往事茫茫閱變遷，登臨一一咸嗟悼。衛廬地接家山道，憶昔山居禽鳥噪。別去經年却憶山，見山喜天持杯驚。虎敗城西便石立，龍湖亭下飛泉暴。寰空令人立不懷，漁樵舊侶憑誰告。太行之陽盤谷好，山勢相連疑可遁。落日千峯思渺然，明朝準擬吾卑蓄。中州集　蔡珪出居庸詩　亂石妨車轂，深沙困馬蹄。天分斗南北，人問日東西。側腳齊判短，平頭土舍低。山花雨三樹，天役武陵溪。元郝經陵川集　居庸行　驚風吹沙暮天黃，死焰燎日横天狼。嶢嶢鐵穴六十里，塞口一憤來冰霜。導騎兩衡尾前擐，卑韆韆半側箱彈筝。峽道水後湊，居庸關頭是羊腸。横拉恒岱西太行，倒卷渤海東扶桑。幽都都在南口南，截斷北陸萬古擴。當時金源帝中葉，是龍形勢臨八方。誰知末年亂紀綱，不使崇慶如明昌。陰山大起飛勢龍，背負斗極開洪荒。直將尺箠定天下，疋馬到處皆吾疆。百年一債老走走，坐怨市邑還猖狂。處分逆血濺玉座，六宮飲泣無天王。清夷門折黑風吼，賊臣一夜掣鎖降。北王浞衷胃成山，官軍城上不敢發。更獻監牧四十萬，舉國南渡尤倉皇。中原無人不足恥，高歌曳落歸帝鄉。但留一旅時來往，不過數歲終滅亡。潼關不守國無門，使作鼉鼓能久長。汴梁無用築子城，試看昌州三道墻。頡根道崇山集　再過居庸　滾滾隨行旅，遑遑挽北竟。無名重竹帛，有足充風塵。路省青山舊，人傷白髮新。迴頭望南土，人貴故園春。　再過居庸口，悠悠今十年。巖崩何迅速，官業却迍邅。關吏數經換，山家亦變遷。惟餘出下水，隨馬響濺濺。許有士至正集居

庸道中　華堂懸樑木蒼松掛女蘿霜清天宇靜林瘦月明多漸覺廷峙嵎猶能對酒歌更祝來列國休兵淇關河　右龍如晝畫滾革温煙羅雲影和秋淺果肇入夜多撇饗黃竹賦還憶紫芝歌萬騎陪明發霜飛月滿河　萬壑清風吹酒醒居庸關下短長亭回頭不記來時路馬上春山四面青

中庸　孔叢子居衛篇子思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厄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三十二篇續後漢書道術錄子思傳子思乃申明家法作中庸一篇以明列聖心法謂未發之中謂之中發而皆中謂之庸不乎乎道謂之和其實無偽謂之誠本之於天命人性以明道教終之於無聲無臭以明道體方之大學又致廣大而盡精微唐書劉蕡傳中庸上聖之龜鑒名臣言行錄中庸雖為究篇而章句渾淪讀者莫知其條理之聚然也求甚鬯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業別區分文從字順傳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潤泉日記論語萬古之書也孟子七篇存孔氏之學前卿子為恐王道不見於書撰箸孔氏之學則間斷矣中庸大學見於戴記是時明禮意爾　中庸二字禮上形容大學舍禮將安之乎　為我則往而不反兼愛則反是君子之中庸堯舜文王之道也伊洛精義無過不及是之謂中平常不易先之謂庸求其桌鄉黨一篇無非聖人之情中庸一篇無非聖人之性緣情以制禮因性以自知聖人之意也學者貞也求前欲觀禮於謙其亦觀諸鄉黨欲觀性於儀其亦觀諸中庸容齋三筆是以道留意六經之學故有中庸說五見總

擇乎中庸　張子正蒙大易篇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唐書劉蕡傳文宗策制曰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濡須綿志為理循見貞易書曰

依乎中庸　張子正蒙有德為避世者依乎中庸擇乎中庸以儒道頭乎浮動如依若曳者見之中庸沒世不遇而無歎

名假中庸　性理字訓名假中庸實則倍之曰反中庸

胡公中庸　兩漢處求胡廣字伯始靈帝立為太傅性温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貴處中庸　魏書和洽傳洽字陽士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儉素自以處身則可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古之大教務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心鏤中庸　唐徐彥伯樞密論中庸以鏤其心

賜中庸　宋史張知白為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庸上其本乃命知白進讀至脩身治家之道必反復陳之

勸讀中庸　伊洛淵源續錄與嵩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事類合璧中庸事對正德常道　其至矣乎不可能也本名明德為則本名擇文體題不偏帝矣　高明為賦偽德本於止道行於公　服膺若類子切切有得鏤心書考伯參參於　擇伐一善執其兩端　服膺心分自得聖人之正行諸己分執非君子之時　徒為乾粹自能信以能謹數在里擅本無偏而無陪　勉其行於不足有餘之隱執其端於無過不及之時　性何待卑而無往折之戒心不必疑而去心乎之養賦隔租以化民圖不待罰術之政主而在我意容疑參彼之心　食若姚曇道獨傳於情一純如文后德盛顯於祇庸聲律會元中庸賦偶德可謂至民皆稱能　民鮮使由而民鮮久矣人曰予知而人難守也　徐主切切於心鑄顏子拳拳於服膺九經并分庶事以本而從時學宏綱修身為大　尊賢為親而體臣下子民來工而懷柔方外　由一身至群臣既別而五自庶民及諸侯離張于四　濂江綱中庸體字九經龜鑑　擇善服膺　常道正德　可能不偏賦句主而不倚主興俱主性以有常性其所性　心苗不搖豈待躬必性郁不殘為能半性　經禪於心地素乎惟一之心無為於性參己共有常之性　善恕衣衫任禪未發之天仁義禮智原本有常之性　君子依中庸循待起強小人反中庸類皆偏倚　江湖集趙德行題張也愚草書中庸　學執右軍家數字筆成家書聖人書驚翔鳳翥三千許鶻髮雖皮七十餘從前晉碑邪焉比近來無說正紛如平生嘗好同羊袁展玩吟哦又起予李公明集中庸　要識中庸義中庸乃是庸不須求勝解只此是奇功卓卓孤本上明明百草中若將聲色擬聲色却盲聾未悔菴訓蒙絕句中庸　過與不及總非中雖卽平常不是庸二字與將容易看只斯為道

用無窮。涑水惟宜先生集書中庸示邊周翰 紙上遺書字究。然十年徹意
有誰傳。曾將靈鑰開關鍵。卻重成周二老賢。二程夫子也 陳溪樂軒集講
中庸 端拱中庸講一篇。眼前神物嗔森然。塵埃掃盡無他慮。佳晉高樓
自在眠。王景初蘭軒集讀中庸有感 人心無內外物我自藩籬。試看乾
坤運。何曾造化私。寬于仁義路。明白
聖賢規。曲學方蝸戰。捫膺為爾悲。

文

元都經陵川集庸齋記 昔者聖人之言道也。曰中而已。兼體用貫本末二理氣而為言也。後世聖人之言道也。而益之以庸。庸也者。平常之用也。豈中之未盡而復益之以庸乎。不然也。後世聖人之意。謂天下無無用之道。亦無非常之用。蓋道以用而見。用以常而大。所以窮天地亘萬世。翕闢而不泥。運錯而不窮。化化生生而不已。非虛推恍詭異之所能也。故觀覆載之常而不數也。則知天地之用與天地之道矣。觀飛走動植之不易。屈信消長之不忒。壽為而殈。聚為而碎。而各得其常也。則知萬物之用與萬物之道矣。觀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立身行己之方。處物治人之道。亦各有其常也。則知人之用與人之道矣。至於日月之照臨。寒暑之往來。晝夜之明晦。水流而山峙。風撓而雨潤。亦各有

其用而有其常也。則亦各知其所以為道矣。一物一道也。故道外無物。一道一用也。故用外無道。一日之常也。亦千萬世之常也。千萬世之常。亦一日之常也。故常外無用。嗚呼。極其所以為道。而庸之所以為平常之用。後世聖人必並之於中也歟。惟此義不明。故有非常道之說。有反經合道之說。有異端之說。道之所以不行也。王田揚君春卿。以庸名其齋。可謂知所務矣。其欲庸於言。庸於行。不然。豈庸於名而已乎。必不翹翹以著異。不躡躡以徇俗。不依依以惑眾。不為太高。不為太卑。不務詭幻以遺實。不索隱行怪以驚世。不朝行而夕變。俛順而仰違。一謦咳。亦庸也。一舉武。亦庸也。一怒一恚。一喜一怖。亦庸也。如是則一於庸。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不負於此齋矣。中庸之德。三代之末。民已鮮久。矧今衰亂百折之餘。凋弊之俗。狃於外利欲之誘。驅於內喜怒變於須臾。而愛憎移於頻指。非卓然特立獨行不狃於衆之士。其孰能興於此。君今如是。其有所望矣。

庸氏

庸。言。膠東。英賢傳 庸蜀。殷時侯國。周武王氏時來助伐紂。子孫以國為氏 楚熊渠生無庸。因氏。又無庸先生學仙道。

庸生

西漢書儒林傳。都尉朝授尚書膠東庸生。 張禹傳元帝時張禹從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一

一東

庸 中庸十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朱子章句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朱子語類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先生云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前逢杜甫朱梅菴大全集答陳安卿集註中不改仲尼為夫子何也若如中庸第二章所辯則恐在當時為可耳不曾如此理會恐亦不須如此理會也中庸或問乃為近年有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程子遺書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饒雙峯石洞紀聞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問朱子既分不偏不倚為未發之中無過不及為已發之中及其釋中

庸字義則兼衆二說豈中庸之中亦兼未發言之邪先生曰朱子謂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是該未發已發而言也但以下文擇中庸守中庸等語觀之恐不是說未發底問然則程子釋中庸亦曰不偏之謂中何也曰程子單言不偏則未發已發皆可言也章句合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言則是一指未發一指已發本張王翊問中庸中和之分先生曰中和是就性情而言中庸是主理而言在性則謂之中在情則謂之和在事物之理則謂之中庸其實一理也又曰中庸是道之準的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又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之作此書亦只為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吾夫中字依王翊陳標發明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提根爲言一句以爲明便了天命所然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惟君子為能體之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為己任之意胡炳文通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illegible]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無偏無倚而後

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史伯璿管窺第二章君子中庸章句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也饒氏去不偏不倚四字其意蓋謂以下文擇守中庸等語觀之恐不是說未發底子思首章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按朱子嘗曰中庸之中本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而言詳味此言則朱子兼不偏不倚釋中字之意可見殊不思擇守中庸固皆就用上說然若不從體上說來則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至謂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然則性情果皆無預於事理耶豈子思虛說天命之性大本之中與夫戒懼致中之工夫於前至於行事之際則皆不原於道體無賴於存養之工耶又豈但空論性情之德存省之功於始至於擇守中庸之時亦皆無所資於彼但就事理上擇而守之邪況後章論費隱尊德性道問學皆合體用言之豈亦子思之自誤耶雙峯於一貫忠恕章則尤朱子久說曾子有一上工夫今灑掃應對章則病子夏泥事而不說理無以貫通之於此却又謂未發底無預於擇守意正相反皆是但知求朱子之疵而不自覺其彼此之皆病也多見其不知量耳始述其槩于此其詳於此章之末論雙峯知言書處又十二章論前面許多

說話都是說費處辨之曾貫標式謂首章不言中庸此章始言中庸何也曰此下十章皆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而此章首以君子小人分別學者之趨向也然所謂中庸者首章曷嘗不言之蓋道之不可須臾而離者以其率性而行不離夫日用之常也故其體用自大本而至於達道其工夫自戒懼而至於慎獨其功效又至於天地位而萬物育者孰非庸也饒氏乃謂中和以性情言中庸以事理言則是以中和與中庸判而為二矣夫豈合內外之道哉至謂致中和欲其戒懼慎獨踐中庸欲其擇善固執為內外交養之道此則以成德入德之工夫混而為一乃欲以為交相養其可哉項安世稽說此下言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使修道者知所避就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也猶時敏時習也戒懼謹獨之謂也既君子矣又時中焉此聖所以愈聖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無忌憚者戒懼慎獨之反也既小人矣又無忌憚焉此愚所以愈愚使君子而不時中則小人矣使小人而有忌憚則君子矣君子小人之分無他敬與慢之間耳不曰中和者自道言之也致中和者所以脩中庸之道也說公著句解仲尼曰子思孔子之字而稱祖之字者著其為孔子之言也君子中庸中庸之理惟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中庸小人反是

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朱子章句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
之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
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
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
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朱子語
類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上君子莫是指人而言下君子莫是
言中時中莫是言庸否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
底事 君子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
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黄倈 問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
中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
也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曰為
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
於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朱子語續錄楊至之
錄 南人疑先生所解君子而時中云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得中曰當

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 問時中先生云自古
來聖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訖若有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云
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朱晦菴大全集荅董叔重中庸之中實
本是指時中之中而言然所以能時中者以其有是不偏倚者為本故中
庸之中實兼二義非如中和之中專指性也致中者如立乎天地四方之
中未感者無一息之不然致和者如處一堂一室之中隨處得宜無少乖
戾無時而不然也或者有疑於中庸中和二中字不同故妄論如此不知
於章句意無大悖否 無一息之不然當改云無一息之少差 張子曰
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序天秩之類時中者不謂此五典五禮生民日用
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舉不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
者之外別有箇時中也 張子之言如三代所因及所損益之類理雖一
而事不同也未可遽以為不然程子遺書李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
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
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
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
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

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
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
之時不為顏子所為非中也顏子亦然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
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
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使有甚中庸既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
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
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說沭附錄語錄中庸之中本是說無過不
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
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黃直卿云如仁義二
字若兼義則仁是體義是用若獨說仁則義禮智皆在其中自兼體用言
之葉孟卿 有君子之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為賢知之過故有
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又問然則小人而猶知忌
憚還可以得為不肖之不及否先生曰小人固是愚所為固是不肖然畢
竟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耳他本領不好猶
知忌憚則為惡猶較得些程先生曰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以此知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為是所以程先生亦取其說董銖 堯授

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
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湯武亦然又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此
便是中便是平常隆冬時須用飲湯重裘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
重裘盛寒衣葛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 此章所解二又字不用亦可
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楊至之 謝良佐語錄問子思曰小
人之中庸曰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為中庸小人以
他安常習故處為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中無定
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而變詐為權便不壞了權字
曾本云問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又曰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不知小
人何故有中庸或曰小人之反中庸是否曰不須著反字小人之中庸者
小人自以為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為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
中無往而非中也中無定體因指所執扇曰以長短言之則彼為中以輕
重言之則此為中須權輕重以取中 吳本云指所執扇曰謂扇頭為中則
扇柄非中也須是以輕重之一為中 如此卻是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
人以變詐為權便不壞了權字張南軒集君子時中未編修云以其有君
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趙年稱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

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今曰以其有君子
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心切疑焉隨時以取中非元梅語乃先覺之意
此意甚精蓋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
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時而悉得其理乃隨時以取中也然元梅
云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取中語却有病不若云所貴於君子之
中庸者以君子能隨時以取中也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當從
王肅說是從上蔡說是 爲字未安蓋當此時則有此時之中此乃天理
之當然君子能擇而得之耳 陳埴木鍾集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
心通又曰中不可執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此乃時中之中初
無定體隨時處中即所謂權也中不中只在毫釐之間非理義精不能到
此 饒魯石洞紀聞忌謂戒謹憚謂恐懼君子而時中言其有君子中和之
德而又能臨事戒懼隨事度宜以取中也小人而無忌憚者言其既無君
子之德而臨事又不戒懼也君子言時中小人言無忌憚各舉其一而互
相備也 釋義 問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執兩端用其中亦只是時中否
先生曰然問此章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後章又說用中言中而
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取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

否曰然 答張玉淵 先生曰戒謹恐懼說得細忌憚說得麤若只是說小人
不戒謹恐懼則說輕了小人所以只說小人無忌憚要放重些子 答吳中
孚 問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還是小人認無
忌憚爲中庸還是索性不顧先生曰小人只是不顧蓋知所忌便是戒謹
知所憚便是恐懼小人不知此所以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此兩句
君子小人互換說君子說時中便見得小人不時中小人說無忌憚便見
得君子有忌憚問胡廣中庸若律以此章頗類無忌憚曰此却不然胡廣
中庸只是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是箇鄉原所爲真姦人也莊子亦是此意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便是鄉原之意 答袁汶宋此意中
先生曰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朱子就而字上看解得好蓋君子既
有此中和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小人本不中和而臨事又無忌憚 答
張玉淵 問程子云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謹恐懼者異矣是
其所以反中庸也章句云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
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竊嘗疑首章論涵養
性情之正其要在戒懼謹獨此下十章論變化氣質之偏其要在擇守強
矯不當復引戒懼之說以混之後見先生釋義分忌憚二字配戒謹恐懼

然後前日之疑以釋且嘆先生玩理之精而知聖賢立言之家也然章句
引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就靜處說釋義只言戒懼且於臨事言之是就
動處說竊意時中之中指已發者而言戒懼不睹不聞只於未發之中上
說得未知是否 先生曰章句戒謹恐懼是兼動靜說然施之此章畢竟
多了不睹不聞四字且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取中要之章
句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自是一說與本文之意不同 同上 陳櫟發明 王
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此是王肅說上兩句王
肅本是矣程朱子從之當矣或謂有小人之中庸如胡廣之中庸者非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 隨時之
宜而酌量以之恰好之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
又無所忌憚也 文公蓋就兩箇而字上理會出意味來 蓋中無定體隨時
而在 此說時中之中中之用也 是乃平常之理也 語錄中庸一書本只是
隨時之中然其所以有隨時之中者是緣有那未發之中在裏 君子知其
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 推原所以能時中之由由戒
懼以存養此中之體故能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 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
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前六句已正釋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

此理爲重如諸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
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天理而無時不中小人惟
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也無忌與戒慎反無憚與恐懼反
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爲能體之中
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中之用蔡氏曰君子中庸小人
反中庸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 陳櫟考異 君子之中庸至
而又無所忌憚也 祝本無所字 陳櫟詳解 君子致戒懼謹獨之功而有中
庸之德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之心放肆無忌憚所以與中庸背馳無忌
憚者戒懼謹慎之反也 不偏不倚者中之體未發之中是也無過不及
者中之用時中是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兼中之體用言中庸之中是也
首章言中和此章言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中性和情也以德行言曰中
庸語之中庸之爲德是也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胡炳文通通曰章句
於首章曰性之德此曰君子之德蓋所以爲君子之德者不過能存其性
之德而已君子而時中者未發時戒慎恐懼已是有君子之德及其發也
又能隨時以取中小人者終日膠膠擾擾政自不見其有未發時此心已
是小人之心而又肆無忌憚戒慎恐懼是君子畏天命無忌憚是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章句所謂在我者，即首章所謂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者。君子知其在我者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即首章所謂學者知此，則其用力自不能已也。觀章句於此兩章無異意，可見子思之意與夫子本無異也。馬豫釋義：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主忌憚也。問小人中庸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須增字而理亦通矣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不知有此戒謹恐懼之心則肆欲妄行，恣肆之欲猖狂妄行而無所忌憚矣。史伯璿管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輯講問：章句云：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竊意時中之中，指已發者言。戒懼不睹不聞，只於未發上說得。饒氏曰：章句戒慎恐懼，是兼動靜說。然施於此章，畢竟多了不睹不聞四字。且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處中，要之章句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與本文意不同。　章句前釋中庸之中，兼不偏不倚說，故此處亦從戒懼不睹不聞處說起。雙峯前既去其不偏不倚四字，則於此亦不

之從足矣。又何必以戒懼兼動靜為朱子意，以自明耶。無時不中之言，不若隨時處中似矣。但朱子釋上文君子時中正意，已曰又能隨時以處中也。饒氏既不述其上文正意，只略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三句，但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說起，而謂自是一說，可謂以文害辭，以辭害意。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矣。發明亦謂君子知其在我以下，為又推其本而以知為重。云云蓋亦本饒說而云。輯釋亦引其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處中之言。蓋亦因不通者章句全文，而惟就此三句求其意之過也。讀者詳之。　章句隨時處中，又曰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　叢說謂章句上「既曰隨時處中，是就應事處言。其下却曰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則是以存心言也。時中，正是慎獨致和之事。而章句之言如此，其偶然有脫畧歟。下面肆欲妄行，却正就發處言。　此是勤雙峯意而小變之，以求章句之疵者也。愚已辯饒，則不必辯此矣。但章句前釋中庸之義，既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矣。章末又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矣。中間不如此言，則是戒懼皆無用之虛言，而應事皆不以之為本矣。無時不中，自應上文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言之，正是應事之時，其所以必先言戒懼者，以見非存心無以為應事之本也。秦何

以此為存心而非應事乎。要之叢說只因誤認章句無時不中之中為在中之中，故如此見爾。讀者詳焉可也。趙德箋義：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箋按孔穎達引唐陸氏曰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朱子多說云此非中其非聖人中庸之語王肅改一聖人作愚人如此亂道如小人之反中庸此却又改得是故或問云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諸說皆謂不須增字而理亦通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按東萊呂氏又說小人之中庸又一反字亦不消著反字蓋小人自認無忌憚為中庸然則東萊亦同諸說但朱子不明言之程從心章圖按：此章中庸只是一箇字，不可析開說。中庸乃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一箇平常底道理，此則天命之本然，而率性之自然底，故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則反是。下文平解上二句。君子之體中庸也，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隨時以處中也。時中之中，是發於事物上論。如允執厥中之中，是當然恰好處，當臨時隨事看，不可執一。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一當然恰好處，便是中。一室有一室之中，一國有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之中。以人事論之，父子主恩，則主恩乃父子之中。君臣主敬，則主敬乃君臣之中。以至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乃夫婦長幼朋友之中。以身論之，足容重，手容恭，乃手足之中。坐如尸，則尸乃坐

時之中。立如齊，則齊乃立時之中。又大而言之，在堯舜則以揖遜為中，在湯武則以征伐為中，在禹稷則以救民為中，在顏子則以陋巷為中，曾子以去為中，子思以守為中。在三仁，則比干以死為中，箕子以奴為中，微子以去為中。凡事事物物，千條萬緒，大有大之中，小有小之中，莫不皆然。揚氏為我，墨氏兼愛，二者之間執一箇中，是徒執中無權，安得有中。權是將銓量其輕重，以取中。如此方是中。此君子而時中也。此句中間一而字須子細看。小人中庸，須依王肅本著一反字。小人之反中庸，是平時不能戒謹恐懼，以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君子之中庸，是平時能戒謹恐懼工夫，方能事事合中。小人之反中庸，是平時不能戒謹恐懼，故肆情妄動，無所顧忌，所以與中庸背馳。

中庸
- 君子中庸。
  - 以君子言其德善
  - 以時中言善之至
- 小人反中庸。
  - 以小人言其心惡
  - 以無忌憚言惡之甚

程若庸增廣字訓動靜云爲權之以義各當其可無過不及是曰時中中庸君子之時中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朱子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權以總括得經權詳見經權條朱子曰君子之所以爲中庸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誠而中君子之時中不識而中小人之無忌憚比淺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稱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南軒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也無定體者以太極無適而不爲中也當此時則此爲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爲中於他事則非中矣即此物則此爲中於他物則非中矣蓋其所以爲中者天理之所存也故論其統體中則一而已分爲萬殊而萬殊之中各有中焉其所以爲萬殊者固統乎一而所以一者未嘗不完具於萬殊之中也故中庸謂中者天下之大本此言夫統體之一也又曰君子而時中此言其散殊之萬也又曰即其本之一者而言之謂之中有定體可也即其無適而不爲中者言之謂之中無定體可也是則非知權者其能執之而勿失乎今夫權之得名以夫權量斟重而未嘗不得其平也執中之權亦猶是耳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審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則有以權之故也彼堯舜湯武之征遜不同而同於中夷惠之出處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死生不同而同於中顏孟之語默不同而同於中明夫此則可與論聖人之時中矣李純甫鳴道集說伊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屏山曰不然君子雖知率性之謂道而修之故無時而不中小人率性而已自以爲中庸之道無復忌憚雖似中庸而實反之不須添此一字其理自通正學者之所謂無礙禪也百川學海中庸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蓋承上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脫簡缺一反字故朱文公章句注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蓋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忌憚也當增一反字爲正性理會元中庸之道可久　所謂中者言其道則無時而不中言其事則當其可之謂也故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繫辭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自離以下十三卦千有餘年更六七聖人至矣而少備若不待特一聖人之事爾何其久且遠也此君子之中庸也若小人則反道敗德滅天理亂人倫何有於中庸哉故曰小人反中庸侯氏

觀公著句解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所以爲中庸者君子而時中能隨時以取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所以反中庸者小人而無忌憚也不知此理故無所忌憚程子輯畧仲尼主憚也　程子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明道　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此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伊川　又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於子莫執中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伊川　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呂曰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知乎禮意猶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游曰道之體無偏而其用則通而不窮無偏中也不窮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爲中和以德行言之則爲中庸其實一道也君子者道中庸之實也小人則竊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也故曰反中庸或問有謂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又曰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

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為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為篡
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為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
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
濡而為之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為忠
小不忍而為仁皆失是也衛湜集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
也 建安游氏曰君子之於中庸自幼壯至於老死自朝旦至於暮夜所
遇之時所遭之事雖不同其中一也故謂之時中言行小變而不失其大
常也小人之於中庸則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居之不疑或詭激以
盜名進銳而退速此所謂無忌憚而反中庸也 廣漢張氏曰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須識得此然後時中之義可得而明不然則幾何而不為子
莫之執也子莫之意以謂楊子不拔一毫為不及而墨子摩頂放踵為過
之我但執此二者之中耳殊不知中無乎不在有時三過其門而不入有
時居陋巷而不顧此所謂時中也其所以能時而中者果何以其大本立
故也大本立則周旋萬變而中之體不亂故曰時中也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蓋極精一之妙則是中也湯之執中意亦類此若子莫則於過與不及
之間求所謂中者而執之不知既已昧其體矣故曰執中無權權者所以
妙夫中也故學者必先求仁知仁則中體可見應事接物得所以權之者
矣若夫聖人則無俟於權而無時不中矣 長樂劉氏曰君子以大中之
道為常久所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君子中庸也小人不恥不
仁不畏不義言動皆反於中庸者也君子而時中者謂夙興夜寐之間時
省厥中唯恐其為外物之所動而失其正也夫性稟於天而中出乎性其
本雖靜非自誠而明者未始不為外物之所動也目司其視耳司其聽聲
司其言形司其貌而心也者時省厥中以從五事俾夫聲色之來而不能
動吾中則明出乎視而聰出乎聽者非耳目之所能為也心省乎中而已
矣俾夫言行之出應乎萬變而不失吾中則從出乎言而恭出乎貌者非
聲形之所能為也心省乎中而已矣然則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者心之所職豈不重乎苟非時刻之間不忘警省則性之
存者幾希矣故曰君子而時中也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
小人目悅乎色而不憚傷其明也耳悅乎聲而不憚傷其聰也貌悅舒情
而不憚傷其恭也言悅順情而不憚傷其從也心悅邪辟而不憚傷其睿
也由其一心之無忌憚而陷其身於不義刑禍從而加焉無他也須臾之
間言行離乎其性則反於中庸矣又不知以為忌憚時省其失則終於小

人而罥於刑禍也 馬氏曰君子者人之成名而中庸者人道之全者也
故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人道者也故曰小人反中庸 晉陵喻氏曰時中
之君子以天下舉之而不喜以天下非之而不怨舉天下無以動其心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舉天下之事無大小為
無適莫焉無可無不可焉唯時中而已小人唯利之從唯名是徇其於君
子之心一切反之闇君子之中庸也乃欲竊取其名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如紫奪朱如鄭亂雅如鄉原之亂德是借以資其無忌憚者爾 四
明沈氏曰因天下同然之理行於其所當行而不用意此之謂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反不是倍計較揣度用私意以為之此之謂反中庸之上更
著一箇字不得若著一箇字便是用意君子中庸何其安靜簡明哉 高
安譚氏曰中之道出而應物見於時措之宜者謂之時中此即和之義也
語其稱量事物輕重適當則謂之權皆發而中節焉爾曰時中云者變通
無滯泛應曲當之謂也循常而行之固中矣通變而行之亦中也權而行
之固中矣從俗而行之亦中也師古而行之固中矣度今而行之亦中也
天下之事不勝其衆而君子汎應無往非中此君子用權之微意非小人
所可得與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不執於一往往竊取其說以肆無窮之
欲縱横顛倒無所不為亦曰吾之所為皆時中也然君子小人則有辨矣
君子大本先立故見於施為者事事中節小人大本先失其見於行事又
安能中節乎此其所以辨也聖人惡其近似故辨之曰君子中庸小人反
中庸君子時中小人無忌憚也言君子有體斯有用故為中庸小人體不
立而用常差故為反中庸君子發而中節故為時中小人發不中節任為
無忌憚爾可謂灼見小人之情狀矣使君天下者得是說而通之則辨君
子小人若辨白黑又何知人之難矣 錢塘于氏曰全吾心之中和乃所
以為君子之中庸中和二字子思自吾心體之中庸二字乃自吾夫子發
之無和不能以為庸其實一理也 蔡淵思問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夫子
之言也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思釋夫子之言也 黃幹正評人
莫不具是性亦莫不有是道然陰陽五行之氣雜揉不齊君子小人之分
趨向亦異故中庸之道惟君子能之而小人則反是君子之所以中庸者
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蓋其戒懼謹獨居敬集義以能
不失乎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為小人之行而又無所忌憚
也蓋既不能戒懼謹獨而徒執己見是以常反中庸也此則子思言性
君子則可入道而小人則與道背馳此乃理之所不能免然得君子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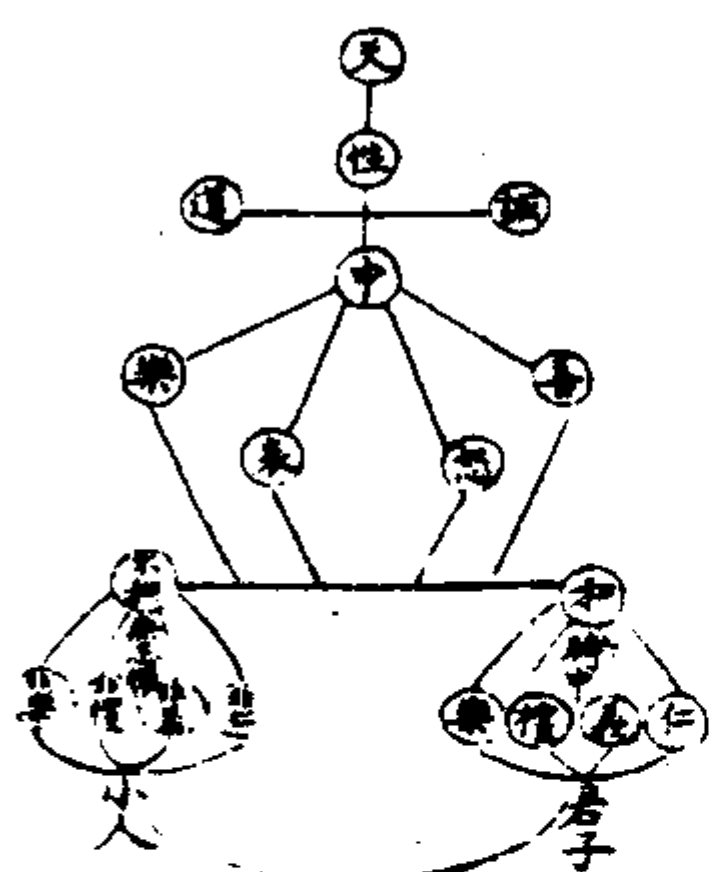
吾道之宗主則小人雖無忌憚而此道猶未至於不明不行也陳應龍輯語問諸家時中之義唯橫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說得之　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真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違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此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庸否先生曰此說亦是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儱侗如何到行處分明董銖　許謙叢說語錄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而不中即正未必中此說極好此並體認　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乎時既有小人之心而臨事爲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蓋此小人非但是愚者而已　章句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

眼目　章句上既言隨時處中矣下卻言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時中當是慎獨事而言如此似有可疑今詳朱子意蓋以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專指用處意且安有無體之用故後如前解題而全舉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中庸者體用兼全動靜一貫者也故下文先言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以德字貼襯在君子字上其下卻云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應上德字而無時不中則發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便見意中庸一篇凡七章有中庸字餘六章皆與此不同故於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是從用上說以三章爲例則後章從可知八章又曰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與此君子中庸一語不可同論熊禾標題事義以下五章皆言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未易知未易能趙次誠考義第二章書中所言之中庸其所謂中者皆無過不及之中也朱子以首章有中和之中故名篇之中不得不兼言未發此章中庸本言時中以其爲仲尼之言而居於一書所言中庸之首故即之以著夫名篇之義而於或問則止以無過不及言之然其以中庸爲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之理而謂之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本是理於天命即篇首所

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推是理於極致即篇末所謂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也然則此二句朱子舉中庸全體之義以見無過不及之時中始不外於上天之明命於可至於聖人之極功其所以勉體之之君子而戒反之之小人者遠矣然朱子謂之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處中與無忌憚皆以行言而德則言夫所守心則言夫所存既能守於已而一定不易又能行於事而萬變有常則表裏如一而足以盡中庸之道存於心者既陰爲不善而行於事者又公然無忌憚則亦表裏如一而反乎君子之中庸至若下文申言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所以明中即庸也君子知中之無定體者雖隨時而在而實則在我而已故能極於不覩不聞之時無往而不敬致此無過不及之中無時而不然然則上言中爲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所以明夫中之一本此言中爲無定體隨時而在所以明夫中之萬殊上言君子爲能體之所以體是中於天命此言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所以體是中於人心陳定宇謂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事以裁度此中之用許白雲謂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意以不覩不聞爲未發之中殊不知中無定體體在時中而體之所存即用之所在矣故或問

謂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謂之當然則指事理之已發者而言初未嘗以時中爲已發之中而戒懼爲時中之體而在於未發之時也若總此分言體用則下文小人之肆欲妄行即無所忌憚耳亦可應上文而以肆欲妄行爲無所忌憚之體而無所忌憚爲肆欲妄行之用乎陳華祖提綱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思引夫子此言以見此中庸之德唯君子爲能體之而小人則反之陳古靈集人性莫不善故君子小人皆有中庸之性孟子謂惻隱羞惡恭遜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也惟君子爲能明性之善閑邪窒慾擇乎中庸而守之故曰君子中庸小人性以情遷動而違道徇於邪欲是以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所以能守之者以其道爲君子知中庸之不可離離之非道故庸言庸行時不失其中焉小人之中庸無以異乎君子之中庸所以反之而不行者以其道爲小人蔽於情欲之自私而不知戒忌畏難也晁景迂集中之所以爲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人而無忌憚須臾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中爲常道是也近世說中說庸非所知也王霸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溫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謂者曰庸得非變邪所以濟中者也曰是不識中者也君子之中隨所居而麗焉不動而變尚何所假也邪子

莫執中無權者，差乎莫之中，非君子之中也。劉侍讀曰：中庸者，中用也。蓋亦訛也。言中斯用之也。先儒曰：用中爲常道是也。劉說前見於王氏、熊氏也。錢時融堂管見：中庸平常，初非奇異，百姓日用，匪高匪難，君子者，順此者也。小人者，反此者也。斯道也，無所不在，無所不通，必達乎權而後無須史離耳。君子時中，所以中庸；而小人則以無忌憚爲中庸者也。猶言以安爲常也。嗟夫，小人之爲不義，苟能自知其非，庶幾其或變焉。冥然安行，自以爲是，是以終身而不悔也。可勝歎哉！異端邪說，是無忌憚之尤者。方逢辰卷論

中庸君子小人天性圖

合沙漁父曰：君子小人同乎一天，同乎一性，誠與道皆有也。君子歸執中之善，故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合乎仁義禮樂焉。小人反中庸之德，故喜怒哀樂皆不中節，乖乎仁義禮樂焉。小人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與君子同，然本根不中，亦毡就之發。特息心而靜慮乎，可不慎獨歟。

袁甫蒙齋集：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庸者，道貫天人，融會事物，至精至當，毫髮不差，而乎常日用之間，舉目皆是，蓋耳皆是。本非難知難行，惟君子循之，小人則反之，此途轍所由判也。君子而時中，當其可之謂時。天有四時，時時皆中，都寒盛暑，似偏矣，乃中也。何獨不寒不者爲中哉？時中字，釋中庸字尤明。庸，常也。常中者，無時非中也。君子明性疑命，雖萬變交錯，而謹獨常存，此其所以常中也。小人之性，夫豈本與君子異哉？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人欲横流，悖理傷道，此固無忌憚之顯顯者，亦有外似君子而内非謹獨，反借不執一之名，以蓋其無忌憚之實，是則深可罪耳。故不執一者，在謹獨之君子行之，則爲時中；在不謹獨之小人行之，則爲無忌憚，吁可畏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不知無忌憚即反也，何必贅。　君子即中庸也，小人反之。君子謹獨，上帝臨女，故時時常中。言中節也。小人豈無降衷之性？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無忌憚。薛季宣浪語集：君子之中庸，中庸也；小人之中庸，反中庸也。時中，時措之宜也。中節者也。反中庸，則安於不善。此小人之中庸也。王與鈞藍樓藁稿：義中者何？至極不偏之謂也。庸者何？平常不易之謂也。自昔言道者，惟曰中而已。仲尼兼中庸以爲言，蓋中無定體，隨寓而在，然皆日用常行之不可易者。道無不中，庸無不常。或者知中之無定在，而不知其不越乎常也。故聖人不但曰中，而謂之中庸，蓋以明夫不易之常理，初未嘗與中相離也。未有不中而可言庸，未有不庸而可言中。君子惟能循乎理，故其爲中也，必因時而取中焉。且以時中之大者言之：時當以天下遜，則如唐虞之揖遜可也；時當爲天下討，則如湯武之征伐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時之可者，理之常者也。動惟其時，而一循乎理，此其所以爲君子之中庸。至小人則反是，彼其制行，豈不自以爲中庸哉？然德非君子，而資實小人，欲行權而不知反經之爲非，欲蹈乎大方而不知猖狂妄行之爲失，放浪於規矩準繩之外，而莫酌夫權衡輕重之中。蓋有舉國與人，而自以爲唐虞之禪；亦有稱兵謀叛，而自以爲湯武之師者。其他如漢胡廣、唐柳宗元之爲者，又小人中庸之細者。動失其常，而不自知其爲非，則其所謂中庸者，乃其所以爲無忌憚也。嗚呼！小人以無忌憚爲中庸，其實反中庸者也。君子以時中爲中庸，此其所以爲中庸也。故聖人首斷之以兩言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後言君子之中庸如此，小人之中庸如彼，以見小人之實反乎中庸也。說者謂小人何有乎中庸？經言小人之中庸也，其中必有反字，今闕文耳。以愚觀之，小人中庸之下，言小人而無忌憚，是蓋反之之實矣，

奚必更加反字於無忌憚之上哉？闕文之說，未敢信然。李好文經訓要義：真德秀曰：按程頤之論時中至矣。楊時因其說而推明，亦有補焉。易之道以時義爲主，如乾之六爻，當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他卦亦然也。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人君撫世應物之大權，然必以致知爲本，惟聖明深體焉。答祿與權集：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此總論第一章中和中庸之旨，而所以分君子小人者，是引起下章道之不明不行，知愚賢不肖過不及之端，以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義。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此是發明無過不及之中，是無時而不中，無事而不中，而皆本之不偏不倚之中，是以道心爲重也。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至此又發明過不及之差，無時無事而得中，而失其不偏不倚之中，是以人心爲重也。因君子小人所爲不同，以見中庸爲至而民鮮能，引起下章也。性理會元：至誠是以爲中庸。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謂也？曰：此明其所以爲誠也。未發之前，非無物也，而得其所謂中焉，是其本也。枝葉之備，既發之後，非有物也，而得其所謂和焉，是其道也。幽顯感格，未發而不中，既

發而不和則天地萬物吾見其錯陳而已矣古之人使中和為我用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吾順之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臣是也夫如是則偽不起矣蓋中和者所以養其誠也中和足以養誠誠足以為中庸中庸足以濟物之兩而明道之一此孔子之所謂至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何謂也曰此中庸之夫也由周而後天下之賢者智者常過之愚者不肖者常不及也過者以不及為陋不及者以過為遠二者不相合而小人之無忌憚行焉於是知愚並困而賢不肖俱稿嗚呼孰知君子之中庸耶葉賢良文無過不及之謂也 夫君子雖能鄉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為過之難歟後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後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

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以有小人之中庸焉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為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饒士悅集中庸之書言中庸者七章先言中後言和先言和後言中者各一章言中不言庸言庸不言中者各一章合而觀之亦有同乎 中庸有以全體言者有以全體中萬殊言者以中和比中庸中和是體中庸是用然中庸之中可該中和之義故名篇不曰中和而曰中庸先言中以性言後言和以情言情出於性也先言和後言中彼皆指資言是學問所成不可以先後論也言中則無不庸言庸則無不中鄙蹇炎衍義仲尼曰性君子為能體中庸之理小人則反中庸之理君子之所以體中庸也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其以小人之心不知此理故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也

右第二章

朱子章句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趙順孫纂疏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中庸之中本是和然和自中出故兼中和之義陳氏曰中和以性情言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合說饒魯石洞紀聞此章承上章中和而言中庸中和者人心性情自然之德道之本也中庸者天下事物當然之理道之的也釋義 章句云變和言庸者至實兼中和之義先生曰德行云者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則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游氏以為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愚謂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戒懼謹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養之道也管見問章句云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竊意小人之反中庸民之鮮能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是氣質之偏所以聖賢教人使要擇守矯以反其氣質之偏而歸之中章句以為釋首章之義恐非文意 先生曰此下十章是聖人立箇中庸之標的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乃變化氣質之方非首章意也不矣中字陳櫟發明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中指和情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中庸之為德也是也然中庸之中有未發已發二義實兼中和之

義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中也無過不及已發之中和也此中庸之中所以兼該中和之義也胡炳文通此說中庸分君子小人首章說中和只歸之君子蓋君子有主敬之功故能因其性情之自然者推而極之小人無主敬之功故德行惟君子為能小人則反是倪士毅輯釋士毅按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惟在主乎敬而已戒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史伯璿管窺章句曰變和言庸者至實兼中和之義 釋謂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養之道也 中和與中庸存省與擇守雙峯謂其所指各異愚已嘗辯之矣今請因其性情與事理所指各異之說而申明之庶乎可見如朱子之說則內外有交養之益如雙峯之言則判內外離心跡不得為交養矣蓋以性對理而言則性具於心而理散於事若有內外之分也然性即理也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而此性足以該

之說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性之所以無内外也性無内外故未發之前誠有存養之功則天理之本然者無所虧喪所以達之於用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也以情對事而言則情發於心而事至乎外若有内外之分也然情未嘗無所感而徒發必因有當應之事而後喜怒哀樂之情隨所感而應之事非死灰其心者所可應必因喜怒哀樂之情發皆中節而後事始各得其宜故已發之後誠有省察之功則情無不中其節而事亦無不當於理者矣由是觀之擇中庸而無存養之功則察理必不能精而無以爲力行之本守中庸而無省察之功則人欲必不可遏而所知爲徒知矣謂存省與擇守所指不同可乎朱子以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則存省皆所以爲擇守之本擇守皆有以致存省之實此内外所以有交養之益也雙峯既謂性情與事理所指各異又析存省與擇守之二者而二之則存省時未暇擇守擇守時妨於存省正如前論生敬與戒懼慎獨時有相妨者相似此則不唯内自内外自外而且至於内外之交相爲病矣尚安得其相養乎抑愚又嘗反覆雙峯之說而知其所以致此差失之故有二謂首章未及氣質下章乃言氣質者其一也說中和以爲四無偏倚一無乖戾者其二也未及氣質之說愚已辯之詳矣四無偏倚一無乖戾之說愚亦嘗辯其略矣今請再申二者未盡之蘊以明之蓋子思之意所重在乎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不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雙峯則限之以但於喜怒哀樂四無偏倚拘之以但於喜怒哀樂一無乖戾是所重不在於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但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也殊不思人之情豈止於此四者子思特舉此四者以爲之凡例耳唯饒氏只以四者發皆中節爲和故謂性之所具情之所發皆無預於擇守之工遂以性情與事理判而爲二而如此差失也且人性之目有仁義禮智四者之別姑以智仁兩端言之智之發爲是非之心仁之發爲惻隱之心是非惻隱之心非情乎非此心之用乎二者之心不能察識擴充以盡其量又可得爲中節之和乎於此可見情之發於性者不止於喜怒哀樂之四者矣及其達之事理之間則智主於知所以擇中庸者實本於是仁主於行所以守中庸者實本於是謂性與事理所指各異可乎謂存養之功與擇守之事所指各異又可乎况擇中庸者在於窮理以致其知苟不擴充其是非之心以分别乎事物之理則善惡邪正莫得而辯則理必不明雖欲擇乎中庸不可得而擇也守中庸者在於固執而力行苟不能擴充其惻隱之心以全其本心之德則心不能以無私事不能以當理雖欲守乎中庸

不可得而守也謂情與事理所指各異可乎謂省察之功與擇守之事所指各異又可乎大抵析而言之則存養所以爲致知之本致知即擇中庸之事省察所以爲力行之助力行即守中庸之功此意已於首章章下辯楊氏說處詳之此不述合而言之則未發之性皆所以爲擇守之本故不可無存養之功已發之情皆所以爲擇守之用故不可無省察之力此意即上文所辯者朱子謂下章皆釋首章之意殆謂是夫雙峯限於四者之情而不知子思所重在於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不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其差失安得不如是哉若夫聖人設教正爲氣質不齊者設若曰首章未說氣質則性道人人之所同具但只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各有當行之路矣又何以脩道立教爲哉戒懼所以存天理若未說氣質則性即理也本然全具不待存之而自不亡可也又何待戒懼而後存耶慎獨所以遏人欲若方說性而未及氣質則性命純乎義理之正何故有私欲當遏私欲若不從形氣上發則無所自來矣若曰人性上自有私欲當遏則是不知人性之無不善也知性無不善而猶以人欲爲遏則是防之過也惟以氣質爲說則自然首意貫穿無許多窒礙矣更以發皆中節之意推之尤見其說之不通夫饒氏既曰中和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矣則子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何不但曰既發謂之和而必更以發而皆中節四字爲言耶曰皆中節則是其亦有不能中節者矣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乖戾而不和者不假言矣既以中和爲人心本然純粹之德則宜有中節而無不中節者矣今乃有不能皆中節者焉謂不由乎氣質之不齊則吾不信也假如其說則除非刪去經文而皆中節四字乃可通耳饒氏惟如此說故於第十一章之末詳辯首章與後章所指各異之事其間有曰性者渾然大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也則爲中已發也則爲和衆刪經文而皆中節四字爲說蓋欲成就其未說氣質之說則不得不然也但不知情之發還亦有不中節者否又不知中節不中節皆可以爲和乎子思之意正恐未必如此也雙峯又謂首章是聖賢不犯手底工夫但降聖人一等便有氣質之累只恁地平做不得所以下文又有擇守強矯之說信斯言也則唯堯舜性之之事方無氣質之累乃可從事於首章工夫此外自湯武反之之事便不免有氣質之累則於首章工夫亦無預焉是則首章工夫子思專爲生知安行者設學者由教而入者全不可企而及耶然則存養省察之工降聖人一等皆無預耶不知有是理否雙峯識見如此安得不與章句糾繆姑述其同異于此以俟明者爲折衷云

輯釋士毅按。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立教命。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倪氏此等折衷。舍棚覆羣之說也。蓋以其於朱子饒氏之說。互有疑信。故不敢決斷取舍之耳。饒氏病根。全在首章未說氣質。後章方說氣質。又性情事理所指各異。存省擇守用功不同幾句上。倪氏並無一言斷置其是非。則其於朱饒之孰是孰非。未能了然於心目之間明矣。吁。陳定宇胡雲峯猶不免爾。倪氏又何責焉。鐵時敏豈嘗見中庸二字。不必獨就中和上牽合說曰道。曰教。曰中。曰和。名字雖不同。皆所以為中庸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二

一東

庸

中庸十一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朱子章句。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朱晦菴大全集。民鮮能久矣。與甚矣吾衰也久矣之久同。　久矣之意。得之程子。輯畧。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一說民鮮能久行其道也。呂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謝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為也。中不可為。是以民鮮能久矣。　楊曰。道止於中而已。過之則為過。未至則為不及。故惟中庸為至。祝洙附錄語錄。民鮮久矣。緣下文有不能朞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為久於其道之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德至於中庸。則全之盡之。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其至矣乎。舜之為大知。則用此道而至也。顏淵之為賢。則擇此道而求其至也。若舜之為大孝。武王周公之為達孝。則由此道而成名也。子路問强。則將進此道而已。哀公問政。則將行此道而已。自脩身以至懷諸侯。皆出於此道。不其至矣乎。然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體此。非自强不息者。不能以致此。故久於其道者鮮矣。　四明沈氏曰。至非極至之至。甚難言也。過非至。不及亦非至。毫銖相違。於毫芒眇忽之微。用意以為之不可。無意以為之亦不可。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安能久此哉。蔡淵思問。中庸之德。天下莫加焉。世教衰微。民鮮能耳。趙順孫纂疏。過則失中。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　然亦人所同得。至論語無能字。愚謂論語有之為德也四字。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下句無能字。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下句有能字。意者論語是夫子本文。此章是子思檃括。饒魯石洞紀聞。中庸

乃事物當然之極不可加亦不可損故謂之至民者衆人之稱氣質之偏自古而然故鮮能者久矣釋義　此章明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同上　先生曰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不說德又鮮能久矣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子思是就論語中槩括將來說道故上面去了之爲德也四字下面添一能字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谷今中所　陳櫟發明過則失中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九不得中立之以無過不及之中云章字之訓自有又年二而之二十之章集註云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　胡炳文通仁壽李氏曰有周之末先王之迹未遠聖人猶有久矣之嘆况後聖人又千百年者乎雖然百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誠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已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　江陵項氏曰民鮮能久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下章曰道之不行言非不能行由於不能知也道之不明言非不能知由於不能行也　道曰此章比論語去之爲德也四字添一能字章句謂世教衰所以民鮮能饒氏謂民氣質自偏故鮮能愚謂氣之偏故不能知質之偏故不能行世教又衰無以矯其氣質之偏使之能知能行然子思引論語之言添一能字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朞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言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章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累能斯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惟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是能知寬裕溫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者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　馬豫辯義按章句能當作讀屬上句久矣二字別作句諸說以鮮能久矣作句非是過則失中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饒氏曰中庸乃事物當然之極此謂之至然亦人所同得至民不興行程子云民不興於行則行當作去聲故鮮能之鮮能之者蓋謂少有能知能行者今已久耳諱財曰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今已久矣此當從程子說或問民鮮能久不其是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義而泛論之未遠及夫不能久也　許謙叢說論語言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即所謂德也但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史伯璿管窺饒氏謂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民鮮能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論語是說德子思是槩括來說道故去了之爲德字添一能字　此已於論語雍也篇之爲德也章辯之此不再述　中庸其至矣乎章句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發明此處釋中字只以無過不及之中言庸字以訓在前不再出論語集註亦只言無過不及二處俱不言不偏不倚　此是暗主饒說而引證以顯章句之不然也饒說之已詳知彼則知此矣庸訓在前不再出是也愚亦曰中字之訓在前本亦不再出但以欲顯至字之義故不得不如此說耳非再釋中而不及庸也論語本不言未發之中故但以無過不及釋之不可引彼以證此也　薛李宣湶語集中正性也庸常道也居正有常所謂至德安之爲貴安之悠久之道也擇中庸而不能守非所謂安之者也　胥貫標註中庸其至矣乎上章以君子小人對說此章專就君子說以見中庸之爲至然所謂至者非以高遠而不可及也特以民性之蔽而加之以世教之衰則民之鮮能者非道遠人人自遠耳

程復心章圖

此皆不知戒

中庸。

以反者言。——無忌憚——小人有是——此以上言當慎養性

以至者言。——無過——情之正以

無不及——民鮮能之——下主變化氣質之偏

謹恐懼之弊

趙次誠考義第三章朱子嘗曰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德言心之所得行言身之所行是中庸兼德與行而言也論語加之爲德也四字而知中庸之道有本於心得之要中庸加能之一字而知中庸之德有待於躬行之功然朱子於論語引程子之言曰自世教衰民不興行少有此德久矣固行之不興而知心之所得者少則民之無是德者由其不能行是行也雖不言能而能之義實存焉其於中庸言惟中庸之德爲至即論語所謂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又言自世教衰民不興行今已久矣即論語所謂程子之言雖無之爲德也之辭而德之義實在焉由此觀之行之所備雖在於人事之所能而事之所能實本於人心之所得二書之意相爲發明

朱子訓釋初無異義許白雲因論語有德字中庸下文言道之不行不明
遂爲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蓋夫之矣李仁壽以爲自物則言
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
多而不知末世之過乎則者亦未嘗不多也下文言賢知之過愚不肖之
不及即世教衰民不興行之所致也奚可謂不及者多而過者少乎。陳古
靈集中庸之性至虛以爲體至神以爲用操之則存捨之則亡能採而常
存則誠誠則明明則能智矣誠則能聖矣能聖能智則可以盡人物之性
成天下之盛德大業而與天地爲一其德可謂至極矣以其德之至極故
中人已下其性雖有故曰至矣然則衆人之所不能久者情僞之相感穿
鑿之心害之耳善端不能誠固利欲誘於外則穿鑿之心作是以難久行
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人知擇乎中庸而固執之終身由之
而不失者聖人之徒與孔子之門人自顔回而下日親炙於聖人之教猶
且日月至焉而已況其下者乎故曰民鮮能久矣晁景迂集子曰中庸其
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者何教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民也幾
時雖嘗嘗見世衰道微以無忌憚爲中庸者皆是是以鮮能能者鮮愈見
其爲至耳三復久矣之歎可以想見三代之民袁蒙齋集中庸非動亦非

靜而又非無動靜非虛亦非實而又非無虛實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
可謂至也已矣夫子緊切教人欲人於不睹不聞而謹其獨欲人知喜怒
哀樂雖發而實未嘗發故曰中庸其至矣且傷世衰教失民之鮮能亦已
久矣所以深警其聾瞶也。中庸即中和也大本端的一毫不差達道普
乎萬古無異函陰陽該動靜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是所謂常中也此
道其至矣哉噫民之鮮能何其久也服膺録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
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子闡孔子之言不蹇孔子未嘗云能在論
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
能有能即非道字溪陽先生集民鮮久矣有兩說民少有能之者亦已久
矣是一說中庸之德極至民鮮能久於中庸如乍見孺子而怵惕惻隱是
中少間便有内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便私欲不中民鮮能久文公不取少
能久於中庸之說用今已久說則上下章意貫而活道之不行章都說鮮
能荅棣與權寃豹嘗此發明時中之中以用言也註曰過則失中不及則
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是率性之謂道也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是
又推本天命之性也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又言脩道
之教不明也蓋中庸之至者是君子中庸民鮮能者是小人反中庸又引

起下章道之不行不明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也性理會元伊川云中庸
之爲德民不可須臾離鮮有久行其道者也晦菴謂此解出於門人之繆
記後說見論語解實先生親筆也當以後爲正。或問孔子曰中庸之爲
德也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猶屋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爲不
及上焉則爲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
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則
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爾。高明亦猶所謂至也。龜山
胡祇遹紫山集民鮮能久矣何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雖於五常萬善
反身而誠其氣質之偏賢者知者常失之過愚不肖者常失於不及或乍
作而遽息日月至焉不能恒久而不易是所以民鮮久矣譬如飲食之美
惡人皆知之亦有各嗜一味之偏不知酸苦甘辛鹹淡得中之正味況道
之中庸乎故子思著中庸一書使人知道之體中而已道之用庸而已庸
者平常恒久而不可易和在其中矣中之一字大矣廣矣天地萬物莫不
在是一寒一暑中也一陰一陽中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中也五行
相生相勝中也一晝一夜中也是所以謂之不偏也不倚也無過也無不
及也大本之所以立也今日如是明日如是今月今歲如是至於萬萬歲

恒久不改易而如是是所以謂之庸也達道之所以行也所謂不易之定
理也非中則不能庸非庸則中不立是謂大道之體用相生而相助也在
天下則京師爲中帝王爲中在一人則心爲中在一草木則榦爲中帝王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建中和之極心爲人身之中建立萬事酬酢萬
變榦爲一草木之中則下植根本上達枝葉故一中立而萬殊生過者不
及者偏者倚者東西南北上下廉隅皆歸極焉皆會極焉是以能無窮而
不易朱公遷通旨中庸之爲德也[illegible]中庸其至矣乎[illegible]君子中庸[illegible]
小人而無忌憚也[illegible]天下國家可均也[illegible]中庸不可能也[illegible]素隱行
怪[illegible]惟聖者能之[illegible]右以德行言而事[illegible]之中在其中。趙氏曰有
之爲德也四字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無[illegible]之爲德也四字則有能也不
能之矣故下句著一能字饒子曰中庸爲德以德言中庸至矣以道言今
按如饒子之說則中庸至矣一章當與下一類相從但比章句之旨小異
觀者擇焉可也　教不立故民鮮能學不至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
德無過不及之敝故惟聖者能彼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郭霆大行
長不可曰[illegible]民鮮少能之久矣魏公著句解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

言中庸其至矣乎通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民鮮能久矣世教衰。民少能之今已久矣

右第三章 馬豫

繹義上文而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不行不明之義 錢時融堂曰與上章反中庸之意相承 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朱子

章句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朱子語類賢者過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 蘇 朱子語續錄道之不行由知者惟務求知而不去行道之不明惟賢者惟務力行而不求知問知者過之如何卻說不行賢者過之如何卻說不明先生云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云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智如

老佛皆是賢知一種天資好人皆是 朱晦菴大全集答張敬夫 道之不明不行來諭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畧遠近不同耳然鼎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為不足行以為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為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遽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為疎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萬正淳 楊氏解知者過之為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解賢者過之為尊德性而不及道問學恐未安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徹上下貫本末工夫皆是一貫無適而非正也如楊氏之說則上下本末可離而為二矣大槩得之更宜體味 游氏引鄒衍談天公孫龍詭辯為智者之過亦未當若佛老者知之過也談天詭辯不足以為知者之過 知者之過非一端如權謀術數之類亦是龍衍乃是狂妄又不足以及此 程子遺書道之不明也至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卻都休 程子經畧程子曰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伊川 又曰聖人與理為一故

無過無不及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祝洙附錄語錄總論三章之旨聞道之不明不行意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者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又曰舜其大知矣而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回賢矣而能擇乎中庸則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之不及 董銖 衛湜集說海陵胡氏曰道之不行以知愚言之道之不明以賢不肖言之者知者有知之謂也賢者道藝德行之總稱其道允有知之人皆能之也明其道非大才大德之人則不可也故或言賢或言知者各係其輕重而言也愚與不肖對賢知言之因以別其名者似也本有賢人之質但以不能尊履賢人之業故曰不肖以此言之道之不行重於道之不明何哉道之不行尚有能明之者但不能行耳道之不明是世無人能之則夫中之道幾乎絕矣 莆陽林氏曰不必分知愚賢不肖之辨但聖人欲發揮其言而作中庸者只欲辭達故再言之不行不明初無差別 林禹軒集所釋恐未安甚嘗為之說知者慕高遠之見而過乎中庸愚者又

拘於淺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為高絕之行而過乎中庸不肖者又安於凡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由所見之差道之不明由所行之失此致知力行所以為相須而成者也不識如何 黃榦講義道者何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人交之信根於吾心之本然而形見於事為之當然者皆是也曷嘗有過與不及之偏哉過與不及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嘗竊有疑焉賢之與智人品之最高者也一有過焉則無異於愚不肖志於道而有不及持未遠夫道而其與違夫道者一間矣而遂指以為愚不肖焉何哉蓋道之在於天下中而已過非中也不及非中也賢且智而失之過則如楊墨佛老而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豈不深可畏哉志於道而不能以合夫當然之理則明有所未通誠有所未立雖謂之愚不肖可也聖賢衛道之嚴所以力勉夫人以大中之道者蓋若此然則學者當如何哉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不惑乎賢且智之過不墮乎愚不肖者之不及則庶乎其可也若曰學可以不講而一蹴可以至乎聖賢之域既未免乎賢且智之過至於用力不篤則悠悠玩日而卒無得則雖謂之愚不肖亦奚不可哉同志其勉之 趙順孫纂疏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陳氏曰道即中而已此乃

天命之本然率性之當然庶知愚賢不肖。○夫其中也陳氏曰凡具於人者道理都一般但氣質之不同故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爾既有智愚賢不肖之別所以有過不及之差過與不及皆非中也知者知之過○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陳氏曰知者說道理太高其實行不得愚者則又懵然無知不知所以行賢者行之過○不明也陳氏曰賢者所行過當其實是見理未到不肖者不能行不求所以知陳櫟詳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道即中道所以不行於天下者我知其故矣知者過之知者知之過傳其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中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也我知其故也賢者過之賢者行之過恃其易行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也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胡炳文通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道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書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無偏無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北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簿物細故若將浼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污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知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蓧之徒本賢者也累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闒茸卑污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子路過於勇子貢過於辯子張過於莊至於曾皙牧皮之狂往往皆失之過夫子每每抑之欲其反而就中也道曰道至中而止纔過之便不是中便易流於異端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子思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即此意也道不明則學不傳故朱子曰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又為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為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馮椅輯義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

之愚者不及也知者知之過或問云能知君子之所不知者是知者過乎中也既以道為不足行或問云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或問云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又不知所以行是愚者不及也賢者行之過或問云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既以道為不足知或問云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或問云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又不求所以知是不肖者不及乎中也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明氏曰道之不行由於道之不明道之不行由有能明之者但不能行耳道之不明是也無人能明之則中之無今也耳許謙叢說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之是言道自不行於天下不明於天下謂大道窒而晦也知賢者之過當作兩層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兩道字便是中所謂過者過乎中也秉氣清而淳者則為聖人知之至行之極自合乎中秉偏於清者則為知知者唯務於知既不以行為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秉偏於淳者則為賢賢者唯篤於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矣此止就正理上看若知者如老釋之空寂賢者如沮溺之遠道又如下索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過中

之義愚不肖之不及却只是一般熊禾標題事義言人之資質不同過與不及皆非中庸曾貫標註上章言民鮮能此章言民鮮能之故蓋道者即率性之謂知愚賢不肖者氣質之偏此聖人所以必脩道以立教也故下文所謂知仁勇者即所以品節防範其過與不及之病則循性而行是即中庸之為德矣四書通乃謂氣之偏故不能知質之偏故不能行則是以氣質二字析而二之外理甚矣項安世聽說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其不能行非不能行由於不能知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不能知非不能知由於不能行也荅棣與權窺豹管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言道之不行者本乎不能惟精而合於中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言道之不明者本乎不能惟一而合於中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歸重於不能惟精又引起下章道其不行之意性理會元晉吾夫子嘗發中庸至矣之歎而謂民鮮能久矣故原其道之不行則以為智者之過愚者之不及原其道之不明則以為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也且論道之不行不歸之賢不肖而歸之於智與愚者何耶蓋智者知之過以

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求其所以不行也至論道之不明不曰智之
與愚而曰賢不肖者何耶蓋賢者行之過以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
不求所以知斯道之所以不明也　中庸者無過與不及而可常也人之
行不為過則為不及惟過與不及是以不可常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明乎中庸之道則人皆可以為堯舜矣諸士悦集問中庸於道之不明不
行章以知行交互說先儒於知仁勇章既以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
仁困知勉行為勇又曰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三近為勇其言知行各不同
何歟　為學之工夫不過知行而知行之要當交互而用其功故先儒於
中庸言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知與行交互說者所以辨其不能交
互知行此道由以不行不明也知仁勇章言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
行又言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三近為勇所以明知行之交互如此學者必
盡是而後知之而成功也故其立言雖不同而皆所以反覆推明知行之
不相離也何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求所以
行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可見
其不能交互知行也若其知行交互則必無過與不及之失而道之行且
明矣至於哀公問政章則盡發知行交互之說以教人欲知知行工夫不

容偏廢也故既以生知安行屬於知學知利行屬於仁困知勉行屬於勇
而又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三近為勇以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而
知行工夫又當以勇為之不可有彼而遺此所以見知仁勇三者為天下
之達德也由是觀之知行二者聖門切緊教人處橫說竪說只在交互用
工夫彼不能知行者固墮於愚不肖之不及而偏於知行者又不免失於
賢知之過學者可不勉於知行而兼盡之哉若論用功次序則致知為先
力行次之薰猛侍問道之不行宜若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歸之知愚道
之不明宜若知愚之過不及而以歸之賢不肖　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
其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其昏
昧蹇淺則必蔽於一曲暗於大理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
乎中也知者知之過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
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驚世駭
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其卑污苟賤則必安於故
常溺於物欲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行之
過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
所以不明也王充耘經疑貫通中庸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論語言師也過商也不及先儒謂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
之不及然其失中一也然則師其賢知商其愚不肖歟　道以中庸為至
而人之資稟鮮有不偏賢知者必失之大過愚不肖者必失之不及子張
之在聖門每好為過高是固賢知者之流子夏每失於不及是固愚不肖
者之類然中庸泛言人品有此二等自來嘗學問者而言若子張子夏得
聖人為之依歸抑其過引其不及豈終為賢知愚不肖者哉　中庸言知
者過之賢者過之先儒謂知者知之過賢者行之過論語言不得中行而
與之必也狂狷乎先儒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然則狂者其知者歟
狷者其賢者歟　道以中庸為至而知者過之以其深求隱僻之理務欲
知人之所不必知傷於鑿而非所以為中庸也賢者過之以其過為詭異
之行欲行人之不能行淪於怪而非所以為中庸也若狂狷者則異於是
狂者志願太高而行不掩是其所行不及乎其所知故以為知之過然非
知者之過也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是其所知不及乎其所行故以為行
之過然非賢者之過也然聖賢之取狷者亦取其能有所不為蓋能守者
耳非過於行者也涂潛上擬疑問中庸言道之不行是操守之虧也宜歸
之賢不肖而反歸之智愚言道之不明是識見之空也宜歸之智愚而反

歸之賢不肖何也　人之為學知行二者兼致其力而已知之無過不及
則道可行行之無過不及則道愈明故先儒謂中庸是章正其交互說所
以發明知行不可偏廢也夫中庸道之不行不歸之賢不肖而歸之知愚
者是推本行之必由知也蓋知者恃其知而失之過愚者不及知而失之
不及夫之過者既以道為不足行夫之不及者又不求其所以行則道之
不行由於知愚之過不及此不行所以屬之智愚也道之不明不歸之知
愚而歸之賢不肖者此發明知之必在乎行也蓋賢者恃其賢而失之過
不肖者不及行而失之不及夫之過者既以道為不足知失之不及者又
不求其所以知則道之不明由於賢不肖之過不及此不明所以屬之賢
不肖也試以下章証之大舜章言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是知之事而曰執
兩端以用中於民則知之中有行此章句所以謂知之無過不及而道之
所以行也顏回章言服膺而弗失此行之事而曰擇乎中庸則行之中有
知此章句所以謂行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以是觀之知行互進
缺一不可尚何致疑於其間哉先儒有言博文工夫到則約禮工夫愈密
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學者合是而究之則思過半矣魏公著句
辭子曰道之不行也道之所以常不行者我知之矣知其所以不行知者

過之。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也。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道之不明也。道之所以常不明者。我知之矣。知其所以不明。賢者過
之。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也。不肖者不及行。人不求所以知。人莫不飲食也。鮮能
知味也。朱子章句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朱晦菴大全集荅江德功 竊謂此兩句大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
程先生牲牢之譬。却是不曾飲食。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據程先生所言。只譬如道者。如人食牲牢。須嘗喫了方知。非爲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
於芻豢之牲。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飲之宜。恐非本旨。然竊謂味。即指飲食而言。若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即飲食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者
也。味與飲食。只是作互用文耳。不知如何。直翁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此說亦似。當不知是否 直翁說是。趙順孫纂疏三山陳氏曰。道未嘗離人
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陳櫟發明。道不可離。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智者。禀氣之清。而質欠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
者。禀質之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知不足。然爲學之序。知必先於行。此獨指所以取譬於飲食知味。盖以知味喻知道。能真知之。則必求以行之。而

後道之中庸義其能明且能行也。晏氏曰。智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行。今反言之。何也。曰。智者專於明道。或忽
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故去爲不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既不能知。安能行乎。章言知味。以見明道爲先。惟不明故不行也。余氏仲
曰。知者過於知。以爲不必行。賢者過於行。以爲不必知。飲食而知味則不厭。不必行則失於仁。不必知則失於智。不知味則失於愚。愚不肖人不及
於知仁。兼所以民鮮能久矣。陳櫟詳解。人莫不飲食也。人無不飲食者。鮮能知味也。少有能真知其味。以喻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故百姓日用而不
知。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耳。馮椅輯義。道不可離。人自不察。陳氏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章句譬如飲食。是日用之不可闕者。但
少能知其味耳。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於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吳氏曰。盖不能知味。喻不能知道。道不能知。安能行道云。趙德纂要
鮮能知味也。疏義與擬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符朗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鶴知後羊。寡食然知其黑白。此皆書文也。陽字溪先生集。物不細
翫。何以知其味之美。中庸不予細玩味。何以知其理之妙。魏公著句解。人
莫不飲食也。譬如人無不飲食者。鮮能知味也。但少真知味耳。日用斯道

而不知道之本。是以有過不及之弊。程子辯墨呂曰。諸子百家。異端殊技。其設心非欲理義之不當。然卒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
害也。蹠明曠達。以中爲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中。淪於虛無寂寞之境。窮高極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之害也。蔽蒙固滯。不知所以爲中。泥
於刑名度數之末。範徇於耳目聞見之所及。不能體天地之化。達君子之時中。此不及之害也。二者所知。一過一不及。天下欲蹈乎中庸而無所歸。
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常處其厚。不肖者常處其薄。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本於厚而滅性傷生。無義
以節之者也。宰予以三年之喪爲已久。食稻衣錦而自以爲安。墨子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既本於薄。又徇生逐末。不勉於恩以厚之也。二者所行。
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擇乎中庸而不得。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知之不中。習矣而不察者也。行之不中。行之而不著者也。是知飲食而不知味者也。楊
曰。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爲至。則道不行。智者過之也。尊德性而已。不道問學。則道不明。賢者過之也。夫道不爲堯桀而存亡。雖不行不明於天下
常自若也。人日用而不知耳。猶之莫不飲食而鮮知味也。又曰。若佛氏之寂滅。莊生之荒唐。絕類離倫。不足以經世。道之所以不行也。此知者過之

也。若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過乎仁義者也。而卒至于塞路。道之所以不明也。此賢者過之也。自知賢愚不肖言之。則賢知宜愈矣。至其妨於道。
則過猶不及也。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之間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
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呂曰。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後道明。知之過
無徵而不適用。不及則卑陋不足爲。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衆共。不及則無以異於衆。是不明之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
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游曰。知出於知性。然後可與有行。知者過之。非知性也。故知之過而行之不至也。已則不行。其能行於天下乎。若
鄒衍之談天。公孫龍之詭辯。是知之過也。愚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行出於循理。然後可與有明。賢者過之。非循理也。故行之過而
知之不至也。已則不知。其能明於天下乎。若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是行之過也。不肖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不遠物。存乎人者。日
用而不知耳。故以飲食況之。飲食而知味。非自外得也。亦反諸身以自得之而已。夫行道必自致知。始使知道如知味。是道其憂不行乎。今也鮮能

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衢湜集說河東侯氏曰知非仁知之知如白圭
治水之知賢非賢哲之賢如博弈猶賢乎已之賢若引佛莊之學爲知耶
彼內則無父外則無君君臣父子且不能知謂之知可乎若以楊墨爲賢
彼皆學仁學義而過之者過於仁則爲不仁過於義則爲不義不及亦如
之不仁不義禽獸也謂之賢可乎此皆不可謂之賢知者也子思乃曰過
不及云者差之毫釐之間不得中道如師也過由也兼人求也退商也不
及如此而已故曰知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是道也若不約之
以禮則楊墨佛莊之弊可馴致焉故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孔門之學聖人者唯顏子能知之然以顏淵之學始則鑽仰高堅之若不
可入次則瞻忽前後之若不可及及其進也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
可力致者竭其才以求之則又見卓爾獨立從容中道神疲力乏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噫顏淵其真知味者乎不然何歎中道之難也如此後之學
者或以穿鑿爲知或以繆悠爲賢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此道之所以不
明不行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猶曰人莫不學也鮮能知道云
爾若以佛莊之學可亂吾道從之爲道絕類離倫韋韋然與吾道爲戾不
待較而知其爲非也猶自安者不由也惡能亂吾道而不行哉孔子之所
謂不明不行云者以其似是而非如世儒之學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
孔子同稱爲儒其說足以惑人而終不可以入道自期於賢知而人亦賢
知之語道則與道爲二講說則立說夫離其入人也固人人之高明使學者
醉中生夢中死終不自覺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蓋謂此也　延平周氏
曰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著則明也蓋知之然後能行行
之然後能明知愚言其性知則知道者也愚則不知道者也賢不肖言其
行賢則行道者也不肖則不能行道者也故於道之不行而言知與愚者
以其知之過而不知之不及也於道之不明而言賢與不肖者以其行之
過而不行之不及也人非飲食無以生而非道亦無以生然人莫不資於
飲食而鮮能知其味猶莫不資於道而鮮能知其趣故易曰百姓日用不
知孟子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嚴陵方氏曰學記雖有嘉殽弗
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此以味況知道宜矣　山陰
陸氏曰知愚才也賢不肖行也道之不行以知之不察道之不明以行之
不著苟知味矣不患不及亦不患過也　范陽張氏曰知味者當優游涵
泳於不睹不聞之時可也　晏氏曰知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
肖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行今乃反言之者何哉　蓋知者專於明道或

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故覆言曰非知之艱行之爲艱蓋
不能知味者以喻不能知道也既不能知安能行道乎　高要譚氏曰知
者賢者視愚不肖固爲有間然不識大本所在而求之或過則與不及均
矣此中庸所以不明不行也飲食者衆知味者鮮道之精微非言語筆墨
之所能形容者其猶味歟此則全在精思默識之功不加此功終不能知
味也由其知味者鮮故能久者亦鮮　實幹年譜問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
味也　上章言民鮮有能行中庸之道此章則詳言其故蓋賢智君子也
愚不肖小人也君子本能隨物以處中今則謂之君子而常過焉是君子
而不能時中也小人無忌憚然猶自以爲道今則謂之小人而但不及焉
是併與無忌憚而不能也此君子小人皆不及乎古之人此道之所以不
明不行也　中庸前面教人做工夫中間又怕人做得不實誠者天之道
以後故教之以誠後面說天下之至聖是說其人之地位至誠是說其人
之實德到衣錦尚絅以後又歸天命之謂性處此四段最好看　蔡淵綱領
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言有道德而不能備者也不行者失於
仁不明者失於智飲食鮮能知味失於勇　蔡淵思問人之所以不能中庸
之道者由其德不備也智者賢者既偏於智仁而愚者不肖者又昧於智
仁此所以或過或不及而不行不明也然道之在人如飲食之不可廢苟
知其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　言達德而及乎道者欲知本非用不
行不明所以當推之用也言達道而及乎德者欲知用由本可知可行所
以當原乎本也　饒魯石洞紀聞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　此章
承上二章明小人之所以反與衆人之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
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此章專以過不及爲言似對中而不及庸蓋中即
所以爲庸非有二也下章倣此　釋義　問夫子以道之不行不明皆由
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以過與不及相對言皆未得爲中道也今章句
云愚者不及知不肖者不及行則是不言其不及而但言其全然知行如
何　先生曰朱子被愚不肖字礙了所以如此下語蓋愚者豈能知不肖
者豈能行達道便是中賢知過乎中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
中問然則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費隱章以
夫婦一事言此章以道之全體言本子中中問道之不明不行不知朱子
互換注是如何先生曰正得本文之意　又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而夫
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正緣天
下人都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

天下明不是說人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者了道之所以
不行於天下者以知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此其所以不行也道之所以
不明於天下者以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此其所以不明也道者中
而已矣不中便不是道譬如一條大路人人知得此是大路則由者必衆
自不到得榛塞此路既有人由則其為大路分明人自不到得從小路上去
見得知行相因本文文意見庸中閒知賢過之 先生曰知者過之如索
隱之類以人言則老莊之虛釋氏之無是也賢者過之如行怪之類以人
言則仲子之廉子噲之遜是也不二惟王畫文發明四章道者率性之謂
也中庸其備道者之德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其
於中庸均有未盡此道之所以不行不明故上章引孔子之言以嘆民鮮
中庸而此章引孔子之言以及此陳應龍輯語林子武問道之不行也一
章道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說鮮能知味曰這箇各有一般受
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也恁地便說得順今却恁地跷說特緣是智者過於明他只
去窮高極遠處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果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
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

苦行後都不去明如了老之屬他便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
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贵義剛 盧孝孫集畧子曰道之不行也 至鮮能知味
也 此知行分明交互說智者恃其見之高而不務行此道之所以不行
賢者恃其行之力而不務知此道所以不明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方說得順今却恁地
跷說緣是智者只去窮高極遠只要見得便了不理會行然他未見得時
是這般人及見得後也只是這般人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只去堅苦
力踐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不理會知然他未行得時是這般人及行得
後也只是這般人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許謙叢說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
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
固無過智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 不是知不足行正言知賢者
之心蓋是他心惟通達一路更不管那一路史伯璿管窺第四章鮮能知
味也 叢說道不行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
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是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
耳若真知理義之極致則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

也 發明云云然為學之序知必在先此結語所以取譬於飲食知味蓋
以知味喻知道能真知之則必求以行而後道之中庸幾其能明之且能
行之輯釋引晏氏曰云云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明安能行乎
末章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 諸說皆不為無理不知
果得子思意否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人自不
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曰道不可離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
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
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之意者奈
何以譬喻之說為正說乎若曰知未是真知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真知
之意則上文飲食亦真指飲食言耶飲食既為譬喻之辭則知味之知又
豈真為知道之知乎不過亦譬喻之辭耳初不可以此知字為對行而言
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譬喻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
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譬喻經中人字亦是但指飲食之人耳與章句
人自不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貼
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己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
察在己所行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

行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發明又
引朱仲曰知者以為不必行則失於仁賢者以為不必知則失於知飲食
不知味則失於勇愚不肖又不及於知仁勇所以民鮮能久矣 發明文
自於章下曰此章言知仁勇之失 輯釋獨引通云云後面欲說知仁勇
此章為此三者發端知者以道為不足行不仁賢者以道為不足知不知
愚不肖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 三說互相祖述亦皆因上五言
不明不行下但以不知味承之故強說從勇上去其實不知味如何是失
於勇發明前既以為知必在先而此又如此說可見所主不定彼此皆未
為得之也按此數章何嘗有勇意勇直至白刃可蹈處方說以引起下章
子路問強之意正不當於此提說勇也理浚心齋劉按此章道即中而已
此乃天命之本然率性之當然底亢其具於人者道理都一般但氣稟不
同故有知愚賢不肖之别所以有過不及之差過與不及皆非中也然知
是主於知賢是能行得底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
及宜若道之不行今乃以知愚之過不及謂道不行賢不肖之過不及謂
道不明者何也蓋天下之理真能知之而後真能行之真能行之方可謂
真能知之知者知之太過以為道不足行如佛老莊列之徒說道理太過

入玄妙去其實行不得愚者則又懵然無知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以行處爲重於知處較輕如割股斷肝以爲孝守所行過當處其實見理未到不肖者不能行道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飲食是日用間不可缺底但人鮮知其味譬如道是天之命於我性之所固有底不可以須臾離惟是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其爲過不及之弊也宜哉

此見民鮮

道。
以不行言。（知以爲不足行／愚不知所以行）皆由於過不及之故
以不明言。（賢以爲不足知／不肖不求所知）
以不可離言。（人日用而不知）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能之之由

趙次誠考義知愚賢不肖以學者之事言非指人言之而以爲知者之優於愚賢者之優於不肖也蓋道病於愚不肖者之不能知而行也苟能知之則爲知而不愚矣而又不免於知而過之能行之則爲賢而非不肖矣而又不免於行而過之過猶不及雖曰知賢之勝於愚不肖而實則知愚

賢不肖之間不能以寸此皆學者之事之所當謹者也若指知愚賢不肖之人言之則所知無過不及然後爲知者之人所行無過不及然後爲賢者之人况知之必見於行行之必本於知未有知者專於知而不能行亦未有賢者專於行而不能知也要知此所謂知賢之過即後章索隱行怪之事也朱子謂索隱爲深求隱僻之理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即此所謂知之過也謂行怪爲詭異之行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即此所謂行之過也語錄亦謂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蓋知之過者始雖知而終歸於愚行之過者始雖賢而終歸於不肖其不同至於欺世盜名而爲無忌憚之小人者未之有也何者自知愚賢不肖以下皆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語意中來若以知賢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則知行之過獨非反中庸乎許白雲不察乃謂知賢之過不及止就正理上看若知如老釋之空寂賢如沮溺之遠遁及下索隱行怪之類又非正道而過於中意以知賢之過者爲君子而老佛沮溺之知賢爲小人然許氏此言本以病北山陳氏之說也陳氏以此之知者爲老佛之徒此之賢者爲晨門荷蓧之徒故許氏病老佛沮溺之不得爲此之知賢呼許氏之說固不可而陳氏分老佛之徒爲知晨門荷蓧之徒爲賢要亦未爲可也夫老佛自高於虛無寂滅之學晨門荷蓧自高於絕世離倫之行皆自知而自賢其所以尊所聞行所知者一也晨門空寂非老佛之賢而逃遁非沮溺之知乎愚故以爲分知愚賢不肖於知行之過不及只可指爲學之事言而不可以言知愚賢不肖之人也陳華祖提綱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主愚者不及也知以見此中庸之道本行也爲知者失於過之愚者失於不及此中庸之道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見中庸之道本明也爲賢者失於過之不肖者失於不及此中庸之道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結上文以見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此人字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陳古靈集子曰道之不行也主鮮能知味也　道者道也天下由之無所不通故謂之道中庸者道之本也惟聖人能盡之然天下中人之性爲多聖人不以己之所能強人之所不能道己隆則愚不肖者有所不能道己殺則智與賢者有所不爲故聖人本乎中庸謹是二者之端用其中道於民以爲天下之通法使智與賢者俯而就之而不敢過下文云有餘不敢盡是也使愚不肖者企而及之而無不及下文云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是也如此然後道可以行可以明也孔子謂道之不行也我知其然矣夫智者謂其明足以知聖人

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則難繼矣愚者不足以有明也故不及不及則有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其然矣夫賢者謂其行足以至聖人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則難繼矣不肖者不足與有行也故不及夫不及則有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以愚智云者言乎性之不能明是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以賢不肖云者言乎行之不能擇是以不明也又以人鮮知道諭飲食之鮮能知味也夫五常之於心人莫不同有也然而天下之心獨以知道期於聖人者是知道者寡矣五味之於口人莫不同嗜也然而天下之口獨以知味期於易牙者是知味者鮮矣孟子曰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同嗜者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以飲食諭道同斯義也錢時融堂管見知者所見則失之過愚者又措淺而無識其爲不知一也道如何行賢者所行則失之過不肖者又暴棄而不爲其爲不行一也道如何明致知力行未始偏廢愚不肖固不是道若大知則真知矣大賢則中行矣安得有過然則此章所論特世俗之所謂賢知守其偏見徇於俗學自以爲是而實亦未嘗知味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蓋言斯道人人共由所謂誰能出不由户者但日用而不知耳一知字甚重不知後安知道

之不可須臾離哉。此致知在格物。大學所以先務也。袁蒙齋集。道之不行。合曰賢不肖。而乃以知愚言。道之不明。合曰知愚。而乃以賢不肖言。互見也。學者未知而行。謂之冥行。知而不行。謂之徒知。故致知力行二者並進。知及仁守。得乃不失。此中庸所以兼明與行言之也。且夫賢知者。負其聰敏絶人之識。孤高傑出之行。豈若不易及矣。今聖人折衷以中庸之道。而賢知愚不肖其失則均。然後知過猶不及。皆非中道。天命之性。自有常中。雖然。中非執一也。有似過而實非過者。有似不及而實非不及者。一順天則而已。噫。衆人之鮮知味。何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文美元滴遺味存焉。何謂味。曰非可形容也。亦非不可形容也。知者自知耳。道之不行。以知愚言。道之不明。以賢不肖言。互見也。賢知高矣。聖人據中庸之權度以折衷焉。而賢知反與愚不肖等。過猶不及故也。天命之性。自有常中。衆人之不知味。何謂味。知者自知。難以語人。鄒建炎衍義。孔子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其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知之過。既以爲道之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則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孔子又曰。道之不明也。我亦知之矣。賢者行之過。既以爲道之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二者雖如人莫不飲食也。但鮮能知飲食之味也。

右第四章

陳櫟發明。此章言知仁勇之失。馬豫纂義。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陳氏曰。惟民之鮮於中庸。既人既智賢愚不肖。蓋隨其氣質之偏而失焉。王幼吾註批點。此章爲過而知仁勇三者發端。知之過以爲不足行。不仁也。行之過以爲不足知。不智也。不肖者不足行。不足知。不勇也。錢時融堂管見。承上章鮮能中庸之歎。而發鮮能知味之意。果知味則中庸矣。或曰。道不明故不行。此章先以不行歸咎於知愚。而後以不明歸咎於賢不肖。何也。曰。不然。人之於道。必致其知而後能行。不知不可行也。故知之過。愚之不及。皆不知道者也。必見於行而後大明。不行無由明也。故賢之過。不肖之不及。皆不行道者也。行者行於一時。明可明於萬世。其實則原於知。知則行。行則明矣。鄒建炎衍義。言道之過與不及。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朱子章句。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順孫纂疏。陳氏曰。人之所以不能行道者。以其不能知道也。饒魯石洞紀聞。問。前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此復言道之不行。只是反覆慨嘆之意否。先生曰。上章末句說鮮能知味。故此章以道其不行繼之。言其鮮能知。所以鮮能行。以起下章之意。蔡[illegible]玉山。竊觀此章行字。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之不明。所以不行。又兼

不行之端。以起下章大知而言道之行由於明也。先生曰。是家書仁。陳櫟詳解。道其不行於天下矣之也。而人不知。是而道不明。所以道之不行。承上章以起下章也。許謙叢說。前章主於知。此章主於行。蓋知然後能行。既知之。又須能行。故此二章發明次第如此。金先生曰。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智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歎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智仁勇三達德。熊禾標題事義。言道之不行。嘆之深也。曹貢標註。學問之道。先知後行。此章則先舉不行之端者。蓋上章以知行交互說。至此章先言行者。非以行爲當先也。政以民性之蔽。不能知。故不能行也。故下章以大舜之知。矯其知愚過不及之病。所以明擇善所當先也。趙氏振考義。三章言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曰其則見中庸。指上章君子之中庸而言也。此章言道其不行矣夫。曰其則見道。指上章不行不明之道而言也。二章之言矣乎矣夫。以中歎惜之意者。中庸之鮮能。由於小人反中庸。道之不行。由於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故聖人於此。特有感焉。然上章知行並舉。此章亦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許白雲乃以上章主知。此章主行。知而又行。次第如此。此非所以論二章之旨也。陳古靈集。道之不行有三。過與不及。言乎其才。一也。或出或入。非聖人之正。言乎其術。二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時。言乎其時。三也。孔子之才與術。盡乎群聖人之道。嘗周之衰。歷聘列國。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能尊用之。因而歎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蓋傷聖人之不作。天下無從知宗予者。故曰吾道窮矣。此云道之不行。意在是矣。陳華祖提綱章句。謂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蓋中庸之道。惟鮮有能知之者。故有不能行之者矣。此見承上章。然欲此道之行。必如舜之事。知而行。行而明可也。此見起下章。錢時融堂管見。知味者鮮。道之所以不行。夫子感時而歎也。袁蒙齋集。前既言道之不行。皆知愚過不及之弊。此又申言不已。嘆之憂憫之深。而救之切也。讀是書者。蓋亦深省乎。玩此一語。令人感動。道非身外之物。不行何患。項安世聽說。此後自知言之。人誰不行。惟其不知。則不能以實行也。陽字溪先生集。言道未嘗不可行。但時人不能行之。夫子謂道真爲不可行了。必有道行之時。夫之一辭。有餘不盡之意。雖嘆道不行。然其夫字亦尚意其必有行時。非決然止絶之辭。蒼林興權竊約書註曰。由不明。故不行。惟其不能惟精。是以不能惟一。故不能允執厥中也。又引起下章舜大知之事。發明能惟精之意。鄒建炎衍義。孔子曰。由道之不明。其

不行矣夫魏公著句解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由道不明故不行晁景迂集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者何不識不明則不中也楊簡慈湖遺書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人皆有此至靈之心而不自知不自信偏習偏蔽遂深而至於愚積而不可捨罪大而不可解大可惜也大可念也心無體質本德昭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物不必勞神而自能推見自能究知若馳神於彼用意致察雖聖人不能何則勞動則昏不必逆詐不必億不信而自有先覺之妙也人皆有此靈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學者自昏擾求之外愚不肖固然不自知因為不及賢知又加之意故又過之聖人歷觀天

下自古人心不失之不及即失之過故為之屢言再歎而深念之也愚不肖之不及不足多論賢知者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意中而加之意或有動之意或有靜之意或有難之意或有易之意或有異之意或有同之意或有多之意或有寡之意或有實之意或有虛之意或有精之意或有粗之意或有古之意或有今之意或有大之意或有小之意意態萬狀不可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絕群弟子之意亦不一而足絕日記者欲記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如此必不如此固滯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衣我衣飲食我飲食儼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之變態不省吾心虛明本無氣血堅持意態守焉而不知其非固焉而不省其失雖賢雖知雖迸四者然有寂然不動之妙何思何慮融清自明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渾渾融融又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可以默識而不可以深思自省自信則終日思為而未嘗或動求者未信則終日靜默而未嘗少閒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於此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愚則同一明一昏聖愚斯異此誠非言語之所及也雖以孔子之聖亦末如之何已故良久而復歎曰道其不行矣夫蓋夫於行言智愚於明言賢不肖者正以明

夫行即明明即行今夫人之所以不行道者以其不明也是明也不以思是行也不以為不思即不為明猶強名而況於行乎此又非言語之所及薛季宣浪語集所貴於知者為其能有擇也所貴於賢者為其能有見也人之望也所賴以先民也愚者固不及矣知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行乎不肖固不及矣賢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明乎孔子興道不行之歎蓋歎賢而智者過猶不及君子小人之間不能以寸飲食而知其味之正斯無者好之僻也毋偏毋頗則遵道矣過物之累所惡其蠹者也遵道

右第五章

朱子章句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趙順孫纂疏黃氏曰因知之過愚之不及以嘆道之不行也　又曰是引起舜事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為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行而明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胡炳文通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章指知而言故此章承上文而言曰道其不行矣夫又專指行而言焉豫章羅義黃氏曰必如舜則知而行矣錢時融堂管見承上章不知味而言王柏纂註批點承鮮能知味之知起舜大知之知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三

庸　中庸十二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朱子章句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朱子語類　舜其大知知而不過兼行說仁在其中　回擇乎中庸兼知說索隱行怪不能擇不知半塗而廢不能執不仁依乎中庸擇不見知而不悔執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賀孫錄同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智為一人之智而不自用其智此其智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智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智也所以能因其智以求人之智而智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智而愈愚也僩　執其兩端之執如俗語謂把其兩頭砥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閎祖　兩端未是不中且如賞一人或謂當重或謂當輕於此執此兩說而求其却好道理而用之若以兩端為不中則是無商量了何用更說執兩端義剛　問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當厚則厚當薄則薄為中否曰舊見欽夫亦要恁地說某謂此句只是將兩端來量度取一箇恰好處如此人合與之百錢若與二百錢則過與之五十則少只是百錢便恰好若當厚則厚自有恰好處上面更過厚則不中而今這衆從說當厚則厚為中却是雖等之言或問程伊川曰執謂執持使不得行如何其說此執字只是把此兩端來量度取中曰此執字只是把來量度至　問中庸集註云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曰兩端是兩端盡處如要賞一人或言萬金或言千金或言百金或言十金自家須從十金審量至萬金酌中看當賞他幾金賜　問章句云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當時所以說衆論不同之極致蓋緣上文有好問好察邇言至　陳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十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為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有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十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賞之也若但欲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才卿云或問中却說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半折之然後可以見夫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而兩者之間之為中如先生今說則或問半折之說亦當改曰便是某之說未精以此見作文字難意中見得了了及至筆下依舊不分明只差些子便意思都錯了合改云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審度之然後可以識夫中之所在而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云云　如此語方無病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包盡無一善之或遺僩　執

其兩端非是指轉來取中耳朱子語續錄兩端不是中間如輕重或處是中或重處是中 或問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曰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晦菴大全集答潘謙之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蓋智者之過常在於驚高遠而厭卑近也道當如此蓋不隱其惡則人將恥而不言大後之當進賢退不肖之任者舜之智不過非獨為此一事須以全章體之 舜隱惡而揚善聽言之亦以隱惡揚善蓋兼包并容之名是不知隱惡揚善之義也 隱惡揚善不為進賢退不肖言乃為受言擇善者發也 答張欽夫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 答徐居甫 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如斷獄一人以為當死一人以為當罰令斟酌其中而行之是也 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執也程子遺書錄李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也曰是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

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卻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卻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程子輯畧張子謂范巽之曰今人所以不及古人之因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舜之心未嘗去道故好察邇言昧者日用不知口誦聖言而不知察況邇言一釋則棄猶草芥之不足珍也試更思此說推舜與昧者之分寐與醒之所以異無忽鄙言之邇也 又曰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 呂曰舜之知所以為大者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一本云好問則無知愚無賢不肖無貴賤無長幼皆在所問好察邇言者流俗之諺野人之語皆在所察廣問合乎眾議者也邇言出於無心者也雖未盡合乎理義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而不取其善者舉而從之此

與人同之道也 楊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邇言取諸人以為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為善也取於人以為善人必以善告之與人為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為也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所以為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 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好問而好察邇言求之近也隱惡而揚善取之易也此好善優於天下而為知大矣並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道一而已其立於天下則有兩端故君子有剛克焉執其義之端也有柔克焉執其仁之端也執其兩端而用之以時中此九德所以有常而三德所以用乂也以先覺覺後覺以中養不中此舜之所以為舜也其斯以為舜則絕學無為矣 河東侯氏曰舜所以為大知者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也好問則不蔽不蔽則明察邇言則不惑不惑則聰既聰且明所以能執過不及之兩端而不由用其中於民也隱惡者隱其過不及也揚善者用其中也舜大聖人也何待問察而後能用中乎如曰舜聖人也猶問察以濟其中小知自私苟賢自任其可不學而自蔽乎唯舜能之故曰大知又曰其斯以為舜乎 長樂劉氏曰大知出乎情凡人之所有而舜則謂之大知者以其非

止於生知而又聚天下之知以廣其明採天下之視以增其哲攬天下之聰以滋其謀故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能與天下之大利揮天下之大害立天下之大法建天下之大中此其所以為大也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不同同之之謂大又曰江河合水而為大舜好問好察邇言則能合眾知而與人同矣此所以為大知也言有遠近近者察之遠者可知矣言有善惡惡者不隱則適足以為言者之媿善者不揚則不足以為言者之勸知之大又見乎此凡物之立必有兩端苟執其一非過也則不及矣唯兩端俱執故不及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而能用中於民也舜之所以為舜者特此數端而已故曰其斯以為舜乎 山陰陸氏曰大孝行也大知智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然則惟邇言是聽詩何以刺均邇言也而一以為舜一以為幽王者其在聽察之間歟不言所以非所以為舜也據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海陵胡氏曰舜有大知樂與人同為善故好問於人又好察邇近之言有惡不隱則人懷畏忌之心邇言不來矣有善不舉則人不知勸故惡則隱之善則揚之所以來群言而通下情也又執過與不及兩端之事用大中之道於民使賢知則俯而就愚不肖則企而及也 永嘉薛氏曰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舜好

問而好察邇言蓋未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邇言猶察況其遠者乎天
下之事未有無二端者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此執兩端而用其中
之道也欲求中而二端之素吾見其執一而非中也　莆陽鄭氏曰自用
則小集衆人之知以為知則大問也察也皆集衆知也狂夫之言芻蕘之
論皆有至理聖人不以其近而易之善察言者也舜樂取諸人以為善人
之善猶己之善故善則必揚之人之惡猶己之惡故惡則必隱之恕心所
發有自然也天下事端勢必兩立有輕必有重有剛必有柔有寬必有猛
有親必有疏各欲適當偏於此則過偏於彼則不及手持權衡所以酌輕
重之中心持萬事猶手持權衡也然則兩端各有中此舜所以執之而用
之於民也　象山郭氏曰極目力之所視而為明極耳力之所聽而為聰
其為聰明也殆矣故聖人兼天下之聽而為聰用天下之明而為明此大
舜所以為大智也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蓋言取諸人者如是也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蓋言用諸人者如是也好問則不蔽於心好察邇言則
不蔽於物隱惡揚善所以與物親而無棄物也執者去之之謂舜所以治
人其納民於大中之道莫不皆然　廣安游氏曰學不厭智也好問則所
謂學不厭也所以為大智以此邇言左右親近之言也化自上而下自近

而遠邇者之化於善邇者之教也近者之明於善上之人辨之之詳也當
舜之時左右所親近者非禹皐陶之徒則共驩之黨也其君臣吁俞都咈
之際相與論道有善焉有惡焉此不可以不辨也舜辨其善者行之而日
彰日彰則揚所謂揚善也其不善者屏之屏之而日消日消則隱所謂隱
惡也又知所以為過不及之故謹守其中用之於民此所謂致中和之道
也　高要譚氏曰道之不行患在知者過之使知者皆如舜之用中則無
惡於知矣義理之言不必高遠合於人情而易知切於事宜而易行語無
藻飾而意已備至此舜所以尤好察此也若不加察則往往以為淺近而
棄之矣凡為惡已熟善心已絕者此真惡人也是無復一善可錄棄之可
也誅之可也若為惡未熟善心未絕者非真惡人也猶有一善可稱聖人
不忍誅棄隱其惡而揚其善可也聖人以公恕待天下唯恐人之無善可
稱也設有一善可稱雖素常為惡聖人猶為之隱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何也此舜時中也是天理也如此亦中如彼亦中是謂時中時乎如此
時乎如彼是謂兩端執兩端即允執厥中之謂也此執兩端爾謂之允執
厥中何也曰兩端用中之準則也執兩端乃聖人權輕重之微意乃所以
用其中於民也執中貴知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中道之不行患在執一

而不知變是以執兩端執兩端則變通不窮泛應曲當亦如仲尼之無可
無不可也聖人之行事至於無可無不可則中之為用博矣設可以損則
損可以益則益而禮得其中矣可以剛則剛可以柔則柔而政得其中矣
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而為國之法得其中矣推此類行之將無適而
非中中之用豈有既乎　永康陳氏曰古之知道之味者無如舜故曰大
知大知則非智者過之常循而合中而後民有所賴如好問好察邇言此
取諸人以為善也如隱惡而揚善此與人為善者也如執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此善與人同者孟子稱大舜有大蓋得諸此執兩端者執而不用所
用者惟中耳民協于中豈無自哉　新定顧氏曰或疑舜非生知者歟何
其資人如此曰舜誠生知者也何害其為資人知資人之為當務斯其所
以為生知也　新定錢氏曰好問即所聞者廣幽遠無不上達矣而或邇
言之不察則未免浸潤膚受之蔽　吳興沈氏曰大舜之為大知非徇己
也一本於至而已惟舜得夫至以行之故極天下之大全好問則不徇己
也察言則不徇人也隱惡則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也揚善則人之有善若
己有之也凡是二端皆天下所難能也舜以此處己而不敢以此望人故
執夫好問察言隱惡揚善之兩端於己而用夫可以問或可以不問可以

察或可以不察惡可以隱或不必盡隱善可以揚或不必盡揚執二者之
中可以使之常行者用之於民舜之所以為大端有在乎此　仁壽李氏
曰中庸達德知為先仁次之勇次之舜好問知也回服膺仁也子路問強
勇也上章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故此章首言舜之大知以明其無過不
及得知之中也帝舜生知之聖宜必有以知夫人之所不能知者中庸獨
以好問言之何哉蓋舜之大聖正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耳夫苟自用則
一己之知終有所偏不失之過必失之不及其為知小矣舜則自耕稼陶
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合天下之知以為知非大知而何故此章於
終專言好問一事以舜之聖而好問於人固為不可及矣至於邇言則言
之淺近人所忽者而舜必察之斯又好問之至焉者也邇言未必盡善也
略而不問固不可問而不察又不可必加察焉然後善不善有所分未善
者不必顯其失也故隱之善者不可匿而不宣也故揚之夫如是則不善
者不吾惑而善者無所棄若是可以已乎未也言之善者不徒揚之而已
必執其兩端而見之用焉執持也有人焉將任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
言或曰可任或曰不可任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人之可任與
否見矣有事焉將行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言或曰可行或曰不可行

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事之可行與否見矣。故執輕重之兩端則見輕重之中，執長短之兩端則見長短之中，執厚薄之兩端則見厚薄之中。凡事莫不然。兩端具而中道見，於是乎舉而用之於民。然則舜於人之言，既問之，又察之，又擇其善者而揚之，及執其兩端，得其中而用之，片言之長，盡為己有。天下之知，孰加於此。舜之所以聰明睿知者，不在乎他，在是而已。故曰其斯以為舜乎。　四明袁氏曰：大知即中也。何以見其為中。上章言知者過之，小知故耳。大知無過，亦無不及。張南軒集論舜之大知也，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不及庸；述夫子之忠恕也，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不及中。何也。意其互見耶。亦各示其用也。　言各有攸當。且用其中於民，固所以言庸也。庸德庸言，此庸字輕者。　第五章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者凡物之全體皆有兩端，如始終本末、大小厚薄之類。識其全體而執其兩端，然後可以量度取中，而端的不差也。　此說雖巧，恐非本章本意。某謂當其可之謂中。天下之理莫不有兩端，如當剛而剛，則剛為中；當柔而柔，則柔為中。此所謂執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張南軒語錄：舜其大知也歟。知周乎萬物之知也。蔡淵思問兩端，謂過之與不及者。執謂執之使不行。執與隱義同，用與揚義同。但隱惡揚善主己為言，執兩端用中，主通言為言耳。趙順孫纂疏：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愚謂舜之知可謂大矣，其所以為大者，是不自用而樂取諸人，所以常好問而好察邇言。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不得謂之大矣。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主何以與此。　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兩端、善惡兩端之謂，乃是事已是而不非，事已善而非惡，已皆當為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為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興。君子不必為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為十分小人，苟且酌中之習，乃鄉原賊德之尤也。可不辨哉。　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如大舜而後可以冀斯道之行。饒魯石洞紀聞：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主其斯以為舜乎。　問執兩端之說，章句說得極精密，但人多看不出如何。　先生曰：也是難看。舜之不自用，每事必要問人，如何區處。所言雖至淺近，亦必仔細詳審。那說得十分不是底，則為他掩覆不與之揚，其惡那說得是底，亦有大小輕重厚薄之不同，且以大小言之，有說得極大底，有說得極小底，又有說得不大不小底，雖如此不齊，舜之心亦皆無所適莫，皆不大不小，循而至於極大極小底，亦皆執而不舍，不大不小底是中間，極大極小底

是兩端，則大小皆無所遺，然後於兩端內量度事宜，看中在何處。若在極大處則極大者為中，若在極小處則極小者為中，若在不大不小處則不大不小者為中。然後以此用之於民。若曰於兩端之間折半取中，則是子莫執中矣。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子莫於為我兼愛二者之間取中。故孟子云：執中無權。權稱錘也，以權稱物，須是移來移去到平處方是中。顏子之世則在陋巷為中，禹稷之世則三過其門而不入為中，問如此是要止於至善否。曰然。　本張主洲(?)問朱子以小大厚薄擇兩端，其義如何。先生曰：兩端猶言兩頭，凡有物皆有兩頭，一頭大則一頭小，一頭厚則一頭薄。執其兩端者，左手把住一頭極大處，右手把住一頭極小處，却於二者之間量度以取中也。問然則只是取其大小厚薄之中間為中否。曰不然。如此則是子莫執中矣，非所謂時中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取，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其他可以類推。　本郡卑忠(?)先生曰：執非執而不用之謂，言執其兩頭之盡處，而於中間度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度在既執之後。來諭謂度了方可執，非也。若已度了，則舍其兩端而用其中矣，焉用執。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也。且如欲刑一人，有一人說當誅戮，有一人說當決配，有一人說當從杖。此是衆論不同處。若他人之偏於寬厚者，則必舍了誅戮之說，而只於決配從杖之間求其中；偏於嚴酷者，則必舍了從杖之說，而只於誅戮決配之間求其中。至於子莫，則又必併誅戮從杖之說皆舍了，而只執決配之說以為中，皆偏狹之見。唯舜則不然，左手執住從杖之說，右手執住誅戮之說，却於其間將罪人所犯情節遍參衆說以求其中。若中在決配上，則誅戮為太過，從杖為不及，我則舍誅戮從杖之說而用決配之說。若中在從杖上，則決配誅戮皆為太過，只得舍決配誅戮之說而用從杖之說。若中在誅戮上，則決配從杖又皆不及，只得舍決配從杖之說而用誅戮之說。蓋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此所以異於他人也。家方　陳櫟發明：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好問好察邇言，皆取諸人也。集衆智以為己之智，此其智所以大。若自用己智，則便有窮盡，安得謂之大智。　然於言之未善者，主執不樂告以善哉。　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主而道之所以行也。　陳氏曰：舜執兩端量度，是知之審；用中於民，是行之至。惟真能知之，是以真能行之。此舜所以為知，而無知之或過不及，此道之所以行也。

陳櫟詳辨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中舜其大智之人無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舜所以為大智。集衆智以為己之智也。故舜好問於人而又好察淺近
之言。淺近之言。理實寓焉。人所易忽而舜不忽之。其無遺善可知矣。胡炳
文通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
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為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曰擇曰守。於舜則曰擇
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政是學者用力之始。政當以聖人自
期。況舜之所謂大知者。不過取諸人以為善。爾方其有取於衆人之言也。
不主一人。而惟擇其善者揚之。及其有取於衆言之善也。又不主一說。而
惟擇其合乎中者而用之。執兩端是不主於一。用中是卒用其一。擇之審
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為舜之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好將顏淵之語通看
此二章陳應龍辨語子曰主舜言　問舜聰明睿知。由仁義行。何待好問好察
邇言。隱惡揚善。又須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先生曰。此所以為舜之大知
也。以舜之聰明睿知。如此似不用着力。乃能下問。至察邇言。又必執兩端
以用中。非大智而何。蓋雖聖人亦合用如此也。董銖賀孫問前日承教辨
是非只交游中便有是有非。自家須便分別得。但不須誦言遠異。是只說
奔常泛交。若朋友則有責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閑人。亦自不可說
只自家胸次便要得是非分明。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
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
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
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
人與人為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正似閑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
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葉賀孫問仁義禮智
四者皆一理。舉仁則義禮智在其中。舉義與禮則亦然。如中庸言舜其大
智也。與其下乃云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謂之仁亦可。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謂之義亦可。然統言之。只是發明智字。故知理只是一理。聖
人特於盛處發明之爾。答曰。理固是一理。謂之一理則又不必疑其多。自
一理散為萬事。則粲然有條而不可亂。逐事自有一理。逐物自有一名。各
有攸當。但當觀當理與不當理耳。既當理後。又何必就上更生疑。余大雅
爲豫解義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言舜
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語錄曰舜
常言語也。猶必察焉。亦少子細詳審。舜討他道理。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

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隱匿而不宣揚於人。其善者。則播而不匿。播揚
之而不隱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廣大謂未善隱而不宣。光明謂善者播
而不匿。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章句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語錄問衆論極厚極薄之說。而中摺之
否。曰不然。如此則却是半厚半薄。安得謂之中。是子莫之執中也。蓋凡物
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盧氏集義曰。執其兩端。是把來量度。兩端。只是
於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非謂二說
之間。中摺以為中。當厚而厚。即說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說薄上是中。厚
薄之中。說得是即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惟其說底是者
用之。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着陽部氏曰。兩端
各有中。此舜之所以執之而用中也。盧孝孫集略舜聰明睿知。由仁義行。
乃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此所以為大知也。問舜察
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曰舜之智不過非獨此。須以全章體之。言之善
者。播而揚之。其不善者。隱而覆之。則善者愈樂言。而不善者亦不惜言。無
得不盡聞天下之善乎。　舜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只是要求箇恰
好底道理。而與民共由之耳。兩端是兩頭盡處。許謙叢說好問是有疑而
問於下。如臣如民下至芻蕘無不詢之。察邇言。是於所聞而對者。及下人
之言。凡達於上者。雖淺近必詳察其理。古者民俗歌謠。必採之以觀民風。
亦察邇言之類。　舜固聰明睿智而不自用。故好問察邇。擇善而用其中。
此所以愈成知之大。聖德固是如此。然或有見聞所不及。必須問而知者。
民事幽隱。固芻蕘之言而聞者。則亦揚善用中。故必察此兩意看。　執兩
端而用中。謂衆人所言。於此一事雖同於善。然却有處之厚薄不同。却將
己之權度在心者。度而取其中。或在厚。或在薄。必合於此事之宜者行之。
章句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揚善而不匿。言惡者掩覆涵容。足見
其量之廣大。言善者播告發揚。足見其心之光明。　權度精切。舜本然之
智也。又好問察邇。欲周天下之細故也。此其所以為智之大也。鄭趙德纂
要其斯以為舜乎。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疏案謚法云。受禪成
功曰舜。又曰仁義盛明曰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為充也。熊禾標
題事義。以下皆言知仁勇之德。　兩端用中。舜之中庸也。善非未必中也。
於善之兩端而取中。則中庸之道也。說得不是底。則為他掩覆。說得是底
亦有大小輕重厚薄之不同。中無定體。看中在何處。隨其時措之宜。或當
輕。或當重。或當薄。或當厚。或在極大。或在極小處。却於二者之間量度以

取中。蓋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厚博大，兼總衆善而無所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所以謂之大知。曾貫標註舜之所以為大知者，好問好察，即學聚問辨之事；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者，即寬居仁行之事也。然舜以好問為先者，舜之學不待聚而知之博矣，故邇言猶好察之，則凡遠且大者，蓋無不察矣。此非學以聚之之實乎？但此章主言知，而必兼用中而言者，蓋仁知互相為用，故舜之知而有仁，顏子之仁而有知。以見知者不偏於能擇，仁者不偏於能守，此所以謂之中庸也。程復心章圖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看下面好問好察許多處，使見舜知之所以大。　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　雖淺近閒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　王何以與此。　程子以過不及為兩頭，恐未然。此時方是量度以取中，安得有過不及之處？既量度以取得中了，方有過不及處。凡天下事事物物皆然。　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則非知者之過矣；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所以為大知。
而道之所以行也。

人鮮能知。
行不著、習不察 → 日用不知 → 或過或不及 → 道其不行

舜其大知。
好問、好察 → 無遺善 → 非知者之過
隱惡、揚善 → 廣大光明
執兩端、用其中 → 權度精切
廣大光明、權度精切 → 非愚者之不及
非知者之過、非愚者之不及 → 道所以行

第五第六章

趙次誠考義：好問好察，則己之善不矜；隱惡揚善，則人之善不掩；執兩端則善之在人者公於己；用其中，則善之在己者公於人。或言執兩端而用其中，即所謂執中。曰不然。執兩端，知之事也，而在於量度之先；執中，行之事也，而在於精察之後。隨事物而執兩端，執持之執也；執中道而用之於民，執守之執也。其所謂執之義亦不同矣。陳華祖提綱：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見舜之擇之審，而非知者之過矣。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言執其兩端，論語言叩其兩端，而有不同者。此謂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以取乎人者言也。故謂之執，用之云者，則無一善之或遺

矣。論語謂兩端，謂聖人所言無二致，以叙乎人者言也。故謂之叩竭之云者，則無一毫之不盡矣。此見舜之行之至，而非愚者之不及矣。章句謂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矣也。此知字舊知所謂知所以知此中庸者是也。兒慕遠集：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者，何舜之所以為舜者，中庸也。明誠兩盡，而道致行也。項安世聽說：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主其斯以為舜乎。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大舜是也。　舜其大智也，大智非指明自用之智也。下文所言者是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其好善也如此，知不足以言之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不主一說，惟善之從，其從善也如此，行不足以言之也。此舜之所以為大智也。錢時融堂管見：舜大知，所以能用中。安有所謂知者之過哉。好問即所聞者廣，無遠無不上達矣。而或邇言之不察，則未免淺潤膚受之蔽。隱惡即所包容含覆者大矣，而有善不能揚，則未免遺遠阮窮之蔽。舜好問又察邇言，既隱惡又揚善，執其兩端，無或偏廢，於是乃權衡中道而用之於民焉。此舜之所以為大知也。故曰其斯以為舜乎。見得知字甚重。陸象山集：舜隱惡而揚善，說者曰：隱，藏也。此說非是。隱，伏也，伏絕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己在人一也。為國家者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袁蒙齋集：知上加一大字，舜心太虛也。太虛澄然，故聰明。舜心太虛，故大知。人誰肯下問於人，誰肯察淺近之言，舜則中心焉好，略無秋毫有我之私，非大知乎。大知照臨於上，惡固無所逃，舜則消伏融化，而泯然不見其迹。天下之善執加於舜，舜則樂取諸人，而惟恐推揚之不至，非大知乎。大知即中也。何以見其為中？上章言知者過之，小知故耳，大知無過亦無不及。舜性之也，性即中也。問察隱揚，順乎天則，人己兩盡，善惡兩融，中可知矣。天下萬事皆有兩端，且以權衡言之，有輕有重，則有輕重之間；輕重之間，固中也。輕重兩端，亦各有中也。舜執兩端，用中於民，其執衡用權之謂乎。聖經互相發揮，允舜言執厥中，得夫子執兩端之語而明，得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之語而尤明。舜不執一，所以為大知也。所以猶太虛也。太虛無物，而陰陽互風，審莫加焉；大舜無為而審度兩端，精莫甚焉。惟精惟審，乃融乃一，是為中庸，是謂天命之性。故夫子優貫美之曰：其斯以為舜乎。　舜心太虛也，故大知。大知不自知。去聲好問於人，雖淺近之言必察焉，隱，泯也。融化無迹也。不問人我，善惡兩融，中在其中矣。物皆有兩端，執兩不執一也，不執一，故事事有中，物物有

中。在在有中。是謂用中。或曰執兩端之謂。與執厥中何爲不同。曰。堯舜以
聖授聖。故止言執厥中。而不執一之義已明。性之也。夫子立言以曉未達
者。必曰執兩端用其中。則不執一之義始明。此教也。呂喬年麗澤論說中
庸六章。言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不及庸。又十三章。言
庸而不及中。何也。此書從頭至尾。句句是中。句句是庸。不要摘字看。才
如此看。自此至此說中。自此至此說庸。是尋行數墨之學。執兩端用其中。
物必有對。仁義。剛柔。寬猛。執兩端用其中。孔子詠乎王叟見陽貨。
去聲。去聲。陽字鄒先生集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是不
以一己之知爲知。以天下之知爲知。此舜之所以爲大知也。好問者。非區
區強好之也。乃其本心喜聞樂道。自然之好也。　舜其大智。大與小對。使
屬陽屬天。無所不包。無有不善。言有不善。雖是惡而舜能隱之。在舜又是
善人。言既不善。舜隱不揚而揚其言之善。則不善者亦內自知愧而言必
惟其善。此皆與人爲善坤化之妙。不只是揚善。爲與人爲善。劉先生道謹
錄程曰中庸誠至矣。公曰。今之學者不知有此中庸。是學者宗主。大率用
意又不可偏枉。須由中道。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程曰。何謂兩端。公曰。
兩端只是首尾。無兩般事。若由中道則無時不正。釋老之道皆未免入邪。

答祿與權窺豹管。此因上章言道之不行。至此乃發明惟精之義。乃擇善
明善之事。故曰大知。好問好察邇言者。即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之意也。隱
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即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
爲善之意也。此皆惟精之功也。至於用其中於民。則惟一之意存焉。舜聖
人也。知仁勇兼備。此特舉其一端耳。非不能仁且勇也。至若瞽瞍底豫。則
其仁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則其勇也。此章言
惟精以及惟一。引起下章言惟精而不能惟一之事。饒士悅纂中庸曰。舜
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
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知亦大矣。用中行無事不同也。舜禹
同謂之大知。抑有異乎。　舜不自用而取諸人。禹不自用而備諸物。蕭鎰
侍問舜執其兩端。孔子竭其兩端。　竭其兩端。是盡其在己者自精至粗。
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無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其兩端。是取之於人者
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總括已盡。無一善之或遺。　舜知也。顏子
仁也。章句以舜其大知爲知。回之爲人爲行。然用中於民似行。擇乎中庸
似知。　好問好察。豈不是知。能擇能守。豈不是行。王充耘經疑貫通中庸
六章言知。八章言仁。十章言勇。正以中庸不外乎三者之中。至九章言知

仁勇之事可能。而中庸不可能。然則中庸又在三者之外歟。　中庸之道。
非知無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之。非勇無以強之。故舍知仁勇則不足以行
此道焉。非以爲知仁勇即中庸也。使所行合乎知仁勇之事。然非適可而
平常。則亦豈足爲中庸哉。試天下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
能。蓋亦姑借三者之難。以形容中庸之尤難耳。涂潛生擬疑問中庸稱大
舜用其中於民。又稱顏子擇乎中庸。用中與擇中。有深淺與。　答愚嘗謂
能擇中。而後可以見於用中。能用中。未有不先於擇中。大舜之用中。固以
能爲顏子之擇中。所以求爲大舜之用中。集註謂大舜於善之中。又執其
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行之至。是則不可謂舜非擇
乎中也。特大舜生而行之。差易顏子學而知之而猶待於用力耳。　問中
庸六章言知。八章言仁。十章言勇。而皆及中庸。是中庸不外乎三者之中。
九章乃言知仁勇可能。似中庸又在三者之外。何也。　答中庸二章以下。
變和言庸。以德行言。又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自德行而言之。則
中庸即三者無過不及處。自人而言之。則資質有近三者而未能無過不
及也。大舜顏淵子路三章。自德而論知仁勇。則中庸與三者爲一。舜之大
知。又能執其兩端而用中。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則知即中庸也。顏子之

擇中。拳拳服膺。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則仁即中庸也。和而不流。中立而
不倚。云云則子路之所當強者。即中庸也。鄒霆炎衍義。孔子曰。虞舜聖人
也。惟不自用而取諸人。斯其所以爲大知也與。舜好詢問於人。而上好審
察乎邇近之言。然於言之未善者。則隱其惡而不宣。言之既善者。則揚其
善而不匿。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其中於民。則其
擇之精。行之至。斯其所以爲舜之知乎。此知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
也。魏公著句解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知之大。舜
好問而好察邇言。舜好詢問於人。雖淺近之言。亦必審察之。隱惡而揚善。
言之未善。則隱而不宣。言之善者。則播而不匿。執其兩端。執下物之兩端。
而量度以取中。用其中於民。然後用之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必若舜之大
知。然後知之無過不及。而道常行也。

右第六章

陳櫟發明。此章言知之事。馬豫緝義。此
句亦承上章道之不行而言。如舜之知
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錢時融堂管見。上章言道之不行病在
不知。於此特引舜事以明知。故能行。鄒霆炎衍義。言舜之用中。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四　一東

庸　中庸十三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朱子章句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穽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朱晦菴大全集荅楊至之人皆曰予知一條說得是中庸不可能一條亦然三者亦是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耳。中立不倚之說當於或問中發之　張無垢中庸解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慎恐懼使移詮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知孰大焉　愚謂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為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之吾見其任私鑿知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程子嘗答楊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非所謂知而不去者則其為知也乃所以為愚者之不及也　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則君子所謂知也今也乘時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避也。此於榮辱之境昧矣其能如探湯乎擇乎中庸則知及之矣而不能以朞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此於內外之分昧矣其能如不及乎。若是者彼自謂知而愚孰甚焉故繼舜言之以明其非知也　延平楊氏曰用知必至於陷險是自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也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不能以期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　長樂劉氏曰擇於中庸以為至德力將行之而弗措也踴躍以為憤發以自強若將終其身然及夫美色悅於前美音悅於後重利徙其心。膴仕奪其志情動于中守失於外誘所墜依阿黨狠從凡可利其身伏其欲者無所不至心知中庸之善行及中庸之道莫能期月守其素志也始則擇之謂之不知不可也終莫能守謂之知也可乎夫知也者性之所自有也學於前而蕩於後非性也物至無窮欲動乎內以蝕其學則其自有者不得不薄矣　馬氏曰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舜用中於民而順其性命之理所以為知之大也所貴於知者以其見險能辟見善能守也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者害之所易見中庸者善之所易明害之所易見者而莫之知人於其善之所易明者擇之不能期月守其可謂知乎然而擇乎中庸者擇之在已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者驅之在人其在已者不能擇乎中則有制於彼而為人役也　海陵胡氏曰人至於殺身辱親如禽獸然為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避如此又烏得為知　延平黃氏曰莫之知辟者不知罟擭之為害也不能期月者不知中庸之為善也不知其為善則不知其為害故不知辟與不知守皆非有智者　兼山郭氏曰道之不明則天下之人蔽於所利而昧於至理是非汨亂吉凶混殽卒趨於危亡之途日以泯泯醉生夢死曾不自悟悲夫孔子之所謂中庸者乎子曰吾見蹈水火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此之謂也　東萊呂氏曰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辟也蓋不入此必入彼也且知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况明知罟擭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者只是見之未明而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坦塗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范陽張氏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謹恐懼人皆用知於機巧術數而不知用知於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惟其不留意於戒慎恐懼故雖驅而納諸罟擭陷阱嗜欲貪鄙之中而不自知惟其不留意於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故雖中庸之理暫見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篇直指學者用知處故舉舜顏之事以發明之　晏氏曰罟擭陷阱人之所以獲禽獸者也知其狡險而莫知辟其異於禽獸者幾希雖知擇中庸而不能守者其見善雖明措乎用心不剛爾　高要譚氏曰夫利欲之害能危人能敗人能戕人雖罟擭陷阱之害何以過此而無知之人貪得競取奔趨而不止此無異於自投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於是人欲日肆天理日消為惡之心愈深而為善之心愈薄往往得一善而忽忘之其能期月守乎是人也雖自言予知然豈真知也使其果真知也夫豈不知罟擭陷阱之不可入而反趨之又豈不知中庸之不可失而反捨之歟　霅川倪氏曰以罟擭陷阱言欲其避

害也以擇中庸而守言欲其趨善也是以其兩者而對言之　錢塘于氏曰由舜之大知而觀天下之自言知不能資人之善以廣已而日墮於不善之域不能推一己之善以與人反喪其所守豈不爲中庸之罪人乎　蔡氏曰知即智也守者仁也言智結上言仁起下　仁壽李氏曰此因上章之大知而言衆人之不知也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是謂不知擇乎中庸而不能守可謂知乎中庸之擇何也辨析衆理而取其中之謂也聖人雖不可以擇言然如上章所云問之察之隱之揚之執其兩端而取之是亦擇之之事也由學者言則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所以擇乎中庸也　真德秀集編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以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趙順孫纂疏罟網也王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愚謂此形容禍機之所伏　擇乎中庸至皆不得爲知也　葉氏曰罟擭陷阱人皆知其爲掩捕而設而不能辟之此

殆借此以興起能擇中庸而不能不變於旬月之後　饒魯石洞紀聞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章知何說得知字恁地重中守向來讀此章疑納諸罟擭陷阱而莫之知辟只說得不能擇不曾說得不能守後來細玩章句方識其意蓋分而言之則知能擇仁能守合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　先生曰然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擇不去便是守知雖知了然不能守仍舊是未知知爲真真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真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真者事之幹事便是見之行事以此見此章不特說知併行處一齊包了吾其中守問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朱子謂其知禍而不知辟其所以入罟擭陷阱而不知辟者正以其不知禍也今謂其知禍本文似無此意　先生曰以下句推之則上曰予知者即知也譬如理理欵酒知而躭之卒殞其身今世人皆知富貴有危機然未始貪富貴者爲利欲蒙蔽其知故也吾友汝古說多中　觀此篇所論中庸似多主行言如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皆以行言也禾畜然否　先生曰德行猶形影有是德必有是行言行則德在其中二者不相

辨陳櫟發明期月匝一月也匝月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興起下一事上承上章舜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引起下章顏回擇中庸而弗失之意　陳櫟詳解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莫之知避也常人皆自言明智然遭人驅納之禍機中而不知避此至可謂之智也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以此人皆自言明智然擇乎中庸之理而不能周一月之間暴久於持守之此豈可謂之智也　許謙叢說其義在於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能守意不在罟擭陷阱以不知意承上章之知以不能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　河文淵纂罟網也擭機檻也　韻會罟音古說文罔也徐曰網之揔名擭胡化切機檻也書杜乃擭注捕獸機檻　會貫採註人皆曰予知至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或謂此章舉不明之端然謂之能擇而不得爲知何也曰擇善所以爲知者以其固執而能守也然固執與擇善固有仁知之分但仁知必至相爲用蓋擇而能守方爲真知守而能擇方爲實行苟偏於一則非特不得爲知亦不得爲仁矣　程復心章圖前章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二句當爲子曰道其不行也夫爲第五章蓋亦以興起下句之義也如此則是第

五章借飲食之說以引下章舜之所謂知第七章借罟擭陷阱之說以引下章回之所謂仁第九章借白刃可蹈之說以引下章子路之所謂勇畢竟都是子思檃括夫子之意言之姑識此以待來者

中庸 — 第七第八章
- 回以仁言 — 人皆曰知
  - 擇乎中庸
  - 不能期月
  - → 雖不過或有不及 → 道終不明
- 回能真知
  - 擇乎中庸
  - 服膺勿失
  - → 非不肖之不及
- 非賢者之過
- → 道所以明
- 能守爲主

趙次誠考義禍患氣之變也中庸理之常也禍自外來智且不能知辟而不足以應變矣況理本內有而智尚足以守常乎然則朱子所謂況字正或問所謂以上句起下句而謂之興者也非比之謂也胡雲峯乃以況爲比而以爲二章兩人字蓋指知禍而不知辟之人以比能擇而不能守之人陳定宇亦以爲即上章一事譬喻以起下事許白雲又謂其義在於不能守中庸謂不在罟擭陷阱皆非也然許氏既以爲意不在罟擭陷阱矣

而又謂以不知辟承上章之智，以不能守起下章之能守，其說又自相矛盾，何耶。陳普祖提綱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借此以起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擇乎中庸是能擇矣，不能期月守是不能守也。章句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蓋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能擇而不能守，此中庸之道所以不明也。以見承上章然欲此道之明，必如顏子能擇能守可也。此見起下章。晁景迂嵩山集于曰：人皆曰予知，而不能期月守也者，何不明不誠，則不中也。擇也者依也。斯人自謂之知者，非知之明也，君子不以為知也。昔夫子言仁知詳矣，曾子子思慮後世或泛然失其旨，乃以仁為誠，知為明，其實一也。項安世饒說此後自行言之，人雖不知，惟其不行，則不能以真知也。饒特融堂書見人孰不自以為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則不知辟，尚得謂之知乎。顛倒冥迷，反道敗德，惟氣血是用，惟物欲是從，所謂不愚不移者，皆吾擭陷阱之徒也，是故不足道。至於擇乎中庸若可喜矣，則又不能期月守，所謂知者，乃知此道之不行有以也。袁蒙齋集知譬則水也，知者之所樂也，亦知者之所懼也。何樂乎流而不息，明燭鬚眉，是誠可樂也，故夫子曰知者樂水。何懼乎將至習坎險而又險，是誠可懼也，故易曰入于坎窞凶。嗚呼，易之入于坎窞，即中庸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阱而不知辟者乎。其所以然者，惟自以為知而已。自以為知者，乃天下之大不知也。使其果知辟，則雖處重險之中，未嘗不心亨也。心亨者，正謂擇中庸而能守者也。彼自以為知而實陷於大不知，則失其本心矣。失其本心，則心不亨矣。心不亨則處乎安尚難，而況處險乎。脫吾擭陷阱尚未能，而況望其脫於中庸之坦塗乎。甚矣，自謂予知之一語，實古今天下膏肓不治之疾，必去此疾，乃可以拔於罟擭陷阱中矣，乃可與語中庸矣。學者自知讀書，孰不曰我識中庸，問其所以為中庸者何知也。有為混融之說者，則曰中即庸，庸即中；有為精詳之說者，則曰中不偏也，無過不及也，庸不易也，日用常行也。嗚呼，習聞二者之說，而實不能擇中庸、守中庸，是亦未免入於吾擭陷阱之中而莫覺莫悟也，良可悲夫。吾試問學者二說將安所擇，其擇混融之說乎，其擇精詳之說乎。擇混融之說，是中庸無所別也，則曰中足矣，而何以又曰庸；曰庸是矣，而何以又曰中。吾未敢以為安也。未以為安而固守，為是守吾擭陷阱也。擇精詳之說，是中庸為各立也。然庸言庸行無非中道，天下大本，萬古常行，必曰中自中，庸自庸，吾未敢以為安也。未以為安而固守，為是守吾擭陷阱也。彼豈以為吾擭陷阱哉，蓋自以為廣居

安宅耳。何則，彼不肯自以為愚，而自以為知，既自以為知矣，終不知中庸之道果何謂，而吾之所以擇而守之者果何在也，其為不知莫甚焉。夫中庸之道未嘗不混融也，未嘗不精詳也。今之談混融者實何嘗混融，今之語精詳者實何嘗精詳。彼自謂予知之私見錮於胸中，牢不可破，又豈識所謂中庸哉。善乎子思之論舜曰：舜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夫舜，大聖人也，極天下之知，孰能加之，而舜未嘗自以為知，理之所當問者每好問而不厭，言之所當察者雖邇言而必察，是其心果知何哉。孰為善，孰為惡，如辨白黑，如數奇耦，可以為知矣，而舜不以是為知，惡則泯然融化，不見其迹，善則顯然推揚，使見於世，是其心又何如哉。惟其無我而已。人之本心，天地同大，自夫人以有我之私間之，藩籬植焉，矛戟生焉，小知自矜，本心日蔽，其去中庸遠矣。大舜之心洞然大空，何者為我，我尚不立，何者為物，無我無物，物我一貫，當問即問，當察即察，當隱即隱，當揚即揚，無高妙，無奇特，中庸庸知是而已，茲其所以為大知也。子思之論舜，不兼言中庸，而獨曰用中。中庸之名雖殊，而實未嘗不一也；中庸之實本一，而名不害其為殊也。獨言用中，兼言中庸，無不可者。由是言之，謂中為不偏，庸為不易，可也。不易者必不偏，不偏者必不易，所謂中即庸，庸即中，其說亦不相悖也。謂中為無過不及，庸為日用常行，亦可也。無過不及者必可日用常行，日用常行者必無過不及，所謂中即庸，庸即中，其說亦不相戾也。非心通默識、實有自得者，何足以語中庸哉。雖然，堯之咨舜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思論舜之用中，乃曰執其兩端。夫兩端則非一，一則非兩，端子思之言與舜之自言者不相似，然何歟。噫，惟心通默識者，則知一之即兩矣，知兩之即一矣。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有事于此，必有一是，必有一非，是非對觀，中在其中矣。至於中，則歸于一是矣。不獨是非也，凡天下之兩皆一也，一即中也。故惟大知則能盡燭兩端，兩端在是，則一中在是。是故子思發明執兩端之理，其於執中二字有大功焉。何則，執中無權之弊，不待戰國特有之，意春秋之季有此弊矣。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固執所見，自以為中，而不知乃中庸之賊也。故子思於是斷之曰：所謂執中者，執兩端而中自在其中，非執一以為中也。何其言之精微如此哉。嗚呼，斯道也，易道也。伏羲之卦始於一畫，有一即有兩，兩者一之分，一者兩之合，兩與一不相離也。一陰一陽，中在此矣。中無體也，無方也，未嘗無體也，未嘗無方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心通默識者

其必有待於斯矣雖然易不言中庸而每言中正中正中庸無二道也二五皆中也以九居五以六居二是謂中正反是則雖中而非正矣吾嘗謂離之照臨四方晉之自昭明德是天下之大知也而離之六二黃離元吉晉之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聖人一則曰得中道也二則曰以中正也至於二卦之五以六居之雖中而非正然皆不失其爲吉以是知惟中乃可以言難明乃可以言昭明不能擇守中庸而自謂予知者可乎哉此猶未也盍至明夷一卦而聖人之旨愈見矣明出地上爲晉明入地中爲明夷夷傷也有明德者謂之知然而猶有所傷何哉嗚呼天地陰陽消息盈虛之理其妙固如此也天下有常吉而無凶悔吝者乎有常處富貴而無貧賤患狄患難者乎有一於陽而無陰一於進而無退一於存而無亡者乎使道而可以獨立則不足爲道矣惟其明德之不能無傷也吾於是觀中庸焉惟明德見傷而能用晦而明也吾於是觀擇中庸守中庸爲初爻飛而垂翼用晦也二拯馬而速行亦用晦也未過其時晦明以晦可謂善擇中庸而能守中庸矣六五坤體得中道焉中而非正聖人於是發箕子明夷之義位雖非正而志則正矣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處紂之時居父師之位不死不去居難而不失其正非箕子審擇中庸而固守不移豈足爲明不可息哉非特箕子明不可息也微子比干皆明不可息也何則三子之自靖皆仁也皆中庸也皆善擇善守者也夫以三子之大賢尚且不敢自以爲知居危亂之邦而相與咨問之辭其懇惻痛切一至于此僵然自謂予知者能如是乎四之入于左腹上之後入于地一則巧中不明之君一則自處極闇之域真所謂納于罟擭陷阱而莫知辟也彼豈自以爲不知哉其失正在於自謂予知耳一念之差聖狂易位擇中庸者宜於是兢兢焉雖然徒曰用晦而明居難而不失其正是知也是善擇善守也至於當可爲之時而不能奮大有爲之勇聽斯世之淪胥孤生民之後望焉得爲中庸焉得爲知哉聖人又於九三之文特著其義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乎三與上正應上極闇而下極明誅其君弔其民比固聰明勇智者所當爲也然而猶有戒心焉故曰不可疾貞聖人亦曷嘗敢遽用其明哉遽用其明而自謂予知也非聖人之心也夫以湯武大聖尚不敢自謂予知擇中庸者宜如何耶是故湯武之征伐堯舜之揖遜一中庸也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簞瓢陋巷一中庸也曾子之去子思之守一中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何往而非中庸哉何往而非善擇善守哉吾試爲學者申言之今學者之病非墮於知即墮於不知耳人皆曰予知

此非真知也乃墮於知也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此非真不知也乃墮於不知也使其真知耶中庸我所固有也何罟擭陷阱之能納使其真不知耶滿宇宙皆中庸也何罟擭陷阱之可辟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知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知亦大矣此真知也非墮於知也非罟擭陷阱之能納也詩之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真不知也非墮於不知也無罟擭陷阱之可辟也故惟真知者可以語真不知惟真不知者可以語真知矣嗚呼學者而達於此始可以語中庸矣此非吾言也子思子之言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其可以知不知論乎毛尚有倫中庸其有倫乎其無倫乎天無聲臭中庸其有聲臭乎其無聲臭乎果可以有無論乎果不可以有無論乎故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於此不待非論說之所能與亦將不見論說之可與矣不見論說之可與者始可以爲心通默識矣夫是之謂自得之學　入罟擭陷阱而不知辟以期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中庸安宅捨安入險愚甚矣尚自謂予知耶皆曰予知乃大不知不曰予知即舜大知　人苟自患其愚終有時乎不愚若不自知其愚長無開明之日矣罟擭陷阱當避不避是天下之至愚也而懵不自覺尚且自謂予知耶嗚呼孰有罟擭陷阱爲安宅坦塗者乎罟擭陷阱非元有而安宅坦塗非元無也天命之性固自有中庸也以此擇之以此守之終吾身可也而乃不能期月守望望焉舍而去之是何爲善不果而爲惡則勇也一性靈明本無不照昏迷之極良可痛悼聖人警悟之者切矣呂祖謙麗澤論說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也蓋不入此則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少有坎坷崎嶇意必不肯行況明知罟擭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避者則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此塗矣賢聖亦是從安隱處行而已字溪陽先生集不知擇中庸而守之則流於物慾亦是罟擭陷阱罟擭陷阱藏伏其機禽獸不知不覺而陷於其中人於物慾亦然胡祗遹紫山集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莫之知辟也存心養性接物處事或過或不及或不恒久已悖物忤違錯爭戾內而此心外而燕頟不位不育小則起爭訟大則犯義犯刑然則不能中庸者非罟擭陷阱而何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或失或不能盡則反是遂至放辟邪侈無不爲已陷罪而受刑法不可宥比司寇職天序有典所以不得不敎也世敎既衰民不興行故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善荅祿與權寵豹管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註曰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蓋能擇而不能守雖曰不能惟一則性情之功亦不終矣故曰不得為知惟其不能守也乃引起顏子之仁發明固執則惟一之功也朱公遷通旨人皆曰予知章十七回之為人也章十八極高明而道中庸十二十七右以事理言而德行之中在其中愚按擇之爲乎知守之爲乎行拳拳服膺亦爲乎行惟道中庸爲致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邪竄炎行義孔子曰人皆自矜曰予知然不知避禍辟取舍獸者驅逐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致也烏得為知人人皆自矜曰予知然則擇乎衆理而求所謂中庸而不能至期月之操守也奔馬得為知乎魏公著句解子曰人皆曰予知人無不自矜其知者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擭胡化反而莫之知辟也辟同避而納之死莫知避為害是以為知乎人皆曰予知自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期月匝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朱子章句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

章也趙順孫纂疏黃氏曰回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以歎道之不明也又曰是引起顏子事胡炳文通曰上章言舜本自大知不自以為知而卒成其知此章言人本自不知自以為知而卒成不知此兩人字蓋指知禍而不知避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舜聖人下章回賢人此章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為知下章回能守為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謂仁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朱子章句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朱晦菴大全集張無垢中庸解張云顏子戒慎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機於喜怒哀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喪愚謂超然悟未發已發之機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中節則無不善矣不知更欲知何得之而又知何深入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性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尤害於理 張云人第見其拳拳服膺而不知顏子與天理為一無

一毫私欲橫乎其間不識不知我已且無有矣 愚謂此言蓋欲極意以試顏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其言之過也程子遺書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明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能守不能斷程子釋器張子曰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無疆而不息可期矣 又曰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卻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 呂曰自人皆曰予知以下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烏在其為知也歟惟顏子擇中庸而能守之此所以為顏子也衆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顏子弗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 一本云擇乎中庸可守而不能久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為知也歟雖得之必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則能擇誠則能守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抑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

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一宮之中則庭為之中矣指宮而求之一國則宮或非其中指國而求之九州則國或非其中故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大可有此顏子之志乎 游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如舜之知則道之所以行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如回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又曰擇乎中庸見善明也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 楊曰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故又以回之事明之夫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此賢者所以不過也回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用此道也故繼舜言之况沐附錄語疑論二章之旨問顏子擇中與舜用中如何曰舜本領大不大故着力 林夔孫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 衛湜集說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橫渠張氏曰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乎中庸得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建安游氏曰擇乎中庸見善明也

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　河東侯氏曰知者如舜之大知顏子之服膺可以謂之知矣故又以顏子明之人皆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辟也予知云者自知之知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亦自知之知皆非大知也知者致知則可以擇中庸矣舜之大知則不待擇也顏子則進於此者矣故曰擇顏子之學造聖人之中若有未至焉者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勿失則能久中矣　嗚呼學者精微非顏子孰知之豈待期月而守哉　延平周氏曰舜之所以為舜者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顏回之所以為顏回者以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然用中於民則必言舜而擇乎中庸則必言顏回者蓋聖人達而用之者莫如舜賢人窮而擇之者莫如顏回於賢人則言中言庸於聖人則止言中者聖則能變矣而庸不足以言　嚴陵方氏曰聖人之中庸無適而非中庸也又何擇之有擇乎中庸則賢人之事爾故以之言顏回焉　山陰陸氏曰舜言知回言仁其曰回之為人也以此拳言撰持之固膺言服念在前是其所以弗失也　新定顧氏曰中庸即善也善即中庸也舍中庸無以為善　海陵胡氏曰一善小善也得一小善拳拳然奉持於胷膺之間弗失之言能躬行之也　吳興沈氏曰由乎中庸者聖人

也擇乎中庸者賢人也叛乎中庸者衆人也舜由乎中庸者也天下豈可皆責其知舜哉得如賢人者斯可矣故復以顏子之事明之夫喜怒哀樂欲發之際麗於善惡是非邪正之境間不容髮善之毫釐謬以千里其可不知所擇乎擇之為義非區區揀擇之謂也以吾天知之見照夫善惡是非之機苟得夫中節之善則謹守而不失其於中庸也無幾焉然猶未善也至於忘夫善而舜之用中則為至矣子思子欲發中庸之精粹於群聖賢事為之際必首證以知之事蓋聖道之妙無不自知入也既明舜之知如此又辨人之知如彼復以顏子之事勉天下之人可謂善明中庸者　霅川倪氏曰前舉舜取達而在上之聖人此舉顏子取窮而在下之賢人以為則法也顏子賢而在下率性而行雖不能行其道於當時而可以為萬世學者之準的是亦修道之教也　永嘉陳氏曰知回擇乎中庸能體認之也體認得分明則得其固有之善如失其故物而得之敬而守之如恐不及肯失之乎茲回始可謂知趨順孫纂疏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黃氏曰君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饒魯石洞紀聞問得一善善便是中庸否先生曰然問拳拳服膺而弗失曰不是只管着意去守這一善只是須

于心不違仁無私欲之雜故所得之善自然常存而不失晉吾中字以上輯問顏子擇乎中庸地位已高又曰得一善而服膺弗失還是只守這一善還是借此句以形容其能守先生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胷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也谷東大家饒虎中　陳櫟發明此章對第六章論舜之大智而言必如舜之智而不過則能知此道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必如顏子之賢而不過則能行此道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也語錄問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蓋擇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諸友好論聖賢等級不消得他依舊是這道理聖人生知安行只是行得較容易　陳氏曰惟能擇又能守牢固不失乃為真能知之此回所以為仁而無行之或過不及此道之所以明也陳櫟詳解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顏回之為人能審擇中庸之理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每得一行之善則必拳拳然服著之心胷之間持守而不忘失之此言顏子於中庸之德既能擇之又能守之惟其真知之故能如此此回之賢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此章對第六章論舜之大知而言必如舜之知而不過則能知此道而後可以望道之行必如顏之賢而不過則能行此道而後可以望道之明也胡炳文

通擇乎中庸一也擇而不能期月守所謂日月至焉者也擇而得之服膺弗失其心三月不違仁矣日有所得則善愈積而愈多得之不失則善愈存而愈熟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已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馬豫輯義中庸即善也善即中庸也顏氏夫子言回之為人也須氏　豫曰人字當作仁字無與舜之知字為一類擇中庸得一善孔氏奉持之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能守即是解勿失字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語錄曰舊擇知也能守仁也如顏子可謂能擇能守矣　問先舜生知安行亦無事乎擇否曰聖人安得不擇但精惟一此理會甚事性精便是擇惟一便是守生知安行只是不似他難爾　盧孝孫集累問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只在性情上着工夫曰學者固當存養然應事接物皆是着工夫處顏子只得孔子說克己復禮四箇字終身受用不違仁也是這箇不遷怒貳過也是這箇簞瓢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查滓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　顏子稱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是克己復禮前一段事須先識得這道理分明方解去克己復禮若不博文則行得是與不

是皆不知如何會克己復禮所以大學先要格物致知方去誠意正心擇中庸是博文事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是約禮事用其中者舜也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顏子也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　舜大聖人不易及也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云爾者蓋曰學所以求為聖人耳許謙叢說擇字兼知行惟知之明乃能擇既擇即見之行事所以下面只說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時守是事過之後常守在後過此事又如此應皆合中庸服膺是守也弗失又復說守之故也　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凡已擇乎中庸者固仁矣而應天下之事猶擇之本全也每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守之者固日新其德則漸可全也三月之不違可見此意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然所謂愚不肖者固易見不足論惟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賢者之過如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清未及孔子之時智者之過如曾皙之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謂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矣八章言顏子之仁而曰擇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顏子不專於行而道所以明

矣能未標題事義顏子之仁克己復禮此顏之擇乎中庸也擇而能守三月不違之事也故以仁言曹貫標註或謂舜之知則曰用中回之仁則曰擇乎中庸或言庸或不言庸何也曰中庸二字有自德行言者如君子中庸統言之也有自事理言者如道中庸擇中庸之類析言之也故舜之用中本不離夫庸而顏子之擇中庸亦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饒氏槃以中庸為事理則有固而不過之病矣程復心章圖能擇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之不及矣此回之所以賢而道之所以明也趙次誠考義此章與前章皆言擇乎中庸而此章之所謂拳拳服膺而弗失即前章之所謂能守也章句於前章釋擇乎中庸為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而守字則未暇訓釋此章釋拳拳服膺弗失為著之心胷之間而擇字則不復言合而觀之可也然章句所謂擇為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而以為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好問知也用中行也是則求有求所以知所以行之意而擇字實兼知行而言中則守夫所知所行之理而勿替也但擇屬智故重知守屬仁故重行然二章之擇雖同而後章不言守而謂之拳拳服膺而弗失章句以拳拳為奉持之貌所以明尊之之心也以服膺為著之心胷之間所以明親之之心也顏子於中庸之道而尊之親之

若是此其所以為真好學也歟然或問於回之能擇而謂之無賢者行之過於能守而謂之非不肖者之不及行夫所擇守者中庸之道則中庸之中當自兼無過不及之義擇則擇此無過不及之理而守則守此無過不及之理也今乃分擇為無過守為無不及意者主中庸言之則無過不及之理無間於擇守主擇守言之則擇有不敢盡其有餘之意故言無過守有勉其不足之意故言無不及不可以槩論也至若前章章句以舜之好問好察至於執兩端而擇之審知也以用中為行之至行也而下文則以為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蓋兼知行而重知也此章回之能擇知也能守行也而下文以謂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是亦兼知行而重知也二章之旨本無以異朱子既以舜之權度精切不差而後用其中者為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乃以回之真知而後能能擇守者為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誠若可疑意者上文論本章知行之序而皆重知下文論章外知仁之意而重舜於知之知重顏於仁之行而不必拘上下文意之相家則未可知耳許白雲以六章行之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之所以行八章知之意重此顏子不專於行而道之所以明舜知也而謂之重行顏仁也而謂之重知道所以行本於知之

無過不及則謂之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道所以明本於行之無過不及則謂之不專於行而道所以明其說有不可曉者夫果足以辯章句之疑乎陳華祖提綱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此見顏子之能擇則非賢者之過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見顏子之能守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章句謂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者是也此行字屬仁所謂仁所以體此中庸者是也　吳景迂集子曰回之為人也至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何回所以為回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項安世應說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顏子是也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知之明也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行之篤也錢時融堂嘗見顏子所謂擇乎中庸而能守者擇善而固執之謂也所以不遷怒不貳過而進於三月不違仁與不能期月守者異矣朱蒙齋集善惡遂絕擇之易耳以善非善擇之最難顏子善擇而得之得此一善何所不遷拳拳服膺仁守之功密矣舜性之也顏子不失性者也　惟明性者乃能擇善已性不明雖滿目皆中庸安能擇而守之顏子屢空此性靈明何所不照既得一善一可該萬常人雖暫得而易失顏子服膺則永永弗失矣非有所係而不失也不係而自不失三月不違仁是也吾謂顏氏子之學幾於舜之大知矣

幾於舜之執中矣。前章論舜，此章繼論顏子，孟子思子特以二人擬倫而啓發後學之心也。學者觀此，胡不豁然有省，乃知無名位祿壽與享名位祿壽之極者，其實則一。此正可以見性命之不相離也。若謂舜有大德受天明命，則顏子終身匹夫，且不幸短命，遂謂天命不在顏子可乎。顏子雖無貴為天子之名，而榮華至今，名莫加焉，非天定耶。嗚呼，顏子何以得此於天哉。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顏子惟盡人之所以為人者而已。人者何，性是也。宇溪陽先生集舜往中庸，顏子身中庸，然顏子在聖賢之間，只爭得些子，而夫子便以擇言之，學者可不奮發自勉。資善賴書記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 說曰：孔子稱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觀一善之得，奉持而著之心，惟恐失之，此豈日月至焉者能之乎。蓋仁而不違，則以善而勿失也。答祿與權集此承上章發明惟一之意。擇乎中庸，是擇善之功，用力於惟精也；拳拳服膺，是固執之功，用力於惟一也。拳拳服膺是執而勿失，是固，則其用力之至可知也。此正顏子三月不違仁之時，非若舜之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然雖用力，是亦生知安行之亞也。此發明惟精之意輕，惟一之意重，以起下章中庸不可能之意。蕭鎰待問道中庸，依乎中庸，擇乎中庸，工夫次第。 君子之所以中

庸者，以其能擇也。能擇能守，則無過不及而中庸矣，而非化之者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而不獨能擇矣；道中庸，則仁之至而不獨能守矣。此中庸之成德而道之所以凝也。鄒霆炎行義孔子曰：顏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至善之理，則拳拳奉持服著於膺胸之間，而弗或忘失之矣。惟顏子真知，故能擇而守如此，此行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魏公著句解子曰：回之為人也，回，孔子弟子顏淵名。其為人也，擇乎中庸，可上得一善，得一至善之理，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言奉持而著之心胸之內也。必若回之能擇能守，然後行之無過不及而道常明也。薛季宣浪語集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弗失之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二者適反，君子小人之辨。眾人之知，所謂小知也。惟知之小，陷乎大患而不自覺，雖知中庸之擇，固無安之之理。夫小知而大知自見，惟不役於小爾，乃於中庸之德，其惟大受者乎。顏子擇中庸而得一善，所謂識道也。拳拳服膺，則心服而身守之矣，未嘗須臾離也，何從而失之乎。舜之為舜，不過執兩端而用其中；顏之為顏，不過擇中庸而得一善。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在乎知本而已。

右第八章

倪士毅輯釋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之意；弗失，勇之意也。馬豫續義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或問鄒霆炎行義言顏回之擇中庸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朱子章句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知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朱子語類問：天下國家可均，此三者莫是智仁勇之事否。曰：他雖不曾分，看來也是智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智仁勇。且如顏子瞻前忽後，亦是未到中庸處。問：卓立處是中庸否。曰：此方是見到，從之處方是行。又如知命耳順，方是見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騶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須資質之近於智仁勇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著，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

只可謂之三事。方子錄 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得；今按捨字恐誤 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特聖人却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揚子雲說得是，難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以至公之心為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為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沽激，毫釐之失，謬以千里，如何不是錯。焦推 程子輯畧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明道呂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為言，平治也。周官

家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智者之所能也遜千乘之國
辭萬鍾之禄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
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
之唯其所以為易故以為不足學而不察以為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
以不行也視涑附録此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説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
就其所長處着力做云而不知擇乎中庸耳蓋物至之 衛湜集説建安游
氏曰天下國家之富可均以與人為惠者能之爵禄之貴可辭為廉者能
之白刃可蹈為勇者能之然而中庸不可能者誠心不加而無擇善固執
之實也 延平楊氏曰有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
行其所無事而已夫何能之有 長樂劉氏曰三者雖難然皆一事之仁
一特之義見幾而作頃刻可成非知中庸之為道也自始及終從微至著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常久
則没身而後已是常人之道才明知術忠臣義士有所不能也故才如管
仲可以均天下國家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廉如仲子可以辭爵禄矣未
必有中庸之德也勇如子路可以蹈白刃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則常久
之道在乎其心之不忘在乎其守之弗失在乎其自強之不息然後庶乎

其可能也 海陵胡氏曰天子十倍於諸侯諸侯十倍於卿大夫是不可
均也若以大中之道較之尚可均也中庸則不可能君子須得位然後可
以行道是爵禄不可辭然而尚可辭中庸則不可辭白刃自非死君親之
難則不可蹈然而尚可蹈也中庸則不可蹈中庸者乃常行之道孔子言
其難知此蓋設教以勉人也 延平黄氏曰均天下國家能義而已辭爵
禄能廉而已蹈白刃能勇而已不可均而均之則傷義不可辭而辭之則
傷廉不可蹈而蹈之則傷勇在乎天下國家也可均在乎中庸也不可均
而弗均之斯能義矣在乎爵禄也可辭在乎中庸也不可辭而弗辭之斯
能廉矣在乎白刃也可蹈在乎中庸也不可蹈而弗蹈之斯勇矣 馬氏
曰天下國家者人之所擅而均之者難唯知者能之爵禄者人之所欲而
辭之者難唯廉者能之白刃者人之所惧而蹈之者難唯勇者能之至於
中庸其道易行而不可能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國家
人之所難均而知者能均之然知者傷鑿蓋知其可均而不知其有不可
均之理爵禄人之所難辭而廉者能之然廉者有以傷乎介知其辭而不
知其有不必辭之理白刃人之所難蹈而勇者能之然而勇者有以傷乎
暴知其可蹈而不知其不必蹈之理凡此皆非中庸之道也故曰中庸不

可能也 永嘉薛氏曰天下之事可以強為者是皆可能者也中庸天道
也不可以能之也能之非道也就中而無方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 長樂陳氏曰天下國家可均此知者能之第恐作聰明而非中庸耳
爵禄可辭此廉者能之第恐務沽激而非中庸耳白刃可蹈此勇者能之
第恐輕死生而非中庸耳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説不貴苟察名不貴
苟傳惟其當之為貴當者中庸之謂也中庸非難能但不可苟以是三者
為之耳 高要譚氏曰凡最高難行之事皆可以能為之唯中庸天理不
可以能為之也天下國家之大非尋常貲產之比疑不可均以與人然而
巢由之徒視天下若將浼己燕子會舉國以授子之殊無難色則是天下
國家雖大在高者處之均以與人可也爵之貴禄之富天下之人所同欲
疑不可強為辭也然蔡為袁齊之潔者雖賦邑萬鍾繫馬千駟亦不之
顧則是爵禄雖榮在廉者處之辭而不害可也白刃凶器天下之人所同
畏疑不可冒死而蹈之然賁育專諸北宮黝之倫雖千萬衆在前猶不少
懾是白刃雖凶在勇者處之以身蹈之可也蹈白刃不畏百千人中無一
焉辭爵禄不受千萬人中無一焉均天下國家以與人雖數千年中亦無
一焉此皆所謂超世絶倫之行非常人之所易能也而聖人皆以此為可

至於中庸之道雖愚者可以與知不肖者可以與行而聖人乃曰不可能
何也曰聖人於此示人以天理所在非謂中庸之道難知而難行也能之
一字最為學者大害蓋人之於中庸纔有能之之心則其所為所行皆近
乎好名皆出乎有意皆入乎妄作為善之功缺矣其能常久不息乎故高
者之於天下國家能之則可均也廉者之於爵禄能之則可辭也勇者之
於白刃能之則可蹈也凡超世絶倫之行能之則皆可為也雖然能則能
矣此豈常行之道哉今日行之後日不可復繼矣唯中庸每事皆任天理
故不可以能為之心為之天理所在即吾所行也天理所不在即吾所不
行也事事循理而吾無所用其能焉夫然後可以久於其道而為善所歸皆
萃於我聖人之示人其言深矣此能字與民鮮能久矣丘未能一焉意義
下同夫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永康陳氏曰均天下國家之留以
與人辭爵禄而不受蹈白刃而不顧挾之人情至難也適當其前有志頓
可為之中庸乃日用不易之理至簡至易體而得之如是事耳彼猶可為而
此不可能可謂捨近而慕遠矣不為疑辭直曰不可能者甚之也與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意説者謂舉此三者以見中庸難能非也使其奮
然於是三者必其心有所不欲有所不為達其所不欲於其所可欲達其

所不為於其所可為則其至中庸也孰禦此聖人變動人心之術肯以日用之理為難而絶之乎。 四明沈氏曰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中庸之門無是法也理有可則有不可若為名義所激血氣所扶直意而行率情而為更不顧天理如何則知其可而不知有不可惟一槩之以天理審度其可不可而行之則雖行天下難能不可繼之事無非君子之時中 晉陵錢氏曰均猶平也均平天下國家才者能之辭爵祿廉者能之蹈白刃勇者能之欲其合於中庸非才者廉者勇者所可能也 江陵項氏曰主知為上力行者次之勉強又次之此知仁勇三德也上兩章已言知行此章自勉強言之強於外者易強於内者難勉強於知亦足以有知勉強於行亦足以有行下引子路問強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如顔子足矣顔子不易得如子路足矣 宣城奚氏曰事有可強而能者有不可強而能者可以強而能則人皆能之不可強而能非功深力到者不能也天下國家可均也公者能之爵祿可辭也廉者能之白刃可蹈也勇者能之至於中庸則非可以擬議料想摸倣附會也必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加之以力行庶乎其能之矣其曰不可能者非終不可能也使其果不可能則舜與顔子何以獨得之學者宜優游自求饜飫自得毋以不可能而自沮也毋以不可能而過用其心也 雪川倪氏曰天下國家小大有差固不可均就能均之非中庸也爵祿當貴義所當得則不可辭就能辭之非中庸也白刃在前不可輕冒而蹈踐就能蹈之非中庸也是三者雖能為人所不能為皆失之過以中庸之道言之不可謂此為能也 新定顧氏曰此設為之辭以明中庸之為難事耳贊天下之懸示此道之重也中庸人心固有之理易為而難能若是蓋私欲一毫之萌則非能中庸者也而私欲未易息絶也且以七十子之善學僅曰日月至焉而已矣踰日踰月則未免私欲一念之萌健然傑出者惟顔子而曰三月不違仁三月之久亦未免私欲一念之萌至於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有若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又曰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文王則曰亹亹至於不顯亦若有所臨無射亦若有所保舜則曰業業而無怠無荒伯益且勤於致戒聖人之用其力若此凡皆以中庸之難能也蔡淵綱領均國家者智也辭爵祿者仁也蹈白刃者勇也言知仁結上言勇起下趙順孫纂疏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天下之至難也至皆能以力為之文集曰三者只知就其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語録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

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到那恰好處便是中庸陳氏曰天下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之爵祿人之所欲難卻也而資稟高潔者能之白刃人之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之則是三者雖最難而皆可以力為 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至不能及也陳氏曰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強而為之須是學問工夫篤志到那義精仁熟處真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則若易而實難也 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黄氏曰天下至難之事人或能之而中庸則鮮能也饒魯石洞紀聞問均天下國家偏知辭爵祿偏仁蹈白刃偏勇入中庸須要此三德今三德如此卻曰中庸不可能何也先生曰均天下國家曉達者能之辭爵祿廉介者能之蹈白刃勇敢者能之皆可以氣質為其均之辭之蹈之未必合中庸若欲合中庸非有以勝其氣質之偏物慾之私而純乎義理者不能及此所以為難能 問此章是引起下章說勇處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之意曰然陳櫟考異天下國家可均也下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行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云云祝本如此他本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云云胡炳文通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蓧之徒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於公子糾之難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歎夫中庸之不可能也中庸雖若不可能亦不過平常之理人自鮮能知味人自不能期月守故曰惟聖者能之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章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覆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章句一本曰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一本曰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蓋曰倚於一偏則就三者之事上說曰不必其合於中庸則就人行此三者之事上說後本是改本分曉焉豫纘義均平治也

章句 呂氏曰有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 楊諸說有曰以天下國家均以與人者非 是天下之至難也至皆能以力為之章句語録曰三者看來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者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 疑曰可均可辭可蹈是智仁勇否曰不然若便是知仁勇卻合中庸更何必用中

蓋不可能一句所以章句謂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曰亦曰事只是說三者亦是知仁勇之事不是直指曰知仁勇之德也下文云不必合於中庸皆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既曰不必合中庸又曰近似亦可見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方氏曰義精是要物格知至仁熟是心正意誠知此則能擇能守而行事皆合乎中庸矣苟一毫私意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是中庸不能及也盧孝孫集畧程子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曰克盡己私渾無意必方見得道理恰好處若未能克己則中庸不可得而道矣　中庸不可能程子但云克己最難此言徹上徹下許謙叢說七章能擇中庸而不能守是知其理而行未至此章能為三者而不能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者故此二章處於知仁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知仁皆當勇也　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乎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極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此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史伯璿管窺饒氏謂此是引起下章說勇處章句義精仁熟似欠勇字之意此通者辨此已詳然但辨得義精仁熟不類勇之意而於此似欠勇意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只為中庸不可能說此章引起下章說勇意自在白刃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此一勇字已足引起下章說勇之意矣讀者詳之熊禾標題事義註言三者亦知仁勇之事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此只隨資質所及做去到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實標註或謂三者此皆知仁勇之事而又謂中庸則不可能何也曰均國家雖能也然知臧武仲亦可均之辭爵祿雖能也然不欲如孟公綽亦可辭之蹈白刃亦難能也然勇如卞莊子亦可蹈之夫三子之所能雖皆知仁勇之偏然或倚於一偏而其所能又未必合乎中此夫子之教子路亦必文之以禮樂方可以為成人也玩味事之一字可見或又謂章句既云義精仁熟而又必至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何也曰義精人熟者仁知之兼備也蓋義之精而又無一毫人欲以蔽之者知中之勇也仁之熟而又無一毫人欲以累之者仁中之勇也此蓋自中庸之成德而言故微見勇之意非如初學者全有待於自勝之勇方能擇而能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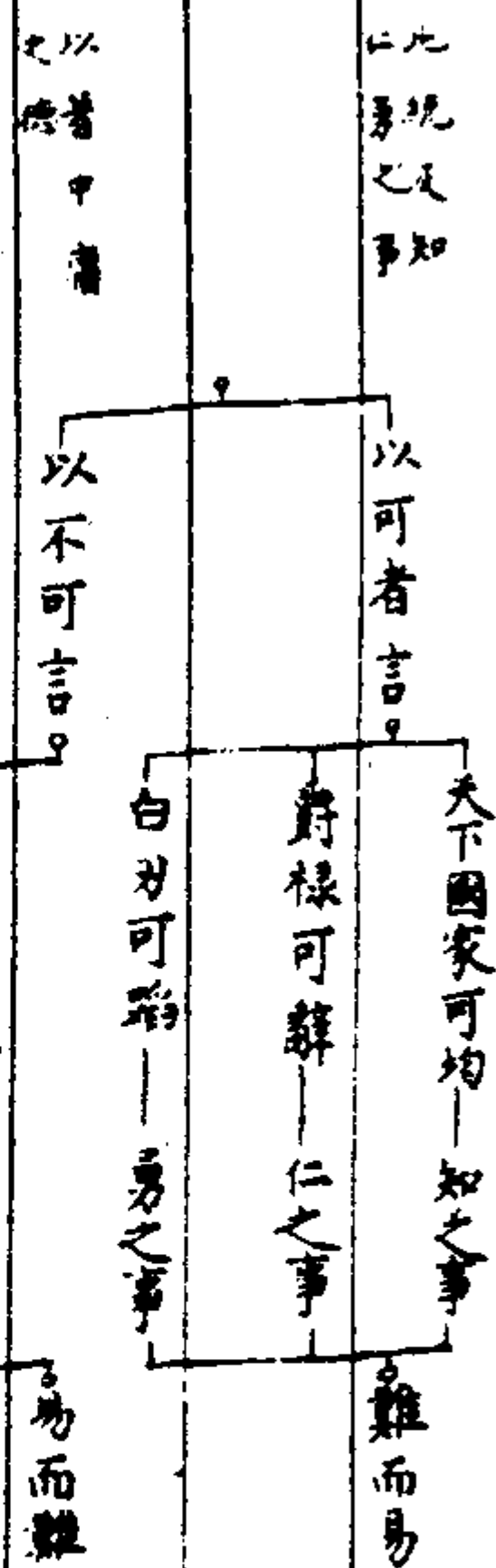
程復心章圖

論德難易

此說又知仁勇之事

以者中庸之德

以可者言：
- 天下國家可均——知之事
- 爵祿可辭——仁之事
- 白刃可蹈——勇之事
- 難而易

以不可言：
- 中庸不可能——義精仁熟
- 易而難

趙次誠考義章句謂三者皆倚於一偏可均者才能之施於人知之偏也可辭者制行之守於己仁之偏也可蹈者血氣之不守於己而妄施於人勇之偏也章句謂之資之近而力能勉者蓋以其出於天資之所能人力之所致天資指知仁勇之根於賦稟者而言也人力指才能制行血氣之見於施為者而言也然或問謂之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者即所謂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是則知仁勇之偏其偏於過者乎何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天下國家而不知反諸身知之過也用舍行藏安於所遇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潔身亂倫高蹈遠舉而不知返仁之過也死生視義之可否一朝之忿而至於忘身及親勇之過也然此之所謂知仁勇以資禀之性言也中庸之所能由於義精仁熟以知行之學言也義之精則知之無過不及而知仁勇之所以明仁之熟則行之無過不及而知仁勇之所以行是則知仁勇與義精仁熟本不可以槩論也饒氏既以義精仁熟欠勇字意胡雲峰又發明之以為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皆誤矣乃若許白雲以上兩章所言擇乎中庸就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就全體上言固然矣而又謂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極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事之特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其分義精仁熟與無一毫之私於應事之前固不可矣而其言應事則又似以全體之中庸亦就每事上言不知此何說也雖然章句以非義精仁熟與無一毫私欲不能及為中庸之不可能以理言也昔以人事言竊恐亦通蓋天下國家難均爵祿難辭白刃難蹈而人或可均可辭可蹈中庸本無難也而人則不可能庶合前章鮮能之意又以見聖人未嘗言難以沮人而中庸亦未嘗不可能也陳華祖提綱天下國家可均至中庸不可能三者至難事也而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中庸人心本有之德至易事也然非學問篤至於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回之擇乎中庸蓋真知之者故以是章承之然

欲進乎中庸之域非強者不能故以子路之問強繼之章句所謂亦承上章以起下章是也晁景迂集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至中庸不可能也者何惟誠明以之也誠自成而道自道也非功名利害外以怵之也錢時融堂管見不偏不倚日用平常自然是道何能之有一起能之之意即支即離去道遠矣故曰中庸不可能自昔固有絕人之才超世之識天下種種難能之事無不能之而欲庶幾於道而不可得其病果安在哉無他能故也凡以聰明運智巧皆道之祟也真知其所以不可能即能矣故又曰惟聖者能之 袁蒙齋集善處事者能均天下國家廉者能辭爵祿果者能蹈白刃而惟中庸則不可以能能天命之性良能也前章鮮能者鮮有能其不可能者也 均天下國家善處事者能之辭爵祿廉介者能之蹈白刃果敢者能之天下無不可能之事而惟中庸則不可以能也皭皭純白天則自然何所容其能哉究極而言執可均可辭可蹈之見已非中庸之道矣何則不以一律均者中庸之均也辭受各中其節者中庸之辭也死生各當其可者中庸之蹈也而執一者豈中庸哉天命之性自有常中一毫偏倚非天命也 呂東萊麗澤論說天下國家可均也謂管晏亦可做惡恐管晏人物當不得一箇均字去一 正天下糾合諸侯正是一切強力均天

下國家事 字溪陽先生集天下國家三句皆可致力中庸不可為力聖人便自然學者須要十分克去己私能只在克己到後禮便不用能 來書說知仁勇底人然使可均可蹈可辭者來也是知仁勇底人方且了得只是未必便到中庸蓋知仁勇有偏有全可均可辭可蹈是著力用功或有些偏不與他做知仁勇不得於其中卻須有箇中庸方是聖人之事方是不倚不流方是知仁勇之極且無些子過與不及直是難能中庸不可能是著力不得處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脩道謂教命與性天也率與脩人也人生天地間得於天者同脩於人者異 答祿與權集夫天下國家之可均有才者能為之爵祿之可辭廉靜寡欲者能為之白刃之可蹈輕生者能為之然或不合中庸之道者多矣故曰賢之近似者皆以力為之至於中庸非明善而審擇之精固執而能守之定者不能允執厥中也此章兼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義言之以起下章勇之事也 性理會元瞬菴云均平治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蓋天命精微之極不容一毫人欲之私故用意者過之少懈者不及非如他事可以智力而能也 又云中庸則宜若無難知難行之事矣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茍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 鄒霆炎衍義孔子曰天下國家可以均平而治知者能之也爵祿可以辭而遜仁者能之也白刃可以蹈而犯勇者能之也三者天下至難然有志則終易中庸者天下之至易然非聖人則不可能而終難也凡人之所以鮮能也 魏公著句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均平治也知者能之爵祿可辭也辭遜讓也仁者能之白刃可蹈也蹈踐履也勇者能之三者至難而易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易而難故民鮮能也

右第九章 朱子章句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趙順孫纂疏黃氏曰引起子路事馬援續義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而人之所難明中庸之尤難以起下章 章句 或問蔡氏曰知仁結上言勇起下章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五　一東

庸　中庸十四

子路問強。朱子章句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程子釋畧游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強不息者惟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衡涘集說莆陽林氏曰孔門學問皆各從長技以入聖人之道如曾子之問孝子游之問禮顏淵之問仁終身所問不逃以其所長者此子路所以有問強之說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朱子章句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朱子章句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朱子語類問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稍稍輕否曰然只是說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倘程子遺書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人患乎懦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忿懥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柷涑附錄語錄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只便趨順孫纂疏寬柔以教至勝人為強三山陳氏曰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君子之道也陳氏曰此君子只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陳櫟詳解子路問強子路好勇故問剛強於孔子子曰南方之強與孔子答言方之剛強其南方人之強歟北方之強與其北方人之強歟抑而強與抑是言汝之所當強歟三字強下文分別言之寬柔以教寬容柔順以誨人之所不及不報無道橫逆無道之來直受而不報之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人含忍之力勝人為強此南方人之強也君子居之君子長者之人俱無以此自處此君子是平平說非大賢君子之君子胡炳文通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晳嘐嘐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戒之以暴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驟釋不盡以強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通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與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又是泛說為陳櫟義發明引三山陳氏曰南方之性既曰寬柔何強之有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　輯釋亦引之史伯璿管窺此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守其氣質不變似非經注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黃震演山集南方陽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主則子民之仁明則君國之智北方陰險而主殺有強者之道焉君子之強而強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強能弱也寬柔以教所謂能弱不報無道所謂能強衽金革死而不厭所謂能強而不能弱能強則不流能弱則不倚　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字谿陽先生集南方之強以柔勝剛北方之強以勇馭勇南方失之不及北方失之太過皆非中也不流不倚者當不偏於南亦不偏於北矯當如矯揉之矯過與不及者當矯之使歸於中也魏公著句解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所問者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與所問者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語辭而汝也抑問汝之所當強與寬柔以教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不報無道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居之此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朱子章句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胄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朱子語類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易得遷轉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窟風俗如此最難變如西北之強勁正如此時日論南方之強而言此義則程子釋畧程子曰。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義理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理義勝之陳櫟詳解衽金革衽席金戈甲胄死而不厭視死如歸輕死而不厭悉北方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勁故有果敢之力勝人為強此北方人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好強有力者每每以此自處胡炳文通曰。南方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為強猶不失為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為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自有重輕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能含忍者亦不過舉風氣之大槩而言爾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

功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也馬豫續義此一節言過乎強者也或問方氏曰南方北方之強皆未及乎中下文不流不倚不變塞不變四者方是教子路義理之強是強之中史伯璿管窺衽金革章句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胄之屬通引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衿然故曰衽 輯釋亦引之以衽為席則請衽何趾之意況兵戈甲胄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為衿固可通然金革皆為甲不應身衣甲胄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刪趙德纂義衽席也蒙引內則云奉席請何趾將衽請何趾是衽卧席也衽兵甲者以兵甲為寢卧之具也趙德纂要衽金革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強恒好鬬衆故以甲鎧為寢席於中至死不厭注云南北而不及東西者鮮冲云是以南北互舉且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魏公著句解衽金革衽席也金戈兵革甲胄之屬死而不厭雖死而不厭倦北方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而強者居之此強者之事也故君

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朱子章句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朱子語類如和便不流若是中便不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以尤見硬健處義剛 當初說中立了又說而不倚思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倚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人硬健處義剛 問中立而不倚曰只中立便是不倚了然中立却易得倚中立而不倚此其所以為強至中立久而終不倚所以為強僩 強哉矯贊歎之辭古注矯強貌銖 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下惠夷齊正是如此曰是又曰柳下惠和而不流處甚分曉但夷齊如何是他中立而不倚處文蔚曰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不從便却終身不食周粟此見得他中立不倚處曰如此却是倚做一邊去文蔚曰

他雖如此又却不念舊惡曰亦不相似文王善養老他便盍歸乎來文王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見他中立而不倚處文蔚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注云云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僩 國有道不變塞焉塞未達也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既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之所守也詠夫子語續錄強哉矯矯強貌非矯揉之矯詞不如此 中立而不倚凡或勇或辨或聲色貨利執著一邊便是倚著立到中間久久而不偏倚非強者不能朱晦菴大全集答萬正淳 呂云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夫中立不倚者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而義理全具者也剛而寡欲恐不足以言之引柳下惠之行為和而不流夫下惠固聖之和矣然孟子推其有不恭之弊則與中庸所謂和而不流者亦異矣又引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與夫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為中立而不倚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乃清者之德豈可便謂之中立不倚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固是有中庸之德而窮困在下者如此然專以此事解釋中立不倚之義則名義非所當矣蓋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以操行言中立而不倚以理義言也

中立不倚亦只是以行言所引獨立不懼者近之不倚是無所阿附之意答潘謙之 和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則非執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不變者守之固擇之精則不惑乎道之難明守之固則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如乎此則無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豈不流尚易而不倚為難如富而無驕易貧而無怨難乎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無功夫矣祝洙附錄當中而立自是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知皆是偏倚處若中道而立無所偏倚若把捉不定久后畢竟又靠取一偏處此所以要強矯工夫硬在中立無所倚也廣謙 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后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后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董銖 強哉矯贊美之辭 詩傳矯矯武貌總論三章之旨問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林夢孫張栻南軒集強哉矯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每句言之所以深歎美之辭雖煩而不殺也此說初讀之似好已而思之恐不平穩疑聖人之辭氣不爾也然此句終難說呂楊諸公

之說雖亦貴力。然於學者用工。却有益爾。蔡淵思問君子和而不流。求乎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庸。不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變則失其所依而息矣。趙順孫纂疏。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陳氏曰。四者之強。乃中庸之道。所當強者。此則所謂中庸。至能擇而守也。陳氏曰。凡此皆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能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乃能擇而能守。所謂理義之勇而非血氣之勇矣。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是指成德之人。陳櫟發明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此四者君子之強。乃皆人君子之事中庸之道也。是汝所當強。惡抑而強與一句。塞未達也。至不變平生之所守也。陳氏曰。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朱氏伸曰強。勇也。中立易倚。不倚者勇也。和易流。不流者勇也。矯易變。不變塞至死不變勇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不可能者今能之。夫子以是告子路。至進之以德義之勇也。夫子設教之至矣。惜子路終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也。 愚按矯揉之說。出於呂與叔。或問以為未然。今姚氏又指此言之。陳櫟詳解。故君子和而不流。此下言君子之強。乃賢人君子之事。中庸之道也。是汝之所當強也。惡抑而強一句。故君子雖以和為貴。然大𥁞一

於和而無所。其和能有所守。而不至於流也。強哉矯。其強哉矣矯矯然武貌也。矯如矯矯虎臣之矯。以此語贊君子之強。下文三句皆放此。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不強者皆能中立。久必偏倚。今能當中而立。又能持守常不偏倚。可謂強哉矯矯然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邦國有道時。雖達而進用。然若固有之。不變其未達時之所守。可謂強哉矯矯然也。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邦國無道時。則安貧至死。不變平生之所守。可謂強哉矯矯然也。此四者非乎義理之強而非血氣之強。乃君子之大勇。所謂中庸不可能者。非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之也。胡炳文通。仁壽李氏曰。凡人和而無節。或至於同流而合污。惟強者為能和而不徇乎物。中者本無所倚。或至於力弱而易撓。惟強者為能獨立而不懼。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日之素。惟強者不變於此。身之通塞。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安乎義命之常。惟強者終身不見是而無悶。此亦有弘毅之力。堅決之見焉信天理。克盡己私。豈能守是四者而勿失。然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此也。 永康陳氏曰。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乎此。 新安王氏曰。子路為人。初無中和氣象。故夫子以中和言之。通曰。第一章首天命率性。說中和二字。說得大此就人之氣質說中和二字。說得小。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分明有骨力。是之謂自強。通曰。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而非禮弗履。所以為大者之壯也。倪士毅輯釋陳氏曰。和到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大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在無所依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史伯璿管窺。強哉矯章句。矯強貌。詩矯矯虎臣是也。 饒氏謂此矯字當訓作矯揉之義。言強哉其為矯揉也。若以矯為強貌。則當曰矯哉強。又曰。矯揉是用工處。不應聖人只說強不說用工處。發明備載饒氏此說。而又自曰。愚按矯揉之說。出於呂與叔。或問以為未然。今饒氏又拈起言之。 輯釋亦引此二說。 按此四句。是應抑而強與而言。雙峯謂聖人不應只說強何也。且如章句說。則以強為主。而矯為贊其強之辭。如饒說則以矯為主。而強為贊其矯之辭。二章雖若皆通。然子路則問強。非問矯也。雙峯但知反章句為高。而不知求之經文以審其是。是不足道矣。發明若以饒說為非。則不當存存而不辨正。愚所謂口雖非之。心未嘗不是之者也。於此見發明信朱子不如信饒氏之真情矣。或問所辨不可不攷何文

淵事文引證。詩曰。矯矯虎臣。 詩魯頌思樂之篇。此欲於泮宮而侍酒之辭也。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叔問如皐陶。在泮獻囚。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呂喬年麗澤論說。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和與物同。何疑於流。中立無所依。又何疑於倚。中立者四邊虛。剛立不住。易得求倚。惟強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字谿陽先生集。塞字文公以未達之所守言之。若更以淵塞充塞求之。尤善。至死不變。元只是此實理。所以更不必言塞。矯字詩訓強貌。若以矯正釋亦通。矯其偏以適於中也。李好文經訓要義。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言不變未達之所守。蓋不以富貴利達變其守也。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言不變平生之所守。蓋不以死生貧賤改其平日之操。魏公香句解。故君子和而不流。君子以下。謂汝之所當強者。雖和而不至於流。強哉矯。皆強貌。中立而不倚。中立而無所倚著。強哉矯。同上。國有道。國家有道之時。不變塞焉。塞未達也。言不變未達之所守也。強哉矯。同上。國無道。國家無道之時。至死不變。不變平生之所守也。強哉矯。此四者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也。程子輯畧呂曰。此章言強之中也。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者也。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

中國所以言南方也南方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為君子北方則過
於強尚力用強故止於強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
當強也柔而立寬而栗故能和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
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
變塞未達也君子達不離道故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未達之所守
所謂不變塞焉者也　楊曰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
可謂強矣而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然後謂之大丈夫故君子之強至於至死不變然後為至　盧溪集說
子路問強至強哉矯建安存氏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唯自強
不息者惟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所謂強者非取其勝物也自勝
而已故以南方之強為君子強也者道之所以成終始也故自和而不流
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蓋其為中雖不同而其實不已一也　延平
楊氏曰天地之仁氣盛於東南義氣盛於西北故南北方之強氣俗如此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以自勝為強也故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以勝
物為強也子路之強若是故曰而強者居之而汝也與暴虎憑河死而無
悔同意夫君子以自勝為強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

所以自勝其私以趨中也矯與矯枉之矯同亦因之以進子路也　河東
侯氏曰前言中庸不可能也恐學者中道而廢故引子路問強以勉之明
君子自強不息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不可能哉強有二說強悍勇敢與
勝己之私皆謂之強故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
南方之強也克己復禮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
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尚勇無人行行如也子路之強似
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為強故曰強哉矯矯如矯木之矯矯曲
以從直也君子之矯矯過與不及從乎中而已故國有道則所守不變所
行不塞國無道則至死不變焉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豈非強哉
矯乎學者若知自強之道何中庸之不可能哉　嚴陵方氏曰子路能勇
而不能怯近於北方之強故孔子因其問而言之於北方之下亦退之之
意也抑者逆料之詞與孟子抑王同義陽為德陰為力南方之強以德而
已北方之強以力而已居猶居仁之居居其道不必居其地也強於德固
君子之所居要之中庸之道亦未免有弊何則德之所尚者柔力之所尚
者剛柔則失之懦剛則失之暴故君子必矯其弊以一歸于中庸之道焉
苟矯高而使下矯枉而使直也夫和故無剛之失不流固無柔之失故曰君

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則處乎剛柔之間不倚則不偏於柔不偏於剛
故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強於矯弊則中庸之道充塞乎中故國有道雖
富且貴而富貴不能淫是道也國無道雖貧且賤而貧賤不能移是道也
至死言終身由之也上言塞下言死互相備爾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可
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所謂衽金革死而不厭者知其可以死而不知其
可以無死者也和而不流依於仁也中立而不倚據於德也國有道不變
塞焉國無道雖死不變志於道也　山陰陸氏曰和而不流柳下惠是與
中立不倚伯夷是與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伊尹是與三聖
人者皆有矯焉故曰強哉矯若孔子集大成者也無矯也無弊也　黃安
存氏曰強者強力也猶言堅強而不可變也喜怒哀樂者氣也治氣者心
也治心者強也孟子之不動心本之以勇孔子論治心以為中庸特之以
強孟子之說蓋出於此前所言南北方之強君子有取於南而不取於北
後所言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以下主中國之強而言中國之性中和而
重厚君子因其性以道之夫氣偏則不中氣偏則不和氣偏則傾傾則易
動今中國之人其稟氣不偏不偏則中不偏則和不偏則厚重聖人因其
中而道之以中庸之中使其中立而不倚因其和而道之以中和之和使

之和而不流因其厚重而道之以守道不變之厚重所謂不變塞也塞猶
實也詩曰秉心塞淵言其秉心深實也秉心實則心有所主矣夫以中國
之強不剛不柔中和厚重而道之以君子之道於是乎不逐物而流不依
物而倚不為險易而變至中至正至精至純所守如此所立如此此其為
強所以為壯大也易言剛健中正純粹精其意同此　范陽張氏曰南方
北方與夫子路之強皆血氣也非中庸也然衽金革死而不厭謂之血氣
之強可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君子居之是亦足矣乃謂血氣之強何哉
蓋強當從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中來則此強乃中庸之強若乃山川風氣
使之如此而中無所得豈非血氣乎子路元初好勇其鼓琴流入北鄙其
言志則曰軍旅此北方之強故曰而強者居之然則何以為中庸之強曰
和而不流此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故其強矯然不挽中立不倚此喜怒哀
樂未發時也故其強亦矯然不挽故其見於用有道之世不變於危塞之
節無道之世背之以死亦不變其節其強皆矯然不撓夫不變者不流不
倚之發也矯之為言剛毅之貌非矯揉之矯也子路聞之得不悼其平時
之無益而潛養之不可已乎　永康陳氏曰子路問強夫子問端以答之
因強以明理所以變動子路之強也南方之強孟施舍以之北方之強北

宮黝似之要之皆守氣也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此守約之理強哉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於此　晏氏曰仲尼荅子路以北方之強乃曰而強者居之則謂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安於北方之強所以救其失也哀十五年蒯聵之難子路結纓而死則死而不厭驗矣國有道矣衆人皆逐於浮華君子矯之則篤於充實故曰不變塞焉國無道矣衆人皆有始而無終君子矯之則終始一節故曰至死不變焉此皆君子矯世以中庸之道非南北之強所能與也　晉陵錢氏曰南北之方土風不同其不知中庸則一然君子處南方之強而世之號爲強者乃處北方之強則所貴於強不在剛猛矯猶抑也哉疑辭也強哉矯猶言強直矯也君子於中庸知而行之非矯抑而然也塞實也國有道不變其實以趨時國無道不變其實以辟害此中庸之強非矯抑所能　霅川倪氏曰南北方之強言其稟於風土者然也子路持恃血氣爲強爾非南方北方之強故孔子勖之抑也子路好勇是過強者不能以抑爲強故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所以抑之也其後死於衛國之難反爲傷勇非中庸也　蔡淵綱領子路問強至強哉矯　主勇而爲言也　饒魯石洞紀聞子路問強至強哉矯　問南方之強北方之強只是因其

氣質而言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乃是能矯其氣質之偏以就乎中如何先生曰然問然則章句訓矯爲強貌而引矯矯虎臣爲證何也曰朱子之意謂此四者皆成德事故以矯爲強貌然以矯爲強貌則當曰矯哉強不當曰強哉矯此矯字當訓作矯揉之義強哉矯者言強哉其爲矯揉也蓋此四者非平日矯揉之強者不能有以至此又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而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然章句以不變塞爲不變未達之所守似牽強曰晉向來亦疑之但別辭不得（多祭王淵）　問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如何先生曰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且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陽亦然才說風氣便是用了蓋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問朱子謂南方不及乎強者也北方過乎強者也看來南北各屬一方皆是氣之偏處所以不中君子之強又不如此曰南方之強強乎柔者也北方之強強乎強者也君子之強強乎中者也問君子居之與下面和而不流之君子何所別曰南方雖不及乎強然亦是君子之事是亦君子之徒矣後面和而

不流等語却是正說君子。問陽莫盛於南方若是一味含忍恐非陽剛氣象。曰。固是含忍然却是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是也此雖可謂君子之事然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當報處亦只着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譬如於天也有和風甘雨時也有嚴霜烈日時中道拘不得又曰上面南方北方之強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要自勝其氣質之偏所以說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和以接物固是好然知和而和則易流而爲不恭中固不偏然四面空曠亦易得倒歸一邊苟然則偏倚矣朱曰程子云中者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亭亭當當是四面湊來恰好當中便是中立直上直下是上面與下面筆直無一些邪曲便是不倚不倚尤難故非矯之強者不能又曰矯揉是用工處不應聖人只說強不說用工處（吝共中守依王淵）　陳應龍輯語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之強。　曰。凡人中立而無所倚則必至於倚著不東則西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待所依而自無所倚如有病底人氣弱不能自持。他若中立必有一物憑依乃能不倚不然則傾倒而偃仆矣此正說強處強之爲言力有以勝人之謂也　董銖詳說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知顏淵仁爲三達德之事非子路之所已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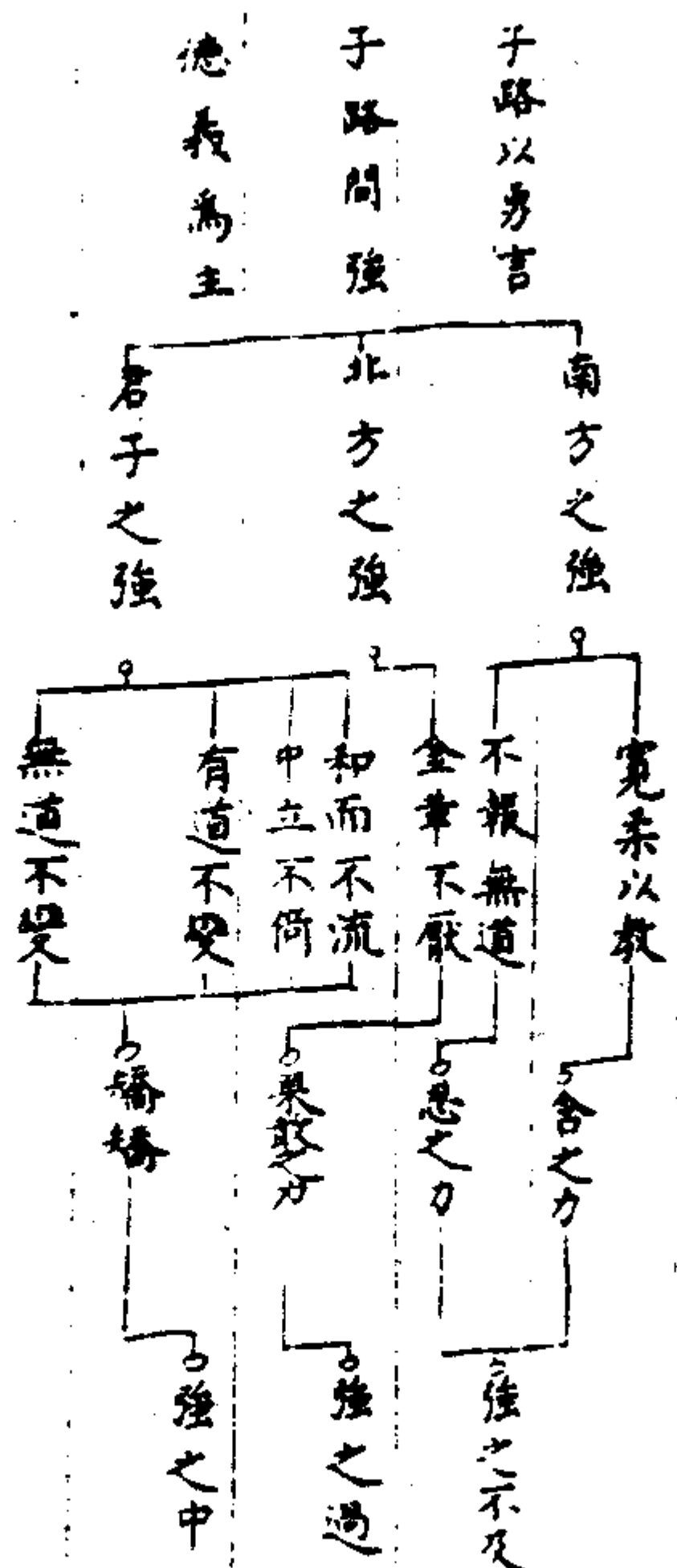
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爲至此蓋亦未知勇之所當務者故以爲問。　南方之強。雖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不及於強者北方是過於強者君子則爲使四者之強。上君子字輕。下君子字重。　君子之道中而止。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固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強者居之者爲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中頗易過者矯揉至中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強哉終是接着君子說。　南陽方北陰方陽舒散而陰收斂。舒散便和柔收斂便剛勁。此蓋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柔弱者然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之善而善者衽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善而過者　章內兩而強不同前是汝之所當強者後而字是承上句虛字兩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如善人長者之類故君子重是全德之人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下兩節雖尤難然上兩節常實在其中國有道必出而仕人於未達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之後接物處應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無道固不可出能守之至死容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忿者方是強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於中庸者如此。　四強哉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

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
特無道無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固當合乎中庸然此却只言出以後事
蓋君子平日自修須有能守之節上之今亦為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既仕
則必堅守平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能守其前志不為富貴所淫則為事
物所汨不爲所汨者知未盡為所淫者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
者也故以不變塞為強皆國無道不變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不可仕
之時雖困悴窮戹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安於天耳推而言之雖已仕者
適逢國變而無道則必屹立不移以身殉國若此豈非至強者歟　章句
含容形容寬之量巽順體微柔之容皆不可以為正訓　潛實既寬柔其
心必受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若無道之來直受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
含容巽順故也上兩字以質言下兩字以接物言衽金革死而不厭却只
是一意　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善幹旋說　中庸之道知固在前然
行之及方是曰非有以自勝人欲之私仍歸是說仁　重曾胥標註子路問
強至強哉矯　或謂南方之強謂之君子和而不流亦謂之君子何也曰
南方之君子對北方之強者而言一則寬容含忍一則剛勁果敢俱以質
而言也至於和而不流之君子又所以對南方北方之強而言一則風氣
之強一則德義之強也　或又謂中立不倚和而不流其與首章所謂中
和者同與曰首章之中和以性情而言此章之中和以德行而言一則本
之於心而有體用之分故其所該為至廣一則行之於身而有溫確之異
而其所守為至剛一則根於所稟乃天賦之自然一則成於學問乃德性
之卓然者也或又謂君子之強四者亦有別乎曰和而不流是接人處中
立而不倚是守己處國有道不變塞是富貴不能淫處國無道至死不能
變是威武不能屈處四者謂之德義之勇者既能持志又能無暴其氣之
謂也程復心章圖子路好勇故問強南方之人寬大而能涵容柔弱而能
巽順所以能誨人之所不及非寬大則人之所不及者已不能包容之非
巽順則不能低心下氣以誨人之所不及不報無道是橫逆之來直受之
而不報南方地氣溫軟人稟得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居之
此君子字只是平說猶君子長者之謂北方地氣剛勁人稟得亦勇多以金
革為衽席常在兵革間雖死不厭故以勇敢之力勝人為強而強者居之
南方強失之不及北方強失之太過皆非中庸之道此下說君子有四者
之強乃中庸之道子
路之所當強也

子路以勇言
子路問強
德義為主

南方之強
寬柔以教
不報無道
含忍之力
強之不及

北方之強
衽金革不厭
果敢之力
強之過

君子之強
和而不流
中立不倚
有道不變
無道不變
矯
強之中

趙次誠考義強哉矯皆勉學者自強之意和而能自強則不至於流中立
能自強則不至於倚國有道而自強則能不變其平素國無道而自強則
能不變其困窮然則所謂不流不倚不變皆言堅強不屈而求以入德之
事非指理之無過不及者而言夫德之成也蓋和而不流者言其人之和
易而不雷同也中立而不倚者言其人之強立而無所倚靠也國有道無
道而所守之不變即所以守此不流不倚之志而不敢變也章句以為此
則所謂中庸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
強孰大於是非謂不流不倚不變為中庸之不可能也亦非謂己有以勝
其人欲之私而能擇能守也蓋謂夫子之所以勉子路以此者正以中庸
之不可能而君子之莫大於自強也何者所謂中庸之不可能非有以自
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能守即上章所謂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
私者不能及也故於此既言不可能而下章則言惟聖者能之正謂惟聖
人然後能夫中庸之不可能者也章句以聖人之所能者為中庸之成德
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曾謂夫子教子路以理勝義而勉強脩德
以致夫不流不倚不變之力者亦可以為成德乎語録以不流不倚不變
為能擇後工夫意正以為成德之事録之誤也胡雲峰遂謂君子居之之
君子為泛言而不流不倚不變之君子為成德殊不知南方之君子雖不
得中而猶不失為君子之道而其所當強者則正在於不流不倚不變之
道初非可以分君子之不同也語録又謂惠為和而不流而夷之歸文王
善養老而不從武王伐紂為中立不倚夫和而不流固可以言惠矣以夷
之清為中立不倚則惠之不以三公易其介獨非中立不倚乎大抵惠偏
於和夷偏於清其制行則有終身不可合者柰何引之而証夫子所教中
庸之道耶饒氏又謂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

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
和而不倚惟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夫四者之強皆出一致惟和不流故
中立不倚惟不流不倚故有道無道而終身不變未聞可以次第難易言
也且至死不變教學者持守之事又豈可以言聖人之所能乎要之舜之
好問用中生知安行主於知而為智回之能擇能守學知利行主於行而
為仁子路問強而夫子抑其血氣之剛進之德義之勇困知勉行主於強
而為勇其學之淺深事之大小固有不可以槩論也陳華祖提綱子路問
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夫子舉三者之強以揭其剛
其下逐條釋其為強者之目以告之蓋南方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
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其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則矯中立而不倚強則
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則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則矯四者固子路之所
當強然此正上章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
擇而守也能擇者勇於知能守者勇於行此義理之勇所謂勇所謂強此
中庸者是也熊禾標題事義子路之為仁南方之強柔也北方之強強也
不流不倚不變則君子之強中庸之道也項安世聽說子路問強至強哉
矯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得如顏子足矣顏子不易

得得如子路足矣 子路問強子曰云云君子居之猶曰此君子之徒也
衽金革云云而強者居之而汝也猶曰此汝之徒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
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同則流和則不流矣偏則倚中則不倚矣猶有
不流不倚云者為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中也和者無過不及之
中中立者不偏之中欲其強於知之也先言和後言中自末而至本亦勉
強者之事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不流不
倚盡矣猶有二不變云者亦為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庸也死生
通塞變之大者能不為死生通塞之所變則可謂庸矣欲其強於行之也
舜聖人也故言其與人者顏子學者也故言其守身者子路困而學者也
故言其矯揉氣質者孟子人告以有過章其次序亦類此錢時融堂管見
子路問強至強哉矯子路仲由也而汝也寬柔以教者優柔以為教也不
報無道者橫逆之來受之而不報也衽衣衾金戈兵也革甲胄之屬也矯
強貌塞者窮塞未通之時也子路好勇而問強其意可知矣夫子未遽荅
之遂一辨體而後條陳之所以委曲成就之意深哉謂今所謂是南方之
強是北方之強抑汝之所謂強若南方之強則理義以自勝君子之所居
也其事如此北方之強則血氣以為勝強者之所居也其事如彼於斯二

者將安從乎強者非所尚也抑為君子之強而後為強耳於是推明四節
以告之和易流也君子則不流中易倚也君子則不倚案則行之而窮塞
之所守者不變變則違之雖至於死而所守者不變四者之下每以強哉
矯稱之猶云如此而後謂之強正汝今日之所當勉者也子路於此惕然
深省而求其所以不流不倚不變者安在則知平時行行之氣一無可恃
而中庸之不可能者可能矣晁景迂集子路問強至強哉矯者何強疑其
非中也蓋惟中為能強也強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
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強既有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
夫所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於治亂之世動而勉之也國中
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也強也袁象齋集子路好勇故問強夫
子叩兩端告之曰抑汝之所謂強與蓋已足以砭矮子路矣南北剛柔不
同而皆曰強倚也南以含忍為強北以果敢為強氣習然也南人稟溫柔
之氣以寬柔誨人無道則不報其強也君子然偏於柔矣北人稟嚴凝之
氣勇於用兵死且不厭則偏於剛矣偏隨生禀性則無偏孔子謂之相近
孟子謂之善中庸言天命之謂性順乎性命意泯欲盡動靜一死生一乾
之純剛行健坤之至柔動剛此則聖門之所謂強也其和也不流於人欲

其立也不倚於一偏常中而已國有道不變塞焉皐陶曰剛而塞塞實也
遭世平治安常履信不必變也不幸世亂固守義命有死而已亦終不可
變也觀兩不變字見君子之常中矣矯強貌亦有用力意氣質偏勝矯而
復中用力而非助長也剛中柔中本自有中而非必外求也子路之不得
其死夫子已豫知之其仕衛也豈不曰剛橫無毋國人不若之矣然輒之
拒父亦名教罪人也不足死而子路死之惜哉雖然以喪予之慼喪子路
夫子不深貶也結纓一節亦可謂奇男子矣若子路者豈可純謂北方之
強哉子思列此章於顏子之後亦欲使學者知處死生之變以不失性命
之正子路未足師也師吾夫子不變之言可也 書曰剛而塞國有道素
履為實不必變也國無道盡忠致命不可變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乾之
剛健坤之柔剛中庸也此聖門之所謂強也薛季宣浪語集子路之問蓋
強弱之強也孔子分君子小人之辨記南方北方之強應之南方之強君
子居之所謂養其大者犯而不校之類此伯夷叔齊所以廉頑立懦求仁
得仁也北方之強豈子路所謂強者此匹夫之勇氣和而不流中立不倚
國有道不變不為無道改節自強矯矯惟有道者能之而汝也矯矯持立
貌王與均藍縷叢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強者君子所以進德

修業者也一息而不強則非天矣洪範論六極而終之以弱蓋弱之為害乃學者受病最深處人惟氣昏志弱故見理不明用心不剛卒至懦而無立此所以不可不強也然強之說有二有氣稟之強有理義之強氣稟之強則自其風氣之所使者言之理義之強則自其涵養之所得者言之子路孔門高弟以強為問而夫子既告之以氣稟之強又告之以理義之強南方北方之強氣稟之強也抑而強與之強理義之強汝之所當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寬柔以教謂誨人之隮雍容而不迫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受之而不校此君子之事而南方之氣稟然也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衽席乎金革甲冑之下鬥敵而直前捐軀而不顧死而無厭此強者之事而北方之氣稟然也君子之所謂強者充之以義養之以直持之以勇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此天下之至強也驕者強哉之貌和者君子之達道也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惟和而不流則可謂之強中立者君子之有守也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惟中立而不倚則可謂之強邦有道則仕此君子得志之秋也處富貴之地人之所易驕吾能不變窮塞之所守則可謂之強邦無道則隱此君子退處之時也處貧賤之境人所不能堪吾能死守而不變則可謂之強嘗

試觀之張儀蘇秦當戰國之世紆朱懷金從車傳食周游乎列國之郊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豈非大丈夫之事然孟子直以妾婦待之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後謂之大丈夫蓋儀秦之所謂強者血氣之強而孟子之所謂強者理義之強也雖然此強之說而中庸之義存焉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君子之不流不倚則強之合乎中庸者也子路好勇故先告之以南方北方之強而終以君子之所謂強者欲發之益將使之抑其氣稟之強而進於理義之強也使子路涵養之功自此日加則嚮昔暴虎馮河之氣習當消落而無餘矣異日衛人之難何至於輕死哉惜夫嶽麓書院講義強者德之幹也子路問此宜可與立矣何以謂強者德之幹蓋萬病皆本於弱謂聖可企可望而及弱也謂天地民物之責不可任之以弱也知所向慕而不能往弱也不自奮勵而俯仰沉浮弱也有初無終弱也議論有餘以即易操弱也推此言之弱為萬物之根人而病此無德可言矣故曰強者德之幹幹立而德充如四體既正而膚革充盈也然強當較積學之虛實不當較氣稟之剛柔南方之氣溫厚故其人以容忍勝北方之氣嚴凝故其人以果敢勝雖不盡然孔子舉其大

槩論之參較二者南方固優於北方然而亦氣稟之所鍾非得於積學之所養也所貴乎學者變化氣質所稟偏於剛主之以義理而不暴所稟偏於柔主之以義理而不怯是其強也蓋一切不論氣質之何如而自有學力之所謂強矣虛者養之以至於實歉者養之以至於充學愈進則強愈益非一日之積也故強者聖門之所貴也強立不反是謂學成而雖柔必強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所致所貴乎強如此人見子路之好勇而問強也故不深思強之為可尚夫強亦猶松柏之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不強則弱其人無德之可尚何足有為哉夫和而無節則易流惟弱故流也中立而無依則易倚惟弱故倚也國有道處富貴而變國無道處貧戚患難而變惟弱故變也君子人歟收歛整肅行乎從容舒肆之中正直方嚴出乎寬大樂易之表何流之有既不依東又不依西久之卒不依乎東西既不附彼又不附此久之卒不附乎彼此何倚之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變之有不流不倚不變見於外者也強立於中者也流倚變者其中無主之驗故夫子以不流不倚不變告子路使知必如此則有以驗其強其實則聖賢所以太過人德成道尊皆自此主也不然彼其初亦夫人也而何以至此孔氏之門問強者惟一子路然由今觀

之得強之實者顏子曾子乃其最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蓋亦知其所當強者然終以血氣之剛所稟少偏夫子慎其以所偏者自許也故為辨南北之強使子路知強在此而不在彼子思取而筆之中庸之書後之學者懷賤弱而貴強如此則夫弱者之不足與有為而強者亦自警也切當妄論強者可敬可畏而未必有為也人之為學其初豈能一一皆強惟其日累勤焉而不使之退日植立焉而不使之偃日振拔焉而不使之衰颯不失言於人常自省曰吾得無一是非之輕徇乎不失色於人常自省曰吾得無一顰笑之近媚乎不以區區得喪亂吾方寸不以辨辨瑣瑣耗吾精神使義理充盈氣力全固而無是餒以其久也卓然有立當重任臨大節居濁世處群邪境變於前而中不動其浩然獨存者乃與天地相終如此者其身成德而世道亦嘉賴之所貴乎學學此者也讀中庸至此尤覺有警於予心讀此章矣而忍以弱終其身則如勿讀而已矣故切自疏其說而朝夕省焉不知凡我同志以為然否　或曰梅翁先生謂夫子告子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先主本意蓋謂當強於和而不流當強於中立而不倚當強於不變塞焉當強於至死不變今茲講義泛說強字乃謂強則和而不流強則中立而不倚強則不變塞焉

強則至死而不變與夫四者所當強之語異矣曰然不流不倚不變須於臨事接物對境時見之無緣至此時而後思所以為強也夫強非一日所能不流不倚不變乃強之得力處故子有積學養成之說梅菴先生之說本自明白然或恐讀者不無以文害辭之病今細玩或問中所答以證章句所釋則意亦明矣或問中所答曰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即必至於流中立而不依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先生所謂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可謂非一日所能而臨事接物對境之時乃見其得力也然則強其所當強以為此四者之地先生之意恐合如此思之　國朝答祿與權集子路問強承上章中庸不可能也而言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二者雖就風氣而言然人之資稟亦在其中南方之強不及然其能忍亦人之所難也故謂之強而君子居之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以君子貴乎犯而不校也故曰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則勇士輕生者之所為也故曰強者居之南方之強雖不及猶近於君子北方之強雖云過然終於勇士而已未若由擇善固執之功而進於中庸者為尤難也故君子和而不流以下四者合乎中庸者也然一即難於一即和而不流凡和者易於流故以不流為強中立而不倚凡中者久則力疲必至於倚故以不倚為強先和而後中者先其用而後其體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凡國有道則野無遺賢君子皆達而在上矣達而在上則素富貴行乎富貴或有忘其窮而在下貧富之即者人能貧賤一心貴賤一致而窮達不易其所守斯亦人所難能也故以不變塞為強國無道至死不變則有龍德而隱遯世無悶確乎其不可拔之意而死生窮達夷險一節非聖人不能也此其最難而能之故尤以為強也通上四節皆其勇之中者也非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其能若是乎此章言勇而下章亦言勇以終首章之義蕭鎡待制南方之強與強哉矯不同何以皆稱君子　上君子以氣稟言下君子以學力言氣稟者風土之所生學力者義理之所就　氣稟柔弱而能以含忍之力勝人亦君子之道四者之強乃中庸之不可能者所謂君子之強也前君子是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後君子乃是成德之名　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自是不倚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　中立固無倚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為能無所倚而獨立弱而無所倚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以不倚為強也　中立者四邊虛則立不住易得求倚唯

強有力者乃能不假依倚自然中立涂潛主疑疑問中庸言中而不倚五子言中天下而立以及言中道而立中立之義有同異歟　答中立不倚以君子之強而言中天下而立以人君之位而言中道而立以聖人教人之法而言鄒霆炎衍義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好勇故問強於夫子夫子答之曰汝之所問南方之所謂強與北方之所謂強與抑而之所以強與夫寬容柔巽以教誨人所不及不報橫逆無道之來而唯受之此南方風氣柔弱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者也而君子則居之衽席也金如戈兵之類革如甲冑之屬雖死而不厭此北方風氣剛勁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者也而強者則居之故凡之所強者當知君子雖和而不至於流則強哉而矯矯也中立而不偏倚則強哉而矯矯也國家有道之時不變易其塞而未達之所守焉則強哉而矯矯也國家無道之時志雖至死亦不變易其平生之所守則強哉而矯矯也此四者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夫子以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馬豫續義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陳華祖發揮此十章通為一節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也中庸之中兼體用言不偏不倚者中之體也即首章大本之中無過不及者中之用也即首章達道之和變和言庸先儒所謂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蓋性情天所賦也故初無聖凡之間德行學所至也故人有能與不能者焉然欲務德行而實有是中庸於身者無他在知仁勇三者而已故下引舜之知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以明之知者所以知此中庸也仁者所以體此中庸也勇者所以強此中庸也故會此則無以達道而成德矣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五

庸 中庸十五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
之矣 朱子章句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
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
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
者也聖人豈為之哉朱子語類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索隱行怪後世有
述焉索隱作索隱似亦有理鈎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作索不可
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
者過之 或問 問索隱集註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是否曰
漢儒災異猶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
是隱僻 朱晦菴大全集荅萬正淳 呂氏解素隱為方鄉乎隱素隱行
怪為未當行而行之且聲易之隱而未見與孟子之論狂者為據恐非本

意素隱行怪乃是無德而隱而為怪僻之行者爾意若分明何必曲為之
說乎 呂說未安 侯氏以夷齊下惠為素隱行怪恐失之太過若晨門
荷蕢沮溺莊列之徒乃可以當此名夷齊下惠雖未為中庸之至然皆大
賢事業恐未易以此名加之也亦是 荅勝至之 素隱行怪一章大義
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之言固渾融然其中自有條理毫髮不可差非
知今人鶻圇儱侗無分別也程子遺書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
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衛湜集說延平周氏曰無功而祿謂之素
餐則無德而隱謂之素隱脩身以俟命謂之行法則不脩身以逆命謂之
行怪 莆陽林氏曰隱者本非美事素隱者徒然隱也如長沮桀溺荷蓧
丈人晨門之徒往而不返故孔子以隱字目之以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夫人之生便有五典之分若退居巖穴之下是無上下之分如此等人在
國為叛臣在家為逆子伯夷叔齊或以為隱者非隱者也夫子當時亦稱
道之夫天生一人便要辦天下之事自上古以來作舟車為宮室闢田疇
便有紀綱法度無非天工人其代之豈可徒隱行怪者為詭異之行使後
世之人學之 范陽張氏曰素隱行怪謂終身行乎隱僻而行怪以釣名
霅川倪氏曰素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為常而不知通變者也不知通變

未害也而又行怪以求名則為也後言素貧賤行乎貧賤以中庸之道行
之故可也此乃素隱行怪怪則非中怪則非庸正背馳矣依與倚不同依
者從也倚者偏也中立則可倚倚則不可注謂素為傃是改經文以從其
說朱氏接漢史為證謂素為索雖有所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採賾索隱易
以為聖人之學豈行怪者可言索隱乎張南軒集素隱素空也無德而隱
無為而隱皆素 素隱恐只是平日所主專在於隱者也陳埴木鍾集夫
子言隱行怪吾弗為之矣又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既惡之而復
取之何不侔素隱行怪乃賢智之過者不是不好底人但不合聖人之中
庸故不為之耳趙順孫纂疏索按漢書[illegible]行也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曾
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陳櫟詳解子曰素隱行
怪素當作索今有人考索隱僻之理是知之過而求知人所不能知過行
詭異之事是行之過而求行人之所不能行此不當強而強者也後世有
述焉此人欺世盜名後世有稱述之者焉吾弗為之矣孔子自言我必不
為之矣倪士毅輯釋通證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
為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許謙叢說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
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何文淵事文引證漢書當作索 前漢藝文

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生死之
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
聖人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師古曰禮
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而行怪迂之道妄令後人有所祖述
非我本志 趙德纂箋索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按漢元帝時東郡
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各言其
有驗天子說之後竟以此亡其身成帝時王鳳專政諸王大盛劉向因災
異之變乃將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戰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
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
範五行傳論奏之上心知向忠為王氏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秦始
皇也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著始終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
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獲水德之瑞更從所不勝為水德而正以十
月其後孫卿亦用其說見信於當時通鑑論斯云子翁所謂鄒衍一時之
說諸儒十載之感信哉荀子所謂苟難者荀子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貴苟
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
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註云申徒狄恨道之

不行。從愼而負石自投于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沉于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申徒狄。尾生又見於莊子外物大宗師盜跖等篇。 尾生與婦人期于橋下。水暴至。尾生不去。遂溺死。戰國策始皇卷註。申徒狄。紂時抱石自沉于淵。魏公着句解子曰。素隱行怪。素音索。謂深求隱僻之理。過為詭異之行。後世有述焉。足以欺世盜名。故後世有稱述之者。吾弗為之矣。此不當強而強者。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朱子章句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祝洙附錄語錄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為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董銖趙順孫纂疏遵道而行。至行有不逮。陳氏曰。遵道而行。似乎能知。半塗而廢。實未能行。陳櫟詳解君子遵道而行。此君子字亦是泛說。君子依理而行。雖能擇善而智足以及之。半塗而廢。乃力之不足。半路而廢。而實

不能力行。當強而不強者也。吾弗能已矣。孔子自言。我則不能如是而止矣。聖人非勉強而不止。蓋至誠無息。自不能止也。王埜文拔明素隱之為索隱當矣。或疑夫子傳易。未嘗不曰探賾索隱。而此之索隱。孔子自謂弗為何耶。蓋賾隱之隱可索也。隱怪之隱不可索也。過者一句文義可見。大學云正心。孟子云勿正心。亦猶是也。索隱是隱字不同。正心是正心不同。君子遵道而行。君子二字疑衍文。胡炳文通通曰。此章兩君子與上章同。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馬豫繹義君子遵道而行。至吾弗能已矣。 此一節言能擇而不能守也。史伯璿管窺第十一章半塗而廢章句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 發明引饒氏曰。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不足。正夫子所謂畫也。 按論語集註。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冉求以畫為力不足誤矣。故夫子辟其非。是夫子非以力不足為畫也。今章句以力不足釋半塗而廢之義。正是倒用夫子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二句為訓。豈若與畫意不同。而雙峰乃如此言者。蓋自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觀之。雖是力之不足。然未可遽指為畫。自夫子吾弗能已之意觀之。則力不足又只是畫。聖人亦人爾。聖人於此不能已。而學者乃以力不足。中道而廢。非畫而何。魏公着句解君子遵道而行

能擇善也。半塗而廢。中道而止。力不足也。吾弗能已矣。此當強而不強者。若聖人。則至誠無息。自不能止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朱子章句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宋樵菴集唯聖者能之 張云。予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愚謂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閑暇。而理致自遠。似不如此之駭遽而張皇也。祝洙附錄語錄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董銖張南軒集說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必聖者而後能。無乃絶學者之望耶。抑其義異。自不相通耶 言中庸不可能。乃所以勉學者。唯聖者能之。蓋其道為難。真西山讀書記愚按素隱二字。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索隱。 或謂以中庸名書而言中者。僅止於偏首之十一章。然則費隱以下。皆非中乎。曰。不然。夫所

謂中者。豈有他哉。天道之自然。人道之當然。不可過不可不及者。即中也。自此以下。或言天道之自然。如鳶魚飛躍之類是也。或言人道之當然。如道不遠人之類是也。何往而非中哉。朱子謂中庸一書不越乎誠之一字。愚亦謂此書所言。無一非中。中與誠豈二物哉。學者即全書而細味之。自可識矣。不必以正言中處方為中也。陳櫟發明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而已。陳氏曰。夫子自謙如此。即此亦不已之意。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聖處。陳櫟詳解君子依乎中庸。此君子字說得重。君子不為素隱行怪。則惟依乎中庸而已。依。謂如依於仁之依。謂據依而不違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能半塗而廢。所以隱遯避世。不見知於人而無所悔。惟聖者能之。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待勇而自然無息者。正吾夫子之事。而不以自居。故曰惟聖人能之。若云我無能焉。夫子之自謙每如此。胡炳文通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 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放言為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為之說。以今汝畫責冉求。則知吾弗能已之說。通曰。第五章為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

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蓋之前此說辭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惟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弗爲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夫子自是聖人，故不以聖人之能自居。學者未至於聖人，不可不以聖人之能自期。人不知而不慍，而夫子曰不亦君子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夫子曰惟聖者能之，於此互看，當有得也。 馬豫續義此一節言能擇又能守，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魏公著句解君子依乎中庸，不索隱而行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能半塗而廢，雖隱遯而不見知於人，亦不悔也。唯聖者能之。孔子謙不自居故曰惟聖者能之。

程復心章圖

此皆言知仁強學同異勇當否之異

- 不當強而強
  - 索隱 — 知之過
  - 行怪 — 行之過
  - ・聖人所弗爲（第十一章並）
- 當強而不強
  - 遵道而行 — 知之及
  - 半塗而廢 — 行不逮
  - ・聖人所弗已
- 不待強而勝
  - 依乎中庸 — 知之至
  - 不知不悔 — 行之至
  - ・唯聖者能之（月重之義）

朱子語類，素隱行怪，未能擇；半塗而廢，未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閎祖 程子輯略呂曰：惟者君子之所不爲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爲其所過，不已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信而不悔也。 衛湜集說子曰素隱行怪，至唯聖者能之。 藍田呂氏曰：此章論行之所以求乎中也。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之，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素讀如傃鄉之傃，猶素其位之素也。君子之學，方鄉乎隱，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潛龍所以勿用也。然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則怪者也。君子之學，方遵道而行，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進德修業，所以欲及時也。然莫之禦而不爲，力非不足而畫焉，則自已者也。依與違對者也。依於仁，則不違於仁；依乎中庸，則不可須臾離也。聖人擇天下之善，知天下之本，不出乎中庸，反之於心而悅，行之於己而安，考之於理而不謬，合之先王而不違，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則將自信而不疑，獨立而不懼，舉世非之而不悔，非知道之至，烏能及是哉。 建安游氏曰：吾弗爲之，厭其實而遺其名也。吾弗能已，樂其內而忘其外也。其用心若此，則可以入中庸之道矣。故繼言君子依乎中庸，依之爲言無待而違也。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與此。若三月不違仁，未免於有守也。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違仁者，未免於有念也。故曰惟聖者能之。 延平楊氏曰：不以成德爲行，而以詭異聆世，則其流風足以敗常亂俗矣。後世雖有述焉，君子不爲也。以道爲高，疑若登天然，則半塗而廢者蓋有之矣。其若大路然，則行之者必至矣。尚誰已之。此顏淵之所以欲罷不能也。依者，對違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違矣。蓋不待擇而從容自中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豈有異於人哉。循天下同然之理而已，非小智自私者之所能知也。知之其天乎，人雖不知，何悔之有。非夫確乎其不可拔者，其孰能之。 長樂劉氏曰：富貴貧賤，天之命也，非力之可求。行道君子居夫窮賤，而有悔，則爲凡人矣。居夫貧賤而無悔，則爲聖人矣。是悔也者，凡聖人之關也。行道君子，睨小利害，一暫進退，而弗利厥躬，弗快已欲，則悔心勃然而生焉。不知夫中庸之道，從之而失也，不知聖人之德，從之而遠也。可謂之知乎。然而仲尼之意，不在乎是也。樂之與悔，參與商也。內盡其性，寂然無爲，應乎萬變，莫不適於其宜，而未始有微動焉。是與天地相似，是與鬼神相通，又何進退隱顯足以動其心乎。故性得於內，而樂不可勝其榮也；情失於外，而悔不可勝其辱也。此非仲尼之心乎。 兼山郭氏曰：素以隱爲事而行，惟焉過也。半塗而廢，卒自畫焉，不及也。 海陵胡氏曰：隱者非謂山林長往，巢穴谷處之謂也，韜藏其知，不見於外之謂隱。故論語稱甯武子之知邦無道則愚，此所謂愚者，韜光晦智，若愚人然，知此者非愚也，蓋隱也。凡人見有人才能在己下，而爵祿居己上，則必有怨心。見有人才知位己下，而名譽在己上，則必有怨心。此中知所不能免也。故不見知而不悔者，惟聖人能然，易稱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故知唯聖人能之。此既論隱之道，又恐人之輕於隱，故再言君子隱遯之道。 山陰陸氏曰：此龍德也，故唯聖者能之。 廣安游氏曰：學中庸者，其病有二，一則急於人知，一則困而易悔。惟君子能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非聖者不能也。在則詭譎詭論，則易以動人耳目，務此爲名，使後世稱述，學者之失多在於此。若半塗而廢，則用力已多，而有困悔之心。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畫者止也，止言不進也，失於力之不足，則又質乎止而不進也。孔子言彼，則中道而止，吾則弗能已也。 吳興沈氏曰：先儒類以君子遵道而行之文屬半塗而廢，君子依乎中庸之文屬遯世不見知，恐非通論。胥因文會理，蓋夫子因言弗爲行怪釣名之事，故以君子遵道而行斷之；因言弗爲半塗而廢之事，故以君子依乎中庸斷之，是二者皆君子之事

也至於持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則聖人之事也故以惟聖者
能之斷之則文順理明　永康陳氏曰君子於日用間體認得實然不易
之理知飲食之知味敬以守之異行必弗為半塗必弗止依乎中庸與之
俱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之安也至乎此則聖人其日惟聖者能之非
絕人也直以為聖人成能在日用間耳　晏氏曰無德而素隱詭譎而行
惟有聞其風而悅之者是之謂後世有述焉若人者常失之太過君子有
所弗為者欲其俯而就也遵道而行雖有好善之心半塗而廢俄有自息
之失若人者常失之不及君子弗能自已者欲其跂而及也既俯而就又
跂而及所以能乎中庸矣蓋有遁行而遯世雖見知於世亦不能無悔惟
依乎中庸而遯世者雖不見知於世亦無吝焉非聖人不能及此　新定
顧氏曰素空也聖人以仁天下為心者也閔民物之不得其所未始一日
而忘斯世方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遯世無悶全其身所以全其道也彼
其不離乎群日用常行周旋於人倫之中雖曰不見知而不悔然而事久
論定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其在人君易於知之亦易於求之道不難於行
也天下無其治乎彼偏曲之士遯遠山林去人也遠為一身計則得矣如
民物之不得其所何民物不得其所天下泯泯棼棼深山茂林亦何自而

獲安　晉陵錢氏曰自天下國家可均至此謂中庸之道在知而能行素
猶固也固隱不仕又行奇怪之行以業績之故有述於後世吾弗為之能
知也半途欲廢而不肯已能行也遯猶避也唯弗為故依乎中庸唯弗已
故雖遯世人不見知而不悔然謂聖者能之盡夫子之謙　林氏曰觀夫
子以隱居放言為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為之說觀夫子以今女畫責冉
求則知吾弗能已之說此章講明中庸之旨首舉二者以開其端而後終
之以聖人之能事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者常行之道素隱行怪過而
反常者也豈得為庸半塗而廢安於不及者也豈足為中是必依乎中庸
則無過而反常之事是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無安於不及之憂是理
也非從容中道純亦不已者孰能與此故曰惟聖者能之　四明袁氏曰
遯世與素隱若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心遯世無求知之念　蔡淵綱領曰
仲尼曰至唯聖者能之言達德之事君子之學知而行之與悠久不息而
已知者智也行者仁也悠久不息者勇也故子思述此三者以明脩德之要
蔡淵思問君子和而不流依乎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
庸未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變則失其所依而息矣　饒魯石洞紀聞君
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既曰君子又曰聖何也先

生曰言君子而聖者也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
難處故曰惟聖者能之　吞張玉淵問章句於素隱行怪又遵道而行半塗
而廢皆以知行強擇之至君子依乎中庸以下則云知之盡仁之至不賴
勇而裕如者又觀先生建安講義似亦專以知仁為主近觀先生中庸第
二圖以素隱為知之過而非知行怪為行之過而非仁半塗而廢為強之
不足而非勇而以君子依乎中庸為知能擇仁能守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為勇能不變深得此章之旨未知是否　先生曰然同上盧孝孫集畧聖
賢言語固是渾融然其中條理毫髮不可差如此章可見許謙叢說素隱
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為也或有雖不素
隱行怪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於半塗而不力以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
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不違乎中庸則不為隱怪可知由
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世亦未嘗有所悔艾不半塗而廢也豈非聖人
之事乎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肯當但曰唯聖者能
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為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
者雖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　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三節乃言聖
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聖者能之正是為學者標的　前章言至

死不變強哉矯此又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
處困厄阨窮而裕如者為尤難故子思遂引聖言以為戒此亦章中一意
第一節素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是不知也第二節行而不能守是未
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是不當強而強二是當強而不強三
事不賴勇而裕如者　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
為素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史伯璿管窺章句於此二
節皆以知行強擇之於第三節則云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也饒
氏以素隱為知之過而非知行怪為行之過而非仁半塗而廢強之不足
而非勇而依乎中庸為知能擇仁能守遯世不見智為勇能不變　雙峰
豈不以第一節素隱與行怪可見知與行意而不見勇意故但以為知行
之過而不言強殊不思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強意若是不強於當
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著力耶今乃能素隱而行怪非
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況強只就知行上見知行之外何處懸空用得強
雙峰亦自以為知行之過過非不當強而強之意乎雙峰於第二節自謂
會得章句之意卻又稱其不得經文之意故知此改耳然章句之意實未

易會經文之意實唯章句為得之耳何則夫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知章句說既曰能擇乎善知足以及則似乎知之已到了。但曰力之不足行有不逮則似乎只是行上欠強者不應勇只強於行而知無預焉此雙峰所以疑也。殊不思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強持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為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豈非知行未嘗不相因之謂乎。然知行所以有始無終如此者亦以其力不足而不能強耳故曰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是能強則行之自無不力而所知亦不為徒知矣。又豈非強特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之謂乎雙峰於第三節以依乎中庸為能擇能守。已見知仁之意則遯世不悔一語無着落處。故只得以為勇能不變殊不思章句曰。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故可為知仁矣殆文言所謂知至知終之意乎。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為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知上節半塗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上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此已含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於此發之耳。雙峰蓋不知也。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注之旨可識矣。或疑章句知盡仁至之上有中庸之成德一句。正是應經文依乎中庸之意言之則知盡仁至亦是指依乎中庸而言耳。曰。章句中庸二字雖應依乎中庸而言成德二字則已指遯世不悔之意言矣。依乎中庸固不可不謂之知仁。若雖依乎中庸至於遯世不見知而猶不免於悔。則亦與半塗而廢者何異。謂之成德可乎。謂之知盡仁至又可乎。以此見成德與知盡仁至皆指遯世不悔而言無疑矣。或又疑上二節章句不當強而強當強而不強

皆只就本節知行上見勇意則此節不賴勇裕如。亦只以為承知盡仁至意說下。不必以為因上節吾不能已之意而發豈不免於侵過界分不如此之纏絆乎。曰。上二節兩結句已豫及此節二句界分。此節二句却正是因上二節豫及界分而收拾之。但其辭微婉不直致耳。章句若不於此節明言之則常人之見又孰知不為索隱行怪之即是依乎中庸不能半塗而廢之即是遯世不悔哉。然則不賴勇而裕如章句亦是取上節之餘意以還補此節之正意耳何纏絆之有。況亦有自反之身之以造聖域者則其知盡仁至。却正是因勉焉不敢廢。乃能如此。謂其亦不賴勇而裕如不可也。唯夫子遯世不悔乃是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初非勉焉不敢廢者故其知盡仁至可以為不賴勇而裕如耳。雙峰以為勇能不變不唯與聖人從容自然之意不類亦與夫子吾弗能已之言相悖。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發明不為索隱行怪而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遵道而行仁之至也。弗能半塗而廢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　按遵道而行一句。即是依乎中庸之意皆知行之始事。但有淺深之不同耳只當搭在半塗而廢一傳上。發明乃分章句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二句配知之盡與不賴勇而裕如之意却牽上節遵道而行一句配仁之至意然則依乎中庸反淺於遵道而行耶。三句皆不勝纏絆而此句尤甚。殊不思此章三節章句皆以此字言之如此節此字亦是此節自有此意。又何必牽上節一句以說此節之意耶。熊禾標題事義總結上九章之意首言過底人次言不及底人末言中庸。曾貫標註子曰素隱行怪。至唯聖者能之或問首章以戒懼慎獨言此上十章乃以知仁勇言何也。曰。戒懼者存養於平時慎獨者臨事而省察二者由內而外。由靜而動乃成德之自然也。知仁勇三者非於戒懼慎獨之外別有工夫也知所以知此即所以明乎理欲之辨也。仁所以體此即所謂存天理而遏人欲也。勇所以強此即所謂強乎仁知者也。三者之序先知後行乃入德之次第也。趙次誠考義索隱行怪知行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知行雖有及有不及。然行之而至於廢則必其知之不真。故朱子曰。知雖足以及之亦有以見其知之將及而未能得其闕與之意。均之為不及矣然不及者力不足之謂也。饒氏引冉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以為正夫子之所謂畫者夫半塗而廢則冉求之所謂力不足也。畫則能進而不欲與力不足者異矣而饒氏不知別焉。然力不足而廢者雖不足以語不悔之聖人而猶不失為君子。是故言君子於遵道而行所以

明索隱行怪之為小人也。言君子於依乎中庸所以別成德之君子。於知而不能行之君子也。言君子而復曰聖者見君子之成德即聖人之能事。而學者有不可忽也。饒氏曰。謂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惟聖者能之。是蓋分依乎中庸者為君子。而不見知而不悔方為聖人。殊不知依乎中庸與不見知不悔皆聖者之所能。而為中庸之成德。初未嘗分君子聖人而異屬也。許白雲又以聖人之不為索隱行怪為知。依乎中庸為知之盡。不能半塗而廢為仁。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為仁之至。而不知不為索隱為知不為行怪為仁。而依乎中庸為知。而遵道而行為知。不能半塗而廢為仁。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兼知仁。何可以索隱行怪與依乎中庸皆言知。而弗能半塗而廢與不見知而不悔皆言仁哉。陳華祖提綱第十一章。亦承上章索隱者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即知者過之。行怪者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即賢者過之。此不當強而強者也。故在聖人則有所弗為。君子遵道而行。此知雖足以及之。半塗而廢。則行有不逮。此當強而不強者也。故在聖人則有所弗能已。惟不為索隱行怪。此所以依乎中庸。惟不能半塗而廢。此所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蓋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賴勇而裕知也。非吾夫子不能

猶謙不自居。而曰惟聖者能之。所謂中庸之成德是也。故以是而終前十章之義。項安世臆說上章既分智仁勇之三等。此章復極言知行之難。欲人之盡其心也。然又恐人謂其難。故下章以所知所行之近反復言之。錢時融堂管見子曰。素隱行（下孟切）怪。（至）唯聖者能之。素猶白也。素隱言無可蓋像而浸隱也。述稱述也。依不離也。素隱行怪不能擇乎中庸者也。夫子所弗為。半塗而廢。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者也。夫子所弗能。直是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無須臾離。然夫子於此。則又不敢自居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袁蒙齋集死生出處人之大節也。非特處死生難。處出處亦難。上章既言至死不變。此章言隱遯之事。素猶索。其位之素。言素於隱也。素隱不顯。則君臣之義發矣。是天下之怪行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奚以怪為。雖使見述於後世。直盜虛聲耳。夫子深恥之。故曰吾弗為之矣。君子其遵道乎。既曰道矣。而又半塗而廢。則何以造此道之極。夫子許其遵而咎其廢也。故曰若我則弗能已也。我惟依乎中庸而已。依猶依於仁之依。言未嘗離中庸也。既非違道而行怪。又非半塗而廢道。非中庸而何。遯世與素隱。君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心。遯世無求知之念。世不知中庸故不知我。我以其不知而遂萌悔心。是悔中庸也。中庸而可悔乎。自知自遯。寧願人

知。上不求知。何以悔為。聖者之事。中庸在斯。性命在斯。惟遯世乃可經世。惟經世乃可遯世。實一機也。　素隱不顯。大義廢矣。怪也。吾弗為。其遵道乎。既曰道矣。奈何而廢。吾則弗已。吾惟依乎中庸。不怪不廢。世雖莫我知。泰然無悔。肥遯也。唯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人能之。薛季宣浪語集素隱行怪。揜其素行。行其僻左。以欺世盜名者。半塗而廢。自暴自棄者。若之人也。皆為人者也。聖人有所不能為。為之不能已也。君子之道。乾乾而不息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悶。非惟人之知也。依乎中庸。徒以成身而已。非聖人而能與於此乎。李路陽先生集索隱漢書作索。若以無德而隱為素隱。如素廢之素。講亦通。索隱行怪。庸而不中。半塗而廢。中而不庸。弗為是能而弗為。弗能是必為而弗能已。惟聖者能之。聖無特自滿。自是至誠無息。天之道也。非謙辭。咎樑與權猾豹。管子曰。索隱行怪（上）。吾弗為之矣。此章承上章。亦言勇之事。索隱則知之過。而不合乎中庸者也。行怪則行之過。而不合乎中庸者也。上章言勇。皆以風氣所習為重。此章言勇。皆就學力所至為重。索隱行怪。既非中庸之道。聖人豈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雖能擇乎善而不能持久。是豈勇之謂乎。為之不勇。則必至於半塗而廢矣。孔子所以不能已者。是仁勇之兼進也。索隱行怪

者。既失之過。半塗而廢者又失之不及。故下文乃言無過不及之中庸。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依乎中庸。不惟不為索隱行怪而已。又且和不流。中不倚。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皆知仁者之能事。而勇在其中。至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其為勇也。不亦遠且太哉。此蓋潛龍確乎其不可拔之意。即大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之時。孔子飯食飲水。樂在其中之際。此所謂正吾夫子之事。乃不自居。而曰唯聖者能之。亦自謙之辭也。國無道至死不變。乃顏子不改其樂之事。非聖者極致也。至此則知以擇之。仁以守之。固勇以達其極焉。則中庸之道畢矣。此十章。雖曰發明首章道不可離之義。然堯舜禹相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至此而亦無餘蘊矣。此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而接夫道統者也。性理會元呂云。此章言仁之中。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惟君子依乎中庸。自信不悔。聖人之事。龜山云。依者對違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違矣。蓋不待擇而從容自中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豈有異於人哉。循天下同然之理而已。饒士沈集索隱行怪章。朱子曰。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論語子路成人章。程子曰。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然則武仲公綽卞莊子。果舜顏

淵子路之比乎。中庸以德言。論語以學言。鄙寔炎行義。孔子曰。素隱僻之理。行詭怪之行。然足以欺世盜名。故後世有述焉。此知之過而不擇善。行之過而不用中。不當強而強者。吾弗爲之矣。君子而能遵道而行。是知擇善矣。半塗而廢。是力不足也。此又知雖足以及之。而行不逮。當強而不強者。吾則弗能已止矣。君子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則雖隱遯於世。不得見知於人。而亦不悔也。此正吾夫子之事。而不自居。但曰惟聖者能之。此中庸之成德。仁之至。知之盡。不待勇而裕如者。

右第十一章

朱子章句。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篇。

朱子家山圖書

第二章圖

第一節明君子小人之中庸本同而時中無忌憚之異
第二節嘆中庸民鮮而道不明不行
第三節大舜執中用中之事
第四節中庸擇而守之道
第五節中庸之難能
第六節謂世人遵性而行中道而盡惟君子依乎中庸

此章衆集夫子平日所以論中庸者凡六節係之首章之下以推原中庸所以名與所以作中庸之意

饒雙峯講義。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至唯聖者能之。中庸一書子思子明道傳教之書也。自今觀之。首章以中和爲言。而先之以戒懼謹獨。次章而下。以中庸爲言。而繼之以擇守強矯。夫道一也。始曰中和。而繼曰中庸。教一也。於致中和。則欲其戒懼而謹獨。於蹈中庸。則欲其擇守而強矯。名既不同。而所施之功力亦異。其故何哉。蓋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質。性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也。則爲中。其已發也。則爲和。是中和者以人心性情本然純粹之德而言也。若夫氣質則有剛柔強弱知愚賢不肖之不齊。故不失之過。則或失之不及。過者亢於高遠。不及者淪於卑陋。惟中者人心之至德。而天下平常之理也。故必裁

其過勉其不及。以求合乎中庸。然後無二者之偏焉。是中庸者。以天下事理當然之極而言。以爲過不及者之準的也。子思中庸之作。首章原天命之性以立言。而其下專言君子而不及乎小人。以性之無不善無不中也。次章而下。則以君子小人。知愚賢不肖。南方北方相形言之。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也。惟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故但加戒懼謹獨之功。則可以致中和。戒懼乎不睹不聞。因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也。謹之於獨睹獨聞。因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也。存養省察。一毫矯拂之意不加。而體立用行。自然各臻其妙。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者。其此之謂也。然氣質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也。苟非於中庸之道。擇之精而守之固。則亦何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而使之復其初哉。擇之精知也。守之固仁也。以此而矯其偏勇也。有是三者以行乎存養省察之中。則氣質之偏不能爲之累。而一動一靜之間。始無過而不得其性情之正矣。子思以舜之大知回之服膺子路之問強次第而條列之。其以此與。由是觀之。前言戒懼謹獨者。所以使人涵養其本然之性情。後言擇守強矯者。所以使人變化其未純之氣質。二說雖殊。用實相參。學者誠能以是體之吾身。則進道之方無餘蘊矣。昔先師勉齋先生嘗謂曾曰。中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言括盡千古聖賢教人之指。愚常服膺斯言。而未深識其所以然之故。潛玩既久。乃若粗有省焉。痛惟先師逮矣。九原莫作。雖欲奉而質諸巾几之傍而不可得。今者恭遇倉使戶部致崇師道。建祠繪像以與此邦舊治之士。共瞻仰之。曾不敏。既辱與觀禮之末。而又辱俾誦所聞。辭不獲命。謹試述其一二。以求正于同志。是否尚幸有以教之。○曾近與諸友口講中庸自首章以至第十一章。前十章言之已詳。獨後一章之義有未竟者。今將別去。敬取此章爲申言之。謹極勵堅持守。是所望於同志之意也。　子曰。素隱行怪。至惟聖者能之。愚嘗熟復此章之言。竊謂學道者。當以中庸爲準的。學中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何以言之。道之在天下。過則失之抗。不及則失之陋。惟中庸爲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此人之所當知所當行者也。然氣質之稟不齊。賢知者常失之過。愚不肖者常失之不及。而中庸之道。每患其不行不明於天下。欲學中庸者。將於何而取則耶。古之聖人。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其知生知。其行安行。故其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當然。而自無過與不及。凡其氣質之偏者。皆當視此以爲之準的。或俯而就。或跂而及。以庶幾不失乎其初焉。此子思子中庸之作。所以自仲尼曰以下十章。既引夫子所論中庸之語。反覆開示於前。而復以

夫子之所自道者學之於後豈非以中庸者道之準的而聖人者又所以
為學中庸者之準的與自今觀之索隱行怪此賢知之過乎中庸者也索
隱者深求隱僻之理以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行怪者過為矯激之行以
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若老氏不求道於實有而求之虛無佛氏不求性
於至善而求之空寂墨氏為仁而兼愛以至於無父楊氏為義而為我以
至於無君之類是也是二者以其說足以誣民其行足以駭俗故不惟當
時之昧者惑之而後世亦容有稱誦而慕效之者常情於此鮮有不眩於
是非者而夫子則曰吾弗為之所以深惡夫邪說詖行之害道而痛絕之
也遵道而行半塗而廢此知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
未仁者也求之孔門冉求自謂非不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故其仕於
季氏也於泰山之旅則不能救於顓臾之伐則不能止甚者為之聚斂而
附益之是固夫子之所謂畫者至於確實如子夏其於聖人之道可謂能
篤信而力行者矣然他日退老於西河之上猶有可議如曾子之所云者
豈亦未免半塗而廢者耶常情於此寧不以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容有力
之不足而然者而夫子則曰吾弗能已蓋其天理之純自然不息而窮通
得喪死生禍福舉不足以為之間也夫不為索隱行怪則其所依者中庸

而已不能半塗而廢則雖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矣此知之盡仁之至正吾
夫子之事也而乃曰唯聖者能之而不自居焉又以見聖人德盛禮恭謙
卑自牧雖既聖之地而未嘗有一毫自聖之心也甚乎中庸之道人之
鮮能久矣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是固不足與有言有
行矣幸而有不自暴不自棄者若可與有言有行矣而求知之過者乃至
於索隱行之過者乃至於行怪是則非惟不足以進道而適足以為斯道
之害其賢於自暴自棄者亦無幾矣所謂過猶不及者也又幸而有不索
隱不行怪者若可與遵道而行矣而力之不足而不加勉又有半塗而廢
者焉是何中庸之道擇之難而守之尤不易耶學者於此盍以聖人為之
準的凡聖人之所不為者我則絕之勿使有一毫之近似聖人之所不已
者我則勉之勿使有一息之間斷聖人之所不自以為能者我則已知常
若未知已能常若未能而汲汲焉益求以進之則於學中庸之道庶乎其
得之矣苟為不然舍聖人而師己意以吾之所是者為道以吾之所便者
為中庸高者流於隱怪弱者泥於半塗而小有善者又或喪於矜伐欲其
依乎中庸而不悔也難矣有志於道者可不謹哉可不謹哉趙次誠考義
總論二章以下十章之旨　章句謂此十章為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首

章之義愚竊推子思之所引者而知其意之不能無在矣蓋十章之中每
一章立論必以一章嘆世教之衰以明所論之意焉二章言能中庸為君
子反中庸為小人而此章則嘆中庸之鮮能者久四章言道之不行不明
而下章則嘆道其不行矣夫六章言舜之大知而下章則嘆人之皆曰予
知而禍不知辟中庸不能守八章言回之能擇中庸而下章則嘆夫人於
天下國家爵祿白刃或可均可辭可蹈而中庸則不可能十章言所教子
路之強而下章則數世之索隱行怪不當強而強半塗而廢當強而不強
然十章之首先之以君子小人之邪正次之以知行之過不及邪正所以
明心術之不可以不謹過不及所以明學術之不可以不明此二章實十
章中之要領也是故重君子小人章言之則中庸之所以有能與不能者
由於君子小人心術之邪正而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心術之不同者由於
道之明不明行不行也知行之過不及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小人之反
中庸也舜之知回之仁子路之勇君子之中庸也索隱行怪小人之反中
庸也依乎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始之以君子中庸終之以君子依乎中庸
知君子之所以依中庸則知小人之所以反中庸矣其不以依對反而言
於前者前後互見也然則依中庸而遯世不見知不悔所以結前章君子

恃中之義而索隱行怪所以結前章小人無忌憚之心也至若重知行章
言之知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以舜而擇之
審行之至以回而知之真守之固以子路則教之擇南方之強而不至變
其所守則皆不為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於知行矣索隱者知之過遵道
者知之及行惟者行之過半塗而廢者行之不及仲尼之依乎中庸則不
為索隱行怪之過於知行矣仲尼之不見知而不悔則不為半塗而廢之
不及於知行矣或舉舜顏淵子路而分言之或舉孔子而該言之無非所
以明知行之無過不及而聖學之所以成也然則索隱行怪所以結前章
知行之過者而遵道而行半塗而廢所以結前章知行之不及者也雖然
凡所以別邪正之心明知行之學則又在於成三達德而已其言舜顏淵
子路雖若於三達德各專其一而實未嘗不兼見焉始而舜之好問知也
隱惡揚善仁也執兩端知也用中于民仁也不言勇不賴勇也其次如顏
子之能擇知也能守仁也而能拳拳勇也教子路以不為南方之強而
知不至於流中立不至於倚知也未達之所守與平生之所守仁也不變
勇也其終也則結以仲尼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然則言知仁勇
而裕終皆舉聖人以為言者蓋將全君子之中庸於生知安行之學而信

乎有以終首章之義也哉蔡立武指歸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唯聖者能之是章集夫子平日論中庸者推原作中庸之意凡六節第一節謂中庸之道不以君子而有不以小人而無君子之有此中庸也循性而行須臾不離於道故曰時中小人之有此中庸也違性而行無所不至故曰無忌憚大哉時中之義乎易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昧而求通純一而無僞赤子之心也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是謂大本之中迫其將發動必由中是謂時中之中所謂戒懼謹獨所謂執端用中所謂擇乎中庸莫不致察乎危微之幾權與乎已發未發之際是謂不失赤子之心是謂允執其中也聖賢心法惟在乎此故此章首揭時中之義二節歎至道至德人皆可能世衰道微久矣斯民之鮮也又歎知者愚者不知擇中庸知不真則行不篤故道不行賢不肖者不能守中庸守不固則行不著故道不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謂中人之性何莫由斯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雖或甘食甘飲未得其正者飢渴害之然飢食渴飲人之至性存焉不可一日廢者中庸之道固原於性也其終不行矣夫蓋三歎焉第三節求之古人宜莫知舜所以受之堯授之禹即此中也虞書備之矣端者發端之始孟子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四端此所謂兩端者

即人心道心之發危微之幾也幾動之初知所持守則發皆中節以之建用皇極於天下此舜所以爲大知歟好問察言即聽言詢謀之旨也第四節以乾之象推之乾之九二體爲中用爲庸惟明則知所擇惟誠則知所守二爻之發爲離坎得之則爲離之明坎之誠失之則爲離之昏坎之陷存乎知與不知而已知莫大於舜執兩端而用中其次莫如顏淵擇乎中庸而能守舜達而在上乾九五事也顏子窮而在下乾初九事也故中庸兼舉以明之第五節子路嘗因夫子以蹈白刃爲能嘗安於中庸不可能而自負其勇遂以強問夫子之誨之也卒歸之中和之教外和而內不流內有所立則外無所倚處乎世不以安榮易其充實之美居亂邦不以患難易其死生之節此四強者不動心之勇也第六節素隱行怪是違性而行不能擇中庸聖人弗爲也半塗而廢是中道而畫不能守中庸聖人弗已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依乎九二之中庸和九潛龍勿用之事也故曰聖者能之通六節而觀則中庸之至德中庸之難能與夫聖賢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淺深次第歷歷可見

胡唯致知篇

凡第二章至十一章皆論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處中也

君子而時中　然人所同得如無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

中庸之圖

第二章

仲尼曰　君子　小人反

君子之　中庸　小人之

中庸也

契和言庸者以情性言之　至矣

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也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小人無忌憚　但民不興行故鮮能之　故惟中庸之德爲至

小人而反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

中庸以釋首章之義

第四章

子曰道之　不明也　不行也

我知之矣

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

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

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　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

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　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知味之正則必嘗而不厭　知道之中則必守之不失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承上章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擇之審而行之至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其斯以爲舜乎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則非知者之過矣

又能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

第七章

知禍不知避

晉獲陷穽而莫之避

子曰人皆予知皆不得為知也

擇乎中庸不能朞月守

能擇不知守

三者難而易

第八章

非賢之過矣

擇乎中庸　此行之所以無過不能擇

子曰回之為人也

得一善服膺弗失　又而道之所以明也

非不肖之不及矣　能守

第九章

國家可均也

子曰爵祿可辭仁中庸下可也能

白刃可蹈也

中庸易而難

第十章

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

南方之強　寬柔以教　不報無道　南方

子路問強子曰

北方之強　衽金革　死而不厭　北方

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

之強也　不及強　君子居之　而強者居之　故君子

過乎強

有道不變塞　抑子路血氣之剛

和而不流　君子之強　所謂中庸

中立不倚　強哉矯　能擇而能守

無道至死不變　道之強矣之勇

第十一章

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也　知之過仁之過

子曰君子依乎中庸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惟聖者能之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勇之不及

第十章承上章志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非世俗所謂強也

右第二章君子中庸以下至唯聖者能之凡十章朱子謂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饒氏謂此十章聖人立中庸之標的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乃變化氣質之方饒氏發明朱子之意至矣蓋小人之反民之鮮能賢知者之過愚不肖者之不及皆氣質之偏而戾乎中庸者知能擇仁能守勇能強矯皆聖賢立教使人反其氣質之偏以歸乎中庸也故第二章言中庸之道唯君子惟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小人所以分者固由於氣質之偏而尤繫乎趣向之異經之而字傳之又字其義可見第三章承上章言中庸之道不唯小人反之而凡民亦鮮能之蓋凡民雖不盡至知小人之無忌憚然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此其所以鮮能也第四章言道之不行不明由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以足上章民鮮能之意朱子

章句中待發生稟之異一語此饒氏變化氣質之說所從來也第五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蓋上章言道之不行由於不明而終之以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曰不明曰鮮能知皆主知而言也此章曰道其不行矣夫惟其不明是以不行則主行而言也要之民鮮能以後諸章皆承上章不明不行而以知行分言之必知第六章舜之知而不過則道明矣蓋好問好察邇言則樂取諸人以為善而非智者之過矣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於三達德為智之事第七章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而莫知辟以況能擇中庸而不能朞月守者亦承上章大知而言以起下章能擇能守之意能擇能守必如第八章顏子之賢而不過則道行矣蓋能擇中庸則無賢者之過服膺弗失則無不肖者之弗及此於三達德為仁之事第九章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三者難而易中庸不可能易而難蓋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強哉矯之意第十章子路問強以明能擇中庸而能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又非世俗之強也此於三達德為勇之事第十一章則兼知仁勇而言之素隱者深求隱僻之理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則非知矣行怪者過為詭異之行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則非仁矣是皆不當勇而勇者過而失中者也遵道而行者智雖能擇半塗而廢則仁不能守是又當勇而不勇者不及乎中者也若夫君子依乎中庸則智能擇仁能守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勇能不變矣正吾夫子之事其曰唯聖者能之蓋謙辭爾大抵人之所以貴於學者求以變化氣質而復性善之初也若昔聖賢指示學者以入道之門惟在知行兩端而已故中庸之書自第二章以下至唯聖者能之凡十章皆示人以變化氣質之方其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此中庸之標的也曰小人曰民曰知愚賢不肖是皆言人有生稟之異也曰無忌憚曰鮮能曰過不及而道之不明不行是皆言人無變化氣質之功也惟其有生稟之異故或過焉或不及焉而均於失其中無忌憚即過之頗鮮能即不及之頗惟其無學問之功故或不明焉或不行焉而不能以復其中欲求是道之明與行則惟在知行兩盡故自此以下列知仁勇三達德之目以為入道之門是乃變化氣質之方也蓋智能擇知也仁能守行也勇能不變則知行兼盡矣故引大舜顏子子路以明之舜知也回仁也子路勇也第十一章隱怪弗為曰吾弗已曰吾依乎中庸遯世不悔曰唯聖者能之則兼知仁勇而言則吾夫子之事也子思子立二聖二賢以為中庸之標的其旨深矣饒氏分為六

大寶。第二章至第十一章，道以中庸爲至，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其救在擇守擴致，以變化其不此之氣質，乃中庸之標的也。首章言中和，中和者，人心性情自然之德，道之本也。此章言中庸，中庸者，天下事物當然之理，道之的也。　第三章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此章明中庸之道，非惟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　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之所以反，與衆人之所以鮮能，皆由氣質有過與不及之偏也。然專以過與不及爲言，似對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爲庸，非有二也。　又曰：知者過之，索隱之類，以人言之，則老莊之虛無、釋氏之空寂是也。賢者過之，行怪之類，以人言之，則仲子之廉、子噲之遜是也。　第五章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章行字是承上章知字而言，鮮能知味之知，道由不明，所以不行，而道之不行，由於道之不明也。從擧不行之端，以起下章大知之事。　第六章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能知能擇也。　第七章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章說得知字十分重，不但說知，并行處一齊包了。擇是知，守是行也。　第八章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仁能守也。　第九章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似知；爵祿可辭也，似仁；白刃可蹈也，似勇；中庸不可能也。三者皆氣質之似，而中庸之道，必學問之功，不可以氣質爲也。　第十章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子路好勇，能強也。夫南方之強，氣質柔弱，不及乎強者。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夫北方之強，風聲剛勁，過乎強者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君子之強，中庸之事也，是乃變化氣質之方。舉四者而不及他，欲學者觸類而通之也。　第十一章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夫索隱知之過而非知，行怪者仁之過而非仁。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不能強而非勇。君子依乎中庸，知能擇，仁能守。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勇能不變其守。趙順孫纂疏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爲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行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

體是道。胡炳文通通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即此三章觀之，夫子之言自無有不合乎中者。學者所當深體而默識也。自第二章至此章爲第二大節。史伯璿管窺：釋於此章之末引饒氏說，大率言首章與後章所指各異處，大抵只反覆說首章未說氣質，後十章方說氣質之意。今撮其意之尤悖而又易見者，辨其一二，其餘前所以辨者，更不再述。其間有曰：存養省察一毫矯拂之意不加，而體立用行，自然各臻其妙，所謂必有事而勿正，活潑潑地者也。　存養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謂之無矯拂，猶之可也；省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謂之皆自然，則似有不可者矣。況體立用行，正以其有存省之工，乃臻於是，便是使然而然，如何皆以爲自然，得以此見得不說氣質，終費回護，而疏漏終不可掩，竟何益哉？且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者，程子借以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耳。蓋洞見道體，則自然知道之不可離矣。若存省之工，則是因道之不可離，故存天理、遏人欲，使不至於離道耳，固非但欲爲此以見道也。惟存省不至，則體認不真；體認不真，則存省不力，固非判然二事。然戒懼慎獨，則主存省而言，程子此論則主體認而言，亦不可不究其所主之異，乃混而言之也。引彼證此，似隔一膜。然雙峰卻謂朱子或問之說少失程子之意，而其所自爲說，則曰子思是要人識此道，程子是要人體此道。又引觀川流而說謹獨之意爲證，則是正如孟子本文之意，當以集義爲事，而不可預期其效，不必如朱子所謂借也。如此則集義是工夫，生氣是功效。若以預期其效爲不自然，則可；若付之自然，而不以集義爲事，是即忘其所有事矣，而可乎？若又以集義爲自然，下工夫爲正助，而不自然，則學者兩無所據，天下豈有集義而不下工夫者哉？亦終歸於忘其所有事而已。政恐以此爲自然，而可以生氣，可以致中和，天下無此理也。又有曰云云，惟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故但加戒懼慎獨之功，則可以致中和云云。此已於彼處辨之矣。性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則爲中，已發則爲和云云。此亦已於第二章章下辨之矣。右已前十章是第二大節，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仁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熊禾標題事義知士修道之別。元錢時融堂管見：自君子中庸而下，節節辨明，至此收拾在依

人狄盾音義死者葬草之謂忌臺笠緇撮注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明王之明儉且節也 辰馬農祥國語三云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注辰馬謂房心星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駟天駟曰馬也故曰辰馬言月在房合於辰也祥猶象房心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農祥晨正又第一云陽氣俱蒸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注農祥房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 中農食七人貢禹上疏曰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 百家共一社荊楚歲時記云社曰民會社鄭玄云百家共一社 以牛疲區種增耕後漢書顯宗時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不徐指多失其實百姓患之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閒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田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閒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閒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 哇丁杜甫園官送菜詩云哇丁負籠至文操堅于摘苓耳云哇丁告瞥瞥 神農二十篇漢藝文志農家之流云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患於農事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閒平老田野相民耕種故号野老汜言也又數御 楊勝之十八篇成帝時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為御史 蔡癸一篇宣帝時言使宜王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十四篇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蟋蟀蛬也在堂九月從車其休庶人乘役車人三休農三畢庶事也 虙羲牧艾陵虙羲牟蠡馬虙羲牧艾陵神宗元詩 時天時力地力太玄曰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注奉天之時盡地之力 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什一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供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畝以為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為耕百一十畝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二十畝家各二畝為廬舍私田稼不善則非責也吏吏曰吏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為私也初稅畝者非公魯宣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為民已悉矣古有公田為君八家共君寬惠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樹桑以養生送死冬蝝劉向云蚍蜉子董仲舒云蝝毛生螟非災也共曰蝝非稅畝之災也蝝之言緣魯宣稅畝故生災非青也魯稅畝而蝝生一夫一婦佃

音田人音向字田百畝以供五口又受十畝以為公田一夫一婦耕百一十畝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家各二畝為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也 九扈為九農正爾雅疏云昭十七年左傳曰九扈為九農正春扈鳻鶞云切鶞鶞扶倫切賈逵注云春扈分循播種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賈逵注云趣民耕苗者也秋扈竊藍逵云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逵云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逵云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莊百切逵云畫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莊革切逵云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逵云為蠶驅雀也老扈鷃鷃音晏逵云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 舍人樊光注爾雅亦與賈同其意皆謂以扈為官趣令依時請扈動作也然則趣民耕耘收斂蓋藏其事何得召使聚而總號令之其為果驅鳥為蠶驅雀得多置官吏使之視果樹入蠶室為民驅之哉又畫驅鳥夜驅獸不可竟日通宵常在田野澤天之下何以周且其言不經雖可據信也故郭氏及杜預皆不從也郭云諸扈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為名竊藍青色今俗謂青雀作扈 臺笠緇撮毛詩義曰南山有臺臺至緇撮舊說淨草也可以為蓑笠故曰臺笠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為蓑笠南山多有 蓑笠 顏光一屋石也而為張王子曰許行吉勝之公田連方之人聞君子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注云氓野人之稱也 國廛 廛也邑曰國方曰廛國語郛音冕遷音延又音鷹并見上卷

喻政

如農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有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去草之農

左傳隱公六年周任曰見惡如農夫之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國語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

農祥

西漢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祠以午白氏六帖農祥晨正天駟星也立春見於南陵以興農故曰農祥也

農忌

吳中舊事吳農忌五月甲申乙酉兩則大小麥不收諺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我

農

民丁口

書叙指南開土殖穀曰農前食貧會耕田人曰善田者王身勤力本業曰力子樊哞農人勤曰畫田夜紡李云黔保丁曰白徒之衆鄉陽村人曰丁夫王符保伍曰比伍尹翁歸村保曰鄉保之民百五行附名籍中曰占著漢紀附託胃虛戶曰附籍後魏徭役曰任役大宗傳科算丁口曰口率之科丁漢長差役曰惠役之民郡太定等第曰案比復紀江革又曰比要小司徒非理科徵曰特選橫調王禮微發

多曰徵發如雨。王者斛賦。曰治賦。王者觀其科役。曰復。考武邊遠之民。曰
齊民。齊等謹民。曰惡民。謂食賞人丁賞。曰無所影賴。謂於陳民籍。曰剝屋
責田。伏仁傳。又曰責舍帖田。李嚮丁口不實。曰瘦蔽。蔽隱漏落戶名。曰將
戶。謂將人漢云。曰影避。謂蘇隱漏人歸業。曰流完畫復。謂歸民墾本業。曰遁
試下機。割朝農民。曰狀見荒墾。謂於據估物力。曰增貸就賦。割于農所忝
曰攢讓。背子頂處之禮。農並千。曰歛爭。漢上親保。曰保伍姻近。也若考稽
田分水。曰定水令。定鬻農民。曰芸夫墾牧。從陳紀。又曰邑老田父。謂安仁
舉田畝。清等部民。曰嚮城愿詠之民。謂勤民逃之畫。曰家為空戶。謂民漏
曰棄其業西港。地下買小民。曰單產孱民。上。農任時。曰戢春東作。何晉民
貧。曰春於擾賣。下賈。又曰財空戶饑。米特小於鄉。曰聚。漢光武注。主農之
寡。曰田畯。持郵單身民。曰叔介耕。王站田。開耕民職。曰登下。周禮注。
責滿丁。曰隱口之弊。漢法。民黠曰主盜之條。周官。第八月廿七日。進

農書

唐書李泌傳。泌請以中和節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
令。唐會要。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先勅百
寮以三令節集會。今宜以中秋節代晦日。其月二十六日。中書侍郎李泌
奏。伏以仲春初吉。創嘉節以徵之。更晦日。於往月之終。揆明辰於來月之

始。請令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
庶以刀尺相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神。聚會宴樂。名為勾芒祈年穀。仍
望各下州府。所在頒行。呂和叔集。代文武百寮進農書表。臣某等。伏准敕。
每十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興。令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刪定兆人本業
記奉進者。中謝。臣聞不受祉玉。祈穀于圜丘。可以致誠。未足以為勸。躬東
耒耜。藉田于千畝。可以示勸。未足以教人。必也因天地之和。順陰陽之理。
利其器用。精厥法式。變之而不倦。動之而不勞。四海靡而風行。百姓速其
日用。伏我政本。實惟農書。伏惟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慈儉。
損禽而實穀。菲食而立人。考堯典以授時。稽禹貢以任土。禦渠戩而大事
在祀。銷劍戟而盡力為農。豐年屢屬於郊歌。嘉瑞繼光於國史。而不自滿
歟。惟懷永圖。每至獻歲載陽。仲春初吉。俯察土膏之候。仰觀農正之祥。經
始歲功。導揚生德。徵有司之舊典。舉先后之遺文。深居穆清。親覽與妙。歷
崇朝而盡更田畝。不出戶而遍洽人情。見稼穡杯土之艱。知寒耕熱耘之
苦。農之盛念。叶詠昭蘇。一雖而時雨先飛。三復而春雷自起。臣等業慙學
緣。祿過代耕。親承務本之風。日奉在勤之訓。三時不害。觀王蜀於畝載。先
虐孔修。貢生靈於富庶。謹繕錄前件書。凡十二篇。共成三卷。謹詣東上閤
門奉表陳獻以聞。柳宗元集。進農書狀。農書三卷右。伏奉某月日勅。宜以
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以為恆式者。貞元五年。謹臣伏以平
秩東作。虞書立制。俶載南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
食。自陛下德宗。惟新令節。益厲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
鑿之利。敦帝力於嘉漢。稼穡之艱。動天心於靡覺。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
在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文苑英華。侯喜中和節百辟
獻農書賦。以嘉節初吉。備走農政為韻。我后令節中和。孔嘉載。既已全祥
挑。仍欲革。慶賞之多。燕樂既均於九有。播植之始。教化爰貞於四遐。於是
心眷周召。股肱稷契。消彼庶尹。當茲祈節。陽和浹暢。言拜賜於生成。稼穡
艱難。乃載陳於齊哲。觀其克合天意。咸造皇居。僉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
為儲。政令不差。則民華知勸。水旱無備。則倉廩其虛。且自古 在 昔。靡不
有初。敬授人時。而堯典垂記。大無禾麥。則魯史頻書。今陛下爰夔傑傑。
日慎一日。惟人是憂。惟衆是恤。以域中無事。海內殷實。人獻其誠。神降
之吉。臣等叨遇昌運。思祥大猷。惟茲南畝。可致崇丘。爰考令辰。實當四
仲之日。故作月狀。舉爾典庶。為六府孔修。豈止合彼九疇。冠夫百氏。高
懸象魏。必日就而月將。永播蒸黎。自風行而草靡。帝曰善哉。子之言是

於變時雍。恭勤是宗。應天地中和之氣。備朝廷中和之容。君告成中和
之功。久而作樂。臣獻守中和之術。先吉川於農。此所謂超義越軒。臣賢
主聖。樹光宅之深本。為經邦之善政。美哉啓沃之義。於斯為盛。貫餘
周前詠。聖上觀萬國之無事。偉三農之可嘉。因月令之初。爰詔撝旗。俾
年豐之慶。無隔幽遐。於是文武畢陳。威儀斯列。爰脩耒耜之務。用廣異
同之說。將斯教作期。國賓京坻。人懷禮節。揀書而進。知地利之可分。足
食是圖。見天心之載悅。既而啓文字。儼簪裾。嫔夔龍之獻納。掩河洛之
圖書。將富國以如此。契主人於厥初。稽重穀之言。使稱董作。驗深耕之法
何恨朱虛。所以俟驚蟄之辰。應夾鍾之律。昭八政之所用。蓄九年之周夫。
是蔗是蓘。將致乎千斯倉。爰始爰謀。必因乎四之日。故當載陽之候。以進
為邦之術。俾農識不耕之凶。歲獲終畝之吉。且中也者。表天地之交泰。和
也者。眾德化之優柔。致中和之令節。展稼穡之孔脩。將明肥磽異等。豐歉
殊狀。人靡在阿之歎。野傳擊壤之謳。已矣。富庶之規既如此。御指之道必
於是。佐玄化之風行。勤黎元而草靡。故將祥生地表。慶發天宗。百穀允殖。
臣聞慈於后稷。兆人乃粒。帝有遇於神農。伊斯事之明哉。掩前代之輝暎。
因獻壽之嘉辰。遂啓心於善政。何必考李悝之地力。覽崔寔之月令。懿此

群公之書永作九州之慶 胡直鈞同前 議農為務本春則歲葉和者取
至和之靡惑中者衆居中之莫邪吾君將以發教源於仲序祀節令於孔
嘉知稼穡之道則無遠之書何遠觀播植之論當后稷之訓不逆至若四
海無素萬方胥悅野思種理之勤制有田疇之說鑄兵器為農器更舊節
為新節天子方坐承明之廬端拱清之居百職事孜孜而奉職群有司潔
瀞以進書曰陛下德被淳古峙登太初念耘耔之勤每思親勞俾豐年
之應曾不自盡一作逸 臣所以極聞見而獻可嚴將獲小大之所知伏以
義徇乎秋時在元吉既錢鎛之徒譬國準直而何失遵西成於遺秉之義
戒東作於寅賓之日雁居勤之華盛執其實情游之人閒歎不奉皇上詔
衆議允嘉猷載耒耜而親耕天下皆勤華公卿而終事庶績咸脩然後刱
典章須遠近斯再耕之自此俾多稌之于彼稽氾氏之法未足方之考周
官之規掠當效是豈不以群下執形在上務農政將降吉功於后土介景
福於天宗況令節適時良圖合式近可法於三務遠從規於八政豈將獨
播美於茲辰異終古而輝映 鄭式方同前 頌聖人清謐六合卓書一寥
皇心協于天統令節徽為國華思播植以富人政農書是進建中和而熙
物俾淳風不逖是以四表即斜九較用嘉當其天顧低陬韶光發洩二月

初吉式論於農祥三務成功不虧乎歲節授其時用天之道進其書知人
則哲一人垂拱以憂勤百辟獻章而誠竭於是元老進而言曰陛下道洽
無外化康有截猶慮九扈未紿三時尚缺命陳書而王化可闡俾知方而
農政斯列既種既戒潔盛之望有期黍稷耔地利之宜甚詳豈不以寒
氣總入春陽始初淶乎五種之用本乎三農之書王者則千畝是藉庶人
則中田有廬效乎軟之頃不差物力之功克實首嘉節而東作方起將中
星而西成乃畢其直也習無不利其耕也勤罔不吉然後邦國知習節之
宜衆耜識勸農之術于以見君臣克協于以見土效惟脩足食衣豐年之
慶多稌興大田之猷且夫節者肯物於生成農者豐功於遐邇善宣芳時
罔不若化洽乎物無非是乃種乃理秋積庾於京坻有巽有惠數琢方之
率俾非我后聖慮太昊德包神農則不能盡地力祈天
宗欲得真萬性行八政牽沐化於和平庶裸幵而謳謠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二十四 一東

農

詩文

議興農 晉書束晳傳石鑒卒王戎乃辟晳見璞張華召晳為掾
又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為司空復以為賊曹屬時欲廣農
晳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
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
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霂之害秋無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零穰
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種叫於原隰勤蒸蔬於中田猶不足以
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
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
萬計可中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
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
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尤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
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

取之清渤牧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
豬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
昔騏驥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卻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
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
通泄之功不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搆
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
計荊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
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榮山川
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泼明地理之重也宜詔
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
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
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
之大益也 文苑英華觀農賦 歲起於丁東壯就功則知富民必資於廩
實強國亦在於年豐是時也杏花飄樹蒲葉抽叢曉出鳳城疲道路之佼
往迥瞻郊野知耕鑿之斯崇爰大原隰底績溝塍刻鏤耒耜交橫煙雲蝠
湊人沮溺而為偶水鄭白以分渠一稃二米禾同此里之禾苗盛草稀豆

異南山之豆觀夫田畯至饁室家相歡擇鎡去莠築埤浣蘭野物曉待於
斜逕雲鍤暮荷於曾壟偶近山之樹客悅臨流之地寬桑腰鐮而下采恭
秉伏而時省且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欲抑末以敦本在用天而分地思文
后稷濟時教播殖之功惟彼陶唐申命掌嘱羲之事八政之中食居一四
人之業農為二俾彼甫田皆無不利故土爰稼穡含靈是資歲稔則家知
禮讓食足則國貴廉恥無辭耕難服先嗇之勞話皆當儲峙救黎人之阻
飢九年救憂於堯日萬箱發詠於周詩遂吾門人得承規於孔父心將請
學恐貽責於樊遲劉悅文較農 功以教於民賴其功者有違順德以化
於民救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教地五月教入土雖當世不拔其苗
後世不毀其教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土不死藏其道死則俎豆其功
集無功字聖人然則教稼以禮當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
禮遂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為祿人死薦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
器然後為聖人是思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
有衆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
一作之劉軻文農夫禱 丙戌歲大飢楚之南江黃間為甚明年于將之
計逮出東山見老農草偈其族為禱於五君祠其意誠而詞俚因得其文

以潤色之亦以儆于百執事者云農夫恭謹達精誠于明神噓嗟我耕食
之人誰非王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耶農者仍歲荐飢
人為躁婪田無耕夫桑無蠶婦癘疫瘡痍一方尤甚踵以兵蜀弄兵吏呼
其門畝荒餘之人挾弓持戟女子主別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群盜繼誅乃
歸其居乃復室廬壞田蕪亦莫獨其俎今之收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
成于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為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
又慮為螟蝗又慮夫疵馬之奪其食贓吏之厚其斂焉嗚呼必焉無厭求
者妻無厭羅就者吾斂其濟矣亦於何厚其所濟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忽
禱曰無齊農人以肥疵馬無寒蠶婦以暖奴妾無銷耒耜以滋兵甲農人
不飢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驕兵滋
而殘馬肥而豪不蹐不肥足食足衣皇天皇天明忠是為苟不此為民其
嗟嗟神其怡怡尚饗宋宋景文公集乞損豪強優力農 其物力如本房
自言不實或隱落藏避分文以上全戶籍沒入官其官吏作弊為隱藏者
並乞監鎖赴御史臺勘奏旋取朝旨除河北河東陝西四川等七路不行
借貸外餘十一路並乞施行臣伏以摧豪強惠小民王者政教之美也今
天下力農之人國家衣食取辦然救恤未嘗有一言及之豪猾兼并之家

居物逐利多高峪錢至三五十萬以上少者不減三五萬滯泉貨使不流
通美食高枕坐視朝廷財用之急不肯以一分毫佐助公家臣以為此奸
猾之民皆國家所宜禁抑陛下至仁止令入粟與官然所得至寡不濟國
用臣愚以為請自京師及天下應有物力人戶計直及錢一萬以上者官
司明諭詔旨許令百姓各指實自言有多少見錢及他物實直若干數目
先作簿抄上然後官司普令十分中官借二分助軍錢諸於所在送納仍
各逐家給付州縣帖關坐勑命候將來邊鄙罷兵日並支還或以香藥茶
鹽許百姓任便於京師外州清算其所借到錢於逐州縣置彼處所出百
貨輕齎入京付榷貨務藏市價收錢仍別立庫承貯以備軍須警急如此
錢積有次序乞朝廷下詔普減天下租稅三分至一半以來以明國家損
豪強優力農稱物平施之義 陳舜俞集說農 說曰嗚呼生民之困無甚
於農也古之農一夫受田百畝今之農十夫無百畝之田古之耕皆為己
今之耕皆為人古者時使薄斂以安之力田以尊之今者力役厚租以困
之上不為科以勵之昔之民四而農居其一今之民士工商老佛兵游手
合為八而農居其一古者士則不稼大夫不為圃夫紅女之利今者公卿
大夫兼并逮阡陌古者工商與農相生養皆有度今日工商之取於農詐

偽無厭古之夷狄入于中國則驅之今者老佛詔民以養之古者養生送
死皆有常費今者婚嫁喪葬淫祀皆無節古者山澤陂湖之利與民共其
水旱皆利之今者障塞而皆有禁禱而不得救潦而無所泄古者教蓄積
又有倉廩以發其匱今者不制不蓄凶年無所賴不免為流亡古之天下
今之天下而異於古者七奈何農之不困也古之農常重其君臣相與講
謀必先及之今之農常輕為吏者聞有勸農之事則相與非笑之此古之
農雖勞然悅其利而趨之故常多而愈富今之農既勞又無利以悅之故
常少而愈困以今天下之口無慮二千萬躡漢軼唐可謂盛矣然籍而為
兵戎者常數百萬遁而為老佛者又數萬瑣琢之工游靡之商府吏胥徒
之類暨巫卜視聳樂之伎合而言之無慮數百萬此其略也由是觀之天
下之民百人而一農農之人一而食數之人百古以一農養三民猶患其
不足故命冢宰制國用視年之上下一有水旱則命鄉師賙之均人恤之
今以一而養百其至於窮且盜也宜矣嗚呼農之困未有甚於今也以漢
文之時天下富庶衣食蕃滋尚能賜田租寵強力賈誼晁錯式勸上敦本
以杜游末然為漢文者不求文王之法治之乃躬耕籍田以眾賞罰其為
勸勵之道亦末矣所謂文王之法何也五畝之宅植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昔孟軻為齊宣言之詳矣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載師紀之舊矣或曰今可為乎曰未也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而欲為勸勵之道猶無車而教之載無弓矢而教之射惑矣今天下之法必始於名田而終於勸農名田之法必始於公卿大夫而終於黎庶勸農之法必始於法孟子而終於如載師聖君賢相講求太平之業無先乎此矣志不云乎王法本於農臣愚不佞故爲農說范太史集上哲宗乞留意農政　臣近蒙賜詔暫至許昌切見畿內已苦雨潦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惟憂潦損臣切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之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脩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之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人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

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艱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惟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恭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脩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惟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家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為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惻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尤其僕者不過蔬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貞宗於內殿種稻多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

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李直講集厚農　先王之馭民也節其所為後王之馭民也極其所為夫惰之志在逸先王節之則不得逸農之業在勞先王節之則不甚勞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閒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誰謂其逸哉什一而稅用其力歲不過三日春耕則田畯喜焉秋斂則蜡祭息焉誰謂其勞哉王道消政出苟簡賦乎田農役乎曰農田有穀而桑有繭非致愛也五兵之用百工之材皆農無有而必責之是行商蓄家藉農之產廩農之食矣彼惰游未始及於政且閑完食之路以進之逸者極其逸勞者極其勞勞而不衰者憊而已矣嗚呼使天下皆憊則罕不卒而有心則群入於惰欲望九年之蓄難矣呂東萊集裁論兩淮守令恤農詔　朕觀周宣之治遷定安集而劬勞矜寡離散之民咸安其居中興之業人到于今稱之朕初承基緒纘統業業以計安天下深惟兩淮之間瘡痍未平民力大屈流移交跡轉為愁歎延眷北顧用寒悴于厥心所有太上皇帝歎申飭守令懷輯寬恤旨趣農桑蠲賦省徭以佐百姓之急臨遣左右侍從之臣分行疆埸復調旁近郡耕牛振業新附所以加惠元元者視周宣有光焉朕臨政願治仰遵慈訓夙夜不敢忘而邊雖翔貫生齒益落自占版籍者裁什二三僑居浮寄無所係心勸之勤而

應之急其咎安在豈下吏未能奉稱而盡地力之教不先歟將豪奪暴役與末作爭而害農者蕃歟夫兩淮吾所重也異日沃壤上腴為天下最今乃僻於荒遠彫敝之區幾不為郡良民有獨安耽此繼自今其悉乃心鋤沮游末力穡俾本以稱朕安集之意有能帥先墾闢為諸郡倡者部使者上其名以差受寵若敢弛怠徹不如吾詔者亦糾劾以聞時則有顯罰不可逭朕言維服尚聽毋忽真九華先生集訓農亭記　廣漢山水甲天下有湖以秀名者西唐相國之重故以云也湖直郡寺西南凡起居游從之所厥郊月榭竹蹊索鳩清泉茂樹陰森之隆無適而非景無景而非勝太守達官每念集處於此欲寓一時環奇清麗香渺之觀俯仰百變必於是為發之然則亭宇蓋陳識不當庳其式隨其名浮浮之意昭視其後也紹興壬午任侯攝州事聞來客與周覽以足日因顧湖亭有所謂超然者退謂吏曰悲夫太守何為者太守父母斯民今亭首以超曠自命乃其所以自為也實之不處名將安施是殆不可不易也且天下遝遝物戰於外志革於內物以名敗故物易廢志以俗移故志易流君子希平乎名希救乎俗則是耳目之賊乎外者也皆惑也常試與二三子登斯亭念物化之無已顧外景之不常思往思來遊治者之無定也而亭與名可久恃以存全

乎。乃若同解外緣。深稽政本。哇龍低昂。氣象萬千。目為其耕。耳為其壟。慈然而深慝珪黙而嶪壁。吾心無頃而不在農也。如此。坐堂皇人必唱曰。太守應不在小。太守無忝矣。使四民之利。目不外吾心。吾耳目之利。亦不外吾民。建一亭而政體具焉。後世必有不待景而得國俗而亡者矣。吾謂斯以寄意可乎。不可也。史曰。大善。請狀易之。明日識有以易始名來告者。其大合。侯笑曰。瑨乃清望相耳。倅郡使叙領此。可異也。即採用不疑。噫乎。廣漢古良州。吾不知先士為其州者凡幾。其實適叙先民後己者何人。亦有寄意斯亭。早早救本。如房與侯爾為者乎。無也。脫或有之。使當今日戰伐鬭怒箕斂耗虛之際。必非辭寄與遠。雍容孳下如侯。此意無疑也。是則可書已矣。公名恭。潼川人。以儒學遵古始名聞當世。善後進通高者。款繫以詞曰。渤竹環環兮湖光洋洋。史且出游兮惟客之將。任公來庶兮欸則為尽嗟農之訓兮理暇以祥。名者若爾兮慮者長。亭千亭兮歲流千萬兮民勸樂之未央也。

李大隱先生集農隱記。　東來報。衣服換。勤勞畎畝之中者。是農非隱。處山林巖間曠遠遐塵垢之外者。是隱非農。農皆民也。勞力者也。食人者也。隱則有士君子焉。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者。是也。其智愚賢不肖。勞逸高下。固不相侔。則農與隱異久矣。銅川吳伯承。世為大族。崇寧以來。始徙家于湖旁之墟。仕宦之餘。父子戮力治生。于今三十年。田疇益廣。乃築堂于場圃之上。榜以農隱。闢閎寬曠。栽蒔松菊。甫棠治耕稼之務。北池有魚釣之適。蕭然真隱者居也。一日余造其堂。試持前說而問之。伯承答曰。三代之時。人有常產。故仕者不出其鄉里。居者不窘於衣食。以顏子之貧。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供絲麻。又得聞夫子之道。故雖不願仕而有終身之樂。陵夷至於五季。則暴君汙吏。慢其經界。而井地不均矣。於是有為貧而仕之說。秦漢以還。士大夫汲汲於利祿。食其所守者。十常七八。如陶元亮之徒。憤世嫉邪。棄官而去。又蔽乘不足以自給。至凍餒以死。若是則雖隱亦何聊耶。今僕幸佚於田。東皐南畝。盡在吾堂之左右。四顧茫茫。無復弁髦閭閻之禮。人得意於酒。適飲輒醉。春到則耕者効其力。秋成則獲者獻其功。余方獨酌引滿。閑然自得。安知農之非隱。隱之非農耶。予曰。子之言是也。然方承世賞。調官選部。而輕財重義。贍恤宗族。惟恐不及。則志氣倜儻。宜有以自立於世。溝瀆之役。徒勞人爾。人豈可安於田里而為陳元龍所羞哉。顧余不材。濫被榮寵。出麋俸廪。而靡有補報。田園蕪沒。茫茫然而焉歸。乃自放於寂寞之濱。伏苦食淡。以其餘力。買田數十畝于苕霅之間。而將老焉。若夫

傚之乎。使其不待疾病焉死。而後納祿。尚能扁舟載酒。相從笑語於斯堂之上。其必有日矣。紹興丁巳中秋日。大隱居士李某記。

豐稷丈上張庚部書　𥨊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難治。何辜耶。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力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焉。慎不細察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很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亳。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吏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閣下之名。想閣下之風。很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為屬吏。今既遇聖皇下惻農之詔。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過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托書以導志。如閣下賜一覽。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元胡祗遹紫山集一論人無餘力。而貪畎畝之多　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古者一夫受田百畝。步百為畝。比之二百四十步為畝。不及其半耳。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大抵一夫之力。終歲勤動。無懈無怠。百畝之田。猶不能辦。後世貪多而不量力。一夫而兼三四人之勞。加以公私事故。廢奪其時。使不得深耕易耨。不順天時。不盡地力。膏腴之地。人力不至。十種而九不收。良以此也。

二論牛力疲乏寡弱。而服兼并之勞　地以深耕熟擾及時則肥。能如是者。牛力耳。古者三牛耕。今田之四十畝。牛之羸至飽足。不妄服勞。壯實肥腯。地所以熟。今以不羸不豆蠡老困乏之牛。而犂地二百餘畝。不病即死矣。就令不病不死。耕豈能深。而擾豈能熟。耕時過而耕。犂入地不一二寸。荒曼野草不能除去根本。如是而望畝收及於古人。不亦艱哉。

三論有司奪農時而使不得在南畝　農以時為先。過時而耕植。力雖能辦。亦必不獲。況力不足耶。今日府州司縣官吏奸弊。無訟而起訟。片言尺紙入官。一言可決者。遷延遷延。半年數月。以至累年而不決。兩人爭訟。牽連不干碍人。四鄰親戚鄉老主首大戶見知人數十家。廢業隨衙。時當耕田而不得耕。當種植而不得種植。當耘耨而不得耘耨。當收獲而不得收獲。猶錢舉債。以供奸貪之己取。己取無厭。不得寧家。所以田畝荒蕪。歲無所入。良可哀痛。雖設廉按察司。略不究問。縱恣虎狼。白晝食人。誰其憐之。

四論種植以鹵莽滅裂而望豐穰　土不加糞。耕不以時。擾不破塊。種每後期。穀麥種子。不精粹成熟。不鋤不耘。雖地力膏腴。畝可收兩石者。亦不得四之一。僅不幸雨澤不時。所得不償所費。

五論不遵古法。怠惰不敏　暖地社種麥。皆圖拜穫。一粒可生五莖。地不秋暖。天寒下種子。一粒止得一莖。所獲懸絕。如此穀宜早種。二月尤佳。秋

生兩葉如馬耳使鋤既徧即再鋤鋤至三四次不惟倍收每粟一斗得米八升每斗斤重比常米加五今日農家人力頗貪多種穀苗高三四寸才摝苗苗爲野草荒蕪不能滋旺叢茂每科穎埊小穗勤者再鋤怠惰者遂廢所收畝不三五斗每斗得米五升半爲糠秕　六論勸民務農而不使民知爲農之樂古人之勸農春省耕則補不足秋省斂則助不給閔民之所疾苦而哀憫字育之恩不能者則款曲細密教道之以法非不量其力之所不及而督過鞭扑之一夫之力而責以當數人之任聚集期而反廢時日官吏雜沓使民供給酒食之不暇水旱風霜蟲蝗之災不恤不備歲不登家闕食而賦稅如故產下款上徒取文具官不得富實之利私不能免凍餒之苦棄本逐末賣田賣牛流離奔竄皇皇然無定居產業丁口衆多不能移徙者代當逃戶差役日就困苦貧乏究苦失職不可收歎此其略也　七論農家隨俗亦皆奢侈過度而妄費穀帛匹夫匹婦終歲勤動歲終所獲除納官奉公之外不能供半歲之口體今日男婚女嫁吉凶慶弔不稱各家之有無不問門第之貴賤例以奢侈華麗相尚飲食衣服擬於王侯賤貴有用之穀易貴買無用之浮淫破家壞產負債終身不復致業不償稍貸農室既空耕種逃避農業亦廢有司略不禁治　萊陽農桑

水利　方億耕集聞天生斯民口體有衣食之源固有在矣農桑所以爲天下之大本獻寒耕暑耘服勞之不易早乾水溢均節之有待水利又農事之不可緩者故夏后卑宮而盡力溝洫周官建遂人而均水有宜降及後世若李冰之於蜀鄭國之於秦它如白渠苟陂之類相因而起且觀且冀之謀飯豆羹芋之怨史不絕書其或興或革孰得孰失班班可考矣欽惟聖朝務農重本詔下郡國必首及之於是都水營田專主水利以時巡行用廣其澤勸於農事可謂至矣今夫積高港斷限於舟楫若可鑿而通也踈滌汙池淤墊所壅若可濬而深也然而四下之地水潦先淹瀆港雖在已不勝舟則何賴焉無源之水旱乾易淺措揀方施殘已告竭則何益也力役驟興人情勞怨雖鑿雖勤咸動茫然又況以皮裡本有未見其今將憚難而不爲耶則水有遺利將不顧而決爲之耶所成可見矣所以度地勢之所宜究水源之攸自舟楫通而無洋溜之分儲蓄廣而有旱乾之備役興而人力不困備豫而歲功常登物阜民安公私使之必有其道也且洪範八政食貨爲先淵學之討實言水利是亦吾黨所當講也諸公出而應時之需有問及此必有以應之矣顧變所謹陛于方集聞農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農桑本也商賈遊民末也上之人外本內末則財不

足下之人素本逐末則財不足是故重在務本聖人守位以仁聚人以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以農桑爲急務人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飢寒迫於人肌膚欲其亡爲奸邪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保其民哉是故導其衣食之源絕其飢寒之路民可使富也自耒耜取諸益而茹毛之風革自衣裳取諸乾坤而衣皮之俗易三皇邈矣封莫拜於虞周禹貢豳詩鑿鑿皆精語三壤成賦而銍秸粟米供於司服之內桑土既蠶而織文絲枲納于貢篚之中于耜舉趾偕婦同於南畝十月納禾之張本也采蘩猗桑匡女遵於微行九月授衣之收功也人徒見虞周之民無凍餒之患者而不知三事以正德居先六府以脩穀爲主二十五家之里布以禁游惰通三十年之國用以均出入上不外本而內末下不棄本而逐末虞周可謂知生財之道矣自時厥後井田廢而無土著之民生之者寡矣封建壞而去班祿之籍食之者衆矣征用其三而民有殍爲之不疾矣徵取其二而君不足用之不舒矣郡國一叟儦儦爲時君言者不過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而已此一章凡三見終始不易嘗不奪不啟上下交征之時而進不飢不寒然而不王之說安得不以爲田夫野老之俗務耕紉織紝之鄙談然仁政之本莫大乎此自仁政之說不售戰

國折入於秦秦爲無道虐用其民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幔民力不堪秦亦以是虛其國漢興天下革刹百姓思樂息肩文帝恭儉寬仁愛人節用帝親耕藉田以供粢盛后親蠶公室以供祭服不可謂不務本者詔令歎下一則曰爲酒醪以靡穀二則曰纂組以害女工不可謂不務本者然不能使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異止酒靡穀而已不能禁倡優下賤之人不得爲后飾異止害女工而已漢之爲漢五六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賈誼晁錯掇拾孟子餘論屢屢陳之誼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天下財產安得不蹶錯之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二子亦可謂知本之論然孟子專論王道二子雜伯者富強之術觀者不可不察也今南北混一天下一家寰大萬里農桑滿野井平之業視漢有加然而經制不定徵斂無藝賦入雖廣調度實繁天時不登地力有限加之大官竊祿小吏侵漁商賈操市之奇贏縮黃使國之經費困窮夫職貪情成風若此安窮狀之無術設使是實

二千復主於今日。亦當苦口進言。而昔所建明有宜於今世者。有司條陳之。以次施行可也。杏花菖蒲。東作方興。戴勝鳴鳩。菜桑可採。岳惟時矣。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惟上之人留意。不然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將有誦聶夷中之詩者。熊晃山瞿梧集主用民賦農功如何論。咸淳己巳京學額中論魁。 主文劉省加 表翁批。筆力如千歲虬松。偃蹇傲倨乎嵯崖峭壁之上。霆霜之操凛如也。 近古而不勉之復古。君子惜其言之不知本井田。農之古也。古者上之取乎下。下之供乎上。美然有條裕者。井田而已矣。自夫良法決壞。民之務農者寡。供馬者既竭。取馬者亦貪。而上下始交病。漢去古最近。井田猶可古也。晁錯知勸農。而不知所以為農功之本。寔農為盛。不農奚其賦。不賦奚其用。云云。請先古漢之農。農自肇翁關以來。為生民一日不可闕之事。井田又為吾農千萬世不可易之古。古王輞氏日以王道行。季戰國。日判判譔農不紲山之東魋企以埢航飯。齊梁迂之。滕猶可語古。雖勝植桑之勢。萬目於布縷絲粟之征。能古否乎。阡陌而秦。謗三晉願耕之誠。以實地于山西。瞿然以富強震六合。走黔首於頭會箕斂之下。而不敢喘息。秦不師古。天地之大變也。嗚呼。秦變古。齊梁迂古。滕亦不能古。君子安得不於近古之漢望焉。漢後元通周之古。文帝又有復古之資。吾讀漢書至籍田詔。如呼幽原老叟游葵棗春風中。太史公書高惠紀。而詔皆不書。獨帝之詔以上。曰書之。蓋其言淳實。自肺腑流出。無非歸本之論。一歲之不善。為農而朴素之。一本之不勤。為農而畜縮之。當是時。用未嘗不足。噫。此意古矣。今日為農出一書曰減今年租。明日復為農出一書曰減明年租。當是時。賦未嘗患少。噫。此意古矣。粒我烝民。莫匪爾極。古聖人以之順帝則也。錯挾稟底智。乃欲柄賞罰而福禍之。毋乃朝暮其三四。若狙公之芋栗。錯之智在於貫粟。爵焉議古井田之制哉。貢之助也。徹也。皆什一也。而皆徹也。賓師給馬。札蓋仰焉。匪須寵祿。富為帝非富於用者也。非苛於賦者也。渠渠嗣耕。方與芸夫莬子。浩然出作入息之天。錯籌三使而歐乎農本之則無如之何。異日煌火萬里之盛。貫史者獨於農及農狀意。錯立下風矣。長沙傅治安一策。慨慷言當世事。且于封建而不于井田。於錯也何容譏。不井而限。宜少近古。竹林清明之議卑矣。惜乎志有餘者道不足。征和之令。已不能復後元之古。況三代乎。抑嘗縱觀往古。竊等九州之賦以作貢。密於帝嚳以前。其後周公之治周。視為老詳。然王畿千里之內。法不盡取。未聞以財少為患。漢文景時。天下之財不入於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噫。今非古矣。漢之

臣寓僅存其壞。復不念江南大耕水耨之勞。終夜撫卷。為之傷今思古、

國朝清江貝廷臣文集 橫塘農詩序 姑蘇控江引湖。地美而宜稻。由是業者恒足焉。其屬邑嘉定之橫塘。有秦君文剛。隱於農者也。自號橫塘農。而農之言曰。服天下之至勞。莫如農矣。然古之人。莫不業農也。不業於農。則為游民。不容於三王之世。後世游民多而為農之大蠹矣。吾生長田間。自吾祖至於吾六世。未嘗一日而去農。方農祥司春。父子畢出。耕之耘。勤播之欲時。惟稂莠之害也。芟夷之。惟蟊賊之食也。抒除之。時至而熟。則其入必倍。蓋力之不齊。而責其報之豐。治之不早。而冀其成之速。惡可得邪。故吾之知農為深。而人之不為農者。亦莫知吾之知農也。又曰。吾視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無一存者。吾以業農獨全。歲給貢賦外。則擊鮮釀酒。合族人鄉黨。酌而相勞。榮辱得喪。舉不得撓吾中矣。或勸之曰。伊摯為有莘之農。起而開商六百之業。諸葛孔明為南陽之農。出而匡漢於三分之時。今農治田之暇。卧牛背讀古人書。嘗慕其為人。且將刷儀天朝。以治田之事推之治國。又可卒於橫塘也耶。農浮以太白。瞪而視曰。吾寧以彼之憂易吾之樂也。頹然而卧。聞者高農之所為。賦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言為序。 唐杜工部集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呂氏童蒙訓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洙曰。晉葛洪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 皮日休詩農父謠 農父冤辛苦。向我述其情。難將一人農。可備十人征。如何江淮粟。挽漕輸咸京。黃河水如電。一半沉與傾。均輸利其事。職司安敢評。三川豈不農。三輔豈不耕。奚不事其粟。用以供天兵。美哉農父言。何計達王程。 陸龜蒙詩彼農詩四言 世路崄巇。浮風蕩除。慨彼農流。猶存厥初。業為而廢。泆然而居。首亂如絲。形乾若臘。犬老既齙。童子未齔。青魚以負以戴。慼慼縷縷。我暴聖道。我睨古書。少像為學。時由爾廬。有飯一盛。莫鹽莫蔬。有襦一袯。不襟不裾。所謂飢寒。爾何遠歟。禹貢厥田。上下各異。吾人為邦。民受其賜。去年西成。野有遺穗。今夏南畝。旱氣赤地。遭其豐凶。險無二。退輸帝進。供許帝視。視于昊天。以血為淚。孟子有言。王無罪歲。詩之窮辭。以娛稗史。 于濆詩富農詩并序 濆寓居堯山南六十里。有富農

得氏琅琊人，指其貌，此多歲者也。積來萬慶，爲千無足，血胤呈居於里土。
主不遺死不贖塚碩妻笑，意與天地等。攸作是詩，月廣知者。　長閑鄉人
語此家勝良貴胄肉化飢，鬼倉中有飽鼠。青蕪滿桑拓，里夕鳴機杼，秋風
一夜來，累累開砧杵，函鄉有余寒，蓬蒿遠環堵，直樂困窮心，天意在何處。
當門兒稚子，已作桑田。　四海由來盡爲農，尚土孟郊詩贈農人　勤
爾勤耕田，盈爾倉中粟。黷爾伐桑株，減爾身上服。清霜一委地，萬草色不
綠。狂飆一入林，萬葉不著木。青春如不耕，何以自結束。張碧詩農父　運
鋤耕斸侵星起，隴畝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施
肩吾詩代農叟吟　且將一笑悅豐年，漸老那能日日眠。引客特來山地
上，坐看秋水落紅蓮。宋范文正公集農詩　聖人作耒耜，蒼蒼民乃粒。國
俗儉且淳，人足而家給。九載襄陵禍，九戶猶安輯。何人變沃風，驕奢日相
襲。制度非唐虞，賦斂由呼吸。傷哉田桑人，常悲大絃急。一夫耕幾壟，游惰
如雲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太平不自存，已義亦何及。神農與后稷，
有靈應爲泣。彩詠詩本農　奔競若不息，生民只有寃。誰獲元化寃，鑿斷
農華根。使絕侈奢苦，著爲明聖恩。何煩重師古，即此是羲軒。孔平仲詩十
畫農謳一首　春雨津決洽，秋苗香苾芬。京坻看使是，完國促倚園。　惜

别一首呈陸亨孺十畫　恬和劝春律，芳茂若秋松。玉羣花枝讓，吴秤俳
笑空。　九畫一首　坦直吾所知，良彥君長者。村邦柱材美，丞府依爐冶。
希志念夙昔，吟奕同茇舍。　八畫一首　牧守有民社，佳言多吉余。金芝
先出谷，奔召戒征者。　七畫一首　子分仲尼后，老作外州行。丹完乜我
任，未老走史丹。　十畫四言　亨伴沉俗，泥虬卧虹。星君促面，看塵班封。
脩治千兆，茂累見昌宗。耻於使倖，宜劝孤忠。劉原父詩農父二首四言
入水作田，上山伐薪。人世我何，終歲苦貧。安有靈藥，化爲羽人。呼吸光景，
爲君外臣。焉乘不遠，暮還其宅。我獨匪人，去從兵籍。釋棄耒耜，顧貪朝名。
轉徙異方，終世爲客。　農衰前人　陰陽失常度，水旱互爲災。歲暮不成
耕，閭里自相哀。相哀竟何奈，田畝素汙萊。欲行關租急，欲居兵賦催。罔知
羅憂患，誰復念哭啟。往往遺渠潰，頹之決如頹。國度須積累，國幣須足財。
大臣職富國，爾命自宜哉。梅聖俞農難叶無良農州未并一狀狀曰糕。
張芳非所植，嘉禾共一田。老農實慮之，宣弄時稼穡。管蔡與孟路，周熟詎
能遠。周公不妨聖，挪惠不妨賢。賢哉彼舜矣，取舍得其然。晏元獻公詩春
野觀農事　土膏經宿雨，農耒服春時。舊隴鶯聲初，陽木鳴牛。桑煙叢
野聚，萬葉蔽原溝。邑邑耕徒盛，先年少欲使。宋景文公詩春野觀農事

茂菉田鮮野，寒姿換故林。欣防讓警急，新呵來宸深。乳雉嬉原隰，歌牛下
清陰。吾慮堪學稼，將老有初心。　出野觀農二首前人　杏蕊菖牙各報
春，風煙萬頃綠陂勻。果然庄腹三飡飽，伍伍深耕不顧人。　伏臘中林煙
火邊，勸農官吏駐春旗。蓬蒿意氣陽青動，正是陳根可拔時。彭汝礪鄱陽
集和君時語農者二絕　兒女莫啼翁莫愁，十分栽插十分收。滴篙白曉
須盈雨，花插黃金聽滿頭。　大田既戒歲無憂，零雨共濛夜復收。私稲可
惟群馬鬣，君叶吉。頓乙麻馬鬣，聖禾亦自秀千頭。石時於十首椏呈秋。
來起祠先農道中前人　更闌燭花伢，呼僕起視夜。問夜如何其，露落月
未瑕。皇帝共神明，躬蒸武尚羅。多儀禮有數，火急利無藝。令孟走晨寒，上
意在耕稼。篤言役明起，不狀私安暇。馬蹄踏冰雪，霧露濕鞍馬。寒林月中
影，十里開圖畫。燈火望壇壝，冠裳出次舍。鏘洋響金石，參肯紛彝斝。百年
禮樂中，萬事無雜霸。賓久塵土，今日聞韶夏。心知至誠通，自可肯澤下。
清風有雅稼，栽友容桑柘。人家實倉廩，稱以時婚嫁。四夷共安寧，兵偃祭
類禍。山川百神軍，天子樂二。假欣複秋冬，報遂見擊鼓御。顧予真鈇然，何
以積滿。稱尚堪逐農樵，擊壤歌聖化。章簡公詩戊戌清明在兵，去春閱武
于河朔，今被召參貳大農，悅然有感。　前歲賞花鄉國中，三行粉面綺羅

紅。去年持斧遶城下，十萬軍聲鼓吹雄。每歲春耕長思忽，此時朝騎又怱
怱。郝將千晴塵沙眯，去看東都御柳風。李忠愍公集農夫嘆　僞哉野老
村下居，薄田幾畝聊自鋤。辛歲辛勤輸稅外，樹園試量無手儲。牽衣索飯
兒啼苦，婦姑相持挑菜煮。努家赴食奔西方，擇卻饑元官路旁。共菁溯山
集庚兵援，賓廉永年未六十。一日相繼力求歸農，余嘉其志，作小絕以紀
之。仕宦老不休，屢兵乃知。昔低頭遲斯人，三嘆不能已。陸放翁嶺雲稽山
農千作遲，世行以爲不可，常也。復作九首。　華胥氏之國，可以卜吾居。無
懷氏之民，可以爲吾友。賦如農電不看人，賤似鵝夷推。酌酒周公禮樂寂
不傳，司馬兵法亦久。頻有神農之學存，至今扶犁近可卵野史。蓏縉大
布以崇冬，黃梁黑黍身自春，圓畦葭韭勝肉美，社瓮撥醅如粥釀，安得天
下常平，豐老死不見傳遠峰。列名畫斷莫掛口。子孫世作稽山農。　農舍
絕句四首前人　三農雖隙亦思忙，穡事何曾一夕忘。欲覷明麻愁雨
未收，蕎參仕新霜。　神農之學未爲非，日夜勤勞備歲饑。雨畏禾頭蒸耳
出，潤憂麥粒化蛾飛。　萬錢近縣買黃犢，撥褉行當東作時。堪笑江東王
謝輩，坐塵尾事兒嬉。　柱門雖與世相違，未許人嘲作計非。長使重遭
牽犢過，小舟月下載犁歸。　農桑絕句四首前人　農事初興未苦忙，且

臾滿屋稱頌墻山歌高下皆底調野水縱横自入塘水長人家浸稻秧
蠶生女手摘桑黃差科未起身無事鄰曲相過日正長采桑蠶婦念蠶
飢陌上忽忽負籠歸却羨鄰家下湖早畫船青繖去如飛蠶如黑蟻稻
青鍼夫婦耕桑各苦心但得老親供養足不羞布袂與蒿簪 農家六首
前人 大布縫袍穩乾薪起火紅薄才施吹甑朴學教兒童羊要高爲棧
雞當細織籠農家自堪樂不是欺王公 盜息無排甲兵消不取丁頻過
開雞含閑學相牛縴江清漁歌遠人家積火青遊遊無定處隨意宿丘壟
東舍女乘龍西家婦孕熊翁姆酒重君孫愛果初紅棗烈三冬近園樂
一笑同管生無終巧百事仰天公 租積耕蕎地千船取荻薪蒼頭供井
臼赤脚絆縫網償已銘師塔丞選賽土神心當厭多事謝病又經旬 新
作地爐成逢窗亦自明油香麵餅脆人靜布機鳴縣史催科簡豪家督債
輕小康何敢望生計且支撐 諸孫晚下學髻脫繞園行互笑藏鈎拙爭
言鬪草贏爺嚴責程課翁愛情怡錫富貴寧期汝它年且力耕 晚秋農
家八首前人 老來萬事嬾不獨廢應酬門前即湖山亦復罕出遊吾廬
有具業一榻眠高秋回看世上事得失良悠悠 秋雨無時休今我雙鬢
縞庭荒何由鉏木落不得掃道如入城市十步困泥濘禄首辛可患蜀黍

豢犬使警夜畜雞司旦微擊盜所窺失旦困吾患豈無糠籸
費把棒不可缺家居亦爲政從我中夜嘆 東鄰稻上場勞之以一壺西
鄰女受聘賀之以一襦誠知物寡薄且用交里閭努力畢農功租賦勿後
輸 我年近七十與世長相忘筋力幸可勉扶衰業耕桑身雖老農隊何
能避風霜夜半起飯牛北斗垂大芒 蕭蕭柴門閉恰无疊浮處既畫菸
韭畦逢雪臥芋區致香吳鹽白肥計已有餘折腰笑自賢無羊歌吾藏
苦寒牛亦耕甚雨雞亦鳴物物各有職患心其敢萌我老近農圃學業付
後生語兒讀書泊勿輟讀書聲吾里賢良有萬石封少年以科選
但可求其窮仁義亦何嘗聖賢與人同我言不足取汝宜忘乃翁 農家
前人 吳農耕澤澤吳牛耳濕濕農功何崇崇農事常汲汲冬休築陂防
丁壯皆雲集春耕人在野農具已山立考擱鳴樹杵壁雨暗蓑笠人耕仰
有聮斷堰挽有榆洪水西滔天僞爲民乃粒食不知所從汝悔何將及賤
提同一初勤惰在所覺周公有遺訓請視七月作 農家歎前人 青山
皆種黍有水皆種稻千頃盈兒童乞乞猶夜耕竭力事本業所願樂太平
門前誰剝啄縣吏徵租聲一身入縣庭日夜窮苦搒人執不僅死貿計無
由生還家欲具說恐傷父母情老人儇得食妻子鴻毛輕 農家歎前人

村東買牛犢舍北作牛屋飯牛三更起夜寐不敢熟茫茫陂水白纖纖稻
秧綠二月鳴搏黍三月號布穀爲農但力作瘠鹵變衍沃腰鎌卷黃雲踏
碓春白玉八月租稅畢社瓮釀如粥老稚相扶携閭里送追逐坐令百世
後復覩可封俗君不見朱門玉食烹萬羊不如農家小甑吳秔香 農家
前人 低垣矮屋倚江流渾舍相娛到白頭累世不知名宦樂百年那識
別離悲餘常貯新陳穀農隙閑眠子母牛聞道少年俱孝謹未應家法
愧侯 前人 寂寂江村數掩扉吾廬又及素秋時横林未脫色已畫
欲爲欲栖鳴吏悲小釜羹芙初下豉矮瓶豆粉正然箕爲農幸有家風在
百世相傳更勿移 前人 南畝勤蕎穫西城謹蓋藏種蕎東舍曰斫荻
待微霜路碓新春白山廚野蔌香何須北窻卧始得傲羲皇 農事稍閑
有作前人 祭犁架犁喚春農布穀布穀督歲功黃雲壓擔風日美綠針
插水寒雨蒙平疇遠近笑語樂清泳縱横舟楫通東家築室窻户綠西舍
迎婦花扇紅我方祭竈徹豚酒盤著亦復呼隣翁客歸我起何所作孝經
論語教兒童兒童莫患農家樂汝日夜勤磨礱烏巾白紵待王公 農圃
歎前人 我不如老農占地卧一鐘東作雖有時力耕在兹東張燈觀夜
織高枕聽春舂呼吸庸里言萬亦可供我不如老圃父子日相從一鉏

萬事足不求定遠封春泥剪綠韭秋雨畦青菘放筯有餘味豈不烹[illegible]
乃者半年病清鏡滿霜容壓生一觔夜壁倚一枝筇惟有呻吟聲和答林
下螢青燈照兀兀布衲聊自縫厝仲友設齋集送錢守歸制除大農二首
北海康平守曾爲漢大農此邦高治行今日繼前風紀律難於政循良
茂厥功好將清靜對推與四方同 賤迹歸田里高懷不世情細傾憂國
酒頻話及時耕叢棗恩將近茅茨計未成拳拳無好語所願達時英瓊安
世詩 山農 江上見山農舍田用火攻鼓聲爲號令竹捲當蠶封生理孫
孫似年華豈異供無功陵溝禄餓汝若爲容寸秋崖藁 農謠 春雨初晴
水拍堤村南村北鵓鴣啼含風宿麥青相接剩水殘秧綠未齊 問舍求田
計未成一蓑鉏月每含情春山樹暖鶯相覓曉隴雨晴人獨耕 小麥青青
大麥黃護田沙逕逶羊腸秧畦岸岸水初飽塵甑家家飯已香 雨過一村
桑柘煙林梢日暮鳥聲研青裙老姥遥相語今歲春寒蠶未眠 漢漢餘香
著草花森森柔綠長桑麻池塘水暖蛙成市門巷春深燕作家 陳杰詩爲
農 去國已爲農愛時但願豐目光牛背上世事草塵中絕異坦然 悝聊
如墾春通祈來詩亦變耕稍近豳風季俊氏鶴鳴集賁初田園託温家種
樹書祈年無罪歲事事有乘除 童蒙詩訓前人 農圃小人事民生獨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一　一東

雝 洪武正韻於容切。詩雝雝喈喈。又和也。詩雝雝在宮。有來雝雝。周頌雝篇。包咸注論語作雍。又澤也。詩于彼西雝。又雝渠鳥名。又董送二韻。許慎說文雝雝鶏也。从隹邕聲。爾雅䳭鴒雝渠。郭云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詩小雅云脊令在原陸機疏云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之。陸法言廣韻雝上同。徐鍇通釋兒封反。張有復古編雝从隹邕。別作雍嗈呭非。戴侗六書故雝鳥也。相如賦曰煩鶩庸渠。郭璞曰庸渠似鳧灰色而鷄足。一名章渠。顏師古曰即今水雝也。按郭氏所謂章渠今人謂之章雝。雝庸聲相近。實一物。爾雅之說非也。雝又作雝。借爲和雝。雝之雝別作雝嗈。又爲廱雝。雝雝容之雝。詩云雝雝在宮。肅肅敬也。雝雝和也。詩人云鎬京辟雝。毛萇曰水旋丘如璧曰辟雝。呂卽曰按黑周曰成王作乎一宮。周器之銘多有曰王在雝上宮者。疑雝蓋二宮名也。古器銘又曰惟□□初吉壬寅王在和宮。大夫始錫作彝。又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雝和也。□□皆雝宮之異名。與漢儒本因璧水而生璧書之說。後之沿襲者遂加广爲廱。失其義甚矣。李肩吾字通雝从隹邕聲。釋行均龍龕手鑑雝於容反。楊桓六書統影母雝从隹邕聲。籀或从鳥。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周伯琦六書正譌雝借爲鳴聲之和也。別作雝雍嗈廱並非。李昌存古正字雝雝本鳥名。借爲雝咊字。俗作雍非。趙謙聲音文字通雝鶅鳥名。作鶅非。俗譌作雍亦非。凡从之者皆然。詩雝雝喈喈。亦借邕廱。音書闓門笆楞。爾雅廱廱優優和也。九辯鴈廱廱而南游。作雝嗈嗈非。爾雅癰雍音聲和也。俗字借專訓咊。書於雝時雍。又雝奴宮轉注。見去聲。韻會定正字切影母影因煙雝。

篆書 雝 鶅 並徐鉉篆韻　雝 雝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雝 雝 雝 雝 雝

雝 雝 並六書統　隸書 雝 鶅 並六書統

肅雝 詩何彼襛矣篇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注云敬曰肅和曰雝。周頌清廟篇肅雝顯相。有瞽篇肅雝和鳴。禮記少儀□□和之美肅肅雍雍。雝正義曰肅肅雝雝者。鸞和聲之形狀。肅肅然雝雝然。肅是敬貌。雝是和貌。元王惲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隆孝敬於先朝。勤□□□宮

奎御其規範。宗族化其肅雝。

和鸞雝雝 詩蓼蕭篇和鸞雝雝。注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諸侯車馬之飾。

雝雝在宮 詩思齊篇雝雝在宮。注雝雝和之至也。

雝雝喈喈 詩卷阿篇雝雝喈喈。注鳳凰鳴之和也。

于彼西雝 詩周頌振鷺篇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注□□□□□□□□□□。

客出以雝 禮記仲尼燕居客出以雝。注□□□樂章名也。言客出之時歌雝詩以送之。

歌雝 周禮春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雝。注□□□□□□。

雝 詩周頌雝篇名

有來雝雝 與公叶。雝篇内同。**至止肅肅。相** 息亮反 **維辟** 音璧 **公。天子穆穆。** 朱子集傳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於 音烏 **薦廣牡。相予肆祀。** 叶養里反 **假** 古雅反 **哉皇考。** 叶音口 **綏予孝子。** 叶獎履反 於歎辭也。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 叶鐵因反 **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綏我眉壽。 叶殖酉反 **介以繁祉。既右** 音又 **烈考。** 叶音口 **亦右文母。** 叶滿彼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illegible]

有忌諱不敢專之意助祭之人則有諸侯之美者天子者則有辟侍之容

此又形容其一時在廟助祭肅肅如此於薦廣牡而下四句則言諸侯爲

廣牡以助祭薦于文王之孝子以安我孝子之心保孝子者觀視之辭也

然肆其惟言皆非人以下四句皆予孝子咸嘆我眉壽以下四句言皆

維人以下四句則言文王之德兼于人而極于天之以能昌厥後嗣之

人也人爲萬物之靈非通且知所以盡人之道天之德所謂有善友故

曰備君之德克之德廣是亦曰乃武乃文而已。人道王故天道咸是以能

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暫子孫是以能燕及執

天則能昌我後嗣也緩我眉壽下四句則永上垂而百行以安我之實如

此故我所以得事右乎烈考與文母也 歸一惟時錄其後思按謂以文

安燕之則烈考爲天王無憾冗詩主王祭文王之詩不無疑矣 李氏

曰見集解曹氏見詩說 許謙名物鈔 武王祭文王 傳 周禮太

祝注右讀爲侑謂祭祀侑勸尸食而拜大音泰下同 題下文徹注學士

而歌徹樂師文云大師掌洗者則應或也且徹祭下詳禮說恐書有脫字

劉瑾通釋愚按諸侯之來者非一故以雝雝言其和其至上於廟中也

故以肅肅言其敬又按先儒於今字皆訓助之來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

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 太平治迹三八者曰孟毛諸詩記錄氏曰孟見

童子問嚴氏曰見詩緝曹氏曰見詩說朱氏曰見集解黃官見名物鈔

胡庭芳曰見纂疏 朱氏書通周人以諱事神 王氏莊公六年當甲聘

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君父之名臣子雖不欲斥言然禮卒哭

之後舍故諱新所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云以諱事神名諱生者之

名然則諱之者人死曰然名終曰諱自高祖至父皆不敢斥言故云名終

將諱之至人諱臣人不諱 集右祭祀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以享右

祭祀 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也祭與拜引之拜者一曰稽首其稽至

地二曰頓首拜頭叩地三曰空首拜頭至手今謂之拜手四曰振動動音

董讀以兩手相擊五曰吉拜謂拜而后稽顙六曰凶拜謂稽顙而后拜七

曰奇拜謂先屈一膝今音基八曰褒拜褒音報即今之再拜九曰肅拜但

俯下手如今之揖也 毛萇傳鄭玄箋 有來雝雝至相予肆祀 傳云相助

廣大也。箋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

乃助王神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

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 假哉皇考至文武維后

傳云假嘉也。箋云宣徧也。嘉哉君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

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燕及

皇天至介以繁祉 傳云燕安也。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

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與多福祿。 既右烈考亦右

文母。 傳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

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 孔穎達正義有來

雝雝 毛以爲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雝雝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

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爲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

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其主各得其宜又論言助祭之事

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

心由太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安定我之

孝子故令爲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徧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

皇考行化教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爲之君故也由皇

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

有徵祥之瑞以此爲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令神

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

我孝子非徒爲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

言武王大姒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 鄭唯辟爲鄉士公謂諸侯文

以介爲助爲異餘同。 傳相助廣大。 正義曰釋詁云相助勸也俱訓爲

勸是相得爲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

義箭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

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爲之王 箋雝雝至歡心 正義曰雝雝和肅肅敬

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大而分之耳其實常

雝肅也以子言神故云助王神祭孝子當慼而題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

父則爲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爲穆穆也言於薦大牡之牲舉其祭

時所用是茨所謂潔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

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爲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

棄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其紂之所棄

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爲肆故不以爲祭名理亦相通也 傳假嘉

正義曰釋詁文 箋宣徧至君故 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

此太祖宜爲一代始王故知而哉君考斥大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

相對故知皇考爲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爲武王故知皇考爲文王考者成

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

與聞乎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
之安我孝子言其專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之德而
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
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皆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恭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
也。箋繁多至福祿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慈直醜正定繁有徒
是繁爲衆之義故爲多也天之監下作爲徵祥令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
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
蒙其福令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
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發哉上意也　傳烈
考至大姒　正義曰以太祖爲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爲武
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爲威此箋以烈爲光者
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
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陸德明釋文相維息亮反
助也注也辟公音璧君也注同於薦鄭如字王音處餟哉音啜者也祭古
雅反宣哲音哲本亦作哲同宣徧音遍一同才知音智克昌如字或云文
王名昌此謂於文王之諱也則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瑞應應

烈之處既右音祐下同助也大姒音泰下同姒文王妃毛居正六經正誤
注助之以考壽作助誤助从且不从旦也要義父祖皆得稱皇考見正義
蘇穎濱集傳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其萬
大壯也皆助陳其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也大哉我皇文考文王之安我也
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天地神人莫不蒙其利故能
昌其後嗣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然非獨文王之致也文母大姒之德
亦有以右我矣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爲事
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言其來也則雝雝而和及其
至也則肅肅然而敬爲此詩者誰與乃助祭之諸侯也諸侯之所以助祭
者以天子則穆穆想夫在宗廟之中祭祀之時容止可觀也三家者以雍
徹乎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之祭其祭宗廟果有
穆穆之天子乎果有助祭之諸侯乎雖歌此詩何足取哉三代之時其祭
祀也天子則穆穆諸侯則肅雖觀其容止則其心可見矣至於三家之祭
則其心已讒僭竊之謀矣想其容止亦無復三代之時則徒歌其詩何所
補哉天子爲進大壯之壯而諸侯之助祭則陳其祭祀之饌言其得四海
之歡心如此大哉文祖也父謂之考祖亦謂之皇考綏其子孫使其臣則

明哲其君則文武其降福使君臣皆賢可謂至矣既使君臣皆賢則安及
皇天無有變異焉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而安之以壽考則其福之降也
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后君也王氏以宣哲維人在王庭之人以文武維
后謂繼世諸侯不如蘇氏以爲其君臣明哲文武然以爲其君臣明哲文
武蘇氏又以爲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要之
大祖降福于子孫既及其君又及其臣以見降福無所不備不必以先王
之臣與祭爲說然其所以降福者非特先祖之力先祖之配亦有力焉大
母亦不必以爲大王配也陳少南云文母不必是太姒文母乃文德之母
也先儒則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王氏則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
王皆非也蓋所謂皇考烈考者皆指其祖也言皇考者尊之之辭也言烈
考者美之之辭也孔氏之說則以爲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
昌厥後者則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贊本非廟中之事故其不爲廟
諱此言非也使當時果祭文王則亦不爲諱雖周人以諱事神亦不如此
也自三代已前人君皆稱其名如堯曰咨爾舜則是舜乃其名也而史之
書舜乃曰虞舜側微盤庚亦其名也商書之篇名乃曰盤庚則其不諱可
知矣自周已前未嘗諱至周之時則諱矣然周人如稱文王則不斥曰大

王曰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有道曾孫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
名故也若不專指其人則雖紀其字亦爲無害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
王孫滿襄王名鄭而當時亦有衛侯鄭曹武名款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款
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
王之名也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簡
王名夷而春秋亦嘗書晉侯夷吾皆未嘗爲之諱以此見此說非也　黃
曰唐陸淳嘗言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其未盡追遠尊先之義故又
推尋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祀於始祖之廟而遂以始祖爲配然
則周人所謂禘太祖者豈非禘帝嚳乎鄭氏蘇黃門皆以太祖爲文王此
徒見詩中有烈考文母之辭而不察其所以爲禘之義也鄭氏謂禘大於
四時而小於祫王肅馬融則謂祫小於禘予以爲馬融王肅之說爲當而
鄭氏之說非也夫禮有郊有禘有祫有時天子兼是四者之祭而諸侯有
祫與禘有時無郊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者四時之祭也大事于大廟者祫
祭也魯以六月禘周公必書禘者書其僭也所謂魯之郊禘周公其衰矣
吾以是知諸侯之可以祫不可以禘則禘之大於祫豈不明哉三家者以
雍徹孔子以爲奚取於三家之堂蓋傷之也雖然此詩言禘大祖而稱及

於皇考烈考文母之事何也。鄭氏蘇氏以此詩爲祀文王。其說固非李迂仲以爲父謂之考祖亦謂之考。陳少南亦以文母不必專言大姒此皆求爲之說而不可得故曲之辭也。予以爲禘大祖而言烈考皇考文母之事者。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文武之功及於後人如此而所以致文武之功者。推所自來。蓋基於帝嚳姜嫄之生后稷時也。此詩人不盡之意讀者試思之。故齋書解中詩說雝雝則四方皆以和來而非出於勉強肅肅則承事于廟者盡敬而無惰容。辟君也。諸侯有君人之道而其蔚莫尊於公。故謂之辟公。猶天子謂之辟王也。諸侯來相祀事而天子以穆穆之容臨之。是以諸侯皆肅雝而無有失禮者。凡牲不用牝。廣牡則博碩之謂也。肆陳也。皇考謂武王。猶閔予小子之稱皇考也。烈考謂文王。蓋武王之烈考也。文母謂太姒。武王之母也。烈考文母皆繫武王言之也。宣則撫露而無私。哲則知人而不惑。文則能附衆。武則能威敵。皇考所以安孝子者厚矣。遺以宣哲之人。令使承事于朝。廷不遺以文武之君。使蕃屏于侯服。是以能內外和樂安及皇天也。天之安否。視民而已。苟民不得其所。天亦不安其居。今燕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矣。如是乃能昌大其後。福祿無窮。綏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也。今成王頼武王之德澤遺皇天之况祐所能舉此大禮升右文王以及文母也。蓋由尊尊以及親親此所謂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者也。故禘太祖之詩如此東萊呂氏讀詩記王氏曰穆穆敬和也。又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　王氏曰皇考武王也　陳氏曰孝子自謂也　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　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應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大王大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鄭氏曰王見郡焉如小王見文律禾氏曰見不傳敘云曰見領須傳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雖序詩者以爲禘太祖然考其詩詞始言皇考繼言烈考殊不及太祖恐於義未然記論語皆言以雍徹則雍者徹祭之歌也與詩意始

合自相予肆祀以上言助祭之臣與天子之主祭雍穆若此也。自假哉皇考以下由近而推之至於其祖也。烈考不止言文王文母不止言大姒蓋總言祖妣也。假哉皇考綏我孝子使臣有明哲君有文武故上天安之既昌其後而身享壽祉不惟皇考使然也。烈考右之文母右之則祖妣皆然矣　慈湖楊簡詩傳諸儒紛紛異同謂烈考武王者以武王宜稱烈又洛誥曰烈考武王故也。然此文連文母則烈考爲稱文王文王之功業亦光烈矣。若謂武王則文理殊不安烈考皇考皆文王也。特更辭爾。詩序曰禘太祖也。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也。鄭箋亦因之謂皇考大王然武王之時王季大王公叔祖類亞圉高圉之廟猶存則文王未爲太祖此頌惟可言武王祀文王爾未可言太祖。北跡謂於禮當諱而經曰克昌厥後乃四海歌頌之聲非廟中之事。及採得之後即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爾孫氏云四方羨發亦此類然孔何以知詩文於廟中則諱乎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此詩也文也禮不諱不可以後世多諱之俗意古者之亦然雝雝和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不言也。於歎美也。廣大也。牡明非牝也。故又曰騂牡曰玄牡曰白牡曰牸牡肆盛也。假大也。綏安也。燕亦安也。文王知人所用皆宣力明哲之人。後嗣賴以爲輔又文王之爲君有文德足以深入人之心又有武功足以服人之心。道家文武故後王休賴以安文王安民民安則皇天亦燕安天心不可見以人心安之人心卽天心於是知燕及皇天文王所遺有宣哲之人又有文德武功之遺業其道燕及皇天故能昌其後祭有嘏辭綏我眉壽介助我以繁多之福祉皆嘏辭之所有也。王禮嘏辭雖無見孜而少牢饋食禮嘏辭有眉壽受祿之辭此詩其武王受嘏之樂歌歟右助也不特蒙右於烈考亦蒙右於文母文母太姒也此句法與我將伊嘏文王同謂蒙嘏於文王也嚴氏詩解陳少南太祖安我孝子之道使世世在位者皆有明哲之才爲君者皆有文德武功烈考指父文母指母不必言太姒也本文叫詩緝王曰見毛傳鄭同見鄭箋孔曰見王氏本曰見東萊曰王氏曰王見詩記達仲書文王毛禾解故舜也亦久華谷嚴粲詩緝辟公解見烈文　穆穆解見文王　有從彼國而來雝雝然和既至於此肅肅然敬者是助祭之君公諸侯也。是時天子之容穆穆然敬而和。於我薦進大牡牡之時其辟公助我肆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以奉其先王也。此由先王之德使然。於是贊美大哉皇考文王綏安予孝子以已成之業其臣宣通明哲。其君有文武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昌大其子孫而安祐於我使得

秀眉之壽助以繁多之福也此又見右助於光烈之考武王及見右助於有文德之母大姒故也　古注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朱氏從之王氏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詩記從之李氏則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三說不同今考祭法父曰考祖曰皇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此說天子諸侯大夫廟制其實考者祖父之通稱也康誥云丕顯考文王酒誥云穆考文王顯考穆考皆稱文王也洛誥既明稱烈考武王載見始見乎武王廟而言率見昭考則烈考昭考皆稱武王也武王無競維烈故稱烈考猶商稱湯爲烈祖文王書穆故武王書昭也唯皇考通稱文王武王此詩後稱烈考爲武王則皇考稱文王矣閔予小子言皇考能念皇祖訪落言皇考能紹文王之直道則皇考又皆稱武王矣蔡曰五見呂朱曰五見元澤王氏曰見詩記朱曰見東萊呂曰五見蘇氏曰五見朱傳李氏曰見集解公說曰見正義黃震日抄序以爲禘太祖於詩文無之於禮於論語則徹祭之樂歌詩中烈考皇考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武王華谷考以祭法考乃祖父之通稱右烈考之右蔣庵亦以爲左右之右云尊也按古注亦以爲右助之右未知孰是若雪山則曰右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於用爲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然非古義也林岊講義

言有來雝雝而和至止肅肅而敬者諸侯之助祭也天子主祭而穆穆可見王中心無爲守至正之意於乎美哉廣此大牡以相予之陳祀大牡頌大肥腯之謂相祀而薦此所謂得四海之歡心也大哉皇考武王乎綏我孝子之心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惟安格于皇天克昌其後綏我以眉壽助我以繁祉昌字陸音倡處亮反故我得享王業居王位而行禘禮然推其所自來既得右助於烈考文王亦得右助於文母太姒也禮不王不禘成王於禘之時推其所自於武王以爲武王實得天下故詳於歸功而本之文王太姒焉詩傳纂註謝氏曰思齊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清廟曰肅雝顯相有瞽曰肅雝和鳴雝則有來雝雝至止肅肅宗廟永大宗之時和與敬不可偏廢有雝雝無肅肅則溫而不厲有肅肅無雝雝則恭而不安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助祭之公侯當如是也　周人以諱事神春秋襄公四年陳侯午卒胡氏傳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上甚不地滅國書取亡奔稱逃之類所以救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

書戌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甚者遷禮以爲孝謟者欺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嚴氏曰五見[illegible]未善詩經解頤來而雝雝至而肅肅此諸侯助祭之容也薦其廣牡相其肆祀此諸侯助祭之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謂諸侯助祭而天子得盡其深遠之容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謂諸侯助祭而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莫深於人也而文王之宣通哲知則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也而文王之允文允武則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是行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用節綏乎孝子之實也即克昌厥後之實也劉玉汝詩纘緒有起辭也下有所指如有瞽有客本句即見有駜次句見此主第三句方見大法也其稱天子直以先祖既享祭俎將徹爲徹者之言歟又豈武王始有天下故爲諸侯助祭者而言歟竊謂上言辟公則下言天子借辭當然又前段未祭以前則稱天子後段既祭乃稱孝子與又此詩先述諸侯次記天子先記助祭次言已祭然後稱頌祖考既以

錫福終之而又言奉祭大抵此詩皆倒說又是一體豈以徹自下始而義亦有取於此歟此篇見爲武王祭文王者以言天子言皇考文母也見其爲徹者以周禮論語証之而甚明也詳詩之意所言爲助祭受釐以從事其爲徹時所歌亦可見然祭將畢矣俎將徹矣而君臣猶同其敬既受福矣而猶有覲愛不已奉承無窮之意焉當此之時安有既灌以往不足觀之患哉李公凱句解有來雝雝成王奉禘祖之世而諸侯之以職來祭者皆雝雝乎其和至止肅肅至止於廟也肅肅乎其敬相維辟公助其祭者唯公諸侯也天子穆穆王其祭者穆穆然天子也於薦廣牡其薦進是牲唯肥腯之牡牛也相予肆祀辟公者助我以陳其禮假哉皇考成王於是推原得[illegible]之由稱之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孝子安我孝子以已成之業宣哲維人又明王身智哲之人以輔之於內文武維后文德武功之諸侯以輔之於外燕及皇天其無不安之故上及于天克昌厥後故能昌大王後和合得以昌王位行禘禮綏我眉壽上天享之而安我以眉壽之福介以繁祉介我以繁多之祉既右烈考非但使我獲右於文王亦右文母于文及后於文武是皆太王之力豈予小子所能致哉謝升孫詩義斷法有來雝雝止天子穆穆　諸侯之助祭者其來雝雝其至肅肅

其助我祀事者咸備如此則天子得以泰然無事惟先其有穆穆深遠之容如此天子粹然於其上其下能盡助祭之禮故也　助祭者無間於和敬之美而主祭者得遂其深遠之容蓋祀事有資於諸侯之助祭也然助祭者不能以皆敬且和則主祭者亦豈能以自安而遂其容哉　有來雝雝止綏予孝子　此言祭祀之時上下一於和敬而後前聖降監乎此若上下無和敬之意諸侯雖屬壯以助祀而大哉皇考康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大抵前聖之降監本未易致後王所用致其享者亦惟君臣同一和敬之意豈徒在於物耶君臣奉祭而知敬之意同有以達於外故諸侯助祭而感通之效庶有以安乎君尸人之於祭祀未有不勉強於始而怠情於終者周人之祀太王也蓋徹不逮之時而肅雝穆穆之意猶且形於歌詠焉則其上下協一者又將始終如一矣自是而祭祀之禮每用以徹所以示訓也後世乃用於三家之堂亦可嘆也此章結足要發得出　諸侯盡和敬之美而人君有深遠之容故其奉禮以祭也前王有以安乎後嗣矣　彭士奇詩義主意有來雝雝上天子穆穆　古者君臣之盡善蓋於奉祭之際見之何也祭所以一人心也故觀人之道莫大於祭助祭者惟諸侯既有和敬之心主祭者惟天子又有深遠之象君盡君道臣盡臣道豈不足以見古者祭祀之盛哉　相維辟公上相予肆祀　祭者國之大事一人主敬於其上則群臣效職於其下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諸侯之助祭要當盡和敬之心也為人臣者固患乎有矯亢之迹又患乎有怠忽之萌故來而雝雝和可知也至而肅肅敬可知也和而且敬斯其為助祭之諸侯乎　於薦廣牡上綏予孝子　諸侯有以助吾祀先之心則前人有以安吾後人之心矣　宣哲維人上克昌厥後　聖人道大而德備則天與後人皆被其福矣天之高也後人之遠也豈能外於聖人之道德哉惟能宣哲以盡人道文武以衛君德則安人以及皇天又且克昌於其後道德之功大矣哉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聖人之所以為聖者要非一端之所能盡也有人之道焉有君之德焉所謂人道者要必有以建彝倫之常所謂君德者要必有以得統臨之要故人道非明哲不能盡而君道非文武不足盡大王者人道君道之兼盡其斯所以為聖乎　綏我眉壽止亦右文母　前王能久其錫福之功後王能盡其奉先之孝要亦各盡其道而已矣先王之受其子則以眉壽繁祉而錫予之後王之念其前則合烈祖父母而尊禮之一以有道之長豈非先聖後聖各盡其道於錫福奉祭之間乎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聖人之所以安其

後嗣者不特安之以壽之長而且助之以福之盛　林泉生詩義矜式有來雝雝上綏予孝子　諸侯盡誠以助祭而人君著其容儀之美故諸侯奉物而助祭而前人慰乎感慕之情矣君臣之德容並著則父子之孝感潛孚矣是知助祭惟在乎誠而非徒在於物也中間就天子與孝子上點撥意以君臣之分言之則曰天子以父子之分言之則曰孝子武王尊為天子而有以得諸侯助祭之誠親為孝子而有以致先王享侑之應　有來雝雝上克昌厥後　君臣之德容並著故祀禮感乎前王者其孝深前王之道德兼全故治效格乎上天者其慶遠　聖人道隆德盛既有以純和天人而垂裕後昆矣是宜後王能合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王而無愧乎為子之責也　諸侯盡其和敬以助祭而天子有穆穆之容則君臣之禮著矣知敬之諸侯奉牡以薦而文王享之有以安孝子之心則父子之感深矣一特之盛何如哉要知皆文王昌厥後之致也文王之道德數於人而通乎天後嗣之昌大王何容心焉　一詩之中獨此一節尋美文王之德祭祀之由興正在於此　宣哲維人上亦右文母　前王道德全而治效足以啓裕後之休故後王福壽全而祀事足以嚴尊親之禮夫後王尊親之嚴由於前王錫福之盛要知前王道德格天之效乃啓佑我後人之本也綏我眉壽以下即昌厥後之實

雝一章十六句

朱子集傳周禮大師及徹師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輔廣童子問[illegible]　[illegible]論語定此詩為徹祭所歌[illegible]　論語三家以雍徹[illegible]　氏曰[illegible]　則殺肅[illegible]以徹

灉

洪武正韻於容切水名爾雅水自河出為灉亦作澭滜周禮作雍又送韻　許慎說文灉河灉水在宋从水雝聲徐鍇通釋按尚書雷夏既澤灉沮會同言灉入于雷澤也又按漢書雷澤在今濟陰城陽西北兗封反爾雅[illegible]入[illegible]雝反[illegible]顧野王玉篇灉紆用切水自河出又音雍澭灉並同上張參五經文字灉名丁度集韻或作

澭司馬光類篇澭又委勇切水聚。晏褋廣千祿字音雍。又於用切皆水名。揚桓六書統影母灉。說文。灉雝省。澭省。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職方氏兗州其浸盧維。趙謙聲音文字通河灉水在宋出曹州。古通借雝。俗譌用維。周禮職方氏兗州其浸盧維。注當讀作雷雝。不敢改也。釋文盧音雷。維於恭切。呂爲維字有雝音則非也。作灉非。雙音見去聲。韻會定正字切影弓影因煙灉。

篆書 灉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灉 徐鉉篆韻 灉 六書統 隸書 澭 沈子琚碑見漢隸字源 灉 澭 並六書統

草字 𣶒 鮮于樞草書集韻

洪武正韻於容切。周禮職方氏兗州其浸盧維。釋文盧音雷。維於恭切。又繳送二韻。

維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二

一東

廱

洪武正韻於容切。辟廱學名。說文作廱。爾雅廱廱和也。通作雝。辟雍天子曰辟廱。詩箋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辟雍與廱邑繆與雍類雖雙押如㮚邕時雍辟雍之類不妨分押。許慎說文廱天子饗飲辟廱。從广雝聲。爾雅[illegible]也。顧野王玉篇雍同上。陸法言廣韻辟廱天子教宮。唐玄度九經字樣廱雍上正下俗。今經典相承辟廱用上字。雍州名用下字。徐鍇通釋定封反。司馬光類篇又委勇切。揭塞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畫臺於樂辟廱。又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詑王制天子曰辟廱。漢平帝紀詔劉歆治辟廱皆此廱字。然大選班固東都賦云乃臨辟廱。又三雍之儀。注應劭曰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又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又辟雍詩乃流辟雍振平子東京賦云左制辟雍。唐歸崇敬傳天子學曰辟雍。止是此雍字。又如近年太學補試辟雍水環如璧賦。匙李端三韻押宮韻云曾播坤之爾雍亦是此雍字。然則有所引證押韻須詳細依出處本文寫。若押時雍可再押辟廱。如已押此辟雍字。韻則不可雙押矣。釋行均龍龕手鑑廱人廱奴斛名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廱音廱義同。楊桓六書統影母𢈔。或从广从敎省宮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白虎通四面如璧水雝之。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蓋以茅草取絜清也。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清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周圜如璧則曰辟廱。集韻通作雝。詩振鷺于飛西雝。倪鏜六書類釋廱本作邕。趙謙聲音文字通廱天子饗飲辟廱。詩於樂辟廱。築土邕水外圜如璧以節觀者亦取味義。故亦借雝。東都賦乃臨辟雝。記天子曰辟雍。合正韻會定正影弓切。辟廱天子講學行禮之地。以水環丘如璧以節觀者故名。字切影弓影因煙廱。

篆書 廱 說文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廱 徐鉉篆韻 𢈔 六書統

隸書 廱 李夫人 廱 孔龢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廱 辛史碑 廱 孔宙碑 廱 高頤碑並漢隸字源

草書 𢈔 鮮于樞草書集韻

有明其義者以待考之其義曰明王制記天子曰辟雍不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羅壁識遺曰鎬謂辟雍非學之辟廱和也詩靈臺篇言辟廱而其中述鳥獸魚各得其所處鼓鐘歸吳不均調皆非學校事曰文王有聲言鎬京辟雍其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亦於學無損數下為下字一本誤作不何備德輔擬丞相大司空辟廱奏

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　王者治要在化民法設而弗犯令行而弗違上下歡欣無乖離之咎者其素存也昔者帝王地不過千里外列為諸侯政教咸自出不專在京師咸圖必循觀始然後之其化非甚便也然猶用是以為國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自上達下也成康之隆雅頌興作刑錯不式四十餘年故孔子稱曰郁郁乎文哉秋大侵古變則徵焉豈僑公來圖諸侯能修泮宮後伯禽之法詩頌載之今漢地數萬里車書所該皆為郡縣群臣百姓待上施令口所欲言述如雷風甚便易為非古比也高皇帝定令天下自有事常視御軍旅群臣多功臣不閒禮博士叔孫通行君臣於征酌之閒厥維萬里皇令頓之化議雜春有適差然媚言之後為此甚難故孝武皇帝元朔之詔曰禮壞樂崩朕甚愍焉誠思為漢家建大業亡極也於是大儒公孫弘兒寬董仲舒太史令司馬遷永聖意議禮樂咸有發明董仲舒首推孔氏抑百家立學校之官弘請置博士弟子廣學者遂定正朔服色寬議封禪事此先帝至聖至明垂之萬世者也陛下丕承前烈留意施化憫念愚民無知抵辟道於聖慮自貶損以為教化不先章下臣向章詔臣等愚弗逮事不足以興創作竊伏見國家八聖相承大議已定其經傳有文皆次第修立不專一世今陛下欲增未至行所宜誠盛德謹按周詩武王作鎬京行辟廱禮四方來觀得廣文蕃燕翼子之道故其詩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服臣向言合經意便當世宜施行臣請立辟廱長安城南外圓內方如古制度興千載之廢斬萬民之蔭蘄熙化行天下帝善會要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廱因以基位世祖中興遵營立明堂辟廱顯宗即位躬行其禮養三老五更於辟廱威儀既盛美矣西漢書平帝紀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以下小字漫漶〕

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小字漫漶〕今漢興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神〔小字漫漶〕王莽傳莽奏建辟廱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嘆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蕭由傳元始中作明堂辟廱徵由為大鴻臚會要平帝元始五年劉歆孔永孫遷平晏四人使治明堂辟廱得萬國懽心使各千戶三輔黃圖漢辟廱在長安西北七里漢書河間獻王來朝雅樂武帝對之三廱宮即此

東漢辟廱

續後漢書禮樂錄辟廱天子學宮也水如璧圜外以節觀者通中而有四門廱壅也壅水為澤也故又為之澤宮其制如明堂明堂五室辟廱五學太學居中如明堂之太室東西南北之四學如青陽明堂總章靈臺初文王作邑于豐考古學制引豐水立辟廱武王作邑鎬京引鎬水為辟廱故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周公制禮樂而辟廱為天子學言諸侯半之曰泮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如脩命夔典樂教胄子之制凡直寬剛簡中和祗庸孝友之德歌詠聲書諷誦言語舞蹈之節風賦比興雅頌之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干戚羽籥鐘鼓管絃之技燕射食饗升降揖遜之儀極其至則天道性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教之習之性之身之。審刑法治軍旅獻俘授馘莫不造焉以為王政之本風化之原故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辟廱者天子設教之宮也三代太平之本盡在是矣周衰道學廢缺天下始亂最所先務皆以不急而循之以趨功利至於鄭然明欲毀鄉校職本植末卒皆僨覆折入于秦漢興至孝武董仲舒對策請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教化明而習俗成故天下常無一人之獄請吏化立學校上不能用其後公孫弘為學官奏請立太學首善自京師為博士置弟子員著為功令宣帝時王吉上疏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非太平之基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上不納其言乃謂漢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以風化天下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帝崩王

平帝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鄉曰庠術曰序逆立辟廱京師光武及正大興學校立辟廱于洛去明堂三百步明帝臨廱拜老横經問道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望者億萬計可謂盛矣然而德化未洽終不苿三代之隆者國家誘士以利禄師主誦習者章句訓不習於禮樂長不熟於踐履不明大學之道不能窮理盡性紊其心法而達乎教本天子不為帝王之學不能化而力治故雖有辟廱之名而無辟廱之實也東漢書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而漢發求去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廱所以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讖緯也按光武紀七經讖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河間古辟廱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時太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也及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公車也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廱明堂章下三公而純議同榮帝許之　光武中

元元年初起辟廱注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廱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廱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肖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廱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朕閔薄德何以克當　和帝永元十四年三月臨辟廱東漢會要順帝陽嘉元年臨辟廱饗射二年十月行禮辟廱奏應鐘始復黃鐘作樂器隨月律靈帝熹平六年十月幸辟廱東漢書楊賜傳靈帝幸辟廱引楊賜為三老　蔡邕傳蔡老辟廱示人禮化蔡邕獨斷天子之學曰辟廱謂流水四面如璧以節觀者文選班固東都賦御明堂臨辟廱揚緝熙宣皇風注辟廱宣德化之所脩水環之以示德教流行也兩都賦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廱海流道德之富　張平子東京賦春日載陽合射辟廱桓譚新論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璧之故曰辟廱言其上承天地以順教令流轉王道終而復始白虎通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學不知道于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王之道也禮曰有來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群后之太子公卿大夫之元士嫡子皆造焉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為世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天子立辟廱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廱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廱之為言壅也壅天下殘賊故謂之辟廱也王制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其外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

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廱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錫錫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鄉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禮義也序者序長幼也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爾舍明令必次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於仁故立庠序以導之也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行義立五帝之德朝則坐於里之門弟子皆出就農而後罷示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若既收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其有賢才美質如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度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

魏辟廱

魏志文帝正始二年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廱以顏回配　五年五月講尚書七年十月講禮記亦如之　甘露二年五月帝幸辟廱會命羣

臣賦詩　崔林傳。晉楷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祀。辟雍行禮。必祭先師。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有平昌門。道東辟雍。去靈臺三里。俱是魏武帝所立。高七丈。文選注引陸機洛陽記云。辟雍在靈臺東。相去一里。皆魏武所徙。

晉辟雍

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晉書武帝紀。太始六年。冬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學生帛牛酒各有差。宋書禮志曰。晉武帝太始六年。臨辟雍。行鄉飲酒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博士及學錄祭酒。咸寧三年。惠帝復臨辟雍。行其禮。通鑑綱目。晉成帝咸康五年。張駿立辟雍。晉書應詹傳。詹陳便宜曰。今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禮義。光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　天文志。辟雍禮得。則太微明。諸侯呈明。潘岳閒居賦。靈臺傑其高峙。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迴淵。祗聖敬以明順。養老更以崇年。注云。明堂辟雍是一也。長安志。將墜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三輔決錄。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唐辟雍

唐會要。永徽二年七月。詔議立明堂。令詳定辟雍制度。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有司奏。辟雍案大戴禮無文。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唐繪歸崇敬乎正禮。代宗幸國子。司業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繞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為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釋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辟雍。以祭酒為大師氏。司業為左師。右師教授法。學生謁。搢衣前請師。為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講。請益。師二時上堂。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賦主徒及弟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槓楚之。有詔集百官議。皆以習俗憚改作。故無施行者。唐書張薦贊。偉圜水為辟雍。古之制也。

宋辟雍

百川學海燕翼貽謀錄云。崇寧元年。徽宗初立辟雍。增士共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於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於辟雍。蓋太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總治兩學。辟雍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為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悉廢之。而辟雍之士。太學無所容矣。元一統志。在開封府。宋徽宗崇寧元年八月。建外學十月。即沛都之南。度地立學舍。國先王禮以制之。樂以和之。應名曰辟雍。外圓內方。為一千八百七十二楹。以居天下貢士。推三舍法于天下。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內外升于州。由州之上升于辟雍。由辟雍以登于太學。司成率屬稽稽考成。升其尤者。命以官。三年大比。眾以時務別等差。唱第釋褐而官使之。今其地則廢矣。玉海。崇寧三年十一月四日甲戌。幸太學辟雍。先是十月六日。定儀注。書手詔賜司業吳絪等。學官遷秩。賜章服。兩學授官免舉賜帛。宣和四年三月辛酉。幸太學。命祭酒韋壽隆講書無逸。司業權邦彥講詩下武。學官遷秩。賜詔并御製宣聖贊十特以之士二年。興化府志。徽宗御書辟雍詔。刻石興化府學三禮堂中。議郎教授莊采正叔立。宣政雜錄。辟雍興於崇寧。而廢於宣和中。更輔相數欲廢而未服。張無盡在朝曰。我有大鎖一量。終欲鎖辟雍而後已。聞者笑曰。既鎖則有開時。未見其廢也。果不能鎖。後王將明為相。遂與醫學俱廢。朱子精錄。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先生云。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這物不必論。如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折。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為學名。或以為樂名。無由辨證。某當初解詩。亦疑於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廱為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

辟雍舊規

事類全書。周學士上庠錄曰。初建太學。只有十齋。曰服膺。謹身。習是。守約。存心。允蹈。養正。持志。率履。誠意。積善。七齋曰觀化。貫道。務本。果行。謹信。時中。循理。後學官以太學尚有隙地。復申請于朝。得旨增置三齋。曰節性。經德。立禮。共二十齋。每齋有爐亭。大率可坐二十四位。遂會題名板牌。掛于東西二壁之上。既第者以朱誌其上。而下批云某年登科。或甲科。或釋褐。各以貫書爐亭東西二壁。通身塞暑。月即開北面實壁。以光齋板牌。掛于此壁之上。二板牌書鄉姓夫德。掛于齋壁。

爐亭之圖

書廚　舍廚　書櫃　浴堂　坐次　爐　坐次　天井　天井　爐規板牌　後窗第三位　後窗第二位　後窗第一位　後窗第一位　後窗第二位　後窗第三位　齋亭　門

學官　國子祭酒　國子司業　國子博士　太學博士　國子監丞
國子監簿　太學正　太學錄　國子正　國子錄　監書庫　監廚官
前廊　學錄一員　學諭八員　直學二員　教諭一員　逐齋齋長一
員　齋諭一員　集正一員　生員　太學生一千員　國子生二百員
內舍生一百員　武學　學正一員　掌儀一員　直學一員　職掌
學錄掌規矩及給假凡學校之事分東西廊各任一人掌之直學主學生
出入門簿及治齋僕之不職者學諭掄講小經掄月出題目教諭在中門
外教小學生長諭點檢本齋供課史革會議彈其不遵規矩者集正掌本
齋一月出入之費凡齋衆納用置器皿書籍及會食廷會之事兼掌官書
假借登帶簿書月內有引篆試者代長諭引新參者至崇化堂而又凡節
序會食及公私試中光齋者參假者皆掌其事倘合用而乏錢則集正自
措置應用俟有錢則支還　參齋　初參齋例具欄僕齋僕備名判每
齋二枚引至齋廳相見納齋用錢十七千方引篆試次日行食行食日別
具判參前廊未行食前雖出不書門簿及不請假出入以欄僕行食後以
衫帽呈本齋候新參名數畢方以當題名於爐亭　供課　逐旬一課上
旬賦義中旬論下旬策前廊具課題中學官學官判示貼于大門諸齋僕
各錄貼于爐亭凡催課在學官嚴號大率依前課即催後課不登即決齋
僕並先經齋長諭及前廊書名方呈學官課簿係齋僕就集正請錢置
私試　逐月一試以孟仲季月分試三場惟二月內事冗不試以後月追
引遇公試月則先先一日鎖院前廊出宿于外次日引試會于東西南三
序內舍別限于東序之北以幕匝之試日案懷挾學官惟司業不與考校
鎖院五日後司業入學關榜例關第一等每十名取一人不及數亦取一
人　公試　以二三月晦朔為率引試二日初日詩賦義五道次日論策
各一道差外官主文以學官一二人參考察懷挾甚嚴試日士子各具襴
幞揖大廳簾向拜考官具公衆答拜訖方出題目奏號後御史下貢院監
關卷每十人取一人第一等多關第二等視就試人數四百人取十人逐
等倚之　解試　試與舍法不相干經義六七人取一人詩賦四人取一
人　外舍　凡在學三季謂之滿年者有分數而後當校定新參未滿年
雖公私試雅亦無分數且如今年雖是滿令春公試高占亦只得分數惟
在學久而未校定者先只公試第二等即限本年私試三中便得升補史
不待來年公試　內舍　外舍生第一年滿若分數及等謂之校定次年
公試中第一等則升補當日行內舍食自後亦赴私試為內舍校定三點

則退降外舍凡一年中内舍平等校定六七人優等校定三人設有一人
與第三人事體同亦就中校其優劣　上舍　上舍率再歲一試例不出
季秋之月主文係奉聖旨差外官亦照差學官一二員其法重於他試每
試只分優等平等雖中優而前試無分不得為優校何者一年内只有優
校三人皆以是年公私試分數校定雖不得為優校亦不失為平校凡優
校人試中優即釋褐若有三四人則取分多者一人為狀元中平即免省
赴殿不中謂之下等上舍後三年方免省赴殿平校人中優即免省赴殿
國子　係父兄叔伯在朝而子弟來入學者解試六人取一人補試看
人數多少臨時取旨幾人取一人多不過五人少不過三人凡國子入學
而父兄伯叔去任者則移入國子生類凡國子只許試外舍校定如合升
舍則不該升名曰寄理内舍族無人在朝方許升補凡國子不得充齋長
諭　迎駕　駕出前一日於貢院前西畔設學官起居幕次二十齋各設
次於東畔空地每齋各幄幕雞初鳴諸齋生各具襴襆聞堂上鳴鼓而行
從循理齋前門出詣起居所除官廚辦鏝頭三枚早點心外每齋各備酒
餕迎駕畢於貢院前兩廊各備床椅鍋竈任意烹飪下酒之物大率五齋
飯畢從容候聖駕回乃反次日如初禮　釋奠　祭酒司業太博國講圖
正國錄監察御史太常廟官等侍禮初獻及中終獻各一人東西從祀各
三人十哲二人讀祝為帛各一人御史官一人不服紫服惟緋襈不赦者
凡導獻官進退跪拜獻奠皆太常之人先奏大成樂而後藏事奏樂之式
樂工數人歌御製文宣王贊于上編鐘磬琴瑟次奏祀合歌每齋五人
助事襴襆序立于大門之内皆北向其拜視獻官卒事而退　節序　朕
與生員各具冠帶襴襆於本齋團拜先一日買香紙錢為等雞初鳴時
具案于大門逐人拜禱團拜訖齋僕導齋眾東頰適謁諸齋賀節每齋各
名紙一具某齋長某與齋眾拜賀如正旦則來會食前拜謁大成殿訖各
以鄉里會合團拜于崇化堂凡節假冬至正旦寒食各三日餘假一日凡
遇節官廚不舉火即打米出食錢其日聽生員入亦無門禁凡會食卯飯
羹惟正旦寒食早膳三盃其餘即晚會五盃七杯以上隨齋豐儉　監廚
除監廚官逐日准事外每二十齋各監廚十日長諭逐推一人齋眾每
日二人早上覲業詣前廊學錄位前拜謁訖至廚監視隨意烹飪凡羊雞
鵝頭數及肚肉蹄掌之類各察其數照二十齋當日行食人數之簿二膳
之米必務視其所出之數師驗漸淘必謹警之一日之食飯辛祥腐精不
適節則無以調眾口　齋用　每月人納一千其諭内舍免當之有亦免

一半長假先短假就歸歸來納積久及先齋訖
方許行食久在齋請假須納齋用足方給假

泮水辟廱 識遺 泮水

一詩八章五章為伐淮夷發首二章述魯侯泣泮之儀弟二章内匪怨伊
教一語似學校中事泮水果為學校作則當鋪張學宇之制頌說教養之
美推明仁義道德之原與人材興盛之效今皆不然而釋者例以學校明
之其說實肇於漢儒王制曰天子辟廱諸侯頖宮益謂環水為天子之學
則半水為諸侯之學又以詩言獻囚獻馘獻功遂於天子出征之下繫以
受成於學及釋奠于學以訊馘告事語其實漢儒以學釋泮水辟廱本匪
怨伊教一語後儒遂以釋詩自唐陸德明始不知漢儒泥於一語非通索
諸章之旨也孟子言古之學惟曰校庠序而詩本旨及小序俱不以泮名
學故鄭玄禮記注曰頖者班也所以班政教蘇謂釋為班政之所則小大
從公飲酒勝老假祖事事獻囚獻功獻俘獻琛所繫甚宏不然何以事事
自學出也玄又謂先賢指辟廱為廟亦非益廟為致敬鬼神之所而學為
饗馬射馬因俘獻耳瘖痺流無黙慢甚矣此皆非察之道理者也白虎通
曰辟廱外圓内方明德當圓行當方祭邕明堂論曰辟廱外圓内方擬王
者動作法天地水環四周學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
不當廣乎其釋辟廱雖明而於泮水則嚮皆禮記之說拘之也訓致堂嘗
疑泮為廟頹詩八章哉事居三非學明矣廟則飲酒譽師俘囚琛馘施教
皆質之祖宗理或宜然但不能無鄭注黙慢之弊且謂辟廱亦非學辟君
也廱和也詩靈臺言辟廱而其中述為獸昆蟲各得其所應鼓鐘鏞奏不
均調皆非學校中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詩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柔
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又上章曰皇王雖辟辟為君無殺釋者例以辟廱
為學皆誤於漢儒王制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鄉先達魯賢澤士能言泮水非頌僖公詩其中多言伐淮
夷稽之書伯禽嘗征淮夷徐戎小序曰僖公亦誤矣又來閟宮詩其
曰魯侯者指伯禽曰魯公者指僖公泮水曰魯侯只當為頌伯禽詩

詩文

李尤辟廱賦　辟廱岩岩規矩圓方階序𡟫闉雙覲四張流水湯
湯造舟為梁神聖班德由斯以匡王公群后卿士具集攢羅鱗

次差池雜遝延忠信之純一兮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群卿加休慶德稱壽上穰歲嵩嶽單其儀蹌蹌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禹戎蠻髦偕耳表率重譯饗應抱珍來朝南金大路玉象犀龜又曰卓矣煌煌永元之隆會弘謨要周建大中蓄純和之優渥兮化盛溢而茲豐晉傳玄辟雍鄉飲酒賦時皇帝親佳萬乘之尊覿以章乎辟雍甫躋齊列官正其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兮饗味俗而見遠邦儒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維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修勑酒清而不飲殽乾而不食及至嘒嘒笙磬喤喤鍾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特然後知禮教之弘普也 文苑英華王履貞辟雍賦以王者至教之本為韻辟雍之義教化之方辟者象旋圓而不極雍者以流轉而有常行於歷代創自前王業此乃理發之斯亡筆致劃流何莫由之而先著化人成俗靡不因茲而允臧公宮之南靈臺之下赫巍巍以層構規制度於眾寡區別遠采於虞庠經始不差於周雅闡揚學校帝求儒者温良恭敬之士資於父以事師俊造茂異之倫必自朝而達野尊卑有秩禮教是崇取乎年均武叙不以地高為雄隨其局貴賤之義自別尚乎齒步長之儀有馭然可以闡皇化彰風允協和鍾之教先

成琢玉之功寧止太閑天者比於鳴鶴居陰者俞夫漸鴻而已爾其學習以時詩書興教惟司成是典惟古則是効詔夏絃春誦俾民不僭養三老五更俾民知孝惟胄也太子齒矣惟學也元后視之合語於此釋采有時以崇其道以尊其師俾百工允釐庶績咸熙抑前古之是賴伊茲禮之是特德貞行方建其名以取譬泉流波注立其義而在茲由是金華可偃洋朴斯逸所謂深其流者濬其源茂其末者固其本至矣哉辟雍之旨也大辟雍之教也遠可同乎不騫不崩豈俾夫損之又損 三場文選歐陽玄辟雍賦皇風清穆人文豪開京師崇天下之本國學萃天下之才粵若稽古炎自蒼姬始號辟雍昉歷代聲名之盛本大射行禮之宮其規猶於文武其度講於周公節觀者於四面壅流水以環中若乃直閣邃嚴義闥軒朗澄源止而不泥文瀾溢而不蕩肉好適半如璧之象茲乃辟雍之初所以名狀也或在靈臺或在鎬京靈臺者為文王所建鎬京者為武王所營茲乃辟雍之初非一地而同一名也或習射兮觀德或養老兮興孝雖九有之俊髦執萬方之則效茲乃辟雍之初非一事而同一教也迹其建侯設鎬矩袷 畏天讓事君之欲制注視立己之鵠斯則辟雍之習射天下之盛觀始背鶴髮華倖陰昕視噬以揚狡乞以咨斯則辟雍之參老天下之盛儀闐闐啾啾洋奐

美猶覽上國之光華瞻賢關之儁游斯則辟雍之養士天下之名流有容闕之曰子於成周之制講之詳矣於異代亦有所徵乎濮觀夫劉治盛中世臨雍耳 四齋要荒萬里託學遣質跋蘯園橋以億萬計于斯時也辟雍亦可謂盛矣愚曰未然子徒慕光漢之道威若未覩今日之文治我國家聲教之所暨也東踰若木之月津西撫崦嵫之月窟南窮火維之陬北際冰天之涯文軌之治既同弦誦之風四被視寰海為一辟雍陶同宇為一庠序於是在天則應璧府圖書之祥在地則産孔嗣金芝之瑞蔵典早之特祠賁飛龍之首肯乃俾成均之師申胄監之制三年而詩語須亡治婿日星乎緇征之修學宮乎多士之東封具自太以始從王之億萬尚枚與今日同年而語哉大柢惟聖人能盡君師之職惟吾道能正天地而存性養賢為顯後葬帝之大務惟建學為化民成俗之大原勝此辟雍屹乎本根國韻為今之賦者績古之頌被之和聲協之永言前以光八百年之成周後以開萬億載之皇元 楊宗瑞辟雍賦聖元誕膺天命德洽仁浹三垂晏然萬國臣妾神聖代作武功赫然天啓聖皇乘龍御天登三邁五繼後光前斂五福以錫庶民指仁風而肥八埏厥史治而樂士胥走物而宵旰乃尚文德韜武功一制度作辟雍聲教被乎遐通隆運軼乎時雍其為

制也壁月印海洞風舞衢方臺屹然中峙長虹闌干四垂黌序秩兮奐輪層甍翔乎翬飛崖三秀兮殿極靈石敷兮庭闢八戶闉闢兮乾坤九櫺儼雅兮璧奎鼓鍾頌其於樂振鐸宣其教辭既芹藻兮澄碧依菁莪兮中坻潛文魚兮遊戲禽安鳳兮來儀乃有髦士碩儒咸集于茲馴良翰兮德驥朋來況乎總龜筆冠蓋兮后先騁鍋佩兮陸離建嘉猷兮二典撰鴻休兮六詩並追芳兮伊周齊接武兮咎夔合咀嚼天之芘軟唾明月之珠是皆齊丘國之責而來賓上國之輝者也至若萬乘戾止六龍馳馭日表淵撰天顏冲邃百王敞奔千官肅懿以祀其饗禮嚴物備饌貫三老釋奠素王洞洞屬屬濟濟蹌蹌瞻望深穆而治法備化寓於風而樂兼在泮宮而實衆陋晉侯而不齒謝漢門而觀禮視漢世其執昌乃進諸生講經史研治否權今古色笑以教雅訓雁然聖謨日躋思湛時對頌聲懷之詔見惻德洽夫湯武於是益窮至治爰發德音誕告多方爰蒐士林思臻森而之佐以協宵旰之心集天下之英才統行藝於京國騁偶吾兮南濬鐸鍇空兮莫北拊膺語心揮雲吐虹系游求歟熙歌辟雍歌曰淵璧水兮作辟雍建聖治兮啓寰風進多士兮表至公聚令德兮奉無窮拔孔孟之制作兮準酌成均之遺規闕非後世之所可擬倫兮宜與唐虞成周而等隆不然何

以表皇元萬億年太平之成功

王沂辟雍賦　伊辟雍之權輿兮逖哉邈乎歌鎬京之雅詩兮記王制之遺書靈臺傑乎共峙明堂兮同符據坤靈之體勢兮豐層霞之渠渠高基屹其麗鴻兮棟宇環繞而離蹤斥丹艧而不御兮惟儉質焉是圖規矩應乎天地兮包元氣之網如圓海縈流兮湯湯蔭環林兮扶疏洋洋兮玄魚瞻曜兮白鳥戲廣兮浮深巢我兮皇道藹藹兮多士娛弁兮森森葳緌兮或歌講古兮述今瞻明光兮若寔君會不乎章臨於是召禮官以具儀協吉日兮辰良建翠華兮倚柅駟龍兮騰驤大常來兮排排和鸞鳴兮鉠鉠髦士兮雲集乃爭乎泮宮伯夷兮相儀后夔兮爲工虡業兮維樅賁鼓兮維鏞磬硄隱以砰磕咸合雅而投頌乃養三老事五更張大侯布五正繹燕以之而宣揚皇風由是而流行同文王之有聲隆漢明之横經蓋崇儒而尚德宣飾治而樂成原首善之所自宜六合之咸亨也乃有兕齒鮐背之叟相與歌曰於樂辟雍天子之宮文教誕敷四方攸同文教伊何務如清風遹來厥寧遹觀厥成臣拜稽首天子之功趙賈翁繄昔太上元氣渾淪巢居穴處狂飲汙尊蟋民風之大闢尚脩道之無聞逆夫聖人作天秩分闢王化宣人文於是天子有教學之宮辟雍取仁和之義乃若米廩申規瞽宗定制庠開上下之別序立東西之異偉四代之從宜逮宗周之大備雖襲禮之靡同莫不以化民而致治乃闢旋丘乃疏辟流宮翼翼以毗毗水汩汩而濊濊帶以蒼藻之維梁以文鷁之舟天子乃輟萬機之清燕乘六龍而下游建翠華之旌驂赤玉之虬宗伯導儀冢宰告猷蕩埃壒於祥飈扶靈雨於華軒擁橋門之觀聽肥老艾於道周隆國老之錫養陳讜論與遐倫就經訪道戴惟載謀紛胃子以育才勤朝夕之藏脩虎闈當序索卑是倚故將示天下以長長亦以戒挾貴於諸侯於斯時也咸英振綴兆具四術崇六藝衆人稷爲家伊呂峯秀連茹揚翔接武堂惟移風俗而厚人倫蓋藹藹乎庶民而尊主者矣嗟王澤其沓眇倏蒼蘇之不辰万群雄之角逐宜派道於蠹秦夫祚龍興斯文慢仲歲祠音之令儀嶽遠謨於遼人銳而諮雲董燈晁伏東觀廷碁石渠啓情啟呀乎永平之風亦庶幾乎羅縎或乃通藏館之微疵試書臣之靡漱曾不思闢四百禩之丕基不猶愈於一瞬而失泰者乎富塗靡典千微世變降而靴微辯余心之怛怩章闢館於天策攬英髦而講特固未造之詞華窮解紐於四維屹詩書而正道備足以扶六代之衰悅元龜之如彼撫既往而太息嘗晋窺於玄造欽世皇之御極膺同文之休運聘從道之閒德伊洛沂源泗沂泚澤體成始以成終圖象魏之東北位索王於清朝啟六館之嚴翼既制世以告成蹇貽謀之典則我聖皇之有天下也踐商涉周超虞軼唐以揚耿光以風四方材有造而心倫德無遠而弗彰方能簡廉能登雋民潤皇猷明憲章弘祖烈于萬古延文治於百王頡頏雍之泐育宜愈久而彌芳小臣拜手稽首而獻歌曰辟雍峩峩兮辟水沄沄聖功之崇兮聖德之醇食我教我兮惟師惟君萬世無斁兮以壽斯文

楊晉孫辟雍賦　惟聖明之世有聖明之制作會文武於京師有聖明天子之學是爲辟雍水流圜璧壅而實通汪汪乎如四海之會同天下禮樂皆在其中洋洋乎如萬折之必東國南七里天造地設異泮水之爲宮其氣象則明堂之明重屋之重其制朴而度詳又何論乎廣狹與卑崇要之皆爲政治之本教化之宗于茲饗射于茲養老稱有周誦無窮澤德依仁坦坦蕩蕩而爲公禮其門義其路律進退之雍容萬姓之所瞻仰多士之所遵違於是三歌辟雍宇宙同風吾不知爲雅頌之隆也樂吾樂兮不就鐘之鏞鐘也猗歟盛哉帝之德乎王之功乎學制不講於曹論甚哉周室而已來制學不備於鄉書宜乎周移而秦雖自是幾千百年竟古治於淫濠眩漢唐之文飾孰能知夫辟雍合萬古而觀之無今日之東昔際海隅而皆學校一士不顧於庸愚國子監揭範模典章六籍人物洪儒雖無辟雍之名而辟雍之實則有餘科舉詔行孟閣皇圖於是英才龍變而雲起皆德以觀光上國見聖明制作之規漢靈芝獻瑞理氣相符又萬古之所無書生何言雲漢當天太平天子德萬斯年千文傳辟雍賦聖天子成武功闡文運於今日隆禮典於辟雍勝此都城之左巍乎素王之宮金鋪纍乎初日猷稜浮乎半空邃連廡接競壯爭雄儼大庭之正道家來戶之清風儼至聖之尊居藹群賢之景從秩秩還豆鏘鏘鼓鐘莫饗以時泰稷維豐苟不得其門而入則莫能睹其垣墉也於是天子念道學之相傳自濂洛而考亭及我朝之魯翁踵從祀以疏榮命儒臣而秉筆勒堅珉而告成有弟子立館下而問曰辟雍之制何居國子先生呼使前而告之曰鎬京辟雍見之於詩蓋承土壅水之外狀其圓如壁而中規自南自北自東自西四方來觀莫不均齊弟子曰敢問辟雍之義先生曰天子諸侯之學不同辟雍頖宮之名亦異辟者明也所以明其教於四海雍者和也所以和斯民於一世弟子曰唯將揖而退先生曰未也古者建學夫豈徒然崇膠庠以養老重鄉校以興賢於樂辟雍進退周旋循名責實義有取焉豈於壁或不免諸瑕玷觀於水或未達於淵源苦乃道明壽而旅進苟荒月而伏息則非吾所望於諸生者則今一理天頒多士雲集或藝以詞瑒觀

光於上國京師乃首善之地豈無卓然之翹楚挺然之英特是宜濡其身浴其德席弥衡門之下鳴珂清廟之側而不虛辟廱之名而能盡師友之責也。李尤辟廱銘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藝文類聚陳徐陵皇太子臨辟廱頌曰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爻彖之說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咸由此道制爲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被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資上德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纘彼重黎光茲乙毛儀天以行三善儼極以照四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國乃武乃文化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準的惟善爲樂造次必儒學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發詔弘宣發論語題播脊升堂摳衣即席對揚大人闡闡大訓清言既吐精義入神副德袞文動音辭起關肆泉涌辯論綸之異定倫理之疑王振鏘鏘雲浮雨布介王奉紫聖蹤駛辯秀出信今張禹慚其師法何晏恧其訓詁穆穆焉洋洋焉此實庠斆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柳又聞之書頌聿興史克宣其懿晉雍大啓王廣述其詞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才敢爲頌曰皇運勃啓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旗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海無波三階已平備駕辰止

和鸞有聲弘風講肆崇儒厲成丹書貴道黃金賤藏洙泗興業闕里增榮

元魏源子恭上明堂辟廱書正光元年爲起居郎明堂辟廱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曰臣聞營臺望氣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興理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絕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義以對越上虛宗祀配天是用酬荅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爲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廱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祖於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修廢典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址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義總勒作官營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兵八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接緒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宥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肄胄之禮俛抑而不遑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廈止於尺土爲山頓虧一簣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使是輟創禮之重資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冗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生睹禮樂之富。書奏從之。宋李俊滴水集賀車太子辟廱表　玉軑和鸞肅展六龍之御璧流費舍親紆萬乘之尊輿誦載儀群情均慶。中賀竊以晉武視學惟行飲酒之儀漢明臨廱但講拜老之禮豈如聖世躬愛道真發秘化以開人之天叙彝倫以建民之極膠庠奕奕美論奐於絳區紘誦洋洋揭聲明於寰海恭惟皇帝陛下道致廣大性熙光明。啟異路之淫辭興千年之絕學海涵地產生共慶於時飛雷動風行物咸新於聖作嚴法駕賁旗儒宮示淵衷勸奬之心昭熙朝華黼之典臣適分符竹阻詣闕庭臣無任。宋漢書班固傳辟廱詩曰乃流辟廱辟廱湯湯。聖皇涖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爲神永觀厥成。李跨鶴先生集送元景容辟廱　老年鶴髮玉蒼蒼送汝難收淚兩行短褐尚存慈母線義居初割紫蜂房須憑元白音聲媲鴻厲而今翻異長別素未曾收寂寞一窗溫飽待文章。王初寮先生集同鄂李達之貢辟廱偶斜不利選擲及河不得濟作二詩要狀

讀之殆難爲懷因爲次韻極其悲苦年少紆之當頻劉元忠彭少逸同赴省行天兩竊傷寧救留跡欲濟河水漸蛟龍情不測去住兩更難凄寒斷消息　願風無安果望冀思致林誰回太陽惠照此窮谷陰扶持北雲翼。翻翻翔千乘。張孝祥詩上辟廱　金銅隱花古龍盤來千大羽紛紅立寶鐘玉磬香丁東和鸞雍雍八音翕繹忝虎嗤二十年至尊戎衣不解鞍里中小兒事刀劍管籥掃去塵漫漫真儒倏興明興禮周庠建雲新荊杷銀袍如雲拱翠華師儒便坐講經竟群書足用事對渾雪播門　國初疏淩　教化流道德宣　**體題**於樂明和　眾水學者　左判辟沼　**賦偶**濟肯惡雲洋洋旋躩　夢宇中峙清池外環　橋門中峙水雲集外冉冉外昧清泉日跳　古變名新於聖衣衣冠輸永秋無異　環水外廓建池引素鼓鐘備矣　鼓再典典冠帶橋門濟濟漢儀　**賦偶**　象取其周且波昔廟之設圜國以法辟形白虎之解　**鑾律元會體題**　左判從上　濡宮橋門　**賦偶**　績備集精樂論說　傳環樂明和地在王邑德化天洽流周水琉　環壁垂水圍立法天　這德楊中宮庭帶迄于外環　橋門拥造外施白壯澤宇湖筑宇用以圍　偽京於東西有斜制輪門辭轂而截新軍廱　漢義播以濟弁死事有典傳有年字被經

三廱

堂

辟廱靈臺各詳本字之下西漢時閒河間獻王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
三廱宮應邵曰辟廱明堂靈臺也廱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
又漢書音義曰皆協天人廱和之氣為之故謂三廱西漢書祿單儀
武帝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注服虔曰三宮明堂辟廱靈臺
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金樓子說蕃篇昔蕃屏之盛者
則劉德字君道達次儒服卓爾不群好古文武帝在位來朝對辟廱
明堂靈臺設世謂之三廱對也東漢會要建武五年修起太學稽式
古典邊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中元
元年初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
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
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
觀聽者蓋億萬計東漢書光武建武三十年二月注東觀書載太尉
趙熹上言宜祭封岱宗正三廱之禮 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二月
上始率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廱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
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七郊禮樂三廱之義備矣
是年三廱初成拜桓榮為五更三廱宮也謂明堂靈臺辟廱也守叶

天人廱和之氣為之故謂三雍安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
堂執經自為下說乃封榮為關內侯 祭祀志皇帝受命中興建明
堂立辟廱起靈臺設庠序 章帝紀有司奏孝明皇帝威靈廣被
無思不服備三廱之教躬養老之禮 張子平東都賦遂至顯宗乃
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
池惟水泱泱左制辟廱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良馮相觀祲祈
禳災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廱之上儀脩衮龍之法服注
三廱謂禮之處有親明堂辟廱祭靈臺侍精累宜呈具考休徵靈
臺明堂就和天人辟廱海流道德之富江陵項氏曰天子之學謂之
辟廱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為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為
靈臺元魏鄭道昭文乞脩三廱表 高祖時為國子祭酒上表曰臣
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
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藩落蕪穢遊兒牧豎為之嘆息有
情之輩實小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
臣微意萬一允求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三廱可翹立而興
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

不從唐仲友說齋集漢三廱記 光武皇帝握符闕下身濟大業天下既
定戢弓矢散馬牛示不復用乃始博延儒雅斟酌典憲以興太平之治博
士臣榮建言宜立三廱之禮章下三公太常議太尉臣憙司空臣純議道
在列咸謂當如榮請帝俞其奏粵中元東封之歲遂建明堂立辟廱起靈
臺恢張聖業以垂裕來世明帝丕承增光前烈以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祗
奉宗祀率事升靈臺以望雲物春暮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親養老更
神人之和允洽帝王之典斯備宜有文字登載本末而博史闕焉是敢紬
繹舊聞追為之記曰聖人位兩儀之中君四海之廣上之欲統和神靈
報光功下之欲欽授人時流行德教推其精神必衍之運固足以事神保
民和同無間然必有徽章懿典以鋪鴻業伸景鑠則三廱之禮是也三代
盛王共由斯道而庶事於周為備書時所以嚴父配天頒時布政考休徵
而育人材者載在簡冊炳著可述其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天同極始
靈臺於樂辟廱鄗鄗之文斯為盛矣中更暴嬴焚滅古法莫存炎正
隆興歷十有二君曠世難興迄不具舉方世宗指古禮大而河間獻樂於
三廱雖嘗被詔討論然三篇之說但藏秘府而已維光武以聖德中興顯
宗以文明繼統前遺後承乃克大備于時議郎博士談洽通若曹充張

松之徒相與考古制經討裁訂正於是度地圖南合宮是營琢象其左
業臺立其右而三廱之制定矣上圓下方九房八達以法天地是為明堂
璧水外旋橋門四闢以宣道化是為辟廱崇基三丈門通斗建以協時氣
是為靈臺冠通天衣日月備禮和樂詠祉舞功則宗祀之禮也望元氣正
儀度吹律觀象司曆考祥則登臺之禮也射虎侯奏騶虞觀祖割牲正坐
自講則臨廱之禮也禮行於明堂而鬼神賓祖考寧焉行於靈臺而陰陽
調萬物育焉禮行於辟廱而孝友明道德富焉一舉而眾善皆得者其三
廱之謂矣厥後元和陽嘉之君或舉或次上之祠以章光熙或作十二門之
詩以歌月祀或奏應鍾作樂器以正時律皆能恢洪大道光紹祖武三廱
之禮蓋大而光顧不偉歟初建武末遠境無事歲仍有年司空張純以明
習故事致位台相以為聖王之建辟廱所以尊崇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
按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廱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
奏之未及上而桓榮有言純遂總諸儒以定其制則三廱之成賴純之力
為多故并得而紀之群書足用三廱事對石北渭數是安宮紅只秋體
題大寶玖赦賦偶伏此大玖咸大上後建自老武咸於李明王帝
而四益於實歲華三世而益隆於明世一新大寶之建而得唐明之興

癰 洪武正韻於容切癰瘍俗作癱 許慎說文癰腫也从疒雝聲 劉熙釋名癰壅也氣壅否結裹而潰也又癰猴氣著喉中不通稸成癰也 顧野王玉篇於恭切疽瘡也 徐鍇通釋乙顒反 司馬光類篇又委勇切癰腫肉起 張有復古編从疒雝別作臃非 戴侗六書故癰於容切疽子余切又七余切瘍之邕聚為膿腫者曰癰癰邕也深者曰疽 疽石疽單作邕且又作 以瘍之小者為節 為瘍也俗作瘫 釋行均龍龕手鑑癰 膴癰并俗 癰正 韓道昭五音類聚亦作癕于弓切 楊桓六書統影母癰从疒从雝雝與邕古通用邕壅也血邕而不散故也 統 癰 王癰 癰或从肉 王癰 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前亦作癱 鄭業傳發頸癰注與癰同 集韻亦作臃 又書作癕 史唐公傳雍腫 趙謙聲音文字通癰影弓切莊子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作 癰雍非韻 會定正字切影弓影同 壅癰

篆書 [篆] 並集韻見杜从古 篆古文韻海 [篆] 徐鉉篆韻 [篆] 並六書統

隸書 [隸] 並六書統

行書 [行] 王羲之 [行] 王獻之

草書 [草] 章草

癰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叙

廣雅曰痤疽癰也 釋名曰癰壅也氣壅不通結裹而潰也 說文曰癰腫也 痤小腫也 幼幼新書癰第一篇曰巢氏病源小兒癰瘡候六府不和寒氣客於皮膚寒搏於血則壅遏不通稽留於經絡之間結腫而成癰 其腫上皮薄而澤者是也 熱氣剌之然勝於寒則肉血腐敗化為膿 膿潰之後其瘡不差故曰癰瘡也

頸癰

漢書儒射鄭崇勤以職事見責發頸癰而死 一云癰作癕 內經素問人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 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 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之 夫氣盛血聚者宜石而寫之 此所謂同病異治也

胃脘癰

內經素問黃帝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 岐伯對曰診此者當候胃脈 其脈當沉細 沉細者氣逆 逆者人迎甚盛 甚盛則熱 注云沉細為寒 寒氣格陽故人迎脈盛 人迎者陽明之脈 故盛則熱也 人迎謂結喉旁脈 動脈應手者也 人迎之者胃脈也 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 故胃脘為癰也

發背癰

西漢書吳王濞傳周

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濞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漢節必有以報王 王乃予之 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 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 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 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 屠下邳不過食頃 今先下家室必完 能者封侯矣 出乃相告 下邳皆下 周丘一夜得三萬人 使人報吳王 遂將其兵北略城邑 比至城陽 兵十餘萬 破城陽中尉軍 聞吳王敗走 自度無與共成功 即引兵歸下邳 未至癰發背死 宋書劉瑀與何偃亦發背癰 瑀病篤 聞偃亡 懽甚 叫呼於是亦卒

腸癰

東漢書方術傳華佗明醫 初軍吏李成苦欬 晝夜不寤 佗以為腸癰 與散兩錢服之 即吐血二升 乃戒之曰 後十八歲疾當發動 復分藥與之 後會里人如成先病 請藥 愍而與之 及自病發 無藥而死 王明清餘話 泗州有儒生李氏子 乃醫者楊介之婿 盡傳其術 一日有盱眙縣富家婦有疾 遣人邀李生往 初視脈云腸胃中有所苦耶 婦曰腸中痛不可忍 而大便從小便中出 李生乃下小丸子數十粒 煎黃耆湯吞之 遂下膿血數升而愈 富家大喜 贈錢五十萬 置酒以問之 生曰此癰生腸內 所以致然 所服者乃雲母膏為丸耳 切脈至此 亦可以言醫矣 許當字

口中生癰

王隱晉書徐苗字叔胄弟亡臨殯口中大潰膿潰苗含去之

食魚不癰

山海經半石之山合水出焉多鰧魚蒼文赤尾食之不生癰 譙明之山譙水注焉多何羅魚一首十身食之不癰

食魚生癰

辛氏三秦記大魚如羊在長池中世人食之生癰

氣聚為癰

論衡幸偶篇癰疽之發亦一實也 氣結閼積聚為癰 潰為疽 創流血出膿 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 營衛之行遇不通也

結癰

類說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 六府不利留結為癰

病癰

左傳襄公十九年晉荀偃癉疽生瘍於頭 注癉疽 濟河及著雍病目出

用術病癰

黃門龍川略志子瞻嘗從事扶風 於開元寺得傳化金方 後過見陳卿 語及此 僧遽應之曰 近得於方矣 陳卿驚曰 君何由得之 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 不以方示之 陳固請不已 不得已與之 陳試之良驗 子瞻悔曰 某不惜此方 惜負此僧耳 公慎為之 陳姑應之曰諾 未幾坐受鄜郡公使酒以贓敗去 子瞻疑其以金故 深自悔恨 後謫居黃州 陳公子慥在黃 子瞻問曰 少卿昔竟嘗為此法否 慥曰 吾父既失官 至洛陽 無以買宅 遂大作此 然竟病指癰而沒 乃知僧言誠

不妄也詳見術字下 **患癰** 舊唐書劉洎傳貞觀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人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刑求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 **破癰** 莊子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徙癰** 南史齊諸伯宗善徙癰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長二十餘日瘤大穰壞出黃赤汁數升余此樹為之痿損 **噀水潰癰** 太平廣記玉堂閑話熊皎補闕自言六七歲時猶記識伊風子或著道衹稱伊業尊師能嘗項上患一癰痛疼痛不可忍伊含三口水噀其癰使潰並不為患至今尚有痕在詳仙 **為卒吮癰** 史記卒有病癰者吳起吮之卒母哭曰吳公吮其父遂戰死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所死矣 **鄧通唶癰** 西漢書佞幸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

為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唶音責 **吮母癰** 東觀漢記樊儵事母至孝母常病癰儵吮歎唐書文叔才母病癰叔才吮癰注也元史孝義傳孫瑾事母李氏李嘗患癰痤親吮之 **為弟吮癰** 晉書徐苗傳苗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為吮之 **為父吮癰** 北魏孝文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為吮膿言行龜鑑真宗命為元謨易元篤查道李虛已三人者與焉奏曰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曰俾陪侍書曰朕得朋矣 **太子吮癰**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親征高麗還十一月壬辰車駕發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為上吮癰扶輦步從者數日辛亥疾瘳百官皆賀 **吮姑癰** 宋晁無咎集李氏墓誌銘永寧縣君李氏姑老癰發胃間殆夫人吮癰出血信宿愈 **吮祖**

母癰 杭州府志梁范元琰錢唐人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嘗自含吮 **哭捧母癰** 孝友同風南史康祚扶風人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不愈康祚乃跪而手捧癰大哭悲泣母即寬因此漸瘥時人以其有冥感位至屯騎校尉 **不吮父癰** 唐皮日休集孝議篇樂正子傷足不下堂漢景不吮父癰二賢卒成大孝 **擊佛致癰** 宋魏庭濟美集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為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砲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乳間而殂 **徐摛體癰** 事類全書梁侍中東海徐摛博學多才好為體語嘗體一人病癰曰未血夜流黃膿晝寫粹者紫腫正視紅肝云戶上懸薰明知是蒲煮遊長綱判是見晉 **潰癰** 戰國策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斂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罷佣司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林恭昂累王西漢書韓安國傳王恢曰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莊子大宗師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事焉或編曲或鼓

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潰者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義之自然非所惜也續後漢書董卓傳卓上書曰臣聞潰癰雖痛勝於食肉 **養癰** 東漢書馮衍字敬通娶北地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自恨根華盛時不早去此婦至垂白家貧身賤之時養癰長疽自生禍殃 **如脅下癰** 東漢書段熲為護羌校尉桓帝詔問征東羌術略熲言先零東羌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滯於脅中如不加誅轉就滋大矣 **射癰** 隋書高祖討突厥沙缽略詔曰今選將治兵嬴糧聚甲願取名王之首撻單于之背未極滄海西盡流沙蹤百勝之兵極

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踪望天崖而一俯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敢能當何遠不服

宋時爲拾遺上疏曰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爲患猶癰也不漸戢之其害滋大

心香妙語爲男患癰許願疏 禍福無門所召當思患以預防父母惟疾之憂庶有神之可託用披丹悃仰叩洪恩茲以兒曹莫明疾證養癰護疽而難施砭劑自頂及首而益甚拘攣荏苒數旬煎熬萬狀莫伸控愬徒切戰兢爰就家庭許陳章醮期即詣於清吉冀默召於洪休伏願鑒茲一念之誠申以再生之賜庶良方良治繼今可紹於其衰而如山如川自此永增於福祉 願言圖報永天弗諼

兵患猶癰 唐書狄仁傑

癰疽 詳瘡

甕

洪武正韻於容切汲水缾古作甕前漢西域傳烏弋國有大鳥卵如甕顏師古音平聲又送韻態忠韻會舉要羽清音陶器廣韻汲器又烏貢切

罋

洪武正韻於容切見齊韻又送韻陸法言廣韻汲器丁度集韻亦作罋甕陶器司馬光類篇又並烏貢切說文汲缾也楊桓六書統影母罋从缶雝聲罌隸正罋省文罌或从瓦罋隸正罋省

篆書 …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 並六書統 隸書 … 婁先生碑見漢隸字源 … 並六書統 草書 … 草

⿱雍玉

於容切顧野王玉篇於龍切玉器也丁度集韻亦作⿱雍玉石次玉或从瓏楊桓六書統影母⿱雍玉从玉雝聲⿱雍玉隸正⿱雍玉省

篆書 …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 六書統 隸書 … 六書統

⿰豸雍

於容切顧野王玉篇音邕似猴八子也丁度集韻猿屬釋行均龍龕手鑑亦作貓楊桓六書統影母⿰豸雍从豸雝聲⿰豸雍隸正⿰豸雍省字漆博義新同上。

篆書 … 隸書 … 六書統

⿰石有

於容切顧野王玉篇於宮切又音癰丁度集韻石名楊桓六書統影母⿰石有从石有聲 篆書 … 六書統

⿰多邕

於容切陸法言廣韻⿰多邕⿰多邕多貌丁度集韻或作⿰多雍司馬光類篇又郢孔切方言南楚凡大而多謂之⿰多邕又郢項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多邕或作⿰多雍三楊桓六書統影母⿰多雍从多雝聲⿰多雍隸正⿰多邕省。

篆書 …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 六書統 隸書 … 六書統

⿰革雍

於容切丁度集韻⿰革雍靴或从邕作⿰革邕亦作⿰革雍司馬光類篇又於容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革雍楊桓六書統影母⿰革雍从革雝聲⿰革邕與⿰革雍同从革邕聲⿰革雍隸正⿰革雍省

篆書 …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 並六書統 隸書 … 六書統

⿰衤雍

於容切丁度集韻⿰衤雍被襆異俗語或从邕作⿰衤邕司馬光類篇於用切楊桓六書統⿰衤雍从衣雝聲⿰衤邕或从邕聲⿰衤雍隸正⿰衤雍省

篆書 … 並六書統 隸書 … 六書統

擁

於容切丁度集韻擁擁蔽也或作⿰扌邕楊桓六書統影母擁从手雝聲擁或从扌邕

篆書 … 集韻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 六書統

⿱雍虫

於容切丁度集韻蟲名蝍也司馬光類篇又委勇切楊桓六書統影母⿱雍虫从虫雝聲⿱雍虫隸

篆書 … 六書統 隸書 … 六書統

⿱艹雍

於容切丁度集韻草也楊桓六書統影母⿱艹邕从艸从邕邕水繞邑也艸之所萃必壅遏不通亦若水繞之也。⿱艹邕隸正⿱艹雍省

篆書 … 六書統 隸書 … 六書統

⿰女邕

於容切丁度集韻女貌楊桓六書統影母⿰女邕从女邕聲⿰女邕隸正⿰女邕省

篆書 … 六書統 隸書 … 六書統

⿰忄雍

於容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忄雍也又上聲

⿰馬雍

於容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會⿰馬雍義同

𪅴 於容切，鳥名。五音類聚。於恭切。

𦄉 於容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邕。

𧃓 於容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雍。

𢜗 於容切，字濛博義於宮切，憂也。

𢜎 𢜿 同上

𧶵 於容切，字濛博義於恭切，長頸瓶也，出類聚。

𡤁 於容切，字濛博義正作之，說出類聚。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二

上缺一頁

過光俊 … 稱仙陽幽

…以遊悲嘆焉 …其村奇語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生

…道邑其其事逐具表聞卑初令致祭道邑為其文曰

嗚呼…陵化無再出君昔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臺悲乎白日不句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深草無根黃鸝百囀像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辯賢良嗚呼哀哉嘆昔先賢空濟經史然無再還奇松嶺上壁峨嵋山大唐正業己記詩言痛後痛兮何處賓悲其悲兮萬古賢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兮淚落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是時祭後經數日再有詩一絕于石云幽冥雖異路平昔不攻文欲知潛昧處山北雨孤墳後於乎山之北果有二墳極高大荊棘蘺茂詢諸耆老覺不知姓氏至今猶存度日未和云念爾風雅魂幽咽能攻文空令傷魂為啼破山邊墳陸龜蒙和云靈氣猶不死尚能成綺文如何孫芝裏猶自讀三墳

陸暢 暢字達夫吳郡人帚皐雅所厚禮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暢更為蜀道易以美皐 又經崔…林亭云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初為江西王仲舒從事拂衣去…送雲陽公主下降百僚舉暢為儐相詩皆須刻而成詠簾曰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半夜可憐看去更踟躕詠行障曰碧玉為竿丁字成鶯刀編帶短長馨強遮天上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詔作催粧五言曰雲陽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內人以其吳音捷才以詩嘲之云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曰…嘗…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尚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鵲橋六宮…引楊宮錦…伽…一暢謂韋皐作蜀道易詩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皐大喜皐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進兵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造成罪名暢上疏理之曰臣在蜀日見所造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此得釋既成式曰暢江東人詩多差誤人以為劉語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栗豆暢輒沃水服之…女…幾多樂事陸暢曰貴…吾…澡…子食…殆不可…在津州帚上有辟…後…色…笑…寄…富逞

…流落天…纖…檸紅綾

桑…苕帚…

汴部取
史其
清楚宛有冠蓋然遂於貫攝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輿
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鸞釵出絳幃誰是蔡邕琴
魏公懷舊嫁文姬　李翺薦孟郊於張建封云竊有平昌孟郊正士
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
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崔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
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然咸池音
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
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
矣也聖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難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
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
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才而已矣
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
人而已矣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人再下第詩曰一夕九
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而後及第有詩曰昔日齷齪
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日之間
花即看盡何其速也果不達　劉乂　劉乂鄭士也少放肆爲俠行因酒
殺人亡命會赦書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
聞韓愈接天下士步謁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孟右樊宗師見爲獨拜
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
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楊巨源以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
城得名故樂天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深有故情清可三朝誰是
敵白鬚四海半爲兒貧家雜草時時入瘦馬爭花處處行不用更教詩過
好折君官職是虛名巨源後拜省郎樂天復以詩賀云文昌新入有光輝
紫界宮墻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句高難和
鶴拂雲霄老慣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巨源字景山大中
可中少尹何事慰朝夕不蹋詩酒情山河空道路蕃漢共刀兵櫻樂
句風一聲戾寒蟬暮江平　歌者唐　欲…唐…行
於秀…見知於…元賓終於四門助教李貽孫序
手刀…情攷書　…之風…一命
死孫湖　…八判取…

豈來北
義不　曉期相親哉曰
將別約至…迎故有早晚期相親之句故思之不已
得疾上…貯藏之謂女弟同歐陽生至可以爲信自從別後減容
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及詹
至如其言示之詹啓函一慟而卒孟簡賦詩哭之序云…玄逍訪予當嘆
其事玄道頗惜之　袁高　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職吏
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
得與茶事親甿輟耕農耒採採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
欹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爲不春陰
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力先走挺臺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
晨眾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回繞天涯所獻
愈艱勤況減兵革困重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
又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伸石高所賦茶山詩也案唐制湖州
造貢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大曆後始有進奉建
中二年高判郡進三千六百串并詩此一章刻石在貢焙故杜鴻漸與楊
祭酒書云顧渚中山紫筍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嘆息一片上
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歡閑戚三年以前不如法停判史裴充官　闕濟
美　濟美大曆九年春下第將出關獻座主張謂詩六韻曰養浮王臣直
文明雅量全望爐金自耀應物鏡何偏南國幽沉盡東堂禮樂宣轉令遊
藝士更惜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愁鳳池拜孤賤更誰憐謂
覽之問失第之因具以實告謂深有遺才之嘆乃曰所投六韻必俟後效
明年濟美自江東纔薦就試東都謂俊主文雖文已過難欲貼經濟美辭
以不能謂曰禮闈故事亦許作詩贖帖遂命天津橋望洛城殘雪題濟美
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既而日暮已呈詩
未就謂云緣見在將來一覽稱賞遂唱過盧景莊謂曰前足下試蜡日祈
天宗賦以魯丘對衛賜則子貢也乃作駟字誤矣方悔之明日謂曰天寶
急景諸君文卷不成未可以呈宰相請重錄送納既而索舊卷則駟字上
朱點在焉易卷之意蓋有在也到闕謂擇濟美曰前日春闈遺才所投六
…幸刮素懷吳濟美紀其事曰前朔公相許與足分一面不忘
…之門　種城

⋯⋯不學君
忠刋　⋯⋯高行　元稹　稹聞西蜀薛濤有辭辯及為監察使蜀
以御史推鞫難何見馬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洎登翰林以詩寄曰
錦江滑膩蛾眉秀生得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
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君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後廉問浙東乃有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容華莫比元贈詩曰新粧巧樣畫
雙蛾慢裹常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波言辭雅措風
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即羅嗊之曲
也元云在浙河七年因醉題東武其詩曰役役行人事紛紛碎簿書功夫
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未歸得不是憶鱸魚
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為鱸魚為好鏡湖春色耳謂採春也　公先
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常逝為詩悼之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
雲出本事傳　樂天在洛大和中稹拜左丞相自越過洛以二詩別樂天
云君應怪我流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
歡又云自識君來三度別這迴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回相

見無來幾死于鄂樂天哭之曰始以詩交終以詩訣絃筆相絕其今日乎
丞植正元舊朝士幾人同見大和春帝無句兒歌陽鄉事安堵石榴花
々遠路事無限相逢惟一言月色照榮華長安千萬門遣白公句　白居
易　張為以居易為廣大教化主取其讀史詩云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
知巧言誣人罪至死人不疑掇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
謀李斯陰德既必報陽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即有刑辟
幽即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誅之又取得意減別恨半醋還遠程之
句又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之句又長生不似無生理休向青山學煉
丹之句又白髮鑷不盡根在愁腸中之句又與薛濤云峨眉山勢接雲霓
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　樂天不為贊皇
公所喜每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開劉夢得致請之曰見詞則迴吾心
矣樂天未冠以文謁顧況況睹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乃披卷
讀其芳草詩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嘆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
矣前言之耳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
⋯主偏哭者其詩⋯⋯知命⋯⋯偏狹之
⋯嶸鄉鄰⋯⋯天然詩

⋯⋯許意云一樹春風萬萬枝⋯⋯軟於絲永豐東
⋯⋯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何處左
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因感上知人為詩云一樹衰
殘委泥土雙枝移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見兩星各下文
士無不繼作韓常侍琮時為留守亦有詩和云折柳歌中得翠條遠移金
殿種青霄上陽宮女吞聲送不分先歸舞細腰盧貞和一樹依依在永豐
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示意也　牛僧孺
樂天夢得有除夜詩僧孺和云惜歲歲今盡少年應不知淒涼數流輩
歡喜見孫兒暗減一身力潛添滿鬢絲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　元和
三年宣政殿試對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十八人登科其後僧孺李宗閔
王起賈餗四人皆相次拜相　先是白居易在翰林為考校官及僧孺罷相
出鎮揚州居易在洛中有詩云北闕至東京風光十六程主移丞相閣春
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鬢無一莖萬人開路看百吏立班迎闕外吏稱
重鎮前我亦榮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　公始至京致琴書鄭滙閣老
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

且以柏板為什麼對曰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
二公良久曰可與客戶坊税一廟院公如所教二公後誨之曰某日可遊
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至彼因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
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或云僧
孺登第與同輩登政事堂宰相曰掃廳奉候　樂天求筝於維揚僧孺元
有詩曰但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樂天
云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謔于衆老故答思
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妬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
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寄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
恨公逢我不教狂　李紳　紳初以古風求知於呂温温見齊煦誦憫農
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
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人曰此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　紳
字公垂中書令敬玄孫號短李稱宗召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
號三俊武宗時為相居位四年出鎮淮南卒　憶夜直金鑾奉詔承旨詩
⋯⋯深聽蕭韶碧落⋯門⋯⋯⋯⋯建青瑣近丹
⋯月⋯⋯⋯新恩⋯⋯人世隔雲

王氣黯
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
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
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
君子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
去後栽　再遊元都觀絕句并序云余正元二十一年為屯田郎時此觀
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
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
復為主客郎中重遊元都蕩然無復一樹惟兎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
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也詩云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
落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禹錫嘗對賓友每吟
張博士籍詩云新酒欲開期好客衣冠暫說是同身對花未剩今三石衣
詩云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白二十二好余秋水詠云東屯滄海闊南
瀼洞庭寬余自知不及常蘇州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嘗道
洞庭雖為一篇思杜員外落句云年去年來洞庭上白蘋愁殺白頭人鄙

夫之言有愧於杜公也楊茂卿校書過華山詩曰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
秋此實為佳句　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攜數妓還洛後却還錢塘故禹
錫戲答云其那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沈存中曰禹錫霓裳羽衣
曲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雨作霓裳
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
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
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
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州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
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
其遺聲然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樂天掉頭苦吟嘆賞良久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後之詩人不
金陵五題自序云禹錫字夢得附叔文權度支員外郎
王叔文憲宗立禹錫貶連州未至斥朗州司馬作竹

復作遊元都觀詩有兎葵燕麥之語聞者
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裴度薦為集賢學士度罷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
會昌時檢校禮部尚書卒　故國思如此若為天外心寄白公句湖上收
宿雨故人日已遠窗下塵滿琴坐對一樽酒恨多無力斟幕疎螢色迥
露重月華深萬境與羣籟此時情豈任無題禪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見
聽時心秋堂境寂夜方半雲去蒼梧湘水深聽琴夢得曰鄉八駿歸十八
平淮西碑云左飡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雲仰父脩子韓碑兼有脩子使
我為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夢得曰韓碑柳雅余為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
城中鼓角聲和平美愍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云始於
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以見平淮之年　陳潤　送駱徵君云野
人膺辟命漢上掩柴扉貴卷猶將去青山豈更歸馬留苔蘚迹人戀薜蘿
衣他日相思處天邊望少微　潤大曆間人終坊州鄜城縣令樂天之外
祖也丈夫不感恩感恩當有淚心頭感恩血一滴染天地　賈島　島字
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能詩獨變格入僻似矯艷於元白來洛陽
韓愈教為文去浮屠舉進士終普州司户島久不第吟病蟬之句以刺公

卿或奏島與平曾等為十惡逐之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
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并烏鳥俱懷害爾情大
中末捩逐州長江簿初之任留東川守者李程之島獻感恩詩曰艷華參
終非獨樂軍城未曉啓重門何時却入三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離綺舜
聞收雨點絃管關外卷雲根逐邊蜀吏隨宵列擊棹扁舟不忘恩自長江
遷普州司倉方干自鏡湖寄詩曰亂山重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
空垂不第名閑曹猶得醉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島生老
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于傳舍島詩有警句艱追之喜之其履桑乾詩曰
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如今便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日到行客替生愁
晉公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島方下第或以為執政
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
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皆惡其不遜島為僧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後
出　云不　與羊猶得日暮歸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貽其
山日月星辰頓覺閑天恐文　中斷絕再生賈島在
頭枕是溪中石井底

木　忽夜半五　孑歎幽居云閑居少
松高　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遍黙可野色移石動雲根暫
貢言　天孟郊云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
息破宅帶林身　近登山遺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日下寒天　夜
半長安雨燈前越客吟僧吳處士云島嶼夏雲起汀洲芳草深句秋風吹
渭水落葉滿長安句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句舊國別多日
故人無少年句　李正封　唐文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脩己曰
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
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盃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退之正封從事有晚秋郾城聯句詩正封云從事古云樂談尖青山暮燈
明夜觀秦月暗秋城析遂爲警策正封字仲護終監察御史　崔護　護
字殷功正元十二年登第終嶺南節度使沈存中云唐人以詩主人物故
雖小詩莫不煅煉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護題城
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應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
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去至今
所傳有此兩本惟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作詩大率如此雖有兩今
字不恤也取語意爲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改多行前篇是矣　張又
新　又新字孔昭薦之子附逢吉貶汀州刺史又附李訓訓死後坐貶
終左司郎中時號又新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勅頭京兆解頭又新嘗
作廣陵從事有酒妓每致情焉後二十年罷江南郡州道廣陵過李紳鎮
淮南又新方懼其讎已而又過風濤沒二子紳憫然復爲書曰端溪不讓之
辭愚罔懷怨剌浦沉淪之事鄙賓憫然宴遇綵舟前所謂酒妓者猶在席
又新以指染酒題盤上爲辭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
頭白重相見還上襄陽玳瑁筵李即命妓歌以送酒　柳公權　公權武
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若得學
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牋數十幅授之公權略不伫思而成一絶不
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
大悅令宮人上前拜謝之　文宗時充翰林學士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蹕
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
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
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之　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
日長公[illegible]　[illegible]五學士

清意　權題於壁字方圓五
鍾王後生無以加矣公權字誠懸卒於太子太保　陸鴻
學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
上得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氏及長聰俊多聞學贍辭逸詼諧辯捷性
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爲其像置於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
至大和中復州有一老僧云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
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唯羨西江水曾向金陵城下來鴻漸又
撰茶經三卷行於代今爲鴻漸形因目爲茶神有售則祭之無則以釜湯
沃之　章孝標　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孝標
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得詩展轉吟諷庾果重典禮曹孝標來年登
第詩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飛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
門戶飛孝標及第除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
尋爲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紅花還似白頭人初成落句云紅花真笑
白頭人改爲還似且曰我將老成名似我芳艷詎能久乎及還鄉而逝或
曰前有八元後有孝標皆桐廬人復同姓而皆不達矣　李紳鎮揚州請
孝標賦春雪詩命題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處處飄
粘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長安秋日云田
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
晴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右二詩當在又玄集取之　施肩吾　肩吾
洪州人元和十年登第以洪州西山羽化之地慕其真風高蹈於此爲詩
奇麗著百韻山居詩寸情當膽如荷翻紫蓋搖波面蒲瑩青刀拂水眉又
煙粘薜荔龍鬚軟雨壓芭蕉鳳翅垂　隋曲有跳動盤唐曲有突厥盤阿
鵲盤或云關中人謂好爲盤故有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
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尚有盤杖聲　孟簡　元和中簡將試諸
日者卜之曰近東門坐卽得之矣既入卽坐西廊迫晚忽得疾憐坐請與
終篇見其姓卽東門也乃擢上第　簡字幾道德州人元和中爲戶部侍
郎以贓貶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卒尤工詩尚鄭義　張蕭遠　觀燈云十
萬人家火燭光門門開處見紅粧歌鐘喧夜更漏暗羅綺滿街塵土香星
宿別從天畔出蓮花不向水中芳寶釵驟馬多遺落依舊明朝在路傍蕭
遠　登第與舒元輿聲價俱美出唐摭言秦雲寂寂僧還定盡日
主暮風又官渡柳白鷗飛出石牆頭發城句雙雙白燕入
許康佐　州許　佐詩云猿啼三峽雨

新九年閽狂　須簡老者　康佐
書舍人爲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爲文宗寵遇帝讀春秋至閽弑
參問閽何人耶康佐以中官方強不敢對帝嗤笑後問李訓訓曰
圖君不近刑人以爲輕死之道帝曰朕近刑人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
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剪除矣康佐終
於禮部尚書　張南史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云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
閒園偶辟疆已被秋風交憶鱠更聞寒雨勸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服
徒沾九月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幾處有垂楊南史字季直幽州人以
試參軍避亂居楊州揚子再召未赴而卒　徐凝　范攄言樂天爲杭州
刺史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之植於庭時春景方深惠
澄設油幕覆其上會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
愧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妒羞
殺玫瑰不敢開惟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
徐同醉而歸時張祜傍舟而至二生各希首薦白曰二君論文若廉藺之
鬪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
凝爲元祜次耳祜曰祜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又題金山寺詩曰

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掛青漢鍾聲和白雲此句未
爲佳也凝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遂
禮場祜嘆曰榮辱紛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
不隨鄉賦矣白又以祜宮詞四句皆數對未足奇也從杜牧守秋浦與祜
爲詩酒交酷吟祜宮詞以白有非祜之論常不平之乃爲詩以高之曰睫
在眼前人不見道於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
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杜盛言其美者欲以剪異於白而
曲成於張也故牧又著論言近有元者喜爲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方
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敦佐於祜耳凝若冲郡閣雅談云凝官至侍
郎多吟絕句嘗吟廬山瀑布膾炙人口又題處州縉雲山黃帝上昇之所
鼎湖蓋黃帝鑄鼎處也有池在山頂詩云黃帝旌旗去不回空餘片石碧
崔嵬有時風捲鼎湖浪散作晴天雨點來自後無敢題者凝送馬向游蜀
云遊子去嵗東巴山萬里程白雲連鳥道青壁遞猿聲雨露經泥坂煙花
工文人共許應記蜀中行　青山舊路在白首醉還鄉　列曰公
橋吏　項花　宿列上八房云浮生不定若蓬飄林下真
閱寒　蕉　紙楚　楚曰翰林學

翰林爲學士　南尉趙嘏獻詩曰鷄
士在臺代天才業奉訏謨榮同　朱户秀比王商入畫圖昨
星回翻覆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張仲素　佳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
房不忍歸　送春辭云日日人空老年年春更歸相歡在樽酒不用惜花
飛　閨人思云愁見遊空百丈絲春風意斷更傷離閑花落遍青苔地盡
日無人誰得知　仲素字繪之建封之子憲宗以仲素段文昌爲翰林學
士常貴之曰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罷之後終中書舍人　郎
士元　送張南史云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車馬雖嫌僻鶯花不棄貧
蠹蟲粘戶網鼠跡印床塵借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　士元字君胄中山
人寶應中選畿縣官詔試中書補渭南尉歷拾遺郢州刺史高仲武云士
元員外河岳英奇人倫秀異自家刑國遂擁大名右丞已後與錢郎更張
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公無詩祖餞時論鄙之兩公詞體大約欲同就
中郎公稍更閑雅近於康樂如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又去鳥不知倦
遠帆生暮愁又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可齊衡古人樣映時
輩又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古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沮

矣　送彭將軍云雙旌漢飛將萬里授橫戈春色臨關盡黃雲出塞多鼓
鼙悲絕漠烽火隔長河莫斷陰山路天驕已請和　于良史　春山夜月
云春來多勝事賞翫夜忘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興來無遠近欲去
惜芳菲南望鍾鳴處樓臺深翠微　冬日寄李贊府云地險朝陽淺天邊
宿霧收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北闕馳心極南圖尚旅遊登臨思不已
何處得銷憂　閒居寄薛據云隱几讀黃老閑齋耳目清僻居人事少多
病道心生雨洗山林濕鴉鳴池館晴晚來因廢卷行樂至西城　高仲武
云良史工於清雅工於形似如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吟之未終皎然
在目　舒元輿　大和九年誅王涯等洗士良愈專恣文宗惡之雖登臨
遊幸未嘗爲樂或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
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一日看牡丹或吟曰折者如語含者如咽
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嘆息泣下霑衣　李賀　杜
牧之序其文集云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
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
之爲其格也　檣陣馬不足爲其　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
梗莽　恨怨悲愁也鯨呿

不　足為　乃系　不及辭或過之騷
忿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　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
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
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
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柳宗元雪詩
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部分就韻自分
之句不倖美采俊彥士云　子厚死三年愚溪無復曩時矣劉夢得聞之
賦三絕云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迴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
榴依舊開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
寞出樵車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青日日多縱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
侶更誰過　邵真　亭人偶題云日昃仁憂千落花難歸謝人主能幾何
莫厭相逢遇　真為李寶臣成德軍掌書記寶臣死其子惟岳與田悅李
正己拒命真諫之惟岳癖使真作奏覆為將吏所沮德宗詔張孝忠朱滔
合兵討惟岳大敗其衆惟岳召真議歸順悅遣毫度來責惟岳且欲斬真
惟岳懼斬真以謝為其從王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　李宣遠　宣遠
正元進士登第并州路作云秋日并州路黃榆落照間孤城吹角罷數騎

射鵰還帳幕迷臨水牛羊自下山征人正未炊烽火起雲間　王建　千
牛仗下放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請來金鳳紙殿頭無事不教書
延英引對碧衣郎江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考試宮人手裏過茶湯
少年天子愛邊功親到凌煙畫閣中為見勲臣寫圖本長教殿裏作屏
風　新調白馬怕鞭聲供奉騎來繞殿行為報諸王侵早起隨鬥催進打
毬名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
字當中　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
頭積漸多　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
跪拜謝君王　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階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問外
頭還似此間無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歲聲長動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誕
內人爭乞洗兒錢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
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
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
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　鶯鶯毛上忽然驚畫寢宮娥夢裏聲元是吾
小寒打鶯　以小官王樞密者盡宗人
引更懷　信任中尉起黨錮

能對後為詩　詶於口禁掖深邃
丈詩先朝行坐總相隨
打撲下御衣不得看進來龍馬每教騎當承家旨選家少
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李學　高仲武
云李季率發正素放情江湖郡國交辟皆擢不起有唐高人也詩體幽邃
興用洪深因詞寫意窮理盡性於詠物尤工如受氣何曾與開花獨自遲
所謂哀而不傷國風之深者也　學為李勉永平從事學秋夜蘇王郎山
宅賦得露中菊云衆芳春競發寒菊露偏滋受氣何曾與開花獨自遲晚
成猶有分欲採未過時忽棄東籬下看隨秋草衰　長安喜雪云千門萬
戶雪花浮點點無聲落瓦溝全似玉塵消更積千戍水片浩虛光含曉
色清天宛轉遂徹風急御樓子坦已雪島人潤平豈值荷當人侯　蘇郁
鸚鵡詞云莫把金籠閉鸚鵡箇箇分明解人語忽然更向君前言三十
六宮愁幾許　和戎詩云關月夜懸青冢鏡寒雲秋薄漢宮羅君王莫信
和親策生得胡雛轉更多　邵正元　元和間詩人十二樓藏玉堞中鳳
雙宿碧芙蓉流霞淺酌誰同醉今夜笙歌第幾重古意酬吟倚雨殘街月
收山下村　韋丹　丹字文明京兆人幼孤從外祖顏真卿元和中帥江

西有政績與東林靈澈上人為忘形之契丹嘗為思歸絕句以寄澈云王
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聞澈
奉酬詩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
曾見一人　王播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飧僧
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名
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絕句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
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
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二古周長物　王物字幾本華州人
元和十一年李逢吉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貧徒步急樊至錢塘
乏艤船之資久不得濟乃題詩公館云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
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聞之乃罪津吏　劉言史
皮日休劉棗強碑文云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于南朝壞於陳叔寶
等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即南
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吾唐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
之則神馳八極　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
有是　字千成句雖

楊虞卿　過
英英基云蕭晨騎馬山　自主　未貴陌另我已為泉下上思
君滔似掌中珠四絃品柱聲初絕三人孫墳草已枯蘭質蕙心何所在焉
迮者是狂夫樂天夢得皆有知章　樂天云人間有夢何曾入泉下無
家豈是歸墳上少帝留取後明年寒食吏驚歎　夢得云但見好花皆易
落從來尤物不長生鸞臺夜直衣衾冷雲雨無因入禁城　虞卿字師皐
虢州人佞柔善諂嚴宗閔憎撓相穆宗引為右司郎中宗閔為之時號黨
魁為京兆尹以罪貶虔州司户參軍死　楊汝士　曹已族重京官而輕
外任汝士建郡後詩云從初方乃三萌量二分陵殺室雲闕一借見我衣
裳宇知道新從戲逸丞又云司分苦人錢宜為玄司翁西是任結雪麿白
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宴於昌里第僕射與所
執坐正寢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白俱在賦詩席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
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其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
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時疏貴維云盛詎有
慈延醉酥醺其日大醉歸謂其子弟曰吾今日壓倒元白　許州牧　裴
令公居守東落夜宴半酣公索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為破題次至汝士曰

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遂裂之曰笙歌鼎沸勿
作冷淡生活元顏曰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張志和　漁父詩云西
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又云
釣臺漁父褐為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又
云雲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為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著荷衣不歎窮
又云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飡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
寒又云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橛頭船樂在風波不
用仙　嚴維　維字正文越州人與劉長卿善長卿對酒寄維云陋巷喜
陽和衆類對酒歡懶從華髮亂閑任白雲多郡簡容垂釣家貧學弄梭門
前七里瀨早晚子陵過維答云蘇耽佐郡時近出白雲司藥補清羸疾窻
吟絕妙詞郷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欲識懷君意朝朝訪織師　時劉為睦
州司馬　李播　播以郎中典蘄州有李生攜詩謁之播曰此吾未第時
者也李曰頃於京師書肆百錢得此遊江淮間二十餘年欲幸見惠播
之因問何往曰江陵謁盧尚書播曰公又錯也盧是某親表李慚悚
至於州郡中之言　年　再拜而出　李德裕元
詩曰元和天子

督　青天德裕頗為
為及試官南去　寒香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出
鄭還古　還古閒居東都將入京赴選郴當將軍者餞之酒酣以
詩贈郴氏之妓曰治豔出神仙清聲勝管絃詞輕白紵曲歌遏碧雲天
未擬生裴秀何如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郴喜甚曰幸侯榮命
以此為賀未幾還古除國子博士郴見除目即遣入京及嘉祥驛而還古
物故乃放妓他適逸史載還古初娶郴氏女嘉會之初夢娶房氏後郴卒
再娶東都李氏舅房直溫為東洛少尹李之舅也禮宴皆房主之始知舊
夢之前定也還古登元和進士第　裴休　贈黃蘗山僧希運詩曰自從
大士傳心印額上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江濱一千
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休嘗
書四字于鍾陵請運至郡以所解一篇示之師不顧曰若形於紙墨何有
吾宗休問其故曰上乘之印唯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緣俱寂如
大日輪昇於虛空其中照耀淨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
立義解不開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其後休錄之為傳心法要云休字
公美孟州人大中六年為相能文章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曰休真儒

者　薛宜僚　宜僚以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至青州沈一妓段東美賦
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又
一年到外國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數日而卒櫬至青段奠
之一慟而卒　九老會　胡杲　九老會賦詩云閒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
年最出群霜鬢不嫌盃酒興白頭仍愛玉爐熏徘徊玩柳心猶健老大看
花意却動鬢落滿斟判酩酊香囊高掛任氤氳搜神得句題紅紙望景長
吟對白雲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事聖明君　杲年八十九懷州司馬
吉皎　休官罷任已閒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藻發邀歡不厭
柳條初低樓醉舞垂緋袖擊筯謳歌任褐裾寧用管絃來合雜自親松竹
且清虛飛觥酒到須先酌賦詠詩成不住書借問商山賢四皓不知此去
更何如　皎衛尉卿致仕年八十八　劉真　垂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
是大年賞景尚知心未退吟詩猶覺力完全閑庭飲酒當三月在席權豪
賢山茗煮時秋霧碧玉杯斟處彩霞鮮臨階花笑如歌妓傍竹松聲
當絃雖未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是神仙　真前磁州刺史年八十七
盧澹　閑日春　官班朱紫多相似年幾高低
公　空有清虛

延迎勸　十何一　情重同作明時

前龍武軍長史　盧貞　三春已盡洛陽宮天氣初

晴景象中千朵嫩桃迎曉日萬株垂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

十二共同對酒歌聲猶覺妙玩花詩思豈能窮先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

逢七老翁但願醉鄉常滿酌煙霞萬里會應通　自前侍御史內供奉官年

八十三　張渾　幽亭春盡共為懽印綬居身是大官道跡豈勞登遠岫

垂絲何必坐溪磻詩聯六韻猶應易酒飲三杯未覺難每況襟懷同宴會

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懸羅帶日照庭花落綺紈此席不煩鋪錦帳

斯筵堪作畫圖看　前永州刺史年七十七　白居易　七人五百八十

四拖紫紆朱垂白鬚囊裏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

主飲到三盃氣尚麤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疏

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　居易刑部尚書

致仕年七十四　樂天退居洛中作尚齒九老之會其序曰胡吉劉鄭盧

張等六賢皆多壽餘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

既醉且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六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

事者時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樂天云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

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石與前七老題為

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

猶稀有何況今逢兩令威　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僧如滿

年九十五歲　又云詩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

而不列　項斯　斯字子遷江東人始未為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

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

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明年擢上第　嘗賦雲氣詩云河平晝作愁漠

漠便難收數點山能遠平鋪水不流幕遮砌藥濃盖窗積秋亦有思鄉

客看來盡白頭　滕邁　湖州崔蜀言郎中初為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

華者劉採春女善歌楊柳枝詞所唱七八篇皆名流之詠滕邁郎中一首

云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中

吹　雲溪子曰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門前斜帶風滕郎中

一聯陶令門前罥接羅亞夫營裏拂朱旗但不言楊柳二字最為妙也是

以姚合郎中吟道傍亭子詩云南陌遊人迴首去東林道者杖藜歸不稱

吳邁登元和七年　裴思謙　思謙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

心里　解　增小語偷黎賀玉

務貞復　三十五上第　廖有方

方元和十年失意迎罷、驛而有空逆者書版記之曰余元和

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傲也問其疾苦住止對曰

數舉未偶知音躬眛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俄而

逝余乃鬻所乘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臨岐淒斷復為銘曰

嗟君沒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為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

明年李逢吉權有方及第改名游鄉唐之義士也有方交州人鄉子學以

序送之　姚合　張籍寄合詩云病來辭赤縣按上有丹經為客燒茶竈

教兒掃竹亭詩成添舊卷酒盡臥空瓶闕下今遺逸誰占隱士星　武功

縣閒居云縣去京城遠為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連合惟藤

架侵堦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作書題　又云簿書多不管遠僕不難

銷醉臥慵開眼閑行懶繫腰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且自心中樂從他

笑寂寥　方干哭姚監云入室幾人成弟子為儒是處哭先生　宋雍

范攄云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

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

以為四背或云四倒然雖意悉為佳致盧公詩云顧得遠公知姓字焚香

禿鉢過餘生清江詩曰唯愁吏偶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曰細雨濕衣看

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雍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段

文昌　文昌父諤為江陵糾文昌自渚宮客遊成都韋南康與奏釋褐為

賓從後劉闢逆佐外邑高崇文收蜀召復舊職指其椅曰此猶不足與君

坐文昌違請歸闕至興元西鷄鳴驛有僧倚巴山之隈有前識謂文昌曰

去日既逢梅藥綻來時應見杏花開至京擢升相位拜劍南節度西

至鷄鳴僧已物故杏花方盛　文昌鎮蜀有題武擔寺西臺詩云秋天如

鏡空樓閣盡玲瓏水暗餘霞外山明落照中鳥行看漸遠松韻聽難窮今

日登臨意多歡語笑同　劉鄩伯　鄩伯與范鄭郎中為詩友范曾得一

句云歲盡天涯雨人而莫得鄩伯曰何不曰人生分外愁范甚賞之出北

夢瑣言　陳季嗶　愚腸魏文正公諸孫舊第以尊直臣云阿衡隨逝水

池館主他人天意能酬德雲孫喜庇身生前由直道殁後振芳塵雨露新

芝蘭故里春勲庸流十代光彩映諸鄰共喜升平際從茲得諫臣

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奉宣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證宅還其子

孫臣合伏心允依來奏臣伏以魏證太宗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其

節闕數一　京天伏願明勅有司

彡仍追復施 墨德憲宗深然之

[illegible]彪衣司以爲詩題試進士　郭良驥　自蘇州至望亭驛有作云南浦

殊浦遠白蘋東吳黎庶逐黄巾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岫

[illegible]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春淮中迴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觀詩

所載疑李錡叛時事也　崔滋　施肩吾與之同年不睦滋舊大一目以

珠代之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唐球

球有詩名如臨池洗硯云恰似有龍深處卧被人驚起黑雲生又有漸

寒沙上路欲暖水邊村亦佳句也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爲詩撚

藁爲圓納之大瓢中後卧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没得者方知吾苦

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十纔二三其題鄭處士隱居

云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水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

無事中酌盡一罇酒老夫顔亦紅贈行如上人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

峨衲補雲千片香焚篆一窠樂山人事少憐客道心多日日齋鍾罷高懸

濾水羅題青城范賢觀云數里緣山不厭難爲尋真訣問黄冠苔蘚點翠

山橋滑松纖香梢古道寒畫傍緑畦孀嫩玉夜開

紅蘂燃新丹孫鍾已斷泉聲在風動瑶花月滿壇

永樂大典卷之七百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

詩　詩話二十五

支

全堂詩話白敏中　敏中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

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自閑河水九盤收數曲天山千里鎖諸關西邉

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夷與蠻　魏扶詩云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

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羶穹廬遠戍煙塵滅神武光揚竹

帛傳左衽盡知歸帝澤從兹不更備三邉　崔鉉詩云邉陲萬里注恩波宇

宙群芳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煙塵永息三秋戍瑞

歲遥清九折河共遇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王起長慶中再主文

柄意欲以第一人處敏中恨其與賀拔惎爲友惎有文而落魄因密令親

知送意俾與惎絶敏中依然曰如所教既而惎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

惎遂留不言而去俄敏中躍出見惎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

柰輕負至交相與歡醉或語令起起曰我比只得敏中今當更取惎矣遂

以第一人處惎而敏中居三焉　魏扶　扶登太和四年進士第大中初

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

地不將今日負初心牓出無名子削五言詩以譏之　馬植　同華解最

利元和中令狐楚鎮三峯時及秋賦牓云特加試五場莫有至者惟盧止

正請試之試兩場而植不解植將家子從事竊笑曰此不可知也而試登

山採玉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武砆剖莫得之

公大伏其精遂奪解元後決正自丞郎將判鹺淮爲植所據徙以手札處

植曰昔日華元已遭蕃手今朝又中老拳植罷安南都護又除黔南

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有長堤夜月明甚見白衣緩步堤上吟曰

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鎔萬類時

邀問則失之矣後自黔南召入爲大理遷刑判鹽鐵拜相植字存之爲李

德裕所抑頗怨望宣宗立白敏中當國乞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

遂相　崔鉉　魏公鉉元略之子也爲兒時隨父詣韓晉公滉指架上

鷹令詠焉吟曰天邉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

知誰是解絛人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又居廊廟三

秉節鉞至矣嘗謂侍臣曰崔鉉宰人裴休真措大　刁子石鎮江陵碎爲戎

[illegible]英　刑渚崔既東釣衡

言幸曾學於學愁

〻不與〻 〻千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樓上實愁於

威鳳賓筵初替〻 〻縛狸之歡將幕木移已在陶鎔之下光士蒲罷善溢

〻〻蓋權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濤之詞也舷字台頭相武

宗與李德裕不叶罷復相宣宗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封魏國公宣宗於

大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東鈞調四序之句識者榮之 裴夷直 夷直

字禮卿文宗時為右拾遺張克勤以五品官推與其甥夷直時為禮部外

郎劾曰是開後日賣爵之端詔聽遂著于令為中書舍人武宗立視冊牒

不肯書出刺杭州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

常侍夷直戲唐仁烈詩云自知年紀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僚史數千

逢此日遂應惆悵羨他人 楊敬之 敬之字茂孝文宗命為祭酒兼太

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敬之華山賦最為韓愈李德

裕所稱士林一時傳布霜樹鳥棲夜空街雀報明句碧山相倚暮歸愁一

行科句 俞鳧 鳧毗陵人開成進士也卒於烏程令 賴洞明鏡覺思

昔向雲知句滄洲送釣隱紫閣負儋期句酬難塵髮皓生久壁燈青句滄

洲未歸跡華髮受恩心 楊衡 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

亦登第見其人盜愁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

偷衡笑曰猶可恕也 隨雲步入青牛谷青牛道士留我宿可憐夜久月

明中惟有壇邊一枝竹宿青牛谷 都無有花意偶到樹邊來可憐枝上色

一一為愁開題花樹 哭李象云白雞黃犬不將去寂寞空餘葬時路草死

花開更幾千後人知是何人墓憶君思君獨不眠夜寒月照青楓樹 王

彥威 長安舊俗以不歷臺省出領廉車節鎮者率呼為麤官大率重內

而輕外今東京皇城乾元門舊宣武軍鼓角樓也節度使王彥威有詩刻

石在其上曰天兵十萬勇如貔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瀾喧鼓角隨堤

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坐間青娥趙國姬寄語長安舊冠蓋麤官

到底是男兒彥威自大常博士出辟使府至鎮故有是句後梁以建國

其石不知所在薛能亦有謝寄茶詩云麤官寄與真拋卻賴有詩情合得

嘗洪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為戶部侍郎邊兵訴所

時練皆數惡敗衛尉卿伐為忠武節度從宣武卒 蔡知一 樂天

〻蘇州刺史自〻〻流赴郡時秭歸縣蔡知一聞吾易將過巫山先於神

〻大書 〻令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

劉郎中禹錫三平

〻章而已況佺期

〻巫山高不極 〻闇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

〻江奄為陽臺客應如入夢人 王無競 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

〻細作行雨婉孌夢荊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館

曉蒼蒼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

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李端詩曰巫山十二

重皆在碧空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度水樹色暮連空悲向

高唐去千愁見楚宮居易吟四篇與繁主同濟辛不賦詩 雍裕之 野

酌亂無巡送君兼送春明年春色至莫作未歸人春晦送客 裕之正元後

詩人也 張祜 題金山寺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曾時夜船月龍

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入潼關

云都城三百里雄險此迴環地勢遙尊嶽河流側讓關秦皇曾虎視漢祖

昔龍顏何處泉光輩千戈自不閑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

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章

祜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為哉指

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

上許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

柩重不可舉或曰非候才人乎爰命其櫬櫬至乃舉祜為孟才人嘆曰

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頻傳

唱宮中二十春卻為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 宮歌來云日映宮

城霧半開太真簾下畏人猜黃翻綽指向西樹不信寧歌迴馬來 感王

將軍柘枝妓歿云寂寞春風舊柘枝舞人休唱曲休吹鴛鴦鈿帶拋何處

孔雀羅衫付阿誰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挫腰肢今來坐上偏惆悵

曾是堂前教徹時 祜長慶中深為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自草薦表令

以詩三百篇隨狀表進祜至京穆宗覽之以問元稹稹曰祜雕蟲小巧

壯夫不為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失意東歸[illegible]

不疑之句 李商隱 楊大年云義山詩雕怨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覆

玉墀披香新殿鬪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嘆曰古人措

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大年又曰鄭師錢若水嘗誦兩句云

〻憐夜半虛前席〻〻不問蒼生問鬼神錢云措意如此後人何以企及鹿門

〻〻〻兼為奇 〻〻青肯爲首蓋其一〻置山然警絕之句亦

〻義山也酒酣席

帆送遠人幾度木
客覺之大驚詢之乃義山也　劉得仁
事門多掩陰階竹掃苔勁風吹雪聚渴鳥咏冰開銜向
得人從瀑布來終期天目老聲鎖逐雲回　悲老宮人云白髮身姓
不解悲滿頭猶自插花枝曾緣玉貌君王愛準擬人看似舊時　得仁貴
主之子自開成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
年卒無成常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又云外族帝王是中朝親
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飛既終詩人競為詩弔之　吟苦晚燈暗露
深秋草跡舊山多夢到流水送愁餘　宿宣義里池亭云暮色遶桐亭南
山幽竹青夜深斜竹月風定一池星島嶼無人跡菰蒲有鶴栖此中休使
得何必泛滄溟　長信宮云董京秋氣判長信恨何如舊寵月生指辭鬢
雲滿梳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坐聽鄰宮樂清風搖翠裾　王智興
智興為徐州節度一日從事於使院會飲賦詩智興召護軍俱至從事屏
去翰墨智興曰適聞作詩何獨見棄而罷侍以牋滕席上小吏亦置牋於
智興前於是引臺立成曰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
從君詠塞北煙塵獨我知四座驚嗟監軍攝張祜曰覩茲盛事宜得無言

祜乃獻詩曰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
章句右軍書左右曰書生鍇辭耳智興叱曰有人道我惡汝詭又青李蒸
生海内名士篇什豈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為王智興樂善乎　送
客南遊云微卜何山隱高秋指岳陽蕭乾雲夢色橘熟洞庭香跡向殘虹
影回雲背鳥行靈均如可問一為哭清湘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戴佐
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
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然啓緘果知戴潛
遣一介郵其家矣戴與姚合善合有詩云天府鹿鳴客幽山秋未歸我知
方甚善衆說以為非渴石闌泉細和風見鶴飛新詩此處得清肯心應歸
又有送戴下第客遊詩云昨夜送君處亦是九衢中此日驚怨別前詩寂
寞同鶯啼寒食雨花落暮春風向晚離人別遲收縛太空戴訓姚合四字
韻詩云岐路非人見尚得起心中日德瀟湘者春生蘭桂叢鳥啼花半落
府方空所贈識難答冷然一梢風　鄭顥　顥宰相絪之孫登甲科
武宣宗時恩寵無比嘗夢守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
集中乍一大中一一顥教勝後謁淑觀
吹臺來時不損杏

穿盡然
大興善寺　和尚院庭有紫桐　刊壁塔足書
珠素之　元和中卿相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汚人衣如輠脂不可浣
東門鄭絪嘗與丞相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為和尚伐之不
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戟視木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來歲
若復有汗我必薪汝自是無汗寶曆末予見說已十五六年無汗矣素八
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齋時鳥就掌取食長
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玄幽題此院詩警句三篇蓮經三十春半
生不踏院門塵　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東禪院亦曰木
塔院院門西北廊五壁吳道子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
典刑　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
三門裏東壁上吳道玄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覩之不覺毛戴
畫中得意處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觀寶池之妙絶
視之覺水入浮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予嘗立德行天詞粉
驗之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刹天王鬚筆蹟如鐵有執爐天女
竊眸欲語吳畫連句參淡十曾同吳生縱任跡勢雲將逼人神鬼如脫壁

其中龍最怪張甲方汗衆黑雲夜寒窣馬知不霹靂謂此際忍仙子猶
衣為奕妙體作旋生參差奪人魂並往往乘猛虎衝梁聲奇石參峭未
良宵梯發欺側柯真獄不可視毛戴腋流液茍能水成河刹那沈火宅
道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為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
貰酒漫遊幹常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為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
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
寺有韓幹畫下生幀勒衣紫袈淡石邊仰面菩薩及二師子尤入神又有
舊鐵石及齊公畏一歲子漆之如羅漢羅毎盆供日出之寺中幀勒殺齋
公寢堂也東廊北面楊岫之畫鬼神齊公嫌其筆跡不工　平康坊菩薩
寺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壁壞
移入大佛殿内北壁食堂前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
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佛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佛殿
壁吳道玄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
詔擇畫寫是佛殿内槽壁維摩變舍利佛角漆而轉元和末俗講僧
文溆　筆　公句善　曰但書祩色汗無
會覺上人以利

□馬飢饞□□□陽□已巻箔清路人
□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戲射鵰上高僕射曰征南破
功臣猨翻歸來萬里身閑倚交煙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真後曰乘
杵聲中偶殘夢茶鐺影裏𤍠孤燈送人歸東南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
天時人但誚其僻澀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子華深知之子華才力浩大
八面受敵以韻著稱遊刃頗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凡所示百篇
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怨所鄙而
喜所許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前獻詩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
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所致裴公贄也洞慕賈島鑄其像
頂戴常念賈島佛　送僧遊南海云春往海南邊秋聞半路蟬鯨吞洗缽
水犀觸點燈船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長空却歸日松偃舊房前　長
孫翺　長孫翺未𠪚餘各有宮詞翺詞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
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宋曰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
對泣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崔櫓　華清宮詩云銀
河漾漾月輝輝樓倚星邊織女機横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

門横金鎖悄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
岸梅云含情含怨一枝枝斜壓漁家短短籬惹袖尚餘香半日向人如
訴雨多時初開偏稱雕梁畫木落先愁玉笛吹行客見來無去意解帆煙
浦爲題詩　高蟾　鄭谷贈詩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君
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玄暉孟蟾有宮詞云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
疎　蟾初落第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
上莫向春風怨未開胡曾亦有下第詩云翰苑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
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時謂蟾無躁競心後登第乾符
中爲中丞　于武陵　孤雲詩云南北各萬里有雲心更閑因風離海上
伴月到人間洛浦少高樹長安無舊山徘徊不可住漠漠又東還　客中
云楚人歌竹枝遊子淚沾衣異國久爲客寒宵頻夢歸一封書未返千樹
葉皆飛南度洞庭水更應消息稀　李頻　過四皓廟云東西南北人高
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獨有千年
劉言史　言史江西從謁所知頗爲典客所沮因賦一
□里寓□□　□知客名紙毛生不
□□□家

義□□□諸侯門□　□姚嵒傑柳棠平曾之徒其文
皆不足取余　老□大當時諸侯爭譽於文士此蓋外重內輕之
□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
輩以一名第之失至挾方鎮刼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韻初若虛
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以是知其不可忽也　諸戴　雲詩云盡日看雲
首不回無心都大似無才可憐光彩一片玉萬里青天何處來賀趙觀文
重試及第云一枝仙桂兩回春始覺文章可致身已把色絲要上第又將
綵筆冠羣倫龍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燒轉更新今日街頭看御榜大能
榮耀苦心人　陸扆爲郎官扆以文投獻數字犯其家諱扆因嘿然戴拳
以牋致謝曰曾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發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載
孚厚之登乾寧進士第　汪遵　遵初爲吏許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
徒善爲絕句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間遇遵於途
訊曰何事至京遵曰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後遵成名五年棠始登第
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爭及堯階三尺高
邊長城詩也得名於時　遵宣城人登咸通七年進士第許棠其鄉人也
平泉花木好高樹萬少縱横萬木前惆悵人間不平事今朝身在海南邊

邊題李太尉平泉莊詩也　盧渥　渥字子章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
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母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府觀察使弟紹
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弟沆自前集賢校理除左拾遺弟洺自畿尉遷監察
御史詔書疊至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并設祖筵
洛城爲之一空都人聳觀亘數十里渥題嘉祥驛詩曰交親榮餞洛城空
秉鉞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靜谷聲偏響
旆映晴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遺風　渥在舉場甚有
時稱嘗於灃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避之帝呼與相見乃自
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渥令主司擢第宰臣
聞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具陳其由時亦不以爲忝　滕倪　滕倪苦心
爲新詩嘉聲早播遠之吉州謁宗人太守郎中邁邁每吟其句云白髮不
能容相國也同閑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
邁曰魏文惜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盛如此倪適秋試
神發告遊留詩爲別悵然曰是必不祥倪至秋逝於商於館舍聞者莫不
傷焉倪詩曰　上別程謨故國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
使是聽猿時誤攻文　□已逐將翼凋零飛不得丹霄

無路接差池　貴冠〻〻　州人父居京師感懷詩云螢燭
不為苦求名〻〻　以上國無交親請謁多以難九月風到向羞汗成冰片
求名侯公道名與公道遠力盡得一名他喜我且輕家書十年絕歸去知
誰榮馬嘶渭橋柳特地起愁聲登元和二年第母卒既葬而歸嘆曰干祿
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為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院李行修舉
其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
養恨每積於永懷遂来弃身丘園絕跡仕進守其志性十有五年峻節無
用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徽
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効冠卿竟不應命杜荀鶴有詩弔其墓
曰凡弔先生者多傷荊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却九華山天地有何外子孫
無亦閒當時若徵起未必得身還冠卿以拾遺召不起賦詩云君親同是
先王道何如骨肉一處老也知臣不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　李廓
廓李程之子也登元和進士第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
魯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既而軍亂果逐廓按舊史廓有詩名大中不累官
至潁州刺史再為觀察使子貢亦登進士第　廓落第詩云牓前潛制淚
衆裏自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暖風張樂席晴日看花塵盡是添

愁客深居已過春　薛能　能字大拙汾州人會昌六年進士大中八年
平判入等補盩厔尉辟太原陝虢河陽從事李福鎮滑州表觀察判官歷
侍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福徙西川取為節度副使咸通中攝嘉州刺史
歸朝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俄刺同州京兆尹溫璋貶命權知尹事出鎮
感化節度入授工書復節度徐州從忠武廣明元年徐兵赴溵水經許能
以前帥徐軍吏懷恩館之州內許軍懼徐人見襲大將周岌因衆怒逐能
自稱留後能全家遇害　獻僕射相公云清如冰玉重如山百辟嚴趨禮
絕攀龍猶慮外間應破膽平人長見盡開顏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
日閑致卻垂衣更何事幾多詩可詠闌闌　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
故故生此能詩也然無于美人祖之度　秋夜旅舍寓懷云夜鎖荒無獨
夜吟西風吹動故人心三秋木落半年客滿地月明何處砧漁唱亂沿汀
鷺合雁聲寒咽隴雲深平生只有松堪對露浥霜欺不受侵　曹鄴　鄴
字業之大中進士也書末以祠部郎中知洋州老圃堂詩云邵平瓜地接
吾廬穀雨乾時手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　聶夷中
夷中有公子〻〻　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又
詠田家詩云父耕原〻〻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〻〻

月賣新絲五月糶新〻〻〻眼前〻〻〻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為光明
燭不照綺羅筵〻〻〻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正也咸通十二
年高湜知舉榜內孤平者夷中公乘億許棠夷中字坦之尤貧苦精古詩
咸通中為華陰尉　張林　林擢進士第官至御史為詩小巧名採景於
園林亭沼云菱葉下蘇人採後芰荷初沒舸行時亦佳句也林言毀佛寺
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天下廢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而歸時號蘇
扢佛溫庭筠遽曰好對密陀僧　崔塗　春夕旅懷云水流花謝兩無情
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
華髮春催兩鬢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蜀城春云天涯憔
悴身一望一霑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才皆得路失計自傷春清
鏡不堪照鬢毛愁更新塗字禮山光啓進士也　章碣　焚書坑詩云竹
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碣
孝標之子登乾符進士第　方干　越州使院竹云莫見凌雲輕粉籜須
知礙石作盤根細看枝上蟬吟處猶是筍時蟲食痕月送綠陰斜上砌露
凝寒色濕遮門列仙終日逍遙地鳥雀潛來不敢喧　世人如不容吾自
縱天慵落葉憑風掃香粳倩水舂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鍾身在能無事

頭宜白此峯　干為詩如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齊梁以來
未有之句也又貽天目中峯客有枯井夜聞鄰果落廢巢寒見別禽來之
句　衛準　莫言閑話是閑語往往事從閑話來〻何必剃頭為弟子無
家便是出家人準大曆五年登進士第　司空圖　圖幼嘗自負既又而
愈覺缺然得於春早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着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
午時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
健人久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
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
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驊騮思欲第鵰鶚失佳人又鯨
鯢人海涸魑魅棘林幽得於道宮則有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得於夏
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
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遠坡春早滲猶有水禽飛
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客來當意愜花
發過歌成雖庶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
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草嫩下田〻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
池痕春漲滿小欄花〻〻〻〻〻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五

更惆悵迴孤銳猶自　出落花　重數生涯只自憐殷勤元非
日旁午又明　不拘一槩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外千變萬狀不知
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之詩時輩固有難及儻後以全美為
上即知味外旨矣　王禹稱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有俊
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于進取頗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洎
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
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
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
世謂已當為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
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禎貽谿之上結茅屋命
曰休休亭嘗自為亭記云云　上宗史舊文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
釆未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
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
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
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召拜禮部員外
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然繫洛師于今十年方忝綸閣比

豈躁于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于是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
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
宗播遷華　州以京通乘輿即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
十三誰憐借笏趍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
碑得絹數千匹圖致于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
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
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沮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
卒時年八十餘又案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
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
逆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謂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
以矣題休休亭之楹曰咄喏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
閑處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棊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
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柳璨為相臣僚多被放逐
圖為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寮臣本意非為
官榮可驗衷，　全名節上乞歸歸，其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
以釣名心惟樂於沖　　天匪息詩忘反正之朝載省載

思宮徇遯揆之志宜　栄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
之惟僧虛中云道　汀　辭對　狀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
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掛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要君也　華下云日炙旱
雲裂道為干道血天地沸一鏤竟自焚妖孽竟為遇災數災數還中報何
事奸與邪古來難撲滅　僧合貽友人云笑破人間事吾徒莫自欺解吟
僧亦俗愛舞鶴終卑竹上題幽夢溪邊約敵棊舊山歸有阻不是故遲遲
下方云昏旦松軒下怡然對一瓢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細事當棊
遣衰容喜鏡饒溪僧有深趣書至又相邀　秦韜玉　貧女云蓬門未識
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
誇纖巧不把雙眉鬭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韜玉字
仲明京兆人父為左軍將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又與劉鄴李昌士委相
黍鋌之徒交遊中貴谷將兩軍書尺僥求巍科時謂對軍解頭僖宗幸蜀
韜玉以工部侍郎為令孜神策判官小歸公主文韜玉准勑及第仍編入
勝中韜玉以書謝新人呼同年曰三條燭下雖阻門闌數仞墻邊幸同恩
地　高駢　駢鎮蜀日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
其固護武一日聞奏樂聲響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

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　司日報到移鎮
渚宮　又二妃廟云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
少直到如今竹尚斑　步虛詞云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
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　聞河中王鐸加都統云煉汞燒鉛四
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
如此　翁承贊　承贊乾寧進士也唐語云槐花黃舉子忙承贊有詩云
雨中粧點望中黃句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皮日休　日休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
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為平生不出頭歸氏子以姓嘲日休云八片尖斜
砌作毬火中燒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盧延讓
延讓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語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臂鷹健卒懸氈帽
騎馬佳人卷畫衫又寄友人云每過私第邀看鶴長著公裳送上驢然於
數篇見境尤妙有松寺云山寺取涼當夏夜共僧蹲坐石階前兩三條電
欲為雨七八箇星猶在天衣汗稍停床上扇茶香時發澗中泉通宵聽論
蓮華義不藉松窗一覺眠　吟云　詩中事詩中難吏無吟安一箇
字撚斷數莖鬚　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十　裝

賦　唐舉子先投所業於公卿謂之行卷識尺行五言十九首至未

干秋賦優行晉卷有謂之省者謂曰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

假別行卷我識者以為知言天復六年登甲科其詩以苦吟難得為工且

拘格律嘗有詩曰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又贈僧貫休云總無方是法

難得始為詩又云是事精皆易唯詩會卻難遭亂故宦不達　洛中作云

莫怪苦吟遲詩成鬢亦絲鬢絲猶可染詩病卻難醫山暝雲横處星沉月

側時冥搜不易得一句至公知　恭云十九條平路言平又嶮巇人心無

算處國手有輸時勢迴流星遠聲乾下電遲臨軒纔一局寒日又西垂

張為為唐末江南詩人與周朴齊名如到處即閉戶逢君方展眉最有詩

稱　杜光庭載毛仙翁事云仙翁名干廣漸元和間劉禹錫李紳白樂

天輩皆贈詩至大中戊寅五十餘年矣是歲又為導遊長沙不返沒道訃

發女奴於岳麓下感之歲餘成羸疾仙翁一見曰子妖氣邪光決為凱骨

句不相值須於旦夕也以一粒授為於香爐焚之郁烈之氣聞百步魅妄

一號而覺乃木偶人也又吞以丹砂如黍者三疾遂瘳為作詩別之曰羸

形感神藥削骨生豐肌蘭炷飄靈煙妖怪立誅夷重覩日月光何報父母

慈黃河濁袞袞別淚流漸漸黃河清有時別淚無收期為後入釣臺山訪

道而去　韓偓　苑中云上苑離宮處處迷相風高與露盤齊金階鑄出

狻猊立玉柱雕成翡翠啼外使調鷹初得按五方外案使以鷹隼初調習

始能會獲之侍從中官遇馬不教嘶上來為必中官致以進謂之過馬笠

歌錦繡雲霄裏獨許詞臣醉似泥　醉著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

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　即日云書墻暗記移花日洗

甕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　香奩集和魯公之

詞也惟其艷麗故貴後嫁其名於偓凝平生著述分為演綸遊藝孝悌疑

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為遊藝集序有香奩籯金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

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遊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沈存中云　曹

松　李肇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為下第舉人通來漸侈靡皆為上列所

占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通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

垂覽為時或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

妨一日春勑下後人置皮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

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皮袋狀元錄事同點檢闕

一則罰金曲江之會注川月之空公卿家率以是日揀選東床

車馬闐塞莫可殫述載歷主江侍郎詩云得召丘墻

淚卻頻若無公道也　席上喻孟碧落人半夜至歌

教泥月平明桃李春爭那酬恩未殺身　春日長

安書事云浩浩看花晨六街揚遠塵城中一丈日誰是晏眠人　御柳舞著

水野鶯啼破春徒云還楚客猶自惜離秦　晨起云曉色教不睡卷簾清

氣中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梳風並鳥聞鍾語歆荷滴露空莫徒營白日道

路本無窮　松有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可謂詩世致矣

永樂大典卷之七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百八十四　二支

詩　詩話二十六

全唐詩話杜荀鶴　荀鶴有詩名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授翰林學士主客外郎知制誥序其文爲唐風集或曰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所謂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者也時妾有妊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　漢與云山兩漢風卷釣絲蓬底獨斟時醉未醺着無人喚流下前漢也不知　春宮怨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鄭綮　古今詩話曰相國綮善詩有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瓶粘柱礎宿火陷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衡稱言輕重不偏也或曰相國近爲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　綮判廬江將去別郡人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其滑稽類此　錢珝　珝字瑞文吏部尚書徽之子善文辭宰相王搏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博得罪珝貶撫州司馬　永巷頻聞小苑遊舊恩如淚亦難收君前願報新顏色團扇須防白露秋　嚴惲　皮日休傷嚴子重序云余爲童在鄉校時簡上抄杜舍人牧之集見有與進士嚴惲詩後至吳一日有客曰嚴某余志其名久矣遽懷文見造於是樂甚歡其所爲文工於七字往往有清便柔媚時可軼駭於常軌其佳者曰春光冉冉歸何處便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余美之諷而未嘗忘生舉進士亦十餘計偕余方寬之謂終有得於時也未幾歸吳興後兩月咸通十年也書人至云生以疾亡於所居矣噫生徒以詞聞於士大夫竟不名而逝豈止此而埋沒耶江湖間多美材士君子苟樂退而有文者死無不爲時惜可勝言耶於是哭而爲詩曾望生之友也嘗爲我作詩云十哭都門榜上塵蓋棺終是五湖人生前有敵唯丹桂沒後無家秪白蘋若下斬新醒處月江南依舊詠來春知君精爽應無盡必在酆都頌帝晨項某成酆都宮頌曰紂絕標帝晨　王渙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胤自補袞拜小儀王極自小版拜小冕渙首唱長句感恩[illegible]異公曰[illegible]令七十騎三年建禮含香次第遷珠彩下連星錯落桂花曾[illegible]磨琢多成器[illegible]又凡埋吏衛天

恩念何恩最深者春來爲壽[illegible]業公答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青華次第遷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慶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俱上青霄肯後先何事老夫猶賦詠欲將酬和永流傳渙字群言大順二年侍郎裴贄下登第德鄰極光胤皆同年也　七夕瓊筵往事陳聚花蓮帶共傷神蜀王殿裏三更月不見驪山私語人　夢裏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屏空紫臺月落關山曉腸斷君恩信畫工　張曙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曙時自負才名稱甚以爲狀元崔亦分居其下日者殊不顧曙而向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不終場昭緯首冠曙以爲什刺之云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後七年昭緯爲相曙方登第果於昭緯下過堂杜荀鶴同年生也酬曙詩云天上書名天下傳引來齊到玉皇前大仙錄後頭無雪至藥成來寵絕煙笑攜紫雲金作闕夢抛塵世鐵爲船九華山叟驚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　翁綬　詠酒云逃暑迎春復送秋無非綠蟻滿盃浮百年莫惜千回醉一盞能消萬古愁幾爲芳菲眠細草曾因雨雪上高樓平生名利關身者不識狂歌到白頭綬登咸通進士第　袁皓　皓宜春人咸通進士紀集賢殿圖書使自稱碧池處士初登第過岳陽纔數藥珠以詩寄嚴使君曰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惹麝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爭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期能手寸心惟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煙波路渺茫嚴君以妓贈之　李濤　李濤長沙人也爲詩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牓於都堂　王祝　會昌時有題三鄉者曰余本若耶溪東與同志者二三紹蘭佩蕙每貪幽閑之境翫花光於松月之亭竟晝繼宵往往忘倦泊予初笄至于五換星霜矣自後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逈絕蓋塵花木叢翠東西鄰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寂伺其閑寂因進覽焉亦不異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芳春光景東邁涉渡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虢略抵陝郊標嘉祥之清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巇哭之地衡寬加嘆累日魂銷雖殘骸尚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無所悼其幽思也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攄其懷抱絕筆慟哭而東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也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然雨爲雲歸舊山和者十人視和三

鄉詩云女几山前嵐氣低佳人〻〻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見即迷 禓[?]字不曜名家子唐末為給事中 韋莊 長安清明云早是傷春夢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内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閑分白打錢紫陌亂嘶紅叱撥綠楊高映畫鞦韆遊人記得承平事暗喜風光似昔年 歲懷詩云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松棊花間醉任黄鶯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 或謂此詩包括生成果為台輔 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曾祖少微宣宗中書舍人莊疎曠不拘小節李詢為西川宣諭和協使辟為判官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建建辟為掌書記尋召為起居舍人建表留之後相建為偽平章事 吳融 漁陽烽火照函關玉輦忽忽下此山一曲羽衣聽不盡至今遺恨水潺潺 融字子華越州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 公乘億 億字壽仙魏人與李山甫皆為魏博樂彦禎幕府億以詞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別家十餘年矣嘗大病鄉人傳以死其妻自河北迎喪會億送客為上見歸人塵衆類其妻也睇睨不已妻亦如之詰之則是也相持而哭路人異之後旬日登第億嘗有詩云十上十年皆落第一家一半已成塵可知其屈矣 鄭鄴 牡丹云落盡春紅始見花花時比屋事豪奢

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攢繡轂幄籠輕日護香霞歌鐘到此爭催貴豈信流年鬢有華 賞春云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 鄴餘杭人父為鹽鐵小吏有二子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七言詩 羅隱 隱字昭諫餘杭人隱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為唐相鄭畋李蔚所知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廣明中避寇賓濟[?]曾墅居之光啓中錢鏐辟為從事節度判官副使梁祖以諫議召不行開平中魏博羅紹威推為叔父表授給事中年八十餘終餘杭有子春翁 鍾陵妓雲英 隱舊見之一日識隱猶未第隱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牡丹云似共東君別有因絳羅高卷不勝春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芍藥與君為近侍芙蓉何處避芳塵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此身 蜂云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春光盡被占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 許棠 洞庭詩有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之句人以題[?]翁過洞庭云驚波常不定半日鬢堪斑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閑漁父時相〻〻歌浩[illegible] 張[illegible] 送友赴涇州幕云香園沉

飲散[illegible]就佳名日月相關盡 去逐[illegible]樓明蜀雲關橫轉朝[illegible]縱有蜂塵動應隨上苑鸞 韜字象文唐末登第射策[?]陽避亂入蜀王蜀時為金堂令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云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問誰僧僧以韜對乃賜霞光牋令寫詩以進韜進二百首衍善之召為知制誥米光嗣以韜輕忽傲物遂止卒於官韜生穎秀幼有單于臺詩曰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來為世所稱 鄭谷 谷字守愚袁州人父永州刺史之子幼年司空圖與刺史同院見奇之曰嘗吟得丈夫詩否曰吟得莫有病否曰丈夫曲江晚望斷膓云村南斜日閑圖首一對鷺鷥落渡頭即深意矣司空嘆惜撫背曰當為一代風騷主乾寧中為都官郎中辛于家谷自叙云故許昌薛尚書能為都官郎中後數年建州李員外頻自憲府内彈拜都官員外皆一時驂雄宗師都官之曹振獻於此余早受知今參此官後是正秩何以繼前賢耶 蜀[?] 淺蘆[?]方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揚 谷蜀中海棠詩也 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〻潮平無別浦木落見他山〻情多最恨花無語愁破方知酒有權〻關東多事日天末未歸心〻潘卷科陽裏看山落木中〻雨折[?]孝[?]山編孤舟帶鶴歸〻長安一夜殘春雨右省三年老拾遺〻班超黄道息數擁紫宸深〻 題杭州樟亭云故國江天外登臨返照間潮平無別浦木落見他山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歲窮歸未得心逐片帆還 感興云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十日菊云節去蜂愁蝶不知曉庭還繞折殘枝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偶題云一卷疏蕪一百篇名成未敢便忘筌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 溫憲 溫憲員外庭筠子也僖昭之間就試於有司值鄭相延昌掌邦貢以其父文多刺時復傲毀朝士抑而不錄既不第遂題一絕於崇慶寺壁後滎陽公登大用因國忌行香見之憫然動容暮歸宅已除趙崇知舉即召之謂曰某頃主文衡以溫憲庭筠之子深怒嫉之今日見一絕令人惻然幸勿遺也於是成名詩曰十口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李昌符 秋晚歸故居云馬省曾行處連嘶渡晚河忽驚鄉樹出漸識路人多細徑穿禾黍頹垣壓薜蘿乍歸猶似客鄰叟亦相過 傷春云酒醒鄉關遠迢迢聽漏終曙分林影外春盡雨聲中鳥思江村路花殘野岸風十年成底事羸馬倦西東 昌符字若夢登咸通四年進士第歷尚書郎 北夢瑣言云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illegible]怠於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

於公卿間行之其間有詩云春□□□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憂惟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櫂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些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洟司京城盛傳是年登第與夫挑杖虛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李山甫　咸通中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府樂彥禎幕府因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彥禎子從訓伏兵殺王鐸劫其家書有詩云勸君莫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真識執政也巢寇之亂翰林待詔王遨者北遊在鄴山甫遇於道觀謂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遨憑命奏之曲終潸然曰憶在咸通王亭秋夜供奉至尊不意流離至此也山甫賦詩曰幽蘭綠水耿清音嘆惜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獨霑襟句末云山甫亦自黯然悲其不遇也一本云情知此事少知音自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更霑襟致身不似笙簧巧悅耳寧如鄭衛淫三尺絲桐七條線子期師曠兩沉沉貧女云平生不識繡羅裳閑把荊釵益自傷鏡裏只應諳素貌人間多是重紅粧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處說暗垂珠淚滴蠶筐國初高英秀者與贊寧為詩友辯捷滑稽嘗譏古人詩病云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鷓鴣方峯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梵語詩羅隱曰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此體　鍾離權　邢州開元寺有唐鍾離權處士二詩其一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其二云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好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清平有幾人　張道古　昭宗時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出居于蜀後聞駕在西岐又還東洛皆與五危之事然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為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尚在誰能更與讀來看道古臨淄人景福中進士釋褐為著作郎遷右拾遺捃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危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貶施州司戶參軍後入蜀王氏聞而臧之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建開國召為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難昌必再貶於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佐補闕張道古墓後過害甚亦繼亡蜀主憫之俾祔葬焉鄰塞更在華閒之有詩哭之曰曾陳章疏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

消貴卜居三蜀先後犯名過大之後求修史者言者乃死正頻綱網常　王衍　五年宴飲無度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如思想千年事惟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溥詠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怒罷宴曾有詠史詩百篇行于世　伍唐珪　寒食日獻郡守云入門堪笑復堪憐三逕苔荒一釣船慚愧四鄰教斷火不知廚裏久無煙唐珪唐末進士也　韓定辭　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邃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嗟然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彧詩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張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賓靡不欽訝然亦疑張筆之僻也他日彧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彧從容問韓以雪兒張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後問彧雌堞山當在何處彧曰此隨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同谷子　昭宗播岐何后用事有同谷者詠五子之歌何后潛令秦王誅之事未行而斧去詩曰邦惟固本自安寧臨下常須馭朽驚何事十旬遊不返禍胎從此召殷兵酒色聲禽號四荒那堪峻宇又雕牆靜思今古為君者未或因茲不滅亡唯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當時事首為盤遊亂紀綱明明我祖萬邦君典則貽將示子孫惆悵太康荒墜後覆宗絕祀滅其門仇讎萬姓遂無依頹廈何曾解扭扶五子既歌邦已失一場前事悔難追　沈彬　彬字子文高安人也天才狂逸好神仙之事少孤西遊以三舉為約嘗夢着錦衣贴月而飛識者言雖有虛名不入月矣洪州解至長安初舉納省卷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客入金桃爛熟沒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換金鞭忽轉頭第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颯九天秋王母朝回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雲翻簫管相隨去星觸旌各自流詩□來征不得騎龍却憶上清遊第三舉

納省卷贈劉象爲草云曾應大〻子舉四朔風月贅蕭跡不隨世祖重
鬢鬚郄爲文星尋積書十載戰塵銷舊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
君惜仙桂年年章有餘時劉象孫寒三十舉無成主司覺彬詩其年特放
象及第彬乾符中值駕遷三峯四方多事南遊嶺表二十餘年回吳中江
南僞命吏部郎中致仕彬詩有九衢冠蓋暗爭路四海干戈多異心之句

周朴　朴唐末時人寓於閩中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飲酒茹葷塊然獨
處諸僧表鄉卯食朴亦攜巾盂廁諸僧下舉斂而退率以爲常郡中豪貴
設供率施僧錢朴即巡行拱手各乞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一
了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徒亦未嘗厭也性喜吟詩尤尚苦
澀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聯一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
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游
徼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耳卒乃釋
之其句云子孫何處閑爲客松柏被人代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於詩
句欲戲之一日騎驢於路遇朴在傍士人乃欹帽掩頭吟朴詩云禹力不
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之忽遽隨其後且行士但促驢而去略不回首行
數里追及朴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言流東士人頷之而已閩中
傳以爲笑哉曰曉來山鳥閙雨過杏花稀亦朴詩也石陵寒雨絕鳥鳥夕
陽明日高情千里外長嘯一聲初日黃巢至福州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
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　孫魴　潤州金山寺張祜孫
魴留詩爲第一篇山居大江中廻然孤秀詩意難盡惟隱云老僧齋罷關
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句云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人曰萬古波心
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禮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
張處士題後更無人魴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屑成痕沈彬曰此田
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南昌人唐末鄭谷避亂歸宜春魴往依之頗爲於
根後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魴父盡工也王徹爲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
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盡尋常之物魴終恨之　王易簡
易簡唐末進士梁乾化中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却歸華山乘犹山釋褐
授華州幕職後召入拜左拾遺及辭官歸隱留詩一絕曰汨沒朝班愧不
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後再召爲郎遂
隸壇臺閣三十年歸華山十年而終　范德之子　吳人范德處士之子
也　徽能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使浣花趁日陰方千曰此子他年必成
名又吟夏日云閑雲生不雨病落非秋千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卒

鄭雲叟　鄭徵君爲詩皆捨書　超絕囂塵如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
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又詠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著花
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又七古傷時帆刀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破
亂山青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題霍山秦尊師老鶴玄猿
伴採芝有時長嘯獨移時翠娥紅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又偶題似
鶴如雲一箇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富貴人又
思山詠因貫丹砂下白雲鹿裝惟戀九衢塵不知將耳入山去萬還千非
愁殺人又景福中作云悶見戈鋋匝四濱恨無奇策救生靈如何飲酒待
長醉且到太平時節醒又招友人遊春云難把長繩繫日烏芳時偷取醉
工夫任堆金璧磨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又山居云閑見有人尋移庵更
入深落花流澗水明月照松林醉勸頭陀酒閑教孺子吟身同雲外鶴斷
得世塵侵又詩云宴心插木室散髮浸流泉採柏時逢麝看雲忽見仙晏
狂衝雨戲春醉戴花眠絕頂登尋望東鄰一點煙又詩不求朝野知卧見
歲華移樸樂騎俊復聽松飯過時荷竿尋水釣背局上苗蒸祭翻入來說
中原正亂離　僧子蘭　太平里舟兵部裴郎中云不語凄涼無限情荒
堦行盡又重行昔年住此人何在空見槐花秋草生　僧虛澈　生於會
稽本湯氏字澄源與吳興詩僧皎然遊然薦之包吉李紓以是上人之名
由二公而顯正元中遊京師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使誣得罪徙
汀州後歸會稽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劉夢得曰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
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幺絃孤韻瞥入人耳非大音之
雜獨吳興晝公能備眾體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劇新寺詩曰經來白馬寺
僧到赤鳥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
雄於詩僧間邪元日和于使君思上京親故云清晨有高會賓從出東方
楚俗風煙古汀洲草木涼山情來遠思菊意在重陽心憶華池上從容鸞
鷺行　僧靈一　新泉詩云泉源新濞出洞澈狀纖雲稍落芙蓉沼初淹
苔蘚文了將空色淨素與眾流分苦對清宵月冷然夢裏聞　劉長卿和
云東林一泉出復與遠公期石淺寒流處山空夜落時夢閑細響慮澄
何清漪動靜皆無意唯應達者知　高仲武云自齊梁以來道人爲文者
多矣少有入其流一公乃能駈意精妙與士大夫更唱遞和不其偉歟泉
湧階前地雲生戶外峯則道猷寶月曾何及此靈一大曆正元間僧也酬
皇甫冉西陵見寄云西陵潮信滿島嶼沒中流越客依風水相思南渡頭
寒光生極浦落日映滄洲何事揚帆去空驚海上鷗　漢行即事云近夜

山叟罷入林漢轉清不知伏牛地畢洞何蹤積幽岸煙初合平湖月未生孫舟舉火遺但聽秋衆聲重遷宜豐寺云載過招隱寺重會息心期樵客問歸日山僧記別時野雲陰遠司秋水漲前陂勿謂頻來此吾今不好奇酬皇甫冉以下三章皎公以為出名集酬皇甫冉將赴無錫雲門寄別云湖南通古寺來往意無涯欲識雲門路千峯向若耶春山子建宅古木謝敖家自是長偕隱那云想去賒宿天柱觀詩云石室初投宿仙翁幸見容花源隨水遠洞府過山遙泉湧增前地雲生戶外峯中宵自入定非是欲降龍　僧清江　病起云身世足堪悲空房卧病時捲簾飛雨滴掃室竹陰移已覺生如夢那堪壽不知未能通法性詎可見支離　僧廣宣　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宣以詩奇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絕寃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鵷鴻原上共陶鈞　起和云延英面奉入春闈亦選工夫一選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稱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證彌天上士與新詩　以劉夢得元微之皆知之寔與參稱最善　逸之有廣宣上人頻見過詩云三百六旬常撥撥不衛風雨即壓樊久慧網士無禪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

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有幾堆　僧法振　趙使君生子碎日詩云毛骨貴天生肌膚片玉明見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國器唯憐小風姿望益清抱來芳樹下時聽鳳凰聲　僧皎然　僧皎然一日寄於舟中杼思作古體十數篇求合韋蘇州韋大不善明日獻其舊製乃極稱賞云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蓋大服其鑒裁之精同裴錄事樓上望云遠含高樓上湖山向晚清桐花落萬井月影出重城水竹涼風起簾帷暑氣清蕭蕭獨無事因見此人情　皎然詩式普偷語詩例云如陳后主詩日月光天德取傅長虞日月光太清上三字語同下二字義同偷意詩例云如沈佺期詩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取柳惲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偷勢詩例云如王昌齡詩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悟彼飛有適嗟此罹憂患取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詩式云詩有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杳不可羈郭景純遊仙詩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鮑明遠詩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栢繁荊棘鬱尊尊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魄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啄蟲蟻豈知往日天子尊念茲變化非常理中間惻愴不能言二曰駭俗其道如是

有接輿背有原懷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郭景純遊仙詩嫦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王梵志道情詩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賀知章放達詩云落花真好些一醉一回頗盧照鄰漫作云城斂尾淵深一悲到黍章淫泆格一品曰潛谷比道知夏姬當壚似蕩而貞采吳楚之風雖俗而正古歌曰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泉徹骨冷可憐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須調笑格一品曰戲俗漢書云匡鼎來解人頤蓋說詩也此一品非雅作只以為談笑之資矣李白任詠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　賦得啼猿送客三峽云萬里巴江外三聲月峽深何乎有此路幾客共沾襟斷背分重影流泉入苦吟淒涼離別後聞此更傷心　僧文秀　端午詩云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堪笑楚江空浩浩不能洗得直臣冤秀書未詳僧也鄭谷贈秀上人相訪詩也夜松堂宿論詩更入微之句又次韻秀上人長安寺居言懷云舊齋松老別多年香社人稀喪亂間出寺只知趨內殿閉門長似在深山又重訪秀上人云晨畫長懷吳寺殿宜茶偏賞雪溪泉又寄題詩傳秀公云靈一心傳清塞心可公吟後楚公吟近來推道相親少惟仰吾師所得深好句未停

無職日舊山歸老有衆林吟曹孤宦甘寥落多謝攜瓶數訪尋秀南僧也而居長安以文章應制故谷送遊五臺詩云內殿評詩切身迴心未迴　僧棲白　中秋夜月云尋常三五夕不是不嬋娟及到中秋滿還勝別夜圓清光凝有露皓色爽無煙自古人皆說年來更一年　哭劉得仁云為愛詩名吟到此風魂雪魄去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寃始銷冬日寄僧友云歡蓬入寒竹安禪過漏聲高杉殘葉落深井凍痕生罷啓風枝動懸燈雪壓明何當招我友乘月上方行　秋夜宿西林寄賈島云暗蟲喧暮色默思坐西林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昔因京邑病併起洞庭心亦是吾兄弟遲迴共至今　秋日寄廣元云楊柳起秋色故人猶未還別離何自苦少壯豈能閑迷雨吟殘燭秋城憶遠山何當同一見語然此林間　廬山寺云千峯盤礎盡林寺昔年名步步入山影房房聞水聲多年人跡絕殘月石陰清便可求居止安閑過此生　金州別姚合云日日西亭上春留到夏殘言之離別易兄以道途難山出一千里溪行三百灘松間樓月裏秋入五陵寒　姚合送無可往越州云清晨相訪門前立麻屨方袍一少年懶讀經文求作佛願攻詩句覓成仙芳春山影花連寺獨夜潮聲月滿船今日送行偏惜別共師文字有因緣　僧懷濬　秭歸

鄒僧懷濬不知何所人乾寧 氏 皆有神驗判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云家在閩 西溪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守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出北夢瑣言

僧可朋 可朋丹稜人少與盧延讓為風雅之友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會題洞庭詩曰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贈友人曰來多不似客坐久却無廉歆陽烱以此比孟郊賈島言其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故時綱之可朋自號醉髡贈方千詩云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空貫釣魚休杜甫舊居云陽心盡日有啼鳥獨步殘春空落花寄齋己云雖陪北楚三千客多話東林十八賢劉公詩話云有詩僧讀洪州滕王閣詩謂守者詩總不佳何不除却守曰僧能佳乎即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滿窗蒼萬古遠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洪南方淨番能詩者多矣予常見可朋詩云虹收千峰兩潮弄半江天又云詩因賦客分題僻悉為醉人下着低不識古人

僧雲衣 寒食詩云寒食悲看廊外春野田無處不傷神平原累累添新冢半是去年來哭人

僧貫休 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乎動苦踏林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煙閣豈羡當時萬戶侯鏐諭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然閒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歈陳貢愧非才自慙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甚厚建二年召令誦近詩時貴戚皆坐休欲諷之乃稱公子行云錦衣鮮花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休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吳融為之序卒死于蜀 亦稱禮塔六七級白菡萏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石霜問云如何是此心休不能答石霜云汝問我答休即問之霜云能者幾人知 春山行云重疊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黑壞生紅朮黃猿領白兒因思石橋月曾與道人期 曉泊湘江懷古云煙浪漾秋色高吟似得鄰一輪湘渚月千古獨醒人岸濕穿花遠風香禱廟頻只應諛佞者到此不傷神 天台老僧云獨住無人處松龕嶽雪中九十臘雲外一生心白髮垂不剃青眸笑更深猶能指孤月為我竹 寒思廬山貫生云山兄許辭吾寒夜

更何為覓句如頻生嚴霜竹 日出木葉崖東落冰池道見禪僧說生涯勝往時 題擇詞律師 云律十麟角者高更出塵埃芳草不曾觸幾生如此來聖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如結林中社伊余頗一陪 言詩云經天縛地物動必是仙才幾處覓不得有時還自來真風含素髮秋色入靈臺吟向霜蟾下終須神鬼哀 休種僧云不食更何求自由中自由身輕娘衲重天旱為民愁供器誰將去主臺不遊會須得此術歸去老林丘 誰是言休即便休清吟孫生碧溪頭三間茅屋無人到十里松門獨自遊明月清風宗炳社夕陽秋色慶公樓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物千般逐水流 心心心不住希夷石室崑白髮無惜竹不除當路筍愛松留待礙人枝焚香蔚卷書主砌卷箱寘心月在池無限故人頭盡白不知頭白又何之 自古浮華能幾何逝波今日去滔滔漢王廢死生秋草吳主黃宮入夜濤滿屋貴金懷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知物外金仙子甘露天香滴衲袍 古意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惡木枝十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憶在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似黃金鑄作鍾子期

僧齊己 戊辰歲湖中寄鄭谷郎中云白髮久慵琴常聞病亦吟瘦應成鶴骨閑想似禪心上國楊花亂滄洲荻笋深不堪思草華兩望獨沾襟 山寺喜道士至云閏年春過後山寺始花開還有無心者閑尋此境來鳥幽聲忍斷茶好味重迴知在南嵩久冥心主綠苔 登祝融峯云猿為共不到我來身欲浮四邊空碧落絕頂正清秋宇宙知何極華夷見細流壇西獨立久白日轉神州 宿簡寂觀云萬壑雲霞影千峯松柱聲如何教下士容易信長生月共虛無白香和沆瀣清閑尋古廊畫記得列仙名

僧栖蟾 短歌行云蟾光堪自笑淨世懶思量身得幾時活眼開終日忙千金無壽藥一鏡有愁霜早可塵埃外光陰任短長

僧青袞 贈王道士云藥力資蒼鬢應非舊日身一為嵩岳客幾葬洛陽人水縫獄採水雲根斧斫新蘭西往來熟推待水張張 贈幼章法師云北京從別後南越幾聽砧住久白髮出諱長貴棄深杳遺郡舍像勢微遠巢禽寂寞應關道何人見此心 送秋遠人南歸云南行隨越僧舊業一池荒兩贊已如雲五湖歸獨書夜清鳴稱鎖寒蕭鼓船燈此處想無弟却未期木能 早秋過郡勤書齋云暑消萬舍清潤生有餘情石水生茶味孫烏藏扇聲遠雲收海雨靜角傳山城此地秋吟苦持來逸句行 送康渴歸建業云南朝秋色滿歸去思 齋書 城在民耕壞塚多月明臺獨上衆經寺頻過華下西江闊相思 贈百嵓禪師云野寺絕依念空山

曾遍行老禾披衲重病起讀𤆍　卜熄林遠尋溪變路千多年百嵩主
不記百出名　贈胡僧云瘦形無血色草履著從穿關語似持呪不眠同
坐禪背經來濃地袒膊過冬天情性人難會遊方應信緣　贈絕粒僧云
一齋難過日況復更休糧養力時行道聞鐘不上堂唯留煨藥火不寫化
金方舊有山廚在從僧請作房　晚秋江館云病寄西州居帶城傍門高
梆一蟬鳴澄江月上見魚躑荒徑葉乾聞犬行越嶠夜無使潮邑寺鍾京
有隔原聲欲團貴盡休歸去湖水秋來空自平　贈李道士云布褐高眠
石窗春逆泉多濺黑紗巾岸頭說易多剃客落手圍棊對俗人自算天年
窮甲子誰同丙夜守庚申擬歸大華何時去他日相逢乞藥銀　秋日同
求晏錄懷少室舊隱云曾居少室黃河畔秋夢長懸未得迴狀病十年難
水石思歸一夜滿風當荒齋幾度僧眠起挽有題經塵路來澄下北心誰
共說傍松幽徑已多苔　師樂洛人姓周氏少從洋圖法遇姚合而返乃
易名賀初與賈長江無可齊名賀哭百嵩師云林逕西風急松枝講抄餘
來犢亡夜刹遺偈疾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卧影初此時頻淚下曾有到
吾廬時爲亦有詩云苔覆石床新師曾過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
塔院關松雪經房鎖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時謂相伴云兩贊已

恙霜五湖歸釣魚送人〻可夜濤鳴擺鎖寒葉落話溼〻石水生茶味床頭
滅歸贊可磬徹遠巢禽可伊流背行客岳響今青後〻　唐有周賀詩到
清秦也秋宿洞庭云洞庭初葉下旅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
一宮成白首萬里寄滄洲只被浮名繫寧無愧海鷗　巴陵秋思雲楊梆
巳寒色楚田方刈禾歸心病起切敗葉夜來多細雨城蟬噪殘陽嶠客過
故鄉餘業在香隔洞庭波　岳陽樓云平楚起寒色抄秋猶未還世情何
處淡相水向人閑空翠隱高鳥夕陽歸遠山孤舟萬里外惆悵洞庭閑三
詩作周賀　僧文益看牡丹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
是去年紅艷色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僧修睦
秋日閑居云老事不相關誰人似此閑氣篆香日盡窮對青山野鶴眠
松上秋苔長兩閒欲僧頻有信昨日得書遠　舉起作云長空秋雨歇
起覺精神看水看山坐無名無利身偈吟諸祖意茶碾去年春此外誰相
識孤雲到砌頻　題東林云欲去不忍去徘徊吟遶廊水光秋澹蕩僧好
語尋常理古苔文疊山晴鍾韻長禪思南嶽上久此白蓮香　僧景雲
畫松云畫松一似真松樹且待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
第三株、　僧可上哭賈島〻　松雪魂蜀死葬山根許謝陞今古官

早慢子孫塚欄寒月色人哭　云〻滴碑字年年添蘇痕　僧卿雲
長安言懷寄沈彬侍郎〻　圍梨〻下歸路接天涯生作長安草勝爲
邊地花鴈南飛不到書北寄來賒堪羨神仙客青雲早致家　答國里云
舊居梨嶺下風景近炎方地燒生春早家貧遇滿松徑向
餘香日久竟無事詩書聊自攜　僧處默　題聖米寺云路自中峯上盤
迴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
近鍾磬雜笙歌　螢云熠熠與娟娟池塘竹樹邊亂飛如拽火成聚却無
煙微雨灑不滅輕風吹欲燃昔時書案上頻把作囊懸　遠煙云窈窕前
山上稜花滿碧蘿高風吹不盡遠樹得偏多翠與晴雲合輕將淑氣和正
堪流野目不覺意如何　織婦云蓬鬢蓬門積恨多夜闌燈下不停梭成
縑猶自皆戔納未直青樓一曲歌　僧濟交　病後作云大佛身方法此
身終未安病將猶可洗瘦骨不禁寒無心伊銷經無氣力看悠悠雲
貲獨坐夕陽殘　寫真云圖形期自見自見却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
外身水花凝幻質墨彩聚空塵堪笑余兼爾俱為未了人　僧若虛　古
鏡云軒后洪爐獨鑄成蘇痕磨落月輪呈萬般物像皆能鑒一箇人心不
可明匣內乍開鸞鳳活臺前高掛鬼神驚百年肝膽堪將比祇恐看頻素

髮生〻　僧曇域　贈烏雲禪師云遠庵枯葉滿羣鹿亦相隨頂骨生新髮
庭松長舊枝禪高太白月行出祖師碑亂後潛來此南人總不知　僧懷
浦　初冬旅舍早懷云枕上角聲微離情未息機夢回三楚寺寒入五更
衣月沒栖禽動霜晴凍葉飛自慙役役早深與道相違　僧慕幽　螢云
鍾斷危樓鳥不飛螢螢何處最相宜香然水寺僧聞巷筆寫春閨客著詩
忍爾思多穿壁遠偶然心盡斷纓時孫康勤苦誰留念少減餘光借與儂
僧尚顏　寄陳陶處士云鍾陵城外住喻似玉沉泥道直貧嫁稷神清
語亦低雪深加酒債春盡減詩題記得曾遊何山茶又更攜　開元宮人
開元中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
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綫含情更著綿今生已
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帥進呈玄宗以詩遍示宮中曰作者勿
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上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謂曰吾與汝
結今生緣邊人感泣　崔氏　盧校書年暮娶崔氏結禱之後為詩曰不
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妻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劉氏　杜羔不第將至家[illegible]寄云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
年被放迴如今妾面羞君面[illegible]夜〻羔即回尋登〻又寄詩云

長安此處無多地贊贊　　年少今夜同歸何處樓
古題六　薛瓊　濛　　這陳殘雙題妝之春無遺畱意其妾
薛瓊寫真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
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夫歸遂偕老為時人嘲
之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守 君俊 又論　李
季蘭　寄韓校書云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芸閣吏寂寞竟何如
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大雷岸莫忘八分書　季蘭五六歲其父
抱於庭前作詩詠薔薇云經時未架卻心緒亂縱橫父恚曰此必為失行
婦也後竟如其言　高仲武云士有百行女有一德季蘭則不然形器既
雌詩意亦蕩自鮑昭以下罕有其倫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此五言
之嘉境也上方班婕妤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異劉
長卿謂季蘭為女中詩豪　如意中女子年九歲能吟詩則天試之皆應
聲而就其兄辭去則天令作詩送兄送賦云別路雲愁起離亭葉正稀所
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魚玄機　玄機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道士也
字幼微善屬文其詩有綺陌春望遠遙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
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

後以笞殺女童綠翹事下獄獄中有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夫又明
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　傳宗宮人　唐僖宗自內出袍千領賜塞外丈
士神策軍馬真於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二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
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真就市貨鎖為人所告主將得其詩奏聞僖宗
令赴闕以宮人妻真後僖宗幸蜀真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張建封妓
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眄眄善歌舞雅多風
態為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眄眄以佐歡予因贈詩落
句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紀矣昨日
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詩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
由乃眄眄所作也繪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眄眄始末云張尚書既歿
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眄眄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
于今尚在眄眄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
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劒履
歌塵散〻紅香銷一十年〻　適看鴻雁岳陽迴又覩玄禽逼社來瑤瑟
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　其　日乃和之云滿窗明月滿簾
霜被冷燈殘〻臥床燕　一〻長細〻〻彩色似

煙幾回欲　潸然自〻　二〻看〻〻有客洛
陽迴曾到尚書墓上來〻　數紅粉不成灰又贈之絕句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　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後仲素以余詩示眄眄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
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
詩云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
去隨眄眄得詩後怏怏旬日不食而卒但吟云兒童不識沖天物謾把青
泥汙雪毫出長慶集　女郎宋若照　若照貝州人父廷芬生五女皆警
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照若倫若憲若荀若照文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
粧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鄙凡聘為姻對正元中昭義節
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恚留
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
學士自正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華總領元和末卒後穆宗拜若照尚宮
嗣其秩歷敬文三朝皆呼先生若憲文宗時以讒死倫荀早卒廷芬男獨
愚不可教為民終身　女郎張窈窕　寄故人云澹澹春風花落時不堪
愁望更相思無金可買長門賦有恨空吟團扇詩　女郎劉媛　學畫蛾

眉獨出群當時人道便承恩經年不見君王面花落黃昏空掩門〻　鶯鶯
鶯鶯姓崔氏有張生者託其婢紅娘以春詞二篇誘之崔答曰待月西
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故人來張喜其意既過而別崔命琴
鼓霓裳羽衣之曲張文戰不利崔貽書以廣其意又有竹茶碾亂絲之贈
曰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情永以為好楊巨源元稹善張生見其意
歎賞之巨源賦崔娘一篇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
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張後以為妖於
身也絕之既而逞其所居崔潛寄一詩云自從消瘦減容光萬種千回懶
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因郎憔悴卻羞郎張將行賦一章以絕之云棄置
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遂絕　不知名　江
陵有士子遊交廣五年未還愛姬為太守所取納於高蘇坊底及歸寄詩
曰陰雲幂幂下陽臺惹著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
開〻鐵篆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蘇坊底宅春光無復下山
來守遂遣還有為御史分〻　不肴〻〻愛姬為李逢吉一閱遂不復出明
日以詩投之云三山不〻　〻尚可乘青鳥去時雲路斷嫦
娥歸處月　〻紗窻暗〻　〻卜〻吃〻　上月〻只

偏照兩 李得詩: 入〻身仙 玉了題名

處即如前字故詩曰曾 盈城人乙舊時 姚合及第後詩

云〻新衛〻一字舊之深前途 安本丈院有進士房曾題名處有人題詩

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顏意欲狂見說正調穿羽箭莫教穿破寺家

當丹陽焦山瘞鶴銘小碣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處

欲到風引歸後題云丹陽掾王瓚作後後得小石云縱步不知遠夕陽猶

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不知誰為之忽聞天子訪沈淪萬里懷書

西入秦早〻 [illegible] 無媒客恨別江南楊柳春 奇經南詔大酋之心膂也

僖宗時〻 初〻 駢自淮海飛章曰螢滿闕事唯奇經筆數人請止而鴆之

帝用其策奇經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峯影洗還青沙

鷗聚處窻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 北夢瑣言 雜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須惜少年時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空腸難衣不腸

思一爐香後一銷魂雖然舞袖何曾舞長對春風裛淚痕 眼想心思夢

裏驚無人知我此時情不如池上鴛鴦鳥雙宿雙飛過一生 鶯啼露冷

酒初醒樓畫樓西畔角鳴翠羽帳中人夢覺寶釵斜墜枕函聲 兩心不

語暗知情燈下裁縫月下行行到堦前知未睡夜深聞放剪刀聲 乾符

末有客訪僧僧卻之題門而去云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

碎石入淤沙忽一僧曰大罵我豈乃合寺苟卒四字 權龍褒 景龍中

為左武衛將軍好賦詩而不知聲律中宗與學士賦詩輒自預焉帝戲呼

為權學士初以親累遠貶泊歸獻詩云龍褒有何罪天恩放嶺南初知無

罪過追來與將軍上大笑常吟夏日詩曰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或曰豈

是夏景答曰趁韻而已通天中刺滄洲初到呈同官曰遙看滄州城楊柳

鬱青青中央一群漢聚坐打杯觴諸公謝曰公有逸才曰不敢趁韻而已

嘗作秋日詠懷詩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真積野狼

參軍不曉問之權曰鷂子簷前飛直七百洗衫掛後園白如雪飽食房中

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蜣蜋聞者笑之始賦夏日嚴霜明月之句乃呈

太子宴獻詩太子後筆譏之龍褒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

此詩章趁韻而已 龍褒為瀛州刺史嚴暮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乃

將書呈判司以下云有司改 為多感元年一日謂府吏何名私忌對曰

父母亡日 [illegible] 微馮孝中 [illegible] 入大怒曰衝破我忌更牒改到明

己 [illegible] 忌日

吳之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七

二支

詩 詩話四十九

南北朝詩話謝玄暉為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長史王秀之以玄暉年少

乃因事求遷還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

寥廓已高翔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

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

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工非吾語也 陳後主作臨春結綺望仙三閣

與張貴妃麗華等遊居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使江總孔範等

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夫人襞彩箋製五言詩十客相繼和采其尤豔麗者

被以新聲選宮女以千數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

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宋會熙王昶起兵敗晚取擒妻自隨存響

在道慷慨為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

因把雞手南望天闕者為之墮淚 梁元帝自序云七[illegible]

不[illegible]雲[illegible] 陳[illegible]

月光天際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 梁武集名士置酒賦

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

不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宋武於彭城大

會命筆賦詩謝晦恐帝有失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卻清河洛塵華陽有逸

驥桃林無伏輪 宋武閱咸陽淪沒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群僚論詩

謝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

流涕不自勝 謝晦以廢立獲命誅孔子世基從坐為逸句詩曰偉哉橫

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

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 謝靈運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

蕩於會稽山水間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 臨川

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為記室嘗以韻語序義慶僚佐云陸展染白髮

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輕薄子遂演之凡士人並為題目

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帝貶增城令 謝靈運尋山陟嶺

巖嶂數十重必造幽峻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反之嘗自始寧

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仍要琇同遊琇不肯靈運

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

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詩云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姓 謝混嘗因酣宴為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誡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 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王籍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合處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官會稽郡丞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 宋武大會彭城戲馬臺賦詩王曇首文先成帝何書帝大笑問王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 武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詩同用五十韻王觀援筆立奏帝嘉之即日擢轉官 王僧虔為尚書令嘗

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傾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 沈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為霓五兮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賞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耳筠又能用強韻辭又妍靡約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為後來獨步 沈約嘗云見謝朓諸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比見近製方知此言為實 王晏與齊明帝雖有佐命之功而妄性浮躁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故其詩云緹序候方調 王准之為御史中丞四世居此職準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惟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曰猶差卿世載雄狐泰閉門無應聲也故云 任昉為御史中丞時劉孝綽及到溉到洽等相從宴好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有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劉則孝綽也 到溉為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因求彩段

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患當及時無待秋涼日溉答曰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到溉之孫蓋早聰慧從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袁淑為彭城王義康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劉湛侵惡其不附已而淑不為改意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 袁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嘗作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州 袁粲死於齊難褚彥回主節從齊世以名節諷之時人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張率十二能為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一旦焚藁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張率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盛 張融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後以示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

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沈約嘗謂何遜曰吾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王僧孺詩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知者 顏延之文章冠絕當時然疎誕不能取容於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辭彩齊名而遲速縣絕文帝嘗敕各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每薄湯休詩謂人曰惠休製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沈懷文為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有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 江總尤工五

七言溺於浮靡後主時為尚書令游宴後庭多為豔詩好事者相傳為狎
客　宋武嘗歎飲普令群臣賦詩沈慶之雖元勳大臣而手不知書上逼
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顏師伯上即令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
遇多幸傳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
挪揮少工詩有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之句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
壁及所執白團扇嘗和武帝登景陽樓詩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草
華承漢遠靡華遥風將濮見嘉賞　武帝宴壽光殿與群臣賦詩劉孺與
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
應就何事久遲回　蕭子顯嘗為自序其略云追尋平生頗好詞藻者乃
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
每不能已天監中預九日朝宴稠人獨受旨云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
成降旨曰可謂才子非望之恩未易當也予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
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為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有顧為好事
所傳故虛聲易遠　謝徵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
十五劇韻　梁初郊廟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蕭子雲啟宜改之勅使
子雲撰定啟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雅不得雜用子史文章　齊武陵

王曄嘗與高帝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高帝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中最為
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
也　齊江夏王鋒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被徵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
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情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吏
素餘也鋒常忽忽不樂著修柏賦以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
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衛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
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冉業潛移也　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宣
都王鏗知將及嘗為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
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　武帝令羣臣賦詩王敬則曰臣
幾落此奴度上怪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
今日王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亦內相疑備其子仲雄善彈琴
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
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
猜愧　齊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命筆詠之曰
八風儛遼闊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　齊高帝在兵久見
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紊宗神經淚序德晦河晉厝宣江楚雲雷

兆壯天山繇武直髮指秦關疑精越漢者秋風起塞草衰雕鴻思邊馬悲
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數河明清輝映幕素液凝庭金笳
夜厲羽轊晨征轉精凜而振四挫凇洲而悼情蘭涵風而寫艷菊籠泉而
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之聲欲園苓之孫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
望斷白月西斜恬源覩霧垣首揮霍戒旋鵾暉遠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裊
裊而遂多舉擊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
驚飆兮瀨汨淮流兮瀠漫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
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　齊
梁間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
用宮商以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
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陸厥與約書曰范詹事
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適輕重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
必從根本中來謝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斯
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夫音欲宮羽相變低昂外節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既
是盡理又晉為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

文多不載　陸從典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
有佳致　明山賓累官未就昭明太子贈詩曰平仲古稱奇東秦固多士
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
經士　庾易志性恬靜袁彖欽其風體以鹿角書格蚌硯象牙筆并贈詩
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而
靡麗浸瑜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
浮疎爭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
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又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摸酒誥之作
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則亦未之敢許
侯景以蕭正德為帝將使劉之遴授璽之遴預知之乃剃髮披緇服以
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之傳聞伏不聞化為支遁林及之遴
遇亂遂披染衣　梁西豐侯蕭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頌之奔魏
先為竹火籠詩一絕內籠中曰楨幹亞曲盡蘭麝氛盡銷欲知懷炭日正
是履冰朝　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武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沈
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武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

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
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詞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
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　吉士瞻少有志氣
不事生業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聖儒守一經未
足識行藏拂衣不顧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
童謠曰荊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梁武以為然
因作淮浮山　世稱任筆沈詩昉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
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
矣　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蕭文琰曰頃刻燭而成四韻詩
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江洪等共擊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採場辛江總為之銘陳後主又題銘後四十餘字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
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
未勒此意如何　丘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
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丘遲辭彩麗逸鍾嶸著詩評曰范
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illegible]文通而秀
於任昉　徐摛為延陵[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有八八圖疑無一寸楊石文如許事更打未詎決　吳均好學有俊才沈
約嘗見均文大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
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斅之謂為吳均體　鍾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
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眾製五言最優齊永明
中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固當辭密於范意淺於
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　何思澄為廬山詩沈約稱賞自以為弗逮
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書此詩於壁　紀少瑜初為京華樂篇王僧孺賞
之其才藻新拔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此筆猶可用且
文因此遒進　謝舉八歲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均奇之謂所親曰主
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孫緬為尋陽太守落日遊遨者際見一
漁父神韻蕭然垂綸長嘯緬異之問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
亦勞止方今王道文明胡不匡贊擇顯之美何觸用若是漁父曰僕山海
狂士不達世務何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激激相忘為樂貪餌吞
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悠然鼓棹而去　陶弘景逆知梁祚覆沒乃預制
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篋中化
後門人方出之　鍾嶸詩品論云大壹為詞此事乃至通談吟詠情性何

貴用事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事高臺多悲
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顏延之謝莊
尤為繁密當時化之故大明太始中文章遂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
不貴奇競須新事後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字[illegible]補衲蠹文已
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　檀道濟威名甚重朝廷疑之彭城王義康因文
帝有疾矯詔收之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織屑間引飲一斛乃脫
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　江革
為晉安王長史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譖之王臺聽代為
行事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
如故　卞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自稱為下田居婦為傳鑿室任既不
遂乃著蚤虱蝸蟲蝦蟆等賦皆大指斥事見南北圖語　齊高帝輔政劉
秀節知運祚將遷起兵圖之兵散與衰梁俱被擒先是秀節子俁為詩云
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人皆以為妖語也　高齊後主叔妃馮
氏小憐有才色後主甚之願得生死同處周滅齊以妃賜代王達甚嬖寵
[illegible]代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弦　魏節閔
帝[illegible]為高歡[illegible]　時世大可[illegible]非[illegible]立可得一年

三易換時運正如此惟有修貞觀　魏孝武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
日平原公主明月帝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
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　孝靜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
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乃殺高氏　高齊聞童謠曰可憐
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
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　高齊時訛言上黨出聖人文宣帝聞之將徙一
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
先是童謠云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䍽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
羖䍽為水邊羊指帝姓名也　宇文偉有清才陷齊自鄴還庾信贈詩
曰梁亡無妹及齊平寶器歸　元暉業當魏末賦詩曰昔居王道泰濟濟
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　魏南安王禎為相州刺史孝文餞於
華林都亭詔百賦詩不能者聽射當使武士學文士下筆　咸陽王元
禧有反狀事露出奔禧憂遑謂防閤尹龍武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
[illegible]得龍武欲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贓不及己都不有
心於是判也禧亦不以為風乃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著既殊
古人為之歎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

洛水港港擣序長行人那得渡其歌逆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
聞絃管奏之莫不洒泣　魏孝文宴羣臣於流化池芳林下令崔光請暮
春羣臣應制詩王彭城王元勰詩帝爲改一字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
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孝文幸
代都次上黨之銅鞮遣徵賦詩令示彭城王元勰曰古稱七步汝可賦之
時勰去帝十步未至帝所而詩就曰問松林松林今幾冬山川何如昔風
雲與古同帝笑曰汝此語乃貴吾以平一字内之意也　于仲文擊高麗
每戰破賊高麗降將遣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
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　崔㥄以肩地自矜常與蕭
祇明少遊等高宴終日獨無一言少遊晚謂㥄曰鳥風飄白日忽然落西
山㥄亦無言　魏孝静帝人日宴雲龍門崔瞻與其父㥄俱侍宴爲詩語
問邢邵等曰今勝此詩何如其父咸曰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
之冠見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爲崔瞻父子　王晞性閑澹寡
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華戎爲冀以世務爲累良辰美
景嘯詠遊遨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國詩晉陽賦
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悉有相王譏暮歸不時亭晉秦柳西關

終風蘆遠謂歸曰一作得無以魚鳥致煉歸雙笑曰御羣亦是留連之
一物置直在魚鳥而已　王晞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群僚嘲
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李高曰大鵬始欲舉燕雀何啾唧謝者曰雖家愈
會稽章浪遊魄　盧詢祖天寶末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内懷鬱快
遂投容豚如賤役者至從所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扶則紫指拃則
本介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
亦何辭間於荆棘　庾平人李波宋族強盛殘掠爲邁逃戕公私成患百姓
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
男子那可逢　胡叟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爲詩示所知曰羣
犬吠新客佞暗非珠寶直遠既乞塞曲路非所遠望衛倪視駝將楚倖靈
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情人　魏孝文宴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鄭道昭
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
賓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衛會萬國馳誠混内外鄭懿歌曰雲雷
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曆邢巒歌曰舜舞千戚兮天下歸文德遠
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
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宇

如大化光四表孝文遂令邢巒總集敍記　普泰二年元日中書舍人元
覩獻酒肴節閔帝因與元昱及薛孝通等宴因使元昱等翻詠以酒字爲
韻孝通曰既逢光宅君願上萬歲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爲萬國首孝通
又立忠字爲韻覩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惟被草木方亦
及昆蟲白朝賀既濟濟野苗又芃芃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
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　裴宣家世以儒學爲業常慕遂每歎
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
牒至此幼不免罪可以言歸矣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欽心
焉
裴敬憲辭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時名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
裴伯茂文藻富贍其終也魏收以詩弔之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
時人以伯茂性傲謂收詩頗得事實　齊長廣帝山王之亂揚愔遇害
先是童謠曰白羊頭禿毛羖羊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
道不遠我道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愔也角文爲
用刀道人爲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愔子皆尚帝姑故
曰道人姑夫云　楊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
上爲一時盛作　邢卲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風流元

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詩人求詩不得邢晉爲謂之有不犯詩
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太和中崔光休書角徵本
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之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
答爲彪念爲其定公子直國中針性勤以忠廉之節嘗賦詩曰舉山萬丈
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桂響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
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絶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之　賈彥
岳獨說議董紹於高平牧馬絹將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
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　馮元興爲元乂所用後廢爲浮萍詩以自諭曰
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　陽固先官不得志
闔門自守因著顯睡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
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
毒何厚兮文多不載　陽俊之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
楊五伴侶寫而賣之於市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楊
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讀俊之大喜　尚書令王肅於
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
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誦乃失語云公可更爲誦悲彭城肅云何意呼

平城為彭城也駰有慙色祖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霸云可為誦之瑩應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死積石梁亭血流清汴裏霸甚嗟賞之駰大愧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我為吳子所屈　武成將殺濟南也時童謡云中興寺内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鐘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帝以為濟南之應乃害之　趙彥深以秦道靜武將之中頗疾奸惡言議時有可參政引知撰事祖珽奏言有縱於是出靜與彥深為刺史先是童謡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禾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　祖珽在内有諸士建夢人持弓杖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斛律光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斛律於我不實也　周將韋孝寬懼斛律光之威名乃作謡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祖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珽奏聞以告其妻本堂以饒舌為后也盲老公[illegible]珽也[illegible]斛律明月[illegible]

賦詩魏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　魏收以子姪年少中以蔵㒵著桃中篇其文多不載　史祥少有文武才隋煬帝賜祥詩曰伯騏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摽勁草質久有肯津心抑造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　韋夐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玩琴書蕭然自逸明帝崔敬甚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遁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陳尚書周弘正聘于周弘正素聞韋夐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夐談謔終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夐至賓館夐不時赴弘正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所欽挹如此　柳弘少聰穎傅涉羣書辭采雅贍其終也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寂落無時脩竹夫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狄洛無復洛川之文　周孝閔帝武成二年高琳討平文州氐師還帝宴群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楊素嘗於朝堂見柳謂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謂正色曰

謂信無取公不當見用信有可取不應有此言公當具錄之地据地何可輕發　隋文帝陰有平江南志詩可任者高熲薦賀若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為己任與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　中徽為襄州刺史舊俗皆通贈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民吏送者數百里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於清水亭長幼相顧曰此中使君詩也一時傳誦焉　劉璠有才幕以冠雖繁興未有所定乃慨然賦詩以見志其末云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　宋豈號勇討擊奪寇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榮公來護兒也　周羅睺為太子左衛率侍宴安虜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孔範以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爲入陣不在人後　李諤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隋文帝時上書曰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正俗調風莫大於此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

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云云文多不載　王褒嘗作燕歌妙盡塞北苦寒之言梁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辭及魏伐江陵其言方驗　侯白好滑稽嘗見楊素與牛弘退朝謂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李行之素埋兒子盧思道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囂塵時人以為實錄　李僧伽不息碎令及卒衆淑德為懷舊詩曰平生寡俗累終身無世言其見重如此　庾信留長安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思王羆鎮華州齊神武遣司馬子如襲其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因出擊破之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帝嘗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佐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見害帝誦其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胄復能作此語耶　初魏世謡言云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至齊武成時祖珽欲害河間王孝琬因以為說曰河南河北即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大赦也帝遂而害之　盧思道工詩所賦蟬鳴篇為庾信稱賞隋文時為武陽守位下不得

志爲詠懷賦以寄情事見南北圖語　高允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志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考察寇命群臣賦古詩　李壽文藻富贍爲尚書左丞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審當贈親友詩云監河受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辨交情盖失職之志云　煬帝賜牛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學行敦時俗道素舍沖虛納言云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但端居　諸葛穎爲著作郎煬帝賜詩略云朱輪長洲苑詩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録資平允傳芳導後昆　煬帝自東都還京師爲五言詩詔群臣和。王胄虞世基庾自直詩成帝覽而善之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理新奇自直之過此未可與言詩矣　齊後主高緯雖亡道而好詠詩嘗曰我終有解作此理否命蕭放集錄近世輕艷詩充屏風圖畫　煬帝以當世詩人詞多靡麗即位後一變其體所作冬至受朝及擬飲馬長城窟等詩並存雅正歸於典則雖驕淫失德而詞無浮蕩　蕭琮頗弁飄狂飆不得志作聽蟬鳴悲落葉以自傷

滑漆詩聯　詩有一篇全害有句中全害老杜上章見袁詩事盡如此是[illegible]逸是覆不是論之言[illegible]山[illegible]真

道撥與兄袁相別別曰常嶽散一顧。兄懷歸大長。此句中又自含蓋如此而復頗壯高雅也又有意用事有語用事字義山海外徒聞更九州意則用楊妃在蓬萊山語則又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蓋如此而後深穩健嚴也　或問余東坡有言詩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杜之前人固未知有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飛減卻春詠落花則語意皆盡所以古人既未到決知後人更無好語如畫馬詩云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曹將軍能事與造化之爭皆不可以有加矣至其他吟詠性情模寫景物皆如是也　老杜謝嚴武詩云雨映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後曉句中當無虛字後讀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公曰此詞高絕但既云斜陽又曰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陽爲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重疊山谷常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曰此何人詩公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公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

歎世爾　友人嘗稱一士人詩云西出潼關客路迷一葫蘆酒一篇詩葫蘆酒盡興未盡坐看春山春盡時余曰唐人凡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敘述初不減長篇而促爲四句意工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爾敘必有可書之事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爲可悲而勸酒不得不飲陽關之詞不可不作若客路迷則潼關之東亦可矣且潼關之西乃通衢非有山林曲折所謂迷者果何謂耶況舟中言篤有恭子簡穢莫狂酒兮撤棨必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太史公淳于髡傳云操一豚蹄酒一盂。夫欲事循爾所謂一葫蘆酒一篇詩自有七言無此句法也或曰李白不云乎一杯一杯復一杯余曰古者豪傑之言高情逸意一寓之酒有所感發雖無意於飲而飲不能自已則又飲至於三杯五斗醉倒而後已是不云爾則不能形容酒客妙處矣李白意先立故七字六相犯而語勢益健積之不覺其長此句才疊用一字已覺其委弱重複若不勝其長矣其第三句差有意而語亦不工陶淵明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既見南山矣於是摸寫景物則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亦詠情性則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於是成篇古詩猶爾。有春山春盡有何意哉而遂成詩去湖齋曾歷有一士人爲詩相示首篇第一句曰[illegible]

老杜詩觀其用月乎其曰二月已風濤則記風濤之蚤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此類皆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錄一時之事若十月之暑既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逸之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俗之言止謂無益之語爾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亦多矣方當共以爲戒也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甚多然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然如此語意自高雅爾。　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時曾子固曰司馬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馬之優劣即莊子多寓言架空爲文章左氏書實事而文詞亦不減莊子則左氏爲難子固亦以爲然　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

使其皆工則啃急而無古意。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者，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岳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岳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岳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如何；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岳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如何，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杜平慢處，乃鄰女効顰者。余舊日嘗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又嘗愛崔塗孤鴈詩云幾行歸塞盡者八句，公又使余讀老杜鴈不飲啄者，然後知崔塗之無奇。　王偁定觀好論書畫，常誦山谷之言曰：書畫以韻為主。予謂之曰：夫書畫文章，蓋一理也。然而巧吾知其為巧，奇吾知其為奇，布置開闔，皆有法度，高妙古澹，亦可指陳。獨韻者，果何形貌耶？定觀曰：不俗之謂韻。余曰：夫俗者，惡之先；韻者，美之極。書畫之不俗，譬如人之不為惡。自不為惡至于聖賢，其間等級固多，則不俗之去韻也遠矣。定觀曰：瀟灑之謂韻。予曰：夫瀟灑者，清也。清乃一長，安得為盡美之韻乎？定觀曰：古人謂氣韻生動，若吳生筆勢飛動，可以為韻乎？予曰：夫生動者，是得其神，曰神則

盡之，不必謂之韻也。定觀曰：如陸探微數筆作狻猊，可以為韻乎？予曰：夫數筆作狻猊，是簡而窮其理，曰理則盡之，亦不必謂之韻也。定觀請余發其端，乃告之曰：有餘意之謂韻。定觀曰：余得之矣。蓋嘗聞之撞鐘，大聲已去，餘音復來，悠揚宛轉，聲外之音，其是之謂矣。余曰：子得其梗概而未得其詳，且韻惡從生？定觀又不能答。予曰：蓋生於有餘。請為子畢其說。自三代秦漢，非聲不言韻；捨聲言韻，自晉人始；唐人言韻者，亦不多見，惟論書畫者頗及之。至近代先達，始推尊之以為極致。凡事既盡其美，必有其韻；韻苟不勝，亦亡其美。夫立一言於千載之下，考諸載籍而不繆，出於百善而不愧，發明古人鬱塞之長，度越世間聞見之陋，其為有包括眾妙、經緯萬善者矣。且以文章言之，有巧麗，有雄偉，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穩，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則可以立於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備焉，不足以為韻；眾善皆備而露才見長，亦不足以為韻。必也備眾善而自韜晦，行於簡易閑澹之中，而有深遠無窮之味，觀於世俗，若出尋常，至於識者遇之，則暗然心服，油然神會，測之而益深，究之而益來，其是之謂矣。其次一長有餘，亦足以為韻，故巧麗者發之於平澹，奇偉有餘者行之於簡易，如此之類是也。自論語六經，可以曉其辭，不可以名其美，皆自然有韻。左丘明、司

馬遷、班固之書，意多而語簡，行於平夷，不自矜衒，故韻自勝。自曹劉沈謝徐庾諸人，割據一奇，臻於極致，盡發其美，無復餘蘊，皆難以韻與之。唯陶彭澤體兼眾妙，不露鋒鋩，故曰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初若散緩不收，反覆觀之，乃得其奇處。夫綺而腴，與其奇處，韻之所從生；行乎質與癯，而又若散緩不收者，韻於是乎成。飲酒詩云：榮衰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云：此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歸田園居詩超然有塵外之趣，贈周祖謝詩皎然明出處之節，三良詩慨然致忠臣之願，荊軻詩毅然彰烈士之憤。一時之意，必反覆形容；所見之景，皆親切摸寫。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乃更豐濃華美，然人無得而稱其長。是以古今詩人，唯淵明最高，所謂出於有餘者如此。至于書之韻，二王獨尊。唐以來頗揚為勝，故曰：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不下大令；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又曰：觀顏魯公書，回視歐虞褚薛，皆為法度所拘；觀楊少師書，覺徐沈有塵埃氣。夫惟曲盡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其韻自遠。近時學高韻勝者，唯老坡。諸公尊前輩，故推蔡君謨為本朝第一，其實山谷以謂不及坡也。坡之言曰：蘇子美兄弟大俊，非有餘，乃不足，使果有餘，則將收藏于內，必不如是之盡發于外也。又曰：美而病韻

如某人，勤而病韻如某人。米元章書如李北海，遒緣側勁，足以名世，然猶未免於作為，故自蘇子美以及數子，皆於韻為未優也。至於山谷書，氣骨法度皆有可議，惟偏得蘭亭之韻。或曰：子前所論韻，皆生於有餘，今不足而韻，又有說乎？蓋古人之學，各有所得，如禪宗之悟入也。山谷之悟入在韻，故開闢此妙，成一家之學，宜于取捷徑而徑造也。如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者，考其戒定神通，容有未至，而知見高妙，自有超然神會，冥然脗合者矣。是以識有餘者，無往而不韻也。然所謂有餘之韻，豈獨文章哉！自聖賢出處，古人功業，皆如是矣。孔子德至矣，然無可無不可，其行事往往俯同于眾人，則聖有餘之韻也。標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偏矣。聖人未嘗有過，其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聖有餘之韻也。視孟子反覆論辯，自處於無過之地者，狹矣。回也不違如愚，學有餘之韻也。視賜辯由勇，從矣。漢高祖作大風歌，悲思注下，念無壯士，功業有餘之韻也。視戰勝攻取者，小矣。張子房出萬全之策以安太子，其言曰：此亦一助也，若不深經意而發，未必中者，智策有餘之韻也。視面折廷爭者，拙矣。謝東山圍碁畢，曰：小兒已復破賊，器度有餘之韻也。視喜怒變色者，陋矣。然則所謂韻者，亙古今殆前賢祕惜不傳，而留以遺後之君子歟？　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

要語致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老杜十二月一日詩云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異鄉之飄泊其曰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水船則羈愁旅思皆在目前未將梅蕊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楸將夏乃繁言留滯之勢當自不過春終始見梅楸則百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園思朝廷故曰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也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忽聞大盜之平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離故曰却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卷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青春和暖之時即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其道塗則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此盡一時之意惬當人之情適備而有餘理如辨士之語言也將子詩云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巴蜀既無可與續故欲達之吳會九江春草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景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濤厥既底都卜休爲史那驚君平之卜所以養高草車之通所以為暮春不如意則北三峽之險道九江之遠豈得已也哉天命走萬

豈無所犯篤偽人世險隘不能容己故曰道果如可到歸白閣寒偕緣馬驂人亦多此意題桃樹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字小徑從來不斜又五株桃遮掩之已若畫圖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給食足有桃食則饋貧人故曰高秋總饋貧人實和氣應期而至人意閑而樂之故曰來歲還舒滿眼花家家有忠厚之風庭處有雷恭之化故曰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羣盜何暇如此故曰非今日乃往乎天下車書正一家時也然所謂意者貫珠非直文章書亦如是歐陽文忠言用筆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山谷稱公主擔夫爭道其手足肩背皆有不齊而與本常不正指與掌則如遵調脫輿則如命書故唐文皇稱右軍書云煙霏霧歛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與文章真一理也今人不求立意處關紐但以相似語言爲貫穿以停穩筆畫爲端直豈不淺近也哉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

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至於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吊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青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柳子厚詩尤深雖識前輩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析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答云大體皆好又問其妙何在不能答不無不受者便知其不佳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入如古人文章直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句因論子厚度指趙師民讀禪經詩一段至識密清之意泰然在前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遺微言真可宜悟性何由熟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遠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illegible]松如膏沐于家書有大[illegible]見家況而[illegible]真如洗沐

未免涂以翠色[illegible]後如此語能傳造化之妙然雖書說怡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爲其本末關鍵至書遺得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　柳子厚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矣使首外詩書盡變率平生撫俊夫張道骸既盡後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篇有草堂無主燕飛回殘陽寂寞出樵車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益殆析揚黃花之雌易售於流俗耳　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李太白云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後能爲此句亦未是太白至于吳姬壓酒喚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爲主如禪者所謂擇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世俗所傳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云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大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吳姬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鷹詩戲拈禿筆掃驊騮欻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詩汲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

用字如修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

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答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有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句法蓋與上七言同

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甥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為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

歐陽文忠以夜半鐘聲到客船為語病南史載齊武陽、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鐘為限阮景仲為吳興守禁半夜鐘至唐詩人尤多言之欽于鵠送宮人入道云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今佛宮乙夜鳴鐘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景陽三更鐘耶今之定夜鐘耶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致爾

東坡和淵明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差獨賢此詩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產祿猶亦為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聽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然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產祿自合為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辯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於死灰之餘煙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是也故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宋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為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進取二子也

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為高耳故又發明如此又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人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卧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相為表裏慶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到意處多如此其源蓋出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說千里間立杳窅於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亦多以此為法說乎乃言之曰詞達而已詞至於達則疑於不文是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了然於心者千萬人而不一遇也况能了然於手與口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其作莊子祠堂記去盜跖漁父說劍讓王四篇若盜跖漁父之詆訾孔子說劍之從横可以無疑獨讓王亦曰淺陋不入於道者何哉予聞學者多不能道蓋自業自務光諸人其清節衆人之所共貶讓王篇無所發明直作好語以緣飾之耳故老蘇稱揚子問所不足辯辯所不足問蓋亦與此同余嘗以此語及今友人不以為然。復因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余曰。若讓王篇於此則稱讚之耳於是又為弟子發明而後曰既已無所係者且得有哀乎彼視三釜與三千鍾如觀雀蚊蝱之過乎前後因曾子而足以明道又曰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者何也若楊子雲至此則詆焉之耳於是太史言其惡伯常騫言其善而狶韋又以為皆出於自然二人以世間是非論之皆非是然後因靈公而足以見理其布置開闔如咸韶之樂干戚羽毛皆有位置鐘磬敔笙皆有節奏文章之本在此自書語之工皆其末也如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蹲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語簡而意達讓王曰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忘其身其他好語雖多意皆類此固流俗之所嘆賞然衆人所知何必莊子著書而後明也於是讓王之淺近可以無疑致善學莊子無如老坡若淺學之士節取其字而用之往往承襲塵俗變為惡語如釋氏之論水以為於神像為琉璃於餓鬼為膿血蓋不善學之過也

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無綺縷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齊

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哇咽小交執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婚垂老無家別夏日夏夜嘆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行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慕行河堤上重雲體李觀江漢荅孟郊坤彭城醉贈張秘書送靈惠師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　老坡擬綦玦詩譬以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爾　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此詩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頻轉蓬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遒麗韓退之有賜櫻桃詩云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皇扃蓋學老杜前詩然搜求事蹟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

人亦安敢輕議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七

詩

詩話五十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荻蕻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鳴五兩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煙波與春草千里周一色船頭大銅鐶摩挲光陣陣早晚便風來沙頭一眼認何物令儂羨羨郎船尾燕銜泥趁檣竿眉食長相見隔淸望行船頭昂尾偃偃無奈既茶時淸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之皆不入此律也惟無奈既茶時不可解嘗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予嘗見古本作挑菜時求狀意州新年詩云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　杜工部詩屢及銀章歐陽文忠公詩數言金帶此亦常事後來士大夫多以不仕爲嫌遂又因前輩偶謂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爲未是富貴小說遂云近係金帶幾次道着予謂近世過杜陵雲幌官職如種錄誰如東坡然送陳睦詩云君亦老嬾金帶重望湖樓詞云不堪金帶垂腰重其爲達耶　政和中廬陵太守程祁學有淵源尤工詩在郡六年郡人段子冲字謙叔學問過人自號潛郡以遺逸八篇行屬乃辭與程昌時梅花絕句各轉千首識者已數其博也有同年陳從古字希顏裒古今梅花詩八百一一次韻其自序云梅在漢晉未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詩人最盛杜少陵纔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自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寂無一篇至本朝方盛行　昔人應急謂唐之酒價每斗三百引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爲證然白樂天爲河南尹自勸絕句云憶昔羇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邊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又古詩亦有金尊美酒斗十千之句大抵詩人一時用事未必實價也　白樂天集第二十五卷宴散詩云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迴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秋鴈帶來將何迎睡興臨卧舉殘盃讀此詩殊未覩富貴氣象第二聯謂晏元獻公拈出乃迥然不同　維錢塘陳孟字仲理進士入官淳熙間嘗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有詩云早知爲左衽悔不穩藏宮書亦可取　慶元丙辰望九風雨中七兄約登高於沖佑西臺因記康與之在高宗時謔詞云重陽日四面雨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路上水平臍渰浸倒東籬茱萸胖黃菊濕漉漉落帽孟嘉尋篛笠

漉中陶令肩蒙衣都道不如歸爲之一笑與之自語人云末句或傳兩箇一身泥非也　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蓋此七日之間須有三兩日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生物育陰則災天寶之亂人物俱災故子美云爾信如此說穀乃一歲之本何異之也　唐人象劉禹錫嘉話云進士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情處只緣多予常嫌蓉花多圓取輕於人何價值之有圓論木芙蓉全似芍藥但患無兩平字易牡丹字欲改此句作得人輕處只緣多衆以爲善且謂移芍藥二字在句首則可矣予以失全句爲疑或云本草芍藥一名餘容因綴一絶云花如人面映秋波拒激清霜色更和能共餘容爭幾許得人輕處只緣多白樂天和錢學士白牡丹詩云唐昌玉蘂花攀翫衆所爭折來比顏色一種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爲輕因知輕字爲勝　紫芝又云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魯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薺蔓詩乃云斤上圖何曾飽旅食江湖日至前輩暴露真最清好固應加搽佩香處則是高將軍所作乃薺詩耳非薺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如其數子接二物各因有意而借用作斤賣之句初非用事不同紫芝何其拘也紫芝來爲人云今日作江國集遍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其爲見時未人以公真書指示其詩時已能成誦今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然先面執但句中時有改昔者所見不同者已是廣昔俗人改易爾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久不上層臺渭室氣重時雙袁已窗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此篇最爲奇絕今乃改云爲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脈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勻青改作梅葩綵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令入詩來又嘗兩晴詩云豐穰未可期痕瘵何日起乃易痕瘵爲瘦飢若當時果用瘦飢二字則此老大段窘也予謂紫芝論俗子改易張文潛詩是也至引櫻桃欲破紅謂不應改破作綻梅粉不應作葩云是惡字豈可入詩然則紅綻雨肥梅乃應見杜子美詩詩正而葩不應見韓退之進學解天葩無根長在目不應見歐陽永叔長篇況今詩人亦多用之豈可如此論詩耶　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形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爲形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訛岑據此詠之撫掌稱善

予謂紘說固美然靖節此題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形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紘意以爲己說皆誤矣　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畧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疑其不然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朝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閤門持牙牌刺班齊二字候班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後殿黃門候出揚聲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即出方轉照壁衛士即高聲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唐李義山霜月絕句云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鬭嬋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匹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陶淵明詩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愁當傳繼之句也　子美詩自比稷與契退之詩云事業窺皋稷子美亦光焰萬丈長退之實欲竊之也予謂扶文覓實蓋[?]詩中數字異同固不足怪至蘇頲人日侍宴應制得時字韻詩題畧與王筆碁同首句嘉會宜長日而世傳歲時雜詠作併數登高日第二句情已雨餘滋雜詠作秋物雨來滋第五句降鶴因韶德雜詠作承仙馭第六句吹花入御詞雜詠作春詞後一聯云願諧陽數節長此秋期雜詠作微臣侵何事長得奉恩私竊意雜詠乃傳錄當時之本其後編集人句有改定文苑因從之耳杜甫云新詩改罷自長吟信乎不厭雕琢也　蘇文忠公詩初看蔓還天成其實關鍵甚密再來杭州作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其云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霑人衣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日高山蟬抱葉響頗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并葉言之寒碧亦在中矣人靜鳥鳴字林飛固不待言末句却說破遺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緣何肥其妙如此　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段云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兩拋金鎖甲苔卧綠沉鎗之句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卧於苔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爲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奫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又讀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爲竹乃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已上皆紫芝之語予按符堅使熊邈

造金銀細鏤金爲綫以縲之蔡琰詩云金甲耀日光至今謂甲之精細者爲鎖子甲言其相衘之密也紫芝工詩而詩話首篇踈失如此何耶録況爲精識則不待辨矣　唐薛能詩云莫欺闕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記新進士時事也王禹偁賀人及第詩云利市襴衫抛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牋于曾以二事爲一聯云襴衫抛白紵餅餤喫紅綾似是的對葉夢得石林避暑録話餅餤爲盧延讓詩　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事以爲起於杜牧之然牧之自云擬把一麾江海去實用麾旄之麾未忘本之類詩後人因此二字自誤用顏詩耳　海岐公𡨋進宸旒位作顯仁皇后挽詩云宸妃從播野鑾輅攜山無一字閑蓋顯仁初以賢妃從徽宗北狩其後梓徽宗靈會稽之永祐陵康妃爲徽宗也塋陵高宗也用事可謂的切高宗山陵于進挽詩實取法焉其云生平問醫擬讓創業中興之美皆丁亥生也慶壽似慈寧謂母子皆嘗度八十也然不若岐公之工　司空在山舒州太湖縣界初建重銀寺過爲玉河至金輪院有僧本淨肉身塔及不文業道池道理山蒼負塔院乃上霤至本淨生禪巖精巧天成中進臨崖絶壁懸崖萬仞觀千寶石宗室普濟實言石如鉢泉中起铜是塔身而渴无之書度此步皆上有

一書及李太白書云一峯王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緑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按赤丈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乎兄子中守舒日得此於宋室公處今胡仔漁隱叢話載條兩清詩話不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緑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勒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既誤以斷巖爲斷崖與第二句相重赤文作勒文落落作世眼攝衣作攝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違當塗太白集本元無此詩因子中録寄郡守遂刻于像然皆從蔡條誤本子中之不從僅能改勒爲赤而已　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閑字不避衆諱故留夜宴詩臨懽卜夜閑七言詩曾閃朱旗北斗閑雖俗傳孫覿杜詩押韻亦用二字其實非也卞圜杜詩本云留歡上夜關蓋有伎精之意卜字似上字閑字似關字而不知者或改作夜闌又不在韻卞氏本妙不可言北斗閑者蓋漢書有朱旗絳天今杜詩既云曾閃朱旗則是因朱旗絳天斗色亦亦本是殷字於斤切盛也殷字於顔切紅色也故音雖不同而字則一體是時宣祖正諱殷字故改作閃全無義理今既祧廟不諱所謂曾閃朱旗北斗殷又何疑焉　歐陽文忠公外集有早赴府學釋奠詩蓋任

留守推官陪錢惟演行禮時也諸處本皆如此寫汪逵云者題詩集只云釋奠却注作國子監試題蓋惟演止是使相詩中不應云行祠漢丞相且俎豆無三代及首篇自丙京語皆有嫌疑專指浮事非惟演也當從省題于答云省題所印如秋獮之類乃官中試題至於釋奠似太平易說諸本元有早赴府學二字書坊傳會勒之耳其云昔當公卿青書閣綠誦聲豈舉業當用乎所謂漢丞相乃詩句偶然如唐卿周士之類何必拘泥且漢時釋奠豈預丞相耶今公外集第二卷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云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此惟演落平章事移鄧州時亦呼丞相外集十四卷送河南戶曹楊子聰序云昔一歲相國彭城公爲之彭城惟演所封邸是又呼爲相國按唐白樂天集第五十八卷論節度使王鍔除平章事云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鍔非清望又無大功浮爲不可此是唐使相亦謂之宰相故有禁衛大功之後者兹乃丞相相國宰相三者在使相皆可稱呼之明證達觀博洽故著此以示後學　廣西有趙夢得處于海上東坡謫儋耳時嘗爲致中州家問坡嘗題其壁遇所書二字曰清斯曰彝界仍録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奉得以鬻縣米書數本無不服之而以書寄至中所藏又有帖云

時請本上書蓋欲非其人徐有諸附小攝也一有作其惟可也後煺仰時座事有題閣圖男求謁者生子名之曰雅示意事掠紹興末曾柱豐學夫雅所主持書室曰見牧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事閩漕蓋觀牧之論墨荊去調欽倅未上而卒事聞圖男者皆謂縣事耶徐帥詠論文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直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三謝詩靈運爲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優劣也　晉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陶源紀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杜子美春中紀行詩如江闊饒奇石未爲極勝到曠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　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絶唱也子瞻惠州詩亦云兩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皆用中所得句也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人長遅瘦頸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

東坡徐出其囊中閒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爲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也　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餓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如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饑則蛟食其肉矣　謝固爲郴州推官推官之廨歐陽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韵辭紀實被竟夕僅得句云即使生處所館之與周旋然深有愧於東坡矣　韓退之作古詩有敍避忌對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王荊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文選解題須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聘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字爾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止用資以爲詩是也　詩雖不可不閒詩材最多則其哉[illegible]如蜂[illegible]之[illegible]花生入詩用　[illegible]一以[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

使覺[illegible]五言之陋類若此　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書三謝詩後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爲歐陽文忠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之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時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

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亦讀易詩云誰爲吾相應嫁瘦便有知音可廢彈琴既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辭言些沈存中謂梵語薩嚩訶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語何緣得通荊楚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川風氣所然安可以義考大抵古文多有卒語之辭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以兮爲終老子文亦多然如天只只不諒人只以只爲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爲終唐[illegible]之華偏其反而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爲終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以止爲終無不皆然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鄭不可移之許使世文體變不復論其終爲辭者類何用此語已誤更欲窮其義失之遠矣　鮑明遠松栢篇悲哀曲折其末不以道自釋僕竊恨之　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詩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引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此兩句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　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復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　東坡送安淳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錄生右而書諸紳也　東坡在海外方[illegible]人得尋[illegible]見拳子實[illegible]

妥帖力排奡至能敍時事實與意義最難能如其辭則可以論詩矣此所以稱孟東野也　揚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踏之聲甚淒斷柳子厚樂府云揚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心幾千里回看落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烏起言婉而情深古人所唱也　明遠行路難壯麗豪放若決江河詩中不可比擬大似賈誼過秦論　錢希白內翰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主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跡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重德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騶賞時游洛水濱昨日度支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元稹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詩之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唐人絕句有不可及者余嘗謂杜牧之雲夢絕句可作三賢論其辭云日旗雲旆想悠揚一索功高轉是王直是兩[illegible]五湖客未如終始郭汾陽詩意謂反接不若肥遯之高肥遯不若君臣相保之懿使文士評之當作數百字而牧之直以末聯十四字盡之真奇作也李商隱詠江都事云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用事命意皆

爲精切然溫庭筠用之全工庭筠云後主宮中有晚鶯飛來只隔西江水誦其語但着吟詠景物玩其意則日暖之襯前半之義皆在其中矣 日嫣嫣在今漢陽軍城中俗呼桃花夫人廟杜牧之嘗作此詩但以末句上字斷此一段公案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前三句可及後一句不可及也以綠珠墜息嫣是非判然不待下語此王與貴謝對曹公云思劉景升衣本物父子相類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矣 余嘗見貴太史訂正李太白詩字如送紀秀才遊越詩云送爾遊華頂令余發會吟太史云會當作爲蓋華頂越中山名爲吟用思越事可謂精切矣然文選中自有會吟行一篇專言會稽山川風物之美則尤於送人遊越爲宜而爲吟乃越人思鄉之事反更不切也李長山歷卷詩云藍田日暖玉生煙正如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其尤淵之態可望而想也長山此詩本詠歸人而後人字襞使以中間四句爲眾之四曲此詩本自明白不須注瞬注詩者之習[illegible]多 乘昌二先生顧次河南[illegible]子之言停道居鄉以時學者[illegible]遊

剝蝕也 又見任子淵注黃太史浯溪讀中興碩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云再拜有杜鵑行結有春秋後行春秋當作春後後呂秘書作皇宋文鑑亦用任氏之說獨張右史[illegible]主杜云浯溪石本上是春秋字任說非也[illegible]余以潭州教授君註永州過浯溪摩崖石讀太史碑正如先生之口問又以山谷既改之太白詩任子淵安得不改山谷詩耶二事皆傳寫所誤故未免至此 杜詩有遣行官張望補稻詩又答嚴武云兩狹行官將贈詩蓋唐人例呼官力爲行官若今散從官衙官之類韓退之與孟簡書云行官自南回得吾兄書者是也如杜詩有爲軍送酒崖公詩有軍將送茶皆當時送書之人後人不知遂以兩狹行官爲兩狹行官其去本事遠矣 風濤獵獵舟輕柔欲上晴牀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此詩興人之失所依託也藕花可依而依滿豈不繆哉此揚秘監萬里說 同年游寺簿仲鴻言親至參積山野寺山園至今號然始覺杜詩之妙滿山皆櫻桃方熟時山鵲與鸚鵡群食之人皆知此山是鸚鵡所棲特未知金桃之爲櫻桃爾要世嘗讀許慎注淮南子云含桃鸎所含食故名含桃[illegible]櫻桃字當爲鸎令觀游兄之言則許氏所謂鸎者當爲鸚鵡而含桃又當名爲金桃也今西邊人用野櫻桃皮飾刀靶謂之金桃皮則櫻桃之爲金桃無疑矣 蜀人皆言滄溪縣宜橘秋時黃實纍然山谷身中望之極可愛玩杜詩所謂青青冬芳過黃知橘柚來者蓋指此也地初不產橘柚特過客遠見似是橘柚爾如蘇子瞻詩中適印案燕間之間人乃是通應江所出傳聞之誤如此非一後世謂古人嘗時所得爲真者未必然也張仙杜軒初慕元亮安玉津園裁之趙伯驌畫日桃源亦未易繼光亮日漁人將仙非漁也愚也使其不思其肯反掉而回伯驌進詩云嘗時漫說有桃源捕信漁人不得仙何似玉皇親到處一時和氣滿山川遂得旨即日換遷奉大夫 光堯嘗於觀春閣對妃云南中今有何草木妃以荔支初結子萱草正宜男對詩有兩鶴巢名一而義殊皆南美其德陳圖妥其說 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觀韋偃畫古松詩則云我有一匹好東絹愛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君放筆爲直幹子美乃有餘絹作畫材何也余嘗戲作小詩示少陵云百尺寒松老幹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登拂[illegible]取天吳紫鳳圖使少陵南無愚當爲我一解嘲也以上周紫芝[illegible]征在鄜州及逍從還京時至[illegible]九月猶[illegible]少陵于日出處自天寶

東都長安之僧多在涼[illegible]順流中其所得豈如畫松特那上元歸故都乞草堂見檀木於何十一少府見松樹子於韋少府覓果栽於徐卿來栽植循芋屋爲風雨所破長歌自嘆至有力不得救之語則少陵固苦又不止於九月猶絺綌也越四年張舍人遣繡段少陵辭之且云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煙煙珠宮物寢處禍所嬰觀此數語少陵之心可見矣芝特未攷歲月先後耳 子美退之句律非他人可及杜云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韓云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僧簡嚴易直之體 四時詩許彥周云頗從之情詩中語非淵明詩山谷在忠州時摘樂天詩成十小絕彥周特未知耳 杜子美詩云朱紱負平生又云扶病垂朱紱又云学帶垂朱紱銀章付老翁白樂天詩云金帶纏腰衫委地又云紫綬相輝亦不惡又云赤紱金章盡到身韋應物詩云除書忽到門冠帶使拘束山林鐘鼎各天性也 少陵詩有百斛綠沉槍用紫芝集趙德麟以綠沉爲竹引陸龜蒙一柒三百竿綠沉森杳冥又引黃志古弓名又引劉邵趙都賦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堂谿魚腸丁令角瑞雖有徐援既云弓少陵詩何必下鎗字弓與鎗是兩物趙次公云以綠色之物沈沫其柄沈與沉同元嘉十六年廣州所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床綠沉屏風一床又石季龍出

衆與用桃抜肩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組色或爵金色當以次公之
説爲正　廣南風俗無市有虚其俗捄虚墳可容衆之地先數日出榜云
某日於某處歛虚是日貴賤咸集百貨悉備雖謀親田産之類亦於其地
主呑闘然而散其地係虚曠故曰虚柳子厚詩云青箬裹鹽歸洞客綠荷
包飯趁虚人是也予始至上陌村其地属湖之武康依山産竹木牙儈門
前各有虚地至藤山民伐竹木平其交損其中售者紛然不售則牙儈代
還直山民擇鐵買鹽攤米而歸地則虚曠終日無一人跡者廣南虚之類
也　東坡志林載晉辭客云黍熱頭低麥熱頭昂黍麥俱熟是以低昂此
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至如此黍稲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
俯麥則反是此陰陽之物也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
南方無佳酒一以麴麥陰氣也又况如海南無麥而用米作麺耶吾嘗自
京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踐蹂是歲官酒比京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
常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在海南取糯上麺作麺則酒
亦絶佳以此知其驗　龍臺先生清廸雨中步行路過歸正官觀知書吐詁
實直有暇道寺見川客余問曰北人醸黍何也彼曰物皇象之步余疑其
言之誇彼曰黍生於乾地稲非水不活今醸之味甚嗏尽本韓孟詩云小

雨寒實欲作冷黑雲頭上正關詩皇皇客路有何好秋秋秋味如許無人見
生竹與渾似酵徐行聚狀顛相宜路逢北客亦不急野店酒醪時共持
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是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
詩人多以柴桑令爲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樂天宿西林作
曾表前觀見凌李大尚書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未當作末千里末下是
兩地名予嘗取陸機傳考之用吳中王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
此機以是對吳中不聞有千里末下地名説恐未確又考之世説但末下
鹽豉則曉然不是末字亦不定地名故老杜詩云豉化蓴絲熟近又見雲
間志引東宇志華亭谷出佳魚蓴菜陸平原所謂千里蓴羹者不獨指
太湖也孔毅父珩璜論云千里蓴羹但末下鹽豉謂蓴生水中後人誤以
千里末下爲地名可删去但字劉長卿歴陽詩一鍾蓴菜十里水葵羹
亦撰之意令人識蓴無鹽則化成水少陵毅父之言驗矣陸三山云蓴菜
最宜鹽豉所謂末下鹽豉者言下鹽豉即非羊酪可敵蓋藏言蓴菜之美
　北苑茶甲天下歳貢龍團不得鳳凰山味津水不成津中石黒堅如玉
爲研與筆墨宜熙寧中王顧始發其妙東坡因而名之有龍尾研歌云况
眞蘇子厚喙銘戴詩扫蚓作字後頹瀆用此傳易　欧陽文忠重交游遠

詩收多於劉原父云别君今幾時歳月如抻抻悠悠寝與食忽忽顏復暮
又云嗣是無獻納倉廩徒耗蠹於孔生云志士惜白日高卑無停輪孔生
東魯儒年少勇且仁又云丈夫志不遇豈志長賤貧於白秀才云白子來
自西從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言氣温且舒又云子其從我游有志知何
如於韓子華云貴我人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大歡見笑
語廷不共一尊於孔秀才云吾始未識子但聞揚公賢及子來叩門手持
贈子篇於吳生云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嘆於
姜秀才云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尚彷彿君秀發於韋生云子年方少力可
勉從與夫子爲顔回於焦千之云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
自待九鼎重於蘇子美云衆奇子美貌堂堂千人莫我獨疑其胸浩浩包
滄溟於梅聖俞云人皆喜詩翁有酒誰肯一醉之君我獨無酒欲往就翁
何所爲又云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又云天之
則云黄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然無
聲人立青邊詩中大頭青村口以受少之最後書安集云蘇梅大
下書東客代有今爲白髮翁所讀揚增　自公妙月與春風歸公擧
名同文忠而　蘇梅元者云　蘇文忠平日出處始聚天貴州來

坡忠亦欲繼天聲也爲忠州刺史時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
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街又有西省對花憶忠州
東坡詩云爭看關下丹青樹不忘天邊錦繡林西掖垣中今日眼南賓樓
上去年心花含春意無分别物感人情有淺深最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
杏小林檎人詩云二年留滯在江城草木禽魚盡有情何處殷勤重回首
東坡桃李種新成文忠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
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黄州始
號東坡其原實起於樂天忠州之作　后山云歐陽文忠不喜杜詩蘇文
忠不喜史記予謂二公文章度越諸子已有餘力其不取此方史記子美
者蓋尊之也　范文正京口即事云突兀立孤城詩中別有情地深江底過
日大海心中甘露樓臺古金山氣象清六朝人尊命不見此井平其規劉
長卿金陵五詠氣象更不同矣　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言三星直户崇
緣天事記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星俱出謂之牽牛東坡元日次張子野
七夕云得司牛女夕蜂頭參尾中用事精切　大白詩斫却君山好平鋪
湘水流子美詩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陸務觀獨作一聯斫却君山相
水平斫却桂樹月更明蓋太白子美平日以詩自適林高筆墨故有此耳

湯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之 韓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夫
陵北去京三千里八十里二千里也或以為歎後非也書稱成五服至于
五千注云五千里論語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
六十里也 老杜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方皇
致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為南北也然荊公集句兩篇皆作欲
往城南望城北或以為舛誤或以為改定皆非也蓋所傳本偶不同而意
則一也北人謂向為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記南北
之意 湯岐公自行雪留守出為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館
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須衆贈言乃為致者藏去子充極愛
其遣辭之婉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
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
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
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
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宋白尚書詩云[illegible]
客入[illegible]三百後才見似雪可憐[illegible]詩文古書花[illegible]為

常人舉好詩天然宋詩雖多疵纇而諸書絕有警拔者故其自負如此
杜少陵月詩云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前輩以為譏肅宗恐未必然為
初到成都詩云烏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此則
感當時事發然憂世之志寓於言外非譏刺也 鄭介夫喜作
詩多至數十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
樂錢絕似王元之也 會稽法雲長老重喜為童子時初不識字因掃寺
廊忽若有省遂能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
斷麻縫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闢修撰守會稽聞喜名一日召之與
遊蕺山上方院索詩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出觀山外山蓋戲用公闢體也
野客叢書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之詞聞見錄曰樂天
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能眠豈有興慶宮中夜不燒蠟明
皇自挑燈之理步里客談曰陳無己古墨行謂睿思殿裏春將半燈火闌
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萬國風煙入長算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鎮
夜深景致睿思殿不應如是二說甚相類僕謂二詩正所以狀宮中向夜
蕭索之意非以形容盛麗之為也雖天上非人間比使言高燒畫燭貴[illegible]
貴夫豈復有長恨等意耶觀者味其詩言斯可矣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
是行人渴死時杜詩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
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盃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羲詩孺人喜逢
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
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人謂此體自魯直創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
張祜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
長公貧苦寂寥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春
一渚蟾光釣線穗千竿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謂之假對亦謂其實協律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
別今見玄蟬我卻迴權德輿曰去時稚上清明夜月照楊柳亂花今日
飛塗後戒子可憐春盡未歸客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爾于詩曰去時物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張文潛集張文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吉松江有鱸魚
本產今亦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香字[illegible]
松江詩[illegible]不[illegible]作[illegible]以[illegible]而注[illegible]見小

船繞蘆湖宿蘆葦何處芡鱸魚魚作香字未謂非也僕謂作
香者正不如是之為佳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不當言香耶 但此鱸
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
右史之說既已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
且說芡以鹽醃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
字此鱸魚鄉甚實氣味長更與識者參之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
落河魚 姚合詩驚飈墮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
池魚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昭諫為多荀鶴詩如曰恐
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曰年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
啥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
閑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得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
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昭諫詩如曰西施若解
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
造化[illegible]多力不足為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
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謬用衛霍事不獨王維爲然僕觀高適詩亦曰銀鞍玉勒繡蝥弧每逐
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兵
法乃霍去病非衛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以去病事爲衛青用蓋衛
霍同時爲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一　二支

詩　詩話六十三

敬齋古今黈文出升平世禾生大有年四充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反朴次
三五古文丁一千王功因各定代作不相沿主化布于下人心孚自天上
方求士切公亦立仁先才行荀并至位名尤兩全末由弓治手安比父兄
肩幸及布衣仕宜命守令乏尺刀元五用丹白且同研去吏多甘老休兵
坐刀田干戈包已久永卜　文延歐陽永叔戲爲也小兒初作字點畫稍
多即難措筆必簡易則易爲力故小學有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之語
歐公此詩當亦爲兒輩設也　小說中載宮人詩云朝來自覺承恩寂笑
倩傍人認繡毬一本云承恩醉殊害義理又杜荀鶴春宮怨洛句云年年
越溪女相憶採芙蓉一本云相伴則上下文離不成語矣　東坡詩口業
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尚紛紛又云口業不停詩有債眼花亂墜酒生風
若眼花則或然或否若口業則信有之　東坡聚星堂雪詩禁體物語而
有欲浮天白追餘賞李有迴風驚落屑之句或以謂落屑亦體物語或者
之言非也此蓋用陶侃竹頭木屑事耳　納紙投名媿已深更教門外久
沈吟事窮計急燒牛尾不是田單素有心此詩不知何人所作索詞固可
恥然士當窮困搖尾乞憐於人亦可憫也前輩又有云門前久立處廊上
欲言時此眞所謂不經此境不能道此語者　李華寄越七詩云丹丘忽
聚散素壁相奔衝出於老杜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　李白瀑布詩云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而陸蟾詠瀑布云巖色染不得神工裁亦難可
謂天冠地屨矣樂天詠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狄燠詠柳云翠色
折不盡離情生更多蓋皆模寫李白體而蜀妓贈陳希夷則云帝王師不
得日月老應難是又其變也　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此以意對耳故前人謂之十四字句或者說子美詩無一字虛發者人止
知以意對不知尋常與七十正爲切對也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亦
數也故得對七十或者之言非是如秦州雜詩云近按西南境長懷十九
泉西南非數也此詩西南字雖非其數而預四方之名與數相近準或者
之言猶得借用如杜位宅守歲云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豈飛騰亦爲
四方之名耶或者之言不可信　李義山詩古木含風久凡兩用拉落對
云疎螢怯露深戲贈張書記對云平蕪盡日閑其優劣大不相侔覽者自

當見之。詠棣花云，月裏寧無姊，雲中亦有君。又詠李花云，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月姊雲君用之於棣花雖新奇，固不若用之於李花之為高潔也。然誰無姊語太徑庭，誰字止宜作寧。 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因彘雉子會，誤判葛洪家，自不害為佳句。而後人論詩者，以為此皆假對，意謂下土與秋風，雉子與葛洪，不相偶屬，故借下為春夏之夏，子為朱紫之紫，塵俗哉。 李益鸛雀樓詩，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魯直初至葉縣詩云，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傾愁對夕陽。全用李句，然其意不逮李遠矣。 歐詩，歡時雖索寞，得酒便豪橫。老蘇詩，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酒中來。二老詩意正同。 老杜寄高適岑參詩云，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休文明遠，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揚駱，富嘉謨近代惜盧王。似爾言仍貴，前賢命可傷。以此詩證戲為等篇，則此老未嘗鄙四傑也。 老杜送高三十五書記，師字韻詩言意娓娓不盡，予嘗欲學作一篇，自顧淺鄙，不敢措手。人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予謂此詩百尺竿頭更進百尺。 許渾霸上逢元處士東歸詩云，何人更結王生襪，此客空彈貢禹冠。薛逢上崔相公云，公車未結王生襪，客路空彈貢禹冠。二人所對皆同，然許語似暢於薛。 東坡贈王子直詩首云，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掛百錢游。其第三聯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晉阮脩字宣子，常步行，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而歐公改云杖端，蓋避下句橘千頭之頭。孔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圭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耶。鼓吹者，所謂鹵簿之鼓吹也。稚圭自以蛙鳴為鼓吹，今以蛙鳴為笙歌，亦似與本事不類。 鄰韻而叶者，詩家間用之，謂之轆轤格，又謂之出入格。或以謂自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體寬簡，不專以聲病為工拙也。然為律詩則其格有二，有前後相錯者，有前後兩疊者。如李賀詠竹云，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花生筍徑，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栽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則其相錯者也。如示弟云，別弟三年後，還家十日餘。醁醽今日醉，緗帙去時書。病骨獨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梟盧。則其兩疊者也。 孟郊失志夜坐思歸楚江詩云，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遊。又失意歸吳寄劉侍郎云，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鴻。夫窮通得失，固自有命。郊一蹉跎，便爾怨懟欲死，又自以至寶至音非人耳目所能及。目之縱誕語言，有露當世，則郊之為丈夫也何其淺邪。人言郊及第後有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知其必不遠

到何待已第時語。但觀此未第時語，已足以見其人矣。 予寓趙在攝府事，李君坐客談詩，或曰，必經此境，則始能道此語。余曰不然，此自其中下言之，彼其能者，則異於是，不一舉武，六合之外無不至到，不一拔眼，秋毫之末無不照了，是以謂之才也。才也者，猶之三才之才，蓋人所以與天地並也。使必經此境，能道此語，則其為才也陋矣。子美詠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子美未必曾跨此馬也。長吉狀李憑箜篌則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長吉豈果親造其處乎。以其不經此境，能道此語，故子美所以為子美，長吉所以為長吉，一坐為之嘿然。 太白寄遠云，三鳥別王母，銜書來相過。又云，念此送短書，願同雙飛鴻。又云，本作一行書，殷勤坐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黃鶴，為報青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又云，寄書白鸚鵡，西海慰離居。大內云，安得秦吉了，為人道寸心。寄內云，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代別云，天涯有度鳥，莫絕瑤臺音。荅元丹丘云，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箋，為我忽飛去。酬岑勛云，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此皆以禽鳥寄書見意，其原出於蘇子卿上林雁及漢武帝故事。蓋以為相思契闊，無由寄聲，而行空度遠，莫若飛鳥之疾，顧託勁翮，猶或可以致我萬一之心焉。是固詩人陶寫性情，言嘆不足之餘音也。 司馬溫公詩，太白大如李，東方三丈高。又兩不成遊，布路歸。逢花值柳，倍依依。於李宅路字下俱注云，恐誤。此實不誤，而云誤者，本自裝板之時無人校讎，偶不知所出，而便自以為誤也。 老杜詩自高古，後人求之過當，往往反為所累。如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乃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謂為藩鎮跋扈，朝多小人。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謂為縱橫由婦人，曲直在小兒。如此等類，又豈足與言詩邪。 國風方秉蕑，全贈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皆以為外籍芳香可玩之物，持贈所懷，既以盡其交結往來之歡，且以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衆據遠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謝靈運詩越嶺溪行云，想見山河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勞莫展。又南樓遲客云，瑤華未堪折，蘭苕亦屢持。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凡此一本於詩人之意。乃知後世折柳寄梅，未必真有事實也。 海外逢寒食，春秋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沈佺期詩也。黃魯直極愛此詩，以為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書。而石林乃云，今曆家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三日

爲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石林此說得矣沈詩止述南北風俗之異及夫逺客思歸之意今以爲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一何所見僻邪　李白詩玳瑁莚中懷裏醉芙容帳底柰君何朝共琅玕之綺食暮宿鴛鴦之錦衾已極淫媟矣至云秋草秋蝶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若此等類又可謂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孫　陶淵詩冬日喜許涉見過云扁舟興盡且休去五嶺以南皆洞庭案五嶺横列於虔林桂道之閒北望洞庭甚遠淵謂五嶺以南皆洞庭何邪大抵詩家立意貴嶔峯遣語貴激昂淵之此意亦以見其一時相慕戀云耳　李陵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李周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也翰說非是弦則月半之明望則月滿之明晦則日月相合也李陵意謂今雖相別各出相思之言安知人生之離合非若日月之有離合乎日月之弦望有時人生之聚散亦自有時也但當期逺久耳故下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曹子建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應瑒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云公子愛敬客樂飲不知疲左太沖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耻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謝靈運述祖德詩云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案魏志云文帝爲五官中郎將瑒爲文學瑒爲丕文學則必非碌碌者而靈運之文章沈約稱美以爲江左莫及二君製作必不剽掠前人然瑒則全用子建語靈運則全用太沖語何也當時愛賞之極時時諷詠不覺誤爲己有耳謝詩復云惠物辭所賞厲志故絶人篇之中押兩人字在古雖有此體終不免爲此類此豈率爾而爲邪陳述祖德固無率爾之理是又何哉　又代君子有所思云蟻壤漏山阿絲泪毀金槧蓋謂事有可憂者雖小可以喪生故下云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而李善指讒邪之人似不類也按家語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此詩當云含滿覆而謂含滿欹者又明遠之誤也　陸士衡別士龍詩云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盼要遐景傾耳玩餘聲謝靈運别從弟惠連詩云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東坡別子由復寄詩云登高回首坡壠隔惟見烏帽出復沒文章氣焰天機所到雖云今古一轍至其寫手足之愛道違離之苦千載而下讀其詩則猶能使人酸鼻此其真有物以稱之特詩人能道人情之所同然人易爲之感動耳　覺軒閒評杜子美詩云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世多疑詩字走時字而蘇東坡詩云颯颯催詩白雨來又詩云急雨豈無意催詩走[墨]龍蓋與子美意同則知子美詩是用詩字無疑　遯齋閑覽嘗稱羅可雪詩云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誠佳句也不知如何是佳句而遯齋稱之若此每笑青衿詩其詠席云孔堂曾子避漢殿戴憑重殆與羅可雪詩無異　許慎說文云瓊赤玉也然前輩多以比白物韓退之雪詩云今朝踏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又雪詩云看瓊瑰瓊本是赤玉今以比雪則誤矣故晏元獻公拒霜花云江城嘉號木芙蓉金菊瓊芳旋曉風又紅梅詩云巧綴瓊蘂色絲三千宮女宿粧揩又紅藥詩云峰英瓊粒皺霜前合蓓苞臺亦自姸其意蓋欲證退之之誤耳余觀元微之石榴花詩云寒落山榴深映葉紅霞淺帶碧霄雲麴塵裙下年年見別似衣裳不似裙謂榴花不可以比裙也至歐陽公榴花詩云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鮮又榴花詩云榴花最晚今又拆紅綠點綴如裙腰乃持以比裙者豈亦證微之之悞邪　余先父作詩至少每得句須不凡其和倪彥達雪詩云猛穿窗紙寒無敵亂積茅簷曉未知此一聯絕佳嘗謂前輩作詩正不欲區區比類惟善形容者自能體帖使人一見便知詠其物如此方爲奇持老父之作正有合前人之意矣又嘗作絕句朝雪云六出勻如翦無根散亂倚風輕薄甚伴困貼梅腮其句清絕如此足見其胸中灑落而非俗者也　蘇東坡詩云水面風生人未知低昂巨葉先零亂巨葉荷也此二句殊有佳致非才藻過人者未易及此此恰如鄭毅夫詩也毅夫詩云料得涼風消息近蕭蕭已在柳梢頭此之東坡詩句語雖別而意極同此是知前人錦繡肝腸凡吐出者皆新奇初非蹈習者也　蘇東坡室中九華詩板本首句云我家岷蜀最高峯然余家收得東坡親書此詩石本首句乃云清溪電轉失雲峯此首句以不若板本之奇疑後來經改也　王介甫不作纖艷等語余嘗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非介甫之詞後觀方勺泊宅編云陳正敏謂此唐人詩介甫常題於扇上爾是余之所見爲不妄也　洪覺範詩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此一聯甚佳天下白者越女天下白也海東青者海上一島名能一日渡海者也　杜子美詩云白白江魚入饌來余深愛其用入饌二字後觀黃太史家書云筍四時入饌又洪駒父詩云溪毛入饌光浮芙亦愛其用入饌二字與余所見同也　秦少游贈鮮于子駿詩云擊強雕鶚健治劇鵰鶚鉆藝[illegible]峰黃病其句中不見餘刃之意遂云鵰鶚鉆不可彼蓋不知少游用杜子美之詩耳子美詩云鉆鋒瑩鵰鶚所謂鵰鶚鉆者蓋此爾非少游

之誤也。　嬾真子錄載杜子美獨酌詩云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蘂上蜂須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舞之也以故蜂蟻之類微細之物皆能見之若夫與客對談急趨而過則何暇詳視至於如此哉余以是知蘇東坡在惠州其子過赴州會未歸而東坡有詩云臥看月窗盤蜥蜴靜聞風幔落蠨蛸者亦是意也　人多病蘇東坡詩不向如皐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謂左氏傳如訓往御以如皐者蓋爲妻之御而往皐也今曰不向如皐則是便指如皐爲地名非是彼乃不知後人誤寫向字在不字下爾非東坡之誤也余嘗親見東坡一紙書此詩乃向不誠是也與如皐地名略不相妨見前輩文字不能詳究輒妄自譏議豈不重可笑歟

洪覺範有文彩作詩殊可喜黃太史諸公皆愛之嘗與唱和但不讀儒書故用事時有錯誤爲可恨也其作冷齋夜話竊笑杜子美彭衙行押兩餐字夫子美彭衙行云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是押餐字無疑若乃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飧此盤飧字蓋用左氏傳乃饋盤飧寘璧者飧字音蘇昆切或印本誤寫作餐字然豈得謂之盤餐也盤飧有何據依惟覺範不知所出故以謂子美押兩餐字豈不重可笑耶非獨此也又嘗作詩云人

生如逆旅歲月苦遍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杯此一杯字乃前漢張釋之傳所謂取長陵一抔土者抔字音步侯切豈可作杯字用也此無他皆是不讀儒書故錯誤至此然則學爲文者其可不本書之所出乎　蘇東坡送江公著詩押兩耳字一云忽憶釣臺歸洗耳一云亦念人生行樂耳其題林逋詩後謂押兩曲字一云吳人生長湖山曲一云更肯悲吟白頭曲然東坡於耳字詩則注云其義不同雖重壓無害於曲字詩又却不註何也　歐陽文忠公讀徂徠集詩云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罹字乃與竜字同押作羅字音余按揚雄方言云罹謂之羅羅謂之罹是罹字可音羅字也　呈似亦如送似指似送似出韓退之詩云寫吾此詩特送似指似出元微之詩云指似旁人因慟哭未知呈似所出闕識之俟知者　蘇東坡嘗記韓定辭爲鎮州書記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云別後嚾愁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然嚾愁二字緗素雜記自音作權務用此二字則平側不順不可讀恐是故作權務用之顛倒其二字亦如蘇東坡龍井作井龍黃太史西巳作巳西也耶不然何謬誤如此也　黃太史西江月詞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此皆韓退之之詩也太史集之乃天成一聯陳無己以爲切對而語益峻蓋其服膺如此

太史又嘗謂人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可對韓退之詩何人肯向死前休此一聯尤更奇絕雖尚未成全篇則知太史真能集句矣第恨所見者不多爾然其譬集句爲百家衣又喜王荊公莫言常爲此詩而謂正堪一笑者亦其所優爲之故也　黃太史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絇絲絇者屨絇也蓋言屨絇之上用絲無幾爾絇音渠非王荊公用一絇絲之比也荊公之詩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絇絲乃用隋唐嘉話一絇絲傳幾時絡者　宋景文公作仲商晦日集晏相國西園詩末句云三入功名始白頭始下音試以是知杜工部詩鬼鵬寒始急白樂天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如此等始字當皆音試可也　石林詩話記黃太史詩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謂止此二句乃晚年最得意者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太史集中載王厚頌二絕後一絕云夕陽盡處望清閑想見千嵒細菊班其下二句即前面一聯石林何不細考如此　白樂天詩云而今格在顛成雪元微之詩云陽是身如夢格陽二字殊不曉其義二公用之又不同容齋隨筆云猶言己是也余謂只是已是不須作猶言第未知出處耳且如差池二字前漢中自作柴池注云柴音差委蛇二字橫塘詩中自作委羽注云羽音俱依

切以是知陽格二字二公用之雖別皆只是已是更詳攷之　余家寶前輩詩中用夢思二字　蘇子美詩云請甚無夢思陳無己詩云歲晚山河無夢思　蘇東坡詩云有意尋陶明長頸高結喉若據韓文出處乃長頸高結下方云喉中更作楚聲今東坡乃借下句一喉字押韻却與誤詩注子三職其只破句而點者相類然東坡高材豈不知此而故云耳者以文爲戲也耶　余酷愛杜工部詩中用受字如脩竹不受暑雙燕受風斜野航恰受兩三人是也而秦少游詩中學用受字亦可愛如蜂房受晚香亂帆天際受風忙是也然此受字乃出於左氏傳云而受室以歸受字蓋出於此　煙紅霞綠曉風香此蘇東坡披錦亭詩也煙焉得紅霞焉得綠詩家故作此語亦枕冰漱石之意耳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此名僖王切玉之詩也非渠無能道此者　程績解蘇東坡詩白日爲君愁引韓混詩白日自爲人閑長然此句乃歐陽文忠公青州即事詩非韓湜也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文選載曹丕之詩也蘇東坡作前赤壁賦云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豈非曹孟德之詩乎孟德乃丕之父亦錯記焉耳　或云蘇東坡詩云豈知來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奈何獨看機杼故陳無己譏失於粗者余謂不然此自是一格正如杜牧詩云珊瑚破高齋

作坪春黃縻夫李絢得瑚瑚其中今衣青衣而春初無縻字也　穿雲透石不辭勞遠地方知出處高溪洞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此唐宣宗瀑布詩也其命意如此豈非天子氣象邪　唐韓文公蘇東坡皆誤用莊子中子桑事作子來文公詩云昔者一日雨子來寒且飢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涉泥水裹飯往從之東坡詩云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余原此字之失蓋來字與桑字頗相類文公已為誤用東坡又承其誤爾　釣艇歸時菖葉雨齋寺官官小未朝叅此二絶首句也蘇東坡集云僕作此詩時年二十九歲至春渚紀聞乃云此聞子容詩誤載在東坡集中未知其孰是也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我官曆今不頒憶昔昇平淚成陣云云此詩前押兩盡字殆類杜子美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與夫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也　蘇東坡和楊禮公水官詩云長安三月火至寶隨飛煙雨有脫身者潑流東出關未出東關三字出前漢終軍傳東坡用古人句諸押韻精切如此而舊本乃作出東關且長安之地初無東關可見舊本之誤也學者其可不知　晋李頻叢書為蘇東坡和陶詩押游字陶詩云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而東坡和之芳言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謂遊游二字不同不可押余按廣韻遊字下注云與游同如此雖用游字然亦無害　杜工部題岳陽樓詩其間二句云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至矣哉詩之極也而汪彥章陪諸公遊惠山詩乃云龍蟠首梁宋氣接吳楚亦佳作但不免蹈工部之塵也

蘇東坡春來幽谷水潺潺詩題目只作梅花少年時讀甚疑之此蓋謫黃州時路中作詩偶及之初不專為梅花東坡續帖中載之甚詳黃太史詩云濤牋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杯後洪景盧罷翰苑送者一十六人亦用三百盃事其詩云嘉賓自是十六相痛飲須拚三伯盃余愛其用事親切未嘗不擊節稱賞也　蘇東坡在揚州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忻然其年神宗上仙當時讒者遂謂東坡以遷謫之故忻幸神宗上仙而作是詩故東坡有辨謗劄子云是三月六日臣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至五月間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手加額云見好一箇少年官家又是時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是詩其時去神宗上仙已兩月決非山間始聞之語事理甚明及觀其弟子由作東坡墓誌乃云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而南揚州常人與公買

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已加深誣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其說又如此　秦少游虛飄飄詩云雨中溫照沒流水風裹絲雲鋪遠霞余謂沒字恐誤欲改作泛字若溫照既已沒矣自不足云也惟其尚在泛水之間故有虛飄飄之意焉苕隱筆記謝靈運有雲中辨烟樹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元帝有遠村雲裏出遠船天際歸陰鏗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靜猶浪老杜所以有江流靜猶湧雲中辨烟樹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詩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鏗有中川閒棹謳杜有中流聞棹謳鏗有花逆下山風杜有雲逆度溪風祖述有自青出於藍也　陳去非嘗語先君云吾平生得意十字云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先君故効之作感興詩云夜半微雨灑凌晨春草長謂頗工云吾十字似有味後讀河嶽英靈集閻防詩荒庭人何許老樹半空腹殷璠謂試然可佳殆亦有所祖云　山谷詩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蓋用阮籍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庾肩吾詩顯氣方凝海凍清威正折綿張說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語也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按唐史有兩呂官官呂太一為廣南市舶使反注呂太一下代宗時為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東坡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妄者以謂唐有自平宮偶讀元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故下云收兵南海千餘日復何疑而說詩者紛紛不可曉至謂唐有自平宮開元中中書舍人呂太一與張嘉正號四俊者又呂穿為太一宮使尤謬　荊公詩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妙甚歸字蓋用老杜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李白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意老杜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可作畫本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而秦中詩秦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乃秦城耳劉孝綽望賦亦云城依斗兮闕千秦亦無義亦不可對郢樹也　淵明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故樂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慰情時一撫　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遭出處虛閒用樂天德星降人福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望如時雨至意　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鳴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云百姓多寒誰可救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北征詩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盧仝月蝕詩元和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鐘

白樂天賀雨詩。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又苦寒詩。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　陰鏗有夜雨滴空堦。柳耆卿用其語。人但知為柳詞耳。　樂天有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不知又有薔薇詩。露垂紅萼淚闌干。牧之詩。塵土驚朌勳。樂天妾命不朌勳。　詩中用闌在。蓋出樂天詩。世上爭先從畫上舉沈人間闕在不如吾。坐天自添是字王仲言。自宣城歸。得杜甫詩三帙。有南唐澄心堂紙。有建鄴文房印。沈思遠印。及劭陽印。筆法精妙。殆能書者。試考一二詩。多與今本不同。如憶李白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元日詩乃云。今朝醉裏為君歡。笑倩傍人為正冠。及再把茱萸子細看。又芹泥隨燕觜。蘂粉上蜂鬚。宮草霏霏隨委佩。雲近蓬萊常五色。酒醒思汗筆。已近苦寒夜。長貧惟婦愁。雨映行宮辱贈詩。騎馬誰家白面郎。不通姓字麤疎甚。忽待江山麗之類。不可槩舉也。　多病愛閑始見南史王倹傳。樂天有經忙始愛閑。劉夢得有功成却愛閑。杜牧之有愛閑能有幾人來。　詩中用而今正如豎豎耳。塗抹他。欺我。生憎勿留蠶壽溫嶠者樂天語。相欺有底也。自己。知差底。新新遮莫。皆老杜語。　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美昭陵詩云。識歸龍鳳質。威定

虎狼都。各易一字。最為妙處。洪氏辨證。謂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能鳴用莊子不下用列子語。於此見其用出處下字之法。莊子外篇。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殺雁而烹之。莊子詩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從漚鳥遊。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　杜牧之詩。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蓋出庾信字文盛墓誌云。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　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齒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天蓬呪。蒼舌綠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為百爾。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芙蓉城詩云。仙風鏘然韻流鈴也。　東坡謂老杜竊比稷與契。蓋求之於其詩。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意特有所指。余以為見此老容民畜衆之度。莫若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又林茂鳥似歸。水深魚知聚重言之。此其意有在。　荊公次韻酬龔深甫詩云。比尋五柞園未憇。東挽三楊仍有擬。輿地志。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諸州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馬山之最高峯有五願樹。柞木也。元嘉中。百姓祈禱率有驗。又李太白。白下亭詩。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王詩三楊

白下亭。西京賦。捲長楊而聯五柞。又集李長楊之宮。懷仲李五柞之館。此荊公次韻酬龔深甫詩云。思家東走護松楸。復仲一聚隨我遊。讓聊劇談蒙祖謝舞雩高臨異水西。北李五柞故木繁。東挽三楊仍有擬。沙獄降原從此始。但無綠玉與君平。　又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驛亭三樹楊。正當白下門。吳煙暝長條。漢水嚙古根。　荊公晴日晚風生今氣。今氣蓋用何遜新林分別詩。今氣始清和。　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木茂而鳥集。所以老杜有林茂鳥飲歸。水深魚知聚。　文選古詩。何能待來茲。用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茲年也。　文選張景陽雜詩。叢林森如束。唐元稹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蓋用此。又化為李公擇故居詩。可部戍墓化十畝森如束。　文選古詩。有思君令人老。曹子建有沉憂令人老。其本出惟憂用老耳。　文選古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周美成社日停針線蓋用張文昌吳楚詞。今朝社日停針線。有自來矣。謝上蔡語錄。問學詩之法曰。詩須諷味以得之。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便是法。晝本云。問學詩以何為先。云。先識取六義體面。又問莫須於小序中求否。云小序亦不盡。更有詩中以下句證上句。不可泥訓詁。須諷味以得之。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便是法。　國史不特作詩序。凡詩皆經其手刪定。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

展托得闊。將來可望。　詩文發源。老杜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此寂着意深遠。鶴林玉露。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穀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云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云。長嘯代大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灈清云。笑容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飢。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觜。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制學蕭東德人之言也。　杜陵病柟詩曰。猗舍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之承金露。晨梟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薄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曰。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斡明受授。善知應觸類。各藉頗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歎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蓋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瘡痍。而人才尚多。故光兵馬行曰成三功大心

韓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撑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死而後夫者未有其人此病柟種榆之嘆舟師妙手之嘆意益婉而詞哀嗚呼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詫為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己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觀其君子之康寧福壽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觀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草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懲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畫凋刻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盃自是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墮廢放之意而汲汲於取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繼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言瑣屑之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捨其戀嫪之意其平生所善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是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冤親未忘心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荊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云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冊之文俱傳宋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詠簡古而發穠纖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京風又落宮南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荊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鋒作爭臣龍沙北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寄語烏紗莫吹卻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士和云呼兒為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插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盃譏武帝求仙言青雀者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排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盃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唐子西立朝獻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何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一斥不復從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白鷺群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棣入巴山吽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卻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其除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詩詞清推余尤愛其夜泊蘆山詞云風緊浪淘生蛟吼鼉鳴家人睡著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還又詩成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此齋嘗訪誠齋於毗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萼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大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為報春吟費麝煤宋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

下缺一頁

月佛前燈塔在孤峰最上層犬吠一聲秋意盡敲門紙有獨歸僧誦畢含
去竹硐甚異之亟追逐出門不復見問群僧皆不之識意者其仙鬼之流
歟今夏解后竹硐於京口偶及此竹硐謂僕曰由子詩而成一段公案不
可使之無傳也　香山居士大林寺桃花絶句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
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可謂巧於形容卉木爲造
物分疏僕觀唯室步里客談載蘇丞相子容使虜適北曆官失日虜閏立
春與中國先後子容曰本朝在南氣先到一日北朝在北氣後到一日虜
主大喜乃知此意非特可資詩人談諧亦可種專對捷所謂不龜手之
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所用之異也詎不信然古行錄所載無
此類異而客誤之辭爲此　爾雅茢薽豕首郭璞注曰本草彘盧一名蟾蠩
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熁蠶蛹陸左丞農師爾雅新義訓茢薽豕首云豕
喻其首積精在腦以此見服此草者可以上達泥丸考之本草上藥有天
名精亞於五芝黄精人參之列非惟今人不識諸方亦不曾用中下藥乃
有地菘豨薟或又謂之火杴鶴蝨即其子也分布諸條閭隱居陳藏器之
徒各爲異説莫能歸一近世沈存中良方始以一言蔽之曰地菘豨薟鶴
蝨即天名精也舊傳張忠定公進豨薟元方其初甚著神農所見之正經
爾雅又列於釋草則其知名也久矣僕曩苦脚膝之疾嘗合服十餘年甚
得其力但久服覺氣微壅至於活血駐顔誠爲妙藥山谷外集有詩云紅
藥山丹逐曉風春榮分到豨薟叢朱顔頗欲辭鏡去賴葉搖根儻見功以
此知山谷亦嘗留意於此但其根元不中用氣味只在葉爾四五月内採
酒浸九蒸九曝味甚苦不可爲湯劑以酒或蜜爲元百無所忌小便白濁
者三五服便見效聞向來觀王貫之亦有加鹿茸之屬而爲餌者自見别
錄　洪野處夷堅乙志載劉又元後丈有云余數世爲人直信弃己壽衆
設教化人報不平之事行無極之道以是故司連仙僕得其集觀之有修
養詩曰損神終日説虚空不如歸命於胎中我神不西亦不東煙收雲散
何濛濛常使體如微微風綿綿不斷道自沖世人逢一不逢一一回存想
一回出只知一切望一切不覺一日損一日勸君修真須識真世上道人
多誤人披圖醮録益亂神此法那能堅此身心田自有靈地珍惜哉自有
不自覩明真汨没隨埃塵真仙者之言也學道者苟能參之去真境不遠
矣世但知又有氷柱雪車二詩在鍺州與郡島司料不如其所造如此故
爲表出之修真者或有取焉　僕己巳歲備員江東帳計與運管晉陵胡
季玉恕運幹洮湖陳德制仲英同養二君皆名家子能詩春時同遊蔣山

道上報寧寺登謝公墩季玉因舉荆公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
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且及前輩謂荆公不獨與時賢
爭新法又與謝公爭可見其爲人僕戲聞曰萬一爭至漕司諸丈何以處
之二君無答僕曰便送本縣當斷曰在法二主亡殁契要不明逾二十年
不在陳理之限合沒官時皆大笑今二君墓木拱矣追記一時戲笑之言
爲之悵然　陸仲高升之放翁族兄也紹興間官學秩滿待忠十郎王判
大宗正事置司於會稽有主管材用言放等官赴行在時放翁年尚少作
詩送之云兄去游東閣材堪直北扉莫憂持橐晚姑記乞身歸道義無今
古功名有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仲高頗銜之放翁不知也後仲
高坐累久閑乾道中放翁以史越王薦召試除刪定官仲高臨别銜袖亦
出詩送行封題甚謹衮一時不暇拆坐登舟觀之但頭句改兄字爲弟字
爾放翁先祖少列政和八年辟雍上舍賜第起家習詩訓子孫他日不可
忘新經義訓後季父著作以書伯氏太史以詩決科獨景迂愚魯不能繼
經學自刻爲詞賦嘗記伯氏言舒王詩解其有過前人處且如解民之質
矣日用飲食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其辭曰至治之世神無所出其靈響吏
無所用其聰明此言要非秦漢以後學者所能道古今書通安成劉信夫
登第授宣州教官寓杭州度江值太學數人同行信夫任衫右衣衆鄙之
問能詩否曰略曉有岸索詩指西湖即云長樂鐘聲下九天萬家春色擲
挂煙山迎山送利名客朝答潮生來去船衆大喜繞其筆曰只消此四句
不必足後因此定交　疊山謝枋得至元己丑方歸五峯魏參政
聘之入燕至崇真寺十五日不食死付子詩曰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
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飢渴求死不死更無術精神常與天往來不知飲
食爲何物若非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太青神仙多宴會鳳簫龍
笛鳴瑶瑟豈無道兄相提携騎鯨直上寥天一　元稹與白居易爲友爲
詩善狀當時風態物色當時言者稱元白自衣冠士子閭閻下俚悉傳誦
之號元和體宮中呼元才子居易晚與劉禹錫善集其詩序之曰彭城劉
夢得詩豪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在在處處應
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祕藏而已　王禹錫第十六子與子曙姻連作
賀雨詩打葉兩拳隨手重吹涼風口逐人來曙曰十六郎作詩乞得如此
不入規矩曰蓋是醉中所作他日持大軸來曰留後辭耶　唐學士院在
右銀臺門內含元殿宴罷歸院多從敷武樓過故郭功甫送劉相詩曰劉
綱暗借醖醸便敷武樓中似去年昔同爲學士侍宴也故事句中宴設到

學士院備食以延從官宋宣獻詩因宴曰再至寄同院云雲間乍闢仙韶
曲禁裏還逢勑武樓蓋用唐事 坡云已人楊朴能詩真宗召對自言不
能聞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貪盃酒且
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放還山予在
湖州赴詔獄妻子送出皆哭無以語之顧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作詩送
我乎坡自云 司空圖論詩謂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之豪估耳郊島
非附於寒澁無所置才皆中其病自評已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
清為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殆不可曉如樂天所謂斷石破山
先觀鏡跡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何如哉
南朝作詩多先賦韻如競病二字是也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
樂文思預廣群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擅映夏併鏡慶十字
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拆啞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謎一壁畢訖
橘質帙實十字今人無此格也 議者杜牧華清宮詩明皇十月驪山至
春還宮非荔支時按禮樂志帝幸驪山貴妃生日命小部樂長生殿奏新
曲未立名會進荔支因名荔支香外傳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驪山乃貴
妃生日甘澤謠同又言十五載妃侍輦避暑驪山宮感牛女事不可議牧
之之失也 劉勳少宣雲中人專於詩萬里風沙憐病客幾年刀斗厭寒
更人憐直道還時好自喜閒身與世疎擊筑漫流燕客淚佩蘭誰識楚臣
心濟南云好風襟袖知秋早甲夜闌干得月多舩行著色屏風裏人在回
文錦字中百和香薰風過處萬盤珠落雨來時尤可喜也 唐詩有一句
中自成對者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詞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蕙烝蘭藉桂
酒漿自後皆然如襟三江帶五湖鐘鳴鼎食于公異卧鼓偃旗養威蓄銳
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杜詩尤多 楊徽之詩太宗窮其警句屏上僧文瑩
云必以天地浩露滌筆於冰甌雪盤中方與此詩相副 寒山詩步猶廣
悵非但釋子語楚辭尤超出曰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
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若青蠅白鶴黃鵠白丁青蚨黃
絹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甚工閒津錫耕各其適後人未可
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孫燭湖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
奴故意降暫力諸公了臺閣不煩魚鴨到桐江書還無心陳仲弓園隳知
救漢諸公未流不辨見孫謀千古黃初佐命功二絕甚佳 朱文公曰東
里題詠獨顏平原一篇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狂謀苦不就舍生悲
抱艸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分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

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孫雲遠辭隨還鳥泯見廬山記
公集不載 白傅分司東都詩王李留守序言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
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
一漁翁蓋與李絳者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崔群裴垍王涯杜元穎及
絳也考舊續聞呂伯恭先生嘗言往日見蘇仁仲提舉坐語移時因論及
詩蘇言南渡之初米新仲寓居嚴陵時汪彥章為憲便道過新仲適值清
明米送行詩云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波如此欲安之蓋用顏魯公帖及謝
安事語意渾成全不覺用事二十年欲效此體用意不到比作陸仲高挽
章偶然得之云殘年但願長相見今雨那知更不來蓋用杜子美詩句但
願殘年飽喫飯但願無事常相見及秋述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
來亦不覺用事也恐可廣幾焉乃知時人偽注贈王中允維末句云窮愁
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舊注廣卿著白頭吟以人情樂新而厭舊義自明白
偽注乃云張䟦欲娶妾其妻曰子試誦白頭吟妾當聽之䟦慙而止此婦
人女子善警戒者也是以白頭吟為文君事有何干涉往往時引史傳所
有之事乃東坡已載於筆錄者飾偽亂真其言又背鄙縱近日有刊東萊
家塾詩武庫如引偽注若吟詩瘦翠屏晚對眼前無俗物短髮不勝簪日
月不相饒獨立萬端憂等偽作東坡注不知此何傳記耶世俗淺識輩又
引其注為故事用豈不誤後學哉所謂詩武庫者又偽指為東萊之書也
余後觀周少隱竹溪錄云東坡煑猪肉詩有火候足之句乃引雲仙錄火
候足之語以為證然此亦常語何必用事乃知少隱亦誤以此書為真僕
來引用者亦不足怪 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於語中如
照地麒麟袍雪灑胡欄干三百六十橋晏殊嘗評之曰詩人繼後語當如
此用字故宴公與鄭俠詩云春風不是長來客主張繁華能幾時然杜詩
如此用字亦多將軍只數漢嫖姚漢書音漂鷂而杜作平聲之類李嘉祐
詩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又張祜詩洛水暮天橫蒼莽邙山
落日露崔嵬東坡詩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
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獨穿暗月朦朧裏愁度關河蒼茫間亦作
側聲魯直亦多如此用字 夏文莊舉制科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
見其年少遽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詠願丐賢良一篇以卜他
日之志公欣然援筆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
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公歎服曰真宰相器也此青箱記所載又東軒
筆錄與此少異云公舉科制對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閱人多矣視

賢良他日必貴。求一詩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前。公秉筆題曰。藤內家衣明貙獻。殿中旗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然不若前詩用字之工。所謂宦者。以吳綾手巾求詩。想必有此。至今殿試唱名。宦者例求三名詩。但句語少有工者。詩亦不足重矣。祖宗朝二詩翰苑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詩。西掖深沉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書。天顏咨鈴趣詩後。侍史焚香起草初。又黃扉陪漢相。彩筆代堯言。又和人見賀。分班曉入鵷鸞閣。直閣旁聯浴鳳池。彩筆閑批五色詔。好風時動萬年枝。又太液西入鳳池邊。西閣凌雲爲起烟。彩筆時批天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又內直詩。紫泥初熟詔書成。紅藥翻階畫影清。屋瓦生烟宮漏永。詩闌幽鳥自呼名。李訪孫會詩。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洒春霖。黃中云。青綸輝映軽前古。丹地深嚴隔世塵。錢若水云。日上花梢簷捲後。柳遮鈴索雨晴初。楊徽之云。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皆繁然有貴氣。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周少隱云。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非不

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生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擬英泛濁醪。日夕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東坡論柳子厚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詩之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子厚南遷詩。從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清深紆餘。大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山谷書柳子厚詩數篇與王觀復。欲知子厚如此學淵明。乃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又云。詩有律。子美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余少學詩。鄉先生云。使凌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此細律也。唐之詩人。及本朝名公。未有不用此。洪龜父詩云。琅玕嚴佛屋。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上句云。琅璫鳴佛屋。亦謂於律不合也。余謂陸務觀嘗學詩於曾文清公。有贈趙教授詩云。憶昔茶山聽說詩。新從夜半得玄機。律令合時方帖妥。工夫深處却平夷。每愁老死無人付。不謂窮荒有此奇。世間有限知多少。不得從君語老師。亦以合律爲工。窮荒有此奇。見東坡帖。窮荒有此奇觀。用字皆有來處。　黃魯直少有詩名。未入館時。在葉縣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詩已卓絕。後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聽堂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州。首爲

魯直類詩文爲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儒山房李彤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爲斷。以前好詩皆不收。而不用呂汲老杜編年爲法。前後恭錯殊牴牾也。反不如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叙又絕少舛謬。極可貴也。盧陵守陳城虛中刊歐陽公居士集。亦無論次。蓋不知編摩之體耳。又云。作詩用經語。尤難得峭健。杜子美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輕。自天當暑。皆經語。而用之不覺其硬。此可爲有題詩法。至落句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其語又妙。余謂近日辛幼安作長短句。有用經語者。水調歌云。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亦爲新奇。　梅聖俞嘗云。古人造語有純用平聲。琢句天然渾成。音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有純用側聲。作詩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

大觀初。上元賜詩曰。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群臣應制皆莫及。獨有府尹宋喬年詩云。風生閶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乃趙鼐之子雍代作也。雍少學于陳無己。有句法。　趙龍圖師民。名重當世。而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又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階前一尺長。前輩名流所未到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一

詩

詩話六十四

維揚志李紳鎮廣陵有少年甚疎簡來謁晤對閑言曰尚書先寄元相公詩云閑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且曰辛大性迂嗜酒李二十短而能詩少年即丘慶子也謂李公曰短李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閑歡平昔酒閑吟世上詩李白辛大有此狂見吾較不存舊矣　李相國蔚鎮淮南李嶸獻詩云雖樹煙含瑞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倚東關望擬築沙堤到廣陵後累入相　杜邠公守揚州號於游宴宣宗除崔鉉為代以詩送之曰一方獄市獲來蘇揚州押衙傳希閑御詩即教習采蘇隊舞以迎崔公杜顧銜之致政歸洛每遇維揚人必問曰來蘇健否謂傳希也　江都王緒靈王元軌之子善畫鞍馬老杜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　崔涯張祜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曰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弦更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道旁見二子再拜祈哀乃重贈曰覓得黃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為支使座中有屬意處索骰子賭酒牧之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為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章孝標及第後作詩寄淮南李相國紳云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為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李相國紳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孝標曰六出飛花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紳聳詩擊節稱賞

越水李主簿遊廣陵迨春未返其姬寄詩曰去時盟約與心違秋日離家春不歸應是維揚風景好恣情歡笑到芳菲答曰偶到揚州悔別家親知留滯不因花塵侵寶鏡雖相待長短歸時不及瓜　崔涯妻雍氏揚州總校之女雍族以崔有詩名資瞻甚厚崔略無恭敬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杖劍呼女謂崔曰某河朔之人唯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不可別醮便令剃髮為尼涯悲悔慟別留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王公禹偁言事出知揚州以詩送人云若見鑑頭如借問為言根也減刊揚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國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闥曈曨隱曉霞瑤墀九御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卻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善惡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鈿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日勝五兵符傅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沖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鵲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主河海盡為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午時鑄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為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人為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予嘗有一聯云願留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蓋士之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鏡事云見洪邁隨筆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為僉判以魏公非知我者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云壯哉非熊亦非貙目光夾鏡當坐隅横行妥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一見心為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為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盤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噣如有欲山墻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　王達原集中佳句頗多如介

洲渡云風力引雲行玉馬水光連日動金蛇最為膾炙人口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後東坡復自汝移揚作詩云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用歐公詩也　馬仲甫居揚州於九曲池買地築亭名曰借山有詩警聯云平野綠陰藏亂山晴黛浮　陳亞幼孤育於舅家舅為醫工人呼作衙推亞登第人皆賀其舅亞有詩云張公喫酒李公醉自古人言信有之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諫議大夫鮮于子駿守揚州嘗至隋煬帝九曲池等處郡人秦少游和詩云司花人遠木陰陰蓋用煬帝司花女事也　東坡通判杭州道過維揚劉貢父劉莘老孫巨源適相會東坡以三人字賦詩之貢父時通判泰州也莘老以言事謫湖南故詩中云莫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始坡與巨源同朝坡不報巨源之謁頗有纖介之嫌至是講解詩云人情貴往返不報生禍根遂令平生友終歲不及門蓋以此　東坡廣陵詩用鳳釵事蓋用劉言史詩云空閒晴花耕人說拾得蒼苔古鳳釵　田承君云王居卿在揚州同孫巨源蘇子瞻適相會居卿置酒曰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杯和靖梅花詩然而詠杏與桃李皆可東坡曰可則可但恐杏與桃李不敢承當一

座大笑　東坡守維揚於石塔寺試茶詩云禪窗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正謂諺云三不點也　戴良詞羅洪府監兵過廣陵篇東坡公出所獲西夏刀劍東坡命晁無咎作詩贈之三郎少日如乳虎代父搏賊驚山東硬弓長箭取官職自說九戰皆先鋒將軍奮勇鐵不纓痛惜靈武奇謀空城頭柳榆不侵老壯士志屈蓋憤習平生山西秋霜雪洪府下濕號兒童聞名未識二十載初見長揖東坡公銳頭短後凜八尺氣似飲井垂着虹只今不語當陣立望見已是千夫雄往年身拏五刀劍名王所環犀兕同晨朝涉界一府看竊指私語驚庭中紅旌擁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風蟒旋鋩鍔波起脊白蛟雙挾三蒼龍試人一縷立襪魄戲客三招森動容東坡喜為出好磯洮鴨綠石如堅銅救藏入匣入意定蛾眉稍進琉璃鐘太平君子尚少北必戒都小母莽錢舞于兩階庭可觀跳空七劍今何處我為蘇公起揚觶推歡纓帶聊堪同從公請礪歸作硯聞公嘗諫求邊功　東坡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迤邐有穴達于背其一正白可鑒漬以盆置几案間忽憶在穎州日夢人詩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子美詩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為僚友一笑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峯橫太白便從鳥

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煙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又云攘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海石來珠宮秀色如蛾綠坡陀尺寸間宛轉陵巒足連娟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蹙殷勤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得之喜無寐與汝交不瀆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幽光先五夜冷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茅舍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常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應已馱何事奪所欲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間道歸應速　東坡自揚州召還郊禮後有次韻蔣穎叔錢穆甫從駕景靈宮二詩一云歸來病鶴記城闉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髮軟紅猶戀屬車塵雨收九陌豐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為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王仲至和之末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歸來助慶禋坡稱歎久之蓋漢兒寬嘗出為揚州刺史後自揚州召還陪武帝郊祀乘車在駕前帝回至渭橋上見一婦人浣乳于渭水上帝遣問之婦人曰第七車中客知我也上使使問是兒寬寬奏曰天上長乳星祭祀不潔即見帝悅然城時為尚書亦乘車在駕前　劉季孫能詩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人多稱其精

當　呂申公守維揚秦觀以舉子謁見時適中秋雲山閣新成宴客其上公素聞秦才名即頃撰樂語云云公得之大喜即召同席禮為上客是夕郤微陰秦復別作云自是我公多惠愛郤回春色作秋陰　參寥云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云樓閣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繞宮墻亂絮迷春闊嫣花困日長平康何處是十里帶垂楊孫莘老讀此詩至末句云這小子又賤相發也少游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旬牽酒伴猶未厭長楊　清老者金華俞子忠也黃庭堅與共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荊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　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迷花間馬斷車鐸鳴群動不違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喊此詩以為好也　高宗為康王日登平山堂大明寺見寺中白菖蒲一盆高三尺許甚異之遂留題曰惟不識泥土唯根抱玉泉令寺僧智嵩聯句云維離巖谷僻也則華千年帝頓智嵩曰若亦能詩邪未畫空中虹覺項耳令僧賦之云水染青紅事一條和雲和雨擊天漢玉皇為厭皇宮倦故築空中萬丈橋帝大稱賞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好罵滑稽嘗譏罵隱揚州詩云雲中雖犬劉安過月裏笙簫煬帝歸定是見鬼詩也

右司郎中橐公師旦慶元乙卯歲將命餞客以十一月既望回次揚州
因遊平山堂恍如疇昔所嘗到獨歎惜壁間字畫堂前楊柳之不存耳翌
日絶江過其兄倅京口即移柳數十本屬楊帥趙子固爲補植且寄詩云
壁上龍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企慕歐陽子重到平山看後身
是夕舟行昆弟對語至戊夜方寢晨起視之則公已逝矣先是公登第時
過婦家于姑蘇之黃渡飲于圃夜半忽屏間有大書太師字秉燭聚觀墨
影隨滅人謂公它日必遠到至是始悟歐陽公官止於太子太師益驗後
身之句云新安志中都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詩云銅壺滴漏
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起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簾階前御柳搖綠仗下
宮花散紅鴛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下有湯逞已三字　石林君學士楢林文江彥章內翰龍溪集並行於世
二集之詩相犯甚多如鳥聲應爲故人好梨雲欲將春事空山色總無漢
色好松聲長作竹聲寒貝郭生涯千畝竹長年心事四愁詩千里江山漁
笛晚十年燈火客氈寒日邊人去雁行斷江上秋高楓葉寒天闊鳥雙下
山寒人獨歸及阻風餘干渡詠水晶數珠次蘇養直韻寄黃元功阻風雨
辟邪渡寄王仲誠客至夏夜示友人等詩皆全篇見於兩集未知果誰作

設皆內翰所爲則楢林中詩本自無幾去斯遂空冀北之群矣出漁隱叢
話漁隱書績溪胡仔字元任著居吳興自號苕溪漁隱郡西北黃山
有三十六峯與室池接境巖岫秀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山有湯泉
色紅可以滌瀹劉宜翁嘗遊焉題詩寺壁有曰山有靈砂泉色紅滌除身
垢信成功不除身上無明業只與山間泉水同宜翁名誼元豐間自廣東
移江西皆持使節上疏議新法勒停武云宜翁晚得道不出東坡紹聖所
與書可見矣誼跋云自唐朝膺調法壞五代至皇朝稅賦凡五增其數矣
今又大更張不更其本欲愈重民愈困爲害凡七又言變祖宗法者陛下
也永意以立法者安石也討論潤色之者惠卿曾布章惇之徒也其語激
切深至內批云誼張皇上書公肆詆誣上惑朝廷外搖眾聽可特勒停看
雖　天禧二年尚書員外郎舒雄序職方曾公詩云近世詩人之作多削
輕巧雕刻大喪風雅惟君之詩立意措辭以平澹雅正爲本渾金璞玉得
於自然其體致高遠有王右丞孟處士之風骨如贈漁父云逍遙五湖上
活計一竿頭覽金員外岳詩集云卻爲吟新句不成彈古琴喜友人過隱
居云挽狀松上雪來煮雨前茶山居書事云雲生枕上藤床冷火迸爐中
藥鼎香此深到古人之趣也政和間葛勝仲來常休寧得其詩而讀之謂

句法高逸又謂屬辭精深且知公以經術德義高蹈州里與潘魏二徵君
和靖林居士爲什常相往來每慨嘆之而恨不及見也公名洪猶字夢得
自號松蘿山人云曳日齋蘇抄杜詩結語多用安得二字洗兵馬云安得
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筍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
茫豈全法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豈小力量敢道哉不惟此爾遣興
云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喜雨云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大麥行云
安得如鳥有羽翼託身白雲還故鄉光祿阪行云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
只令多擁隔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
歡顏王兵馬使二角鷹云安得爾輩開其群驅出六合梟鸞分晚登瀼上
堂云安得隨鳥翮追此懼將恐晝夢云安得務農息戰鬬普天無吏橫索
錢早秋苦熱云安得赤腳踏層冰後苦寒云安得春泥補地裂岡谷縣歌
云安得送我置汝傍多壯語也　曾見詩話擇陳無已詩寒巷聞驚犬隣
家有夜歸歎之劉長卿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本非蹈襲　鄭毅夫草
雷相制有詩云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
燭才燒一寸花近趙汝談詩宮井城鵲欲動時春殘夢斷北山移攬衣擬
草歸田賦猶是金蓮燭半枝鄰拾趾踵乃思過辭致各清麗　侯鯖錄

記鄭俠上書事作愁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僅得晏叔原與俠詩云春
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余聞劉潛夫端明
少年落拓詩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遂得罪比興似不相
遠所遭乃自兩途也　陶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少陵東樓詩雖有
車馬客而無人世喧就古語一轉正使事之法如莊子外篇忘足履之適
也忘要帶之適也東坡九日云要適忘帶足適忘履卻乍讀似與莊子意
別亦是不爲古事所使也　荊公詩多舉正觀蓋追懷盛時託興前代使
後來讀之如少陵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可悲矣歎息行云官驅群囚
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因事破家劫錢何處村朝廷法令
亦寬大汝罪當死誰爲寃路傍年少歎惜汝正觀元元之子孫河北民云
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戎狄今年大旱千里赤
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少相攜來售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白日天地昏
路傍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正觀中斗粟數歲無兵戎傷今思古之義具
焉又其詩曰歡樂欲與少年期人生百歲常苦遲白頭富貴何所用氣力
但爲憂勤衰願爲五陵輕薄兒生在正觀開元時鬬雞走馬過一生天地
安危兩不知此意雖寓辭若少過矣使生太平盛世得爲謹厚君子顧不

可樂哉比見石九成文詩云忽思往事三代前今有罪者亦可憐與歎息
行意近荆溪集中有云嗟汝建隆元元之子孫爲紹定己丑秋天台水災
而作亦用荆公語其聲愈悲矣　李伯玉績漢老忝攷之子號萬如居士
有梅花百咏後莆田林子真同予常合賦梅十絶句劉潛夫端明喜其有
志爲和韻至十疊或以伯玉詩呈劉公公擬異日當效李體别誄百首不
果作二林遂成百梅集劉公題其後有云和篇疊疊過黃陳肯把齊梁一
點塵一時騷人名士相踵用韻劉公亦云或縉紳先生或江湖杜友體製
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劉麗處而求志者其言高雅余巾襲至今集中可
見者盡以賦詩荅之及題識之語略存姓名抑揚間亦寓焉如建陽趙司
理定清仙溪陳邁高則皆稱其鑄詞押韻用事黃戶曹祖潤和在諸人後
無一句一字相犯特記其警策終云小哉荀令香三日甚矣桓公臭萬年
之句雖老夫亦避三舍戶曹之族父珩亦繼作則以其首首不相犯句句
皆自鍜若粹衆長倩他手而成亦摘奇記之清漳江浴龍東隴徐用虎曉
和者謂篇篇有新意若自倡首且别爲義趾劉公復有荅以詩者併舉其
槩於林知録仲嘉云互須看意描香影和靖宗人合詠梅於吳堯云即今
同社餘千首當日孤山止一聯於趙志仁監簿時願仲白之子云詩至山

中不可加郎君吟筆又名家山中仲白别號於何謙云字字追還水部公
篇篇壓倒後村翁於方司法元吉云處士骨寒誰得髓老夫鼻塞尚聞香
請君摘出驚人句玉蓮横吹入樂章於方監鎮楷云百首初成六十餘朝
塗莫改費居諸於王教景長云盤屈高才入短章卷中字字挾冰霜直探
寶藏珠盈掬倒寫金莖露浣腸於三山林天麒云不敢袖歸防電取殷勤
反璧錦爲囊於方至貢元云貧兒籬下看花窶曾見千枝玉雪麼畫得逃
禪三昧少詩如無住一聯多於方蒙制幹云出香影外别商量畫瀨精英
發秘藏難把微酸諧衆口只消一白賽宮妝於陳巽判官云抹黛村眉謙
醜怪約黃宮額貴妝塗於表卿相子云百篇端可補詩亡於總管陳汝一
云和者肩摩似堵墻君侯殿後獨軒昂集中不著酬荅而嘗和韻者當復
幾人矣梅絶句以十計維揚公濤蟠通守錢塘賦此東坡和之再劍南詩
亦兩賦十十而百李民之後莆田唱訓爲盛　讀東坡詩天形倚一笠地
勢轉兩輪五霸之所連毫端樓一塵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所見者其
超然萬有之表較韓詩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遂語未云幾下已億萬
年間有李李子萬墳厭其巔此更壯偉矣又如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
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又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

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此老眼目如許廣大收拾句語中決非
小力量也少陵登慈恩寺塔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亦此類歐陽公玩
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虚静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
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却是先得東坡鑒空閣詩意度　張
李長績賦梅自序云余往歲和任子淵梅花詩有云夢隨影瘦溪横月詩
與香深竹擁門子淵喜曰新語也又和張惠之詩云有月嬋娟來伴住無
人寂寞爲誰香薛元發屢相歎曰清語也後在雙峯戲和陳齊正詩云醉
餘斂擁横枝睡夢破香隨淺笑來叠元章偶見之笑曰韻語也舉酒相飲
今十數年矣子淵元發元章皆下世念之悵然久不復爲梅賦詩排徊月
庭雙樹盛開幽香襲人偶成一章剝珠之詞不能復爲子淵元發所稱而
綺靡之習亦不能復爲元章所笑老懷真如止水也詩曰向來懶不賦梅
詩禪榻忘襟鬢已絲月戶忽逢雙玉立春風又費一年期樓高緑綺明窗
影竹冷横斜浸雪枝尚笑閑塵除未盡惜香猶着夢魂知今劍南集有次
韻張李長梅詩倚橋臨水似催詩戲伴鵠黃王柳絲萬里西湖驚日斷二
年東閣憶幽期排薇直欲連全樹萼情憑誰揀好枝一味凄涼君勿嘆平
生初不願春知務觀在蜀與張厚善暮年猶懷之不已聞寓於篇什起倚

史時且欲引類不果或云李季章參政其嗣也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
流水涵青蘋坡詩也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魯直詩也古今
描寫月物影有此入神之筆　陸務觀詩鴨緑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
祁連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無人快着鞭用此視世間事稍低廓矣文公
答陳同父書時報主之説有云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
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
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
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今觀陸詩
用意不大相遠書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推此心庶幾焉功名在子何異
我較東坡詩話　林肅翁序樂軒詩荃末云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
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待之奈何噫是模
議舒元輿之作耶蓋元輿玉篆銘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
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義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洪景盧所謂有不可名言之妙者感今懷古此意多矣東方朔云往者不
可及兮來者不可待嚴忌云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王文公歷
山賦云云昌時亡乎我之思今孰見乎我之悲嗚呼已矣乎來者爲誰不

若柳子厚詩。誰謂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猶有以啓來世無窮之思。否則夫子何以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昌黎詠筍成行齊掘攢環立比兒孫藥城凌霜自得良朋友。遇雨時添好子孫。亦謂筍也。周禮大司樂孫竹之管注云。竹枝根之末生者。賢言君子孫然。荆公蘺落生孫竹。正用此。東坡積椰生子竹生孫。自註海南勤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則别一種竹。題竹閣蒼然猶是種時孫。是以竹之後出者為孫。又謂兒子森森如立竹。此因子孫之盛比竹也。　退之猛虎行猛虎雖云惡。亦皆有匹儕。群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麛。擇肉於熊豹。肯視狐與狸。此言虎恃儔類之盛。百獸畏服。因得逞其大毒。微細不足充吞噬。正晝皆谷眠。眠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此言虎恃其威力。以害儔類。至於孤危。先食熊豹之父子。而終自食其妃與子。山禍之應也。狐鳴門四旁。烏鵲從噪之。出逢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顚。此言虎已失儔類。狐鳴鵲噪而猴入穴。可食之熊豹。亦得搏噬之。但能悲啼而已。向之暴惡安在哉。以猛虎雖云惡。起至此云。誰云猛虎惡。威力不足恃。如是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為。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此終言虎之惡極矣。失其儔類取死宜也。當其縱暴。何有於物。一旦索然求免無所。彼惡之不及虎也。可以孤立自肆哉。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此又言人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實致禍之道。虎坐失其儔類。遂以殺身。人苟棄其親故。烏能自存。始云亦皆有匹儕。中云匹儕四散走。末云虎坐無助死。一篇照映。意義主風刺。謂為李宗閔作。或辨其非是。胡邦衡有詩云。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者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為。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柰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嗔作癡兒果是癡。必有為而述此。如少陵詩。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韓詩詳著寡助之禍。杜詩直寫失勢之戒。當互觀以為世勸。　夢溪筆談記商洛間兵官賦詩云。人生必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願類坡詞。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近如徐固子詩乃云。倦餘宜擇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塼。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　荆公兼并一詩。人議投青苗法斂富民之利。實本於此。其詩云。三代子百姓。公和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之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是其意雖主抑兼并。而又不欲官爭民利。如寓言詩。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并。此正公所主新法。而乃以挫兼并為非。二篇首尾已似異。又發廩詩云。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窮兼主并。非民獨如此。為國賴以成。築臺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要其立法。豈樂於病民。特欲自上制其貧富。使之稍均。豪強無以擅威福耳。古制甚難復而易弊。使為盛世變者深警也。又如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法利害詩。豈嘗權其子。而為民父母。狀望詩。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意尤測然者。或謂張景溫權解鹽之類。公卒主之。顧不計民情何如哉。前輩論之悉矣。公詩云。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坡詩亦云。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怍。呼書何罪也。柳子厚云。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更嘗之餘。能發此意。即善矣。　昌黎題楚昭王廟。丘園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木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感慨深矣。蘇令然洞金陵詩。龍光寺裏只孤僧。去武湖如掌樣平。更上鷄籠山上望。一間茅屋晉諸陵。末語悽然類韓公。　少陵除架廢畦詩。各存興寄。除架有功

成者。退之意。而秋蟲莫雀則不悟盛衰者也。廢畦有物窮則剝之意。而悲君白玉槃。謂　時則賤可責盛。一夫為足惜。注詩有又別取義。　半山便達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誠齋楊庭秀詩也。一關殆言一膜之隔未盡透徹者。又有送彭元忠詩。學者初學陳後山。霜皮曉盡山谷寒。近來別具一隻眼。要踏唐人最上關。此殆楊庭秀學詩法。故執以為喻。文公報鞏仲至帖云。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此之云關。當異乎楊之說。正為學詩者設。如半山之視唐人。直論向上一關爾。　宛陵集中。賦石昌言白鶴圖詩。雙睛射空眼角聳。筋爪入節鱗條垂。翅排霜刀毛綴甲。雪色慘突秋雲披。當時始得不知價。朝發海東夕九嶷。世為奇俊玩不足。李賀彩神歸畫師。而今推尚深堂上。燕雀屏絕穿來窗。畫師黃荃出西蜀。成都范尹能具知。范云荃筆不敢次。自養鷹鶻觀所宜。毬毛植立各有態。剡奇剔怪乃肯為。尋常飼鷹多捕鼠。捕鼠往往驅其兒。其兒長大好飛走。其孫貴鼠遂又衰。范君語此亦有味。欲戒近習無他移。此即事垂戒異衣品

藻丹青之作。題下自注得黃筌事。於景仁接東齋記事。黃筌黃居寀居寶
蜀之名畫手也。尤善為毛翎。其家多養鷹鶻。觀其神俊。以模寫之。故得其
真。後子孫有棄其畫業。而事田獵飛放者。既多養鷹鶻。則買鼠以飼之。又
其後。世有捕鼠為業者。其所置習不可不慎。人家置博奕之具者。子孫無
不為博奕。藏書者。子孫無不讀書。置習豈可以不慎哉。予嘗為梅聖俞言
聖俞作詩以紀其事。蓋即前詩也。蜀公晚年得謝。始追述館閣如來故事
遂亦且載。當以為完陵詩箋。 詩之六言。古今獨少。洪氏云。編唐人絕句
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
難也。後村劉氏選唐宋以來絕句。至續選始入六言。其敘云。六言尤難工
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補闕所作妙絕今古。學者所
未講也。使後世崇尚六言自予始。不亦可乎。又云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
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人。而妙巧過之。後有深於詩者。必曰翁之言然。又
云。野處編六言。於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予於本朝得七十篇。惜於唐
矣。今後村集中多六言。事偶尤精。近代詩家所難也。蕭氏文選敘有云。自
炎漢中葉。厥途漸異。退之傳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
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又云。三言八字之文

注者。謂書孟傳楚元王孫代作四言詩諷王自此始。李陵降匈奴。蘇武別
河梁上。作五言詩自此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三言謂漢武
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獨不著古有六言七言者。項平父說詩句
二言至八言。以我姑酌彼金罍為六言。按文章緣起。又始於漢大司農谷
永。予觀嵇叔夜有六言詩十首。視唐人體製固異矣。 東坡賦柱杖必以
聲言之。如柳真齡鐵柱杖云。忽聞鏗然爪甲聲。又絕句。莫嫌犖确坡頭路
自愛鏗然曳杖聲。和文與可洋川園林橋下蹇魚無數在。識君柱杖過橋
聲。昔少陵桃枝竹杖引固已云。出入爪甲鏗有聲於錢杖尤佳。 少陵斯
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解得空字
明白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矣。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
善知馬。安得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便如少
陵天育驃騎歌。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在退之祿
說云。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
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是非少陵句中著摺字
魯直運家詩。繫船三百里。去夢無一寸。蓋用范史楊倫語。倫為將軍梁商
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催發。倫曰。有留死一尺。無

北行一寸。三國志。司馬法將軍死綏。注王沈魏書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
却一寸。梁馬仙琕曰。有留死一尺。無却生一寸。今蜀本黃詩外集註。於此
句略之。昔賢著作。非必有意於古事。自爾語合。箋釋者。揣度不流於鑿。則
簡矣。故難。 陳去非云。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呂居仁云。忽
見雲天有新語。不知風雨對殘書。靜中豈必真無見。聞無臺膜隔礙。始得
此妙。 呂文靖題天花寺云。賈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
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曾文清題其意大師房云。頭白高僧心已灰
石菖蒲長水蕉開。莊嚴茗事罏煙起。不用關防俗子來。兩詩韻同意亦合
視荊公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氣象廣窄可知。 頴川集。吳
沖卿大夫春國挽詩有云。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臣。自注夫人長子起居
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況於夫人。夫人以當官許焉。呂紫微詩話以為孔
毅甫學士。建中靖國間作。以見夫為賢夫。亦云其子傳王安詩。紹聖初以
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懼親老未敢。夫人聞之。促其子論列。由此遂貶
夫人不以為恨。後註詩乃蘇子由作。蓋誤指為穀夫矣。按紹聖初子由必
某題引喻失當罷政。吳權中書舍人。命詞有文學風節天下所聞。及原誠
於是受君之誘。罷起居郎。又以為給舍附呂汲公。與子由謫監光州鹽酒

稅。再竄連州。初章惇復官。將召用吳。不書貴惇既相必追仇也。然去國本
坐行子由貴詞。蘇公註將論事或槩言立朝時。詩話遂證其由此遷謫也。
昔梅聖俞挽齊國長公主云。每令夫結友。不為子求郎。論使事之工。則此
勝。 李商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是以戒盛滿而意似迫促。程子
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悠然無盡之味。詩家未能及。 陳無己放歌
行。魯直以為顧影徘徊。衒燿太甚。子謂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
明。誠太衒燿。託與旁人須早計。隨時梳洗莫傾城。亦既感悔矣。老桂不嫁
惜娉婷。五字無已衒。其詞也。後村詩話云。世稱朱慶餘。粧罷低聲問夫婿
畫眉深淺入時無之句。却不入選。豈嫌其自衒耶。無已措意偶類此。用魯
直法評唐人。故亦通。皇甫冉云。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語獨含蓄。 誰
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樂天放柳枝。答劉夢得詩也。誠齋楊氏
乃有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之句。得非默閱世變中有感觸
此靜中見動意。 王直方詩話。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我
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花。又定時要
指洛陽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
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句云在郡依然六百日者是也。洪氏

三筆論蘇公責黃州始稱東坡居士其意蓋專慕白樂天白公有東坡種
花詩步東坡詩別東坡花樹詩皆為忠州刺史時作蘇公在黃正與白公
忠州相似因憶蘇詩贈寫真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
我似樂天君記取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
士而跋云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
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
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閑適之樂焉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
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
分寡求亦庶幾焉則坡之名非偶爾暗合也蓋公雜誌亦稱蘇公不輕許
何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
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
之作予因諸說之作而致之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黃州帝海月辯師
云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時作已有慕白之意矣坡詩
註盧子遠史會昌元年有南客飄至大山有人引至一處見道士坐大殿
日此蓬萊山也宮內院宇數十而一院扃鎖曰此白樂天宮樂天在中國
未來耳樂天聞之遂作答客說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兜率天又
與果上人詩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觀引用此事知其已慕
白也守滕西稱張子野竹閣見憶云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
但遶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真或謂此自屬之子野元祐經筵賜御
書樂天紫薇花絕句又不獨公以此自擬也記韓魏公醉白堂以所得之
厚薄淺深孰有孰無較然名當樂之不同而以忠言嘉謨効於當時文采
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道德高於古人為同道其自處則謂才名
相遠不敢自比而以由謫籍起為守登侍從出處老少晚節閑適安分
寡求為同若樂天聲伎之奉圖魏公所無坡後賦朝雲不似揚支別樂天
豈誠適之戲言也況已云但無素與蠻矣子由暮年賦詩亦謂時人莫作
樂天看燕望端能畢此身自注樂天居洛陽日正與予年相若非齋居道
場擕酒尋花游賞泉石略無暇日予性拙且懶杜門養病已僅十年樂
天未必能爾也或嘗日又以樂天稱子由香山一老而兩蘇公共之子由
讀白集五絕句極論所處同異今盡抄其詩云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
流傳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絕偶然得句共誰同樂天得法老凝師後院猶
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百無思樂天投老判杭蘇溪石胎
禽戲舳艫我昔不為二千石四方異物固應無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

播映緯墻渠水隔城來不得不辭茶杖青湖光樂天種竹自成圍我亦墻
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鬪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徐師川題雙廟云向使
不死賊未必世能容樓大防評不惟自迸迸以秦未有此談蓋亦隱永樂
之病黃魯直亟稱之師川乃德占婿之子德占以給事中計議邊事沒於
兵呂居仁亦有雙廟詩云念公不量勢力微本自不參國士知大廈又非
一木支何必如此感槩為往昔開元全盛時公胡不念舫魚歸亦不往弔
湘江景元復聲名何足奇其論稍異識者當別會之　陳唐卿治園池為
柏屋三間名曰抱膝葉正則有抱膝齋詩二首其一云昔人但抱膝將軍
擁和臺使知許國爲本信藏身難功雖悠巖晚譽已塞臣問令人但抱膝
流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群士欲焚刪謀訶致囚纂一飯不得安珠玉無
光容松栢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靜清且令四體胖排
佪畫徘徊夜雪埋前山其二云吉驅則難聽閑驅則難答我欲終吉之穫
恐來嘆咨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攷雜合手猴二千
年桑榆起衰颯念烈備天回意大須事匡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穩穿為
楚人弓七矢任攙搶莫作倩候珠彈射墜埃塵陳君舉有寄題抱膝亭詩
稻渠不難謀軒冕亦易得胡為抱膝翁惻惻復惻惻秋風墮碧梧喬爲去
無跡愁吟草際蛩兒女淚盈臆恍然一長嘯孤響起空寂令人識推頌一
唱三歎息室廬在路傍耕鑿在民籍行人聽咲語稚子共眠食讀書果何
罪贅髮又半白此意太勞苦此身長抑抑抱膝且不可出門更何適但勿
門外逢萬若千人同爾復因書求題詠於文公有云正則為作抱膝吟二
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
也同床各作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論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
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秘書高情傑句横出一世為亮作兩吟其一為
和平之音其一為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
去攙已別賞五日糧令在僕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為一作文公辭之曰
抱膝詩以數日修整破屋扶傾補敗蕪冗細碎不勝其勞無長者池臺之
勝而有其擾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數日竟不能成且今空回何旦
夕有意思却為作附便以往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辛美致
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又因書促
之云詩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
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又辭之云抱膝吟
亦未追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

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蓋是時問答義利王伯之論已深異故云前論未定他日求之不已其書有云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祕書班撰而排遣也只欲眼前寫景物道今昔之變一爲和平之音一爲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戲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爲之則又辭之曰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却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其後猶徵促甚力而文公答語有云抱膝之約非敢食言正爲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伺他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个消息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閑言語耳自淳熙乙巳有請迄紹熙癸丑幾十年迄不許如晚諾陸務觀老學菴銘亦不復肯作先儒語默閒各有斟量也 淵明五子儼俟份佚佟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魯直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愁歎見於詩爾又云杜子美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

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爲不知者詬病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爲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按東坡詩云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歎蘇公肯亦效癡人說夢耶予謂淵明和郭主簿詩弱子戲我前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時當初有儼也又詩命子嗟予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生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蓋所謂阿舒者先是而名之末語正近責子意非不教子其成否則天也此所以爲淵明之達在彭澤送一力助其子薪水之勞與儼等疏有云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汝等稚小家貧每役薪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則如儼等固能服勞家事持學業未可知爾觀遣力給其子則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戒儼等同居同財則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豈任其自爲賢愚者責子

詩聊洗人間寒子癖少陵東坡亦戲言之非不知淵明也 元稹過華清宮詩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遂之過連昌宮詩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各有意味劍南詩中亦云舍北老人同甲子相逢揮淚說高皇 雉帶箭詩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相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先儒云此寫物之妙今讀者如當時周旋其間以爲快或評汴泗交流詩鋪敘擊毬之狀同楊庭秀木犀詩叅從犀首名千木汲引黃金字子金從鶴山集亦賦此花云虎頭熙熙開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明月上時疑白傅清風度處越黃香集古人姓字爲對偶又自註顧虎頭善畫金粟用之正佳犀首配虎頭愈工而誠齋詩句殆爲花補傳 近時江湖詩選有可山林洪詩湖邊楊柳色如金幾日不來成綠陰人多傳誦却似梅宛陵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晁氏客語記歐公云非聖俞不能到劍南藁中閒娃詩雖成兩部樂恨失一編書與魯直幾兩屐五車書詠物之工略同撲朽撤者但評其高下爾 少陵羌村第三詩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鬭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

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又贈衛八處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艱難之時道情離合莫詳於二詩一爲客至而作一爲訪舊而作論步驟有相合處乃其次也羌村詩或以之比淵明飲酒詩中語然如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其爲閑暇非少陵所能得者 玉川子月蝕詩四方五星以及蚩尤枉矢辭而責之不若詩大東後二章歷舉牛女天畢東啓明西長庚南箕北斗以寫歎恨之情古人遣作各存法度致意具見今但評其恬放而已退之三星行却正用大東語 東坡初在杭賦吉祥寺謂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休上老人頭後在膠西答陳述古絕句乃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却自羞距在杭時五六年意態遂不同逆及前詩言之未必不感吉祥舊游也 退之自云今日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荊公遂謂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

無補費精神不知先已悔之矣又直用退之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之句退之此語爲雀立之作蓋譏其投贈之多非若前感春詩中十四字乃欺己也劉孝𠦑亦云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 西清詩話記二詩其一方澤陸風絕句云江上春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閑臨水貪看飛花忘卻愁謂其人不以文藝名世而詩語驚人如此予記劍南集採蓮絕句云雲散青天掛玉鈎石城艇子近新秋霧鬟風鬢歸來晚忘卻荷花記得愁方詩先出末句一轉偶同各以意勝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見唐絕句 老杜古栢行劉平國嘗評之云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歸造化功我踞得其地烈風雖多亦何畏藉曰天之扤我神明固亦扶持之然所以可扶持者則亦以元來根本有此正直爾今此古栢稟於天者既異凡物又踞得其地其視鸞鳳也鷗鴉也螻蟻蚊龍也等是巢穴中一物其去其來於我何擇亦於我何有子美末章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之句似未免小小計較切恐不足以見古栢之大予詳其義若謂其心堅苦未免受小人之侵凌雖不遇而流芳餘蔭猶爲善類之所依歸也據是言之何病乎樹之大而疑其計較苟以鸞鳳鷗鴉螻蟻蚊龍皆巢中

一物任其去來爲大則一無揀擇寧不失斷制之義而有類乎兼愛趙注以螻蟻諭小人是矣又以公自況終接鸞鳳之侶釋下句理未通且分此又爲三節自孔明廟前有老栢指夔州孔明廟之栢自憶昨路繞錦亭東進言成都先主廟之栢自大廈如傾要梁棟總言兩處之栢起意以嗟大材之人且自況其身今就其說則此因夔州之栢而思成都之廟前云君臣已與時際會故應之先主武侯同閟宮古祠喬木視其存也想孔明之遇合見其大也興大才之不用以彼遇合而重不用之恨由其不用而後知如蜀君臣際會之難得也志士幽人莫怨嗟不衰不怨尤古詩法李方叔云或謂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亦所以自況而又以附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 東坡秋懷詩苦熱念秋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凜凜又作徂年悲即補洞仙歌結語制公有云少年不知秋喜聞西風生老大多感傷畏此蟋蟀鳴又少陵老去悲秋之意而又一詩云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一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述壯老異情處猶前詩也 俗言寧相客住可納涼以久暑有所不避也余義夫帥蜀題客次春帖云老子也曾來伺候諸公聊復忍須臾上句因永嘆翁序語下句晉人事又本東坡客位假寐詩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

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須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謝太傅與王坦之共詣郗超日晏未得前坦之欲去太傅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坡又略轉其意用之時方通守錢塘是嚴事上官賢達不廢逢岐伯論候氣曰如待所貴不知日暮自古人情不相遠考古質疑藝苑雌黃云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贈哥舒翰開府詩云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謹勿學哥舒何先後相戾若是繩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是謂君子論人戒諭不相掩詩人所作美刺雖緊言左傳隱公十一年存許之事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詛射穎考叔之事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失政刑二事同年而繫書是非得失不相掩也周之宣王當時詩人雖或美之而或刺之豈故無定論哉雲漢嵩高諸篇乃美其所當美祈父白駒等作亦刺其所可刺爾當子美投贈哥舒也時方立功青海吐蕃奔北當時寵幸莫比固宜極褒美之辭異時潼關史詩乃哥舒失守之後故有勿學之語揆之於理其先後美刺言各有攸當也况乎詩人頌美類多誇辭觀子美上太常張均則曰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齋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圭上翰林張垍則曰天上張公

子宮中漢客星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所以推美其兄弟者至矣蓋二子以族望才名聯居華貫是時皆未有汙僞命之事二人張說子雖言之溢美未害也知此則投贈哥舒豈得不推美之乎李廣善騎射謙遜下士甚得名譽及債軍降虜隴西士夫深爲愧恥蓋才名鼎盛固難預占其晚節而末路一蝕未免有負於初心則譽於前而恥於後亦公論之不可磨滅者杜公之詩要亦美其所當美刺其所可刺藝苑雌黃遂以其先後相戾爲疵豈其然乎 藝苑雌黃云昔人文章多以兄弟爲友于以日月爲居諸以子姓爲貽厥以新昏爲宴爾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徇俗之過耶子美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云豈謂貽厥無基址又云爲爾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今之否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此類尤多吳氏謾錄謂洪駒父云此歇後語也韓杜未能去俗何耶予以爲不然蓋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謐事兄篤友于之情故淵明詩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子美蓋有所本爾大廈謂古人多使友于袁宏論曰東海穆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又晉書齊王攸傳會無友于之情則以友于爲兄弟其來久矣梁簡文善覺寺碑居諸不息杜詩童丱聯

居諸財俶十三是對則居諸非獨韓用之也又按晉書五行志中何曾云無貽厥之謀又劉琨傳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齊謝朓賜左僕啓叢金遺其貽厥藝文類聚經典門然則退之所謂貽厥亦相承用之爾苕溪漁隱曰杜詩礦搏扶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疏云扶搖旋風搏鬭也今云搏扶亦是歇後語然歇後語蘇黃亦有之蘇云伯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羡山梁雌黃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然黃集此句對偶甚工後山以為訴而反嗜之不以為病也大慶觀枚乘七發云山梁之餐豢豹之胎揚子法言云山雌之肥不曰雄而枚乘止曰山梁揚子止曰山雌則東坡所謂山梁雌者亦本於此然史傳所謂歇後語何可勝數梁武帝立內職詔刑于壽訓周文所以表德宋書衡陽王義季傳今陽和翁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民失其時刑于即友于之類播厥即貽厥之比古人類多用之矣又觀任昉進梁王牋曰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又蕭文帝長沙宣武王碑微管之嘆餘芳無絕宋傳亮宋公修張良廟教曰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又傳亮侍中王公碑曰體至貴中道 微管又梁任昉武帝追封長沙王詔道被如仁功深微管並見藝文類聚晉齊王攸箴曰覽誰之境晉侯疑中微管疑中非歇後語乎杜篤曰肇十有二又曰朔南暨聲傳亮曰道亞黃中照隣駘庭王元長作策秀才文凡明之旨弗違欽若之義攸還晉惠帝傳陛下宜耆赫斯之威王融曲水詩序谷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劉昭後漢曆志注云亦深盍各之致吳筠詩逶迤搖白團近觀洪丞相隸釋傳陵太守孔彪碑曰仁必有勇可以託六皆所謂歇後語也謹錄又云唐相鄭綮為詩好歇後句時人呼為歇後鄭五後之文士不復作歇後體以其非雅正獨石曼卿因登第覆落例受三班借職賦詩云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是已大慶觀近時稼軒居士有卜算子詞一闋其詞雖不雅正然既作歇後體又且押韻亦不易也藝苑又云須有人年七十餘置侍婢年三十東坡戲之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耆稀年得無是類乎大慶謂此非歇後語當謂之擷頭語可也陸機愍思賦屢抱孔懷之痛歎逝賦悲兵爾之多喪王融曲水詩序定爾固其洪業魏文帝令曰耳未聞康哉之歌安帝貽樂成侯萇詔曰朕無則哲之明任昉求薦士詔亦曰無同則哲之明此皆一律非擷頭語而何 直方詩話荊公始為集句者多至數十韻往往對偶親於本詩蓋以誦古今人詩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始為貴也其後多有効之者孔毅父嘗集句贈東坡次韻云羡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鴈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

云云遯齋閑覽謂荊公集句詩雖數十韻頃刻而就詞意相屬若出諸己如云翻手為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出杜詩上千文行下集相聯行合兩句為一聯而對偶精切如此西清詩話乃謂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以文為戲於後大著嘗見其下第偶成詩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常娥何惜一枝春云云蔡寬夫詩話云世言集句自荊公始予家 有至和中成都人胡歸仁詩已有此作自號安定八體不如公嘗見與否也大慶觀舒王詩集其集句凡四十餘首如題金山一韻乃四十句信乎詞意相屬如出一己又胡笳十八拍凡十八首亦皆集句為之餘多絕句如陳元慶云秋水纔深八九尺扁舟陡轉疾於飛可憐物色阻携手正是歸時君不歸贈長贊善云湖打空城寂寞回百年衰病獨登臺誰能得似張公子有底忙時不肯來戲僧湛源云恰有三百青銅錢憑君為看小行年坐中亦有江南客自斷此生休問天即事云漸老逢春能幾回紫門今始為君開莫嫌野外無供給更向花前把一盃送張明甫云扁船一棹百分空五十年前此會同南去北來人自老桃花依舊笑春風莫不詞快而意融但對偶者少爾近見梅花集句其中警聯若出一手姑以數絕附見於此冬至陽生春又來園林風峻凍痕開化工清氣誰先得若說高標獨有梅杜甫羅隱王安道鄭東范殘雪猶封宿草芳南枝何遽得春來東君定與花相厚故遣凌寒特地開無名李商隱王義張文潛滿眼春光此一枝水沉為骨玉為肌從教臘雪埋藏得自有清香處處知唐彥謙山谷荊公王安石蕭槇蕭蕭竹院深吹香獨與我追尋何人會得東風意要試平生鐵石心張耒唐彥謙竹軒東坡山谷薄薄仙衣淡淡粧幾時金鎖籍蜂黃偏恰雪裏無雙艷更占人間第一香謝無逸張荷胡林逋荊公江南歲晚雪漫漫堪笑臞仙也耐寒翡撚黃金危欲墮萼凝紅蠟縱初乾韓子蒼陳去非荊公林逋郎官湖上探春回相與揮毫賦早梅莫笑吟詩淡生活為君吟罷一銜盃李白范文正公東坡林逋冷冷疎疎雪裏春氣清偏覺與精神世間無限丹青手玉骨冰肌畫不真李商隱何明高蟾劉夢竹裏橫斜一兩枝惱人風味可誰知願君採擷朝幽佩始見清香無盡時毛滂陳去非東坡楊元素竹陰松影翠相連耿耿幽姿伴歲寒慣負曉霜甘寂寞結為三友冷相看陳去非張文潛胡忠獻東坡落梅云正是春容爛熳時不堪愁笛一聲吹香銷色盡花零落只待青青子滿枝東坡陳參香知己羅鄴臘梅云香姿染成宮樣黃鬚金叢裏見新粧精神不比蘺邊菊風格孤標又國香謝無逸呂居仁安文

詠紅梅二首云。玉頰何勞獺髓醫，猶嫌大白傳英臙。一枝帶雨墻頭出，似畫楊妃出浴時。永嘉徐璣稱他謝無逸杜評公又云。花頭灼灼爛生光，獨占新春第一芳。故作小紅桃杏色，頻姿脈水似臨粧。冬曉張文潛東坡題德麟墨梅云。杖藜點檢故園梅，雪壓林寒春未回。紙上今朝見顏色，不論時節還花開。曾宏父省少隱張會此見便凡若此類，前輩所謂意與言會，言隨意盡，不見有牽率排比處，豈不謂佳也哉。　大慶丁卯年，掾豫章，因見林介翁爰葛司成之伊，皆有集句詩，覩其所集，漢杼真若己出，但其混然天成，初無牽强之態，往往有播如本詩者，誠足使人擊節也。試舉其警聯附見於此。林公所集如摶前詩，美將年少輕時節，老去還能痛飲無。二杜還下居易約李少卿卜鄰詩，見欲移居相近住，子孫長作隔牆人。上張籍下居易鄉飲明日貢士携長箋見訪，書以為謝云，方趁上國期千祿，先惠高文謝起予。上杜下翁元日有感云，愁知酒盞終難捨，病看椒花祇自吟。上羅隱下劉長卿其賞穿切於事情如此。又有四句一意，如三月晦日詩，蕭蕭光景去何頻，三月惟殘一日春。古往今來祇如此，可憐多少惜花人。羅隱令狐楚杜牧王安石元日朝回云，地上晴煙捧不開，傳呼仙仗九天來。小臣拜獻南山壽，萬歲長傾萬歲盃。上二句安石下二句李白皆如一人所作。雖然此絕句爾，猶未足見其工。至於八句全篇中有對，尤為不易。如集英春宴罷赴大常寺齋宿云，孔雀徐開扇尾還，玉階翻罷卷晨班。蝶隨花艷留星弁，日近龍鱗識聖顏。書漏未移天正午，朱衣只在殿中閒。斜陽醉出宮城去，獨宿水聽夢帝關。子美又禹錫于美王建于秦文其他警句意貫而對偶者尤多。如云勸君更盡一盃酒，興爾同消萬古愁。王維李白牽得詩書消白日，能將富貴比浮雲。王維杜將何政術稱，猶更未有涓埃答聖朝。高伴子美也知世路名懷嘗，其柰田園老合歸。張祐居易往恨忽從中夜起，衰顏不似舊時紅。王維杜豈有文章驚海內，更無親族在朝中。上杜甫下荀鶴風情已被愁將去，懶性還從病後多。上鄭文寶下王介去國一身輕似葉，憂民兩鬢欲成霜。李師中杜衍病嫌樽酒都無味，貧覺家山不易歸。元咏霍道直任從流俗嫌，病多能使壯心摧。柳叔求敘至於觸景詠物，其屬對輕重尤更均等。如云滿砌荊花鋪紫毯，點溪荷葉疊青錢。白杜烟含嫩柳穴如碧，溪拱山花細碎紅。王一鄭文寶日暮數峯青似染，春來雙巷滑如飛。王建張伯玉清風明月本無價，近水遠山皆有情。歐陽公蘇舜欽樹影不遺流水去，水光長共夕陽來。子下蔡襄苦吟風月惟添病，愁對鶯花枉過春。鄭谷門通小徑連芳草，池引幽泉漲白蘋。鄭谷元鄭文寶愁腸聽瀉渾無事，病眼光春已見花。上文寶下安石一年莫惜千回醉，一笑相看萬慮開。司馬光王存鑒已每將天作鏡，嫁愁惟仗酒為媒。李王貞已上皆林集之警聯也。　葛公所集如生涯詩，歸山何不早，緣欠買山錢。樂天禹錫夏日詩，清風北窓下，猶足傲羲皇。李白高適中秋月詩，無因駐清景，歎年又明年。武元衡司空圖亦皆意貫，略無縱綽之迹。其絕句詩亦可佳。如惜花云，落花飛絮正紛紛，慢綽妖紅半不存。可惜風和夜來雨，卻將春色寄苔痕。卻之長沈九日詩，高秋寫目更徘徊，多少鄉心入酒盃。正坂遠蘇黃菊叢，望中難得白衣來。王紹賀還人詩句云，把君詩卷燈前讀，字字清新句句奇。坐到天明吟未足，翻將唱作步虛詞。白杜白白窮巷云，不嫌窮巷似漁樵，自古高林達市朝。鶴背負天龜曳尾，沈遺分各逍遙。賀杜沈白白王如八句有對偶者數篇，尤佳。如幽居客至詩，無事焚香坐，逍遙一卷經。雨蕪深院菊，風約半池萍。有客過茅宇，呼兒掃竹亭。蔚人具雞黍，傻設甕頭清。杜荀鶴杜會魯司三月晦日詩，花片亂飛愁殺人，風吹雨酒旋成塵。百年莫惜千回醉，三月惟殘一日春。生去死來都是幻，酒酣贍足最關身。西穰悵望芳菲節，添得臨岐淚滿巾。沈彬韓翃令狐楚

居易鄭谷韓偓羅隱故人春遊詩，東郊立馬望城池，旋把金鞭約柳線。歎酒家家花處處，春風日日雨時時。別來同說經過事，醉後齊吟唱和詩。得失任渠但取樂，不應窮巷久低眉。應物杜居易張籍司空圖韓翃其他警聯切對，五言者云，山歌猿獨叫，水宿鳥相呼。白杜病久歡情薄，年加記性銷。姚合鄭谷盡日看山立，有時尋竹行。王籍强飲沽來酒，重看讀了書。耿緯倫孤烟生暮景，疎竹漏斜暉。馬七言者云，船衝水鳥飛還住，棹拂荷珠碎卻圓。韓偓子美山色好當晴後見，歌聲長向月中聞。白牧其他佳句，未易枚舉。然集句之工，至此極矣。姑筆大槩於此，使觀者嘗鼎一臠，則知其味云爾。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二

詩

詩話六十五

編類詩三百篇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秦漢之歌三變而爲五言七言樂府辭雖不同音節亦異而風雅之氣猶存東晉以後漸有琢句之風以巧麗對偶相誇尚於是古意失而律詩興於梁沈約永明八法至唐杜子美律詩之體成而大行于世樂府自漢至唐變而爲詞至宋金而滋治之風盛但知發乎情而能止乎禮義者鮮矣此詩之沿革而歷代相尚之所以不同也然離騷爲詞賦之祖而尚有六義之體絕句出於律詩金元之曲出於詞而古意失之益遠蓋由世道日益降古風日益泯時俗日益薄人心日益蕩以日降之道日泯之風日薄之俗日蕩之心而欲復古不亦難哉然今之作者苟能以三百篇存諸心而以爲之師以兩漢盛唐爲之友正心主志措意遣辭雖不及古必能遠過時人矣　古詩無題以詩中首句二字爲題至樂府而始有題自謝朓沈約庸上各詠一物始有分題至唐而又有分韻用韻次韻之法而盛行于宋金元之世是不述己志而

牽合從人漢魏猶有贈答倡和之法猶是各言己志後世倡和究如摘本臨帖與人罵真果何關於自己哉此詩之所以愈不若古也　杜子美詩云蜀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觀自字空字未字先字多少感慨然深味之則先主之敬禮武侯武侯之事先主以及後主終始如一而各盡其道非子美其孰能知之是雖律詩古意存焉他人又曰伯仲之間見伊呂以其人品與其心而言也指揮若定失蕭曹以才能事功而言也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天命己去漢矣武侯雖有人品之高過人之才亦不能善其後宜乎食少事多而終不能久於世也百世之下知武侯之心者其惟子美乎　凡文章之有音韻者如銘箴頌贊辭賦皆古詩之流體制雖不同而理則一也唐虞之際有賡載歌夏有五子之歌殷之亡周之興也有麥秀采薇之歌賡載之歌著于經麥秀采薇見於史孔悝之鼎銘正考父之鼎銘三緘其口銅人銘亦皆紀錄于方策學詩者苟能觸類而推一以貫之則古今之詩道畢矣　李太白才氣高邁故其詩多是乘興而成清麗痛快洒落有餘而沉鬱頓挫處却不足杜子美工夫縝密故其詩多是苦思鍛鍊而成精

達意散各盡其趣莊重典雅山野富麗濃厚纖巧隨其所遇各逞其性使之人學杜不成猶在法度之内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學李不成出外規矩之外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韋應物詩得淵明之沖淡而情思自然柳子厚詩得淵明之句法而志趣抑鬱蓋其心憂愁實多而強排遣之也惟其所遇有不同故其詩亦有不同也陶韋柳雖是三家其實只是一體學之者舍其異而會其同則可以得三子之妙處　凡作長律如作大文字之法句雖排比意實圓轉雖要先立冒頭措畫一篇之意中間抑揚開合節節有序後而結尾超出意外須要盛水不漏方是好詩若句排意亦排如畫甲乙帳正成何等模樣耶　陶淵明詩云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此詩是擬曹子建詩也感時運之易失歎青春之不再其自悼之意爲何如哉子建詩云南國有佳人榮華若桃李朝浮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曜難久恃詞語無一字蹈襲其意度絕相似善於擬古者也　郭泰機雜詩云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蓋心有所思而不得見故不能成章而悲也此與采采卷

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之意同其孤臣懷君之心乎又曰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夫河漢清淺而易涉可以興之語矣乃脉脉不得語焉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此又與河廣之旨相似此則比也河廣則興爾　古詩傷歌行云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颺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而不著作者姓名自今觀之性情柔弱音節悽惻感春鳥之命儔悼中宵之獨寐似是班倢伃之詩也班倢伃怨歌行云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凉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以美材而成美器既得御于君所矣復恐過時而棄捐也蓋倢伃有寵于成帝時又有趙飛燕及昭儀娣妹二人新幸倢伃恐其失寵故作是詩也其後果以衰供養長信宮則知怨歌行作于未失寵之前傷歌行作于既失寵之後二詩實相表裏非倢伃之詩而何怨歌行得六義之比體傷歌行則賦也姑存是說以俟識者鑒之　李太白擬古詩云涉江玩秋水愛此紅蕖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人綵雲裏欲贈南

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此詩是擬古詩十九首也。古詩云。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故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然古詩沉著。而意味深遠。太白痛快。而俊氣煥然。又如謝玄暉玉階怨云。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太白玉階怨云。玉階生白露。夜久浸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玄暉何嘗如是俊巧。然玄暉雖質。而意却深遠。太白雖巧。而意却淺近矣。今之學詩者。徒尚其華。而不求其實。此所以愈不若古也。 詩本音律之文。古樂府音律世遠莫傳。學者按解題而擬其意。至於音律則非矣。然余有一說焉。昔荊軻歌易水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然則可以為徵亦可以為羽。豈有一定之律哉。顧歌之者如何耳。論其大要。不失乎浮聲切響而已。唐詩人擬古名家者。陳子昂。李太白。為稱首。子昂之感寓。太白之古風。皆自文選中來。往往有逼真處。惟杜子美熟精文選理。鎔會變化。自成一家。雖出文選。然無一字蹈襲。此子美所以為高歟。是知不以模擬為難。而以變化為難。如蜂之釀蜜。百花無不采焉者。及其蜜之成也。人但知味之為甘。而不知何花之所為也。虞伯生學士。論作文以煮肉為喻。取汁而棄肉。亦是此意。此可與知者道

難與俗人言也。程以文學評余文琢句已到。但意義短促。不敢放開。恐久則局束而不得伸也。楊大中曰。汝文意氣不擴充。宜熟讀孟子。揭伯防曰。汝文氣充意足。但琢句欠精耳。余以三說質之。於危太樸。太樸曰。三子之說皆非也。作文特患入門路頭不正。汝入門處路頭已正。但有生熟之分耳。久久成熟。自然知變。不拘拘於規矩。而自不外於規矩矣。凡為文。博學而約取之。正本之於經史。傍參之於子集。慎言其所當言。勿言其所不當言也。學之至。則可以追迹於聖賢。未至亦不失為君子儒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誠以此語為主。則其立言不枉。而必可以傳于世。不然。誇多而鬭靡。亦何益於世道哉。 學詩之體有六。一曰命意。二曰體制。三曰氣魄。四曰情思。五曰字句。六曰音節。命意要有理。合乎風雅之旨趣。體制要成一家之言。如學古詩十九首。一篇首尾不離別樣。句法氣魄要渾厚而不至於浮薄淺露。情思要七情所發出於至誠。婉轉含蓄。有餘不盡。字句要鍛鍊精切。渾然天成。音節要韓洪鏗鏘。如浮聲切響。雙聲疊韻之類。六法一有不備。則非作者之詩矣。學詩要得三百篇六義體制。漢魏西晉宛然有此意度。東晉以後。漸趨於巧。如三謝詩。造語益工。而古意益失矣。學詩之法。有七字。真情實景生成句也。漢魏西晉之詩。如空山道人。草衣木食

而服氣導引。外面無可觀者。而其中神氣極盛。江左以後之詩。如病婦艷妝。外面可以悅人。其中之氣則餒然矣。漢高祖。楚霸王。皆不文之主。然亦能作大風鴻鵠垓下帳中之歌。蘇武李陵。皆將家子。然亦能作五言之詩。其在當時。孰稱其為詩人乎。但後世學之而不能及。遂宗之以為法也。古人之詩。事切情真。出於至誠。如喜而笑。怒而叫。哀而哭泣。痛而呻吟。皆非勉強為之。故其詩自好。蘇武李陵之詩是也。後人為詩者。往往為人題卷。事情不切於己。旋立意思。旋琢語句。如不喜而強笑。不痛而呻吟。皆非至誠。皆非自然。神氣皆不渾全。所以不好。古詩意遠。每恨其句之不工。律詩句工。每恨其意之不遠。意遠甚宜潛玩。句工止可詠歌。學詩者其才各有偏長。故亦各有一偏之好焉。苟能兼取而並用之。不亦彬彬之君子乎。昔人有言曰。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以用功所至而言也。 又曰。學詩如學禪。要自悟其理。以識見所得而言也。用功所至或可必。識見所得不可必也。待其神會而心得之。然後可與言詩矣。故學之非難。悟之為難也。凡作詩敘情則真情。敘景則真景。觸於目而感於心。則景與情合。神與事會。自然有趣。有態。有氣。有神。流動充滿。隨遇而得。無拘無關。渾然天成。自然得到古人佳處。其視區區飣餖牽合而成者。天淵不侔矣。凡作詩。先將情景

涵泳於胸中。使其興趣神氣充足有餘。然後發之於詩。自然一氣渾成。而非思索鍛鍊之所可及也。誠如是則神會心得之妙。有非淺近之所能知者矣。吾於四時。最喜秋。尤喜秋之夜。每風清月明。星稀河淡。秋聲在樹。蛩吟在室。莫不神氣冷然。毛骨竦豎。攬衣徘徊。達旦無寐。至為歌詩。累月不能措一辭者。一夕盡得之。如是者蓋有年矣。至正九年春。吾在燕京北城得悅仲愷之舊館于教忠里。乃卜居焉。其中門之外。一室尤清絜。曲濞以承塵。而四壁飾以素楮。瑩然可愛也。遂因之而不葺。朝則與賓友周旋揖讓。暮則偃息其中。一窻南出。尤明。至秋之夜。纖雲不興。天宇空碧。明月在庭。流光滿室。四壁盡白。詩興清發。吾乃抱膝長吟。神遊意適。恍如乘雲御風。翱翔乎白玉之京。而周覽乎八極之外。蓋無爽於昔之所得者焉。嗚呼。人之精神。與天地通。故其神交氣感。妙合至道。而況於詩乎。昔人所謂文章得江山之助。信不虛矣。是用紀其所得於天者。以與一二同志共樂焉。或曰。宋人詩雖不及唐。尚與唐人為賓主。今人詩句句學唐。何異唐人之臣僕。吾應之曰。以唐人之詩法。形容自己之性情。譬猶使之將命耳。吾但見以唐人為僕。未見臣僕于唐人也。今人作詩有三病。才高者好生新奇。往往琢奇句。押險韻。而不可讀。學博者好用隱僻故事。往往艱深晦澀而

不可曉甚至不祖古人規矩而欲自成一家往往撰為不經之語以眩惑
後生而與古人吟詠性情之旨於是乎失之遠矣凡作詩須慎寫題古詩
題不可吟律詩律詩題不可吟古詩押韻須平易不可艱險愈艱險愈不
自然而反傷其意趣矣凡作詩不可多用故事多用故事則客意勝主意
矣用故事須要隱然不可顯然須要我去使他不可放他使我知此則無
拘滯牽合之病矣　古詩青青河畔草以興綿綿思遠道乃興體也蓋曰
河畔之草則青青矣遠道之思則綿綿矣然遠道之人不可得而思徒有
夙昔夢見而已適夢見在我之傍忽然夢覺則在他鄉矣他鄉又各異縣
焉是以展轉不可見也此句此意多少曲折又曰枯桑知天風海水知
天寒矣今入門之人乃各自取媚於其君而征人之苦誰肯相為言哉感物
興懷其責同朝之人也深矣蓋物本無情人自有心言無情之物尚知時
而有情之人反不我顧不如枯桑海水之有知也唐書新語蘇味道使嶺
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詩曰振鷺齊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
清鑒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為臺閣分故林懷柏悅新幄阻蘭蓀冠去神
羊影車連瑞雉羣獨憐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擢
累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于司刑寺所司以二相之貴所
坐事輕供侍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
錫乘馬至寺舍三品院氣色自若帷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
而放錫于嶺南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因詠院
中叢竹以寄意焉其詩曰濯濯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
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聞君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為冠小良工將棄
何俊遷戶部員外與吏部部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堅棘已防令史
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壁蘺掛棘省
中賞其俊捷　陸餘慶孫海工於五言甚為時人所重性恢不附權要出
牧潮州但以詩酒自適不以遷謫介意題奉國寺詩曰新秋夜何與露下
風轉凄一磬竹林裏千燈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總燈林霧裏閣磬水聲
中更籌中有會爐烟滿夕風時人推其警策　鄭繇少工五言開元初歧
山範為歧州刺史繇為長史範失白鷹深所愛惜因為失白鷹詩以致意
焉其詩曰白錦文章亂丹霄羽翮齊雲間呼暫下雪裏放還迷梁苑驚池
鶩陳倉拂野雞不知遼郭外何處別依棲甚為時所諷詠于審亦以文章
知名　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賞翫久之及賦詩曰孤松
鬱山椒肅爽凌半霄既挺千丈幹亦生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

大厦今已構惜哉無人招寒霜十二月枝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載言賞
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宣明為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麪國賦詩
曰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一朝撫長劍萬里入荒陬豈不厭艱險只思
清國讎山川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脩東都日窅窅
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長封萬里侯時人稱為絕唱　玄宗朝張說為
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諷詩關國體講易見天
心玄宗深佳賞之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為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
據才能略為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玄宗自於彩牋上八分書說贊曰
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其餘暨已下並有贊述文多不
盡載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
臣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
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唯中書侍郎蘇味道
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為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
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
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　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
轉香車爛漫唯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
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鳷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多不盡
載姑蘇筆記　唐人閨怨絕句二首王昌齡云閨中少婦不曾愁春日凝粧
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李頻云紅妝女兒窗下羞畫
眉夫婿隴西頭自恐愁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頻梨山集五十七言
有佳句此詩視昌齡不無鈍賊之愧　余客浙有濤城人申子寧誦絕句
云寒食清明憶去年與永沽酒醉花前今年花酒渾如舊憔悴春衫不直錢
以為徐明之者所賦頗似唐人庚子歲九月無錫同虛觀壁間見一道題
絕句云萬壑千岩歸去路七閩二浙倦游身朝來點檢行裝看除却烏藤
剩得貧予方倦游憮然有感於吾心　常文公題楚昭王廟云丘園滿目
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羅潤谷作
漢廟詩可謂善用退之者秋到咸陽天亦愁五陵無葉寄寒颸人心畢竟
江南好夜夜篝燈入漢祠　嘗愛陸放翁一聯云正欲清言聞客至忽逢
美酒報花開偶見司空表聖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之句方知古今詩
人妙趣一也但琢句不同耳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閣詩云逢時可謂
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回時人謂之薛萬回　柳子厚覺來一首起語云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陳簡齋房州避難起語云只謂事當爾豈意身

及之事不同而情同有脗合如此　劉方平賦銅雀臺妓前四句云遺令奉君王𦗟娥强一粧歲移陵樹色恩在舞衣香劉後村絶句云先帝宮人總道粧遥瞻陵栢淚成行君恩恰似薔薇水滴在羅衣到死香後村南岳集詩全學唐此可謂青於藍矣知野遺事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花時懶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其詩篆書刻石在縣多寶寺中甘棠魏野亦有詩曰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爲我親烹嶽麓茶蓋詩人寓興多同仁宗嘉祐末宴群臣賦賞花釣魚詩群臣奉和丞相韓魏公詩曰輕陰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壽盃唐羅鄴詩曰春排北極迎仙馭日捧南山入壽杯　鄭武仲侍郎嘗從劉賓學賓有父尤善於詩嘗云人從别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鄭詩有江横塞外悠悠去天落秋邊處處低語句驚人蓋出於藍矣　慶曆間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之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其餘不盡記也然長吉才力奔放不驚衆絶俗不下筆有鴈門大守詩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清拔髙出古人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槩言秦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　王安石集四家詩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何也予曰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淵明獨不免乎美之譏況示以取富貴哉樂道以爲然　閩中鮮食最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闊二三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祠下有水曰通應溪潮汐上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魚最美此見士人詩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詩曰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謂人謂茶芽未展爲槍展則爲旗至二旗則老矣　王銍性之嘗爲予言曰王荆公嘗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何爲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　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謁冦萊公往雷州亦題一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視予征途不暇吟詠代記年月後丁晉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影疎疎渡波光瑟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壺冰曉缽侵星汲齋廚向月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賦詠如殿中丞范諷詩云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轉使高僧薄寵榮又刑部郎

中崔嶧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詠在精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可謂言婉而意達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永裕召執政近臣入視聖容其年春上幸西池慈聖以珠盤覺馬鞍遺上上自池來以歸慈聖好植花多乘小輦遊苑上常扶侍之所居殿曰慶壽在福寧之東是夜毁香閣恒爲門百官入聽遺告庭中有二小亭金書牌曰賞嬌挑賞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故相王珪曰誰知老臣淚曾泣見珠襦王存特爲從官曰珠襦錫御恩猶在玉輦扶桑事已非予亦例進曰春風三月暮寂寞大椿庭百官有云東朝蓋斥慶壽也　永叔早朝詩曰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美然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永叔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蓋不用漢闕耳　南豐曾鞏子山嘗宰蘄之黃梅數十里有烏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壯渠閒見小詩曰李太白也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字太白所書耶取其牌歸于丞相吴正憲公李集中無之如安陸石巖寺詩亦不載　撰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類爲詩近見人亦爲藥名詩者如訶子縮砂等語不唯真致兼是假借太不工耳里人史思遠善詩用藥名則析而用之如夜坐句曰坐來夜半天河轉挑盡寒燈心自知此乃魯望離合格也思遠幼孤從先生學詩有唐人風格贈惠秀云坐禪猿鳥看談易鬼神聽又題朱氏園云花分先後留春久地帶東南見月多故壽陽朱炎節判嘗贈詩曰古人不到處吾子獨留心　吾友頓隆師嘗言顏延年五君詠至阮始平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去也咸爲山濤麾出杜牧之晉把一麾江上去即旌也蓋誤矣余以爲麾即毛也子美亦曰持旌麾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米元瑜長官好爲詩予少時聞人誦嚮梅香襲齒攀柳綠藏巾予欲纂鄉人詩恨無米詩廖獻卿大夫謂予曰某少嘗同筆硯得其詩二百餘篇當錄以奉寄獻卿别來幾不幸且卒自予還里屢訪諸廖所謂米令詩者莫得之　世言七言詩肇於栢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栢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還予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遭我乎狃之間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豳風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小雅曰　王升之善詩極精緻喜賓客醞法高妙劉跂斯立字曰玉友且書小傳幾日愁圍未解紛一盃聊以鼓吾軍酒壚久設無人將玉友于今始策勳又作悲愁引有昔時携手兩少年君死我衰俱可憐及波閒羅

機今無有夢裏行雲果是非之句余赴廿陵廾之以長詩見送闓余作鑑堂又作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十章尤奇廾揚過冠失之可惜劉斯立哀其不逮為誄哭之妙甚其略云偉君高門一世楷模遺烈言言休聲昊昊逮辰清明建旆禮與嗟哉梲旟周所適徂名列士版身佚里閭瓶草藝木哇晥躊躇良朋萃止敍設醴斛退察其私罄不宿儲又云休文章帶計日有餘幼安絮巾當暑不除亂石斷下糜粥充虛長為散人庶以全軀云何速行旅舍憒拘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他人顧以屬予嗚呼哀哉文多不能盡憶觀斯立之言可以知其人也廾之年四十終奉議郎汝陰丞客死京師二子孟博孟公皆淪落彥祖之後遂微可念哉　黃魯直元祐間與宣城院諸公往來甚歡一日雪中過七叔祖靜之題詩酒庫云北風吹雪滿都城繞路驊騮訪玉京相引轉頭壬春酒正流三峽夜泉聲宣和間其書壁猶存老杜詩天棘夢青絲說者不一余在靖康見李衡州舍人琴言往任陳州教授文潛出東坡雜書內一帖云天棘胡梵語柳也又古詞湖上春風舞天棘信知柳無疑矣獨不曉夢字疑是弄字而或以謂蔓字也更當博求之　李少師端愿嘉祐丁酉暮春作新堂會翰林趙叔平歐陽永叔王禹玉侍讀王原叔舍人韓子華永叔命名衆燕堂原叔八分

題榜因聯句賦之刻于石賢侯謝郡歸從遊樂吾堂林泉富餘地卜築林蔘是時春正中來燕音下上若賀大廈成喜留衆賓其樂得名因笑談揮墨紫題榜所誇賢豪盛豈止池榭廣人心樂且閑鳥意頡而頏吟箕敧花軒醉枕捲風幌情輕雲薄藻棟初日照珠網紅袂主稽杳清絃泛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逗去槳波光欄檻明竹氣衣巾爽坐虛容涼樾入影與文漣蕩晨點轉緑蕙夕雨滋青壤嘉辰喜盡朋命駕期屢往觴詠陶淑真世俗豈吾儆未得以為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德優可象今此大基成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葉足師仰仰可以想見文物之盛太平無象端在於此宰相令復癡聾　陸游務觀云王性之謂蘇子瞻作王莽詩譏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詠董卓云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世上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蓋譏介甫黃事市易事自相叛也車有布借呂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又云曾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父詩真本所謂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寘我二劉間者其自注云穆父嘗草某答詔以歆向見喻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彥遠侍制乃譏子瞻不當用高光事過矣　與務觀同作劉信叔大尉挽詞予誦曾直哭宗室公壽詩云昔在熙寧日葭莩接貴游題詩奉光寺横笛宿津樓天

網恢中夏實莛棻列侯但聞劉子政頭白更清修意深語到可想見宗室前肆後拘氣象務觀云韓子蒼嘗見曾直真蹟第三聯改云屬舉左宮儀不通宗室侯以此為勝而曾吉甫獨取前作　劉貢父詩話錄云皇甫湜詩無聞韓退之有讀公安詩譏其持據黃壤聞人韓集雖有次韻湜陸渾山火之篇而湜詩俱不傳予嘗傳湜永州祁陽元次山唐亭詩碑題云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其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絜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蘇預雖富劉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如從倚如有賴退見士思容齋逗全未盡此詩謂風格無可參非也　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用雖和陶詩亦及之蓋有感於斯言此句本起魏文帝樂府厭後高僧傳載王羲之與支道林書祖其語爾朱翌新仲倚覺寮雜志乃引高僧傳及南齊劉善明似未記魏樂府予為大和蕭人傑秀才作如寄齋說引文忠公詩甚詳　四方聲音不同形於詩歌往往多礙其來久矣如北方以行為刑故刑于皇以太行山為太形又如居擁與以為戕等音百

今文士皆作協韻雖釋文亦然禮記何居注云居音姬列子何雖郤注云音居其它詩文與以呂累之類尤多近世士大夫類失閩人作賦協韻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殊不知蘇子由蜀人也文集第一卷嚴顏碑長韻唐詛高豪何曾河戈亦相間而用云諸儒鳴道集古人作詩所以吟詠性情如三百篇是也後之作者往往務為艱深之辭若出於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古人吟詠之意也　文選謝宣遠戲馬臺詩造語雖工然已不及建安七子有正氣矣如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豈曰不工何如子建云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　宣遠詠張子房詩有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未光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又曰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又曰鑒旅歷頹寢飭象薦嘉嘗又曰琀和忘微遠延首詠大康此等詩句皆刻畫珠無三百篇風致　顏延年詩最平易至應詔詩乃作梗澀語略無風雅豈以謂應詔當如此耶如北湖田收詩云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廛又云關冬春徂物殘粹盈化先又云自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此何等語也迄至于今此體猶在　謝元暉遊東田詩曰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情辭閒暇佳句也　王仲宣贈蔡篤有瞻望遐路允企伊佇又有雖則追慕予思罔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之語又有中心孔悼涕泗漣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之

語大有變風之思雜之衛詩中何有不可 劉公幹贈從弟二詩興寄幽
推有國風餘法 嵇叔夜送秀才入軍詩閒雅俊逸有古詩人之風如良
馬既閑麗服有暉又如習習谷風吹我素琴膠膠黃鳥顧疇弄音又如思
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之句想見其風致 沈休文詠湖
中鴈云瀁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群動浮輕浪單泛逐孤光懸飛竟不下
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其形容物態如此亦巧妙矣 文
字雕琢則傷正氣作詩亦然如陶靖節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
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真得三百篇之遺意
予友𢀴齊軌讀杜詩至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而有得于詩
毛詩至綿兮緜兮凄其以風而有得 廣州書䟦鄷都宮陰真人祠刻詩三
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安世即其祠下盡閱
其石謂此三詩真陰氏作如還丹等皆後人記之乃屬知夔州吳師益書
既成送觀中於是盡破礲其餘石故今世不得傳余嘗得舊本然獨存此
也真人名長生新野陰氏本儒生有才思善著書其學頗左元放嘗授太
清神丹故世傳其丹經贊文甚古雅異亦東漢時人不知嘗為此詩也此
詩雖然與漢人異不知安世何据而知余益知前所毀棄未必皆非長生

所述葛洪曰長生服金液半劑其止世間幾千年然後仙去殆古强所謂
洪亦不肖也 李衛公武昌詩其閒謂牛羊且特俎則指牛僧孺羊嗣復
歟夫朋黨之恐至於如此雖一諧言閒且不能忘必求其誠訾以逞其憾
安得公平天下而無私好憎之心哉德裕學優而材勝其操術近正但悄
忿少容以及於禍昔牛崇為隴西主簿羊喜而郡功曹馬文淵為大守京
州云三特備具德裕嘗編牛羊日曆皆取於此 李邦彥出會稽寶林寺
詩黃庭堅書其後曰法士多壞能乃是僧爲叢爾孤岫孤形在謂山有穴
而特不可謂山余評曰此詩未有工處特以書貴李海書名唐世而此石
乃公平生書不得不尚如高閣無帳臭乃詩人會意誤處黃子扶而誓之
是一快事謂褒能孤岫不害於詩黃子求人已細張于曰因進拒裹表背
選能馮相觀被褷褷攘宊古人已如此音況能有所含謂之能自有据耶
爾雅曰山有穴岫不必謂如神瀵凡山有竅可穿者皆是故謝康樂言寔
閒列遠岫玄暉言雲去異岫徹杜甫言自多窮岫雨韓愈言默默露數岫
豈盡失也若白居易言岫合雲初吐則不可謂山竇而出者世人多託人
見聞以為己是黃子說嘗勝人亦未深
考余不得不辨政和元年四月十三日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四十九　二支

詩

詩帖十八

王狀元八詩六帖寶貨文事附　寶貝　梓連城。連城爲寶玉。韓百寶。分散百寶入士林。
柳坤珍。說惟潛坤珍者姦利。眾情者每利居貨積千金。　歐精好。雷轉
百物盡精好往往遭棄捐。萬寶中藏。天藏滄海何茫茫。天地百寶皆中藏。
光鋩。牙角甲角爭光鋩。陸風怪雨酒幽荒。煌煌。珊瑚玲瓏巧纖裝。珠宮貝
闕爛煌煌。風雲愁。至寶欲出風雲愁。至寶。君使府衙有至寶。世俗不辨珉
與玞。　蘇寶鉻。雷塘水乾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揚州場帝葬處。不貪
寶。爭子不完我以貪寶無瑕玉。

金　李尺新。黃金買尺新。陸賈。君無陸賈金。蘇豪。送家聲豪金。　韓貯儲。
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金瓊。葉慣流金瓊。羣金。堅如撞羣金。　柳雙金。
訝無雙金重。千金。賤廣十金者。　歐滿匱。黃金滿匱人所寶。吹歌偶得運
中州。金玉。溫如金玉粹而純。　爲誰慳。黃金爲誰慳。　蘇黃金。白日織土
時。黃金賤似丘。散盡。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金多。塢裏金多

還是處處堂皇郡鵠藏金。散行樂。黃金散行樂。屋堆。屋堆黃金十萬斤。是盡
不勞折簡呼。散貨賤。珠金散貨賤。布路。布路金珠誰不羨。遺金。藏書萬卷
可教子。遺金滿贏常借人。

玉　李璵璠。雖有高太山。不如一璵璠。趙氏璧。秦欺趙氏璧。却入邯鄲。荊
山。本是楚家玉。還來荊山中。凌白虹。時臨照滄溟。清輝凌白虹。青蠅點。青
蠅一落此。相點流時間。白玉換。白玉換斗米。奇璞。是地由來殊奇璞。珉玉
分。竭來寄誰爲荊山珉玉分。三獻君。良寶絕見。棄空持三獻君。　杜爲環。
沈貴玉爲環。環老。環老須無玉。青熒。琳琅愈青熒。寒水。已爲寒水玉。琳琅。
琳琅識介珪。入懷。入懷本倚崑山玉。食玉法。未識食玉法。兩歸服冰玉。藍
田。明朝直入藍田山。藍田山是在長安市上。　韓卞和。卞和識三獻。凝
淨。尺璧勝凝淨。玉璞。皆若璞上璞。琫璫。幸當擇珉玉。寧有乖琫璫。瑚璉。問
問把瑚璉。　歐琅玕。君家獨種吾種玉土琅玕。齒裂。玉石焚齒裂。天質。天
上有天與質少如唐璵。時玷。白玉有時玷。　蘇青璠璵。寧不作六器。誰知
貴璠璵。抱璞。衰歲見紅土。抱璞號空山。睨柱。相如起睨柱。頭璧與俱碎。辭
環。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鏗欲肆宣子。師大亦辭環。至公不貪寶。棠然
照屋寓璪樍。未敢寵璪樍。以雪花比玉也。環佩。環佩紆餘韻聲。辟邪香。玉中

還有辟邪香。荊山玉。獨抱荊山玉。懷璧。貴珠白虎天下惜。願恐貪夫死懷
璧。燕石。却將燕石報瓊華。列子求人得燕石以爲寶。經三火。美君美玉經
三火。夜光。兒童驚夜光。取珊瑚。青教沉網取珊瑚。試玉。欲試良玉須擅火。
黃。不琢。天球不琢中粹溫。按劍。白璧按劍起。連城重。許田連城重。用鄭伯
以璧假許田。懷玉。國士懷珠玉。積藏。積藏必有待。褐短衣雖降。晴虹。晴虹
貫夜寒。君子比德於玉。買一雙。連城買一雙。白璧一雙也。明月。明月上土來
汀。日月如璧也。發石瘟。二生對曲肱。圭玉發石瘟。言蘊於石。尺璧。和氏有
尺璧。楚國無人知。遭逢。但使玉非石。果有遭逢時。抱璞。老來抱璞向治翁
東坡元是知音者。言山谷謫涪州。亦稱涪翁。　陳堆玉。可無堆玉十量珠
雙璧。可無雙璧千金聚。付與狂兒取次遊。昭君事。

銅　蘇廣陵。廣陵銅器越溪羅。開元遺事指明皇。銅山。天公胡爲不自憐。
結玉融石爲銅山。採斷。萬人採斷富媼泣。祗有金帛遣豪姦。錢湧。坑流窟
發錢湧地。出寶。此山出寶以自賊。地脈已斷天應惜。化南畝。欲傾銅山化
南畝。欄煙。禾黍蘇爐畔。銅駝。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荊棘埋銅駝。

珠　李出海底。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明月。明月兩特達。餘輝照傍人。
去沙礫。揀珠去沙礫。但有珠相隨。莫有報。投珠莫有報。月珠。中有不死者

採得明月珠。高價。高價傾宇宙。餘輝照江湖。識此寶。誰人識此寶。竊笑有
狂夫。暗投。遠客持明珠。謝主難暗投。驚龍。探珠莫驚龍。罔象。玄珠寄罔象。
赤水非冥府。魚目。魚目亦笑我。謂與明月同。驪龍。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
月。　杜報恩。浩蕩報恩珠。有隱字。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
欲字不成書。久寂寞。南海明珠久寂寞。暗藏。珠明得暗藏。掌中新。掌中貪
見一珠新。脫玷。翳眼濁水。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盈把。郡須珠盈滄海
把。夜明。自得隋珠覺夜明。驪龍。吐此騎驪龍亦吐珠。　韓海水南。海水安海
水南。藏弃明月珠。寒光。遺我明月珠。寒光。　蘇視故精。請歸視故櫝。靜夜
珠償還。合浦。合浦貴珠無復有。常年笑我泣中否。徑寸珠。炯然徑寸珠。斗
量。昔作貴金斗量珠。散貨賤。珠金散貨賤。瓊瑰。倒傾蛟室瀉瓊瑰。老蛟泣。
睨來泉上東風急。須上水珠老蛟泣。明珠。明珠如彈丸。虛彈。但想十仞在。
忽忽發虛彈。穿蟻。貫珠穿蟻關達朝。夜光。夜光一已多。刷擾紫紫自還。
聞道特江空把珥。平來合浦自還珠。　黃覺神。覺杜湖中有明月。淮南草
木借光輝。筆談曰嘉祐中。揚州一珠入覺社湖甚大。剖蚌。故應剖蚌登王
府。不若行沙弄夕霏。日氣也。比孫莘老也。彈雀。彈雀輕千仞。清晴明月。明
月弄寒江。明月之珠。藏珠於淵也。的皪。剖蚌珠的皪。盈掬。明珠得盈掬。還

珠。百粤海還珠，孟嘗合浦事。 摩尼。而水得摩尼。 隋斗量。可無堆玉斗量
珠。

鐵 柳百鍊剛。精間百鍊剛

錢 麥三十萬。顏公三十萬盡付酒家 錢每取之。與醫每取之，卿向醉中
仙。 貴相知。人主貴相知，何必在與錢。 杜青錢。已備青錢防顏直。川人請
見錢而無準折者為青錢。 囊空。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無滯客。無錢從
滯客。 青銅。往日用錢捉私鑄，令許鉛錫和青銅。剗泥為之最易得，好惡
不合長相容。 罄一飡。盆錢罄一飡。 携過。携錢過野橋。 三百。㭍有三百青銅
錢。 韓縱空。錢帛縱空衣可準。 蘇千金。重義忘千金。 橐金。為懷獨夫子
一見指橐金。 無一錢。東坡先生無一錢。 轉手空。過眼青錢轉手空。 孔方兄。
不識孔方兄。 黃莫鑄。有鐵無多莫鑄錢，河東大道豁西冶，河東傳上黨
潞州歲練青錢十萬事見韓魏公家。 絕交。孔方兄有絕交書。 孔方。孔方元
非金石交。 陳券錢。貰與酒家券，兩得呈貫錢。

布 杜峨山葛。十番峨山葛。 含風軟。細葛含風軟。 白葛輕。韶州白葛輕。 南
隣客。為和南隣客，九月織絺綌。 織絺。冬披吏織絺。 炎蒸。須習炎蒸歲絺綌。
成縕袍。織絺成縕袍。 韓巴賤。單絺嚴巴賤。 蘇贈別。贈別留匹布，今歲
天半霜。 麁麗布。麁麗布勝無裘，麁麗布着兩重煖同。美留輝異醉煖同。

綃 梅直萬錢。憶昔開元全盛日，云云，豈聞一絹直萬錢。 囊中帛。豈無囊
中帛，救汝寒悽悽。 彤庭分。彤庭所分帛。 寒女出。本自寒女出。 已相射。裂下
明機已相射。 蘇布纑。唯我輝為老倚遲，宵寒只受布與纑。 纑溪。為愛纑
溪白黃。元在梓州出綃甚佳。 黃好東。我有好東絹，言直絹也。

羅 杜越羅。越羅蜀錦金粟尺。 疊雪。香羅疊雪輕。 封蛺蝶。花羅封蛺蝶。 車
班班。奔車班班。 羅紈。無麻與羅紈。 蘇越溪羅。廣陵絹巧越溪羅。
州元道事明皇。 羅紈膩。不裡天然與綺纏，使君應欲作衣裳。春唯雨過羅
紈膩，夏攏風來餅餌香。 越羅新。舞衣初試越羅新。

練 杜素如泥。泥練素如泥。 楚練。楚練照牀與全敷。 擣練。天清山城搗練
急。 風霜起。練素風霜起。 隨時染。素質隨時染。

錦 杜翠織成。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 送麒麟。瑞錦送麒麟，漢武日本
國貢麒麟錦。 錦模糊。駝背錦模糊。以錦帕覆之，謂模糊。 金粟尺。越羅蜀錦
金粟尺。 鮫人獻。鮫人獻微綃。 煙霧霏。綃綺煙霧霏。 綃幕。綃通綃幕霄輕霧
飛。綃綺輕霧飛。 韓不酬價。錦不酬價。 蘇千字錦。紅女京機千字錦。
故人新曲九回腸。 回文錦。蓋有一首回文錦，錦加文君別恨深。 楚越。楚人
休笑沐猴冠。項羽。越俗使浮公子賢，朱買臣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
夜行。韓生笑之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買臣為會稽太守，亦有不歸
故鄉，衣錦夜行之語。 表山川。五百年間異人出，盡將錦綉裹山川。臨安有
錦溪，錢王應此運出。

文事 文章 李獻納。文章獻納麒麟殿。 炳煥。吐辭人炳煥，五色羅華星。
挾天庭。秀句滿江國，高才挾天庭。 相如。聖主遲遲子虛賦，相如卻欲論文
章。 繼前列。天子當攻文，選倜繼前列。 凌雲。中四聖明頌，揮翰凌雲煙。 四海
聲。細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 起予。豈無好事來相訪，誰有高文一起予。 梁
苑。文昭梁苑客。 灑落。吐文何灑落，萬象為之摧。 杜語絕。姚宋吉語絕妙。
名律兄。總然想揚為繼起名律兄。 崔魏徒。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翰墨
出。遊翰墨場。 屈賈。書劉氣劇屈賈壘，日短曹劉墻。 詞伯。許子必詞伯。 壯藻
思。兩公壯藻思。 敢自誣。文章敢自誣。 繼騷雅。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 中
律。遣辭必中律。 涉風騷。文涉風雅騷。 指匠。詞華指匠能。 子建。子建文筆壯。
枚皋。文章老枚皋。 辭源。浩汗辭源。 綴文。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少年能
綴文。 辭華。辭華傾後輩。 才調。青春動才調。 詞源。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
獨掃千人軍。 波瀾闊。文章曹植波瀾闊。 新語。本土多新語。 文券。不乘
謝朓能文。稚子總能文。 文章伯。海內文章伯。 屈宋。先生有才過屈宋。 文彩。
文彩承殊渥。 秀句。最傳秀句寰區滿。 致身。文章實致身。 穿溟渤。精微穿溟
渤。飛動摧霹靂。 墨客。墨客詞云也。 高價。高價越與墻。 有神。下筆如有神。 千
古事。文章千古事。 一小伎。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 未為尊。於道未為尊。 珠列。佇當背
珠列。 綺麗。綜波綺麗為。 清文。清文動哀玉。 蘭茂。或會蘭茂前旨志東型。綜
魚沼海內清詞。 麗句。清詞麗句必為鄰。 繼國風。詞場繼國風。 詞源。詞源江上總
詞源。 驚海內。嘗有文章驚海內。 文章士。明發傳佳句，奇兒文章士。 賁文。賁
賁文為清鏡，今室對悲。 落上台。文章落上台，相思文淵突奧。 突奧。文
章開突奧。 落筆。落筆四座驚。 有根柢。詞林有根柢。 健筆。健筆當縱筆酒落
筆。 窮造化。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 兩如神。詞翰兩如神。 若有神。揮
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九皐唳。威駕九皐唳，以文章驚天聽也。 崔蘇。論文
到崔蘇。注云：崔信明、蘇源明皆以文章擅世。 上傳天下。文傳天下口。 中書
堂。落筆中書堂。 動人主。文彩動人主。 詞氣。詞氣浩縱橫。 韓煥星獻。清文
煥星獻。 能文。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 綴緝。文選文章，綴緝相左右。 覷
天巧。文字覷天巧。 背時利。時誤背時利。 娛戲。文章自娛戲。 筆力。龍門百斛
鼎，筆力可獨扛。 滂葩。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 造平淡。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

連千淚鉛槧。老懶無關心。久不事鉛槧。照灼。文星相照灼。豪犢。文章倚豪
境。相如後。馬文無出相如後。豈不貴。文章豈不貴。編劘。固宜長有合文章
紹編劘。銳氣。文章銳氣夜輝輝見煙旌。傳道。文章自傳道真似文章無。高
才。元忠高文謝起予。清文。東金安足比清文。無杳。無本於焉杳身大不及
德。不朽。吾言亦之朽。乃仕無不務李杜。李杜文章在。光鉸萬丈長。鬱高
文。天庭被高文。萬字若波馳。後生誇。文許後生誇。雅頌。雅歌張仲傳頌祝
香餘品。翰墨場。鋒溢翰墨場。詞林。麗藻鏗詞林。歐弄筆。始吾尚幼學弄
筆。群兒戶誦公初文。驚暮。去年來書未上圖。欲以文字驚眾。今閒出。文章
自古世不乏。閒出安知無後來。俊春範。文章俊春範。豈能廢。稍蠅(?)已埋沒。
文章豈能廢。舊業。舊業偏自錄。滄溟之一毫。散失。其餘惟付與。散失存無
何。驚後世。存之驚後世。古盤照妖鬼。貴子孝。我欲貴子孝割以金玉聯。實
府。寶府富文章。崔蔡。詞章羞崔蔡。不作。君章久不作。意思如胼(?)胝。無敵。表
君年少才無敵。復古初。文章復古初。無雙。文章天下無雙。吏部。吏部文
章二百年。海內傳。餘事文章海內傳。筆力。西漢文章筆力衰。天下駕。落筆
文章天下知。精神。文章積精神。何用鏤天巧。秀粹。文章秀粹得家法。高一
世。文章高一世論議伏群公。發天範。詩翁文字發天範。豈比青紅凡草木
長在目。凡章開花數日間。天葩無限長在目。驚世。文章驚世知名早。日星。
惟有文章爛日星。筆硯。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不足論。論頗哉文章不足
論。妙天下。高文落筆妙天下。百怪。盧仝精念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雜容。根
源。爭奇鬭異各取勝。遂至荒淡無根源。飄流。更悲飄流誠已甚。文辭衰落
固其宜。自一家。青史文章自一家。飄飄忽。揮翰飄飄忽。像奇落落覺千箱。
文章盈十箱。畫虎。文章無用等畫虎。博群經。張子虛。而秀文章博群經。射
星辰。惟能吐文章白虹射星辰。落筆。不知歲月成滄留。文章落筆動九州
天馬子。華筆力天馬子。駕駘十日誰與群。蘇謫仙泉。洪起謫仙泉酒面
對傾蛟室寫瑰璣。頭風皆痊。頭風已俏徹手。愈背痒搔得仙掌。絕不喜儒
美向驪山去。君王不喜儒。言始皇也。詞源。詞源塹塹波頭秀。遊戲。是之仙
人也。遊戲於斯文。偉奇。試哭出偉奇。文章。南海神廟記也。下筆不休。吾家
有二詩。下筆兩不休。言蘇瓊蘇。勉強。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累。慶忘。號
詩從殿忘。懶惰今十稔。嘉祐初。編懷嘉祐初。文體變已甚。碎璧寸錦。千金
碎金璧百納收寸錦。椒柱砂礫。調和椒桂雜堆奇砂礫際。言文格雕鎸模
製之甚。學步廣眉。學步歸揮瑤。廣眉成手顰。言拚商。老宗伯。繩歸老宗伯。
言獻潛氣厭群兒柔龍魚。惟龍不世出。魚鱗鶯念念。魚鱗與。至音知味。至

音又乃信。知味猶食橘。徵賞。至今天下士。徵賞無左祖。祠高騰。舊當千載
後。石室祠高騰。漢末人。與學蜀郡。又一變。爾來人一變。此學無誰謹。權衡
男(?)綦。權衡破舊法。男綦突兀推。追衛樂。高吉追衛樂。衛亦樂廣尚虛無。鄙
曹沈。裘劍鄙曹沈。曹植。沈約。言以詩賦為裘劍而不用也。周化。光王周化
出。弟子固鬱窺。欺盲聾。文章自足欺盲聾。草玄。直似草玄人。嘿嘿老儒信。
薄技。文章薄技安足呈。收降旗。論文作詩俱不敵。有君拔哭收降旗。詩筆。
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曹植。文章曹植今堪哭。卻卷波瀾入
小詩曹植波瀾閒杜詩。簡牘。簡牘儀刑在。兒童篆刻勞。主文字。今詩主文
手。公合紀注覓。開卷。開卷追相憶。如音再不遑。封禪詞。明不學長卿。預作
封禪詞。真小技。此覺文章真小技。見君文。故人尘土見君文。謂是古人呼
莫測。二宋文。吾觀二宋文。字字照緣素。微言。人物一衰謝。微言竟重尋。正
始音。怨懟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憑虛。泰郎文字固絕無。漢武憑虛意欲仙。
一技。一技文章何足道。杜詩文章一小技。獻頌。何似泰郎妙天下。指少游
明年獻頌請東巡。一斑。猶文過我治平閒。荐豹當時始一斑。工語言。謫仙突
夜郎。子美耕東屯。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如餅水。王郎年少日。文如餅
水瓶。爭鋒。爭鋒雖劇甚。閒鼓。閒鼓或驚叢。執技。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
帳下兒。莫示孫郎帳下兒。言軍書孫策也。著書。著書已聽筆。一冥含千詩。
如筆舊。貴好如筆喬夭節非人力。幹所自娛戲。主為俗子諫。羅趙。羅趙前
頭且絃書。晉羅叔黃。趙元嗣。下方羅趙。文采。君為淮南秀。文采照金殿。吾
耕。兄王本古耕。文字濬千頃。發蒿顏。空令付公子。生得發蒿顏。作表忠碑。
當年我作表忠碑。豹覺江山氣末衰。千金。千金漢殿長門淚。陳皇后廢長
門。奉百金于司馬相如。欲作賦以悟主上。千金買賦此也。文人。文人不妄
語。余改此何疑。凌雲賦。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汸佛離騷經。五季文章。五
季文章似細民。卅平裕石木金幽。政知前輩宗徐庾。數首風流似上臺。文
園。文章恨不見文園。相如也。禮樂方將訪石渠。筆如椽。何事居中著此椽。
任叔則起筆如椽。爾雅。文章爾雅漢家風。少得譽。文章少得譽。論正始。文
章論正始。風節貫華皓。事文章。始焚事文章。斷郢。言斷郢人堊。言妙於文
也。窈妙。窈妙文章宜知寡。吟啄肝肺亦交難。為文。為文不在多。一頃了佃
倫。虛名。文章固虛名。賦雲夢。閉門擁我老太玄。給札有君賦雲夢。餘事。文
章乃餘事。文字見知。我窮真有數。文字乃見知。文字為累。文字為吾
累。兄古聲名不厭低。貫穿今古。誰知文章與今古。貫穿老乎甫洪乎陳詠
坡公也。落明珠。文章似揚馬。咳唾落明珠。揚雄相如也。傷手。試斷郢人鼻。來

兄偈于詹言未極其妙者。如虎豹。謝公文章如虎豹。至今班班在兄眼。謝
公定。不減二班。文章不減二班。近楚詞。文章近是詞。有功翰墨。有功翰墨
乃如此。費工巧。鑲水文章費工巧。功用。文章功用不經世。何異絲窠綴露
珠。不發。道偷部曲風沙裏。不發千兵翰墨場。賞嗟。從田家賞嗟。相享當牡
體。有體。試朗永志君。陳無己壽名。文章自有體。翰墨場。空餘小來翰墨場。
翰墨林。少年有功翰墨林。經術文章。經術貂蟬續狗尾。文章瓦釜作雷鳴。
言詩人。老伏波。翰墨場中老伏波。言馬援老將軍據鞍示可用。韓杜。文章
韓杜無遺恨。言子美退之也。江河。形撰編勒一布衾。文字江河萬古流。言
張文潛。知音稀。胸中凌雲賦。自貴知音稀。文字。田郎托菊荒三徑。文字將
進二更遊。佺期近。行布佺期近。行布字。山谷多用。子建親。飛揚子建親。沈
佺期。曹子建。文士。陳餘屬翰。道德陳餘屬翰。入亡吏典刑。典謨雅頌。典謨
雅頌用所長。度越周漢登虞唐。千載之下有素王。平陳郎毛視荒荒。言坡。
文體。文體變化未可量。後生不作諸老亡。萬田一律如吃瓦。龍虎屬。坡孤
幼犬入陸梁。虎豹脚走逐牛羊。上帝惠顧祚不祥。天門夜下龍虎章。言坡
文。前驅。前驅吳回後炎皇。峰旗斗杖未張皇。從以甲胄萬鬼行。言坡。文。日
月光。熊風樂漆無留藏。天高地厚日月光。坡。扶病傷。扶公以翊扶病傷。

土如稲苗待公執。廷議不度公爲乾。言坡。李治書賣如。文登玉治亭賣。久
證已解中尚涅。探囊一試黄昏湯。二池十年新學探囊中方。言生喜已不
耿驚。向來狂杖今尚狂。請君别試囊中方。言坡之答學者。筆下胃中。筆下
倒傾三峽水。胃中别作一家春。珠璣。無限珠璣唾咳中。語妙。語妙何妨石
作腸。末孫。文章末俊將自昭。語不驚人神可鬼。不同時。文章從古不同時。
詩語驚人筆益奇。翰墨。翰墨功名多。能文。城南兩謝俱能文。不朽。有脩其
窮與不朽。我亦著無書王濟。南史張緬。緬手。便使兩獻陽。緬手不分付。言
不肯作詩。鳴蟬賦。兩生文章家。咸記鳴蟬雨。歐陽小兒藝。妨要務。豈有文
章妨要務。血指汗顏。血指汗顏真觸手。此懷猶復向誰傾。不群。英詞世不
群。情生。情生文自長。英詞。英詞真蓋世。文墨。明窗寺文墨。妙語含芙蓉。無
新功。當好無新功。終年此交緣。降旗。未須堅百戰。富如建降旗。成書。成書
看若定。欲有後人來。意氣。四大海水一口吞。丈夫意氣視升雲。入章篇。精
四切套入章篇。著勲。少日書林頗著勲。平日事。文章平日事。雄深。雄深次
子長司馬老。論奇字。肯彩出論揣奇字。詞場。詞場兩向榮。三長。高處漫三
長。揮翰手。平生揮翰手。文墨。妙手文墨秀儒林。論李。崖嵩論文不足多。敏
捷。敏捷爲文筆不休。高文。高文要學亦多聞。奏牘。千篇奏牘漫多知。識字。

學詩媚傅處。識字即空博。言無人載酒來。三千。三千奏牘諸儒上。九萬牋。
從今更上中和頌。少費將軍九萬牋。王右軍事。詞華。詞華風世能。奇字。秘
古。瞼欲論奇字。載酒終能諱秘古。文章真訣也。補天手。筆上仙子補天手。
逢妙詩清萬世功。辛苦。辛苦著書如作吏。世間杜是最閑人。蹈襲。落筆如
流寧蹈襲。讓一先。君今意在翰墨間。它日人爭讓一先。情至。就知文有忘
情至自立表。未工。頗恨語未工。安得筆如椽。一座傾。足知落筆千言疼向
想傾座一座傾。
博學 杜滿腹中。經書滿腹中。見道。見道從新功。破萬卷。讀書破萬卷。博
涉。群書一萬卷。博涉供務。跋載考。載考墳典書。夜字。夜字叛焚薪。江假種
來貧燒榮薪讀書。暗誦。群書萬卷常暗誦。開萬卷。平生今開萬卷餘。韓
讀古書。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衆丘。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衆濤。求
觀衆流細。必泛滄海深。群聖文。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誇舊知。詩書誇
舊知。較幽玄。研文較幽玄。所得。學道窮年何所得。柳一貫。六學誠一貫。
精義窮發揮。詩書圃。足迹詩書圃。獻日掛層。偶聞姊氏嘉。吳覺日掛層。
專心。專心仁義立與軻。豈知它。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它。刻苦。伊予方寂
寞。刻苦窮文字。自屬。負薪幸自屬。舊學頗思述。閱今古。興亡閱今古。圖籍

羅甲乙。開卷。豁爾一開卷。悠然待後林。沉浮。沉浮浮沉其間。逢君迷楚取。無
厭。乃知文字喜。愈久益無厭。此樂。而幸知此樂。又嘗深討。探開路。今官得
開路。舍此欲安眺。耆學。惟我二三子。耆學甚同賴。口傳。致事朱朝能口傳
多識。多識由博學。談孔孟。飢我實孤去。飢寒談孔孟。舊學廢。別離變舊時
舊學廢百日。鉛槧。嗟予學苦晚。白首用鉛槧。奚所貲。危疑奚所貲。孔孟久
已空。自私。群儒宜自私。惟子適且勝。饑歉。幸時方無餘。憂得飢飢歉。春秋。
嚴嚴春秋經。大法誰敢理。綱紀。三才之綱紀。五代無全整。胠篋。正府胠
篋。英雄爭當個。遺文。興亡兩書亡。事迹多遺文。成敗。才能知成敗。孤寡。則
毛思孤寡。先非推挨給。好惡。嘗欣聞妙思。逸已指掇掐。華襄。反裒華衮襄。
如譽媒母魏。在君。敗非當在君。已暴何由欲。針砭。苟能來所痛。未可博針
砭。 蘇 新聞。新聞妙無多。舊學則可求。萬卷。讀古萬卷始遂初。滿腹。古書
雖滿腹。苟有用我亦隨世鼎。讀書。夫子久不出。讀書盡土陰。廢學。我今廢
學如寒蒂。久不收之漫欲無。博收。學如富賈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道
大。道大如天不可求。脩其可見致其幽。篤實。願子篤實慎勿浮。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文道。大道之難道。文道恨不異。詩書。詩書奇險好。笑杖杜。當時荀
況下。謹勿笑杖杜。新學。新學已皆從。我亦羞小吏。新書。新揀如坐無不可。

飒踏周庾信正旦詩。撒花逆頌春。攜頌。向來吟攜頌。賦頌。名曰賦頌攜

韓愈胡同異。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跨綠騁。近來自說尋坦途

獨上虛空跨綠騁。鉛槧。以鉛槧推持。日暮發公槧。瑕疵。繽紛指瑕疵。天機

居然妄推議。見謂鑿天機。不敢占。比歎謂使初休息不敢占。搜奇。搜奇日

有富。柳逾十年。著書逾十年。幽願庸不推。 歐。忘早窮。君老忘早窮。文

章或緩續。草萬。殘章與斷藁。草草各收拾。 蘇著書。著書自要且窮愁。多

念慮。著書多念慮。餘思。空腸吐餘思。靜似春蠶發。賦雲夢。剌來賦雲夢。落

筆風雨疾。注虫魚。且當注蟲魚。莫草三千牘。給札。給札賦雲夢。真良計。著

書多暇具良計。擊王襃。述作擊王襃。清篇妙語。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

春發病蘇。珠玉。詩成珠玉看朝還。求厭窮愁。只恐著書千古事。窠卿應未

厭窮愁。非窮愁不能著書。出秀句。空腸出秀句。吟對五味足。不窺園。我昔

家居斷還往。著書不復窺園葵。三都賦千首詩。十年且就三都賦。萬戶終

輕千首詩。草凌雲。歸家但草凌雲賦。 黃獨扛。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

班馬手。是張班馬手。崔蔡不足云。請建圓塊。已橫筆陣。當今橫筆陣。一戰

靜楚氛。揮風雨。綵虫縈草紙。筆力挾風雨。落墨。落筆塵沙百馬驚。揮毫想

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四萬牛。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筆端世

張侯筆端世。硯滴乾。筆倒三江硯滴乾。曹劉。聖功典學形歌頌更覺曹劉

不足吞。洒風雨。著書洒風雨。去騷遠。去騷甚遠文氣卑。聲摩空。殺前作賦

聲摩空。斯文。習之賀錄弟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古今綱之文。懶著。汾餅

一齋孟。曲肱懶著書。寶唾。寶唾歸青簡。咳唾成珠玉也。汗青簡也。晴虹。晴

虹貫夜窗。比德於玉氣也。草玄。草玄非近準。言準易。萬人敵。筆皆萬人敵。

筆力。但有筆力回萬牛。文學。文學縱橫乃如此。霧豹。文如霧豹容窺。豈見

一班也。善著書。家侯曰乞善著書。吐白虹。男兒生世間筆端吐白虹。言文

章光焰。王仲壬。著書王仲壬。王充文章伯。竹林文章伯。國士無與。製。制作

比來少制作。非以翁致降。機中錦。景陽機中錦。猶本祓丘江。用江淹夢一

匹錦。波瀾闊。泰范波瀾闊。哭陸海潘江。泰少游范祖禹陸機潘岳。筆墨深

關鍵。筆墨深關鍵開闔見日屋。評斯文。陳更評斯文。如鍾登鼓芼。陳無己

言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陳托著書。中年托著書文字。人生如此耳。文字

乞五門。黃卷。蓬知吾地與黃卷。一言契。

平平著眼觀文字萬卷初無一言契。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十　二支

詩

詩帖十九

王狀元八詩六帖詩篇　李大雅。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正聲。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白雪。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此曲。徒勞歎此

曲舉世誰爲傳。已唱。誠爲已入焉和者乃數十。大雅。大雅思文王頌聲久

崩淪。斧斤。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落筆。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嘯傲凌

滄洲。郢歌。寄君郢中歌曲罷心斷絕。半膝。詩藏兩牛腰。夢春草。夢得池塘

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共詩。別後遙傳臨海作可見羊何共和之。空吟。

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詩媵。詩媵頗謝名。作行吟。朝作猛虎行暮作猛

虎吟。江鮑。覺君荊山作江鮑堪動色。芙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河梁。

詞怯無海嶠作敢缺河梁詞。揮清詞。何猶揮清詞。振雄藻。逸山振雄藻。謝

朓。詩傳謝朓清神襟。記說令神抜新詩。因得窮歡情贈我以新詩。白雲。舉

示白雲唱。恭聞黃竹篇。不直一杯水。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直一杯水。

掉頭。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陽春。巴人誰肯和陽春。宇宙。楷

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飈。長謠。擊之本裹上相憶無長謠。四韻。張衡殊不樂

應有四愁詩。慰相思。慰君錦綉段贈我慰相思。相和。陽春歌寒誰相和。自

詠。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鼓吹。詩因鼓吹發。復情。冰鏡空復情。相思圖

仕作。詩人。鄭公詩人秀。逸韻宏寥寥。不發。賦詩留叢勇千載。麼不發。採菱

曲。子非懷沙客但美採菱曲。梁園。平臺爲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阮

公詠。卻憶蓮池阮公詠。因吟綠水揚洪波。東武吟。聞作東武吟曲盡情未

終。知己。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群英。梁園之群英振大雅之東洛。

枯解嘆嗟。護與。老去詩篇渾漫與。信杖扶。吟詩信杖扶。動江

關。暮年詩賦動江關。潼關。憶在潼關詩興多。七衰。未許七衰詩。晚節。晚節

漸於詩律細。歌句穩。賦詩歌句穩。不見自大吟。珠玉。詩成珠玉在揮毫。著

篇。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凌鮑謝。孟浩然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警

策。新詩警策吾家事。詩是吾家事。近道要。清詩近道要。何水曹。能詩何

水曹。江淹書何遜八歲能賦詩。神助。詩應有神助。茅屋賦。已公茅屋下可

以賦新詩。遣興。遣詩真如詩。諷興。諷興詩家流。詩瘦。如君苦思緣詩瘦。吟

詠。詩或吟詠轉淒涼。覓紙題。呼兒覓紙一題詩。落葉。賦詩拾落葉。求友篇。

歎我淒涼求友篇。能詩。已知兄妹最能詩。錦字。誰家挑錦字江月上郢書。

卽事合賦詩蠟炬紅。題詩蠟炬紅。謝宣城。詩接謝宣城。人間興。詩盡人間興。立意新。詩清立意新。滿青竹。更欲題詩滿青竹。排悶。排悶强裁詩。獨詠。獨立滄茫自詠詩。桐葉。桐葉坐題詩。待物華。將詩待物華。分氣象。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長句。近來海內為長句。力未工。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昭愁絕倒。得繡袍。詩成得繡袍。自吟。自吟詩送老。詩罷。詩罷聞吳詠。覺有神。詩成覺有神。陶謝。風騷共推激陶謝不枝梧。謫仙人。號爾謫仙人。泣鬼神。詩成泣鬼神。子建親。詩看子建親。鬼神驚。忽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老成。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庾信。庾信文章老更成。古人詩。數篇今見古人詩。句句傳。清詩句句盡堪傳。不無神。詩興不無神。陶冶。陶冶賴詩篇。才力。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標準。亦我百篇之詩家一標準。佳句。佳句染華牋。說詩。說詩能累夜。健筆。凌雲健筆意縱橫。龍文虎脊。龍文虎脊皆君馭。注龍文虎脊馬也。言得逸才屈宋。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秀發。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羡。細論。題詩好細論。拾翠殿。賦詩拾翠殿。可老。數篇今可老。句句好。新詩句句好。堪諷誦。謝朓每篇堪諷誦。佳句法。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傷心處。詩憶傷心處。詩態。詩態憶吾曹。惟我共。詩名惟我共。詩伯。才大今詩伯。敏捷。敏捷詩千

首。清新俊逸。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錦不如。新詩錦不如。春興。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句還成。美景何心詩想發。花枝照眼句還成。秀句。題詩得秀句。札翰將和投。詩卷。詩卷長留天地間。流傳。新詩海內流傳困。獨步。大名詩獨步。賦詩。行酒賦詩殊未考。古體。兼工古體詩。詩律。詩律群公問。注王仲宣流落荆南。名士日問詩律。潘陸。潘陸應同調。莫浪傳。將詩莫浪傳。萬人傳。不必萬人傳。李杜。李杜齊名真忝竊。把過。把君詩過日。篇什。揮翰綺綉揚。篇什若有神。詩家秀。詩家秀句傳。詩筆。詩家筆勢高。韓數篇。退之西壁下讀詩畫數篇。作者。作者非今古相去時已千。悽酸。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朝議。物宜武忠男中靜壯朝議。春空雲。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天葩。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古淡。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鵾群。書八分。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張吾軍。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鬼膽。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鋤耘。呈賢不辭勞。神功謝鋤耘。商聲謳。寄書同心子。為我商聲謳。一章。望秋一章已驚絕。猜言低折避。雄怪。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劌。送僧。詩其友親。能夾侍焉。吾北詩將送似。能詩。采米江南子。名以能詩聞。新篇。新篇吳其思。義協肆逶迤。感窮景。窮鬼未化。客能不。唱和。皆來和

烟塵。憶漢佯我乎。咸池音。作詩三百首。窈然咸池音。憶盧老。寄無壯士遣篇揚。遠憶盧老詩顛狂。送歸作。閑賦恩親送歸作。字在紙上皆軒昂。歌詩。怨聲吐歌詩。魁汝剖從覺。鋒筆勁。題詩尚倚鋒筆勁。詩翁。詩翁憔悴斫荒棘。清玉刻佩。聯玦環。三四幅。昶為新詩業。月寄三四幅。詩語。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語。齊六經。詩文齊六經。壁礫。草景任詩搬。為能守壁礫。鳴嚶。惟音集嘉詠。吐芳類鳴嚶。天鯨。寵奇摘海異。恣韻激天鯨。駈五兵。腸胃繞萬象。精神馳五兵。雷電。獨推李杜敵。力雷卑動。軋霄崢。大句斡元造。高言軋霄崢。神助。老嫗辨寒螿。神助溢盃觥。雜鶯。新語洗晴雪。嬌辭咮雛鶯。孤鶯。詩思循孤鶯。何心。詩老獨何心。詩情。光被詩情攪。逸韻。逸韻何當散。糟粕。為詩安能詳。庶用存糟粕。塤箎。行宮清深禁街靜。唱和有類吹塤箎。不可攀。妍辭麗句不可攀。見宋聯上終分司。鵬鶚。寄詩雅試俄有類說無鵬鶚。共賦。詩成有共賦。推引。頻蒙怨句刺弄。遺直有閑官散推引。如束筍。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筍。貴精神。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有風神。遣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荊璞。聲如黃金鷺。照耀荊璞真。究竟。為詩告友生。負愧終究竟。歌康哉。如今到死得閑處。還有詩賦歌康哉。聽新詩。歌眠聽新詩。老郎。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意能多。四句意能多。驚

魂。後生未懸我。詩句請對魂。劉柳。劉柳才將埒。吟玉敵。雕鐫。雕鐫出小詩。吟佳句。被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馬飛。更有詩。何處如今更有詩。長吟。頻寄新昧玉。長吟慰我思。訓誥。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經聖人手。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川瀆。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變風操。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凋耗。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數鮑謝。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蟬噪。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沿襲。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高蹈。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凌暴。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闖陽。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闖隩。雄驁。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幽好。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安帖。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柔橈。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響報。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詩人。餘事作詩人。能迴。吟詩竟日未能迴。協律。惜無協律者。窈眇絃吾詩。遠遊。遠遊勝遊傷新和。邵樓有遺唱。新和獻南金。吟遺句。閒把瓊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歐千首。臥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詩老。昔遇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戈矛。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唱酬。更吟君句如酬酢。天骨。詩工鐫劃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鈴。亦好。吳興太守詩亦好。往奏玉琯和英戚。頭白是不見宛陵翁作詩顛

白首詩壇將。文會不干盟，詩壇推子將。宛陵詩翁。宛陵詩翁勿誚讓。人主自足乃謂婦能吟。杜紫東土秀，能吟風風。歌行。作詩幾百篇。長歌并短句。傾耳。子詩何時作，我耳傾已久。所存。旋弃不復惜，所存今幾餘。落人間。往往落人間，藏之比明珠。飢欲死。宣州詩翁飢欲死，黃鵠折翼鳴聲哀。梅聖俞。好言語。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壺。離情。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不平。退之張百物，其鳴由不平。數寄。因風幸數寄。篤我與賓。閒放。知君樸尚我，閒好作詩閒放莫可禦。絕景。高篇絕景而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寫情。故快復歸臥，詠言聊寫情。吟覩。安得事吟覩。新句。君才陣有餘，新句亦飄飄。慰寂寥。出君夾乾詩，字我慰寂寥。朔風句。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送春。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清苦。清篇近曾劉昔語，作島可。懶作詩。老去無情懶作詩。蹲阻闊。孩叉詩甚蹲阻闊。綠陰。吟就綠陰費已稀。淡泊。世味惟存詩淡泊。彫虫。新篇述彫虫衆作。唱酬爛爛本作自覺。詩篇自覺頭年老，筆力興來筆力千鈞重。蘇梅。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頓播詩篇。詩敵。每恨年老才已盡，怕逢詩敵力難當。從木李。酬叔詩人從木李，最期佳句報瓊琚。謫仙。姊丞夫吟二謫仙郎官。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八詠才。自嗟空有東陽瘦

覺切愁無八詠才。樽前客。不須按所樽前客，好事平津自有。文餘暇。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入評。詩精格入評。詩翁。無換少年嗟老病，尚能聯句惱詩翁。風月。翰林風月三千首。侍臣篇。自憐臺閣畏來，擬侍臣篇。珮璟。詩清叩珮璟。郢曲。郢曲幾人和。詩社。曾高誰敢攻詩社。江淹。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短篇。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強摘須託短篇。新篇。已將二美交相勝，乃杜新篇麗彩霞。篇詩。三十篇詩三十年。江湖。十年江湖千首詩。學問。東城有詩翁，學問同少小。文章。東州太守詩尤美，組織文章爛如綺。傳百紙。長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紙。邂逅。一詩留賞雖邂逅，後世傳詩因不朽。瓊琚。慰我以新篇，琅琅比瓊琚。寄我。新詩離墨拚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遠。君詩。惟思得君詩，古健寫奇秀。憶山吟。徒為憶山吟，耳熱助朗詠。送子。歸乎能來否，送子以短章。思其人。我思其人為路躇，作詩聊譴為妖。孤吟。患世愈不出，孤吟夜號霜。和其音。仍先和其音，力盡猶疲隨。非所敵。情知非所敵，但欲繼其芳。蟠桃詩。近者蟠桃詩，有傳來北方。如春陽。發我衰病思，稱如得春陽。欲和。欣然便欲和，洗硯生中堂。若有亡。筆墨不能下，悦悦若有亡。犯其場。老鶴首人虎，更易犯其場。堪降。不戰即自卻，經斧未堪降。第一。詩豪第一流。餘思。江山餘思入新篇，醉

題。因佛峰題詩句，在准備。仍約多為詩准備，共防梅老敢驊當。對龍雲。詩就高樓對龍雲。客思。山川仍客思，盡入儘陵為。君交。經年都洛與君交，共許詩中思最豪。擁鼻。舊社史評能擁鼻。工剪裁。二子雖死此翁在，老于南能工剪裁。示我。余何不寄反示我，如弃正論求誹諆。滄浪。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賦滄浪篇。東望。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佳句。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豈長弃。丈夫身在豈長弃，新詩美酒聊窮年。詩老。嗟哉想詩老，瘦骨寒愈聳。荒冢。拔霜撥孤花，泣古弔荒冢。叩金石。琅琅叩金石，清響聽主張。文章。雖詩於文章，太山一浮塵。衣裳。又如古本裳，組繡爛成文。家服。拾其截剪餘，未識家服具。成篇。歘吁偶成篇，聊用織君什。卷軸。歸來錄君詩，卷軸多紙斂。篇章。酒酣弄篇章，四坐幽咽啾。此時。而我於此時，翛然於孤詠。自衒。欲向公前自衒詩。已音。非高任比已音下。少休逐同會酒滿。嘉篇。兩年嘉篇水為寶，豈惟榮耀說當時。新集。南都已見成新集，未會休嗟未作詩。降詩敵。平生未省降詩敵。服膺。單止篇章此服膺。四患。得載公詩播人口，去思從此四患閑。唱和。閑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傳看。俗韻。言無俗韻精而切。將溥物。敢問微誠將溥物，少資清興入新詩。吟紅藥。紅硯獨賞吟紅藥。酬唱。平生喜接君酬唱，不得尊前詠

落花。可涯。屢獲詩篇喜可涯。吐虹。奇詩切入武成宮，晉香擇老夜吐虹。吟殺。往有吟殺珠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酒壺。莫嫌未住傳詩句，不爾須當泥酒壺。莫作。我謂莫作詩，亂我思。花開木落蟲鳥悲，四時百物亂我思。雕肝。朝吟搖頭暮蹙眉，雕肝琢腎聞退之。吟覩。我老修鞍馬，安能事吟覩。才有餘。君才綽有餘，新句益飄飄。嘲詠。又語雜嘲詠。勉強。嗟吾老矣不能休，勉強作詩慚效尤。一篋。但于未知期，寄詩聊一篋。作者。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賤妾。罪在與賤妾，乖濮乃淮夷。可取。其言或可取，龐雜不純金。錦組。作詩幾百篇，錦組爛瓊琚。險語。時時出險語，意外研精麤。奇恠。窮奇變雲煙，搜怪蟠蛟虬。蘇難好。過客詩難好，詩僧為誰什渠篇詩律到何處。坡諸子小名。得句。倚句不妨清。新詩。憐君耆好更遠閑，得我新詩喜折屐。六篇。斷送一生消底物，三千兄景六篇詩。和詩。歘因送酒去，端為和詩留。新語。舊匣藏新語，清風自滿舟。留句。山翁勸留句，雖為寫挹末。前詩。前詩尚遺墨，不錄久恐忘。連珠。空詠連珠吟疊壁，已亡飛鳥失驚蛇。詩孫。夢中時見作詩孫。妙句。妙句翻全和，八為長篇。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嘆神淒楚。入才頻。江風吹雨入才頻，卧聽石室胡琴語。閉戶吟。紛紛無補竟何事，愁絕高人閉戶吟。韓老作詩。又今韓老作新詩。無價手。惟有此詩非晉

人君史任求無債手。小字親書。如今君去吉思歸。小字親書寄我詩。五字詩。獨作五字詩。清絶如韋蘇州。詩成。詩成月漸斜。斜紋紋兩相望。得句。得句幽夢餘。清篇。清篇留峽洞。悲饑聲。吟詩我作悲飢聲。超然。詩成却超然老疾不成鴻。如洗出。新詩如洗出。不受外塵氛。清風。清風入齒頰出語如風松。詩工。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詩酒會與江山風致事。不妨詩酒樂新年。彈丸語。知我彈丸語。音發亦百尺。碑豪。碑豪而妙普而。脫帶煙霞。語帶煙霞從古少。詩奴。從今島可是詩奴。句法新。遇物無情句法新。搜句。我除搜句百無功。繼韻。欲繼江湖韻。何人為起二。留情詩。留得情詩讀者為悲。史。狂語。欲將狂語不須刪。如我。知是何人善詩句。已愚知我此時吃。獨吟。清詩獨吟運自把。千篇。竟無五畝栽江溺。空有千篇浪。絕謝。有新詩。驚聞又言到喜有新詩成。詩壇。詩壇子有智偏題。偏題詩句不須編。奔醫。避坊於奔醫。書不作詩。輸百篇。計律輸君一百篇。出窮愁。清詩出窮愁。太白豪。東野窮。坐今太白豪。化為東野窮。題詩南都從事吳崖貫。封月題詩有幾人。瀟麗。江上同舟詩瀟麗。苦吟。有客稱苦吟。清夜點自課。秀句。詩人例窮寒。秀句出寒餓。賭郊賀。河南春滿雪。忽以賭郊賀。詩翁。詩翁使酒長如渴。晚盡欲濕衰已竭。撚髭。撚髭吟肯大吟不成

吟一夜撚髭吟卒寫。詩窮。詩成親我覓律。今我窮且與君勢并。遊詩老。往還詩老也。詩力退。老病自覺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詩律。放將詩力鬪深嚴。悲凍吟。書生事業真堪笑。忍凍孤吟筆退尖。吾所畏。先生筆律吾所畏。嚴踏跪謝跨徐庾。悲流傳。偶然談笑得佳篇。便恐流傳成樂府。剝作新詩與吾和。其目風雨愁鳴。長豪句。韻君從豪句斷妖破天慳。妙語。看草中和樂職頌。新聲妙語慰華飄。險韻。慣詞欲逸龍飛去。險韻不量吾所吝綺雨也。餘力。此詩還復借君詩。餘力汝輸仍貫。彈老。彈老筆落風力古殘驚龍再起寒夫。名綺雨。碑篇。碑篇我貫交名碑篇別新詩。清詩。清詩似庭除。辟美本忘羸。閒好句。夢覺酒醒閒好句。入詩律。君五字入詩律。欲與六出爭天花。雪詩。錦繡端。江南佳公子。遺我錦繡端。郊島。定非郊與島。筆勢江河寬。悲吟。悲吟古寺中。詩諧。汝南先賢有故實。醉翁詩話誰清坑。搜雪句。東齋夜坐搜雪句。兩手齒折霜竟折。小詩。顧我小詩如點綴。悲寒吟吟。悲寒吟冰君堪笑。如病驥。我詩如病驥。悲鳴向朝采矣吟。落。春來習吟聲骨名忌太平。押疆韻。君有押疆韻。已勝郊與島。小草。新詩小草落書卷。詩句。獨將詩句擬她。刑。淚下。詩成不覺雙淚下。悲吟相對惟羊何。朝吟。朝吟草木調雲擾。欲與緣鳥爭啾啾。清吟。清吟畢夢得句越已忘。璧間

詩。讀我壁間詩。清涼如頌濯。詩無敵。山西若將詩無敵。洛下當工語更好。百篇。百篇我倚仰。二老相追逐。只新詩。得前有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鑽蠹簡。落筆。有依二三子。落筆先飛寰宇也。秀語。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奇絕句。乞將湯沐奇絕句。好如璧紫光焚古。詩客。明年詩客來。吊古伴我宿夜號秋森。珠玉。不羨千金買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紀異。求詩紀其異。本末得細討。千所作。故人詩相戒。妙語千所作。異論。一篇獨異論。三占從兩之。詩病。但恨無足共異論。莫何詩病吟哦。君本試吟咏。定作鶴頭側。改罷。改罷心愈疑。滿紙蛟螭黑。能詩。能詩怅志知。詩酒社。得意詩酒結社身之始幾千首。千首放懷風月裏。供詩卷。天將詩人窮已與供詩卷。荒濤。我詩久不作荒濤旋。一一曲兩塵覓句。從君覓佳句。頃雨辰明紙。蘇吟哦。我先發吟哦頗君竹挈稱氣壓。其作狂道士。氣壓劉郎很。如清風。君詩如清風。吹我胡塵足。得佳句。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冰。默叢。袖手雖不言。默叢已在腹。讀君詩。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入詩卷。幸卅與張張收拾入詩卷。奔山標。探偷出新篇。今詩案山綠。苦吟。人今不見苦吟人。清婷為誰瘦。磚磨。小詩木思看詩眼。蝴蝶逸病子雲。蝶勝鵰勝前奇逸。吾耳郎春期秋蝶病子雲吉字直。百首。百首新詩聞八啄。僮對。安排詩律追僮對。象譯。詩翁未解機。如彈

丸。新詩如彈丸。脫手不容騰。苦語。我亦老賓客。苦語落塊樹。不能詩。君言不能詩。此語人信否。坐詩窮。平生坐詩窮。得句愚不啻自賦。成言如吹日。援筆當自賦。它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竹林七賢以貴顯。故不及山濤王戎也。可驚。將將一篇出。援援四坐驚。清詩得可驚。信矣詞多奇。行吟。行吟老無伐。辭出毛。詩句對君辭出毛。對雪風。面吟新詩對雪風。君能詩。畫如君能詩。奇聲求妙語。有句。此間有句無人識。送與襄陽孟浩然。擬湯休。排篇直欲擬湯休。江淹有擬湯休詩三十首。一笑。作詩一笑君應聞。驚人。不落驚人已恐狀。不堪平遠搜詩愁。詩瘦。單父陪君作詩瘦。勿縱筆。新詩勿縱筆。群吹驚已久。李長吉。能詩李長吉。唐李賀。窮坐詩。吾窮本坐詩。久服閒人義。閒口。五年江湖上。閒口洗殘債。如飯疥。今年復稍稍。快癢如爬疥。詩槭。先生不識呵。入復寄詩槭。奇思。幽光出奇思。點點出荒堆。秋疾。詩成自一笑。故疾逢蝦蟇。月宵。天花思長謳。諸出月宵令人驚。星心。小花當舉之說破是心。如鶴鳴。掛名。掛名君家詩集裏。豪譚。更將餘語壓詩翁。只恐自先坐無蝕。近窺。覓句近窺詩一班。新句。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長賀。詩人自長賀。日千鐵木鶴偶然得一飽。萬象困朝夕。壽花重雲。壽花不論介。愛雪長患渴。天公非不憐。得飽即空閒。豪縱。君為三郡中。所

王滿賓從。江湖常在蹔詩酒事衰懶愈頭痛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痛。寄
多情。詩妙句寄多情橫懶欲試來坎老。長篇未放習氣除未盡。時復長
篇書小草。微吟。故復此微吟。新和賜粉牋。作詩苦。篇未子美老。正坐作詩
苦。焚筆硯。袖手焚筆硯。清篇真讀與。孟東野。小詩擬試孟東野。磨折惟存
詩人拔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憔悴。詩翁憔悴老一官。吟詩。費我審諳許
翁辭。今君但吟詩老詩。咀嚼。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藩籬今人醉。瀾翻。知
君意飢空誦詩。日頻瀾翻如布穀。出新意。吟哦出新意。驚人恐。莫使驚人
恐。來遊不到吳。工織紋。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言以詩播鏡(?)諸雄捷。公
詩凝南山。碑拔十丈峭。逼天真。形容逼天真。道逝(?)識其要。潘羅(?)濟若(?)今未
寵。放議。窮簡與詩來。詩來昔相寬。千意遠可射。咫尺。依依見其面。疑子在
咫尺。詩刀弱。但恐詩刀弱。謝從來見嶽。詩劃。詩成十五到。淨(?)誦千里隔。一
篇。一月寄一篇。可愛想(?)何足擬。效兒童。覓句效兒童。嚴詩。君無磨此篇。杜甫
嚴詩編。杜集嚴武。佳相。請公作詩寄父老。任(?)知為盤松風叔。寒光鬧。數詩
仕(?)侵想盛從。波新除舊寒光鬧。有父風。清詩不敢私。囊篋。人道貴門有父
風。捲波瀾。文章曾捉。今堪笑。卻捲波瀾入小詩。柱(?)詩云小詩。破悶。作詩聊
本遺悶。破悶豈不賢。擇(?)清。數勝。君才敘(?)終。衆(?)百夫。朝作千篇日未晡。得

佳句。寄來淮上得佳句。從此不羞營丘鏖(?)。錦繡。知君直(?)讀富書餘。莫惜錦
繡償(?)肯遠。翻險。得多翻險韻也。遠賭取名宜不用棋。驚擾落。莫將詩句驚
擾落秋也。大雅。大雅初微矜(?)流風因衰憂。變騷。(?)為詞客騁變作楚臣騷。
關俊髮。長耕吏崩壞。縣輸關役髮。笑癡。許時笑我癡。謝脫兩屋相詠(?)。尋
顧佳之。清圓句。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柱彈。百篇。百篇聊寄我。十分鄙人瞧(?)
鳴佩環。亦許鳴佩環。無此客。只恐轉前無此客。清詩遂有士龍能。詩愈好
急水急。食詩愈好。恰似霜松轉春鳥。帳下看。詩成送與劉夫子。莫遣孫郎
帳下看。錦囊。錦囊詩草勤收拾。莫遣雜林得夜光。戰七言。夢中戰七言。玉
井已入樣。一語遺戲請。天身望逐米(?)。寫天日。作詩不可擬。如寫天日容。詩
自放。心閒詩自放。筆老語翻珠。僵韻。肝我皆僵韻。知君得其書。絕倫。新詩
五百言。句句皆絕倫。璀璨。詩詞各璀璨。老語定周詩。清絕。清絕聞詩語。五
字律。何如五字律。相與一轉留。要淘揀。清詩要淘揀。乃得鉛中銀。好句。初
聞好句驚人側。梅過東庭識面遲。詩腴。詩腴因遽鑒。帶酸。作詩頗作六一
酒。佳江亦帶梅公酸。梅聖俞也。健筆。清詩健筆何足數。賴君詩。遺春無恨
頻君詩。窮事業。不用更貪窮事業。風騷分付與沉湘。難知。詩新妙難知。倩
清樽。新詩倩清樽。窮。今窮人未信詩能窮。黃樓詩。有黃樓詩。千古記王

詩。成集。到郡詩成集。如玉雪。新詩如玉雪。出語便新驚。詩傳。發春容。借君
妙語發春容。顧我風騷不成集。謫仙句。我無謫仙句。作詔況吾方。得嘉句。
定向秋山得嘉句。珠玉。西風吹好句。珠玉本無脛。言無足而走。得句。得句
會應緣竹鶴。五字。五字古原春。白居易古原春。春風吹又生。琢句。新從
來勢利關心薄。此去漢山琢句新。脫兔落鶻。好詩如脫兔。下筆先落鶻。出
奇句。坐看士衡執別手。言陸雲與之別。更遣夢得出奇句。言劉有送行詩。
寫肝脾。篇篇入寫肝脾。四海知我霜鬢鬚(?)。中郎詩。蜀本清顏上。次瀾中
郎詩。如蔡阿奴(?)。郎忽過我。賦詩如蔡(?)。句法。句法本黃子。二袁與偕魔出
談客。新詩出談客。詹交國撤(?)。殘傑句。傑句尤覺清詩鳥。競病。坐人未要逃
競病。催詩雨。賦賦催詩白雨來。吐氣。要將百篇詩。一吐千丈氣。絕塵。清句
仍絕塵。紀遊。不將新句紀茲遊。恐負山中清淨債。侍黃詩。詩人空腹待黃
精。王事只看長柄械。老手窮交。老手王摩詰。王維自能詩書窮交孟浩然。
論詩。論詩曾伴真。話(?)舊已忘年。堪唱。公詩便堪唱。為付小嬋娟。妙絕。詩成
輒寄我。妙絕閒琶亦。懶作。懶不作詩君錯料。舊逋應許過將隨。詩社。詩社
何妨戴酒從。建安初。天路今為官字(?)伍。作詩猶似建安初。如清風。于詩如
清瘦(?)嵇(?)吟將(?)呂。綺語。胡為久閒匿綺語。且自息言不作詩。惟產狂濤。也

倘(?)番(?)非虛游失亂狂濤。粉驚。紛紛變(?)遣真色。魚蝦。魚蝦易豢牢。杜陵謫仙。非
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爭標。掉地收千艘。爭標看兩艘。例窮。昔詩人例窮
苦。天意遣奔逃。無佳句。恨我無佳句。情味。詩人情味真當遊。試問於君底
事數。言窮也。晝折腰。新詩到中路。今我晝折腰。敢論詩。對子敢論詩。酬句。
清酬更句窒東鴻。杜詩句。今朝杜詩句。秋如風來儀。詩名。古藏雖沒是詩
名。似嶺雲。清語君詩似嶺雲。詩壇。詩壇欲飲鶴(?)從累。洛生詠。攝(?)懷周與秀。
能作洛生詠。詩律嚴。明朝三子來。詩律最(?)嚴(?)。輕千乘。豈與置紙筆。得句
輕千乘。投名入社。投名入社有新詩。和詩忙。非才猶覺和詩忙。詩病。詩病
遣春禪深癒。雲雨。雲雨休排神女來。忠州老病長人詠。詩豪。詩豪工值安
仁。臣(?)空看洛陽滿院花。待歸。謝女待秀句。留待中郎歸。淡生活。莫笑吟詩
淡生活。當今何買為君書。貪讀。袖中出于詩。貪讀酒(?)處嘆。無風雅。狂吟跌
宕無風雅。掃黃泥。應為詩人一面顧。山僧未忍掃黃泥。起我。知我久懷(?)仆(?)
起我以新詩。如醇酒。詩詞如醇酒。若結累四肢。欲和。欲和不知醉。欲和先
昏疲。無好語。慚愧詩人無好語。醍醐。苟無百篇詩何以醍醐(?)凡。專新。伐(?)更
君有志氣。詩賣專新伐。如潑水。姪子吟詩如潑水。一揮三百六十字。奈何
教我欲奇警。恰如西施藏白地。要清詩。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

詩看花詩。十載飄然未可期。卯塔重作看花詩。思語傳。門前思語誰傳否
唱酬往復。唱酬往復亨處浚。憑君路。此詩史秋思君路留與江南子布看。
緻瓊瑤。醉中思思我。詩清緻瓊瑤。詩鳴。將軍競病自詩鳴。懸河。詩似懸河
供不辨。故欺張籍朧頭瀧。相呼。海吉槩欽不知春。佳句相呼頻欽人督役
夫冗也。追靈運。倚君筆力追靈運。吳貢南金九日期。秋虫聲。吟詩莫作秋
虫聲。天工惟汝鉤物情。酬瓊玉。空虛豈敢酬瓊玉。物情。新詩說盡萬物情。難
句。因源皆有考。奇險武難句。虎注。昔年綠陳詩無人聊克注。絕唱。了令廣
絕唱。外重中已惧。附家集。何當附家集。繫壞追感渡。如得書。每得君詩如
得書。宣心寫妙畫不如。驅除。眼前百種無不有。知君一以詩驅除。蘇司業
何人更似蘇司業。和遍新詩滿洛城。唐蘇源明。黃樓詩。我在黃樓上欲作
黃樓詩。黃樓詞。忍將故人書。中有黃樓詞。傑句。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
獨妙。天子獨何妙。雨窗教苗非。雄詞。雄詞雜今古。中有屈宋姿。脫手。新詩
如彈丸。脫手不暫停。擬蘇州。五言今復擬蘇州。咳唾成。河妨郎仲家果香。
無數新詩咳唾成。咸韶。獨喜誦君詩。咸韶音節緩。難脉禱。難脉異日同為
社。應有千篇唱和詩。借車。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獻詰孟有
移居詩云。餘波。餘波滿清潤。已與居易鶴。風流。近來誰復亭前輩風流事。

雨詩人今寂寞雨詩今屠三月至楊遂紅對櫻筍厨香處。傳不誤。紙誦待一
聲。妙語待不誤。相牽引。君未恨不興。史復相牽引。悲句。故人猶故日。悲句
寫餘恨。變風。感槩清衰似變風。老於詩句耳偏聰。冷淡。迸珠自笑誠何事。
冷淡誰能用許功。忘三伏。吟哦相對忘三伏。擬迸清溪入雪宮。湖州名水
晶宮也。山上集。百首共成山上集。難酬。預憂詩筆老難酬。衛口。好詩衛口
誰能得。俗子疑人本達聞。俊逸。已取千篇看俊逸。不將輕比鮑參軍。奇字。
奇字難賡變風。五噫三傳。五噫已出東洛。三傳猶北南客。似連珠。小詩有
味似連珠。工雜擬。好學憐君工雜擬。換新詩。且將臺竹換新詩。潤色何須
待來生。菓茗。羡君截集古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鴻鵠家雞。天遠鴻鵠不
易得。且今作對遊家雞。久假。退之罵天子羨鴻間公久假何時歸。明月。世
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牆。學杜甫。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
其骨。驚嶮峰。劉如太華當我前。跋胖欲上驚嶮峰。名章俊語。名章俊語紛
交衝。無人巧會當時情。前主子美。前主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雕劃。
詩人雕劃閑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千萬首。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
談笑足。夜吟。夜吟石鼎聲悲秋。可憐好事俟與劉。劉郎服役音。章句。才首
萬句率非我。意走從君應已遠。光有識。流落天涯先有識。詩格老。二公詩

格老。獨斷醉後狂吟許野人。氣吐虹。知君不向窮愁老。雨作清新氣吐虹。
清激。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肪紅。句句。公詩句句有生整。繼永和。
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恩韻。好詩恩韻邪家和。刻燭。刻燭應
須便置。如秋菊。小詩如秋菊。艷艷霜中明。長篇。過此感我言。長篇發春
蔥。傾瀉。歸來十首詩。傾瀉五石瓶。彭澤蘇州。却疑彭澤在。頗覺蘇州閒。
意。還靖節。五言當還靖節。奇韻。奇韻清詩苦鬥新。掎殘椒桂。最後數篇君
莫厭。擣殘椒桂有餘香。珠也。詩新。筆老詩新疑有物。盡詩人。此士若容階
土滿。故應客主盡詩人。借君句。我老詩壇什敗旗。借君詩句發良將。催詩。
夜燭催詩金燼落。只自知。故應好語如紀遊。有味難名只自知。詩將。截酒
遊詩將。詩將不是仙。工嶷病。詩人工職窮。之政忘飢飢。有聲。翁國梅仙詩
有聲。不語。今詩忠職譬。不語頭自挑。聲韻和。我詩聲韻和去狂。心千峯頗和。狂
詞。小園香霧曉籠。醉守狂詞未必工。晉史。數詩應有取。曲收刑晉卿新
賜。五字詩。美人長短三千首。却愛韋郎五字詩。詩清。題詩誰似皎公清。詩
酒相汙。平生詩酒真相汙。此去文章恐獨賢。清篇。老作清篇星未枯。不見
新作詩。尼姑廣毅。叶兒淨洗涵星硯。為子賡秋望月湖。壁詩。壞壁題詩已
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記孤吟。更邀明月說明年。要記孤吟孟浩然。萬口

傳。湖聲半夜千嚴響。詩句明朝萬口傳。曹植句。每見便聞曹植句。清將詩
語尤清絕千金。吟公五字詩。美重千金。慎勿出。收藏慎勿出。免使群兒驚。
五君詠八哀詩。妻涼五君詠。沉痛八哀詩。嚴詩律。舊學嚴詩律。餘威嘆塞
氣。補詩亡。豈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少味。老夫作詩殊少味。愛此三篇如
酒美。綠詩窮。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如東野。詩如東野不言
寒。林和靖。清詩洗。置之江淮間。清詩洗江湍。消永夜。賴借好詩消永夜。每
逢佳處輒參禪。一時編。奇與君家小兒子。它時此句一時編。槊詩壇。君家
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袖手莫輕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
鄭伯降條侯壁。明朝鄭伯降。誰受諸夜條侯壁已驚。妙奇。吉語多妙奇。可
識不可詮。巧笑在傾頰。未言餘修識。不堪賡。既未復空賡。一字不堪賡。島
可句。吟為瑚璧聲。時有島可句。如神。試拈詩句已如神。詩律細。傳家詩律
細。已自過宗武。短詩。短詩勝上感。聊以感宗武。武少陵子。懷祖。上懷祖常
置其子此之膝上。詩暮。入室亦詩暮。少游常酒後。讀孟郊詩。夜讀孟郊詩。
細字如牛毛。佳處。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遇。餘騷。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
騷。滿激。水清白石鑿。滿激不受萬。不償勞。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對空
鏊。又如煮彭蠘。竟日嚼空螯。償清韓家。要當鬬僧清。未足當韓豪。寒虫號。

何昔將兩耳聽此寒蟲號。置之。不如且置之飲我玉色醪。孟郊詩。我信孟郊詩後作孟郊語。飢腸。飢腸自鳴喚空壁轉飢鼠。肺肝出。詩從肺肝出。出輒愁肺腑。自煮。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近古。南史銅斗歌。郊但願近古。短長黃。挽弓射鴟鳥。獨造短長黃。踏浪。不是踏船翻踏浪不踏也。吳姬。其姬霜雪白。赤腳沉白鄉。踏浪兒嫁與踏浪兒不識離別苦。歌君曲。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為旅。一秋悲。嗟人長負一秋悲。翻水。詩仍翻水成。黃白春

諸阮有二妙。能詩定自春。諸君空餘詩語工。落筆九天上。淺陋。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吞江。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一律。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吐佳句。諸家吐生句鮑照與公謂老詩作鮑照詩。入詩律。秋來入詩律陶謝不收拾。陶明靈運。知句法。無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謝靈運寵枯。寵辱已備古杜甫法。論詩。自住見謝公論詩得淡泊。交臻。世方尊兩耳未救染交臻。言世俗貴耳賤目未救定論。指南。論詩許安指南。靈緒。工于吐生句如蠶緣出盆。傾城。公詩如美色未嫁已傾城。有聲。五言空有聲。近周南。論詩終近周南。灑新句。尚憐貴陳紙上語灑新句。寫心。大詩寫予心。詩不盡將予不大貽句。貽我東南句。慰閉黙坐得玄珠。破公詩也琢磨。琢磨佳句問潛郎。哦詩。想見哦詩夜春為得意。新詩得意秋

雪氣。無句。我貪無句當二物。咸推實。作詩咸推實。弱昧計解是。妙語難忘。神花生枕。忘。妙語丞難忘。凌雲。詩精香雨的凌雲。韻寒。張侯誠詩松韻寒。六月火雲蒸肉山。清風起。我詩清風起空谷。秋月澄江。晉宋落筆貴幽芳。秋月下照澄江空。渙鳥。感君詩句渙奔電。挾風霜。今我詩句挾風霜。隨詩窮。憔悴若敷隨詩窮。詩瘦。定是沈郎作詩瘦。不應春能生詩愁。雕句。欲雕好句已春色。日曆如山不到詩。吾無工夫作詩。有新功。徑欲題詩謀浪許。杜郎覓句有新功。杜家父知學。進詩工知學進。詞音見意迫蘇子由。更老成。詩到隨州更老成。言郎傳大侍父隨州。江山為助。江山為助筆縱橫。劉庾。前身郡下劉公幹今日江南庾子山。劉禎庾信各有詩名。福詩。少依袖詩來斗斛珠的皪。箭鋒直。乃能持一卷與我箭鋒直。言少事詩。卧向壁。吾自得此詩三日卧向壁。題奉先。題詩奉先寺東京老宗室。可消愁。如今詩句可消愁。古錦囊。收拾從來古錦囊。今如老將敵難當囊中。囊中尚有七雖千。花底將前作戰場。望風降。傳聞佳句望風降。碎金。五十清詩是碎金。試教御地有餘音。江山吟。方今臺閣極多士且傍江山好處吟。一段冰。五十清詩一段冰。持來恰得竹林上。張壁。自從壁間行生龍更教見識詩題回文錦。十詩織就回文錦。亦有吳蠶絲意。奇只無個邊事連流音實酒

長公蘇若蘭言詩。言詩起老夫壓倒。言詩救壓倒。物固不兩大。山谷言詩為文與可竹勝也。排闥。排闥有新詩。忘嘆得見嘆。珠。吾使君恩未論休。五言一變。是不須客賦千首詩。者是償言一變。起予。還有新詩來起予。清吹。詩來清吹拂衣巾吹風也。覺有神。可法詞鋒覺有神。嚴且清。李侯詩律嚴且清。諸生屢載筆嚴横句中。句中猶覺道戰勝。言以道戰勝。隨人詩鳴。隨人更樂以詩鳴與世浮沉唯酒可。閉門覓句。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對客揮毫秦少游。貽五字。邂逅終日讀貽我五字詩。句如秋雨晴。句如秋雨晴逢客休脩屋。君起予。非君一起予衰病豈能詩。不吟詩。無有一日不吟詩。詩狂。先念詩狂先念作酒聖。又詩成一座明燭又詩成下筆。言詩今有數。下筆無不成。詩客。筆由詩客把。寒爐。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言二人用心苦。微王公。驚人得佳句或以微王公。半勝。定作千勝傳抄聽小舊。言抄詩。見捲。新詩若見捲。長句。張侯海內長句史。雅歌。思子廟中雅歌無答也。少嘉筆。召高郎少嘉筆是定知三佛同科。言高子勉與張元。句中有眼。搖遠句中有眼老杜詩眼在中句也。付公。今我今六十付公二百年。言二百年無此詩。以一代之詩付之也。可鏤歌。詩須皆鏤歌。俊逸。句法俊逸清新。精神。詞源廣大精神。建安開元。建安才六七言開元數兩

三公。安排。虞卿萬方無一字安排。一字有神。言不為物役詩思乃凝於神也。識病。更能識詩家病。言其我眼中各具小技。句句真成小技。靈府清寒。靈府清寒要作詩。言吳蠶。明珠。得逢紫微宮明珠得盈斛。江州道士示太白詩故以比也。洗肝膽。佳句洗肝腎日傳皆也。新句法。傳得黃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山谷指坡公。五字寬。空餘五字寬。文似兩京然俱清。是君詩與字俱清。難巧。酬報終難巧淡然度日惟喫睡家二人能詩。陸與皮日休詩非以作難得巧為工。是之使難得巧。衙說詩。思開衙說詩正衙說詩解人眼。四然。萬事不掛眼四然猶有詩。似愁詩。秋來誠苦詩賢勞似愁詩。且然得也。且然聊寄凡得也。自知之言且詩不為求工。遣興而已。獨笑。獨笑真成喬蔡碑有餘乾免然成獨笑之言以頌山得詩。雄豪。論詩喜雄豪。言得詩之豪健。詩癖。平生有詩癖如病不可療。千手不供。寫詩成千手不供寫。能多愛。公好詩又能多。積苦。老夫何有更横戈念此子思百戰何言文戰無敵子思多雄戰。陳簡齋論詩。鄉里舊論詩言出南豐門。新有聲。能詩新有聲。秋蟲。江公試作不工秋吟作秋蟲對白頭。詩興。詩興南能多不須多。借興聊日遣今篇不須多。已厭。論詩事有已厭寫筆。益奇。詩語驚人華益奇。驚人句。遇興何年處絕倒世間能有幾人知。得人意。每讀吾詩

侍人意。驥歷塊。詩成落筆驥歷塊。術肯啗。得句未肯啗覺見賤屋。人自
窮愁公晚二千。人自窮非詩字二獻不肯作詩也。周晉復。公詩周晉復。父
老無天寶。詩話五十三不同頃公以詩話。賦七字。金華仙伯賦七字。好事
不復千金傳杜。天所借。肯遺唐士亦具豆斗酒百篇天所借。言李。有新句。
正恐朝來有新句。長吟。江西勝士與長吟。錦不如。未有新詩錦不如。陪張
韻。追陪張韻愧非過應接前聞覺未多。滌煩風雨入懷泥滿勝時須好語
滌煩慕。史清新。了知句意史清新。詩興動。揮御作新詩興動。可令十里不
同風。囊區滿。布上秀句囊區滿。句苦。句苦不緣愁。多相。絕唱猶多相。先表
卻後酬。餘露。飛歷新句散餘露。雲近詩。才退于畫不堂奇。每愧諸郎雲近
詩。供一笑。從作七古供一笑。自厭那得使人服。有心期。得大宜妍只自知。
咏容千載有心期。古無知音真與古人相期耳。史有詩。恨君不見金華侶。
何處如今史有詩。謂當直。賦五字。三年賦五字。呈不惜揮兒。未工。少好老
未工。待月投子佛。起衰乎。得句起衰乎。近功。論詩快近功。未須衰。尹汗為
句未須衰。作魔。老去斷百好。尚以詩作魔。七字賦。翁于為吉十。晚渠七字。
我詩力。既知詩力解窮。今萬口傳。脫手新詩萬口傳。驚老眼。底宜送詩驚
老眼。豈宜待句自清航。興來。興來不假江山助。自過潭如草木春。智惠表

馬智專吾不讓。衛陽紙貴于能頻。看詩。老聞看詩老猶能。近風騷。飛便有
新詩。高處近風騷。聆五字。隱几聆五字。未覺歷日驚雷鳴。翁為負雷鳴莫
作飢鳥號。微吟。微吟子杜摧句裏江山隨指顧。得瘦。學詩端得瘦。飽
參。可憐宋風卻飽參。金璽。貴生多新詩如金璽抽繹。唱高。高格唱高難歇
乃。為求得父咀。意合。意合無古今枝猶有迹非。名成。價重。名成并子雙價
重先生猶。太瘦生。己如名世代為耳可復緣渠太瘦生。出眉宇。得句未肯
吐。秀氣出眉宇。隨筆。賦詩隨筆落。可憐生。觸復可憐生。催新句。絕須一起
催新句。事風反用兩催詩之意也。詩書。融詩貴筆今未有。庭我獨得神所
鶯。無好語。夢中無好語。池草為誰生。誰知。得句有誰知我在。有新詩。學詩
有新詩。貴把共誰激。春生吻。詩如春生吻。懷抱。移來平時任句懷抱頓能
揽。鬭里論詩。當于鬭里與論詩。光華。本日光華開秀句。得意。先生秀句滿
天東二子緣渠尋得窮渠謂詩。雅頌才。詩清雅頌才。君知。妙語君所知。小
吟。可憐小吟撩我老。吟邊。只今剩作驚人句。顧覺吟邊意未平。學詩。貴立
學詩用力新意手疾口如翻。置。送七言。衛風踏東送七言。安今寒屋立春
滋。驚四鄰。是時積陰人貴食。呼門索大驚四鄰。雪中。離字。是來綠字猶且
寫。豈不見我赤米君赤手縛麒麟。嗟吾老矣心自乎。從須赤手縛麒麟雨

手。翁道逢其人兩手分。姑婦拼磨工古罕古詩學。鈔詩。判欲鈔詩寄來使。
未多陪。倡酬于此未多陪。近風騷。過使詩律近風騷。險韻瘦辭。險韻瘦辭
貴討論。當門。真持布鼓過當門。敏捷。敏從才無盡。錦張意有關不參關。睹
績想詩不參閑。驚人句。獨無錦里驚人句。才盡。老來才盡無新語只欲煩
君急手揮。看句。登高看句記山川。元祐脚。肯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元應
天窮言意直也。容兒語。詩成已作容兒語謝靈運小名。善世。昔人三百篇
吾世已有餘自娛。近事史漢唐猶以詩自娛。笑調。贈有一詞笑不空。那能
繼。句妙那能繼。徐庾。錦囊佳麗併徐庾勝欲問君賦將公。頃暮。領暮旬
于。劉孫英雄志。壁間。客落壁間詩主持從所嫣。候虫。吟聲正可候虫鳴吉
如候虫之吟。前書。熟知詩律自前出。愁難和。句妙方愁手難和。步兵詩。早
作步兵詩。曉來雲門擇。藉詩不修。山中篇。爾我若下香熏于山中篇。虛隨
五字虛隨萬里船。言空有詩聲。須好句。紅水向未須好句。間七字。間七
字心已識。鉤章林句天興在。叔李詩。李也亦有詩首篇叔李撰尾驛船。
一詩。一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愁。未及和。未工。賈羸詩未工狂束要小飛。奧
腐。是才雖其腐。筆作青紫秩。精力盡。此生精力盡於詩硯嚴心存力已疲。
爭出手。不六虛王爭出手。却思陶謝與同時。江山助。詩豈江山助。句新清。

家法句新清。劉陰何。新詩平定劉陰何。萬户。筆須萬户撑經重。不得千篇
一已竟千首詩輕萬户侯也。擬說詩。擬說詩心已解。世間快馬不須鞭。
明朝有新句。預恐何必豐。明朝有新句。何遜為水部。淺短。我詩淺短子貴
嫡。衆日俯視無留藏。有賸。句中有眼貴剩儲。洗滌煩熱生清涼。厭黃詩。人
才我詩磨貴語。扶堅。夜燎膏翻光。氣。焦我來索索不自挑。正類好語能快
誘。詩家新有聲。詩家小絕新有聲。為傳秀句西里黃。章杜。章杜諸人得知
詩。千詩。一窮無四壁。百代有千詩。驚人。莫平切力師將律。不是驚人誠獨
賤。先得句。已度城登先得句。尋詩積。身詩社老詩思。拆補。拆補新詩擬
獻酬。詩有驗。我知詩有驗。莫恆路無機。詩能窮人。爭著語。欲共元劉爭着
語。不堪撫摩己隨風。精役。詩清精役。擘鉢催。登高能賦眉吾僑不用倚
杯學鉢催。留句待。二謝風流令復見。十年留句待君來。吳吟。吳吟未立傳
建語。楚語不毀此。伯仲。新有詩聲伯仲間。登臨得句。作意登臨逞得句。此
生寧復要長閑。細細看。從今來石非奇事。只借君詩細細看。尚堪賦七字。
老子尚堪賦七言。七字語。達興寬為七字語。壽人新代一行書。窮五字。未
信世人窮五字。二鵲過復以詩鳴。增紙價。不伏近詩增紙價。得知春入風
騷。推敲。出手推敲窮退右。

文事 碑刻 晉昔僚欲覽碑上文。昔使直煙談。剝落。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墮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來。蟠形模奇。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舞拏虎螭。偶見之。事嚴迹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涕漣洏。我來咨嗟涕漣洏。搜索。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塵泥涴。銅書嚴上石。羽使塵泥涴。鐫銘。無識仍鐫銘。踏書。石。書於蒼草石。立狀崔嵬額。石篆。寒岩飛溜落青苔。字斷石裂何奇哉。不滅。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隙。石泐。山中老僧憂石泐。印之以紙磨松煤。留傳。欲令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非筆畫。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為。崔嵬。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高崔嵬。遺迹。當時舒弟給山嶺。古迹迹於蒼崖。深埋。山秘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欲下。請群仙飛空欲下。請常有海日清光來。識字。若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封寄。辭慳語斷不足以對題。遠寄蘇與梅。刻其名。因歸謝者為為我刻其名。遺名。客者各遺文已被苔。理路傍。斷碑埋路傍。沉碑。沉碑身後念陵谷。把酒注下臨山川。憂崖。可哭沉碑更崖。刻金玉。我欲青于芩刻以金玉。聯。金可鑠而消玉可碎。非堅。蘇鏡堅頑。趙然置酒卒歲逸。尚有詩賦鏡堅頑。石皺。蓄聞石皴今見之。文

字費律蚊蛇走。摺疊箱口。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評渠如摺在口。好古。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偏旁點畫。然身偏旁誰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車攻。我車既攻馬既同。其魚維鱮貫之柳。所辨之字。識鼎名斗。古器縱橫猶識鼎。眾星錯落僅名斗。模糊詰曲。模糊半已似癥胝。詰曲猶能辨跟肘。缺月嘉禾。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稂莠。偶存。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軒頡冰斯。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挹冰斯同鷇㲉。籀史變蝌。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史變蝌蚪。古文蝌蚪。岣嶁。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壽年歲。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文字記誰某。刻石。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擊掊。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隨擊掊。鬼守。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鬼守。物閱。興亡百變物自閱。汝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不爛。古碑埋不爛。久換。但書雖可續。字法深久換。誰見文。刻山石。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湘東碑。誰能為我訪遺跡。草中應有湘東碑。刻詩。鐫石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其旦暮。殘碑。都嶽更幾時。到處有殘碑。蝌蚪伏龜。古碣埋蝌蚪。崩崖卧伏龜。安排收拾。安排壯事樹。收拾費金貨。岣嶁。岣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古碣。門前古碣卧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斷碑。雖羊得斷碑。寫蒼崖。徒寫蒼崖留歲月。他

年誰識此時心。三碑。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豈山邪解讀。老人邪解讀。偶見不能記。不留碑。唐初傳有此。亂後不留碑。留山隱。爾來古定誰傳刻。公有妙詰留山隱。野火燒。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元結銘。磨石。南山多磨石。清滑如流脂。摹刻。未磨為摹刻。細妙分毫釐。佳處。佳處未易識。當有來者知。黃銀鉤。邢公勒銘留劃畫。刻劃銀鉤洗蘚苔。鄭聖求銘。摸索。摸索十年煙雨隔。摸索一讀心眼開。摹邑曹娥碑。峴碑。峴山碑首千年石。他日已人懷叔子。時時解看千摩挲。零落。斷碑零落卧秋風。古什溫公之碑猶再復。它山。兩蘇翰墨相為重。不到它山世已傳。君子表。刊日月。泰山刊日月。頌吹漁。再讀頌吹漁。開摸碑。惟有開摸碑。文章蘇淡立。中興碑。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永州。摩崖。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瓊琚詞。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文士。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為洗前朝悲。寒音。寒音來滌瓈。鏡翠碧。惜哉次山世未願。不得碑文鐫翠珉。吉元結次山。朝陽巖。下入朝陽巖。次山有銘鐫。文不辨。蘚石破篆文。不辨瞿李表永州朝陽巖。見今李陽冰書也。陳當窩。見上雷當徹定碑。與人何事有枯榮。黃樓記打碑聲也。後世名。已得皴音咸陽市。更恐書留後世名。大蘇碑。

屏亡老草蒙。市人大蘇碑。草中潮也。覽古。只麂千載後。峨公黃樓記。覽古勝當時。人情貴耳賤目。一片石。為我一片石。併刻雖摩崖復山自比。字畫 崔老千光。當老千光老。起龍虎。筆勢起龍虎。篆文。落筆篆文崩雲使人驚。鳥跡。爾有鳥跡書。相招習課飲。人家。字跡人家中。如天落雲錦。請羅。請羅向空笑。疑君在我前。不滅。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三年。鳥跡。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君間。上古。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歎息。感此三歎息。從師方未還。獨步。步平上人琥懷素草書。天下獨步。墨池。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山中兔。天氣凉。八月九月天氣凉。酒徒辭客滿高堂。石硯。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掃畫數千張。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飄。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不停手。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龍蛇。恍恍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龍蛇走。驚雷。左盤右蹙如驚雷。狀同楚漢相攻戰。書題徧。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徧。浪得名。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老死。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天生。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杜絕倫。褚公書絕倫。九齡。九齡書大字。銀鉤連。濕翰銀鉤連。染翰。朝朝染翰侍君王。筆飛。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神速。總角草書又

神迹古色萬里起古色謂草書也空雄將草書非古空雄壯破餘地筆力
皎餘想八分字也直百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蛟龍盤怒內屈强八分
字也揮毫揮毫落紙如雲煙張旭也雄驁雄筆勁十古墨客墨客興無邊
蒼頡蒼頡鳥跡既茫昧銀鈎蛟龍動蓋燭銀鈎龍蛇銀鈎皆字體也尺牘
尺牘側陳追變化字體變化如浮雲通神書貴瘦硬方通神快劒快劒長
戟交相向謂篆也文翰文翰飛省書草聖草聖秘難得溟漲滄溟漲象也
逸氣逸氣承威清識實堪貧一字實堪貧筆書筆書何太古垂露仰看垂露落
姿相纏蛟龍交相纏楮蘇書借楮薛能神翰神翰頗不一體變鍾來兩注
鍾繇鍾會為人子書隸書韓筆下題御筆下聲形撓不聞奇字為我講
聲形八分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張吾軍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
柳衛夫人聞道尋熊猶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記姓名昔日儒工記姓名
遠勞辛苦寫西京臨池近來漸有臨池興為報元常欲抗行墨沼小學新
翻墨沼波羨君瘦樹散枝柯弄吾在家弄玉唯嬌女空覺庭前鳥跡多自
題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厭家雞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
已厭家雞官奴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論付官奴元和腳柳家新樣元
和腳且盡薑芽斂手徒書窗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窗且當勤起萬事事

無成趾墊成南宮起草舊連名二妙勸君大志添功用起取當時二妙聲
墨池聞說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那得知如今誠遣限增悶已道
世人那得知薑芽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西賓若道柳家無
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醉題壁又妙題屋壁虹霓隨卷舒餘墨遺跡庶
庭在餘墨淵不枯醉題又御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剝生煙楳傾壓河傾崖
奔勢曲折字壓太華高崔嵬下筆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信
手濡毫弄點畫信手不自停莊懷端莊雜流漫草聖見神光精詰言既
可驚筆墨尤其精溢紙幅爛漫溢紙幅視久無得形蟲篆鳥跡朽蠹書存
蒿遺文篆鳥跡縹緗筆畫縹緲多餘妍骨已朽欲知所書今其多骨已朽
史奇筆有神鋒老史奇傳百世二寶收藏傳百世豈惟寵當時顛廢
詩成多日焉筆法頗與庚蘇飛鳥驚蛇已亡飛鳥失驚蛇空詩錄在而
真蹟真蹟亡識字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草書何用草書誇神速
開卷惝恍令人愁好之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適意自言其
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遊醉墨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銷百憂病
嗜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敗筆君於此藝亦云至堆牆敗筆
如山丘一揮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點畫我書意造本無法

點畫信手煩推求隻字片紙胡為議論獨見許隻字片紙皆藏收不藏鍾
張不藏鍾張君自足方羅趙我亦優臨池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醉
墨醉墨寫邦國歐公題東坡圖髣髴淒涼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
題壁有感榴皮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吾先生學柳故題詩
書小字淨几明窗書小字使同兩雅注蟲魚草聖舞劒有神通草聖似伯
英頗達蛟龍困水無復臨池似伯英學書水墨蘭亭蘭亭蠹紙
入招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公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
父子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李陽冰嶧
山傳刻典型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水斯書貴瘦硬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
未公吾不平肥瘦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好古吳興太守真
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龜趺入坐螭隱壁空齋晝靜聞登登奇蹤奇
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書溪藤書來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
溪藤春蚓秋蛇蜂腰鶴膝嘲希逸春蚓秋蛇病子雲蘇十蕭子雲也謝赤
這詩鬟語言詩與字非二絕二絕醉裏自書醒自笑如今二絕更逢君王筋
工歸後空驚玉筋工玉筋書也出銀鉤羲之生五之碑出銀鉤驚蛇前身
或草聖習氣餘驚蛇墨戲知詩仍翻墨戲海亂群鴻適意吾雖不善書曉

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見推子詩亦見推語重不敢荷子由
剛健婀娜觀研容有態壁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每自
譏不謂子亦頗言字體書成書成輒棄去繆被旁人裹皆云本闕落結束
入細麼古書法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世俗筆苦驕衆中強嵬騀鍾張
已遠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退筆退筆如山未足珍鐵門限都人踏破
鐵門限唐僧智永工筆札求書者多故也隨意畫承蜩枕蛇隨意畫覓來
禽好事即力取王城少知音豈無换鵝手他知覓來禽小楷小楷清絕規
模跛元和腳君家自有元和腳柳公權柳宗元新樣元和腳厭家雞莫厭
家雞更問人言學王右軍書法一紙二紙行書兩紙許遠良猶賸已成縑
補遺良帖云傳家法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作行草為君紙
尾作行草炯如高雁浮秋光潞公為郭熙畫秋山來禽青李三作縣書防
盡路得見來禽與青李蛇蚓驚雞春蛇秋蚓久相雜野鶩家雞定誰美王
函金鎔王函金鎔上天來紫衣枚使親臨爲雲委紛綸過眼未易識嚴落
挂壁空雲委寒具油誰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寒具饊餅也油汙
流書畫巧偷豪奪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顧愷之畫為桓玄
所竊破垣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謹復坏唐王涯藏書畫後為人破垣取

盛際崇儒學。皇家盛。興隆學校皇家盛。猶黌。庠序制猶黌鄉間教不行。樂
育。樂育推仁亦主教。勵賢。本欲勵賢修古學。學政。古於經學政今也藝庶
名。沂風。春畫沂風勝芹土泮水清。象丘形。諸土拜王象欣識象丘形。有經
斯全璧有經。廣庠。漢詔崇儒學廣庠隋唐獻寶。構叢。想新胥構萬株邇歡
誦。璧水。照欄雲先鬱四環璧水清。盛冕。冠重儀盛冕高杜德同周。文郁。舞
星彌文郁。讀經盛禮修。昕鼓。微生聽昕鼓。領幽覺弦游。從學宮。大雅彼君
子。隔來從學宮。諸吾憶從太學諸土列。我尚弱齡君秀發。儒學盛。欲知儒
學盛。首善本三雍。盈門。土徒日盈門飢坐列屬發。蘇絃誦。瑟洪已可豪
也。聞絃誦音。青衿見。警自圓美。誦家兩青衿。讀書。行書與相替。直酒仍須
飲。如玉琴。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益齋。從于迷香含吞以益為名手閑
之夫子。水並非速成。為學。為學務日益。此古富自強。為道。為道貴日損。此
理在既並益銘。頫君書此詩。以為益齋銘。聞道。我欲臝然往聞道未冕[illegible]
智雖劬賣執。自牧。後生不自牧。仲今空快果。揠苗。賣落。揠苗不待長。吾笑吾
求益弟子。學子讀書聽而病。書縱橫。排門入室書縱橫蠑紙塗龍說雲母。
口潤。翻誦書口潤翻布穀雜杜宇。郢賀。擬所思郢賀。鯤化。鯤化陷解凄。長
何蕃。諸生爾自畏何蕃。槐市。往見中平隱槐市。諸生。代此諸生漸杜鬱。來

頭雜說爲縱橫。黄升堂。將升聖人堂。道固有扉陛。開儒關。張侯大雅曾
結髮聞儒關。從學。十年爲從學。苦淚共陛戺。陳學舍。學舍論文二十年。
自頭相對困休勞。三千。三千者籍今爲盛。相顧。豈待相顧言。方爲不朽計。
識子。我昔識子自武功。寒廳夜話樽酒間。誰識之。無妹自逆推識之者有才
不用今老矣。君獨厚。衆人供素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獨憐。人皆笑矣
狂。予獨憐其愚。得其爲人。己得其爲人不待風馬牛。其賢愚。浮雲無根蒂。
潰滌能須臾。知經輕成敗。得見其賢愚。多學寡言。仲君豈弟多學。王子清
修寡言。豈易識。無華豈易識。既得不自隨。默識。威否不出口。默識如看龜。
昔傾蓋。都城昔傾蓋。驟爲物態轉。每見江湖間。秋鷹已離鞲。于今三會合。
每逢不少留。可識。據章既可識。瑚璉誰當收。識英偉。舉人脚賤。賓英類識
英偉。鄒鑒。人耶識耶鑒。未識君。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爲史。難經科。卻觀元
嫌媢士固難粗科。涉其淵。徐徐涉其淵。極望不得數。龍困。龍困雷[illegible]騰卑
偃戲虎皮。憒憒。憒憒對天公。無色白也。賁識案。但憐相識案。水鏡。胷中
水鏡共人。清鏡。閱人清鏡空。九流。胷次九流清似鏡。水鑑。有家水鑑共
寒光。安敢比。予乃安敢比東坡。有如玉璧金匣藏。相千萬。豈相千萬不會
過。陳辟識。寄實積遺驟服藉。辟其識者有敝像言坡公暗中摸索。請中

摸索不難知。輸困。眼東輸困卻見排擋香。得何耶。黄塵投老得何耶。精悍。擦欲精
悍吾所聞。可人。俊不能文已可人。八俊。恐俊先張子。請公少貫土。俱第一。參卯首
好俱第一。第一人。錄紗金華伯。人間第一人。伯仲間。兩公論詩伯仲間。識黄裳。綠
衣猶記識黄裳。潘孟陽母劉晏女識杜黄裳於綠衣時知爲貴人。識君。平生師友
張章公。死耽君口不空。半面。半面相看吾已了。得斯人。高參來得斯人。親謂予融
龍卜可不諾而吞來識因十卜可不。懸日月。識高懸日月。短檠。短檠吹使施巧。終然
莫汲深。識短難知。
師儒　袁[illegible]萬。宣今余非聞禮樂秀群英。白首。黄金散盡交不成白首爲儒身被輕。衣鶉。衣鶉本
淳百丈章多任混。談五經。曾史談五經白髮死窮。死經濟策。所以經濟策沱如坐煙霧中。履。少看
逍遥度日戴方巾。履鳥。頫步從丘道。衆行先起履。衰衣人。泰衣云帽衣不重衰衣人。叔孫通。君
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歸耕。許事且未達歸耕汲水濱。杜儒雅。風流儒雅亦吾師。宋玉。是汝師。禪
益多師是汝師。是吾師。幸陵蘇武是吾師。謙未達。師資謙未達。五車書。兩貴五代勁皆得男兒須
讀五車書。文選。熟精文選理。飽經術。飽經術。勤六經。不足無責太勤郎勤六經。樽酒。何特
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不愧。論文或不愧。論文。孟子論文史不欺。智界釋。論文暫眾釋。笑自知。詩文笑
自知。騎大場。世氣駒大場。文字。文字曾不留。多殊鬼。多殊鬼。儒術。儒術歷難起。　韓
博經。博經價金房。教化。儒生帳教化。松竹林。讀古松竹林。浩千萬。歸來閉書史。文字

浩十萬賤。嗜。歷踪竟誰存。賤嗜非貴藝。沒古。歸亦識矣之沒古得。倚楼讀書史。犯
門讀書史。風清寬尸凉。詩書。詩書漸欲。概勞精神。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抛是勞
精神。綴語言。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昏頭雪白。夜諷。夜諷常在竹。蠹書虫。直珠
蠹書虫。生死文字間。古道。古道自愚意古言自嘿。珠古。書今同珠古。誰與爲歡
終不掛眼。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掛眼。凭書案。孜孜凭書案。譬彼鳥黏黐。聞之師。且
吾聞之師。不以物自墮。拳足拜。聖儒拳足拜。經史。館儒養經史。樂名教。始知樂名
教何用苦拘僻。　柳爲責。知命儒爲責。窺唐虞。幽況謝世事。凭默窺唐虞。古今
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自笑。過欣或自笑感或亦以吁。舒散。標秩春舒散。前
使互相追。靈府。聲爾漫靈府。日與往昔殊。了了。聽文下了了。微卷兒若無。竹素
貌夕讓與言。但與竹素俱。熟寐。倦極史剉卧。熟寐乃一蘇。文體。文仲晨交體。太
永心自愉。其適。得意適其適。蕭散。道蓋卽閉口。蕭散納困拘。愚拙。巧者爲我愚
智者爲我拙。自悅。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六尺軀。貴爾六尺軀。勿爲名所驅。
醉學者師。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瞻。好古。吾常患力寡。欣予好古使。伏生。傳
經伏生老。臨席。函丈師臨席。盈庭。傳古漫盈庭。勤苦。一生勤苦書千卷。得曹子
自我得曹子。於兹二十年。得吳生。今又得吳生。既得書且數。百年。吉士不並出
百年猶此風。材賢。自藐。江西其慶多材賢。自疑。吳生初自疑所徵豈其倫見

曾子。我始見曾子，大學初亦然。無倦。善誨常無倦，餘誨亦可編。盈門。士徒
日益門高弟，常鏁最高弟，蓋游各名科。年畢從學方千君偷，殿公齋每偷
瞰師居康坎壁。莫及。而高雖莫及，師讚豈非凡。 蘇相從卒業。去年相從
咏本易觸，道已許談其親近。將棄官往卒業，俗緣未盡，邢將趨從我遊。異
哉梁子消而僧，不遠千里從我遊。正色。嫌然正色盡變歸，世之所馳我獨
不問事。我主廢學懶且偷，長見問事貫長頭。曹芹。所工已成，曹騏服泮宮
初采曾侯芹。從文舉。正平獨肯從文舉，禰衡孔融。斷孝尼。中散何曾斷孝
尼，從康表孝尼。曜儒。耀儒不足仙。會諸儒。先生會諸儒，飲食清不濕。書生
習。無書生習氣，未能無書書。師閱頌。予閱二三子詩，赴師閱頌。非它師。詩
文非它師矣，去乃富春。非俗儒。泮宮先二也俗儒。諸生。代北諸生新狂言
橫經。一落夜馬襲五見霜葉客，夜談空說細春亭，猶橫經。編簡香。初聞編
簡香，精覽錄編歷。初舉進士不第，家安國為武都教授，後隨韓存實任。老
儒。啟仲老儒焉氏業，強隨舉子踏槐花。師皇墳。君乃與我師皇墳，常齊老
細釋逆文。函丈。先主羅函大教，授席開函大。絳帳清風。絳帳清風肯楷神。
廣文寒。才名誰似廣文寒，月冷雲片琢錦繡。 黃蕙千里從師學道。真千
里參魚去。已不撣走道遂行財肥。訪道。勤于來訪導，擇燕我何有。理窟。張

侯真理窟。堅壁勿與戰。鳳羽虎章。丹穴鳳凰羽，鳳林虎豹章。古文有種。家
法。小謝有家法。師承。我學少師承。坎井可窺屠儒衣。儒衣相詬病，文字共
娛玩。真儒。使民皆農桑，乃是真儒耳。青衿。青衿廢詩書，爭席。諸儒爭席異
臨軒。程藝文。諸生程藝文。辟雍老。翟公辟雍老。薪槱。薪槱茂棫樸。並世。師
儒並世難，日月逾薪疹。子由。從師。從師學道也不恩。勝故年。但使新年勝
故年，即如常在耶羅前。言從學有新功。如在父眼，慰意。被諸生。文采風流
被諸生。聞道。相將聞道城南隅，便無乞洪駒父。師山谷。青莪。向使賦菁莪
何敢當不類。望山谷教育。無業。它日可教之，至音尚無業。為儒生。二十始
肯為儒生，行尋丈人來巾屨。 陳曾諸生。丈人曾諸生。聞何生。多士聞何
生，何崙書。曾儒。三年侍曾儒。從師樂。士有從師樂，諸兒卻未知。師法。歸法
將誰傳，親年富有餘。後此翁。生世何用君，我已後此翁。書生早則不見。門
下士。賴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一瓣香。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如宗門
中得法所自也。嫡孫行。世非嫡孫行，名在惡子中。後山師南豐猶子。祖歌
何孫。章一逢。斯人日已遠，千載幸一逢。異聞。曉進遺前輩，平生聞異聞。識
此老。吾詩識此老，天豈喪斯文。三千子。佚其三千子，皆名四十春。腐儒。乾
坤百腐儒。嗣師友。從主學行嗣師友，磊路不進空迴。背盲聽濕琛壻主

青盲。吉賊其良心也。師友。門士師友，門四海參寥師。誦賦。青衿曾誦賦。
登門。嗜青始登門。三千。三千著籍今為盛，允萬論程不作遲。秀士林。三楚
風流秀士林，英詞從昔動餘門。師門。老去斯文不再論，却因夫子話師門。
秀儒林。冥冥超世綱，蔚蔚秀儒林。守章句。後生守章句，不足供嗤笑。筆硯。
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著儒冠。四著儒冠甘送老。吉四為學官也。伏老。
僕非伏老成，知伯獻陽主字，知伯。師伏生。字子雲。吾有後邑守子雲。定能
勤。意氣有餘功用少，相進千里定能勤，歆其來學。郡文學。平生郡文學，鄭
尚得三為。老先生。平生曾國老先生，晚見諸郎識老成。三為。三為郡文學，
大勝鄧元侯。空虛。空虛仍發忌，何以慰諸生。一長。一長未可為人師。
考試 韓舉進士。州家聚進士，選試繆所當。煒煌。師辭對我其堂句何煒
煌。歐有司恥。朝廷天士有司恥。侍從。自慚知予不能薦，白首胡為侍從
官。求士。求士有司公。紫案。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群英。春蠶食葉。
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德行。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
公卿。鑒裁精。自慚衰病心神耗，賴有群公鑒裁精。懷詔。悄隨懷詔下天閣，
一鎖南宮鎖鑰。衡鑑。衡鑑無以選，英豪此所鍾。可畏。披衣嗟可畏，奏下
始聞封。真才。但喜真才得，寧憂積議攻。慶得才。文章然音着肥拳，朝野入

吉慶得才。 蘇鍱醉翁。當年踏月走東風，坐看春闈鏁醉翁。六一。當門生
曰聚門生幾人傳，卻將新句調兒童。坡吉六一。墨水。麻衣如再著，墨水真
可飲。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題品。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蜀菟
蜀苑畫蘭蕕，香不數蘂莖。眩晃。首家見珠只眩晃白難蒿。容我。諸君況才
傑，容我懶且業。白袍立鵠。頗君聞此添臘燭，門外白袍如立鵠。催考校。紙
落。樓上煙雲非不來，樓前飛紙落成堆。重看。非關文字須重看，卻被江山
木放回。考闈。眼昏燭暗細行斜，考闈精仕外已除。玉石不銜。親趕二郡士，
玉石不能銜。得人。欲知君得人，今夫者亦擇善。橫碧縷。玉堂哀怨不遠人，但
見香煙橫碧縷。坡公在試院。出無計。謳吟思歸出無計，坐想蛙蝶空房語。
開鎖。明朝開鎖放觀潮，豪氣正與潮爭怒。疑可識。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
翩翩疑可識。五色。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愁不出。我愁
不出于大笑，行止皆天何可責。無怨無德。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
無德。謝玉川。買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前。凌雲賦。歸家但草凌雲
賦，我祖大人非臘仙。並送李廌方叔下第。 黃藻鑑。愧無藻鑑能推轂。當
贈錢。獻賦叢書當贈錢。遂輸墨。少年遂輸墨，蓋無異出蓋香。品目。承詔當品
目，敢也。賦納忽數來。林數沒有無賦，納思數來變名。變名混甲乙。謄寫將

焉夫可識。畫窓夜几。畫窓過白驗夜几跂紅燭。思嘉魚。鈞深思嘉魚顧良玉。玫瓊願良玉一俥。[illegible]天用一俥佑單厭重復難縱。[illegible]布溢難縱。快意。快意武皎竹。中鵠。注全無全巧觸於武甲鵠。行私。御史威降霜，行私不容蒙英鑒。史部從英鑒，片善蒙未錄。刈楚。得士刈其楚。鈴量頗三復。困人。困人亨戒害，既子具綵帳。供帳。儀鸞供帳餐饔行。濕薪。粉林濕薪煤竹啓官燭承屢。官燭決繳橫。坐窓。未穿石架木渠透，坐窓不邀令人疲，試院不能得告如木錯石架。驥子望地。驥子望地達風日，未饒千里誰能葸。難塞責。令年特責佐春官，遂只此八難塞責。權衡。文章涤鑑題時去，人物權衡達勢代。

陳得士傳

士於今執戒壱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十一　二支

詩

詩帖二十

王狀元八詩六帖科舉 杜舜舉。舜舉十六相。觀國賓。早見觀國賓。要路津。立登要路津。鵬鶚騁騏開道路。鵬鶚騁風塵。鄉賦。鄉賦念眉賓，榮華。榮華貴少壯。舉最先。中聽舉最先。宗匠。宗匠集精選。韓舉選。中世逢嘉選，就舉選一名，始得紅顏。豈不見。不見從困辛苦於何為。究根源。從本亦達士。顔守究根源。進士。柔何從進士。此路轉崖欸。鄉曲薦。詔下諸郡[illegible]表貢鄉曲英。尹東京。元和五年冬三月公尹東京。登名。功曹上言公是日當登名。得鴻生。乃選二十[illegible]。試言得鴻生。簡擇。群儒負已材，相賀簡擇精。鏗轟。捉觀列翻引吭吐鏗轟。名聲。此都自周公，文章繼名聲。耳目。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聲鳴。今者遭寒薄不能出聲鳴。為情。鄙夫忝縣尹，愧[illegible]難為情。與事。唯求文章寫，不敢如與剔。權綱。省選逮從天，新省尚權綱。鳴鹿。早甘謝鳴鹿。工席。相公朔服立工席，歌鹿鳴相拜埋，樂亦作，相升送於庭。歐取才。朝家意在取遺才。鹿鳴。曾陪鹿鳴宴，偏識洛陽生。並薦。同時並薦與存亡。蘇。爭場屋。却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賦。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千金弊帚。千金弊帚人誰買，自重而人不買也。半額蛾眉。半額蛾眉世所憐，時之所尚，亦以為姑既睫。顧我自為鄰[illegible]既睫，不獨公失嬋娟。嬋娟。[illegible]君欲闢小嬋娟，當是說人。青雲。青雲豈易量也。誰得意。榜[illegible]象未知誰得表。滿江風月不論錢。槐花。槐花還似昔年忙，唐進士。逢年。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無憂。百戰。將軍百戰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一鳴。江湖放蕩久全真，忽然一鳴驚倒人。新書。賦横所值無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王荆公新學。不得解。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得失。得失秋毫久已冥，不須聞此氣峥嵘。新科。新科復舊貫，童子方已冠。踏槐花。底伴老儒烹瓠葉，強隨舉子踏槐花。黃舉子。槐催舉子着黃花。棘闈。棘闈深鎖武成宮。試天下進士牌盧空。國朝試進士多在武成廟。宮社。圜鳩鳩欲雨唤牌牌。南嶺北嶺宮社。同言程文聲調一律耳。博投。嫔然一擲有奇偶，博懸於投不在德。言勝負偶然。巨浸。君看巨浸朝百川，此豈有意潰漲耶。言水到渠成不可必。霧豹。願為霧豹懷文隱，莫愛風蟬蛻骨仙。言無以速化為事爾。陳。大科。大科異等固其常，小卻威之白玉堂。坡中賢良科。舉外。聖作詩書端有意，猶須用心科舉外。我輩光。才難既為吾君惜，果滿寧容收

第九乘功也。熟路。熟路長驅肺綏步。百全。百全一發不虛弦。一日長。學又三年精功收一日長。禮場。禮場推老手。附尾。附尾丹諸郎。失手。妙年失手未須恨。白壁深藏可自研。千金。千金市骨爭誇價。萬戶。萬戶分封信有子九萬。九萬論程不作遲。致青霄。不謂世言談世事。卧看君自致青霄。應敵。落筆如流寧蹈襲待前應敵却紛紜。大解。

赴省 杜鳳詔。鳳詔接手衛。致身。文章會致身。春官。天老書題日。春官驗討論。龍門。隨水到龍門。禮闈。禮闈曾攀桂。 韓詞賦。任成戰詞賦。不料勞力隨省門。下驢入省門。左右驚分投。試席。做几生試席。深畫見狐鼠。翻水成。之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低面。四座各低面。不敢扶眼窺。升階。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欹。喧衆。写佳句喧衆。只試官歎服。 歐貢士。六十猶隨貢士後。功。一敗不足羞。後功掩前羞。西南秀。家土西南秀。決策來東遊。歸輸。有司不覺擇。春霜清歸輸。 蘇豪英。龍飛四子盡豪英。雪香丹桂及老成。上林躍馬。洗眼上林看躍馬。賀詩先到古宜城。

及第 杜乙科。側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客又新。鳳池雖皆好。龍門客又新。事衛。事衛照紫泥。鳳池。鳳池日登瑤。榮華。榮華青少杜。秉楫。秉楫動要津。脫略。脫略嗟溪釣。 韓留盛名。之子去須史。赫赫留盛名。竊鬬。款侯

竊款諒如有所威。高第。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秀。吉語。義情聞吉語微悦鮮爲雙。取第。一朱取高第。官佐東宮軍。丞相。迎歸丞相府。詩映秀士。躬射策。大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視身。重雄見稱詩。視身倚如斯。如商。儕筆姤且熱。瑞如竹筍吹。入婦婿門。老入願嫁女。不納論財貨。習見。老翁不量分。累月習其兒。角雄雌。攙攙無人卑。附托角雄雌。科名。科名擒衆後。州考居史前。少年。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氣壯。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已能。 歐摘雲。幢幢日駿轉黄鉛。謁藹織筆摘青雲。青衫。握手親朋驚白髮。選家閭里看青衫。桂籍。桂籍青衫憶共遊。登科。憶昔進士初登科。始事相公治史勝。臨選。共向丹墀侍臨選。莫驚鱗鬣化風雷。龍門。名高場屋已得售。世有龍門今復登。高第。尚書禮部奏高第。歛衣襆視趨嚴宸。 蘇落第。落第汝爲中酒味。士執雉。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爲小補。不失節夢尸得官。夢尸得官眞古語。五行。五行勝己斯爲官。官如草木吾必上。賦也。未祿。士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餽籍。餽餼日獻稱家君。光公卿相留汝。得喪。世衣道徹士夫已。得喪悲歡及其故。草袍。草袍蓋善相撫娟。飲食婚姻嫁事草聚。曲江。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無履而歎息。看花。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數。將仕。故今將仕參於樣。勤千萬爲官所

屬軒冕。二十年少雨裘遠。詩酒不知軒冕苦。一飛鳴。時來斷復一飛鳴。衣鉢傳。公子宜我後。衣鉢傳一第。開桂籍。爲君裁春衫。高會開桂籍。繼華蹤。秋風起鴻鵠。我亦繼華蹤。敵袍。與君登科如備衆。敵袍霜葉空殘緑。科第。科第無心摘領鬚。飛騰桂籍。飛騰桂籍它年事。莫忘山中採藥時。同攀桂。增汶不獨同攀桂。同年也。憂時策。猶記憂時策萬言。題名。十二東秦北漢京。去年古寺共題名。同甲。同甲惟君尚黑頭。心方壯。與君同甲心方壯。觀國賓。君看翟貢外。耽耽觀國賓。新郎歸。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歸去馬如飛。徐州赴京之路。拾紫青。當時功名意。豈止拾紫青。射策。聞君射策日。妙語發晴谷。喧萬口。一日喧萬口。驚倒同舍兒。尋春馬。擇婿車。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婿車。詔黄新。詩意猶堪詫世俗。詔黄新濕字如鴉。黄戰勝。斯文已戰勝。凱歌催旌旆。三級。三級定知魚尾速。二鳴已作鳳行連。兒卷誰誇。歸去誰誇兩兒卷。舍中猶子勝狂顛。 陳甲文字。猶須教兒子。早安甲文字。

恩澤 李雨露恩。媿無橫草功。虛負雨露恩。雲雨恩。幸遇聖明主。俱承雲雨恩。德澤。天作雲雨雷。沛然德澤閒。 杜雨露長。恩傾雨露長。承雨露。恩承雨露依。錦帕舒。恩決錦帕舒。紋冕。紋冕已殊恩。爲侯。萬天下盡化爲侯

王言。玉墀。皇恩下玉墀。嘉四海。恩嘉四海深。若神。皇恩斷若神。 韓恩封。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弓旌。我家行鼎鼐。龍旗飲弓旌。逾程。制逾程。從綴。殊私待逾程。

筆 李蛟龍。蛟龍盤拏光。光耀。千兎毫。書錢千兎毫。 杜雙勝。合分雙勝景。千氣象。縱筆昔曾千氣象。不停。吹使筆不停。沾寒雨。筆飛占寒雨。驚聳立。筆飛驚聳立。石欄。石欄斜點筆。閒丘筆。世傳閒丘筆。驚風雨。筆落驚風雨。赤管。赤管隨王命。嬰詞。頃從嬰詞筆。凌雲。凌雲健筆意縱橫。凌鸚鵡。從筆凌鸚鵡。五色。彤管五色筆。如有神。下筆如有神。映千古。雄筆映千古。過飛泉。壯筆過飛泉。彤管。麈尾彤管筆。四座驚。落筆四座驚。呼兒。呼兒共北堂。中書堂。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韓月毫。摘大擇月毫。臨池。題目臨池後。著書。莫愁殺勤謝。虞卿正著書。類染。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類染。 柳染毫。染毫東國素。 歐把矛槊。韻離隨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揮翰。妙思喜揮翰。贈鼠鬚。贈君以宣城鼠鬚之管筆。若駿馬馳平坂。 蘇如情不淺。鼠須管爲物雖微情不淺。操筆。小人安希肯論議爭操筆。丘山。煌煌敗筆如丘山。弄筆。弄筆窻明窻。入毫端。好還泰邦供點于毫端。驅春色入毫端。欲折。凍冷書生筆。欲折雪也。爲賦。馬上揀筆爲賦之雪也。借

筆力。風濤偷乞力。妙逐孤雲橫落筆。落筆風雨瘡闊書。嗟我久閑書。不書
紙尾醫王帖。管城穎。一沐管城穎。束尾。爲把束尾書漆藤。千兔禿。兔生笑
妙手。一揮千兔禿。鼠鬚。蒼鼠鬚。欲松腴鼠鬚筆也。鍾王。筆落鍾王硯。不
知管城沐。閑浴不知管城沐。弄筆。窮年弄筆衫袖烏。古人有之我願如。巨
筆。巨筆屠龍手。筆陣。筆陣空來夜所驚。寄鼠須。欲寄鼠須并剪然。請君草
草賦黃樓。風雨快。其放筆端風雨快。有神。其時長孤諷仙人。古有風雷筆
有神。風雷。落筆風生戰堵牆。大筆。大筆推君西漢手。筆老。筆老詩新疑有
物。書益放。我老書益放。落筆出爭掣。蛟蛇走。醉筆蛟蛇走。投筆。朗爲事奔
走投筆勝羽箭。縱橫。落筆縱橫盤九州。供點筆。憶昔江湖一釣舟，無數雲
山供點筆。翻濤。曹子本陽伏筆勢翻濤瀾。賈餘勇。醉鄉違舊遊筆陣賈餘
勇。千鈞。筆端猶自斡千鈞。蘆中書。回思十年事，無恨蘆中筆。杜詩置中有
舊筆。情生時從挽筆勢。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紛紛擬騏驥。誰能弄。如今
各漆詩，筆研誰能弄。筆耕。硯耕學苑醉筆。醉筆得天全。兎兎天投妙。中
書君。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棲。　黃勳勞。勳勞在石渠。冢茸。明窗纖悄見
冢茸。束縛。束縛歸來倘無辱。黑頭公。建時猶作黑頭公。榆皮公。諦翁也。管
城公。夫才來作管城公。管城子。管城子無食肉相。霜毫。霜毫要試纖霜秋兔毫。

利如錐。龍泙筆鋒利如錐。諸書元結閒皇極第八忠齋訪洛詩。如沙畫錐。
自有筆如沙畫錐。謂藏鋒也。倒三江。筆倒三江硯滴乾。束如椽。枯筆束如
椽。毛錐子。囊中尚有毛錐子。花底擲前作戰場。霜兔。松煤淺染飽霜兔筆
墨。能傳。公家周彥筆如椽。此君語意當能傳。竹也。毫健。霜兔未毫健筆硯
何日晴軒觀筆硯。毛物。毛物宜管城公。有神。酒有全功筆有神。龍蛇筆。不
見龍蛇筆。　陳筆頭。筆頭細字真堪恨，眼裏長槃不解愁。筆下。筆下源源
赴百川。脫帽。徑須脫帽管城公，少試玉堂揮翰手。醫雙筆。論文正可醫雙
筆。備傾明持。索如椽。傾恨語未工，要得筆如椽。

墨　李松煙。上黨碧松煙。夷陵丹砂末。蘭麝。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懷
袖間。黃頭奴子雙鴉鬟，錦囊養之懷袖間。瀧書。今日贈余蘭亭去，興來瀧
筆會稽山。　詩羲之墨。錦貴羲之墨。字欲傾。墨淡字欲傾。　柳載玉。載玉
話鋒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天語。尚書省用載天語，內史新將萬邊經。
播芳馨。幽墊皇能揮精益，徽辭只欲播芳馨。顧兔靈。桂陽卿月光輝遍，毫
末應傳顧兔靈。　蘇墨翻。墨翻衫袖吾方醉，腹稿堂草書。飲松腴。蒼鼠奮髯
飲松腴。足丈。三十年。此墨足丈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墨磨。合非墨磨
人人墨磨，餅應未磬豆先眡。一螺。一螺點漆便有餘。萬竈燒松何處使龍

麝。君不見永寧第中擣龍麝。刲屋閒居清且美。李駙馬家墨潘。何以墨潘
牙破裙。張琪單餅敵玄霜。比潘岳。漆墨。布衫漆墨手如龜。未害冰壺聊秋
月。張李。世入禁中真輕日前。臣區張李爭往妍。張迺李是璉。墨仙。一朝入海
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易水。但休無老松。易水無良工。潘翁。珍材取無
浪妙千惟潘翁。魚肥。犀角。魚胆熟萬杵，犀角蟠雙龍。進入。墨成不敢用，進
入蓬萊宮。飛白。金版濺飛白，瑞霧縈長虹。開天容。遂懶醉帝侍一笑開天
容。隃麋。漆康給尚有老手，提攜刻分餘。分餘寸見及。流落一致龍蠶煤。九
池研竈煤，筆管書柿葉。爲玉玦。近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圭璧。先生人樂
之，圭璧欄箱匧。輕煤。書窗拾輕煤，佛帳掃餘凝。寸玉。平勤破千夜，收此一
寸玉。東山松。欲將東山松，涅盡南山竹。墨堅。墨堅人苦脆，未用歎不久。注
蟲魚。且當注蟲魚，莫草三千牘。寸金。點注一十分，分足三冬學。老松。老松
燒盡結輕花，妙法從來比李家。翠冷。翠色冷光何所似，墻東鬢髮墮寒鴉。
玄雲。紫潭出玄雲。言硯與墨也。翰墨。寒桥翰墨留柔濃，鋪騰醉剉騰。居然
遠煙。遠煙具削紫。入手。入我病日手，室雲淡凄凄。　黃黝漆。贈君以黝川
點漆之墨。傳門。墨以傳萬古文章之門。松煙光影。松煙光彩泮明窗。筆墨
松煤。松煤淺染飽霜兔筆也。墨池。物子墨池春草遍。嗟無復有此人也。飲

墨可飲三斗。墨出適與北齋某士省者，飲墨水一斗。泛硯肥。松煙泛硯肥。
麝煤鼠尾。麝煤鼠尾過千年，束鼠尾作筆。　陳烏玄。泰郎百好俱第一，烏
丸如漆姿如石。松身。巧作松身與鏡面，借哉於外非良覓。摩老眼。潘翁拜
貺摩老眼，一生再見三嘆息。舊物。了知主鑒無遺形，王家舊物秦家得。所
有。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錦囊。黃金白壁孰不有，古錦句囊
聊可離。自書。磨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萬里
風煙入衣襟。玉盤。物閒掄山送弓劍，筆知玉盤人間見。夜光。夜光夾夾衡
斗牛。含有大史占星變。尤物。人生尤物不必有，時一適目驚老醜。磨研。念
子何忌遲磨研，少待須臾圖不朽。小試。明窗淨几風日暖，有才萬斛才八
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堂揮翰手。法傳。其李風流盡法傳，外諸孫李
廷珪李奚。陳濤。常山陳精子，懷抱自高標。孰云膝潘翁，作眉山翁吉妍。
題陳將墨潘谷不達。米畫識。四海未盡識，一變歸元原。胡郎。胡郎尹半子，
外家與刑侯。胡德墨。一點。一點落柴漆，玄圭。解袁贈玄圭，孰知師白練。不
解書。我貴不解書，下筆輒自嗟愁也。

硯　李琉璃。琉璃硯水長枯槁。　杜金井水。硯寒金井水。王蟾蜍。宮硯玉
蟾蜍。巨璞。巨璞爲鑿餘，光滑。其光或雷電，其滑乃波濤。　柳畫日封。硯巨

留塵盡日封。歐裂冰澌。破硯裂冰澌。方尺是。我有銅臺方尺瓦。愁非玉
棻欲酬君。蘇破硯。我生無田食破硯。近來硯枯磨不出。冰硯。童子愁冰
硬雪也。寒雲。雨琢石硯寒雲色。馬肝。路石琢馬肝。洗硯坐。晴窗洗硯坐。蛇
潤稍蟠結。龍尾。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作硯。與天作石來數
時。與人作硯初不能。詩成。詩成鮑聲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塵垢。銘首
玉匣俱塵垢。換練文床亦何有。鳳味。况聞蘇子鳳味銘。戲語相嘲作牛後
照水。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窗大几清無塵。變出蝦。我得君硯亦安用。雪堂
窗下筊步蝦。蒼壁。君家石硯蒼壁隋。而窪草玄硯草。槐草草玄無草羞。換
硯。故將換硯豈無意。恐君影琢湯天和。求餘波。報章苦恨無好語。試向君
硯求餘波。懸河。詩成例住硯應哭。那將崖海供懸河。眉子硯。祿山之亂。君
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游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
馬嘶。明皇事。長卿之食。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
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愁天公。通來食亂愁天公。誦向君家書硯
中。紫潭。紫潭出玄雲。嘿我潭中星。溢星硯。雲月。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
目明。陶泓。陶泓不稱管城沐。滋液。但令滋液到枯槁。勿遣光景生瞬冥。青
青出。吹吹穿雲月。青青出水前。研磨。文章工照照。忠義老研磨。一檠。舉世

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頒。好事。豈知好事王夫子。自採臨潼綠嶺凹
經。太經。火尚含泉脈暖。子春應有浪飛學琢。學琢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
戎擬學班。班超投棄筆硯。欲立功異域也。几硯。几硯寒生霧。欲書。吟硯欲
書先自凍。硯石。虢州出床頭。硯石閑雲月。涵星硯。呼兒淨洗涵星硯。為子
賡歌墮月湖。子石。子石如琢玉。端硯。何好。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速。既似
蟆最從又如蝦柳蜡。石硯。耐寒石硯欲生冰。乾欲裂。欲求東齋銘。要飲西
湖雪。長餅分來封。小研乾欲裂。求酒潤筆。洗硯。記取裘之洗硯處。碧瑠璃
下黑蛟蟠。冷硯。寒窗冷硯冰生水。　黃堂墨。採裴贈硯頗宜墨。流出黃山
汝州非遠求。才美。乃知此山自才美。物欲致用當窮搜。成器。遂邦故今成
器硯。不琢元非此石羞。鴨頭綠。久聞峨山鴨頭綠。洮河綠石硯。試霜臺。安
試鮑霜秋先臺。深石含風。獨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蛛網鎖。蛛網鎖硯塵
書樑。石泓。晴窗影落石泓。元硯為弘農陶。石硯為石泓。題詩。題詩一研塊。
凍硯。句為題凍硯言凭。　陳主塵。寒窗冷硯欲生塵。舊物。王家舊物詩俯
後。石出蟹溪百丈深。古人心。傳翰音非玉堂手。斷金君有古人心。晉材。晉
工晉材充制器。市道居貨如作贊。斷磚。書生不計亦酸寒。斷磚半瓦穿太
倩。端溪。端溪四山下龍岡。喬積中州清淑氣。石為容。金聲玉質石為容。河

江磨流雲作。滑色。滑如女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騰天。地。聖人出。諸天散
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徽宗封端州為端王。沒今。沒入深投索千丈。
探頷逼遭龍伯嗔。挽出。競挽出萬人驚。千歲之藏一朝發。時樣。琢為時
樣供翰墨。十襲包藏百金貴。不計貴。此竹馬里史家目。寵御好事不計貴。
豐悴。南陽居士御之孫。豐悴相從不為異。難贈。似情閒元唐寵爆。難贈不
滅前人志。鬼奪。人言寒士莫作事。鬼奪客偷天破碎。還客。應玉韞櫝與無
同錦衾還客棄住息。杜詩。錦衾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欲得。衆所欲得當有
緣。天獨於予可無意。注蟲魚。軟書細字注蟲魚。要傳華嚴八十偈。
硯屏　蘇紫翠屏。猶有潼上月。削樹紫翠屏。珠璧。故將硯屏送兩范。要使
珠璧棲窗櫳。風林橫。床頭徑一尺。下有風林橫。涵星泓。思送小范寄。謹此
涵星泓。畫山水。頗從少杜得一句。山水盡與洪濤傾柱。畫山水歌。影落。影
落蘇子硯與屏。石屏。霏霏點輕素。渺渺開重陰。紫翠。風花亂紫翠。煙林。雪
外有煙林。意深。雪近修方杜。林遠意脉深。　黃滄江。石似蒼江落日明。鶴
鵬鳥鵲落沙汀。已與班。小兒骨相能文字。已與班班作硯屏。
紙　杜。巴牋。巴牋染翰光。染華牋。佳句染華牋。價高。劇陽紙價高。綠牋。高
大漸綠牋。　韓魚箋。書體蠹魚箋。起草。分從起草餘。雪難如。箋淨雪難如。

歐堅滑。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滑膩卷百枚。　蘇百紙盡。興來一掃百紙
盡。落雲煙。紙落雲煙子患多。溪藤。為把東尾溪藤參光。參光鋪几淨無瑕。
入夜青燈照眼花。剡藤。從此剡藤真可弔。半紆春蚓綰秋蛇。玉板。剡藤玉
板開雪膚。開玉板。剡藤開玉板。春擣紙。敲冰春擣紙。供醉後。落筆雲煙供
醉後。百番。詩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雕肝腎。知君也要雕肝腎。
分我江南數斛愁。江南李後主。試澄心堂。紙百金一幅。給札。古紙無多日
分我。自應給札奏新書。記流觴。繭紙記流觴。　黃繭紙。銀鉤玉唾繭紙
蠶繭紙。蘭亭記。魚網。理毛東墨魚網紙。魚網造紙。小紙。古田小紙惠我百。
信知溪翁能解玉。染鵝青。姪知鵝白非新得。謾染鵝青袂舊書。月鵝不日
今日日。不日今日。黑。青紙如女髮。似山光。深如女髮蘭青眼。明似山光
夜月餘。言。染溪藤。為染溪藤三百箇。待君滿掃一床書。與剪拂間。　陳
衡陽。衡陽紙貴子能捐。價重。價重元非擣古紙。貴高價。春與無多高紙價
女兒膚。南朝官紙女兒膚。玉版雲英。玉版雲英比不如。不稱。已與此翁元
不稱。他年留待大蘇書。肌理滑。紋卵制樣肌理膩。光氣寒。剡玉作版光且
寒。峨七字。老夫的待峨七字。書八分。待有精能書八分。
水滴　蘇研滴。然後研滴切分水。　黃三江。筆倒三江硯滴乾。滴蛤。不見

龍蛇字。新乾硯滴燈。枕詩。
印章　杜。虎豹符。兵符虎豹符。黃金印。紫極出入黃金印。銀印青。若有銀
印青。銀章澀。霧印銀章澀。六印。蘇秦佩六印。蘇季子。六印纍何遲。蟠螭。通籍蟠螭
印。解金印。誰能解金印。銀章。銀章付老翁。服青春。金章紫綬照青春。破在
腰。銀章破在腰。拖玉。拖玉腰金報主身。貫平生。未綬貫平生。挈帶。挈帶看
未綬。扶病垂。扶病垂朱紱。　柳。濡印。濡印錦溪沙。印文。印文生綠經旬合。
蘇。黃金印。何人貪佩黃金印。十杜。挽頂北周。金印。丙來故父客。金印辭
蝸。鑄印。綬莫教印綬繫餘生。　黃。不琢。印章不琢色纍纍。印材。印此心。唐
燈焰鈍印北心。如斗。付與山河印如斗。思京。纍纍。但領土人印纍纍。家世
京世印纍纍。李子。鄭無吾子六國印。蘇秦字季子。古印章。我有元祐古印
章。印刻不忘與諸郎
燈　李。青凝。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明滅啼將多。不明。孤燈不明思欲絕。
月侵寒。病臥龍帀李。燈青月侵寒。　杜。林重門。張燈啓重門。風起。風起春
燈亂。雪灑。舟重灑寒燈。飛蛾密。右有燈燭張。將使飛蛾密。山鬼吹。山鬼吹
燈滅。鬼偏宿。鬼偏宿張燈。花燼繁。頻白燈明。寒河須花燼繁。妾半眠。燈花
妾半眠。自照。殘燈自照孤帆落。光散。燈光散遠近。共此光。今夕知何夕。共
此燈燭光。無害。燈照破十方含開鎖。成花。孤燈何事獨成花。蘭膏。蘭膏不
動長明燈。未寢。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樂青春。燈火樂青春。照昏花。夜
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喜人。喜人燈花欲闌如
眼亂。病眼亂燈火細書數歷歷。　黃。留夜語。燒燈留夜語。坐寒冷。何當歸
閉門燈火坐寒冷。十年燈。江湖夜雨十年燈。憶昔事。燈光。便欲插床懸
壁几上。悲喘月似燈光。言夜談。喜月長見燈光如見月。而喘也。共燈火。秋
堂一笑共燈火。熟若草木臭味同。一燈。一燈明滅入詩成。燈窗。今年二三
子。事業在燈窗。　陳。成市。燈火無成市。挑不明。冷屋風燈挑不明。挑燈。白
髮挑燈寫細書。共不眠。默坐元如在孤燈。共不眠。作喜。燈花頻作喜。晚史
繁。燈花晚更繁。奪目。僵燈扶掉。星奪目。爆不數。張燈。小市張燈歸意動。忽
見。燈含忽見燈邊山。星火。星火遠相亂。累。秀深明深明隔水燈。不焰。寒燈
挑不焰。娟妍。髮火脇前生。青燈已娟妍。
燈籠　蘇。悅雲母。排門入室書。嫩擷擷燈籠悅雲母。　黃。小燈籠。夜堂
木墨小燈籠。
燭　李。短炬。傾碎速短炬。把歸。日落把燈歸。浸長向燕京。　杜。夜闌。夜闌
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三歲。三歲如轉燭。細火。野船明細火。朝天。宿燭朝天

紫陌長。燭炬殘。獨宿江城燭炬殘。更長。更長燭明不可掇。萬事。萬事隨轉
燭。炎宵。炎宵急明燭。寒房。寒房燭影微。題詩。題詩燭炬然。宮燭。何須把宮
燭。更深。更深宴燭然。盡燒。盡燒夜燭花。燃。長燒。華燭燃長燒。夜分。夜久燭
花偏。夜字。夜字照燒新光吐。月銅盤燒燭光吐。花炬銷。花炬燭炬銷。檢
書。檢書燒燭短。　韓。爛。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夜中歸。顧君熟念此。
東燭夜中歸。達旦。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銷燈。燈燭已銷燈。宮燭。宮燭
曉山。銀燭。銀燭未銷窗送曙。　歐。行炬。溪明望行炬。燒殘。燒殘燭燒殘愁
夢斷。紅燭。病眼自憎燈燭紅。燭龍。紗紅燭龍紗照玉顏。　蘇。青熒。照拂青熒
有殘燭。勸秉燭。使當勸秉燭。為樂戒春遲。殘燭。富意有殘燭。藜天。燭使四
藜火燼。來作照深燭。繼燭。相逢燭何須問。蝙蝠飛。騎日正晨。通教秉燭。
通我勸秉燭。畫燭。張紅畫燭照湖明。勸秉燭。尚不勸公勸秉燭。老來光景
似秉輪。紅燭。紅燭亦從斷誤長。椽燭。豈知白首同夜直。外有椽燭高花摧
樺燭香。送客林間樺燭香。燭燼。燭燼已殘然夜刻。松炬。史照松炬照幽深
絳蠟。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黃昏。金蓮燭。豈知垂老眼。對此金蓮
燭。燭滅。不似洋州一石安燭滅。蠟煙。綠煙松香近蠟煙。近制以椽燭松
明易醉。為秉燭。秉燭真如夢。蠟炬。起候蠟炬過空屋。欲事系無一句。燭
盡。酒闌燭盡。語不盡。倦僕立寂僮屏風。一寸燭。酒制不忍去。共待一寸燭。
共此燈燭光。吾有賢主人。共此燈燭光。樺燭煙。空庭樺燭煙。變蠟。奮奴朝
爨蠟。石崇以蠟代薪。萊公。萊公夜長飲。寇萊公不點油燈。所至燭淚成堆。
黃。宮燭。宮燭淪斜禾。淚縱橫。風簾宮燭淚縱橫。試院。時燒燭。燒燭飲
主賤。賤本也。燭盡也。　陳。燈燭光。竹泉高亭燈燭光。兩炬。燈明然兩炬。大
城。車與遊大城。光照。冬至宰相列燭多至數百。謂之火城。燭情。燭情入
物敵。
燭龍　蘇。紗籠。紗籠桑燭迎門入。　黃。嬋娟。仍開載後乘。籠燭照嬋娟。
擇其　歐。東序。羽禽興東序。春秋紀上丁。學禮。行祠漢丞相。學禮育諸生。
三代。祖立兼三代。歸寧從兩楹。挹市。香壇。密中挹市暗。日出香壇明。公卿
冑。首高公卿冑。當聞校誦聲。關畧。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詞賦　李。詞賦。屈原詞賦懸日月。作賦。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長楊。西
遊因獻長楊賦。校馬。張以詞賦重。而將校馬同。子虛。詞賦凌子虛。綵雲。綵
雲思作賦。新賦。誇胡新賦作。美物。非聞多美物。罷賦謝相如。客賦。雖國有
客賦。賦格。近又晚賦格。飛黃權對鳥。大道。里門開大道。逸路踔騰姑衆。說
使可勃聚訛。章通塞多岐。簡易。上從起簡易。慎勿事崎嶇。　杜。初有作。登

樓物有作王粲在荊州思歸作登樓賦入光明奏賦入光明四賦良馬御
四賦良動江關春平詩賦動江關神交神交作賦客授簡白頭授簡爲能
賦姚似相如爲大夫工無益詞賦工無益揚雄啟陳料揚雄啟健筆健筆
淩鸚鵡稱衡言爲此賦三賦沐稱三賦在問長卿君王問長卿河東賦揚
雄史有河東賦聿待吹噓送上天似相如或似相如獻賦獻賦蓬萊宮
柳離騷詞賦已復窮離騷愁單調賦愁單調
書簡　李綺繡文桃竹書簡綺繡文良工巧妙稱絕倫雲月靈心圓鹿三江
月彩質呈成五色靈　歐不絕郵筒不絕如飛翼莫惜新篇塵仕遲來待
緣約詩篇塵來從雨州雜大樣封疆雅思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冥遲驛
筒來
勸勉　歐可嘉有志誠可嘉及時宜自強髏筋茲子學能勤使自苦髏筋
卷軸勤勤袖卷軸一歲三見門一言惟求一言莢帥以耀其倫啟源無求
榮其膚不若啟其源加冠巾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美材予誠懷美材
但未遇良工堅好春育既堅好莫爭先厥中孟韓於世以成之孟韓前蹤
碑
歌詠　李東武吟開來東武吟曲盡情未然白雲歌載酒五松山頹然白

雲歌石潭歌晚過石門隱還唱石潭歌長嘯長嘯出原野懍然寒風生歌
淥水吟興發歌淥水吟秦客爲之聽盡落日興歌盡落日吟松風長歌吟松風
曲盡河星稀吟鶴鵝客自桂陽至能吟山鷓鴣足樂聊此足爲樂河須星
興平酣歌清夜方歸來酣歌出平原醉芳菲對此石上月長歌醉芳菲浩
歌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吳會吟昨夜誰爲吳會吟風生萬壑振空林
松間吟我宿黃山碧溪月聽之卻罷松間吟歌苦寒哀哀歌苦寒雙雙舞
胡床梁父吟去去淚滿襟舉聲梁父吟閒歌淸歌面芳林莊舄吟愁爲莊
舄吟吟白雪長吟白雪望星河洛生詠詩爲洛生詠醉發吳越調振林木
高歌振林木空復情齋歌空復情繞行雲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
雲飛長歌居亦不得意長歌夷鴻飛歌鐘歌鍾不盡意白日落昆明綠水
動有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綠水動三湘悲吟悲吟雨雪動林木楚歌吾爲
我楚歌楚謠楚謠對公操行歌行歌明月宮聞早鴻歌庭聞早鴻櫂歌洛
浪吾有曲寄入櫂歌聲採薇採薇行天歌發我情何已雲月空歌望雲月
曲盡長松聲強歌白髮對綠酒強歌心已摧　歐歎日酣歌數日暫相從
白雲爭飲白雲曲留連歸詠共留連高懷逸吾賦陶情四愁寧兼謝高詠
且陶情吟詠聊以助吟詠亦可昏酣暢獨戲出懷且獨戲獨吟物柔淸嘯

吟滌煩襟清歌自可滌煩襟尋得雨中尋得越江吟當想洛
生吟能作洛生吟多暇吟詠日多暇自歌俟河之清不可得聊自歌此
詠忘疲
勉學　杜勸郎不是無青眼勸郎勤六經飽經術思須飽經術須讀書讀
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熟精熟精文選理載考墳典書　韓有詩
書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腹空虛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同一初欲
知學之有賢愚同一初異聞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聞不學問之何因耳
學與不學歟有餘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可親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
舒過前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志不多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不
行患足以不學既學患不行四美具予今四美具賞大華亦榮夜誦夜誦
常至卯　歐最靈人稟天地氣萬物中最靈五常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
明中繩墨由揉而就木植在中繩金玉堅金鐵所剡玉琢器乃成達躬仁
義不違躬勤勤入至誠敷榮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敷榮堅好根本既堅好
前對其根莖勉勉爾曹宜勉勉無以吾言輕寒儒吾本寒儒老向把書
卷未倦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唐虞上經百唐虞偽說起秦漢箋傳篇
章異句讀所詁及箋傳相攻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兩軍物如兩軍交

來勝力細戰人爲學其猶織矣不覓八十二尺畢至武天下無不織日三匹
業布仕宦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擊聚群名公門群磨磨貧日
夜忘食日已積繼薪夜役早焚筆硯謂言得志後便可焚筆硯辛苦少得
年苦時惟事疲與飾一生歲月不我留三十今過半文翰中間冒粟粮
外職文翰清近官榮日清近廉俗亦貴美安異人情誤所習爲善也安異
俗流漸進時俗流稍稍學營辦水陸杯盤窮水陸賓客羅歌舞中年至從
中年來人事攻百箭老可歎非惟職有愛亦自老可歎退懷形骸苦衰病
心志亦退懷不欲見前時可喜事閑眼不欲見朽斷惟存舊讀書篇篇多
朽斷溫故吾人重溫故官事幸有閑樂無限乃知詩書功其樂固無限忘
憂患少而干祿利老用忘憂患貴文人知物貴多至寶見百錢暫時好終
爭暫時好俯仰浮雲散味愈長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萬一何待已發
胄萬一見罪譴載舟買書載舟歸築室頻水東論述平生頗論述詮次加
點竄垂後世庶幾垂後世不默死草間蠹書魚古蠹書魚韓子語非訕
患不強凡學患不強苟至將焉廢簡直聖言簡且直愼勿迂其求下筆控
通道自明下筆如戈矛學在少乃知學在少老大不可強與諸廢書語與
諸歎息自悲傷傾耳子行其勉旃吾黨方傾耳勉旃戒驕自勉旃待老著

史謂氣。余此于思百戰何于思多贊說也。陳堅城壘。請公堅城壘。兵未
後無勢收功百戰收功未出奇。勇功逆勝關勇功。
偏將 杜。終日倚。堂怪偏裨終日倚。漢樓船。楊僕漢樓船。
威名將 杜。懷廉頗。中原將帥憶廉頗。漢嫖姚。將軍只數漢嫖姚。舊家聲。
彈壓舊家聲。
儒將 杜。國寶。將前夫詩將軍工得國寶。三軍勢。古書三軍勢。兵法。兵法
五十家。爾腹爲笑罵。應對如轉圜。疏通略文字。安邊。安邊猷何有。韓。兵
又動。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攙搶。武勝唐攙搶。青油幕。從軍古云樂。談
笑青油幕。購首惡。百牢犒輿師。千戶購首惡。禁函掠。天子惻唐療將軍禁
函掠。皷鐸。中堅擁鼓鐸。剌斫。武士猛剌斫。登壇。何爲登壇盛。戎裝。據戰
裝。謀帥。謀帥難爲郄縠。先選。精選壯軍與不爲用。北討。王師北討何當
廻。驕勝。行行事結束。人爲何驕勝。膽勇。感激生膽勇。從軍豈嘗曲。軍令。反
正事戎幕。相逢憂軍令。 柳。方虎。扞禦威方虎。陣雲。漢家三十六將兵來
方富動搖陣雲。
武功 李。斬樓蘭。俾月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平蕩。單于一平蕩。種落自奔
亡。收功。收功報天子。行歌歸咸陽。畫像。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
臺。獻凱。凱旋馬上獻凱見麟閣伸采功大勳。二載走三秋亡邊城。又取邊城。
我以一箭書能取邊城。功。畫麟閣。功成畫麟閣留須有之時也。 杜。氣候。一言
將何天使。係頸。係頸從獄門書其名王歸。 韓。策勳。策勳扶越。酬勳爵。勳
非感恩義誰復論勳爵。賞元功。千把仙桂東相即一時重疊賞元功。册元
功。南代旋師太平東天書下到册元功。五等崇。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
兼五等崇。禁營中。碣碍欲歸仙仗裏羆罷還入禁營中。至公。長勳無平非
封論。侍就閣官即至公。 獻封侯。試取封侯印如何筆硯功。 蘇。戰國。戰
國論秋草。先登。先登搏戰事斬級馬革裹尸。馬革裹尸直細事。且拔虎頭
食肉。虎頭食肉更何人。狀短兵鎮虎頭。苦戰。苦戰知君便白羽。解仇。西羌
解仇陳猛士受寒塵。廟算。廟算難不戰。虜意欺天。良家子。山西良家子
銘緣得裘觸。馬刀。千金買戰馬百寶妝刀環。虜周旋。何時卷女去與虜試
周旋。誅驕虜。君王有意誅驕虜。推碎銅山鑄銅馬。取契丹首。恨君不取契
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一戰。何時請長纓一戰淫河復馬蹤。若人如馬亦
如斑。收復查頭出玉關馬後斑起入西羌。已入西羌浪沙晴天來東海看
濤山。黃金得勝。好事黃金便得勝。戰捷之人所戮。取可汗。背弓挾箭何時
去。直上陰山取可汗。降於苑。當年老使君。赤手降於苻堅。范文正公。折

蓋。君郎更何事。折箭守王驩。勒燕然。當令勒燕然。廊廟登勳蓋。百戰。結髮
空百戰。市人看先封。歌杕杜。我欲歌杕杜。揚柳方婀娜。言方去。事首虜。遼
風事首虜。所得豈公房。三衛。追鋒歸去離三衛。按轡重來定十連。忌驕。乞
備防報復。軍勝忌矜驕。奇功。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鯨鯢。掌上鯨鯢猶
未掩。掌中孤兔不須驚。穿虜陣。胡騎入圍中。急擲連夜渦。短刀穿虜吐齊
血。詔表宛。誅元惡。前荒尚犯誅元惡。東桃准能事細兄。對壘將。將齊蜀封疆
將。從軍。君憶從軍年少時。輕裘細馬百不知。臂弓腰箭南山下。追逐長楊
射獵兒。故將軍。老去同君兩憔悴。把夜歸歸人不追。明年只把救將軍。木
青光。誅前被飢。結髮戰。將軍結髮戰蠻溪。戰天嬌。單研拼學施戈矛戰天
嬌。 黃生縛。王煉直空不動壹土煉思空也。稱觴。者卻揮陽都護余班超。
事。復雠。後無丹夫正得相攜胡兵人計直搗胡月。鼓吹還。濟將弓征鼓吹
還。名不朽。萬歲從頁來豈望名不朽。
刀 李。明月。刀湖明月楊行凝。橫行。君不能學衛將橫行青海夜帶刀西
屠石堡取紫袍。 韓。霜礪。當男發霜礪。 蘇。白刃。白月戰士持。持寸鐵。白
戰不許持寸鐵。寶刀。寶刀更不見但見范雀頭。切琅玕。何曾斷犬彘亦未
切琅玕。要領寒。胡虜穿酷首之要領寒有愧。吾刀不汝割有愧在其肝。
自藏。念此刀自藏。包之虎皮斑。用者難。不憂無所用。憂在用者難。長歎。感
之非其人。匣中自長歎。非意。我老衰所易。無遠非意。擇所使。知子後
必大。故擇刀所使。屠狗。屠狗非不用。一歲六七割。涅蟠。欲試百鍊剛。要須
更涅蟠。銘其背。作詩銘其背。以待知者看。大刀。兒嫌小袖鵰鶻盤。大刀長
劍龍蛇插。莫耶。莫耶當自躍。豈復煩爐炭。出素虬。破匣哀鳴出素虬。指刀
劍也。百寶裝。百寶裝刀環。磨刀。磨刀山谷追窮寇。帶刀劍。少年帶刀劍。但
只從單樂。吏刀。神屠不月全。吏刀乃疾庖。凜凜寒。君才有如切玉刀。光芒
凜凜生寒毛。斬蛟。願逢武士斬蛟虜。不願腰間纏錦條。短刀。短刀穿虜陣。
濺血路衆沆。百鍊刀。爲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爲萬段。
劍 李。神物。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掛壁。雌劍挂壁時時龍鳴。犀象。不
斷犀象蓋羞昔土。彈劍。安知慕群客。彈劍拂秋蓮。按劍。按劍恐相拒。挂空
壁。長劍挂空壁。寶劍。不待金門召。空持寶劍遊。難託。寶劍終難託。巨劍。腰
間玉巨劍。意許無遺諾。琉璃匣。間劍琉璃匣。倚天。拂拭倚天劍。思高堂。放
書輟劍思高堂。托知音。西來何所爲。孤劍托知音。龍泉。龍泉解錦帶。爲爾
傾千觴。青萍。吾家青萍劍。操割有餘閑。橫腰。直無橫腰劍。屈復淮陰人。賜
嚴霜。拂劍照嚴霜。錦帶。錦帶橫龍泉。雌劍。雌劍挂壁時時龍鳴。白晝。學劍

翔自鳴劍非萬人敵心飛揚明主不安席挾劍心飛揚起舞起舞蓮花劍
浮雲氣劍決浮雲氣湛盧空餘湛盧劍贈爾託交親延陵我有延陵劍玉
匣贈劍刻玉匣延平兩蛟龍學劍顧介不及佳學劍來山東匕首神有匕
首劍頹陽劍舞轉頹陽當時日倚瞻浩歎倚劍增浩歎莊周莊周空說劍
蛟龍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射天地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金匣一
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潛鋒鳳明殁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楚山吳水深
萬丈楚山邈千里不暘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斬樓蘭願將腰下劍直
爲斬樓蘭匣中鳴青萍匣中鳴舞秋月三嘆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
漣 杜湛盧君王按湛盧劍名豐城氣尾有豐城氣氣衝氣衝有劍匣頻
脫撫鈍囊吹毛將決切吹毛肝膽露面謝神劍肝膽露窖防身防身一長劍
將欲倚崆峒三尺劍我歷三尺劍短亭倚劍短亭充雄劍倚王親雄劍衝
星鳳劍衝星聊暫拔斬蛟徒聞斬蛟劍引盃長有劍引盃長鳴開匣雄劍
鳴開匣星辰欽爵斿星辰劍須天倚不似長劍須天倚蛟龍爭扶劍或與
蛟龍爭吐光芒每夜吐光芒虎氣虎氣必騰上龍身龍身寧久藏三尺三
尺獻龍泉酆劍想遇下酆劍注晉書煥曰寶氣之精上徹于天在酆城匣
裏雌雄匣裏雌雄劍蛟龍匣零落蛟龍匣芙蓉劍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

割 注云吳越王允常取純鈞劍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
始生於湖王子淵頌巧冶鑄干將之璞水斷蛟龍陸剸犀兕覓徐君把劍
覓徐君注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云云上 韓鎖斗牛當
煉捏寶劍光衆鎖斗牛倚太行是時新晴天井溢誰把長劍倚太行鋒摧
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來謝劍心知來謝鑄鉬鋙何當鑄鉬鋙無邪心
料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知音故人念我無使侶持此贈我比知音
鋒折我心如水劍如雪不能刲壞夫使我心爲劍鋒折決雲決雲中斷開
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鄰磨古劍新鄰磨塵埃 柳被匣龍劍破
匣宵月明長鋏長鋏予忘貧 歐匣中寶劍匣中藏精室夜常明有聲欲
知天將雨鏗爾劍有聲一物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開鑰常恐躍匣去
有時暫開鑰七星文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冰在人間此劍在人間百妖
夜收形伏媚膽破妖光與伏媚膽破骨亦驚光射試開向玉匣飛光射欃
槍藏武庫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狂胡柔阿狂胡兒工欲逃金鐏 蘇
湛盧湛盧詎復見秋水光耿耿湛盧神劍名歐冶鑄劍翁佳人劍翁孫遊
戲暫人間越王問劍於處女化爲白猿也劍氣劍氣嘷嘷夜神天曉光明
徹到貴精李白便隨李白跨滄溟李白節士嘆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

秋水光雙鋼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鋩蛟龍吼劍在床頭詩在手不
知誰作蛟龍吼如赤蛇我家銅劍如赤蛇玉佩君持我劍向何許大明宮
裏玉佩鳴衝牙蒯緱蒯緱玉具皆外物言以繩與玉爲把長鋏贈君長鋏
君當歌妾食無魚歎妾蛇櫑具一朝得見泰公子櫑具欲與冠爭我斬蛟
刺虎斬蛟刺虎老無老帶半佩情史所呵步光屢把鈆刀畫步光長劍亡
平長劍柱君顧斬姦邪楚山鐵灰皆奇物如君欲斬姦邪虛斬無極禍灑
無根不識人楚國何曾斬無極一寸鐵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截詩語誤
真千里妖蟇一寸鐵地上空愁蝦蟇白從軍樂少年帶刀劍粗識從軍樂
引杯看劍坐生光尚方願予傳家法它年請尚方來雲夢龍泉伐九方議
秋水玉華鋼花蝕秋水要須悍石相磨礪看不疑櫑具爭光看不疑看劍
餘龍泉寶劍之精後第孚氣光與雷煥登樓觀天文孤劍霜氣減孤劍捕
黃蛇兩條江清夷漫沙雷公捐雷精黃蛇燒尾蛇行空中如杜夫雷公捏
捏燒蛇尾擊有聲或投以地鏗有聲雷飛上天蛇入水如削鐵上青山
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老蛟血細看兩脅生碧花猶是江中老蛟血彈
鋏蘇子得之何所爲蒯緱彈鋏詠新詩玉具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
間玉具高拄頤武昌銅劍歌 黃劍氣在牛斗掘獄無張雷劍氣在牛斗

雙劍用雷煥張華事隸書 陳太阿太阿並行録不掀鉛刀不堪供一切
善藏王柔挽詩利則折善而藏之光在?斫水斫水不入不斷斷石斷木持
刃持刃授予柄
弓 素鷹落彎弓若轉月白鷹落雲端綠絃開彎弓綠絃開滿月不惟堅
白猿啼彎弧拂箭白猿啼明月輝弓彎明月輝 杜落鵰鵒弓落?鵒鶂
各在腰行人弓箭各在腰向秋毫弓矢向秋毫挽彊挽弓當挽彊暗江海
弧矢暗江海玉帳分玉帳分弓射虜營不虛發胡馬挾彤弓偈絃不虛發
才人帶筆前才人帶弓箭兩斛九三尺角弓兩斛力注弓短而勁 韓天
弢猩猩腥邊眼外杜去大弨掛壁無由彎 歐秋風弓勁秋風鳴白角 蘇
大弨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不受傑 黃挽強上黨良家子挽強如
屈射三十學春秋豈爲彡車首偶奉世挽弓挽弓八石不好武空拳空拳
不易當堅敵 陳一發百全一發不虛弦
矢 李不可乇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乇射鳥獸飛射鳥獸花月醉雕
鞍書連我書書連箭射金冒虜箭如沙射金冒天狼彎弧慣天狼挾天不
敢張落鵰頭安得昇吾射一箭落鵰頭一隻仍留一隻箭未射胥連書
桂用長月府當用長鐵絲憶爾腰下鐵絲箭聽鳴鏑清心聽鳴鏑彤弓胡

為俠彤弓。寫弦不虛發。帶弓箭。管前才人帶弓箭。當滿月。哭羽當滿月。箭鏃。
金絲鏤箭鏃。大羽箭。猛將腰間大羽箭。韓。逐天狼。兩矢逐天狼。赫赫。赫
赫火箭者。射骨縞。強箭射骨縞。柳。鏃棠。川壤分鏃棠。蘇。白羽。誰知重
陽酒。白羽落黃菊。三箭。天山自可三箭取。腰羽箭。胡為事奔走。投筆腰羽
箭。疲兵少倦。唯義疲兵得少倦。唐招義步兵盡澤路弓箭十。雙箭。一雙鈇
絲箭未發手先墮。射殺雪毛狐。腰間餘一个。黃。一矢。將軍一矢萬人者
射雁也。箭有神。漢將洮州箭有神。箭鋒直。刀能將一箭與我箭鋒直。言箭
鋒相直。

弩 蘇。蹶張。蠢材眾蹶然。前漢蹶踏強弩也。

槍 蘇。半段。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爐鑄。才與入手。用之如何在我渊。
入手當今君長觀。橫槊。橫槊何人解賦詩。唐元稹言曹氏父子。鐵槊。路人
但覺驄馬瘦。不知鐵槊大如椽。

戈 李。兵戈。龍虎相咬食。兵戈建狂秦。亂浮雲。戰國何紛紛。兵戈亂雲浮。
雕戈。雕戈矣胡僕。若羅星。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羅星。杜。送老儒。干戈送
老儒。憶勾踐。枕戈憶勾踐。興王未息。興王未息戈。開雲色。戈鋋開雲色。客
愁破。干戈滿地客愁破。雕戈。夜出擁雕戈。曹陽戈。魏兼曹陽戈。戚林戈。戚

林戈未息。塵漠漠。兵戈塵漠漠。今代橫戈矛。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
蹊戈殳。我材不足置廟廊。力弱又不堪戈殳。玉塞。玉塞又包戈。蘇。提戈。
提戈入市聚廛市。干戈。干戈萬槊擁潘爵降也。戈矛。戈矛戰天驕。胡者天
之驕子也。黃。荷戈。荷戈去防秋。西戰頻欲疏。防犬羊。千里荷戈防犬羊。
執戟。常願執戟王前驅。橫戈。老夫何有更橫戈。

甲 李。熊耳齊。積甲應將熊耳齊。杜。散金甲。未出細柳散金甲。作農器。
安得鑄甲作農器。血埋。血埋諸將甲。鳴鏑。甲外控鳴鏑。韓。脫明介。戰狠
脫明介。蹊夜帳。組甲光寒圍夜帳。蘇。甲厚。木中甲厚竹何慙。被甲。借
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襯甲。青枝納杉纇襯甲。紅綃勒巾光透
骨。箭洒甲。飛塵漲天箭洒甲。歸對妻孥真夢耳。

戟 李。羅江煙。金戟羅江煙。殺氣。殺氣森森到戟。嚴風裂衣裳。蛇矛。丈八蛇
矛出隴西。杜。破林胡。長戟破林胡。鳥休飛。長戟鳥休飛。艱難奮。艱難奮
長戟。家列。五年起家列雙戟。如林。世亂戟如林。韓。冰槊。戶前堆冰槊。駈
海若。雙矛駈海若。蘇。矛戟。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爐鑄矛戟。

旗 李。繽紛。旌旗繽紛兩河道。卷海雪。旌旗卷海雪。夾兩山。旌旆夾兩山。
黃河當中流。尋陽滿。樓船若水軍。尋陽滿旌旗。登戰場。連旗登戰場。渦傷
旌旗颯灑傷彩虹。彩虹。旌旄拂彩虹。朦霜。旌旄昧霜飛。討鯨鯢。今茲討鯨鯢。旌
旆何繽紛。杜。暮慘憺。旌竿暮慘憺。晚明滅。旆旗挽明滅。少海。少海旌旗
黃。入旌旆。黃氏入旌旆。雲旗。羊旌雲旗相。十年厭見。十年厭見旌旗
紅。駃騠。駃騠披猾旌旗。落日照。落日照大旗。虹蜺。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
飛揚。旌旆盡飛揚。翠華。翠華想像空山裏。注云翠華天子之旗也。赤羽旗。
秦殺精騎赤羽旗。龍蛇動。旌旗日暖龍蛇動。旌伏。秦旗旌伏奔。回首見
回首見旌旗。金叉草旗。金叉草旗先有。無電旌。德音雷旌下南苑。漢旌旗。
紛漫漢旌旗。蛟龍會。旗尾蛟龍會。擁霓旌。下朝擁霓旌。拂千旗。恐滿拂千
旗。火旗。秦送府二於地即是旗。遂大旗過遂斾旗。朱旗。塵
不翻。覺杠中見朱子旗。動若一。旌旗動若一。早尾。早尾雲杠三。金錯
旗。竿金錯旗竿滿雲直。蒼山。蒼山旗旆愁。韓。杯。解旆失空杯。流日
月。旗旆流日月。歎揚。旗分戰鼓揚。穿曉月。旗穿曉月雲霞。歷南荒。紅旗
照海歷南荒。將壇。旌旗別將壇。拂晴天。西來旌旆拂晴天。清雨卷。
歸旗。柳。搖蕩。緋旌卷搖蕩。歐。長嶼。旌旗下長嶼。誰從。春郊誰從擁旌
竹。風暖。紅旌風暖旌旗。悠悠。旌旆晚悠悠。向日。春郊向日綠旗開。兩旗。
船頭初轉兩旗開。歸旆。湖水紫歸旆。照路。雙旌紫照路。春耕。綠旗春擁有

春耕。蘇。畫旆。西風波盡畫旆紅旗。紅旗對代猛士來。旗隊。旗隊遙知到石
瀨。旌纛。兩邦旌纛光相映。卷旆旗。開門卻待卷旆旗。羽旌。羽旄照城關護
哭安遠偶。看鰻旗。雲間路白看鰻旗。莫怠西湖把酒時。黃。卷旗。驚沙卷
旗旐。擁萬夫。春風旗旆擁萬夫。風旆。卓騎東來風旆斜。陳。朱旗。朱旗一
縣朱雲卉。麾返。交綏。終年此交綏。降旗。未須堅百戰。當即建降旗。

鼓 李。驚山。戰鼓驚山欲傾倒。悲鳴。鼓角使悲鳴。樓船習征戰。悲海月。疊
鼓悲海月。相聞。戰鼓遙相聞。朧底間。二氣交二合。鼓聲朧底間。杜。疊鼓
鞞。嚴城疊鼓鞞。秦川多。北歸秦川多鼓鞞。分旗鼓鼙。春風入分旗。他鄉
他鄉亦鼓鼙。柳。報衙。龍鋼鼓報衙。歐。茄鼓。茄鼓下旹臺。無驚。驛鼓畫
無驚。疊鼓催。清晚津亭戰，頻聞疊鼓催。蘇。思將帥。遂因鼓鼙思將帥。豈
為考擊煩朦朧。漫戰鼓。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鼍漫戰鼓。旗鼓。聞說官
軍取乞閩。將軍旗鼓動如神。鼓如無定江邊柳。傳夫中原雪絮春堪憐。戍
兵久閒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撾。黃。聲鼓。不可論問鼙鼓旗。

兵法 李。兵符劍術。白旅就兵符。黃石借劍術。杜。五十家。兵法五十家。
爾腹爲箇。吾鬼對如轉圜。汝遠吸文手。玉帳術。空留玉帳術。豹韜。司空
怪豹韜。韓。宣一令。軍門宣一令。兵轉肅。五營兵轉肅。歐。蘇武。遺編發

愛蘇武說。往往曾往還更又　蘇睹一擲萬人睹一擲段盡如沃雪。草草
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節制。峙峙事節制隱息久不決孔明八陣圖。八陣圖性
餘八陣圖千古壯愛吹。未整。六師紛紛未整三英氣。祈披圖。披圖見八陣之
令欵更王家教君集。不須親戎行坐論教君集　黃玩處女驚雷霆。敵人
閉戶玩處女奇捧耳不及驚雷霆始如處女敵人閉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石轄千仞溪戶石。轄雷擣虛漢家萬騎擣虛回。
號令　杜節制。杜牧王郡節制前賢風。說令譏行大將稱。號令頗有前
賢風訓練。訓練強兵動鬼神　柳無擾。令肅軍無擾　歐。大號威雷大號
地馬不嘶。萬馬不嘶聽號令　蘇號令。當時號令君能識。白戰不許持寸
鐵肝膽裂。中有李臨淮號令軒諸然李光弼嚴肅。聳毛羽號令聳毛羽。光
弼英虛往令嚴。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
攻　李苦戰。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桑乾源。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
河道支海。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征戰萬里長征戰。三軍盡
衰老。築城。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
已時格鬬。野戰格鬬死敗馬號鳴向天悲。銜飛。鳥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枝。
將軍。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凶器。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

旄頭旄頭四光芒爭戰無已。特白羽白羽灑赤血流沙爲之丹。名將名將
古誰是疲兵良可歎。天狼滅。何時天狼滅父子得安閑。旄頭滅。旄頭滅敵可擒旄
頭滅。侵胡之腸涉胡血。懸雲。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太白。雲
龍風虎晝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擒。懸胡。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橫千里。
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誅聚。戎虜行當剪。鯨鯢立可誅。似雪山。連兵似
雪山。破敵誰能料。虎象。秦趙虎爭血中原當去抱關救公子。幾度改。天涼
幾度改九土中橫潰胡兵。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星無光。草木搖殺氣
星辰無光彩。丘山。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隨金鼓。曉戰隨金鼓宵眠抱
玉鞍。　杜亘長雲。出師亘長雲。銜枚。銜枚有荷戈。西征。軍旅西征僻。長戰。
安路何日罷長戰。戰自青羌連百蠻。軍麾。天地軍麾滿。雪外城。已收滴博
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煙塵。煙塵多戰鼓。龍武軍。龍武新軍深駐輦。格
鬬東郊尚格鬬。耐苦戰。秦兵耐苦戰。未解圍。城未解圍。風塵。風塵戰伐
多。戰伐。野哭千家聞戰伐。血戰。血戰乾坤赤。宇宙。宇宙一腥膻。不在衆。奇
兵不在衆。　韓兼弱。兵凶匪兼弱。誰敢卻。虜騎誅閑無縱刀戰誰敢卻。焚城
郭。連空聚雞堞照夜焚城郭。除積聚。焼倪除積聚。潛壘失依托。探。探月精
探兵緒。雲樓。戍城雲樓擬。揭千綰。雲鼓揭千綰。原野。踈野馬雲狀原旗火。

歐戰血。百年干戈流戰血。二國歌舞今荒臺。　蘇戰西羌。君隨幕府戰
西羌夜渡河兵斫雲。羌前洒甲。飛塵漲天箭洒甲。歸對妻孥具夢耳。
守　李蠻孫生。蠻孫生虎狼羗鬼迷旌旂。　杜關城險。設關城險防虞
防虞此何及。防邊。防邊不敢驚。　韓管鑰。未足恃刀須秖應輸管鑰。險
猶恃。鎮虎師狀老常山險猶恃。　黃思草枯。幕下諸將思草枯草枯非
用兵時。
和　杜息戰。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兵猶火。顧我兵猶火。同晏眠。安得
廉頗將三軍同晏眠。銷金甲。肯銷金甲事春農。無傳箭。青海無傳箭天山
早挂弓。偃文修武。偃文修武不無人。戰武威。武威人憶。人憶止戈
從偃甲。兵請。見息兵。何時見息兵。　韓解兜鍪。澤發解兜鍪。
歐方勝。講信都方勝干戈。崩堂今不用干戈包并。仰賴天子聖。乾坤量已
弁異類。謂此雖異類。有土亦含情。觸突滿離被禍要君稱與征兇勢。馴
擾以易。豢可呼隨指。臣職。稱番効臣職冠帶復人形。休息。四海兵休息。
膺痍日新生。　蘇升平。亦辭觀形勝。升平不敢論解仗。當兔已解仗。烽火
連朝報。西邊地名落擾搶。西域落擾搶古西邊寧靜擾搶妖星。名出則兵
見。　黃和戎。西定已和戎無征。有道四夷守無征萬邦休。歡塞。前朝夏州

中。來欵塞門西。言夏人入貢。降書。聖主數天德降書付狄鞮。言西方日次
疑。稽顙。稽顙來稽日月。言戎狄斬首面。登面帶金屠割面祈求請命閉千羽。
般陸闕干羽。自皷鼙。違停自鼓鼙。言叶欵逢停。量谷馬。求輸量谷馬。用谷
量牛馬言西夏入貢。觸藩羝。不作觸藩羝。言不犯塞。定五溪。蒼嵘常相倚
今聞定五溪。上武陵五溪蠻。解弓刀。曾地無戎卧敗甲。民兵勝勞解弓刀。
廉教民兵爲河東捉刺也。思草枯。幕下諸兵思草枯言草枯非用兵時也。
降　李舞干。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杜星散營。歸軍星散營。欵聖朝。
河隴降王欵聖朝。　韓高陽。努伴高陽肩生約春横降。納節。蔡州納節舊
將死。　歐率億。苗頑不率億舞羽舞于庭。　蘇受降城。受降城下紫髯郎。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窮呂布。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鄧伯降
明朝鄧伯降淮受。
勝　李破敵。月食西方破敵時。　杜飛勝。飛勝戰伐名。捷書。日報捷書
抵清畫同。胡危命。胡危命在破竹中。獻凱。獻凱日繼踵。巷塞雲。青海黃河
卷寒雲。破的。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滅蜂蠆。來威滅蜂蠆一戰將乾坤
一戰收。　韓廻軍。廻軍與角逐。斬樹收窮鳥鳴先。鬪場再鳴先遮路一飛
飛。獻俘囚。且將獻俘囚。陳鈇鉞。棄對陳鈇鉞。地塞與鈇鍤。掃穴庭。地理畫

陣解星芒盡。杜。堂堂。天氣已息陣堂堂。八陣圖。名成八陣圖。謂孔明也。雲鳥陣。六甎總成雲鳥陣。蘇。常山蛇。雖心欲將南澗虎，陳勢頗學常山蛇。

營壘　李。嶢巘。嶢巘汪公侗。紫塞。開營紫塞傍。海霧鎖。營室海霧鎖。杜。亞夫營。馳入亞夫營。棘門。飛鳥避棘門。右兵。秋屯隴右兵。帳殿。帳殿羅玄冕。棘門服白袍。星散營。歸軍星散營。柳間。日落柳間營。盡遷。頗民盡遷高壘削。夜驚。甲士夜驚營。蘇。堅壘。堅壘千兵修。條候壁。昨夜條候壁已驚。

軍儲　李。關輔。漕引救關輔，疲人免塗泥。杜。軍儲。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日給。同上。供給。萬里煩供給。米貴闕軍食。去年米貴闕軍食。供給家無羨。欲煩供給家無羨。轉粟。轉粟上青天。言難也。軍儲不自供。天下軍儲不自供。芻糧。軍須運芻糧。韓。戰卒飢。食空戰卒飢。蘇。恐之軍興。汗流奔走誰救後，恐之軍興污鐵斧。保甲。保甲連村團未便，方田訟牒紛如雨。窮脉縷。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脉縷。積穀。城中積穀三百萬，猛士如雲驕不戰。

軍書　李。如流星。羽檄如流星。速驚電。羽書速驚電。如飄風。飛書走檄如飄風。杜。飛檄。應然望飛檄。傳檄。正當排傳檄。羽書。西征軍為羽書遲。屢飛。傳聞檄屢飛。羽毛書。軍急羽毛書。還似急。羽書還似急。韓。羽書。紅塵羽書靖。何怍。俯羽余何怍。蘇。一擲。揭來城下作飛石，一擲驚落天驕魄。僵卧。永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帳下兒。笑示諸郎帳下兒。孫策。横槊楯墨。詩成横槊裏，何曾乾楯墨。魯連書。頗為魯連書，一射聊城。史記燕將守聊城，齊攻之不下。齊田單遣書以矢射城中，與燕將，燕將自殺，聊乃下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五　二支

詩

宋詩四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讀李遠詩卷次泗州南山詩韻。　跳波亂清淮，一葉寄真覔。南山如高人，標格自矜異。胡塵暗楚甸，絶境墮渺瀰。空城草木春，戶外屢誰雨。悵望盍公龍，來雲自來往。小詩若圖畫，彷彿見飛蓋。從令淮上山，不落夢中想。　誦鄒次魏詩，有讀山谷文一篇，特奇崛，詩云：遠繼杜參躋，近追蘇玉局，此寶錄也。　歌終白玉樓，夢覺黃粱熟。斯人已寂寞，故紋在空谷。誰令然首恙，免生城旦讀。光芒豐城劍，慟哭荊山玉。鄒郎乃其徒，閱世何曷向。高風渺不羈，句法此遺燭。大攻兵下采，吊古淨秦谷。饞山一炬燼，鶴林萬金贖。張守毗陵集次韵張燁惠詩三首。　詩部可卜掀誅茅，好句人間見一毛。吟就鉢聲應未絶，流傳紙價頓能高。琴成燕雀追黃鵠，已作蜻蜓避百勞。清夜月臨啼鶴句，霜橋風竹助蕭騷。　投老須營一把茅，晚親珠玉看揮毫。賦牛色欲驚書種，刻鵠無成愧伯高。已放閑身栖寂寞，時憑佳句洗塵勞。喜逢載酒經過客，老去無心作反騷。　老依背郭廬堂茅，寒夜微吟自制毫。吳子筆迴霜氣勁，驚人句與月魂高。極知要足追陶苦，使覺長須走送勞。因識盧郎是佳症，定能痛飲誦離騷。　張子華作詩誤用事，有詩訟其過，因次元韵。　欬唾成詩未許癡，腹中應有綺千端。畫蛇思巧因饒足，倚馬才高貴駐鞍。劉向因非方朔祐，蔡邕曾入老盧盤。小瑕不掩千金璧，能事寧容俗眼看。子美以東方朔劉向為杜，東坡以鄭餘慶杀壺為盧使。　劉屏山集雜韻四首。　積雨生秋意，浮雲殺晚暉。聲寒野迴橋，影小溪清。殘霞鋪旗色，新月長圓輝。黃落樹滋春，夜眠人息機。　落潮停清瀨，林聲息怒號。水浮秋色遠，山帶夕陽高。宿雁猶驚渚，昏鴉已暮林。野寺雲散亂，江動月浮沉。　絶句五首　目送孤鴻猶倚樓，晚風吹淚更橫流。蘋花落處蠻烟暗，六十三程是白州。　雙魚來自瘴江濱，一讀家書一愴神。見說炎荒風土惡，可無神物護忠臣。　干戈擾擾恨何窮，南北東西任轉蓬。世事不堪長齟齬，胸中賴有氣如虹。　喜聞歸騎已揚鑣，載酒相迎不憚遙。我是武夷東道主，使同蠟屐上岩嶤。　竹遠茅簷水遶堦，東風漸欲放春回。丁寧紅紫休爭發，待取山南刺史來。　讀曾吉甫橫碧齋詩。　携鉏引蔓泉，偶步松崗北。冷然毛骨清，楚尾見秋色。稻氣鼓初涼，桂陰遶微日。緬懷小齋居，拄杖撑吾寂。韻度減知聞，微吟數

苯碧若人端好修吟篤動無迹深窮伊水源峻陟衡山極終焉慧孔林所
樂惟自得延和數酌醉脩靜一編易向來辱傾輸洞見胃中白思親道匪
倖既遠情不擇别余質實穎固未易刻畫尊生有遐心兂已無全夛以兹
是所知負負常夕陽餘波儻時漸王汝天其或 偶書 風急胡塵暗九
州岸巾長嘯一登樓故園郤憶桐孫在薄宦端爲荔子留湖海以南兵尚
鬪犬戎不死禍難休仏門推較皆飛將盍有清談謝傳流 讀韓子蒼呂
舍人近詩 詩人零落嘆才難二妙風流壓建安已見詞鋒推晉楚定應
臭味等芝蘭鴻軒意氣衡交呂鳳躍聲華敢望韓咫尺炯塵不相見它時
惆悵馮金鑾陸放謂南集讀王摩詰詩愛其散髮晚未簪道書行尚把之
句因用爲韻賦古風十首亦皆物外事也我生本江湖歲月不可筭採桑
遊名山所歷頗蕭散一逢巢居翁見謂於我館酌泉咲松栢每得造膝疑
行道不自力殘髮日已短海上故不遠請限何時滿 仕宦五十年所至
不黔突耿魚園拾熊扶免耶很鶴退歸思默默誰救書咄咄屋穿每笑暮
驢瘦可數骨秋風忽已厲落葉觀殘月脫巾坐中庭清冷入毛髮 我愛
古竹枝每歌必三反孤舟上荊巫天末未覺遠最奇翁子峽恨不遂高遠
徠蜀故宮煙水楚廢苑至今清夜夢百丈困牽挽人生如寄爾勿歎流

年晚 往歲著朝衫晨起事如豪吉歸卧孤村拈淡有餘味閉門絕外慕
自謂真富貴翛然畢吾生地下一增氣里翁戀兒女小疾輙憂畏惟窮可
賒死我在君亦老 萬金築華堂千金教新音不知憂患腸著脚日愈深
今人喜議古後亦將議今使汝有子孫聞之亦何心鄧通擅銅山死日無
一簪未死汝勿喜吾溪多每溪 往者遊青城猶及二三老稽首出世師
數語窮至道妻子具弊屣棄去恨不早俯仰能幾時殘骸日衰槁吾兒有
奇骨亦復至幽討金丹儻可成白髮何足掃 稚川師鄭君繞及一卷書
書大憧如蓄度世蓋有餘想其所論說妙極軒昊初内篇今雖存亦復飽
蠹魚我欲探其原褰步空趑趄安得插兩翅從公遊太虛 隱書有三景
字字當力行寸隙與尺宅可以久汝生泝流歸崑虛堅守臨長城一旦吉
成功河塞貴金城笙鶴適緱山貂蟬朝玉京即令脩行地千古名還昊子
道皇以遐昊名之 行年過八十形悴神則旺往來江湖間垂老猶琢棜滄
波浩無津天遣邀儆尚判溪掛風帆漁浦理煙棹奇雲出深谷新月生疊
嶂興懷晉諸賢誰能續遺唱 二十遊名場最號才智下蹭蹬六十年亦
有帀一犁與衣祖黃犢秉雨耕綠野西成得一飽敢計泥沒踝住久鄰好
深百事適乏餘秋高小瓮香相與注老瓦 絕句 憎游不能耕心愧新

舂白獻傲茅三間主人終勝客 朝士腰下黃山僧鼻端白放翁俱笑汝
飽飯作閑客 溫溫地爐紅皎皎紙牕白忽聞啄木聲疑是敲門客 雪
晴聚甲紅兩足韭頭白雖無萬錢具野飯可留客 小兒勿大勤使汝髮
早白長爲南畝民殊勝東閣客 四日夜雞未鳴起作 放翁病過秋忽
起作醉墨正如久蟄龍青天飛霹靂雖云墮怪奇要勝常悶默一朝此翁
死千金求不得 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次其韻十首 暑耘日炙背
寒耕泥沒脚眾人占胥腴我獨治硗确力盡功未見厥土但如昨豈惟窖
穰粃直恐轉溝壑今年雨暘時天如相耕穫屋傾未暇扶且復補籬落
舊絮補破襦生薪續微火悴孫有凍死自視亦已過鄰翁冒風雪斗酒持
飲我失圓擘霜蟹拜添飣山果欣然共笑語何止寬寒餓布破擁更閑招
覓不須此 三山鏡湖上出郭無十里結廬非所擇但取便薪水閒亦出
從宦安能慕園綺地主卜林塘亦復異于美遠際方丈室僅足容卧起吾
意本扁舟陸居聊爾耳 祠官粟一囊不贍軀七口前年蒙寬恩倒許乞
骸骨聯翩三兒子俱作鸞雀碧賦祿雖上遠亦足慰衰白幅巾節摩下孫
病謝來客從今門前路永掃車馬迹 舍北有漁磯下臨清溪流柳陰出
未橋逢浦橫閣舟導緣二三畝采擷供晨羞魚蝦雖瑣細亦足贍吾州人

主常如此安用萬戶侯緑蓑幸可買金印非所求 寓形百年中如臂屈
伸頃少壯幾何時已復值衰境老人喜自潔臨澗漱緑淨佛龕香事已僧
鉢供黃燉山茶試芳嫩野果薦甘冷不學萬錢廚長漁取淮穎 嚴石著
幼與風月思玄度老子放浪心常恐迫危慕安得世外人握手招與語吾
宗甫里公哥辭賦漁具高風邈不嗣徒有冷涎苦霜風吹短衣何山不堪
住 久病卧江村髮白面黧黑艱難念溫飽日夜積涓滴聚壤囊圍岳荷
鋤耘壠麥苟失一日勤農事深可惜小兒念乃翁年歲共欣戚跂望明年
春杜雨泥一亦德孫秀眉宇慨然脩初服枯腸貯詩書十飯九不肉成童
將冠婁想見袍立鵠光澤倘未衰豈無五束粟汝能記吾言併以告阿福
閉門勿雜交一經萬事足 吾幼從父師所患經不明何嘗効侯喜欲負
能詩聲亦豈劉隨州五字矜長城秋雨短檠夜掉頭費經營區區宇宙閒
捨重取所輕此身儻未死仁義尚力行 讀杜詩偶成 一念寧容事物
侵天魔元自是知音拾遺大欠脩行力小吏相輕尚動心 千載詩亡不
復刪少陵談笑即追還常憎晚輩言詩史清廟生民伯仲間 城南杜五
少不羈意輕造物呼作兒一門酣法到孫子熟視嚴武名徒之看渠胃次
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琴入筆墨生民清廟非童語向今天開

太宗驚。馬周過舍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几空嗟咨。 讀李杜詩 濯錦滄浪客。青蓮澹蕩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風塵。士固難推挽。人誰不賤貧。明窗數編在。長與物華新。 讀樂天詩 放姬鬻駱初何有。常笑香山恨不攄。輸與此翁容易死。一身之外更無餘。 讀許渾詩 裴相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落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勝午橋。 讀王季夷舊所寄詩 燈前忽見季夷詩。淚灑行間不自知。醉別西津如昨日。露晞泓殘已多時。丁亥在京口與季夷別。遂不復相見。 讀林逋魏野二處士詩 君復仲先真隱淪。筆端亦自斡千鈞。閑中一句終難道。何況市朝名利人。 讀宛陵先生詩 李杜不復作。梅公真壯哉。豈惟凡骨換。要是頂門開。鍛鍊無遺力。淵源有自來。平生解牛手。餘刃獨恢恢。 歐尹追還六藝醇。先生詩律擅雄渾。導河積石源流正。維嶽崧高氣象尊。玉磬鏘鏘非俗好。霜松鬱鬱有春溫。向來不道無譏評。較保諸人未及門。 讀陳秀才詩 程子晚相得。居然一坐傾。心詩欲飛動。病眼爲開明。英妙非凡質。衰遲畏後生。吾徒可相賀。吾宇有長成。 夜讀筆仲至閩中詩有懷其人 詩思尋常有。偏於客路新。能追無盡景。始見不凡人。細讀公奇作。都忘我病身。蘭亭盡名士。逸少獨清真。 讀豳詩 我讀豳風七月篇。聖賢

事事在陳篇。豈惟王業方興日。莫是淳風未散前。屈宋遺音今尚絕。咸韶古奏更誰傳。吾曹所學非章句。白髮青燈一泫然。 讀後漢詩二首 賁春老子吾所慕。垂世文章筆在兌。詩不刪來二千載。世間惟有五噫歌。 季英行年七十八。猶灌園蔬授六經。我欲圖之置齋壁。世無顧陸善丹青。 讀唐人愁詩戲作五絕句 少時喚愁作底物。老境方知世有愁。忘盡世間愁故在。和身忘卻始應休。 清愁自是詩中料。向使無愁可得詩。不屬僧窗孤宿夜。即還山驛旅遊時。 天恐文人未盡才。常教零落在蒿萊。不爲千載離騷計。屈子何由澤畔來。 我輩情鍾不自由。等閑白卻九分頭。此儂豈獨騷人事。三百篇中半是愁。 飛雪安能住酒中。閑愁見酒亦消融。山家有力參天地。不放清樽一日空。 讀近人詩 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險尤傷氣骨多。君看大羹元酒味。蟹螯蛤柱豈同科。 雜題絕句六首 少談王霸謀身拙。晚好詩騷學道疏。還有一籌差自慰。閉門不作公子書。 莫笑花前白髮新。宣和人醉慶元春。何時道路平如砥。卻就清伊整幅巾。 三生元是出家人。一念差來墮搢紳。二寸楮冠雙草屨。天公還我水雲身。 黃庭兩卷伴身閑。盤篆香殘日未殘。泛泛孤身似萍葉。始知天地不勝寬。 年華催寒留不住。鬢雪縱橫耘更多。樂天不生夢得死。恨

無人續竹枝歌。 年來世念掃除盡。猶有閑吟頗自奇。安得陟楚九萬箇。爲君盡寫暮春詩。 雜題 松肪釀酒石根醉。槲葉作衣雲外行。指點人間獨長歎。秋風又到洛陽城。 山家貧甚亦支撐。時撫桐孫一再行。朝饑米空煮芋粥。夜缸油盡點松明。 羊裘老人只念歸。安用星辰動紫微。洛陽城中市兒眼。情知不識釣魚磯。 黍醅新壓野雞肥。茅店酣歌送落暉。人道山僧最無事。憐渠猶趁暮鐘歸。 釣魚吹笛本閑身。正坐微官白髮新。著屐此生猶幾緉。可令便踏九衢塵。 山光染黛朝如濕。川氣鎔銀暮不收。詩料滿前誰領略。時時來倚水邊樓。 雜詩絕句 世味漸闌如嚼蠟。惟詩直恐死方休。四時風月元無盡。萬里江山更擬遊。 一身頂踵無非病。兩飯虀鹽亦闕供。正可清言學夷甫。不須豪氣似元龍。 枳籬莎徑入荊扉。中有村翁百結衣。誰識新年歡喜事。一雞一犬伴來歸。 身似匡廬老病僧。閑門一衲坐騰騰。雨聲驚覺長安夢。惆悵西窗夜半燈。 戲題 莫輕凡骨未飛騰。要勝人間粥飯僧。山路近行猶百里。酒杯一舉必三升。 戲書觸目 貍奴閑占熏籠臥。燕子橫穿翠徑飛。我亦人間好事者。憑欄小立試單衣。 古風 犧象薦清廟。餘材棄溝中。二者雖甚遠。殘生其實同。人當貴其身。豈復論窮通。寧爲原上草。一寸控春風。

木生雖拱把。鮮不困斧斤。枯朽或可全。又以鄉故焚。嘉木終鉏芟。星獨草見耘。此理講已熟。要當尊所聞。 擬古 牛跡可使圜。羊角可使直。惟使剛者柔。造物不可得。世方貴軟熟。剛實不可爲。爲剛死道傍。已矣何所悲。 君看一鈞絲。能得幾日絡。君思幾州鐵。打此一大錯。日前豈不快。後悔將奈何。我非通神明。比汝更事多。 寧忍十日饑。野葛不可烹。寧枉百里途。捷徑不可行。自古風俗壞。善士亦淪胥。摘柚爲包貢。後世稱木奴。坐臥北窗下。百事廢不治。脫粟與大布。衣食裁自支。溫飽豈不欲。達道予心悲。地不見先人。所冀向有辭。 古意 千金募戰士。萬里築長城。何特青冢月。卻照漢家營。 夜泊武昌城 江流千丈清。寧爲雁奴遠。不作鶴謀生。 戲作絕句以唐人句終之 雨細穿梅塢。風和上柳橋。山居無曆日。今日是何朝。 回頭問童子。今夕是何年。靜對煎茶竈。閑疏洗藥泉。 客從城中來 客從城中來。相視慘不悅。引杯撫長劍。慨歎故未滅。我亦爲悲憤。共論到明發。向來酣鬬時。人情頗少歇。及今數十秋。復謂須歲月。諸將爾何心。安坐望旄節。 謝徐志父攜幹患詩編 平生閒若人。筆墨極奇峭。相望二千里。安得接談笑。一朝獲其詩。驚喜踰素料。夜窗取冷試。寒燈耿相照。春容清廟歌。縹緲蘇門嘯。秋天浙江濤。照野楚山燒。每篇十

過請玩味頭屢掉正如毀名酒雖愛不忍醺看君亦華髮氣壓萬年光子
昔從茶山辱賞三語妙文章老不進憔悴今可予誰知牛車鐸黃鐘乃同
調顧君時未遇坊恤俗子請 謝王子林判院惠詩編 文章有定價議
論有至公我不如誠齋此評天下同王子江西秀詩有誠齋風今年入脩
門軒軒若飛鴻人言誠齋詩浩然與俱東字字若長城梯衝何由攻我望
已畏之謹避不欲逢一日來叩門錦囊出幾空我欲與馳逐未交力已窮
太息謂王子諸人無此功騎驢上灞橋買酒醉新豐知子定有人詎必老
鈍翁 觀渡江諸人詩 中朝文有漢唐風南渡詩人尚數公正使詞源
有深淺病懷稍思亦相同 雜詩 了半年不讀書顧影疑非我乃知百年
中如此過亦可書能作汝崇識字果非福明年倘未死樂哉駕黃犢 伐
性無城府腐腸無旨酒齋居亦得疾果無第一手才不如嵇康疎懶則過
之雖有絕交書不作幽憤詩 偶觀舊詩書歎 吾道運無積何至墮哇
吟盤雖彝尭天乃後自拘窘外物豈移人予顧不少忍鶴井與狐妖正可
付一哂 繁華夢境鬧蓉亂空花實可憐愁書生尚學居易積我昔亦未免
吟哦咏肝腎落筆過白雨聚蚤森未有能悟差足念念常自鬧安得從
碩儒稽首謝不敏 四月二十八日作 四月欲盡五月初九十未及八

十餘開口何曾談世事從身生便覺吾廬 行遍八智滿下慈贊之絕交
堂霜侵茅簷一支書當頭老盡平生灯安之 出遊語卧經詩 江天
北月西南落村路寒雞一再鳴自笑此身猶旅慣野橋孤店每關情 江
村何處小茅茨紅杏青蒲雨過時半幅生綃大年畫一聯新句少遊詩
眼明未了觀山債力在猶能涉水行莫笑軒然誇老健身存終勝得浮名
壯歲經春在醉鄉老來數酌不禁嘗正須獨倚蒲團坐領略明窗半篆香
兒扶行飯出柴扉傴僂方嗟氣力微道側偶逢耘叟倚鋤閑話兩忘
歸 又讀儒經學養形未容便處少微星一枝新鍛金鴉觜更向名山斸
茯苓 薔花如雪滿中庭乍出芭蕉一寸青老子掩關常謝客短蓑鋤菜
伴園丁 晚交數子多才傑誰肯頻來寂寞鄉但寄好詩三四幅絕勝共
笑億千場 醉吟絕句 少日沉迷汗簡青如今毀譽兩冥冥書生弄筆
如何信只合花前醉不醒 驅使雖急赤丁子傳呼底用蒼頭兒世間如
夢身如寄春去花空欲沉詭 牽經司禮人誰聽是古非今世共憎何似
對花傾綠酒自歌一曲醉騰騰 山遶水隔重重嶂雨練風柔處處花一
病半年能不死又將此恨醉天涯 雜賦絕句 地爐夜爇麻熏炭死瓢
羹烹豆粥香不是有心輕富貴從來吾亦愛吾鄉 病起胃中一物無夢

遊信腳到華胥覺來忽見天窓白短髮蕭蕭起自梳 終日幾堪來一尤
生涯略似草庵僧澄新不當晨炊晚留得松肪代夜燈 出門信步作閑
遊野廟村坊到處留每伴樵夫當半食更隨牧豎采沿溝 中含沿溝當行
不合体不佳時看周易酒痛飲後讀離騷騎驢太華三峯雪鼓棹錢塘八
月濤 昔人莽莽荒丘裏陳迹紛紛朽蠹中畢竟是非誰辨得舉杯吾欲
問虛空 百億須彌理固有八九雲夢何足吞天下廣居君識否一間茅屋
寄孤村 夢裏曾作南柯守少時元是東陵侯今朝半醉歸草市指點青
帘上酒樓 七十八十古來稀行年九十固應衰已興工部耳聾歎更和
文公齒落詩 中年畏病杯行淺晚歲修真食禁多謝客杜門殊省事一
盂香飯養天和 齊民讓畔不爭桑和氣橫流歲自穰君看三山百家聚
更無一壟有遺蝗 今年蝗螟三山過而不下遂不為害 得雨郊原已遍
耕東家西舍多逢迎前山雲起樹無影別浦潮生船有聲 一身只付雞
栖上萬卷真藏梆子中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 謝提走老
司理錄示山居詩 顥頫經年客庠鄉把君詩卷意差強古人三語猶嗟
賞況是珠璣滿錦囊 老覺人間萬事非但思茅屋映疎籬秋來已是饒
歸夢更讀山居二十詩 夢海山壁間詩不能盡記以其意追補 碧海

無風鏡面平潮來忽作雪山傾金橋化出三千丈賦把松枝引鶴行 海
上東雲滿袖風醉捫星斗躡虛空要知壯觀非塵世半夜鯨波浴日紅
一劍能清萬里塵澆波深處偶全身那知九轉丹成後卻挿金貂侍帝宸
春殘抛擲落花眠正是周家定鼎年睡起不知秦漢事一樽閑醉華陽
川 曾仲躬見過適遇予出留小詩云次韻 地僻元無俗客來蓬門只
欲為君開山横翠黛供詩本麥卷黃雲足酒材 數樹山花草舍東想公
繫馬落殘紅那知老子耶溪上正泛朝南暮北風 雜題絕句 賀公在
朝稚吳語莊舄仕楚猶越吟我幸歸休在鬧巷前感槩不須深 茅屋
三間已太奢乾柴白米喜無涯非賢敢竊優賢禮頗折尋緣與蕨芽
日暮初不夜秋待 野花紅碧自爭春村酒酸甜也醉人解放缸頭便千里
不愁無處著閑身 湖堤踈瘦水楊柳村舍鼓紅山石榴惟戶本來適意
入乞將因得片時留 癸丑正月二日絕句 朱顔不老畫中人綠酒追
歡夢裏眠堪笑三山衰病叟閉門寂寂過新春 菊叢抽綠滿拈茭繞舍
梅花已過開須信今春春事早江鄉開歲有奔雷 太息 太息貧家似
破船不容一夕得安眠春憂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過年 禱廟祈神
望歲穰今年中熟更堪傷百錢斗米無人要貫朽何時發積藏 北陌東

阡有故墟，芊勤見汝昔營居。豪呑嗜蝕皆迯去，閫戶無人草滿廬。　無題

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顦顇蓬窻裏，飛上青天妬落花。　半醉凌風過月旁，水精宮殿桂花香。素娥定赴瑤池宴，侍女皆騎白鳳凰。　出蘭脩眉淡薄粧，丁東環珮立西廂。人間浪作新秋感，銀闕瓊樓夜夜涼。　數日不作詩　吾詩廢不幾，孤寂桼愁何。偶爾得一語，快如蹤九河。黃流舞浩蕩，白雨助滂沱。門外無來客，花前自浩歌。　得趙昌府寄子及子適詩　去國雙蓬鬢，還山一病身。壯懷稽古淺，老悔養生疎。俗態慵開眼，高吟獨起予。青燈對徐子，併爲問何如。　閒詠　身似地行僊，心非欲界天。與竿聳軋軋，巾角影翩翩。買菊穿苔種，烹茶就井煎。歸來書迭坐，隨處一欣然。　久入春農社，新僂老衲包。帘裁微放徙，硯斷正須頻犇。薄能爲祟，芳兄任絕交。吾詩無好句，聊復當詼嘲。　病中雜詩　久病身猶困，閒遊性已成。未停湯熨事，即理水雲程。按宿忘街陌，論交失姓名。最憐花塢好，恐是牡丹坪。　自我居湖曲，漁樵日往來。只知年屢改，不覺老相催。小清潮痕長，長堤草色回。逢春心事在，莫道已成灰。　天遠不可問，將如此老何。老驚詩思退，貧欠藥錢多。剡縣尋僧宿，桐江買酒歌。市橋新柳色，又是一年過。　七月二十四日作　閒拂青銅一惆然，此生應老海雲邊。涼颸入秋詩初就，幽鳥呼人夢不全。天上鵲歸星渚冷，月中桂長露華鮮。射胡羽箭凋寒靈，坐負心期四十年。　先少師宣和初有贈晁公以道詩云：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晁公大愛賞，令送全篇，偶讀晁公文集，泣而足之　仕不違時勇退耕，閉門自號景迂生。遠聞佳士輙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早孤過事偏多感，欲續殘篇涕已傾。　無題　晝閣無人晝漏稀，離悰病思兩依依。釵梁雙鸞春光到，笋柱雙鴻暖不歸。迎得紫姑占近信，裁成白紵寄征衣。曉來更就鄰姬問，夢到遼陽果是非。　珠韝玉指擘箜篌，誰記山南寒燭遊。結綺詩成江令醉，虆梁夢斷沈郎愁。天涯落日孤鴻没，鏡裏流年兩鬢秋。不用更求驅豆術，人生離合判悠悠。　鞍韉轣車赴客期，追歡眾數牡丹時。新春欲近猶貪喜，舊炎潛移不自知。寶鏡塵生鸞悵望，鈿箏絃絕雁參差。玉壺莫貯胭脂淚，從濕泥金帶上詩。　金鞭未憚憶春遊，萬里攜東巷畫樓。夢憒曉風吹不去，書憑春雁寄無由。鏡中顏鬢今如此，樸下朋儔好在不。蓋有吳牋三萬箇，擬將細字寫新愁。　蜀中偶得去年二月都下數詩有作　昨佩魚符出鳳城，春風處處聽鶯聲。欲尋遼炙半爲鬼，重到西湖疑隔生。浮世正如棋六簿，野人何意慕三旌。嚴州戍滿真當老，猶幸爲

民元太平　蜀僧宗傑來乞詩，三日不去，作長句送之　看遍東南數十州，寄船却泝蜀江秋。孤雲兩角山已遠，斗米三錢路不憂。今年所在皆大稔　萬里得詩長揖去，它年翠笠再來不。放翁欄醉尋常事，莫笑黃花插滿頭。　舊識姜邦傑於亡友韓元咎許，近屢寄詩來，且以元咎平日倡和見示，讀之悵然，作此詩附卷末　故人王胥已生苔，邂逅逢君亦樂哉。湖寺繫舟無夢去，京塵馳騎有詩來。醉中不敢教兒誦，看處常須盥手開。久矣世間無健筆，相期力斡萬鈞回。　檢舊詩偶見在蜀日江瀆池醉歸之篇，悵然有感　江瀆池頭爛醉歸，青旗日晚掉城扉。正馳玉勒衝紅雨，又挾金丸伺翠衣。老境漸侵歡意盡，舊遊欲說故人稀。憑高三歎君知否，滄鷗無風亦退飛。　呂氏子蕘郎求詩　乃祖身兼將相尊，諸孫王立有家風。此郎已復塵埃外，他日相期氣類中。行己勤勤須自省，讀書壘壘要新功。畢能孝孔如獅子，一瓣香應嗣放翁。　六言絕句　滿帽秋風入剡，半帆寒日遊吳。問予行裝何在，帶間笑指葫蘆。　不慕生爲柱國，何須死向揚州。但願此身無病，天台剡縣閑遊。　愛馬能成一癖，結髮可忘百憂。我亦時時自笑，閒編萬事俱休。　遇合生封萬戶，阨窮不直一錢。此是由來事爾，正須到處欣然。　豪士以妾換馬，耕農賣劍買牛。我看浮名似夢，却貪山水閑遊。　風細飛花相逐，林深啼鳥移時。客至旋開新茗，僧歸未拾殘棋。　覓飽如籌大事，擁書似墮重圍。誤喜敲門客至，出看啄木驚飛。　香煙獨篆不散，燈焰無風自搖。獨倚清匡寂寂，想聞山雨蕭蕭。　歐陽徹飄然集　和韻戲余建中和詩　功名未許冠凌煙，琢句投囊學閬僊。韞玉要令神物護，探珠豈待老龍眠。賓王頗欠新詩債，子美回償舊酒錢。自古逸才多滌罷，醉來宜濯奪袍篇。　世謝讀白樂天放言詩，故其体依前韻作數首見寄，因和荅之，亦效樂天之体　如簧巧語何須聽，似海侯門豈足遊。太華崇高無棄土，滄浪合并納纖流。未要季子榮親印，已頁陶朱伏老舟藏。罷待時須大用，恥爭蝸角與蠅頭。　駟馬華軒終得志，簞瓢拌茹且潛身。隋珠莫揮排空雀，和璧休投按劍人。畫史解衣須遇鑒，齊門鼓瑟信難親。索瘢洗垢從教譴，滌雪襟懷與道鄰。　侍鷁休笑蓬蒿適，燕雀豈知鴻鵠遊。顏跖賢愚終異域，渭涇清濁自殊流。綆長方可探深井，水淺安能泛大舟。獨愛樂天吟着句，輸贏終待局終頭。　言行樞機宜慎發，利名韁鎖苦縈身。無非入市攫金客，誰似臨哇抱甕人。鵷鷺弟兄猶列序，虎狼父子尚相親。刀錐不用爭蝸角，請學當時闕黨鄰。　古詩寄將見臣萸簡陳國鎮　叠璧興淺知無累，謝絕歸來事清白。亂緣心緒尚紛如，時對風塵獨抑

風會須稽古補前愆赤水遺珠不難索仰公學問又日新磨礱章偶謫仙
人進知議論到佳處眉間喜氣常津津我慙蹤跡很萍梗欲親棐几嗟因
循飛双寒落絶問偶滿心依約生埃塵以膠投漆貴耐久回光借燭期知
貧情均骨肉非有素白玉琢成心始圓莫學紛紛輕薄兒世情翻覆成雲
雨登雲依舊高崖岸指掌江山勝槩多佳賦風物未入毫疑泛靈槎游絳
河竭來乘興須一往飛觴欄醉横秋波膚門况有金閨彦華軀麗景森吟
哦悠悠此志遂何日欵段相期踏雪過洪文安公小隱集王世英秀才出
示曾鄉詩求和　投筆文章壯志佐篤經鶴訓漫心留若爲一見開青眼
解使三公出黑頭望龍自應知可否祈潮須信妙源流夜光明月無虚售
可恐膚人按劒求萬勝仲丹陽集同子充游先祠見交代李行正詩道用
李太白舊韻因亦次韻呈子充　俗物敗人意作吏七不堪竭來東蒙遊
歎友角立傑出推江南英材百汰揮利刄爽量萬項澄寒潭弱齡文采照
金殿往再立境衣猶藍銅章來路瑕丘鼓邑屋歡康無疾苦春風郊外正
酣酣笑指叢祠雨脉舞猛抛薄領亂回回戲肴油碧聲如雷不遣韶光浪
湮滅桃已蒸霞柳飛雪超然危立俯河干抱城清泗鷗鷺浛謫仙秀句但
碑搨無復真跡龍蛇蟠君不見聰明文思撫寰海四表上下騰光彩破椽

欺魄爐無煙蒙氣英風亦何在荒郊遺址望中來遐想千古令人哀祖龍
巡幸亦瑣瑣從臣徒向蒼珉開豪華豈復靈光殿嵯峨誰知李武臺耿耿
星河挂窻牖未跨歸鞍猶捧手同門早歲兼橫秋年大飢寒依扶酒俗儒
醒醉尚不分金馬玉麟名遠聞小縣鳴弦項阜令泠問問宇渡子雲五斗
不歸俱委瑣避逅爲像天贊我金蘭縞紵未足誇揺吕命駕何其賒官寺
相望無百步洋林正對河陽花坐令莊舄吟忘越亦復無心存魏闕消酒
相從未有涯瓮寵請鄰繞一月　山谷以寒叢子詩十二首作叢書詞章
俱絶襄耀之出示求跋因題絶句　百篇詩已露玄關欲免驚愚理亦難
招得使君來帳下不愁饒舌坐豐干　曾夢良傳惠然見存出閉字詩十
有七篇偶撫所遺武三篇紀謝　未有歸資可買山一封程奏使求閑誰
雖去後容爭席碌碌羞釆青抱綳幻界已知都是妄真心自要識無還尊
前衮衮聽名理坐遣窮愁一破顔　清明時節訪溪山消盡機心大智閑
元亮孤舟聊自棹尚平家事不相關叩門雖乏千金顧戀德翻嗟半日還
並水幽亭同歷覧應憐敲欽玫晞顔　居然埋照向窮山誰識龍媒伏帝
閑意氣雖吞雲夢澤功名未羨玉門關身常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是好
還但恐縉紳公論在招延行見覲威顔萬立方歸愚集衛卿叔自青暘寄

詩一卷以飲酒果核殺味烹茶齋戒清修傷時等爲題皆紀一時之事凡
十七首爲報　自歎狀頭無孔方頭上貂蟬之金黄醉鄉遥遥道路長微憁
新釀汲新凉指點銀瓶難索嘗空教金縷唱秋娘遥想帋席行觴忙綉蹊
紫蕙節妙香夢熟有時歸故鄉賜我屈卮澆客腸　不堪舞窩天一方無
心佩紫蕙懷黄侍酒無田道路長如意至今賀西凉若溪竹葉儻許嘗婺
色何須留窈娘緬懷星郎拋令忙席上微聞雞舌香丈順勝勝之醉鄉惟
有麴生可娛腸　席中珎核來異方烏椑正緑金㭠黄大谷消梨紫蔕長
蒲萄馬乳堆西凉深秋楊梅有何嘗羅浮定遂何二娘洞庭霜橘苞苴忙
吴姬手擘三日香可憐猶子留他鄉終日忍飢如亀腸　開尾食前一丈
方羔兒釀酒鵝兒黄千里蓴羹紫絲長乳肥豐貯琉璃凉蒸豆掛得並
嘗尊前何用緑珠娘貂炙羔煮庖廚忙益面濃封龍腦香魯衛勾吴莫誇
鄉南北兩烹慰中腸　客居貧病醫無方忍飢面作黑墨黄楓葉蕭蕭風
陣長東廂曝背資滄凉隣家有酒難偷嘗草書正藉公孫娘家家刈熟吐
丁忙有口不識雲子香令我馳神青腸鄉杯棗有時來實腸　金杯製宅
初莫方夏木陰陰囀鸝黄紫絲步陣百里長魚軒象服迎閒凉笙歌嘈雜
間木嘗何止一曲杜韋娘珠履玳簪迎送忙羅幃綉幕圍風香須臾料理

龍陽鄉木奴千頭可充腸　靈芽跨底春局方茗芫班班金粟黄食罷烹
香消日長莫遣蓋盌資胃凉康君所嫉裴不嘗誰是纖纖捧盌娘識取真
味那得忙不是沙溪不入嘗可須臾醉無何鄉甘膩肥濃能腐腸　紙窓
蒲團竹几方清曉聊翻經卷黄禪心無累鬚眉長坐回熱惱生清凉月六
腥羶口不嘗眼静不觀登伽娘名利從渠朝市忙豢口輕飄栢子香薤尊
大齋蜻蠧鄉不教藜莧徒集腸　淮南空説枕中方冠物豈解爲金黄虎
龍自衛棠寂長身閲寒暑無炎凉王母嬉挑端可嘗何必更值王屯娘日
月跳丸那覺忙口中自有芝术香雲裝羽帔入仙鄉爲公洗髓兼洗腸
玉軑華芝今省方西風索索吹繖黄返京宫闕秋草長望風屑涕心凄凉
襄槃用命嗟何嘗義軍誰是竹園娘賊羌何事追奔忙大似濃薰返魂香
清蹕何時還都鄉中興慰我九回腸王漢賓先生集雜詩四首　有憂烏
啼門有喜鵲噪廬主人聞啼惡喜鵲噪老烏吉凶實由人烏鵲何與乎但
知預相報其智各有餘人智不如烏貪喜忌憂虞遂於烏鵲間憎愛乃爾
殊福至自福至禍來貴先圖二烏孰有益嗟哉主人愚　春蠶口吐絲生
人皆仰供蜘蛛絲滿腹抵能打飛蟲衣服與網羅利害豈可同蠶生旬月
老蜘蛛無春冬蠶食惟草木蜘蛛肉食豈蠶以繭自縛蜘蛛掛青空蜘蛛

有餘毒眷蚕有餘功。受報乃如此。天理不可窮。龜肉不可食。蟹螯不中
上龜以殼自戕。蟹以味見戮。所養殊穀豹所亡等臧穀。一足致患害內外
皆鴆毒稽康坐才死翟禹以勢族樂哉蟹螯中貯此老龜肉。　江發岷山
陽河出崑崙趾。淵源既洪深。浩浩并衆水東流至渤澥曲折萬餘里經山
無重數過郡不知幾海邊有小溪近出海山裏未能數里間已接潮波起
到海雖則同。難與江河比。董霜傑先生集書伯脩兄詩尾　覓句尤長五
字中只今惟有富清翁解言泉擣空山練不減澄江謝眺工　戲書簡遠
詩後。　君詩頗似天台女。淡抹濃粧總入時翻笑峨眉老詞伯西湖信口
比西施。　偶成　滿酌東坡桂醑更書張翰蓴羹誰羨封侯爛兄。醉鄉中
寄餘生。　儘饒了忘萬事枝節聊伴閑身已取五湖風月懷歸冷句清新。
偶書再用江字韻。　莫厭簡編舒卷借君棐几明窗世路休休着脚淵
賢乎地濤江。　戲書　客鬢先於蒲柳衰秋風吹夢到茅茨難亡情話團
欒處生怕權門導沓時知馬問牛類相準棄人用犬猛何爲紛紛傳舍曾
非泰况覓橫挪欲諱飢。　借東湖先生寄養直韻書淵明蘇公詩後。　元
亮東坡百世師。人間夢事付癡兒聞風達酹一樽酒擊節頻歌五字詩清
夫欽敬彭澤夜。悠然飽飯惠州時。誰言出處非同道。丘壑胸中兩堀奇。

書少鼎林陵詩卷。　勝處由來富林陵眼中頃刻句中新孤桐朗玉有天
律。明月清風無俗塵。今代主盟真戲我。平生作語豈驚人碧雲暮合閑心
事。儻復翛然寂寞濱。鄧栟櫚先生集無題　風行水上偶成文暖入園林
自在春換國雖工非我有。隱心得句爲誰珍。三生戒老詩堪畫。千古長庚
筆有神不可臨風嘆奔逸望歎一笑舞何人曹勛松隱集雜詩　方塘倒
影青天淨幽徑苔生綠蔭濃春去得閑觀物化吹涼醒睡喜支筇　孤山
不復訪林逋杖策東風踏碧蕪。几里蒼雲行繞徑。四圍碧玉照晴湖。　雲
際翻風斷鴈斜城陰日暮噪棲鴉。春容落景寒猶嫩望盡遙天數縷霞。
遠水兼天冷暮雲驚風脫葉靜逾聞蒲團宴坐都無事。只有山爐供夕熏。
幽棲真在赤城隈桂月蘿雲冷斗臺。採鶴定能知我意移文未恐曉歸來。
景陽未下水雲鄉。梅影搖寒月一窓歌枕夢能歸故隱。滿帆煙雨渡濤
江。　春事忽忽紙可驚暄和喜試曉衣輕梅花爛熳渾如雪只恐風生墮
玉英。　欣欣花木遞香紅雲散天容靜碧空。恰是韶華濃似酒。挪絲瀠蕩
杏花風。　從來甚愛水雲居投老安閑且自如。瀹茗焚香方外友。白灰紅
火養丹爐。　攤後暄和若夏初。梅花催暖不容疏從來惟擬連旬賞。數月
能忙雪不如。　曉天梅潤喜追涼湖上悠悠興自長清耳要聞蒲稗雨笋

舟深入水雲鄉。　清暑堂深日景遲床頭書案夢回時。小欄閑倚薰風曉
一點紅榴綠萬枝。　連旬梅雨暗人家甚阻支筇一徑斜。待得晴明陰新
綠。追涼風帽倒烏紗。　此生摟擾事無窮脫得閑身石火中。聊種紫杂三
徑菊。未輸嚴瀨一絲風。　危亭欄檻倚江干飯了登臨得暫閑。林木巧遮
高下路。山容都在有無間。　西牕忽見弄微明甚喜江湖作晚晴不揮雲
霄遺暑濕。且無聒耳瀉坐聲。　綠暗紅稀遂處所梅黃雨細半陰晴。小軒
坐夕無餘事。喜聽黃鸝一兩聲。　飛去驚兒黃一點墜低梅子綠園枝。釣
總捲落涼生坐。但覺新陰轉影遲。　柳浪收時水拍天。湖邊宮殿影相連
悠揚笛韻惟秋徹。款乃漁歌何處船。　柑花開落玉峰殉香轉薰風滿坐
聞。摘得一枝呑鼻觀。不妨終日醒餘醺。　佛頭山下雨隨風倒海翻江一
餉中。徙倚欄干便晴霽。湖光渺渺夕陽紅。　一山孤秀隱溪雲溪影涵光
隔世紛。松竹徑深涼意透。衣巾不覺午風薰。　道人身在水雲鄉誦罷楞
伽日正長。滿坐好風驅熱惱。一庭濃綠作清涼。　輕雷隱隱初驚夢小雨
跦跦巧潤花。正是暄和好春色。常將詩酒賞年華。　款段揚鞭過雨林沙
平步穩轉山根。好花一簇墻頭見。深院誰家尚掩門。　漸漸西風入小樓
樓中聽徹玉笙秋。不妨青竹搖殘夢。甚怯新涼攪客愁。　澹煙疎雨耿寒

林。一水清消淨不深。照影自憐遙搖落。歸途未就更關心。呂忠穆公集
偶成　金風蕭瑟動疎籬。細雨霏微拂畫簷。羅菊半開家醞熟。自嘶生理
勝陶潛。古詩云。山僧須不飲。沾酒引陶潛。　謝劉仲悅龍惠詩編　久欽
文采動簪紳。晚見佳篇妙入神。金自鷄林酬去貴。珠從驪頷採來珍。越羅
蜀錦工誰擬。陣馬風檣勇莫倫。四十年來無此作。自兒詞賦。迄今四十年。
睢陽令繼少陵人。李壁雁湖集　六月十八日作　三伏已過二。九夏欲窮
秋。月林疎梧響露。圍幽花稠。故人有晁子。高諠今前脩。勝地能館我。萊疾
於焉瘳。山寂使午憩。井冽共晨滌。墳素共偃蹇。几杖亦夷猶。嗟哉作田苦
斛水車輪獨。暮歌究如哭。達旦不肯休。新叔幸稍登。懼貽曉禾憂。安得遺
壟壕。倒卷天河流。生意決萬物。仁風扇九州。老餘亦蘇醒。翛然脫籠囚。眷
言南山曲。僂祑追浮丘。　六月十四日　山色朝尤爽。溪聲夏亦寒。寒予
資圃隱。所得是平寬。庭日荒苔蘚。林風老蕙蘭。石牀聊可借。白月在松端。
爲問微園綺。何如與孔賓。好山時步屧。幽澗或垂綸。塵遠知仙近。人疎
覺道親。晚來微雨過。翠色媚松筠。　嚴泰伯出示試齋五詩。屬予繼聲。奉
呈一首。　高愛此齋好。誅茅試結廬。地臨平楚迥。堂枕一峯孤。已予青霞
珮。斟吾白玉腴。行行對金馬。謹莫戲休儒。　戲題　深院鎖蛾眉。黃花一

兩枝晚來天氣好渾似早春時 又口占小詩五首 歸傳忽忽一過家
驛亭回首見梅花絶知天漢朝宗近去去方來犯斗槎 蟬連夜語不勝
清歡挑僭𢡟爥炬明早是宋公懷抱惡更禁庭樹作離聲 歲月翩翩比
擲梭從公能幾別離多梁州此去千山阻病鶴無因借一柯 四海同心
關貳卿兩公相對眼長青從今太史靈臺夜定奏梁州聚德星 少年繆
許憂時策萬里空懷報主心畢竟窮通吾有命鷗盟未冷且重尋 未梅菴
集古意 兎絲附樸樕佳木生高岡蔦蘿失所依佳木徒蒼蒼兩美不同
根高下永相望相望無窮期相思諒徒爲同車在夢想忽覺淚沾衣不恨
歲月遒但惜芳華姿嚴霜萎百草坐恐及玆時盛年無再至已矣不復疑
劉得明彥集 祝弟以夏雲多奇峯爲韻賦詩裁成五絶 出山幾何時
歸來使長夏端居心不怡散策長林下爲客厭城市還家辭世紛朝昏
何所見但有四山雲 閉門事幽討歲月忽已多客來無可問與君共絃
歌 千時本已懶胃次況亡奇若問中林趣婆娑抵自知 炎蒸不可柰
雲氣滿前峯向夕風吹盡微聞遠寺鐘 偶題三首 門外青山翠紫堆
幅巾終日向崔嵬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 擘開蒼峽吼奔
雷萬斛飛泉湧出來斷梗枯槎無泊處一川寒碧自縈回 古隨流水覓

溪源行到源頭却惘然始悟真源行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 過高臺攜
信老詩集夜讀上封方丈次敬夫韻 十年聞說信無言草草相逢又黯
然借得新詩連夜讀要從苦淡識清妍 伯諫和詩云邪色哇聲方浸浸
是中正氣愈駸駸于謂此乃聖人從心之妙三歎成詩重以問彼二首
任從耳畔奸聲過特地胃中順氣萌箇裏詎容思勉得羡君一躍了平生
闕里當年語從心至今蹤跡尚難尋況君直至無心處肯向人前話淺
深 公濟和詩見閔晩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二首 至理無言絶
淺深塵塵刹刹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直的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
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欲知陋巷憂時樂只向韋編絶處尋 福嚴讀
張湖南舊詩 樓上低回捘別袖山中磊落見英姿白雲未屬分符客已
有經行到處詩 抄二南寄平父因題此詩 闕里言詩得賜商子貢子
夏千秋誰復與相望鄜汾王子文中子斷簡光前載閩洛張子程子新書
襲舊芳析句分章功自小吟風弄月興何長從容咏嘆無今古此樂從玆
樂未央 讀餞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道有黙識無
言傳向來誤失空談天只今斷簡規蠹蝕似向追蟲看蟲旋始之古人有
妙處未遽泰谷隨飛煙終然世界苦妨事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思

鵲至兩手欲救驚頭然書空且復罷出出屢舞坐賊陪仙仙 兩章既詩上
酒故云 功名況乃身外事我馬瘏几日回鞭解順果值得水井 酒付字 鑿
古亦會朝宗川 渭川日 兩公知我不罪我使可築室分林壑十年燈下一
夜語閒日共賦春容篇呂居仁集雜詩 烹葵去王畿刺棗在海角歲序
忽已周月亦頻告朔何來手中扇令此已港捉尚嫌薄領繁不厭朋友數
塵埃向奔走文字費彫琢途人有前知于乃獨未覺出門見大路夫子焉
不學 結髪在簡編俗事方判促往來三十年未見可接宿微官不能去
尚恐遭逼逐歸樓則在念所望一枝足頻家故人妬室有鄰可卜出門難
無車徑自騎黃鵠重尋𥁑錐地青燈一盃粥 飢蚊青雨化愁目虬兩鬢
黃昏於我還且從少踟躕肌膚恣咬齧熱視不可敺中宵盛徒黨意氣若
有餘傷哉陷阱虎有時被囚拘求食至搖尾曾此蚊不如雲龍困螻蟻比
語不可誣 京師新鄭與諸晁兄弟往還前後數詩 夜雨不嫌久凜然
天欲秋客燈吹屢滅細雨落還休未許金張並虛爲郭杜遊江湖少歸夢
知爲故人留 我髪白已短公愁安得長牆根春薺老瓶水臘梅香侍立
無天女相隨有漫郎平生湖海興今夜宿連床 髪短各已白眼昏誰復
明殘春斷花柳晩日閙柴荊潦倒書常癈驅馳夢或驚尚於圍聚雖老

未忘情 令弟窮頻蠋書生老仲舒相招得共處何往更安居歲月塵埃
外桑麻雨露餘送行無別物把上一編書 苦語相留擁虛床會宿蟈山
東今出相海内不無人婦女能尊客兒童不厭貧長途有如過今日倍情
親 無題 德盛不押侮玄談多類俳居然少壯語無乃近齊諧恨此達
者趣猶乖壯士懷故當先復禮方得盡梯階 聖學遭難繼斯文當望誰
還能養志氣且務攝威儀曾子但三省于長從愛奇從來要公處本不在
多知 心廣體故胖意覇氣自屏頓然萬物表樂此一室靜念君久安坐
轉覺此味勝蹂躪過野馬破牖行日景但令此意真不必費譏評想當溪
山横更有松竹映隱几得晝眠此固可補病 我病無能到處窮于才安
得尚漂蓬如何共飲重陽酒相對無聊似乃翁 重陽共采東籬菊却似
乃翁年少時顧我無能甘老病相尋唯有向來詩 聞鐘即起待天明客
舍無聊坐五更何日長風破巨浪看渠萬里出門行 平生隨我飯脫粟
靜夜不眠尋細書可見烏衣諸子弟從來志業不如渠 學詩漸老轉銷
聲未路蒙公此日情尚有文章能起疾豈惟田里解嗤吒近郊杭稻成秋
熟遶郭溪山入晩情剩繞長郡和新句不知庭下薄寒生 一任衡門可
雀羅時容歌枕聽懸河因君小試屠龍手要與千篇洗睡魔 奈桐尚冷

知吾深意緒無聊覺病侵夜半改詩緣底事向來餘習立關心。 胡虜安
知鼎重輕禍胎元是漢公卿寒湯着舊唯龍老哭禪碑中無姓名。偏作
倡柴門羅雀懶頻開喜有新詩到眼來聞道繫舟城脚底莫乘溪漲便輕
回。 入秋多病渾無酒學道無成却讀書莫謂窮居便寂寞天涼猶狂故
人車。 疾病侵凌我亦衰後王誰復史相知可憐日落長安路不見驊騮
整轡時。 夜涼早起尋李賠李壇慶長所惠詩有作。 夜長忘陰晴忽聽
瀟雨滴空房閉重門涼氣通枕席欣然欲攬放如見舊相識脈知真伏內
得此極通夕起尋兩君詩令我生氣力成蹊長從李之自除到轉遠遊得
數士俗比百無益挑燈視皮膚不顧欬欬亦因之不復寐寫予增歎息。
追成舊作 滿江風月一船霜無計留君只自狂燈火隔簾香隔坐無人
知是竹枝娘。 絕句 雲海冥冥日向西春風看意力猶微無端一棹歸
舟疾驚起鴛鴦相背飛。 過盡層城渡石梁亂山千疊轉羊腸草堂居士吳
流在與種寒香滿古堂。 江城春色悵晴空櫻杏漫山淡眼紅溪轉路回
人不見籃輿十里度松風。 雨濕平林松桂香斷雲荏苒拂疎篁江山故
自可人意從此歸休策最長。 佛日縱步相尋索歸甚苦戲成絕句 相
逢不可苦相催只一作五到更深月上回莫恠室空無侍者夜窓相對有

寒梅。 戲成二絕句 老讀文書兩不前亦無餘地可逃禪閉門省事章
覓遠喚有貍奴附日眠。 病犬逃賓性狃忌猶猫藏縮尚逃寒寧知雨馬
霜風下更有長途不道難。 口占二首 城北城南柳絮飛街東街西鵓
鴣啼海陵三月與春別一夜雨成三尺泥。 風雨偏連春事休十日九日
轉城頭雖無俗物敗人意可使澄江消客愁。 偶作 去年芳草又萋萋
休數王孫猶未歸更見春深送春鳥三三兩兩傍雲飛。 偶作二絕 不
燃蠹病守繩床世念紛紛久已降一夜月明如白日驟聞急雨打天窓。
膏火從來只自焚何曾野鶴駐雞羣如何死亦無公論地下猶存衛府勳。
鄙夫養病苦不足諸公覓官常有餘自是閑人不更事可隨雲鳥更深居
擬古 寒雞不能晨苦雨自朝夕上滿雲霤巢下乃龍窟宅坐看陰外
天缺月桂殘魄少來可喜人牖戶陳玉帛平生千萬年暮有二三策中山
所種杏日在斤斧厄念君十年心使我雙鬢白。 擬古 西鄰有佳人開
戶納明月月照衣上纓同心為誰結此結今幾時未解心已折隔林聞鵓
練起坐更鳴璫情人在萬里我獨音問缺不聞行路難但見思歸切年來
契闊久烈士或喪節如何空牀居初未見短闊胡馬與越鳥本自無離別
草棲新霜白秋送池水竭君心有斷絕妾恨無盈歇。 題焦寺丞詩冊三

絕 一世奔波在別離君家孝友獨天知已令好夢傳消息更有賓鴻効
羽儀。 路旁來報定何人物理潛通自有神想得三衢相見地至今草木
亦長春。 河朔家人墮渺茫江南風日正舒長已知原上鶺鴒處更入雲
間鴻鴈行。 丁未二月上旬四首 丞相憂宗及綱紀恐禍延乾坤正翻
覆河洛倍腥羶報主悲無術傷時秖自憐逢知漢社稷別有中興年。 已
運難云極羣公莫自疑民心空有望天道本無知野恨留黃屋青城補定
旗燕雲舊耆老寧識漢官儀。 羽檄從天下于今久未回如何半年內不
見一人來周室仍遺孽宣王且遇災猶存九廟在咫尺得祈哀。 主辱臣
當死時危命亦輕誰爲豫讓炭肯結仲由纓灑血臨行殿傷心望虜營尚
留儀衛否早晚復神京。 喜才仲兄弟至偶成四十字 落日下喬木好
風來暮船徑思投轄飲復作對床眠寂寂驅愁外紛紛着酒邊平生五經
笥不直一囊錢。 中端應時 避亂久去國遠遊將抱孫家埃到湖嶠愁
難滿乾坤氣力吾先老風流子獨存相逢能少駐重為倒餘尊。 謝人送
詩 堅坐少愉樂欲行還滯淫時蒙七字句可慰十年心歲晚日暮短天
寒霜雪侵主人不厭客載辭酒盃深。 讀東坡詩 命代風騷弟一功斯
文到底爲誰雄太山北斗攀緣愈崑玉秋霜敵孔融不見陸機歸洛下只

聞張翰過江東廣陵雅操無人繼六十餘年一夢中。 樓攻媿先生集戴作
二子爲丞分越邑女兒隨壻過江南莫言屋裏成岑寂匹似當初只住
庵。 經筵講詩徹章進詩 聖主承丕祚于今歲幾遷昭回光黼物剛健
位乘乾善治新更化當陽獨攬權誅鉏及共鯀擢任列閎顛萬日方謀始
宸心最急先未遑觀政理首務闡經筵恭儉甘卑室尊嚴拱細旃書昌勤
已甚坐侍禮無前講徹詩三百時逢運半千諸儒深誦說六義極摩研俯
閱毛公傳旁參鄭氏牋慨尋中古意重是素王編舊本三千首終存十二
篇雖遭燬燼厄所賴詠歌全開迹因農事安民在井田成功時邁酌興業
大明縣東國思平賦南山樂得賢艱難田后稷勞來美周宣起自緜縣載
迨茲嘉定年關雎從肇彼殷武遂終焉寵數傳中旨恩光被爾聯神文期
繼踵元祐信齊肩內廐頒雲騎雕鞍絢錦韉君分龍焙品香拂御爐煙眾
俊咸宣力孤生亦備員少時曾學仕老去未忘筌納祿誠休矣歸耕久要
然鋒車俄促召擇里謂登僊詞業容揮翰天官命典銓豈知俊莫覺重得
侍甘泉朽質何能報孱軀殆欲捐尚思求諫諍海嶽效塵涓。 謝剡中沈
元龍惠詩 東陽何事到東州百語曾無一語酬深美松筠無改葉日言
蒲柳已先秋千金既覺成虛擲雙璧還驚又暗投別後未知何日見但將

吾道付滄洲。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六　二支

詩　宋詩五

袁起岩東唐集臨安郎中即事且謝誠齋惠詩　猶得十篇慰旅忌，坐吟行詠只相隨。豈無一箇閒賓客，便有誰來得似詩。　東風一夜轉西南，分外羈愁分外寒。秋裏酒腸渾不放，一盃全似十盃寬。　老來無復夢清都，到得清都卻守株。些子行期猶自拙，箇中能巧定應無。　一去重來髮已星，八年歸老卧漳濱。似曾相識滿天下，不信憐渠未有人。　門閉樓居隘似囚，一樓四壁障雙眸。趁晴下得樓來看，又被西風趕上樓。　有愁無睡眠青青，蟁虫吟到五更。不分小蟲同作祟，呼蟬也作百般聲。　世事全無只恁閒，光陰閒裏故相關。欲將睡去消磨了，睡得醒時日未閑。　只作離家一月程，如今一月正飄零。定非官祿星臨命，想見流年是客星。　急雨斜風一夜狂，客衾愁枕五更長。問君箇裏情懷惡，不聽鵑啼也斷腸。　挑燈拭眼聚詩材，撚斷髭時句欲裁。判卻三更猶不寐，待渠明月過樓來。　萬花叢中客裏身，可憐虛度一番春。日長尋得寬心術，喚取門前賣卜

人。　男兒弧矢四方居，何以家爲莫念渠。打撲精神布一遇，書來不必問何如。范石湖大全集程助教求詩　陵山剩水帶離亭，送客煩君遠作程。真欲明年擊吳楫，白沙翠竹是柴荊。　藻姪比課五言詩，已有意趣，老懷甚喜，因吟病中十二首示之，可率昆季賡和，勝終日飽閑也。　舊歲迷新歲，涼床又暖床。山川屏裏畫，時刻篆中香。畏壘安吾土，支離飽太倉。若教身便健，鶴背入維揚。　摺鹿紛紜夢，亡羊散亂心。形昏遮眼讀，愁苦撚髭吟。幸覺行迷遠，其如卧病深。通身都放下，何用覓砭鍼。　日暖衣猶襲，宵長被有稜。朝餔三楪飯，昏曉一釭燈。伴坐蹬如几，伏行瘦比藤。生緣堪入畫，寂寞慧松僧。　繩何扶拐骨，蒲團閉悴膚。事疑償業債，形類署因拘。空劫真常体，浮生幻化軀。箇中元不二，無語對文殊。　軟熱差溼暖，芳辛實枕幃。候晴先曬席，占濕預烘衣。易裹雞皮皺，難培鶴骨肥。頭顱雖若此，盧白自生輝。　數息憎晨清，伸眉愜晚晴。隙塵浮日影，窗穴補風聲。捫蝨天機動，驅蚊我相生。偶然成一笑，栩栩覺身輕。　貴仕龜鑽筴，閑居馬脫羈。冠塵昏舊製，帶眼剩新圍。唯案書郵少，登門剌字稀。掩關灰木坐，休示李咸機。　目青浮珠珮，聲塵類玉簫。秋懷潘鬢禿，午夢楚魂銷。注水餅花醒，聽薪鼎藥潮。南柯何處是，斜日上廊腰。　靜裏秋先到，閑中晝自長。閑

疑泄榔尸祝湯羹喬腹已拐經筍芽猶試藥方强名今日愈勃窣負東墻
汗漬節杖赤苔封痕函青有醫延上坐無客伉分庭賽月鑽窓者鳴禽
側耽聽莫嗔猿鶴怨岫悦兩羊角。偶然　偶然寸木壓岑樓且放渠伊
出一頭。鯨浸橫江無柰蝗鵬雖運海不如鳩。弱當自厚人何責世已相違
我莫求石火光中爭底事賓親妝拾付東流。再題白傳詩　香山歲晚
惜芳辰。盡酒尋花一笑欣。列子御風猶有待。那生吹律強回春。若將外物
關舒慘。直恐中堂混主賓。此老故應深解此。逢場聊戲眼前人。周孚　鈆刀
編　崔仲才問詩於予作此贈之。　日吾來此居時已聞子名堂地驥騄像
破敎波伽鳴過我不渾勞琳琅照榮荊圖文佩蘭權解章嘆縱橫寅緣託
嬰來歲月今崢嶸相望百里遠尚記十載清袖中河梁句想秦漢西京賞
子主壁姿愧我蟲螢聲城廉反見迫欲語還自驚斯文墁塲餘作者夷跖
並苦菅不柰秀涇流自渦清差池百年內望子爲長城。已知蓄積富更在
淘汰精君看上歲田寧可鹵莽耕石渠久則寒筆勿塞此盟床頭有濁酒
會與子同傾　讀呂居仁詩有味其言因錄數德裕隱軒中且次其韻余
貴蒼煙窮谷之約於德裕杖末章及之　飲落不解羈縻無緣官朱郎
抱此恨終歲常鮮懽家書破萬卷生計才一甕積憂苦薰心獨以詩自寬
清於雲鴻秋淡若雲出山老眼久無人一見爲解頰猿蒲葭葦中矣才得
任安向來三日疑共此一室閑人事喜幸倚比後會由難疑發爭奪後臨
淵救黃間日　月老賛贊百挽不一還那知莫頴波可以濯肺腸我形已支
離乃學仍泙淺會營南山麓與予同歲寒　次韻朱德裕讀椽章詩　黔
安老居士平日浸爲宮梁壞衰何補詔已續更難其爲漢玄嘆寧知楚壘
養會頁畢此去斷無負此冠　予凡來吉秦七丈處臣好詩而喜快飲之酒
而贈以是詩　踏過荊吳贊欲養夢中煙雨暗三已白置赤米猶能飫碧
獻清流使雷家子叢昔誰怜范叔吾門今始識劉叉鴉斯賊食雖堪哭指
祝無勞置齒牙　偶成六言　荀筆歌眠露花蒲團趺坐花特莫嘆老驥
千里且喜鵬鶴一枝葉水心集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心閑誤比游絲轉
境勝空疑瀉峽流我已輸君閒早覺醉吟都與日中收　薛景石兄弟問
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子錢界之　擇充喜是吟邊物珠走錢流義自
通認得徐家生活句新來擱與譯詩窮　題孫季蕃詩　子美太白常住
世佳人栩栩夢魂通瀉落天河洗汝舌移來不周撞汝胸千家錦繳一手
織爲古戰場兩峯高聳南狀推與莫前塵蕭浪管吹寒煙龍攙猿白蘋集
古詩　庚牙乾坤中適意乃其常貧賤亦天然充恐使自傷平生賦命薄

守已豈不良量分稍過差神理翻百玦苟無濟世具希進未免狂鄙哉隸
上人遠跡空潛藏市朝車馬喧不疑松菊荒何妨著衣冠用捨姑逢場儻
無使倖心世亦不見戕　十司五旬病三日兩日餓閉門本求安歲月不
可過秋成尚百日急迫如星火西風吹撼林木葉朝來墮夕陽下城頭蟋
蟀鳴戶左蹇裳臨溪水照影非昔我愁歎動閭里慘慘風滿座懍深聲愈
淒鮮純意雖稍人生一世間太半逢坎坷爲樂須及時快怨傷老大　西
風正浩蕩出門無所尋强起理菊花聊以慰我心傍籬見南山經旬阻秋
霖豈不欲傲遊慮此泥淖深涼颸帶寒煙瞑色著高林歸鳥未遑棲城城
風葉簽遊子悲故鄉感寒歲月深一室敲蓬蒿空壺絕孤斟徘徊東墻下
仰視林端參耿耿夜何長白露濕衣襟　初日照池底游魚戲漣漪落日
延西林晴蜺弄斜暉忘情體自適不但禽鳥微以茲慰心胸富貴如何達
捨東者清漢步藤臨荊扉青天妾長流孫雲無所依居然忘物我身世思
若遺　凡人種園花但取紅紫叢今我種園花所樂在生意使晨車露濕
園林有清氣夜與不裹首散策遠花次次第除叢枝分明去浪蘂客至旋
結攜捨柯惜餘芳新梢繞過屋蒻鉢漸拂地是中有深趣欣然心自慰
送客出河門送手閑籬關歸來慈午總坐者屋上山衆雜困未覺擒樂聲
已殘倦鳥止不飛鶴犬亦在欄高林靜白日時覺鳥聲閑寂寂窮巷中翳
翳桑柘間不妨麻稻香無時來算端　古詩四首呈劉行簡給事丈　人
生寄寒暑鎖鑠如然薪但見烈火炎倏忽摩厭塵不過數十次即已無此
身豈不甚哀哉言之爲酸辛達士易與足一飽即自伸通者運多途貪婪
喪其真如此不飲酒徒爲世上人　一室守丘壑四海無遐想栗此鄙里
歎坐閱草木長燕寢北窓下梲几遂俯仰清風動柒荊白日照窮巷接目
有佳色到耳無驚響樂哉心迹安廣保神氣養百年茅簷下飽矣千載上
少年負豪氣乃心在有爲天下非我能胡爲火樓樓聖賢既在上治具
皆設施一廛爲天氓豈不樂在茲但願禾黍肥富貴從此辭兩露被東皋
草木含華滋一物遂生成仰荷皇天私勞力且加養已矣復何期　人無
百年期乃爲千歲根蓄積爲衆鵡此意古所歎惆余貧賤士若東未易論
今歲夏潦至信宿水浸門舊粟已告竭新稼無一存朝分捷秔飧暮掇藜
藿餐一身未保活況敢念子孫雖云傷我懷賦命不可奔未死尚爲氓一
息猶天恩　絕句　小雨收溪北微雲泛舍西地暄鷄鵡闘日暖鶻鴟啼
無題二首　春風桃李容能得幾時好誰憐澗底花自對春風老　可
惜花無主分明枉過春誰憐桃李蹊卻屬路行人　絕句三首　楚天落

日暮雲浮痛飲狂歌不覺愁醉眼山光似鄉曲忽如身在漢江頭　漢口
風光惱殺人綠楊無數遶江津草堂日日來新燕釣艇時時得錦鱗　大
別寺前春草深風接山下漢江清空材野龍誰為主積有流移旅客耕
表姪趙文鼎監稅傳老拙所定九品杜詩說正宗作詩吉之　平生竭力
參詩句久矣寘搜見機杼豈惟蘊蓄徹邊欄要使幽深盡呈露君今學詩
叩妙理頗已具眼識精粗他年陶冶融心神好與造化開門戶讀之促感
誰使然若見其事在其處會須體物奪天機便可分庭抗李杜風騷樂府
久寂寞但見坡谷正馳驚君才妙齡中科選第恐此道非先務詩分九品
吾所創妄與正宗闢行路君今持此欲誰論勿使羣言生謗怨唐仲友說
齋集代家君答閻老詩三首之一下本相仿規品此作　流水高山舉似誰
我慚善聽匪鍾期三詩歷歷皆可讀彷彿當時病可師　附熱衝泥不足
言開來秋錫亦紛然不趨爐炭趨寒谷青白於中覺汝賢　江山天借使
詩昌更守風流似沈郎莫作雅歌衡導具好將佳句過黄堂　讀章嘉甫
詩　句法之來久詩壇忽有人看君我字茜勝我食芝新國史空遺恨字
門未識真尚須樽酒細非效俳心譬　次李撥索揚繼甫詩　詩來得得
巧搜尋清似壺冰洗我心白雪陽春皆絕唱高山流水欠知音秦淮森森涵
秋影楚岸遲遲起夕陰此際須君速相就寒鴉趁侶欲投林　再用韻
愛山欲作抄秋吾薄宦遲回倦壯心排遣牢愁須濁酒激揚逸氣和春音
歸與物色荒山澤晚矣功名惜寸陰寂寞孫芳聊自守不殊蘭芷在深林
張南軒集張子囦永子詩為賦此　窮冬泝別江風急波濤怒張君一葉
舸追逐任掀舞時從古岸傍頗得班荊語君家岷山下攢眉挾風雨萬里
垂橐歸問君何自苦兩兒繞過膝秀色隱眉宇昨者試省中旁觀正如堵
誦書聲琅琅亦復記訓詁前與酬答進止更應揖我為三沿羗每見必
摩拊規君須愛惜事業責有序美質在陶冶如琢無苦窳道遠方愁予速
成我自古可使利欲風居然熏肺腑良心人所同愛敬發端緒岷江本一
勺東流貫吳楚但當養其源日進自莫禦君歸閉門思予言或可取　馬
上口占　向來一雲壑霜曉跨征鞍傍水村七十二峯俱玉立巍然更
覺視融尊　偶作　世情易變如雲葉官事無窮類海潮退食北窗涼意
滿卧聽急雨打芭蕉　偶成　公庭過午無餘事退食歸來默坐時睹日
半窗香一縷陽來消息只心知　謝用椽惠詩　一見知心事投觀慰目
評憲祥漢循吏儒推魯諸生莫作周南漢終期冀北程新詩連夜讀梅影
伴孤青揚誠齋集讀淵明詩　少年喜讀書晚每昔草草迨今得書味又

恨身已老淵明非生面稍識已早極知人更賢未知詩獨好塵中談久
睽暇度日偶到故交了無改乃似未見寶貌同覺神異舊覽出新妙珮空
那有痕減跡不須捫腹腴入琢初天得萬象表向來心獨苦膚見破幽討
寄謝頗濱翁何謂淡且攜　讀唐人于濆劉駕詩　劉駕及于濆死愛作
愁語未必真許愁說得乃爾苦一字入人目蟄出兩徒雨莫教雨入心一
滴一痛楚坐令無事人吞刃割肺腑我不識二子偶覽二子句兒曹勸莫
讀讀著生愁去我云寧有是試讀亦未遽一篇讀未竟永慨聲已憂思覺
二子愁併來遮不住何物與解圍伯雅煩盡護　偶成　珍禽欽笠池將
扇撲慇兒一聲驚得飛再聲驚不去　絕句　楓老顏方少山情衰反昏
舊貧今更甚已冷幸猶旌　書王右丞詩後　晚同子厚識淵明早學蘇
州得右丞忽夢少陵談句法勸參庾信謁陰鏗　詩情　只要閑詩不要
名老來也復減詩情虛名滿世真何用更把虛名賺後生　讀唐人及半
山詩　不分唐人與半山無端橫欲割詩壇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
是一關　跋黄文若詩卷　五字長城壁不如萬斛蟲臂得關渠竹坡集
裏曾相識驚見蘭亭繭紙書　無題　坐看胡孫上樹頭旁人只恐墮深
深渠儂狡獪何須教說與旁人莫浪愁　和韓子雲惠詩　幸自同衰好
誰令異巷居恭承五回三一不但百里遙守法端何待老生青三十世錢只
容撣翎鍛敲道出無車　和濟翁弟惠詩　竟歲不得回移書爲問頻我
方得吾弟今豈有斯人海內友非少談問子獨親醉餘無浪語尤見醉中
真　相思何所似餞者念人頻此客非常客詩入太逼人黄初那足過子
建巧能親臺閣俱知己誰為萬子真　語妙渾忘夜杯行未厭頻平生借
俗子勝處要吾人已結詩中社仍居族裏親酒邊不着句何許見天真
跋張功父通判直閣所惠約齋詩乙藁　句裏勤分似燈前得細嘗孤芳
後山中一瓣放翁香若處霜爭濯耀來鶴校強不應窮活計公子也奔忙
擬汲古得脩綆詩　學子研終古難將短淺求汲深欣得得操綆要脩
脩遠酌源千載長縲思萬周初如眾眼隔忽若井花浮意到言前達詞於
筆下流昌黎感秋句望處極宜搜　擬玉水記方流詩　觀水那無術曾
於往記求是間還韞玉其外必方流縝栗淵潛久英華氣上浮清波皆中
矩寶袟直横秋金海芒相貫璿源析以幽瑞如君子德不病暗中投　擬
歸院柳邊迷詩　玉殿朝初退金門馬不嘶院深歸有處柳暗迹都迷紫
陌春無際青緑舞正齊風烟忘近遠樓閣悶高低殘雪鶯聲外斜陽鳳掖
西小溪花底路物物款詩題　擬上舍寒江動碧虛詩　江遠澄無底秋

深分外寒太虛元碧淨倒影動清漪浪雪翻空碎天藍落鏡看光搖楓葉
冷聲戳蓼花乾畫手網心苦詩牌覓句難人間那有許我欲把漁竿 題
徐衡仲西臆詩編 江東詩老有徐郎語帶江西句子香秋月春花入手
頻松風澗水出肝腸居仁衣鉢親分似吉甫波瀾併取將嶺表舊遊君記
否荔枝林裏折枝嚮 為王監簿先生求近詩 林下詩中第一仙西風
吹到日輪邊杜陵野客還驚賞圃子先生小看鞭拈出老謀開宇宙本來
清向只要泉新篇未許兒童誦但得真傳敢浪傳 張功父索余近詩余
以南海朝天二集示之蒙題七言 作者于今屈指稀淒其望古駟難追
空桑孤竹陶元亮玉佩瓊琚杜拾遺自笑吟秋如嬾婦 世時也見古今主
可能擊鼓和馮夷報章不作南金直愧愧君家兩業詩 讀樊川詩 江
妃瑟裏芙荷風淨拂凝雲展碧窗嫩熱便嗔珠小窗斜陽酷愛弄飛蟲九
千刻裏春長雨萬點江邊花又空不是樊川珠玉句日長淡殺箇衰翁
與長孺子共讀東坡詩前用唐律後用進退格 急性平生不少徐讀書
不喜喜觀書十行俱下心未醒兩日俱合還月餘偶與兒曹繙故簡兵看
詩句羨春蔬問來却是東坡集又別相逢未勝初 枉看平生多少書分
明便是蠹書魚萬籤過眼還蘧去一字經心却似無急讀何如徐讀好共

看更勝獨看渠題生冷笑仍相勸惜取殘零覓句牋 與長孺共讀杜詩
病身兀兀臨夸夸偶到兒曹文字林一卷杜詩揉欲爛兩人齊讀味初
深斷肝杜卻期千載漏狀誰曾史弄吾筆底兹雄死猶要莫將銳古泄渠
心 謝邵德稱示淳熙聖孝詩 古人浪語筆如椽何人解把筆題天寬
將為筆點海水著天借作一張紙作商猗那周皇矣廷尉薄正邵夫子淳
熙聖孝貫三光題大如天誰敢當夫子一洒金玉章銀河吹星聞琳琅吉
甫奚斯馮馬行彼何人哉唐吳郎夜來玉蟲翔金粟老大春寒眠不足起
來拾得聖孝詩燈花阿那聖得知 跋吳子其秀才詩卷 君家子華翰
林老醉吟芳草夕陽愁問紅落翠天為泣慶手作春翻作秋睨書異味今誰嗜耳
孫下筆參差是一徑芙蓉十萬枝與作春風二月時旁人笑渠眼花恐落
井渠方掉頭得句呼不醒老夫向來守荊溪郡有詩人元不知贈我連城
雜照乘一夜空齋積白 芙蓉春風之句乃吳之警句也唐子西不著
芳草乞見夕陽愁 周益公大全集劉仙才仲侯示其父醉庵詩集索鄙
句 蹇步蹇躡到作溪病眸眩瞀刮金篦清風滿座無塵事遺墨盈編有
舊題父是山人居水北今知詩社續江西醉吟趺 誰能寫勢幕琳瑯識
介珪琥璜祖枕林集次韻答李孟達通判索鄙詩 刪後無詩亦可愛人

言賦者古詩流欲聞正始今安在須向先秦以上求 元酒大羹存至味子
虛亡是謾相酬萬人叢裏誰人曉獨有夫君稽點頭 項安世丙辰悔棄陳
信民求詩 于合陳平甫吾當頊信民食兵吾不愧門攤子方貪老眼觀
斯世多情尚若人相過無遠近元不計冬春 次韻鄭檢法與胡教授論
詩 古詩亡狗曲新樣入桑間論指經攷谷人方敬杜類 許王子美字主
[illegible]公皆出大成以攷谷者然 天機傳杼軸借衲忘斕斑妙處無多淺從來造
物慳 謝張先臣秀才惠詩 許人張武子之弟字以道 古不
要世人憐窘斃千尋練朱維五十絃鼎來三影句印脫一燈傳依約雲門
路寒驢兀瘦肩 子乘張武子時書此今十年矣 偶得二首 水邊楊柳
先籠沙路上寒梅帶未花欲識乾坤生物意桑根麥子已含芽 雪中春
到梅花覺水底水行人未知好天公好消息邁今通古更何疑 絕句
日日長沙飛看雲只念家如何永州夢偏愛在長沙 次韻黔陽王令
論詩五絕句 洞庭五百里巨浸衡岳七十二高峯不是公家搖樣筆个
中拖手若為容 舊日輞川圖上翁而今孫子尚家風如何寂寞黔陽去
五兩青綸一畝宮 驪珠一百二十六落紙勻圓字字同怪得春來全少
兩煙雲都在錦囊中 見說吟哦三十載從來此字一主功勸君莫用彫

鎸得只恐令人晚更窮 我亦童年學露螢老來留眼送歸鴻自從謝絕
曹劉後浩蕩春光滿太空 得句 平生為斯文思極心欲破得句如得
官歡喜不能寐繞床行百匝如覺此身大昔我得官時悠然但高臥 次
韻謝姜自明秀才示卷詩 高人貴寡和不顧世俗非君歌陽春曲調與
衆耳違朱絃古時琴素積前朝衣奪我奉羨鑲枯腸飲晨飢贈我和氏璧
茆欄發霄暉平生織流黃忽受苦錦機愧非鍾子鑒空枉伯牙徽 謝姜
夔秀才示詩卷從千巖翁東甫學詩 千巖一派落都城承露金盤爾許
清古體黃陳家格律短章溫李氏才情等閑又得詩人處咫尺相過故將
螢想見紅塵為帽底幾多懷玉未知名 監利許知縣見示詩卷 [illegible]我君
五十四篇詩燃盡青藜杖一枝長韻壓平經裏思短章介甫集中辭只因
雲夢曾遊耳便把江山盡得之刻我錦機君已甚不須更遣世人知 謝
王華陽示詩卷說 王郎老句合超羣曾是東萊語夜分多向斷崖生絕
景或於晴野度輕雲舊吟古意無人解新住荒園見世紛持地藍輿穿北
郭已聞黎杖過前村 世韻 陳撰寧既刊周左司太倉稊米集於集陽趙
使君侵刊撰寧詩於荊門謂家皆美其師徒傳授之懿余亦次韻美之
鄉人長幼班以年歲姻遠近合以連未知骨肉金石堅祖孫父子其屬天

詩人一炷倉梯煙。玉州拜後撰寧前。如念爾祖思厥先。非真有聞胡得焉。漢儒師法忌曩沿。譜系散落覩者駭。玉州搔首吾不然。持此薄命將誰姚。伺來傳法及膝寄。老夫重任猶承肩。有能一鞭直我鞭。兩手付汝君不見。大書深刻開重玄。編四大海求其傳。筆有自嶌集撥徳恭以詩當謁次韻

新詩俄拜辱千醉未全醒。如入圖書府宜游著作庭。文章先體製耆舊有儀刑。愧我空遺其。窮居晝掩扃。　故里猶牽夢。他鄉且定居。老於經卷熟。病與酒杯疎。耕稼少豐歲。交朋多素書。飄零常自笑。濩倒更如諸。　無題　暮局機心在。詩篇習氣餘。去來旋磨蟻。生死蠹書魚。閱世雙蓬鬢。還山一草廬。苦無食衣計。不是故躊躇。　讀成　時事何年定。吾生半時休。僧居才歲夏。遊聖又防秋。遠水明滄海。斜陽傍小樓。西風吹畫角。歸思滿扁舟。　六言　剝爛何如倚市。力耕須要逢年。留醉堂中老子。日長沽酒無錢。　飢腸有句欲吐。陋巷無人肯來。薄晚飄風驟雨。終年枯木寒灰。　從來鐘鼎無夢。是處林泉可家。料事頗知風雨。逢人且說桑麻。　一丘一壑粗足。老圃老農可師。鶴唱不踰風雨。蛙鳴何擇官私。　舊書終日懶讀。小斧有時獨携。取醉旋篘白酒。護生不殺黃雞。　兒女逼人咄咄。交朋笑我悠悠。幸逢邊塞無事。但願山田有秋。　陳造江湖長翁集偶題　霧紅煙白忽横陳。雨後風光聖得新。詭似遊人須著使。陰寒已破一分春。　無題　多寒膚非錫念華一謙良是碎兵符。先生舉款忘雞口。俗子過逢動虎鬚。　酒煱車後無何飲。易卷床頭說後看。莫謂浮生須此具。世紛方解不相干。　才不時宜懶治生。學專信已一官輕。只今尚反須千載。獨惜時無尚子平。　居為耕叟出為官。出處人將二致看。朝市山林俱一道。卻須神武掛衣冠。　薄宦受風稷還家。歸岫雲行人與喬木。老色竟平分。未路愁周折。窮交有墨君。看渠蛻若若。千騎詫鄉枌。　浪出嗟何補。歸來樂有餘。山川付不借。天地託遽廬。酒熟聊呼客。鈎垂不在漁。平生挾避意。政用蓋逆跦。　卧病十四五。秋來身自輕。已拌不籍在。事便可憐生。每笑隱者傳。尚存身後名。灌閑聊日夕。分藥且交情。　題五柳先生詩編年後二首　淵明英傑氣。不減運甓翁。漫仕徑拂衣。高眺北窗風。平生經世意。蕭然詩卷中。卯金納大麓。正自羞欽雄。妖雕自取死。還歎貪天功。斯文未斷喪。吾道聊污隆。把菊得況醉。直氣斂長虹。區區記隱德。史筆殊未公。　郎報搖麟經。下書日義易。函學暫寄懷。日月空終鉄。陶翁詩百篇。便造雅頌域。凡原不容作。妙意渠能測。今君語折衷。指示了是白。定知沈筆人。斜川舊仙伯。壺觴無餘蘊。慎覓鈍新得。言下悟永歸。吟邊識圓澤。　送詩陳惠伯惠伯求所居三詩既為賦作此以送。　危樓深室柱爲堂。題品端宜虎豹書。歷數諸公皆大手。尚須此老索枯腸。馳神幾夜層虛上。血指如今妙斷傍。聊復送君供覆甑。未須傳到鄭公鄉。　閑題　自笑冠裳蒙沐猴。只今江海信虛舟。斷無具闕朱宮夢。猶有黃雞紫蟹秋。詩外畫為閑日見。人間分占素公侯。政須鷗鷺供青眼。未厭山林映白頭。　再次韻謝惠詩仍叙不欲。　百鎰贏金歎仍當。何如盟手頌佳篇。筆胎信自非凡劇。獻佛當知使放先。斤運向來車合轍。影斜還惜馬分行。衰年龍緒誰禁得。鏡裏新絲莫計長。　小家茨竹即為堂。暇訪深林索豫章。平日林頭但周易。看人筆落便塵先。庠隆賦實甚多樣。是指論材要當行。莫向黔婁問奇貨。長沙舜袖可能長。　淨居主人索詩惠筆賦。　淨君棣字庠碑塵。山居不之塵外人。我來肯作獻客想。老語一一刊華咲。頻年愧煩香積供。醉後狂言亦安用。詩成每傳飯熟識。更向叢林紫輕重。咲公答公後進師。好事繼今誰似之。他年落事須妙寶。政自兩公夢夢思。　韓守松卿索近詩。餘數紙寄以寄詩道意。　昔人技成數屠龍。似我五字眈雕蟲。鐫肝搯胃探懷忱。半世不辭詩得窮。詩成願詩神與刀。嗬昔夢中分五色。後覺動作萬鈞輕。塵俗何曾一錢直。豪韓有句當千年。取世所遺政自賢。數篇蔞向青眼邊。可復把玩

鹽中圜。君家十頃圍翠蓋。近樹遠峯如畫出。時須喚我一樽同。笑對風煙揮此筆。　戲作　飲食少進不佳媿師於飲須食止酒日戒古詩　書生粟賦紙樣薄。平日扶衰惟粥藥。一日飲濕小齒肥。河魚數日煩醫治。佳辰府公約把酒。藏斤廚丁預節口。借問主賓酬酢餘。還許公榮袖手無。厚味腊毒古不予。如作病何仍古語。生世側非金石堅。支離如我更可憐。鏡裏動使諸病入。冷生亦復百憂集。彭殤舂肥李自齊。此理秖許蒙莊知。筋下萬錢無足取。廚為三韭徒自苦。法士語飲應且億。何如卧客懷中醉。不屬芟酣任人嗤叔伯。何如碎叔高人師。黃石陳遵張竦納鑿夫。何為彼此本可相是非。七十老翁誰能從戲縛。此戒辭死病祖吾命。在猿猫拙軒集先公守汝陰。掌以詩送都曹路君挂冠東歸。裁來崖公留其錄。誥今傳播世間三十年矣。遇寓居潁昌。十日有都曹公之季子字文老者來自京師。出其家所藏二帖。紙墨如新。因道存沒之舊。感慨于懷。方追繼先公詩韻以遺文老。時方就試春官。待報也。　誰聞敗蔑言。執手爲改容。此道久寂寞。世態日方濃。昔翁守潁尾。軒裳心已慵。慼懷皆鄙老。獨躡二疎蹤。脫屣太倉粟。歸謀田舍舂。浮雲悟此理。可必祿萬鍾。已矣衛門下。哀哉馬鬣封。冥表付諸子。介冑輕邊峯。坐看一戰霸。此言天心從。翁詩墨猶新。我涕交頤胷

重尋筆硯塁愧之好語佚于非終窮者時節會自逢 客有誦唐詩者又
育誦江西詩者因再用斜川九日韻 泛觀今人詩機巧田心生鏤冰與
鑄木未免求虛名豈知製作妙渾然同水流塵埃數張紙亦足傳佳聲羣
趨不知守年勤到莫齡奈何口耳間一見意已傾拔身入詩社被褐生光
榮叢同代異說初非出本情我願剖藩籬學力隨所成 戲題 兩路客
筆白生風嵐氣清秋心愁不展垂月臉難成 偶得 客舍墻根草木生
市橋官柳已欣榮洪鈞造物元無意只是東風有世情 偶成 竹奴角
簟頗相宜正是書齋寂靜時白鳥忽穿林影去自携紈扇細題詩 又
前朝晴煖昨朝寒細雨催花春不閑處處閉門掃蚕璞家家垂[illegible]珠宴
東灣泛艇看人渡北埭扶筇向晚還惟有群山怕陳迹輕烟苒苒薄螺鬟
偶書二絶 靜觀萬物各隨緣天亦何心付自然鶖鴒不材鵝鴨貴豈
知鶴鵲得天年 又 知鳧短鶴長語誰賦花榮竹脆詩物理無窮難測識
且傾美酒樂天時 偶題 夜深水冷無香餌若箇黃鱗肯上鈎我欲釣
鼇安爾用一竿風月好廻舟 題司馬才叔詩後 司馬才名世所賢銀
鈎咏嗌尚依然塵埃試看蛛絲壁倒指於今六十年 六言 梅長官深
有味[illegible] 木居士喜清遊未用三熏三沐且占一壑一

〃丘色惟有用又子翠亦堪箏比君未須歌句清兩終是望渭北雲隔太
師集 有作 名塵塊屢拂世垢思一滌慧業經已瞳虛驚背獨汗著步
裁免跌嵩談平成談辰去將柰何磨頭髮如弹 偶成 長歌詠考槃酒
落似休官愛竹臨溪倚窗書生石看足煩猶着襪癸免自忘冠幘爲無多
欲持身到處安新稼軒集 書淵明詩後 淵明避俗未聞道此是東坡
居士云身似枯林心似水此非聞道更誰聞 讀邵堯夫詩 飲酒已輸
陶靖節作詩猶愛邵堯夫若論老子胸中事除却溪山一事無 再用韻
欲把身心入太虛要須勤着淨工夫古人有句須參取窮到今年雖也
無 偶題 蓮花眼倦關見酒手頻推不恨吾年老恨他將病來 人生
憂患始於名且喜無聞過此生却得少年耽酒力讀書學劍兩無成 人
言大道本強名畢竟名從有處生昭氏鼓琴誰解聽亦無虧處亦無成
閑花浪蘂不知名又是一番春草生病起小園無一事扶藜看得綠陰成
偶作 至性由來禀太和善人何少惡人多君看瀉水着平地正作方
圓有數何 又 兒曹談笑覓封侯自喜婆娑老此丘棋鬬機關嫌狡獪
鶴貪吞啖損風流強留客飲渾忘倦已辦官租百不憂我識箪瓢真樂處
詩書執禮易春秋 一氣同生天地人不知何者是吾身欲依佛老心難

住卻對漁樵語益真靜處時呼酒賢聖病來稍識藥君臣由來不樂金朱
事且喜長同猿韻民 老去都無寵辱驚靜中時見古今情大凡物必有
終始豈有人能脫死生日月相催飛似箭陰陽為寇傺於兵此身果欲參
天地且讀中庸盡至誠跳成一靈坡集 杜甫吟詩 平生忠義心一飯
不少忘臣甫寧餓死顧君免奔忙 題梅谷詩藁 不與春風落世間萬
山明月雪漫漫谷中更有人如玉招隱不來清夢寒 鶴山大全集 建
士拖甕 自夔以詩相近 三峽雲連白帝城風波九死得餘生虎頭狼
尾亂流濟猶面馬肝緣壁行中行何妨需在險心亨但見坎常平況逢詩
友慰愁悶尋復窮途哭步兵 口占 秋風已颯梧猶茂宿雨纔收稗亦
花天香工夫供醉眼東鄰有酒不堪賖 偶成 有口即飲酒有眼只看
書看書知古今治亂能愁予不如一味飲醉眼皆蘧蘧 沂水春風弄夕
暉舞雩意得詠而歸為何與點狂曾晳箇裏須參最上機 劉浸塘集讀韓
詩和其韻 詩有二日云乃去陳言持不休可怜無補費精神 韓子文同孟
氏醇陳言去盡只天真君詩實卻彫鎸老筆下應誇自有神 和王充家
所寄草堂詩二首 絃歌流化記琴堂雅會難言傀鄉正對薇花揮翰墨
猶能春草夢池塘 身在金華與玉堂寄聲時到視鷄鄉為言舊訪虛處

七柳壓平堤水滿塘 偶成 日下浮青去雲邊叟扶行物華隨郢換人
意與秋清小圃疏逾潤荒叢菊向榮幽尋元自好底用絆浮名 地僻晚逾
靜山空月倍明銀河橫瀨鳥石澗伴蛩聲颯颯迎風葉飛飛濕露螢戲爭
行晚矣爲誰一凝情 木落山呈骨泉空水反源知時秋燕去負日午風
喧玉粒炊晨餉金英卧晚園載華今已暮身世兩忘言 樂戲饒嘉澤荒
山徧有秋斷雲猶過雨平陸自交流香飯炊紅稻嘉蔬薦綠蒸端嗟竟何
事老我即菟裘 曹彦約昌谷集 水北氏家思問有題夜深短檠功名平
主心者戲成平側詩二首 詩書窮年螢功名平主心平勤篤遠喬哀鳴
拔伐林蘭青誰為容木絲無知音安能如蜉蝣隨時安其陰 竹外兩蘇
境水北一草舍鄰屋日見斗樞匱玉待價稱福自倚伏得失忽晝夜子孟
去墨守我亦入遠林 知縣次韻來復寄二詩 亭亭青琅玕水霜催兔
心雖無桃梅姿知非柴荊林涼風西南來清圓彈空音真誰喬影暢相從
山之陰 待忘烏鋒本天喜鵬入舍但協孔氏情忽素少室償小草有遠
志積年欲縞衣所覩匠伯顧不復素櫟社 知縣再次韻不作平側體復
次韻二首 步出山前坡遙望徒驚心下無百尺流上無千歲林至人有
遺言三歎金玉音莫飲盜泉水莫息惡木陰 和氏得荊璞抾走數百金

謂是奉王暮遊。眼不售價。有時置直寄光。彩思驚夜。時歸弄兒女。足以照
里耗。 伯量同二矛。欲見訪湖莊以詩。告至衆拂過情。輒次其韻。 清江
一曲分門關。僻作琴書上下灘。某●清江引有上灘下灘聲。 鵲報主人
知有喜。恵然金玉總拜鞍。笑殺商山綺與園。幾年煩使護風寒。只今勳業
幾如此。孤負家類鏡裏看。 年來負歸馬牽空。而況君家有八龍。傳與鄉
人經濟器。問馬何惜少春容。 予欲作詩已久不以見示。忽出一卷。其中
有四十字。乃相陪避暑三峽播之作。戲次其韻。 乃有詩如此清新思湧
來。貫緣塵外意發露性中天。萬事驚速逝。新功喜盛年。常流歎桃虎。醒得
困時眠。 章來言語妙天下。知僕無詩。能且未識。面乃時以佳篇見夠。何
也。不敢再戲。盛意勉次韻二篇以謝。 珍重章泉辱寄書。應疑不復夢康
廬。本無學術安時論。誤入班行拱帝居。老夫應裕。寧為祿。時予歸釣亦非
漁。宦情山色常如此。欲去逢行媿二疏。 吟罷新詩卻看書。先生必自愛
吾廬。天網上壽供張筆。地出佳泉相廣居。自古華耕懷道義。只今彝德起
陶漁。直須大老歸來好。莫道高情與世疏。 況子淞樹來歸舟過淮右。編
衣左圖。錄贈行以詩。因及衰朽。輒韻奉訓三首。 況也來從班馬儔。泛舟
千里尚騷香。定難過鯉元無主。擇偶來由得問侯。親見治民如治眼。歸談

擒賊定擒王。驪思父子寒如此。孤負珠璣富墨莊。 金石爲心歸作幾案
前合侍玉皇香。只因淮蔡須裴度。不為并州戲葛強。 編斧適來新遣使。纔
衮從此盡輸王。功成遠勒燕然石。閑却江西左氏莊。 憶作相逢疑豫章。
笑談親接齒牙香。如今但有心期在。不似當初脚力強。投老頗能安晚境。
祝壟聊以報明王。蘭編未了判主倩。今淡猶能讀老莊。 史君見示鹿鳴
詩。走筆奉和。 眼明及見决科文。發策當書第一勳。八句催行歌白雪。一
言合意定青雲。君今去亦朝天上。主聖還須對夜分。還想未華侍勸處。九
重春色醉朝曛。 四明趙添監遣日惠詩不能盡繼匠手。次唐律韻以謝。
馬口爲衝不自寒。轍環唯筆可深耕。門迎滄海樑期闊。地通天潢司去
清。吾道本無青白眼。世情休數短長檠。珠璣肯袖來昌谷。不道陳人畏後
生。 陳倅寄惠四詩。用昌黎和裴相韻。愧不能當也。走筆賦二章以謝。
兩歲驅馳馬首東。曾微一戰可論功。因人偶爾成擒蔡。無計降之媿伐崇。
萬竈炊煙歸塞下。十分袁事到淮中。酸寒仗倆曉如此。孤負新詩託至公。
近來人物眇江東。況也書生賁勇功。痛定却思三策繆。歸來猶想萬山
崇。誰從荀伯官蓉裏。賦入昌黎句法中。戎事尚多心事少。苦無佳語可酬
公。 偶成 春入園林種種奇。化工施巧太精微。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

歲他物外機。既遣杏桃王似了。又令蜂蝶近前飛。如何有眼無人見。只解
四郊看落暉。 脚踏和風步步春。石魚樓上等閑人。與來衢口都成句。眼
去遊山不動塵。李白誰知他意思。桃紅漏洩我精神。思遣借問難酬對。只
恐流鶯説得真。 桃紅柳綠簇春華。燕語鶯啼盡日佳。誰信瞽瞽沂水詠。
又知處處杏壇家。 可惜有生都寂寂。如何終日只紛紛。滿前妙景無人
識。到處清音獨我聞。 我吟詩處鶯啼處。我起行時蝶舞時。路著此機何
所似。陶然如醉又如癡。 偶作 此道元來即是心。人人拋却去求深。不
知求却翻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誰省吾心即是仁。荷他先哲爲人深。
分明說了猶疑在。更問如何是本心。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
尋。汝心底用他人說。只是尋常用底心。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
討愁。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可笑禪流錯用心。或思或罷
兩追尋。將年費煞精神後。陷入泥塗轉轉深。 心裏虛明著太空。乾坤日
月總包籠。從來箇片閑田地。難定西南與北東。 莫將愛敬便彫鐫。一片
真純得自全。待得將心去鉤索。旋栽荊棘向芝田。 忽認胷中一團氣。一
團氣裏空無地。既空無地更何尋。此無廣狹無一二。 愚習起時能自訟。
誰知此是天然勇。多少禪流妄詆訶。不知此勇不元動。 回心三月不違

仁。已後元曾小失真。一片雲花輕着水。冥冥不復省漓醇。 有心切勿去
鉤玄。鉤得玄來在外邊。何似罷休依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 此天然處
不亦妙。費盡思量却不到。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時合勒
承認狀。從古癡頑何不曉。 最疑先賢畬於言。何不明明細細傳。今醒從
前都錯認。更加詳後即紛然。 夫子文章不用爲。從心口到淡參差哉
韓子休汙我。却道詩花與易奇。 雪月風花總不知。雕奇鏤巧學支離。四
時多少閑光景。無箇閑人領略佗。 勿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須作古人詩。
世傳李杜文章伯。問着關雎恐不知。 詩癡正自不須攻。只爲英才輒墮
中。今日已成風俗後。後生箇箇入樊籠。 儒風一變至於道。此是堯夫未
識儒。除却儒風如更有。將驢騎了復騎驢。 道心非動靜。學者何難易。癡
雲欲掃除。迅覺無擬議。無妄而微疾。勿藥斯有喜。一輪秋月明。云爲豈思
慮。 太極奚河圖。河圖非太極。判後贊無極。哀哉何太息。何不觀古聖。一
一已默識。[illegible]湖爲作圖。爻擾而曲屈。是孰知五行。五行皆妙質。不可離合
論。渾渾體自一。安得孔子生。非說俱蕩滌。哀哉復哀哉。太息復太息。 當
敬不敬謂之悖。當正不正謂之詖。是中適莫俱難着。意態微生已覺疏。劉
後村集 古意二十韻 自從混沌元萬象困芽蘖。淳風誰挽還古意日

瀉傳余幼聽輪囷泛濫通流路短篇堪製線片文可驅韓吾嘗觀窺妙渠
斂識雜駁北未涉嵩岱南僅覽衡霍蒱破詩三集並公以東許舊方手為
又命為之三名竹隱表一端余覽傳公十許日代及賢能才識之為雖寓
世流傳未經聖刪削歲晚歷九州導從惟一鶴飄然乘剛風騰而上寥廓
金色大千界水滴幾萬落荒哉漢陵闕叢爾邃城郭遂窺于宗廟盡見佛
樓閣叫開閶闔雲耳聞鈞天樂吾持此安歸喜極還驚悸恍疑緣崖墜又
恐行路錯詩魔暫辭去來如隔日癯易展隨天翼難踏實地腳萬病皆有
玄惟狂不可藥拙吟示兒曹聊記武公謔　古意　吾夫子喜稱遺逸太
史公曾傳滑稽堯帝在曾逃巢許許云唐虞猶逃三杯酒武王粟不飽夷
齊拾來穗即萬鍾穗採下薇堪百甕蘚不是狂言大無當聞之留缺與王
倪　無題　元以于托友病將身付醫友今多市道醫或似屠兒　悲漢
嗟師德酒徒拳伯倫吾評此二士顏子後無人　季世雖相復先賢量有
餘潞還于方諷被吝致平書　主聖如天恩棄遺臣愚何地着孤危白虹
貫日始虛語中野僅霜無恐雞寶玦已隨屍血淡鐵鞭未必鬼督知莫年
一寸丹心在卻怪湘纍有許悲　江北塵高戰鼓酣惜無赤壁順風帆城
池險固高樓百郡邑蕭條有户三明主依然勞聖慮諸君豈得尚清談焉

乎頻妝不復作誰與兒女共苦甘　夕塔一夕微甘恐鑄印分兮玉垂顏
天狗如雷防急變佛貍死卯竟謫傳漢家豈可興三患胡運何曾有百年
漸覺風寒逼堂奥寄聲諸老急籌邊　一揮萬字思如泉曾映金蓮讀奏
篇恭扶方燃芸閣上葉舟忽傍釣臺邊詩成渭北空相憶謀寢淮南恐未
然君去吾當從此逝未知握手定何年　鯨海外多仙境界蟻窠中有小
乾坤不愁北谷愚公老自覺南柯太守尊　郭郎緣斷事都休缺了衣冠
返沐猴棚上傀師何處去誤他棚下幾人愁　棚空衆散足淒涼昨日人
趨似堵牆兒女不知時事變相呼入市看新場　游公念舊繞三月鄭傳
儕才恰半年老去獨當千箭鏃向來不踏兩船舷　項垂翅短立攤燒孤
突誰聽祗自悲箏叅焦山山下土不將身托上林枝　放言　丹剩乾鉛
永紅塵掃批據只消一隻鶴安用萬頭羊　戀闕子年遠還鄉賀鑑狂老
人忘節序有菊即重陽　鏡悲鸞獨舞射感雉雙飛早認色空是晚知婚
宦非　萬里先行腳三家晚閉關曾求詩入海又作史藏山有酒聊排悶
無書可訂頑君看鸞鍛羽似若早知還　雜記五言九首　洞達開堂奥
荒唐說刹塵儒酵明告子釋點熱瞞人不必括捲性安能桎梏身誰知千
載下有箇葛天民　青牛先已去白鶴又方歸若欲分優劣老儋賢令威

東行值伯倫西去逢無功不知何圖去疑是醉鄉中　履霜行于野絕
猴厄於陳伯奇父逐于仲尼天戮民逢日思渴走唱月使倒行今父骨
已朽蔡里冢亦平　先傳傳後學目覺覺天民魯儒述甚者何以採述人
荒哉稱天子轍迹徧九垓已爲傀師弄更引化人來　思悠皆根性巫
覡各有傳參禪繞一宿學幻費三年　題放公贈鄭介夫詩　玉座見圖
數景景萊邑民如何雀白髮只寫蔡奴真　向來與相國投分自鍾山不
入翅材館甘爲老抱關　下史語尤硬投荒身轉輕不然王局老肯與祚
先生　雜詩　福裂常已割地羞掃乎恩重載天讎穹廬已牒元頼無露
布新函守緒頭　聞說關河儘掌收擬爲駛子看花遊可憐逸少興公輩
說著中原得許愁　由北圖南有混并自南收北費經營從今東起書生
論歇飯者人致太平　不及生前見虜亡放翁易簀憤堂堂遂知小陸羞
時薦定告王師入洛陽放翁北筆詩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
翁　少年意氣慕横行不覺蹉跎過一生便脫深衣籠窄袖去參留守看東
京　華洛山川幾過兵漢家初遣使修陵可無神物呵對虎直讓香煙到
栢城　甚尤柒點於堅者勘圍姦雄柔虎何刹裂褚袍涤曲羞中原假帝
不勝多　鞠躬解作華人語辮髮來持虜帳書祇合索綯牽菌狗不煩伐

鼓享鶤鵾　偷儈將軍約早回楚村相國更頻催江東將相真如虎昔歎
胡雛莫過來　全衆回軍未可非反旗鳴鼓亦兵機不知三帥揚鞭際誰
爲君王殿後歸　勢窮斯變變斯通局面初更使不同西北怕他小老子
東南有箇太平翁紹興間言中外恭太師為太平翁　一番旗鼓建行
臺勇者爭驅富筆財遣將不消揮草戰圍王祇要撒花回不妨割肉錢豺
狼和約依然墮渺茫未必與吾盟夾谷且須防彼劫平涼　蠲除一倍臺
符下擢借三分暫撒傳賴已奪麋耕壟上不然伏鎖佝軍前　說向丁男
與小姑各勤耕織了軍需莫教塞北同文軌卻爲江南減賦輸　胡來如
鬼去如風嘈騎何曾待棗紅嗆首一春無使至興元六月在圍中　擁旄
佩印各榮華已貴無官可復加若不掃門叅相府必曾養馬侍中家　蘇
衛滅胡同拜爵裴韓平蔡亦聯鑣祇今光範門前客太半河陽幕下賓
元子置人防壁後穰侯搜客到車中鴆杯定不疑半傳匕首何曾害魏公
祀侯世世襲蟬冠庚氏人人染將壇但見門中俱貴盛誰憐階下最孤
寒　口占　陌上鞦韆索漸將金鞭懶逐少年遊晚風細落梨花點飛上
春山總是愁　時有冷戎搔鬢髮別無主掌紮米衛軍歸南畝稱三老怕
守東華趁六參跌蕩已將經來閑聊聊與佛同龕向來塵柄高懸起舊

事何人可共談 絕句 定本蘭亭傳廣父堯公蓋字發蒙初見畫若問
何人寫向遺傳翁八十餘 愁腸一飲椰無算病眼四時常有花舊日讀
書垂釣處畫尋如到別人家 潘郎貧豈暮能綠東野肩非寒亦寒世上
那無仙可學人間惟有老難醫 雜韻七言 元老壚墓中得貶諸賢煙
瘴裏招魂無盡自詩佛口脹子厚先擠鬼責臀 黨碑、雪齋大傳幾雁
禍訟石中書又納忠豈可朝無宗室老不知家有國師公 劉向傳 回仙
輕舉乘黃鶴太白大醉騎鯨魚絕湖飛過人不識入海問信令何妃 寧
草兩都御雲賦不作六朝徐庾詩勝緩沾李翱張籍殘錦分江淹丘遲
文公左目挽羞明猶抱遺經細考評令汝畏書如畏虎天公折罰使偏盲
聰明不及前時父惟算猶能哭昊香老去無端都塞了不分紀肆與蘭
房 造物將如此老何戀車以後藥无名晉劉伶醉戲為頌楚接輿狂偶
作歌 周旋王庚二公際傳授并汾諸子間歲晚更無人共語牛欄西畔
荷鋤還 老憐幾箇小孫兒不減添丁與阿宜漸有墨鴉揮總興絕勝竹
馬走廊嬉 讀書十行目俱下上樹百迴心尚孩君看大年與文叔當日
皆從童子來 故茂才論詩 詩道不勝玄難於問性天莫求鄰媼誦姑
付後儒箋至質翻如偶尤癯始似僊吾非肝肺異老得子同然 讀竹溪
詩一首 不敢匆匆看情懷幾絕編叅他少休聽鐃得并秋光有傾低頭
拜師曾撫膝傳已將牌印子牒過竹溪邊 次韻王元度二詩 永仲之子
留落而今兩鬢秋暮年出處愧前脩敢云余補韓公處極喜君來謝客州
奇甚寶鏵騰紫氣清於玉瓚薦黃流後生不作先賢遠使合相推出一頭
向來綺語禍機深幾劫靈均欲自沉周廟人曾銘在背管城子已老無
心今惟伯樂能訓儁後有鍾期必賞音老矣尚須君舉案昔人一字荅千
金 宮教患詩次韻 忘機鷗鳥日相親算祖曾言畏四鄰幸有山林容
此老不將蘿落寄他人誰能交結令韓呂猶記周旋昔鄭陳晞髮中庭踏
足臥絕勝推拜望車塵 又用前韻 既生未老各情親誰道先生不覯
鄰莫嘗揮先鷩鴨者豈無勞網與魚人何曾膝上推文度亦許車中載小
陳 陳太丘訪荀淑長文尚小載著車也 賜第京師即山鑄得如跳出軟紅
塵 即令身在水雲閒不著斯人王荀班于美步歸猶戀闕浩然肩聳徑
還山人情薄似平原酒世路危於灧澦灘華隸把茅皆幻假祝君黃髮映
朱顏 讀太白詩一首 翰林萬里出峨嵋曾受開元帝異知只道高耆
能毀高無端環子亦嗔癡空傳飛燕當時句難覓騎鯨以後詩的是長庚
星現世教猿伯反與王師 李白為白暮然在下為伯夫上為王師 覓西

齋弟手抄諸家詩一首 小聰幾載共吟披畫見殘編樹事悲早日才高
鸚鵡賦暮年淚盡鵩領詩神交夢尚通康樂手擇書堪付阿宜若是孔懷
因未斷安知來世不吹箎 偶賦 自己深藏畏俗知客來鄰曲善為韓
偶揮冠起成何事徑拂衣歸自一奇村飲婦常留燭待山行童亦挾書隨
明時性學尤通顯卻悔從初業小詩 自題長短句詩後 春端帖子讓
渠儂別有詩餘繼變風壓盡晚唐人以下託諸小石調之中蜀公喜柳歌
人廟洛叟譏秦媒上客可惜今無同好者撙前憶殺老花翁 唐詩 瀛
州學士風流遠中葉君愁貞觀唐靈武拾遺晚爵恭開元供奉老佯狂戲
茗翡翠非倫擬撼樹蚍蜉不揣量猶有元和韓十八騎驎被髮共翱翔
題林文之詩卷二首 叔李詞人雅推嗟善君詩卷美無瑕朋儕郤走避
三舍句律斬新成一家青學小兒烹鳳腰要看大手援鯨牙村翁豈敢持
衡尺直為癡年兩倍加 君豪自盡相推巽吾老猶堪共切磋有許奇奇
并怪怪直將少少勝多多風人所作範而正治世之音樂以和他日薰絃
要賡載勿為蹇士五噫歌 黃源嶺客舍題黃瀛父近詩 不但行吟又
卧披援編因有感於斯競為蛙蚓號鳴態萬觀龍鸞夭矯姿損把孀人彌
大好琢磨家我指微瘢自慙學識非廣鼎安敢措君共說詩 題黃景文詩
悟叟憪親燈火矣得君贊卷閭還閑專心致意刻成謁有勝通身占斷
梅中的孟云非爾力鑽堅旗數竭吾才舊時奇字今忘卻不是無人載酒
來 蚤穿草屨行求友晚閉柴荆病絕交古德皆曾經棒喝令人不肯事
推敲 吟千萬首等蛩響續三百篇無鳳膠寰地贅毛如雪色少年歲月莫
輕拋 六言二首荅林天驥長短句 天孫機上刀尺雪兒口裏宮商偶
我元非郢客恨君不識秦郎 書部曾累遷客墜叙能謗醉翁寧作經學
博士勿為曲子相公 六言三首 表賀亦為白兔韋布彼樸巨題定價
堪提禁鎖造辰不讓龍溪 錦機組織尤巧紙田收獲甚儉即今東閣藏
起多時掃閣載歸 南塘登極數豪手圃冊后尾聯已矣諸老絕響勉哉
吾子著鞭三先生文集 讀李翰林詩 杜陵樽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
公莫作篇篇吟婦女別無人物與形容 雲庵覓詩 百級危階上翠叢
四邊山色自低環海鄉無限蕭條景收到樓前是美觀 鸛孤臺上唱和
詩成示成李諸子篇 落日寒江斷句詩千吹萬斷覓何為不知老去還
成癖到了封題更一吹 書生諱所寄詩後 搔膝支頤體漸康入門已
作白家香從今休傍官人俗但向林泉呼二郎 謝王爾贈爾中惠詩
兄弟初年事綱山琵瑣未出正童顏我方盛壯今瀛老多謝新詩叙舊懷

誦少陵詩集　麻鞋奔走杜陵翁，臥盡風帆兩驛中。天也不愁窮餓殺，
年年催促要詩工。　謝余子京驟惠詩　晝同學曆夜觀星，壯日情親忽
老成。莫恨異鄉相見少，一來人物一番更。　遠來無物亦拳拳，到老生涯
尚闕然。坐久但貪情話好，又勤鷄黍費囊錢。　謝丘子中惠詩　高叟生
來五十年，方知弄筆學詩篇。此郎甲子才奇一，吟詠看看到適邊。　聽吳
畢聞講杜詩今夕行因効釋子偶體成一絕　春秋皆貶事無褒，莊子思
之意若何。下筆便為齊物論，大家命酒且高歌。　同行歸急困倦不能詩
行李放遝遝，周遣好拾詩。歸程催我急，脚力與神疲。來往成虛費，科名
未有期。流傳堪膾炙，造物不相欺。　陳叔盟兩惠詩以一首謝　休要逢
人誦六經，紅泉往事已彫零。向來太壞共王壁，到處閑往昔之鈴鐸真異
總頭也白，兩篇新什眼空青。還鄉旧識多農賈，那得柴門自掩扃。　子晨
惠詩用韻酬之　老慵秖合在雞棲，變化那能慕海鵬。壯歲親朋多死別，
窮途造化與生存。欲尋衣食愁無路，却被妻孥怨少恩。徒掌期君今落第，
相期未得剩空論。　謝余萬鴉聽易惠詩一首　向得追隨父祖間，此來
重結子孫懽。自嗟三世須臾見，不有餘生會遇難。詩杜已收風月美，舉場
秖用秋穰殘。百錢聊買時文看，容易如君直換官。　次韻林君則惠詩

湖水當門四面山，勞羅書史坐中間。他人共我何曾有，造物於君本不慳。
況是早教緣累少，便知趁與歲時閑。絲種族得鮮魚羹大添羹數酒巷頻。
方秋崖集　讀白詩　我貧良亦饑，未老生白髭。業名奉常第，年已三十
餘。半生苦無幾，寧不欲疾驅。山麋野而僻，所至皆崎嶇。一登督是府，兩需
太守車。意見有不合，索去不待炊。所以二十載，同一優侏儒。豈如雲水身，
自適瓜芋區。夕吾酒一瓢，朝吾飯一盂。貧賤與富貴，本自無差殊。寄語劉
伯龍，毋煩鬼揶揄。　人生有窮達，不係才不才。造物所付與，聖賢不能回。
君看孔孟氏，遇世何如哉。豈其有不如，王驩與桓魋。以茲自忖度，所遭已
踰涯。前瞻固不及，後顧又可咍。同時第進士，或未離蒿萊。歸來亦云幸，辭
散自不杯。山池芙荷過野岸，芙蓉開幅中一節竹，適可賦秋厓。　左耳聽
北鄰，哀哀哭其夫。家破肉未寒，欲與死者俱。右耳聽婺婦，吸吸哭其雛。夫
亡僅一女，不自禁妾痛。攬衣夜向晨，饒鼓何宜喧。誰何過喪車，送骨荒山
隅。中年自多感，人世何所娛。聞見又如此，生數歲月俱。明朝計安出，痛飲
真良圖。　以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為韻作十小詩　居十卿者三，至
九卿者四。不傳牛背眠，醎酸信殊嗜。　玉紅橫吾腰，金貂直吾首。寧知千
載名，不如一杯酒。　事有俄頃間，遺臭及百代。吾觀於斯人，不過一字愛

東坡真天人，落筆蓬萊宮。何如赤壁笛，一鶴橫秋風。　周有說愛蓮閣
有詩愛菊，吾居則誰與其諸子獻竹。　朝吾一卷書，夕吾一般詩。勝其
啟雷此事底須卜。　秋雲七尺藤，夜雨一卷書。寂寞空山人，微此誰與居。
吾心如鐵石，命則薄於紙。藉口見古人，則亦賴有此。　彭殤同此軀，顏
跖同此心。哀哉宇宙間，群生敗林林。　吾猶金在冶，惟冶者所甄。謹毋出
光焰，夜半號龍泉。　三絕句　掀篷仰看玉崢嶸，借得漁船一日晴。九曲
水窮山雨急，老仙於我得無情。　鶴怨空山久勒文，賁舟重訪武夷君。一
聲鐵笛不知處，但覺滿身生白雲。　莫問神仙定有無，地靈端不着凡夫。
我來局促渾輕健，飛上前山不用扶。　尋詩　蹇驢踏雪灞橋春，畫出茆
茨野水濱。纔見梅花詩便好，梅花前世定詩人。　胡得惟索寫近詩　生
涯未辦闕沽酒，書冊相攜撿點梅。過眼事真如隴龍，向人口合且銜枚。昨
寬古鏡十分瘦，病起情懷一硯埃。舉世好竽吾鼓瑟，故人猶索寫詩來。
次韻張[illegible]詩見過　家在屏山東復東，高軒肯過白雲中。石橋自是神
仙處，竹屋相傳句律工。日暮春江愁李白，山寒秋菊老龜蒙。時平莫神禪
毫手，此論於予卻未公。蔡定齋集　讀龔貴之參政詩　耆舊頻凋喪，懷
人念里閭。哦詩三歎息，廢卷一嗟噓。遠勝言猶在，謀身計亦疎。功名今已

矣，笑矣竟何如。　偶作　老僧真是百無能，有口何嘗話葛藤。入定參禪
良自苦，超凡入聖又誰曾。東西路別徒勞泣，南北宗分自取憎。箇裏無禪
亦無佛，常行粥飯在家僧。歐陽守道巽齋集　索胡學聖詩　為侯君詩
十日留，無詩何以別交遊。自緣白雪難於和，莫把明珠暗處投。往施固慙
三不報，此鳴儻許兩相酬。今番但挈空囊去，湘水湘山跂跂愁。陳杰集
和彭教諭論詩　平生於二南，百過在茫茫。不知孰舞蹈，但覺烏可已。埋
埋古人心，豈與不傳死。天和本發中，世味或食耳。全明凋靡後，末造放蕩
始。折揚紛皇荂，敗素正堪紫。斯文吾衰久，安得力任鄙。天河儻可挽，舉俗
快一洗。不且尊杜黃，卿言尚予起。　誦詩　盛氣劘騷壘，長歌壓杜藩。二
南四字始，萬古一辭難。　無題　大地生靈惜膜乾，紙田不飽腐儒饕。閑
將博士蠹魚味，試上先生苜蓿盤。　口語甘時心猶異，中邊甜處味方宜。詩
情合薦東坡老，愁媿當年寄荔枝。　聞說江邊起柁樓，欲將吾道付滄洲。
三年惡瞰盧仝屋，一日輕裝范蠡舟。蹈海高懷欣獨往，濟川好手蹇難留。
檣陰舸下能容我，雨笠烟蓑傲白鷗。　至日拜賜詩　千官萬歲講朝儀，
黃轍高張簇仗齊。清曉山臒頻和葷，虬鬚隆準伴宸奎。　玉堂舊如夢有
二載。　程薄能靜袖詩來訪次韻　高吟昇窗屢經營，牽惹紛紛子貢牆

雪曲我應慙郢下笛聲公自感山陽堪嗟絳老呪塗役
孤負春宮桃李場斗大康山盛儒者憑誰推此叩循良

詩　宋詩八　元詩一

滕元秀詩集上鄭廣文詩　元注非真巧昌歌非衆嘗我詩本不二好之
弗背兀胡能欲溢飽頗復作災梟無益不自知刻薫要研媸老生六藝學
已得聖賢秘　吴鄭虔詩律乃游戲伊予亦何幸茲獲巾箱侍豈住法
大巫正自慚小技却嗟賈長江我詩其不避文公倘見容願教推敲字
先君知云吾齊不解書剔欲羊裘嘗居然藜莧腸寧味非天置其此爲儒
餐家發不爲祟樓寒釣賴滇溪山相娛娼況復京詩人深悟作者私諸公
競推挽其奈造物戲青衫晚從事着以供燕侍文章可華國誰云祇小技
堂堂陳無敵敢不三舍避載酒趵前題時當問奇字　鼓腹無所思朝起
暮歸眠淵明詩也以詩定韻爲十詩　郊墟遠人煙樓迹在衡宇年齡迫
衰謝漸覺有病苦眼如濁霧縠耳僅聞鍾鼓手中一枝筇藉以扶傴僂
少習舉子業不能中科目蓉竟爲尉泌州縣牙祿四任秦真祠一家仰
寸祿勿云授負予予亦負此腹　居附況生史掩卷忽長吁兒聞莿吁聲
取酒滿注盃悠然盡三爵雖憂哉如疑乃云此种勿不可一日無　我居
西山下距城半里所門前有雀羅户内無可睹小園桃李空數株獨苦笪
同心相過時小摘為烹煑　我前有萬古非夢那無追我後有萬世未夢
安可期欲知今現在正似昨夢時夢中無實事徒自勞心思　立夏少半
月穀雨是今朝梅子酸着齒夢穗長半腰天運不暫停又將轉斗杓無復
冬裘御重取夏扇揺　芳菲去無迹入家綠陰裏有園屋西偏足以縱步
履醉醾香絕奇橘花香更美日烘香自發不待微風起　萬籟止不作寂
寂山居夜鼓聲起神祠磬聲來佛舍幽人啓樓窻片月光相射此景不可
孤呼兒具杯斝　神龍固難馴天馬豈易縶淵明肯折腰為此五斗穀我
本田野人初不慕輕肥食未從人乞隱不待賦歸　我讀淵明詩豈至忘
食賤人物葛天民度越羲黃前胷中抱真淳筆下離言詮妄識者何證
識其超然　三月十二日晚雨因取淵明詩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之
句定韻賦十詩翌日雨未已煙坦師來相招時方賦六首暮雨暗還舍遂
足十韻元本闕第十首　中年知學道所得不造微老來衆拙甚動與世
俗違詩書束高閣蓬藋蔭壞扉自應車馬絕不待門當揮　蚕婦正望積
耕夫又須雨蚕既惡濕葉半惟便渥上我不事農桑亦知憂府衣食有

不足何敢怨貧窶。自得林下趣。窮處甘如薺。白雲爲朋友。青山是昆弟
幽池萍奔生。閑來弄清泚。照影不能悟。徒自塵纓洗。風吹飛絮亂。日照
遊絲高。晴景方可愛。暮雨忽瀟瀟。老人晝睡眠。夢覺鶴戒朝。簷聲鳴階除
雲氣冒山椒。去歲所種竹。今歲望成林。竹萌猶未見。時節春已深。遠茲
一兩潤。犢角庶可尋。切勿輕剪截。長養今蕭森。久雨愛晴色。久晴欣雨
聲。下人自分別。上天了無情。人喜春色麗。又悲秋氣清。是皆妄心耳。四序
吳虧成。遠寺有緇徒。殷勤久見招。是日藍輿出。輕雨飄晨飈。稽首謁佛
像。焚香坐僧寮。豈惟飯滿鉢。兼有酒盈瓢。靜觀一世人。忙多閑者少。貧
髮已剃除。應接亦紛擾。何術生羽翼。物外得輕矯。難求九轉丹。且盡一尊
醥。老人見桃花。悟者有靈雲。我見亦有情。花前飲玉醺。可怜南北家。論
說事紛紜。爲問參老禪。何如參麵君。聞題。漏雲殘日淒欲陰。占巢歸
鷲紛投林。風吹曠野暮色白。山近小窗秋意深。已將夢事了得喪。更憑杯
酒寄浮沉。書生習氣難料理。有底苦吟勞此心。李彭日涉園集擬古。彼
美如花人。如花復如玉。嫁作征人妻。別長歡日促。拂掠可怜妝。翠袖抱幽
獨。飛狐驛使斷。交河無寸牘。春著舞梅繁。風吹秦樹綠。草上森茶蕣。誰能
辨資藁。啼無花成子。愁聞笋爲竹。雨滴翡翠帷。月上寒蛩襟。稍知狹邪遊
能忘窮寂寂。新人工參差。故人勤杼軸。滔埋爲病媸。紅縫有邊幅。君言飼
夫君。夫君當熟復。告君君不知。我自藝蘭蔔。題洪駒父徐師川詩後。
藉甚洪崖機。高寒欲無敵。徐郎娉君後。挺挺百夫特。堂堂無雙公。戶外滿
屨迹。虎豹雄牙須。儕流甘辟易。徐詩到平澹。反自窮艱極。周鼎無款識。賞
音略岑寂。陰何不乏格。少陵頗前席。洪語自奇嶮。餘子傷剽賊。大似梵網
沈。文字各職職。二子辦飣餖。鄙夫與下客。笑食薦鍘美熊蹯雜象白。殷敢
付公議。吾言可以默。醉書。春風吹黃衣。不落旗來杉。亦復吹我顏。頳
解成老醜。速呼醒酒冰。冬祛歸愁帶。遣客我欲眠。深吟柴桑叟。酴醾奪
目來春餘閑雅。雍容亦甚都。睥睨到林泉。芳歌持觴酌。久作歡娛。雜子
滿林春芽生。發花老境尚多情。瀟洒封侯真有自。奇姿不讓感陽城。湛
湛胃中萬頃波。翻疑淺器是牛醫。從來未許愁知處。傾首因愁福一非於
面皮。以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爲韻賦十詩。孟夏樹扶疎。繞屋鬱
青青。了無俗事驚。歡歌頗忘形。油雲掛前峰。竭雨自神屏。蘇孟有妙理。未
減五侯鯖。清晨濬無營。杖行瓜芋區。二難能并走。嬰兒千里駒。抗顏肯
髭鬚。黏酒挑胡盧。全非李元禮。可考爲詩。香筠芽。臺頭。幽草。畫今使
手攜東皋書。竟熟俱上口。詩無擬。澄江文不誇。幼婦婆婆丘壑底。藏此中

馬走。丈夫志四海。博風類鵬舉。方其未遇時。累身閨中女。晝伏夜勤者
貪胃如倉鼠。炯炯抱名誼。所慎在出處。我有百衲琴。巴渝不同調。三疊
太古音。邪免世驚笑。彼哉遇疾徒。睥睨追風驃。幼與雖折齒。初不妨吟嘯
謝公東山時。徹侯等塵霧。一朝長桓溫。猶衣忘雅素。忽著進賢冠。頗失
滄州趣。勇退真難忘。天末橫雲度。昔者溫太真。與王屋頗清曠。是封禮爲
羅。非復無度量。落膽劫權臣。龍銜達官諱。戀嫪胡不歸。猿鶴儼惆悵。少
室拾遺公。許身頗與箕。韓侯爲作牙。俯交軒冕兒。獻策溢淮甸。把類立丹
墀。未免謗松桂。應遭北山移。尋壑逐飛鳥。持觴送歸鴻。不解世俗書。檐
古何所豪。久矣川放弦。別茲山不重。應容陶潛居。佳眠聽松風。舉世市
道交。誰能保榮名。譬之多財賈。是寫安得贏。一身供壁重。萬事秋毫輕。向
來冥寂士。飄然遂遐征。豫章董星老求詩。珍重膠西相。風流後葉孫
退藏蓋射策。曠遠頗窺園。韻絕五峯秀。可奇三峽喧。花山多勝踐。屬禮魯
俱存。讀書。獻峯秋色外。一上一回高。踐華誰云險。捫參未覺勞。雲扉
留野客。霧牖卧方袍。往類非吾事。何須似馬曹。錢圩貽赴上因之詩。
君自金張侶。從予嵇遠遊。祇園分客秩。星渚繫歸舟。芜國煙霞晚。隋河榆
柳秋。中州多況味。行矣亦封侯。演上人以權詩示余。歸其卷演氏系以
長句。花縣潘郎未白頭。下從王局仙翁遊。平生四海饒次守。屐杭壞衲
藏深幽。死生只在天一角。句法不復陰梁州。眼明得此道人演。更遣權詩
遮世眼。嗔起斬春十年夢。恍如神明還舊觀。黑栢蒼鷹飽欲飛。天馬嘶躍
方來漢。演翁自是塵外客。筆端秀句應無敵。禪餘軋軋弄鳴機。紫鳳天吳
亂紅碧。曾堂載月漾丹來。盡出公家金粟尺。觀呂居仁詩。西風塵暑
功夫深。老火由來欺稚金。螢花缺月千夢短。黯正爾聞道本。忽看僧珍
五字句。妙想寔與神明聚。清如明月東湖泉。壯如玄豹南山霧。柳楊頗挫
百態。隨鷲鳥欲舉風迫之。莫言持此黃初詩。直恐竟亦不能奇。老懷凜凜
受霜氣。想見此郎冰霰姿。鄙穴好詩如好色。嫣然一笑可傾國。擊節歌之
俯歎仰。栝中安得着此客。此客不肯紺塵霧。況復世往如昧絲。秋空橫河
鵬鶚上。不許蜂蝶同所歸。漢家太尉死宗社。大鳥泣墳天所借。謝傳未吐
活國謀。賁恨懷奇赴泉下。僧珍向來期此人。頗波砥柱妙入神。要當疊些
湘水濱。喚起猶足張吾軍。王子張數以詩見過。千夢螢花濕曉涼。衣
帶秋愁來倚柱。爛詩到擘箜篌。律熟無誰敵。詞慳不礙酬。蘇州語猶在。五
字爲君休。戲書。虐雪饕風春事晚。輕紅未放入天桃。即看奇杖花經
眼。便許堆盤柰雪毛。晴落已復聽。提壺濁酒聊堪擇。荷鋤短短長長變

園柳三三兩兩數鷁魚　深井寒泉徹底清不容私地有蛙鳴脩除何獨
苑庖易要看蒔龍將雨行　止酒廢詩春晝長頗知易戒復難忘戲於憲
下退詩債便欲花前與索郎　用師川題駒甫詩卷後韻　夢中逐客幻
中歸荆棘叢開好賦詩誰謂浯翁呼不起細看宅相力能追　太沖文價經
皇甫籍也辭源怯退之立壑同盟從巳定莫今兆𦍑作愁眉　二絶　過
盡柳花無復綿幾畦麥浪漲晴川幽禽喚起醉鄉夢疑在故園茅屋邊
生綃他日寫荒寒咫尺渾如萬里寬我緣箇與煙霧裏有人應作畫圖看
蘇洞玲然齋集　口占　士生弊於文其實乃無用今年州縣間朋友多不
貢枯槔旱兩工已得輕抱甕大舜與皐陶乃曰選於衆　寓言二首　精
神偏八方一散或爲風堂堂世之人奈何總虛空我無騰化術正爾不能
忘回視兆介惚老子其猶龍　幽關度青牛生在空桑中葉砧木刀頭妄
身變山峯三年化爲碧是血本來紅古來埋直氣曾見吐長虹　夜讀杜
詩四十韻　夜讀老杜詩如對老杜面此翁歷艱險往往詩中見蠶吾游
川蜀所恨年數淺草堂閑無人正在成都縣斷碑蝕苔蘚捫讀知幾遍奔
思隱其下終日弄書卷庶幾平生心所得未應緬甜庭宦行在歸計乖初
願言瞻浣花里庖水乃欽獻人間畫圖樣皮骨作豐腴京華四十載褐短
更瘦蹇至今彼堂上唇焦齒微現獨餘雙眸子利若秋江剪因何太瘦生
貧賤恐不免未暘一觴天飲食知味鮮後人羨肴膳出語識蝦蜆那知獨
角龍妙用天行健至其得意處刀斧造物轉神雷破潛穴霹靂飛雨旋武
夫倚戈戰繖旓旂鼓偃蛟鼉呿波浪宗廟羅籩豆鞭車用平陸樸樕忽絕
巘又如虛空內一氣互游衍有足恣馳驅不行渠自速蒼茫鬼神會慘
顏狀變春榮與秋悴時節隨晦顯鳳鳴朝陽桐諸鳥從巧囀樹離樂不淫
小弁親不怨此身付天地寧作青紫楦低頭向嚴武陵𡵂非所便百年棄
忠孝句法老益練君看夔州作大冶金百鍊麟經示褒貶此物足懲勸蜀
山上摩天蜀水下如線山川蘊精異翁句麗而典荒郊夜狙吟隔巷聞驚
犬分明夢見翁瓊手一笑僨殷勤傳軟語意若深于眷文章致隆貴噬點
到羣芝何當同宗丈相與攜筆硯　擬古　曾城上岧嶢樓觀切辰星其
下視九州我行屢秋春道逢兮美人遺我芳蘭蓀蘭蓀不可佩飲水以斜
餐仰看雙飛燕起勢何翩翩顏淵稱賢者樂在簞瓢間美人捨我去此去
何時還悒悒思徒抽惻惻聲聯聯　夜讀杜老星月詩二十首　肺胃清
如洗箏然二十詩月星連北斗水雪繞南枝黃堅充茶碗其龍美酒卮杜
陵天上語舉世幾人知　偶題　少壯憂歎壘堆甓畫點跡平生空所塢

垂老膝金銖世有伯勞燕人誰能事魚蟲年將半百撫事已嗟吁　偶作
盤薄意無窮藏脩一畝宮竹鳴知過雨花動覺微風閑作詩如畫長思
色是空人言類摩詰雖病有神通　重憶舊句　太飽傷清氣微寒最好
詩白鷗沒浩蕩天馬謝羈維矯矯真無敵飄飄信所之百年能變化萬事
燕差池　予頃時有一聯云太飽傷清氣微寒最好詩萬天民極愛之偶
再續成　太飽傷清氣微寒最好詩輕鷗憐野性垂柳讓風姿智巧從天
賦疎狂聽我爲極知貧者病未許藥能醫　無題　愛酒陶彭澤能詩陳
後山浮沉將底用長大若爲顏鏡面舟一葉梅邊屋數間饒君雙鬢白還
我半生閑　綠雲無據玉樓空回首悲歡一夢中爲憶當時裙襪色補墻
嫌見石榴紅　月樣梳橫鬢腳傾弄簫騎鶴上青冥歸來自滴金莖露手
寫黃庭一卷經　夢到巫山起較遲花梢日在不多時關心自對空梁語
一箇飛來燕子知　樹端浮綠漲連雲青草池亭不見人猶有薔薇數枝
在雖然是夏亦如春　張鑑湖南集　戲倣樂天體　去日不可再來日焉豈
虛直待百事足謾把四大拘黃河幾曾清白髮莫旋烏全福貴安然眞樂
難強圖朴直自許我才能不如渠巴盟方寸心免苦六尺軀登臺值明時
擊壤容匹夫輕車歷野寺小船泛晴湖金鄉池內觀白猿洞前呼孤山未
學林長況且懷蘇珍貴不滿器醇醪只攜壺更帶雨耳璫旋煑白肥魚意
均飽饜適迹或升沉殊達人積大觀萬象歸一途丹鼎雞變化佛性狗有
無快答此話頭擬議計即踈　集古今山林閑適詩以狀泉嵓咏名之
夜窓涉歷編山林詩輒取悠然忘世故正味若醇酒渠能道我言不必出
吾口抄成長自隨眞爲歲寒友　偶成　出門吉喧鬧歸舍喜清幽新篁
解重籜尚帶淺紛濕坎鑷坐無語風來動書帙留客不須歸今夕月方出
樂天閑適文章累陶令歸來兒子憂雨事吾今渾放下看山踏水更何
愁　茆舍絲瓜蔓堆漫陂鴨鴨去仍回閑簾正恨詩情少風捲野香迎
面來　覓句　覓句先須莫苦心從來死注勝如金見成若不拈來使前
已離弦作麼尋　吟詩　一日吟成九首詩旁人都笑少瑕疵直須作到
無人笑始是吾詩長進時　詩本　詩本無心作君看蝕木蟲旁人無鼻
孔我輩豈神通風雅難齊駕心胷未發蒙吾雖知此理恐墮見聞中　讀
樂天詩　詩到香山老方無斧鑿痕目前能轉物筆下盡逢源與甲才相
裕心平氣自溫隨人稱白俗眞是小兒言　題放翁劍南詩集　見說詩
并賦嚴陵已盡刊未能親去貿猶喜借來看紙上春雲湧燈前夜雨寒
光朝路送玖好遣謝宣　戲題　人前一語重翻譬且款西來太玖鄉雪

野射麋鞋隊馬苦圉移象矮交床詩忙渴硯酒磨墨腫足趣廊花爭香矯
揉盡歸官祿去有時開咲錯商量 改舊詩戲成 不作新詩只改詩當
家功用亦幾稀全牛迎刃未能解六鷁遇風光退飛欲脫糢糊還似舊枉
教脂粉不曾肥何如盡付紅爐火免使群公說是非 叔祖關學座間請
觀詩編因賦 出門何許會初心家有師儒是學林盡古更因金印偉書
囊方稱錦堂深未曾薦酒隨冬蟹畢竟披墻引暮禽每辛酸鹹得同嗜可
令傾耳聽韶音 王逢原廣陵集雜詩 方春不種蒔然歲無自保良田弗
加芟徒種亦無歲空令雨露恩日夕被蒿艾安坐飢怨天此理果誰在
一日不爲田百草已有根況復閑三時其穢何待論豈不有錢鏄徒羞濡
借勤歲晚憂不耕何獨議動耘 迷迷晚春樹上下聚百蟲不有口似蠆
則生尾似蜂設不二者然亦徒生無庸清陰不可居晚歲還秋風 關雎
后之淑棫樸君之明先豈尚好德況乃公與卿所以彼一本作被行葦敦
然遂其生誰能弦此歌爲我發古聲 召公方伯尊材亦聖人亞農時憚
煩民聽訟小棠下嗟今千室長已恥向耕稼彈琴高堂上欲以無爲化
魚蝦無所能動輒困人得蛟鯨能則弃覆舟取人食黿鼉雖謂殊剝剔同
一劇龍不入網羅亦不爲人識 犬羊養於人壯則人食之猛虎嗜人肉

一本作稚含人終一本作不殊獵者機射狼與狗同爲害豈必歲封一本
作豈秖能爲人還作行子長 古人重非道飢不苟且食有爲非其心或
不脫是行如何後世人以官業其生鄙哉樂欺人猶以學自名 還東野
詩 吾於古人少所同惟識韓家十八翁其辭浩大無涯岸有似碧海吞
浸秋晴空此老頗自負把人常常看平時未嘗有誇詫只說東野口不乾
我生最遲春不識東野身能得韓老低頭拜料得亦是無量文章人前日
杜子長借我孟子詩三日三夜讀不倦坐得登折骨生眼傍人笑我苦苦
是何爲竟此故年紙童子請我願去燒此詩苦澁讀不喜吾聞傍人笑嘆
之殊不已又畏童子言歲之不敢示奈何天下俱若然吾與東野安得不
泯焉 失望潛山集讀杜詩至滅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弁人偶失吾飢似
詩識也 老翁起布衣詩史天下選眼中無全牛萬衆轉榮辱曹蜜知幾
葦波瀾付一卷凄其憂世心妙若醫國扁惜哉無孔子不得並墳典豹露
管中班吾猶及淺淺歲月走江淮冷淡空盤盞諸子不見味咀嚼必禁臠
遺編過三復奧義見百遍長言起清風竦立侍冠冕滅米散同舟讀已事
在眼吾豈監河侯不救在陳患生塵甑屢空憂釜聲不免君過千里程與
汝共艱嶮雖無百丈牽頗有衆力挽願當平原公試草三寸薦更聞借來

人恐有泰明遠 輞歸自五羊得承可舊詩一編書其後 君不見香山
居士居洛陽遂借五寺收文章又不見巢父詩卷何所藏留之天地同久
長鑄金琢石非不強金流石泐不可防以人傳人最甚良世人顧未知其
方我昔宦游淩大江年少從君璧一雙勝時一詠同一觴頗亦自愧搶揄
枋劫火不肯留青囊日往月來心不忘大兒南歸自五羊袖中乃有萬丈
光伏而讀之喜莫量重到虎踞龍盤鄉今年貢舶早放洋明珠大貝光溢
箱吝勝不敢煩吾皇願得君詩歸獻王 蔡九峯集讀江西詩呈游光化料
院 江西多秀士卓躒相後先其中最翹楚無出黃陳前森然神天餘琢
削草含緣卷童扣金石越女調管絃非無要妙音難與韶濩傳王風情云
遠屈宋美獨專沉濯元暉詩亦雅淵明篇少陵備衆體太白真謫仙微情
寄風月肺腑皆天然自從句中眼一字千金錢于今百餘載摛說如河懸
人惟屋下屋何以千萬間正聲日微茫寂感空無邊 古意 古人不可
見末習徒紛然精微固難知論議胡爾偏郢曲聽者誰已唱和乃千世道
既君茲淳風何當還矯矯且自強天運終來旋 種木必培根清流必濬
源根源得其理流末適可言聖賢本始務條達蓋自然時俗枝葉求持揉
空爾煩存存此成性道義斯其門 偶題 作書與蜀客止爲求知音不

料絲素絃卻與多黃金今情既已異古意何由尋一笑陶靖節稚趣無絃
琴 偶題 暮年無雜慮何事更關情入市非求利居山豈爲名誠存心
自逸足健步常輕卻是行遊處春風日日生 寂寞園林迥棲遲念慮寡
雨聲連砌響風色入簾寒義理無新得交遊少舊懽梅花自嗤晉歲晚獨
相看 日日門前路春風與物期早梅紛白雪垂柳散青絲把酒懷情久
吟詩遣興遲閑來復閑往攜策謾逶迤 夜讀蘇州詩 夜讀蘇州詩襟
懷盡冰雪飄飄關塞雲微微河漢月秋蘭南窗前清香靜中發懷我千載
心歲晚更幽絶 歸自城中承介卿龍顧惠詩次韻 幽雅從君志驅馳
愧我人無忘歲時舊因得笑言親心賞知非故詩成語自新一川風景會
樽酒且頻頻 絕句 積雨添泉脈寒來送兩山南風北窗下午夢聽潺
湲 和伯氏用介卿韻惠詩 信筆題詩畢行餘功名聊且付樵漁心閑
獨玩三秋輪足健時看數畝蔬渺渺橘園聯草閣疎疎竹徑傍田廬是閑
日有無窮趣月淡風清靜讀書 悄悄園林世味長碧雲疎散暮天光且
寬種業與江左厭聽干戈猜洛陽梨葉盡時無伏暑竹陰深處有餘涼從
容領會精微旨何用區區底事忙 次劉子駟言詩之韻 試將風月共
君求識趣應須出舊料吟詠性情當自得數張華藻弟差訛入神致用何

思慮。昔往知來謾切磋。欲達古詩三百義。一言而蔽不須多。 劉子野攜芳
諸名公詩軸見過。羈書其後。 畏暑懶出戶。息心聊罷詩。諸公舊有作。其
意已無遺。嶺表經行處。賢關扣見時。悠然皆往事。勉務日新期。 謝人惠
詩。 歲事已無幾。相過常少賓。扣門來剝啄。握手見情親。月窟文章客。花
巖老病身。從茲襟義合。有約待新春。 雙林壁間有人寫董仲達希孚韻
詩。和者紛紛。因用韻。 寺古蒼松老。僧高俗客希。我來遊竟日。不用問與
歸。 曾景山猶子覓詩。 勿謂參也魯。孔門最少年。能於一唯間。頓悟超
三千。 薛季宣浪語集讀東坡和靖節詩。 我讀淵明詩。頗識詩外意。坡公
繼逸響。箇中有佳思。取友百世上。古來獨二士。陶因泉石人。蘇則廊廟器。
出處了無同。聲名都自異。往者不可作。斯復通姓字。神交定忘形。飲食尚
知味。奚賓中聲律。片鐵猶應類。茲文在尼父。焉復昌旦事。今時道古語。莫
作今世視。以我思惟心。況彼剛大氣。芥子納須彌。誰信暑相似。 又讀陶
靖節詩。今次前韻。效其體。 濁酒自傾盡。陶然忘古今。橫琴既逸響。聊以
寫我心。翩翩兩白鷗。盤旋下曾林。此情誰與傳。無絃有遺音。萬籟夕已息。
寧知身是今。浮雲翳青空。油然起無心。寄傲北窗下。驟雨落疏林。遊子為
三歎。寥寥希大音。 讀靖節詩。 淵明鳴素琴。無絃有餘音。善聽非子期

孰然賞知心。一聲滿天地。聞者清越。窮幽深。游魚泳深淵。宿鳥投故林。忘肉為
聞韶。羲皇到于今。 讀晁詩擬作二首。 坐對悲風嘯晚山。征鴻不記幾
回還。青銅蝕破菱花面。慵掠烏雲綰髻鬟。 王樂紛華苦未真。至遊無朕
亦無身。細看浮世多塵空。如我得歸能幾人。 公擬次關寶詩漫答 不
談炎甫坐談空。爛醉說驚激沒中。間說詩家君是否。好磨長劍倚崆峒。
無題。 朦朧夜色暗浮雲。咫尺分埃怯戰塵。深夜鳴榔到庭戶。江湖知有
釣魚人。 趙忠正德文集泊舟盱眙橋兒子沐軸於市買曆尾題云客裏其如
日費多因取筆足成一詩 蹭蹬生涯一釣蓑。東西淮海信濤波。亂來並
與人情薄。客裏其如日費多。鱗湖社圖今老矣。蓮峰歸計素貧何。越吟楚
奏那能已。持寄慈禪伯棹歌。 彥文携王友見過出示致道小詩因次其
韻。 一壺春色王生見。最愛霏霏逸彝香。淺醉不禁衣袖冷。幽林風露夜
蒼涼。 仙官新拜舊詞臣。林下相逢又一人。勿謂滄浪清可濯。此心元自
絕纖塵。 於世無功懶據鞍。誅茅種竹老空山。不應天與靜中趣。且是人
容拙者閑。 無題。 膠膠身世竟何窮。急雪飛花過眼空。惟有離愁推不
去。五更孤枕角聲中。 再書一絕 吳九何如黃四娘。能令詩老醉顛狂。
可憐去歲花前客。戎馬塵埃兩鬢霜。 郭祥正青山集 謝涇川宋妻惠近詩

不到涇上已倏忽二十載。環山敞樓閣。金碧想未改。長溪札翠玉。洗月
發光彩。秋聲咽松杉。夜氣鍍蘭茝。白鳥自成群。黃猿行作隊。仙人控鯉去。
岩下遺蹤在。猶疑深雲中。彈琴尚相待。詹儒工翰墨。石壁露璀璨。意有神
明怜。塵辭不得逸。地勝來俊哲。求子今出宰。公餘綴吟叢。爛熳排珠琲。又
如崆峒兵。百萬森甲鎧。寄我數十篇。翛然起沉痼。胃中強梗扶。舊學久荒
緩。行追天馬蹤。奮躍竟難逮。撫卷懷遠遊。魂飛踏蹀何。當裂雲冕看吾
吐江海。 和姜伯輝見贈醉吟畫詩。 蒼崖一萬丈。中瀉白玉泉。飛鳥度
不得。而我長攀緣。洗盡心地垢。吟成元化篇。更復有何物。一舉當我前。忽
逢姜伯輝。奕董漁水淵。淵談了無迹。所得全於天。便欲脫青衫。泛我江東
船。結交要終始。相忘復頹然。徑呼妙手畫。秋江霜景全。求輸正卓午。照影
無頗偏。誰能騎蹇驢。世路空留連。咄哉可以往。揮手泛飛仙。 覽進醇老
詩卷。 竊栖海上州。歲晚得師遊。可瀉碧潭月。篇成清夜秋。雲根龍洞鎖。
花氣蜜房收。此理何人達。營營枉白頭。 元與近詩加妙。用寄四韻。 誰
識子昂孫。新詩靄暮雲。休衆諸謝備。名與少陵分。今去知無敵。從來自出
群。南山能射虎。只許李將軍。 與元輿論詩 一作城頭飲。重論別後詩。
倏然雲雨至。應有鬼神悲。叙事公偏富。求聲我最知。賡酬三百首。餘韻付

咸池。 四月一日作 有痒從今始。斯須雨復晴。草萊蛇肆毒。林谷鵩當
鳴。晚食宜防飽。村醪可強傾。何時擧歸棹。高嘯嘆浮生。 [illegible]
[illegible]以課之 全師惠詩 十里湖山紫翠秋。師居獨占一
巖幽。談經已許分吾座。更有新詩索獻酬。 答省師詩卷 手携詩卷屢
相過。要把青銅垢盡磨。言說從來無實效。更尋佳句欲如何。 鄭紳伯集六
言四首 [illegible] 三峽上游煙水。四川極險關山。滿市笙歌
盡永。浸山桃李春闌。 處處賞心宜主。公來詩眼偏明。掃千軍有筆陣。可
一日無酒兵。 百千年陣續在。六七月雪流來。文筆手中向何。白鹽赤甲
東回。 嗟此地待何晚。見狐芳陋群妍。小試鳳樓工巧。終圖麒麟閣風煙。
絕句 [illegible] 兀坐長吟五十詩。怪來几案夜生輝。胸中錦段
明如許。羞得吳娃懶上機。 桑里相聞路一程。無從款接笑談清。那知邂
逅論詩處。秋滿瀟湘鴈送聲。 絕句 [illegible]
[illegible] 毛穎諸孫二十輩。千里相看誰與同。有兩客卿變名姓。烏有先生
亡是公。 漫成 飲罷浮蛆聊隱几。醒來捫虱說看書。風清襟袖凉無限。
雲晚溪山畫不如。 周美成清真集謾成 舉頭萬籟號揮指。萬籟寂欲尋
所歸方變滅。了無迹古今何足云。浩劫同一息。會聞不遷義。貞定非木石

至樂諒難名所恨羅敷偶 河聲連底卷黃沙回首方驚去國賒唯有客情無盡處暗隨春水漲桃花。 無題 石瀨光洄洄沙步平促促楓林名一社春波共寒影蕭疏曲相通窈窕花竹靜茲馬自足樂未覺丘園迥令尹雖無恩黠吏辛先屏唯當謹時候田廬日三省驕兒休馬足高廩付牛領無人橫催租烹鮮會同井 讀書 窗影飛見簾花日照成汗餘胡粉漆香度越羅輕書葉蠶頭密調笙鳳咮鳴情來愁不語極目雁南征舊識回文譜新諧遠調謳望歸朝對鏡合飲夜藏鉤融蠟粘花蕊燒檀煖麝油雙眉誰與畫張敞自風流 麗日烘簾慢影斜酒餘春思托韶華高樓不隔東南望苦霧游雲莫謾遮 偶成 窗風獵獵舉綃衣驕美唯應桃葉知忽有黃鸝深樹語宛如春盡綠陰時 徐妖月臺集登舟客有誦杜詩春水船如天上坐之句因成一絕 暖風吹拾乍晴煙春水西湖並半船若使杜陵輕着眼應言直下是青天 讀劉賓客詩再賦 山泉何地發輕雷直使煙雲對面開可惜隱侯無妙語卻教詩自耀州來 余夜坐必看東湖詩心悟神會非它人所與知也比來老態併見殊覺少味感而成詩 清絕東湖舊有詩夜窗風味許誰知眼花頭白今憔悴不似向來燈下時 蒙劉元中數示東坡詩 無邪公文天所贊汩汩詞源倒河

漢一篇新出紙爲貴萬國爭傳金可換挽節從先無分乖畢景著書自娛玩天之所寶雷電取渠不愛情風雨散兩河灃條真好事五先貴文盡推案似聞傾蓋劇推許親以削牘定真贗分傳餉我枉銀鈎賓室驟驚滿珠貫無玷共推玉界尺爭求當置鉄門限世人不識漆伯喈欲問圖書頁王粲完陵群英集首夏讀謝康樂詩 首夏屬佳月景靜濤無雷獨此焚香坐何以寫我情慕謝方婉孌臨文 縱橫甘如酌玉醴觀若佩蘭英山水信可賞符竹亦非輕無悶未云悟情故稱達生 古詩 晨起期門士大獵南山陽白日照旌旗咫尺臨清光之子才且武結髮在戎行控拳拉熊虎餘勇殊未央回車宴五柞舉烽介行觴不恭被中野松柏生高岡借問何所思所思在異方彼美冀方士安得同翱翔 峩峩切雲冠奕奕夫容劍揚揚徒夾葉濟濟爲紫燕行行句雙翻去上太央殿君明臣亦良四海皆清晏齋房多靈芝郊藪爲凰鳥群臣亦何爲稱功勸封禪 中夜整冠帶覽彼明月光屏營不能寐憂心獨怦怦危坐待明發牽牛直南榮盈庭樹蘭蕙芬馨日凋零客行隨所適感物懷故鄉朝發雁門道夕入蘭臺宮佳賓會若雲列鼎吹笙簧終歲娛燕樂保之有餘慶 仙人降瑤席風露清壇遠郎詠玉書文遥上緑雲章[illegible]中夜五色垂景光[illegible]

授以長生方湛然守中扃不迎亦不將瓊漿酌天和玉芝茹春耄手種蟠桃花坐待三千霜相從廣成子鸞鵠恭翱翔。 六朝宮闕鎖黃埃王謝諸賢喚不回半世江湖成老去滿天風雨挾愁來倚門夢寐家千里逆旅情懷酒一杯終有林塘歸舊隱寄言鷗鷺莫相猜 周文璞方泉詩集偶題海叢江聲相與浮今時帝里舊杭州西湖寺裏多金碧自厭樓華不肯遊絕句 巾車初扣種花籬物物來前總要詩一句坐來摸寫了兩鳩飛下老梅枝 紗籠解散坐門畿生怕逢人索役籬朝雨洒來山更靜春鋤恰好到方池 解呼威羽歸丹穴可惜單于獻漢宮四面八方龍不住許來分坐此山中 隔林八十尾眉叟理竹疏泉過一生見說石林身健且把書只在石中行 阜伯蒲家須夕種六年寒食數歸期江鄉橘柚花如雪不許離人戴一枝 入春便與僧爲友紫萼黃英見坐禪昨日鄰翁催入社謝他只是說無錢 吳可藏海居士集題馬上元所藏趙墨隱淵明四詩 我不識趙子見此便得之談笑出紅塵粲然備四時似聞月旦評氣壓淵明詩馬卿辜白下慣作煙雲嬉歸來九衢塵舊好不少移慇懃着懷袖亦足慰夢思 我本家北阜一官老京師頻懷月下松披圖覓幽姿正恐林間鶴怨我歸無期那知此心在衙宇終棲遲誰憐阿堵中發有一斛泥

頹分溪上山伴我苟狂顛 吳秀才出示孫尚書詩求鄙作 往時家分皋風俗喜追隨挽留杯酒間往往醉如泥廿年舍臨汝開關與相知牢落三週星淹泊一水湄人事即漸非鄭曲不復疑聞有長者客清談頗忘疲宗盟悅相遇佳此野鶴姿過我忽長鳴傾倒胸中奇借問所從來半世游京師群賢共文字聲名冠當時自得固有餘足能攀桂枝上以榮北堂下以光衰遲故山未暇往舊游不足思墻東或可隱便擬營茆茨奇懷傲南牕幽花擷東籬是亦差可樂去此將何爲恨未識吾鄉論交尚嘉池不妨氣類求相與慰渴飢同姓紛在眼邈然棄如遺此道已澆薄君乃歎篤之何當美盛德老矣徒嗟咨黃妳厄兵火荒唐廢文辭千子素偃蹇豈復能發揮誰爲國士重自有尚書詩 趙周臣滏水集古詩雜擬 宋明變氣候大火回西流六龍整征轡倏忽夏已秋閶闔來悲風霜被九州豈不念時節歲律聿其周精衛填溟海木石安所投獨步羨門子高步躡丘千秋長不老永謝區中囚 朔風厲嚴氣玄雲結層陰霜雪被原野行李寒般駁鄰躅獸狂顧驚鳥辭故林路滑躡峻坂緣雲上嶔崟攀藤斷人迹反畏蛩然音槖囊不充腸況乃飢饉侵開門望積雪白日育照臨不見東皎遍所懷四海心聊興滌塵歎不待雍門琴 白日淪西汜滄海無回波四時

更代謝，柰此邊幕何。我欲制頹光，惜無魯陽戈。憑高望八荒，晴簷迷山河。驚風振江海，山林無靜柯。獸狂走四顧，曠野彌桂羅。西望廣武山，北顧望三河。蓬蒿蔽極目，人少虎狼多。喟然發長歎，撫劍徒悲歌。　猗猗南山竹，並生凡卉叢。歲晏多霜雪，見別蕭艾中。我欲食鵷鶵，千歲不一逢。留之和律呂，截作嶰谷筒。一變爲清商，日暮來悲風。清泉溉石根，上有白雲封。虛心抱靜節，知音爲難容。不如歸去來，一竿釣清灃。　猗猗竹與桐，並生江之潯。朝日照孫枝，夕風振瑤林。鳳凰天外來，飛下玉山岑。棲枝食其實，寂類無幽深。夔倫不世出，斤斧倘見尋。一截嶰谷管，一製薰風琴。偶蒙識者賞，無窮出清音。九齡起韶州，姜子家海南。又如帝室寶，海底珊瑚金。人生有南北，此道無古今。迢迢龍江上，鴻鴈萬里心。　晚菊有正性，託根寒水津。不隨黃葉秋，況爭紫蘭春。依依抱晚節，冷艷排霜晨。日暮碧雲滋，折花思遠人。鴻鴈不我待，霜落日夜新。顧言垂採摘，歲晏妻荊榛。　空齋日無事，起坐橫鳴琴。明月入我牖，照見萬古心。古風不復還，中有太古音。置琴掛壁上，吾道無古今。　戚戚去故里，辛苦從軍行。黃沙翳白骨，麟閣誰功名。西北秋風至，日暮愁雲生。火燒白草岡，冰斷黃河聲。天寒馬毛縮，仰天爲悲鳴。男兒貴死難，義重鴻毛輕。南登彫陰坡，北望驃騎營。汗馬千丈坡，射鵰萬里城。　西北有高城，來往交河道。古來征戰地，白骨埋秋草。人壽非金石，生男不待老。不敢上燕樓，怨恐愁絕倒。王滹南先生集山谷古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爲然。予嘗戲作四絕云。　駿步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滾滾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勍敵，公自無勞與若爭。　戲論誰知是至公，蝤蛑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爲貴，衣鉢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着，紛紛法嗣復何人。　王子端云：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小樂天甚矣，予亦嘗和爲四絕。　功夫費盡謾窮年，病入膏肓不可鐫。寄語雪溪王處士，恐君猶是管窺天。　東塗西抹鬬新妍，時世梳妝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後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手豈勝便。世間筆墨成何事，此老胸中具一天。　百斛明珠一一圓，絲毫無恨徹中天。從渠屢受群兒謗，不害三光萬古懸。崔德符詩絕句。　我如秋蝶未忘情，對此寒花歎此生。常愧老來親拄杖，看花不似蝶身輕。　芙蓉堂下水溟溟，老去難禁此段清。娛取王郎吹玉笛，愁來要聽水龍聲。　荒蒲亂葦簇人煙，指點江州一望閒。惜取看人閑目力，琵琶亭上看廬山。　出雲臺

望蔚青林，剗雪停空立皓禽。南渡長淮纔一水，今人便起五湖心。　殘月迷新曉，桃花損夜寒。何人未粧洗，光傍玉闌干。李公明詩偶作。　石火光中寄此身，誰論北冨與南貧。眼前正愛溪梅瘦，不雪亭亭笑倚人。　天涯地角古來傳，今在天涯地角邊。日日江頭望江水，蠻風瘴雨又淒然。　漫作。　測測日西去，去來無盡時。百年無半在，一事更何爲。草屋倚寒木，疏梅橫短籬。直能捐世慮，何處不忘歸。　煙冷風寒處，芙蓉三兩枝。愁懷方換酒，秋意更催詩。不遇元白友，寧尋洮宋師。誰知苦吟處，髮落一絲絲。蒙隱詩集讀少陵詩。　建安七子文騷雅，生贊究除苛起膏肓。公爲第一流滿朝競飛翔，惟公獨海留。平生一嚴武，幾成鞭虎頭。足知詩窮人，到骨未肯休。就友自青雲，蹭蹬老滄洲。破除世萬事，麯生聊可謀。危言竟何補，軟語祇自羞。成此一段奇，跋坐多牢愁。收拾萬丈光，千古射斗牛。開卷想清標，凜如對霜秋。閉戶味膏馥，妄言希驊騮。　偶成。　直面溪山照眼明，息肩簿領暫身輕。蝸巢得失真餘事，燕羽差池已半生。老境到門頻有甲，愁城堅壁酒無兵。何時蛻迹囂塵外，莫問人間無用名。　無題。　斥鷃蒿蓬足，鯤鵬設北溟。餘生薰白業，內景練黃庭。犬白蛸洋綠，短檠燈閃青。欲知陶令趣，應向醉中醒。韓維南陽集覽揚樂道洛下諸詩。　昔驅羸馬望嵩雲，正值嵩陽躑躅春。千古廢興都邑地，百年勞苦宦游身。曾訪勝事留連久，忽見新詩歎息頻。君欲買山能遂否，它時願作社中人。　讀杜子美詩：寒燈熠熠宵漏長，顛倒圖史形勞傷。取觀杜詩盡累紙，坐覺神氣來洋洋。高言大議輕九重，往往變化安能常。壯哉起我不暇寐，滿座歎息喧中堂。唐之詩人以百數，羅列眾制何煌煌。太陽垂光燭萬物，星宿安得舒其芒。讀之踴躍精膽張，徑欲追躡忘愚狂。徘徊覽筆不得下，元氣混浩神無方。文天祥集：題毛霆甫詩集。雲澗美毛霆甫詩也。英英白雲在澗之下，彼美人兮其德孔純。英英白雲在澗之下，彼美人兮其思孔多。白雲英英澗水泱泱，彼美人兮碩大且昌。　陶潛避俗翁，龐公竟獨往。明明君臣契，千載女牢落。吾安放，吳楚東南坼。風雲地一隅，蹉跎暮容色。何之不敢恨危途，風煙渺吳蜀。雲帆轉遼海，喪亂紛嗷嗷。尚愧微軀在，驚風翻河漢。雞首麗泥塗，吾衰將焉託。愁絕付摧枯，陰風千里來。驚浪滿吳楚，世事兩茫茫。飄泊欲誰訴，平生方寸心。誓竭玄冥北，歲暮日月疾。我歎黑頭白，吾衰何浪。恨無匡復姿，含

笑看吳鈎。(後出塞)回首蛟龍池。(詠懷)天長眺東南。(鄭公史)表謝多酸辛。(汝陽王璡)丈夫誓許國。(前出塞)直筆在史臣。(李公光弼)天衢陰崢嶸。(建舉先輩)歲寒心匪他。(送殿使君)平生獨徙顧。(立秋後題)零落首陽阿。(之問舊莊)濟時肯殺身。(寄唐使君)慘澹苦士志。(送李大夫)百年能幾何。(荊南節度)終古立忠義。(陳拾遺故宅)絕域三冬暮。(送十七舅)垂老見飄零。(送李大夫)林泉森貢濤。(遣鄧代公故宅)意鍾老栢青。(送程錄事還鄉)仰看八尺軀。(別張建封)不要懸黃金。(蘇公源明)青青歲寒栢。(枯栢)乃知君子心。(張九齡)小人困馳驟。(九日)後生血氣豪。(遣懷)世事固堪論。我何隨羈曹。天地日蛙黽。勞生苦柰何。聊欲從此逝。人火射虎多。男兒生世間。居然成濩落。驚鳳有鍛翮。虹蜺就掌握。鸞皇不相待。白魚困密網。但訝鹿皮翁。寘寘任所往。威鳳高其翔。老鶴萬里心。(遣興)脫略誰能馴。兀兀遂至今。天寒霜雪繁。蕭蕭北風勁。高鳥黃雲暮。單斗上撩孤影。(義鶻)乾坤沸嗷嗷。(送王砯)名繫朱鳥影。寥落寸心違。斯文亦吾病。儒冠多誤身。(贈韋)識字用心苦。(既隱居)斯文憂患餘。舞舞流年度。名賢慎出處。讀書破萬卷。(贈韋右丞)許身亦何愚。(赴奉先縣)赤驥頓長纓。(述古)健兒勝腐儒。志士懷感傷。(贈李四丈)猶殘數行淚。引古惜興亡。(壯遊)蕭條四海內。(別唐誠)慷慨有餘悲。(水檻)路逢相識人。(前出塞)關懷無慨歎。(詠懷)高歌激宇宙。(衡山縣)歲晚寸心違。(贈韋贊善)忠貞負寃恨。(李公邕)姦雄多是非。(詠懷)丈夫四方志。(前出塞)喪亂飽經過。(寓目)清心聽鳴鏑。(聽許十誦詩)衰老強高歌。(別唐誠)茫然阮籍途。(早發射洪)益歎身世拙。(北征)零落蛟龍匣。(李公光弼)開視化為血。(客從)天地有逆順。(少府)惆然難久留。(發秦州)當歌欲一放。河漢聲西流。(登慈恩寺塔)萬古一死生。(詠懷)誰是長年者。我何良歎嗟。短褐即長夜。高官何足論。寂寞身後事。(夢李白)物理固自然。顧聞弟一義。(偶文公上方)清江河漢英。再見於空同。讀歐陽先生詩感慨為賦。采芝雲滿山。采藥瀑垂澗。當年有清徹。為寄來南來雁。雁去人已逝。歲月剏云晏。流水夾聲音。西河老憂患。往日志士悲。窮途行子貫。君為梁宋遊。我復江漢宦。十年耿相違。千里欠一盼。玄酒寄糟粕。美疢墮羈參贊。子歸東方。聊為吳興覓李洪芸菴類稾。偶成律句十四韻。　白雪人誰和。朱絃世所輕。薄才甦吐鳳。豪氣欲騎鯨。豈有江山助。應無風雨驚。雕龍尊可學。刻鵠歎無成。韻險元非窘。詞新敢効顰。何如一盃水。難比五言城。七步才空敏。千言敵必勍。固羞鶴膝病。莫繼鳳鶵清。徒溢牛腰軸。誰題鴈塔名。清新希庾信。巧律漫陰鏗。鶻過言難補。魚勞尾自赬。只憂生白髮。有志撫青萍。俏樂方知駿。鍾期善聽聲。敢將嘔心作。試就屑談評。偶作　不種松陵二頃田。却來江浦按弋船。乘風破浪非吾事。暫借僧窗永日眠。　十日王程未許歸。登山臨水此心違。夜闌佛屋龕燈暗。時有飛螢點客衣。　小雨纖纖未肯晴。歸程猶起欲宵征。潮來江浦綠如染。雲抹山腰練許橫。漫成。　能安寂寞興何長。自覺無機穩坐忘。一洗成功心尚在。五禽為戲學無方。病來乍惬衣裳袂。秋至新嘗橘柚香。欲識道人真靜處。蘭華一卷是醫王。許綸涉齋集讀王文公詩。　文章與世為師範。經術於時起世仇。少讀公詩頭已白。只應無奈句風流。　用山谷韻題洪子恂所藏山谷六言詩。　逢原妙處何如。水到自然成渠。信手拈來都是。揮圓頌印泥書。胡文恭公集讀僧長吉詩。　生民類能言。蘊文特淵邃。精韞在希微。幽通資寫託。狀物無遺形。舒情有至樂。自非妙解機。誰抽神奧篇。大士捿綠巖。門前耶台嶽。華屏何峩峩。千仞拂穹廓。芝朮被諸峯。煙霞與衆壑。中安

仁智居。旁研華竺學。觀法識非空。了心無少著。人境既相於。神明信超若。作詩三百篇。平淡猶古樂。於言雖未忘。在理已能覺。天質自然美。亦如和氏璞。貯之古錦囊。訪我杼山郭。杼山空崔嵬。然公久寂寞。中間三百年。寂寞無人作。何意正始音。緒餘在清角。山旁夏欲休。林英春稍落。吟登蒼下餘。歸夢華頂數。傷言整巾瓶。仍前侶猿鶴。誰言雲無心。還依故山泊。(王居玉送歸有春風吹孤雲之句。)頎予禽鹿姿。繆此塵人爵。居常眩韶音。幾駭頻金絡。比將親湫瀾。端欲甘藜藿。緬懷淨名庵。終尋香火約。　子莊見求近詩以一閱為介。　半綸祇役謝英遊。牒訴裝懷思若抽。銅鉢任敲何所得。鐵盂雖缺豈銷憂。楚囚操樂寧忘本。蜀客猶辭祇傍愁。強扶已音還首鼠。知君詩戶敵千侯。　謾成。　日醉風酣百卉開。錦韉爭躍大堤來。城東有客歌盆久。不敢將春上老臺。　謝惠詩。　君詩來貺我。難當語帶誠齋句。妙香鮫室垂垂新。下泣蠙珠顆顆爛生光。鬼飛錦里花爭巧。夢到池塘草又芳。早晚交遊逢大手。急將名姓為傳揚。　謝叔子陽丈惠詩。　老子詩名久發聞。喜君步驟少陵壇。句敲金玉聲名遠。韻險車斜心膽寒。傾出囊中和月露。蛟如盤底走珠丸。苦藏難泯詩家事。會看壓冠早一彈。　又和前人。　作者傍邊好見聞。遠來就汝作此議。詩中活法無多子。眼裏知音

有幾人爾許精奇花槧筆豈容塵俗海翻銀老夫幸有千機錦尚欠江頭
一浣新曾幸樽齋集 贈豫章宋子儀言詩 少年氣宇要自低見人賦詩
謂為才出入常將筆裝懷中年心地要自息見人哦詩謂為癖起居常把
口掛壁子儀昌誦得意詩可中句我已嬾機多年抱渴滿意沃半世稱雄
望風雌詩源始自葛天氏三人投足歌牛尾萬象包羅八曲間國風雅頌
其流爾八曲不幸世不傳傳世僅餘三百篇漢唐代者代角立庶幾老杜
氣渾全本朝詩數江西派黃公太史為之最大成未集夷患行其體猶微
頡孟箪派流到今嗣者誰青出於藍吾子儀拄杖初擕教門出便敢喝佛
罵祖師我當拗折君拄杖大家俱以背為向能出二十四人前更超三百
五篇上 徐漢英學詩二十年餘矣挾近作來示賞歎次俾吏印可諸公
間 三尼五窮能養詩養之成熟氣渾夷不知胃次是三代可與筆端為
四時收拾性情歸大朴發揮風月出多儀勘符容有一未合更把大通相
轉移 郡齋與龔濟叔劉薰卿談詩 其奈魚虫草木何詩之機械也無
多氣猶動志平心養聲可成文泛口哦元酒大羹君子淡蕢桴土鼓聖人
和忍神天地與吾一相感相通豈在他文潞公集 運使兵部見示拙詩四
沐鑑和唱者已竭而答者無窮內省小巫敢當大敵既難牧合絲塩顧為

城下之盟 引玉遶三唱投珠已四吟 出美拙者三矣為和者四 一鈞旨
協律 上長次韻見和 六義盡同心臣浸傾無竭洪鍾扣有音鼓行單正畏
怯者願聞金 無題 西陵何限栢一一勝瑶華幾縱青絲騎多逢油壁
車香囊猶未致春帶已成賖莫作雲間月頻窺梁上霞 子山朝奉倅汝
陰過洛訪別求詩 限安字 鄴下才名同七子六年開幕得嘉賓 子山前任
大名使幕六年老拙所稱 函從穎水投餘刃合去甘泉作從臣素以潘陽
數信睦仍於洛盖卜仁鄰士元驥足難羈絆即見康衢勢絕塵 初泛舟
新池觀子弟輩作詩因為此示之 舊池疏引遶新池便覺澄瀾勢渺瀰
得志魚蝦爭跳躍無根萍梗任推移船頭欲過衡橋腳柳眼初開映水湄
借問阿連春草句何人先把紫臺擒 陳元平詩集無題 鮫綃簾捲錦屏
開弱柳絲絲拂吹臺閑品琵琶不成調落花飛趁蝶風來 千樹琅玕碧
玉稍秋聲半夜浙江潮小庭寂寞無人到誰與同吹月下簫 林亦之網山
集答推春所寄詩卷 不見幾多日詩篇句句新沉吟堪膾炙塗抹更精
神世俗難知已文章却解貧竹窗休苦思思苦轉愁人 陳藻樂軒集同行
歸急因卷不能詩 行李放遑遑周遭好拾詩歸程催我急腳力與神疲
來往成虛費拚名未有期流傳堪膾炙遺物不相虧 雲庵見詩 百級

危階上翠巒四邊山色自低環海鄉無限蕭條景收到樓前是美觀 讀
李翰林詩 杜陵樽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婦女別無
人物與形容 葛元承集總題 車馬不來山意樸市塵都遠土風淳又無
僧寺聞鐘鼓流水聲中自有春 塘曲椒和桑共老山頭松與麥齊青人
家歲計村南北似識幽風舊典刑 槐庭濟美集五言二首 一雨日夜零
堦前草更青西風忽蕭颯殘月照空庭 鍾鼎山林事都盧一夢中觀音
門裏去葉葉響悲風 江端本詩次韻子我兄和沈侍御吳興酬唱詩三首
茗雪憶初泛星霜今幾周芳蓮霞比色晴水月同游未盡煙波賞先驚
歲月遒風塵今滿眼遥想芰荷秋 宇宙蒙塵日誰何風馬牛欲天怒莫
倦卷地駭奔流黷武非天意窮凶與鬼謀風波方浩渺何處可維舟 四
野傳烽急中原殺氣浮游魚驚過艇風葉亂鳴騶宿霧藏文豹寒浮露遠
洲無心謀出處知命復何憂 洞霄詩集有何不可四首 園林桃李爭妍
我有蘭花數朵盃盤笋蕨鮮肥恁地有何不可 炎炎火傘張空避暑林
亭趺坐有時解帶披襟恁地有何不可 桂花香滿脩廊皓月當空照我
徐徐三弄瑤琴恁地有何不可 竹塢雪封雲鎖地爐溫酒添火醉來擁
被高眠恁地有何不可 途聞偶成 佛曉挑藤去路忙倦投野店午炊

香粥看昔日題詩處依舊榴花出短墻 王君實耀軒集 讀林去華唐厚主
簿省題 病夫夜不眠五鼓始交睫頻起比共蚕情夢飛莊蝶恭承高軒
過不及倒屣接惠我百篇詩深戰何煒燁五言比長城一望皆危堞壯如
廣陵散悲似陽關疊音韻最清圓格律尤妥帖登壇裨將降呪水小巫怯
永嘉富人物佳獨足追躡經術止齋陳文章水心葉林居游其門早負賢
關薦鄉校設皐比戶外紛屨錯科目苦無憑取捨如漁獵入網多弱鰌上
鈎希巨鬣西廊上奏篇甲第僅書捷低頭矮屋中壯氣不萎薾研未點周
易修此清淨業焚香讀楚詞時作真行帖臺府歲舉貢求者例有挾孤士
之掙媒剛腸羞婦妾諸公縱憐才或被權勢劫誰能推轂之上論得欣愜
二月朔日得詩二十六韻 二月方書朔新晴景物饒今春添一閏是
月始元朝一枕初回夢千官想正朝橫魚金絜帶鳴騎玉為鑣歸第無餘
事流風競貴驕歌翻羯羊鼓舞襯鳳凰簫爛醉東西玉爭妍大小喬湖山
行處樂日月暗中消軒冕吾何羨巾車隱者招林泉供嘯傲杖屨足逍遙
砌笋和泥掘盆花引水澆酒爐衣可準茶竈火頻燒冷眼城投燭灰心鹿
覆蕉慣分田父席懶折督郵腰牆闃書連架庵酬詩滿瓢只知貧亦好未
覺興無聊所恨黃巾熾能為鄰境妖四郊群嘯聚十室九焚燒舊隅月割

蝕。新年地震搖臺占頻吉異塗說游興妖帶甲多淪沒抽丁田役徭備防家買劍巡邏境鳴刁忍少鋒尤烈渠魁首未梟豺狼行逐逐鴻鴈羽傜傜欲訴閭閻苦其如聽闕遼。太平何日見讀報惱滌熱。 題王雙巖詩集後 自是先生標致高誦詩恍見萬人豪清如金掌雙莖露壯似錢塘八月濤。胷次無塵春柏柏道腴有味樂陶陶輶軒刻梟傳衡岳留得芬芳伴楚騷。 白首憂時意更長明言六藉藥皆良先生不竟身前用有子親傳肘後方。時論無人傳藥石。上醫着眼識膏肓歸歟活國工夫辦要續雙巖百世香。 山中讀誠齋詩 四海誠齋老千年百卷詩不親門下炙却恨栽生遲嚼句有何味。斑荊坐許時。大羹元淡泊妙處少人知。 萬首七言千絕句九州四海一誠齋肝腸定不餐煙火翰墨何曾着點埃錦瑟月中彈不徹雲濤天上瀉將來巴西社裏陳黃老直下推渠作社魁。 和林養正龜符患詩。 殿階程文被十行要捜饒論獻朝堂無點頭只欠饒三好強項須教受一章。耿耿古心增騂騂茫茫俗眼咲荒唐太官羊肉非吾羨一箭蒸羹分可嘗。 夜讀杜詩契心喜成 夜永如年眠較遲寒聲鼎鼎薄書帷靜看香篆縈茶椀細嚼櫝榔當酒卮詩卷一開明病眼驚人千載契心期偶逢會處點頭笑早被灯花聖得知 讀坡詩 先生詩筆覷天巧國中往往無曾鮑。二讀快如檄愈頭抓癢底用麻姑爪。千古詞林有君誰復膺中誇佼佼。當年流落見丹心。懸知世道終難掬。玉堂豈不顧公留群吠其如龍也狡。出入風波千萬重。蔦巾野服混蠻貓。飢來隻字不堪煑豆粥一盂粗可飽。跋前疐後竟何成。贏得苦名占萁鼎。與公同時富貴人。名字磨滅隨蟻蚤。丈夫當為不朽計。方寸莫被飢寒擾。 李易安集偶成。 十五年前花月底相從曾賦賞花詩。今看花月渾相似。安得情懷似往時。 高僧詩集子瞻席上令歌舞者求詩。戲以此贈。 底事東山窈窕娘。不將幽夢為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 偶成。 去歲春風上國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今眼底無姚魏。浪藥浮花懶問名。 程伯淳詩偶成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曾橘林集漫成。 學書須學顏真卿。作詩須作陶淵明。其它泚筆半歡戲。使有風骨非天成。 林子仁詩無題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客情。撩亂邊愁彈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胡少汲詩絕句。 風團吹雪柳飛花。睡起鉤簾日未斜。四海知心双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 僧景淳詩絕句 後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事立。草際一螢飛。 僧正平詩絕句。 琴到無絃聽者稀。古今唯有一鍾期。幾回欲鼓陽春曲。月滿虛堂下指遲。僧

嶔之詩絕句。 黃鶴樓前月滿川。一聲橫笛鴈排天。史君遣吏來相報。風起蘆花落釣船。 僧顧忠詩絕句。 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清風為掃門。 宋子京詩讀巷伯詩。 孤節區區是愛君危言未達已危身。豺牙虎爪銛於劍。不為詩人食譖人。 劉因詩無題。 贈好詩千首臨岐淚一襟。寄書書不盡。懸夢夢難尋。 去事有時既此情何日忘。朝雲寧復見。江月永相望。 雜詩。 堯山唐故國。淳朴帶遺蹤。種果收奴力。開田享素封。採收多上藥。景仰近神峯。夢寐驅黃犢。嚴居一老農。聞昔望狐口。奇兵入禱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餘。草木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誰說戰生初。 冀北高寒境。英靈海岳全。斯文若程邵。家世亦幽燕。祀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此盛事。瞻仰在他年。 關嶺通山後。風謠采路傍。地寒人好壽。草淺畜宜羊。用水如奴婢。從川貯米粮。西風如有約。乘興即吾鄉。 何事招提好。山深馬可驅。松巢低映帽。竹溜細通廚。霜葉千封戶。雲屏四畫圖。冠巾如用我。白鹿舊規模。 嚴居訪高道。少日在風塵。回首話前事。低眉厭此身。江山資冠盜。畎畝化荊榛。領取天倫重。無君愁殺人。 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香有陣。漸入翠成行。脉穿依危石。牛蹊帶小塘。園茅奄有盡。可惜是逃亡。 進詩一首。 十年陪頑鬪。一旦決安危。自合成功去。應慚見事遲。長城何自壞。孤注莫相疑。辟穀求仙者。高明百世師。 譚長真水雲集七言絕句。 心涼腎熱得修持。悟此方知達妙機。十二時辰無作用。馬猿放蕩損靈芝。 毛吞大海誰人解。芥納須彌幾箇知。日用居常知損益。功圓行滿見菩提。 酒色財氣一大關。意情滅盡出塵寰。絲毫莫向靈淵掛。如掛靈源不結丹。 六年錬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礙。已知跳出死生關。 恰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兀兀任東西。欲詢風子修行事。垢面蓬頭火滅時。 五言絕。 學道假除假。修真空緣空。本源歸一處。明月與清風。 酒色氣財盡。憂愁思慮忘。攀緣愛念絕。五葉玉蓮芳。 大道常清淨。無為守自然。自心不回轉。何處覓言傳。 獨坐若環庵。孤清味最甘。翛然無一事。默默守三三。 採得波羅蜜。製成般若茶。湯澆清淨水。啜罷見黃芽。 常觀愁為苦趣。磔愛黃金。觀身如糞土。明月照瑤岑。 心主清爽少語默。氣神和清靜消諸孽。無為解眾魔。 無題。 如今識破戀灯蛾。愛餌迷魚戲墨波本是一團腥穢物。空搽模樣巧成魔。 絕句二首。 斷橋橫落淺沙邊。沙岸疎梅卧曉煙。新雨漲溪三尺水。漁翁來覓渡船錢。 柳着輕黃欲染衣。汀沙漠漠草菲菲。曉風吹斷寒煙碧。無數鷺鷥溪上飛。 偶成。 越羅輿

蜀錦。被體何其華。豹胎與猩脣。適口良自佳。佳美未必得。飽暖不可踰。明
通紙勝雪。端昌墨如鴉。更招南濱石。四友相寵加。謾薰新莽香。時煮團陵
茶。蕭然文字間。亦足為生涯。　橫笛佳人用意深。數聲高起海潮陰。梅花
落盡還堪惜。留取殘英伴醉吟。　睢陽道中。　竹溪喧絕雨纔過。無數深
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　向來松檜舌無恙。坐久
便聞南澗鍾。隱隱脩廊人語絕。四山滴瀝雪鳴風。　兩絕。　志念平生早
着鞭。不知江海付磋跎。眼看歲月消磨盡。盛買黃牛學種田。　此意譙成
一笑休。園林真樂可消憂。蕭蕭白髮秋風裏。曳杖閑看水枯牛。　與滕翔
員外評詩。　騷雅因君話。於余敢庶幾。易教添髮白。難是掩人非。趣極堪
無味。理深還有機。真風今已矣。誰復若知微。　顧庵口占。　健即觀書困
即眠。飯餘香灺濕茶煙。客來莫說人間話。我是清貧無事仙。　陽信祖集無
題。　置居城西陰。斷翠行短垣。藝木老風雨。委懷謝甲喧。情隨雲岫遠。色
與松菊溫。所託雖云幽。亦足當華軒。門外車馬塵。蹴踏白日昏。誰能赤吾
族。且以赤其門。尚捐千金軀。肯傾五畝園。所以向荊榛。殷勤埋墻藩。我初
念此老。君已行其言。俗士苦難了。相與聊心存。　春風距曉催林莽。裂石
如雷土如雨。長年飛舸白浪中。慣見羊猱當虎怒。吾衰去國今幾時。絕險

未省風濤危。獨倚拖樓聊一嘯。借問如許將何之。錢塘韋駿果謝吳公患
詩。　荊君空縣山六中。獄訟衰止明庭空。浩然有智歎。發日以文史為
從容。新詩既我手自封。昏鄙得之猶見攻。發語突兀森戈鋋。婉辭詰曲蟠
蛟龍。書之堂上輝光瀉。來者仰讀頭顒顒。自緣局事拘踈慵。咫尺曾合嗟
無從。安得六翮乘大颺。與君慷慨論心胷。六月暑氣烈若燬。溪谷正好尋
幽蹤。紗巾短髮垂鬖鬆。旋掇佳句相撞舂。一飲須百琉璃鍾。薄視貴富猶
飄蓬。古今詩統贈彭丙翁。胡復初采詩。　山中五色芝。正為何人飢。米門
酒肉厭棋者。貿得之攜持易手栗。乃以毒見疑。轉而得一售。汙以肉與脂
堂堂仙上藥。為此臭腐遺。藏深有不遇。遇亦未可知。不如取自食。何以其
異為。　藁本為蘼蕪。昌陽即昌蒲。黃精與鉤吻。本是根種殊。向來家生葛
棄野不可茹。採之有不辨。不如堇與荼。蒙茸適相似。一誤非所圖。世人不
識察。以我為儲胥。老農八十死。何如且無蔬。　已無千載事。乃且長短吟。
長吟塞天地。短吟係人心。人心有不察。千載哀歌沈。士家得無用。無用奄
且瘖。何如高山高。謂在流水深。棄去復棄去。何必揚雲今。吾言本不藏。而
亦不可尋。　小艶。　一夜聽不着。小窻天忽明。林塘寒鳥聚。聽得最初聲。
絕句。　我如秋蝶未忘情。對此寒花嘆此生。常媿老來親拄杖。看花不

似蝶身輕。　讀坡公次子由詩有感。　每聽他鄉風雨聲。絕如老子在彭
城。當年猶是人間別。況此茫茫別死生。　縱使重來更我心。形容未必識
如今。周南留滯年年遠。只怕難存舊語音。　張子野詩酬周開祖示長調見
索詩集。　辯玉當看破石。詩泥沙有寶。即山揮。都壓住往往無真璞。慎使人
評鼠腊。歸陳長方集書楊舜韶詩後。　吳城磊落見長身。屈指文章第幾
人。歲月消磨百年後。音容間絕九泉新。憖無健筆作佳傳。空對遺編獨慘
神。符也克家端的否。會須收拾寄蒼珉。鄭獬鄖溪集偶題。　寸心不着一
塵飛。坐見孤雲冉冉歸。萬境去來無不可。白鷗爭得見忘機。許棐梅屋詩
謝施雲溪寄詩。　折得桂花三數枝。雲溪又寄數篇詩。詩香入在花香裏。
韻似龍涎火煖時。史浩鄮峯真隱漫錄詩社得神字。　今宵文會反作句
擅清新。始也詩言志。終焉筆有神。既無折角者。寧有面墻人。只待逢真主。
難難七月陳。王之道相山集國清化人示寒山詩。　師從天台來。示我一
集詩。細編未及讀。涕淚已交頤。紛紛世間人。迷妄覺者誰。浮沉苦海中。欲
出無端涯。寒山與拾得。旁觀為興悲。作詩三百篇。勸戒仍朝嗤。覺此未覺
者。當下成牟尼。此意亦良厚。柰何人罕知。師持國清鉢。欲救雲堂飢。贈言
亦安用。聊以報所貽。　讀韋蘇州詩因用陪王郎中尋孔徵君韻。　我才

傷樸遬。吾道屬艱難。未遂三豪遇。那知一笑歡。湖山晨逕翠。風雨夜窗寒。
歸棹秋無幾。游吳意未闌。　燈下讀魏彥成諸公詩次韻呈曾子修。　距
春尚司月。春信已回柳。時來芝與菌。往往出糞朽。流俗不自重。困窮變操
守。貴賤等人耳。未易遽薄厚。桃李何敢輕。所報必瑶玖。一笑置勿論。旨有
君子酒。趙叔靈南陽集自題。　獨居頻子巷。還自種忘憂。偶病閑喜月。因
吟度過秋。泣多曾憶阮。貧極尚師丘。散拙兼成癖。如何稱俗流。沈冲之具
茨集戲成。　長夏軒窻倚碧岑。人間塵土莫相侵。榴花不得春風力。顏色
何如桃杏深。衣蒙齋詩讀朱冠之詩有作三首　孔孟宗師心中的。回由
評品手持衡。至剛大勇本來有。由義居仁熟處行。說到孤忠推自孝。輾拚
一死肯偷生。此篇此語令人醒。夜半青灯看到明。　浮雲擘破月華明。怎
得浮雲不再生。幾度月明雲幾擘。全無雲翳月全清。後生欲解憑誰開。先
覺雖知肯盡鳴。苦硬工夫須徹底。秋雲漠漠一輪橫。　多言外好中何有。
有德之言春意融。惟一性天真洞徹。許多事理盡流通。句新悅耳源光潤。
思苦雕肝味易窮。自古才人皆患此。就中崛強是揚雄。林敏脩無思居士
集全陵馮仲宣詩語極妙。而未之識也。因張牧之以詩寄子仁。僕亦用韻
遠遊平日嘆推轂。老笑仙廬有舊丘。對酒獨吟心尚壯。揮毫那復與如

流寄詩千里已相識傾蓋他年敢自誅夢想秦淮江口路一篙春水進船
頭趙時韶集 予出留遠曾光生門牆因侍留耕光生座間出示有悽樓居
倉使救荒之詩僭越用韻 乾坤秀氣孕三奇勲業人間有口碑臺近棠
陰遺澤在樓輝秋萼起人思後先王李金昆政多少丹山碧水詩世事蕩
來尚勝鶴賴君一手理紛絲李覯皇祐續藁 韓偓集有自撫州往南城縣
舟行見拂衣薔薇之詩南城吾鄉也因題八句 韓偓當年越七閩舟行
過此倍凝神江邊石上知誰處緑戰紅酣別是春佳事幾多書不記仙源
依舊地無塵花光柳色今何恨更有才人勝古人李恐齋扣缶初藁 鹿湖
袖詩見訪次韻 屏星照我有光華閒卷群觀咲語譁闕焚幾年分月色
江湖今日不天涯諜無俗韻真前輩幟主詩壇老作家別來重來慰蕭索
李生何憚手煎茶按茶歎李生好事千曲茶洪朋清非集 雜詩 塗沉翰
墨場春事忽云莫文字森在眼回首不長顧算置在北門以寫憂思慮春
水決莽洋上有桃李樹安得酒如江畢竟醉煙霧 五絶 支徑雨濃草
色短墻風動筠稍黃鸝猶轉夏木紫燕纔出春巢 千里煙波渺渺四時
啼鳥忽忽堤柳日濃舊色庭花月換新紅 江柳風吹嫋嫋池荷雨洗田
田吟鳥千聲夏蟬薰爐萬字晨煙 南牕棐几淨隱北園藤杖閒携在野

永樂大典卷八百九十九　二十二

秋風捲蜂界天暮雨虹蜺 寧堵坡臨南戶給孤園映北牕未能享擎千
界會須口吸西江西昆酬唱集 得茲者伏蒙判府宣機中大先生頒示勸
士文詩風厲五邑一鄉士子銘心篆齊感激思奮某睨進不才備數學職
仰承獎厲之意詎敢自默輒忘膚淺輳成古詩五十韻繕寫拜獻以謝萬
分之一儻蒙台覽仍賜斤削不勝幸甚 三楚蘊秀異郡城雄上流衣冠
世不乏文物多中州人材亘古推無雙稱漢劉郝許徨李唐忠孝摩千秋
真人造皇宋開國興龍頭宋鄭繼高蜀麟華振邅邇父子兄弟間聯名英
俊游杞梓茂長材蘭蓀藝芳洲三歲科詔下功名等閑收漢運厄陽九六
飛偶南浮萃鳳翔淮海郡成壽邊樓儒流短衣後吾道嗟窮愁子衿詠成
闕學校廢不修鄉黨罷里選它郡副旁求中間得良牧津水延牧郡丐請
侯秋闈縱掖皆來游命鄉治論秀取穎仍拔尤侯邦興勸駕鹿鳴詠呦呦
薦士僅纔半舊額未云周天地忽開泰喜色傾朋儔斯文其在茲真儒領
邦侯敷化為己任其崇無訟留領齋富吟詠文彩珊瑚鉤手筆大燕許道
統傳旦丘朝廷撫西師元老將貔貅幾幕賴關決玉帳談兵籌歸來上方
略片言悟宸旒天子勞小試分符寬顧憂下車未云幾五袴宣歌謳曰賜
而曰雨誠感通靈湫視民若疾子疾奸甚仇讎利器易盤錯鍇頑成仁柔

政成有一載作為慕前修士曰得賢守夜光非暗投功業在此舉琴當焚
春舟公曰諮爾士山川今昔侔自古有若茲在今寧爾休大書訓此邦父
兄無謬悠勉爾子弟輩淬厲胥其猷毋使師帥賢徒貽古人羞刺史秩滿
去留貴爾其謀青紫可俯拾胡寧甘惰媮士皆感斯語再拜謝綢繆此德
何以報斯言無以酬我有雜老頌旨酒兢其酥燕喜多壽祉五福歌是遒
明廷選鵷鷺夷路騰驊騮願公歸朝去玉珮鳴清球論思獻納地雍容展
嘉猷坐令天下士廣厦皆庇庥李忠愍公集 雜詩六首 風流李東山磊
落孔北海身逐煙雲飛名與日月在彼哉世上兒平生抱悲悔雖云官爵
高當以羊豕待 門前誰剝啄云有故人至殷勤具雞黍莫辭今日醉人
生若飆馳世事等鱗次區區百無益杯酒差可貴故人首肯之愛吾言有
味 一飽百念休挈席坐朝陽陶然四肢春興與飲酒長夢蝶鼻聲小擗
虱衣縫光雖非北牕下亦足傲羲皇 相如貧立壁淵明老經丘文字照
千祀何人與之儔我生造化間一萍寄洪流收心短檠底要陪古人游
明月如幽人邀有出世姿吾欲從之游關門曳藤枝得酒袖自攜賞此一
段奇人生要行樂戚戚竟何為君看李太白高風謝塵羈 樂哉如樂殺
愛民如愛子豈不有公卿腹務非所倚吾君儻擇賢何病不可理藝文類

永樂大典卷八百九十九　二十三

聚雜詩 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和其光蘧瑗貴可懷 細數可
不慎隙漬曰蟻隙膝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
突不見賓焦爛為上客思顧獻良規江海倘不逆狂言雖家善猶有如雞
蹠雞蹠食不已齊王為肥澤 偶成 人不識春風競看枝上紅春風有
妙理都在綠陰中 古意 莫結蕩子心思情信難保楊花縱可愛柔是
浮萍草周濂溪集 乙巳歲除日收周茂叔虞曹武昌惠書知已赴官零陵
丙午正月內成十詩奉寄 閬中蒲宗孟 歲除三十日收得武昌書一紙
方寄遠二月中寄附書入永州數篇來起予武昌遠中得新詩一軸瀟
湘流水闊巫峽暮雲疎不得相從去春風正月初 想到零陵日高歌足
解頰鄉閭接營道風物近廬山萬石今興廢三亭誰往還不知零與永二
郡孰安閑 三月春才過君當始到官朱袍爛紅日白髮未盈冠吾靜心
長在耽詩性最慣應從下車始便起作題端 始被南康貢誰知睿澤寬
還為半刺史不失古虞官別來今誰厚未嘗舊最懽遙吟春色好並蓋緩
游鞍乞放書言與永守東郡下有書 地與江淮近鄉人慰久睽重看班
竹淚還聽鷓鴣啼湘水清波遠蒼梧暮色低不知春日靜何似在濂溪
二子君家寶知渠神骨清初生俱嶷嶷學語便鏗鏗老鶴方孳孕圜蚌

轉明吾甥眞宅相，可得不翹英。　山水平生好，嘗來說退居。無家歸故里，有子侍藍輿。滏滴方營業，濂溪旋結廬。零陵官倅劇，應得更添書。虎叔濂溪有書也。　八郡湖南使，猨猴盡有名。刑臺本鄉舊，提刑督公，鄉丈人也。漕府忝門生。運使薛丈，嘗出門下。吾感饒風刀，伊人最直清。預知相見日，傾蓋便投城。　宗邑祅災併，無如舊歲多。乙巳歲。凶霖浸宮闕，湧水注江河。秋大雨。晁盛天爲疫，夏大疫。陰擁雪薦瘥。冬大雪。知君憂國甚，搔首只吟哦。茂叔寄示詩，中有對雪寄范之之作。　詩社久零落，所傳毛鄭餘。先生守章句，箋老蟲魚犬義，誰窺觀微言尚闕，跡煩君來就索，但恨未成書。　永嘉薛師董同兄莖從友劉仁愿同來，有贄五卷。　構屋匡廬老不歸，巖雲夜月手能揮。兩山夾值春風布，一水消回鼓瑟希。翠栢偶成庭下蔭，游禽何有夕陽輝。洗空天地銷餘滴，獨帷門前多售衣。　懷古四首，爲知己魏辛元長賦，兼呈王永叔、崇丞戴少望。　言理不可求，吾將訊蒼蒼。草木被春華，隨風散芳香。才高未爲福，名大或不祥。煌煌太史公，逸氣橫八方。瑞麟出非時，卷伯終見戕。晏嬰不可作，鮑叔邈相望。發憤著春秋，揜奪日月光。文章誠可傳，毀辱庸何傷。　高高黃金臺，燕趙爭翅風。後來得荆卿，思禮盡觀賢。丈夫易感激，況在窮阨中。縞衣登素車，函谷眼已空。呂

政當野死，無丹無奇功。俠骨化爲鐵，血變海水紅。英憤氣不磨，今爲亘天虹。　天地有大經，聖賢實先覺。一身萬世則，激厲爲忠樸。周勃眞少文，汲黯信無學。巋然社稷臣，漢脈終有託。微臣有楊雄，百拜美新作。男兒無美操，焉用讀書博。　嗣宗薰司馬，徒爾餔其糟。叔夜屹立山，落落崑崙高。神仙之可求，此人不可招。湯武非聖人，況識卿與昭。一死繼結纓，孤竹爭清標。蕩然一杯血，綵屬無凡毛。鴟鳶嗜腐鼠，竟絕終身交。　東陽呂英父詩爲思劉改之作也。　襄陽劉子謫仙儔，揮斥塵寰如寓遊。醉眼芒芒天地窄，吟邊淒蕩鬼神愁。生來不帶封侯骨，老去徒深活國謀。一旦春風塵起河朔，未容埋沒委山丘。　竹隱先生徐侍郎詩五首，即爲劉改之作也。　江西詩社久淪落，晚得一人劉改之。不向嶺頭拈取去，此衣此鉢付他誰。　謫仙昔者號無敵，侯喜中間還有聲。後五百年無繼者，傳渠一句便堪聽。　一生能着幾兩屐，萬戶何如千首詩。竹隱在傍須徑造，醉鄉有路莫他之。　風吹客袂遊芙露，雪打人頭入半山。無故被他林鳥覺，競傳新句落人間。　閉門長安十日雨，車馬不來蛙黽多。若往潛然應子是，作商聲者必君歌。　古詩　涼生几硯怱未糊，秋風射入如相呼。牀頭莫釣作龍吼，便欲乘此等穹廬。丈夫詩膽如斗大，摩挲笑與歌楚些。平生柔腸作鐵堅，

枕畫寒燈擁襟坐，撞鐘打鼓天欲明。雅木知晚鵲先驚，夜來有雨不須問，聽取窗前蕉葉聲。老僧慣閑定穀，可山色朦朧半煙鎖。玉晉妾也怕葉持消息，雨中彈指過。前四十日得一晴，遠山松檜如潑青。癡雲冉冉自碎易，半江滾滾金龍生。桂花畢竟終躁薄，猿出嬋娟懶掀掠。正緣久不見雲生，事半功倍掃蕭索。人言快意難得時，世間樂事須生悲。轉頭潑墨天地黑，依然雨腳如絲垂。山翁豈識神龍志，持地霖霪阻遊意。不知金鴨香篆長，擁鼻猶可看文戲。重重疊疊添青蒼，誰謂湣翠遮叢篁。草木過濕有香意，衣龍萬膊蓁龍湯，峻巖萬丈苔斑駁。日圓甚佳雨不惡，晴明晦冥俱可觀。另秦有時爲乘鑿，愛山之癡如愛詩。或日或雨皆足奇，君不見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西興　小舟枉正月作。雲西人以花與丈。腹約予同登，未遂所請，寄以五十六字。　客子東南不着家，主人北里恐豪奢。夜深常倩月移竹，春老不煩風掃花。暮雨送涼歸枕簟，夕陽留客賦煙霞。何時執手闌干外，同把功名誓鏌鋣。　和　剖破藩籬作大家，一區非儉亦非奢。小園翠拂竿竿竹，別館香傳徑徑花。獨酌滿船撑皓月，歸樵半嶺拾殘霞。英雄不是耽憂戚，時利錐刀鈍鏌鋣。　偶成　一別京華近十年，此心無日不悠然。嘆梅得句天然巧，把酒開懷地自偏。鐵硯不須兵十萬，

鋼盤何用客三千。功名自有風雲會，不過風雲母自煎。　和　已覺清懽減少年，詩狂酒興獨依然。榮華有夢應難到，衆受知吾僅得偏。莫笑春三朝得四，休論人百己能千。枕肱飲水隨吾分，不管飢寒兒女煎。　劉慶壽會于磬安歸索詩　放目族闊門，人歲多滿百。爭光遠遊賦，一語省未得。翻迁二十年，惴惴帶城壘。爾時淮西酒，只應連舉白。所視得氣槩，汜復臨赤壁。相繆故在捷，長公此遺蹟。試窺磯石上，猶帶秋月色。獨行州西路，空有泪頻滴。嗚然不入耳，子攻來爲客。不特月憐予，我覓忧劇大江日南風吹箏盡成荻極，思穿六鱗吏羨。師五策如何萬里驅，將舞雪亭汐縣知要如願抵掌歸故國，頫手稷下老。若此麻中直相揮，禾兩眉欲跋已孤踪長亭撫短栰。呼童三大息，懷心何處安，焉有飛南北。　小絕　解貂換美酒，半與美人醉。留半伴山翁，夜深談世事。　陸象山語錄　陸子壽詩　提孩之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陸子靜和　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偽先須辨只今。　趙庚可山臺吟稿　偶題　鶴骨難銷負郭田，移家飛鶩落霞邊。

黃陳六斗庵無肉白墮三杯杖有錢夢裏好山元歷歷徹邊流水自涓涓
來時曾共黃花約客路相逢又一年徐安國西窻集偶成　啼號交口事
紛紜掩耳含羞不忍聞自笑年來情況惡任渠戲作癡將軍　絕句　舜
子湯孫幸一門萬家和氣擁祥雲却煩北使歸時說此事光秦所不聞
鄉關杳隔萬重山水路何如陸路難卧聽舟師報平善日今已過十三灘
觀呂氏外孫祖謙詩　昔别溪南老奇庵總角兒傳聞不好弄勝善更
能詩經術眞吾道躬行是汝師披垣家法在何以徧參爲　王仲信仲古
見李袖詩見過不可無語仲信性之子曾宏父甥也　吳宗揮皆得義之
令子傳家又絕新甥舅從來多酷似那兄如此信難爲誤蒙錦繡重重贈
靜聽瑣荒一一吹勿以窮寒便憔悴寒如東野始工詩　無題　王屏無
復護歌雲散作東風陌上塵酒冷篆空香信遠一簾花月夢殘春江湖詩
集吟詩難　從昔吟詩第一難詩成莫倣等閑看因哦一箇敲文字倚徧
春風十二欄　任希夷斯庵集讀壬子以前詩　壬子以前詩大抵昔少作
一覽欲銷魂萬感紛如昨蘭蕙新去叢棠■無留萼哀哉誰與言淚雨九
河落　謝和崇陽舊詩　君效飛鳧客多懸擊劍仙網吟五字句近得故
人編方媿雷門鼓俄揮草聖煙侍郎詩思敏百斛似泉淵　遊陶仙觀林

公辨詩　偶來殊恨酒尊空只有青山對禿翁細把故人詩卷讀却疑談
笑在關中　木落風高八月天山荒屋老意蕭然道人香火但灰冷何處
如今更有仙　毛詩　三百詩刪麟筆前周家積累映綿綿須知正始基
王化只在關雎第一篇　觀蓮江林幸詩卷有懷趙紫芝　小小吟哦不
足云更吟蛙蚓漫紛紛紫芝一去齋房後誰憶青山空白雲能改齋漫錄
南園柳色野塘春水　南園柳色動野塘春水生憂遊煩將吏獨此守山
城　孫妙仲絕句　林亭長夏愛濃陰未引茶甌一散襟忽去却來蜂箇
箇自啼還住鳥深深　山家一尺瀟湘石掃盡雲腴齒頰清驚破午憩莫
穎夢轉爲風外小松聲　謀議宋文淵[illegible]宮詞云　禁城春水碧溶溶
洗出桃花萬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無女怨春風　李西臺詩　龍
門雙闕湧雲煙雪未飛花鴈下前徹底清流照車馬分臺御史過伊川郭
祥正青山集鄴壁詩至惡而終夜甚苦　醜女不知醜終朝事塗抹惡鳥
不知惡徹夜鳴聒聒有客示我詩一讀冠纓絕不知夜吟苦肝肺亦移轄
嘔心良可憐妨聽未忍唱愼勿輕惡詩惡詩非易得康刪高峯集偶書
射獲元非虎圖看未識龍古來除夢卜眞得幾英雄汪藻浮溪集偶成
幽卧一禪榻無人共白雲山泉與溪水偏遣夜深聞　雜詩　古屋清寒

雪未消小窻晴日展芭蕉酸甘筍芽嘗春酒更展青芽薦菊萵　碧窻凉
草唯梗臨露井無塵香綠楓夢入醉鄉猶病渴轆轤聲到枕邊來　相士
如相馬藏沒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北與驪人言當塗公惡人知其微
如何許邵語受之不復疑知人固不易人亦未易知媸妍在水鏡鉛粉徒
自欺疑爲仁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與會稽期　世事如大琴
人君材官然乘勢易發機非時勞控弦又如大水中置彼萬斛船雖有帆
與檣亦須風動天不見周公瑾弱齡已飛騫不見師尚父鷹揚在華顛彼
非生而材此豈晚乃賢鐵基貴智慧要必有待焉嘆息狂馳子嘗爲愚者
憐　寬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唯其不自衒故與頑石齒和也遠於售再
獻甘減趾在玉膚何傷惜君兩足耳　堂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
柳同扶廈良亦難我衣敝緼袍我飯苜蓿盤天公方試我努鈇勿妄彈元
遺山集雜詩　鼠肝蟲臂復何辭坎止流行亦有時已被吳中喚傖父却
來河朔作炎兒　隆州兵騎往來衝客路灰郊更向東大似天教澆塵土
數程都在水聲中　懸崖飛瀑駭初經白玉雙飛擊迅霆却恨暑天行過
速不曾赤脚踏清泠　黃華北下馬陵南佛屋燒殘有石龕想是故鄉行
欲近粥糜渾覺水泉甘　莊休適蔽不相妨鄉社情親豈易忘司命果能

還舊觀髑髏端合笑侯王　鄉關白日照青天徒步歸來亦可憐袖裏新
詩一千首不愁錦繡養山川　應接紛紛又決眉柱教盧員杏園春尋芳
自分無閑日載酒寧知有故人花柳得時俱作態州原經雨更無塵憑君
莫惜尊前醉看即青梅入座新　瀲瀲程紅鬧曉晴攢頭真侶與春爭舒
閑拂柳聊相狀瘦枝寒梅枉自清粉艷依回工作態絳唇寂寞獨含情畫
圖只愛殘粧好未信徐郎解寫生　客霧輕塵細洒勻綠雲紅雪一番新
風光欄煙供歡席酒味清醇似主人落落湖山如有喜欣欣魚鳥亦相親
新詩寫入奚奴錦從此他鄉不算春　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老風流趙與
揚爲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謂史如之夫末汝人關場曾守此
地　神仙官府在瀛州何意閑關得此留莫笑山城小於斗他州誰有湧
雲樓樓附關所建　一溝流水幾橋横岸上人家種柳成來歲春風一千
樹綠煙和雨暗重城　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遺遭霜樹秋若道使君無
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　故鄉飛鳥亦徘徊更覓何鄉養不才見說陽泉
好春色野夫乘興欲東來　論詩三十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
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
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

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柰爾何（謂李溫張華詩張其見女情之多至卑也）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晉之清景惟淵明之白髮天柳子厚）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磈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鬪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陸蕪而潘淨論見世說）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柰微之識碔砆（事見元稹子美墓誌）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出處殊途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顛頓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枉着書生待魯連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切響

浮聲發巧深研磨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水樂……）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湖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校幾多（天隨子……）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淩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亂後玄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兎葵　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老來

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論詩三首　坎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　詩腸搜苦白頭生故紙塵昏枉乙靈不信驪珠不難得試看金翅擘滄溟　量碧裁紅點綴勻一回拈出一回新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雜著二十首　稟柔賓所諳衣食固無端所業在農桑甘以辭華軒田家豈不苦歲功聊可觀帶月荷鉏歸棗田丘隴間曖曖遠人村紛紛飛鳥還養真衡茅下庶無異患干這謝荷蓧翁躬耕非所嘆　守拙歸田園淹留自無成長吟掩柴門遂與塵事冥素月出東嶺夜景湛虛明揮杯勸孤影杯盡壺自傾遙遙望白雲千載有深情　榮叟老帶索原生納決屨邈哉此前脩久而道彌著人生少至百每每多憂慮量力守故轍餘榮何足顧棲遲固多娛幾人得其趣　桃李羅堂前霜露榮悴之咄咄俗中惡人道每如茲冬嶺秀孤松卓然見高枝提壺撫寒柯懷此貞秀姿願留就君住終身與世辭世短意恒多時駛不可追感彼柏下人浩然沾我衣運生會歸盡彼此更共之理也可柰何一觴聊可揮酒中有深味情隨萬化遺西南望昆墟靈人侍丹池我無騰化術帝鄉不可期且極今朝樂千載非所知　燒殘鷄狗不能神一色貂裘繡帽新可笛路傍官堠子經年端坐看行人　萬期流轉

不須臾傀物觀來定有無王席紙衣公一盞枉將白骨計榮枯　鬼短何如鶴有餘非魚誰謂子知魚一枝莫作鷦鷯看水擊三千不羨渠　太虛空裏一遊塵造物雖工未易貧藏覆古來多鼎食可能竟叔是飢人　青蓋朝來帝座新豈知衛瓘是忠臣洛陽荊棘千年後愁絕銅駝陌上人　六國屠王走下風神人鞭血海波紅無端一片雲亭石說盡蒼生有底功　天下河源地下流黃金浮世等閑休埋愁不着重泉底僅向人間撞白頭　泗水龍歸海縣空宋三王八竟言功圍碁局上豬奴戲可是乾坤鬪兩雄　昨日東周今日秦咸陽煙火洛陽塵百年蟻穴蜂衙裏笑殺崑崙頂上人　半紙虛名百戰身轉頭高塚卧麒麟山間曾見漁樵說辛苦凌煙閣上人　白髮劉郎老更癡人間那有後天期茂陵石馬尋相對種下蟠桃屬阿誰　白髮中官解道詩殷勤仍為惜花枝雪香亭上清明宴記得君王去歲時　六朝瓊樹掌中春回首胡粧一面新生羨石家金谷裏千年獨有墜樓人　燕語鶯啼百轉新長廊寂寂不逢人東君去作誰家客花柳無情各自春　老優慣著沐猴冠卻笑傍人被眼謾造物若留殘喘在我儂試舞你儂看　放言　韓非死孤憤虞卿著窮愁長沙一湘纍郊島兩詩囚人生定能幾肺肝日相讎井蛙奚足論禪安足蓋正有一

朝樂不償百年憂古來帝王師或從赤松遊大笑人間世起滅真浮漚曾
是萬戶封不博一掉頭有來且當避求至吾何求悠悠復悠悠大川日東
流紅顏不暇惜素髮忽已稠我欲升嵩高揮杯勸浮丘因之兩黃鵠浩蕩
觀齊州　古意二首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
秦秦中多貴遊幾與書生親年年抱關吏空笑西來頻在昔學語初父兄
已卜隣跛鱉不量力強欲緣青雲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負薪寂寥抱玉獻
賤薄倡優陳青衫亦區區何時畫麒麟遇合僅一二寒饑幾何人誰留章
甫冠萬古徒悲辛　桃李弄嬌嬈梨花澹丰容盈盈兩無語纖纖爭春風
春風何許來草木誰青紅天公亦老矣何意夸兒童昨朝花正開今朝花
已空川流不肯駐併與繁華東楩楠千歲姿龍鱗空谷中陽和不擇地亦
復難為功本無兒女心安用尤天公　存殁　行聞楊趙挑衡宇老去辛
劉入夢頻案上酒杯聊自慰袖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三代名
家不數人汲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　追錄舊詩二首　短褐
單衣長路塵十年回首一呻吟孤居無着竟安住宿債未償今更新相馬
自甘齊客瘦食鮭誰顧庾郎貧聞君話我才名在不道儒冠已誤身　潦
倒聊為隴畝民一犁分得雨聲春功名何物堪人老天地無心誰我貧顛

上雲煙蹟處好洛陽桃李幾番新悠悠世事休相問年夢今年脫得辛
答俊書記學詩　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心地待渠明白了
百篇吾不惜眉毛　自題二首　共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淡得經營千
秋萬古迴文錦只許蘇娘獨得成　千首新詩百首文蕭蕭不移日欣欣
鏡中自照心語口後世何須揚子雲　無題二首　七十鶯鶯五十絃酒
薰花柳動春煙人間只道黃金貴不問天公買少年　春風也解惜多才
嫁與桃花不用媒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卻歸來　阮戶部詩護成三
首　蓮池舊草綠茸茸愛酒清談隱者風縱似步兵成底事滿壺依舊夕
陽中　心若金蘭過耳飾春來還共客東都幾時卻泛清河水已約荊谿
共卜居　太白仙人白玉篇逸才清思兩難全如今貂尾容相續只恐巴
吟不足傳　國朝非空上人詩集雜詩　卞和寶荊石自信終不疑三獻
兩刖足千載為之悲淮陰垂釣時一飯不救飢帶劍過都市見嗤屠中兒
不遇蕭相國漢家幾失之　宋人資章甫適越以求售斷髮文其身適國
無與貿以直尚齟齬枉道猶難說紛紛世之人嘅覆方說騃　絕句　吉
州城頭畫角鳴吹斷南斗六大星將
軍營門上歸馬折柳青青長短亭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九

詩 元詩二

元王景初蘭軒集李公敏吾觀李公詩胥柔何老蒼如有淮注龍千里思
騰驤又如南山松偶立凌風霜不架屋下屋不疊牀上牀言志與紀實句
句出肺腸用事無牽制吐詞多鏗鏘養源自崑崙可見東流長六經傳其
趣諸子發其光他時再相見吾敢輕掄量 絕句 逍遙天地內本是一
閑人卻笑周癸婦懐憂涙苦辛 我有東山約歸歟定幾時流年不相待
添滿鏡中絲 夢覺聞風雨寒聲隔紙窗閒心無限事起坐對殘釭 老
發觀書眼空閑永夜燈滿團依壁坐何異一禪僧 天理全真實人心去
各驕妄知顏子樂元不在簞瓢 移得黃花栽開時已過秋一叢何處蝶
來為晚香留 遺糧戢群蟻腐鼠落飛鳶佇目秋風外孤鴻入暮煙 雨
露青宵迷風霜白屋添有心圖富貴應不到而今 有客談金馬無心羨
石渠他年備野史深入白雲書 慵懶從遊禮貧疏骨肉恩流年過半百
行止任乾坤 位重憂方大財多愁亦多人生要無累貧賤一麻衣 錦

衣思尚絅君子亦何心胡不觀諸斗山藏九地深 天地雖云大猶將形
器拘誰能超物表獨與道為徒 希聖與希賢功夫不偶然掃除心上地
開廣性中天 炎炎燎原火始自一星然須信情當節漢云怒可塞 天
地元無蔽人心本至靈柰何將物欲遮塞自瞑冥 山溜能穿石元非一
日功學無堅久力安得聖門通 萬丈滄溟底神珠尚可求讀書不知道
安可等閑休 寶鑑塵昏卻重磨復舊明人心何異此改過善還生 寡
欲可延年存心即事天神丹何日就香鼎亦虛然 擇子談空寂神仙竟
渺茫古今天地裏唯有一綱常 男女無親授當知嫂溺援世無鄒孟氏
誰與辨經權 木性翻基壽龜靈逞速劍世情機械外吾亦愛吾愚 嗇
利和心醉爭名至死忙誰能超此累莊子在魚梁 有定乾坤理無私造
化心當時鑪治內枉作不祥金 有說皆非道無言方是天當知六經外
別自有真傳 世儒箋注學愈說愈支離道妙忘言處幾人真得知 久
視能傷目多思亦損心焉知心目外有道自玄深 博學資詳說當知反
約功聖傳精一處只在片言中 乾坤唯一理無古亦無今不有天忠恕
於何觀聖心 澹泊忘塵慮逍遙養道心願為無用瓠羞作不祥金 白
髮滿青鏡功名心已休春風吹夢覺高易臥林頭 雜詩 青青南山樹

託根一何高雨露雖平分風霜亦先遭修幹拂雲漢清陰蔽榛莽歲寒枝
葉盡樵斧將焉逃 煌煌珊瑚樹託根萬仞淵陽光照群物海底無青天
絕寶世所稀幽沈多棄捐誰能理鐵網採獻君王前 扶桑出火日助此
三伏威水沸魚不游林焚鳥安歸更堪晝夜間擾擾蚊蠅飛風霜一朝至
豈恤身無衣 平生雅志在山林世事縈人未遂心早晚隨他懐鶴去杖
藜不厭白雲深 長身索米侏儒飽飛將無功妄尉侯世事紛紛本難料
雲山招隱去來休 貧賤身安富貴憂生涯粗足更何求他年杖屨紅塵
外只要青山伴白頭 問津入海厭風濤歸臥雲山一布袍人爵得如天
爵貴權門爭似聖門高 世事無邊白髮催坐消心火到寒灰相知只有
南窗月肯送清光夜夜來 永夜披衣起離懷酒半醒晨星何歷歷孤月
自亭亭露氣三更白天容萬古青何當上銀漢濯髮謝塵腥 家貧甘淡
薄地僻寡經過日暮佳人遠春深碧草多山川留笑傲湖海入蹉跎明月
一樽酒無人聽浩歌 尊酒何人在青山落日昏商歌聊寄意楚些不招
魂世事頻欹枕愁懷獨倚門鷓鴣心不斷千里共啼痕 清風生樀杏明
月照空尊聲聲歌聲斷茫茫夜氣昏流年翻故紙生理憶前村擬買雲山
住黃塵謝遠奔 骨肉三年別雲山一夢餘乾坤兩神物今古幾張華嶺

嶺橫秋鶴林啼返晴鶴帝鄉難可戀爭似早歸家 萬慮散還集孤懷行
轉幽劍歌心事晚燈火鬢華秋歲月水東注關山人北游幾時霄漢路黃
鵠謝籠囚 滄浪亭下水濯足有高人聲價乾坤大光容日月新騎鯨今
不返覓句欲誰親怨憶論文夕傷心淚滿巾 滄浪亭下水回首未忘情
無復塵纓濯何勞波浪清山川元氣在風雨暮愁生得句無人和天空孤
月明 碧澗寒松樹庭除未易栽根盤元氣在花抱白雲開匠石無消息
幽人自往來冰霜千歲節桃李莫相猜 睡起南窗下吟詩兩鬢風惜無
尊酒綠聊發醉顏紅世事何時了浮名到底空故園歸去晚蘭菊半蒿蓬
帝里三年客麻衣兩鬢塵遲斤思郢質度曲困巴人意苡穿辭苦芙蓉
不嫁春歸來當世事已矣勿重陳 藜杖晚風前衡門落木邊傷時成短
詠引鏡惜流年寶劍曾衝斗靈槎可上天誰能甘碌碌塵土沒華顛 不
買酒澆愁唯吟詩送秋黃花開易了青鬢去難留道業知誰重儒冠浪自
囚會當鞭彩鳳八表恣狂遊 長歌續短歌歌罷意蹉跎白屋況風雅青
雲出揣摩蟄龍寒不起山鬼暮還過莫憶遠遊賦途窮霜露多 人海易
風波吾行知柰何樂槎天漢遠泣玉淚痕多故苑荒蘭菊空山老薜蘿青
霞千古意白石一聲歌 王佩石蘭衣手挹明月輝騷人不相待寧谷竟

安歸閬苑迷蒼海瓊宮隔紫微世塵三萬丈黃鶴要高飛 回首東山望
白雲幾時歸去謝紅塵三生有債窮書客萬事無心老道人火候周時丹
欲就金精飛後氣方神從今一蹴虛空破何必區區問大鈞 無題 西
北青樓倚絳霄漢宮春色映芳袍佳人獨織紫紋綺寒女漫持金剪刀欲
採蘋蘩供祭祀還思歌舞事遊遨五雲牢落秋風暮夢斷瑤臺璧月高
讀杜詩 風雅誰堪繼後塵少陵詩筆妙通神儒宗獨立郡山小元氣無
私萬物春一代興衰羣國史百年忠義激人臣鸞膠不續朱弦絕北里黃
花日日新 偶成 一世匆匆萬世長中間儘有事商量初聞寧烏憤滄
海又見愚公從太行天上美人無夢到山中瑤草為誰香兩盂薄粥三間
屋了卻浮生不用忙 陳子康集雜詩 薄言采幽蘭江上秋風生煙關林
光浮露餘花氣清美人如芙蓉贈我秋菊英為君酌玉醴馨香貯瑤觥佳
會難久留遠望空月明風吹陽雲斷悵然以傷情 薄遊溪林暮時聞禽
鳥和裴回擬孤詠佇目清雲多煙光浮蘭渚香氣泛綠荷佳人將白苧浣
此芙蓉波涼月為誰好薰風時我過幽懷耿無寐良夜其如何 古詩
遊子日暮歸勞勞涉長道涼風淒以寒庭樹日枯槁昔為春芳花今為暮
衰草不見桃李顏榮華豈長好惟有青青松柏香以終老 世道良悠悠
天月仍皎皎時序日以遷秋至一何早寒蛩鳴壁間白露下庭草故人遠
行役好在萬里道相憶懷德音惟仁以為寶 孤鴈長逸群高高在雲間
遊子悲故鄉行路良復難草木有榮落松柏知歲寒川水日夜流歲月不
復還願隨黃鵠飛安得雙羽翰 與君重別離相勞至河陽悠悠復何之
驅車上太行浮雲日以暮秋風鴈南翔睠彼河漢流仰見明月光行役良
可還并州下嚴霜 絡緯何唧唧孤妾終夜織起視河漢明遙遙見雙星
星月仍皎皎懷人在長道漢殿秋風涼婕妤居未央玉食常有餘被服羅
衣裳 空房生幽蘭英英含光輝良人行西遊西遊何時歸秋風吹行雲
飄飄如征衣何當投君懷相思長依依願如雙冥鴻翩翩凌風飛 明明
秋月光照我嘉樹林林北多悲風憂來鳴素琴躊躇至山長悠悠湘水深
美人隔千里瞻望勞我心願言託孤鴻予以贈遠音 漢濱有遊女容色
荷花鮮鬒髮如青雲環佩凌紫煙蘭舟采芙蓉明月何娟娟秋風吹芳草
所憶在遠道不見雙鴛鴦皐蘭日枯槁 鳳凰離丹山去去何所依孤鳴
世無侶況乃梧桐希琅玕竟不實終歲常苦飢浮雲蔽朝陽隨風自南飛
高翔周四海下以覽德輝 北荒有龍庭飛雪何漫漫漢使持節行一去
十九年黃雲落紫塞白日迥青天茂陵哭秋風忠義難與宣懷人不可見

嘆息空茫然 衡陽歲云莫翩翩鴈南征落日下湘渚秋風生洞庭九疑
鱗緋綿蒼梧雲氣清不見鸞鳳翔但見魚龍驚引領希黃虞悠悠傷我情
別客如流光并州非故鄉草木日零落憂心以彷徨塞上多浮雲遠路
宛且長涼風從北來塞鴈復南翔中宵不能寐使我懷感傷 明月在遠
道天星向東移客行一何早鷄鳴一何遲上有百丈峯下有千仞谿此道
亦以險皇皇欲何之況復霜露零願言早還歸 暮登河陽道北望蕩陰
里河內餘流氏山東復大水不見中土人去作異鄉鬼薄命非關天窮途
亦云已 永夕秋風至寒落千里鴈清霜凝塞原明月在雲漢遲遲遠行
客忽忽驚歲晏世道有反復鷄鳴夜將旦 客子從北征野宿在草間夜
聞驕孫人戚戚相與言戚戚何所言為言征役煩去年戍平城今年度桑
乾風雪沾人衣冽冽天色寒天寒鴈南飛回頭望長安 從軍鴈門塞日
日風色寒將軍遠征去何時破樓蘭征人半不返獨取天馬還悲笳隴阪
下壯士摧心肝白鴈度寒暑悠悠行路難何如黃鵠飛飛去終南山 永
夜何寂寂征鴈長役役起視河漢流懷人在南州秋風碧雲暮芙蓉發江
渚我有明月珠可以照千古持此欲贈君將歸道無因死之以為寶終當
寄遠人 長雲鴻鴈鳴落日秋風寒客子常遠遊自古行路難薊北見明
月故人在長安一夕遙相望清肩氣若蘭宛然丹鳳雛棲彼青琅玕欲往
從之遊安得雙羽翰 韓性五雲漫稿 偶成 平未游興殊常懶春後吟情
故自超燕子未修花外壘杜丹初洽雨中苗 林樾蒼疎曲逕深小庭秋
色淨無塵一杯苦茗殷留客滿地碧花殊可人 種就蔓菁半着花摘殘
枸杞未抽芽絕憐肉食妨精進猶掬琴高下夜茶 偶書 綠陰庭院燕
交飛隱几抛書思欲迷拂面微風吹夢斷半窗斜日杜鵑啼 十二月五
日 覺憐纔收雨意闌朔風吹面不成寒園林莫問春來未且把梅花當
雪看 偶題 苔逕荒荒意亦愁西風初上木綿裘池亭入晚尤奇絕丹
桂花西月一鉤 擬古 邯鄲紫華地閒道凌雲端玲瓏開戶牖綺疏繫
以繁皎皎樓上女慘慘發清彈得非愁芳景促柱懷辛酸借問彈者誰不
言再三歎昔為雙飛鶴今為孤棲鸞豈無登臺客羅敷非所歡 翔鳳一
以驟桃李無餘陰黍莖次弟委王鮪日夜沉瑞居念時節萬感集晉襟丹
棘豈無花之子獨苦心駿馬戀長阪鳳鳥思故林願抱荊山璞往宿清渭
濱 雜詩 飄飄學僊侶保錄長生資遺棄華芻狗養氣如木雞倚數不
死機動靜無盛衰明為受形從流宕旧坐馳琴心妙三疊至音諒誰撣編
首三山雲悠然望安期 商飈振原野勁風入我襴遙夜起悟歎慨然念

徂秋兆辰躔中天河漢西南流陰陽無停機感此四運周佳人天一方何以慰我愁豈無百人樓登臨以銷憂　亭亭山中木華實分蚩妍短長各自周誰能保貞堅擨尊輝青黄斧斤失其天有如溝中斷聊以散自全人生若膏火錯鑠固世緣嘯然起長嘯從彼蘇門僊　榮榮清秋菊含章發荒園鮮裳輝佳色象在六五坤英霜識累革始列幽芳尊擬英泛清觴南山清一痕自非靖節翁素抱孰與論顧言保貽質紉華固靈根　衡門十日雨衣飯食于桑永懷冰玉人衡生失其方王函戻所覩金匕亦屢空詩聲出戶外泰定神不傷昔賢秉元化此身本安康聊示衡泌機何能測其鄉　昭文不鼓琴至道無虧成意而出默刻刻彫傷衆形吾聞養生主靈芝發初榮一爲外物嬰杞梓成薪荆世人亂名實羽重千鈞輕琢重漆園吏目樂心太平　空山被褐翁寒饑似膚康兀然新宮銘奇文日星熒何人恭少霞取闕逸玄卿飛翰擊琬琰微言參窈冥塵劫火淪胥晷運不暫停樂哉清寧劫一念三千齡　放然寄玄化着此聖人篇恭惟宇宙中大哉精一傳仰瞻復俯察鳶魚在天淵孰知進道姿兢兢沉痼痊康莊馳聖軌欲往無由緣如何夸毗子偷生幸長年　古詩　時運有代謝至理無推遷壁間三墳書不載鴻荒前元氣一呼吸潮汐星廻旋至人測其機玄關守綿綿表昏遥一鳥流轉天齊年歸來訪舊鄉山川故依然云何塚纍纍愁此白鶴僊　鳴鏑發宋臺飛鏃逾西霜石梁猶飲羽逸㔁不可當昔工積九載弦括一何良俛仰待敵器求路徒悲傷宛陵群英集古詩　美人青雲端望之不得親贈我一端綺珎重同南金上有連理枝間以雙飛禽裁衣以被服雜之緑綺琴衣以結綢繆琴以答知音文采豈不貴尚絅思自珍雖弊不忍棄感于同一心　南山何崔嵬丁丁伐嘉木伐木將安施飾此輪與轂良材莫能致棄置河水曲黨人偷且閑不復有餘粟況無獵較功犬庖有餘肉彼美蓬盧士微霍弗滿腹飢渴豈不懷徒食乃所恐

絶句　依稀殘夢水聲中落月餘輝入短蓬似聽篙舟催喚起令朝趁得上江風

首夏讀謝康樂詩有感　改序忻幽賞夏緑蔭閑軒慕謝阏爲翰清心絶囂煩中有帆海作采具邊狐騫既感會遠志亦着任公言明哲古所尚用舍道俱存臨川乃逃逸惻愴不可論　欣叔謂其詩得之夜半衾寒平窓謂得之酒後耳熱不識詩之趣者政未知二說孰優孰劣也戲用一咲　對亞曹劉氣益增兩家相異不相仍春坊麗思狂呼酒秋被寒吟清斷冰每快獨醒空酌蟻更憐步屧候聽蛙箇中妙趣吾何有一咲西風看擬鷹

偶作　等閑携竹杖隨意立蒼苔山上雨初過庭前花

又聞丹經尋舊學白酒潑新醅莫說功名事天邊使者來

偶成　故園百餘里新寒遠薄衣青山招客隱黄葉送秋歸沙岸鷗偏狎霜天蟹正肥道人清似水閑憶首陽薇　鄉業久不保吳奴奉貢花前醉一壺酒爲病魔慚量窄詩因韻險覺腸枯我將公幹常居鄴汝望阿蒙非在吳剪燭苦吟吟不就誰家鼓角聽烏烏

無題　馳道塵香逐玉珂彤樓花暖弄雲和春風漸緑瀛洲草細雨微生大液波月榭管弦鳴鼉早水亭簾幕燕交寒多少年易動傷春感嘆取佳人對酒歌倚雪窓詩集至治癸亥寓京師誅詩九首　秋天風日莫山河尚微光小蟲鳴樹杪秋聲繞屋梁豈無行路難所苦非崇岡民言不可及悵望雲蒼茫蒼茫龍沙遠情去不得將辛莫不歸來秋華逮徑黃　送客臨清流好踏江上船歸來兩足倦隱几就孰眠情原散夕暉秋色均林田安知白馬去消息應難傳客子早旋歸時行異往年衰茄動星渚明月夜臨邊　塞馳滿長風龍馬在沙地父老出都門從官何日至八月風騷騷九月出兵士十萬過漁陽足以衛神器皇華使者來嚴詔請論事寶劒匣中鳴提携者無愧　熒星出牛稞犬旗掛中闕占古微有云王乃事征伐予茲村胗襕斷檻復壞耗念昔漢室閒倉惶殆今多攀天既象着更修龍僕髮所相天之河吁嗟賴周勃　鄙夫懐百慮婁婦泣葬廣國家有法令爾輩何嗟吁虎士守禁闕宗臣耕鼎湖龍沙雨块莽日月麗天衢衣詔慘招恵茄鼓動皇都丞相沙堤在甚弘血未枯　高車載冠巾顧我長松下夕陽慘風烈執手雪横野憐彼衆文英忠義莫暫舍況此燕趙間足有悲歌者欲歌未敢言相顧衆知寡他日東觀書簽硯託風雅　會稽多隱人窈窕南山居衣古染苔色松堂禪自如崇岡長嶶蕨春雨自荷鋤夫何久隔越一悵形跡疎天高吁飛鴻川迥足游魚世事如浮雲細作行人書　駃騠伏櫪閑志在千萬里服車苦所阨力盡垂兩耳幸逢伯樂知金絡儒朝市未遂瑤池歡竟復中途止長鳴向朔風戀戀含愧恃道瞻閶闔門欽哉務天子　開門倚杖立螢光草上浮非無感物情舉世孰同詠月明天宇靜殿影如山丘風情一雁過霜落飛九州砌下黃金花樽前當酒籌秋霜莫凋隕聊以慰我憂

苑德機集次韻古體　偶爲淳朴語所有照爽風在世能勿忤聊以古爲同大巧三代人所拙辯僞工曲截末學士妄擬述作功至性苟能盡焉得推盛隆光師于狂狷蓋憤夫所中於時得依歸歎嘆吾道窮　聖道缺已久文不光其資自從夏殷來因革當從誰中更鳴鳥聞載嘆德之衰究寒大師樂復得存那樁大音苟有託不必措其辭設有盈樽酒日夕斟酌之樂林當在手自今不

復疑胡爲不復疑。賢者當明知。 絶句 障攤芙蓉荒燈隨欅柳枝繫星
臨迴野。疎雨過高池。 江上打魚船有頭。那無屋與卿相見。時不望如魚
水。 御路西州是延年。那向東。戶瓶僎會使。祇是伯隨風。 水清灘自急
蕩槳且須人。勸卿休恨水。多爲不知津。 水如青銅鏡。山色綠芙蓉中天
明月上。此處好相逢。 幽人不出戶。長閑看盡春風。長綠苔。多謝有情燕
燕子。雙時飛去又飛來。 贈答楊顯民四方采詩 令人論學古人詩事
皆天者非人爲。文章由來貴爾雅。但顧有法何妨奇。六經固以殊。緩急樂
子飛騰自茲入。國貢草懷大寶。疑宮工育致微。緒流志至言從意自足。何
必王風繫流俗。觀變時時到希離。宗周思近。西郊哭十道。使者明如水。閶
閶畫在冰壺裏。觀風本是使之職。太息幽人爲之起。昨雨綠苔生晚閣黃
菊花前共秋酌。采采芳英不盈掬。月落樹聲連萬壑。去去牛馬汗如泉。既
別無計歸來年。治平之音斷可傳。無庸使我心煩悁。楊弘道小亨集 偶作
碧草含秋意。黃雲起暮容。歸鴉昏且噪。去雁遠無蹤。林酒困循醉。明人
避近逢。身名猶碌碌。正望日蹉慵。 謾題 都門幾度見秋風。狐柘連山
樹樹紅。江海此時回首望。黃花滿地酒尊空。 偶題 藏名匿迹黃塵中。
日抱書來心冥濛。牆頭花變兩三色。又是一年看春風。 巨木埋根數百

年。蔚然蒼翠上參天。不歸宮殿充梁棟。也作龍舟濟大川。 海上雲來備
地險。波間漏日瀉黃金。水車倦踏傷淫潦。無柰連天雨正深。 蔡夢祥集 張
京叔僉事惠詩次韻 青驄緩轡入龜城。春滿窮閻暗有情。山嶽動搖銀
筆重。日星輝霍繡衣明。滿腔報國丹心露。雙鬢憂民白髮生。神政肅然詞
訟簡。公餘時聽讀書聲。 已簿林雨江惠詩次韻 東風無情哭杜鵑。白
楊蕭蕭古道邊。思親思親心蒼然。荒郊寒食空年年。嗟夫怙恃何大早。煢
煢吪吪苦憂撓。靈椿彫謝摧萱草。落花滿地無心掃。酸風苦雨暗銷魂。煙
沙漠面日色昏。時思亭前酹一尊。痛心泉湧血淚痕。街哀獨立松楸下。迷
目茫茫飛野馬。翹首顧天恨莫舍。爲我心憂知我者。我心之憂然此身。况
生住章慰我真。口澤手澤痛愈深。那敢遠繼考叔純。座中多是茷草客。不
爲賞心遊紫陌。看君吟對青青柏。蓼莪可廢詩三百。林希元長林集 浦江
鄭義門詩 浦陽江頭鄭家川。兄弟幾院同一煙。人傳九世如一日。問之
渾以禮數纏。鐘聲日日齊人起。恐守房房當面懸。共飯早教兒輩後。分衣
先到老人邊。門碧峯背舊山遠。舍綠疇無客田。溪民換姓溪水改。宅前
喬木長蒼然。遠莫豪家滿壠郭。儒素獨許君家賢。生子多爲越人秀。學成
致之天子前。中山情性愛官少。圭組亦復相蟬聯。有詔旌門照人世。江鄉

慕之中國傳。聞道縣中風俗好。長官尸生理琴絃。黃文獻公集 雜詩 日
月東西行。奉動亦不息。寄身萬物中。單獨謝茲役。所以曾中叟。遑遑走南
北。聖哲諒已然。疎人能久安。 晨起步南園。旭日朗以清。葵花泯草中。驊
驊數丹榮。流光非汝私。獨爾心自傾。覽物有深懷。竚立方含情。 璞玉與
寶劍。淪落初未偶。君看被瀟𣗋。谷在千年後。將身比金石。誰當獨長久。悠
悠百代下。相知復何有。 孤雲濬無心。出山偶爲雨。長風忽吹散。渺渺歸
無處。嗟餘向來山。突兀青如故。慷哉曾仲息。功成身已去。 春風春萬物
欣欣皆自私。可憐兒女花。榮悴更相持。獨有澗底松。偃蹇如不知。何疑揚
執戟。草玄鬢若絲。 絶句 閉門索句苦無悰。掃地焚香靜有功。世事不
消多快意。半開窗扇受松風。 夜合紅茸滿意開。凌霄頡玉委蒼苔。亭亭
賴有牆陰竹。留得煙梢待鳳來。 讀龍南華睡思濃。自移一榻近薰風。綠
陰閑巷深如海。時有幽花露晚紅。 一片閑雲墮野塘。好風吹浪濕荻花
沙。溫不受人間暑。長與荷華共雨涼。 謹天錫石林集 偶成 疎簾日午花
陰直。高樹風清燕語閑。獨坐焚香看周易。軟塵不到小屏山。 送大都度
漻川詩次韻一首寄吳宗師并簡舜咨先生一咲 危驛千宮取次行。道
人先路雪泥晴。朔南日暖龍顏近。嶺北風高鶴背輕。丞相早行霜滑馬。將

軍夜宿火連營。一年兩度經過處。惟有青山管送迎。 許有仁至正集 雄飛
和詩未至以二口號速之 驛壇紀律素嚴明。一幟搖風到處驚。何事而
今若堅閉。有人乘夜欲登城。 兩廳形迹馬牛風。盡日相望沓靄中。恰似遼
山三萬里。懷人何處覓詩筒。 無題 去年曾約牡丹開。同向花前把一
杯。今日花開人不見。對花無語却歸來。 天臨索録事出伯庸詩求和伯
庸處三年矣 當年筆陣掃千軍。要繼光秦兩漢文。狐塚此時多宿草。尤
原何處覓停雲。紀功力疾猶能賦。種德詒謀不待耘。底事房精遼論化。世
間凡馬杳空群。 雄飛善作詩而例禁不得相見作此調之 張子能詩
擅士林。無時無地報搜尋。文場咫尺不相見。春興幾多應自吟。鍊字直教
成白首。知音豈待鑄黃金。何時尊酒論真訣。要自康謠說到今。 雄飛有
詩次其韻 句句珊瑚間木難。君才不愧鄭都官。月中有桂天河近。春半
無花曉尚寒。多士文章雲五色。野人心事日三竿。松廳雅興知多少。只恐
毫端墨易乾。 少年文戰不知難。老矣常憂負縣官。詩筆亂搖松月碎。席
房清透柏霜寒。人間鼓鼙從千里。海上連鰲待一竿。無柰春風笑吾輩。滿
堂佳客酒杯乾。曹伯啓漢泉集 集句 綠鍼浮水稻抽秧。麥穗[illegible]
一枕黑甜誰喚覺。賣瓜棚下午風涼。 謾成 舉世紛紛日夜忙。鬧中無

意閑興亡千株理髮學煩懸。百編攻書備後忘。屋角未妨晴浪曉。門前楊柳午風凉。人生未達須行樂。不待區區總郡章。　續滄江傳君平和菩樂國王詩。　五十六字盤中珠。誦之如觀龍與蘇。巨魚有時逆大壑。丹鳳無忘棲高梧。憶昔眷盖漢陽樹。至今夢繞郎官湖。雄章遠寄洗俗耳。慰懷絕勝談虛無。何太虛知非堂集絕句　芝谷山前日荷鋤。柴門生事轉蕭疏。放翁老去真堪笑。猶向人前說讀書。　無題　喜有佳期未有期。夕陽又見下舂時。春風好是江南樹。長與閒人惜子規。　王雪容華翡翠衣帽茸貼領髮雲飛。共郎急趁斜陽渡。不惜黃沙走馬歸。　偶成　初啼山鳥家音斜。荏苒明時就歲華。三日雨深春在水。一林煙濕暖生花。尋盟舊巻鈎藤長。開禁新醅隔竹賒。却憶去年歸漸近。半蓬殘雪上寒沙。盧疎齋集濟南張氏昆仲年踰九十。其孫養浩求詩。　桂馥秋月照孫枝。華萼春風吹鬢絲。看取老萊堂上舞。不須重賦蓼莪詩。　紫陽文學吳掾賴燕室野舟自歙走書宣城。丐予詩。　雨暗中天傳說星。葦即幽草澗邊生。無人說與雷州客。萬古春潮恨未平。　紫陽何限舞雩春。底事扁舟託興新。試為扣舷歌此曲。晚風吹恨滿烟津。　許魯齋集絕句　閒鑰胸中本要安。靚疎眼底更須看。若教此處無深秘。只恐當機有至難。　讀得　克己功夫未肯

加。責人機見益增多。百年擾擾荆棘裏。存得初心有幾何。　偶得　紛紛身事百千般。只要教君睹是看。此外更無容力處。枉將機巧自生難。　偶成　屈指年華四十三。歸來憔悴百無堪。遠懷未得生前遂。俗事多因病後諳。百畝桑麻負城邑。一軒花竹對煙嵐。紛紛世態都休論。老作山家亦分甘。藍靜之藍山集絕句　風雨孤村似禁煙。東柴紫桂未虛傳。良材巨木他山盡。樗櫟如今正值錢。　山村面面網羅高。千里長空絕羽毛。獸羨層顛飛燕子。不隨椒蘗入君庖。　杉根岩壑帶風煙。千丈千齊野老傳。莫向長安城下種。王孫只擲買花錢。　龍艦光判鼎俎危。江湖休恨稻粱微。沙鷗家是知機早。纔近漁舟又遠飛。　顧世名梅山集詩債　詩債未能償得盡。白頭猶自費吟肩。如何黑髮人先死。地下脩文要少年。　題吳僧開白雲註范石湖田園雜興詩。　一卷田園雜興詩。世人傳誦已多時。其中字字有來處。不是箋來不得知。　黃叔美詩送采詩者。　俊士雄文決大科。滿家傳誦積來多。老夫得句誰相憶。月落空山獨嘯歌。　陳深源庵雲山人蓋閒題　道人何處攀高絕。松下斫枝如斫鐵。千崖萬壑無人行。獨自空瓢踏寒雪。　一瓢傾罷酒空時。掛在岩前老樹枝。却笑許由終未悟。夢回歷歷任風吹。　偶書　金臺雲中竟若何。離離秋草夕陽多。錢塘門外是

江水。今日淒涼似汴河。　馬清泉密庵集偶題　小兒尾語尚可惡。世事多端可若何。幸得一區容膝坐。敢將月旦起橫戈。　偶得　坐守渾如結夏僧。兒童相對可憐生。東還西去都無計。白髮新添四五莖。　同恕榘庵集讀姚錄事送行詩。　閒閒不識催科擾。犴獄無聲播美寬。萬戶春風有今日。鄉賢端的是知音。　偶書　兩腳奔門實畏登。一人誤變十人憎。何如堅坐林間石。擬牧時時接話能。　偶成　天意人情不兩岐。禍淫福善更何疑。眼前事事須量力。身外悠悠枉費思。靜對詩書探道要。閒逢朋友話心期。百年憂患居多半。即恐光陰得幾時。　連百正詩無題　學書學劍兩茫然。空過浮生五十年。擬向煙波深處住。王祖已及釣魚船。　偶作　春風躍馬看花時。肯信秋風髩易衰。富貴百年皆長物。老來方悔讀書遲。　少年場屋苦奔波。每對書笈讀不多。三十年來書好讀。可憐老眼費摩挲。　偶題　來到深山處士家。山前山後響繅車。老夫不曉人間事。行過西園看橘花。元明善清河集偶書　薄宦歸來心已降。兀然枯坐對書缸。賓刀土食開雕室。錦瑟塵生自鏽窗。蓮艇斜陽風度水。石樓清夜月沉江。一尊老我寬閒地。今日重盟白鳥雙。　委世離羣乞地靈。西山端合為人青。殘春幾點正愁絕。落月半簾初酒醒。海闊有津迷遠道。天低無路怯餘齡。長

歌慢斷知誰解。風起楊花雪滿庭。郭昂集偶作　群犬安然本一家。偶因投骨便相牙。白頭野叟俱無鬪。醉眼留教看落花。詩海繪章評詩　詩情亘萬年。今日是評看古道。歸昏古。清風入肺肝。乾坤撥軸動。神鬼骨毛攢。雄驛相如室。高登杜甫壇。詞源傾渤澥。智刃擊琅玕。裁翦文章易。根求造化難。七言宜磊落。五字要横完。龍虎生才力。風雷起筆端。門庭張雅樂。堂奧奏清歡。價震雞林國。名傳狗監官。道長欺沈謝。功不下蕭韓。手底千靈伏。胸頭萬象寬。莫投皮海笑。當出錦囊觀。晚水渾煙媚。春花帶雨寒。雲中芳草闊。烏外夕陽殘。思極心源竭。吟多病雪乾。不須邀駟馬。何用薦金鑾。願頌皇王德。雍熙萬世安。　劉氏雅子索詩。　之子二三歲。天然骨自奇。纔生松有操。未琢玉無疵。見客羞騎竹。逢人喜念詩。方知慶門內。須出寧馨兒。　南京遇朝美丈出詩因次韻。　浮雲久與故山違。茅棟如存尚可依。行客相逢初似夢。舊遊重到復疑非。滄江萬里悔南渡。白髮幾人能北歸。二十年前河上月。臨樽還共惜清輝。　無題　大車駟馬不回首。强項老翁來見尋。向人忠信去表襮。可喜政在無機心。輕談禍福邀重稱。所在多於竹葦林。翁言此輩無足聽。見棄知棄論材性。飛騰九天沈九泉。自種自收皆在行。先期出語駭僊聞。事至十九中時病。輪囷離奇惜老大。成器不

可千萬來自數莖霜白髮新又去驚動都城人都城達官老於事嫌翁出言不堪媚有手莫炙權門火有口莫辯荆山玉吳官大起燕巢當時下和刖兩足千里辭家卻入門三春桑木會歸根我有江南黃篾舫興翁長入白鷗群。　青學教授史子愚貫之惠詩一卷。　青丘多勝事二一屬君詩遇物肯懷寫揮毫氣象隨溪山千古待風月幾人知別後珠璣在高哦慰所思。　讀法芝上人詩卷。　道人信脚入鍾山卻爲林泉筆不閑状得明珠盈四百未知高價有誰還。　言詩裘說。　因慕曾名司楮爲五字聞功夫貪費日年幾半抛山盡說將詩去皆云得句還春官正公道回首淚潺潺。　諸公寄題林于山南華詩。　舍人詩待送南華曉華鸞然宰相鹿吟處瑞煙生禁柳寫時紅日上宮花喜看鸞鶴翔天際敢望鷗鵬化海涯于美右軍風格在閩州光耀幾千家。　讀學易先生劉斯立詩。　曩知學易妙通經今喜能詩得我驚宇宙膽山雄偉華廟朝端樂貴英黃曹劉難鼠終窮技郊島秋蠅便絶聲他日北山尋馬鬣二尊紅酒酹先生。　飲酒賦詩。　翹生風味誰能貶毛穎萹章此最奇到處淋浪翻醉袖有時搜索撚吟髭香浮玉蝗人爭彌句北鋼九世罕知文舉一尊邀座客翰林十幅寫宮詞。　奉訓宣教携詩見訪　句稽試史本無長欽秋初焚拜閑香五

年可憐蓋靖節二毛空歎老潘郎窮愁衮衮知何奈俗務紛紛爾許忙賴有高人慰岑寂袖携詩句過茅堂。　絶句　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花落花開人世夢衰榮閑事且持盃春風若是輕搖落何似從來不要開。　三分光景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楷磨貧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柰何。　京師素號酒色海溺者常多濟者稀吾子堂前有慈母布衣須換錦衣歸。　夢龍風來翠浪浮霏微小雨似深秋野亭終日捲簾坐清槭對啼黃栗留。　漫郎無處覓歸田江北江南水拍天手撚十年塵土夢秋風吹上釣魚船。　戴表元剡源集端上人求詩。　寶藥山中源恰師布衲百結面如癡十年桐憶怨在眼談笑甚似仍耽詩。　源公作詩可憐生亦有詼諧山林聲見說年姿妥嫌書霜類黛頂照人明。　陳秀才問詩於余次韻贈之叔宣　秋半說詩秋又闌覓從忘處更哦看不妨味熟心自悟祇恐業成身轉寒蔵木野風天唱和崩溪惟石兒鐫刊拔君更上最高頂莫羨千金游子鞍　雲麓文集無題世路多岐更崄巇乘桴浮海欲何之從龍不遇攀鱗快野虎先驚覆屋危隔岸有山堪避世隨身無物可千時陸沉草野吾何慨崛屈求伸護爾爲　猜遺源順齋叢稾偶賦　坎井荒叢變態殊奔奔相逐更相呼應憐寒

吏懸衣結不似明窗看畫圖。　讀近體詩有感。　東塗西抹眩妍欲趁春風事少年安得謝家水玉質不將脂粉汙天然。　八十怡愉鶴髮親子能承順一家春斑衣堂上歡頻舊華屋門前表額新遍國此時稱孝行清朝他日方忠臣我知是舉誠先務薄俗從今復變淳。　與德衛弟論詩書以贈之。　松姿鶴相兩臞仙閱世都過七十年得意江山元有助放懷風月自無邊古今青護奚從句伯仲塤篪耽使然天與吾宗真樂在大家心會口難傳。　賀秋谷公贈崇德應奉詩韻。　趙子能詩雪滿簪知言秋谷最爲深便教價重連城璧更覺聲如擲地金味向靜中時自得境逢佳處獨幽尋精蔥晨讀興三歎不意還聞正始音。　漫題　花下提壺勸酒桑間布穀催耕甚欲晴天行樂卻因春雨闕情丁復檜亭稾于昂寫薛能詩前年桂席水晶宮不見玉堂松雪翁今日把詩雙檜下北風寒思在隆中。　偶題　一事不能方近古六經何用更知新唐虞時世君臣會李杜文章宰相嗔。　絶句　南日西流近若華倒光還映赤城霞閑窗好客高相對獨幔黃金生酒花。　江上東華仙府春宵蜺旗扶翠車輪好風特地從西入吹落碧桃宵迣入。　好山故愛高鈎驪置閑不童作窓低五色錦花杯影落斷雲含雨掛秋蜺　海氣上天扶觸龍牙君燒色動芙蓉樹間

好鳥清相語不著野人春睡濃。　沙邊晴波漾漾金魚苗初上小如針將船載酒江頭飲水柳千株滿岸陰。　自愛江頭着雨蓑山光倒染鴨頭波鸞商即似天上下打鼓向人帆側過。　江離初長杜若新紫蕙紅蘭洲渚春楚天正遠欲有遺江上獨行淹故人。　柳下杯盤野老過柳間歌吹水禽和綠波南浦傷心別黃犬東門柰爾何　楊柳風輕欲干涼蘼蕪沙暖足春香水鄉父老茅堂酒不信王孫道路長。　北闕青雲車馬多南山白石飯牛歌霜清水屋釀春酒雨足野田收晚禾。　兩岸東風吹柳花小江新水帶春霞長林日出鳥自乳買酒上船人到家。　茅屋雞聲接近鄰短裳巾幗莫歸頻江鄉禮俗淳風在煙樹深深數拜人。　熟麥收空靈節施新秋詩過雨沉沉誰言畢賊閑無事老願太平渾有心僧盤谷遊山詩擬古　林茂眾鳥集鳥集木易摧水清孤月皎月皎波不顏飛鳥忽驚散步月空徘徊。　古意　世情若暴流傷嗟易盈涸適與良景逢百念厭酬酢兀坐幽興長正味深淡泊米顏日彰顏四時蛇赴壑月明無古今梅花自開落。　白鳥歸青山幽然意自閑馬飛忽不見山在浮雲間。　絶句　春鳥巧調舌耽不坐變心兀皐有鳴鶴舉世無知音。　折柳送行程交情見斷金長條無別用只要繫人心傳與編集雜詩　皎皎素月明娟娟含令

姿浮雲遷起戟貫景逐參差。山川莽回互。天地亦相羈。馬如寅昧屯。明紫
終不移。孤望有恒遷。清光耸义戲。 寸際屢所投。片言害所爲。行使怨賊
馬。豈復惜其良。榮辱俱自致。不適亦靡常。脩正未蒙福。爲邪欲何望。天道
豈違人。撫心徒自傷。 温温匣中玉。什襲慎自持。刑和始見賞。舉國競慕
之。青蠅遷言集。魚目亦相嗤。昔爲人所寶。今爲人所疵。保終諒無幾。逝者
已如斯。 白璧易爲毀。常惧世所猜。憂心日悄悄。自好反成怨。君子遠嫌
疑。胡爲倫自安。始知江山累。乃在半辭間。溢金信不疑。撲塵或子淵。故心
苟不易。既往復何言。 夭夭園中桃。鬱鬱松上枝。春陽發新榮。貞脆誰能
知。一朝繁霜墮。百卉各已萎。青青乃自保。不爲時所移。向非厄嚴寒。何以
别奇姿。 植蘭擅九畹。種菊故三徑。幽芳固殊姿。馨德良可並。峯蘭以爲
美。餐菊以資命。聽言理蕪穢。植使扶葉淨。蕪穢苦易侵。枝葉苦不盛。豈無
桃與李。貴此諧野性。窮巷有畸人。夙夜勤古道。敝衣適至骭。疏食恒不飽。
歌聲若金石。顏色終嚴好。豈無當世念。所趨惡他巧。美玉不足珍。懷義以
爲寶。 閒夜坐中庭。素月流我懷。鳴琴發玄思。俗音難與諧。微飈經前楹。
餘響正裴回。欲歌南風曲。聽者良已稀。顧言爲清廟。復感鳳來儀。 異人
言種石。可以致雙璧。千金受玄松。辛苦乃有獲。温其彼君子。韞櫝良愛惜

青蠅易爲汙。恒恐傷厥德。連城不顧售。思以置君側。淡然無與言。持之將
安適。 古意 人言道路遠。直傍天涯去。頭上忽見天。近於江南路。牽牛
一水隔。織女經年會。咫尺缺相聞。何況千山外。林清源集 雜言 太樸本
淳默。結繩已多端。書契起百僞。千載不復還。大道日已降。支離競客言。安
得萬象寂。俗厚如古先。仍當屏簡牒。置我六籍前。 禮樂說空器。詩書無
全經。仲尼已久矣。沮溺不偶耕。誰能吠庖羲。今亦無頁芩。我欲觀馬圖。黃
河清未清。 東家陶苦窳。適市日十千。西家琢瑚璉。待賈三十年。材輕信
易售。器重良自艱。世事每如此。古今無不然。 吾常觀四營。亦復悲草木。
秋風落人間。萬卉不敢綠。豈無岩穴英。槃槃若松菊。但得根本堅。自然耐
幽獨。 雜詩 高高九天雲。深深九淵水。龍行天淵間。升降若尺咫。況潛
通高明。神化有其理。吾嘗靜觀之。萬動根於此。 黃鶴飛高天。飲啄岡泉
島。靈龜困沼沚。神出萬物表。鶴齡不如龜。潛潛勝擾擾。養生貴全神。不必
蹈高渺。 人有一寸心。萬物交攻之。操持少不堅。一日九轉移。吾身不自
愛。物欲安有涯。存養寂無勞。天理可自怡。輪扁不讀書。心與萬物忘。屠悅
視魏國。不如肆中羊。正夫悟至理。遂能輕侯王。子雲空傳古。投閣何荒唐。
人生苦經營。役物無已時。達士順所遇。用舍俱坦夷。所以百里子。終身

五羊皮。爲國而國治。飯牛而牛肥。 嫫母飾珠璣。西施被惡衣。姿質不可
改。外飾安能欺。舉世毒中來。汩汩事分馳。有目不可信。有心安能知。吾
嘗登太行。杯勺視滄海。後來海上觀。太行一纖芥。人生信耳目。但見近者
大。達士貴内觀。至理可融岩。 義文不苟同。一語可斷金。利交信易合。對
面江海深。所以子期死。伯牙焚其琴。知音不可得。况復能其心。蕭勤齋集
偶成 古鏡徹肝膽。嫫母難爲顏。桂枝苦嵺繞。直士不可攀。小草有遠志
結根在深山。[illegible]奇篠翁。聊放斤斵閑。 四月二十五日作。 一熟經冬
望根芽。天生乃爾太奇偏。烈風雷雨間何事。不分來鶖作有年。 可齋爲
張東甫賦。 治生往往迷知足。商可爲心信善圓。秪有治心初不爾。直須
聖處著工夫。 五月十七日作。 片段殘雲魚尾赬。夕陽持向竹間明。教
教盡欸耳霖必得。似尋常變晚晴。 讀李卿諸君詩用叔經君使韻佳製
美君取足不求餘。神守安閑疾自除。道可濟時何必去。利如生怨秪宜
疎。水能隨遇知行止。雲自無心計疾徐。人處乾坤最靈貴。一皆實跡豈空
虛。 二十四日得。 四月已降何多蠅。驅去復來捷如鷹。撲緣眉目無可
柰。浮沈粥藥還相仍。族繁黨夥因病客。導神靜慮無由能。安得霜風一快
掃。九原瓠巴呼不應。此山集 信題 種穀屋東頭。種麻屋西趾。輕肥鄉

里兒。勉我植桃李。穫可療我飢。麻可緝我衣。雖無眼前樂。吾樂吾自知
已識浮雲似世情。歲寒老硯是心朋。平生不貸監河粟。自擷晉芹羨澗冰
虎頭食肉渾無分。關隱白雲幽桂叢。歲月催人空老大。江山遺恨歎英
雄。平生心事琴三疊。末路人情酒一中。柱頰西山成久坐。更無塵可汚西
風。 五言 大道昔凋喪。皇風日陵夷。簡冊飛秦灰。綱常復吳施。四海恣
痡毒。民命懸一絲。所以賢達人。矯矯冥鴻飛。或種青門瓜。或茹商山芝。是
皆保明哲。安能徇危機。我生亦何幸。仰際熙明時。文風何藹藹。治象何巍
巍。空谷無遯駒。賁然已來思。朝陽有威鳳。亦復覽德輝。 偶題 東風吹
綠偏天涯。野路晴煙漾柳花。鶴髮老人茅店下。一尊相對話桑麻。未本至
治集 作詩如[illegible]。 作詩如蟬鳴。強聒徒勞耳。不飽餐風腸。無關世憂喜。
固將守靜嘿。天機不容已。丹山靈鳳音。聞者爲興起。苟或有意。引吭輒
類洪。身無五色毛。聲出千人指。 絶句 倣劉叉體。 西北天無柱。東南
地折軸。安得宿瘤心。坐在西施腹。 絶句 文明街上千株樹。盡是都人
手種成。寂好暮霞迎馬首。參差樓閣綠分明。 絶句 主晴習平涓三月
二十九日戲足太平王無悔木兒乞 樓頭紅粉哭千場。樓下倉頭醉百
腸。却恠滿城春相祥。獸聲更比夜來長。 顏回盜跖自彭殤。舉世無人問

彼蒼爲國積身於遇賊。千年同是猜恭坊。　十年甲第合汙瀦。又作元勲
上相居。玉碗金杯同一死。吞舟剛漏網中魚。　彎弓射日是心期。槌碎天
東若木枝。空盡朝堂亡國老。五龍行可灌咸池。　不畏中天九廟神。倒懸
誰解萬方民。陳平不是安劉者。憑道真成妄語人。　薫風避暑借明光。緜
路傳餐出上方。列第彦雅半妃主。門闌部曲亦丞郎。　刑部雜笞田鳳驚。
宣徽雜肋厭尊拳。廟堂木偶韓忠獻。正笏垂紳只儼然。　南城北城千官
謁。十日九日大燕開。六詔干戈非我事。四方水旱是天災。　積金至斗不
然臍。一旦星辰動紫微。日午酒壚挑盡倒。家家扶得醉人歸。　道途相目
兩眉攢。帶劍垂紳漢百官。從此長宵背貼席。夜來思錄戴曹瞞。　明年多
稼滿王畿。壯士耕耘婦子嬉。更有餘波霑動植。寫鸕春泥飽鳧泆。　半載
無君四海忙。尚談功業敘祈常。璽書未下桓温死。孤負中朝一字王。　五
年相業自多多。攫髮其如木了何。欲使文章少遺憾。南山增竹海增波。
雲臺勲業絶郡倫。就弟封侯老此身。政事樞機付臺閣。向來光武愛功臣。
王沂伊濱集。與劉志善談詩。　風氣將習俗移。文章千變亦如之。當時
不是毛韓輩。雅頌寥寥説向誰。陳景仁集偶作　淯柳秋易彫。松柏冬常
茂。要見歲寒心。不勞而實秀。舒岳祥閬風集古意　客從南方來。遺我薰
風琴。薰風來易致。且奏易水吟。高浪忽起立西顧。變愁陰。征馬立踟躇。旁
人淚沾襟。壯士不憂死。怒髮竪森森。長揖辭四坐。秦關無阻深。燕客視秦
王。已若置中禽。一朝事不成。易水有悲音。請君且勿彈。此曲傷人心。　五
月二十八日四絶。　烏獨沉啼意。螢低照去蹤。艱危吾輩老。寂寞此心同
蜂影過窻急。雛聲出樹繁。經時不吐句。此日獨窺園。　雨來元有路。風
過本無痕。小立清溪曲。歌眠白石根。　院靜泉聲合。夜深蟲語多。近牀移
素榻。欹枕見星河。　口號　欲求善釀能好客。喜與老潘相往還。今日欲
求泉下叫。老潘無酒客荳山。　無題　墮馬烏雲懶畫眉。博山宿火翠煙
微。綠窻不捲青塵護。暖日青蟲化蝶飛。　江山有恨非吾土。花鳥相逢故
惱翁。百歲唯餘二十五。一春強半又成空。　宇宙千年更帝霸。春秋萬世
正乾坤。陰陽定位綱常立。於此推尋見本原。　谿草鳴頭相問綠。山榴雜
類一時紅。白鷗飛起無尋處。裊入梨花柳絮中。　綠樹陰中春雨過。乳鴉
聲裏曉寒生。紙衾木枕清如水。睡想山城又敍更。　清江似酒能迷客。綠
酒如江不醉人。似酒似江俱莫問。傷心最是豔陽春。　尋花不問村遠近
愛酒能論巷淺深。江上幾家官釀戶。如今南北忌追尋。　竈戶炊秔香似
乳。山童切餅細如絲。黃鸝銜得春愁句。玉管吹成楊柳枝。　白鷗滄海尋

盟主。黃鳥喬林命友生。燕子不來人獨自。東風扶我趁花行。　春風萬里
虞姬草。夜月千村蜀帝花。已矣莫論如許事。菜畦黃蝶遶田家。　杏花寒
氣退三舍。柳絮春光減二分。簾外遊絲飛冉冉。窻間野馬走紛紛。　欲問
醉鄉過睡鄉。兩鄉相役兩相忘。海棠應是此鄉物。醉暈深如午睡長。　老
鴈移也百萬回。黃埃極目漬沙飛。春風萬里梅花路。森森江南人未歸。
清絶　道人清絶在中霄。清絶因何生寂寥。敢愛讀書窻外雨。數聲殘剩
過芭蕉。　十二月初七日補綴舊詩寄正仲。　歲闌思飲酒。人老且捐書。
春日將輝貴。陰風爲掃除。花前看燈蛩。雪後坐庵魚。有約君無負。墻根摘
露蔬。　初四日作　雀飲梅心雪。魚吞水面雲。山居差有味。世事不堪聞
野燒窮狸穴。晴霄轉鴈群。溪寒春未着。閏月壓餘分。　三月之朔邑庠請
僕升講席。説詩泮水。正仲前韻以紀之。遂四次韻。　春服初成冠與童。聚
觀王式一衰翁。圜冠方屨還吾道。續社鈎邊見古風。技文猶待漢符赤。藏
璧不隨秦火紅。撃可短衣充博士。莫令城旦屬司空。　題潘少白詩。　海
飀既過天沉寥。老槃弄焰靜自搖。特山瞼稾適在案。讀罷不知山月高。早
從唐體入圓妥。更向派家事掀簸。盡裹六卷要我删。子自得之何必我。燕
騎紛紛塵暗天。少陵詩史在眼前。我才衰退空茫然。君能於此更着力。唐
體派家俱可捐。仇遠金淵集偶作　元亮真止酒。焰文不鼓琴。文章成小
伎。道德負初心。故友凋零盡。中年感慨深。從來麋鹿性。只是愛山林。　無
題　粉圍香陣畫梁塵。夢夢梨花漠漠雲。一夜春風忽吹醒。鏡中白髮不
須耘。趙孟頫松雪齋集襟詩　四時更代謝。物化常隨之。春華曾幾何。歲
月忽如茲。嚴風動高林。百草俱已萎。人生況有役。憂患乃真宜。棄置勿復
念。出入由化機。安得喬松術。還與世相違。　絶句　庭槐風靜午陰多。睡
起西窻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夢。閑看行蟻上南柯。　古臺輕靄滿几香。
研池新浴照人光。北窻時有涼風至。閒寫黃庭一兩章。　繞屋扶疏竹樹
清。飛飛燕雀共生成。貧家自笑無金彈。數樹枇杷總不生。　草長前庭不
用鋤。自然生意滿吾廬。何須直待生書帶。始信康成解著書。　橘子花香
滿四鄰。綠陰如染靜無塵。幽齋獨坐鳥聲樂。萬慮不干心地春。　自有天
地有此溪。泓澄百折淨無泥。我家溪上無人到。只疑身在青玻瓈。　春寒
惻惻掩重門。金鴨香殘火尚溫。燕子不來花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　湘
簾細織浪紋稀。白苧新裁着系微。庭院日長賓客退。滿池芳草燕交飛。
蕭索山川樹影稀。壠雲時逐鴈南飛。苦無淥酒酬佳節。猶有黃花媚夕暉。
梅花半落雪飄零。楊柳青青江水生。一夜東風吹鴈過。江南江北總多

情川源一片綠交加深樹冥冥不見花風月有情無處著物烟光景到
桑麻雲林脩徙鳴禽散秖有挈壺饒屋簷苦勸道人沽美酒不應無意
引陶潛　畫船南北水遙通日冥帽中篁竹中行到月臺逢翠碧背人飛
過子城東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揚夢隔水
山供晚轉愁　仕仕林集偶題　屠龍空已費千金蓋向東風理故琴萬事
總憑天對副一身笑與俗浮沉停春栽菊圃秋晚帶雨移松擬夏除世運
已然誰易汝白雲蒼狗等無心　野泉出壑江湖意山雨收雲天地心我
亦卷舒有奇事千金不逐世情深　張仲擧蛻菴集雜詩　先人有夙訓闡
在幼壯時豈意衰莫日乃復親驗之茫茫上天理詎可私臆知百年大化
中沵浪從推移佶彼杞憂者徒為衆所嗤　叔子隣家兒琛環記前身次
倩求師後一悟了宿因我亦清源洞蛻骨岩下人誤墮聲利區馳馳喪其
真所以付羈酒都忘賤與貧惜無還丹術高擧遺世塵悠悠笙鶴期矯望
三山津　寒日迫懸車寸陰老逾情晨趨理公務莫逐親墳籍宪往發孤
憤思來抱深惕理悟復相忘神助聊一息湛然擁襟坐栩栩鼻端白千齡
與化游不朽在方策聖哲有明訓學道庶有益　寒夜何晶晶中庭積繁
霜天風下河漢萬里沵玉光羽衣四三人各乘白鳳皇笙響發空際游雲

高馳翔無緣執霞佩挈結雙明璫顧花月中桂終古有餘芳　龍陵何崢
嶸行人且復止直上望秦川遙遙憶鄉里沵離肝腸斷悲歌不能已一身
已遐征未念同室子何殊轉蓬科隨風四散起雖得同根生不得同根死
吾恐古今泪多於隴頭水　春江梯芳草將以伸繾綣初期拾翠洲復道
滋蘭畹美人隔花深歌竟瑶瑟偃睇沵不可見怳怳心未穩佳時難驟得
鶗鴂鳴已晚秖有千古思緜緜延波遠　黎丘之丈人歸路逢奇鬼既為
鬼所惑又復鬼其子夏南消蜀梁俯影明月裏背走謂伏鬼丙又鬼諸已
此皆非鬼者特以疑故死憧憧姦佞徒情狀真鬼爾匿跡不自熟胡為滿
朝市　河淮厭兵禍械已多荒榛百里無幾家但見風起塵燕雀歸巢樹
豺虎飢食人鄉來脂膏地死骨今如銀沵亡使復業半種當及春安得百
龔召銷落為耕犢征討尚未息素何爾遺民陸厚幼壯俚語可人期不來
未霜菊已開湖山無改容坐對青崔嵬秋高景物奇倒指重陽催搔首鬢
皤肥堪薦登高杯兩山佳處多在昔曾徘徊雖今白髮生此興那能灰準
擬瘦竹筇日日相追陪可人期不來遠望越王臺　又和　可人期不來
懷抱何由開東郭路迢遞西湖山崔嵬秋風又已更不得詩重催多應了
畫債不為耽酒盃勝遊真可樂何事久徘徊夏情昔饒舌今知有劫灰公

當東墻遊興衣顧相陪可人期不來雲遮煉藥臺勝仲禮東菴集歎題
乾坤古今一中膚魚躍鳶飛觸處逢不假高明發人事貴冠那隱郭林
宗　偶得　滔天勢屈元無事烈地灰寒自有經獨倚枯藤一長嘯亂雲
妝畫萬峰青　學道無所得年來萬慮降病身便煖炕衰目喜晴窻獻課
生童幾挈書稚子雙人來問奇字載酒渺春江　血氣雖衰志愈真年來
溫故覺知新父貧多謝卿關敬漸老惟於道義親日月優游三樂裏乾坤
俯仰一閑人幾時卜築唐溪上分得堯民五畝春　訪遊寓興偶成　海天
春雨正靡靡半逐東風半作泥明日晴溪舟楫便看花直過畫橋西　讀
萬遷祿氏禹易之詩　鳳啄梧枝織錦雲世間組繡漫紛紛馮誰幽致青
霄上五色文章達聖君中原呈鳳集絕句　屋頭叢竹撼蒼烟風卷飛花
到枕前南寺有僧來問俗打門驚覺午窻眠　高彥敬房山集偶得　春色
無多子人生有底忙青山雲葉白綠野菜花黃宰康期方升溪橋愛古塘
林頭拈拄杖易得辨行裝貢泰父閩南集無題　隔樓理絲竹切切動人
情飲酒且莫散坐待新月生石抹良輔抱膝吟絕句　飲罷鄉高歌空齋
意如洗世既無知音猶俗聊爾耳　溪邊楊柳樹故故解逢迎桃李顏何
厚春風無限情　衣錦舞亂臂後鷹輕舟客與載花行勝遊可是當年夢

今向原頭學耦耕　當年八詠經行地零落交游似曙星為向金華仙子
道黃民無復贊青青　軒岐功德巍千古餘教民猶病瘥寡自笑腐儒無
補世窮途空自抱遺經東陽來往吳中路行色蕭蕭僮數程歸到家山閒
明月流年暗度若為情　無言春思歸桃李說與東皇未必知莫道山人
為計左敢將光隱累明時　謾題　雪深鷹字斷冰合鯉書遲江左梅花
發遙陽驛使稀　董嗣杲英溪集擬古　海上采珠人惟視夜光吐攜持以
為珎美價重合浦異哉足照乘放動獻明主遠物毒不實棄之猶糞土
河漢金氣老海月光陸離蟋蟀鬬我床萋萋有餘悲美人天之涯言旋杳
無期西風吹脫葉撫時傷所思　陳石泉送詩走筆次韻　依劉殊之仲
宣才方重相逢笑口開惡況敗人佳思盡寓公貽我好詩來夜寒歸夢迷
松菊灰冷塵蹤混草萊別後莫裁馳戀意寄梅須帶雪枝苔　漫遊集偶成
雪添埋屐齒雲容經山腰自載一壺酒微吟過斷橋　吟了唐詩看句
難倚樓吹起五龍寒夜來幾陣霜風惡一樹梅花不忍看　擬古九首
猛虎銜其子食盡熊狀兒攫人瞰高岡畫族取其皮獸惡然惡鶩患生非
所擬濯濯林中鹿三驅猶放舞　佳人無古今命薄同見忌醜妻不自憐
生憎妍者異漢宮惑畫圖楚殿寃掩鼻樓涼照蛾眉望因桊捐廢　寒星

炯徹煇偷兒見如月犀犬終夜鳴廻風響枯葉物情忤疑似世論惑所聚
出門復入門陌上無古轍　猢猻山野姿瑑傳可馴馬跳踉竊菽粟雖盱
拈土苴終憐性涓潔觸徼嗔哆他日圖肆騶此物豈共寫　越禾嵗兩
稔地徙冬更毛野人嘗衣食日夕常勞勞儔客何所事顧瞻首一搔豈無
歸歟興江海不容歇　鴉栖投暝煙雀噪起晴曙鄉來嵗寒心白髮今無
數逍遙學引年淪落恐衰暮朝來梨栗兒頗解誦佳句　登高望落日四
山煙霧生須臾暮色合天地皆況寘以待衆星出隱映寒江明感歎下石
徑村巷無人聲　日高尚酣眠紅光明户牖家人旋起遲附有疾痛否南
行海波長北上關塞阻我行將何之夢中遊太古　沽酒上山巔獨酌不
成醉遥呼山下人謂我狂不對但對樵牧兒謂我平生詩詩罷悲風起江
波動妾蛇　述古　士生聞道義異彼農工商動惟禮自繩敢以貧爲常
春葩豈不妍冬柏寒蒼蒼獨行衆所嗤壯懷常慨慷阿衡有聖德胼胝豈
干湯百里賢且智爲用五羖羊達人慎所託出處唯自強編懷賦梅羽真
有鐵石腸當朝折佞倖毅然卿六郎斯人已云没生氣変千霜　題李朮
魯公贈業子肅詩後　風雷未起滙注龍題品曾經相馬翁從此不須人
識賞驥黃牝牡世方工　口號　霜月入窗窺夢破華童事已更裁詩明

朝綱廢違人意不似三更枕上時　黄塵無日不馳驅冬暖旋寒年稔飢
還有洞庭千樹橘光生何待北山移　黄仲賓詩古意　憶昔君去時手種
桃李花花開令人喜花落令人嗟早知歸期阻胡不種桑麻未桑供蠶絲
一月絲工車麻熟得紡績縢司白成紗製爲裳與衣寄君滄海涯　山翁
詩讀東坡　蓬窗滴殘夢陰颷颯煩襟起讀眉山詩妙奇含幽深横江蛟
鰐怒列陣戈矛森寒泉激石瀨白日觸錦衾飛仙九霄上環珮時琳琳萬
里無定居一生多苦心遂令蠻獠耳得聞韶濩音回首叫閶闔衆喙駭且
瘖名高陸忠州氣壓李翰林如何棄不收白髮空滿簪至今三百載義士
空歔欷我生恨不早遺編散重尋長歌㶣按抑寫入薰風琴大雅集類善
卿承詩　陳詩昔在周盛日刪詩已是衰周餘祖述孰能加四始研窮我
已後諸儒嗟子用意亦勤劬聽音知政非迂疏願排閶闔獻采録坐變四
海如唐虞　無題　灤河開國世還淳職貢梯航罔不賓珠樹木難炎土
物紫駝黄鼠朔方珍雕題火老皴金珥漆齒菑王冠玉麟荒服年來朝覲
施包茅貢入竟何人　百年功業自天開化洽周南陋漢才未應每從東
海獲白禽還自越裳來黼衣玉斧嚴丹陛袞冕桓圭列上台政典有餘我
備晷秋風滿地獨興衰長流天地間集讀文山詩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

里飛塵九寘竭誰欲扶之兩肮絶英泪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鋋耀如雪孤
臣生死早已決禍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坐
盡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
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泪洒兒女別大
丈夫心一寸鐵　絶句　春光如佳人紅紫爲衣裳脉脉甚無情少年猶
斷腸王沂伊濱集題張仲寒贈桑文饒詩後　桑也有仙骨潛名醫藥中
飢吟十日雨客夢幾秋風賴有酒堪飲初無文送窮好將青白眼留看送
飛鴻　貢奎贈康伯能詩張景陽世紛空落木句法挾秋霜杖屨飛煙下
聲名翰墨場往來成二老休負菊花黄　青燈同兩夜貂帽共霜寒旅思
寧無恙歸書但説安瓊林勞遠夢仙鶴眷脩翰聖代求才急終期拭目觀
白石化群羊仙家自有鄉草玄甘寂寂作賦閗蒼蒼江路梅堪折山橋
酒可嘗雙溪今夜月千里定相忘　人生逐群動何路脱塵氛黯黯新題
賦麒麟舊獻文頹垣猶擁雪怪石自生雲嶲鳥將春信龎動報客聞　世
態浮雲變心源水鏡空時時書咄咄往往視夢夢覊落千年上江洋萬折
東梅花知我意的皪露檄紅　雜詩　寂歷珠花晚蟹籪小逕連寒村明
白水野寺起青煙三北非余恥一癡終自憐歸期何日是山月幾回圓

嵗晚難爲客地偏宜放慵城鴉驚戍鼓隣婦閙村舂木落山排闥蘇荒竹
附庸不材甘懶散何去復何從　曲曲高郵路茫茫伊淛田雲低明去鴈
野闊退飛鶩故國思千里君門隔九天窮途莫回首一望一悽然　古詩
一以送九然赴京尭入梁其二以謝張子文惠牋訪余伊上蒙簡汴中諸名
勝　山童照伊白日瘦埋雲黄雍容車騎都長卿薄遊梁文綵麗宮錦郭
枚斂其光我飄山林牢三見天雨霜公如左右手易親復難忘交深出苦
語愜於冬飲湯夷門二三友問我行與藏長吟歸田賦亂以因山章　拇
擅在江湖行止非所期誰云山澤間見此鸞鳳姿人生會面難肯惲鞍馬
疲遥迎長伊濵枯榆媚寒曦親友話存没學問訪闕遺醉語雜嘲虐曾不
我瑕疵君憐我踈懶我愛君坦夷而能致斯人豈謂余數奇傾蓋即分襟
歸馬三振蕃仰看孤雲飛搖搖心南馳山寒梅未破何以寄相思　寒月
侵山軒朔吹鳴竹牖夢中逢故人談笑共杯酒怪我想塵埃短褐幾露肘
相望挽天星相思令人瘦丈夫屬有念虚名等箕斗曾聞于公書出此釣
竿手平生張平子矯矯文章叟懸知月旦評應憶忘年友　賓鴻縣壁見
張雄飛杜德常二御史詩　嘉陵江水淨無泥江上青山是蜀雞古驛荒
涼誰與語故人詩向壁間題滄游集見心禪師適余武林寓舍出示翰林

虞歐二先生詩文讀之猶慕無已因成口號四絕 江城春盡柳吹花來
門東圃野老家稀石焚香生清晝抄羅樹底論三東 青城學士老江南
采上楞伽每共談求住况聞華蓋近龍門深處結雲龕 白頭承旨發歸
田健筆凌雲動百篇今日臨風數開卷虹光千丈斗牛邊 溧蜂東南厭
亂離錦囊驚見玉堂詩相期只合匡山住酒植藍輿訪遠師 古詩 青
山欲赴海臨流鄉躇躅潮水不上灘舟乃長崎嶇勞生圖富貴勇往算趣
起高深不可即顧乃忘其軀懸鳫仰飛鳥重淵羨遊魚寄語世上人安分
其勿踰丈性夫剌語雜言 蒼梧闕予劍何聞無祥禽鳳叟已長嘆斯歎
求之今區區達勻人義伯方浸淫汜年侈嘉瑞作物誠何心隱顯殆偶然
豈必聞韶音貴河千丈潭歲月亦已深矯首不可俟角里芝山陰 匈華
不並世擇遜無餘傳編彼萊與溱佳兵豈其天蔑霜一何微冲冰一何堅
誰謂知幾人尚候觀伊川斧袞了不公正閒雜紀年豈擬王仲淹而愧會
仲連 燕趙多佳人珠華街天街鄭曾有游女折楊弄青梅春風起姿媚
諧笑爭徘徊幽閨有貧醜脩絜不自妹縫布以為裙斷荊以為釵脩沙事
機杼蓬沓蒙煙埃誰將好德心為爾傳漸臺 枯桐斷山骨絃以冰蠶絲
信指發孤調悠然進希夷揚以寄吾歡抑以寫吾悲悲歡生我心無為他

人知我若有黃金不鑄鍾子期寄語伯牙翁絕絃良可嗤 答禪子問詩
法 汝家有子蘭詩體能入選爾后島可革往往以律變選律固無擇語
意忌膚淺大音尚和平至味貴悠遠歸歟事斯語妙理千萬變歐稱九僧
令不見退之擬過紅樓院 謝吳子與惠詩 解后西風野菊黃別來冉
冉歷三霜未償詩債如山重曾結交盟引夢長老病終年觀樂衰清談何
日到書囊開君讀罷多娛樂螢草春添■萼香 冬夜抄詩作 筆債窮
年老髮僧硯寒還復夜敲水西堂夢後無靈運夔府歸來有少陵諸老文
章凡幾變千年風雅欠中興矮窗燭稍成惆悵忽見梅花月一稜 經語
詩戲効唐子西 山徑之蹊去去蹤草門主實是誰家其生色也草交蔓
彼美人兮蓮正花 源泉混混出虛岩桑者閑閑人已蠶剪韭不妨千取
百種爪且喜二生三 偶題 窓涵山影月初斜門傍溪橋柳半遮獨客
不眠春起早一簾香雪嗅梨花風雅禍遺古體二十四首 殘燈結成花
枯木化為菌凋零如此物秀氣終未盡人心寂靈智自棄獨何忍聖門本
弘大揚瀝多援引曾高悲會姿直欲配顏閔流年急如箭髮白難再黷及
時不努力老大徒蠢蠢 樹木生有枝子弟教有時七年異男女八歲分
尊卑二五事書記逢人多禮儀三五學射御四五加冠纓令人謾不省古

道當如茲欲成高高臺為爾寬作基欲求深深井為爾遠為期不聞鄒嘗
學遂自粗且嬉人才日衰替寧為平下兒 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
母顧盼之百憂為爾忘維此慈愛心比同春日光陽和遠地脈草木俱芬
芳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堂嗟哉刀何短父母
恩甚長 上堂拜父母甘旨手自供入廟羅豆籩祀我祖與宗死者魂魄
安生者恩意濃一門無二志馨歎生春容豈唯黨里間上聞天九重祥雲
及膏露滋我庭下松 戢云唐虞遠不得身遭逢由來豪傑士世世皆時窮
蕩蕩桑梓樹遲遲杖履音未瞻父母容已起恭敬心樹木手所植杖履
身所任此物猶足重况彼鍾愛深父愛我忘父不聞歎與翕六親同骨肉
何以能相親 莫打屋上烏烏有返哺情莫烹池中鴈鴈行如弟兄流觀
飛走倫轉見天地情人生處骨肉胡不心和平田家一聚散草木為枯榮
我願三春日垂光照紫荊同根且並蒂蕩蕩共生成 妻賢稱夫禍子孝
寬父心不知何人語相傳猶至今室家兩和好如鼓瑟與琴二親豈不歡
花木羅春陰雖云一尊酒共酌還共斟物情動相夫安用備千金家聧在
婦聽承祭有遺音 內則紀孝養禮了著家思寡寡三代英於此猶見之
我欲繪作圖豈無丹青師丹青狀形貌情性那可為冬夏適溫清芳鮮在

盤匜二親未飲食如子渴與飢柰何報本心限以百歲期飛禽失其雷尚
且鳴聲悲創巨痛必深袞麻交涕洟聖王為制禮進退隨天時千人萬人
心一人心可知 燕人夏侯氏有女志獨高夫家盡傷滅節義終持操榮
華昔共享禍患今同遭妾身偶生存誓已埋黃蒿親戚勿訝我人類異羽
毛引刀斷耳鼻見義不見刀至厚莫如地桑田變波濤精金不畏火見此
兒女曹 結交須結心取士須取德古交金百鍊古士麟五色如何當世
人作事多傾側甘言轉相媚中險不可測青青好禾稼生此稹與縢堂堂
美少年化為狐與蜮 人心天機在利慾日夜逐好苗莫助長惡木先除
根斧斤一時縱惡木何由斷不畏根株深須憂筋力短 吉人語何少凶
人語何多多言易反覆簡默終無他明明白圭玷言玷不可磨有口號該
天有辯詩懸河心源一已放觸物生偏頗悠悠百年內榮辱當如何 離
離園中樹花開動無數或紅如施朱或白如縈素今日正自佳明晨不如
故易盛還易衰浮華眼前度物情何參差天地均雨露南山有松柏壽如
金石固 驅車入東洛策馬上西京須遇何表表莫非公與卿旗旌出廣
路百步無人行前驅與後擁不絕如雷聲人生處困厄孰不思寵榮此途
良足樂此任苦不輕丈夫既許國身作萬里城永懷鼎足戒無使公餗傾

五方各異氣，百物無全才。羹當配鮑竹，味聊調鹽梅，何品不適用，有根
盡須培。山中多松栢，城中高第宅。盈嘗千金裘，一狐難取白。　田單拜齋
將，聊墨衆狐危，群心劫死關，燕士不敢支。一朝寵祿盛，惜身思有持，攻敵
竟不下，犬冠空若箕，功名每如此。樹立終陵夷，國家匪憂虞，寵爾將何爲
進，懷首鼠計，退與救禍期，間非魯連子，身死節亦虧。　鸞鳳寡儔匹，玉樹
少枝柯，貴人在高位，骨肉苦無多，高居駕細馬，妙舞隨清歌，獨樂不如衆，
中心欲如何。東家借一軸，西家求一梭，織成十丈幕，周我堂之阿，至親隔
只尺，舉首如山河。　人生四海內，同作弟兄看，一夫向隅泣，滿座爲無歡，
豈我無衣裳，念爾飢且寒，豈我無梁肉，爲爾不能餐，群生本一源，有此惻
隱端，無爲自汩沒，功利日相殘，譬如同母兒，給之豆與箕，奪彼以與此，終
非心所安。　飲馬長城窟，窟中水無多，秋風動白草，水面亦生波，長城備
外侮，室內起干戈，非關絶地脉，乃是傷人和，不見豐水上，靈臺歌菱莪，前
有大雅詩，後有秦氏歌，鍾添得苦水，流毒如江河。　黃河西北來，云自崑
崙丘，經行非一山，回薄半九州，上有不測源，下有無盡流，萬化同此機，莫
知幾春秋，分明天地心，不爲淺狹謀，癡人用小數，顛倒苦無休，安得申韓
氏，化爲古伊周。　布帛文被體，菽粟味充飢，常人昧識察，舉世好珍奇，貪
奇不顧琁，刻玉當無厄，犬鉤播萬彙，瑣細各有宜，得時易長養，夫序徒施
爲，哀哉楊朱泪，濕向他路岐，正途甚坦坦，捨此將何之。　蜘蛛解布網，蜣
蜣能轉圓，萬物各有技，何人得安然，周公貴爲相，仰思夜不眠，仲尼大聖
人，易書三絶編，誰謂我有耳，不聞古所傳，一閑敢自情，勇往如奔泉。　好
龍非真龍，葉繪等兒戲，懼虎思虎傷，聲容凜然異，六經豈虛文，中有無盡
意，一從河出圖，光景不可閟，皎皎垂日星，悠悠在天地，青編積几閣，繙閱
何容易，曾參一唯諾，已往難再值。　勸爾一杯酒，君行莫匆匆，君心自欲
速，道路久乃通，東能窺大壑，西能赴崆峒，不憂歲年晚，但畏筋力窮，三年
刻弓楮，九年成一弓，制作雖云艱，爲藝則已工，小事可喻大，願君置胸中。
偶題　參脩隱居服，獨表外史冠，無用固應爾，豈唯能自寬，樹落曲延
生，鳥語浹相喧，墨卿悅性情，翹生知肺肝，求志一以遂，吹萬何足論。　絶
句　一徑繞將泉上過，新鋪石子侍閑行，絶憐數箇琅玕子，偏向闌干缺
處生。　蒼玉林中石一株，綠煙浮動似香爐，濕須飈下襄陽拜，狂客來時
也著扶。　白足過播三峽雲，蒼頭吹笛滿林風，狂花也有凌霄意，飛上松
顛爛熳紅。　偶作　黃陵樓中挑書卧，雙鶴長鳴驚夢破，青天墮下白雲
來，捲簾一隊楊花過。　汪復心達娃旁雒，自歙求詩。　汪淪自愛桃花水

淺，翰祇思尊乘湖，九十山翁莫相憐。題詩元沒得工夫，張仲實詩雜詩
西州有美人，被服綺與紈，一朝失所託，短褐常不完，朝陽如有知，流光照
心肝，去貧豈無策，此道非所安。　黃鵠橫天翔，萬里諒非遠，犬蟄鳴向人
稻粱不滿眼，豈無高舉意，欲去羽毛短，雲飛不我顧，悵悵秋風晚。　東風
吹衆芳，浩蕩川原春，游子莫不樂，我獨回車輪，常恐明月珠，翻受凡目嗔，
一特勢亦屈，萬世斯爲伸。　旭日耀清流，魴鯉游其涯，徘徊不忍去，滔滔
信如斯，青蘋一何多，鼓枻將采之，濯纓商我頹，洗耳真吾師。　驊騮困埜
車，仰首時悲鳴，可以喻我懷，憂憂不得行，昔爲空中雲，今作水上萍，嗟哉
秉高節，舍此焉求榮。　美女處空山，容華君爲比，馨香隨風發，蘭蕙爲之
死，時當青春闌，沉憂淚如水，聘者豈不多，所顧配君子。　雲興自東方，上
下何所之，終朝不成雨，悵望心依依，鸞鳥鐵
六翮，翻爲群雀欺，有懷不得展，生我將何爲。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一

二支

詩

元詩三

元程雪樓集李氏八十詩 憶昔申公八十餘故人曾為耕安車太平天
子思文治會向山中訪程書 又題許仲仁詩卷 殘雪詞林退食時小
窻開卷賞如絲音傳正始誰同調氣遍元和稍自持文字不隨前輩盡風
流卻許後人知霜清日冷梅花瘦獨對爐熏香欲癡 胡祇遹紫山集無題
此心本虛明百欲日昏蔽譬如鏡積塵不復加磨礪逾遠逾忘反與為
牛無異既無賢父兄學校久亦廢耳目所見聞伎兒雜魍魅習熟為當然
寧復知愧悔天道如循環亂極應運治尖哉賈長沙太息更流涕可稱漢
孝文苟且承秦弊詎特去古近三代良可繼失時而不為令人增歎喟
氣質苟不高百為皆瑣屑趨向日汙下逐逐營利轍年來省前非改圖當
勇決堯舜至周孔八聖吾恭慨立德與立言汲汲追前烈求心即師友自
語自磋切必待文王興庸懦非英傑松栢一出土便與蒿別已見千丈
姿從渠嚴寒雪 五十無所聞固為聖人棄卿余已六旬耳目漸昏聵雖

達庸鄙人謂我不足畏壯年不可追知悔當自勵倒行而逆施斯言何自
棄莊敬日可強憤悱通必遂壽考吾不知力進王良轡 夜行圖云差失
道苦不遠天明得正途歡喜忘呼喘我車願堅完我馬亦強健白日雖過
年僕御皆再飯周道直如矢良辰未踰晚聖域望九關觀光得吾願 拘
以形氣微與天不相似我心即天心人天本無二凡天之所有我無一不
備充去形氣私量包天地外知化且窮神述事而繼志彌綸復裁成了卻
大人事 衛青霍去病起身自淫奴所知勤畏隸何啻為涂吳一朝當帝
意想郅持兵符出塞三十萬入塞三萬餘無人問二子方略果何如李廣
飛將軍受制於庸愚敗死不封侯數奇良悲夫 賈誼真英才王道乃素
學孝文好無事欲為運離歎公卿盡庸愚厭已忌超卓鵩鳥亦知天飛飛
入帷幄不過庸何傷王道惜其湮 朝誦論孟辭暮誦六經言臨事毛髮
比一一皆差愆此病果何在不識我之天我天殊不遠性理即真源真源
一斟靜動止合自然泓澄百鍊鏡流行派萬川 去月呼使君今月呼叅
御而我竟為誰側耳随呼譽貴賤不自持甘為世枯榮譬如畫家筆汙潔
幾紅青又如渠夫幹從人浮沈升人生豈物耳終老無定稱夢寐驚寵辱
俯仰徇虛名 稟受作猛虎一飽肉百斤既殺為秋蟬槃飫風露畏二蟲

各有適不知天地仁人出萬物表反自畏其真既羨晉楚富復傷顏氏貧
物生本不齊安能同一均奪彼以與此怨尤徒非幸 顏淵問為邦樊須
請學稼同在聖門中人品自高下執一不知人王石俱同價所以三閭翁
寧死不迴駕 胃中富義理肆口能成文區區既問學漫費紙縷勤余生
適中年讀書頗有聞物外不能惑少覺德性尊聖域固云遠循序亦能臻
賦坐根眼力絕慮靜靈源四十無所聞安用瞻空言毋貪文字名正坐
蠢塵昏咕咕誰汝聞何異蚊雷喧書生太癡絕甘愛古語護坐看奇雲士
龍馬來高軼秋風墮木葉蕭蕭走前軒歲序與流水冉冉相馳奔 好事
得入手急行能幾多況復墮閑散萬慮成蹉跎惟餘誰作業搜扶傷天和
擾擾宦府間起落如驚波以茲銷年光寧載雙鬢皤 佐命惟勲舊忠清
三十年赤心思報國白髮要寧邊夢破烏江月神遊瀚海煙忠宣拜嘉謚
未讓伏波賢 得死公無恨思賢民自哀方期當柱石豈想便眾臺廟貌
參如在銘旌哭遠來從今調鼎手誰繼作鹽梅 七十衰翁與世疎閉心永
日共安舒卻緣當路憐愚直時有人求絕介書 昏衰敢不慎許可疎散
竟能誰重輕周道從來直於矢並驅九軌儘寬平 高下洪纖無棄物我
狀並蓄廟堂權固如滄海能容物容養胡為敝薦賢 書判身言已失人

況將末法委沙塵只憑胃次懸明鏡黑白妍蚩總識真 神遊八表默觧
姿造物無私却有私鍾秀千年猶旦暮何妨異代不同時 龍眠丐燃惜
英才誰問先賢與後來霽月光風同一處寫留人世洗塵埃 每愛高風
蓮社圖當時果有此客無龍眠何處曾相遇夢破三生向日吾 黃塵投
投萬枕蚪仙人舉何同一淀珍重畫圖燃杖藻丸苛神夢互從矣 皆豎
茅廬風清林野鵝寒鴈共春除畫歸暗隱無窮意何處漁舟不可尋 萬
里清江一葉舟月華西去水東流傷心不見曹連子何物人間萬戶侯
應命趙孟頫詩 丹青雖細藝能者皆高人請看宣和譜品分能妙神風
雲湖海士廟堂名節臣胃次同造化快哉入經營天地生萬物我亦能塗
真凜凜冰雪冬熙熙花柳春書觀蓮社圖真宰差凡塵世無王黃華青論
不復聞鋼臺趙濟之索言期世珍筆跡我未見詩卷何輪囷許與多名士
定如詩什新古人家數中當與誰等倫鄙俚敢斯惜酬報當殷勤寄我數
十幅黃華我比鄰 王仲慕之子持卷求詩 仲甫能尚友遺山善志平
草聖新樂章子孫宜世傳通來風俗薄情以勢利遷漢然見父執手澤徒
棄捐仲略吾世契有子乃有賢逆命四十年豐光猶炯然秋澗題訓辭著
文贈佳篇不鄙賤來行千里來乞言乃伯辭理盡拔筆還自得頓言通文

好世世金石堅　偶成　人材應時須用舍莫在己所以掩鼻笑正恐不
免耳生與噲等伍背汗增愧恥螻蟻既墜地未免寒餓死可憐奔競徒賤
辱無不至蹴爾而與之乞人且不視　愧磊曾中十萬兵故從卑拙默無
聲鶯回九合諸侯夢一曲高歌獲上卿　舉選科亡棄實才紛紛詭旨起
蒿萊誰知牛口寒微隸一論齊軀萬里開　小白雄開五霸原一時賢相
炫來軒只知國富兵強術不向尊周掛一言　退食委蛇百慮新漢誇事
業在經綸未時偶作登龍客無術然為入幕賓莫喜肥甘潤枯質曾無思
澤到斯民馬前走卒休嗔咤八議潛歸市井人　每恨平居不我知問渠
今日竟何施國人碌碌漫成事舉世靡靡與易雖妾順漸如隨侶鴈剛狡
自笑脫囊錐一杯飽食黃粱飯睡足槐庭晏日遷　命安齋主寄詩來把
翫歌吟卷復開似厭羲皇開日月要同俗吏走塵埃只知芻豆填壯腹不
識青黃是木灾試向碧天清夜望惡雲妖霧鎖三台年嗽陵陽集風子雲
袖詩見過且萬叙先祭酒與先人同朝之雅意甚古用韻為謝　白髮祭
酒公儀形古君子多士所共敬豈獨桑與梓吾翁幸同朝筆路時並轡治
風日以邈追慨徒倚徒子雲篤世誼攜來自檇李念我一破廬落落荒城
址遠以五朵雲置之五雲東我是老祠官未忘鏡湖水握手更細論書味
淵以旨嘉聞有青衿十載詩卞紙　失題　萬章餘事等嬉游尚想揮毫
剪燭秋從古殺青徒自苦只令醉墨可能求忽傳鷺立沙頭句又見鴻歸
天外州漢研去來須強省不由自己更誰由　王梅泉生日惠詩次韻答
之　堪笑衰翁作計狂又隨參看到漁梁未秋早覺凋清柳已老安能種
豫章誰似讀騷仍飲酒有時贊易自焚香梅邊有約君應記但愧年來久
覆觴　趙石心詩　試問吳兒歌小海何如廣平賦梅花一片心石無不
死平生不落徐庾家趙子陳陳有胃府雲根半夜生搖牙有時盤空吐硬
語更覺世上浮且麥誰能爲獎青藜杖皆莓荒盡天祿與辟邪　予與會
孟同游古心先生之門死生契闊今見其十年前與仲賓詩帥初既追和
于亦繼焉　擾擾人間萬事塵舊交無恙白頭新此翁因是同門友今日
真成曠代人千里貫音知絕識九秋落木見模陳也休頻把遺篇看說到
銅人更愴神　劉靜修集佳木交清陰欣然動人意況聞翁之風能不有生
氣此翁少有兒干戈鄉縣異哀鳴念飢孫相思勞夢寐自譬畢此生復爾
歡聚遂千里三往還覓扶藍輿至夜兩一方床春風滿天地家無十歲僮
百役一身寄故兒浣廁牏代姊理中饋生忘惸獨憂死免道路棄鯛河隔
故丘走送衛歸志大義今已全初心始無愧翁本不識書所知惟警事作

詩美翁貲亦以警士類　擬古　孤燈皓素色寂寂虛堂深偶彼蘭蕙花
爵爵芳幽林美人天一方佳會誓遠音我有一卷經洞徹天地心我有一
寸鐵蕩滌妖氛沉心定有天游淵乎秘中襟所得不可說此理神其歆
浮雲翳陽景靈飈扇我衣男兒志萬里誰復傷別離我生十五年世事循
未知慨然慕意氣遠與千古期高風不易攀俗紛亦已爲所習少我柜所
期必我遺哀歌仰天問生我亦何爲撫卹一太息宣夜中情馳人生天地
間太倉梯米微苟無金石姿耐此日月飛當翹玄髮歡勿取塵世嘆一笑
群憂失三五萬事非豈不志功名功名未來達萬物各有時時节不再違
憶昨初讀書人曰飢寒基今日追斯言誠哉不我欺屠龍無所用不如
學履豨躡鄉非所校不如囊中錐多少白面郎屈節慕身肥奴顏與婢膝
附勢同奔馳吮癰與舐痔百媚無不為丈夫寧餓死豈與齊腆期鴻鵠凌
雲志燕雀焉能知二禽登寥廓作鷄笑落雞世能盡佛兒吾將誰與歸
凡物能振厲即見生意融慢氣或少施衰飈不自充志至有定位敬勝多
奇功強哉復強哉德業將日隆　雜著　人生豈不黃終古謂之然孰是
都不警早起暮歸眠過足非所欲躬耕非所難但使願無違甘以辭華軒
正爾不可得在已何怨天自古有黔婁被服常不完榮叟老帶索飢寒況
當年何以稱我情賴古多此賢善惡苟不應鬼神昧茫然是非苟相形行
止千萬端世路廓悠悠聊且憑化遷居常待其盡任真無所先詩書塞坐
外弱子戲我前親戚共一處餘粮宿中田促席延故老斗酒散襟顏聊以
永今朝百世誰當傳　絕句　漢童出門望鷗鷺滿空下江水淡無情盡
是忘機者　今朝客爲求文主昨日隣娥借米移木枕質錢多舊帖看囊
不必要新詩　出門已坐十年違擇地寧容一物棲弄筆萬金空自許青
雲平地欲誰梯長庚只合陪殘月衆楚安能立一齊醉裏商歌動寥廓飛
鴻淡淡夕陽低　雜詩　聞昔飛狐口奇兵入擣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
年餘草木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韓說戰爭初　關嶺通山後
風謠採路傍地寒人好壽革淺畜宜羊用水如奴婢從川貯米粮西風如
有約乘興即吾鄉　克山唐故國淳朴帶遺蹤種果狀奴力開田享素封
來牧多上藥景仰近神峯夢寢驅黃犢巖居一老農　冀北高寒境共靈
海嶽全期丈若程邵家世亦幽燕祀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此盛事
瞻仰在作年　何事招提好山深馬可驅松巢依映帽竹溜細通廚箇來
千封戶雲屏四盡圖冠巾如我甫白鹿起規模　巖居訪高道少曰在風
塵回首話前事依稀厭此身江山資寇盜田畝化荊榛領將天倫重無君

慈殺人。　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杳有陣，漸入翠成行。脉穿休危石，牛蹊帶小塘。園茅奄如畫，可惜是逃亡。　一語喚醒瑞巖老，千言不昧草庵歌。閑人爲向忙人說，佛法元來本不多。　老兎雖雖自有春，畫氷徹底照來真。驢鳴畢竟渠皆聽，解識天機得幾人。　水華庭草思悠然，風月濂溪有正傳。二十四年程主簿，已知隨柳過前川。　天教觀物作閑人，不是偷閑故隱淪。要識邵家風月興，一般花鳥華山春。　寒氣害侵一半春詩家道體說來真，不教嬈入雄雞口。誰喚南窻打睡人。　湯鼎石壇老眼親，陰陽誰見屋中伸。年來併識頻家樂，十月天教薺麥春。　漫記　天甚高懸兩部蛙，水光山色照黃家。忘情不使真忘得，憶竹栽蕉強自誇。　我自無行即是藏，更將何物要韜光。東津幸有牛溪在，却向長安說醉鄉。百錢破釜發長嘆，一局蠹棋爲解顏。擾擾自無安脚處，幾人打透利名關。　應物何嘗累我真，禪家佈死強忘身。昨朝一讀雍行錄，卻笑當年墮甑人。　漫題　乾坤未覺化機停，世態難逃醉裏醒。共見白雲又蒼狗，豈知蜾蠃即螟蛉。　偶作　爲貪風月重登臨，感慨幽懷不易禁。靜裏形神君與我，眼中興廢古猶今。區區此世真何物，落落平生只寸心。閒道江湖好煙水，飛鴻滅沒有遺音。　偶得　血氣雖衰志愈真，近來溫故覺知新。久

貧多得鄉閭敬，漸老惟於道義親。日月消磨三樂事，乾坤俯仰一閑人。幾時卜築唐溪上，分得堯民五畝春。　自覺筋骸老漸頑，曾經堅耆度危關。清霜烈日留身後，秀氣春風拂坐間。自有頹波如底柱，莫教秋色避南山。雲鵬枕鷺今無地，幾點江鷗盡日閑。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　敏之學士遠寄新詩七十韻，拜讀之餘，續貂以尾，聊資一笑。　壯年多轗軻，晚節歎行藏。故國頽綱紘，新朝明德香。雄材能傾莽，大量固難量。迭出神兵速，無敵我武揚。本圖服叛逆，何止窮譸張。西討窮于闐，東征過樂浪。慧使天墨壓，光動太白鋩。蹩蹩車徒盛，鱗鱗旗皷望。天皇深貴重，賢帥廟謀臧。江右將禽楚，河陽已滅商。英雄皆入彀，強梁敢跳梁。採訪軒車鬧，司晨官吏忙。輕徭常力足，薄賦不財傷。勲業超秦漢，規模邁帝王。流言無管蔡，奇計有平良。增葺新文物，耕耘古戰場。蚊龍方奮迅，鵰鶚得翱翔。偶遇風雲會，争依日月光。永觴千古恥，一怒四夷攘。虎帳十年夢，龍庭幾度霜。迎風初請命，出郭遠相將。父敢真宜死，寬恩何敢當。赦書民有幸，歌詠壽無疆。扶杖聽黃語，稱觴進白狼。散財竭庫藏，拔將出戎行。政絕仁猶在，周傾道不亡。禾招燕郡內，入覲大倉傍。戎服貂裘紫，星軺駿馬蒼。中春辭北望，初夏過西涼。瀚海滷而湯，陰山彷且僵。開雲迷去路，珠雨濕行裝。出處空興嘆，風光

自斷腸。典刑陳故事，利病上封章。天下擭深溺，中州冀小康。風俗永寇亂，壽萊要優長。痛疾如神附，遊魂哭鬼伥。仁術能肯肉，靈藥起膏肓。避禍宜緘口，當年肯括囊。遣蹤心欲剗，涉苦膽先嘗。北漠絕窮域，西隅抵大洋。詩書猶不廢，忠信未能忘。氈穡連聰帳，繩穿朽脚床。郊行長野興，人靜若禪房。回鶻交遊熟，崑崙事跡詳。風煙多黯黯，雲水兩茫茫。災變垂乾象，妖氛翳太陽。鼇龍三島去，蓂葉一枝芳。明主初登極，愚臣敢進狂。九疇從帝錫，五事合天常。大樂陳金石，朝服具冕裳。降升分上下，進退有低昂。拓境時方急，郊天且未遑。應兵無血刃，降虜自壺漿。案堵無更肆，困畝不饑糧。衣心尊德義，聖政濟柔剛。恩澤涵諸夏，威稜震八荒。勢連西域重，天助北方強。舉我陪三省，求賢守四方。錦衣稍乘褐，肉食棄糟糠。隱逸求新仕，流亡集故鄉。百官欣載舞，萬國願歸唐。耕釣咸生遂，工商樂未央。會將封泰岳，行看建明堂。每嘆才雕篆，長慙學面墻。君恩于久負，賢路我深妨。屢餘恒憂懼，持盈是恐惶。故山松徑碧，舊隱菊花黃。大守方遺馬，初平政牧羊。厚顏居此位，若已納於隍。吟嘯須歸去，香山老侍郎。　雲漢遠寄新詩四十韻，因和而謝之。　先久符大一，天相丕丈昌。泛海難追蠡，封留欲學良。撫形伴珠玉，朽木厠松樟。直節心雖赤，衰年鬢已蒼。伴食居相府，無德報君

王。草甲濡春雨，葵心傾太陽。大旌歸禁闕，成算出巖廊。自北王師發，平南上策長。皇朝將革命，亡國自頽綱。漢水偏師渡，長河一葦航。股肱無敢隋，元首載歌康。號令傳諸域，英雄守四方。大勲雖已集，遺命未寧忘。萬國來馳幣，諸侯敬奉璋。兆民涵舜德，百郡仰天光。大有威如吉，重乾體自強。碩賢起編戶，良將出戎行。太廟陳籩豆，明堂服冕裳。宋朝微沒滅，皇嫡久成戕。政亂人思變，君愚自底亡。右師潛入劍，元子直臨襄。殺氣侵南斗，長虞壯玉堂。方猶藏寶玉，劍未識干將。皇業超千古，天威聳八荒。元戎施虎略，勇士展鷹揚。武偃元封跡，文聯貞觀芳。宮庭敢諫鼓，帷幄集書囊。佇待御雲見，行觀丹鳳翔。武文能迭用，威德是相當。多士思登用，遺賢肯遠藏。詩書搜鳥篆，功業仰龍驤。國用恒無闕，民財昔不傷。八音歌領雅，百戲屏優倡。聖澤傳朝露，明刑肅暮霜。永安塵劫祚，一混九州疆。重任司鈞石，微材匪棟梁。思歸心似醉，感娩淚如湯。敢予終辭漢，黃公合隱商。窮通真有數，憂樂實難量。雖受千鍾祿，何如歸故鄉。　與貫仲論詩　論詩夜夜費膏燈，與尋玄機似衲僧。示我鵬南圖覺海，欲來梓去未之能。　和彦長老絕句　生死與涅槃，都如昨夢耳。覺後笑呵呵，無彼亦無此。　只識耗盤不識金，耗盤釵釧本真金。一從打破疑團後，物物頭頭總是心。　高庭英索

詩獨爲一絶　一川秋色滿東籬雁字行行自寫悲試問有誰何所有黄
花紅葉總堪詩　錄寄新詩呈沖霄　沖霄醻安王泉詩愧我年來無好
辭錄寄新詩三十首莫教俗子等閑知　松月老人寄詩因用元韻　談
禪語教不知家芳草漫漫去路差杓卜虛登本老皴盤星錯認洞山麻全
無去就論空色誰有心情既照遮松月野僧須薦取釣魚人是老玄沙劉
文貞公集古詩泛言一百二十一首　天地合二五蒼蒼皆所生人爲最
靈物秉彝初混成嗜欲既開鑿昏雜難自明聖人設教化同復純粹精
乾坤六合中道義皎如日人心動靜間應對二而一爲善有高明爲惡無
暗室小人悖之凶君子修之吉　聖人所定正易書詩春秋如天有四時
不息長周流集義充浩氣賢哲知當修拳拳罔無怠歲久同交游　是教
得土生震夫桑勞苦時或偏雨暘功須旋添補不耘苗不興助長大莽鹵
隣翁慶有年心休生蠹蠱　天地有晝夜日月或升沉聖賢平道義體古
運明今窮通無損益一貫存中心貧賤既不濫富貴焉能淫　放心宜早
收無令恣馳逐安宅寬有餘正路直無曲雨露晝夜間滋息牛山木血氣
易致衰耆欲何時足　人生天地裏心腹居人中萬事貴中立中立無不
通偏倚過不及其道非由公公心普明明白自懸蒼穹　有身須有心有

心須有事有事須有誠有誠須有至至者無不通通者無不遂遂者存於
公公者合于義　聖人立人極法象師乾坤乾坤周四德萬物生春溫生
生復化化至善繫心根文藝屬游泳道義長推尊　天地運四時四時行
萬事人居天地間一理貫無二用事體其時上下自合志合志義在中中
在正可示　至道體無朕一理長分明廣大備天地二五合生成惟人號
靈物乃有純粹精立極定中正乾元亨利貞　人欲蔽天理不明同暴棄
復來還復來復至無復地乾坤動靜間浩然充集義存神過化時昭然見
誠意　人生一百歲世事千萬端今日有明日默次凋朱顏詩書同造化
移物勝還丹少壯當努力寸晷休虛擲　遷惡改所同見善遷未及三人
必有師存心莫偏執寡過違時中性成如素習聖門永不閑肯來皆得人
　道義罔無間時命或有窮無間必當敬有窮莫倖通在此不謀彼行處
惟宜從雲雷遂經濟枯草生華風　富貴非永持人皆有天爵可求不可
求趣舍無交錯幸得啓私慾才術展穿鑿須知君子心義外都無託　爲
教首孝弟爲治先農桑大綱若能舉眾目還自張天下本無事庸人何太
忙春風動黄閣萬物生輝光　三獻兩遭刖克誠終不惡良玉苟藏藏足
在将何若紛紜浮于心盡道古人錯願學古人錯莫學今人淳　斜月挂

樓角秋色夜還多閑雲自嶺塹林鳥思舊柯青山豈過遮白日空踏距春
風幾時來二一吹着拔　梧高鳳不來一葉凋金井幽人想鳳儀祇梧憂
延頸雁宿蘆花灘鳥飛明月影白雲不覺秋西風江水冷　南山有佳氣
北嶺逆相望歸禽棲高樹煙水明夕陽雲霞淡無色草木翻青黄淵明不
飲酒籬菊爲誰香　閑雲不肯飛戀着西山住長風不惜情吹散無尋處
山下有幽人携節日成趣向晚獨歸來茅齋樂貧素　大賢守易簡一物
曾不差庸人騁私智展轉事如麻千慮苟一得後世爭相誇源遠流不返
何處尋歸槎　清泉日夜流知爾有憑據盈科還又行一息不停住碧雲
出山來不想還山去佳人望眼花鴉亂天將暮　高明若有畏下愚安敢
欺凡生在穹壤有性寧無知悖出必悖入相還如刻期孟子既不妄反身
奚復疑　絜矩譬良匠忠恕道不遠横逆忽來加平心宜自反既直徑可
前循屈使當挽君子之德風何草不能偃　三十至四十又覺十年非後
事不能慮今日當知歸春風吹好夢蹤騰明朝暉北山存慧帳猿鶴久忘
機　一水東北流悠悠入滄海二山西南横青青色不改中有讀書人書
中見真宰如秋明月珠暗室生光彩　李白決蕩士高明四海間爲愛一
杯酒辭却萬乘君還山酌明月明月埋陰泉長風爾有力爲我披浮雲

可愛王右丞幽情因畫託寫出無聲詩胸中異丘壑巖樹秫萋萋伏風也
吹着日月曾幾何枯榮不凋落　三老煙霞病沈郎風月愁各自有生趣
未肯同追遊黄塵滿行路路遠生白頭長江鼓高浪迴舟不自由　峩峩
太行山清清磐谷水山色共見佳水味誰知美去問李先生萬事果如此
先生一點頭無言有微旨　南風差有力吹散浮雲陰佳人慕君子策杖
同幽尋豈無一尊酒慰此方寸心明月來相照歸鵶集暮林　群水皆註
流孤山能自立寵辱不驚心到此要熟習玉井有清泉百執除一吸渴皆
莫號呼綆短苦難汲　駟馬相如貴六印蘇秦還漁父不識字長伴鳧鷗
閑汨沒是非叢奔走塵埃間十年不改舊青眼望青山　風雲慘淡中干
戈積五季希夷隱華山昭昭見天意百川自東流孤蟾亦西墜扶桑日出
來覇鈎猶軒轅　純袴仕宦內布衣㒒人中不謂萬金富甘受十年窮詩
吐清明氣酒澆硯磊胸百尺高樓上幾箇陳元龍　海東有蓬萊神仙居
絳闕閑人一草廬無才罷干謁萬籟寂不聞孤雲亦如歟盡室生清光高
山吐明月　木落不悲秋花開那謝春榮謝自然道誰是道中人道人不
可識滿目飛黄塵荆山雖有玉水淺石磷磷　落花不着枝啼鶯不識口
東風未肯閑溪邊弄楊柳幽士一茅廬塵路厭奔走枕上看青山薰風入

南牖。小池流水細。皓月秋風清。風水一琴響。月池雙鏡明。天晴夜參靡
斗轉參斜橫。吾家樹枝穩。烏鵲緣何驚。 孤心應有懷。萬事但無累。歸雲
入好山。砥柱謝頹瀨。清泉灌稻畦。生涯非分外。冥鴻任往來。天宇自寬大
孔子有美玉。韞匵而藏諸。善賈是貪利。有求無不沽。中年亦云往。九夷
皆可居。我不孤天下。天下寧我孤。 寡言養精神。多慮困心力。忘情不及
情。鮮有中庸德。守六知地貞。用九見天則。自反既能痛。所向無寬窄。 獻
書自可薦。選士果誰賢。宰相調九鼎。將軍安四邊。北溟有鵾化。南山無豹
眠。子孫千千世。乾坤萬萬年。 地庫藏寶刀。天機織雲錦。錦成刀所截。段
段稱絕品。製為天子服。用人要詳審。萬一得其人。九重可安枕。 聖人揭
日月。小子囊螢光。照照不能遠。飛飛空自忙。誰啓聖人道。能止小子狂。來
此日月下。莫彼妝螢囊。 鳳凰食琅玕。烏鵲啄穢秕。試與琅玕食。掉頭於
不唯。欲問何所為。只知穢秕美。儻有食之者。必是鳳凰子。 賢人輔九五。
天下歌升平。一朝開正道。萬古垂鴻名。名為世所尚。道乃人當行。道行名
自行。苟取夫天成。 名器慎所守。非人覆公餗。有功然可封。無德豈宜祿
勿矜才有餘。當憂道不足。能用心休休。天下皆受福。 為愛山中境。長見
山中人。山人解服錄。體健心無塵。流泉既清耳。孤雲還伴身。相邀坐孤石。

語默而情真。 潺潺何處來。澀澀青人耳。尋聲到山根。有泉激石齒。兀坐
聽不休。天地皆同水。日暮下山來。山上白雲起。 閒闊林中鳥。優游波上
魚。不知有弋釣。緣近道人居。道人日蕭散。魚鳥長自如。飛花飄戶來。亂點
讀殘書。 枝頭載好音。黃鸝初弄舌。春工物色華。處士生計拙。囊空無一
錢。吟彌當佳節。持花不肯飛。堆作堦前雪。 江海饒闊塞。車馬衝塵埃。功
名果何處。萬里勞英才。梅逐雪飛去。柳傳春到來。若無一樽酒。懷抱頓難
開。 白石不可喻。青山未能逐。富貴吾有天。貴蓬豈富蛆。秋風自西來。木
參往黃。想東家酒熟。持為我留一醉。 幽林通一徑。中有野人家。不知堯
舜道。耕墾為生涯。父祖有遺訓。畏事勤桑麻。為問何時節。桃李始開花。
車去馬還來。充塞長安道。一自鬢生華。五湖歸豈早。行客雨晴時。共愛青
山好。却恐住山人。不肯山間老。 草舍清溪上。車馬少經過。江山麗春日。
鳧鷗戲晴波。東風弄楊柳。好鳥來吟哦。歸舟沒煙靄。隔岸聽漁歌。 何物
比君子。牕前幾竿竹。夢斷落雪聲。清風滿茅屋。華髮生有涯。頑子自知足
春來桃李花。紛紛動人欲。 曉月當牕白。黃鳥剝枕清。驚破幽人夢。樹頭
聞鳥聲。起來僅盥漱。案上書幾帙。閱卷得餘意。惟自知幽情。 水津百川
流。春來萬花發。清風動黃閣。麗日明丹闕。不飲貪泉水。誰清首侍歲遠客

幾時歸。子規啼曉月。 秋霜徹夜飛。肯恤山前草。孤松倚北巖。千年不枯
槁。至誠久自通。天地有常道。悠悠世上兒。只見眼前好。 宿鳥落高樹。夕
陽下草廬。亂本雲覆盡。道者靜看書。得意首頻點。無言心亦虛。世情難混
雜。不是與人疎。 葉落林自疎。林中見來往。豈知林外人。天地更高廣。羲
和行四時。萬物有消長。青雲照碧溪。古今同俯仰。 眉頭但舒展。生涯頗
有些。十年何所積。文書載五車。富貴眼前花。開卷自能遮。出門見新月。一
曲玉櫳斜。 天地設如機。日月忙於織。白髮換青絲。生疎太相逼。蝸牛兩
角間。抗敵觸蠻國。紅白桃李花。隨分有春色。 青女侍白帝。夜作秋霜飛
草木盡黃落。松柏獨何依。地白江山老。月明星斗稀。憑誰把鄒管。為我吹
春歸。 東園勝可游。長携一壺酒。天地豈無情。春風盡花柳。將尋桃李蹊
幽禽喚回首。午醉乍醒來。城樓橫北斗。 帷帳靠林水。清勝讀書堂。白雲
自來往。六合包混茫。人皆惜春色。我亦惜時光。千金買不住。老却富家郎。
曾遇終年飢。殺栗亦知貴。若受三冬寒。細絮肯輕費。淡淡聖賢言。省來
真有味。臨事能不差。天地入經緯。 行雲不行雨。長繞陽臺飛。高唐夢已
斷。巫山空翠微。宋玉謾為賦。仙娥何處歸。此事果非誕。淫風理所譏。 織
女連夜忙。衣裳未遮赤。田夫帶月耕。朝夕無米炊。私家亦云贍。官中輸斂

急。都城買笑即。千金不愛惜。 君子有佳會。由禮相追陪。時當置肴核。要
與春風期。酒歡不在醉。笑謔盃行遲。桃李侍明月。人生多別離。 事冗貴
閑人。心孤慕良友。松泉暑夜涼。寬襟一盃酒。葉風捲涛陰。明月入我牖。誰
似陶淵明。彭澤謝官守。 羲和挽六龍。行此夏日長。薰風何處來。惠我南
牕涼。詩書在前几。開卷心生光。富貴是何物。世路爭奔忙。 策杖過前村。
黃雲看禾稼。行行重行行。行到西山下。都城人事多。飲食曾不暇。念此百
年身。合得幾時假。 禮一分有殊。尊卑蓋天命。萬世錯亂門。立名皆自正。
治國如養生。飲食要溫清。元氣若能調。五臟安得病。 寬猛政事和。賞罰
善人進。蒼生際海隅。十室有忠信。知可使當行。見弊豈宜順。萬事不剛生。
到頭無悔吝。 開國頼王師。經邦在良弼。君擇將相二。民歸法令一。皐陶
格有苗。周公戒無逸。茫茫天壤間。得人諸事畢。 井田既不分。誰肯各安
分。一無僭石儲。一有萬斛運。究竟已知歸。冥鴻更求進。 一日利源開。千年
塞不盡。 先行言後從。言行本無二。當用忽差池。却是兩件事。 海棠花無
香。玫瑰條有刺。君子慎樞機。下流多謗議。 服順自勞謙。鄰生不讓長
峽傾瀑流。滄海有容量。百司邊豆間。三公廟堂上。巖巖南山石。赫赫萬夫
望。 陽春足舒暢。嚴冬苦淒慘。東風儻有迴。萬物有深感。天君子自為日

月代周覽高明既聽卑誰非露肝膽 禮義不自持機防爲誰險善小尚
人稱惡大定難掩言行君子樞顛沛要拘檢一出難再進所生安可忝
語默非不誠寸心惟自得人情利害間萬牛空費力昨日園中花今朝路
傍棘四海皆兄弟誰是真相識 金石亦要穿忠義果如此忘身遺道行
虛名半張紙誰云生可輕事蓋有當死螻蟻不爲後斯豈人情耳 藉地
用白茅君子過於厚庚惡矜不能仁心人固有浮生都百年損益在三友
客從遠方來木李報瓊玖 天地總生成羲和調四運邪正忽交差陰陽
有逆順著氣千春溫牛喘恐行近蒼生喘更多邴公胡不問 赤子將入
井游絲命懸死客從何處來趁秋如有使餘情豈暇生惻隱自及此乃知
人心仁不獨子其子 老黃拜後將關公恥同列使以親舊論能變怒爲
悅一語開人心萬事自明徹千里未同風連床無話說 今人有聲詩古
者無瑕璧詩傳璧可懷兩物俱當惜東西十五年只作塵中客詩不堪璧
論路人多眼白 青女行雲秋籬菊開金餅姮娥在月宮盛比人間冷詩客
未忘情得句忽如雀驚鳥不肯眠庭梧轉疎影 以殺若止殺難難念難
空四海關兵威草木沾腥血願天生猰獸食盡人間鐵無以結兵器戰爭
應自絕 游魚樂水深歸鳥忘林迥飛潛固不同所適情無等達人無已
事山林在鐘鼎紛紛晝欲問恬淡定誰肯 太山青寸雲須臾遍天下中
有行雨龍祈祈濟枯稼如何根黃姿趁攢歆相拶北明荀物歸茅盧自閑
暇 虎狼亦有仁同類不相食人生天地間往來幾能息大路偶遭逢何
暇截荊棘行程大家忙轉首各南北 乾坤處處寬萬物自從偏蝸牛兩
角間戈戟未曾息古往今又來到底誰爲得青山爾何能束手推群力
本是山中人長作山外客幾年不還山頭髮半斑白鴻去又鴻來寒暑太
相迫鵬飛不到邊誰謂乾坤窄 白璧本無瑕相如元妄作連城既不還
奪與有何錯後世少窮源沿流漫穿鑿私智得縱橫丹心總難託 春從
何處來楊柳黃金色堂前燕子飛恰似曾相識碧雲望眼中佳人沒消息
青山一片石目斷情無極 明河天上流還向地中落地神不能收故出
一杯杓源源成江湖漫漫通海漢蒸氣化雲騰結爲雷雨作 忠義萬世
推豪放不足法晉人蔑禮度謙恭爲褊狹如意擊珊瑚枝枝氣相壓迷途
不知反社席動戈甲 秋霜著菊枝夜雨打梧葉幽士一槃燈文書苦涉
獵青雲惜蹉跎白髮歎勳業鄰兒不識字舞斷雙飛蝶 明月不可攀去
地八萬里姮娥住月宮孤清更誰比幽人步閑庭夜色涼似水足下玉臺
生叢風吹不起 閑情與時適野興臨溪多斜陽在高樹鷺鷥浮清波暮

光輝花柳好風來自和孤舟沒煙霧隔岸聞漁歌 爲善益本分成功皆
偶然腳下自有地頭上誰無天萬事莫勉強一誠須精專盡其在我者窮
蟲非所偏 天地兩儀間君子有容德誠厚於中情詩人辭不通于將與
莫邪觸物豈常先上善非善爭袖手推鋒刃 俊展一杯酒暖氣如還丹
霜風飄沙漠不覺衣裳單歘歘面上熱緯緯心頭寬若得海爲酌應迴天
下寒 今古混沌中誰能窮鄙美孤憤與獨醒入我寬懷裏一日醉一場
百年都有幾欸霜上鬢來春風吹不起 既生莫能免將來還許息只除
打見在一日十二時遇酒醉於酒得詩賦作詩物情各自適天意元無私
神畫容宇宙挑蟻夢公侯說破不爲怪一笑長江流高峯有明月桂寒
風露秋勞節步庭除聽遠啼猿幽 騏驥困驚駘蘭蕙藏蒿草懷才避世
者豈愛林間老善道不容行浩養樂天保儻有乘時爲佩王心如橋 山
澤先龍蛇窟穴聚鼯鼠不肖與仁賢豈可同時語寒鴉集暮林孤雲去無
侶德輶一鴻毛鮮有人能舉 尺蠖屈求信龍蛇蟄存身胡爲不前進貧
者恐傷仁顏淵惟樂道原憲不憂貧優游任時運未見德無隣 百年駒
影過一衲野情幽順友開三徑從塵飛九州有山橫眼外無事寄心頭勿
道閑人貴閑人只自由 朝陽山色麗秋吹水聲清欲上雲峯去還登石
路行搭節林下想聽鳥樹頭鳴無人知此意一笑自爲情 煙霞攝畫甚
一覺睡何甘忽被風吹破清入月蒲庵出戶看天色斗柄已迴南暮見松
搖影只疑龍出澤 高望四無樹虛虛心地寬無聲風裏鳥飛上白雲端
孤山枕林水細路之盤桓夕陽添暮景更與好生看 山雖空更覆岩室
雲猶封不是樵夫慣幾人能得通炎雪生白晝飛鳥盤高空細聞無調曲
澗下有松風 欲道卻不道痴癡常似癡儘教人話笑自是我心知補衲
既進饑餐又解飢困能貧且樂安敢強施爲 元劉秉忠讀李杜詩集
因作適時歌以呈諸友 讀杜詩增人愁誦李詩銷我憂李杜文章一元
氣回旋萬古開宾搜文經武緯紮天地輔贊化育仍公侯愁復愁何有愁
憂不憂何無憂主上蒙塵盜賊橫父子隔絕烽煙稠壯士空家苦戰役老
捐十九生難求杜老當此際意遠身悠悠雲翻縮骨緋鳳歸局海留致君
不能到堯舜爲臣未得同伊周名列朝官事難濟誰能一笑伸眉頭翰林
本是騎鯨客謫仙下落塵寰因醉巾斜肩見天子援筆揮酒江河流白璧
不受青蠅點抗羈嘯傲吳山秋玄霜清夜洗餘滓世俗擾擾真蠹啾瑤池
玉府舊行處安期爲友盡鴻儔黃塵際海飛不到十二闌干明月樓鳳凰
麒麟類雞犬豈有豺狼當路遊蟲得半生開口笑菊菊酒酌玻璃醆人間

遣旱禾欲槁未顧生祝沉良籌直驅赤龍稟上帝倒吸天漢貢神州歲寒
松栢轉青華又看新月横銀鈎時乎時乎各有適且須落晚崑崙丘　讀
杜老上峯文詩　六合風雲慘淡間丈夫多哭誤儒冠戲排趙璧韓為易
哭却秦軍魯豈難軒鏡上天昏霧破隋珠投地夜光寒死酬知己方無憾
寧惜千金報一飡　讀工部詩　工部文章萬象全填如星斗羅青天並
居三百五篇後傑出數千餘句前良金美玉有定價殘膏賸馥無窮年富
時驅駕誰能並只除太白騎鯨僊少日曾歸杜審言青蓮監丞得非難
清雄騷雅隨情賦遠近洪纖着意看但諷數篇真可老九七一字莫能安
漫漫一似滄溟水無限鯤鯨吸不乾　再讀杜詩　規矩方圓稱物施運
斤風度見工師千齊氣象動高興際海波瀾生遠思三月聞韶忘肉味幾
年謫郢和巴詞騷人盡在清光裏恰似中秋月滿時　再錄杜詩　深造
入龍頷初觀見海波闊遺前輩少沾溉後人多地藏琳琅窟天機錦綺梭
元非誇舍彩文思自懸河　詩律嚴單律縱横出沒齊包糸一天大望嶽
泉山低句驟無巻韻才闕盡着題數篇真可老白壁滿幽棲　賊盜起如
草戈矛森似林窮身常迫難感物不忘吟關塞思君淚乾坤許國心敬傳
金石語萬古比稟箴　讀百一詩　家中陳穀換新絲肥馬輕裘富貴時
寒女何曾未機杼飢夫元不輟耕耔田文門養三千客應速徒吟百一詩
欲歎帝閽閽者怒茫茫下土是誰司　讀祖隱詩　山谷妻蛇絶世塵風
來蘭蕙發清芬垂絲舞柳啼幽鳥漱玉鳴泉躍細鱗嶽頂卧觀滄海日蘇
門嘯過太行雲巖前松栢長青翠不覺人間秋復春　讀東坡詩　翰林
工部供云沒天上詩仙更有誰無滯胸懷長灑落多才言語自新奇南遊
大得江山助北望途驚牛斗卑萬斛冷泉隨地有大夫應手作波池　又
讀東坡詩　言有條章動有儀風流人物古今稀自得蘇氏文星耀史覺
眉山秀氣微春樹滿園堆錦繡冷泉萬斛瀉珠璣眼看鴻鵠摩霄去鵰鷟
無田共奮飛　讀山谷詩　清奇淡雅總功夫句句冰霜字字珠並與鴻
方上霄漢相忘魚已得江湖筆端應有神靈助言外全無翰墨拘酒醒暮
回秋氣爽似看明月在蓬壺　讀遺山詩　情發聲調節作文溫柔敦厚
見詩真離騷九變能繼尚屈宋前頭更有人　兩岸桃花夾醉鄉春江渺
渺月茫茫謫仙詩思難籠罩仰羨雲霄孤鳳凰　秋風夜雨布衣單破屋
猶憂天下寒不料世人多莽鹵久教吾道屬艱難　雲霞燦爛動豈妹舞
磕征鞏震地聲千里折衝歸指畫將壇孫子備論兵　斜氣從教把千牛
百川横放海難收九天直上無疑滯更看銀河一派流　鵝揚清嘆遶華

亭銀漢無聲轉玉繩夢斷一軒明月在令人心似玉壺冰　編排一字有
高平就裏功夫作者知自古文章貴辭達蘇黃意不在新奇　公論元無
撞吞纖過情聲價可承當杜詩韓筆顛書字不待人言自發揚　北里笙
歌勸酒盃南隣門巷冷如灰秋風萬里方搖落叫殺孤鴻春不迴　再讀
遺山詩　人沒詩存重與看芳馨不死比芝蘭生前富貴雖平淡身後文
章已渺漫蜀錦絲頭從此細[illegible]
[illegible]巳歌韻腳自來寬未言雪曲無人和傳者幾
希作者難　細讀遺山詩　句法縱横得自由清新俊逸出常流天機雲
錦三千段月字星名四百州未得深源傳正派謾將鄙語入冥搜何時五
彩生肝肺轉閭江淹乞筆頭　一集新詩動九州宮中才子謝冥搜文章
皆曰有司命江漢自來無斷流錦綉堆前難措手琳琅窟裏懶迴眸方嘗
草舍遮風雨誰敢添修五鳳樓　集諸家詩　好詩不在眼俗語難留心
璞內可分玉鑛中選得金山尊春嶽大水會滄溟深妙曲含琴瑟發揚期
賞音　讀唐人詩　風雲飄逸意何達金玉鏗鏘聲自清蜀錦正驚裁剪
碎溫針還解貫穿成苦吟應有秋蟲和好句定隨春草生六義班班風雅
變頹斯陶寫古今情　爲覺大中書詩　李杜蘇黃韓與柳六家詩體混
中殊篇篇得在功夫外字字成於鍛鍊餘便許後人翻格律須將前輩作
規模擬心要到縱横地下手先開萬卷書　烈火爐中匠手横真金百鍊
益精明如君妍事有幾箇似我爲人空半生語不貴奇惟在當事休涉誕
只宜情春花秋草隨條暢造化無窮看混成　舜典後爲三代接關雎首
向二南開變風自衛漸如此大雅至秦安在哉蓋世雄文韓子學驚人佳
句杜陵才詩家體面儒家法豈曰無師討論來　愚有真誠告覺庵詩家
論句類禪參枉塗必賴青黃赤壘堞元從一二三獨立未能竿莫上空行
不解板須擔佗年若契環虛處別爲迷人作指南　近詩　詩如雖劍要
鋪陳遠自主跡近自親本欲出場無好譯等閑章句笑翻人　聽抵仲千
誦詩　五雲宮闕隔三韓塵世何人得往還勁鶴豈辭天路遠長鯨曾吸
海濤乾盡期王子登山頂誰想麻姑在坐間細嚼一言堪換骨仙家壺內
有靈丹　口號　眼大心雄志有餘功名富貴不勞圖癡癡休學小兒女
挺挺須為烈丈夫天地五常元一理廟堂三老豈多謨閑來試把詩書看
道義分明見也無　自得共有詩　詩書味美淡功名血氣方剛愛慎輕
知所當然惟自得勇於不欲優遊乎海雲月上傾壺飲楊柳風迴策杖行
春色無私人共有閑吟閑醉遣閑情　吟詩　七情蕪決難追挂六義淪

紛始變牆句穩先須辦長短字工端要定推敲吉非精當功應少意不包含氣骨高眈手若能圓似彈千廻萬轉任吟哦 惟裏吟情含富厚胷中造物泯茫開拈時輕快功夫到傳處平常錄來騷雅清雄隨事賦縱橫長短可題裁舞成未有驚人句馬上寧前愧不才 雜詠詩 漫與東風作主人賓陪花草伴閑身不辭接竹成高架狀拾薔薇一片春 洛川春色幾時歸漾漾清流照翠微日暖雪消沙岸軟鴛鴦相對不驚飛 樓上鳴鐘報五更濛濛深殿佛燈明更無幽夢隨寒枕聽徹松風到曉聲 雜詠 五更殘夢一聲鐘盡在朦朦擾擾中世事倒流三峽水人心橫隔九疑峯一時富貴求何晚幾冊文書讀未終盡日棲閑塵垢裏教奔走只疎賴 寄友空勞尺素書投人多駭夜光珠巫山挂落難藏處渭水澄清易見魚未卧煙霞歸海島欲栽桃李傍江湖年來生計如何耳留得床頭幾冊書 種帳蕭條靜看書萬機那識此心虛無才把事相料理有酒將愁總破除嚴下優游輸四皓江邊憔悴哭三閭從來渭水清如鏡無殺直鈎得幾魚 山嶺孤城背夕陽戍樓寒角送悲涼蔽陵不預風雲會李白卻為翰墨場 投樹棲鴉千萬點書空征雁兩三行興來頻有床頭酒一曲高歌入醉鄉 秋水澄澄照影孤百年逆旅轉遽廬聊生莫問鵲為計憶

遠須憑雁寄書北海鯨魚釣已重中州麒鳳網猶疎清愁萬丈千雲月昔酒澆來自破除 萬家砧杵動長安應念征人塞上寒映月蘆花堆作雪經霜梨葉煉成丹五株色敗門前柳九畹香存院後蘭秋思偏來攪胷次醒時長窄醉時寬 玉京爭上最高樓佳節重逢九日秋一別龍山風落帽幾逢雁塞雪飛裘今朝白酒人宜醉明日黃花蝶也愁獨對一杯酬飲後餘杯留着再扶頭 地雄西北帝王州一月登高那未休紅葉黃花空應節蒼山白草不勝秋寒風無謂頻吹面破帽多情却戀頭恰遇鄉人來送酒淵明不醉復何愁 織錦文章學不成史堪斷句覓詩名黃華陡覺江秋思白酒良能解宿酲月底關河家正遠樓頭鼓角夢初驚尺書寫下逐誰寄初動風前雁一聲 山前滿目聚成團汾水悠悠雁北飛一枕黃粱新夢斷千年華表昔人非煙霞有路迷芳草桃李無言笑落暉明日征鞍定何處春光正好不思歸 郝經陵川集雜詩 縱橫十萬里悠悠總世塵勞生為物役往往失此身對面皆九疑惟有酒相親花開社甕熟春風滿比鄰痛飲有高矚暮夜達旦晨君看雜窠中豈有百年人 種豆南山歸牧自陟高嶺雜田似蔬畦編錯成野景日夕卧柴荊破屋風露冷床頭有餘醁渴飲興味永月土流清輝起舞動人影吟兒讀誰驚載酌幽使聽

醉眠踏曉日獨樂靜中龍 天命端可樂物情孰能量閑軒受西風明月照我房悠然中聖人載酌夜未央衰鴻忽遺音底事昔隨陽遂令不飲人反側斷中腸 三代救周孔漢末有佛老泊真復翔偽舜性遂不保涇渭混濁清原隱易濕煉世多喪心人死病不辨早消滴成江河毫末遂合抱六合一條荒浪走無正道 丹山九采鳳有道即游豫阿閣與岐山和鳴復高翥一從休德衰轉翮遠揚去高賢亦遁亂好遯有深慮冒出犯難行宵人青爾怨 幼安遼海居龐公鹿門住翛然遠世塵豈復有憂懼展禽黜不去子文無愠喜爭如卧雲窟遠棄人間事淵明偶來帝初無仕宦意酒熟遂告歸 佳期恐難值散髮山月清濯足溪流駛把菊見南山物我有廢置 大道初坦平奈此世路迫劫灰到重泉兵塵滿阡陌乾坤一戰場血盡青更白何處着此身重覺天宇空獨立萬物表秖有雲門客弋人忘冥鴻此中是安宅 道人守化根靜境深蓬蒿單衣不掩骭一食恒糟糠何心到文繡更不顧膏粱真風出樊籠太和蘊元陽中襟既忘機外物莫能傷婉娩離群倫究在天一方尊中有奇樂一詠復一觴 西北有佳人飄飄碧雲端悠悠與神俱冉冉從化遷偶來住人境結廬青山頭更不煙火食飢把晨露餐我欲從之遊路遠縈塵緣適然歌紫芝重寄歸來篇

聖作商簡易古道皆若稽叔季私煩苛平地生巖崖生民入苦樓慘慘傷于懷孰能與蠲除變亂益盈彌神農設教並庖犧初取離羅不漏吞舟豈能擒晉鸝謀利因管商遂使天質戕 爽則絕更律廓廓高天凉我作清夜遊步月上河梁登吟煙露根雁翔風水鄉商聲散派衆銀漢零飛霜向不酌酒樽柰此秋興長 溪風吹竹花石壁墮松子山氣清入骨雲嶠時猶倚奕奕靜中趣超超物外理 趙孟頫松雪齋集雜詩 四時更代謝物化常隨之春華曾幾何歲月忽如茲嚴風動高樹百草供已衰人生況有役憂患乃其宜棄捐勿復念出入由化機安得松喬術遁為世相違 絕句 春寒惻惻掩重門金鴨香殘火尚温燕子不來花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 湘簾細織浪紋稀白苧新裁暑氣微庭院日長賓客退滿池芳草燕交飛 挂落山川草樹稀白雲時逐雁南飛苦無綠酒酬佳日猶有黃花媚夕暉 梅花半落雪飄零揚柳青青江水生一夜東風吹雁過江南江北總多情 陳旅安雅堂集題楊顯民米詩卷後 蒙游洞庭野斜月映疎星軒后來張樂伶倫吹鳳笙夢回憶其音當妙有餘青截竹學作聲句人皆不聽東南有高士洗耳卧巖扃涼風鳴松林石澗響琮琤何日即與語聽為千古情 向余在京師有詩寄揚洲陳新雨云東華塵土滿貂裘

号樂閣邊繫綵舟二十四橋春似海令人腸斷憶揚州比新甫來錢塘索余更作三首天下英賢皆願仕山中隱者盡登朝淮南春草無端緑公子歸來不可招 別來春夢繞東城華屋銀尊對雪晴坐客風流誰得似啼鶯新曲度閒情 去年病客卧淮船故人不來心惆然今年過我即復去夕陽籬外馬翩翩 白南思詩 白侯忠信多才吞技達分符到海涯西漢與人俾更傳南思十載去思碑闔詔安輕赴徑老城野高深盈眼衰人望次公今祈用公名寧損溢民時 許左丞挽衡湘泛琅琊江至東同書院鳳山山長何明初來謁公為詩與之時公被召還朝而明初攜所得詩來京師居數月南還公屬余次韻於卷末 鄭侯護愛衡湘好出處那能愜願私詔使已辭龍尾道相君方寫鳳山詩堂依翠篠川如玉坐列華簪室有芝東閣只今文物盛幽人何事嘆歸遲 題白玉蟾贈劉丹晨著月詩後 玉蟾先生列仙儒風昔夢見氷雪如丹晨不比劉師服誦明本解人間書紫清午獨松陰冷俯視塵寰真大井銀河夜靜浴明月水風吹落玄雲影玄雲盤屈龍虎章百神守之不敢將 友人記余少作因録之

漢村積水生寒煙書廬睡起清明天隔溪暮哭人飯鬼膝間燒錢野風起酒旗山前兩珠珠來禽花低飛鵓鴣荒墳纍纍出新草草長如人人又老東門大道青楊間可憐車馬無時閒 藏六詩為林恬齋作 禹梁中野蔣歙洛流水青黄背㧞錯五含九六中華約舉六藏之九斯作人言天地循橐籥陽氣流行包旁薄蛇甘即且蝟尋鵲子能深歿有真樂陽精純凝乃脱郭悼頭不肯支床脚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一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

二支

詩 元詩四

元虞集道園學古録無題 夏草琅玕冷於水綠雞烹魚手操匕西風歸燕杏梁深恨不身先貴人死 貝闕珠宮夜不眠露華浩浩月娟娟不應又作人間夢翁彘吹簫度碧烟 賦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文淵孟拔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處華星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廈明非一木支匡匡未忍聽傾危猶人邂逅聊相問天死終天更不疑 偶成 野田閑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樵牧各歸魚鳥散微風吹面鬢蕭然 半畝秋天近石床金爐自炷水沉香新涼透骨清如水幾箇蒼蠅共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來聰睡覺日三竿滿園深生香如線麈几殘經亦倦看 絶句 城南天五野人居六月清陰八月如一色琅玕三百箇猶堪裁作殺青書 與趙伯高論詩 莫道幽人有意吟緣情生變苦推尋青雲秋日書成字靈響盤空譜作音春鳳雝雝天廣大秋蛩唧唧雨陰沉性情平澹隨時見禮樂何曾繫古今 陳立夫求詩法 拙路生理數衰翁食粥何妨飄屢空驚見殺雞供李路喜看載酒問楊雄畫圖乞與千山雪詩法傳來滿袖風今子讀書誰得似高閒古旨不憂窮注子方集次善卿雜詩 貞女不自媒蛾眉為誰掃春風吹年華開戶綠芳草靈偺不我顧覽鏡紅顔槁焉得北堂萱聊用寬憂抱又懼青蠅說善使黑白倒遂令觀者疎我欲早有昊 東坡譏舉子有類候蟲鳴退之譏詩人謂作蒼蠅聲制策直而核聯句新且奇自作復自譏持論終未平無人解此意起我懷古情 蛙從井底語豹在管中見若遇大方家一笑真自獻饋漿意已驚抱甕力殊倦固知巧若拙顧覺狂次狷玉以德保瑕珉以多故賤 火雲吐赤日旱勢千里闊古人救荒術貨食知本末家家算口賦殆類僧持鉢激水活肆枯植木蔭道暍諸公善努力赤子正飢渴 棄兒啼草間瘦妻卧路傍公廩已告匱私戶猶多藏嗟哉守錢奴盜竊勢且昌莫保千金軀汝富安得長鍊炭不及炊實玦空自將獨有黄巾殺不入鄭公鄉高賢古所貴薄俗今可傷 雜書五首 田叟不知書指望升平年一生把鉏犂忽聞鑄戈鋋早晩征徭起驚訛走相傳腐儒寒怱下風雨正鞦眠 夜半更相呼巷南連巷北人語何喧喧陰風何窣窣猛虎下山來妥尾逐不得村中雞犬盡行擇小兒食 何處人夜歸一大穿籬吠狺狺

聲四起似各應其類月寒人影空帖耳循墻去家家防穿窬披衣不得睡
秋聲何颼颼乃在枯柳邊嗟昔韻鶺鴒歲晚棲窮蟬號緒少年時春風
正可憐流光不相待白首淚潸然　定遠未封侯發憤投其筆老儒七十
餘毫尖手不釋才器有長短志趣各自適遥思玉關外萬里風沙陽　絶
句　車薪勝盃水輿羽重鈞金物理元無定權衡只在心　貫絲綉平原
疑金鑄子期君子病無能不病人不知　杜欲誅雲師韓將訟風伯水旱
不由天那是詩人責　偶作　奸雄往往墮危機成敗安能論是非空笑
狂生投益智絶憐老母遣當歸　次伯機絶句　梅天風雨一江寒漁却
灘頭舊釣竿自着漁蓑沽酒去路逢賈客問長安　偶書　憂時耿耿丹
心在無事悠悠白日過萬里山河音信少一春風雨悶懷多　舊題　暎
得清明一半春蜂衙蝶使往來頻東風自動鞦韆索不見海棠花下人
偶題　少年不吏事新學多誤人種冲成謬語張禹豈純臣　旋沽臘醅
供園菜小簇春盤擷土蔬老子興來猶不淺故人病後肯相疎遠書每勸
加餐食新學多承問起居犬息吾年餘幾耳聞愁不樂復何如王文忠公
集讀唐百家詩選　風雅變漢魏近古猶可取六朝傷綺靡遺喪亦已久
子昂振高風感寓傳不朽李杜俄繼興英名撞星斗大容照初日亦有韋

典刑衆峻復炳燿升堂窺户牖森然群玉府煥若春花圃瑩瑩大晉選制
作半好醜端爲垂世規區别豈容後荆公選詩眼政如經圃手自用一何
愚美惡頗雜揉驪珠時見遺魚目久爲寳唐詩觀此足誣人何大厚誣人
穿此詩感嘆重搔首　病中偶和韋蘇州詩　黄鵠戢短翮爰集江之涘
海鷗憺相忘翛然亦戾止抱痾呻吟餘擊缶歌下里忽聞陽春曲南薰泛
綠綺龍門華髮彥楚材稱杞梓迭奏正始音窈眇諧宫徵皇風揚清穆大
路平如砥言觀麗澤象偲偲勗多士堅貞瑩圭璧芳馨襲蘭芷礪刀若我
田前脩蹈遐軌　作古詩一篇奉呈庶齋盛翁暨諸士友繼反作韻再作
未及録呈蒙庶齋洎諸友示予和章而吝川劉君所作與余再和第二篇
梓字韻一聯合若符契廼重次前韻用以贈劉仍不改前句以表志同道
合之意云　廬阜抗靈嶽磅礴莫江涘豈伊宅列僊多士亦爰止士林推
狐秀我我冠仙里貽我英瓊瑶持以雙鸞綺偲此樗櫟姿敢彼橋與梓燠
荒唱斯和合宫徵奇君如莫邪鋒鍔幾淬砥積韞諒已久賈音豈無
士老我歌遠遊佩韋尾芬芷方駕遵脩途騑騑勿停軌　復次前韻呈庶
齋先生　伊昔汗漫遊弭節江之涘峨英阻靈觀九疑徒仰止超忽歲云
邁駕言返田里彼我夫容家含章粲如綺亭亭南山桐薿薿九山梓爰伐

清廟瑟朱弦銓宫徵頗推挫鈍質永言資礪砥豈無青雲彥眷茲黄髮士
贈我荆山玉祇以沅江芷軼駕諒絶塵遄驅尚同軌　病中偶讀韋蘇州
歲日寄京師諸李端武等詩因次其韻　卧病逾休告偶遂清淨緣幽棲
復坦坦謝彼塵慮牽憶昨擁朱幡守邦江北堧異效鉛刀用别位強仕年
上將布德澤下以惠顛連拙疾負宿心抵節差可全緬懷千載人聊用善
自詮故山足棲遲解纓濯清泉繚紗造物游閱此歲序遷孤鶴忽騰翥軒
軒返芝田　無題　駑馬非龍媒形如涯涘駒眷戀棧豆思低首駕鼓車
逸足思羈雲羈絆有所拘豈無九方歎相視空嗟吁天廐十二閑泡沫玉
山蜀立仗殊不鳴矯矯真良圖造物等嬉戲執賢復執愚浩歌撫桑至繞
屋聲嗚嗚　猗猗彼芳蘭托根華池邊姹嫈結新婚期君金石堅金石信
不渝婚嫁當及年迢迢遠寄音迢遞阻山川望君君未來芳歲究徂遷感
彼夫容華灼灼艷且鮮　黄河出崑崙九曲赴東海知歷幾險艱朝宗意
斯在桓桓南山松特立閲千載枝柯鬱且茂不爲歲寒改世故饒變更倚
伏難豫待但秉金石心茲生尚無悔　西州有寒士結屋山之麓鋤治五
畝園但植梧與竹汲井溢芳根列樹護真木綠竹漸有實梧桐陰始綠鳳
兮渺何許遅爾一來昇雅意在千年君心何太速　肅肅張克宜依依守

雌畢超然龍與鳳世外保優遊離群豈不若自頼寡儔匹白駒寫場苗備
首執維縶所以縶子陵不爲漢光屈　太公混漁釣伊尹隱耕耨一朝遇
真實款起佐元后世無九方皋相馬失之瘦昂昂千里駒安肯戀棧豆吾
慕鄭子真躬耕老巖岫　行行復行行出門恣遊衍溪邊散餘步溪水清
且淺魚鳥各從容閑雲任舒卷秋風柳嶺屹歲寒松偃蹇喜茲秋郊淨樂
我襟懷展襟懷日以展我心日以遠安得同志人共陟青雲巘　民彝物
則自天全奉大炎空詎可燃妙理生生誰會得鳶飛魚躍塞坤乾　聖心
原妄寓遺經光逵重陳炳日星暇食安居了無事明窗棐几静儀刑　道
匪虛無大路然周程授受有心傳可憐尋筆操觚者抵死區區幾百年
山静泉清全道體草生木長驗人心導滑護集塊塊意何日清江映茂林
琳宫盆沼貯清泠七澤三湘照眼明並蒂芙蕖處處艷治露盤雙玉共金
莖　露盤雙玉共金莖吸露仙人上碧冥手把雙荷一揮灑群生醉夢豁
然醒　絲絲寒雨靄空碧一片清愁宛如織候蟲抱恨復啾唧萬里羈人
嘆行役雌蜺千丈横晴秋須臾倒影吞江流萬彩無奈風颼颼坐見填色
來高樓北乎飛將老不侯一言悟主田千秋明發往問滄江鷗咄哉痴計
良悠悠　公擇藏書五老峯貽諸燕真無窮眉山仙伯絶盃事至今千

載流清風雲孫磊落殊逸群文雅彷彿如前人牙籤神架三萬軸天祿石
渠不足吞我生祖有劬學志歲華荏苒嗟無似有顧須讀未見書慚非海
內無雙士知君好事絕等倫友朋就假寧憚勤異篇隱帙倘出示微辭妙
理當同閱　偶成　自笑山林麋鹿姿世緣驅迫到京師金張有籍通青
瑣嚴鄭無階上赤墀擾擾紛紛亦良苦熙熙壤壤竟何之野鷗未是樊籠
物夜夜江湖入夢思　青雲冠蓋滿皇州貴閣烏臺擁上游時事詳紛空
嘆息貴音寥闊愧淹留公車辟椽永三語逆旅哦詩擬四愁翁媼倚門心
政切春風故水去來休　古詩　幽人捐筋力自斸十畝荒手持蟠桃核
種之南山陽一年萌蘖生百年枝幹長逍遙三千年美實期見嘗客從都
邑來衣馬多輝光糞華欲分贈朝露含幽香笑我大遠計悠悠何所望
律詩　崑崙積石導洪河銀漢曾通萬里槎自厭簪裳汙臺閣政宜樵牧
傍陵阿鳳麟呈瑞吾何與珠璧聯輝世豈多玉署薇垣奏風雅空拳深愧
敵操戈　絕句　來時梅萼衝寒破歸去葵向日開千古江山儼如畫
不堪荒草沒燕臺王惲秋澗集冬日與呂文讀毛詩二十二首　婦道防
閑貴有初文姜夫御從雲如何殊笱敝梁空在秋水誠多得計魚　敝笱
服御鮮明擬大君轔轔轂擊汶陽春載驅既匪勤王事隱惡能無播萬民
載驅　濟濟威儀美且都詩人流詠入嗟吁齊家爲失防閑禮猗亂無多
金僕姑　猗嗟　爲國規模以德將恬然風俗入安攘新婚服襋既非禮葛
屨凄霜尤失常　葛屨　汾水悠悠宛一方條桑采蕢僕夫當誰知棄棄乾
車子終日傾筐沮洳傍　汾沮洳　得民方可固邦基此道幽深莫我知卻
憶賓庭陳百旅棘桃猶足備多儀　園有桃　地狹民稠十畝間來歸來逝
共閑閑何當一復周家制谷守封疆絕往還　十畝之間　邦畿蹙近四鄰
侵行伐無時怨抑深涉岵遐瞻私自慰倚門應甚望雲心　陟岵　不敢安
得歡懸門匪稼胡為未積囷但侍鄙貪居祿位不能無愧伐檀人　伐檀
碩鼠歌詩怨已成三年貫汝未聊生熙熙彼土雖云樂猶抱遑遑去國情
碩鼠　宅婦示約人從化玉樹歌湛國旋空蟋蟀戒深垂萬世由來奢儉
貴乎中　蟋蟀　隰原尚頼樞榆蔭人主憂勤貴一身堪鄙晉昭徒自苦只
將鍾鼓樂他人　山有樞　粼粼白石水揚揚宗國由來日盛強本末僕從
師服諫爭交病國似田常　揚之水　沃土分封自晉昭子孫蕃衍榆園椒
大夫休起盈升數宗本頗披爾遠條　椒聊　未楚綢繆仰見星時危婚嫁
禮難成卻思王事興岐日內外俱無怨曠情　綢繆　骨肉凋零失所親徒
行踽踽一身存不如杕杜春前樹枝葉猶能庇本根　杕杜　羔御羔裘豹

飾袪國人不恤反居居豈無它所勞持去思好猶懷未忍疏　羔裘　孝養
庭闈士乃常反教耽役事戎行悠悠仰面蒼天渺失所何殊鴇在桑　鴇羽
晉國流風屬變移武公反正思依依誰知問鼎傷肩際胥獨尊王請命
衣　無衣　道左園杕杜春消陰猶自庇行人國運須賴群賢輔孤特何
為任一兒　有杕之杜　歎生蔓野葛蒙枝女子從人得所依衾枕未溫征
役遠百歲願全歸　葛生　晉獻聽讒似采苓竟從微隱殺申生後王
采察能明遠譖想難多事不行　采苓　偶書　唐到開元極盛年見人說
侶即欣然時時夢裏長安道驢背詩成雪滿肩　郝御侍節使江眾子勉
翱翔主部曾我幸閑門無一事醉餐秋菊讀離騷　人無定志何從好事
到難量尚口行一理縱能消百妄物情其奈正遵迎　總題　無窮山精
青龍峽不盡溪嬉碧玉派西自鎮江南抵福三千里路略相同　題遺山
先生手書雜詩後　文鏡親承謦欬餘又從殊璧見遺書常疑落落江山
業不放奎光到玉除　雜詩　野人家具取宮中適用都輸厄丑功君是
荊岩瑚璉璞待來繞待費磨礲　較量暮四與朝三初不多爭讓愧慚
戀不成丹闕夢劍南才[illegible]又[illegible]南　事歸故國蒼茫外春老風沙慘淡中
辛苦西臺臺下栢不成還作柳花空　昨日清明塵障面今朝上巳卻晴
明老天氣候初無定猷倚虛名作實行　人家構室要從傢小木枝榑易
作功汝是建雲棟隆物得來才貴梓人工　同翰臣讀潭濱唱和詩軸
草堂舊雨記相尋細讀潭濱唱和吟白雪調高難寡和朱絃聲眇有遺音
犀寒蒼渚奇逾出氣奪元胎理更深一洗向來箏笛耳坐聽三峽瀉瑤琴
高山仰止爲千尋更對佳人與細吟藝絕六鈞供破的調高千古得知
音靜藏脫兔無窮變法比滄溟不自深客去瀟然心境寂滿軒秋氣入絲
琴　跋王內翰與木菴唱酬詩軸　木菴詩筆唐大暢心印多從吏部傳
豹管一窺連璧句月臚爐展碧雲篇風流豈落明昌後真率當隨靖節肩
留取人間作遺像贊綠禪榻話它年程端禮畏齋集夜讀友人詩效歐公
贈沈博士體　陰風颯颯玄夜長呼童秉燭坐中堂手開薛子五月五日
書懷章始言日月一去如箭忙覽古節物對酒不能嘗終嘆負才蘊志不
得展坐及賴衰鬢蒼蒼調深意氣凡偉讀之使我心惆悵嗟予薛夫子兩
材誠高勿悲傷是非由來兩茫茫鳳凰在藪雞雉翔玉石同移一槩量曾
門九泰享爰居西狩獲麟為不祥黔婁手足不自覆閭閻金玉盈其藏儀
衍得志稱丈夫孔孟奔走終皇皇嗟予薛夫子生得時道可行坐俾君民
躋虞唐不然飯糲飲水枕曲肱死為善人稱其鄉嗟予薛夫子古言貧乃

士之常。蓋泉之水不止濁惡木之陰寧爲涼雪霜不大勢松栢無由彰爾
不見静清先生胃蠟萬卷富穰穰志高太華狹土方吐辭驚俗笑且僵其
無究萬狀無粮。先生之操終魏昂嵯于降夫子爾胡爲使我百感集中腸
孤燈照壁耿夜光。出門朝旭升扶桑。　無題　不爲業許不伊周老向江
湖萬事休。眈下綠蓑仰脚卧青山明月滿孤舟。　劉仁本亦玄集漫成六首
澄水泥一斛混流難清濁。碔砆非美璞琱琢將安施。莊嶽置齊語衆楚
爭咻之獨醒不可活何不啜糟醨柄鑿件方圓展轉禍所伏出門涉遠道
來此足力罷仰天一長歎我生胡不時　唐虞事揖讓登庸八元凱商周
德代虐戰國干戈殆項籍氣拔山漢高力不逮築城萬里長亡秦乃胡亥
通來問鼎沸四郊多伏鋒天運尚有恒人心殊未改中夜起悲酸冥號問
真宰。　城頭烏夜啼鄰鷄號嘖嘖起坐不能寐仰觀長太息衆星何煌煌
四繞環中極銀河浪不生旄頭濊無迹天道垂耿光象緯森羅織云胡海
宇間干戈尚狼藉真人坐法宫明當驅鬼蜮　崑崙起西北滄海亘東南
洪纖有萬類化育皆春涵王霸迭興復厭德胡乃愁漢以龍翔起秦爲虎
視眈英雄橫割裂民命已不堪混一未百年亂復如焚鉄文運苟恢拓武
德何時哉　十載風塵起四海亂縱橫或圍私爵號或叛據連城或指敵

王風因之獨亂生昨聞大兵馬中原已削平江南犁壹衆可望王師迎又
聞到淮甸會合出襄荊應知積足食高秋氣肅清涯涘塵騏驥溟渤生龍
魚豈是池中物諒非轅下駒風雷一鼓舞天漢出雲衢匪同枯涸鮒垂頭
服鹽車歸涔鄙蛙黽阜櫪隨駘駑況逢伯樂顧復值公子漁天閑擇玉駕
玄極扶鰲樞　漫成　絶憐海上覓神仙童女童男采藥船白日人間愁
短景木顏暗裏換流年蓬萊已見成清淺陵谷何知又變遷却笑五雲香
案史陳辭再拜玉皇前　無題　學仙羸得維摩病凡骨嘶非大藥姿玉
檢每從天上下瓊笙誰向月中吹陰陽煅煉成丹鼎沆瀣光明洗肉芝會
見此身先羽翼飈車有約赴安期　胡惟仁詩讀羽庭詩因成六十韻　安
羽丹霞宅弄珠明月宮瑤文當瑞世高步遂鑾空政佐東藩治情輸北闕
忠及觀憂國詠深識贊皇風吳越干戈際乾坤翰墨中春陵哀困悴梁甫
惜英雄陡海歌良吏田湖理在公體應追雅什律可協臣工城役傍周道
河防念禹功屬能令尚梗懷古意何窮美刺麗以則編摩初有終詎云王
迹熄猶見政音通次第開群作英華萃厥躬思深淪幻妙氣合動沖瀜惶
眹夫容綠階翻芍藥紅想移清晝日吟送碧霄鴻鄉夢歸還託天倫愛益
隆下言輝杖萬上德茂董莪嘆諾尋常語慙祥豈弟充播其文藹藹聽者

識颯颯綺編紛相錯波瀾迥不同片言居警策一字慎褒崇闡闔分江漢
低昂眇華嵩崴嵬九苞鳳俊逸五花驄關鍥環連鍱鋒鋩劍在磐寒歎冰
井玉清泣露盤銅月映秋河桂霜凝曉岸楓鶯鈴鏘藻軾鯨錦結離攏妥
娟何飄忽襟期必混融偉神殊變化任物賦纖洪澗竊窺賢製伊誰槩鄙
衷頌聲荒蔓草詞學憧雕蟲徐庾波流靡王楊燥焰烘柏松羞晚節桃李
競春穠秉筆歸豪傑揚揚稱發聵聾哇淫方祿泰寥廓覓孤蹤斷敝宜王度
肅韶合帝聰一麾郵又外五馬又從東川瑩金浮景山輝璧吐虹薰章文
館閣眈業播兒童鳳沼才名重鷄林紙價穹内人傳輿府使者致吟筒化
日行宣朗卿雲覆爵蔥詔歸清禁直衣染御香龍仙苑鵬飛鶯天開詠雪
駿賜袍題歠錦銘器表彤弓合是詞林虎寧淹僕府戎鋒車佇教追瑣珮
聽璁瓏小子惟狂簡生涯任轉蓬來書遊上國沽酒醉新豐荆棘長途猶
塵埃短褐蒙投竿思老渭捫鉄擬歸馮杳杳迷方術依依類替膝八能慚
賦批一物咲侄侗頗劬鉛朱抹雖名繪畫攻苦吟三逕菊清捲半窗蓬款
爾香千首今人谿兩瞳學鳩徒羨鶚吻鹿敢當熊嗚咸車中鐘材憐爨下
桐執陶知有在蜀郡賴文翁　李廷寓庵詩藁偶成　時往草木幽事寂門
巷閑飛鳥來親人故作可憐意　風雨蕭然一室虛床頭惟有舊時書官

閒不理西曹事自取芸香辟蠹多　春色室堂不必疑浮雲流水任東西
曉來一陣催花雨村北村南布穀啼　春色年年自往來偶然行上妙高
臺可憐荊棘參天裏一朶桃花獨自開　五言四首　顏色不如前舞袖
無心著寄語趨鼓人莫趨紅芍藥　自舞不知羞欲罷更無手今日爲他人
乃知前日醜　對酒莫舞劍生上春欲起爲有傷心人如何要人喜　禁
園人散後凝處寬衆舞惟有李龜年遠人淚如雨　絶句　夢覺西齋鶴
影孤最憐殘月掛高梧一窓涼氣如清露起看菖蒲葉上珠　漫題　日暮
山光合雨餘溪水清可憐桃李樹猶有故鄉情　漢水東流去春愁可柰
何美人今不見門外落花多　無題　世事真難托徽宗只自憐文章登
第日準楚用兵年薄宦春雲外歸心夕照邊長安無近使回首意茫然
幽居無客至倚杖閱韶華滿地主芳草開窓見落花衰年常畏酒多病復
思家獨立無聊賴空墻散夕鴉　劉彥朴索月旦評詩　亂後人才久混
并誰能着眼向高明汝南莫説先賢傳陝右重新月旦評妍醜固難逃水
鑑重輕終不離權衡却防臘裏曹瞞至世上姦雄要指名　讀樂天詩
寒齋坐無事閑觀樂天詩一篇復一篇終帙不知疲撫卷想其人百慮春
水澌使如飲醇酎心體供融怡夫君古達者闡道超希夷胸中浩然氣不

爲富貴移立朝著直節終始無磷緇窮通等一致未見喜與悲放浪林野
間自比榮落期昏出月明夜洛水花開時沉酣溺杯杓諷詠多詩辭傑懷
既莫聽文字無嶔崎雖言未嘗言真是忘言師人生能幾時飄若風中絲
巧拙仝一死虛名亦莫爲得酒且開顏萬事姑置之作詩不必工醉墨徒
淋漓機翻我自穩任使俗人嗤 古詩 涉渚采春蘭蘭生不盈握我欲
持贈君路遠安可托昔者承君恩良厚不爲薄今君在萬里音書兩寂寞
我憂君不知我意君不察蘭葉何青青馨香透風發安得入君懷爲君解
煩結悠悠終莫致脈脈心不絕 髮衰白已白形衰日已槁誰於形髮間
不隨形髮老浮雲日夕變青山依舊好此理非智求不在讀書早欲看杜
陵花須上長安道 娟娟圓月明照見我心懷明月豈不美我懷自不佳
黃河決金堤東南流入淮誰令州與縣化爲狼與豺人命賤如土委棄不
得埋憂來望中霄北斗當空排攙搶不可視默默下西堦 農家初闢地
日夕把犂鋤荊棘總芟刈新苗漸成區勤勞不自息瘠土爲膏腴播彼後
來人不念前人劬耕耘付童稚倉廩隨時虛遂令禾黍場化爲榛與蕪昔
以一人耕成此百畝居如何有百畝不能養其軀千積辭故舍華屋爲丘
墟牧豎不忍視落日空躊躇 蘆葉何倢倢稻葉何垂垂至實不外粧高

才但自早鄰主白首枉羣乎和角悲青中有所負何必常人知念彼輕漢
兒衣冠空陸離氣遠黃金盡皇皇竟何之古來親人者不輕微賤時 早
起坐東軒晨風吹我衣初日出海上蒼涼無赫輝翳翳新木榮交交群鳥
飛禾黍蔽原野秋實已離離雖非己所植私欣兩腸時亂離得安處貧賤
何足悲 上山行採薪下山行採蘭採薪易果歸採蘭葉草間雖有君子
心不如桃李傾方知出山賤不如長在山我欲遺所思路遠風雨寒嗟哉
不能顧俯之淚洗瀾 道傍華表柱下有百年墓不知何代孫伐賣墳前
樹代樹尚可忍畏官留禁步棄地與他人遺骸一朝露漢葬古所敦雖貧
反能固 堂前兩株樹未夏結層陰相看坐終日愛此歲寒心故人離亂
間寄我孤桐琴不辭涉遠道以我爲知音登山覺山高汲井知井深不經
洪爐然不識真黃金丈夫同患難方知尺與尋傷彼市塵人翕翕安足諶
荷花未出水荷葉已田田何不飆流去中有藕絲牽荷葉牽藕絲欲去
不得去客子萬里行棲遲在中路豈無田與廬豈無親與故丈夫既出門
雖親弗能顧去爲人所憐歸爲人所慕安能隨燕雀低飛度朝暮 蛸蛸
秋風起撼撼庭樹鳴浮雲有涼意白日東西行路有羈旅人自言久徂征
去年役交河今年戍彭城上功在幕府官職未分明長鎗不得用黃金有

餘桀荊棘被原野流水不復清無官亦歸去天下何時平 遊子念故里
日夕心懸懸微軀下自保遠道何當旋獲琴欲撫之一撫兩絕絃蒼天一
何高海水一何深山高與水深不如游子心安得雙羽翰歸飛投故林
婉婉良家子娟娟好顏色芳年不自愛誤爲鄰里識一朝入漢宮引過長
秋側雖然不得憐名在宮人籍已矣復何言芳菲從此畢 靡蕪生水濱
綠葉何委蛇間以蘭與芷被彼清江湄清江起洪流化爲濁水泥憔悴勿
復道飄零渺難期所願靡蕪草微根當自持 浩浩天地間二氣相推移
流行不暫息生物適其宜天地不生物用此將安施斯人七尺軀不與衆
物齊聰明百骸具豈但食與衣晨興暨夕息凜然當自持 被髮歸朝陽
棲遲陟行路春風吹百草歲月忽已暮客從海上來潔白如秋露吹笙駕
玄鶴綠沙雲中度教我服華池令我顏色固 童子十二三汲水西澗阿
水深不可汲白石生清波俯首濯雙足既行亦既歌上山采紫芝下山牽
綠蘿手持一尺箠徒若猿猱過恐是黃初平驅羊下前坡我欲往詢之柰
此稹勞何 幽幽山中寺釋子二三人晨興擊鐘鼓諠譁誦靈文齋罷各
分散寂然無所聞或坐長松間或行清澗濱采花獻佛前不喜亦不嗔山
頭日未出有客來扣門自云西州去牧牛三十春問之無可言長歌下青

雲 晨起坐西齋群峯淨如寫初陽上其巔白雲在其下復有丹岩林閒
班級原野微風披拂之庭戶亦瀟灑優游得清歡顧我何如者夢幻既非
真業枯諒成假諸緣隨所遇悠然坐蘭若 亭亭長松樹白雲護其巔飛
鳥不敢下伏苓已千年蒼鼠從何來便捷不可言倏忽在其後倏忽在其
前雖肘利指爪枝葉無由全念彼歲寒姿受此微物牽驅之不得去撫之
徒自憐 丞相出午門大夫已來迎兄弟同一家無相猶以争豈曰無他
人雖賢不如親晨出與暮歸以保我弟昆 劉文簡公集口號 竹外花連
屋溪邊柳映門看山無俗客邀月有芳樽 雜書十首 雷兼電擊威何
壯雨換風來氣更豪坐待紅雲晚晴後靜聽蛙吹起城壕 雨後蟬聲特
地鬧自諳宮徵和南薰千門萬戶垂楊裏無限清陰總屬君 階下茂萎
開已過稀稀枝葉不成叢晚花三兩看時見也自芳心向日紅 樹頭蛛
網車輪大過得蚊蠅已數回可笑無心蝴蝶子還傍飛去復飛來 溶溶
野水淺雙鷗鬧熱夕陽影外秋忽見沙邊有人立貼雲飛去不回頭 兩
燕累泥居屋底群雀穿穴巢屋顛昨宵雨自雀巢入燕室墮床人不眠
雨勢未知幾日止不計屋漏怕欹傾雷門巨蚓長一尺時與井蛇相亂行
今晨好晴氣不濕家家箱帙滿庭中當天赤日照如火群蠹鍱滅須臾

紅　北里玉笛闌夫闕客贊昨夜涼風來佇目東南一千里白雲終日只
粱四　有感全前月　貧家男長憂娶婦富家女長不出户貧富相傾理
武然男女失時吏可憐　六言二首　經營郭外二頃樓息城中一菴莊
吏能知魚樂宋宗審興鷄談細看堯典舜典熟誦周南召南嘗甚東塗西
抹從渠四朝三　天上人間華屋水邊物外茅菴須知豪客歌吹不佀
儒生笑談好是拈紅拾綠爭教看北成南黃塵萬事紛擾青眼吾儕二三
外兄魏鵬舉以大銀詩一篇見示仍令僕亦賦之及云何龜新題亦宜
致思輒成古風一章以答之　魏公卓犖真奇英才落落惟耽詩偶觀
物象動佳興行吟坐詠還如癡揮毫一賦不容改自然如匪用意爲遣篇
累題出新險燦然相映金玉輝辭明理當愜人意傳寫相告誰敢非近來
變例賦大銀全篇語意新尤新恰如驪珠出滄海照耀世目無纖塵少陵
謫仙所未有欲誦直恐驚倒人寒齋書生苦多病杜門不出聊養性糊吟
才思還靡并硯池生塵筆常凍有時開卷能自娛却得終朝對賢聖偶者
君詩心茫然搔首徒能發孤詠作意欲效西施顰跛足莫逐霜騮勁新題
敢賜安敢爲吏待宗工示龜鏡　醉中聽智仲敬誦詩書而有作　眉尾
齒白歡頰紅足盤膂肉角隆兩手捉膝氣吐虹目睨屋梁頂摩空攖如

寒鶻望四野突若鶯鷹超絕峰須臾間口水湯風翻欲與長河東誰知
乾坤萬古性特氣泄此方寸飢寒當初爲漢祖大風起次擬荊卿別易水
遂然古意動悲壯慷慨風雲酒瓏裹悲吟結客少年場吳鈎錦帶照座光
思辭生死一語頃凛髮直上嶺鬚張復爲廊廟賡歌曲上有明明下穆穆
民無夭札物無疵四海一家均五福歡情却作行路難長鯨翻海虎滿山
李白悲歌阮生哭笄車轟馬愁長安酒闌日落風色黑寒燈耿耿月掛壁
微吟轉入楚騷城切切門前山鬼泣客歎不辭條不歡我獨起舞吽且謳
文章大是寫心具如君氣象律玩誰能舉古人已矣不可望一笑逢君千
載上劉將孫養吾集約暮雜詩　楚水浩浩白楚山悠悠青人生自夫路
山水初何情重華入愁雲閶闔環我瓔快然各千載笑汝空一生長風渺
湘波汝歷何由乎　興衰晝夜事反覆今昔同可憐仁人心悲死不思從
明知力不及誰遣身適逢賊當有奇利守方無駁功一餓西山西一覇東
海東　今生無智愚用舍隨其向儒能采薪菲往往見所長當其未必意
百計無一望因依豈非命遇合如有相張良本爲韓陳平亦事項　才難
聖所嘆千百不一全能言未易得況復可繼傳大官老於事肉食倫目前
方當簸光寵專顧擇後賢鋒準第一語老死貴少年　事主敢不忠忠乃

特未易指軀欲奚爲中道咄非意是非或有局忠邪亦易位一時容異見
千古尚倒置嗚呼東市車此豈危家事　大廈亦既顛一木何能扶況乃
非梂梁曾不比榰擄彼皆無責備此獨有遺誅公卿置何地文字累老儒
寂寞楊子雲見稱莽大夫　小兒必解事老父何足記頃時床下拜終古
眼中媿新交陰郭家平視壽張氏風生臺閣上寵列諸王次固宜伏波翁
戚晚用帝婿　人或侍故素安可知平時警忠益一語成嗔癡布衣忽達
青雲友舊意更先疑子陵作故態鼎足無益辭狂奴固當爾君房殊可兒
狂俠世共喜事敗有餘德吐哉皆惡子生致人死力風塵豈純臣飢虎
傳健美君看封昏者此豈嘗夫識持平一偷兒世亂兩漢賊　浴下未易
居浮沉不可階談之爲見玩嘿謂我不倚伾平或可劃好語猶亂階不能
皆達人誰當懇中懷德操尚可事逢人好復佳　百年未易料何往非失
身功名固衰世亦復多誤人中道失知己小兒共經綸千年出師表磊磊
悲如新一吠莘正語此豈高光倫　勳業各有天才智竟無與伯符志不
遂公埋羊忍暮蒿臺銅雀春黃屋臺城路亦壁固依然江東兩抔土二橋
幸遇君君亦二橋誤　英雄有滅志百錬居然柔驅馳一世倦歷落身後
愁遺言教貴復想見訣瀞流美人內隱笑世子外田將何待伏睨將已忘

西陵丘　大殘人所有小斬非人情來危作險語何能不疑嗔君心人豈
知君語非所陳造然豈友道餘悔不蔽身暮年王茂弘流涕周伯仁　遂
非何不主中媿鮮自道誰能富求路未肯忘始好初心盛德事日暮行顛
倒古人有風致語竟見懷抱處中慟伯仁桓公念阿濤　名輩不可高周
流何濁清名猶天所忌況乃自立名邂逅有相逢恩怨不自明虛哉了何
益賞惠安可嬰平生度元規晚拜陶士行　士貪患無主事主欲親已親
猶恨不容容獲全者幾好雄志貧國疑忌及妻子此猶凜不保爾乃何足
恃吐茵岌治哉寵牘憶死矣　少年輕前輩新貴喜失序虛名隨位起流
俗浪交許英賢意寥落聚子成乳虎歲寒何足教人事亦多故向來王適
少坐愧小懷祖　山河向寂寂喬木嗟久衰雲間昔汜藍洛下相娛嬉朝
遊王和同莫宿劉棨隨身猶先一輩事已被一時佃渡江來乃識蔡充
兒　人生有邂逅所托非所顧物論極無情心迹誰與辨噫嘻落帽狂豈
有入幕戀髯參與短簿談笑入文獻盍嘉盛德人老讀桓晚傳　六合方
內外意賞各一尚未門玩海鷗故覺神氣王高復遊塵間談拼雄坐上或
云古無有彼道爲得放不見元嘉間嘗有黑衣相　六姓史逐鹿南北沸
問鼎熾然驅九錫紛若事一頃何者非奕棋乃有愧未泯娃朝斗廬基史

諸士不避如何千年齒獨笑彥回冷　晉陽家化國首事寸推父擒充入
殺寶平果遂誅武東宮漫長嫡統業誰基緒悞無玄武門可但天策府順
笑魏鄭公歡取萬餘膚　數緯聖不道譏識吁何祥所徵輙亂萌蚕覺幽
豫防如何比造命拱手待成狹英明有時昏社席養戈靳但疑女君美皇
識武媚娘　古今有大笑枯楊曉華出嫦娥齒髮落未肯沮擇匹墜身奉
君愛身亦竟狼藉彼淫固自取渠命豈不惜蓮花張六郎老武八十一
語言誰不美肝肺鮮如流貫高對勝公令伯念母劉千年真寥寥情語罕
共儻雷武黄叉辭蓬萊家事謀吾評唐名相三數李鄴侯　知士明觀火
仁人心持衡官閫禍東都以權不以兵大歷衰夫馭神策監專征伍文國
姦朋易置亦忠君崛彊昌黎公曷賦永貞行　論勢不論理盜或非所惜
苟安不慮遠事有顧因循消消既成河滔滔愈無津國知多荆棘長此待
何人不曉白樂天風諫平藩鎮　官海古風波高位危竿伎況復間亂離
安所盡命義一朝姓七八忽起年三四富貴不掩身瞬息無噍類漫令馮
瀛王得證佛地位　淵明節高世甲子書徵莊于美翁念君同谷歌悲傷
可憐天復末羈絏困場故宦看庚子事苦無名章得非韓致光坐累香
奩香　杜平闗日與青山揩詩各得數解　唐陰殘轉厭吁茶手倦園絹
生半斜忽聽一哇鳴草際吁童看侵探荷花　綠陰啼鳥不如名午睡醒
來獨自行山下行人應羡我誰知愁是此中生　飛鳥帶將梅子落癡蟲
打得紙窻聲莫嫌獨坐愁如海清眼新詩拾得成　竹林風定日流金人
似遊魚抱釜驚道是無情如有意時時一褰故鞵雲　日長渙倦厭枯棊
怕惹閑愁懶賦詩忽憶故人天外去綠陰濃處立多時　莫將幽意攪天
涯珠箪涼廚鎖碧紗自愛竹床跌坐久起來蒼蔔已開花　謾題　力屈
塗窮定某州如今草葬是何丘已傷無哭田橫處乃有追評蜀亮謀　錮氣
閒寥狐拜斗龍光變滅疊成樓逢人不忍重相問時倚空庭淚洒揪　旁
穹厚厚此含人零落彙魂託斷雲萬里忠精託高廟一函枯腊從先君　越
吟已復江南些漢土終無海外墳故舊盡哀知有處西州聚語不堪聞　豫
章熊朋來集奉還皮曾贈北遊詩　桃花入賦長孫枝虎豹傳斑繼子皮
衰朽無因出門去感君示我北遊詩　紫極道士葆藏蕭永屋視寫送伊
祖師住浮雲詩因次韻　寫韻蒼檻瀕水村西南其戶正臨坤莫訣李洞
浮雲觀愁見桃花今日門屋客何期詩閱世羽人已有子傳孫此山恨欠
浩翁句讓與桑陽逸散軒　趙閑閑醉寫陶詩三首卷末云元光元年冬
寫詩驟雷在傍大笑雷蓋渾源公希顏也按元光癸未當宋嘉定十六年

九月庚子朔食既明年宋寧金宣俱登遐又十二年而金亡　閑閑醉寫
淵明詩驟雷大笑成歔欷是年戈艘李秋朔明年元光無光輝公卒三月
佛德自全本宋言金改元祀漢昌曾笑曰非元光乃無光矣　一星未周世
運去醉酒匆匆風景非義帝死國城中醉墓木華而城陷伐有興亡何處
避呼精金虎御天機道藏經歷皇王興闕空中歎云金光入門時長猜吹
思永杜下史日言太日入予夢我符有此了章寔云　可憐士主遇此際
不有淵明吾誰歸結廬豈免在人境閒世從知與我違安得梅源遍平地
不惜草露長沾衣陶詩趙墨那忍讀倚懸再疊西山薇馬虛中霞外集奉
酬春軒蔣明府惠詩集　六義陳國風篇章著三百齊梁變浮靡掘道日
崩追大曆振頹波雄鳴破昏惑有如赤水珠妙在心自得春軒儒門老赤
手採月窟折得芳桂枝月姊不敢惜吞香入肺腑出語固超特夜久虛室
靜淡淡月光白一一讀四古心再讀動精魄乃知天地間元氣運不息高松
挺節操眾卉失顏色小子愧學詩應當取其則　偶成　松風寄一龕蕭
瑟我相諳雲海鷗盟冷名場蟻戰酣須經實地道豈事虛談世態從歎
老欣欣雪滿簪　昔嫌上界多官府不道人間足是非四十年來悲喜夢
倚闌閑看柳花飛　囒歔青黄入眼迷升沉人事理還齊曾知北嘗論
蛾不是巴西錯放虎百種時情雲擾擾一場春夢草萋萋此心肯與南風
鏡已向家莊悟木鷄　兩奇牘好憤相諳欲寫天然下筆難畫舫入歸歌
舞散老夫獨自倚樓畫　善政猶如草上風聖賢法則豈無同夫時謾使
嗟陽虎述古誰能祖蜀熊治亂班班方冊裏江山歷歷畫圖中百年多少
浮沉事不及槎頭把釣翁　敎雨擊連四月初閑門鎮石久無儲貧冷杜
甫常賒酒老愛邊韶懶讀書鄉里小兒相爾汝蒼檻孔雀自親疏生生化
化趣春意誰美華鱗樂有餘　讀石田詩有感　吟香三數過不覺爐寒
燈意趣無非道文游半是僧課書貪自樂婚竈費何曾自後言詩筆苦心
終未能　雕搜還不到姚賈是宗風勢立典刑上句存規矩中片雲孤嶼
遠寒水夕陽紅此理言難會冥心感化工　悟門難築入韓讀韓堪傷天
地因經緯風騷張紀綱萬秋明素髮老菊歛繁霜物化精神在心中何
亡　無題　華簪高軒傲世塵一枝芥竹喜相親精神我愧瑀鄒客甲子
誰同絳縣人悠遠山川終古在鮮妍花草逐時新故文霜葉凋零盡欲話
當年記不真　戲彩碌碌戀癡人傀儡棚前錯認真事去謾勞添註脚愁
來悔不早抽身濠魚未解莊生樂社巢寧知晏子嗔桃李無心自開謝可
堪春色太遂巡　輕肥乘馬我無能糲食裹衣寄此生游炎每懷黄叔度

巧言休恥左丘明。經天日月分遐邇，行地江河自縮盈。大道甚夷民好徑，等閑貪富不須驚。 堪憐堪咲古晩吟，吟苦何堪造物嗔。容陋影慚窺井母，時來功立敗諸人。長鑱短褐秋云晩，白髮青燈迹已陳。只有西山無限好，暮雲歸鳥自情親。 讀唐僧詩 高僧吟興苦，吹萬各秋聲。着物尤難測，爲容人盡驚。力回千古意，氣逼五言城。輸與無心者，輕輕道得成。 詩思 本與名言絕，乾坤鍾氣清。靜中收拾得，閒裏琢磨成。美刺明時化，幽微索至精。不曾親悟入，似隔萬重城。 毛詩 六義關風教，吟須字字安。苦心雕琢易，出口渾成難。道合天心動，篇終鬼膽寒。極玄言不得，休作等閑看。 謾成 朧催花雨濕行塵，脉脉憑軒欲損神。閒憶少年如昨日，只疑樂事是前身。黃鸝紫燕春仍好，剩水殘山物自新。可惜白鷗波浩蕩，扁舟老却釣魚人。 林間把酒 山鷄舞竹外，支節野鶴隨醉卧。落花春不管，醒來惟有白雲知。 松風滿屋散輕濤，老圃無心事桔槔。脉脉背簷前趁針日，怒爭梨栗笑兒曹。 徑曲交加鎖竹陰，不教寵辱到林扃。心閑莫道渾無事，紛落松花汙鶴翎。 參天楊柳手親栽，一院西風戶牖開。落日尚餘三四尺，山平水遠看秋來。 匼匝得失付酣歌，雖信渾歛得意多。荒遲久無桃李樹，不知春事已如何。 遠蘿綠橘閒黃橙，蘿外青山取次橫。一陣晩風寒露欲堦前，待得月明生。 九日 籬根菊未黃，無詩無酒惱秋光。偶思梁燕歸飛盡，自理枯蒲葺草堂。 溪蠏初肥蜀酒香，村南村北刈登場。白頭羡殺田翁樂，醉向茅簷卧夕陽。 小春天氣未生寒，綴樹未摧工入看。昨夜海棠開數朶，一雙蝴蝶上闌干。 新霜尚薄樹聲乾，寒水無痕倒浸山。知是釣船歸較晩，鵁鶄啞啞起蘆灣。 飽霜紫芋細旋酥，旋揣寒灰出地爐。漸愧鄰家新酒熟，客來沽得滿葫蘆。 野花芳草三春夢，楚水吳山兩地愁。心緒晩來禁不得，半身斜日倚江樓。 曾向山中靜結廬，雲邊黃犢自樵蘇。不知白鶴巢松樹，占得門前第幾株。 世態爭趨向背機，眼看來碧旋成非。山桃野杏春猶淺，早有青蟲化蝶飛。 蕭蕭野老鬢垂肩，家住湖西杜若煙。戴得芟根入城賣，西風落日滿歸舡。 草木淒涼露未晞，秋蟲琵琶漸聲底。竹窓夢覺湖光白，月在鄰家釣艇西。 風琴流響韻虛堂，湘簟敧眠水一方。靜裏數聲棊剝啄，亂鶯深向綠陰藏。 眠底紛紛五色迷，楚人元不重山雞。老夫驚覺槐陰夢，悟得南華物理齊。 槐柳交陰日正長，荷花荷葉滿回塘。人間未必渾無着，心地清涼着自忘。 老圃秋光亦可佳，炎煙涼日自生涯。儘容詩酒酬清事，丹桂纔開第二花。 珠絡植橙滿閣垂，欣欣節物暖爐時。膽瓶小巧偏堪愛，折得蠟梅一兩枝。

長憶成人總角年，學吟終夜不成眠。精神消盡今頭白，秪得詩名不用錢。 夜雨膏濃曉又晴，熙熙景物象升平。啼鶯只在花開處，誰識桑中布穀情。 槐陰滿院喧巢鵲，蜜房香老蜂趁衙。鄰家艇子釣魚去，水光搖動金蓮花。 移榻松陰避月明，天河萬里度流星。仙遊夢覺蒼華冷，猶聽鶴聲來杳冥。 西風吹雨十分涼，店舍新醅拍甕香。淨洗瓦盆刪菊本，老夫作意做重陽。 老我何堪樂自全，不將造物強栝操。貪眠又過希夷子，一夢人間七十年。 枯蒲風急駭栖禽，紙帳燈昏坐擁衾。門外霜華如練白，不知何處尚鳴砧。 飯罷迴廊轉數遭，不知積雪重林梢。自憐迂僻人多咲，洗竹交加助鵲巢。 勝景園西石路平，瘦筇扶我過南屏。希夷名在庵何在，應是先生睡不醒。 北風小雨戒新寒，隔水楓林葉已丹。莫道開門知已少，白鷗飛去又飛還。 隱隱寒燈竹院深，暗風吹雪打窓聲。利名不入蒲團夢，一衲蒙頭坐到明。 斜陽日日過山坳，鐘磬相聞隔水敲。生事一盂饘粥外，靜看林下鵲爭巢。 燕山楚水曾爲客，慣聽霜砧擣月明。不似新愁怕新雁，秋風吹落兩三聲。 晴日穿花暖似烘，風簷微動玉丁東。山童睡起心無事，斫得筇枝補鶴籠。 岸柳禁風葉漸疎，乍涼還試夾衣初。雨添秋水入籬落，閑看鷺鷥行捕魚。 酒能醉客心難醉，詩解窮人思不窮。千古湖山百年事，倚闌分付落花風。 芙蓉露濕天宇清，星河淡淡螮蝀明。西村知有夜船過，擽亂一群鸂鶒鳴。 雲歸雨歇湖水平，五色螮蝀山邊明。唱歌舟子採菱去，十里柳堤蟬亂鳴。 煙水微茫沒釣磯，物情人事兩依依。楊花自逐東風去，空見漁舟日暮歸。 送客河橋悵別離，露花煙草見船開。傷心不及梁間燕，又逐春風冒雨來。 西鄰張樂通宵歌，野老耽吟盡日詩。總在天機流轉裏，可憐樂處不相知。 邦律詩嬰淚難迷集因題詩卷 下字工夫大，協音格律深。不唯穿月脇，當合出天心。 莫衒端者疾，尚知機錦遲。篇篇何警策，字字更清奇。 微吉 猗猗無粒粟，西成妝不得，供盡天地間千年萬年食。 藹藹無影樹，無人得攀折，障盡天地間千年萬年熱。 戲題近日所作詩卷末 誰擅風騷上將壇，頗還舊觀據吟鞍。自然倚伏行藏在，未要閑人作話端。 擬古 水涵春色柳涵煙，半是人間半是仙。簾底東風吹夢斷，一簾花影月明天。 門外西風斷續歌，曉聞行李過滹沱。得封侯也知何日，人道仙郎鬢已皤。 沈沈雁影落雲邊，雲邊雁影橫秋天。秋天一望萬里渺，行人猶聽鳴悲笳。悲笳一聲悲欲絕，雪紛紛兮風烈烈。玉泉溪上多舊遊，舊遊別後經幾秋。 和林城西看春柳，何如談笑傾杯酒。百年身世一夢中，夕陽相對空回首。 和延年

所誦小詩　月滿風簾醉夢殘。松陰深碎玉欄干。如何又是洗洗夜。特比尋常分外寒。　戴廣趙虎巖詩韻　羅列征鴻字不如。天涯牢落正幽居。故人何處秋光老。愁把蠻牋草草書。　人生能得幾清明。得亦爲榮失亦榮。爭似使詩饒勝事。五湖煙景有誰爭。　偶得　腸時遊子不禁愁。把酒悲歌醉即休。旅枕夢迴情味惡。滿天風雨五更秋。　舟中讀仙伯詩歌　金門羽客傳仙伯。雕章繼賀登瀛客。錦囊滿積驪龍珠。冥搜得自蛟龍宅。豈無神物爲護持。未許塵凡採幽賾。金山萬丈安可升。玉海千尋不可測。遂被聲歌歌一曲。四望煙霞皆改色。浪花逐逐清風來。客與舟客舟舟名今橫玉溪測凌波。狙掁水仙府。獨上蘭洲發醉白。馳情何許望成連。水與青天等寬窄。　張西岩呉劉靜逸索詩　靜則不動。龍逸乃不勞。理何以見不動。月墮寒潭底。何以見不勞。雲歸故山裏。欲求二者功。且旦反諸己。　請陳節齋詩刻　心遠亭高樹拂雲。繡衣一去幾經春。壁間好護題詩石。再見如公有幾人。　不見當年老節齋。傷心遺跡半蒼苔。猶餘風起庭前樹。猶似英靈到此來。　方塘頫倦以此壯之　纔渡濟溪懶着鞭。白雲嶺上莫留連。與君馳下坡陀去。一簇人家是玉泉。　三月晦日　雪帽風裘出帝京。與春同到濟南城。明朝春又堂堂去。剩約飛花與送行。　日長人寂寥書稀擬賦春歸第二詩。可是宋風尚纖巧。亂飄飛絮罥游絲。　選杜緱山詩　緱山人去已多時。獨對遺編動所思。墳上不澆千日酒。世間空愛七言詩。追隨工部仍多感。摸擬樊川更好奇。昨夜燈前選佳句。疾風應報九原知。　曹杜聲名已並馳。楊王蹤跡久相隨。千篇雖富少青眼。一字未安空白髭。得法初從緱嶺學。命題多是相州詩。可憐十五年前死。不見中原混一時。　和張秋山壽詩韻　今年此夕倍光輝。新得秋山七字詩。濟水傳來仍有脉。寓齋仙去更無師。清如映月梅花朶。老似經霜檜樹枝。忙著錦囊收拾起。他時不獨挽吾衰。　安仁算吳帝猶以詩求跋。燕都諸公送行詩既題其後復用來韻　都城桂玉不關心。日日長吟復短吟。冷地誰憐人薦舉。清朝半是子知音。一封黃紙中書牒。八品青衫主簿箴。五老峯頭舊遊處。傳舟爲我一登臨。　張子淵集上京紀行詩　世祖龍飛冀兩都。歲時廵蹕重依違。千官扈從趍黃屋。三子聯鑣總白衣。眼底關山生藻思。馬頭楮穎發光輝。詩成京國爭傳誦。太史遙瞻動少微。　晚成　久旱坊農穄雲霓。瞑不開。強風秋愈壯。好雨夜深來。元帥嘉猷闢。官軍荷鎧回。亡真儲偫遣川途轉悠哉。　元朝風雅擬古四首　涉江采芙蓉。江水何登蚌。采華映朝旭。窈窕薰風前。相望不盈咫。風波良獨艱。攬之置懷袖。撫

玩空長歎。春榮衆所慕。泯默無復言。　孟冬寒氣至。晰彼庭中樹。忽得故人書。中有相思句。故人隔異縣。相望良獨苦。候蟲鳴廣除。落葉被衢路。奚其對搖落。登高詎能賦。白髮生鏡中。荏苒流年度。故人歲寒姿。亦有濟勝具。相期佩飛霞。共飲金莖露。　青青河畔草。春至不復腓。延緣被陂坂。絶彼牛羊飢。荏苒時序遷。王孫終未歸。西風一蕭瑟。楚客空傷悲。安知壯士心。金石乃不移。陰陽無停運。垂柳生金絲。鳥鳴百花開。迴首乃爾爲丈夫貴自勗。千載以爲期。　明月皎夜光。出自河漢東。衆星爛以繁。牽牛正當中。永懷乘桴人。上與河源通。邀遊往從之。杳杳將安窮。主人凌倒影。千載幸一逢。願言攬其袪。一洗塵埃空。乘風遊汗漫。坒至天九重。有志未能就。憂心徒忡忡。　絶句　磯頭繋漁艇。林下訪樵牧。洞然一白鷗。獨有滄浪緒。　獨酌玩溪水。溪水清且漪。山月忽飛來。皎然誰與期。　酒醒帆山桂流泉夜彈箏。獨上青峯去。中天見月明。　坦坦黃金道。蛾眉七寶車。莫隨雙燕子。容易落人家。　無爲人所憐　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年。寓形此穹壤。百歲指一彈。古來多少人。滅沒已不聞。草木與同腐。可憐生世間。獨有聖與賢。明名長久存。聖賢在世時。小心常畏天。終始獲周道。没身無過言。所居至廣大。靡物可與權。萬衆不爲泰。一試亦自尊。我當師聖賢。無爲人所憐。　古意　美人拂新花。恨不逐時好。花亦解自憐。紅顏易成老。　偶題　修竹千竿萬卷書。水明沙淨稱幽居。春風架上吹殘簡。時復晴窗落蠹魚。　永夜觀兒課舊編。小窗燈火憶當年。幽然自笑不成寐。月上瑤琴第五絃。　雪夜題書玉署深。思山使欲寄瑤琴。征鴻若問平安信。河漢東流是此心。　絶句　繡簾鈎月夜生涼。花霧霏霏入畫堂。吹徹玉簫人未寢。更添新火試沉香。　全吾列侍擁旌旄。五色雲深雉尾高。視草詞臣方退食。內官傳勅賜櫻桃。　出門何路覓亡羊。日日紅塵杜了忙。笑殺東齋趙夫子。不來看菊過重陽。　無題　自古功名孰盡酬。平時閑巻詑封侯。萬言未試人皆惜。一士雖招國可羞。豈必後來俱齷齪。若爲諸老獨風流。黃壚哀哀將年往。往事悠悠與酒謀。　聽兒讀謝詩　羔羊同時送索綠抑抑有老等其儀。如何多善臣于國。猶有北門懷往詩。八主仕述亦偶爾。出門入室同一軌。書聲聽處千年心。霜月殘紅夜如水。　呉禮部集五言絶句　客有獲獻王絶絃事。因賦二詩　荊璞寧非遇。卞和猶識真。識真不自保。翻恨世無人。　識趣全琴在。賞音千載期。未弦何用絶。自貴不求知。　題謝堯章君玩兄弟詩卷　謝氏家聲舊。今猶好弟兄。依依對床語。惻惻在原情。露萼花雖減。春池草自生。殷勤同姓老。望爾早來京。　題李天

台戴氏詩後　大監能全節傳家在一經寧為重席講不作鼓琴伶霞映
層城赤暮留故樹青聞絲偶相識三嘆想儀刑 戴帝尹者為畢萬大監內
諸乃效戴為之不起有子為徽宗女夫子丙收亦解之後子仕至集賢直學士

讀陳後山詩有感　我名異世偶然同身迹沉微轉更窮寄食尚憐從
郝槃賞音未易見蘇公　病假自秋徂冬因讀詩及楚辭後語集成雅言
秋風草木黃落日夕羊牛下來征夫心亦憂止為月于還歸哉昔往陽
柳依依行邁黍稷離離懷歸畏此譴怒靜思不能奮飛結幽蘭而延佇攀
桂枝兮淹留望美人兮未來思公子兮離憂日宵宵兮下山風飄飄而吹
衣臨清流而長嘆望青山兮不歸歲忽忽而遒盡老冉冉其將至心縈縈
之憂思夜耿耿而不寐鴈雖雖而南游猿啾啾兮夜鳴天悠悠其無色蕭
亭亭而復明吳舜舉吾吾類叢擬古　義盡關人文立德繼玄言斯道古
似數辛乃澀末技詞華鄙瑣瑣何況靡工徽既貽俗眼嗤還為知音棄
自殆非珎燕石渾瑤珥綺麗炫頹波潛泊啓高致焉知大雅音詮諷含六
義　神龍蟄重淵豈偶介與鱗變化入寘漠倏忽致屈伸藏深苟無欲此
性安可馴清晨滌塵慮拂拭龍脣琴冰絲猶玉軫言微發微音一鼓別鶴
起再鼓紫鳳吟自非山水工曷契臻于心貞士失知己何自免陸沉嘉遇
良難必聊且慰沖衿　褰衣涉湘濱崇蘭泛幽香折以遺所思崇此道路
長采芳須及時過時萎且黃不念桃李年離別隔兩鄉何當早還歸慰此
飢渴腸　寶氣吐光芒夜燭霄漢上孰云久淪晦精采動星象由來至神
物變化非可狀離合迹靡同顯隱何由仗寘思掘獄初博識啓浮獎　先
正遐云邁名流若晨星餘光安足仰竟莫資典刑羲農殆黃虞去余幾千
齡淳源就湮塞徒該守群經尚非述作功群麻何由醒炳炳無懃則煩惻
昧與寘　四壁但蕭然蓬蒿蔽幽居豈復計貧窶志在古人書我未慕高
誼仰止將焉如清風百代上遺言良起予　在昔夫還想餘燼起良圖君
臣及際遇魚水相與俱乃知長嘯時興懷佐廟謨賢輔著伊呂茲士顧不
殊耒未南陽者孰識為鳳雛出師戒兩立忍戀忘勤劬功名照前代千載
憶八區　擬古樣詩　抱美不自獻孰識費下才乃知荊山珎終以石見
猜鳳雛未高舉耒未南陽隈何以答三顧起獻山亦摧八陣布雄略出師
其壯哉　淳洗無異源靡靡逐時變柰何遂不還公慮伺其便長情未芝
叟不作市城戀忻與木石俱何意謀自見遺隅尚傳警風塵猶寓縣前脩
邈高躅豈為來者勸食薇可終身深期得龍戰　哀哀我征夫遠役在邊戍
兩雪忽載塗凄其歲年莫從戎始雖壯容鬢已非故甘心許徇國勛業苦

難樹投戈憤已盈孤征尚詿誤　比日析中路皆悲情所私吉吉無與述
驅車欲焉之別近恒惻惻別遠寧不思寄語室中人遠游非所陳　昔聞
詩與禮遺在過庭趨耳熟叢訓及壯我沐反隅中道遭蕩析念此私心乖
深惟業穫頹竊比違披荷出嗟歲月敢莫遂砥厥愚窮生貴殉義時流重
進謀循恰虎口脫救焚溺塗濡屢空中豈作寧為未俗驅　曹建自東海
却秦過權宜戰國固多士卓然一見之介本寡儔伏狀居河之湄尚友為
嗜古深衷切自私一獲展良晤如枯渴與飢避躅追千載蹤非誠迷遑因
之激忠憤姚之熊虎姿　監吹誠竊祿哂此齊渡竿定從總一言不與硃
硃供古稱贊達人高蹈猷不註我自固非珎竊恐詞月綠賁耳宣幾自把
玩復自娛庭違有恒理敢昧待賈沽共塗祿毀矕裳深復皆雲　荃海吾
又夏芳序不我延所思邈山海遐邇隔速天寄書雲中鴈曠絕貽慇署紫
耀有袁歇寸心終莫遷如何結髮親負此桃李年未歷揚妙音豈計攻取
憐當年紈扇詿安得令尚然嫣婉懷哀傷顧比金石堅躞蹀下闈閣何由
已悄悄　高臆照初日水木湯清輝拂拭朱絲絃山水調更微鍾子不我
過自與聾俗違無弦寄高興此意良未非折腰畢已辱豈是昧事機駁奔
計已得遺迹非可幾　古道就蕪穢末流溢詿譎遡求竟何稽詿作復詿
蹤知患難兩致享與較縣絕汀塗逐時變舊家與跡訓戚友大漢從作
千里雪塗精苦難倚紆餘一何別默悟元化工喧嗽息諱言　惟昔弟遊
游發軔自茲始辛勤三十載倏忽一瞬耳未明轍環蹤竊定懷居吉作選
厄陽九歷稔未云已鄭重挈心千祿為親壽出身忝逢掖殘暇諒非美
多艱亦屢遭被陷輒中止自省貴尋警所幸免登毀遠別向晨親昕夕竟
何陸於焉限陽朔曠闊非所擬相思只長嘯一生數頻起寒門要覺故延
禍及先妣腸裂五內傷憮悼復何似永抱終天痛不得返鄉里蕙帷擁虛
位徒見守盈紙旅魂不可招痛絕真欲死悲閭屬纊言離亂念諸子　層
雲起遙空陽曦黯淪沒倏焉光采歇變化何倉卒窮居念離索終朝恒兀
兀杪冬寒氣慘凜凜傷肌骨燠律諒可回推遷任飄忽　祿詩　河有鯛
宵分嚴霜歇芳物嗈嗈南飛鴈聲逐浮雲沒征夫懷遠役戈船建旗發軌
遵嚴程緩柰此苦寒身大布不禦冬況值霜斷骨命微難自保去去曷馳
突親知慘別離割痛永相卹歸來良有期會見早寧謐　晨起凄風厲霜
氣欲斷肌暄涼謹代謝推遷理無違念我蓬蒿居悲瑩心自苦寂個徐列
鼎遵卹凍與飢富貴何足羨賤士安坦夷　鼓城遺定析嘆咽鳴元堂凄
輝鑒燈燎桂魄光復滿秋聲動寥廓還鴻起搖亂索茂乾表歇閒河言信

斷客寂不逢安艱達愁心緩　陳敬已戌辭杜門養愚衆矯屬非素望
此退與窮由來方鑒資不與圍柄通攻攻爲利者秖自取勞躬廉立吝貪
儒將謝夷患功餘主首可畢何須問汙隆　擬古十首次劉閬廷韻　逆
節圮崇綱橫潰肆狂佯宗主炳麟史牒北謀箕獲民舜詎宜洪四維是云
斷嵜能靖群兇末覺事功罕豈不念無華憂家氣恒短卓彼一正功其人
獨稱嘗　騎射息芳辰餘間端可卜戲玩足娛心棘門拋蹴踘蹴高聲浮
雲式駭衆觀目將軍誇巧捷接踢寂稱速噫彼暴殄餘窮欲來云足快恢
忱帶私忍捻禍猝促　自從喪亂來東西安所之山谷帶可居浮海帶可
期綠餘學子遺中遷巷如茲蕃維弛臣節不謀死獨遠道辭苟可托依苟
播聲詩婉爾吞章首哀號奚用悲　黃叔卓躁識時議駿且驚始也講形
色終爲心靡平登山迹跡邁嶶蔽豈可生去余已十代昭然無隱情後賢
眛厥旨較若失萬程何須重此文脩辭費將迎　于房闕韓亡捷足騁高
志脩名列三傑式修運籌事圯橋期妻夫詎謂滿相值鍾姿良粹美神除
會元氣明哲既保身聲名照天地漢楚茲遼哉邈矣隔淮泗飛鴻遺遺音
云有帛書字　元衷著高節明王禮不肩哉深靡求衡高蹈豈無因商嶺
芝可茹楚澤蘭堪紉貰斧事禎株茲焉畢辰昝伊人不守溺捐爲乃栖茍

俯仰終婉作信羅還與逆　負國援南北從昔昔苗民虞廷一梗塗雜千
義常陳紙緣類莫矜國此帶順見嘯從仍噴武徒勞邁與迴綱維遠云斷
那能一朝伸玄端襲儒服亦復岸此巾徒守子雲學謾誇首陽仁投畀曰
群情毋令洗斯人　世無柳下惠嗟竟此夫濤全生已舒行奚用丞潔答
稱詞縱工麗未足俾述作遺近勉羽檄援優夜嗔柝流血川谷殷容夷高
清鄭忠臣炳休光鼠輩尚安托煙息貴不回吾吞悔寧晚老去莫知泥滓
行亦亡逸堂皇委楊方重義如所本消能著忠節欲效天半蹇脩名先詩
毋不婉迴與遠闕潰悶鄉并歸心入私忖安成不可即何計返明堊　詩
稍登山及徒懷浮海舟說抱樂毅不注劉元龍輝往事感悒悒來今快悠
悠兮俯襟游辛川塗不可游嘯能含塗炭積此已十秋人命亦可憐啟人
水上匯墨風被九州謳吟良不休　絕句　飛來雙粉蝶還爲落紅迷不
惜餘香在隨風過檻西　幽居偏寂寞樹竿綠陰園更有雙飛燕新巢次
第完　閑門花落盡稍稍覺春歸只憶山中好雲深蔄蕨肥　織青聊寄
遠一望去程賒杳杳飛狐驚微茫近落霞　樹色偏宜晚溪煙後古成嶂
心遙駐目判把亂來生　昔時將釋地處處長蒿萊共說茅椰茂今朝苦
燕來　楚山不可極楚水欲千重兩岸飛雲度相從謁去蹤　長編中夕

起空閨幽思多忽聞啼杜宇棄此草居何　飛花隨雨急欹樹向風斜不
識春歸路愁來倍憶家　惟得春多雨農家未力畊雲濤生近渚鷺得海
舟輕　謾成　官柳搖青淺學眉舞腰纖瘦似蠻兒多情只解牽離思剪
盡煙中數尺絲　楊叔能小亨集李太白詩　長庚昔入夢名與少陵齊謙
脩諸作者稍覺氣焰低軒昂傲權貴反爲嬖幸擠璘也一青蠅安能點白
圭採芝謝家笑白骨埋黃泥　效孟東野　聞昔有廉士井飲役青錢隆
余七尺身眠食須人濟夜歸借卧榻朝起乞炊煙喟然長太息俯仰羞前
賢曲肱一榻上夢與汗漫期或登高山巔或步清溪湄形開日已昊寺世
交相悲願言長不寤夢裏心怡怡我願如蚯蚓食土能充腸我願如鷦鷯
自然羽而翔人生豈不貴歲暮天有霜不知冬日短但覺冬宵長縕袍不
息恥恐汙君衣裳糲食不自難恐辱君膏粱青蠅點白石白璧亦無光一
人向隅泣一室皆感傷　請除漢臣詠雪詩　穎守多賓客玄冬燕賞時
聚星成故事刻梓播妍辭吾子追遐躅儒官下絳帷高吟三十韻擬學二
賢詩　前朝閩閲有光輝南國不勝欽奮飛兩地困緘春夢斷百年事業
壯心違四民失職士爲最數口無依誰與
歸鬢髮蒼浪五十一天教去米故山微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三

詩　　二支

寒山詩集三字詩　寒山道無人到若能行稱十號有蟬鳴無鴉噪黃葉落白雲掃石磊磊山隩隩我獨居名善導子細看何相好寒山寒冰鎖石藏山青現雪白日出照一時釋從茲暖養老客我居山勿人識白雲中常寂寂　寒山深稱我心純白石勿黃金泉聲響撫伯琴有子期辨此音重巖中足清風扇不搖涼氣通明月照白雲籠獨自坐一老翁　寒山子長如是獨自居不生死　五言詩　我在村中住衆推無比方昨日到城下仍被狗形相或嫌褲太窄或說衫少長攣卻鷂子眼雀兒舞堂堂　死生原有命富貴本由天此是古人語吾今非謬傳　聰明好短命癡騃卻長年鈍物豐財貨惺惺漢無錢　國以人為本猶如樹因地地厚樹扶疏地薄樹傾頹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墜決陂以取魚是求一期利　秉志不可卷須知我匪席浪造山林中獨臥盤陀石辯士來勸余速令受金璧鑿墻植蓬蒿若此非有益　報汝修道者進求虛勞神人有精靈物無字復無文呼時歷歷應隱處不居存叮嚀善保護勿令有點痕　去年春鳥鳴此時思兄弟今年秋菊爛此時思發生綠水千場咽黃雲四面平哀哉百年內腸斷憶咸京　自樂平生道煙蘿石洞間野情多放曠長伴白雲閒有路不通世無情孰可攀石牀孤夜坐圓月上寒山　大海水無邊魚龍萬萬千遞互相食噉冗冗癡肉團為心不了絕妄想起如煙性月澄澄朗廓爾照無邊自見天台頂孤高出衆群風搖松竹韻月現海潮頻下望山青際談玄有白雲野情便山水本志慕道倫　富貴疏親聚只為多錢米貧賤骨肉離非關少兄弟急須歸去來招賢閣未啓浪行朱雀街踏破皮鞋底　我見一癡漢仍居三兩婦養得八九兒總是隨宜手丁戶是新差資財非舊有黃蘗作驢鞦始知苦在後　新穀尚未熟舊穀今已無就貸一斗許門外立踟躕夫出教問婦婦出遣問夫慳惜不救乏財多為累愚　大有好笑事略陳三五箇張公富奢華孟子貧轗軻只取侏儒飽不憐方朔飢巴歌唱者多白雪無人和　老翁娶少婦髮白婦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黃夫不愛老翁娶老婆一一無棄背少婦嫁少夫兩兩相憐態　可惜百年屋左倒右復傾墻屋分散盡木植亂差橫甎瓦片片落朽爛不堪停任風吹驀塌再豎卒難成　他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他見容不賢他亦拒憐善矜不能仁徒方得所勸逐子張言拋卻卜商語俗薄真成薄人心箇不同殷翁笑柳老柳老笑殷翁何故兩相笑俱行詃詃中裝車競嵽嵲翻載各瀧涷　是我有錢日恒為汝貸將汝今既飽暖見我不分張須憶汝欲得似我今承望有無更代事勸汝熟思量　人生一百年佛說十二部慈悲如野鹿瞋怒似家狗家狗趕不去野鹿常好走欲伏獼猴心須聽獅子吼　笑我田舍兒頭頰底縶濕巾子未曾高腰帶長時急非是不及時無錢趁不及一日有錢財浮圖頂上立　買肉血淋漓買魚跳鱍鱍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使死渠家去他人誰敢遏一朝如破林兩箇當頭脫　時人見寒山各謂是風顛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纏我語他不會他語我不言為報往來者可來向寒山　摧殘荒草廬其中煙火蔚借問群小兒生來凡幾日門外有三車迎之不肯出飽食腹蹣跚是癡頑物　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遷延倚巖坐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已見俗中人靈林施酒菓　世有多事人廣學諸知見不識本真性與道轉懸遠若能明實相豈用陳虛願一念了自心開佛之知見　男兒大丈夫作事莫莽鹵勁挺鐵石心直取菩提路邪路不用行行之枉辛苦不要求佛果識取心王主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來訪親友大半入黃泉漸減如殘燭長流似逝川今朝對孤影不覺淚雙懸　相喚採芙蓉可憐清江裏遊戲不覺暮屢見狂風起浪捧鴛鴦兒波搖鸂鶒子此時居舟楫浩蕩情無已　垂楊結如煙飛花飄似霰夫居離婦州婦住思夫縣各在天一涯何時復相見寄語明月樓莫貯雙飛燕　有酒相招飲有肉相呼喫黃泉前後人少壯須努力玉帶暫時華金釵非久飾張翁與鄭婆一去無消息　可憐好丈夫身體極稜稜春秋未三十才藝百般能金鞍逐俠客玉饌集良朋唯有一般惡不傳無盡燈　桃花欲經夏風月催不待訪覓漢時人能無一箇在朝朝花遷落歲歲人移改今日揚塵處昔時為大海　我見東家女年可十有八西舍競來問願姻夫妻活烹羊煮衆命聚頭作婬殺含笑樂呵呵啼哭受殃決　田舍多桑園牛犢滿廄轍肯信有因果頑皮早晚裂眼看消磨盡當頭各自活無袴亦作褐到頭凍餓殺　我見百十狗箇箇毛鬈鬈臥者樂自臥行者樂自行投之一塊骨相與啀喍爭良由為骨少狗多分不平　俊傑馬上郎揮鞭指楊柳謂言無死日終不作梯航四運花自好一朝成萎黃醍醐與石蜜至死不能嘗　欲向東巖去于今無量年昨來攀葛上半路困風煙徑窄衣難進苔粘履不前住茲丹桂下且枕白雲眠　巖前獨靜坐圓月當天

雖萬象影現中。一輪本無照。廓然神自清。含虛洞玄妙。因指見其月。月是
心樞要。　讀書豈免死。讀書豈免貧。何似好識字。識字勝他人。丈夫不識
字。無處可安身。黃連搵蒜醬。忘計是苦辛。　我見謾人漢。如籃盛水走。一
氣將歸家。籃裏何曾有。我見被人謾。一似園中韭。日日被人傷。天生還自
有。　自聞梁朝日。四依諸賢士。寶誌萬迴師。四仙傅大士。顯揚一代教。作
持如來使。建造僧伽藍。信心歸佛理。雖乃得如斯。有為多患累。與道殊懸
遠。拆西補東爾。不達無為功。損多益少矣。有聲而無形。至今何處是。　可
笑五陰窟。四蛇同苦居。黑暗無明燭。三毒遞相驅。伴黨六箇賊。劫掠法財
珠。斬却魔軍輩。安泰湛如蘇。　富兒會高堂。華燈何煒煌。此時無燭者。心
願處其傍。不意遭排遣。還歸暗處藏。益人明詎損。頓訝惜餘光。　可貴天
然物。獨立無伴侶。覓他不可出。入他無門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你
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　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圖
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煙氣。家眷實團圓。一呼百諾至。不過七十年。冰
消瓦解置。死了萬事休。誰人承後嗣。水浸泥彈丸。方知無意智。　有人把
椿樹。喚作白栴檀。學道多沙數。幾箇得泥丸。棄金却擔草。謾他亦自謾。似
聚沙一處。成團也大難。　蒸沙擬作飯。臨渴始掘井。用力磨碌甎。那堪將

作鏡。佛說元平等。總有真如性。但自審思量。不用閑爭競。　推尋世間事。
子細總要知。凡事莫容易。盡愛討便宜。護却弊成好。毀即是成非。故知雜
濫口。背面總由伊。冷暖我自量。不信奴唇皮。　惡趣甚茫茫。冥冥無日光。
人間八百歲。未抵半宵長。此等諸癡子。論情甚可傷。勸君求出離。認取法
中王。　天高高不窮。地厚厚無極。動物在其中。憑茲造化力。爭頭覓飽暖。
作計相噉食。因果都未詳。盲兒問乳色。　天下幾種人。論時色數有。賈婆
如許夫。黃老元無婦。衛氏兒可憐。鍾家女極醜。渠若向西行。我便東邊走。
寒山有一宅。宅中無欄隔。六門左右通。堂中見天碧。房房虛索索。東壁
打西壁。其中一物無。免被人來借。寒到燒軟火。飢來煮菜喫。不學田舍翁。
廣置田莊宅。盡作地獄業。一入何曾極。好好善思量。思量知軌則。　儂家
暫下山。入到城隍裏。逢見一群女。端正容貌美。頭戴蜀樣花。燕脂塗粉膩。
金釧鏤銀朵。羅衣緋紅紫。朱顏類神仙。香帶氛氳氣。時人皆顧盼。癡愛染
心意。謂言世無雙。魂影隨他去。狗齩枯骨頭。虛自舐唇齒。不解返思量。與
畜何曾異。今成白髮婆。老陋若精魅。無始由狗心。不超解脫地。　騮馬珊
瑚鞭。驅馳洛陽道。自矜美少年。不信有衰老。白髮會應生。紅顏豈長保。但
看北邙山。箇是蓬萊島。　竟日常如醉。流年不暫停。埋着蓬蒿下。曉日何

冥冥。骨肉消散盡。魂魄幾凋零。遮莫齩鐵口。無因讀老經。　夫物有所用。
用之各有宜。用之若失所。一缺復一虧。圓鑿而方枘。悲哉空爾為。驊騮將
捕鼠。不及跛貓兒。　洛陽多女兒。春日逞華麗。共折路邊花。各持插高髻。
髻高花匼匝。人見皆睥睨。別求酥醡憐。將歸見夫婿。　春女衒容儀。相將
南陌陲。看花愁日晚。隱樹怕風吹。年少從傍來。白馬黃金羈。何須久相弄。
兒家夫婿知。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
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少年何所愁。愁見鬢毛
白。白更何所愁。愁見日逼迫。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何忍出此言。此言
傷老客。　聞道愁難遣。斯言謂不真。昨朝始趁却。今日又纏身。月盡愁難
盡。年新愁更新。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兩龜乘犢車。驀出路頭戲。一
蠆從傍來。苦死欲求寄。不載奚人情。始載被沈累。彈指不可論。行恩却遭
刺。　鸚鵡宅西國。虞羅捕得歸。美人朝夕弄。出入在庭幃。賜以金籠貯。扃
哉損羽衣。不如鴻與鵠。颻颺入雲飛。　有一餐霞子。其居諱俗遊。論時實
蕭爽。在夏亦如秋。幽澗常瀝瀝。高松風颼颼。其中半日坐。忘却百年愁。
妾家邯鄲住。歌聲亦抑揚。賴我安隱處。此曲舊來長。既醉莫言歸。留連日
未央。兒家寢宿處。繡被滿銀牀。　快傍三翼舟。善乘千里馬。莫能造我家。

謂言最幽野。巖穴深嶂中。雲雷竟日下。自非孔丘公。無能相救者。　智者
君拋我。愚者我拋君。非愚亦非智。從此斷相聞。入夜歌明月。侵晨舞白雲。
焉能拴口手。端坐鬢紛紛。　客難寒山子。君詩無道理。吾觀乎古人。貧賤
不為恥。應之笑此言。談何疎闊矣。願君似今日。錢是急事爾。　從生不往
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便險詖。若其開小道。緣此生大偽。詐說
造雲梯。削之成棘刺。　一瓶鑄金成。一瓶埏泥出。二瓶任君看。那箇瓶牢
實。欲知瓶有二。須知業非一。將此驗生因。修行在今日。　一自遯寒山。養
命餐山果。平生何所憂。此世隨緣過。日月如逝川。光陰石中火。任你天地
移。我暢巖中坐。　我見世間人。茫茫走路塵。不知此中事。將何為去津。榮
華能幾日。眷屬片時親。縱有千斤金。不如林下貧。　手筆太縱橫。身材極
瓌偉。生為有限身。死作無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爭奈何。可來白雲裏。教
你紫芝歌。　我眼郭公妻。邯鄲杜生母。二人同共老。一種好面首。昨日會
客場。惡衣排在後。只為着破裙。喫他殘䭔䭔。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
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
西邊。　富兒多鞅掌。觸事難祇承。倉米已赫赤。不貸人斗升。轉懷鉤距意。
買絹先揀綾。若至臨終日。吊客有蒼蠅。　一為書劒客。三遇聖明君。東守

丈不實西征武不勲學文兼學武學武兼學文今日既老矣餘生不足云
莊子說送終天地為棺槨吾歸此有時唯須一幅蒲死將餧青蠅弔不
勞白鶴飢着首陽山生廉死亦樂 人間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
釋日出霧朦朧似我何由届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 天
生百尺樹剪作長條木可惜棟樑材抛之在幽谷年多心尚勁日久皮漸
禿識者取將來猶堪柱馬屋 不見朝垂露日爍自消除人身亦如此閻
浮是寄居 慎莫因循過且令三毒祛菩提即煩惱盡令無有餘 水清澄
澄瑩徹底自然見心中無一事萬境不能轉心既不妄起永劫無改變若
能如是知是知無背面 說食終不飽說衣不免寒飽喫須是飯着衣方
免寒不解審思量只道求佛難迴心即是佛莫向外頭看 可畏輪迴苦
往復似翻塵蟻巡環未息六道亂紛紛改頭換面孔不離舊時人速了黑
暗獄無令心性昏 可畏三界輪念念未曾息纔始似出頭又却遭沉溺
假使非非想蓋緣多福力爭似識真源一得即永得 昨日遊峯頂下窺
千尺崖臨危一株樹風擺兩枝開雨漂即零落日曬作塵埃嗟見此茂秀
今為一聚灰 自古多少聖叮嚀教自信人根性不等高下有利鈍眞佛
不肯認置力枉受困不知清淨心便是法王印 我聞天台山山中有琪
樹永言欲攀上莫造石橋路緣此生悲歎幸居將已暮今日觀境中颯颯
贊垂素 養子不經師不及都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為染在薰
猶應須擇朋侶五月販鮮魚莫教人笑汝 我見頑鈍人燈心拄須彌蟻
子齧大樹焉知力氣微學吃兩莖菜言與祖師齊火急求懺悔從今輙莫
迷 君見月光明照燭四天下圓輝掛太虛瑩淨能蕭灑人道有虧盈我
見無衰謝狀似摩尼珠光明無晝夜 余住無方所盤礴無為理時陟涅
盤山或翫香林寺尋常只是閑言不干名利東海變桑田我心誰管你
左手握驪珠右手執慧劍先破無明賊神珠吐光燄傷嗟愚癡人貪愛那
生厭一墮三途間始覺前程險 般若酒泠泠飲多人易醒余住天台山
凡愚那見形常遊深谷洞終不逐時情無愁亦無慮無辱也無榮 諸佛
留藏經只為人難化不唯賢與愚箇箇心構架造業大如山豈解憂懷怕
那肯細尋思日夜懷姦詐 嗟見世間人箇箇愛喫肉碗楪不曾乾長時
道不足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都緣業使牽非干情所欲一度造天堂
百度造地獄閻羅使來追合家盡啼哭鑪子邊向火鑊子裏澡浴更得山
頻將換却汝衣服 出家要清閑清閑即為貴如何塵外人却入塵埃裏
一向迷本心終朝役名利名利得到身形容已顦顇況復不遂者虛用平

生志可憐無事人未能笑得汝 養兒與取妻養女求媒娉重重皆是業
更殺衆生命聚集會親情總來看盤飣目下雖稱心罪簿先注定 得此
分段身可笑好形質面貌似銀盤心中黑如漆烹猪又宰羊誇道甜如蜜
死後受波吒莫更稱冤屈 後來出家子論情入骨癡本來求解脫却見
受驅馳終朝遊俗舍禮念作威儀博錢沽酒喫翻成客作兒 若論常快
活唯有隱居人林花長似錦四季色常新或向巖間坐旋瞻丹桂輪雖然
身暢逸却念世間人 我見出家人總愛喫酒肉此合上天堂却沉歸地
獄念得兩卷經欺他市鄽俗豈知市鄽俗大有根性熟 嗟見多知漢終
日枉用心岐路逞嘍囉欺謾一切人唯作地獄滓不修來世因忽爾無常
到定知亂紛紛 迢迢山徑峻萬仞險隘危石橋莓苔綠時見片雲飛瀑
布懸如練月影落潭暉更登華頂上猶待孤鶴期 松月冷颼颼片片雲
霞起匼匝幾重山縱目千萬里谿潭水澄澄徹底鏡捐似可貴玉臺物七
寶莫能比 世有多解人愚癡學閑文不憂當來果誰知造惡因見佛不
解禮覩僧倍生嗔五逆十惡輩三毒以為鄰死定入地獄未有出頭辰
可笑是林泉數里勿人煙雲從巖嶂起瀑布水潺潺猿啼暢道曲虎嘯出
人間松風清颯颯鳥語聲關關獨步繞石澗孤陟上峰巒時坐盤陀石偃
仰眾蘿松遙望城隍處唯聞鬧喧喧水泛泥彈丸思量無道理浮泡夢幻
身百年能有幾不解細思惟將言長不死誅剝壘千金留將與妻子 按
三德詩山中舊本如此不復校正傳古君子兩根如月正要觀雪中芭蕉
畫耳 昨日何悠悠場中可憐許上為桃李徑下作蘭蓀渚復有綺羅人
舍中翠毛羽相逢欲相喚脈脈不能語 丈夫莫守困無錢須經紀養得
一牸牛生得五犢子犢子又生兒積數無窮已寄語陶朱公富與君相似
弘陽下西山草木光燁燁復有朦朧處松蘿相連接此中多伏虎見我
奮迅毛手中無寸刃爭不懼懾懾 出身既擾擾世事非一狀未能捨流
俗所以相追訪昨弔徐五死今送劉三葬日日不得閑為此心悽愴 寄
語食肉漢食時無逗遛今生過去種未來今日脩只取今日美不畏來生
憂老鼠入飯甕雖飽難出頭 一人好頭肚六藝盡皆通南見趁向北西
見趁向東長漂如泛萍不息似飛蓬問是何等色姓貧名曰窮 繼縷闌
前業莫訶今日身若言由家宅箇是極癡人到頭君作鬼豈令男女貧皎
然易解事作麼無精神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
百首一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眞是如來母 世事何悠悠
貪生未肯休研盡大地石何時得歌頭四時週變易八節急如流為報火

宅主露地騎白牛　常聞漢武帝爰及秦始皇俱好神仙術延年竟不長
金臺既摧折沙石遂滅亡茂陵與驪嶽今日草茫茫　憶得二十年徐步國
清歸國清寺中人盡道寒山癡癡人何用疑疑不解尋思我尚自不識是
伊爭得知低頭不用問問得復何爲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
對却是得便宜語你出家輩何名爲出家奢華求養活繼綴族姓家美舌
甜唇觜諂曲心鈎加終日禮道場持經置功課鑪燒神佛香打鍾高聲和
不時學客春夜夜不得眠只爲愛錢財心中不脫灑見他高道人却嫌誹
謗罵驢屎比麝香苦哉佛陀耶又見出家兒有力及無力上上高節者鬼
神欽道德君王分輦坐諸侯拜迎逆堪爲世福田世人須保惜下下低愚
者詐現多求覓濁濫即可知愚癡愛財色着却福田衣種田討衣食作債
税牛犂爲事不忠直朝朝行弊惡往往痛臂脊不解善思量地獄苦無極
一朝着病纏三年臥牀席亦有真佛性翻作無名賊南無佛陀耶遠遠求
彌勒　寒巖深更好無人行此道白雲高岫閑青嶂孤猿嘯我更何所親
暢志自宜老形容寒暑遷心珠甚可保　二儀既開闢人乃居其中迷汝
即吐霧醒汝即吹風惜汝即富貴奪汝即貧窮碌碌群漢子萬事由天公
余觀諸稚子急離火宅中三車在門外載你免飄蓬露地四衢坐當天

萬事空十方無上下來往任西東若得箇中意縱橫處處通　可歎浮生
人悠悠何日了朝朝無閑時年年不覺老總爲求衣食令心生煩惱擾擾
百千年去來三惡道　時人尋雲路雲路杳無蹤山高多險峻澗闊少玲
瓏碧嶂前兼後白雲復西東欲知雲路處雲路在虛空　寒山棲隱處絕
得雜人過時逢林內鳥相共唱山歌瑞草聯谿谷老松枕嵯峨可觀無事
者憩歇在巖阿　五嶽俱成粉須彌一寸山大海一滴水吸入其心田生
長菩提子徧蓋天地中天語汝慕道慎莫繞十纏　無衣自訪覓莫共狐
謀裘無食自採取莫共羊謀羞借皮兼借肉懷歎復懷愁皆緣義失所衣
食常不周　自羨山間樂逍遙無倚托逐日養殘軀閑思無所作時披古
人書往往登石閣下窺千尺崖上有雲盤礴寒月冷颼颼身似孤飛鶴
我見轉輪王千子常圍繞十善化四天莊嚴多七寶七寶真隨身莊嚴甚
妙好一朝福報盡猶若棲蘆鳥還作牛領蟲六趣受業道況復諸凡夫無
常豈長保生死如旋火輪迴似麻稻不解早覺悟爲人枉虛老　平野水
寬闊丹丘連四明仙都最高秀群峯聳翠屏遠遠望何極硯硯勢相迎獨
標海隅外處處播嘉名　我見世間人生而還復死昨朝猶二八壯氣胷
襟士如今七十過力困形顦顇恰似春日花朝開夜落爾　迴聳霄漢外

雲裏路苕蕘瀑布千丈流如鋪練一條下有棲心窟橫安定命橋雄雄鎮
世界天台名獨超　盤陀石上坐谿澗冷淒淒靜翫偏嘉麗虛巖蒙霧迷
怡然憩歇處日斜樹影低我自觀心地蓮花出淤泥　君看葉裏花能得
幾時好今日畏人攀明朝待誰掃可憐嬌艷情年多轉成老將世比於花
紅顏豈長保　縱你居犀角饒君帶虎睛桃枝拂作瞖蒜殼取爲瓔暖腹
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終歸不免死浪自覓長生　爲人常喫用愛意須慳
惜老去不自由漸被他催斥送向荒山頭一生願虛擲亡羊罷補牢失意
終無極　寒山無漏巖其巖甚濟要八風吹不動萬古人傳妙寂寂好安
居空空離譏誚孤月夜長明圓日常來照虎丘兼虎谿不用相呼召世間
有王傳莫把同周邵我自遯寒巖快活長歌笑沙門不持戒道士不服藥
自古多少賢盡在青山腳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
公解不恨會人稀只爲知音寡若遣趁宮商余病莫能罷忽遇明眼人即
自流天下　世間一等流誠堪與人笑出家弊己身誑俗將爲道雖著離
塵衣衣中多養蚤不如歸去來識取心王好　高高峯頂上四顧極無邊
獨坐無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
是禪　有箇王秀才笑我詩多失云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側不解壓

凡言取自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　我住在村鄉無爺亦無孃無名
無姓第人喚作張王並無人教我貧賤也尋常自憐心的實堅固等金剛
寒山出此語此語無人信蜜甜足人嘗黃蘗苦難吞順情生喜悅逆意
多瞋恨但看木傀儡弄了一場困　我見人傳經依他言語會口轉心不
轉心口相違背心真無委曲不作諸纏纏但且自省躬莫覓他替代可中
作得主是知無內外　寒山無白雲寂寂絕埃塵草座山家有孤燈明月
輪石牀臨碧沼虎鹿每爲鄰自羨幽居樂長爲象外人　鹿生深林中飲
水而食草伸腳巖下眠可憐無煩惱繫之在華堂餚饍極肥好終日不肯
嘗形容轉枯槁　花上黃鸝子關關聲可憐美人顏似玉對此弄鳴絃玩
之能不足眷戀在韶年花飛鳥亦散灑淚春風前　棲遲寒巖下偏訝最
幽奇攜籃採山茹挈籠摘果歸疏齋敷茅坐啜啄食紫芝清沼濯瓢缽雜
和煮稠稀當陽擁裘坐閑讀古人詩　昔日經行處今復七十年故人無
來往埋在古冢間余今頭已白猶守片雲山爲報後來子何不讀古言
我見利智人觀者便知意不假尋文字直入如來地心不逐諸緣意根不
妄起心意不生時內外無餘事　白鶴銜苦花千里作一息欲往蓬萊山
將此充糧食未達毛摧落離群心慘惻却歸舊來巢妻子不相識　貫居

幽隱處乍向國清中時向豐干老仍來看拾公獨回上寒巖無人話合同尋究無源水源窮水不窮 生前大愚癡不為今日悟今日如許貧總是前生做今生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兩岸各無船渺渺應難渡 元非隱逸士自號山林人仕魯蒙幘帛且愛裘踈巾道有巢許操恥為堯舜臣獼猴罩帽子學人避風塵 自古諸哲人不見有長存生而還復死盡變作灰塵積骨如毗富別淚成海津唯有空名在豈免生死輪 寒山有裸蟲身白而頭黑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住不安釜竈行不齎衣裓常持智慧劍擬破煩惱賊 有人畏白首不肯捨朱紱採藥空求仙根苗亂挑掘年無效驗癡意瞋怫鬱獵師披袈裟元非汝使物 書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銓曹被拗折洗垢覓瘡瘢必也關天命今年更試看盲兒射雀目偶中亦非難 貧驢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貧不平中半富與困始取驢飽足卻令狗飢頓為汝熟思量令我也愁悶 柳郎八十二藍嫂一十八夫妻共百年相憐情狡猾弄璋字烏䴉擲瓦名婠妠屢見枯楊荑常遭青女殺 赫赫誰爐肆其酒甚濃厚可憐高幡幟極目平升斗何意訝不售其家多猛狗童子若來沽狗齩便是走 吁嗟濁濫處羅剎共賢人謂是等流類焉知道不親狐假獅子勢詐妄卻稱真鉛礦入鑪冶方知金不精

白雲起嵯峨綠水蕩潭波此處聞漁父時時鼓棹歌聲聲不可聽令我愁思多誰謂雀無角其如穿屋何 粵自居寒山曾經幾萬載任運遯林泉棲遲觀自在巖中人不到白雲常靉靆細草作臥褥青天為被蓋快活枕石頭天地任變改 昨夜夢還鄉見婦機中織駐梭若有思擎梭似無力呼之迴面視況復不相識應是別多年鬢毛非舊色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自身病始可又為子孫愁下視禾根下上看桑樹頭秤槌落東海到底始知休 亦有一等流悠悠似木頭出語無知解云我百不憂問道道不會問佛佛不求子細推尋看茫然一場愁 董郎年少時出入帝京裏衫作嫩鵝黃容儀盡相似常騎踏雪馬拂拂紅塵起觀者滿路傍箇是誰家子 箇是誰家子為人大被憎癡心常憤憤肉眼醉瞢瞢見佛不禮佛逢僧不施僧唯知打大臠除此百無能 人以身為本本以心為柄本在心莫邪心邪喪本命未能免此殃何言懶照鏡不念金剛經卻為菩薩病 城北仲家翁渠家多酒肉仲翁婦死時弔客滿堂屋仲翁自身亡能無一人哭哭他盃臠者何太冷心腹 下愚讀我詩不解卻嗤誚中庸讀我詩思量云甚要上賢讀我詩把著滿面笑楊修見幼婦一覽便知妙心高如山嶽人我不伏人解講圍陀典能談三教文心中無慚愧破戒

違律文自言上人法稱為第一人愚者能讚歎智者撫掌笑陽焰虛空花豈得免生老不如百不解靜坐絕憂惱如許多寶貝海中乘壞舸前頭失卻桅後面又無柁宛轉任風吹高低隨浪簸如何得到岸努力莫端坐 我見凡愚人多畜貨財穀飲酒食生命謂言我富足莫知地獄深唯求上天福罪業如毗富豈得免災毒財主忽然死爭共當頭哭供僧讀疏文空是鬼神祿福田一箇無虛設一群禿不如早覺悟莫作黑暗獄狂風不暫停樹心真無罪福寄語兀兀人叮嚀再三讀 勸你三界子莫作無道理理短被他欺理長不奈你世間濫人恰似黍粘子不見無事人獨脫無能比早須返本源三界任緣起清淨如入流莫飲無明水三界人蠢蠢六道人茫茫貪財愛淫欲心惡若豺狼地獄如箭射極苦若為當兀兀過朝久都不別賢良好惡總不識猶如豬及羊共語如木石嫉妒似顛狂不自見已過如豬在圈臥不知自償債卻笑牛牽磨 人生在塵蒙恰似盆中蟲終日行遶遶不離其盆中神仙不可比煩惱計無窮歲月如流水須臾作老翁 寒山出此語復似顛狂漢有事對面說所以足人怨心直出語直直心無背面臨死渡奈河誰是嘍囉漢冥冥泉臺路被業相拘絆 寄語諸仁者復以何為懷達道見自性自性即如來天真元具足修證轉差迴棄

本非逐末只守一場獃 世有一般人不惡又不善不識主人翁隨客處處轉因循過時光渾是癡肉髒雖有一靈臺如同客作漢 常聞釋迦佛先受然燈記然燈與釋迦只論前後智前後體非殊異中無有異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 常聞國大臣朱紫簪纓祿富貴千般貪知榮不知辱奴馬滿宅舍金銀盈帑屋癡福暫時扶埋頭作地獄忽死萬事休男女當頭哭不知有禍殃前路何疾速家破冷颼颼食無一粒粟凍餓苦悽悽良由不覺觸 上人心猛利一聞便知妙中流心清淨審思云甚要下士鈍暗癡頑皮最難裂直待血淋頭始知自摧滅看取開眼賊鬧市集人決死屍棄如塵此時向誰說男兒大丈夫一刀兩段截人面禽獸心造作何時歇 我有六兄弟就中一箇惡打伊又不得罵伊又不著處處無奈何耽財好淫殺見好埋頭愛貪心過羅剎阿爺惡見伊阿孃嫌不悅昨被我捉得惡罵恣情掣趁向無人處一一向伊說汝今須改行覆車須改轍若也不信受共汝惡合殺汝受我調伏我共汝覓活從此盡和同如今過菩薩學業攻鑪冶鍊盡三山鐵至今靜恬恬眾人皆讚說 我見世間人堂堂好儀相不報父母恩方寸底模樣欠負他人錢蹄穿始惆悵箇箇惜妻兒爺孃不供養兄弟似冤家心中常悒怏憶昔少年時求神願成長今為不

李子世間多此樣買肉自家喫抹箭道我暢自還說要罪聽明無益當半頭努目瞋始覺時已歸擇佛燒好香抹借歸供養羅漢門前已趁却開和尚不悟無為人從來無相狀封疏請名僧襯錢兩三樣雲光好法師安角在頭上汝無平等心聖賢俱不降凡聖皆混然勸君休取相 有為五色文模桐食竹實徐動合和儀鳴中施禮律非來何以至為暫時一出儀闊絃歌聲作舞欣今日 昔日極貧苦夜夜數他寶今日審思量自家須營造掘得一寶藏純是水精珠大有碧眼胡密擬買將去余即報渠言此珠無價數 一主滿頭作僧重只便輕他家學書業念待一卷經無心柴祿軸來去省人筆惹為則說藥方便度眾生但自心無事何處不惺惺 我見出家人不入出家學欲知真出家心淨無繩索澄澄絕玄妙如如無倚託三界任縱橫四生不可泊無為無事人逍遙實快樂 昨到雲霞觀忽見仙尊士星冠月帔横盡云居山水余問神仙術云道若為此謂言靈無上妙藥心神秘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余乃返窮之推尋勿道理但看前射空須臾還墜地饒你得仙人恰似守屍鬼心月自精明萬象何能比欲知仙丹術身內元神是莫學黃巾公握愚自守撰 余鄉有一宅其宅無正主地生一寸草水垂一滴露火燒六箇賊風吹黑雲雨子細尋本人

布裘真快活 傍語諸公子聽說石齊奴僮僕八百人水碓三十區舍下養魚鳥樓上吹笙竽伸頭臨白刃癡心為綠珠 何以長惆悵人生似朝菌那堪數十年新舊凋零盡以此思自哀哀情不可忍奈何當奈何託體歸山隱 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時須子細緩緩細披尋不得生容易依此學修行大有可笑事 有偈有千萬卒急述應難若要相知者但入天台山巖中深處坐說理及談玄共我不相見對面似千山 世間億萬人面孔不相似借問何因緣致令遣如此各執一般見互說非兼是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己 男女有婚嫁俗務是常儀自量其事力何用廣張施取債誇人我論情入骨癡設他雖大命身死墮阿鼻三二一種人二三分多事將日營行背不離諸酒肆為他作保見皆他說道理一朝有希張過答全歸你 我勸出家輩須知教法深專心求出離輙莫染貪婪大有俗中士知非不愛金故知君子志任運聽浮沉 寒山自寒山拾得自拾得凡愚豈見知豈干都相識見時不可見覓時何處覓借問有何緣向道無為力 從來是拾得不是偶然稱別無親眷屬寒山是我兄兩人心相似誰能徇俗情若問年多少黃河幾度清 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猫若能悟理性那有錦繡包真珠入席袋佛性上運柔一群

取相漢用意總無交 運心常寬廣此則名為布施已患於人方可名為施後來人不知馬能會此義未設一庸僧早擬望當貴 獼猴尚教得人可不偵發前車既落坑後車須改轍若也不知此恐君惡合殺此來是夜又變即成菩薩 滿卷才子詩溢壺聖人酒行愛觀牛犢坐不離左右霜露入茅檐月華明甕牖此時吸兩甌吟詩三兩首 施家有兩兒以藝干齊楚文武各自備託身為得所孟公問其術我子親教汝秦衛兩不成失穆衣鉏語 鄰蹦一群羊公山又入谷看人貪竹塞且遭豺狼逐元不出學生便存光口腹從頭喫至尾飲飲無餘肉 銀星釘秤衡綠絲作秤紐貴人推向前貴人推向後不顧他心悲唯言我好手死去見閻王背後插伸第 閉門私造罪准擬免災殃被他惡部童抄得報閻王縱不入鑊湯亦須卧鐵林不許頓人替自作自身當 三界如轉輪浮生入流水蠢蠢諸品類貪生不覺死汝看朝垂露能得幾時子 閒入天台洞訪人人不知寒山為伴侶松下啾靈芝每談今古事嗟見世愚癡箇箇入地獄那得出頭時 古佛路淒淒愚人到卻迷只緣前業重所以不能知欲識無為理心中不掛絲生生勤苦學必定覩吾師 各有天真佛號之為寶王珠光日夜照玄妙本難量盲人常兀兀那肯怕災殃唯貪淫泆業此輩實堪

傷 出家求出離哀念苦眾生助佛為揚化令教選路行何曾解救苦恣意亂縱横一時同受溺俱落大深坑 常欲三毒酒昏昏都不知將錢作夢事夢事成鐵圍以苦欲捨苦捨苦無出期應須早覺悟覺悟自歸依悠悠塵裏人常樂塵中趣我見塵中人心多生悶顧何哉悶此流念彼塵中苦 不須攻人惡不須伐己善行之則可行卷之則可卷祿厚憂責大言深慮交淺聞茲若念茲小兒當自見 千雲萬水間中有一閑士白日遊青山夜歸巖下睡倏爾過春秋寂然無塵累快哉何所依靜若秋江水碧澄澄貧士飢寒成至極閑居好作詩札札用心力賤人言孰采勸君休歎息題安餅上三狗也不喫 欲識生死譬且將冰水比水結即成冰冰消返成水已死必應生出生還復死冰水不相傷生死還雙美 吾昔少年日遊獵向平陵國使職非願神仙未足稱聯翩騎白馬喝兔放蒼鷹不覺大流落皤皤誰見矜 少年學書劍叱馭到京州聞伐匈奴盡婁要無處逃歸來翠巖下席草枕青流壯士志未歇獼猴騎土牛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迹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冬易寄語鍾鼎家虛名定無益 少小帶經鋤本將兄共居緣遭他輩責剩被自妻疎拋絕紅塵境常遊好閱書誰借一斗水活取轍中魚 徒閉蓬門坐

頻經歲月邊唯聞人作鬼不見鶴成仙念此那堪說隨緣須自憐迴睹郊郭外古墓犂爲田　本志慕道倫道倫常獲親時逢杜源客每接話禪賓談玄月明夜探理日臨晨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　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聯谿難記曲疊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此時迷徑處形問影何從　衆生不可說何意許顛邪面上兩惡鳥心中三毒蛇是渠作障礙使你事煩拏高擧手彈指南無佛陀耶　驅馬度荒城荒城重客情高低舊雉堞大小古墳塋自振孤蓬影長凝拱木聲所嗟皆俗骨仙史更無名　茅棟野人居門前車馬疎林幽偏聚鳥谿闊本藏魚山果攜兒摘皐田共婦鋤家中何所有唯有一牀書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谿長石磊磊澗闊草濛濛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誰能超世累共坐白雲中　六極常嬰困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藝閉蓬門日上巖猶暗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總無裩　大有飢寒客生將獸魚殊長存磨石下時哭路邊隅累日空思飯經冬不識襦唯齎一束草并帶五升麩　浪造凌霄閣虛登百尺樓養生仍夭命誘讀詎封侯不用從黃口何須厭白頭未能端似箭且莫曲如鉤　以我棲遲處幽深難可論無風蘿自動不霧竹長昏澗水緣誰咽山雲忽自屯午時庵內坐始覺日頭暾　憶昔遇逢處人間逐勝遊樂山登萬仞愛水泛千舟送客琵琶谷攜琴鸚鵡洲焉知松樹下抱膝冷颼颼　今日巖前坐坐久煙雲收一道清谿冷千尋碧嶂頭白雲朝影靜明月夜光浮身上無塵垢心中那更憂　偃息深林下從生是農夫立身既質直出語無諂諛保我不鑒璧信君方得珠焉能同汎灩極目波上鳧　隱士遁人間多向山中眠青蘿疏麓麓碧澗響聯聯騰騰且安樂悠悠自清閑免有染世事心淨如白蓮　父母續經多田園不羨他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哇哇拍手摧花舞搘頤聽鳥歌誰當來歎賀樵客屢經過　家住綠巖下庭蕪更不芟新藤垂繚繞古石豎巉巖山果獼猴摘池魚白鷺銜仙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　四時無止息年去又年來萬物有代謝九天無朽摧東明又西暗花落復花開唯有黃泉客冥冥去不迴　歲去換愁年春來物色鮮山花笑綠水巖樹舞青煙蜂蝶自云樂禽魚更可憐朋遊情未已徹曉不能眠　吾家好隱淪居處絕囂塵踐草成三徑瞻雲作四鄰助歌聲有鳥問法語無人今日娑婆樹幾年爲一春　琴書須自隨祿位用何爲投輦從賢婦巾車有孝兒風吹曝麥地水溢沃魚池常念鷦鷯鳥安身在一枝　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欲驗飛鳧集須旌白兔遊靈瓜夢裏受神橘座中收鄉國何迢遞同魚寄水流

獨坐常忽忽情懷何悠悠山腰雲漫漫谷口風颼颼猨來樹嫋嫋鳥入林啾啾時催鬢颯颯歲盡老惆惆　田家避暑月斗酒共誰歡雜雜排山果疎疎圍酒罇蘆莦將代席蕉葉且充盤醉後搘頤坐須彌小彈丸　迢宿鴛鴦鳥一雄兼一雌銜花相共食刷羽每相隨戲入煙霄裏宿歸沙岸湄自憐生處樂不奪鳳凰池　山中何大冷自古非今年沓嶂恒凝雪幽林每吐煙草生芒種後葉落立秋前此有沉迷客窺窺不見天　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三月蠶猶小女人來採花隈牆弄蝴蝶臨水擲蝦蟆羅袖盛梅子金鎞挑筍芽鬪論爭物色此地勝余家　婦女慵經織男夫懶耨田輕浮耽挾彈跕躧拈抹絃凍骨衣應急充腸食在先今誰念於汝苦痛哭蒼天　不行真正道隨邪號行婆口慚神佛少心懷嫉妒多背後噉魚肉人前念佛陀如此修身處應難避奈河　昔時可可貧今日最貧凍作事不諧和觸途成倥傯行泥屢腳屈坐社頻腹痛失却斑貓兒老鼠圍飯甕　自從出家後漸得養生趣伸縮四肢全勤聽六根具褐衣隨春冬糲食供朝暮今日懇懇修願與佛相遇　勸你休去來莫惱他閻老失腳入三途粉骨遭千擣長爲地獄人永隔今生道勉你信余言識取衣中寶　我有衛行人才藝過周孔見罷頭兀兀看時身侗侗繩牽未肯行錐刺猶不動恰似羊公鶴可憐生懂憧　三五癡後生作事不真實未讀十卷書強把雌黃筆將他儒行篇喚作賊盜律脫體似蟫蟲齩破他書帙　自在白雲閑從來非買山下危須策杖上險捉藤攀澗邊松常翠谿邊石自斑友朋雖阻絕春至鳥關關　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甘蔗滓　有樂且須樂時哉不可失雖云一百年豈滿三萬日寄世是須臾論錢莫啾唧孝經末後篇委曲陳情畢　箇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年可三十餘曾經四五選囊裏無青蚨篋中有黃卷行到食店前不敢暫迴面　自有慳惜人我非慳惜輩衣單爲舞穿酒盡緣歌啐當取一腹飽莫令兩腳儽蓬蒿鑽髑髏此日君應悔　我行經古墳淚盡嗟存沒塚破壓黃腸棺穿露白骨欹斜有瓮瓶振撥無簪笏風至攪其中灰塵亂崒崒　養女畏太多已生須訓誘捺頭遣小心鞭背令緘口未解秉機杼那堪事箕箒張婆語驢駒汝大不知母　余家有一窟窟中無一物淨潔空堂堂光華明日日蔬食養微軀布裘遮幻質任你千聖現我有天真佛　子之何遑遑卜居須自審南方瘴癘多北地風霜甚荒陬不可居毒川難可飲魂兮歸去來

食我家園韮　凡讀我詩者心中難護淨慳貪纏日康諂曲登時正驅遣除惡業歸依受真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出生三十年常遊千萬里行江青草合入塞紅塵起鍊藥空求仙讀書兼詠史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變化計無窮生死竟不止三途鳥雀身五嶽龍魚已世濁作𤠣𤢪時清爲騄駬前迴是富兒今度成貧士　賢士不貪婪癡人好鑪冶麥地占他家竹園皆我者努膊覓錢財切齒驅奴馬須看郭門外纍纍松柏下　噴噴買魚肉擔歸餧妻子何須殺他命將來活汝己此非天堂緣純是地獄滓徐六語破堆始知沒道理　㛹㛹美少年博覽諸經史盡號曰先生皆稱爲學士未能得官職不解秉耒耜冬披破衣衫蓋是書誤己　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懾月照水澄澄風吹草獵獵凋梅雪作花杌木雲充葉觸雨轉鮮靈非晴不可涉　有樹先林生計年逾一倍根遭陵谷變葉被風霜改咸笑外凋零不憐內文彩皮膚脫落盡唯有真實在　璨璨盧家女舊來名莫愁貪乘摘花馬樂傍採蓮舟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哀傷百年內不免歸山丘　誰家長不死死事舊來均始憶八尺漢俄成一聚塵黃泉無曉日青草有時春行到傷心處松風愁殺人　獨卧重巖下蒸雲晝不消室中雖暡靉心裏絕喧囂夢去遊金闕魂歸度石橋拋除鬧我者歷歷樹間瓢　極目兮長望白雲四茫茫鴟鴉飽腲脮鸞鳳飢彷徨駿馬放石磧蹇驢能至堂天高不可問鷦鷯在滄浪　精神殊爽爽形貌極堂堂能射穿七札讀書覽五行經眠虎頭枕昔坐象牙牀若無阿堵物不啻冷如霜　教汝數般事思量知我賢極貧忍賣屋纔富須買田空腹不得走枕頭須莫眠此言期共見掛在日東邊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澗濱啾啾常有鳥寂寂更無人淅淅風吹面紛紛雪積身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　世有聰明士勤苦探幽文三端自孤立六藝越諸君神氣卓然異精彩超衆群不識箇中意逐境亂紛紛　層層山水秀煙霞鎖翠微嵐拂紗巾濕露沾蓑草衣足躡遊方履手執古藤枝更觀塵世外夢境復何爲　句拂拂縈香竟日聞柔和如春露淫似行雲裡奉宜當壽高提攜法王時時方丈內杵用指迷人　真棲非吾土青林是我家一生俄爾過萬事莫言貽濟度不造筏漂淪爲採花善根今未種何日見生芽鳥弄情不堪其時卧草庵櫻桃向杳杳楊柳正毿毿旭日銜青嶂晴雲洗綠潭誰知出塵俗馭上寒山南　吁嗟貧復病爲人絕友親甕裏長無飯甑中屢生塵蓬庵不免雨漏榻劣容身莫怪今顦顇多愁定損人　群女戲夕陽風來滿路香綴裙金蛺蝶插髻玉鴛鴦角婢紅羅縝閹奴紫錦裳

爲觀失道者鬢白心惶惶　我見黃河水凡經幾度清水流如急箭人世若浮萍癡屬根本業無明煩惱坑輪迴幾許劫只爲造迷盲　昨見河邊樹摧殘不可論二三餘葉千萬斧刀痕霜剝萎黃葉波衝枯朽根生處當如此何用怨乾坤　憐底衆生病餐嘗略不厭蒸豚揾蒜醬炙鴨點椒鹽去骨鮮魚膾兼皮熟肉臉不知他命苦只取自家甜　佛哀三界子總是親男女恐沉黑暗坑示儀垂化度盡登無上道俱證菩提路教汝癡衆生慧心勤覺悟　佛捨尊榮樂爲愍諸癡子早願悟無生辦集無上事後來出家者多緣無業次不能得衣食頭鑽入於寺　我見世間人箇箇爭意氣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闊四尺長丈二汝若會出來爭意氣我與汝立碑記　丹丘迥聳與雲齊空裏五峰遙望低雁塔高排出青嶂禪林古殿入虹蜺風搖松葉赤城秀霧吐中巖仙路迷碧落千山萬仞見藤蘿相接次連谿　余曾昔覩聰明士博達英靈無比倫一選嘉名喧宇宙五言詩句越諸人爲官治化超先輩直爲無能繼後塵忽然富貴貪財色瓦解冰消不可陳　汝謂埋頭癡兀兀愛向無明羅剎窟再三勸你早修行是你頑癡心恍惚不肯信受寒山語轉轉倍加業汩汩直待斬首作兩段方知自身奴賊物　雲山疊疊連天碧路僻林深無客遊遠望孤蟾明皎皎近聞群鳥語啾啾老夫獨坐棲青嶂少室閑居任白頭可歎往年與今日無心還似水東流　閑自訪高僧煙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掛一輪燈　閑遊華頂上天朗晝光輝四顧晴空裏白雲同鶴飛　嗟見世間人永劫在迷津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苦辛　身著空花衣足躡龜毛履手把兔角弓擬射無明鬼　多少天台人不識寒山子莫知真意度喚作閑言語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家有寒山詩勝汝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遍　無去無來本湛然不拘内外及中間一顆水精絕瑕翳光明透滿出人天　雲山疊疊幾千重幽谷路深絕人蹤碧澗清流多勝境時來鳥語合人心　千生萬死何時已生死來去轉迷情不識心中無價寶恰似盲驢信腳行　心神用盡爲名利百種貪婪進己軀浮生幻化如燈燼冢內埋身是有無　世間何事最堪嗟盡是三途造罪祖不學白雲巖下客一條寒衲是生涯　秋到任地林葉落春來從你樹開花三界橫眠無一事明月清風是我家　自笑老夫筋力敗偏戀松巖愛獨遊可歎往年至今日任運還同不繫舟　千年石上古人蹤萬丈巖前一點空明月照時常皎潔不勞尋討問西東　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掛心頭閑於石壁題詩句任運還同不繫舟　余見僧

錄性布奇巧妙問生渠朝時饒邀虛空寫塵跡無因畫得誌公師　久住寒山凡幾秋獨吟歌曲絕無憂飢餐一粒伽陀藥心地調和倚石頭　泉星羅列夜深明巖點孤燈月未沉圓滿光華不磨瑩掛在青天是我心　老病殘年百有餘面黃頭白好山居布裘擁質隨緣過豈羨人間巧樣模　寒山頂上月輪孤照見晴空一物無可貴天然無價寶埋在五陰溺身軀　我向前谿照碧流或向巖邊坐磐石心似孤雲無所依悠悠世事何須覓　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巖棲息離煩緣泯時萬象無痕跡舒處周流遍大千光影騰輝照心地無有一法當現前方知摩尼一顆珠解用無方處處圓　世人何事可吁嗟苦樂交煎勿底涯生死往來多少劫東西南北是誰家張王李趙權時姓六道三途事似麻只為主人不了絕遂招遷謝逐迷邪　余家本住在天台雲路煙深絕客來千仞巖巒深可遯萬重谿澗石樓臺樺巾木屐沿流步布裘藜杖繞山廻自覺浮生幻化事逍遙快樂實奇哉　自從我到天台寺經今早已幾冬春山水不移人自老見却多少後生人君不見三界之中紛擾擾只為無明不了絕一念不生心澄然無去無來不生滅　余自來天台凡經幾萬廻一身如雲水悠悠任去來　逍遙絕無鬧忘機隆佛道世間歧路心眾生多煩惱　兀兀沉浪海

漂漂輪三界可惜一靈物無始被境埋　覺老皆然起生死紛塵埃冥山特相訪拾得常往來　論心話明月太虛廓無礙法界即無邊一法普遍該　本來無一物亦無塵可拂若能了達此不用坐兀兀寒山詩集　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薩道忍辱護真心　碧澗泉水清寒山月華白默知神自明觀空境逾寂　卜擇幽居地天台更莫言猨啼谿霧冷嶽色草門連竹葉覆松室開石引澗泉已甘休萬事採蕨度殘年　益者益其精可名為有益易者易其形是名為有易能益復能易當得上仙籍無益復無易終不免死厄　貧人好聚財恰如梟愛子子大而食母財多還害己散之即福生聚之即禍起無財亦無禍鼓翼青雲表　去家一萬里提劍擊匈奴得利渠即死失利汝即殃渠命既不惜汝命有何辜教汝百勝術不貪為上謨　世有一等愚茫茫恰似驢還解人言語貪婬狀若豬險歌難可測實語却成虛誰能共伊語令教莫此居　若人逃鬼魅第一莫驚懼捺硬莫采渠呼名當自去燒香請佛力禮拜求僧助蚊子叮鐵牛無渠下嘴處　浩浩黃河水東流長不息悠悠不見清人人壽有極苟欲乘白雲曷由生羽翼唯當鬢髮時行住須努力　乘茲朽木船採彼紙婆子行至大海中波濤復不止唯齎一宿糧去岸三千里煩惱從何生愁哉

緣苦起　默默永無言後生何所述隱居在林藪智境何由出枯槁非堅衛風霜成夭疾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　山客心悄悄常嗟歲序遷辛勤采芝朮搜斥詎成仙庭廓雲初卷林明月正圓不歸何所為桂樹相留連　有人坐山陘雲卷兮霞瓔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狐疑年老已無成衆喔咿斯蹇獨立兮忠貞　豬喫死人肉人喫死豬腸豬不嫌人臭人返道豬香豬死拋水內人死掘地藏彼此莫相喫蓮花生沸湯　快哉混沌身不飯復不屎遭得誰鑽鑿因茲立九竅朝朝為衣食歲歲愁租調千箇爭一錢聚頭亡命叫　啼哭緣何事淚如珠子顆應當有別離復是遭喪禍所為在貧窮未能了因果塚間瞻死屍六道不干我　令尹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但看陽焰浮漚水便覺無常敗壞人　丈夫志氣直如鐵無曲心中道自真行密節高霜下竹方知不枉用心神　徒勞說三史浪自看五經泊老檢黃籍依前注白丁筮遭連蹇卦生主虛危星不及河邊樹年年一度青　有漢姓傲慢名貪字不廉一身無所解百事被他嫌死惡黃連苦生憐白蜜甜喫魚猶未止食肉更無厭中州集李純甫雜詩六首　顛倒三生夢飛沉萬劫心乾坤頭至踵混沌古猶今黑白無真色宮商豈至音維摩慵問口枝上一蟬琴　乾坤大聚落今古小

朝昏諸子蜒鑽角群雄風魁禪一心還入道萬物自歸根却笑幽憂客空招楚些魂　丹鳳翔金鼎蒼龍戲玉池心源澄似水鼻息細於絲抱上山川好壺中日月遲神仙學道者那許小兒知　空擇流沙語難參少室禪泥牛耕海底玉犬吠雲邊仰嶠團茶夢曹山放酒顛書生眼如月休被衲僧穿　狡兔留三窟獼猴戲六窗情田鋤宿草心月印澄江酒戒何曾破詩魔先已降雄蜂雌蛺蝶正自不成雙　道義富無敵詩書貴不貧浮生幾兩屐狂樂一絇絲豪俠非吾友腥儒即我師誰知茅屋底元自有劳光又作元有丈夫兒　又偶得　已衰青衫已十年聰明更覺不如前薄書叢吏先拋手鼓笛場中少息肩瓶底剩儲元亮粟杖頭高掛老坡錢會須著我屏山下了却平生不問天　李經雜詩四首　巖撥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衣秋黃老林人烟黑寞樵徑雲深　造物開巖地巖帳擁翠壁苔花漫古錦霜葉老秋碧日夕雲瀉陰風鼓泉湧石馬嘶忘确碥樵道生枳棘盤盤出井底回首悵如失長老不耐事底事挂塵迹披雲出山椒白烏表林樾　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吟轡底日暮風更號　晨井凍不覺誰療壯士飢天廐玉山禾不救我馬瘦　鳳奴失寒更拍拍呼秋水天長夢已盡秋思紛難理　塵埃汩沒伺候工離騷不振拾魚蟲風雲誰

復話著茶不圖領犹衣屠龍技睍搊管生書空咿嘎堂上酣歌鍾巧知造
物戲兒童不妨遠目送歸鴻莫怪魏飯無所容此去未許江船更五經不
掃途徹窮門庭日月生星風太阿割堂礪以石生掃拋偶撞天雄　王持
起偶作　人情爭勝似爭棊死怕輸人一著遲黑白不分傍袖手年來吾
亦愛吾癡　又謾作　有時幽鳥話心事無限秋蟲誇口才北閣上書吾
老矣東籬把菊思悠哉竹林留得巨源在蓮社招入淵明來不然餘子敗
人意懷抱耿耿胡爲開　又絕句二首　山勢奔騰如逆馬水流委曲似
驚蛇溪靈不欲露天巧眼力未到雲先遮　鳥語留春春已迴落花隨意
非蒼苔清明寒食同摘過萱草薔薇次第開　王良臣雜詩三首　道人
知我愛禪房淨掃階前紫石床歎飽三盃風味好脫巾和月卧黃昏　老
子平生酷愛閑天教行處得禪關掛魚敲落層頭月猶在梅花醉裏閑
殘陽收拾第兒行棟得機心不到鄉安置小奴今夜夢蘆花風細月如霜
周昂無題　西風吹白水日暮動寒威野悵收旗盡奚兒欲馬歸梢梢
聞鳥過慘慘見雲飛夜黑多豺虎荒村定敢依　又讀陳後山詩　子美
神功接混茫人間無路可升堂一班管內時時見賺得陳郎兩鬢蒼　又
讀柳詩　功名翁忽負初心行和騷人澤畔吟開卷未終還復掩世間無

此最悲音　史肅雜詩二首　春江日日暖舞清漣客舍蕭蕭一縷煙幽鳥
隔林招我醉小桃當户爲誰妍禪心已作沾泥絮詩思渾如上水船都是
官閑得無事一簾紅雨枕書眠　南皮城下荒秋草記是當日燕文臺廿
事翻騰只如此吾生棄置已焉哉迎風紫莧同憐老背日黃花次第開獨
夜不眠思阿謝白羊如駕小車來　劉迎書何維翰見贈詩後　塵埃稚
手衆人中草木重來臭味同春夏我離迷出處交游君不異初終赤貧晚
歲徵奇夢清白平生繼古風嘆息蜀州人日作傷心不覺涕無從　客圖
公浮漫賦　貧知囊底一錢無老覺人間萬事虛富貴儻來終作廣勳名
便了又何如季膺未能松江鱠曾望將成笠澤書自是杜門無客過不關
多病故人疎　劉澤與劉之昂酬唱有詩云　庚門舊說炙如大陋巷今
猶冷似冰半夜杯桀長袖舞白頭書册短檠燈　蔡松年澳成　人生各
有適一受不可更達已欲狗世憂患常相嬰三軍擭漢將九鼎調蒼生功
名宜不美強之輒無成朝昏忘寢食俯仰勞心形何如從所好足以安餘
齡予也一丘壑野性直難名刀懦謝提劍才拙慙窮經疎放已成癖紛華
誰與爭鶩鹿便草豐白鷗領江清不堪行作吏萬里方營營夜處多俗夢
曉枕無餘醒拄頰西山語適意千里羹蓴土走歲月秋光浮崖清欲詰簡

中趣知音耿晨星世途古今險方寸風濤驚封侯有骨相使鬼須銅腥瑩
妝此身去田園事春耕　蔡珪讀戎昱詩有作　我家北潭邊溪流卧衡
門俗客自不來好客時聞尋路人或不知云是渭南村底事半年別此懷
誰與論　來時西郊林木未秋未老借筋數歸日適復見冬杪心地倚門
望望我綿綿道慙愧戎子詩在家貧亦好　吳激偶成二首　一番瘦骨
羽林槍松架陰陰盡日涼繞屋雲煙無定態連山草木有真香　鬢湯兎
盞渦旗槍風雨山中桃葉京望道窮年何所得只工掃地與燒香　高士
談偶題　羨他田父老於農遠是庄西與舍東不似宦遊情味惡半生常
在別離中　朱之才寓言二首　歎有善觸邪草有能指佞㕦草非有心
不移本天性前王著庭冠俾爾効端鯁如何不稱服觸指反忠正吾欲取
二物叄植列臺省一令邪佞徒奔走亟深屏　風雨晦時夜雞鳴有常聲
霜雪枯萬幹松栢有常青內守初已定外變終難更若人東世利浮沉無
定情俯仰効桴桹低昂甚權衡反出木鳥下徒爲萬物靈　祝簡雜詩
雨後清寒滿袖風颼聲南去暮雲濃秋來杞菊能多少欲助盤飡自不供
榴花嬌欲鬧羅裙石竹閑成碎纈文更有戎葵亦堪愛日烘紅臉酒初
醺　施宜生無題　唱得新翻穩貼腔阿誰能倚肯烟便天寧寺裏尊前

月分學清寒入小窗　劉從益和淵明雜詩　俗士苦紛競此心本無塵
功名適外物了不關吾身吾身復何有形神假相親天地閑一室日月挾
兩踦有生即有化如晏之必晨但得醉中了亦足稱達人　揮戈欲却日
小力自不量何如任天運閉門坐齋芳詩書列四隅著我於中央夏卧北
窗風陰冬曝朝陽但有藜藿美亦足充饑腸　少爲饑所驅老爲病所迫
人生能幾何東阡復南陌急須沽酒來一笑舉太白浩歌草木振起舞天
地窄問欲二三子誰主復誰客浮沉大浪中畢竟歸真宅　歲月去何速
老炎變新涼游子久不歸回首望大梁風埃滌如此何處真吾鄉野菊明
落日林楓染飛霜勸我一杯酒悠然秋興長　那邪彥讀毛詩　含柔有
吾愁禍物無不見天機泄鳥迹文字從此生誰言土葦茝聲合天地清撲
漠猿氏琴巧露竭皇罕來流不可障聲律隨合并偏讀蕭氏選不見真性
情然剝雜識萬名曰離騷經頌美獻諂諛是謂之彔銘詩道初不然自是
時代更秦火燒不死此物如有靈至今三百篇殷殷金石聲漢儒各名家
辯口劇分爭康成獨塵戈諸儒約連衡祭酒最後出千古老成精我欲讀
爾雅不辨蟛蟹名尚憐沈謝輩滿匱月露形孔徒凡幾人入室無長卿三
子論性命舉世滿攙搶白首草大玄才得覆醬罌不如且置說念笑人愈

聽張建雜詩二首　飛詩勝山泉石鼎煮巖荷燒以松桂枝清芬滿茅
屋　踏雪尋梅花雪梅同一色不是暗香來梅花尋不得　毛處無題一
首　少犁對起石州山楊柳分青入鬢鬟乍識春風眼如鵬爲誰無語獨
憑欄　李澥讀書　肖懷平日寬八達伎倆只今龜六藏唯有閒情如老
菊寒華自信晚能香　劉熙讀張仲揚詩因題其上　布衣一日見明君
幾有詩名四海聞楓落吳天真好句不須多見鄭參軍　郭用中偈偈
參偏叢林瀨出旗指端孤月照高秋大千界裏閑蹤掌不二門中指點須
彌地燒香聊自遣戲花種竹盡風流莊蒙抵死談齊物無物齊時也合休
宗濂修汲書　冷面宜教冷眼看只憑索米向長安陰崖何限枯松樹
望見屏幃畫牡丹　王敏夫同東嵓元先生論詩　林逋仙去幾來年幾
見梅花第二篇千歲冰霜松骨瘦九秋風露鶴聲圓騰輝定出連城上得
趣知從太古前邇近茅齋話終夕只疑人世改桑田　劉曹王豫雜詩六
首　竹塢人家瀨小溪數枝紅杏出疏籬門前山色帶煙重幽鳥一聲春
日遲　風荷柄柄弄清香輕薄沙禽落又翔紅日轉西漁艇散一川山影
暮天涼　古度停驂日向沉溪涼歸思便清吟碧山幾點寒天闊紅葉一
林秋意深　倚嵓蕭寺抵危崖丈室軒窗面水開雲齊暮寒山月上數竿

倚竹一枝横　畫色晴明著色圖山光凝翠接平湖煙嵐自古人難畫遠
郎深深正却無　寒林煙重暝棲鴉遠寺疏鐘送落霞無限嶺雲遮不斷
數聲和月到山家　王中立雜詩四首　華山宮殿白雲封不見當年打
睡翁貪看終南山色好不知紅日下前峯　獨跨蒼虬下太清春風萬里
月華明同君感激高君說鑿破天機我也驚　雲葉鄰鄰皺碧空笙簫遙
響入天風忽驚風浪耳邊急不覺形神來世中　此生休更問浮名名利
區區不覺停我有一九天上藥同時還解濟蒼生　王子可雜詩二首
白露沙灘浸綠溜小舟艤岸尚依布山回屏曲江連樹春嶺人家深處歸
晴悲秋色素團團一雨飄零颼颼寒天淨長空煙斂處彩虹金桂樹頭
山　元敏之讀裕之弟詩藁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　阿翁
醉語戲兒癡說著蟬詩也道奇吳下阿蒙非向日新篇爭遣九泉知　鶯
藏深樹只聞聲不著詩家畫不成慚愧阿兒無好語五言城下把降旌
傳家詩學在詩郎剖腹留書死敢忘大人臨終有剖腹留書之語背上錦
囊三箭在直須千古說穿楊　元德明詩　少有吟詩癖吟來欲白頭科
名不肯換家事幾曾憂含咀將誰語研摩自鑄百年閒伎倆直到死時
休　燈下讀林和靖詩　落葉落復落清霜今幾番疎燈照茅屋山月入

頹垣老愛寒花淺幽嫌宿鳥喧卷中林處士相對兩忘言　滕茂實偶成
織雲卷盡見秋容古木交陰一掃空雪壓羣山曉來雨葉侵鈌甕幾番
風欲歸未得人將老屢送還來鬼亦窮賴得子卿佳傳在壁疑時讀慰飄
蓬　中州元氣李章讀太白詩六首　古風六十篇詩家共欽手可憐邪出
章區區到白首　本是江湖人強作金門客拔劍斫蒼蠅歸來弄明月
長安白日晚渭水秋風寒蓬萊有歸路休歌蜀道難　平生不識愁但恐
榮華改泰山作黃金酒池接滄海　朝作猛虎行暮作長相思誰知心似
鐵也有皺眉時　詩家無處洪掛席探禹穴飽登黃鶴樓爛醉金陵月
又讀過齋詩　杜老藩籬豈易窺兩崑體變漸流漓語新步近君莫詡
古來深却背時射虎豈無真李廣孫心邪待兩兩拖牛後幾人猶嫌少思
婦天愁不自知　又雜詩　李杜文章冠一時六朝高勝晚唐卑淵明自
合詩家愛萬古清風一伯夷　陶潛志屈歸來日賈誼書陳慟哭時淵底
孤松休鬱鬱世間萬事只天知　自憐高處少於癡半世蹉跎坐好奇到
處溪山題品遍關中猶欠褒城詩　又謾成　學得詩篇似古人才交人
史採心聲直須到却無心處信手拈來始是真　志短才微學失真狂消
歲月費精神閑來點檢囊中作幾首新詩到古人　又絕句三首　李杜

辭蘇萬古春兩崑一變漸離真前山不了後山出多少邯鄲失步人　蘭
簾忽見舊前月斂抹來眠窗下客山雲過雨不成陰數點殘花落花如雪
竹影重封綠蘚窗蝸涎微印紫苔牆曉來一陣催秋雨便覺風來帶嫩涼
夯顧讀友人詩六首　客從長安來夢寐嵩少間誤入梁王都繁華亦
可觀清晨登吹臺路路詩眼寬回頭一西顧三十六青山　天垂日月光
人目借以明夜深黑如漆誰不摸索行異哉學仙子視明恐目盲終日暗
室中癡坐守冥冥　自古賢聖人立行貴通中所以千萬年人感教化功
西山餓死卻東嵓揚惠風清和亦奚罪後世隘與恭　天地有定位醉眼
迷東西望道未之見自魯還適齊安車由坦途不聞有顛隮胡爲逸丘壑
披蒿尋幽蹊　有客從東來攜我陟峻巔武上如緣壁武下如墮井回望
雲霧深天藏杜佳景歸來返平川紅日正炳炳　揚子草太玄知音一何
寡寥寥千載後僅得邵與馬賞盡二公難不贖蘇子罵玄尚且如斯況不
及玄者　又謾成　臑肉不至孔子行醴酒不設穆生去聖賢志豈在酒
肉酒肉之中禮所寓主人待客禮已亡客若不去真苟聚丈夫生有萬里
氣豈肯低眉市廛與其舐痔得車多哥若行歌丐於路我之爲我當自
詩豁達聽天無必固我乘雲氣登蒼梧我遊東海隨烟霧杖頭長掛一壺

酒滿日江山總詩具浩然一無天地間我大物小坦無惟不然須入鹿門
山徑渴麗公棲隱處蓋頭風雨茅三間妻學辟纑兒織屨石田頻水待數
畦病力猶堪種芋紫衣觸食任平生天下何思復何慮一毫既不詿於
人緯緯胄中有餘稔　又讀杜詩　後學爲詩關務奇詩家奇病最難醫
欲知子美高人處只以尋常話做詩　窮構冥搜狂費功天成一語自然
工況兼詩是窮人物好句多生感慨中　白水魚竿鶴髮翁世間底處是吾
英雄縱橫雖有如椽筆不入麗人眼目中　千里奔馳蜀道難竿空賓主
登交歡怒冠三將廉鈎上誰謂將軍理數窮　又漫題　白髮已刁疏
顏顛折腰身如枯木廢心似穀芽焦齒月長漂泊生涯憤叔夜平來志內
味豈是爲聞韶　又偶得　節過重陽景自殊斜風細雨稅寒功黃花自
逐秋光老白髮還同世事疎百念已灰時去矣一身多病盡歸幽居自
是無車馬獨對餘尊讀道書　趙從周雖擬三首　朱明變氣候大火向
西流六龍整征轡倏忽夏已秋閶闔來悲風霜枝被九州豈不念時節歲
律聿共周精衛填溟海木石安所投獨攜羨門子高步登崑丘千秋長不
老永謝區中囚　猗猗南山竹並生兀亓叢嵐晏多霜雪見別蕭艾中我
欲食鵷鶵千歲不一逢留之和律呂截竹嶰谷間一燮爲清商日暮來悲
風清泉漱石根上有白雲封虛心抱靜節知音爲誰容不如歸去來一竿
釣清灃　白日淪西汜滄海無回波四時更代謝奈此遲暮何我欲制頹
光惜無魯陽戈憑高望八荒觸脫迷山河驚風振江海山林無靜柯獸狂
走四顧曠野迷絓羅西登廣武山北顧望三河蓬蒿蔽極目人少虎狼多
悄然發長嘆拊翩徒悲歌　劉昂讀山谷詩　語要新奇萬世傳琴中高
趣在無絃幾離古佛拈花處　又到莊周夢蝶篇　老栢燒餘觀物化寒梅雪
裏作春妍論封合作江南將輸與明珠萬顆圓　絕句二首　山花山雨
相參落溪水溪雲一據閑野店無人問春事酒旗風外鳥關關　禪僧勸
學安心法道士教行進火功今日一盃供破戒黃花籬下醉西風　王庭
筠偶作　腰金舊說揚州鶴網羯曾聞葉縣兔何似東平阮夫子一官千
里總騎驢　又絕句二首　竹影橫窻度梅花入夢香可憐今夜月不肯
下西廂　幾年山裏伴雲閑却逐閑雲漫出山官職留人歸未得如今猗
首送雲還　魏之美絕句　百歲光陰千歲憂三分春色二分愁九分斟
酒十分飲一事灰心萬事休　劉瑨絕句　一句暫得耳無事三盞且教
心太平寄語山南舊兄弟此時不合論功名　葛天民偶題　綠樹何稠
疊清風稍美餘桃景雲片片藤透雨疎疎脩莧通泉鑿殘碑出野鉏丘陵

知我變耕耨雜陶漁　又偶成　始參龍象種終見馬牛身再整衛冠簪
難忘漉酒巾散花天上女擔草道中人寄語林和靖非翁不卜鄰　又絕
句　夜雨漲波高二尺失却橋衣平正石天明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
相憶　又雜詩　下竺山前打一遭丁寧門子看溪橋恐驚繞砌梅花落
莫遣行人語笑高　江湖集陳起宗以謝齋曾先生詩法曰能以無情作有
情子熊舉以見教兼示學詩如學禪之句次韻聲謝　西禪欲南蘭胡僧
越海來一蹴萬山雲又分五岐聞達人問靈源要識老牛胎半生苦迷此
所見抵眚哉有時面壁求眼底仍飛埃誰知樸湊到却自詩十回無中有
出有金杖生萬笑弄拜先主語跌跌空中栽苗此意得熟寄唱送自咍如
得合酒味如獲荆山璞方信春力到無地匪蒼苔可惟是花人互互紀樂
偕我今得容者聚想爐中灰辨香爲南豐用酬聞靈臺　又天台桐柏觀
李高士惠詩兼寄其遊山紀詠一編且復見招予不能赴剡敘次來韻以
謝　景物寫成編清新人競傳風輕花自若雨驟鳥懷然老我塵中累多
君物外仙未能拋世慮山館借林眠　又汪起潛謝送唐詩用韻再送劉
滄小集　二年不覿孟山貫戍春打門驚幽禪手持姑溪之奧經中箴序
玉龍鸞鎮弘璧天球匠意古來衆大曆郎與錢自非仙境得靈肯何以米
拍洪崖肩秋高約我西湖邊是時抱衾借枕眠未憂踈影橫香句且繼寒
泉秋菊薦中尚有詩一編持贈雖微意則虔錦段料應重下剪向來清
思湧如泉　又趙監簿寄建寧諸詩　推敲久不見新栽函軸光芒寄草
萊音調似於清廟聽風騷知自建安來每嗟衰脫同雞菊豈意先春得嶺
梅拂拭塵軒對清絕媲無錦段報瓊瑰　又六言　破寒有子書鵝材門
無客嘗茶春事應憐幽獨隔墻飛過楊花　曾吉甫讀呂居仁舊詩有懷
其人作詩寄之　學詩如參禪慎勿參死句縱橫無不可乃在歡喜處又
如學仙子辛苦終不遇忽然毛骨換政用口訣鈌居仁說活法大意欲人
悟常言古作者一一從此路豈惟如是說實亦造佳處其圓如金彈所向
若脫兔風吹春空雲頃刻多態度鏘然奏琴筑間以八珍具人誰與口耳
寧不延欣慕一編落吾手貪讀不能去嘗疑君胃中食飲但風露經年別
親近方寸蒲塵務足音何時來招喚亦云屢賤子嘗爲君移家七閩住
周佶道以洪致遠屢來問詩作長句遺之　君不見伯倫平生老閑關紙
有一頌留人間懷鉛抱槧亦何益惠子五車終不傳我今所見蓋如此堆
案文書藏鼠矢日知老境要虛心却笑少時空血指勞君日日求微詩試
欲把筆心自疑無鹽已老稍識恥安敢唐突西施爲古人作詩有成法句

欲圓轉字欲活始循規矩後變化如以金丹蛻凡骨君試停盃參此語莫笑前人用心苦只今孰是前輩詩風騷作丈君記取 無名氏絕句 行到山深處臨流一兩家也知春色好隨分種桃花 太乙峯前是我家滿床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 侍宴黃昏未肯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綉毬 姚寬絕句四首 一兩一風花欲零在官在私蛙亂鳴留春欲繫金鴉脚日日斜樓上情 花信今吹第幾風香苞未拆牡丹叢雨聲細入窗前樹夜夜哭春夢中 京洛逢春思昔時翩翩遊騎醉中歸平川花柳濃如錦樹樹頻蜂蝶飛 愁將老眼到花梢獨自傍春溪絕交王謝風流今不見家家屋燕成巢 安晚堂曉上人索春閒詩軸以臂疾未能録去姑以偈語展限 轉盼湖山忽半年春鶯啼處起秋蟬詩囊未倒真成債道眼相看總是禪壯士不甘弓掛壁病翁猶有筆如椽少須定賦茅齋約恐掉頭吟聒夜眠 又還雲岑魯直詩 千兒改字作悟 蟠空健筆虎蚊騰九折羊腸萬馬登裁剗爛寒真見聖宇龍泉石背喻借命意得了兔走穴放字未安孤聽冰句法當頭飛棒喝就渠言下辦三乘 又讀魯直詩 曉唐詩似晚春景姿媚有餘風骨輕千歲依逢古壘洗摩挲篆籀眼增明 又口占

誰道寒官佛給補齋裝蒲路得追隨秋光不與詩腸笄無限江山信筆又李龔偶作 心如野鹿迹如萍只願閒閒不願醒楚國蕙蘭增悵望雨中篱影洗逃青 獨立空山冷笑香不須歌調更含顰平原累累添新塚死者還曾哭送人 又偶題 杞菊苗香雨兆時芝美千載遺天隨食薑近覺魚蝦貴勿笑吳儂嗟逐是 又偶成 投老涼生未有涯敲吟空自度平生華人間春雨秋風夜落葉堪悲似落花 又讀周晉仙詩 句中皆趣玉璇玲合使吟人洗耳聽王謝風流今不見金鴉山下月冥冥 舜偶王民山惠詩 民山名字出朋輩獨推先不奉寒暄問于今四十年傳來詩似錦倏去步如仙自古山林士無營貌亦賢 又謝松岡姪惠詩 韋布名猶盛詩書不負人每過臨水宅長想釣魚身世苦詩難和歲寒交始真近翁儔病久谷病復兼貧 阜汝恭刊劉後村先生選唐宋絕句謾題一廷 千年風雅序餘響唐宋諸人是似之好在一章章四句後村選後遂無詩 蕭元之與程右史論詩道 我書論詩詩始其道最奇鬼神工裂渾沌鑿竅相雄雌物理何邪歸人性無妍媸雷其天真淺否鳴志所之斯民樸未散粹如玉不疵老稱壞備日君臣賡歌時下逮雅頌作間列民風然怡愉且宏勿和厚無澆漓圖經聖人擇要匪古義虧屈宋變賦體蘇李

五字詩七字追迅電陶謝蘗寀將雖各騁逸思猶如觀尊彝但有奇古意了非斧鑿姿傷心玉臺後巧麗爭紛披雕鏤以為工叫噪以為奇詩乃一技爾那復古道為有唐李與杜切切哀其衰稍欲復古作便覺驗些遺後人好異論醎酸各行私白以說見斥甫以樸見嗤那知托奧妙中有真趣怡昧者流行行信且疑我嘗任胃臆謂自唐無詩山川或登覽朋友或琴離頻以悲喜意吐作妻複辭豈有肩古作聊欲叉傾欹子雲不可待賞者又復誰所以拜壇下僕令佐鼓旗庶幾皇甫謐猶能知左思 又偶成 抱拚滄江事遠遊獨彎弓劍上邊頭群胡忽遁陰山北欲渡可淋不自由 少年鞍馬疾如飛貴盡儒衣賞戰衣老去不知筋力減夜闌猶夢解重圍 菜茵古意三首 悠悠澗邊人濺濺澗中水水流無返時人生流水耳 逝波不可迴白鳥不可馴古人成感慨今人猶古人 鏡空納風月心遠辭埃塵終日窮目力得景亡天真 又讀梅雪村詩 雪村吟有菉名峻斗牛低聲調唐之上精神江以西憂君憂國意臨水傍山題何代無風雅人心自鶩鷄 又偶成六首 春陰晴復陰因物怡浮生杜宇鄉心重楊花世事輕知非蘧伯玉覺是晉淵明此意誰人會耕牛訪偶耕紅門總利名此地此心清兩架筆多潤風檐琴自聲虛堂回古味送境

見真情脫帽尋斷箪酣眠小太平 江湖千萬頃小艇就煙波無夢世情薄有吟春思多百年空反覆兩鬢暗消磨釣叟同吾志鳴榔枘外過 世事如今不可知桐逢茶罷且吟詩無風古鼎香煙直未午空庭樹影遲 袖手好看棊勝敗論心休問酒醇醨謀居恰與松江近所膾美蓴漸及時菲敷牛角過前村此世應無利祿貪有水可漁田可稼即松而徑竹而門晉運琴書樂亭榭參差烏雀喧不須山靈回俗駕惠心同是一乾坤 留得春風趁馬蹄日長無事綠陰堤菜花籬落誰家酒旋買長瓶過小溪 沙門紹嵩亞愚口占二首 江上有微徑漁人四五家野船明細火宿鳥起圓沙峽口鬧猿夜秋星見客槎排徊幽興盡更覺在天涯 谷口殘春黃鳥稀野梅山杏惜芳菲百千幽勝無人見紅白落花相雜飛 又偶成 誰復知予懶是真平生百信解甘貧若無名位高今世爲有煙霞伴此身長掩柴荊避寒暑猶將談笑對風塵只今那得王摩詰狀取江湖太古民 又偶作 孤錫依京寺悠悠過一生有山供傑句無地可歸耕落競波中影恭聞局上聲流年衰此世寂寞不勝情 又戲題 地僻人稀到東郊自養蒙山遥天接樹夜靜竹藏風岸柳含烟翠江花脱晚紅詩應是遊戲吟嘯不須工 小閣稱幽隱群峯競秀尖村春雨外急秋迫望

中添世事已黄髮忘情付黙甜從渠造物巧未作老夫蒼　又爲題幽
徑草初青無人知地名征鞍千里遠倚杖一江横雲重欲爲雨風和拗得
晴家家好春色春色偏空明　王諶絶句　紫燕黄鸝興已闌薰風庭院
緑陰寒兒童競說新篁長只隔前窗懶去看　午風吹夢過橋西夢裏詩
成未有題睡起不知天早晩柳風忽送子規啼　過了茶蘼與素馨一春
風雨欠追尋却從立夏晴多日策杖閒來看緑陰　又無題　草緑花紅
展綉衾菜畦一色漾黄金行行山路清何限春事三分一半殘　小窗風
來荷葉香篆香燒砌緑陰涼燕飛依拂琴絃響驚破一窓幽夢長　又題
劉玉溪詩　萬古玉溪水居何獨隱名多應吟思苦一似此泉清山墨佚
高隱江湖已著聲小詩枯木出更欲與君評　俞桂古意　無言情脉脉
美人久相隔道阻脩且長春草幾番碧風釵冷鬢雲鸞鏡輕雲幕昔爲比
翼鳥今作孤飛翮愁絶奇郎衣腰瘦裁宜窄　又論詩　大道本無體何
在文字間易從先天畫詩自聖人刪流風傳益遠後作莫可攀推敲誰氏
子一字不可閑　又看先叔祖青松居士倉使詩　儒冠毎笑拙身謀春
日因何挂玉留南浦未思芳草恨西湖正爲落梅愁四靈去矣今如在諸
老蕭然事已休衣鉢青松誰繼續家雞還復可搜求　又偶成二首　短
髮蕭蕭滿鏡秋家居但覺歲時流兩年不見西湖面笑我寒盟是白鷗
吹來一葉報秋知玉露金風正及時戴了凉巾披野服桂花香裏看唐詩
又口占　園林緑暗又紅稀蜀鳥啼山芦蕨肥春夏一番交象早錦衣
脱了着單衣　又吟詩　漁溪僻好只吟詩此意還須識者知自古島郊
貧徹骨詩從窮處始爲奇　陳必復五月十三日偶成　富貴真同一蝶
丘寵榮多處獨多憂静觀草木自生意幾度溪山多勝游竹豈有情那得
醉雞筆解語亦能愁紛紛數子成何事只合求田問舍休　又偶成　遠
甚哉梅亦可人寂憐夏月緑陰清前村雨過山如洗深徑風來竹自鳴滌
硯不嫌池水冷曝書宜傍午窗明近吟未許人知得且向梅邊信姓名
又遣賦　箏燈讀易聽更殘微雨蕭蕭獨閉關治世豈無謀可獻書生從
古命多寒　數莖鬚鬢爲憂時白一點心猶報國丹未肯軒裳便塵土此身翻
恐誤儒冠　又讀後山詩　百世人參杜陵句一燈幾得後山傳天寒霜
重年孤擊木落江空花自妍絶代文章屬此老半生心力盡他年後來不
作嗟誰繼古意凄凉付斷編　趙漢宗讀陶詩　端居洗塵慮細讀淵明
詩晴昔慕此翁寤寐忘詞鐵此翁非詩人而有天然姿紛紛世事中采采
黄菊枝此語人共賞此意誰復知知即翁之徒高風接皇羲　有蘇可種

菊有琴可無絃適趣不待醉種菊真偶然南山有佳氣得意終忘言淳酎
空庭中一笑凉風前　又讀陶詩罷　一山秋意入柴扉細讀淵明采菊
詩讀罷依然成一笑閑拈野草調兒嬉　又偶成　負郭二頃田買易辦
喪祭喪祭幸已周啼饑坐終歳長貧固非病時運剝復爾幽居日月閑麋
粥勝甘臧明日春風生它山蕨薇紫　曾由基偶作三首　才退愁無反
時鰥悔有家鄉心愁杜宇世事付楊花　故山荏苒失歸期顔尚如丹鬢
已絲憶昔師門傳拙賦迄今客路懶工詩不傷遲暮無蒙樂却喜稀疏懶
舊詩便把禍臺題遣憶何時買得草堂甚　遣愁時復然高臺之是書生
習未忘小吏豈堪人看鏡酒邊主伯帯詩狂　又與陳劉入論詩　少陵
久矣跨鯨游近說西江沸不休雙井發源注南海百川分派失東流　居懷
正印蜀愁眼我扶玄關笑點頭半世工夫緣底事多人却作等閑求　又
答詩友徵近詩　寄傲西峰未肯束論大舊約幾時同不知傑句眞何用
便有虚名豈療窮珍重遠書徵近作跡蕪欲我大新功毎慙時輩多豪逸
點筆成章杯酒中　又題楊狄之贈項斯詩後　今古銷沈幾項斯由來
作者不祈知看渠一片憐才意合把黄金鑄狄之　胡仲參無題　露重
濕征衣風急翻紗帽山下灌園人倚鋤看馬過　又偶得二首　挑燈伴
寒夜花生竹爐邊赤脚知吟苦時狩山茗煎　欲問梅花信山寒未能
靜思天外句坐對夜深燈戒酒頻添衲煎茶旋鑿冰月殘霜又落無復叩
門僧　蕭灑寫林和靖梅花詩後　西湖幽處卧煙霞湖裏荷花匝四涯
何事先生得佳句荷花却不似梅花　又無題　衣縫密密今垂老襁褓
伊伊漸趁行君縱無情到閨閣那應毋子亦無情　趙汝鏝偶成　青雲
得志士順指快所欲萬事付杯酒粉黛貯金屋嗟我骨相窮不受富貴逐
嗜欲人所同有時未免俗青奴頗專房高卧擎老足黄妳最如意開卷醒
困目援寒命脚婆凍餘轉陽谷開樽喚湯婦新醅温鄰渌始得此四人明
來不許斟酌之即來前相娯不相瀆持人皆天之畫餅豈之族我亦謀自
笑竹亙懸玉　又無題　人與春俱老花同雨易殘天涯雲萬里腸斷
倚闌干　姚鏞雜詩一首　北風日以勁古道無人行陽坡樹已黄陰崖
草猶青四時相代謝誰爲此枯榮攬衣坐幽燈下有流泉聲聽之不成眠
挹之有餘清悠悠京洛塵污人頭上纓　芳庭偶成二首　東風王勒馬
蹄輕多少遊人上鳳城燕子不來春寂寞海棠花發近清明　漁歌聽盡
欲狂吟一徑人家柳影深天意似嫌花信早東風吹雨又成陰　李壽雜
詩四首　滔滔東流水赴海無歸期事喜若韓日今茲復來茲人生寄天

地百年七十稀思應復營營恐爲達此嘆　箴雀賀厦屋虫蟻暴腥膻野
花引飛蝶古木來新蟬秋天百虫吟春天百鳥喧程公真閒事喜往見乞
言　明主不棄士我自志山林爵服豈無華才疎力難任身向深山模魚
由深淵況吾亦愛吾廬高歌復微吟、深巖有老翁龐眉鬢髮雪夜半呼
我名授我微妙訣字畫古稲樣體勢訛復缺變體忽炯炯頂史竟彼幾至
今得其傳心會口難說　羅椅讀曾景建四詩、騷客詩翁元有量君行
亦足慰飄零肯云來共長沙辭原謂何如澤畔醒一辯誰堪讀香供四詩
今撥當埋名黃花紅葉秋天挽想見蕭湘野鷺汀右見上、後三[illegible]
[illegible]又絶句　叢青樹綠[illegible]閑落[illegible]術
以清二月山磬九月桂江南處處得閒行　楚山葉脫洞庭波紛落[illegible]今
裂薛蘿欲識千秋萬古意前人此句後人欲　杜併讀杜詩必然有作
玉澤久淪決正聲皆雅言百川忽西流青黃雜揉楊騷經坎死厭明燭日
月昏綺麗光建安淳古還開元夫子握元氣大音發朣朧明妻失覺苦神
驚隘乾坤再變六義彰一日五典焚上該周南風下返湘水鬼仲尼不容
刪餘子何足吞五季兵戈繁喇嘈鳥喧頹波既瀾漫新奇尚西崑吻喙
生機許神鬼懷憤覺王蘇發醞釀黃陳翦河源煌煌百年間後學同推尊
吁時或嘗鼎往往猶戴盃傚秉或銅盤箋釋訛全於額子小子得獨文固
極思神融淚交謖思若心屢捫相望五百載如接顏色温爐冶無停二児
復承諸孫斯文誠儻存庶以起九原　鄧允端絶句　楚岸卸輕帆停舟
曲江曲日暮寒鴻歸春水平橋綠　陳宗達絶句　烏鳴山逕晩危浴野
塘春一路山磬茶幽香亂撲人　黃文書絶句　乳燕飛飛簾影遲不晴
不雨晩春時閑窻終日消書困風送楊花落硯池　琴翩千主嘆薄游雲
閒春晩思如秋夢回月浸書窻令身在吳松江盡頭　一室如窩且屈墻
稍加櫥幕得心寬欲教禁足名安樂只恐難支大暑寒　莫怪人言濟叔
庭東行西去又思歸兒童舊讀從温故一笑今朝到式微　張紹文絶句
晩雲扶日上高梢一枕春醒困未蘇山鳥不知如許事隔窻猶自勸提
壺　雨過盤池起綠波夜來添得幾圍荷單衣不奈春寒惡却笑楊枝扶
縷多　周端臣偶成　一灑斑斑小雨晴杖藜隨意散幽情不論城市山
林地幾有梅花處便清　黃敏求偶成　愛閒詩眼靜中觀春在虛無杳
靄間風老山樊香世界日烘躑躅錦屏山峙粮備歲蜂閑戸堅壁防春燕
把闌不被東風相鼓弄蒼波依舊白鷗閑　葛起文偶成　止水澄胃次
蕭然遠俗氛靜求微外趣特策酒中勲風馬樹前樂香猊帳底雲破黃臨

小草咄咄逼鷄群　王志道五言一首　頗得山居趣悠然醉復醒開門
延爽氣數竹寄閒情清磬敲殘月寒津浴曉星誰能營世網汨汨苦勞生
朱南杰同陳梅隱求詩　早歲走江湖那堪又歲除隱梅非活計行李
盡寧居自有珠璣集不勞朝貴書酬君無好語索笑蹉跎踏　趙耕夫論
詩有感　未得歸山養聖胎悠誰輕脫出山來老猶作態經霜柳靜有餘
妍照野梅大小易知難酒戸淺深難說是詩才吟翁終欲招田父止話桑
麻共一杯　陳允中無題　閒拈紅葉欲題詩待得詩成又懶題心事不
隨流水去月明人在赤橋西　戴復古無題　憶閒春燕語雕梁又聽秋
鴻叫斷腸一縷沈煙飛不過兩樓相對立斜陽　又曾景建以詩得罪道
州聽讀　開說鳥臺欲勘詩此身幸不墮危機少陵酒後輕嚴武太白花
前忤貴妃遷客芬芳窮也達故人評論是耶非飽參一勺濂溪水帶取光
風霽月歸　又讀嚴粲詩風檝瀟湘覆非深於杜詩者不能作此語江空
雪月明以其一聯櫽括爲對、粲字坦叔　筆端有神助句法自天成風檝
瀟湘覆江空雪月明苦吟聊草草妙趣若平平李杜壇上為君題姓名
胡仲弓讀杜牧之詩　風流不減晉諸賢湧出胸中萬斛泉吟到秦淮
商女句令人憶殺杜樊川　張至龍擬韓偓詩體　一聲阿難鷓鴣便學
謌新詞未得腔拜了夜香郎與插旋妝鈿、綫背銀釭　孫偉絶句　春社
聽子規枝上惜芳菲風弄落花片一簾紅雨飛　莆陽劉氏題洪使君詩
卷　張師復爲序刻於芹泮士爭披傳到茅廬我竊窺奐過韋郎森戟司高
如排渾采蘋詩日惟坐歃熏沈水間亦搓卷品易叉況有太丘爲小序遙
知流布滿京師　又題許介之詩草益公序其詩我留裔踏外君住廟迥
邊走僕行千里獻門投一編真妍非粉黛至巧謝雕鐫何必周丞相男兒
要自傳　又教茂才論詩　詩道不勝玄難於問性天莫求斵婦討詁付
後儒箋至賾翻如俚危靡始似僊吾非肝肺異先得子同然　又還杜子
埜詩卷　老眼除花疑課程小窻火炙斷書燈夜來忽得君詩卷自起挑
燈讀到明　張良儒題　誰家池館靜蕭蕭斜倚朱門不款敲一段好春
藏不盡粉墻斜露杏花梢　又賦　柳愔旗亭不思者臨江愁殺晉衣冠
傷心明月揚州路十里朱簾蕙草寒　錢塘徐氏松庵雜詩四首　疇昔
庵中人爲饑所驅去去去竟何之二年江上住辛苦歸得來重尋舊棲處
屋宇缺酒樽蛛數風雨盡頹漏思補莘貧有中撒懼人生如寄爾復作身
外慮丁丁斤斧邊眼閣髮垂素秋深燕營巢無乃日已暮　松間待月明
露下衣上濕歸庵閉門坐勿聽俗塵入挂壁燈花寄倚窻樹影直老懶世

久殊浩歎心有適淵明彭澤歸醉裏詩成集仲蔚蓬蒿宅門無車馬跡
山深嵐氣寒煖我唯有酒飲酒不易對陽林叫隣叟相見無雜言唯說竹
利厚明年筍當生錫壁蒲在手事從勤苦得此說誠不苟客去醉則眠徑
到無何有　鼻眼不吾用遇物輒成礙萬法何從生要頁自悟解松庵今
年秋木犀在門外黃蘂含清芬因風入窗內我已結集空彼猶故態在色
香方横陳無諍得三昧　周成師古詩三首　采采芳梅枝瑣碎白雲姿
在山千花怨出山百鳥啼操持思所寄轉趾迷所思清彼太始風寒庵太
虛月一日拂人衣三歲香不歇　昔懷今未歸悄悄無誰語超超何所眄
空齋聽春雨鏘然金玉聲幽窗掃爾汝政以平在中萬物皆媚嫵特想西
城外花草不可數浮雲日夜征東皋憑何許　德人天機深兀兮人亡多
慄余思梁造月計退盈升勿謂王無班當知石可磨四十尚無聞韋子恐
蹉跎汲我層下井浣我盤中花清香未似之懶惰欲如何　大梁李氏無
題　舜裳本自完芭絲馬用稍故應盤溪翁江海看煙雨平生事機巧百
歲亦塵土寒花貴晚節顧影吾與汝　平生翁中竹歲晏風下草靡靡不
可救嗷嗷竟誰保倉箱固蒲富食薇可以飽歎息復歎息已矣勿復道
趙希㑺劾王建詩體三首　玉釵半落珊瑚枕金屋低垂翡翠簾見娛女
贊來問病逢春自是可曾怏　從渠羅襪印香泥偷踏階前問柳枝昨日
看郎來繫馬杏花亭北立多時　銀釘未徹碧紗籠秋入樓心送斷鴻謹
倚欄花簾不捲層前狀下玉玎璫　來梓六言二首　葉浙壓雨爭隨蒲
徘徊而尚閒流年逼人太甚佳客折簡不來　行空月不著相出岫雲無
從心胃中一丘一壑不礙城市山林　范模借詩話於應祥弟有不許焉
詠之以作詩戲之　我有讀書癖每喜以筆點抹黃漪句根施朱表事瓜
入手定摧殘潔理析趺會歷歷可觀聞吾如畫繪知君篤友于因從借
詩話過手有約言不許一筆漬自語落我耳便覺意生疏明朝試靜觀議
論頗彭湃讀到會意處時時欲犯戒將舉手復止火側禁癢癢無所
抑回懷時一還只可拯還君如此讀不快千駟客可輕君抱赤少溢非問
掌者人尚有此編貴與衣頂一狀吾矣當痛環　徐文卿因故翁以劒南
詩藁為贈詠歎之餘賦短歌以謝　平生誦公流傳詩每恨收拾多所遺
豈知二千五百二十有四首一旦俱為吾得之長松鷲壑風烟老春花嫣
然動碧草秪今忠憤欲白頭四海但推言語妙有文如此何所憂世間萬
事元悠悠君不見李杜千載名不休豈不勝彼公與侯　盧陵劉氏以仲
立於枕上和余韻夜半得詩句敲門與余余攝衣而起相與對語于野航

橋上殊為勝絕因再用韻　夜半詩壇喜解圍楚天雲淡玉繩低撞鐘自
得興不淺泣鬼初成人未知踏月過橋驚鶴棲犯霜對語伴烏啼蕭條此
意欣重見絕勝圍紅醉玉巵　黃元易湊成　在俗參寥子無田靖節翁
心平詩少怨胃弱酒多中熇熇蒸梅日離離脫葉風未應悲歲晏端合幸
年豐　張韓伯古詩　疊練如疊愁練厚愁亦厚螢螢夜深杵隨月到窗
牖不道有離人空齋獨搔首　天台徐氏偶題　老去功名不掛懷高眠
之外只清齋偶因種竹便多事風葉掃餘還滿階　史文卿偶成　一生
富貴皆空夢千古英雄只斷碑幾欲含毫作天問西風吹恨入江籬　無
名氏無題　秦王夜宴茱萸宮月上海棠于照紅舞女歌喧留不住莫肯
美草啼寒蛩　西北原頭三月春誘花顛倒送行人行人混混無來去更
去邯鄲西去秦　又絕句　照影空濛山色裏背人撲漉水禽飛梅花落
盡春寒在細雨斜風點客衣　侍宴黃昏未肯休玉階夜色月如流朝來
自覺承恩最笑
倩傍人認綉毬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三

形覺曰人柳。一日三起三倒。又還江之鴣賦云。宜如河畔牛星。隔歲只聞一過。不比業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又杜甫洗兵馬云。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遶。世美青門五色瓜。秦邵平。封東陵侯。伏食邑千戶。及秦破家貧。於長安城東種瓜。五色而美。世號東陵瓜。唐柳子厚賀瓜表云。七月而食。豳詩歌王業之艱。元色稱珍。東陵詠嘉賓之會。又黃山谷薄薄酒行云。秦時東陵千戶食。何如青門五色瓜。青門即東陵也。中使奔騰南海荔。唐楊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南海獻荔。數千里至京師。色味不變。杜甫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又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又蔡君謨荔枝歌云。繡衣中使勤稱乘黃紙封林遠阡陌。雄豪闕美建溪茶。宋朝范希文鬭茶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先人從古栽。又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鬭美。飽看春結楊梅實。宋朝蘇東坡。在惠州作詩云。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笑對人簪茉莉花。宋文在儋耳。有黎女摘茉莉。含檳榔。戲書几間曰。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一本作白雲滿碧啖棗何須遣婦去。前漢王吉字子陽。嘗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而啖之。吉知。乃去其婦。東家聞之。欲伐樹隣里共止之。因請吉還婦。鄉里為之語曰。東家代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傳柑留與細君誇。唐開元遺事。上元夜。貴戚宮人。以黃柑賜近臣。謂之傳柑美故。宋襲其事。東坡有元夜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古人謂妻為細君。葡萄止渴思歸遺。唐陳叔達。帝嘗賜食。得葡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之不得。願歸奉之。韓愈詩云。若欲滿盤堆馬乳。不妨添竹引龍鬚。葡萄出大宛國。張騫使西域。得此種。種之中國。實如馬乳。宋少章詩云。葡萄產西域。漢使斫根回。自到中原後。先從上苑栽。葡萄亦名馬乳見本草。橄欖餘甘更待回。宋蘇軾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即櫻桃也。好事要將橙橘記。東坡。贈劉景文詩云。荷敗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孩心只為棗梨來。杜甫百憂集行云。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溪邊蓮看佳人採。李白採蓮曲云。若耶溪畔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袖空中舉。觀裏桃思道士栽。唐劉禹錫。出牧及歸京師。聞有道士種桃於玄都觀中。作詩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

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復又出外職二十年。復歸京師。而桃已不存矣。惟見燕麥兔葵。搖動春風耳。又作詩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去復來。欲使忘憂萱草植。宋朝丁晉公作詩云。萱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又杜詩云。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毛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即萱也。背。堂之北也。退之示兒詩曰。主婦治北堂。今人稱母曰萱堂。憑誰伴醉木蓮開。唐白樂天詩云。曉凉思飲兩三杯。召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腰鎌山蕨殊無味。蘇子瞻詩云。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笋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近來三月食無鹽。手翦溪蒲也自妍。宋朝徐仲車詩云。妻有一匹絹。以為身上衣。自織青溪蒲。團團手中持。新芻參差去暮滋井泉歸。無人不看妾。不使見蛾眉。苜蓿盤中非飽暖。唐薛令之泉州人。為東宮侍讀。左庶子時。官僚甚淡。令之以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箸易寬。無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胡麻盃裏覓神仙。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次有一盃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此去人家不遠。沿出大溪見二女。相邀過去。設酒殽。行夫婦禮。有仙客將三五桃至。云來慶女婿。住半年求歸甚切。仙女送出洞口。示大道。得還鄉。並無相識。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採藥不出。今人有詩云。流水胡麻好問津。何須採藥更來真。阮郎不怡思歸去。空度人間七世春。蘆間詩詠吳楓落。唐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為人所稱。後鄭世翼於舟中遇信明曰。聞君楓落吳江冷之句。因取其詩集展讀。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之水中而去。曾聽漁歌楚竹燃。唐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剝棗烹葵還舊俗。毛詩豳風七月篇。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言周人以農事開國。豳風之俗如此。乃還舊也。賣絲糴穀是何年。五代史。進士聶夷中。作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經霜松柏姿猶茂。晉簡文帝與顧悅同年。而悅鬢髮盡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柳悅自謂也。松柏謂簡文也。顧悅字佳之。落雨梧桐恨更多。唐元宗於楊貴妃死後。思之不已。白居易作長恨歌云。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昔人於河濱網得一石。刻曰。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牀。又李白詩。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牀。銀牀。井欄也。

十里荷閒了公事。東坡守杭州，陳少章獻詩云：十里荷開盖舊初，我公初至有西湖，郡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也無。兩岐麥秀聽民歌。漢張堪為漁陽太守，勸民農桑，以致殷富。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東山不見薔薇久。李白有憶東山詩云：不到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南浦傷如芍藥何。晉江淹別賦云：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芍藥出毛詩，溱洧篇云：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芍藥一名可離。晚節黃花須採訪。宋朝韓魏公詠菊花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又古詩云：眼前景物年年別，只有黃花似故人。舊遊蒼蘚更摩挲。宋朝陳少微遊碧落洞詩，令子弟作詩。有一先云：碧落他年訪舊遊，摩挲蒼蘚又從頭。懸崖猶有詩千首，直許蘇陳占上流。東坡、少微，皆題詩碧落洞，故曰蘇陳也。斷蛇帝子英雄在。漢高祖初為泗上亭長，將送徒而澤中，亭止飲。夜經澤中，有前行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其故，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嫗忽不見。胡曾詠史詩云：白蛇初斷路人通，漢祖龍來血刃紅。不是咸陽將瓦解，素靈那哭月明中。素靈老嫗也，白帝子之母也。射虎將軍勇敢名。西漢文帝時，李廣有勇力，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甚衆，匈奴謂之飛將軍。嘗居藍田，於南山草中見石，以為虎射之，矢入沒羽，下視乃石也。他日復射，矢終無迹。黃魯直詩云：李將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當時射殺南山虎，仔細看來是石頭。華表歸來聞鶴語。昔遼東華表柱，有鶴作人語，其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丁令威鳥自謂古仙人也。北山去後覺猿驚。宋漢末孔德彰作北山移文云：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漢疏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高飛不作商山鶴。漢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呂后使人卑辭厚禮迎四皓，從太子入侍。四人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驚問，四人各言姓名。上曰：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曰：汝為我楚舞，我為楚歌。歌曰：鴻鵠高飛兮，一舉千里。羽翮已成兮，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兮，將奈何。雖有矰繳兮，何所施。浪跡須騎禹穴鯨。杜甫送孔巢父歸江東兼呈李白詩云：南尋禹穴探李白，杜甫問信今何如。又賀知章以李白為謫仙人，云若逢李白騎鯨魚。時白在會稽，乃禹穴之地也。援筆空成鸚鵡賦。後漢禰衡少有才辯，為江夏太守黃祖書記。云祖時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祖子射舉卮於衡前曰：願先生賦此，以娛賓客。衡覽筆而就，文不加點，辭采甚麗。後於座上言不遜，為祖所害。後人有詩云：黃祖才非長者儔，禰衡珠碎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吹簫猶聽鳳凰聲。列女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名弄玉，好吹簫，公妻之。史作鳳鳴，鳳止其屋，公作鳳凰臺。聚月鳳凰從天而來，夫婦俱升仙而去。詠史詩云：秦娥一別鳳凰臺，東入青雲去不回。空有玉簫千載後，遺音時到世間來。又漢司馬相如遊臨邛，富人卓王孫女卓文君新寡，竊於壁間窺之。相如以琴心挑之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又云：凰兮凰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文君遂奔相如。座上莫聽誰起舞。漢高祖為沛公時，與項羽鴻門之會，羽臣范增數目擊沛公，羽不應。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莊入為壽，請以劍舞。時項伯與公約為婚姻，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唐人李長吉作公莫舞歌云：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真龍赤帝子。櫪中老驥護雄思。東漢末，曹操挾天子令諸侯，操欲篡漢祚而自立，常作樂府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世說王敦大將軍每酣後，以鐵如意叩唾壺而歌此詞，壺盡缺矣。杜詩云：長秋擊揖破渡江已化中興馬。晉大安之際，有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時晉氏諸王渡江，惟元帝中興晉祚，乃應其讖。晉姓司馬也。倚帳空歌不逝騅。項羽為楚王時，有美人名虞，常幸；有駿馬名騅，常騎。被漢王追至垓下，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四面皆楚歌，遂飲帳中，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無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李白從帳賦云：項王虎鬪，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氣微。帳中舞劍，泣挫雄威。騅馬不逝，嗟呼何歸。胡曾詠史詩云：拔山力盡霸圖隳，倚帳空歌不逝騅。明月滿營天似水，那堪回首別虞姬。鳥喙越王休與共。春秋末范蠡與大夫種言事越王句踐。時越王為吳王夫差所敗，棲於會稽。蠡、種二人相與報吳。及吳滅，蠡乃乘扁舟泛五湖，至齊，與大夫種書曰：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乃曰：狡兔死，良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子可以去矣。後又題韓信廟詩云：築壇拜日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早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雞鳴齊客去難追。春秋戰國時齊公子田文號孟嘗君，養賓客數千人，入秦，秦昭王因欲殺之。孟嘗君獻狐裘於王幸姬，為言釋之。得出，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有客能為雞鳴，野雞聞之盡鳴，遂得出關而去。詠史詩云：夜半函

圖經未聞。田文車馬出秦來，來門不養三千客，孰為雞鳴得故田。纏腰便
跨揚州鶴。昔有四人共言志，其一曰欲富，其二曰欲貴，其三曰欲仙，其四
曰欲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東坡綠筠軒詩云：君對此君仍大嚼，世間
那有揚州鶴。曳尾寧為濮水龜。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聘之，莊子持
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歲矣，王巾笥而藏之。此龜寧其死為留骨
為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曳尾。莊子曰：往矣，吾將
生而曳尾矣。胡曾詠史詩云：青春行役去悠悠，一曲汀蒲濮水流。正是塗
中曳尾，令人特地感莊周。鷹揚渭水思興起。詩大明篇云：維師尚
父，時維鷹揚。尚父乃太公吕望，如鷹鸇之揚也。釣於渭水，周文王為西伯
出獵於渭濱，見太公年八十坐茅而釣，遂與載歸，使為太師。又載記云：慕
容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高飛，若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後吕布
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喻曰：吾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
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颺去。杜送高書記云：
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龍卧南陽豈久留。蜀丞相諸葛孔明躬耕隴畝
時，崔州平、徐庶謂蜀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後人詩云：如今世上無徐庶，
誰向桑麻識卧龍。又曰：天意欲蘇陽九旱，肯教雲作卧龍休。又王荊公詩
云：溪北溪南水暗通，隔江遙望夕陽春。思量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
龍。杜詩云：蹤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甯戚飯牛終作相。春秋時
齊桓公送客於郊，甯戚飯牛車下，扣角而歌曰：南山粲，白石爛，中有鯉魚
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
何時旦。桓公聞之，遂舉為相。要知牧豕至封侯。兩漢武帝時，衛青少時，父
使之牧羊豕，青之兄弟皆奴畜之。類有人相青曰：此貴人也，官至封侯。青
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辱足矣，安望封侯事乎。後為大將軍，伐匈奴，賜爵
關內侯。又漢公孫弘，菑川人也，初牧豕海上，後對策及第，為相，封平津侯。
石松林文集云：菑川牧豕之夫，初成何事，渭水非熊之老，請看蕭華丹墀。
獨對龍旗動。宋朝夏英公竦廷對詩云：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
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紫禁頻陪鶴駕遊。杜甫洗兵馬行
云：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
曉。鶴駕，太子車也。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乘白鶴謝時人而去，故曰鶴駕。
乘醉騎驢來古縣。唐李白被謫，一日乘醉騎驢入華陰縣，縣宰使人問狀，
對曰：曾使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天子門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許我
騎驢。諷詩馳馬入長洲。唐高祖時天下無事，上官儀侍郎獨持國政，常凌

晨入朝，沿洛水堤步月，乃緩轡諷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
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人望之如神仙焉。黃牛欲買休歸去。兩漢
龔遂為渤海太守，勸民農桑，見郡人帶刀佩劍，遂曰：何為帶牛佩犢，乃令
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世傳一武人詩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北渭南
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白馬牽來仔細看。昔人有獻金陵
牧薛大夫作白馬詩云：白馬披絲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難
留迹，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豎耳邊寒。自知毛骨天
然異，更待王郎仔細看。又家語云：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
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後號馬為一疋也。三匝盧渠飛鵲遠。魏武帝樂
府詩云：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烏鵲以喻劉備也。李
白詩還聽月下烏三遶未安棲。一朝看我快鵬搏。莊子逍遙篇：北溟有魚，
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幾千里。化為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幾千里，怒
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鵬之
徙，擊水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李白大鵬賦云：擊水三千以搖起，
持風九萬而退征。又杜詩云：從茲振羽翮，九萬一朝搏。歸來海燕知簾捲。
宋朝仁宗時，丞相吕申公舉陳文惠公堯叟代相，允史大升，怪懷引為之
德作燕詞，謂酒邊云：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情重簾捲。申公笑曰：自恨
捲簾人已老。文惠曰：莫愁調鼎事無功。不食溪魚為水寒。傳燈錄：華亭船
子和尚偈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
空載月明歸。又黃山谷作長短句歌云：一箬笠，一蓑衣，一釣絲，斜風細雨
不須歸。金鱗正在深深處，已質重君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夜靜月
江山空載月明歸。虎豹山中藜不採。兩漢鄭昌為諫大夫，愍傷蓋寬饒為
大夫誠往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帝
不聽，下寬饒吏，寬饒乃引刀自刎，眾莫不憐之。蛟龍水裏竹難安。杜子美
詩云：欲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清溪元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
敢安。言劈竹積石以為聚魚之梁，而下有蛟龍，能興雲致雨，雖魚梁之利，
而公不敢犯之趨利，異乎人之徑行直前以謀利矣。要知霧豹成文虎。
列女傳：陶大夫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
其毛衣而成其文章，故藏身以遠害。今君貪富務才，不無後患去。謝朓詩
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易革卦云：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
文蔚也。揚子曰：狸變則豹，豹變則虎。誰謂雲龍作野麋。晉陸雲字士龍，荀
鳴鶴二人未相識，同會張華座，華以其並有大才，請相見，可勿作常談。陸

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荀曰。本是雲龍騤騤。今乃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一座撫掌而笑。歸燕須尋華屋去。唐元和中。士人下第。多作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庾侍郎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又東坡賀新郎詞云。乳燕飛華屋。飛烏願借上林棲。唐李義甫初召見。太宗令詠烏。詩云。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曰。我當全借爾。豈惜一枝。飈翻彩日中有烏也。聞夜啼乃王義慶爲江州刺史。宋文帝所徵。家人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思而成曲曰烏夜啼。李白詩云。爾何不向剡栖夜夜半當戶啼。風飄雨灑不移居。家樹頭多好枝。金牛通路山須鑿。蜀記曰。昔蜀中無路入秦。秦惠王聞蜀有五丁力士壯勇。乃以鐵作牛五頭。詐稱其牛食黍。每日糞金二斤。蜀侯聞之貪金。乃使五丁開山作路入秦。取牛得牛視之。果知其詐。路已通矣。後五丁死。惠王遣張儀將兵伐蜀。蜀遂滅。詠史詩云。山色千重擁蜀門。成都別是一乾坤。五丁不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併吞。駟馬登橋柱必題。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字長卿。初往蜀。那過升仙橋。乃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車歸。主共處。杜詩云。

贈集同鹿備登橋柱必題。贈集事周瑜爲人五明笑升賦云。出西蜀都題橋以見志。入函谷關棄繻而示誠。棄繻事前漢終軍年十八西入關。關吏授軍繻。軍問。丈夫西遊終不還。遂棄繻而去。後升偏者持節出關。關吏識之曰。此前棄繻生也。却笑孫新悲白雉。古有牧犢子五十而無妻。李白詩云。嚴多青青二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翼何離褷。牧犢孫新懷之悲。人云。枯楊枯楊爾生荑。我獨七十而孤棲。好聽撥琵唱黃雞。白居易作郎守杭州。自有歌奴商玲瓏者。白公與之歌曰。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謂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紫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易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迎春須問牛何喘。漢宣帝時。丙吉爲相。出遇人逐牛。牛喘吐舌。吉駐車使吏問逐牛者曰。牛行幾里矣。或譏言道中群鬥死傷。前後失問。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有傷害。宰相與調陰陽。職當憂。故問之。又江南李璟登臺見牛晚臥。回牛且無矣。有樂部頭李進明曰。匡不學故上絕句云。曾遣桑臧觀殺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夕陽猶栝鼻。而今問喘更無人。今遇雪方嗟馬不前。唐韓文公姪韓湘落魄不羈。公勉之學。湘曰。子之學與公異。公令作詩以見志。湘乃詩曰。難道逡巡酒。能開頃刻花。

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覓詩藏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曰。此事甚易。公開樽。湘聚土以盆覆之。良久發視。乃出碧花二朵。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不曉其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而去。未幾。公爲佛骨事謫潮州。在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問公曰。憶花上之意乎。今日之事也。公詢其地。即藍關也。嗟嘆久之。曰。吾爲汝足成此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豈將衰老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自信蘧蘧成夢蝶。莊子齊物篇。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化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蝶之夢爲周歟。故人有詩云。蘧蘧無一事。非夢亦非周。又白居易無李何安曰。爲沈何棄爲此何是非明此志。夢蝶之子何禍非福。何言非山非達此稱。表爲之氣。休看貼貼墮飛鳶。東漢馬援有大志。其弟少游嘗哀之曰。士生一世間。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足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後援征五溪蠻。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貼貼墮水下。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援詩云。何須更待乘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又劉夢得經伏波祠有詩云。一以功名累。才思馬少游。獲爲伏波將軍也。書藏浪語

憑鴻雁。前漢蘇武使匈奴。留十九年。後漢使至匈奴。常惠教使者言於單于。漢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繫帛書云。武在某澤中。單于大驚。武等遂還。北塚同。憑雁寄書真浪語耳。杜詩云。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書真浪語。叔叔故山微。又江淹詩。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皆無足理。以爲秋來而春去。燕秋去而春來。如人寄書有往來之義。客久傷心怯杜鵑。蜀記都記曰。杜宇自天而降。稱爲望帝。後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添春時有聲。蜀人思之。詠史詩云。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年年來叫桃花月。似向春風訴國亡。又李白蜀道難云。問君西遊何當還。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呼雌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又杜詩。傷心怯杜鵑。鶴避茶煙人不到。東章望冥宗之使人名桃野。野閑伏至。留詩一聯於壁間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使錄詩以進。章望回對不來矣。遂不召。鶯啼花裏客猶眠。唐王維居輞川作詩云。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眠。九重彩鳳休教下。宋陳希夷先生。諱摶字圖南。居華山。周世宗時。嘗召見。至宋朝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初。再召。後歸隱。再召。辭表曰。九重丹詔。休教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一箇寒鴻已奮飛。楊子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宋

朝范文正公謫官過嚴州題嚴子陵釣臺云漢包六合罔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成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塞馬安知非是福北叟塞上翁也馬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馬將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子騎馬墮折髀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其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又賈誼賦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海鷗相與盡忘機列子云海上有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至百數其父曰取來吾玩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機心一萌鷗鳥自驚李商隱太倉箴云海翁忘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左太冲詩壹壺元思清胥中士懷巧物我兩忘情可以狎鷗鳥行人爭羨松鱸美宋朝范希文贈釣翁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吳赤壁賦云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又滑昌住語云吳都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鱠東南之佳味也漁父還歌桃鱖肥蘇東坡集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荻花風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坡以詞增成為浣溪沙云萬里不封飛燕食東漢班超人相之曰當封侯萬里之外問其狀曰燕頷虎頸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石敢若猗林文集云

玉山無人晉侍郎裴楷字叔則人見如近玉山照映人也燕頷封侯漢飛將李廣匈奴號為飛將軍數從天子射獵格殺猛獸文帝嘆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是不封侯事也五湖便作釣魚歸范蠡與大夫種事越王既平吳乃乘扁舟泛五湖人有詩云一箭己中為五湖歸釣魚又羅隱作歸五湖詩云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思悠哉高蒲酒徒空彫落山簡多己終南山色空崔嵬至藏用始隱終南山後北召至嗤人曰此山乃仕宦之捷徑耳聖代已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遺才一輪明月一竿竹家在五湖歸去來勸君偶作鷺鷥合蘇東坡一本云杜子美有杖之詩云使君自有婦莫作野鴛鴦注鴛鴦匹鳥也飛則並翼眠則交頸以喻人之夫婦也宋朝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去而未能也適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一日群妓小過又欲笞之妓泣曰妾不敢辭恐杭妓不安也呂憐之梅聖俞聞作莫打鴨詩以寄意云莫打鴨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水中落莫比孤洲老鶬鴰鶬鴰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擇對屏看孔雀開隋竇毅在周為上柱國有女工而髮委過耳三歲與身等讀列女找傳一遍不忘毅常曰此女有異稱見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孔雀於屏間請婚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

者閩數皆不合唐高祖最後射二矢各中目遂歸之後為唐高后杜甫寶李益也詩云屏開金孔雀褥繡芙蓉鸞鳳結成詩有約唐于祐晚步禁衢於御溝中得一紅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見詩亦取一葉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後祐托韓泳門館帝放宮女出嫁泳以韓夫人嫁祐一日開宴二人各有所題詩爲謝泳曰二子可謝媒人也韓氏笑答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結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古今詞話云唐顧況進御溝得一梧葉上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讀悅如有失乃取一葉題詩擲於上流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亦以況與祐二者之事曾如此故並載之於此麒麟抱送夢將來晉徐陵年數歲家人攜見寶誌上人上人乃以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杜甫徐卿二子歌云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錦幖要識龍頭奈唐盧肇黃頗皆宜春人齊名而肇貧頗富同日起途郡守獨餞頗於郭亭而遺肇明年肇狀元歸郡守會者覩渡亭而肇賦詩末句云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幖歸玉酒須知鶴覺催宋朝仁宗時梁育狀

元帥有酒失有僧與育舊一日來謁育不遇題詩一絕而去云石龍重疊瀨選恩波深鶴髮生君看書意供未捷酒如為患海何追育得見詩悲令一盃酒飲半覆盃終不飲也汗血驊騮真偉物杜甫從姪杜勤下第歸於長安作詩歎行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贈曹將軍詩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渥洼水中出汗血馬即天馬也能言鸚鵡豈凡材宋朝王禹偁字元之年七歲能屬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聞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曰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著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與子弟講學一日大守席上出對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未有對者元之書其下曰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嘆曰此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又禰衡賦云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含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才聰明而識機乞聞且作鱸魚主宋朝王荊公罷相知金陵作詩云投老歸來一幅巾君王猶許備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柳與鱸魚作主人再罷相會靈臺觀使者居鍾山又詩云乞得膠膠攘攘身江湖浪漫皆埃塵只同魚鳥爲閒侶不與鱸魚

之國狀中雅中孫貴花錄之經十餘日忽忽亡去暮來一旦變為黃衣平少與王眾一變報之曰好掌此環子孫累世為三公貴生震明帝時為太尉震生秉和帝時為太尉秉生賜安帝時為司徒賜生彪靈帝時為司空貴平陰人出搜神記莫把絲綸釣白龜搜神記毛寶行於江見漁人釣一白龜寶贖放江中後十餘年守鎮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戰敗投江中腳如踏一物視之乃昔所放之白龜漸得至岸背長四尺龜至中流猶返顧寶又今稽錄孔愉見人籠龜買放之中流龜左顧數四及愉封侯鑄印印龜左顧者三鑄如初工以告愉悟而佩之槐國蟻邀人理政異聞集云淳于棼家居廣陵宅南有古槐樹棼醉臥其下夢二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棼隨使入穴中見一大城槐安國其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為守守郡凡二十載使送歸覺而尋古槐下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有二大蟻方王也又尋一穴直上南枝即南柯郡也雲軒燕助客歸期唐王樹居金陵以航海為業遇風舟破樹附一板抵一洲見翁媼皆皂服曰此吾主人鄉也引至宮室見王坐殿以女妻之樹問女何國曰烏衣國也王召宴於寶墨殿令作詩卒章云恨不此身生羽翼亦可與君修煙霄遂令取飛雲軒既至乃烏鴉是其子令樹入其中閉目少息

主家見梁上雙燕呢喃下視樹乃悟所止燕子國也至秋燕去乃書一詩繫燕尾曰誤入華胥國裏來主人終日苦憐才雲軒一去無消息淚灑春風幾百回來春燕至復有詩云昔人相逢冥數合只今睽違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寒無雁飛明年燕果不來豺狼當道狐安問後漢張綱字文紀和帝時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梁冀等無君臣之心十五事鴻鵠沖天燕豈知前漢陳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何富貴之有勝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又白帖云有銅鶴於丈遺者遠謂之曰鶴沖天之物寧耳目之玩乎遂放去毛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不信猿妖能命筆世說云廣德中孫恪遊洛中遇袁氏女納為室後十年同至峽山寺袁氏乃持一碧玉環獻僧曰是此院舊物僧初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悲嘯而集袁氏惻然命筆題詩云無端造化幾湮沈剛被風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遂裂衣化為猿追嘯者而去僧方悟曰此猿乃貴道所養者碧玉環胡人所施繫其頸也戲詩云思隨前雲侶戲詩留玉環後那昌題詩云猿豈為妖恪自述世間那有傷來妻裂衣心痛說前緣恪不如猿天性解豈知木客解吟詩宋

字說上洛山多木客乃鬼類也形似人語亦似人而偏鍼小說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食木實遂得不死時就民間飲酒為詩一章云酒盡君莫酤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故戲詩云排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　癖銅嘗見使錢吏九城寺貫那性峭直不容人更又遇鳥仙游令或史代有一史耐酒那怒曰吾弄與此耶必想此筆史揚言公欲弄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那復從與先生吁醉史為庫史盜官錢數萬下獄其狀記揚九曰癖銅鐵以潤家非用沒鑄錢縱有而渡海不假嘘飆用火鉗使之懷璧曾聞罪匹夫左傳桓公十年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與舅同心河素璧左傳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巡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璧於河子犯名狐偃也治民善政滿還珠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無耕稼海出珠民採以易米先宰守貪穢採求不知紀極珠遂徙去其民困乏嘗到郡革前弊未踰歲去珠復還戲詩云合浦貴珠無復有論錢盡貫不平事常談見陵女子怵戒錢云平輪從月挽屬咲傑佛佛有關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貫盡人間不平

事人晉魯褒傳神賦著錢神論判之曰視之如兄字曰孔方又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韞玉須求善賈沽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注云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以此問孔子言當賣但當待賈不當求之耳泣玉曾聞三獻有韓非子曰楚人卞和得玉璞獻楚懷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誑刖其左足王薨子平王立和復獻之王又以為誑刖其右足及元子荊王立和又欲獻恐見害乃抱璞哭於荊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使人問曰天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吾是以悲遂使獻玉王使人琢璞果得玉遂名為和氏璧遺金何謂四知無後漢楊震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密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國朝劉基覆瓿集絕句九首　異鄉風景不知春滿地蒼苔一病身起來無人問幽獨杜鵑聲在綠楊濱　花白飄零草自繁何須惆悵獨關情高軒日永成虛坐隔水風來聞鐵聲　雨餘煙柳釣青絲風過芹塘漾碧漪正是愁來無著處綠陰庭館暮寒時　一樹棣華

半夜風平明枝上十分空。黃蜂紫蝶紛紛去，留得蒼苔藉碎紅。　楊葉陰
陰覆短牆，微風細雨多秋涼。如何一歲三春景，不及閒窗午夢長。　淮水
東邊舊六朝，獎撲苹館白雲銷。了今只有垂楊柳，猶似當時舞細腰。　花
落江皐宿雨晴，野烟消盡見燕城。鳳簫一去無回日，不及年年綠草生。
天塹長江似海深，江頭山色哭埋金。東家釀酒西家醉，世上英雄各有心。
暖風吹帳日光遲，恰是清和四月時。黃鳥不知人懶起，未明啼上綠楊
枝。　又無題　花自飄零水自流，無情有恨月如鉤。十年一枕三更夢，贏
得風烟滿地愁。　後夜蛾眉釣淺黃，河邊猶覇玉蜒光。不知何處藤蘿上，
全見姮娥一面妝。　攪映高樓折映斜，風來唯有鵲先知。長應別殿黃昏
後，記得金宮妬寵時。　一片浮雲萬里心，海波無底未為深。虎洞陰迫義
和疾，空使傍人說鄧林。　玉樹沉沉結夜愁，金陵蔓草沒叢丘。誰言錦纜
江都去，不見金陵蔓草秋。　黃鶴高飛雲路遐，野兔探食但泥沙。山中待
橑年年在，看盡雨風木槿花。　又淺成　八駿茫茫去不回，白雲秋曲使
人哀。雖無風起鯨鯢湧，青鳥何由海上來。　瞿塘怒水激天風，回首童顏
變老翁。落日長年高擔過，白鷗飛出浪花中。　微涼生秋一登樓，添無歸
鴉無歎愁。誰似孤雲獨無事，隨風直到海西頭。　階下青苔砌上苔，春深
烟雨自相和。幽蘭生在空山裏，縱有清香奈爾何。　沉水香銷金博山，月
滿樓臺深夜寒。瑤琴弦絕不可彈，葉落鳥啼春夢難。　江水如天月如水，
落葉蕭蕭夜風起。一寸愁心千萬里，不見行人應未已。　春雨日日送愁
來，雨中百花渾未開。青山不見神禹穴，碧草已滿越王臺。魚兒弄水浮還
沒，燕子尋巢去卻回。頭白楊雄懶獻賦，衡門從此掩蒿萊。　愁將短夢逐
樓落，淺把殘燈照寂寥。兩地身心悲夜鵲，五更鍾鼓夢春潮。鴛寒栢葉垂
垂靜，向日霜華泫泫消。悵望烟塵滿長路，紫芝空長故山苗。　又題淺放
翁晚興詩後　雌劍閟寶匣，中夜蛟龍吼。男兒抱志氣，爭肯甘衰朽。拙耕
在深谷，枝葉拂星斗。雖無般匠顧，勢自凌埃塽。鼎鼎商山翁，矯矯渭濱叟。
林泉不邂逅，軒冕亦間有。奈何劉伶輩，賤身若芻狗。使生天地間，辜負此
興手。三復詠斯章，千載吾尚友。　又題鮮于伯機書杜工部詩後　少陵
昔避亂，賈屋西枝村。卜鄰得賛公，聊可與晤言。四圍關射虎，烟塵塞乾坤。
中宵望北辰，慘戚衰老魂。我今亦漂泊，不得歸本根。感此一太息，欲語聲
復吞。　又雜詩　江蘺生汀洲，香氣何清婉。欲采寄所思，不憚道路遠。疾
風吹塵沙，山澤蛟蛇混。誰復惜芳菲，空悲歲年晚。　小魚頭如針，大魚須
如松。小大各生育，孰私天地功。神靈發浩怒，溟海蹙驚風。大魚食小魚，波

池為之空，波空水亦竭。小大相齕嚙，但見蕪莽間，髑骨成崚嶒。殘青欲壞
蝗，我辨蘇與鼓。　饑婦厭貧夫，常懷相棄心。慨慕東家子，年少多貴金。輕
身改栖托，布拔烟錦衾。爭憶秋風起，霜露凄叢林。葉落枝亦盡，愁聞蜻蜊
吟。　雲月雖不明，精魄固長在。飛蛾亦何知，來時妬光彩。天高多飆風，烟
霧中毿毽。紛紛墮荊棘，終竟為何罪。　人生如浮雲，飄搖無根蒂。非慕青
山阿，今朝滄江湄。風波無定時，淪躓難為計。是中苟不異，問耿與髯中
香存楚國，仲連卻秦帝。此士雖則亡，英名千萬世。　渴人常夢飲，饑人常
夢餐。中宵舜殊夢，兩臂生羽翰。騰身入紫霄，吹面天風寒。驚覺深毛髮，遠
我涕沉瀾。　吾觀神龍變，天地為晦冥。龍成宰元化，嘉澤決四漢，出山不
飄風，入水無震霆。枯萎仰沾溉，沃若生意青。豈比蝦與蛤，裂石摧嶻陘。俾
民舉疾首，撫神蹙眉頻。　鷹本是鷙鳥，爪利翮勁疾。胡為化為鴆，鈍拙無
與匹。棲遲荊棘間，粒啄營口實。暮啼墻角雨，朝啼屋頭日。昔為眾鳥畏，今
為眾鳥嗤。運命若不常，孰為金石質。　惠公志移山，精衛思填海。山高海
茫茫，心事金石在。松栢冒雪霜，秀色終不改。春陽照幽林，卓立有光彩。
急雨漲潢潦，潢池成五湖。青蛙與耿黽，得意鳴相呼。自謂樂無似，王足不
求餘。蓬萊有玄鶴，曾見東海枯。清夜淚長風，哀音號天衢。使我起太息，黑
髮變霜鬢。　空庭生夕陰，高閣留返照。歸鴉集紛紛，棲雀鳴嗷嗷。冥思攬
群物，非目展遐眺。草樹莽參差，雲霞相輝耀。慷慨商山心，想像蘇門嘯。大
鵬搏扶搖，斥鷃鶱蓬藋。悠悠共淪汩，潰潰堪一笑。　惟豺知祭獸，獺亦知
祭魚。豺獺有報本，人道當何如。華堂飫玉食，盜賊塞中塗。邪能不自媿，而
以稚膚愚。吁嗟千載下，枯骨空專輿。　雷藏蟄蟲伏，雷動蟄蟲起。雷不
相期，冥契非人使。英雄應有時，何異蹇致蟻。神劬無風胡，銅花蝕泥滓。
種荷渌池中，荷生葉猶紫。掠萍逐蛙蝍，恐畏傷荷蕊。荷心有露珠，的皪無
泥滓。荷根有耦絲，纏綿誰得似。　陰崖有喬樹，乾鵲巢其顛。朝食葉上露，
暮食葉下蟬。巢成長眾雛，鳴眾一何環。但願本根固，風雨得安眠。如何就
搖落，而不把悁悁。　蒼蠅服晝明，蚊蟲服夜明。明服利口齊，晝夜無時停。
拍死紛藉藉，飛來更營營。一旦霜風起，殘威肅天刑。飛者不復飛，鳴者不
復鳴。雖有太陽光，不能照其生。乃知天勝人，智力徒鬭爭。　豺狼食人肉，
蚊蟲食人血。食肉死須臾，食血死不徹。哀哀露筋女，肉盡惟皮骨。誰謂蚊
蟲微，積鎔能銷鐵。　蟲毋羽蟲孽，與人無怨尤。胡為含毒害，吐蚊吼如牛。
紛紛散草澤，群群森戈矛。無辜受蠶蠹，皮破腥血流。覆巢或有今，未應後
鳴鶴。　黃鷹食烏雀，山雞食蟲豸。蜂食花上蜜，蝦食苔間滓。毛食節草根。

鳳食梧桐子所嗜由性成易之則皆死莫觀付一笑誰與窮茲理 魯陽仰揮戈羲和爲紆轡秋恭館升升湯液出荒地精誠所感格高厚靡不至人生亦良難如何殄其類蓬蒿滿六合慚媿真宰意 在昔信陵君努謙賓弘度好士天下歸賓客遠傾慕投趙奪兵符拂清邯鄲霧歸來存大梁秦甲譬東傾魏王本偶人朽心自成蠹讒言一以入屈石不可拯日落西河陰歌鍾恣寥寥 天鶴巢萬草形軀纖且微不知懷何事直上聞天扉啾啾終日鳴天聽不可希鍛羽口吻裂落日空悲歸 雖死爲從雌鶵死爲鬬力塞埒死流債鷄鳴死求食豢犀好盡角犹豹美毛色紛紛死相藉殺身奉華飾自取夫豈過外至良可惻軀獲合抉烹粟鶉宜卯迦山林久秩奮誰復繼而益 天風觸萬籟小大皆有槃律呂與懸匏嘈嘈同一鳴人情有所鍾聲氣爲之使無知而強括則亦鞬匏耳 殊俗甘眴膛比之躬牛腴殺勤奉賓客自謂敍有餘鷁嘴雖異貴赤惑誰能祛覆陰蔽玄象清消混汙渠誰能離夏后再分龍與魚 大星出四方睽睽如明月兒童驚指示草木見毛髮夜久斗柄迴人靜涼風發徙倚步中庭空煙散成雲 楚人將適蜀揚帆信江水江濶多西風帆遠行不止日暮入海濤柱目無涯涘鯨魚吹高浪舵折檣竿圯頓足空號呼烟波千萬里 沖霄難爲

羽泛海難爲舟縛羊驚戎轡猛志空悠悠農時失耕耨何以望有秋 洪濤盗殺秉鳥年不如鵬韶華不我與去若川水流歲暮獨彷徨凜凜懷百憂 爰居避風翔豈莫棠粃祀臧孫強自用取笑於君子拾蟲養鳳凰將以爲觀美徒令筆翟畏長逝深林裏 神仙不世出蟪蛄笑蜉蝣嘉禾擴膏澤梯稗矜有秋驅馬將馬往荊棘滿崇丘玄陰結嚴冬芳意坐自遒鴻鵠從何來哀鳴聲啾啾願欲適縣圃路阻迷所投況我羈愁成引領空憂愁 桓溫一老兵豈識捫蝨士捧衆臨上流竟作跋扈鬼苻堅氏羌豎何能作天子眈眈視中原爲有景略耳知人聖難之求賢在虛己袁曹豈力敵生死一彈指惆悵後來人慷慨前車軌 芙芙木槿花振振蜉蝣羽柔彼三秋露及此六月雨客好能幾時生成亦良苦千年構阿房一日化爲土染鬚作童顏於身竟何補不如順天命保己良多祜 天地若大甕萬物生其腹人猶腹中蟲蠶蠶隨化育鑽攻無時休臟腑爲翻覆帝青調元氣豈不畏戎毒嚅然命游蕩汗下蒸湯蚴蚩蚩自狂捓淯沸交殺戮何當模眩定風止水歸瀆鑄鐵作鋤犁春耕待秋熟 二儀播元氣晝夜靡停機有生即有死化工亦何私彼狂專所欲冥行失康逵無能思利涉蓤此百禍叢賊人還自賊擾擾竟何爲 郭南有窮夫黃髮對老妻兄人抱兒女

仰面看天晴郭北有君子斷脈明春聞果果倚門望蹤茹芝壟醯歲年異欣戚薄莫空嗟膳違生貴知命胡爲苦悲懽咬咬水中鬼谷谷墻下雞良無返情堂乳抱何摟摟冥目思此理惆悵中自迷盜跖飫粱肉原思餒窮閻夷齊采薇蕨儀秦駟高車祥麟殪西狩尼父空嘆吁天道米福善彼蒼竟何如 老眼昧昏夜見螢以爲燈燈螢何足辨所悲老且昏昏老復何用甘心就無能逍遙麋鹿顧所得良已弘 鬼神陰陽精變化無定達如能禍福人豈向人求食而況天地心恒恒甚正直祭祀本人情將以壯輿稷居歆豈在物馨香薦明德葛伯悟不誠虞公亦何益前王有舊章敬之在無射 海鯨乘狄搖激水騰九旻退潮觸泥沙顧背空嶙峋猛虎彈尾行飲血不滿唇跳嗥道旁攫條首八尺蹯賦命雖在天成之亦由人嗟嗟螳上蛾亦豈厭其身 夷齊值明時餓死西山陽四老生亂世采芝以倘徉季末遇公孫欲善返黨殃嚴陵辭故人萬古流名揚性也寔有命君子順其常泛泛雲間鳥冥冥隨風翔海宇豈不寬六翮有短長浩歌向日月曲盡意茫茫 雜詩 越女工妙舞秦娥善清聲同入楚王宮各擅傾城名宵陪綺席宴風侍金輿行常恐他人至得寵分恩榮涕泣奉顏色冶態隨風土顧爲松栢枝莫作日及英開花不結實坐傷秋露零 白露出草

根顆顆如明珠黃華炫金鉸亦復盈堦除幽居無尤物說之聊可娛衡門不出扃此非衆所須但恐成蕙苡千載令人吁 眼力徇檣事矻矻望有秋凌晨荷鋤出日入且未休中夜看星辰早潦切所憂西成告豐歲珠璣滿田疇飽食幸可期喜色欲盈眸箏知霜雹早零落不得收荒畦委滯穗桂藤掛空簷斜陽照白髮短褐還飯牛天命固如此汲汲復何求 季世罕上壽百歲爲長年軒皇不可見顏冉復誰憐安期乘彩虹羨門駕紫烟朝游蓬萊島夕宿曾城顛常恐風聲狂摧折滄海田徒令鑿山客想望稱神仙 月明棲鳥動月稽棲鳥定茅鴟潛枳枸犬眠掛霄鏡皇天生萬物一物俾一性遂令蓋壤間擾擾事爭競嗟嗟窮日夕豈不愚天聽化工雖云巧烏法稚自病況思令人嗟欲問誰與應 蒼蒼山上松濯濯庭前柳亭亭拂雲起嫋嫋含風久佳人皎如玉憔世難爲偶長歌舉以獻去烏盡回首昔爲瑶草葉今爲蠹餘粗棄置勿復道華容不如醜 達戍非良器驟得難久好桃李望春舒亦復迎秋槁彝英耀朝日未夕委蔓草饑農種植禾自慶得食早歲暮寒凛冽衡門靜如掃瀛洲對方壺弱水爲池沼不見千年花安得如瓜棗徐市駕樓船輕帆迅於鳥仙人倘可見常恐三光老寄書附文鯉碧雲空縹緲 宋濂文粹雜體五首 丹桃艶陽質移自武

陵遊柔風拂纖條鮮澤沃靈根吐葩當春茂結實俟秋蕃盈盈大如斗有
色粗華丹衛之不敢褻期以奉君餐君餐發靈和神益生玉顏無爲升玄
化春然即軒轅以注千歲 流幻百年中有如水中泡虛形本不實何能
永今朝悟此造化意肆情常清擾夜來新雨至南園秀芳茵椒之萬美酒
冲懷玉陶陶斜川素心人叩門約遊遨相勞步適澤神與品物交鶯啼亂
陵嶂墜然落巖猿歸依枕肱卧遐思迴淤客貴唐不我逮緬焉心獨勞效
陶徵君 竹元不變節蕙焚尚餘馨東性有性操滯物非王情左岭結唇
構中圃穿空寒井華迢上白嵐影時獻青藥篋試丹訣濡毫勝酒經一爲
繅芳累球嗟神符偽事去處將濃感來心已離覓覓哀儀鸞稟稟咲涑蠅
遊將命循駕薄言還故栩軒猿澆陽卉泛碧破陰革觀化驗群品衆襟詠
三精情素諒已展爵服吾何營效劉昭叫 周庭體王圖漢制建神臣環
極法北辰玄英應籙圖綺殿祥飈轉丹闕實氣浮象魏壓肇道獸環衛金
鋪宮華錦隊辰御柯華帝圃長生臨萬縣億載抱皇符琛貫九夷集梯航
百蠻輸天閫客情懌道洽臣節孚禾龍鶴鶴殿秦蹤冰明盧元功在獻替
昌言列都俞殷勤宣大猷持用禱嘉謨效顏特進 少年趨京洛京洛多
繁華迅河日流駛崇芊鬱巍峩究焉遊龍行丈軒流水通晨夕將般樂張

筵陵綺羅艷袂灌曹澗行酒上陽故宛轉七盤舞縈環北里歌中有嚴棲
士如同顏閔家尋雲周勞不猷實郵李羅時府城關中塵深如何自吃
逸德殷願與賢達嗟及時不行樂長有好容華效鮑參軍 宋濂羅山集雜
詩四首 去去清江曲似蛇誰憐身世半浮槎眼中一掬思鄉淚灑入寒
波寄到家 若箇征夫不憶家裂衣使令勞秋霞經年不下瀟溪釣心逐
秋風上蓼花 岐增病骨瘦如鶯蟋到秋深轉不堪九曲愁腸燒欲碎西
風紅樹帶黯酣 獨騎疲馬岸烏紗白首行吟賣酒家容貌自知顛類久
醉來不敢見黃花 張玉脩詩集裏在京師與內御史涿郡王本中論詩雅
相弃今其上都郎事詩有一天秋色在簾鈞之句賀丞相每諷誦之既而
本中出知磁州余以憂歸避地荒僻不知今除何官賦二詩以志余意
昔日磁州王太守手今闕下轉何官觀群歌鞋聞已舊秦州勒目見應難
綠蓑黃篛滄浪水碧落金莖玉露盤一別知音寧再得殷勤驛使報平安
一天秋色在簾鈞絕勝當年趙倚樓丞相每吟星斗上衲僧傳過海雲
陬 周歌總及韶虞日漢曲新含鼓角秋記得論詩粒驄馬雪華吹篝黑貂
裘 又舒城李主簿有詩見寄不到微其重寫 近聞得便寄新詩轉通
浮沉竟不知瓊葉吐華頻重寫玉笙同韻莫遙吹家連楚竹無音信路難

淮雲有夢思料得爲中無淚語鄉心如我共南史僧妙聲史早與趣邪長
仲詩集 每誦新裁樂府詞屢觀群製副深期蘭苕翡翠春風後碧海珊
瑚夜月時吳下爲章誰寂好杜陵才力晚尤奇何由一數滄江柁春水相
從詠竹枝 又雜詩 悲風振黃棗茇含依鐵棘廣歎兒若饑家貧母猶
績寒寬衆機杼年歲不成匹里胥夜踏門叫怒催征織寒余晚歸田晒不
如仲刀一飯從其人安敢自皇息 胡鷹來朔風矯矯鷹羽翼江南稻粱
地異彼陰山北所愛弋者慕繒繳在尋尺余何隨揚侶自勞排風翮豈知
維羅網復思青崖亂本不飛寅寅于今悔何益 有虞昔南狩元弃蒼梧
山帝子泣悲悠至今竹斑斑重華骨已朽淳朴何時還我欲往從之洞庭
汨羅顏夢寐英靈殯懷徹候其間安得御風去揮手謝人寰 吳利在於
人翁張隨所如上馬有好者天下將同趨宜尼常罕言防源知在初誰堂
問利國孟子亦回車沛公田舍夫蕭何刀筆胥提劍入咸陽僅收其圖書
隸生誠止足制用自可餘橫流竟莫返累世無寧居 西山一何高草樹
鬱桴桴仙靈此焉宅尚有秦遺民我欲躡丹梯引手捫青天天高迥無極
欲上嗟無因今天若可上世上那有人 喬木豈無枝高山亦有喬鳥
尚求友我獨無知音況數和氏璧掩抑埋生芬誰令抱奇璧惻惻多苦心

谷祿與稚詩集雜詩四十七首 東風翁微綠卉木日蕃滋懷此春榮花
寧忘冬仲時澗底松蔚蔚淇澳竹猗猗物性固難變千春恒若斯 勾芒
布春令微和滿邪谿閑門足生意青青見園蔬抱瓮時灌溉植杖自穫鋤
寄迹衡門下神閒體亦舒 靜坐掩虛室塵事何擾擾齋心服我形稍欣
累慮少披襟澹忘機咏道窮幽杳脩聽枝上蟬仰看雲間鳥好風何處來
悠悠動林杪一笑天宇閒百年靜中了 積雨憂我心雨晴還可喜樹響
清風來天空白雲起林光動遠興鳥語清閑耳寔生久忘機澹然獨凭几
偃息南窗下快此涼風至手把一編書仰看天正碧翔茲鄙邑士迫若
山林客幸無案牘勞聊任詩書貴慮淡神自清身閒地仍僻坐待月華升
中夜頻移席 黃河自天來日夜無停奔崩騰蕩山嶽浩汗徹乾坤龍馬
負圖出羲皇道攜敦妙契畫前易人文今古存至人不可見至理諒可論
恭惟千載下發仰聖謨尊人言溟海上靈蹤蟠古根孫壽骨已朽誰復窮
其源 猗蘭生圃中含馨媚幽色不與芝同芳乃與蒿並植溥露將雨滋
日夜各生息異類等數崇此意誰能識 秋蘭出幽谷托根臨軒檻微馨
散間閻隨風有餘清美人紉爲佩素花間紫莖發德良自貴慎勿當門生
中夜群動息寒鵶栖復驚西風颯然至萬木皆商聲達人塵慮絕仰體

星漢明滴心遊八極但覺元氣清脩彼階下草湛湛寒露凝寒露已爲霜
豈知非堅冰所以古人心慎初惟戰兢至教有如此懷爲猶撫膺　寒蟬
響不息党在庭樹叢朝飲葉間露夕吟木杪風浮游埃塵外蛻形濁穢中
尸解等仙遊凡類孰與同瓠蛆雜糞壤反以安其躬斥鷃笑鵬鳥奚翔
蒿蓬物類有清濁世道有汙隆悵然拂衣起目送天邊鴻　凌晨適南畝
駕言觀我田我田奚不戚稂莠鬱芊芊顧耘歎力薄釋此愁思牽及時功
不懈終期大有年　在昔顏氏子陋巷困簞瓢爲邦兼四代克復在一朝
青蠅附驥尾騰驤千里遙竭才方卓爾奚嘅嗟無聊　負鋤茅屋下釆芹
南澗濱野人效微忠持此將獻君翊茲青雲士學道觀人文大節誠有虧
功名安足云　陳蕃既下榻榮龍還倒屣上有賢主人下有高世士今古
同一時胡寧獨異此周公躬吐握千春照文史　綺園成羽翼采芝商山
岑蔡邀郤秦軍長揖謝黃金功成身亦退不受名達使寥寥千載後誰識
斯人心　執素麗且潔實勞機杼功裂爲團團扇爲君播仁風仁風被四
海然然百世同秋至商飈發棄擲篋所處行藏隨所遇哀哉吾道窮　楚
國賤荊璞棄之等沙礫宋人寶燕石藏之函圭璧舉世目多盲茫然無所
識賢愚共乘軒誰分免與跖　班姬歎紈扇舜子悲短綆蔡箴蔔尚有悲檣

角亢何情物理有窮達人心有愛憎用舍詎雖侍哲人宜靜聽　我有三
尺琴冷冷猗桐質上無冰絲絃妙音誰能識高人得深趣時時橫在膝摩
挲久沉吟悟悅心自懌終爲無與然俛首常淵默　漁磯在洛濱書舍依
風麓把釣月生波讀書雲滿屋上爲友千古下爲不耦俗至樂諒斯存朋
爲歎幽獨　杖藜步原野愛此春山添丹霞雖其陽白雲生其陰生覺群
生遂行間孤鳥吟安得一壺酒自酌還自斟俯仰天地間陶然樂吾心
窮居在陋巷所覩瓢與簞蓬廬無容過棘門晝常闔豈不念妻子豈不憂
饑寒頼有古人書使我開心顏　生年幾六十好古希前脩時時持簡編
寸心常悠悠貧賤非我戚富貴非我求天爵苟自尊世事焉足謀　手持
唐虞典欣欣慕古人上有堯舜君下有巢由民我獨奚爲者幽居洛水濱
顧言時太康躬耕不厭貧　四時有代謝人生有盛衰吾今老將至斑斑
髮如絲幸茲康且寧好德心孳孳但願考終命樂天復奚疑　太空無纖
雲十五清光圓止水風不興中有青青天哲人體玄化洞心常湛然此樂
真自得此意不可傳　我有金蓮炬獨耀照無垠千燈與萬燈自我一炬
分燈燈各自明我炬長有神煌煌一寸光夜夜如三春　忘機北山公抱
拙舟溪客混混猶未分焉知玄與白所以古人心直道以爲則埋然天地

問俛首長淵默　武子百世師寗也千載人小智不自鑒乃得全吾真我
思淮園者抱瓮良苦辛拙知事桔槔機心誠可嗔　明月出東隅揚輝燭
我堂消消行空谷皎皎逢相望舉酒酹明月我亦盡一觴嘉會在今夕欷
娛猶未央常恐晦朔交清光深自藏與汝不相見淚下空霑裳　玄陰散
寒雨布穢淒以風川途泥濆濊林藪煙溟濛茲惟秋冬交少昊收成功納
禾嗟改歲來賓悲遠鴻吾生抱幽獨蓑拙衡門中感時歎無禍寄身隨轉
蓬幽貞乃有言勞謙乃有終此懷諒難託歲暮心忡忡　設教有先後人
才有賢愚草木自區別格言乃譬諸小子當灑掃賓興誠意與君子體諸
身進脩本同途高僵遊洙泗文學固有餘信道苟不篤判然言論殊及門
三千士訓誨無親疎循循善誘人孰令飛矛疑宣尼今尚存六經語不虛
誦言能自勉不愧君子儒　人生如飛蓬飄蕩隨風轉及時不爲樂日月
去人遠華亭有鳴鶴上蔡有黃犬已矣復何言追遊諒非晚　中年衰且
貧獨抱固窮節傾壺有醽醁篋著儼成列人情賤清素門無長者轍我本
淵憲徒商歌心自悅　仲冬風氣寒縕袍猶未具擁膝愁衡門交臂行中
路意服非吾愁孤貉非吾慕由也百世師斯道宜深悟　雪落何紛紛北
風何颼颼哀安居陋巷偃卧非自高顏淵與原憲飯糗還餔糟道德雖云

尊本養良獨勞我亦固窮者蹈路在蓬蒿有生信如此今古誰能逃勉
思先哲異世爲同抱居易俟天命庶慰心忉忉　夷齊志高潔守經終不
移遜遁首陽阿長吟薇蕨詞清風起頑懦百世同一時君子貴中庸試用
此道推　又偶成四首　夜氣沉沉萬象幽長楊憔悴幾經秋星眸月面
無人識露泣風啼總是愁　鵲橋牛女赴佳期銀漢無聲素月移夢裏相
逢還又別可憐歡會不多時　獨著荷衣汗漫遊長風萬里去悠悠月明
露冷千巖靜老鶴一聲天地秋　清夜披衣上石床月華爲牖洞爲房洞
前手種松千尺始覺山中日月長　劉嵩詩集讀范太史詩　麒麟鳳凰不
世出我思美人寧有終飄然一去不可挽徒令四海歌清風伉儷范夫子
行高身益窮讀書白雲下養母青山中大布之衣烏角巾於世不猶亦不
同時來清江弄明月蕭灑絕似商山翁秉時徒步謁京國一鶚矯矯飛南
來群龍方蒴翻惟爾獨來晚豈無五色線可補舜華袞當時作者揭與虞
倡和往往諧笙竽篚田共擬雪色玉滄海獨採明月珠一朝低廻去臺閣
騎馬南入閩中幕幕中三任總知名江海高風動寥廓褰子來髮弄筆時
已解寫中朝詩獨憐生晚墮荒僻每誦制作增漣洏我我百丈遺靈阜
安得秋㩦萬危立茲晨再讀海康集玉立群髯悅神觀嗟哉老成今不存

爭笛滿耳愁宣嚀百年氣運有也復月落南山空斷魂。又夜宿永古寺與孤峯上人談詩。蓮華池上月如霜坌地無塵夕景涼海藏晴浮龍影動露盤微注鶴聲長雲栖梵鉢留僧供風隱鈇衣護佛香一夜不眠聽說法雨花撩亂滿禪床。又讀薩天錫詩。三策當年動赤墀一官南郡苦未然參軍情性丹陽酒御史聲華白下詩騏驥雪迷沙苑道鳳凰春隔上林枝江淮蕭瑟風塵遠獨坐秋山有所思。又偶閱胡思齊詩追憶故友范實夫李子翀。曹共雲達看晴天峯下聽灘聲當時范李今何在愁向詩中見姓名。錢宰臨安集擬古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有風雅之遺音焉或者謂其未能一於雅正也余嘗擬之其一行行重行行賢者不得於君而作然但祝之以努力加餐而已今擬曰顧言崇明德無爲終棄捐庶幾有規諫之意焉其二青青河畔草料輕於仕進而不能守節者然但結之以空床難獨守則澀已甚矣今擬曰褰裳竟何爲日夕終風暴庶幾有警戒之意焉今日良燕會美士之不苟進也然結之以無爲守貧賤若勸之使苟進矣今擬曰無爲受羈絆回車駕言邁自傷不見用於時也然結之以榮名以爲寶若急於仕矣今擬曰榮名何足言東城高且長自傷不得仕進而惟燕趙多佳人之比今擬曰鄒魯多哲人束帶陞其堂生年不滿百竝人及時燕樂而惟仙人王子喬之慕今擬曰重華何人哉還可與等夷皆勉之使歸于正云諸篇皆然　出門萬里别行行遠防邊相望各天末北斗日夜躔四運秋復春不見君子遥策車北其轍越馬南其轅日遠心愈近悵望徒懸懸黄雲暗關塞路險不見天式微夫如何日月忽已遷願言崇明德無爲終棄捐　灼灼墻上花離離堦下草盈盈倚市門繫繫顏色好對客巧趨蹌當歌善窈窕毋爲還妖冶愧爾增譁儀褰裳竟何爲日夕終風暴　青青霸陵草莽莽長安道人生如過客鬢髮白已老及此芳春節漏水流浩浩豈無一尊酒逍遥散幽抱命駕出北征貴游多年少白馬金絡頭瓊筵相輝耀燕婢間春箏夫坐紛窈窕繁飲極娛樂沈幽何嗟悼　置酒開華宴行樂及芳辰吴趋理妙曲遠饗流行雲雅調暢高情和者如陽春同心夙所契適趣當爲陳叢林下翔鳥晴川見游鱗何當解余佩怡然樂天真無爲受羈絆局促悲苦辛　高臺何巍巍參差與雲平玉繩臨雙闕長河流無聲上有羽衣人逍遥吹玉笙清響涵明月飛佩何冷冷借問弄者誰疑是董雙成遂思隨鳳發無人識其聲曲終弄三歎感慨有餘情所悲同門友局促趨世榮顧將秋水劍爲之解塵纓吁雙黄鵠與子俱遠征　沙海採琅玕紅者珊瑚枝明珠盈懐袖將以遺所思海闊不得返所實美致之媚其納我室把膝將何爲　皎皎明月光照我屋東頭寒螿鳴樹間招搖指孟秋白露下庭梧落葉聲颼颼寒暑更變遷河漢東南流懐哉里中兒奮志起遠遊飄然逝長風乗槎犯牽牛又機織女石焉問今在不水深波濤闊浮名將焉求　青青梧桐樹花根在高岡與子新合歡翁如鳳與凰鳳凰鳴鏘鏘合歡期世員歡情一何短離思一何長嗟彼籬下菊含英揚其芳晨霜東貞節寧隨秋草黄終當採而佩歲晏夫何傷　中林多幽蘭江離雜芳蓀采之釀春酒將以清心魂持杯未及飲悵然念王孫王孫不歸來置酒在芳尊　河東有織女皎皎雲爲章手弄機上絲日夕更七襄織成五色丈欲製君子裳莫言隔秋水可以駕飛梁皎彼牽牛星終日不服箱　青郊一何煥悠悠駕飛鞚好風從東來百花徧中園所嗟花下人華髮愧芳妍盛衰固常理何必金石堅朝聞庶有得夕死不愧天花開已復謝榮名何足言　空堦白露下秋氣日夜涼悲風動高梧落葉淒已黄四叙遞流易歲晏髮既蒼興懐感逝川長歎惜流光勇躍勵情志毋使徒悲傷鄒魯多哲人美者金玉相被服黼與黻斐然燗成章至今猗蘭操遺響一何長馳情整華佩躑躅增悵望何當秣余馬束帶陞其堂　朝登太行山山下見古墓生時諒英雄覆屨封且固

千秋萬歲後荆棘没廣路狐兎穴其中躑躅走樵豎朽骨食已無螻蟻上枯樹人生天壤間歲月如飛電日往月斯臨寒至暑則去方生何拄持之死亦奚懼吾將學長生空同渺何許酒至醉盡觴曲肱樂吾趣　死者如逝水生者如浮雲邦西萬里塋纍纍盡荆榛終古一長夜永寐不復晨落日下牛羊叢棘蔽斷麟不如東家丘崇岡氣氤氲蘇代有禁壑澤日已新　人生無百歲每作千歲期月出日已没流光疾如馳哲人惜寸陰進德當及時嗟彼自放者且復樂今茲重華何人哉還可與等夷　孟秋涼風至喓喓鴈南翔游子在中野卒歲嗟無裳豈無同心友悠悠阻關梁昨宵夢見之携手陞其堂美人懐昔歡贈以金玉相顧得長切磨狂斐藉咸章神交不斯須寤起增煩傷恨不生羽翰與子永徜徉如何顧粉意引領遥相望念我心尚爾君情諒不忘　十五明月滿十六月已虧月虧旁死魄初三已生輝愁多感時遷涼風夕凄其仰看明月光零露沾裳衣故人有短書寄之屬南飛但爲長相憶不及早來歸把書起長歎草虫鳴何悲區區念子心無使久相違　故人萬里别海水日夜深南風海上來遺我雙南金不見故人面乃見故人心鑄作黄金徽置之白玉琴揮爲别鶴操聞以淚淵吟曲終聽者稀矯首望知音　出門見新月揚輝照我裳褰裳

起悵望美人天一方長安信佳麗不如歸故鄉王事方靡盬離思徒彷徨
願君樹明德賤妾有耿光　又擬古　長江東流去來者方不息白日沒
西山晨光還奕奕春花痒復榮秋草黃已碧造化無停機循環豈終極人
生天壤間少壯須努力　浮槎不土著摧折在山阿一朝洪流發漂蕩入
長波浩浩去無極江海安可涯類此羇旅人經年不還家途窮無相知羨
妾將如何沈憂不得返徒使衣帶緩　旭日照下土渚風雅其輝輝耀禾
及蒄浮雲已蔽之淫雨彌川澤重陰翳四岳來牟妄嗟隴農事安所施浩
浩洪波翻舟楫不得維丈命去已遠悵然起遐思　山中有神人逍遙若
處子饑來餐朝霞渴飲銀漢水舉世慕金丹誰能達其理瀛洲有微茫豹
水渺千里俛闞絕塵交相去諒亦遠　庭樹日已黃白髮日已短候蟲鳴
蒴除秋霜蕙花晚歲月如奔駒六轡不可挽泛舟涉方瀛方瀛水清淺安
期邈難求吾揖亦已返花開時復對索然鐵自飲適然樂悟生理烏諒不
遠瀨平仲太史集絕句　落葉滿衡門蕭蕭風雨夕一燈溪上明何處獨
歸客　幽花陣陣隨風減芳草萋萋逐雨添門倚瑣窻聽紫燕不知粉蝶
過朱簾　雜詩二首　富貴每多合貧賤恒見疎自我罷朝請於今四月
餘平生交親者對之良可吁深情劇山海厚貌彌勤渠微君仗高誼何以

慰窮途路遠見肝膽壹壹忘其劬君雖今人居君乃古人徒　還家信可
喜還家亦可悲喜全骨肉親悲與故舊辭吳越各異縣關河復間之明日
一尊酒何由共斟持念念不忍別戚戚臨交岐童子笑謂我悲戚亦奚爲
自非形與影安得長相隨清江貝廷臣集雜詩　我聞度朔山蟠桃何鬱
鬱千歲纔一花結子復何日食之云不死數腴反枯質跨鶴凌九天將期
五龍匹諒非廣成子欲待安可必　祖龍帝六合不暇談黃虞且復求神
仙入海窺方壺置酒阜鄉亭起然忘故都空留赤玉舄安期今有無　種
桑飼春蠶桑葉何沃若種瓜待秋摘瓜蔓何漢漢春秋各有獲在野猶可
樂君看金張館草深狐兔宅勿較是與非看雲倚高閣　大哉龍門樹鬱
鬱上蒼天根株豈不固小草還相纏蓐收行素秋淒其風露寒病葉危欲
墜翔禽亦已遷朝華痛夕殞掩淚復何言　結束將何之龍門訪陳遠戒
迨及良辰置酒別親戚迢迢越千里人馬疲登陟大江不可濟天方限南
北悵然廻吾駕去從山林適　春山一兩過百草皆縱横百草不出山山
中人遠行懷金別妻子夠祿辭父兄寒暑忽已易燕趙千里程龍門能碎
舟風浪安可爭性命輕鴻毛苦爲朝暮營愧此山中草萋萋林下生　薛
公來罷相賓客競相傾一朝偶失意門無珠履聲貴賤已如此何論死與

生秋燕辭空室春蝶抱留英盈虛信物理聚散亦人情達士甘寂寞力耕
謝華纓道尊豈戀祿心遠孰希名腐鼠非吾餌來鳳以時鳴悠然動遐想
五鼎益爲輕　又錢彥彬抄詩爲賦一首　好古思古人古詩朝暮讀濃
泊玄酒味和平綠琴曲古人今白骨古意不諧俗已歎知者稀古派空滿
掬錢起亦救古其人美如玉非昔忽相遇大雪山中宿不知破硯冰抄詩
夜燃燭諒非鮑謝才可繼曹劉躅聽之詎能歎舊業且當來　丁一鶴詩
大道日已蕪游談紛瑣瑣韓非不得死商鞅終桎梏偉哉高世士結屋
青山左年來頗得道已覺初心果朝漱玉池津夜存金鼎火御氣超六虛
萬物眞蝶蠃　又漫成　今朝無酒只清坐落筆猶有氣凌雲天下貴金
賤如土何人爲賤相如丈　東隣昨日妝白骨西隣今日啼青娥傷心又
過中元節城下招魂應便多　平生落落苦難合十五讀書今老翁却怕
秋來添客思梧桐昨夜又西風　南金大貝亦何物六月胡商死道邊滿
地清陰日亭午老夫高枕北窻眠　又無題　樓臺十二近藍橋簾幕重
遮半面嬌洛浦有神逢子建天壇無意會文蕭仙衣雪皎裁蟬翼寶髻雲
鬆插鳳翹月落江寒春夢斷相思空寄海門潮　錦瑟鸞笙恨總牽尚思
華屋對嬋娟春風豆蔻初含日玉女蘭香未嫁年綃拆鴛鴦裁寶扇酒行

琥珀瀉銀觴蓬萊一別三清淺憔悴塵知不及前　又登春試筆一首
宮花無意插烏巾暫到金門遂乞身不用天官書上第已蒙學士喚山人
葛洪井畔應堪老范蠡湖邊又見春重賦遂初慚造化狂歌痛飲樂吾真
謝肅密菴詩藁庚戌秋七月中山劉坦之先生補註選詩辭簡而事明倫
切而指遠正五臣之荒謬黜蒼山之淺鄙擷花采實成一家言蓋可以行
今而傳後者也詩以美之　西風吹雨作朝晴覽鏡應憐白髮生金馬玉
堂爭入夢石田茅屋豈關情五言讀罷林間竹初服聊乘海上舫不有簡
編工著述悠悠百世竟何名張孟兼集雜詩　今晨振我衣起作溪上遊
好鳥若喚客兩兩鳴相求我心忽不樂佇立河之洲爾鳥亦不鳴飛去山
木幽　吁嗟孫滿父置之塵几間更滌古銅瓶汲以清漾溪允坐終對此
隱幾怡我顏愧爾亂羲葵岩色空斕斑　千岩藏爽氣及此夏日長我生
更休暇散坐岩之傍草木自多茂心境恒清涼不須結茅宇托此永相忘
大雅集偶題　漁波微動上湘簾團沼初成小鏡奩業底草光青可摘小
娃纖手送吳鹽　又絕句　東風細雨濕窻紗日晏黃蜂未報衙芳草滿
庭隨意綠時時吹落碧桃花　小逕斜穿入竹林曲闌通轉亞花陰牆限
勢過風如鼓落地殘紅衆許深宋玄僖庸菴後藁三月二十三日出南門

訪柯人。及還過張與權，借過建初佛舍，觀畫題詩之際，與權出舊紙索詩，遂爲書五十六字。　南郭春晴穀雨餘，爲尋仙客過郊居。留侯孫子歸逢遇，佛氏園林與世疎。頻見赤松清夢裏，同遊實地綠陰初。老夫已倍人間事，爾祖丹經願起予。傳宗洞全生集偶作　蹉跎歲將盡，守此山寺間。累月事警作，茲晨始暫闢。松床聊拂拭，焚香方掩關。吾逢行不遠，初服庶可還。末事盡何益，秖使摧朱顏。暮言南軒下，靜覺天地寬。棄置千歲憂，庶以一日懽。初陽有微煖，群鵲噪簷端。起來命徒侶，共登溪上山。　人事天時不可常，纔經炎暑又逢涼。芭蕉自解知秋早，蟋蟀如能識夜長。向日高臺還走鹿，只今滄海已成桑。殷勤說與權家客，烏盡良弓自合藏。　又無題　欲上青天盡道難，下方無策問仙官。春階郤被重雲掩，清島還遭大水浸。顧兔身從何處入，若華根自幾年端。憑誰說與司權者，莫使人間有熱寒。　又古詩二首　高高道傍樹，有鳥來作巢。銜枝未畢翮，風雨復漂搖。託身諒失所，移居北林坳。狐狸取子去，哀鳴亦嗷嗷。嗟爾一微物，有生良亦勞。長咏倚松閣，空山暮蕭條。　周季昔不競，龍虎相望奔。干戈既浩浩，縱橫亦紜紜。吁嗟陽人聚，萬古啓降門。後來軏道側，銜璧禮攜致。天道與人事，反復何足論。所以忘世客，掩耳不願聞。　又雜詩　落葉委通渠，紛然無人神。但覩新行迹，不見舊時道。古木倚道傍，亂藤絡其杪。歲暮雖青青，終非本容好。世人懷仕進，悟此若不早。振衣無復期，來從漢陰老。　少小薄世榮，雲泉寄幽賞。冉冉三十年，誤身隨塵網。流形大化內，萬古同羈鞅。侍中久已安，遺外非所強。但望還山雲，時時結遐想。婆娑雙桂樹，芳枝春正長。　自我來涇川，星歲已再周。託茲山水勝，謂可成逍遙。奈何外物牽，擾事心悠悠。久知世道惡，寡事仍爽猶。橘林有奇鶴，未嘗識羈罕。翩然覓靈鳳，接翅崑崙丘。　群邪可干正，衆枉能觸直。蕭條孤生篁，隱忍在叢棘。白璧竟何愆，青蠅自懷惡。公論苟不存，孰辨炅與踣。呂梁險可逾，大行尼可陟。如何方寸間，中自多荊棘。尊前生白刃，舟中起敵國。一感睚眦嫌，報之甚仇隙。吁嗟雖異居，俯仰隘八極。思欲凌風翔，恨無凌風翼。　伯陽西度關，仲尼東浮海。道大無所容，一身置何在。蘭蕙秋風前，芳馨竟誰采。天道自茫茫，知命不復悔。栖栖止百年，赫赫向千載。　猛虎出深山，往往多渴饑。閑居非彼惡，噬突當九逵。攙搶素不設，赤手安可羈。銜飈激脩坂，白日異陰霾。吾思陽吳子，延佇心凄其。　夜久無與適，喟然坐中堂。白鳥亦何多，營營來我傍。靜言聊假寐，遂以聚草裳。搗膚猶可忍，聒耳諒難當。晨星雖未稀，明月度西廂。念爾能幾何，職跡於朝陽。　禍福無定在，倚伏誰先知。於事已難料，於理亦罔推。西伯稱大聖，羑里卻見縻。況居千載下，風教日已衰。願君暑形累，所存心不期。　曾連天下士，片言能解紛。千金博一笑，永絕平原君。高蹈東海上，卷舒若浮雲。清風散八表，繼者今誰聞。　四月維孟夏，六陰云已盈。靡草夕凋弊，蜩螗晨悲鳴。運叙迭張王，萬彙紛枯榮。斯理信昭灼，君子宜守貞。　清晨曲肱卧，夢昇華頂岑。殊庭就嚴構，左右脩竹林。仙人五六輩，列坐調玉琴。莞然顧我笑，余獨何苦心。石渠有懸水，灌此塵中襟。劉邅自怡集漫成二首　暖日融和萱發生，柳條燃眼參菁菁。化工辛苦先施設，臘底春前見此情。　落梅過雨委蒲地，辛夷數株花已齊。不須爛漫競春色，桃樹李樹根成蹊。　張宗江湖吟瀟集丁鶴年嘗有詩曰：畫舫載春天上坐，紫騮馱醉月中歸。余愛其奇，因續以成篇　少年文采連京輦，壯志凌雲逸興飛。畫舫載春天上坐，紫騮馱醉月中歸。美人歌罷花成陣，豪客題來錦作圍。自是風流超物外，姓名何用落金閨。　高季迪缶鳴集夜聞謝太史誦李杜詩　前歌蜀道難，後歌偪仄行。商聲激然出破屋，林烏夜起隣人驚。我愁寂寞正欲眠，聽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舍興相和，雙淚迸落青燈前。李供奉，杜拾遺，當時流落俱堪悲。嚴公欲殺力士怒，白首江海長憂饑。二子高才且如此，君今與我待何爲。頑祿詩京。題邵文伯家藏仇山村、白湛淵二先生贈其先世詩後　白頭倨邵平孫，鐵秋無遠扣門。先世素全俱散盡，故人遺墨喜猶存。　又主文官趙公德彰詩附見　今夜文星聚一堂，東吳文學寂非常。心清我識加陶令，腰瘦人疑類沈郎。筆陣久排山嶽壯，詞鋒端捲海濤狂。高歌痛飲難無厭，要後人材貢

帝鄉。　答宋景濂學士論詩　風雅凋零降黍離，竟從刪後已無詩。嘲風詠月非吾事，只愛

忠君杜拾遺。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五　二支

詩

諸家詩目

李陵詩　蘇東坡集跋李陵詩後　余本不識陳君式謫官黃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而余久廢作詩念無以道離別之懷歷觀古人之作辭約而意盡者莫如李少卿贈蘇子卿三篇故書以贈之春秋之世三百五篇皆以見意不必己作也

王粲詩　文獻通考　王粲集八卷　晁氏曰後漢王粲仲宣也高平人為魏侍中粲博物多識強記善算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為宿製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着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按唐藝文志粲集十卷今亡兩卷其詩文反多於史所記二十餘篇與曹植集同

張司空詩　文獻通考　張司空集三卷　晁氏曰晉張華茂先也范陽人惠帝時為司空為趙王倫所害華學業優贍詞藻溫麗圖緯方伎等書莫不詳覽家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悉在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集有詩一百二十哀詞冊文二十一賦三　陳氏曰前二卷為四言五言詩後一卷為冊祝哀誄等文

陶潛詩　文獻通考　陶靖節集十卷詩注四卷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　周紫芝書陶淵明歸田園詩後　陶淵明閑居則負耒而躬耕年飢則叩門而乞食蓋不可不謂貧矣至於棄官而歸則易若脫屣非其胸中自有立堅安能擺落世故如此頃時杜祁公在政府客有新第者以所業獻公請學為政公無一言唯問生事厚薄人有問公者公曰人有田園則進退輕乃可行吾志祁公可謂知言矣近時士大夫多喜學淵明詩皆故為靜退遠引之詞以文其歆羨躁進之失譬猶効西子之顰而忘其語意高遠不能窺此老之藩籬也　黃庭堅豫章集書淵明詩後　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飲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飢啖湯餅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　書陶淵明責子詩　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吴可藏海居士集五峯翁書淵明詩　陶淵明詩如向上祖師所受用處無復餘事有欲學之非飽於參尋莫能到也思道平生刻意於詩境所造詣乃如此當有明眼人以予言為信　五峯翁挺士持書謁槩書詩節之詩人不可學然有不斷同而同者其妙至於不可言當於此詩求之說蜜為甜與無舌人自不相領略矣

詩槩　宣卿書蘇東坡集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又書顏生稱為仁詩　此陶淵明飲酒詩也此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許事元豐五年三月三日子瞻與客飲酒客令書此詩因題其後　又書淵明乞食詩後　陶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又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尾　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遊者誰乎若了翁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紹聖二年十二月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既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　晁補之雞肋集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事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碔砆之於美玉是矣然此猶在工拙精觕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觕間求之以比碔砆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馬碧梧玩芳集

題註陶詩後　陶公書甲子之事後人蓋為隱者之一節耳不於其詩數數然附著斯意也鄉先生東澗湯公始從而一二箋釋之謂其有感於興亡之際為之增欷而累歎焉當澗為此論時蓋淳祐初元國步小康時也去之三十餘年余乃真踐此境山中慟哭之餘因取陶詩湯註誦之竊悯事之已非悼前賢之不作因澗於彼時預哀斯指豈亦賢了翁書杜陵哀江頭之意耶嗚呼豈不重可悲哉是編每於世運變遷之語數致志焉至於二卷中贈羊長史之篇既欲考千載典墳之存以求古人之心復欲因九州輿圖之一以驗聖賢之跡而終之以經商山謝綺甪之意淵之言曰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甪游耳嗚呼世代之易猶可言也義之易不可言也豈不又重可悲哉本心齋書

阮籍詩　文獻通考　阮步兵集　陳氏曰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嗣宗撰其題皆曰詠懷首卷四言十三篇餘皆五言八十篇通為九十三篇文選所收十七篇而已

謝惠連詩　文獻通考　謝惠連集一卷　陳氏曰宋司徒參軍謝惠連撰本集五卷今惟詩三十四首惠連得名早輕薄多尤累故仕不顯死時才三十七歲

鮑泰詩　文獻通考　鮑參軍集十卷

梁元帝詩　文獻通考　梁元帝詩一卷　陳氏曰即湘東王繹

文帝詩　文獻通考　梁簡文集五卷　陳氏曰

簡文帝綱也按隋志八十五卷唐已缺五卷中興書目只存一卷詩百篇又缺其三首今五卷皆詩總為二百四十四篇。　柳文暢詩文獻通考柳吳興集一卷。　陳氏曰梁吳興太守河東柳惲文暢撰僅有十八首。　江總詩文獻通考江總集一卷。　陳氏曰陳尚書令考城江總總持撰總在陳為太子詹事以宮端為長夜之飲及後主即位當權任日為艷詩君臣昏亂以至亡國入隋為上開府唐志集三十卷中興書目七卷今惟存詩僅百首云。　徐孝穆詩文獻通考徐孝穆集一卷。　陳氏曰陳太子太傅東海徐陵孝穆撰本傳稱其文甚亂散失存者二十卷今惟詩五十餘篇陰鏗詩文獻通考陰鏗集一卷。　陳氏曰陳散騎常侍南平陰鏗子堅撰才三十餘篇杜子美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爾殆必有說。　晁氏曰陳陰鏗子堅也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工五言詩徐陵言之於世祖使賦安樂宮援筆立成累遷散騎常侍有集三卷隋已亡其二今所存十數詩而已杜少陵賞贈李太白詩首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觀此集白蓋過之遠矣甫之慎許可乃如此韓駒陵陽集題陰鏗詩右陰鏗詩鏗與何遜齊名世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鏗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所為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故錄之。　吳均詩文獻通考吳均集二卷晁氏曰梁吳均叔庠也史稱均博學才俊体清拔有古氣好事効之謂之吳均体有集二十卷唐世搜求止得十卷今又亡其七矣舊題誤曰吳均均乃唐人此詩殊不類而其中有贈柳真陽周興嗣篆詩固已知其非均又有蕭子雲贈吳朝請入東詩蓋在武帝時為奉朝請則知為均也無疑矣蕭子雲詩八蕭子顯朱异平鈞王僧孺詩各一附類于推識均集中有破鏡賦今已亡之。　江淹詩文獻通考江淹詩集十卷。　何遜詩文獻通考何遜集二卷。　晁氏曰梁何遜仲言也東海人終水部員外郎遜少能詩州舉秀才范雲見其文嗟賞曰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能清濁古今見之何生矣沈約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與劉孝綽俱以文章見重於世謂之何劉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今亡逸不全。　陳氏曰本傳集八卷館閣書目今所傳止此。　庾開府詩文獻通考庾開府集二十卷。　晁氏曰周庾信子山也南陽人梁元帝時為散騎常侍聘西魏遂留長安孝閔時累司憲大夫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麗世號徐庾体有滕王逌序。　陳氏曰信肩吾之子仕梁及周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

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來所作而裵江南賦實為首冠薛道衡詩文獻通考薛道衡集一卷。　陳氏曰隋內史侍郎河東薛道衡元卿撰詩凡十九篇本集三十卷所存止此大抵隋以前文集存全者亡幾多好事者於類書中抄出以備家數也。　史言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人聲便怒其沉思如此。　宋之問詩文獻通考宋之問考功集十卷。　晁氏曰唐宋之問延清也汾州人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諂事太平公主為考功員外郎睿宗初貶欽州賜死自魏建安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沈宋徐堅常論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其為當時所重如此。　沈佺期詩文獻通考沈佺期集五卷。　晁氏曰唐沈佺期雲卿也相州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遷弘文館直學士常侍中宗宴舞回波為弄辭以悅帝還賜牙緋。陳氏曰自沈約以來始以音韻對偶為詩至佺期之問益加靡麗學者號沈宋唐律蓋始於此二人皆以附二張進之問尤無行。　石林葉氏曰黃大臨云魯直既喜佺期宋之問詩以為與杜審言同時老杜五言不惟出其家法參得二人之妙亡貴宜州並不以書同行篋中惟有佺期集一部然魯直文字中未嘗及當是不示人以朴也吾嘗問大臨詩中所甚愛者舉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一篇以為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然今歷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為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　杜審言詩文獻通考杜審言集十卷。　晁氏曰杜審言必簡也襄陽人預之後裔擢進士博才傲世嘗對武后賦歡喜詩后歎重其文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集有詩四十餘篇而已。　又杜必簡集一卷。　陳氏曰唐著作郎襄陽杜審言必簡撰工部之祖也唐初沈宋以來律詩始盛行然未以平仄失眼為忌審言詩雖不多句律極嚴無一失粘者甫之家傳有自來矣然遂欲衙官屈宋則不可也。　楊誠齋序略曰必簡嘗為吉州司戶今戶曹趙君彥清考搜逸摭得其詩四十二首將刻棗以傳好詩且以為戶廳之寶玉大弓屬予集之余觀必簡之詩若牽絲紫蔓長即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鵝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鳥怪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即雷聲忽送千峯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宗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如佳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如日氣抱殘虹如愁思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

花欖獨然皆佳句也。三世之後，莫之與京，宜哉。　王維詩文獻通考王右
丞集十卷。　晁氏曰：唐王維摩詰也，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
維切能屬文，工草隸，善畫，名盛。安祿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
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於弟縉裒集十卷上之。李肇記維
漢漢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以為竊李嘉祐者，今嘉祐集無之，豈
肇厚誣乎。　陳氏曰：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
多異於他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追逼陶謝。輞川別墅圖畫
摹傳至今。常與裴迪同賦，各二十絕句，集中又有與迪書，略曰：夜登華
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
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携手賦詩，當待春中
卉木蔓發，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雉朝雊，儻能從我遊乎。余每
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迪詩亦佳，然他無聞於世，蓋亦高人也。輞川
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本宋之問別圖，維後表為清源寺，終葬其西。　王
昌齡詩文獻通考王昌齡詩六卷。　江寧集一卷。　晁氏曰：唐王昌齡少
伯也，江寧人。開元十五年進士，為秘書郎，又中宏詞，不護細行，貶龍標尉。
以世亂歸鄉里，為刺史閭丘曉所殺。昌齡工詩，縝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

云。　孟浩然詩文獻通考孟浩然詩一卷。　襄陽集三卷。　晁氏曰：唐孟
浩然也，襄陽人。工五言詩，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一日諸名士集秘
省聯句，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衆皆欽伏。張九齡、王維雅稱
道之。維私邀入禁林，遇玄宗臨幸，浩然匿牀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人，因
召見，命自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不求進而誣朕棄人。命放
歸。所著詩二百一十首，宜城處士王士源序次為三卷，今併為一，又有天
寶中韋縚序。　陳氏曰：唐進士孟浩然撰。宜城王士源序之，凡二百十八
首，分為七類，太常卿韋縚為之重序。　東坡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
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耶。　張燕公詩文獻通考張燕公集三十卷。　晁氏
曰：唐張說道濟也，洛陽人。永昌元年賢良方正策第一，累遷鳳閣舍人，睿
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燕國公。說為文精壯，長於
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晚謫岳州，詩
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　陳氏曰：說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家未有蘇許
公集。　崔顥詩文獻通考崔顥集一卷。　陳氏曰：唐司勳員外郎崔顥撰。
開元十一年進士，才俊無行，黃鶴樓詩為傳一世。　崔國輔詩文獻通考崔
國輔集一卷。　陳氏曰：書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崔國輔撰。開元十三

年進士。應縣令，舉為許昌令。天寶中加學士，後以王鉷近親坐貶。詩凡二
十八首。臨海李氏本，後又得石林葉氏本，多六首。　綦毋潛詩文獻通考
綦毋潛集一卷。　陳氏曰：唐待制集賢院南康綦毋潛孝通撰。南康今贛
州。　儲光羲詩文獻通考儲光羲詩集五卷。　陳氏曰：唐監察御史曹國
儲光羲撰。與崔國輔、綦毋潛皆同年進士。天寶末，仍偽官，貶死。顧況為集
序。　常建詩文獻通考常建詩一卷。　晁氏曰：唐常建也。開元十五年進
士。歐陽永叔嘗愛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乃建詩也。　杜牧之詩
黃庭堅豫章集跋杜牧之冬至日寄阿宜詩。　眉人史彥柏餉經史而能
文，然有秦漢間俠氣。平居矯矯，常欲立於萬夫之表，求余書杜牧之詩以
教其子。牧之語雖徑庭，要為有益於小學諸生。至其論崔李積錢百屋，無
補於子孫，此牧世之藥石也，故欣然為之書。袁起岩東塘集跋杜牧之九
日登齊山詩。　右唐池州刺史杜牧之九日登齊山詩，吟詠嗟嘆之意，殆
與風雅同也。後世騷人逸士誦其詩者，悟真趣而銷忿慾，豈特為是邦故
事而已哉。後三百四十年，而某來為郡，詣學而拜遺像，訪左史洞而觀留
題，慨然思古，為之三嘆。因得李王所書公詩，刻置山寺，庶幾夢想高躅，希
萬一焉。　李太白詩文獻通考李翰林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李太白所

作也。白集舊十卷，唐李陽冰序，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凡歌詩七
百七十六篇，又纂雜著為別集十卷。宋次道治平中得王文獻及唐魏方
所纂白詩，又裒唐類詩，洎石刻所傳者，通李陽冰樂史集共一千一篇，雜
著六十五篇。曾子固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云白蜀人，天寶初至長安，明
皇召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安祿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
時卧廬山，追致之。璘敗，坐繫潯陽獄。崔渙、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釋白
因使謀其軍。乾元元年，終以污璘事長流夜郎，以赦得釋，滿當塗以卒，始
終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
詔，又稱白在宣城謁見永王璘，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
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予按杜甫詩
亦以白為山東人，而蘇子瞻嘗恨白集為庸俗所亂，則白之自序亦未可
盡信，而遂以為史誤。近蜀本又附入左綿邑人所裒白隱處少年所作詩
六十篇，尤為淺俗。白天才英麗，其辭逸蕩雋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
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真偽也。　陳氏曰：書志有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
錄也。今按陽冰序文，但言十喪其九，而無卷數。又樂史序文稱李翰林集
十卷，別收歌詩十卷，校勘為二十卷。又於館中得賦序書表贊頌等，亦為

十卷號爲別集然則三十卷者樂史所定也家藏本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爲詩後十卷爲雜著首載陽氷史及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志卷末又載新史本傳而姑孰十詠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復著東坡辯證之語其本最爲完善別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數亦同而首尾專載碑序餘二十三卷歌詩而雜著止六卷有宋敏求後序言舊集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得王溥及唐魏萬本同良唐類詩諸編洎石刻所傳廣之無慮千篇以別集雜著附其後曾鞏蓋因宋本而次第之者也以校舊藏本篇數如其言然則蜀本即宋本也耶末又有元豐中毛漸題云以宋公編類之勤曾公考次之詳而晏公又能鏤板以傳於世乃晏知止刻於蘇州者然則蜀本蓋傳蘇本而蘇今不復有矣

李陽氷撰太白詩集序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爲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氷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爲序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慚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又樂史後序　李翰林歌詩李陽氷纂爲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爲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亦排爲十卷號曰李翰林別

集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祕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於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撰新墓碑亦略而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得之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眞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眞妃持頗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異日太眞妃重吟前辭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眞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眞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白嘗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爲脫其刑責而奬重之又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彼白之從弟令聞常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爾傳中漏此三事今書於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及一杯水蓋嘆乎有其時而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於聖眞云一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命歟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位無自輕焉撰集之次聊存梗槩而已時咸平元年三月三日序

又宋敏求後序　唐李陽氷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喪其九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爲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爲別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秩凡廣一百四篇惜遺其下秩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

因衆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別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讃文六十五篇合為三十卷同舍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間莫能辨不復收云夏五月晦常山宋敏求題。 又曾鞏後序。 李白集三十二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因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

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者也劉全白為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敘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敘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驂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錄而所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南豐曾鞏序。 又毛漸後序。 臨川晏公知止字處善守蘇之明年政成暇日出李翰林詩以授於漸曰白之詩歷世浸久所傳之集率多訛缺予得此本最為完善將欲鏤板以廣其傳漸切謂李詩為人所尚以宋公編類之勤而曾公考次之詳世雖甚好不可得而悉見今晏公又能鏤板以傳使李詩復顯於世實王公相與成始而成終也元豐三年夏四月信安毛漸校正謹題。 又蕭士贇撰李白詩序。唐詩大家數李杜為稱首古今注杜詩者號千家註李詩者曾不一二見非詩家一欠事歟僕自弱冠知誦太白詩時習舉子業雖好之未暇究也厥後乃得專意於此間趨庭以求聞所未聞或從師以蘄解所未解具思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耐考其字之所原若夫義之顯者槩不贅演或疑其贋作則移置卷末以俟其眼者自擇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綿所刊舂陵楊君齊賢子見註本讀之惜其博而不能約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為祖甚而併杜註內偽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達刪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類此者為之節文擇其善者存之註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為一註全集有賦八篇子見本無註此則併註之標其目曰分類補註李太白集吁晦菴朱子曰太白詩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則其意之所寓字之所原又豈予寡陋之見所能知乃欲以意逆志於數百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矣註成不忍棄置又從而刻諸梓者所望於四方之賢師友是正之發明之增而益之俾箋註者由是而十百千焉與杜註等顧不美歟其毋誚以註蟲魚幸甚至元辛卯中秋日章貢金精山北冰崖後人粹齋蕭士贇粹可蘇東坡集書李太白詩。 今太白集中有歸去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貫休齊己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

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豈復有偽撰者耶黄裳演山集書李太白對月詩後。 人惟不足所以有聲始求其言猶生於不足使然而然者也及佯而舞乃出於不知自然而然者也況三不足混一不知入乎天德而為一樂不亦至乎謫仙之歌未嘗不繼以舞世俗之見以為太白豪於縱逸之才思而已此知謫仙之小者也故明於詩後黄庭堅豫章文集題太白詩草後。 余評李白詩如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黄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自在開元至德間不能以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元吳徵支言集題李太白二詩後。 太白詩中之聖其語有似乎天仙此二詩尤超逸然其指歸不過耤醉以遣累耳太白嘗見司馬子微亦聞所謂坐忘者乎儻得聞之雖不飲一滴而百慮俱消豈必如劉伯倫阮嗣宗哉惜乎其有仙才而未聞道也。 陸游跋李太白詩。 此本頗精今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謬誤不可不知也周益公大全集書太白廬山詩記。 廬山之南有尋真觀古名詠真道書真誥述三十六洞天而詠真為第八七十二福地廬山為充辰福地是觀

即球眞洞天五老峯正在其後唐正元間女冠蔡尋眞居之因以名觀後有白龍潭飛瀑注焉舊史云漢武帝過九江築羽章館於屏風疊下臨相思㵎今五老一峯疊石如屏障蓋其故地潭上有綠淨亭右見熙寧中陳令擧賢良廬山記乾道丁亥十月己未予來游宿焉明日登探訪使者閣望疊石峯僅在百步間相連即師子峯石山無草木曉日下照宛如赤城奇姿巧勢不可名狀乃取李太白屏風九疊雲錦張之句題其牓曰雲錦閣龍潭在觀後里許水作琉璃色其中數尺正黑知觀湯善翔云深數十丈相傳爲洞天之門未知然否潭上有盧澤龍祠殆綠淨亭基耶淳熙己酉秋艤舟南康略來山南不暇再往惟一至折桂登黃雲觀而歸回首舊游垂二紀矣明年道錄皇甫君中以事來廬陵求予書太白詩將刻之觀中欣然許之黃雲正倚五老雖晚出然登覽最遠前守朱元晦所創其名亦出此詩云　杜甫詩文獻通考杜工部詩集註三十六卷　校定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蜀人郭知達所集九家注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辭氣首末出一口蓋妄人依托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輙勤入集註中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福清曾噩子肅刻板五羊漕司字大冝老最爲善本宋子京贊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少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杜工部集王洙撰杜工部詩史舊集序　叙曰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中獻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天寶末以家避亂鄜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邑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冝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都同谷自負薪採梠餔糒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閬挈家往焉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衣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柏貞節擧兵攻旰蜀大亂甫

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迹比新書列傳彼爲踳駁傳云召試京兆兵曹而集有官定後戲贈詩注云初受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胄曹傳云適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詩註云自京竄至鳳翔傳云嚴武死乃遊東蜀依高適旣至而適卒按適自東川入朝拜省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傳云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遊襄衡而集有吾江陵及公安詩至多傳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寄詩及別題大曆年者數篇洎溪先生云甫詩最可考而舊史踈闕至此他不可考今何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叙矣蒐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業光塞序二十卷鄭文寶字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爲二卷合二十卷意玆未可謂盡它日有得尚副益諸寶元二年十月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王洙原叔記　又王安石序　序曰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輙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予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安石序須溪先生云辭極節制頗以老見刊論劉將孫養吾集新刊杜詩序有杜詩來五百年註者以二三百數然無善本至或僞蘇註謬妄鉗劫可咲自或者謂少陵詩史謂少陵一飯不忘君於是註者深求而僵附句字字必傳會時事曲折不知其所謂史所謂不忘者公之於天下寓意深婉初不在此詩有風有隱工部大雅與三百篇相望詎有此心胃哉此豈所以爲少陵第知膚引以爲忠愛而不知陷於險薄凡註詩尚意者又蹈此弊而杜集爲甚諸後來忌詩妬詩疑詩鬧詩禍皆起此而莫之悟此不

得不爲少陵辨者也先君子須溪先生每浩歎學詩者各自爲宗無能讀
杜詩者類尊丘垤而忽崑崙平生喜看杜集既選爲興觀他評泊尚多
批點皆各有意非但謂其佳而已高楚芳類粹刻之復刪舊註無稽者泛
濫者特存精確必不可無者求爲序以傳坡公謂杜詩似史記今聞者特
以彼語大不敢異竟無能知其所以似史記者予欲著之此又似評杜詩
爲僭獨爲註本言之注杜詩如注莊子盖謂衆人事眼前語一出盡變事
外意意外事一語而破無盡之書一字而含無涯之味或可評不可註或
不必註或不當註舉之不可偏執之不可着常辭不極於情故事不給於
事也然詎能爾是本淨其繁無可以使讀者得於神而批評標撥足以靈
悟固草堂集之郛彔本矣楚芳於是注用力勤去取當校正審覽他本草
率藉吾家名以欺者甚遠恒之者吾門劉郁云杜工部集王琪增修王原
叔編次杜詩後記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括句語迨所用
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人購其亡逸多或百
餘篇少或數十句藏去矜大復自以爲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
素畜先唐舊集及採祕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
于記於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
然歎久矣後人妄改而補之者衆莫之遏也非原叔多得其真爲害大矣
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
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刪詩也至於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節中
法度或取而弦歌善言詩者豈拘於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
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瑑丁君修得原叔家藏及今古諸集
聚于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之者固
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審遂鏤于板庶
廣其傳或俾余序于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于世止作記于後余竊慕
之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槩舉以附于卷終原叔之文今
遷于卷首云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萃鎮雲溪書
士集題杜工部詩後　余喜讀杜工部詩漸老目力不逮大書一部以便
觀覽舊集雖五言七言古詩近體各以類聚然編次隨歲月先後長篇短
關參錯不倫今因韻數由少及多以爲敘亦自便之一端元豐間王文公
在江寧嘗刪工部翰林韓文公歐陽文忠詩以杜李歐韓相次通爲一集
目曰四選此中用丹筆其題首者皆四選之所錄或一詩數章止取一二
則筆其首句以志王公之去取大觀戊子七月八日會稽華鎮題方近先

生集題杜甫詩本　子美詩兩秩吾褚中舊藏兩客東南往返四萬里比
書無一日不在几案官蜀泮之一年即失其一來天彭復得之已壞數板
矣仍繕而新之其既失而復得者抑自有數耶此細字過目宛如十餘年
前不改此書之未忍棄我而復歸耶黃長睿集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政和二年夏在洛陽與濤曹趙來叔因檢校職事同出上陽門於道北
古精舍中避暑於濤堂壁間弊篋中得此帙所錄杜子美詩頗與今行槧
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推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
此爲正若是者尚多予方欲借之寺僧因以見與遂持歸校所藏本是正
頗多但偶忘其寺名耳六年二月十一日舟中偶繙舊書見之因題得之
所自云山陽還丹陽是夕宿揚州郭外長睿父題草堂集蔡夢弼杜工部
草堂詩箋跋　少陵先生博極群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觀覽謳謠發爲
歌詩奮乎國風雅頌不作之後比興相侔衆樂交貫揄揚敘述妙達乎眞
機美刺箴規該具乎衆體自唐迄今餘五百年爲詩學之宗師家傳而人
誦之故元微之誌其墓曰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信斯言矣况我國家
祖宗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詩詩之命題主司多取是詩
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
而閱之主復參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先生用捨之行藏作詩歲月之先
後以爲定本每於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
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爲五十卷
目曰草堂詩箋凡校讎之例題曰樊者唐潤州刺史樊晃小集本也題曰
晉者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也曰歐者歐陽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
王者乃介甫也蘇者乃子瞻也陳者乃無己也黃者乃魯直也刊云一作某
字者係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
符鮑欽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
皆爲義說其次如徐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暨天水趙子櫟趙次翁
杜修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亦爲訓解復參以蜀石碑諸儒之定本各因
其實以條紀之至於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說者亦兩存之以俟博識之決
擇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見更無
纖毫疑滯如親聆少陵之謦欬而熟覩其眉宇豈不快哉太宋嘉泰天開
甲子正月穀旦建安三峯東塾蔡夢弼傅卿謹識　又胡宗愈草堂詩碑
序　序曰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
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爲草堂以居

焉唐之史記前後抵捂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生寄題草堂
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
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荊楚會武再鎮兩川
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爲參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
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荊湖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于唐凡
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
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
都則闃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涼略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
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
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
幾好事者於以考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
都軍府事胡宗愈序東觀餘論杜子美詩箋次序辨　董君新序稱甫幼
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案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
少作然案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婿鄭潛曜令甫作才
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
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
老何知哉及其銘曰日居月諸丘壠荊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
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甫葬時所作也蓋董
君不攷立碑年但攷其葬年故誤爾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
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卽浮江東欲適吳楚按武卒於成都故有
哭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
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舛訛又至鄜迎家後收京邑從還
長安董於歸鄜便言移華州漏還京一節王原叔集杜詩古詩甫與韋梓
州詩及遊惠義寺等皆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誤
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
嚴中丞一篇次序誤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荊楚在嚴公初
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功曹在東川在武初尹之後故誤
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觀杜集二序因正之黃庭堅豫章集刻杜子美
巴蜀詩序　自予謫居黔州欲屬一奇士而有力者盡刻杜子美東西川
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見錄錄不能
辦事以故未嘗發於口丹稜楊素翁挈扁舟蹴犍爲略陵雲下郭駢訪余
於戎州聞之欣然請攻堅石募善工約以丹稜之麦三食新而畢作堂以

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書遺之此西州之盛事亦使來世知素翁
眞磊落人也清江三孔集書杜子美哀江頭詩後　昔唐文宗嘗誦杜甫
詩至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於是曲江四面爲行宮臺殿以
壯之其篤信子美詩至於如此嘗竊評之自晉宋以來詩人氣質萎弱而
風雅幾絕至唐之諸公磨濯光耀與時爭出凡百餘年而後子美傑然自
振于開元天寶之間旣而中原用兵更涉患難身愈困苦而其詩益工大
抵哀元元之窮憤盜賊之橫褒善貶惡尊君卑臣不彖不聾暗與經會蓋
亦發人之倫而風雅之亞也自甫之沒其詩益重故能感悟文宗而使之
有所更新然其施爲改易不見之於政事惟嬉遊是廣臺榭是增是豈子
美之意哉吾於斯見子美之窮已死而猶不遇也余因喜詩頗以子美爲
詩者又嘗誦其哀江頭之作故感而書其後焉亦以見觀詩如文宗者不
爲知子美也　注杜詩文獻通考晁氏曰唐杜甫子美也審言之孫玄宗
朝獻太清宮享廟及郊奏賦三篇使待制集賢院宰相試文再遷右衛率
府冑曹終於劍南參謀檢校工部員外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
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當寇亂挺節無汙爲歌詩傷時橈弱情
不忘君人憐其忠云集有王洙原叔王琪君玉序本朝自原叔以後學者
喜觀甫詩世有爲之註者數家率皆鄙淺可笑有托原叔名者其實非也
呂微仲在成都時嘗譜其年月近時有蔡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之而趙
次公者又以古律詩雜次第之且爲之註兩人頗以意改定其誤字云
陳氏曰按唐志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裒中外書九十九卷除其
重複定取千四百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
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別錄雜著爲二卷合二十卷寶元二年
記遂爲定本王琪君玉嘉祐中刻之姑蘇且爲後記元稹墓銘亦附第二
十卷之末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蜀本大略同而以
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
開元以前文體大略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
也王濟南先生集跋注杜詩　世所傳千註杜詩其間有曰新添者四十
餘篇吾弟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唐懷古呀鶻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爲
杜無疑自餘皆非本眞蓋後人依倣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
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爲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
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
其詩大抵鄙俗狂瞽殊不可讀蓋學步邯鄲失其故態求居中下且不得

而欲以為少陵真可憫笑。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時可閒為註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真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於逃難、鮮憂、送崔都水、聞患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竇使君等，尤為無狀，消餘篇大似出于一手，其不可亂真也，如糞丸之在隋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間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為此詩也。吾男自幼為詩，便祖工部，其數人亦必先此。嘗與予語及新添之詩，則頻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王季友詩文獻通考王季友集一卷。　陳氏曰：唐王季友撰。元結篋中集有季友詩二首，今此集有七篇，而篋中二首不在焉。杜詩所謂鄷城客子王季友者，意即其人也耶。　岑嘉州詩文獻通考岑嘉州集八卷。　陳氏曰：唐嘉州刺史南陽岑參撰，文本之曾孫，天寶三載進士，為補闕、左史、郎官，與杜甫唱和。　李嘉祐詩文獻通考李嘉祐詩二卷。　又集一卷。　陳氏曰：唐台州刺史李嘉祐從一撰，天寶七載進士，亦號臺閣集。李肇稱其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之句，王維取之以為七言，今按此集無之。　晁氏曰：唐李嘉祐，別名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進士，為秘書正字，袁台二州刺史，善為詩，綺靡婉麗，有齊梁之風，時以比吳均、何遜云。

郎士元詩文獻通考郎士元詩一卷。　晁氏曰：唐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寶十五載進士，為郢州刺史，與錢起俱有詩名，而士元尤更清雅。時朝廷公卿出牧奉使，若兩人無詩祖行，人以為愧。　包佶詩文獻通考包佶集一卷。　唐史藝文志何佶皆包融之子，兄弟齊名，世稱二包。融與儲光義皆延陵人，曲阿有餘杭尉丁仙芝、緱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湘、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戭，句容有王府參軍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尉申堂搆，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為丹陽集者。陳氏曰：唐秘書監包佶選，天寶六載進士，兄何後一年。　錢考功詩文獻通考錢考功集二卷。　晁氏曰：唐錢起仲文，吳郡人，天寶中舉進士。初從鄉薦，客舍月夜聞人吟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攝衣從之，無所見矣。及就試，詩題乃湘靈鼓瑟也，起即以鬼謡十字為落句，主文李暐深嘉之，擢至高第，釋褐授校書郎，終考功，與郎士元齊名，時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韓翃詩文獻通考韓翃集五卷。　晁氏曰：唐韓翃，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載進士，淄青侯希逸、宣城李勉繼辟幕府，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終於中書舍人。翃詩興致繁富，朝野重之。陳氏曰：翃以春城飛花之句受知德宗。李璧雁湖集跋唐韓翃詩後。　嘗觀唐德宗擢韓翃事，唐於是失政矣。天官之重，而輕以用之，如此。好事者顧以為美譚，何哉。翃此詩未為甚佳，又以為坡所書，吾疑之。　顧況詩文獻通考顧況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顧況，字逋翁，蘇州人，至德二年江東進士，善為歌詩，性詼諧。德宗時柳渾輔政，以祕書郎召。況善李祕，及祕相，自謂當得達官，久遷著作郎。及祕卒，有調笑語，貶饒州司戶，卒。集有皇甫湜序。　陳氏曰：湜嘗言吾自為顧況作序，未嘗許他人，況在書蓋為人推重也。集本十五卷，今止五卷，不全。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五

詩

諸家詩目二

韋應物詩文獻通考韋蘇州集十卷。陳氏曰唐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爲三衞後作洛陽丞京兆府功曹知滁江二州召還或娟其進媒孽之出爲蘇州刺史詩律自沈宋以後日益靡嫚鎪章刻句揣合浮切雖音韻諧婉屬對麗密而閑雅平淡之氣不存矣獨應物之詩馳驟建安以還得其風格云韓子蒼曰蘇州少以三衞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故其達楊開府詩曰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云云然余觀其人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以晚節把筆學爲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徐師川云韋蘇州詩人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自李杜以後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劉須溪集韋蘇州詩序。詩難評觀詩亦復未易憶與陳俞舜卿誦韋蘇州一二

語高處有山泉極品之味共恨未見全集偶郡有京遞舜卿附急足半月得之報予共讀中讀數首輒意倦再看復然復取前選語視上下殊不逮因不敢復論予後得此本臥起與俱久而形神相入欲就舜卿語而故人不可得矣今人嘗誦兵衞森畫戟燕寢凝清香說爲無謂惟朱寄齋舉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乃能令人意消頗有悟入然全集若此無數詩經評泊別是眉目如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正似不著一字坐見魂銷道送無一事松風入南軒此起此結復在比興之外豈可以心力爲之蘇州五字已多即他鄉到是歸是他人幾許造次能道及其春容若佳人亦費手再往令不同其含情欲訴乃在數字之後風澹意傷春池寒花斂夕棲悽暝景影折如此又豈更道哉後來非無富健如古文痛快如口語者亦猶唐書瘦硬宋帖跌宕望而可愛然去八法愈遠王滲在諸作中寂然批然簡淡別有風韻者以其未失八法也蘇州佳致不數二謝獨不知有學韋詩如滲帖者否皎然空學其外未得其內陵陽文集題韋蘇州詩。蘇州少時以三衞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似晚節把筆學爲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云云

在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爲無足怪高適年四十始學詩亦遂名家非其才本絕人莫能爾也少時不知有韋蘇州晚讀其詩清深妙麗在陶柳之間恨見之晚然余少時豪氣未除就令見之亦必能愛乃知學者讀書當自有次第也。本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蘇州自歐陽公尚未之愛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采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則以爲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史法哉。李端詩文獻通考李端司馬集三卷。晁氏曰唐李端趙州人大曆五年進士爲校書郎卒官杭州司馬郭曖尚昇平公主賢明招納士類故端等皆客之嘗坐上賦詩奇甚主大加稱歎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篇云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起乃服主喜厚賜之。盧綸詩文獻通考盧綸詩一卷。晁氏曰唐盧綸與韋應物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綸字允言累舉進士不第。李益詩文獻通考李益詩一卷。晁氏曰唐李益君虞姑臧人大曆四年進士調鄭縣尉幽州劉濟辟從事憲宗雅聞其名召爲集賢殿學士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暴其獻濟詩不上望京樓之句以涉怨望詔降秩俄復舊益少負詞藻長於歌詩與宗人賀齊名每作一篇樂工以賂求取被聲歌供奉天子征

人早行詩天下皆施之圖畫今集有從軍詩五十首而無此詩惜其放逸多矣。陳氏曰益宰相揆之族子舊史本傳指其少有癡疾防閑妻妾過於苛酷有散灰扃門之談聞於時故時謂之妬癡爲李益疾按世傳霍小玉傳所謂李十郎詩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者即益也舊史所載如此豈小玉將死訣絕之言果驗耶抑好事者因其有此疾遂爲此說以實之也。韓愈詩文獻通考韓昌黎集四十卷黄庭堅豫章集書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後。紹聖五年五月戊午上荔枝灘極熱又舟中敖兀無以爲娛聊以筆硯忘暑因書此詩贈陳德之此字極似蔡君謨簡札所恨未能與顏楊比肩耳。又書。眉山石信道請余書符讀書城南將鏤諸家學以爲後生擎家之器其意甚美故爲之書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涪翁曰此熙寧元豐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勸獎之功與趣而同歸也黄口小兒得食未知飢飽而使之談天人之際此何異孺子學步遂責之佩玉中和鸞采茨哉信道歸刻之勿疑空復讓食之論可也。又書贈孟東野詩後。石君美有子年少而失教書孟東野詩遺之時以觀覽可用亂思而紓哀

覺觀物理其實如此大槩因果耳退之救世弊故并因果不言然此一段文意乃是涅槃中佛語爾退之言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成大儒者其佛能信矣乎唐仲友說齋集辨元和聖德詩　韓公元和聖德詩序曰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族新書本記貞元十六年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自稱知軍事建封傳愔元和初以疾求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請定其叛可也淄青李師古以元和元年閏月壬戌卒其弟師道自稱留後憲宗以方討劉闢含垢授之其後擅逐卒抵壽春欲援蔡遣客燒河陰漕院賊宰相武元衡傷中丞裴度遣訾嘉珍門察反東都盜斬建陵戟及聞李光顏援凌雲柵始懼遣使歸命蔡平猶遷撓不朝卒用大師一年而後平之乃元和十四年也詩作在平劉闢後謂定積年之叛繇不可曉豈以師道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吏朝廷亦足爲小定耶公書法謹嚴未詳師道意不應遽以爲定識者當能辨之　孟郊詩文獻通考孟東野詩集十卷　晁氏曰唐孟郊東野湖州人貞元十二年進士調溧陽尉辟爲興元參謀卒郊少隱嵩山性介寡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爲詩有理致然思苦澁李觀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張籍謚爲貞曜先生集宋次道重編先時世傳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別本五卷三百四十篇蜀人蹇濬用退之贈郊句纂咸池集二卷二百八十篇自餘不爲編秩雜録之家家自異次道總拾遺逸摘去重複若躰製不類者得五百十一篇四十聯句不與焉三贊二書附于後郊集於是始有完書　潁濱蘇氏曰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觀盛稱之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與郊異矣　朱傚詩文獻通考朱傚詩一卷　晁氏曰唐朱傚字長通襄陽人隱居剡溪嗣曹王臯鎮江西辟節度參謀貞元初召爲拾遺不就　長孫佐輔詩文獻通考長孫佐輔集一卷　陳氏曰唐長孫佐輔撰按百家詩選云德宗時人其弟公輔爲吉州刺史往依焉當必有所據也其詩號古調集　柳子厚詩文獻通考柳宗元詩一卷　陳氏曰唐柳宗元撰子厚詩在唐與王摩詰韋應物相上下頗有陶謝風氣古律絕句總一百四十五篇在全集中不便於觀覽因抄出別行黃庭堅豫章集跋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子友先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及所揔覽籠絡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元遺山集跋龍嵒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嵒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蘇東坡集記書柳子厚詩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遺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張籍詩文獻通考張籍詩集五卷　晁氏曰唐張籍文昌和州人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終國子司業籍姓狷急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元和中與白樂天孟東野歌詞天下宗之謂之元和体一本號三卷　陳氏曰張洎所編錢公輔名木鐸集與他本相出入亦有他本所無者凡一十二卷近世湯中季庸以諸本校定爲張司業集八卷且考訂其爲吳郡人魏峻叔高刻之平江續又得木鐸集凡他本所無者皆附其末　王建詩文獻通考王建集十卷　陳氏曰唐陝州司馬王建仲和撰建長於樂府與張籍相上下大曆十年進士歷官昭應縣丞太和中爲陝州司馬尤

長宮詞在集中第十卷錄出別行　漁隱叢話余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凉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並杜牧之詩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此王昌齡詩也建詞凡百有四篇又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於其間余以元氏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矣　舊跋王建太和中爲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爲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爲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傚此体者雖有數家而建爲之祖也　李賀詩文獻通考李長吉集四卷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李賀長吉鄭王之孫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聞之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

軒過。二人大驚。年二十七終協律郎。賀詞尚奇詭。爲詩未始先立題。所得皆驚邁。遠去筆墨畦逕。當時無能傚者。樂府十數篇。雲韶工合之絃管。云或說賀卒後。不相悅者盡取其所著投圊中。以故世傳者不多。外集予得之梁子美家。姚鉉頗選載文粹中。唐杜牧樊川集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爲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閲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書道其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於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爲賀敘。然其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復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盧仝詩文獻通考　盧仝集一卷。　晁氏曰。唐盧仝范陽人。隱少室山。號玉川子。徵諫議不起。唐史稱韓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嘗作月蝕詩以譏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按其詩云。元和庚寅。蓋五年也。憲宗遇弒在十五年。後十歲也。豈追託庚寅歲事爲詩乎。不然則史誣也。後死於甘露之禍。　陳氏曰。凡三卷。其詩古怪。而女兒曲、小婦吟、有所思諸篇。嫵媚豔冶。其第三卷號集外詩。凡十首。慶曆中有韓盈者爲之序。川本止前二卷

胡如塤月蝕詩書。　唐盧仝居洛城之玉川。自號玉川子。舊史無傳。新史不載其事。韓愈作詩寄之。謂其宰相未許。終不仕。則其人可知矣。有玉

川集行於世。月蝕詩。蓋憲宗元和五年所作也。新史謂其詩譏切元和逆黨。洪興祖作韓愈年譜。及胡仔漁隱叢話。皆謂新史之誤。蓋元和十五年。憲宗方遇弒。此詩不容先時而作也。然五臣註韓文年譜。載江子我之說曰。元和五年時。杜佑裴垍李藩權德輿爲平章事。其他在朝類多賢俊。獨假宦官權大重。又往往出於閹嶺。玉川詩云。才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蓋專譏宦官也。玉川詩固不爲無意。史臣只合以譏刺宦者言之。必預指之爲元和逆黨。是以不免後人之議也。今考玉川之詩。其始雜陰陽老子之說。而專指蟆精之罪。其中極言蟆精之罪。而深詰衆星不救之姦。其終則不以衆星之原赦爲幸。而以一蟆之獨誅爲喜也。蓋蝦蟆以微物托於月而爲月之害。正猶宦官以微類托於君而爲君之害。東坡云。玉川子月蝕詩。謂蝕月者月中之蝦蟆。梅聖俞日蝕詩。謂蝕日者三足之烏。此因俚說以寫意。然戰國策曰。日月彤輝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高矣。子我之言正此意也。況憲宗即位之初。宦官吐突承璀最爲得志。至封國公。而詩中所謂鄭定進之死。亦承璀之罪。承璀固閹人。而傳中又載當時諸道歲進閹兒。閹嶺最多。後皆任事。時人謂閹爲宦官區藪。則子我之言。信得之矣。新史謂其譏切元和逆黨。蓋亦未玉川之先見而傷其禍之卒至於此耳。不然篇首明年新天子即位五年。宋景文公豈至誤指爲末年事邪。玉川集中別有一月蝕詩云。東海出明月。清輝照毫髮。朱弦初罷彈。金兎至奇絕。三五與二八。此時光滿盈。頗奈蝦蟆兒。吞我芳桂枝。竊我明鏡潔。爾乃痕翳之。爾且無六翮。焉得升天涯。方寸有白刃。無由揚清輝。如何萬里光。遭爾小物欺。却吐天漢中。良久素魄微。日月尚如此。人情良可知。辭意尤簡嚴。因并錄於此。　又序。　詩何爲而作乎。其有美刺乎。無與乎美刺而言詩。君子所以嘆後世之不古也。以盛德成功而有頌。以異政殊俗而有變風變雅。大序言之詳矣。然功之成。德之盛。寫之聲歌。播之金石。時君世主何慾焉。政之異。俗之殊。則下之人嗟嘆之諷誦之。而上之人往往不樂聞之。詩之作。始有不難於美。而難於刺者矣。故詩之言六義。以比興賦與風雅頌兼言之。蓋托物以寓意。有隱然之規。而無扞格不可堪之辭。古詩之流。惟離騷庶幾乎風雅之變也。唐文章起八代之衰。若中興頌聖德詩、平淮雅。可謂善於美者。茅屋歌、杜鵑行、求柱雪車詩。則亦善於刺者也。惟玉川子月蝕詩。卓然獨見於當時。而百世之下。讀之者爲之興起。豈特其畦逕之絕。聲韻之豪。足以聳觀聽哉。慟天眼之翳。而憤蟆精之孽。詰海窟之姦。而千天皇之誅。其風刺之忠誠。蓋有真得於古者矣。宋景文公修新

史猶能以意逆志而謂其識切元和逆黨蓋傷其志之不獲伸使其禍兆於元和之初而熾於元和之末也余嘗紬繹其詩愛其殖風雅之根撲離騷之霓罔銖較而寸量之其感傷變異則十月之交同一宏規其排擊星宿則維天有漢同一微意閔黔黎而斥董泰猶所謂西人之子粲粲衣服也留北斗以相北極猶所謂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也屈反顧以流涕而玉川涕泗下馬屈長跪以數袵而玉川心禱再拜馬寄小心風之詞非後飛廉使奔屬之詞乎越排閶闔之句非倚閶闔而望予之句乎與皋陶一問之說又非指蒼天以爲正命皋陶使聽直之說乎昌黎予之而東坡復予之二公非妄許可者也余猶病其貫穿之不易窮而句讀之猝難理暇日因考訂之以玉川本集及文粹爲祖不得已則以韓集所附及觀瀾文所錄參定之間亦以已意正其訛舛然者三復以還僅得其十之七八因編以授之童孫且序其說圖其象而冠之篇首其間闕疑以俟君子吁有唐宦寺之禍基於元宗之賞力士識者憂之蓋久涓涓不息將成江河憲宗始初之清明玉川蓋有望焉使此詩而獲用則元和末年之事不復見矣至甘露之禍而玉川亦爲之不免君子未嘗不歎息於斯嘉定庚午盧陵福塘胡如墳伯和序。　又孫士彪題。　讀胡伯和所注玉川子月蝕詩

一句一字必詳其所自出杜子美所謂更覺良工心獨苦豈伯和之謂耶前輩但能誦此詩已見賞異況章分指別鉤玄探秘用力如許哉余聞伯和之父至文好修篤學著書滿家鄉人尊之曰孝友先生艮齋謝公嘗銘其墓比之以河汾王氏余竊以爲伯和可謂於至文爲孝子於玉川子爲忠臣嘉定癸酉臘臨川李氏書于長沙帥治之廣谷軒先大父冰壺先生嘗書不傳披多所訓釋月蝕詩蓋晚年所註也家君在義鄉嘗廣其傳矣尚恨家無刊本敬鋟梓以壽其後嘉熙丁酉冬至後五日孫鄉貢進士彪題。

劉乂詩文獻通考劉乂詩一卷。　晁氏曰唐劉乂少嘗任俠殺人後更折節讀書善歌詩客韓愈門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李賀右歸齊魯不知所終今集二十餘篇不載二詩。　陳氏曰凡二卷又附見新史韓愈傳不知何處人其冰柱雪車二詩狂怪誠出盧仝右然豈風人之謂哉。

楊巨源詩文獻通考楊巨源詩一卷。　晁氏曰唐楊巨源字景山河中人貞元五年第進士爲張弘靖從事自秘書郎擢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出爲鳳翔少尹復召除國子司業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造新語躰律務實用功頗深旦暮搖首微詠不輟年老成疾嘗贈弘靖詩敘其世家云伊陟無聞祖葦賢不到孫時人稱之年滿七十丐歸時宰惜其去以爲其鄉少尹不絕其祿太和以官壽卒。　陳氏曰凡五卷按韓退之有送楊少尹序蓋自司業爲少尹稱其都少尹者乃其鄉里也藝文志乃云太和河中少尹誤第三卷末二十餘篇有目無詩。

武元衡詩文獻通考武元衡臨淮集兩卷。　晁氏曰唐武元衡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進士元和二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爲劍南節度八年復秉政明年早朝遇盜害之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被於管絃嘗夏夜作詩曰夜久喧暫息池臺唯日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蓋有臨淮集七卷此其二也議者謂唐世工詩宦達者唯高適宦達詩工者唯元衡。　陳氏曰初用莆田李氏本傳錄後以石林氏本校益六首及李吉甫唱酬六首川本作二卷。

張碧詩文獻通考張碧歌詩集一卷。　陳氏曰唐張碧太碧撰藝文志云貞元時人集中有覽貫休上人詩或勸入之也。

羊士諤詩文獻通考羊士諤詩一卷。　晁氏曰唐羊士諤貞元元年進士第順宗時爲宣歙巡官王叔文所惡貶汀洲寧化尉元和初李吉甫知獎擢監察御史掌制誥嘗出爲資州刺史。　陳氏曰竇群引士諤爲御史共傾李吉甫。

鮑溶詩文獻通考鮑溶詩五卷。　晁氏曰唐鮑溶字德源元和四年進士集中有別韓博士愈詩云不知無聲淚中感一顆來蓋退之所嘗推激也張爲謂溶詩

氣力宏贍博識清度雅正高古衆才無不備具曹子固亦愛其詩以史館本及歐公所藏互校得二百三十三篇今本有一百九十二篇餘逸。　南豐曾氏曰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敘別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爲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修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爲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纔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爲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誤謬且著其大旨以傳焉。

賈島詩文獻通考賈長江集十卷。　晁氏曰唐賈島浪仙詩共三百七十九首唐書稱島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後從韓愈遂去浮屠舉進士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謫長江主簿會昌初終普州司倉參軍今長江祠堂中有石刻大中九年墨制大中宣宗年號與傳不合摭言又載武帝時謫去尤差誤。　陳氏曰韓退之有送無本詩師其人也後返初服進士不第文宗時坐飛詩貶長江會昌初以普州參軍卒

本傳所載如此。今遂寧刊本首載大中墨制云。比者禮部奏鄉風狂遂且
養疾關外。今卻携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聞鄉諷詠觀其志業可謂屈
人。是用顯我特恩。賜鄉墨制。宜從短簿。別俟殊科。與傳所稱飛謗不同。蓋
宣宗好微行。小說載島應對忤旨。好事撰此制以實之。安有微行而顯著
訓詞首稱奏鄉風狂。尤為好笑。當以本傳亦據其墓誌也。唐貴進士科。故
誌言責授長江。如溫飛卿亦謫方城尉。當時謂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
則簿尉固宜謂之責授。欲使今世進士得罪而責授簿尉。則惟恐責之不
早耳。 姚合詩文獻通考姚少監集十卷。 晁氏曰。唐姚合也。崇曾孫。以
詩聞。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舉進士。歷武功主簿。富平萬年尉。寶應中監
察殿中御史。戶部員外。歷金杭二州刺史。為刑戶二部郎中。諫議大夫。給
事中。陝虢觀察使。開成末終秘書監。世號姚武功云。 陳氏曰。川本卷數
同編次異。 李涉詩文獻通考李涉歌詩一卷。 晁氏曰。唐李涉。渤之弟
也。早從陳許辟。一再謫官夷陵。大和中為太學博士。自號清溪子。渤三詩
附。 雍陶詩文獻通考雍陶詩五卷。 晁氏曰。唐雍陶國鈞。大和八年進
士。大中六年自國子毛詩博士出刺簡州。唐志集十卷。今亡其半。 李紳
詩文獻通考李紳追遊昔集三卷。 晁氏曰。唐李紳公垂也。亳州人。元和

元年進士。補國子助教。穆宗召為翰林學士。累進中書舍人。武宗即位。拜
中書侍郎平章事。紳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號短李。與李德裕元稹
同時號三俊。追遊昔者。蓋賦詩紀其平生所遊歷。譜起梁漢歸諫署升翰
苑。及播越荊楚。喻嶺嶠。上高安。移九江。過鍾陵。守滁陽。轉壽春。留洛陽。麾
會稽。分務東周。守蜀鎮梁也。開成戊午八月自為之序。 陳氏曰。皆平生
歷官及遷謫所至。述懷紀遊之作也。余嘗書其後云。讀此篇見其飾志矜
能。夸榮殉勢。益知子陵元亮為千古高人。 溫庭筠詩文獻通考溫庭筠
金荃集七卷。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宰相彥博之
裔。詩賦清麗。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能逐弦吹之音。為側豔之辭。為行
塵雜。由是累年不第。終國子助教。宣宗嘗作詩賜宮人。句有金步搖。遣場
中對之。庭筠對以玉跳脫。上喜其敏。欲用之。而嘗作詩忤時相令狐綯。終
廢斥云。 張祜詩文獻通考張祜詩一卷。 晁氏曰。唐張祜字承吉。清河
人。嘗高尚。客淮南。杜牧為度支使。善其詩。嘗贈之詩曰。何人得似張公子。
千首詩輕萬戶侯。嘗作淮南詩有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之
句。大中中。果終丹陽隱舍。人以為讖云。 許渾詩文獻通考許渾丁卯集
二卷。 晁氏曰。唐許渾字用晦。圉師之後。大和六年進士。為當塗太平二

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大中三年為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睦郢二州刺
史。嘗分司於朱方丁卯間。自編所著。因以為名。賀鑄本跋云。按渾自序集
三卷五百篇。世傳本兩卷。三百餘篇。求訪二十年。得沈氏曾氏本。并取擬
玄天竺集校正之。共得五百四十四篇。予近得渾集完本五百篇。皆在。然
止兩卷。唐藝文志亦言渾集兩卷。鑄稱三卷者誤也。 陳氏曰。丁卯者。其
所居地有丁卯橋。蜀本又有拾遺二卷。 薛瑩詩文獻通考薛瑩集一卷。
陳氏曰。唐薛瑩撰。號洞庭集。文宗時人。集中多蜀詩。其曰壬寅歲者。在
前則為長慶四年。後則為中和二年。未知定何年也。 薛逢詩文獻通考
薛逢歌詩二卷。 晁氏曰。唐薛逢陶臣。河東人。會昌元年進士。終秘書監。
恃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與楊收王鐸同年登第。而逢文藝最優。收作
相。逢有詩云。誰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
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二人皆怒。故不見齒。 趙嘏詩文獻通
考趙嘏渭南詩三卷。 晁氏曰。唐趙嘏承祐也。會昌四年進士。終渭南尉。
杜紫微讀其早秋詩云。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謂之趙倚
樓云。 薛許昌詩文獻通考薛許昌集十卷。 晁氏曰。唐薛能字大拙。汾
州人。會昌六年登進士第。大中末書判中選。補盩厔尉。辟太原陝虢河陽

從事。李福鎮滑。表署觀察判官。歷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福徙西蜀。奏以
自副。咸通中攝嘉州刺史。造朝。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俄刺同州。京兆尹
溫璋貶。命權知尹事。出帥感化。入授工部尚書。復節度徐州。徙忠武。廣明
元年徐軍戍㶏水經許。能以軍懷舊惠。館之城中。許軍懼見襲。大將周岌
乘衆疑怒逐能。據城自稱留後。因屠其家。能政嚴察。絕私謁。癖於詩。日賦
一章。晚節惑浮屠法。奉之唯謹。然資驁倨。故佻輕以忤物。及為藩鎮。尤易
武吏。嘗命其子屬櫜鞬拜新進士。或問其故。曰。與渠銷災咎云。 容
齋洪氏隨筆曰。能既唐人。詩格調不甚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荔枝詩。
折楊柳十詩。序可見。而所作皆無過人。又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
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
自註云。劉白二尚書繼為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
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其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
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
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
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可髣髴哉。
後村劉氏曰。能自稱譽太過。五言云。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不但自譽

其詩文自譽其材然位歷節鎮不爲不用矣卒以驕恣凌忽僨軍殺身其材安在安肅如此乃敢妄議諸葛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

李群玉詩文獻通考李群玉詩一卷。晁氏曰唐李群玉文山澧州人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詠自適詩筆妍麗才力遒健好吹笙美筆翰親友強赴舉一上而止裴休廉察湖南延郡中大中八年來京師進詩三百篇休復論薦授弘文館校書郎集後附其進詩表并除官制太平廣記所載黃陵廟事甚異其絶句在焉。陳氏曰裴休以處士薦集後有乞假歸別業及朝士送行詩。

鄭嵎詩文獻通考鄭嵎津陽門詩一卷。晁氏曰唐鄭嵎字賓先大中五年進士津陽即華清宮之外闕嵎開成中過之聞逆旅主人道承平故實明日馬上裁刻成長句一千四百言自有序云。陳氏曰或作愚者非也悉書爲嶺南節度好著錦半臂非此鄭嵎。

李郢詩文獻通考李郢端公詩一卷。晁氏曰唐李郢楚望也大中十年進士詩調清麗居餘杭疎於馳競爲藩鎮從事終侍御史。

陳蛻詩文獻通考陳蛻詩一卷。晁氏曰唐陳蛻未詳其行事集有長安十五詠自序云蛻生長江淮間以詩句從賦僅十餘年矣今我后撫運澤及四海蛻復得爲太平人云云蓋爾代間人也。

柳郯詩文獻通考柳郯詩一卷。晁氏曰唐柳郯集有與李

端盧綸輩相酬贈詩大曆間進士也。

斷金詩集文獻通考斷金集一卷。晁氏曰唐李逢吉令狐楚自未第至貴顯所唱和詩也後逢吉卒楚編次之得六十餘篇裴夷直名曰斷金集爲之序。

孟遲詩文獻通考孟遲詩一卷。晁氏曰唐孟遲字叔之平昌人會昌五年陳商下及第。

司空圖詩文獻通考司空表聖集十卷。陳氏曰唐兵部侍郎司空圖表聖撰咸通十年進士別有全集此集皆詩也其子永州刺史荷爲後記。

林寬詩文獻通考林寬集一卷。陳氏曰唐林寬撰與李頻許棠皆同時集有送二人詩。

鄭谷詩文獻通考雲臺編三卷宜陽外編一卷。晁氏曰唐鄭谷字守愚宜陽人光啓三年擢高第遷右拾遺歷都官郎中乾寧四年歸宜春卒于別墅其集號雲臺編者以其居從華山下觀居所編次云谷詩爲思頗切於理而格韻凡猥語句浮俚不競不爲議者所多然一時傳諷號鄭都官而弗名也。歐陽氏詩話曰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

周朴詩文獻通考周朴詩二卷。唐處士周朴撰歐公詩話曰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文苑英華林嵩撰周朴詩集序。顏子聖聲與日月而不盡黔婁貧譽等江海而共存嗚呼先貧俱足亦顏黔之流而能於詩惜哉不雍容金馬門趾蹈宣尼戶乾符七年閩城殞賊悲夫先生名朴字見素生於釣臺而長於甌閩與李建州頻方處士千爲詩友一篇一詠膾炙人口驚鸞風軼祥瑞皇家迂避而貧聲譽不重高傲縱逸林巒宇宙視富貴如浮雲蔑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釣叟相與往還逢門蓋戶不庇風雨紾不抗歉不變晏如也詩人張爲嘗貽先生詩曰到處只閉戶逢君使我閑之褱問楊公發李公誨中朝重德羽翼詞人奇君之詩召而不往或曰達奚憐才而子避之何也先生曰二公憐才吾固不往苟或見之以吾之貧恐以譏傲之嫌見黜耳亦接輿於陵未能加也松蟠鶴翅泥曳龜尾一丘一壑寬乎天地先生爲詩思遲盈月方得一聯一句得必驚人未暇全篇已布人口有僧棲浩亭人也與先生善捃拾先生遺文得詩一百首中和二年冬十月携來訪余且驚且喜余欲先生之文與方千齋集並遂爲之序小子以詞賦忝桂技（技作枝）文非所業但

直舉其美文醜作者。

韓偓詩文獻通考韓偓詩二卷香奩集一卷。晁氏曰唐韓偓致光京兆人龍紀元年進士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朱全忠怒貶濮州司馬棄總尉天祐初挈族依王審知而卒。香奩集沈括筆談以爲和凝所作凝既貴遂其側艷故詭稱偓者或謂括之言妄許彥周詩話謂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爲實云勸不得也。石林葉氏曰偓在閩所爲詩皆手自寫成卷嘉祐間裔孫奕出其數卷示人龐穎公爲灃耽奏之因得官將文氣格不甚高吾家僅有其詩百餘篇世傳別本有名香奩集唐書藝文志亦載其辭皆閨房不雅馴或謂江南韓熙載所爲誤以爲偓若然何爲錄於唐志乎熙載固當有之然吾所藏偓詩中亦有一二篇絶相類豈其流落亡聊中姑以爲戲然不可以爲訓矣又曰韓偓傳自貶濮州司馬後載其事即不甚詳其再召爲學士在天祐二年吾家所藏偓詩雖不多然自貶後皆以甲子歷歷自記其所在有乙丑年在袁州得人賀復除戎曹依舊承旨詩即天祐二年也昭宗前一年已弑蓋哀帝之命也末句云若爲將朽質猶擬杖於朝固不往矣其後又有丁卯年正月聞再

除戎湝依前充職詩末句云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魚艇且餔糟天祐四年也是書兩召皆辭唐史止書其一是歲四月全忠篡其召命自哀帝之世自後復召則癸酉也南安縣之作即梁之乾化二年時全忠亦已被弑明年梁亡其兩召不行非特避禍蓋終身不食梁禄其大節與司空表聖略相等惜乎唐史不能少發明之也 張蠙詩文獻通考張蠙詩一卷 晁氏曰僞蜀張蠙字象文清河人唐乾寧中進士爲校書郎櫟陽尉犀浦令建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後爲金堂令王衍與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書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愛之問知蠙句給札令以詩進蠙以二百首獻衍頗重之將召爲知制誥宋光嗣以其輕傲止賜白金而已蠙生而穎秀幼能爲詩作登單于臺有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來之句爲世所稱 王貞白詩文獻通考靈溪集七卷 陳氏曰唐校書郎上饒王貞白有道撰乾寧二年進士其集有自序永豐人有藏之者洪景盧得而刻之詩雖多在一時儕輩未爲工也 盧延讓詩文獻通考盧延讓詩一卷 晁氏曰僞蜀盧延讓字善也范陽人唐光化九年進士朗陵雷滿辟滿敗歸王建及僭號授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卒官終刑部侍郎延讓師薛能詩不尚奇巧人多誚其淺俗獨吳融以其不蹈襲大奇之 牛嶠詩

文獻通考牛嶠歌詩三卷 晁氏曰僞蜀牛嶠字延峰隴西人唐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進士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王建鎮西川辟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卒集本三十卷自序云竊慕李長吉所爲歌詩輒効之 周賀詩文獻通考周賀集一卷 陳氏曰唐周賀撰嘗爲僧名清塞後反初故別本又號清塞集 晁氏曰清塞字南鄉詩格清雅與賈島無可齊名寶曆中姚合爲杭因攜書投謁合聞其誦哭僧詩云凍須亡夜剃遺偈病中書大愛之因加以冠巾爲周賀云 李洞詩文獻通考李洞詩一卷 晁氏曰唐李洞字才江諸王之孫慕賈島爲詩鑄銅其像事之如神時人多誚其僻澁不貴其奇峭唯吳融稱之昭宗時不第遊蜀卒 陳氏曰與張喬同時稱餘杭明經潘熙載編 曹唐詩文獻通考曹唐詩一卷 晁氏曰唐曹唐字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咸通中爲府從事卒作游仙詩百編或斷之曰堯賓嘗作鬼詩唐曰何也曰井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非鬼詩而何唐乃大哂今集中不見然他詩及神仙者尚多 陳氏曰唐有大小游仙詩 任藩詩文獻通考任藩集一卷 陳氏曰唐任藩撰或作翻客居天台有宿帢幘山絕句爲人所稱今城中巾子山也 後村劉氏曰唐任藩詩存者五言十首而已然多佳句宿鳥

已歸樹旅人猶過山贈僧云半頂髮根白一生心地清居然可愛今人動千百首而無一可傳者 方干詩文獻通考方干詩集一卷 晁氏曰唐方干字雄飛欽人唐末舉進士不第隱鏡湖上徐凝有詩名一見干器之授以詩律其貌寢陋又兔闕而喜凌侮嘗謁廉帥誤三拜人號方三拜將薦于朝而卒門人謚玄英先生其甥楊弇與孫郃編次遺詩王贊爲序郃又爲玄英先生傳附 王德輿詩文獻通考王德輿詩一卷 晁氏曰唐王德輿集有次韻和鄭畋詩知其懿僖間人也 沈彬詩文獻通考沈彬集一卷 晁氏曰南唐沈彬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居高安集中有與韋莊杜光庭貫休詩書末三人皆在蜀疑其同時避亂嘗入蜀云上李昇山水圖詩在焉 熊皦詩文獻通考熊皦屠龍集五卷 晁氏曰晉熊皦後唐清泰二年進士爲延安劉景岩從事天福中說景岩歸朝擢右司諫坐累黜上津令集有陶穀序陳沆賞皦早梅云一夜欲開盡百花猶未知曰太妃容德於是乎在 陳氏曰集中多下第詩蓋老於場屋者 杜荀鶴詩文獻通考杜荀鶴唐風集十卷 晁氏曰唐杜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善爲詞句切理宣州田頵重之嘗以牋問至梁祖薦爲翰林學士主客員外恃勢侮易搢紳衆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初病卒有顧雲序荀鶴

自號九華山人 陳録作三卷 蔡村燕談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爲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正謂風暖日高之句此句歐公詩話以爲周朴詩 詠史詩楊龜山集謝君詠史詩序 君子種學績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多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爲君禹稷皋陶之爲臣相與都俞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惟稽古耳況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楊子曰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明之妍媸無逃焉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有能者也冀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以其書著詠史詩合二編屬予爲序予聞謝君積十年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困於閭閻阡陌之中與編户齊民爲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以始與世之老師宿儒並驅爭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爲人而樂爲之道也其詩詞遒麗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黄文獻公集徐氏詠史

詩後序。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爲詩爲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皆又有以爲敎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寓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槩於心莫不爲之發憤空嚳嗟嘆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虞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沖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閒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蘭溪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敎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百年之

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爲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來許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傳不誣謂其盡爲後序其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絜提前史之要領爲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也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永簡以詒于同志其亦以爲然否公諱鉉字東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衡宗武秋聲集題柯提幹詠史詩　詩自蘇李而降爲曹劉爲潁謝謝已失之纖巧矣爾是已下浸不古若孔聖刪詩存者三百五篇豈特以其辭章之美而爲聲歌之編哉禮義所止風化所關誦之者有所感發則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生溫然鄙悖之氣釋然其美刺當其得失則爲國者知所以恐懼修省故曰可以興可以觀後之爲詩者研一韻以爲工衒一語以爲巧華靡相先浮誇取勝徒務竊區區之名而無補於世教前代論者以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譏之而謂之淫辭破典可以其說爲非歟若夫即前史紀述古人出處云爲而覈其邪正是非臧否或因已著之詳或究未發之蘊而斂之章句嚴筆削於隻字剪繁蕪於片辭良善戒惡而情辭隱適言足勸懲則豈不愈於雕鏤物象娛弄光景者哉余愚柯君出示詠史百絕其間去取固雖有

當否而言議要不乖乎正豈端乎奪清風激揚可使德人節士益自奮厲而頑懦之夫以廉以立是豈泛泛之吟可同日語邪竊聞續筆四倍其加多胡曾當譯易下風矣恨未及質永馬此編披玩已久歎尚之餘爰書此以俟歸之舊勝仲丹陽集跋胡待制[illegible]詠史詩。　閱史者病文字間闊不能博記閱奧之士則能記矣又未必能習復品藻以裨。　史闕而示勸戒故士以史學著稱者幾希新安胡公汝明自其先君子以奋貫衆史閒搢紳故公目濡耳染育輝見洽聞之譽所論著甚富閒以餘意爲詠史三百篇而所存者什四數千載閒臣主行事出新意以涇渭之迥超衆儒議論之表信一代之佳筆也昔之風人固多詠史若謝宣遠之賦子房左太沖之述荊軻曹子建之賦三良盧諶之賦藺相如皆辭費而意竄至若立己意以稱貶答若傾五河而不出二十八字非老於文學者能之乎公自御史府南捐出帥方面推移數道諳練兵法遭時艱危慄然有任超傳介子之志而閫外之寄未顯其用故小詩中每致意焉紹興甲寅偶同寓寶溪家示詩編俾題其末既熟觀而歸其書胡氏。　羅隱詩文獻通考羅江東集十卷。　陳氏曰唐羅隱昭諫撰。　劉滄詩文獻通考劉滄詩一卷。　晁氏曰唐劉滄字蘊靈大中八年進士詩頗清麗句法絕類趙嘏。　曹松

詩文獻通考曹松集一卷。　晁氏曰唐曹松夢徵也舒州人學賈島爲詩天復元年與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同登第年皆七十餘號五老榜時以新平内難聞放進士喜特勑授校書郎而卒。　陳氏曰別本與印本互有詳畧但別本大遊仙十三首乃曹唐詩也。　羅虬詩文獻通考羅虬氏紅兒詩一卷。　晁氏曰唐羅虬撰皇朝方性夫註虬詞藻富贍與其族人隱鄴齊名時號三羅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杜紅兒者善歌常爲副使者屬意副使聘鄰道虬請紅兒歌贈之以綵孝恭不令受虬怒拂衣起詰旦手刃之既而追其冤作絕句詩百篇借古人以比其艷盛行於世。　唐彥謙詩文獻通考唐彥謙鹿門詩一卷。　晁氏曰唐唐彥謙字茂業并州人咸通末進士中和王仲榮表河中從事歷節度副使晉絳二州刺史仲榮遇害貶漢中椽興元楊守亮留署判官遷副使閬壁刺史卒彥謙才高負氣無所推屈博學多藝尤能七言詩師溫庭筠故格体類之世稱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蓋彥謙句也自號鹿門先生有薛廷珪序後村劉氏曰楊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彥謙唐詩雖雕鎸對偶然亦如一杯三尺之聯借不多見五言叙亂離云不見泥函谷俄驚火建章剪茅行殿濕伐柏舊陵香語猶渾成未甚破碎若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

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宜為歐公所厭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

詩　諸家詩目三

二支

唐詩文獻通考唐詩三卷。　陳氏曰。崔道融撰。皆四言詩。述唐中世以前事實。叢為一篇。篇各有小序。凡六十九篇。王景初蘭軒集唐詩序。　詩緣情而作。情感物而動。其淺深高下。則係於王澤之厚薄風俗之淳漓矣。故三百篇。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敦柔潤澤。雍容紆餘。極於忠厚而後止。有以見王澤之厚。風俗之醇。而人心之天理全焉。自王澤一斬於東遷之季。詩亡而出於人情之所不能自已者。則不以古今而存亡也。楚之騷。漢之謠。魏晉六代之篇章。其皆詩之變已。惟其世道愈下。是以正音愈衰。故韓昌黎譏之曰。其聲清以淫。其節數以急。有由然矣。唐興三百年。用文治。椎才大筆。其氣高接乎三代。而其詩律精切。尤非他文之比。是以後世宗之而無改焉。今所選近四百篇。專取七言四韻。若夫星日之相輝。雷霆之相薄。江河之相盪。造化之相摧。吁。至矣哉。雖然本盛而末茂。源深而流長。推而正者詩人之實。才而辯者詞人之華。去古益遠。余姑無望其王澤之厚。風俗之醇。至於仁義以養其心。忠孝以作其氣。國風雅頌以正其情。離騷九歌以深其思。要當先此而後彼。有志之士。試相與求之。牧萊脞語唐詩序　唐以詩取士。士亦以詩名家。韻人才士。露穎挾奇。或觭若氷霰。或膩若瑚璉。或蒼古若嚴桓。或眩惟若海濤。或綺麗縝密若廁帳流蘇。千載而下。嚅嚌涵泳。竟莫闚其藩。世人觀盛唐詩云。是一種言語。晚唐又別是一種。一代制作。果異乎哉。家以詩名。詩以家異。李豪韓贍韋澹柳道白通俗。杜渾成。果果行世。戶刻人誦。它有長篇短聯。僅長吟風。浩如煙海。綸緻類刊。人自為集。俾得與諸老並行宇宙間。飲水知冷暖。當知各為一大家數。劉將孫養吾集唐詩亡慮數百家。往往特中唐以後。所傳荊公因宋次道家本選之。稱百家。固未備。世謂三司吏人亂摽貼。非初本。先君子須溪先生點校熟復。疑荊公別有選者。然唐詩浩繁雜襲。得此本讀之者亦勝如盡讀諸集也。嘗見荊公集句。凡唐詩中閑篇剩語。用之如弗。想見此老胥次諸家美惡爛然。何不畀其求何詩篇章反復去取。如吾等今所觀哉。古人賦詩。猶斷章見志。無不可以取節。况大宗師之所識鑒。雖未免失真。然豈無什四五存者。選文章難。詩尤難。評得選意。選得作意。愈難。選者各自有意。衆共稱好者。作者或不謂然。人見之無味。而中有可感者。乃

倍覺深長固有本語本意若不及此而觸景動懷別有激發于嘗以此通
於古今之評論如有感也何獨唐詩然哉三百篇經聖筆然謂無所遺不
可謂尚有可刪亦可論未有定也此本經先子論訂提掇特欲以啓後學
亹亹之機古雲譚見心詩稱能品先子深賞愛之已而名士刻淮南者多
選其作取吾家荊公選詩本刻之寄聲爲序予懼夫覽者徒能疑於是編
乃上下論之非曰辯其不然聊以廣或者之意雖不必如荊公所謂觀此
而足抑以此選此評而觀唐詩不亦可哉趙子昂文集左丞郝公注唐詩
鼓吹序。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名何譬之於樂其猶鼓
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
其親得於指授者蓋非止於書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朝堂以韋布之學
研文字出其博洽之餘探隱發奧人爲之傳可爲之釋或意在言外或事
出異書公悉乩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人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
詞者見其指歸然後唐人之精神情性始無所隱遁焉嗟夫唐人之於詩
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世
之學詩者於是而紬之繹之厭之飫之則其爲詩將見隱如宮商鏗如金
石進而爲詩中之韶濩矣此政公惠後學之心而亦遺山裒集是編之初

意也耶公命爲序不敢辭謹序其大意云。裴說詩文獻通考裴說集一
卷。陳氏曰唐裴說撰天祐三年進士狀頭唐蓋將亡矣說後爲禮部員
外郎世傳其寄邊衣古詩甚麗此集無之僅有短律而已非全集也其詩
有避亂一身多之句。劉德仁詩文獻通考劉德仁詩集一卷。晁氏曰
唐劉德仁公主之子長慶中以詩名五言清瑩獨步文場者開成後昆弟
皆居顯仕獨自苦於詩舉進士二十年竟無所成嘗有寄所知詩云外族
帝王恩中朝親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飛又卒詩僧棲白以絕句弔
之曰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
始銷。邵謁詩文獻通考邵謁集一卷。陳氏曰唐國子生曲江邵謁撰
集後有胡賓王首爲之序言其沒後降巫賦詩自稱邵先輩殆若今世請
大仙之類耶溫庭筠牓國子監右前件進士所納詩篇等識略精微堪裨
教化聲詞激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灯燭之下雄詞卓然誠宜
牓示衆人不敢獨專華藻並仰牓出以明無私仍請中堂并牓禮部咸通
七年十月六日試官溫庭筠牓。胡賓王序。邵謁韶州翁源縣人少傳
聞爲縣廳吏客至令怒不揩床逐去遂截髻著縣門發憤讀書書堂距縣
十餘里隱起水心謁平居如里中兒未冠者髮苦吟號是工古調尋抵京

師隸國子時溫庭筠主試憫擢寒苦乃牓前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已而釋
褐後赴官不知所終他日縣民祠神者持牘自舞鈴忽自稱邵先輩降即
日邵先輩異時號工歌詠者能強爲我賦詩乎以爲巫偶妄言意欲苦之
耳巫略不經思即成二十八字詞韻淒苦雖老筆不逮鄉老中曉聲病者
至爲感泣咨嗟噫昔鍾儀操土風激主前之戀今邵子託巫語啓後之
思異時同契有足悲者今錄其詞附之卷末安定胡賓王序。李仁用詩
文獻通考李推官披沙集六卷。陳氏曰唐李仁用撰其八世孫兼孟達
居宛陵亦能詩嘗爲台州出其家集求楊誠齋作序誠齋序略曰推官公
詩如見後卻無語別來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明月千嶠
雪灘急五更風如煙殘偏有焰雪甚卻無聲如春雨有五色灑來花旋成
如雲藏山色晴還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未醉已知醒後憶欲問先爲落
聲愁蓋征人淒苦之情孤愁窈眇之聲騷客婉約之靈風物榮悴之美所
謂周禮盡在魯矣讀之使人發融冶之歡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
於笑談方懌之後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孰謂其果弦絕歟。黃御史
詩文獻通考黃御史集。誠齋序略曰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御史黃
公之詩尤奇如聞雁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

如遊東林寺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如退吾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
此與韓致光吳融輩並遊未知何人徐行後長也永豐君自言其集久逸
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數卷而已其後永豐又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之
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之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宮而後御史公之
文復傳於二百年之後按唐藝文志御史諱滔字文江光啓中爲四門博
士其集舊曰黃滔集云。劉商詩文獻通考劉商胡笳十八拍一卷。晁
氏曰唐劉商撰漢蔡邕女琰爲胡騎所掠因胡人吹蘆葉以爲歌遂翻爲
琴曲其辭古淡商因擬之以敘琰事盛行一時商彭城人擢進士第歷臺
省爲郎好道術隱義興胡父渚世傳其仙去。李雄詩文獻通考李雄鼎
國詩三卷。晁氏曰後唐李雄撰雄洛輩人莊宗同光甲申歲遊金陵成
都鄴下各爲詠古詩三十章以三國鼎峙故曰鼎國。李有中詩文獻通
考李有中詩二卷。晁氏曰南唐李有中嘗爲新塗令與水部郎中孟賓
于善賓于稱其詩如方干賈島之徒賓于晉天福中進士也有中集中有
贈韓張徐三舍人詩韓乃熙載張乃洎徐乃鉉也春月詩云乾坤一夕雨
草木萬方春頗佳他皆稱是。劉一詩文獻通考劉一集一卷。陳氏曰
似唐末五代人藝文志不載其詩怪而不倫亦不工。釋皎然詩文獻通

考皎然杼山集十卷。 晁氏曰唐僧皎然字清晝吳興人謝靈運十世孫攻篇什德宗詔録本納集賢院集前有于頔序并贈晝上人詩。 陳氏曰顔魯公爲刺史與之酬倡其後刺史爲作集序所居龍興寺之西院今天寧寺是也又嘗居杼山寺在妙喜。 唐史藝文志顔真卿爲刺史集文士撰韻海鏡原預其論著貞元中集賢御書院取其集藏之。 石林葉氏曰唐詩僧皎然居湖妙喜今寶積寺是其故廬自言謝靈運後詩祖其家法自許甚高顔魯公爲守時與張志和陸鴻漸皆爲客意其人品亦必不凡吾嘗至妙喜訪其遺跡無復有但山顛墳存耳其詩十卷尚行於世無甚令人喜者以爲優於唐詩僧可也觀其詩評亦貶駮老杜如論送高三十五書記詩云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君問主將安用窮荒爲以爲四句已前不見題則其所知可見矣。 靈徹詩文獻通考僧靈徹詩集一卷徹姓湯字源澄越州人劉夢得序曰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諭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黄耳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特雄於詩僧間耶雪浪齋日記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寃風枯硯水山雨慢琴絃 前輩評此詩云轉石下千仞 寶月詩文獻通考寶月詩一卷。 晁氏曰唐僧貫休撰字德隱姓姜氏婺州人後入

蜀號禪月大師初莫融爲之序其弟子曇域删去别爲序孟蜀乾德中獻之。 碧雲詩文獻通考碧雲詩一卷。 晁氏曰唐僧虚中詩也司空圖嘗以詩贈之云十年太華無知己只得虚中一首詩。 薛洪度詩文獻通考薛洪度詩一卷。 晁氏曰唐薛濤字洪度西川樂妓工爲詩當時人多與酬贈武元衡奏校書郎太和中卒李肇云樂妓而工詩者濤亦文妖也 陳氏曰號薛校書世傳奏授恐無是理殆一時州鎮褒借爲戲如今世白帖借補之類耶濤得年最長至近八十。 花蘂夫人詩文獻通考花蘂夫人詩一卷。 晁氏曰僞蜀孟昶愛姬青城費氏女幼能屬文長於詩宫詞尤有思致蜀平以俘輸織室後有罪賜死。 續古文詩文獻通考續古文詩文苑英華集十卷。 晁氏曰唐僧惠淨撰輯梁武帝大同中會三教篇至唐劉孝孫成皋望河之作凡一百五十四人歌詩五百四十八篇孝孫爲之序。 珠英學士詩文獻通考珠英學士集五卷。 晁氏曰唐武后朝嘗詔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爲次融爲之序。 纂則詩文獻通考纂則集五卷。 晁氏曰唐李氏撰不著名集文選以後至唐開元詞人詩凡三百二十首分門編類貞元中鄭餘慶爲序。 李商隱詩文獻通考梁詞人麗句一卷。 陳氏曰唐李商隱集梁明帝而下十五人詩并羌詩童謠

玉臺詩集文獻通考玉臺後集十卷。 陳氏曰唐李康成撰。 後村劉氏曰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選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爲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天寶間大詩人如李杜高適岑參輩迭出康成同時乃不爲世所稱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篇則許多佳句失傳矣中間自載其詩八首如自君之出矣絃吹絶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似六朝人語如河陽店家女長編一首押五十二韻若欲與木蘭及孔雀東南飛之作方駕者末云因緣苟會合萬里猶同鄉運命倘不諧隔壁無津梁亦佳。 篋中詩集文獻通考篋中集一卷。 陳氏曰唐元結次山錄沈千運趙微明孟雲卿張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七人詩二十四首盡篋中所有次之荆公詩選盡取不遺唐中世詩高古如此今人乃專尚季末亦異矣館閣書目以爲作自入别集門非是。 國秀詩集文獻通考國秀集三卷。 陳氏曰唐國子進士芮挺章集李嶠至祖詠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天寶三載國子進士樓穎爲序。 搜玉詩集文獻通考搜玉小集一卷。 陳氏曰自崔湜至崔融三十七人詩六十一首。

聯珠詩集文獻通考竇氏聯珠集五卷。 陳氏曰唐褚藏言所存竇氏兄弟五人詩各有小序曰國子祭酒常中行國子司業牟貽周容管經略群州列婺州刺史庠胄鄉武昌節度使鞏友封皆拾遺叔向子也五人惟群以處士薦入諫省庠以辟舉餘皆進士科。 容齋洪氏隨筆曰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捧奈花葉兵環素帝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略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録 詩見四筆第六卷 叔向字遺直仕至左拾遺出爲溧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御覽詩集文獻通考唐御覽詩一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令狐楚纂劉方平而下迄于梁鍠凡三十人詩二百八十九首一名唐新詩又名曰選進集又名元和御覽。 河嶽英靈詩集文獻通考河嶽英靈集二卷。 陳氏曰唐進士殷璠集常建等詩二百三十四首。 極玄詩集文獻通考極玄集一卷。 陳氏曰唐姚合集王維至戴叔倫二十一人詩一百首曰此詩家射鵰手也。 中興間氣詩集文獻通考中興間氣集三卷。 晁氏曰唐高仲武輯至德迄大曆中

錢起以下二十六人詩自爲序以天寶叛渙述作中廢至德中興風雅復振故以名仍品藻衆作著之於首云或又題孟彥深纂 陳氏曰所選詩一百三十二首各有小傳叙其大略且拈題其警句而議論文辭皆凡鄙

南薰詩集文獻通考南薰集三卷 晁氏曰唐竇常撰集韓翃至皎然三十人約三百六十篇凡三卷其序云欲勒上中下則近於褒貶題一二三則有等衰故以西掖南宮外臺爲目人各係名係贊

本事詩集文獻通考本事詩一卷 晁氏曰唐孟棨撰纂歷代詞人緣情感事之詩叙其本事凡七類

唐詩類選文獻通考唐詩類選二十卷 陳氏曰唐太子校書郎顧陶集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自爲序大中丙子歲也陶會昌四年進士文苑英華顧陶唐詩類選序 在昔樂官采詩而陳於國者以察風俗之邪正以審王化之興廢得芻蕘而上達萌治亂而先覺詩之義也大矣遠矣肇自宗周降及漢魏莫不由政治以諷諭繫國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無諱聞之者傷懼而鑒誡寧同嘲戲風月取懽流俗而已哉晉宋詩人不失雅正直言無避頗遵漢魏之風逮齊梁陳隋德祚淺薄無能激切於事皆以浮艷相誇風雅大變不隨流俗者無幾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王澤竭而詩不作吳公子聽五音知國之興廢匪虛謬也國朝以來

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李杜迴生於時群才莫得而問此其亞則昌齡伯玉雲卿千運應物益適建況鵠當光羲郊愈籍合十數家李白杜甫王昌齡陳伯玉孟雲卿沈千運韋應物李益高適宋建顧況于鵠暢當儲光羲孟郊韓愈張籍姚合挺然頡頏閒得蘇李劉謝之風骨多爲清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僞流艷之辭宜矣爰有律體祖尚清巧以切語對爲工以絶聲病爲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實繫其數沈佺期宋之問張說張九齡嚴維劉長卿錢起孟浩然司空曙李端皇甫曾皇甫冉皆妙於新韻播於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範不失其正者矣然物無全工而欲篇詠盈千盡爲絶唱其可得乎雖前賢纂録不少殊途同歸如英靈閒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捨之時能無少誤未有游諸門而英菁畢萃然成卷而貼類全無詩家之流語多及此豈識者寡擇者多實以体詞不一憎愛有殊苟非通而鑒之焉可盡其善者由是諸集悉閱且無情勢相託以雅直尤異成章而已或摯流樂府或句在人口雖靡所紀録而闕然作同切時病者此乃究其姓家無所失之或風韻標特譏興深遠雖已在他集而汨没於未至者亦復攈而取焉或詞多鄭衛或音涉巴歈苟不虧六義之要安能閒之也既歷稔盈篋搜奇略盡終恨見之不偏無慮選之不公始自有唐迄于近殁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爲二十卷命曰唐詩類選篇題屬興類之爲伍而條貫不以名位卑崇年代遠近爲意驪雅綺叢區別有可觀寧辭披揀之勞貴及文明之代時大中景子之歲也 又後序 余爲類選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覺老之將至今大綱已定勒成一家庶及生存免負平昔若元相國稹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爲元白學者翕然號元和詩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無所取蓋微志存焉所不足於此者以刪定之初如相國令狐楚李涼公逢吉李淮海紳劉賓客禹錫楊茂卿盧仝沈亞之劉伍李涉李璆陸暢章孝標陳罕等十數公詩猶在世及稍淪謝即文集未行縱有一篇一詠得於人者亦未稱所録僻遠孤儒有志難就粗隨所見不可殫論思涩力不及心庶非耳目之過也近則杜舍人牧許鄂州渾洎張祐趙嘏顧非熊數公並有詩句播在人口身没纔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絶筆之文若有所得別爲卷軸附于二十卷之外冀無見恨若須待見全本則撰集必無成功若但泛取傳聞則篇章不得其美已上並無採摭蓋前序所謂終恨見之不偏者矣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輩相近亡殁雖近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間録律韻八篇而已

紀前後夏侯或異多言而典刑具存非敢選棄又前所謂無慮選之不公皆矣嗟乎行年七十有四一名已成一官已棄不懼勢逼不爲利遷知我以類選起予者天也取舍之法二十通在故題之于後云耳

古詩選書國朝蘇平仲大史集古詩選書序 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八音六律六呂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是故樂工之作樂也以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比興而該風雅頌也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已有而爲之制焉且於韶箾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于[illegible]之詩則其樂之作也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呂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于邶鄘衛諸國其詩之作也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樂音之有治有忽不係八音六律六呂而係世變詩音之有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者夫惟詩之音係乎世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三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爲騷些騷些變而爲樂府府爲選爲律愈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体者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蓋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有唐之詩其体則非

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体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
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晩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
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爲唐音錄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慨夫聲文之成係於
世道之升降而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錄安得不歎夫知言之難也
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有莫之能禦者故書不漢
漢不秦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
時觀之晩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晩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
然而盛時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
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晩唐並謂之遺響是以体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
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爲正爲變者矣詩與樂同一道也不審
音不足以知樂不知樂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
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歟平陽林敬伯蚤歲誦文靖之序深有槩
乎其衷及遊國學質諸博士貝廷琚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其嗜好也其
主家陰縣簿暇日乃更選爲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者不取也得七百六
首隨其世次釐爲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爲古詩選唐敬伯之
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

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曷嘗拘拘於其間哉又曷嘗曰
我爲風爲雅爲頌也因事而作出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
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爲賦爲比爲興也成章之後直陳
其事則曰賦取彼譬此則曰比托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柰何律詩
出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
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況唐
之詩近古而尤渾垂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
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焉
余偉其論之確識之真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戲此詩選盛於唐音
遠甚使文靖復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
惜乎九原莫作顧使余序其篇端也　題襟詩集文獻通考　漢上題襟集
三卷。　陳氏曰唐段成式溫庭筠崔玨余知古韋蟾徐商等唱和詩什往
來簡牘蓋在襄陽時也　松陵詩集文獻通考　松陵集十卷。　晁氏曰唐
皮日休與陸龜蒙酬唱詩凡六百五十八首龜蒙編次之日休爲序松陵
者平江地名也　奇章詩集文獻通考　奇章集四卷。　中興藝文志集著
李林父至崔湜百餘家詩奇警者集者不知名　續本事詩文獻通考　續

本事詩二卷。　晁氏曰僞吳處常子撰未詳其人自有序云比覽孟初中
本事詩輒搜篋中所有依前題七章類而編之皆唐人詩也。　寇準詩文
獻通考　寇忠愍詩三卷。　晁氏曰寇準字平叔華州人太平興國中登進
士科淳化五年參知政事。定策立真宗爲皇太子景德元年拜平章事契
丹入寇決親征之策。凡三入相真宗不豫皇后預政準白上請太子監國
因令楊億草制且進億以代丁謂詔朝準被酒漏言累貶雷州司戶徙衡
州司馬卒仁宗時贈中書令謚忠愍嘗封萊國公初篤學喜屬文尤長詩
什多得警句在相位論議忠直不顧身謀佞邪媒孽既以論死或又誘之
云在相位時與張齊賢相傾未能爲天書降乾祐準知而不言曾子固明
其不然曰審如是丁謂擠準固足以快之司馬溫公訓儉文亦言其奢侈
子孫丐於海上然以史考之萊公蓋無子也集有范雍叙共二百四十首
野水無人渡及江南春二首皆在獨到海只十里之詩已亡其全篇矣
陳氏曰巴東集三卷公初以將作監丞知巴東縣自擇其詩百餘篇且爲
之序今刻於巴東忠愍公集三卷乃河陽守范雍得公詩二百首爲三卷
今刻板道州　張刑部詩臨川先生集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
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生楊劉

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
厖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
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
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惟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
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魏野詩文獻通考魏仲先草堂集二卷。　鉅鹿東觀集二卷。　晁氏曰
魏野字仲先陝州人志清逸以吟詠自娛忘懷榮利隱于陝之東郊手植
竹木繞以流泉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立草堂爲詩清苦可多警策與寇
準王旦善每往來酬唱祀汾陰歲召不起卒贈著作郎集有辭曰序鉅鹿
東觀集乃野之子閑集其父詩四百篇以贈著作故以東觀名集　潘逍
遙詩文獻通考潘逍遙詩三卷。　晁氏曰皇朝潘閬字逍遙大名人通易
春秋尤以詩知名太宗嘗召對賜進士第將官使之不就王繼恩與之善
繼恩下獄捕閬甚急久之弗得咸平初來京師尹收繫之真宗釋其罪以
爲滁州參軍後卒于泗上與王禹偁孫何柳開魏野交好最密集有祖無
擇序錢易張逵皆碣其墓附于集後蘇子瞻少年時過一山院見壁上有
句云夜涼知有雨院靜若無僧而不知何人詩今集有此聯乃潘閬夏日宿

西禪院詩也。小說中謂閒生盧多遜黨，嘗追捕非也。陳氏曰：閒嘗賜及第後，生追奪，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卒於泗州。又有嚴陵刻本同，但少卷末三首。 滕白詩文獻通考滕工部集一卷。 陳氏曰：滕白撰，篇首寄陳摶，知為國初人。又有右省懷山中，及臺中寄朱從事詩，則其揚歷清要亦多矣。史傳亡所見，未有考也。 王喦詩文獻通考王喦集一卷。 陳氏曰：王喦撰，集中有春日感懷上滕白郎中，蓋亦國初人。又有聖駕親征河東及有甲午避寇全家欲下荊南之語，則是李順亂蜀之歲，喦蓋蜀人也耶。王初詩文獻通考王初歌詩集一卷。 陳氏曰：王初撰，未詳何人，有延平天慶觀詩，當是祥符後人也。 甘棠詩集文獻通考甘棠集一卷。 陳氏曰：知制誥上蔡孫僅鄰幾，咸平元年進士第一人，後其兄何一牓，嘗從何通判陝府，以所賦詩集而序之，首篇曰甘棠思循吏，故以名集，僅兄弟皆不壽，故不大顯。 錢易詩文獻通考錢氏曰歌詩二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希白撰，廢王倧之子，咸平二年進士第二人，景德二年制科。初錢氏歸國，群從皆補官，獨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讀書，皆第進士，昆至諫議大夫，易子彥遠明逸，又皆以賢良方正入等，宋興，父子兄弟制舉登科者，惟錢氏一門，易有集百五十卷，未見，家止有此，及滑稽集四卷而已。 林和靖詩文獻通考林和靖詩三卷。 晁氏曰：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刻志為學，結廬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詔郡縣常存遇之，善行書，喜為詩，其語孤峭澄淡，臨終作一絕曰：茂陵他日求遺稾，猶喜初無封禪書。或刻石置之其墓中，賜謚曰和靖先生，豫章文集書林和靖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李之儀書林逋處士詩後。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於覽之悵然，姑溪老農黃文獻公集跋林和靖詩。 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卷，多集中所載，此三詩則皆有之，而亦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石曼卿詩文獻通考石曼卿集一卷。 晁氏曰：石延年字曼卿，南京宋城人，舉進士不中，為三班奉職，改太常寺太祝，遷秘閣校理，氣貌雄偉，喜論事，善書札，嗜酒不羈，世多傳其仙去，其詩如春陰紅梅及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當隨日脚流之句，至今諷詠焉。 陳氏曰：其詩自為半石，今復為作序，其仕以三舉進士為三班奉職，出吏試見歐公所作墓誌。 歐公詩話曰：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

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体兼顏柳，為世所珍。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蘇東坡集書曼卿詩葉後。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略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頗顏柳骨，散落人間，寶為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憯兮如生，希世之人，死為神明，方此時世未有言曼卿為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說，不知文公偶然言之乎，抑有以知之也。黃文獻公集書石曼卿館直詩後。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秘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廑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杇，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槩見也。李端叔姑溪集跋石曼卿二蹤墓詩。 曼卿跌蕩不羈，劇飲尚氣節，視天下無復難事，不爲小廉曲謹以投俗合，非獨不為而已，一有相值，詆然不少降貸，若此等輩，終身不敢瞰窺藩籬也。方時天下無事，嘗感槩論列，引物連類，一切取律古人。君相心奇之，而適以多事為戒，故不果用，雖在秘書，不肯夜遊浮沉里巷間。見者如遇於煙雲中，與所善飲酒家，其命至無算，竟席不交一語。引去，至今指其地為神仙所降。方大醉開肴西門，即大變叚廡下，衛士前呵問，已而知為曼卿也，牽辟易以手加額，上嗟惻而去。年纔五十，飽覓死於小官，大鵬尺鷃，九萬里而圖南，與夫自抉於槍榆枋者，固不可同日語，橫海之鱣，覗覗於蹄涔盃杓之間，欲求合於一轍，蓋難矣。安得不叢驚駭或譏且罵邪。要亦如吾所素，而無媿焉可也。丈詞翰墨，乃其餘事，既不得用，聊復剪剪所好，姑玩勝日，而流傳相夸覽之，亦足以彷彿其平生，涵崇寧三年八月一日，晁無咎雞肋集跋曼卿詩刻。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略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謂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議，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為此邑

人作者名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
交花尤爲佳句其地在邑東郭近泰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別
業園諸子之所營也逮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鼠之所跳嗥
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驚奇怪想見山陰品彙之盛微詠
奇句爲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嘗試復之峙立兩亭當爲子名之以
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空香以記晏卿嘗醉此亦知乎先世與晏卿厚今不
可得也大方曰唯歲再春大方率清曉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壅培事恐
後會大方猶子朔與同里郭方又以晏卿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
乃摭文忠公詩文并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爲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有如
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大方字廷賢朔字克詢
方字進道皆里良士而克詢自云藏晏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三月乙
巳穎川晁補之無咎題李昭玘樂靜集跋石晏卿詩後　右石晏卿詩三
篇爲侍御史高公作也高公初自御史以言事忤丁晉公出守淄川天聖
三年擢戶部判官坐試進士擅不如格左廷監兗州酒三年復官知單州
時晏卿爲濟州金鄉宰馳此詩寄之高公志大氣剛學貫今古論天下事
有理勇于自任雖憂讒遂志愈不屈文章雅重有法度作詩務高古語健

而志深一時望人也晏卿以豪偉自許獨深知其爲人就弟子禮敬事之
其詩引賈誼韓愈杜甫以見不得其志才不下古人區區冀復用以發于
事業以此觀之士君子氣節相與又不可苟合必欲致身於功名之會惟
恐汨汨以死非特言辭取悅而已未幾高公再入爲鹽鐵判官屬大河決
澶淵乃疏利害議者不喜罷去知陝府卒于官後十年晏卿自海州通判
逮祕閣校理上書陳西夏十事不報既而元昊犯吾圉邊邑騷動天子稍
思其言方試一事不幸病且死嗚呼高公終身力行而三躓晏卿纔一進
武而遂殞厥身竊讀此詩良可歎云大觀戊子仲秋朔樂靜堂題　呂夷
簡詩文獻通考呂文靖集五卷　陳氏曰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
坦夫撰文靖不以文鳴而其詩清潤和雅未易及也　陳亞詩文獻通考
陳亞之集一卷　晁氏曰陳亞字亞之性滑稽喜賦藥名詩仕至司封郎
中藥名詩始於唐人張籍有江皐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下枝之詩人
謂起於亞實不然也　陳氏曰咸平五年進士有集三卷藥名詩特其一
体耳如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皆佳句不在
此集也蘇東坡集書陳亞之詩後　故三司副使陳公某不及見其人然
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爾後前輩彫喪略盡能稱頌公者漸

不復見傳其緒言遺事當記錄寶藏況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
二十五篇以示其三復大息以想見公之大略云元符四年十月二十三
日眉陽蘇某書豫章文集書陳亞之詩後　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岳
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學問文章震耀一世考
其祖曾發源必有自陳氏晁仲多賢是中將有名世者觀吏部公之詩可
謂源清矣　金陵覽古詩文獻通考金陵覽古詩三卷　陳氏曰虞部員
外郎楊備撰億之弟也　蘇才翁詩集文獻通考蘇才翁集一卷　晁氏
曰蘇舜元字才翁子美兄也工草隸詩章豪麗　晁君成詩集文獻通考
晁君成集十卷別集一卷　陳氏曰新城令晁端友君成撰東坡爲作序
補之其子也　東坡序略曰晁君成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
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沒其子補之
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乎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
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
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
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他人凡從事二
十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知之也君之詩清

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
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
於世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　杜師雄詩文獻通考
杜師雄詩一卷　晁氏曰宋朝杜默字師雄徂徠人石介作三豪篇所謂
歌之豪者蘇子瞻頗陋之　邵堯夫詩文獻通考擊壤集二十卷　晁氏
曰宋朝邵雍堯夫隱居洛陽熙寧中與常秩同召力辭不起邃於易數始
爲學至二十年不施枕榻睡其精思如此歌詩蓋其餘事亦頗切理盛行
于時卒謚康節集自爲序　朱子語錄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書
其花草便是詩劉靜修集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
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
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
爲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
西也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着則不
西而東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寄於空獨非著乎此程
于深有取于邵子之言也然彼爲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
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著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遁而愈無實

也䫻鶴山大全集跋康節詩 理明義精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順不
煩繩削而合彼月煆季煉於詞章而不知進焉者特秋虫之吟朝菌之媚
爾 又跋康節逢春詩 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理之會雖形諸餘事
無問精粗莫非實理秦漢以來諸儒鮮能及之此所謂豪傑之士也 陵陽
牟君鉉得其所書逢春詩嘗以遺臨卬魏某辭不敢有仍書而歸諸 又
跋康節與韓康公唱和詩 惟古於文必己出而先生此詩全用韓文公
送李愿序意豈人心之所同固不嫌於相襲耶先生雖不爲公卿得時行
道而發明先後天之奥約之於事心踐於形所以淑時賢而啓来哲爲斯
世治理之助其爲公卿不旣多乎 韓持國詩文獻通考 韓持國詩三卷
晁氏曰韓維字持國億之子也與其兄子華王汝俱位宰相持國最能
詩世傳其酴醾絶句他多稱是 王荆公詩文獻通考臨川詩選一卷
註荆公詩十五卷 陳氏曰汪藻彥章得半山别集皆罷相山居時老筆
過江失之遂於臨川集錄出又言有表啓十餘篇不存一字 又曰參政
眉山李壁季章撰謫居臨川時所作助之者曾極景建魏鶴山作序劉將
孫養吾集王荆公詩序洛學盛行而歐蘇文如不必作江西派接而半山
詩幾不復傳諸老心相服否有在而世俗剽耳附聲者往往可嘆也慶元

參政鴈湖李氏獨箋臨川詩於共懲荆舒之後與象山記祠堂磊磊恨意
相似文章行義固各有必不可槩揜者然東南僅刻兩本眉久癈撫亦落
士大夫或白首不及見以是藏本極少亦牽聯汲汲至此李箋比注家異
者間及詩意不能盡脫窠臼者尚襲常眩博每句字附會膚引常言常語
亦跋涉經史先君子須溪先生於詩喜荆公嘗點評李注本欲删其繁以
付門生兒子未暇也安成王士吉往以少從及門有聞日以書來汀清白
刻荆公詩以評點附句下以鴈湖注意與事確者類篇次顧序之於是荆
公詩當黎然行世矣公詩爲宋大家非文人詩而具用文法抑光耀以樸
意融制作爲裁冰陶冶古今而呼吸如今精變壓秋而形袖俱妙其數也
如老吏之約三尺其槩也又如一笑之可千金歷選百年亦東京之子美
也獨其不得如子美之稱於唐者相業累之耳嗚呼使公老翰林學士題
然一代詞宗亦何必執政耶論詩文與論人物異論行事竟見又異鴈湖
箋此詩尚以明君忍置議論蓋共正之然波詠明君耳何與大節而剕劉
玭之因士吉刻本記先君子所嘗爲荆公惡歎者於此而非敢評公詩也
葉水心集題荆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荆公高下數家村詩武陵句爲不
工且云也是别無好韻審是則欲宿媿參門當又疑矣陸游渭南集跋荆

公詩 右荆公手書詩一卷前六首贈黃慶基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
臨川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陸某謹題汪藻浮溪集跋半山詩 半山别
集有詩百餘首表啓十餘篇乃荆公罷相居半山時老筆也視邦直作淮
南學事司屬官時筆印甚精德興建節鄉人周彥直舊從荆公學亦用此
集印行余皆寶之過江以来二十年求之莫獲頃見徐師川云黃魯直讀
此詩句句擊節公器之不可揜也如此近觀臨川前後集猶識其在集中
者數十首因擇出錄之而表啓不存一字可惜也然錄者極多舛誤非不
知其非真但不敢擅下雌黃耳今人謂荆公詩皆其少作而此老筆無人
辨之尤悵然也 䫻鶴山大全集臨川詩註序 國朝列司修書至崇觀政
宣而後尤爲詳備而其書則經史圖牒樂書禮制科條詔令記注故實道
史內經臣下之文鮮得列焉時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辭肇明諸人
寔董其事雖曰出於一時之好尚然其鍛鍊精粹誠文人之巨擘以元祐
諸賢與公異論者至其爲文則未嘗不推許之然肇明諸人所編卒以靖
康多難散落不存今世俗傳抄已非當時善本故其後先舛差簡帙間脫
亦有他人之文淆亂其間雖然未足多辨者而公博極群書蓋自經子百
史以及於凡將急就之文旁行數落之教稗官虞初之說莫不牢籠搜覽

消釋貫融故其爲文使人習其讀而不知其所由来殆詩家所謂秘密藏
者今石林李公襄居臨川嗜公之詩息游之餘遇與意會往往隨筆疏於
其下涉日旣久命史纂輯固已粲然盈編會某来守眉山得與寓目見其
闡奇摘異抉隱發藏蓋不可以一二數則爲之舍然嘆曰是豈世所謂訓
故者乎訓故之病薰枯護朽守闕保殘有不非鄭服之陋無是正左班之
忠今石林之於公則有不然其手容有餘之詞蔚婉不迫之趣旣各隨義
發明若傳見彊志度詞險韻則又爲之證辨鈎析俾覽者皆得以開卷瞭
然公之學亦時有專己之癖焉石林於此蓋未始隨聲是非也明妃曲之
二章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
日出堂上飲之詩其辭曰爲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
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
始終之義理以迄諸正自餘類此者尚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則詩注之
作雖出於肆筆脫口若不經意之餘而發揮義理之正將以迪民彝厚世
教夫豈訓故云乎哉石林常參預大政今以洞霄之祿里居其門人李西
極醇儒必欲以是書板行而屬某叙所以作乃書以授之 東坡詩文獻
通考註東坡詩四十二卷 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爲

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為年譜以傳於世陸放翁作序頗言註之難蓋其一時事實既非親見又無故老傳聞有不能盡知者嘻豈獨坡詩哉註杜詩者非不多往往穿鑿附會皆臆決之過也陸游渭南集東坡詩序　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為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余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篇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王灼頤堂集跋蘇子送宋使君詩　元祐丁卯宋使君為尚書郎以便親丐鄉郡得彭州二蘇先生為作送行詩非榮其歸也喜其獲奉親之樂耳然竟以內艱不之官而二詩已為好事者刻石於守居之西湖後六十年使君之孫泰發將母通守益昌出先生筆蹟相示灼讀數過竊嘆曰使君之孝傳子若孫宋氏家聲不墜矣　又跋送顧子敦使河朔詩　顧子敦軀幹豐偉當時有顧屠之號先生兩詩前輩推戲也今世士大夫喜治邊幅事文律面

相語悅之不暇一語稍涉忌諱兩家之難不雖求見前輩誠實風流豈復得耶李莊簡公文集跋東坡雙泉詩　東坡先生紹聖庚辰六月十七日北歸過瓊作雙泉詩蓋有識焉先生度嶺海雖黎童蠻婦亦如愛敬而士大夫或致厚薄愛憎於去來之間故其詩曰一瓶之中有澠有淄又曰豈弟君子江海是儀雖先生曠懷雅量亦未能忘情於此時也今四十有六年矣先生親筆以為好事者取去紹興乙丑予謫海南兒子孟博孟堅更來視予雙泉舊有亭宇因葺居之暇日偶書先生詩復揭之亭上庶幾先生雄詞英氣千古不泯抑使後來者有攷焉紹興丙寅八月五日上虞李某題李端叔姑溪集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即席賦二詩以志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傳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於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元遺山集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祇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淵明決不能辨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為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余謙一文安家集跋蘇東坡松江邑字韻詩　吳松天下之

絕景也前之歲公與子野公擇六人飲焉自杭守密時也今之歲與太虛參寥四客又飲焉由徐移雲時也垂虹亭上落日酒酣分韻賦詩立如雙璧人與境俱勝矣萬勝厚如皮頗楷大如掌想見揮毫落筆時所謂吞五湖三江者山谷不得為虛語豫章文集跋子瞻木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為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舄間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寔聞所未聞也今其人萬里在海外對此詩為發卷竟日　又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　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巉巖而接人仁氣粹溫也觀黃門詩頹然峻整獨立不倚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為成都兩石笋也朱晦庵集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撫玩再三不勝歎嘆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說老翁并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它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并中老翁改頭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遂有嫌瘦厭禪之歎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晁景迂集題東坡詩

柳子厚詩與陶淵明同流前乎東坡未有發之者檀弓則又東坡窺之以學為文章者靖康丙午仲冬二十二日某山晁說之題周益公大全集題東坡潁州詩　東坡以元祐六年秋到潁州明年春赴維揚作此詩題曰西湖月夜泛舟今集序以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為題是也案公在潁僅半年集中自放魚長韻而下凡六十餘詩歷考坡所至歲月惟潁為少而留詩反多蓋陳傳道履常趙德麟歐陽叔弼季默適聚于潁故臨別詩云五君從我遊傾瀉出怪珍又中間劉景文特來送行詩云歐陽趙陳皆我有豈謂夫子駕復迂遁來又見三黜柳共此煖熱餐饘蘇自注云郡中日與叔弼景貺履常相從而景文復至不數日柳戚之亦見過賓客之盛頃所未有乃知攄發妙思羅列于此抑有由也堂名聚星今古相望使有俗物敗人意如坡所云其能爾乎馮吳江軫遠示真蹟敬題其後嘉泰癸亥孟夏九日黃庭堅豫章集書東坡與蔡子華詩後　余來青衣當東坡詩後十一年三老人悉已下世或見其兒孫甥姪耳此邦士人恂恂猶有忠厚之氣蓋以前輩多老成耶子華之孫汝礪持此詩來時東坡猶在零陵使人撫卷太息元符三年九月庚辰天少晴又欲雨涪翁書呂祖儉大愚叟集書東坡訪子由倡酬詩送子長弟行題其後　樂城謫居此

邦東坡自黄移汝。由興國过道來訪欒城。為十日留。兄弟叔姪倡和之詩具皆可攷。今相距百餘年。父老猶相傳以為盛事。固以人為重。亦以至情所感。自有所不能忘也。予自廬陵蒙恩徙珍。子長弟南康扶滿。迎馬相遇適會于途。居大愚。相與周覽二蘇墨刻。願于之兄弟雖未能仰企前修。然當中和作時無官事以相縈。傳以携手近郊。而其所留之日。復踰兩旬。則其幸會視昔人益有過焉。其洎也既不能作為詩章以追前作。姑手書東坡來遊自興國歸途至奉新。父子由所賦以送之。子由送東坡詩有云。此行千里盼江河。何人更問維摩疾。自念衰病。寄迹江鄉。出還之期。未敢有覬。弟歸先廬。滿掃松楸。伏持門戶。時以尺書訪予死生。庶篤一時相見之情。且慰別後相思之意云。慶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東萊呂子約父書于大愚僧舍。 黄山谷詩文獻通考山谷集十一卷。外集十一卷。別集二卷。山谷編年詩集三十卷。 陳氏曰。黄庭堅魯直撰。江西所刻詩派即豫章前後集中詩也。別集者慶元中莆田黄汝嘉增刻。 又曰。山谷詩文。其甥洪氏兄弟所編。斷自進德堂以後。今外集所載數卷。有晚年删去者。故任子淵所註亦惟取前集而已。縣丞黄㽦子耕者。其諸孫也。即會粹別集。復盡取其平生詩。以歲月次第編録。且為之譜。今刊板括蒼黄文獻公集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為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蜀刻小本以為祖無大師。蓋傳録者以元為無。故又譌而為無。幸真迹尚在可證其誤也。韓元吉南澗集跋山谷送徐隱父二詩草。 聶長樂藏山谷二詩。雖屬草筆力遒建不苟。前篇用邑令事。後用徐姓事爾。淳熙甲辰二月既望潁川韓某觀。朱晦菴集跋黄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亭有言。虎塘突夔人潘羅者。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乞夔藩之語。今此頌又用夔觸字。按夔既見靈光殿賦。自為虯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此卷詞筆精麗。而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譏於王判公者。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國朝宋濂集跋黄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黔安居士書自紹聖乙亥謫黔中。之後得藏真自序於石。揚休家落筆頓覺超異。此卷乃召還時所書。居士年已五十七矣。其為妙絶有不容言者。至若其詩則為祖元大師而賦。師和義人。族王氏。能用五行書察人休祥。性尤嗜琴學之二十年弗厭。構霜鐘堂。畜推琴十餘。遇嘉賓至。輒欣然鼓一二曲。或坐此君軒。對竹嘯詠。居士嘗寄詩題軒中。及聞東還。師自三榮追至瀘川

餞之。居士嘉其勤。因疊前韻贈焉。夫居士之在中朝。悖十葉平日以士大夫自居。反不相容。至於擯斥五溪蠻蛋之鄉。而師以一浮屠氏。乃能不遠七百里而送之。則其尊賢尚德為何如。要不止精於琴學而已也。詩中第五句。有孤臣蒙恩已三命之言。案居士辭免吏部員外郎。狀元符庚辰自戎州起發。五月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十月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十二月發僰道。建中靖國辛巳之三月出峽州。始改朝奉郎知舒州。或疑居士之賦是詩。在於辛巳之正月九日。辛未當時僅授二階。不應前兩月遽云三命。殊不知僰道初發之時。已聞有守舒之擢。第未嘗被詔命爾。不然其知升綾橋結詩。亦未出峽。所作何以有老作同安守之句耶。此蓋不難知者也。詩序云。千頃司戶公司戶名庠。皇祐進士。夢馬之子。歸之壻從弟。程遵誨之門人。七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為天下第一。語在其門授潼川府教授。辭疾。謚賢節先生。東坡頗濱及范忠宣公皆稱其人。所著有冰壺集二十卷。亦一知名之士。謾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友之精。而師之昆季清標雅望。足以承居士崇獎之重。庶幾覽之者有所發哉。楊子雲之楊。文宜從手。今改而從木者。其偶誤耶。抑或別是一人耶。釋大訢蒲室集釋大訢題黄山谷詩後。 蘇子瞻薦魯直有曰。瑰偉之文。妙絶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平生盡之其詩。與字畫特餘事爾。後魯直參禪老晦堂。聞桂香悟道。故超然於患難死生之表。而視子瞻之論。又大有徑庭矣。因觀吞任道教授詩評之如此。使魯直復生。必以予言為然。李壁雁湖集書山谷秋懷八詩後。 山谷此書遒勁而娟秀。與詩皆得意之作也。獨未知呂號州指何人。屢攷而莫得。云眉山李某書。 陳後山詩文獻通考後山集六卷。外集五卷。 注後山詩六卷。 陳氏曰。陳思道無已撰。亦於正集中録出入詩派。江西宗派之說出於呂本中。居仁前輩固有議其不然者矣。後山雖曰見豫章之詩。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其造詣平澹。真趣自然。實豫章之所闕也。 又曰。新津任淵子淵註。鄱陽許尹為序。大抵不獨註事而兼註意。用工為深。二集皆取前集。陳詩以魏衍集記冠焉。 盧戴詩文獻通考盧載雜歌詩一卷。 陳氏曰。盧載厚元撰。集中有與胡則錢惟演往來詩。 李有慶詩文獻通考琴軒集一卷。 陳氏曰。題南榮浪翁李有慶撰。與石昌言任師中同時。卷末贈答十二絶闕其六。其曰癸巳歲者。始皇祐中耶。 元章簡詩文獻通考元章簡詩集十卷。 陳氏曰。參政元絳厚之撰。 劉景文詩文獻通考劉景文集十卷。 陳氏曰。左藏庫使知隰州劉季孫景文撰。環慶死事將平之子也。東坡嘗薦之。坡在杭。季孫

寄詩有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之句其詩慷慨有氣如其爲人豫章文集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樞密副使威文肅公之孫於先妣安康郡君尚爲丈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章見謂親友余嘗評景文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爲東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可與晤語者凋落殆盡惟景文可慰目前耳身後圖書漂散余亦鬢髮盡白今對此詩令人氣塞蘇東坡集題劉景文詩後 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陳元龍之流讀此詩可以想見其人以中壽沒於中州哀哉雲秀學道離愛人也然出詩與余相對泣下丁丑正月六日謹題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七 二支

師 太師二

宋眉山唐子西集代謝蔡太師啟 始緣力請得返舊廬終賴仁私盡還舊物豈惟珉佩亦復貂蟬其屏迹累年無識面者閭門度日將終身爲自收老大之心遂絕進陞之望未甘扶杖起居雖健於管寧父已飾巾志意自同於陳寔忽奉昭回之墳大推霶霈之恩舊惡宿愆一時蕩滌前侯故將以次收收顧惟朽鈍之軀屢費陶鎔之手終家記錄不忘棄捐謂其書任寧可故優其班序謂其父安田里仍處以虛閒就使自爲之謀想亦不過如此靜循其本莫不知歸此蓋伏遇某官以王佐之才值聖人之運將令四海盡家比屋之封肯使一夫獨掩向隅之泣致茲衰遲亦極寵榮食既愈浮寧有小言之補位非所稱得無大耋之嗟辭受之間莫知所措

李曾伯可齋集代蜀總賀史丞相拜太師魏國公啟 大庭播告上衮登庸定鼎楫成師禮重周公之德分圭啟魏國名嘉畢萬之封昭宗臣佐衆之勳示明主報功之寵古今盛事中外歡心竊以六典作雅首三公而始置百官表漢非一職以爲稱自尚父得於磻溪而子房爲於黃石[illegible]落落幾人迨我皇朝尤爲曠典惟淳化真人之紹述禮趙普以勳勞至[illegible]祐天子之幼沖拜潞公以年德中興而後未見如斯考國史之所聞獨魯稽之先烈然在孝廟十年庚戌之旦始蹠魏社之封迨于光皇三月甲寅之辰初演師垣之命非以欽崇於舊學則由擁佑於重光方蔚爲寶訓之首稱況繼金甌之全美超前越後僅有絕無恭惟某官社稷重臣國家元老正權綱於聖化更張之日運籌策於王室艱厄之時事能應物能名持蓍龜之先見剛不吐柔不茹存金石之誠心坐扶茂陵三十載之治功益衍炎祚萬億年之休命亦賜獨隆於左右黃旗浸盛於東南屬閒曆數之紹克方卜謳歌之歸啟天擎慧柱金縢藏代發之書日洗虞淵玉几任保削之寄遂定一代延長之計克彰兩宮仁孝之懷以至義貫鬼神息四海鷸蚌之難信行蠻貊挌五胡狼虎之姦國勢無山岳之動搖人心有松柏之茂悅翔登鴻碩叶贊熙治奉廣如之徽音佐繼閒之王烈屹然於從容刃之頃隱若有憑藉維持之基斯克享於天心宜莫隆於人爵竊矜叠翰親發玉音道慈訓之丁寧示元勳之尊顯謂先朝眷倚之意當示褒崇而今日擁翊之功豈容謙抑所以彰兩朝不世之績慰二祖在天之靈異

數肆欽。登言惟允。山川世胙方益增茅土之封。辰石民瞻。當念重熙庭之位。然且秉樞機之周密。運鼎軸之矣安。穫之詩歌。宜在黎民私高之雅。編之史冊無愧伊訓說命之書。身親見之。民生幸甚。某謨司井絡。父為泰階。列藩聽於貴麻。善欲賡於綠竹。丹心報國。狀志雨露之深恩。白首逢時。本分江湖之終老。

賀鄭丞相除太師魏國公啓　辭免太師

制麻誕播。冀柄載持。不必備官。惟其人。謙處雖恒之貴。炭立作相。置諸左。昔封大國之業九鼎尊安。八蜒閭懽。聽本朝之上宰。國共政以舊人。命路國於至和之二年。則及首台之重陟。復岐公於隆興之初。禩亦由次輔以後升。大冊誓閱前修丕遇。恭遇某官器閎而用博。識立而明通。有王佐才。務引其君於當道。曰大人者。將以先知而覺民。公論侍之以統盟。善類倚之為宗主。自遂公衮。叶輔宸旒。持勁節之冰霜。締隆知於金石。慨念治功之速。邅回世運之艱。屯酬酢幾微。堅凝力量。統百官而撫夷夏。遂萬物以理陰陽。咨爾伏膺。比三年而萬國。隆吾體貌。咸一德以事心。上方待之以不名。公遂退然而毋伐。茲頒九命。式副群情。然且陳善責難。俯陋姚崇十事之說。辯榮就列。遂逾鄧彪三遜之高。對揚帝訓之丁寧。容勿阿衡之倚賴。寵榮振斗衍賦公袞。蓋將畢大儒熙載之工。于以副明主仰成之意。第惟事會尚費謨猷。治善化更。雖類解以方謂之。惡師老財匱。殆如張而未弛之弓。抑猶蹈凡脉之證。渠未易方兒劑之效。速旁觀之論。雖非實誼陸贄以能言畢智盡忠。孰識如梅元齡之不易。竊願俾奏效漢庭。心譬彼中流。為萬斛之航而必屆。曼乎行道。審六馬之馭以何難。天其開平治之期。時則賴扶持之力。器舊人求舊。無疆惟休。德新日新。天新。永胥多福。某窮閻屏跡。大夏圖是成。蒸化治之生成。今覩明綸而鼓舞。謾名未洗。豈敢希人才與于之收。芨頌宣傳。縉頑劬儒士歌詩之作。謂寅悲然

某代張于期上泰太師啓

不虞寒微。敢緣恩紀。輒伸懇欵。冕胄威尊。顧惟埃蝗之誠。難親琰塔之造。再三以清。諫謎是宜。伏念某驚養下材。粗罩小器。志惟守分。任則為竃。奉香火之明祠。寸能莫効。謹風宵之常職。五斗是資。荐歷歲華。遂終考秩。永惟熙旦。大闢夷途。人懷布武之心。士切競辰之志。乃顧畢飛之羽翼。已踰細滿之光陰。代者亡方。杳然來耗。滯留興嘆。屢人不忘於起行。块北無垠。頑礦實思於鑄。況異代居夷之難。有本家先祖之忠。早被賞音。下延族從。萃隆私於門戶。銘深恩於肺肝。念此使求。非無階級。雖降才不襲。如蓓蕾五枝而易萎。然所欲甚微。在鴻鵠一枝而已足。危誠迫切。公聽旁通。某官命世大賢。興邦元佐。蹈危履險。確然金石之不移。守信資忠。炳若星

辰之有度。一登揆路。大振邦榮。猜舟楫於風濤。巨川攸濟。置鹽梅於鼎鼐。衆口稱和。泰漢已還。類屬莫二。蓋以伊周之術業。賡陪堯舜之都俞。百揆惟公。蓋自任以天下。一夫不獲。如已推諸溝中。自怜樗散之無庸。未辱匠師之所棄。一施斤削。即預桶擴。某誓當勤瘁當官。靖共守位。思糜身而報德。方屏息以祈恩。

王縈徽先生集代張帥謝太師除教學啓

假行都揮塵之權。慚無課最。寓延閣高華之直。誤被寵遷。命拜自天。恩歸有地。竊以京兆重守符之任。甘泉嚴從橐之臣。出則濟治於劇繁。入則備承於顧問。昔兩都求治。貴三府之玖璧。今六閣相輝。慎(?)累朝之寵典。故董鼓雖刺(?)之地。或筆囊陪侍從之班。如其未梓鼓之稀鳴。安得預瀛洲之妙選。伏念某材羞樗散。質愧素昏。有家漯派。逢世恢復。某名妄竄。徒堅父教之忠。姬(?)事赴功。無益公家之利。頃自湖湘之脉。遠謀豢廊廟之居。收旋將漕於日鐵。繼承流於天邑。春年已勅。萊十篤以不前。素病居多。無一毫而仰報。屢有奉祠之請。屢錯曠職之憂。未聞洪造之矜。從反見清班之躐。仰知全度。終欲曲成。寵至若驚。圖當力疾。感深而泣。徒自鑽思。茲蓋伏遇某官一德享天。三王施事。致王復雍熙之治。璠時題晏粲之期。道本家屬。運極樞而變化。人無求備。采葑菲以用才。遂俾庸虛。亦叨甄獎。某敢不益思不逮。求稱所蒙。若泥在鈞。已荷甄陶之賜。我心匪石。實懷豢劉之私。感愧所兵。教殫曷既。

洸文通西溪集上留守太師傅中啓

伏念某竊伏東藩。巍然萬里之遠。仰占台衮。俾兩三階之崇。僅殊等威。欸絕中外。欸不敢以翰墨之屑瑣自通於屏棨之前。雖是贍慕睞企之無窮。不知夙夜啓居而有間。宜謂某官。詘六公之貴。志相國之卑。命記室以占辭。因行人而傳制。寵踰家贈。光照海濱。內視其愚。實無以稱於題品。尚期有立。庶幾不辱於門闌。下情無任感激之至。

上并州判府太師相公啓

伏審某官易節成德。撫封太原。冊書班聞。士論和附。恭以某官。自天生德。與世會事。歷試朝廷之難。式孚華夏之望。越參大政。再錢家司。有靖亂之功。銘知鼎鼐。有致平之業。格于皇天。雖外均乎逸勞。實內倚乎藩屏。上惟全晉之舊。大河之東。總萬兵之符。制二虜之志。必用元臣之重。以張連帥之威。蓋以師長百僚。故持尊於端揆。且將節度諸將。故專畀於中權。富貴歸於故鄉。旁天驅於孫令。人臣之極。行路以榮。然海隅之民。尚有歉望。政事之君。實期須臾。豈伊一方。獨枝大賜。某守藩方遠。耗屢無階。牆望欣愉。倍百常品。紀慕淵海。方雲冀賀。

係太師啓

秖奉曰麻。進登黄閣。默高不世。數先柱石之元臣。品寵非常。獨歷台階之上衮。神明交贊。封野同休。竊以六飛南幸。者十有

七年。兵氣蓋嘗勞於百戰。兩宮北狩者幾踰萬里。驊騮初不到於遐荒。念天步之多艱痛神州之未復。人雖願治。討靡圖全。中更貪功喜事之臣。倚張而幾於失措。繼遣誤國謀身之士。偃蹇而肖嘗有爲。和戰分爲兩途。是非同於二變。更用九相。迄無成功。惟公一人。獨贊英斷。迨使紹之再隔。廼盟墨之未乾。盡返龍艫。親迎騩馭。九重天笑。披長信之春風。萬歲山聲。動未央之曉箭。偉矣君臣之相悅。欣然華夏之交歡。在昔所無。於今爲盛。若惟某官。三常體國。德善謀兵。事重事之資。惟忠足以結主。養中和之氣。惟誠爲能動天。排群議於風波萬頃之中。成異業於盤錯千尋之外。人皆因敗。己獨奚疑。用能動不失時。直使慮無遺策。控然彭於掌握。三令而十軍盡分。遣縣陸如笑談。一言而兩國交定。有臣如此。其報云何。商鼎阿衡。欲有謀而必就。唐尊德裕。倶無官之可酬。是宜褒榜龍蟹。聽楮鵠尾。闕將生而論道。豈特均於佐王。天子興之臨軒。朝臣爲之下拜。擇賢而授。舍公而誰。封加魏國之崇。位在周公之上。黑頭元是。足觀鼎盛之榮。玉帶金魚。更覺官高之貴。而況受千齡之間氣。符當代之中興。允合諸侯。郁兵車而不用。咸爭萬國。貴保大以爲和。宜列屏之三槐。真擎天之一柱。功名富貴身同四海之安。宗廟朝廷勢增九鼎之重。某遐聞坦制。攝激儒衷。惟素號於登龍。偶尙同於逖鷁。平齡浸晚。歲月徒嗟。礪帶山河。誓等無窮之勳業。鍾爐造化。顧同未就之坯埏。

陳元裕上太師啓

明堂一柱。精忠直貫於三靈。廣廈萬間。庇蔭遍周於九野。自古大有爲之主。欲躋夫至治。必有不可召之臣。共濟其康功。措天下之危亂於已治。已安衣賢人之德業於可大可久。綱維再整。竹帛難殫。但見夫君明臣良。四海仰皋陶賡載歌之詠。更加之禮制樂作。一時歸雖且致微樂之風。能此道吾誰與歸。非盛德曷以臻此。恭惟某官。稟天間氣。作世真儒。熟業稽於伊周。忠嘉合於稷禹。凡凡赤舄之孫。碩巖巖維石之具瞻。蓄忠而繼以大謀。況幾有言之先見。始國步丁多艱之際。奮義裾馳不測之淵。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乎蠻貊。天欲平治。使我公歸。時方艱虞。爲蒼生起。正三軍之鼓勇。偶一介之尋盟。執翻者如燕雀蚊虻之過前。君子以獨立不懼。異議者若肝膽楚越之相視。大人以合并爲公。片言定約於樽俎之間。兩國罷兵於衽席之上。天迴地轉。霧散雲收。介冑變而爲衣冠。劍戟銷而爲鋤耒。論已往之芳烈。奴隸皆知。要無象之太平。丹青莫狀。且以溥天之下。迄今十載。丁兹兵歸府而將歸朝。農處野而士處校。疆場之師干不試。[illegible]者亦南北活幾百萬之生靈。僧道之度牒不行。版籍增數百千之戶口。勳藏盟府。德享天心。豈徒弄刀

筆。依日月之末光。誠以吐經綸。勸仁義之既致。抑又未到當軸。以總三銓之柄。廉戢度德量材。而期百職之修。如某者獨嶺鯫生。武夷冷族。迹遠齊魯詩書之國。世非東西將相之家。鄙陋分兌。獨對聖賢之典。典窮閣嘗見。漸無師友之淵源。早嘗累薦於鄉評。晚乃切摩於末義。服笑讀鑿鑿之書未熟。自嘆傳癖乎之術不靈。短撿銓衡。而法律之士方求精於素牘。適造類試幸搢紳先生重稽古於禮文。俾茲蠹紙之魚。首玷蟾堂之雀。金壇造化。藻泮清優。況領風教於四明。實倍等倫於二浙。人材岐嶷。郡力文從。古有聲。歲月周循。自慚無補。坐靡廩給。濫造階資。既逃曠職之誅。敢後趍庭之禮。華元參桂。雖不足助調元之手。於千金筆補乾坤。亦或能爲化工之巧。於一點與其進也。請試申之。儒狂狷或不足以剪裁。則進退當自安於愚分。

趙彥端藉田賀太師啓

允輔聖躬。肇開帝藉。繼九功叙而皆導民務本之心。而無事備周繁論道經邦之力。迄成鑿典。允賴宗臣。竊稽十畝之上儀。罕偶一時之盛會。文帝舉於蕭曹既遠之後。太宗行於房杜未相之前。禮粗講而少經綸。論或淆而無折衷。判由多故。寖遠舊章。上有務農重穀之誠。靡遑於暇給。下有力穡服田之意。每害於流亡。寂寥載芟之詩。曠絶句師之職。五穀熟而民人育。昔莫保於小康。元首明而股肱良。今乃觀於能事。增光累聖。貽訓四方。恭惟某官。福被生靈。功存社稷。身[illegible]以一德之有聲明主以三代之隆。爰當文治之期。肆舉親耕之詔。齋宮御事。謹太史之先時。龜卜吉謀。叶孟春之元日。對威顏於南面。導法駕於東郊。駿馭無言。既奉承於明薦。翩雖願相。式親映於群工。而況總攝使名。道恭御來。奏函在史。追加禮於乾元。勞酒班朝。首殊款於太極。君臣盡道。今古絕倫。某久託陶鈞。屬逢表著。獻安仁之賦。歎妄意於昔人。述子淵之辭。但馳情於善頌。

周紫芝賀太師啓

遹燿火以親祠。爰重配天之義。載太常而紀績。首踐胙土之恩。既申錫於隆名。乃對揚於休命。衣冠歎艷。宗社安榮。恭惟某官。盛德體仁。陰功及物。休兵解甲。知黷武之無感。繕好息民。致文譁而有道。遂烽盡滅。使幣相望。俾狂猘既倒而復回。本善師不陳而能勝。雖盡忠竭節。在皐夔稷契而不過。至扶顛持危。豈房杜姚宋之可及。禮樂因斯而大備。君臣俱欲於無爲。乃即南郊。以扶元祀。神倉積而粢盛必潔。景鍾奏而律呂遂諧。蒼璧歲儀。八陛合圜丘之制。清臺占象。五星呈同色之祥。大禮既成。淵衷載喜。謂告太平乃文祖之德。而祀明堂則周公其人。揭一德之名。本取精忠之意。錫益都之號。又歸輔衛之功。皆出聖神之自知。考諸書傳而未有。某論才雖陋。感德則深。草木至微。亦繁造化

生成之數蓋庶遂性宜無游泳鼓舞之情翟忠惠先生集賀拜太師啓
伏覩制詔正月一日大慶殿朝賀受傳國八寶太尉僕射相公再拜太師
者 仰止三朝之老蔚爲萬衆之師裂以山川世胙之封崇以鈇鉞專征
之器貴爲人爵充乎天心古者天子有七人之爭臣太師首三公而論道
所以儀刑海內輔導帝躬嚴朝廷則爵爲達尊事德義則貴有所屈成湯
先學於伊尹必有所不召之臣穆公無人乎子思不能安長者之側有來
命世之哲以起非常之元恭惟太師僕射相公道齊倫大能經緯非予
覺之誰也直回友之云乎王曰嗚呼父師作祇命周公之典余惟先進乃
訓繼舊學甘盤之賢極名器則禮欲益隆谷典刑則老成爲重就訪大事
必先太史之乙言俾乘安車參用黃門之訣凡辰於五典論厥九疇以鎮
定如嚴石之瞻以傳孚若阿衡之倚一國之巨室所慕爲政不難天下之
大老來歸其子焉往用能制作禮樂頒度量於明堂寅亮聖明受厥元之
神策肇稱寶玉於赫祓容然而無競維人惟德其物昔者倚相能道訓典
晉大夫失問於白珩子反善理兵戈秦使者攷觀於和璧不有君子將爲
取斯洪惟熙洽盛治之聖朝相以瑰瑋光明之人傑光于史冊配君陳畢
命之書載之聲詩詠崧高烝民之雅 賀大師收燕山啓 伏審吉廷大

號正位上公遠胃山河擁百蠻之交衛進游廊廟膺多福之鼎來凡建有
生孰不同慶恭惟某官三朝元老四輔宗臣忠誠動乎昊旻威信行乎華
夏謀深辟國無如召公道懋格天有若伊尹由是致二帝三王之治用能
專五侯九伯之征奇功屢書已在鼎彝之上勝算迭用不出帷幄之中乃
眷燕雲久湮沙漠累聖未呈於問罪竊菌自致於渝盟當宁請行來機撫
定貔貅萬旅正十六州疆場之初烟火一家復二百年版圖之舊顧略已
定凱旋而歸勒名重崖舍爵清廟固宜備非常之典冊然後稱不世之勳
勞錫盾彤戈亞上元戎之節褒衣赤舄首登真相之班益峻臣鄰永熙帝
載某方馳驂駟莫造闕庭聞社稷之殊休增搢紳之慶氣輙陳固陋秋胃
近嚴云云 詞語清煩欲盡翦芟之議位號闊絕頼寬鈇鉞之誅劉屏山集
代賀秦太師啓 伏審顯膺典命進陟帝師惟大勳偉業常出於艱難非
絕品殊階則無以報稱況內業於毗倚亦外聳於觀瞻出自上除無心不
悅共惟太師僕射相公氣鍾英偉德蘊中庸忠亮貫於神明聲名播乎夷
夏高仲連之節著恥帝秦善李子之歸果聞昌晉荐膺圖任益釐謀謨光
番定於國維爰更張於戎政宣公遠慮明國勢臂指之攝德裕一言解藩
鎮輔車之勢人情不駭王室益尊當敵國之尋盟繫天心之悔禍綏之以

德斷以不疑遂誠意之既孚凡有求而必獲同軌畢至想周汲反弃之思
跬步不忘遂長信永類之業事非衆料功異前聞嘉猷允契於宸衷派慶
大穀於寰海繡裳垂帶已承特異之恩紫蓋黃旗允佐方興之運如天所
授何謀不成某猥辱甄陶喜聞播告冕趨莫獲欲通削牘之誠蝶夢徒勤
企想帷垣之峻葛勝仲丹陽集賀秦太師啓 伏審祗膺典命擢拜帝師
慶洽人天恩流華夏竊以爲三公而論道尤重師臣宅百揆而惠疇仍都
相職粤惟周室太倚師垣雖武用太公嘗著鷹揚之效而成尊姬旦猶存
狼跋之疑孰若累不貴之元勳正久虛之重任君臣有魚藻之合社稷致
磐石之安民言大同國是坐定恭惟某官傳大而持正高明而守中格于
皇天氣負耕莘之極保茲天子共推降嶽之英蘇次輔之協忠正家司而
專任操持一節調燮萬微仰惟東朝久淹朔野望慈闈於萬里之外阻大
養於一紀之餘雖春主焦心以待其還然群臣卷舌而不敢議獨公決策
與神爲謀既馳使駟以輸誠果見鑾輿之返國事光陸實功百倍公兩言
之疊締繼遂中壺之龍輴亦至慈寧顯敬獲仲冬日之孝誠永固崇成復
愍在天之靈鑾惟此非常之盛事併歸夾輔之秘謀肝鼓棄弓已見升平
之象宜茅胙土更期慶賜之行伏念某備官通曠尸祿道饒十年留落目

安慶庭之群一德明揚致忠燕雀之賀張守毗陵集賀秦丞相除太師啓
伏審疇庸元衛正位師臣寵疏兩國之封蔚冠群公之表四方聳聽萬
口騰呼共惟某官忱誠足以格天敦厚足以鎮物立奇節於多難之始結
異眷於中興之辰早激孤忠固捨生而取義晚熙大政復遭變而知權謀
猷入告而聖主仰成精神折衝而敵國退聽可屬大事陋周勃之少文坐
止訛言本王商之多質既獲和戎之利遂膺偃革之期固陵復土而燕在
天之靈長樂還宫而酬陟屺之望勲焕鼎鐘之勒榮紆衮繡之褒默銷黃
口之浮言率歸輿誦復見黑頭之盛事更掩前聞史申帶礪之盟永作蕃
廊之鎮某久叨契好不替初終得請真祠況痾於垂死偷安故里猶盛
典於餘年永懷從垣之私莫綴搢紳之賀喜而不寐言之無文張紫微先
生集賀秦太師車駕幸賜第啓 伏覩邸報六月初三日車駕幸太師僕
射相公賜第者里旅勤功帝眷亡居於輪奐寔章既定天臨更駐於和鑾
事絕前聞歡騰無外伏惟慶慰竊以漢賜令其近我蓋嘉面稱之功齊第
列於康莊實侈致賢之盛然事或乘於宜稱禮未極於優隆宜若聖時獨
超振古非但爲尊儒之聲實增汗簡之光伏惟太師僕射相公道程伊
阜功踰周召澤被兩朝之赤子咸歸奠枕之安德符上聖之好生宜有廣

居之賜甚感蒙恩遇久荷栟櫳望丞相之門豈絕擁歷之念殫候命之意初無善頌之辭史蓮峯先生家集代張丞相德遠賀秦丞相除太師啓伏審顯膺命冊之隆首冠泰階之重伏惟歡慶恭惟太師僕射相公器涵精粹學茂經綸出入險夷躬履危而可疾把張文武才任大以優爲贊限逵之戚懷輔格天之孝治式旋鑾輅歸正保茲功尤軼於前聞事有光於振古弁章伏承與論僉諧陽達上之遐然聳宏休之卓爾莫展造前之慶徒勤抃躍之私周紫芝太倉稊米集進書賀秦太師啓　詒孫謀以燕翼于既纂成書漢大號以揚明庭虔頌龍綍布在文武之方冊旅諸堯舜之典謨爽夏交孚神人具喜恭惟某官周邦元老商后聖臣將翼六經裴孔子刪詩定書之志闡成萬化當周公制禮作樂之朝偃兵華於遐方混車書於邑夏實膺修好上帝降康適國家閒暇之時乃文物修明之日聖謨具在宜增唐帝之煥章武烈昭昭當天周宣之文德載之巨牘實類宗工聿追河洛之圖書俗述帝王之儀憲奎璧騰曜聚若雲漢之昭回金匱貯儲永作邦家之軌範繄此聖神之作允爲論次之功宜極褒嘉以旌殊烈允在闕翊之內默志抃蹈之情某久沐恩波尚歷康衆琅函藻思頻鍾山秘典之藏將蓋寬甄想漢殿皇儀之盛莫慶逢辰徒切望風史浩鄮峯真隱漫

錄除太師謝留右丞相啓　充負帝傳已懷非據之羞進位師垣更罔幽成之造固辭弗可承命知榮伏念某少也迂疏晚爲遇合東鈞捴席茂德經濟之才摘句清癯何補緝熙之學深虞傷易旋即引年久卧病於漳濱决馳神於魏闕屬大明之繼照發萬物以皆新豈料陳人首霑滯渥嘗歷覿於舊衙竊有感於孤衷文潞公愠章祭之不知呂申國喜范韓之得志遭時各異享福斯殊矧某至愚豈因欽望章宗工之當軸與宏度以虞戡膺龍自天既荷兩宮之眷佑歸恩有地實繄一相之甄鎔茲蓋伏遇某官德厚無垠顯濟不伐伊尹以天下自任周簡上心留侯爲帝者之師堯繩祖武當論道經邦之暇有好賢樂善之誠遂使孱微亦叨光潤面愧隄始慚揚扢之在前結草類同顧捐軀之欲後其爲感荷罔既敷宣金正叔集賀北京貫太師啓　伏以正吉始和適班常於都邑仁賢胥慶宜獲祐於神明恭以某官著效真儒助宣元化協恭一德時方倚重於阿衡營致太平議者比才於公旦外嚴宮鑰安輯都城雖兩京舉放於仁威而四海望深於霖雨光齊台極坐擁春祺佇促璽書重調鼎餗某捿棲在遠獻壽無階瞻望鈞嚴無任依順之至林希逸竹溪集賀丞相除太師劉　國重元勳階崇極品茲惟后矣宅敘宅準以式四方曰吾師乎爲仁爲義而澤萬

世維垣之遴必倚吾廷之命又新喜動垓埏輝流簡冊竊以宗社之重所寄一賢古今之難莫如二事詰令王以敬德時惟升陑之伊保沖子以居師是亦征東之旦自漢唐以來鮮此任秩周之老兼之乃若皇家非無名哲澶淵之冠遺恨於天禧圩水之韓始耦於嘉祐呂相有不名之寵於平世何爲榮嚴任中興之功而末揭不與蓋嘗觀田父吳起之問答誦米徽天保之聲詩我思古人式至今日恭惟某官盛德元老耆儒宗工贊猷遠華於典謨軼烈偏銘於彝鼎力俾再造在長江飲馬之初志濟兩朝實大賢遺範之豫禮蕩垂紳而聲色不動謝經訂禮而冊號具嚴快話新條皆述行於先志登廷衆正即詒翼之初謀屹成磐石之安亟了因山之役爾乃攀鳥號而如慕秉龍輔以請行兩宮迭勉諭以莫留四海誦褒爲而咏立導恭八萎歸秩九虞清廟之對在天心質祖宗而無愧盛池之浴出日功於社稷以愈隆爰即上垣衆璟絕席隊沸儒謙之志實無可酬之官雖轉以勳潞以平未有如公之全美使河如帶山如礪所宜與國以長存猗予一人期之千載某叨居化治喜際明時早接莫望於鷗嚴旁躍歌鳴於燕賀第慙拙陋罔克形容加正治之席而啓黄扉公何樂此退先帝之遇以光遺德世所望焉劉嶠雲先生集上太師詩文劉子　某具申禀目恭

想已徹鈞几華年癸危瀕於死所遇病悸少定間能用意翰墨事典其籍予以見古人豈知款之師常亦足以知名人雖廢而學不敢廢庶幾無負平生教載獎與之恩有詩文各一通謹致帳下某干冒鈞嚴無任戰懼之至唐繪唐元稹徽之以憲宗時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撓國政積謂宜選正人輔道因獻書曰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者教也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閱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詳爲固倭庸違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爲人之情莫不懼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焉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封位後雖宴間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宋景文公集安撫太師相公書　某惶恐今茲淫雨益可相親甚也無慮千里人將其魚安撫太師相公身暫吏下韓塞濟護一面堵安人不

流指發倉廩壇道脩存亡皆濟此畢國益援所以樹明德也德之在人也深則所報長宜乎享萬禩壽期顯常登四輔爲國元老決不疑已此兼百體若何國太和滿厚而純祉咸荷也其部中有秩什八以上但地狹裁數百里林叢間之不能及它自濟而已乃餘波所及也州等備直己辦民無橫調吏如律令遲候寂然已紓深慮秩要爲邦國尊重晉嵇康文集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華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樸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蒞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而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攘臂立仁名利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夭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崇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

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鷇胎不卒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幸納此遌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聞其愆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階歐陽公集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嗣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恩不忘人之先也脩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寶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殿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給各作合祭享于郊廟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祗奉郊祀則有少師之贈明年[illegible]八月郊之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久不恭不敬[illegible]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男某二子董捧誥詞立

以告尚饗　晁無咎集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贈太師李公之靈而言曰自昔布衣起家之士必其學可用德可立而才可爲近可以利當世而遠可以遺後人兼是三者公侯之器至其莫施時則不暨公魏大姓世襲以貲散其千金負笈求師爰以進士得官天聖抱其所能而止一令造物報人徽與之期是生左丞出秉政機河蠲其原用玫斯卜繼以龍章西山之麓曰子曰孫有公及士服其命服承此祭事生雖莫施而歿顯名有表其阡邦人所榮某等於公其生既後歲以賤賓左丞所厚不獲相事一官所櫻馳詞侑奠亦以抒情尚饗　石介徂徠集顔魯公太師　唐家六世樹威恩外建藩翰禦不賓二十三州同陷賊平原猶有一忠臣聖賢道在惟顔子忠烈名存獨杲卿甘向賊庭守節死不羞吾祖與吾兄梅聖俞宛陵集依韻和酬太師相公　相國推心本至平欲揚蕭艾作蘭蘅孤根易變終微賤美澤難霑漫晦冥楚客嘗聞紉若若王孫誰復顧青青東風已與生成足不敢希冀在帝庭　王珪華陽集和致政太師潞國文公以賜燕王津園感恩述懷　玉符初解自逍遥暫駕安車近九霄無限高名齊少室不言休績在三朝婷拔雲壁呼遲鶴忽把仙巾換漢貂御苑清明開特燕莫

辭倦體勸金蕉　瓊林苑御筵奉送致政太師潞國文公歸西洛　祖燕催移玉殿班都人爭問苑傍看古來少有三師退天下曾將大器安綠野春深花更好石樓夜午月應寒塵埃抖擻無餘事却憶磻溪舊釣竿　劉忠肅公集送致政太師歸洛　元豐天子賜安車黃髮翩翩翊聖初坐省故奬靈壽杖會朝仍闕虎賁輿平泉花木春常在遶水城池鶴自知身是赤松無一事孔桐孫竹看扶疏　王魏公集謹賦五言一章贈別致政太師封國營丘近行臚洛水濱位爭師尚父名重舊公孫勳業歸宗祏威聲肅塞垣安居今日老魏闕此心存祖燕臨華省賡歌屬至尊里門多喜色雲漢在瑤琨　蘇魏公集次韻開府太師留別諸公　經濟才謨沛有餘幡然高謝意何如青雲路盡尋歸軼綠野堂成憶舊廬漢苑宴游聯魏丙鄴都賓客記應徐去項年奉使過北都伏蒙留連累日早來請見之日昔諮九他時若到城南地入副衮裳對綺疏　開府潞公太師得謝西歸謹賦七言四韻詩五首拜送　韓夕華星動紫璧少微光入太微垣帝揄便坐延公袞人喜安車到國門懸叔宮儀還漢郡穎承高晏前屯墳軒承貴老起三代傳史行看記善言　聖代登庸年獨少清時得謝歲尤高公以[illegible]公四十三入相吉言師雖聞而拜不在五月近不復大衡陳吉師致仕再

最高亦未及七十九。官如中令躬無疾。文似司空思不勞。翹中令雖以大
侍歸第時已卧疾李司空兼病心侍發擬稱藏自謂久注文字機勞決思
慮而致是耳皆不及公之壽康玉屋業經淄對日。金臺加禮賜番酬。公初
至都門詔生級林判隔御酒促賓諭選擇刑日與公相見視公倍享臺椿
算。長副吾君序燕毛。　宮禁真是帝王師。八十歸休亦未遲。不似孔光辭
位日。早於姜望出封時。儀形昔已圖麟閣。業草今應集鳳池。鄭吹集洗尾
也業草閣多是措置軍國大事。致府諸條終有愧。昔淺猶久紀功碑。　君
臣一德千齡際。柱石三朝四紀中。天下重輕常繫望。縢前謀議不言功。位
高少有名兼美。體健方知福更隆。護道汾陽貴且壽。若論勳考亦慙公。
父持邦柄擅斯文。却掃丘園脫世紛。已用三篇作霖雨。園看萬事似浮雲
何須榮戟榮歸路。自有祈常載舊勳。欲別注英猶戀德。老臣雖去不忘君
宋景文公集將道洛先寄太師文相公　兩鬢蓬飛歲月侵。狀還祕殿上
恩深。馬毛落盡那勝肆。古善肆者，毛盡會不反。桐屋燒焦欲望琴。前日化
工休大冶。宰易政事猶用咎繇。今茲舊物恃遺簪。曆容喜接夢堂坐。來思
公然動越吟。司馬温公傳家集致趙學士體成口號十章獻開府太師。
都人共喜太師回。蛇積必切。户爭迎不得催。正直土樓灘水淺。大家出手

挽船來。　東郊車馬走紅塵。城外多於城裏人。誰信今朝還政後。過如前
歲下車新。　歸來尚可及春殘。丞相頻邀賞牡丹。遠覓名園多不到。傳前
日獻百餘盤　洛陽風俗重繁華。荷擔樵夫亦戴花。節看二公同宴會。遊
人番黑思還家　公尉初許釀芳樽。屢喚賓朋醉後園。詫浪略無名位間
誰人知道太師尊。　過春歸後到諸園。厭苦終朝鼓吹喧。招得古僧江外
至。啜茶揮塵話松軒　東田小籍選新聲。歌吹朋琴色色精。客少有時全
不用。天然水竹湛餘清　首夏清和新雨晴。綠莎細軟不妨行。園夫通道
白何事。施予花開斑筍生　矮帽長絲紫綺衫。朱門深靜似重巖。莫言永
日渾無事。種藥移花一一監　八十聰明強健身。況從杖歲秉鴻鈞。功名
富貴古亦有。無事歸來能幾人　范文正公集贈廣宣太師　憶昔同遊紫
閣雲。別來三十二迴春。白頭相見焚林下。猶是清朝未退人　范忠宣公集
致宮詞體上文太師十絕　三紀中書更有誰。致君堯舜似皋夔。頻年力
請方歸第。天子臨軒再太師　太師還政異吾常。前殿鋪張典禮忙。入對
誰知年八十。身輕拜舞謝吾皇　吾皇重喜見儀刑。對御排場結綵棚。
見龍時先賜宴。御前親勸一金觥　上前一飲釂金觥。侍宴群公喜且驚
呂尚罷熊今復見。神仙不必在蓬瀛　蓬瀛聞說有仙居。甲第園林想亦

如遠圖琅玕抽翠竹。平流琴瑟走清渠。　清渠滿水灌東田。十頃方塘不
種蓮。白馬往來明鏡裏。畫船安穩坐青天。　天上難傳周伯星。應期為瑞
有常經。不如全享康寧福。訪水尋山到處行。　行樂心清日日添。詩豪酒
健獨能兼。從容對客忘歲。重自是天真不是謙。　謙虛久已得民心。三尹
西都惠愛深。一自安居朝闕去。萬人側耳聽歸音　歸日天恩賜畫船。傾
城士女盡迎觀。園家連夜移筠籠。為趁明朝獻牡丹　華陽雲溪居集宮使
潞太師　天胎真宰賛重熙。何日來符命世期。五夜無遊元夕後。三湯丈
泰上春時。維師事業前無呂。先覺心靈世有伊。首輪化機無帝載。暫休祠
館動民思。扣羨終付盐梅手。伏節難搖柱石姿。華屋早開丞相第。衮衣新
賦我公詩。翻挑滿院光風轉。業李成蹊淑景遲。鼎席具瞻何所顧。況公留
壽等蓬瀛。詩海繪章投潞太師　昔年尊酒每逡巡。此日遂瞻百碎尊。零
落羽毛迷鳳穴。退藏鱗甲謝龍門。來非東閣天上客。歸愛武陵花下源。肯
學衣絲事游說。區區來往謾高軒。　承奉使詩次韻劉太師苦吟之什　長
城五字屹遠遠。可笑偏師敢出奇。句稱推敲來安處。韻更煩絮益難時。病
迷覓作禽填海。苦真成蟻度絲。却羨擒明攻具速。劉侯漫說也能詩。王
灼頤堂集　投蔡太師　夔龍闕下五雲新。壽見天元第一春。鄰使來輸

朝會玉。儒宮望拜屬車塵。寰空赤白開邊將。雨足、私快野人。渾是昇平
好時節。誰將盛事勒蒼珉。　令代堂堂有魏公。十方三際指揮中。勲名已
恨古人隘。歌詠端知寸筆窮。　還第文饒繼蔽日。諸恭安石馬嘶風。此時誰
作登門客。看吐經綸氣似虹。　相府潭濵後斗魁。門披戟帶絕纖埃。小山
叢桂何由識。東閣長條許暫陪。繞木驚烏棲未定。戀軒疲馬望重來。酬恩
有德大如斗。造化爐中肯鑄回。　三徑荒蕪對毀關。中興冠蓋擬夔有
文敷通金閨彥無籍。堪聯玉筍班。斷遠鄉愁歸曹酒。安排客脹上吳山。相
門賓帝多珠履。自笑風埃蹭蹬間。　董霜傑先生集上太師相公　奕奕三
山聞氣備。真儒崛起應時須。千年爾慎來膚使。萬里慈寧復舊都。介胄一
新周禮樂。覇堂遠過漢規摹。無窮基業無窮聞。尚父神明更力扶。張紫微
先生集　三月二日奉詔赴西園曲宴席上賦呈致政開府太師　臨中私
第已歸休。當宁虛懷更欲留。避寵雖辭持節再。送行猶用濟川舟。城南舊
圃角花洞。洛下新莊引御溝。詔諭兩京居盡適。不妨來與往還遊。邦人
欽佇見儀刑。詔使相望對寵靈。位冠三公師尚父。對尚云帥之尚之父之
政謂之師尚父。躬全五福壽康寧。久留行色春過半。下別天顔涕欲零。誰
識上心優老意。從行仍許解趨庭。　昔美部門祖二疏。太沖篇詠貴良圖。不

閩濱主供公鼎，未見爲章出貫。辦河岳英靈，添賦詠都人士女。擬歡娛，皆言元老歸休，盛恩禮使，番自古無。張鎡湖南集寄呈史太師二首 昔爲金闕相，曾是玉皇師。近即維垣拜，還從彭祖期。傳聞風景勝，多賦洞天詩。背示漁樵否，林間要勒碑。 自憐水氏苦，父祖已登門。屏跡千官外，肥書一品尊。華戎心處諸，壽星爗兵，生全南北之民。公實主議 經傳語前論。公所居廣有經解 欲理西風棹，閑瞻祇樹園。公書捨里第爲寺，名爲如堂存業。太師百僚長，歷代皆有之。所用稱賢否，邦以分安危。惟彼太公望，桓桓定周基。至於尹氏徒，寧逃小雅譏。漢唐姑勿論，我朝有元龜。潞公四朝老，德望鎮華夷。吐哉京繪佗，言之可歎歎。近者楊王庭，舉朝莫言非。大潞不可作，吾其誰與歸。元貢泰父閩南集代祀還呈太師 丞相傳宣出紫宸，鶯花萬里浙江春。捷書近已擒豺虎，瑞紀還先慶鳳麟。宇宙經綸歸聖主，山河帶礪屬元臣。幾回凝睇雲霄上，夜夜三台拱北辰。 年來供奉多違官，聖主恩同宇宙寬。左部正慚蹤丈積，西曹仍許進儒冠。清時有道遭逢易，白髮無才補報難。却上船頭望江月，天風吹露不勝寒。張思廉玉笥集韓太師 黃袍飛着嘉王體，閤門知事隨龍起。經筵侍講戲倡優，定策宗臣永州死。誅叱臺憲厲犬多，拏待忠正以讒阿。何劉胡洗奮牙爪，五十九

賢從網羅。北珠羅子高一尺，十四夫人分龍麝。行燈午夜闢元宵，京尹明朝謝恩澤。地衣紅錦織中堂，真珠絡當生明光。大臣排列賀生旦，進奏文移行四方。太師權重專天眷，邊塵胡騎啓征戰。鹵行宮省勢如山，一日忽蛊翻局面。玉津園裏悲風生，日色慘慘天冥冥。中軍統制擁車軾，密旨一語加天刑。天殺權奸天假手，何事斲棺逮函首。君王不復三世仇，地下權奸堪齰口。元僧盤谷遊山詩訪西巖國公太師 屈指灤江觀德星，寒碕九度攜秋聲。風清雲斂碧天闊，重倚吟欄光倍明。 歷累弊履業精勤，胡外春深覺樹榮。道慕人天誇間世，教談華梵壓群英。乾坤聲價連城重，閩閫恩光照乘明。動地香風滿樓閣，不妨彈指伏鵬程。記纂淵海 太師 賦偶首屬朱之司，開祝樓之號。成司討論，惠建元長。同月大公攜書晚東之戒，居登帳矣。只將見孫之長。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八 二支

師

少師

大戴禮天子宴評發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對群臣左右不知己諾之正，簡閭小習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書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註：少師，孤卿，比干。宋史吳玠知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及卒，贈少師。洪文安公小隱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吳璘授少師制 門下：兵六事而富，一自既茂若。於書公語八柄以馭群臣，顧可稽於彝律。惟時宿將，實我元勳，誕錫綸綍之華，用諗縉紳之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充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成國公、食邑八千四百戶、食實封三千五伯戶吳璘，議恭而不伐，沉鷙而善謀，忠烈天資，挺山西之猛桀；韜鈐世濟，得圯下之異書。屹然爲國之長城，以矢護屯於吳蒨，曾裁菑之千紀，奮王旅以乘邊。漢蜀有神，暢天聲而深入；胡行如鬼，紐醜類以相持。氣蓋一時，身更百戰，拔

二陝土疆之半；措四川壁壘之安，繄枝記清。金湯益固，是用參稽徽數，特表殊庸。燕獻在衆，秩亞維師之貴；瑚戈導節，地仍舊藩之雄。加畀炎田，申浩真戶，以壯折衝之載，以增綸閣之光。於戲，爵以疏德，而賞以酬功，朕敢忘於大受；文能附衆，而武能威敵，爾勿替於前勞。祇對手休，毋煩多訓。可特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充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成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周麟之海陵集除楊存中少師制 門下：總千廬而爲衛，式隆上將之元；班九棘以在朝，尤重孤卿之冠。矧時宿望，祇危嶷除，爰稽整旅之勞，用畀詩庸之典。誕敭[illegible]孚告治廷。少傅楊存中，義榮傳家，忠謀許國，自蓮逢風雲之會，肯累勳常礪之盟。膂臣華美於一門，蓋本戎昭之緒；漢將聯華於三朝，亦惟世載之承。夙從徽道之師，內壯宸居之衛。紀綱七萃，不違李法之嚴；錯綜五權，自得金汲之秘。頃握兵而浸久，嘉績閉以彌深。念當復革之期，思謀勳功之式。惟邀論獻，譽蔚焜無萬戶之封；訖歲月序，勞將帥有十年之賞。刑重臣之兼領，宜徽數之申頒。夏屢建旗，進陟雄師之亞；肆揚準節，並彰制閫之雄。增釆戶以倍榮，疊恩章而寵拜。於戲，修和有夏，文王資禦侮之臣；肇敏

戎公居虎伍興衰之略能助迪於彝教斯對揚於王休猶勵壯猶永綏多祉可高耆壽類業高定于

故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臨邛郡開國侯魏了翁贈少師制　此道覺此民其誰也所望數賢斯人有斯疾其命夫人將一簡顧在馳驅之後悲聞疹瘁之音肆舉優恩聿加追命具官某有兼數器言貫九流天津窮問學之源暘谷發功名之轄仕惟事道更三紀之勤勞志在康時歷兩朝之際會危言忤世而不懼正色立朝而不阿嗟去國之十年而復聞者七載碩人寤寐永天弗諼永天弗遺皇極敷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學更善治之新化慨念先君之舊臣式遄其歸以康乃辟官以尚書之喉舌位諸樞政之股肱盡護江淮來司荊楚闢閫又勞于外使之趨造於朝屢以疾辭疑而難進用錫欽崇之命忽聞易簀之言天不慭遺人皆悅慎雖鄉之所守不待生而存亦隨死而亡然政所不通於何考而問冀所咨而取覽然遺蹤迹以丕師德賢爲然後用之俟未遂猶詢之中悔死者如可作也尚庶幾淑艾於後生

劉後村集陳韡贈少師制　朕加惠臣鄰興懷勛舊慭遺一老忽聞無絕之言茲曰三孤特厚飾終之典永榮醉饞眷注未忘具官某知剛知柔有仁有勇家傳正學蓋自紫陽翁而來天與豪書不假黄石公之授七聚遺稿脫虎狼之厄三郡呼牟

伏睹觀之誅絕口不言其然稠躬盡力而已出藩宣於四國入惟諾於一堂兩方慕洛下之耆英拂衣去矣朕欲起海濱之大老側席久之適台衮而退急流厭畫繡而返初服願適澗槃之趣矣異地行之遷奇不期願遂茲奄忽既綴朝而給賻且節惠以易名以勸於國有勞之人以識用才不盡之懷噫圖功臣像嘗居麒閣之中爲帝者師亦嘗揚之亟凜然精爽歆此寵光可

宋李彌遜竹谿集劉子羽父鞈贈少師　朕稽三代之禮文法九廷之遺制大饗上帝並侑祖宗用荅神明之休均錫中外之福某官材高濟世望重蓋時歷嚴近於兩朝蹈險夷而一節功存寄閫有奮不顧身之忠義在平戎見摯不俱生之志是多賢嗣爲時俊良念風木懷陟岵之悲而詩禮本過庭之訓宜昭異數進位公師以程迪遠之恩以示顯親之意尚其精爽不昧欽承

蘇轍潁濱集祖少師誥詞　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鄉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試禮無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聲施於鄉黨居約履利墻衣於子孫世有其人光與聞大政寵列三師之貴祚隆十世之餘錫之閣章以賁幽隧可

王初寮先生集

宋王履道辭免檢校少師表　臣某言伏奉御筆手詔已降指揮除臣檢

校少師依前慶遠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尋具劄子辭免伏蒙聖慈特降御筆金花牋詔書不允者冒貴恍驚冀回渙號甲紛親詔尚闕俞音終難誤寵之叢獲避天威之瀆中謝伏念臣蚤緣情學變東異知再藏奉遂第宇平平之第一身扶病迄無赫赫之名茲滿成以言旋命挨闕而自拙遠承訓指超進班聯侍燮籙之殊庭備金華之舊列蓋前此優賢能之禮乃舉以休穠錫之榮儻昧利以偷安臣之罪也知罔功而懇避天必從之伏望皇帝陛下智燭兼明道心博愛俯鑑由衷之請曲垂遂令之私是此微生許畢桑榆之景自今餘日誓殫畝畝之忠臣無任　謝恪

檢校少師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以檢校少師依前慶遠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尋具陳免奉御筆批荅依已降指揮三詔不許辭免仍不得再有陳請者撫斯繼而滿成方遂狀君之首渙大號以跡愚吏厚表歸之禮每竭悅辭之衷祇勤親翰之紆亟拜寵光弟懷衰挽中謝伏念臣頃繇孤進叨爾異知掌課文詞猶曰平生之學贊襄政事果無已試之能會課帥於封圻遂叉成於帷幄諸儒扞塞不勝誤國之憂臣馬渡瀘狀作金甌之計俗認勿疑之信懦夫規無事之安頻聖澤之滂流搭邊虞之耆定包虎皮而橐弓矢種落一家挽天河以洗甲兵農桑千里常

武既戢於就緒出車爰賦於勤歸分君子年心常居於魏闕誰期定遠身復到於酒泉幸休一障之秦仍趨九霄之覲陛衍班於左棟留幄節於中都進讀過英曹是論思之地侍祠寶籙乃嘗受度之廷地奉昕朝戴康王已實副實籍具昭經始之艱難扉室扉家尚矜向來之落莫惟時茂渥疇克欽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妙道無方況幾不測福威惟辟獨操屬世之權鼓舞盡神深得馭臣之術憐此軒墀之舊弛於塞漢之衝惠以餘生錫之多祉臣敢不倆堅晚節仰報隆私誦述詩書歸美一人之德精勤香火祝延萬壽之祺臣無任

史浩鄮峯真隱漫錄除少師謝太上皇帝表　指鄉扮而進屢幸遂素懷冠孤林以進退遂遂紛宸渙辭弗獲命凜莫措躬中謝伏念臣本之長材偶逢休運當紹興更化之日首被召除遂學省賜對之初亟膺知獎爰從冉府俾預宮僚曾無一得之愚可效萬分之補屬上聖躬行於攝遜實微臣適契於依乘兩閱期年躐登次輔出臨帥閫入侍經帷頃復頻於鼎司顧罔訴於稱任力控歸田之懇繳爲錫第之留寵光徧及於族姻眷過過加於倫等載惟瑣質久罥隆私疾疢交攻鄉閭是念之幸扶闕而遂志敢期增秩以疏榮佩恩典之過優覺歸途之增耀令際遇自昔罕稀興戴德至深殞身莫報茲蓋伏遇尊號太上皇帝懋昭文德

大播先仁。俯念蓋惟曲示始終之眷，肆加綸綍，蔚為出處之光。臣敢不退即使安，少休疲憊，適山林之真性，自樂餘年；修香火之勝因，仰祈萬壽。僅未填於溝壑，屢復望於軒墀。

謝除少師表

辭榮未獲，竢容枌社之歸；錫命過優，容亞槐庭之峻。感深淪骨，愧溢汗顏。中謝。臣聞一心之臣有三千，為治固資於同德；百里之行半九十，盡忠惟在於晚途。凜進退之難全，實古今之共歎。悻悻或非於大體，栖栖多怵於煩言。惟臣晝孅之榮，靡有秋毫之隙，遂勝力祈於休退，濫顏每示於眷留。許解政機，猶寘西廂之帷幄；已還鄉邑，更陞丘林之班。聯假歷歲不除之官，舉累朝甚盛之典。獲雍容而至此，緊寵護之使然。一時綸綍之傳，萬紳太息；千載風雲之遇，簡冊屢書。顧臣何人，幸甚過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謨廣大，聖學淵微。傑其久侍於清光，入惟念舊；賜以即安於真館，相亦克終。肆推明恩，昭示殊獎。及末契於沈疾，使歸養以殘骸。而臣自惟執經誦說於潛藩，以至當軸將明於初政。凡同遭際，悉已凋零。蔑爾餘生，巋然獨在。睽違軒墀之奉，不知涕泗之流。猶草無功，曷報乾坤之德；食芹欲獻，尚懷畎畝之忠。

辭少師表

咸有一德，靡敢格天之勲；茲惟三孤，遂擬二公之任。既許言旋於故里，豈當優冒於殊私。輒犯大威，罄輸微悃。中謝。伏念臣早資辱過，承緒畢平。逢太上於更化之初，濫陪鴛序；事聖主於利見之日，獲際龍飛。撥路再歷，露門三入，至於輪奐，賜休於中禁，從容召見於內朝。東壁之光，數臨蓬華；綸章之訪，每逮芻蕘。意榮甲貴於私庭，錫勞殆無於虛月。眇然薄技，難欲勉奏以何施；蔑爾孤忠，惟以不欺而報上。迨於垂老，敢此亡身。幸屬君親，靦然面目，顧無勞之可紀，乃寵之有加。匪惟忝竊之難勝，實亦顛隮之是懼。伏望皇帝陛下博詢公議，俯察危衷。念其行世之遑遑，早息貪榮而累國；憐其秉心之懇直，不於臨去而隱情。收新命於有司，仍故官而即路。名既遂而身退，幸粗守於前聞；福或過則災生，冀曲全於晚節。

第二表

狐首丘而遂願，已載生成；鷦巢林以自安，敢圖陞進。輒伸前懇，仰冒至仁。中謝。臣聞明主法天，理無私於近列；老臣持己，義敢累於公朝。儻知非據以必危，其可畏威而但已。伏念臣庵嵝遲暮，蒲柳凋殘，告歸於不能勉強之時，解官於積有叨塵之後。雖曰粗遵古人止足之訓，亦豈能蓋累歲貪戀之羞。儻倚舊恩，復承新渥，一念既忘於戒得，百骸盡廢於前功。御驁撈撈之清光，敢竭拳拳之素悃。伏望皇帝陛下昱明委鑒，聖德垂慈，念厥寵榮皆出於乘風雲、依日月之久，當今廉退，少見於先。狗馬填溝壑之前，蘭冊有光；桑榆多幸，願輸誠之甚切，必得請以為期。

學士院奏師垂除開府儀同三司未當已除檢校少師狀　宋衛涇

今月十日，晚承御藥羅舜元齎御筆一封付院，批成肅皇后發引，事橋道頓遞使師垂，可除開府儀同三司，依舊。依大宗正事。臣檢照實錄，恭覩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庚辰，孝宗皇帝初政清明，綜核名實，因臣寮建言，謂漢武帝置武功爵，賞官以寵戰士，做周置勲官，開府儀同三司凡十有一號，以賞勲勞。國朝檢校官蓋循唐舊，本十有九，而自司空至太師為六等，已下有司討論，立為定式。欲自節度使而上，歷檢校三少、三太至太尉、儀同，取其中制，而為陞拔之序，品格之次，以待賞功加恩之律，使官制不至躐躐，人才咸得序進，行之千萬世，永永無斁。已而檢準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給事中黃祖舜等討論典故，稱祖宗之朝，無有自節使而徑除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者，它未暇悉數，姑以建炎紹興言之，宗室士㒟自光山軍節度使為檢校少保，又自是為檢校少師而後為儀同，一時諸將如劉光世、韓世忠、吳璘，皆以戰多協濟中興，亦莫不循次而授。乃知高宗、孝宗杜絕徼幸，恪守家法如此。比年胃濫超越，公論不謂然。恭惟陛下即位以來，發號施令，克繩祖武，刊今遭虞，未嘗屬人材之日，正當愛惜名器以待有功。師垂身居近屬，夙有賢稱，班署已高，義存國體。使假以歲月，冀悉不刱致此官，何必一旦得之，然後為榮哉？且陛下所以

予之者恩也，有司之所當守者法也。臣職守所在，既有上件典故，不敢隱默。欲望陛下斟酌時宜，遵行舊制，將師垂除命復依士㒟例，超轉檢校少師，庶證上以全陛下燮成之恩，下以成師垂執謙之美。予之既當，受之亦安，其於致勤勇功之人，不為小補。如蒙聖慈，以為可采，即乞付三省施行，以息異議，予撰述施行。

劉淵海孝朋賀少師呂相公啓

伏覩告庭，進正西宮，茲煙稱之崇，非賢不乂，兼孤保之重，其命維新。共惟集官，命世英奇，格天偉業。其道周流六虛而不遺，其才宰制萬物而有餘。五龍夾日而飛，首安社稷之大柱；承天而列，亟正台衡。拱揖而誅賊臣，談笑而安國步。方攝齋贊之禱，膺吉吾遂秉乾樞之機事，平敵言人，到遺根付之分抄，侍以長城，數義然以光登，戮銷群凶，封疆復而遠去，吾儒更贊，遺俗復保於濡夜，同時已為之禮于為立元輔，默契組衷，吉有為憲萬邦。既親天立之任，居公東征四國，業遂宏瑞之功，方奮激於英猷，已揚青於大政。四人是賴，社稷永安，其全仰下至音浯下議，臺章交至，尚許己身，家禍積流，更蒙屈法，旋大施於河梁，便返從於近職。武王同德，三千僞與誰盡之列；英家中天二百，顧瞻遐鄰之流恩已厚於懷。枯情不勝於賀慶。

鄭剛中北山集賀吳少師啓

入覲龍庭，親承天眷，功酬萬敵，禮視三孤。伏惟某官勁節有常，奇謀多算，英豪特立，忠性地

氣之所生忠義不移蓋是家風之馴致破敵如破竹摧堅若摧枯惟此殊
勲宜家異寵乃天賜遣香隨輿馬之萬萬里還營光動旌旗之色集叨承
命綍撰在帥壇獲觀覲對之歸遂有參承之幸其爲欣快罔既歎陳播芳
大全集毛伯顏賀吳少師易節啓　王者之兵本仁義方振關國之功天
下之將通神明允賴扞城之略折避衝於萬里注層想於九重治兵方靖
於朔庭求士每聞於東閣維條侯之得劇孟已坐制於敵情而許歷之謁
趙奢猶頓言於軍事爰自胡星之墜亭猷煙霧海之雨驕率連表徙弓之
民胥潰迴弄兵之子蔣庶地於毀汚蔡迴於神皋禾取錞杙秋鳩蜀都之
沃壤伏雌容遁擾場多虞長戟勁弓雖保山河之固離衣蝓食但期朝夕
之安遠貽當宁之憂每重登壇之舉聽鼓鼙而思將帥之任賜弓天以專
征伐之威爰得偉人以付全蜀恢謀境土坐收莫枕之安衛霍功名僅陪
扶款之伏况觀古昔孰與等夷恭惟某官天挺沉鷙神資果毅隱若敵國
典刑爾著於家聲賢於長城方略力扶於帝室任既隆於分閫志尤切於
請纓綸巾光渭上之師繡帽識山西之將乘詩書禮樂而成其利有智信
嚴勇而兼以仁仰遵神武不殺之威盡得上兵伐謀之道棄兜戰鬣旆中
樹後勁之儀鼓鐸錞鎛致布令陳解之用先渠震懾牽魏退奔細柳營屯

但聽亞夫之令曲逮行陳獻于魏絳之刑此爲兵雲載加草木新清宗從
何止勒燕然之銘宣暢威靈固將耀營平之頌申信賞於山河之誓參徐
聲於金石之和不日而成惟天所授某衆遺末路况歎下僚雖從齋簪之
師儒頗恭奏渠之節義金閨通籍還懷鉛抱槧之流油幙充員無老章馳
檄之效父積依劉之願遂諧御李之榮實獲我心云胡不喜洗心滌慮儇
陪鈴下之詹据頌德歌功賴備衆中之辯墨張守毗陵集回賀樞使張少
師啓　伏審光膺鳳檢進秉鴻樞釋宣威疆埸之勞茂洪化經綸之業中
權增氣外境備心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識洞古今望高夷夏忠貫于金
石勲業煥乎旂常上眷素隆志濟吉猷於左右外虞既記理難循久以衆
非周正機衡誕敷綸綍庶盡謨於邊略遂屬秩於中興川陸非遙冀禎達
門之列山林待盡尚須英拔之期然慶情之未純尊等熾之光狀惹銘之
至狀叙異禪瞿忠惠先生集賀除少師啓　伏審盟府第功路朝承策備
孤林威容之盛史師才節制之雄允遂聰明獻不忻慶竊以君臣相遇古
今所難來伊呂於遠方乃成嘉績歎蕭曹於異代或爲美談况夫間世之
偉人生於一國之巨室典刑所屬體貌自崇恭以某官盛德庇民辛忠衛
上柱石邦家之用耆艾惟謹之謀朔敦熟勞是謂周公之元子志存詩禮

蓋承魯國之真儒聿追三代之風肯定一王之法規摹遠矣文物燦然爰
開公府之華以席相門之慶屬時稍寢道貴椒房吏煩典護之勤詣被寵
光之渥袞衣赤舄即登三事之聯蛟馬參號宣侯九重之眷顧惟鉛刻承
荷陶成自黍下瀨之飛坐湯翹材之館更文二之組方圖力報於殊恩聞
尺一之書已覺心傾於美蔭縉紳淵源楊少師見訪啓　某共審除制
渙敷棘班胥寵屬有嚴於謁禁致岨賀於賓榮敦意隆謙持垂臨貴又以
集議不克爾遲悚企之私考陳莫究亟遽柔訥少控謝忱徑率匪儀瞻鑾
幸甚劉忠肅公集賀胡少師啓　伏審懇遂公歸得謝帝庭升拜宮師之
崇崇基國老之重肯風迪古賢人究出處之歸全德顯乎天下無始終之
議仰天臣之達觀均四海以載驩某官疏榮蹈中靈襟秉哲誠窮人物之
盡學富古今之儲當天聖之闢符覽德燀而屬社恭紫闥步虹蜺飛光正
議鴻詞偕斯文於禁掖嘉猷亮節運大政於天樞勲烈被于三朝忠勞篤
乎四紀儼爲鄉邦仕耽樂於過家確乎褒封禮弗容於賜几冲和天爵鎮
拂世風固將安車駟馬以游乎親賢清泉嘉木以適乎嘯詠逍遙賢者之
樂拱揖聖人之清塵而不煩方典刑之所在浩然善養宜壽祉之無疆某
材棄下中世親幸會昔者先子識買氣於星津其後諸孤聯榮名於慶閥

追兹勉強以就仕優辱薦延之大恩賢哉嘆嗟固已倍都人之慶形于歌
頌又將酬國士之知周益公大全集賀揚少師啓　班集搢紳廷揚綸綍
雅孤棘外朝之位旋鈞陳上將之功注意加隆折衝綏遠鞠以周尊祈父
俾專督於爪牙楚命太師實兼司於環列蓋事權之所寄宜爵秩之俱高
捬在熙朝愈光舊典恭惟某官精忠貫日勁氣凝霜敦郤穀之詩書備趙
拘之文武蚤逢興運親結睿知昔將壇旌動之秋屢出乎於遼藻蹙浙海
波平之際遂入危於嚴藏萬旅以無譁衛一人而有恪勲屬夕著資望
至優將渠三組以垂暖雖隆異數奉世十年之居位宜有殊遷爰稽貳公
洪化之勞併想經武整軍之實錫亞師之新命仍數道之舊權戰轟述歸
增貴晉寧之鎮土田申衍益開渝水之封開光帶礪之盟式表旂常之績
某感瞻威範適聽軍儲望繞騎於章壽莫陪賀客庭黃麻於秦邸徒極歡
悰劉後村集賀鄭少師啓　登冠貳公褒崇元老孤擅眷龕恨無官之可
酬甲第殊庭欲有謀而則就帝學稍讀熙之益身章與佩服之珍載籍罕
聞搢紳相慶竊稽列聖待勳舊之典非急於公須使衛之等次路國責璺
維垣不過河陽之鉄鉞紫嚴位尊弘化亦惟長樂之壓檀乃如致身副啓
王之師賜復於父母之國度越先朝之故實眷留昭代之耆英則自生民

以來未有我公之懿恭惟某官道隆而德駿業廣而功崇尋從扶龍而乘
天忠勞鮮儷不待醫卜而求野望實已孚勤相端平挽回元祐至今廟堂
經濟之老皆昔翹館招延之餘十年美衣歸之歸一旦就安車之聘蘭則
吉后方欲咨君陳之猷于其明農未可遂周公之志乃超三少之秩乃擢
元戎之旌俾方玉以垂紳卜新圖而考室問祈招於千葉靡所不知設醴
酒於楞生父而愈敬雖熙寧過師臣之厚早陵眷舊學之深以昔準今有
隆無缺瑞公千歲重慶紀撰之詩以王萬年一補太平之筆其篇題昭傳
聳聽制麻方千載之滿前顧一髮之獨後老父學為歌頌倪非漢之所堪
辭將相作神仙願於公而有獻方秋崖集代回鄭少師啓　進陟師垣誕
分使鉞錫帶御府再垂追琢之章開茅神皋天勝相攸之樂伏惟某官伊
尹先覺周公多材日就月將緝熙聖學於無極乾旋坤轉運動化工而不
知凜吾道之在三宜邇徽之莫二甚欣聞播吉興被光華國有師臣是為
治道之元氣君無過舉將躋斯世於太平喜想谿扣岳初業屑秋壑歸家
陛少師啓　伏審晉頒鼎軸峻陟師垣四國于蕃一正華夷之限域貳公
弘化再扶天地之綱常朝野懽然宗社幸甚恭惟某官三光全氣幾世一
人裴晉公以相而董師僅平淮蔡葛武侯見危而受命纔保蜀關惟我公

之有乃心業天下而身其任西沿江都五千七百里荐歷藩宣太白峩眉
四萬八千年再頒開拓封內外兼種蠡之任陝東西無周召之分灃淵之
鼻雷鳴群疑自息鄭國之青霜剥萬變不搖撓世變於長江大河之趨逆
膚勞於疾風暴雨之生豐功盛烈上恨無官之可欺袞衣繡裳入謂歸功
之已晚聳雄師之重望侈壽母之婦儀持柔制為平不可及樸主□森眾
歲洪濟時艱矯泰山帶黃河於昭封誓其登龍最是賀燕惟勤於董麻之
六經可勝距躍轉洪鈞之一氣領觀昇平搢芳大全集公予耳莫鍾以訶
致仕啓　伏審顯膺帝制峻陟師臣雖力解於攀攬宜益隆於異數于眷
四朝之舊永為百辟之宗恭以某官蹈孟恭之和躬父大之業識代天理
物之體懷尊主庇民之心皆當二聖之倚毗遂以累章而勇退理不容於
賜几樂莫過於遂家惟圜丘之吉啟雪安車之迓召退遐時祠之禮遂盡
前席之思狀宜品數之寵加以懸縉紳之系望其限祠官守逆遠門墻藉
欣新命之亟聞實倍常情而稱慶劉漫塘集　[illegible]乘祠謝史丞相兼賀除
少師啓　播一德格天之業誕吉多方曜貳公洪化之輝丕昭異數雷風
鼓舞夷夏懽呼某官鍾天地之泰和紹聖賢之絕學以古之道為帝者師
中原故疆指撝而無不服天下大器談笑而真諸安由□休休然有容故

事肆肆然餘裕盛矣一千載而明良相會信哉十九年而芒刃若新昔位
峻雖垣恨莫遂於遜隤禮成清廟宜首渙於明綸猶鬱具瞻佇申成命
某山林下士場屋陳人厥初出身頗亦有志義之與比衆雖笑其踽踽涼
涼居之而安人亦諒其悃悃款款數汙薦墨亦忝碑書不幸而有米薪之
憂既久而無勿藥之喜形容變改意氣衰殘如陶彭澤之辭歸而非為督
郵如孟襄陽之自棄而非關明主　谷田里荏苒歲時所願全生比不才
之得保豈期得月同近水之樓臺藉令清班郡丞高選老所選調既叨脫
選之榮父矣遂居更胃均逸之寵尤茲誤渥儻若項言判惟退安遂戶之
居其可逆為本天之直二沈空免翦莫於從上光範門之書不敢雖懇於
肆愈作畫錦堂之記欲言尚擬於款公拊蹈惟深較陳罔既李梅亭集代
董侍郎賀丞相除少師啓　巽避公槐升甡孤棘僉膺而宅百揆輔茂陵
十八載之隆平寅亮而儕一人開賢慶億萬年之晏粲明良交際動植均
雝恭惟某官德鉅材全器閎用傳累世躬行於忠孝四朝身佩於安危河
決平原力挽百川而注海風搖夏屋獨高一柱之擎天盡返齊疆全歸趙
璧金甌開戰從容作商野之霖玉几導揚談笑取虞淵之日與生民而立
極為天下以得人九夷八蠻服整頓乾坤之手兩言二聖知扶持社稷之

心肆崎嶔石之瞻丞出雖垣之命甫揚成渙遂執撝謙重違再命三命之
共甫轉人師少師之拜元圭袞冕上猶恨無官以酬公及篆璽掄公宜以
辭榮而遜上惟緘陛比隆於皇祖則芳封仰紹於先王兩平有子我有臣
垂光簡冊周公拜前魯拜後濟美鼎彝其自今泥塗威袞館治臺蘆千里
既自扶丹筆之書首尾八年未易復白圭之玷茲復坦明之刊但增磧堤
之於黃麻之外六經自此尚觀於藩錫洪鈞之轉一氣更祈俯振於黔生
賀丞相除少師啓　巽避公槐升甡師棘萬世系定壺徑躋萬石之班
三台色齊乃退位三孤之長寸心如此千載無之恭惟某官厚大而裕相
端凝而洪毅周拜乎前魯拜乎後邁韋平父子之榮陟格于帝尹格于天
續先舜君民之業自開禧之末一麾九日相嘉定之治十有七年於我如
浮雲心本游於淡泊聞汝作霖雨才爰佩於安危既難挽鼎湖之龍乃力
注咸池之日周勃之誅呂迎代尚觀望於眾情霍光之擁招立宣幾動搖
於庭議未有獨運於掌上不煩執事之指行為天下得人與生民立極導
吾几之命而晏然仍几輔吾兼之政而適之歟兼三邊絕寺句之裏華盛
布黃朱之乘風雷屏息日月重光宜神聖建道德之師見輔翊為社稷之
寶此播維垣之命允孚嶽石之瞻乃執撝謙力可辭奐成帶欸基命宥命正

倚擲譜。若曰父師少師，何拘等級，始冠班於洪化，印頭面以經邦，坤載物而承天，蓋得下衆之言。鼎以木而巽火，實存上鉉之虛，允重尊李，泌以先生，四海戴于儀爲尚父。黃河如帶，山如礪，豈惟難拒於公琰。青標有澗石有寬。恐合紹開於王社。其風動坏治。自抵簡書泥塗，久隔於朝紳，夢蘇尚隨於賀牘，輒憑魚鴈之素，恭希燕雀之私。亮天地而揆一人，諒益基無窮之閒，理陰陽而遂萬物，尚祈澤不獲之夫。啓劉淵海唐仲友賀史丞相加少師啓　需章得請，渙號既榮，位亞維師，益峻南山之節，秩仍真館，俯從綠野之遊，身名俱高，中外胥慶。切以事君不難於進而難於退，論德毋取其偏而取其全，鑄爲而畫接者罔多，衣綈而夜行者莫先，孰謂甘盤之舊學，乃同伊尹之告歸。誕俘七年，既擅作恭作乎之美；或有一德，寧忘爲上爲下之心。優游出處之間，終始明良之遇，恭惟某官，直方道大，忠孝天全，夙由羽翼之功，深契風雲之會。衆中今之神觀，曾莫狀於丹青，衛武公之文章，又能聽其規諫。廣鑿經帷之啓沃，再更鼎鉉之燮調。非道不陳於王坐，底隆平之治，有猷則告爾后，初無遠近之殊。上崇休說之忠，朝倚儀刑之重。願念功成而名遂，將使懦立而貪廉，明詔挽留，編屬伯夷之操，故鄉遠返，將散疎廣之金，冠孤棘以邁班，燕祠庭而侯老，黥首愈孌於嚴石，清風，更激於頹波，萃英俊於翹才，奉從容於別墅。中書校考，已幾畢地之再周，九十猶箴，佇見袞衣之三入。某猥緣乘漢，且預掃門，八物不冠，徒想洛中之事，金鑄黃壁，願賡淇澳之詩。衛後樂先生集宋衛涇賀史丞相除少師啓　伏審顯膺鴻冊，祇對龍光，崇列使端，晉檄武公之峻秩，封已既益昭異數之隆。慶溢析庭，驩騰率土，恭惟某官識彌今古，身佩安危，獨運廟堂，得蚤正素定之策，再扶社稷，增重照景合之休，國無危疑，人用靜一，迺若茂陵顧衍，藏清廟之多儀，懋蹤無愧，成通輯洪文之秘寶，所宜眾表，以拱聽聞然，普拜師垣，普控惠情，詞之邈切，而今長孤特，詎足爲位望之重輕，蓋上慰於前靈，亦下存於舊典，不可辭者其以是乎，功更籍於祇歡，踰汾陽二十四考之盛，道愈光於寅亮，城周家八百餘年之基，其隱約自安尊，殆不替。屬聆明制，倍激忻悰，和兗民擊壤之歌，實均舞蹈，勒唐士齊天之頌，尚獲形容。王初寮先生集辭免檢校少師劄子　臣今月十八日準入內內侍省發來金字牌，遞伏蒙聖恩，賜臣御筆金花牋詔書，已降指揮除臣檢校少師，依前慶遠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者，臣聞命驚疑，不知所措，伏念臣，奮自書生，誤膺寄任，二年塞外，莫補毫分，既無鼓枵疆理之勞，獨謹容容柔附之策，雖欲捐軀矢石，圖報恩私，而天威下臨，遼

陰自肅，固功弗績，久挹空殘，已荷矜憐，許其罷戍，方秋誠君父，祈即使安百口，徘徊一身，羸病所期，退伏詎敢僥踰，忽拜雲章，具形龍獎，刑茲視棘實首三孤，經幄遂嚴，祠庭秘近，皆非臣愚所可叨冒，伏望睿慈追寢成命，特降處分，檢會臣前奏，換授階官，除臣一員在外宮觀，不特俯安於私分，庶幾旁協於公言。臣無任，考古質疑論史記所載父師少師非箕子比干　尚書微子篇曰，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安國注，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及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至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不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注家但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據史記三處，皆以太師少師，即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彊，漢古今人表亦何有太師疵少師彊之名，殊與安國不合，切爲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所見異而言不同歟，又本朝蘇子由作古史，乃從安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又從馬遷說二公乃我宋巨儒，各主一說，未知孰爲至當，擇韓魏公安陽集寄致政歐陽少師　獨步文章世孰先，直聲孤節亦無前，欲知退足高千古，請視經猶疾五年，在我光陰長更樂，扶天功業去如捐，西湖風月誰爲伴，笑許當時處士賢　次韻答致政趙少師感懷　羨君朝夕挹浮丘，應笑吾曹窘若囚，塵外有誰攀逸駕，壺中何處着閒愁，心休已得天真樂，身退猶存國事憂，積善由來神所勞，坐膺全福不須求　寄致政趙少師　兩曾擊日上高天，遠脫浮榮請退堅，寵被大邦方異禮，碑中前懿有踰年，三師共仰青宮貴，四海皆稱白傳賢，自顧衰殘歸未得，時乎地接神仙　又寄二闋　月謝風亭勝雅名，主公閑適愈多情，芳樽屢酌瀛州上，誰聽霓裳散序聲　到處園亭列畫屏，四時如只在仙扃，歸來便是無爲樂，不必重爰道德經　趙清獻公集聞致政趙少師榮入境寄獻　我公優暇若神仙，八十高齡衆所賢，致府昔同儀一紀，留封今別又三年，及時和氣來吳國，度曲薰風入舜絃，昨日清臺瞻丞奏，老人星照浙西天　次韻程給事寄獻趙少師　暮春船艤浙西州，且喜樽前兩白頭，蓬閣處傳賡唱詠，濤江深阻故人遊，凝眸謙集踰天遠，屈指光陰若箭流，頻有詩簡并輝使，往還金玉共賡酬　寄酬致政趙少師五首　風荷公知獨父，委政堂平日章爲

像新篇屢拜金璞賜千里同風不滿遂 明月驚人爲暗投珍函開發曉
光浮五章麗句真高唱所得過於萬戶侯 雲濤朝暮湖山勝曾伴仙翁
惆悵遊別後增思開屜猶藏華如翦已三秋 短書臨發意徘徊寒夜霜
晴上月臺灘水激江天共遠嶺頭唯見鴈南來 天台鴈蕩去尋真往復
秋冬過七旬不是君恩山岳重肯教歸作自由身 次林希喜趙少師榮
遊抗 維嶽生台輔於時正典刑我嘗同政府公早謝明庭官貴躋三少
身閑越八齡所難唯壽算豈易是康寧永舊心猶壯尋幽足更停宋都儀
皆別異語書重聽宗契令猶厚交清久可銘摛辭工詠物吐屑妙談經藏
已迎紅旆湖光動綵舩游名多寓壁燕席徙扶屏還過瀛洲客折辭使者
星承恩來玉陛泣事傍沙汀厭賞塵中景思登野外亭愛忘嘉意重溢美
雅章形叙遠才超絶搜奇思杳冥道中寧久去歸路入雲青 上趙少師
詩 義高德厚賢在朋進榮退美光初終越有神明相元功疾愛之外康
寧中乃眷乃顧爰徂東徙御雖寡人望雖其高可仰厚可宗茲行允美江
淮風父老相呼吉見童三朝無事鬢歐忠公謀公惠世所蒙肆安於貴因
安晨溫衣飫體食飽胃小譏大稱消姦卤州牢縣獄因多空歡心和氣成
年豐汝曹雖賤念所從汝心汝貌加愛恭新蒸勿米米勿姦巫歌屢舞馳

省公有人昔與公車遂汝陰潁尾洛陽嵩山有迹兮水有蹤水之鶴兮山
之松一朝賜號逍遥翁馬貲僕費官與供汝曹勞力吾老瘞公若再來勤
等宮蘇潁濱集趙少師自南都訪歐陽少師於潁州留西湖久之作詩獻
歐陽公 公居潁水上德與潁水清身閑道轉勝內足無復營平昔富交
遊閑門生常盈退居萬事樂獨恨無友生汝潁亦多士後來非老成趙公
平生舊情好均弟兄少年結意氣晚歲齊功名携手踐廊廟嚲足辭到衛
徜徉里閭間脫略世俗縈興來忽命駕一往千里輕白髮微相映元顏谷
峥嶸人生會面難此會有餘情遨遊西湖中仲夏草木榮壺觴列四坐歌
舞羅前楹畫舫極沿泝肩輿並逢迎棹進鳧鴨亂樂作魚鳥驚近寺躡履
迹高臺吹笑聲往事語京洛餘歡發吟賡賡主人慶歎歎永客誠此樂
有時盡此好何由傾蘇東坡文集和南都趙少師 富貴功名已兩忘望
高高華量包湘遠家傲似蒙莊子定笑崑於漢霍光遠訪交親情益重共
論詩酒興偏長圖亭纔日休車馬却悔多年滯廟堂 寄汝陰少師 得
時行道善知終猛退如公世罕逢鄉稟浮名同敝屣保全高節似寒松文
章千古進謨誥勲業三朝鏤鼎鐘見說新堂頻燕會坎時賓客定相容公
甞見約異時須上相奉來亦有意已愛以休居頌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

次韻 朱門有遺愛千里來燕雀公家冷如水百呼無一諾平生親友半
遠遊公雖不怪旁人得世事如今臘酒醲交情自古春雲薄二公凜凜和
非同嗜昔心親豈貌從 次韓持國心如死灰白髮相映松間鶴清句更千
酬雲表鴻何日揚雄一廛足 潁田韓居潁山之陽有屋一區有田一金 却
送范蠡五湖中 後文記范蠡泛扁舟遊五湖 嘗擧元豐類藁寄歎政觀文
歐陽少師國辭寵祿歸就休閒進退之宜四方所望 四海文章傑 一作
伯 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風義動簪紳北道推先覺諸儒出後塵志機
心皎皎樂善意循循大器才超古昌言勇絶人抗懷輕紱冕避寵謝陶鈞
耕稼歸莘野吹漁返渭濱五年青興歡一日壯圖伸北闕思知舊東宮命
歎新驚風閒羽翼騄放精神曠達林中趣高閒物外身揮金延故老置
驛候嘉賓主當西湖月句留潁水春露寒消鶴怨沙靜見鷗馴酒熟談浮
暖書成感獲麟激昂殊史峽冲淡赤松親龍卧傾時望鴻冥鶩士倫少休
均逸緣獨往異沉淪箕畫咨詢急儀刑矯想頻飽須協謀筴更起爲生民
章歎玉堂集次韻和君貺會趙叔平少師 黃髮逍遥並耆臣燕閒加意
占光春成龍天外惟三反 言卿論休二元珠也往來 和雪莚中止歎人音
日薦才聞衮豫當年諷賦待魁倫 子貴使可社者處靜也十朝多拈十頌

禮部考官博墨仙狂又丸天下事一 會須共作遊河侶五老星飛事更新
子進吉七未康至秋下有言詞之淸 沈氏三先生集沈遘七言奉寄三
衛趙少師 浮石山前十里松逍遥誰在白雲中孔光安上三公印衛武
終爲百歲翁猶程香方訣無上道史官空記太平功昔年翱館壽形容非儒
非心江水東張舜民畫墁集上潁昌韓公 韓公指維 五福備來萃一
門歲寒方始見松筠白頭再喜逢知己青眼重開爲故人當日八龍同孝
友于今二阮卜比鄰冀年不作三湘客猶欲生還一吐濱啓劉湖海少師
賦偶 元時居於有吉安…生…武不 王起居大元時事旭 寧去也
人元望
立遂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九

二支

師

三師

有官龜鑑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事物紀原尚書周官曰乃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晉以為上公後魏始號三師西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綬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百官志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應劭曰師訓也傅覆也保養也[illegible]古[illegible]傅相也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師古曰不必備員有德者乃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晉書百官志太師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惟置太傅以鍾繇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鄭沖為之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為上公論道經邦燮

理陰陽無其人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後其名不替而居之者甚寡南齊書百官志太師太傅太保周舊官漢末董卓為太師晉惠帝初衛瓘為太保自後無太師而太保為贈齊唯置太傅宋書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訓護人主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堯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北史後魏朱世隆薛大保前廢帝特制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隋書百官志後齊多循後魏置太師大傅太保為三師又曰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

禮儀志隋臨軒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否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郡社公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受冊訖授茅土焉貞觀政要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睹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大顛顓頊學綠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虢叔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唐書百官志三師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皆正一品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非其人則闕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親王拜者不親事祭祀闕則攝隋唐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三公皆不設官屬唐六典太師一人正一品太傅一人正一品太保一人正一品

尚書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歸豐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孔安國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禮記云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言使能也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師傅之官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魏晉江左皆然後魏太師太傅太保尊號曰三師後周又為三公隋氏又為三師皇朝因之漢書云太師太傅太保皆古官金印紫綬漢官儀云俸月三百五十斛齊職儀云品第一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玄玉周武王以太公為大師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成王以周召為之書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漢高后元年置太傅以右丞相王陵為之後省八年復置平帝哀帝元壽二年復置平帝元始元年置太師太保孔光以太傅遷太師王舜以車騎將軍為太保王莽以大司馬領太傅又置少傅為四輔莽篡位以

太傅太保國師國將為四輔焉漢光武惟置太傅有府僚拜故密令卓茂為之明帝以鄧禹為之章安已下初即位皆置太傅錄尚書事其人亡因罷之于漢末獻帝初平二年又置太師以相國董卓為之魏氏以鍾繇司為宣王為太傅鄭沖為太保太師不見其人晉以景王名師乃依周官名置太宰以代之武帝以安平　為大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江左太師並闕晉為大宰梁封十八班班多者為貴上公班第十八秩萬石陳以為贈官後魏三師正一品非勳德崇重不居北齊因之後周依周官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不置府僚隋氏依後魏為三師因後周不置府僚初拜於尚書省上煬帝二年廢三師官皇朝復置依制依隋氏三師訓導之官也其名即周之三公漢承平閒始尊師傅之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明雖天子必有所師其後或廢或置大抵無所統職至後魏特稱三師以正其名然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故近代多以為贈官皇朝因之其或親王拜者但存其名耳唐書宰相年表三公三師七十一人　秦王世民　齊王元吉　荊王元景　吳王恪　徐王元禮

韓王元嘉　霍王元軌　舒王元名　相王旦　宋王憲　申王撝

邠王守禮　忠王浚　薛王業　慶王琮　廣平王俶　福王綰　撫王

紘　榮王憒　建王震　已上二十人宗室親王　裴寂　房玄齡　長
孫無忌　李勣　武三思　楊國忠　杜佑　裴度　王涯　李德裕
李讓夷　杜悰　白敏中　令狐綯　夏侯孜　韋保衡　王鐸　鄭畋
鄭從讜　蕭遘　韋昭度　孔緯　杜讓能　徐彥若　崔胤　王搏
柳粲　已上二十七人宰相及前執政遷者　李光弼　郭子儀　王思
禮　李抱玉　僕固懷恩　田承嗣　李正己　朱泚　李寳臣　侯希
逸　馬燧　李晟　李光顏　烏重胤　王智興　李載義　李克用
王建　韓建　朱全忠　已上二十人以軍功進者　武攸暨　李輔國
于頔　韓弘　已上四人以恩澤進者　江少虞類苑國朝歷三公三師者
太祖即位天雄節度符魏王彥卿自守太尉爲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
中令彝興自守太傅爲太尉荊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爲
太傅宋書職官志三師三公宋承唐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
徒司空爲三公爲宰相親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預政事皆赴上於尚
書省凡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自太傅遷太尉檢校官亦如之太尉舊在
三師下由唐至宋加重遂以太尉居太傅之上若宰臣官至僕射致仕者
以在位久近或已仕司空司徒則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師則爲異數自

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持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蒙
簡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熙寧二年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平
章事辭司空侍中三年曾公亮除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以兩朝定策
之功辭相位六年文彥博除守司徒兼侍中九年彥博除守太保兼侍中
辭太保元豐三年以曹佾檢校太師守司徒兼中書令九月詔檢校官除
三公三師外並罷又以文彥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富弼守司徒皆拜定
策之功也六年彥博守太師致仕八年王安石守司空曹佾守太保元祐
元年文彥博落致仕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重
事崇寧三年蔡京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大觀元年京爲太尉二年爲太
師政和二年京落致仕依前太師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九月詔以太師太
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真相之任
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制
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亦稱三少爲次相之任至是京始以三公任真相
三公自國初以來未嘗備官獨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計也太師
三人蔡京童貫鄭紳太傅四人王黼燕王俁越王偲鄆王楷太保十一人
蔡攸肅王樞至儀王樸渡江後秦檜爲太師張俊韓世忠爲太傅劉光世

爲太保乾道初楊沂中與璩並爲太傅紹熙初史浩爲太師嗣秀王爲太
保自紹熙後三公未嘗備官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專政皆至太師
焉　實賓錄　黯爲中書舍人僅知審刑院爲群牧使時封拜皇子並
除檢校太傅黯言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爲父師於
義不可蓋前世因循不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無兼師傅
官隨其遷敘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
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遂給
事中催御史中丞百川學海師傅保輔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
可以居也師導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如周召畢公之於成王
可以當是名矣漢之張禹孔光辱莫甚焉鄧禹其庶幾乎後世以爲階官
而序進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官而遷以師傅保之稱此何義也子雖
賢而可爲父之師傅保乎況有年方孩幼即加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
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賈黯力陳其非四月丙午詔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
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順人無得而議宣政以後至以師傅保加之宦豎其
悖理尤甚矣金史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皆正一品師範一人儀刑四海
元史百官志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正一品銀印以道燮陰陽經邦

國有元襲其名號特示尊崇太祖十二年以國王置太師一員太宗即位
建三公其拜罷歲月皆不可考世祖之世其職常缺而僅置太保一員至
成宗武宗而後三公並建而無虛位矣又有所謂大司徒司徒太尉之屬
或置或不置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宮嘗置三師三少蓋亦不恒
有也　文獻通考三師太師太傅太保歷代多有之一太秋建官有六太其
一曰太宰自周以後不常有之餘五太則無三公太尉司[illegible]空[illegible]代有
之二大大司馬大將軍虛代亦有之諸位從公諸將軍及光祿大夫開府
者歷代多有之官屬等歷代有置者[illegible]
[illegible]漢有三師而不見官屬以丞相爲
公置司直長史後改丞相爲司徒則因司徒司直長史其事[illegible]焉其太尉
後改爲大司馬綏和初始置長史一人掾屬二十四人御屬一人令史二
十四人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加中丞[illegible]御史大夫爲後漢初唯
置太傅有長史一人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不知何曹後置太師董卓嘗居
之蓋自爲也而不見官屬太尉屬官有長史一人署諸曹事[illegible]
[illegible]掾史屬二十四人[illegible]
[illegible]黃閣主簿[illegible]

掌將下文書。記室令史。掌上章表報書記。漢末陳琳阮瑀皆爲曹公記室。軍國書檄皆所作。御屬。掌爲公卿關下文書。司徒屬官有長史一人。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五曰掾列四史。陳龍爲司徒。魏王府。更時三府掾屬各由文選。以不肖就者爲高爵。揚勸心勸務轉爲解。豈辛掌天下獄訟。時司徒解訟大者數十年事類關錯。多爲煩重。魏爲王漢解訟比七卷。決罪科條。皆以事相從。至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五曰掾到四屬。漢書舊注云。公府掾比古元士。四命者也。或曰。士初掾史。皆上言之。故曰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某俱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其大司馬從事中郎、正行參軍。大司馬亦有正行參軍也。晉有太宰、太傅、太保。揚駿爲太傅。增祭酒爲四人。掾屬二十人。兵曹爲左右也。揚駿輔政。以淵出爲大將上將。太宰太保官屬不見。太尉、司徒、司空並有長史、司馬。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泰初三年。又置太尉軍參軍六人。騎司馬五人。官騎十人。而司徒加置左長史。長史次九品。銓衡人倫。冠綬與丞相長史同。主簿、左右東西曹掾各一人。若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武帝時司徒基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詔遣使司徒賢能察州郡摘植若前所循。增掾屬十人。又遣倫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初。王渾字玄沖。遷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皁服。論者美其謙而識禮。司空府加置導橋掾一人。餘署同。後漢咸寧初。詔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主簿、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爲位從公。品秩俸賜儀制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劉毗爲司空。以主簿爲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以下。令史以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都督各給事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褒加各因其時爲節文。不爲定制。其於周掾屬。白蓋小車七乘。軺車施耳後戶。皁輪。唯史各一人。日從酒以下。令史以上。皆皁零辟朝服。其爲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爲六人。其餘如常。加兵公制。掾見李子判爲佐著作郎參石送將將軍事。見貢高才。被領導參與。主誅四天子命。戒參卿軍事。後參軍不議官主。更說隨宜送則。從是始也。宋有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將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而太傅不置長史。掾屬亦與後漢略同。自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屬、東西閤祭

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置屬。戶曹置掾。加崇極於此也。其司徒府若無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僚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東西曹掾屬。餘則同矣。餘府有公即置。無則省。齊有太宰、大司馬並爲贈官。無僚屬。太尉、司徒、司空。是爲三公。特進位從公。諸開府儀同三司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佐。長史、司馬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爲兼員。其公府佐史。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人。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亦有佐史。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初。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自宋大明以來。著朱衣。齊王儉爲司徒左長史。請依晉令。復著朝服。不著朱衣。時議不許。又曰。王儉之常在江左。以長史可以知上之矣。又云慧曉爲司徒右長史。謂陸爲左長史。大府公宜從王子良。謂王融曰。我有二上佐。前代謂可比。融曰。兩賢同時。未有前例。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建安王爲雍州刺史。求管記。以江革爲征北記室參軍。革與弟觀。又云參軍記室任昉曰。文房之任。總卿昆弟。八皆爲文士之善。淇云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謝承等仲寶爲司徒左長史。加給自此始也。又增置左西掾一人。自餘僚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唯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陳三師、二大並爲贈官。而無僚屬。其三公有府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曹屬、主簿、祭酒、錄事、記室、正參軍。　後魏三師無官屬。後又置太宰。以元天錫爲之。增置佐史。三公及二大並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參軍、功曹、記室、戶曹、中兵等參軍、諸曹行參軍、祭酒參軍事、長史兼行參軍、督護。其大將、司徒、執二大府官僚同雅。司空華府承體一階。北齊三師、二大、三公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法、墨、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督護等員。司徒則加左右長史

長史主史司馬主將舍人主閣內事皆自秦官也從事中郎從事中郎漢本官也陳湯為大將軍至威從事中郎在主簿上所事執尹長史同掾屬主諸曹事主簿所主與舍人同令史主諸曹文書此皆自漢官也陳湯為大將軍至威從事中郎是也御屬參軍自後漢也孫堅參車騎將軍事是也參軍所主與掾屬同其儀同三司如開府者亦置長史以下官屬而藏記室倉城屬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下三公府一階其三師二大位丈則不大行有也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而不見僚屬隋三師亦不見官屬而三公依北齊置府僚後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唐三師三公並無官屬宋亦如之

太子太師

大戴禮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太公為太師史記外戚世家云漢高祖以商山四皓為太子太師也晉公卿禮秩太子太師秩與卿同晉官品令太子太師品第三舊說尚書令位在卿下道賢兩梁冠絳朝服後魏書百官志太子太師右從第一品上隋綵環少傳表先生之建太子必擇九德之師六行之傳晉書何劭傳劭字敬祖與武帝同年有想角之好帝為王太子以劭為中庶子及即位

特散騎常侍甚見親待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選六傅以劭為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職官分紀唐貞觀十六年太子太師魏玄成薨帝追思不已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又曰玄成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草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有愛有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必諫也為定為太子詹事時宰臣鄭覃兼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事大類聚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唐職林晉東宮故事皇子諸索賢門迎師傅顏真卿改太子太師李希烈陷汝州盧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府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唐本傳盧鈞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舊唐書文宗紀大和八年十月辛卯以中使田全操充皇太子太師甲午皇太子見太師路隨於崇明門茅亭客話後唐大同三年魏王繼岌克蜀孟先主尚莊宗妹福慶長公主自太原節度馳赴西川至明宗晏駕宗室喪亂朝士奔竄有新羅僧覺莊宗諸子為僧入蜀投孟主即福慶長公主猶子也因為起院以莊宗萬壽節為名額蜀人號為太子太師塋聖朝平伐入見闕庭有小師宗塋喆好為詩其師自京歸檢校其院蔬殘殆盡宗塋與院主元亮訟謀聞於時政以其師後唐宗裔不合住川西是為所奏發遣赴闕太師憂恚卒于勑門元亮與太師同日暴亡宗塋因順賊入城焚燒院宇寄食諸寺中風恚二三年間患瘡疥狼狽終亦自縊而死嗚呼不畏于天不孝于師能無及此乎文昌雜錄太子太師張公昇大中祥符八年歲在乙卯登科熙寧九年丙辰終于許州陽翟縣里第公起布衣致使相自初仕至薨謝歷一甲子近世所無也又范吳

華扱宋王成器太子太師制蘇頲門下孟侯之禮雖歸於家嗣大伯之風實尚於高節左衛大將軍宋王成器幼而聰惠長則溫仁禮樂同歸質文相半孝以為政每用因親忠而立誠所期尊主故能樂於為善好在服儒占蟻穴以探微登蓍臺而成賦自奄有渠宋作藩邦家其儀孔臧其德可大朕之元子當踐副君以隆基有社援大功神祗唐書作人神僉屬由是朕前懇讓言在必行天下公議唐書作至公誠不可奪爰符立季之典庶叶從人之願況別為九州必資於牧伯貞夫萬國先佇於師傅式副僉諧之求仍光不詳之寵可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別加實封二千戶賜物五千段細馬二十疋奴婢十房金銀器皿二百事甲第一區良田三十頃餘如故主者施行授信安王禕太子太師制孫逖門下傅導元子師長庶寮必在正人無非舊德太子少師上柱國信安王禕宇量良翰朝廷頭老踐忠公而體立節明義而威用嘗大任頻總中樞掌兵司春是為六官之長我兵禁恭何止萬人之敵睦親尚齒念舊論功有焉天秩之榮俾極言臣之位可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勲封如故唐陸宣公翰苑集李勉太子太師制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弘教之方必由於端士非精微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仰吾是以擬台階之老從宗室

之賢輔翼忝闕是資教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大清宮使崇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汧國公李勉忠信孝友直方簡儉達君臣父子之際知禮樂教化之端虛澹保和貞明寡欲求舊則德懋叙親則屬尊師範國勲無易其選可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師散官封勲如故李衛公集賜靳授太子太師杜衍制　卿道崇德茂體方行正業成廊廟心存丘壑往以時事來還宰枢秉此難進確然莫奪雖遂人辟之望實有鎮浮之益深惟元老想見高風師範之尊東宮莫二舉兹崇秩明昭有德公器斯在雅道有光宜咯常謙即膺成制宋洪文安公集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父贈太子少師詠贈太子太師制　朕奉墻㢠於崇丘褎神祇之大批誕考貺施究祓幽明興言輔臣追念先德宜布褒榮之律少舒怵惕之懷具官某履信自持潛光不售揚名後世但知建屋以藏書教子義方果見肯堂之底法服在樞機之邇指予禮祀之成念餘慶之所蒙舉懋章而亟下儲宮極品師位最高尚其如存綏我異渥洪适盤洲集虞允文父祺太子太師制　蜀道文儒之林也在西漢時嚴馬淵雲畢璽江漢揮聲四海後來仰之如慶雲景星豈未聞父子繼美及致身鼎輔者我宋詔興異材間出高視前古世載其英具官某已括群書洋溢嘉聞發名月巖仕不隆振儲休于舍大其門閭光踐鴻樞兼攝政柄聚精會神崇行愛高宮師褒權制墨未乾茲講神麾後申耶冊以彰教忠之訓以慰顯親之心汝有知也尚榮享之洪浩鄱陽集贈太子太師制　勅惟天無私積德必報于公篤高門之慶臧孫聞有後之祥判節義貫於一時勲名垂於萬世宜侈傳家之福啓予同德之良苟非厚慇冊之褒何以示忠臣之勸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洪遵故父任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贈左光祿大夫謚忠宣晧德望儀於列職問學育於先儒卜九年牧海上之羊氣高蘇武之節八千里感朝陽之鳳成推韓愈之忠方福促君之音遂起云亡之歎獨有遺經之滿篋遂詒嗣子以承家躋于廟堂貳我樞筦肆嚴廷發之始爰加追貢之恩雖丙清學士之班未究平生之蘊而東宮維師之秩允爲窀穸之光歆我殊榮服之無斁可特贈太子太師餘如故鄭起潛立齋集端明殿學士別之傑故父宣義郎致仕已贈太子少師湜贈太子太師制　樞副之登幸哉有子懋飾之命加于其身具官某父某行著鄉評學推儒望瑾瑾內抱躬全韞玉之藏弓冶親傳家有籯金之訓維予政地嘉爾長方爰陞秩於宮師用增光于家廟非侍廣朕漏泉之澤抑亦表爾教忠之功靈其克歆禮則爲稱加贈王蔺故父太子太師制　勅朕圖惟厥初莫先孝治二三執政爵位

既崇追顯其親業封壘寵錫其時矣太中大夫參知政事無爲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王蔺故父任朝奉大夫贈太子少師之道學識醇深氣節剛正儒術師之吏事詞章繼於古人載肥華使之卑任非不遠通班文石之陛志乃克遂收其蘊蓄之餘貽爾賢哲之嗣參和公鼎益大德門茲正位於宮師庸増光於稱廟思典彌渥尚其歆承可特贈太子太師陳靖上眞宗乞置東宮師保劄　臣伏見皇太子光踐承華煕臨方內將需成衆正位於青宮五輅和鈴炳儀於清廟惟肩冢之具爲獨師保之闕如且夫師者師法其規模保者保安於德義苟曠厥任未協前經臣是以展轉三思揣摩稽簊有確論上贊昌朝竊自五帝選賢三王從子雖擇從之致異在訓導以攸同虞舜之書則曰教胄子姬周之典則曰延冲人著于格言莫重尊教雖然服冕表陳禹湯此可以莊禮容於外也未若就道德教孝恭此可以發智理於內也伏願陛下隆邦家之本考沿襲之文延擇公台充備師傅體二聖之基緒副三靈之定心人謀大同知有尊於調護神器允屬亦共貫於守成又惟陛下頃列藩房咸昭聖範歷試京邑之繁重備嘗稼穡之艱難爰用以居替之重輝而合照故太宗皇帝英心專斷大略制權請六傅而可廉俾庶務而從簡今皇太子適膺儲位方在妙齡是宜訪彼師臣豐其禮數恢七教已興之德業廣五行俱下之聰明春誦夏弦徧遵行於故事左輔右弼率永賴於正人臣謹按漢書始元五年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者是知保傅之重不可不備也又伏覩唐正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以謂皇太子初立宜尊賢重道以昭聖德遂上書論列亦有憲章然而師傅之名未聞沿革之制臣學識寡陋罔測津涯伏乞陛下選載筆之洪儒俾其撿討居秉鈞之元輔討之乂長庶使左右周備賴旦奭之耆德羽翼漢室躋圃綺之高蹤上符宗社之靈下副華夷之願臣適富暮齒尚玷周行請老歸田素禮經而愧曉封章言事表臣節之有終儒蒙宸鑒俯回離明增耀不獨臣死生幸甚抑亦使兆庶同歡

太子少師

六典太子三少掌奉皇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而教諭焉晉書惠帝以衛尉裴楷爲太子少師宋書太子少師少保並晉置後魏書百官志太子少師右第二品上職官分紀後魏邦杵領太子少師杵嘗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預杵持一黃卷出眾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帝所信杵私事之時謗杵者號爲桃弓僕射黃㪽少師　唐李綱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脚疾不

墀跪覆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閤下敕引入禁中問以政道又命與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於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詞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必數竭忠盡節之事綱懍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貞觀十三年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拜太子少師玄齡上表遜位優詔不許玄齡固讓乃下詔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為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引風通賢所以叶力邢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形禮閣庶政惟和輔翼春宮望實斯在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敎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余一人共安四海者也宜聽此懷無煩固讓玄齡固不奉詔又詔曰玄齡德為時秀位隆朝右業履恭儉志懷冲退頻表陳誠固辭執法朕旰食思治虛己欽賢方資啓沃共康兆庶豈得由其推尚用虧彝典使可斷表即令攝職太宗問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若成王幼小周公為傅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自幼及長使為聖君秦之胡亥趙高傅之後以刑法及其立也誅功臣殺親族酷不已旋踵而亡以此言之善惡由於習近又曰房玄齡拜太子少師時皇太子將行拜備儀以待之玄齡深自卑損不敢

脩謁遂歸于家有識者莫不重於崇讓 唐休璟年[illegible]尚宮賀婁氏用事休璟乃為其子娶賀婁氏養女以為妻因以自達由是起為太子少師為時所譏 許敬宗為太子少師乾封初以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 王起遷太子少師判兵部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詔每月割仙韶院料錢三百千添給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為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加周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為恥之唐書長慶中以兼太常卿趙宗儒為太子少師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為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為事在有司不合關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懦怯不任事故換此散秩舊唐書禮儀志 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國學釋奠贈顏回太子少師事文類聚元和以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一曰靖安少師一曰永寧少師職林 太宗議選舊德保護東宮乃以太子少師呂蒙侯宋史職官志國初師傅不常設仁宗升儲置三少各一人參政李坊兼掌賓客及升首詔遂進少傅此宰相兼官僚之始也丁謂兼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是時買為東宮官餘多以前宰執為致仕官若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以待

宰相官未至僕射者及樞密使致仕亦隨本官高下除授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以待前執政惟少師非經顧命不除若因遷轉則遞進一官至太師即遷司空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兼少師自後神宗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置開禧三年史彌遠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丞相錢象祖兼太子少傅明年景憲太子立象祖兼少師彌遠以右相兼少傅未幾彌遠丁內艱象祖亦去位又明年彌遠起復遂兼進少師 景定元年度宗升儲以賈似道為少師 文苑英華授唐休璟太子少師制 蘇頲 門下君臣之道欽若從又師保之寄人具爾瞻必在耆德兼康庶政特進前行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宋國公致仕唐休璟自天錫夢維岳降精心竭忠公器允文武爾室淹練要以謀猷帷幄運籌推其決勝克當宰任固辭機職私第懸車耆年益壯公門軾馬朔見適聞永舊所期懷賢是切諭於三善況侍正人譽於百工孰過元老宜紆几杖俾作鹽梅可行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散官勳如故 授岐王範太子少師等制 黃門贊翼皇儲允歸師保宗欽叔父公許屬親賢號州刺史上柱國岐王範秘書監兼幽州刺史上柱國薛王業等明允篤誠溫良恭儉忠孝光於今典文儒偉於成業自為我蕃翰擁其千旄雅聞

邠伯之詩允美魯公之政雖頒條是務而導禮兼資因入拜於承明傳來儀於博望範可太子少師號州刺史業可太子少保兼幽州刺史勳封等各如故主者施行元豐懷遇集 故資政殿學士太子少保致仕元絳可特贈太子少師 敕進退之禮始終不衍存歿之恩哀榮宜稱肆頒明命閔錫故臣具官某和厚溫恭文采自飭政司忽宿有特明知止已身厭性嘉尚遽茲奄忽追用盡傷厚往飭終加隆寵數尚其冥漢識我徽章可故太子少保兼資政殿學士致仕趙抃可特贈太子少師 敕朕有爵祿以從天下之士惟賢才者得以備其尊榮寵而都榮名殁而被餘寵非真以稱公義雖以書于朕心具官某厚德足以鎮浮清名足以激濁行己事上始終潔完訓時老成寔朕良傲不復強起今其云亡錫茲褒嘉申我傷惻雖人有聞貴于無窮可王之道相山文集追贈太子少師 敕于公以仁恕治獄老於尺豈而定國相漢柄朝以忠正事主終于御史而吉甫相唐武報不在其身則祉必施于後積善之慶神理不誣中大夫參知政事無為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藺故父任朝奉大夫贈通奉大夫之道以明練有為之才挺剛毅不回之節服勤州縣有志事功奚在援擇得全邪社冠不臨於一境活何止於千人嗟領細之不逐喜藏孫之

有後今其次嗣翊救化鈞是以似之見典刑之猶在所憑厚矣知世德之
靈長肆用授任之初申錫追榮之命升宮師之亞秩賁懸册於幽扃尚其
英靈歆此優渥可特贈太子少師　　勑士有抱負器業砥名
勵行自見于世而用之未盡者乃以訓其子今登元樞重我本兵之地則
我宗之典追報其親蓋亦理之宜而事之稱也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盧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王藺故父任
朝奉大夫贈太子太師之道學博而文贍材全而識明蚤狀儒科浸階膴
仕兩持使節風采猶存軼遐長塗位不配德是生賢佐始大厥門進亞公
師爰頒命綍官品增峻用詔無窮可特賜少師洪文安公集賀允中父任
承議郎贈左中散大夫理贈太子少師制　　人倫之孝莫大於揚名王者
之恩尤高於錫命睠衡臣之鼎貴即考廟以追榮其官某爲世間人不躋
膴仕種德百年之計非此其身遺子一經之傳見畐厥後方延登於政地
亟加賁於泉扃備位之孤師位爲冠尚營魂之未泯對茂渥以靈承　　知
樞密院事陳誠之父任右宣教郎致仕贈太子大師宏贈少師制　　昊天
有成命載賡郊祀之詩聖主得賢臣實賴精神之助肆褒嘉貺追寵禰庭
具官某蘊括縱騁高明養氣見謂一鄉之善士不躋三接之康侯非此其

身自信藏金之訓章哉有子立登樞筦之華屬茲豐禋可緩寵典即春宮
之峻品冠夏篆之舊班尚期如存歆我休渥李壁雁湖集姜特立父綬贈
太子少師　　爲人臣者以忠義殉身雖千載之遠聞其風而敬之矧先帝
藩邸之臣義方所自耳目相接凜然如生因其子貴加之卹典尚何靳哉
具官某故父某位不盡才忠能効節遺物之報在其後人依乘風雲事我
聖考方掛冠於神武爰正位於泰官視其恩數之富行執若追榮之數宜
錫之新命畀以宮師豈特慰人子顯親之思亦以彰人臣死事之報英靈
不泯尤寵其承鄭起潛立庵集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金淵以新
除封贈父已贈奉直大夫祖文贈太子少師制　　其政登庸進西府樞機
之貳教忠崇報躋東宮輔翼之師尊莫大於顯親恩聿隆於錫命具官某
父某含章獨善迪行素純踐履足配於先民寬厚自孚於仁里傳家有慶
高駟馬於門閭知子甚明植三槐於門戶由爾義方之訓嚮吾有家之謹
因嘗疊被於徽章茲用峻加於愍飾慶風雲之會渙寵渥以方新感雨露
之濡發幽光而奚憾見綏厥後益永其承鏈槃集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少
師張化生墓誌　　樂全先生男張方平銘　　睢陽有隱君子清河公世家
宋人自唐五季代藩帥擅黎豪傑多見羅用公曾祖光以材略仕歸德軍

顯名東諸侯節度使皆倚以自重領亳州刺史行州事植文熙進經從使
府辟爲軍事推官考嶠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擢第風表秀偉長民有政太
宗皇帝臨軒召對嘉其器望選知鄆州賜之親禮優以金帛搢紳以爲寵
終尚書都官員外郎今贈太子少傅少傅篤厚長者夫婦奉佛中身未有
子相與精禱父之夫人夢天人乘空而降抱一嬰兒授之曰以是爲而子
因娠生公幼而莊介不戲弄不嬉笑人莫敢狎侮稍長就學記誦強敏他
日少傅曰人不學不知道道在六經也曰諾即習通諸經然非其好也他
日又問盍婚宦乎曰諾婚而未宦少傅即世遂不復仕曰向者從父之命
令姑從吾志貲業素厚悉屬之弟十餘年間蕩蕩無餘一不爲問父之其
于方平通顯于朝起至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參知政事天澤下施自
業流根公自大理評事太子中允太常丞歷尚書工部刑部兵部員外郎
郎中至秘書少監以及今贈子領監部賜公階朝散大夫解三司使賜公
金紫皆持[illegible]也家人奉章綬服以拜賜然不再服矣從子之官所至官舍
入府門更罷乃出僚吏無識者金陵錢塘泰亭有林園樓堞可以眺望山
川之勝未嘗至其所也其在京國鄉里亦爲獨處一室四十餘年世緣人
事不以自累貧簍巧僞之爲平生不接于心術菲飲食衣至于不任補紉

而後易蓋有常物不得輒有加者居處器用不易其舊夫人先公歿十七
年夫人既殁不復見婦人之面孫娶婦入門隔窗一叅竟不之識早歲猶
有山僧野客間相見者晚年悉不復接家有吉凶之事悉不復知其節孤
峻如此尚書自錢塘丁大夫人憂侯朝京口錢塘淨慈寺老宿僧惟清行
甚高聞公常自宴坐語其徒曰是公豈所謂得一切清淨功德莊嚴三昧
者耶我爲善知識應爲發起宿世善根乃至丹陽請見公欣然接納清問
公住無所住耶公曰我住正住清曰公亦憶念耶公曰如是我正憶念從
數相見公竟別無叩問清告其徒曰是不可思議當知公已久植衆德本
已得諸根清淨得大善寂力住無生法忍入甚深智慧往者雖子孫常所
親近亦不知公所存由是乃知公遊方之外遠矣尚書早晏定省燕居侍
坐語寒溫外未嘗及他國事擧纂必有深旨尚書自南京還泰州慮公樂
鄉里且迎侍道遠請于朝求㨿新除詔書三下公謂其子吾猶可行君命
豈得取必也哉吾聞先人話前朝事要官重寄莫敢以便私辭命者吾從
若在滑州官舍所居東壁見題名記曹侍中除滑州節度自除府到官中
間不浹日有如是偃蹇者耶既行左右奉與公曰此何爲者尚書前白遂
人實多數易不足爲勞公曰吾從先人屢領郡矣見郡遣逆者白直不過

二十八人無兵卒之旨在車奏家人妻裝共載今官長自奉乃丞天下安得不困吾平生未嘗用人力今以老耄使人肩輿往還五千里豈不就輿來馬度隴阪西人見聞莫不歎息其義方大體如此公自少無疾不服藥未嘗命醫胗脈治平四年歲在丁未九月示疾十月三日昧爽寢適興居曰東方明乎吾其逝矣言終而歿攜日頂溫至于眉宇間七日而殮手足不彊上聞嗟悼使近璫弔內司賻賵贈以太子少師諡景肅卒年八十有三配仁壽郡夫人張氏靜溫有賢德公諱某字化生化生云者先少傅以先識其所生之夢也王父贈太子少保王母蘇氏武功郡太夫人妣劉氏彭城郡大夫人一子尚書公也二女長適士人孟某次適比部員外郎蔡修孫曰慶基大理評事熙寧元年戊申冬十一月十五日甲申葬于宋城縣仁孝曲孤子方平泣血銘曰世根生身本如幻　如幻起滅非實相　智者明知起滅空　故離諸緣還自性　公植善根非一劫　宿集衆德妙莊嚴　現有眷屬常遠離　雖在家居己明脫　癡愛所生諸煩惱　不可污染如蓮華　不修觀行常寂然　是則名為真宴坐　常正定中無依著　萬行非功自成就　是則名為真功德　何少無量空無邊　淨智妙明非識想　豈與己贅共生滅　來如月影水中圓　去若浮漚歸海性　金剛堅固無有壞　須彌盧山不動搖　離一切相清淨身　超越假名出三界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　二支

師

太子三師

禮記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又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歡類太子三師三少是為六傅（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也又曰六傅）晉史曰愍懷建宮乃置六傅三太三少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二或三或四或五隋書百官志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掌師範訓導輔翼皇太子唐書百官志東宮官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從一品掌輔導皇太子每見迎拜殿門三師荅拜每門必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太子出則乘輅備鹵簿以從少師少傅少保各一人從二品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自太師以下唯其人不必備（光宅元年閏月置令丞各一人隸詹事府）唐六典太子太師一人太傅一人太保一人並從一品下史記秦孝公使商鞅設法而黥太子師傅則秦有其職也漢氏唯置太傅秩二千石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員後漢太子太傅秩中二千石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至魏太子太傅為第三品漢魏故事皇太子於二傅執弟子禮皆為書不曰令太傅於太子不稱臣晉初東宮不置詹事事由二傅少傅立草太傅書其以為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而本司位重或行或領也咸寧中備六傅之職朗陵公何邵為太子太師避景帝諱改為師安豐侯王戎為太傅武陵侯楊濟為太保其後或置或省懷帝為太弟又備六傅東晉明帝在儲宮置保傅之位而無二師晉令太子太保品第三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銀章青綬宋齊梁並不置後魏北齊置之正第二品號東宮三太後周不置隋氏置之正第三品皇朝因之而加其秩太子出則乘輅備儀太子三師以道德輔教太子者也至於動靜起居言語視聽皆有以師焉冊府元龜長孫無忌為司徒定策立晉王為太子太宗以

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蕭瑀為傅保制曰明兩之重寔固宗祧輔導之職莫先師保是以呂望召奭騰芳於有周叔孫玄成繼美於隆漢司徒趙國公無忌器範宏邈風鑒夯遠材稱棟幹地兼姻戚佐命之功勒乎鍾鼎論道之譽揚乎台槐股肱是屬邦國攸賴教諭少陽僉望斯在司空梁國公玄齡體業忠肅識具弘通誠著霸圖功宣鼎業奉上之節所懷必盡益國之事知無不為必能寓茲六行審諭三善特進宋國公瑀操行清約識局貞正夙受先遇早升朝右立身之操必在於直道體國之心無忘於忠義輔翼儲貳望實攸歸無忌可太子太師玄齡可太子太傅瑀可太子太保又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為太子賓客鄭氏諱綺稱太師太傅太保白春宮三師詹會要皇太子見三師禮　貞觀十二年七月禮部尚書王珪兼魏王師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泰昨與珪相見若為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答如儀訖王問珪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為善最樂上曰我嘗語泰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謂房玄齡蕭瑀曰太子三師以德導人者也若師禮卑則

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其年皇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有奪嫡之漸內外疑議上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及草詔曰徵其辭乎皆曰徵已拜侍中必不受師傅上曰徵識吾此意當不固辭及詔為太子太師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卿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即拜而奉詔其年四月英公勣為特進太子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上謂勣曰我兒新登儲兩卿舊長史今以官事相委故有此授屈資勿怪也以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詞以謝是月詔宰臣劉洎岑文本褚遂良往東宮與皇太子遊處為賓客初洎上疏以皇太子初立宜尊師重學與正人遊故上嘉歎其行焉大和八年十月太常禮院奏今月十七日皇太子出太師相見請前一日開崇明門內外門所司陳設依奏開成三年四月勅宜令師保賓客詹事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每至朔望日仗下後與前件官詣崇明門謁見皇太子其一官兩員已上者任分番如遇陰雨休假及輟放並權停其年八月勅太子太師鄭覃每月與賓詹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謁見皇太子宜令每月更添一日以二十六日三十二日詣崇明門謁見若遇陰雨休假及輟朝放朝即取以次雙日餘准今年四月勅處分九月勅太子太師及東宮官每月二十六日詣崇明門謁皇太子宜停

師氏

書顧命篇師氏（注師氏大夫官）周禮地官司徒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元豫章熊朋來集師氏之官諸儒或以為周召之職公孤之副愚按武王之在牧野固以亞旅師氏叙於司徒司馬司空之下則公孤之外別有師氏之官故其秩為中大夫為上士會同軍旅王舉則從使虎賁兵服之士屬焉皆不忘牧野時宋呂東萊集周師氏箴　諫之

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疏曰驟遠則勢不接疏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媺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誠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煩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用敢追述其事而為箴曰若昔忠臣格君之非啟心沃心日化月移雖有嘉猷情或未信勢疏地遠千訑一聽蒼周之興稽古建官左右賢俊治洛多盤時惟師氏詔王以媺巽以入之曰義曰理原念媺惡水火背馳火盛水竭媺勝惡微燕閒穆清誠意懇款先養所長姑置所短性復其源善迎其端輔翼聖學功不可刊侈麗之欲將發復止怠慢之慮將萌復已師師之諫惟一惟精君失無迹我諫無形於惟辟王獨制萬衆必求畯賢舉以自近旦承暮弼前贊

後襲象體默移其道大光苟不鑒此正直屏弃僕隸之臣諾諾唯唯堂下日遠堂上日高雖復虛守烏知民勞聖人復作斯理不易小臣司規敢吉執戟

國師

馬明史實賓錄漢王莽以劉歆為國師歆後自殺吏以訢為國師莽傳又說國師三後魏劉延明隱居酒泉教授為等蒙遊禮徒月致羊酒牧犍尊為國師數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以上傳梁書王承傳承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後為國子博士時胄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史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之有也宋史列傳宇文虛中建炎中責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使金國為金人所拘留虛中有才金人加以官爵後累官進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為國師元史鐵歌傳憲宗尊鐵歌叔那摩為國師　張立道傳立道奉使安南傳上命曉之日墫曰公天國之卿小國之師也

龜茲國師

晉書鳩摩羅什傳羅什出家東度蔥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

三帝國師

唐張說集大通禪師碑詔請西來趺座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

天使國師

岳珂程史宋施宜生福人也後為虜中禮部尚書方顯時有龜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

三藏國師

元史本紀至順二年特命沙津愛護持必剌忒納失里為三藏國師賜玉印又釋老傳具年又賜必蘭納識理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

灌頂國師

元史順帝紀至元三年十二月西域僧加剌麻至京師號灌頂國師賜玉印

高麗國師

高麗圖經國師之稱蓋如中國之有僧職綱維也其上一等謂之王師王見則拜之皆服山水衲袈裟長袖偏衫金跋遮下有紫裳烏革鈴履人物衣服雖略與中華同但高麗人大抵首無枕骨以僧祝髮乃見之頗可驗證晉史謂三韓之人初生子便以石壓其頭令扁非

也蓋由種類資稟而然未必因石而扁

詔為國師

佛祖統紀云北齊文宣詔高僧法常為國師又勅曇延法師為大統尊為國師　武后勅神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為國師　肅宗詔南陽惠忠禪師入見號稱國師　代宗詔南岳法照為國師　憲宗賜沙門知玄悟達國師封澄觀大統清涼國師　吳越王錢俶奉沙門德韶為國師

宗師

王海漢平紀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召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益戶賜爵金帛補吏各有差詔曰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其為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叙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為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　東漢書李通傳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為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illegible]　盧植獻書竇武曰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召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崇訓導之義蹈其民能隨用爵之強幹弱枝之道也　晉武帝紀咸寧三年春正月丙子朔詔曰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常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支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為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　汝南王亮傳晉宗室盛無以統攝以亮為宗師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晉王彤亦為宗師彭城王紘領大宗師[illegible]晉書　魏書官氏志初以八國姓族難分故國立大師小師令辨其宗黨品舉人才自八國以外郡各自立師職分如八國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師亦如州郡八國之儀　職官志宗正統皇族宗人圖牒哀帝省并太常　元魏天賜元年十一月命宗室置宗師八國州郡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太和二十二年以彭城王勰為宗師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西魏廣陵王欣為大

宗師　後周書，有宗師中大夫。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丙子，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總攝之，為團伍。會要：詔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有旌異，以明等級。天下諸宗姓任官者，宜在同列之上，無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師一人，以相統攝。文苑英華庾信杞公讓宗師表。臣某言：伏見詔書，以臣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伏奉綸音，心魂震讋。臣聞夷分四岳，是以望秩山川；舜命九官，是以光華日月。必須易一以刑，以德明試以功，乃可協和萬邦，咸熙庶績。臣幼無學植，長虧才成，鴻都之門，不能定其章句；雞鹿之塞，無以名其碑碣。憑天漢之派水，附弱木之分枝，東岳則朝宿有名，南宮則門閥有籍。在臣庸劣，久知滿盈。武陽以功臣之重，特拜宗卿；東平以母弟之尊，超登上將。臣有何德，能兼此榮。臣早侚庭陰，曾未扶墻，母氏慈訓，良裕勞苦，甫及成人，復無捐棄，几筵如在，思離鞠育之恩，終天無報，叩地難任。欲草土丘陵，終身瑩域，霜露申傾時之感，鶯雀展迴翔之心。不悟天澤沛然，謬無提拔。當今王燭調和，既非金革之世；璿璣齊政，豈忘松檟之餘。況復一枝蹊曲，終危九層之臺；一眼參蹄，必傷千里之駕。皇帝欽明文思，光宅區宇，禮格四方，無容奪臣此志。孝治天下，自當哀臣此情。太宗為師，更求同姓之國；元戎參乘，別選賢能之臣。伏願曉青蒲之奏，曲允微誠，詔鳳凰之池，特收嚴召，則天慈無濫，私願獲從，臣之容身，使當有地。不任荒悚戰懼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諸侯師

東漢書劉般傳：般少時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建武八年，東至洛陽，脩經學。是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徙封杼秋侯。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脩至行，為諸侯師。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帛二百匹。唐柳宗元集送班孝廉覲省序。外王父以特相之重，凡命未社為諸侯師。

先師

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亦可以為之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注：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有國故則否。注：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注：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天子視學，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注：興，舉秩常。節，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不親祭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東漢書孔僖傳：章帝過魯，幸闕里，祠孔子。帝謂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儒學傳序：太宗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孔氏釋錄：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建言：周公、仲尼皆聖人，然釋奠于學以夫子，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以顏子為先師。別祀周公，尊孔子為先聖，以顏子為配。高宗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案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又准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氏等二十一人與顏子俱配尼父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聖，遂出孔子為先師，顏子左氏為從祀。據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子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紕繆。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至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自漢以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

令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開元八年，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坐，十哲列象，七十子圖形于壁。唐摭言：開元五年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于天府，揚于王庭，重學尊師，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子大夫復臻于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飡，乙夜觀書，分宵不寐，瞻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永懷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其義，宜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解舉人，亦准此。其日，請資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觀禮，即為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習才也。事物紀原：唐書劉伯芻傳，伯芻子允章，咸通中為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則茲禮起於唐懿宗之世，劉允章請也。又選舉志曰：開元五年，使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是則開元之禮，第施於貢士，而咸通時允章所請，緣開元貢士之禮而為之制也。唐會要云：開元五年五月八日也。撫言又以為九月詔。樂府詩集

隋先聖先師歌　無名氏

誠夏　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冊，五典留篇。開鑿理著，陶鑄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弦。芳塵載仰，祀典無騫。周子

遣文學掾師文以奠贈昔于先師兗國公顏子孟夏以遣脩廟學成恭脩釋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睿性通微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宋楊誠齋集謁先師鄒國公文言聖師者必曰孔孟言亞聖者必曰顏孟某諸生也初學為邑視事之三日而首謁於先師禮也

筭學先師

宋史本紀大觀三年詔筭學以黃帝為先師風后等八人配饗巫咸等七十人從祀

師

儒師

性理字訓覺其後覺傳道授業為人模範是之謂師韓詩外傳智如源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禮記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博習不能安禮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　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　禮運曰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論語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朱子注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云云曰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反復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有以得夫前日之未得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不過如無源之水而已其積雖多亦有窮盡亦將何以應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者正謂此耳此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如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為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

來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且昔程子晚年自
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為不同矣此
溫故知新也大者學者以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矣
南軒曰程子有云如此庶幾無窮理會若只認溫故知新可以為人師則
氣象皆狹矣學者體此一說庶幾可以味聖賢之辭意孟子人之患在好
為人師註王勉曰學既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
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南軒曰學莫病於自足古之所謂師者豈期於
誨人從而師之而非有欲人師之之心也人師乎己從而以之之善善之
其答問論辨之際亦有互相發者然斆學相長也若有好為人師之意則
是乃矜己自大之私萌乎其中欲以臨於人而不知其先損於己此其所
以可憎也荀子脩身篇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
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禮
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無是
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
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是猶以
盲辨色以聾辨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榮
辱篇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爾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
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
内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呥呥而噍鄉
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儒效篇故人無師無法
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
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
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
則隆性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致仕篇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
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水深則回樹落則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解蔽篇農精於田而不可以
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市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
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
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
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
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

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
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
聖王為師案性惡篇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
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
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檃
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
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
大畧篇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
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
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誦不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一教弟子
一學亟成正論篇曰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聚人徒立師學
成文曲議兵篇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
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
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言名乎殷之服民所以
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竭蹷顛躓
猶言顛仆也荀子作竭蹷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揚子問明篇或問
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
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學行篇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
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
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
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吼吼之子
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
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
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
或人蹴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淵騫篇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
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
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
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為飾成童八歲以上
也就師問方而心不通師之罪也子家子既為人師是不可示訓之要切
不得妄為周子通書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

惡中而已矣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入剛柔二善之中擇中而主焉自暴
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
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
無斷為邪佞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
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
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中庸說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故聖人立教
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
無太過不及之偏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者所以
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
下治矣此所以為天下善也 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

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朱子曰或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之吉凶今以善惡配為
四象不知如何曰凡物皆有兩端自人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
於此邵子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細推主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縱
橫變動無所不可漢儒析十二辟卦分十二月邵子推又別東漢書知之
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張光論律準蓋數術家語也豈惟數
術而道何不然心悟獨見與庸衆異耳目既得者無傳未得者無教古人
所以歎絕學之難繼微言之難識也然而精不極不為思物不驗不為理
三代以前用力於是道者多矣觀周孔所以教不可言無傳顏曾所以學
不可言無師秦漢雖殘滅士猶欲思而不得欲求而不至也其後益下怠
而不思棄而不求其道廢絕故有此論自是以後偶然得者誇而無傳汎
達者傲而無師則此論乃為墻道之面墻而心悟獨見者至理之蟊賊也
學者可以懼矣唐繪張籍字文昌與韓愈書愈答曰天不欲使茲人有知
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

今之其傳後必有在矣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雖誠有之抑非
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
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忘筌書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之師也夫師
無他以其道導之是以非我而當然則師者師其是而已矣以為是而謹
守之所以肖之而小天地肖易則已小人肖天地則又小如珠之肖月則
又小是不能用其師而為師之所用乃墮於形數之內所以上達者用其
師而不用於其師孟子故未得為孔子徒以其私淑諸人孔子當仁不避
於師所以賢於堯舜師徒能使人向己既向則忘反何以能中行獨復是
則獨有之學超乎象帝之先非肖其師而墮乎形數之內者可至也孔子
學易莊子雕刻衆形者是皆師造化也至役造化而不役於造化則亦何
常師之有役造化則當先歷試於能移我者而因以觀其機焉機既洞然
不壓厭直然後役造化如金也天地清氣之所生其所自來本清氣也至
取師則不師清氣而師於火以火能克我而勝之動為所移而鑠也若經
百鍊而火自消金不消是真金也其剛可以役造化矣剝極而碩果乃出
是剝者聖人之師也夫耆慾為德性命之尤是必有至機焉蹈其機而不
悟者乃所以取德者其機而無隱者皆所以致養能使德性命之情者乃

若貫魚而在宮又承寵焉而無不利則能德人於機已發矣非獲碩果不
能與於此果結實之名陽精之成實者碩之為大如大中大正之稱所以
別異於常果常果俟種植栽培乃成碩果則獨成於天矣剝極而無我則
見也然通子之學在磨不磷涅不緇非遠於磨且涅也何則磨涅乃吾師
磨涅而尚緇磷則可乘是而觀其機至不緇磷則獨運造化矣然則有繫
者皆蹈緇磷之機見慾則無取無取則無繫斯不若匏瓜有區區之小已
則孰為緇磷哉剖造化之機者如斯而已如是乃能用太易而不為易之
所用貫魚又之五陰蓋色臭味之品其數皆五而宮人則其所大慾自后
以下其品亦五皆嗜慾之能德性命之情者如是者皆為天地之和以養
吾性命之情斯為碩果之効非能用造化者未可以與於此碩果復能主
乾豈非至大者我宋陳默堂集陳淵曰昔者孟軻者書七篇其末章歷叙
堯舜至於孔子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而其終繼之以去聖人之
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近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
乎爾其意以謂道之在天下自古自今無適不然必有人焉發明而推行
之然後傳之萬世而無弊是數聖人者道之所賴以傳者也道固不常傳
亦無盡由孔子而來至于軻猶可以耳目接也傳其傳者非軻而誰故自

漢迄唐知道之士如楊雄韓愈莫不推尊孟氏而世之言道者亦必曰孔
孟孔孟云者明其無二致也豈諸子百家之所可擬儗近者陛下詔天下
學者當以孔孟為師無所偏執此誠萬世不可易之論也然孔孟之言載
在方冊昭如日星有目者之所共睹有心者之所共知其要焉在豈非所
謂大中至正之道乎大中至正之道則孔孟之所以為孔孟也若夫諸子
百家之學或蔽於人而不知天或蔽於天而不知人或蔽於為我而不足
以及物或蔽於兼愛而不足以成己幽明殊歸內外不合於是詖詭譎怪
之論興詖邪淫遁之辭勝而大中至正之道始不行矣今欲學者以孔孟
為師則必使之知大中至正之道自吏科以來天下學士無所適從若朝
廷尚不免以文章取人謂宜明詔有司審所去取毋溺於諸子百家之說
唯大中至正之道是從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志復行於今豈唯今日
學者之幸將天下後世實幸張横浦心傳錄孔孟為學者師宗其於門弟
子最能善誘觀孔子於子貢子路曾子及孟子於公孫丑公都子告子其
語言答問處皆有曲折深意警悟人處甚多學者當体認之真自有益程
氏遺書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脩身一下
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

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
章不足以為人師以為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
理也義也楊龜山語錄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
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
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
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
不立之的何以為準太平御覽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
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焉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
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劉公是先生弟子記畏之斯師之
矣樂之斯友之矣是故師之者雖死不倍其道誠以為是也友之者終身
不貳其義誠以為當也要而言道必得輕焉强而言道必得爭焉輕爭之
人不可以為師師無輕者也師無爭者也李延平語錄其聞之天下有三
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
業之勤惰涉道之深淺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
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
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别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

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
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
下可以配神明而参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耶性理會
元伊川云温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其所亡月無
忘其所能也　范云温故而知新者進德脩業而不已也師者人之所取
以為益也未有不自益而能益人者也温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
知其所亡也楊雄曰其動也日造其所未而好其所新若此則可以為師
矣朱子語續錄去聖既遠天下無師學者必因書記語言以知理義之精
微知之固道也不然則為溺心志之大穽矣晦翁漫說皇朝師道始於泰
山孫先生石守道尹師魯諸人近世若吕伯恭朱晦庵亦可謂盛矣伯恭
以殘膏賸馥寓於左氏一書沾丐後人每三歲大比取秋薦登春科多其
遊從晚而講明經學將貽不泯惜乎不假之年其書未成而伯恭遽下世
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猶賴有晦庵嘉惠多士或云伯恭
之致疾蓋自文海云師友雜志陳瑩中諫議嘗言凡為學者師弟子之間
如善財之参善知識可也善財初見文殊文殊令見德雲告以解脫門且
云惟我知此又使别見一知識焉當是時也德雲不自以我為盡善善財

亦不以德雲為非亦不疑德雲之言而復見一知識如是展轉至五十三
人故能師不以為私恩弟子不以為私恩今則不然教者惟以我說為然
學者惟以師說為是故皆卒至於蔽溺不通而遂至於大壞也史記儒林
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尚書漢定伏生求書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
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漢書初梁相褚太通五經
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
雒陽聞倪寬為之褚大笑乃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
上誠知人也　龔勝既歸鄉里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
之禮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顔安樂俱事眭孟弟子百餘人唯
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
安樂各顓門教授續漢蒙求申公魯人以詩經為訓以教王臧既受詩趙
綰亦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
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類說漢冀
奉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
而奉傳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焉明史實賓錄漢淮南王安聘明易者
九人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王通曰九師興而易道微冊府元龜孫寶

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鄢音偃）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除謂修飾掃除也）設除侍（謂張備當物也共言又紀之）寶自劾去忠固還之（至音讀為二留之）心內不平（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也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言大夫以為寶為可為主簿耳府中之人人不以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曰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文禮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言士不遭遇[illegible]今無所不為也）忠聞之甚慚 許商從周堪受尚書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炔欽幼卿為文學（依孔子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也炔音桂）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尤盛 孔奮字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魚之道已過於已也位至武都太守 杜林扶風茂陵人初為郡吏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少好學時稱

通儒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常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人曰衛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歐陽歙字正思傳伏生尚書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數百人徵為司徒坐贓千萬下獄 鍾興汝南人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為左中郎將光武詔定春秋章句以授皇太子又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為無功不敢受爵光武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功大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任末蜀郡繁人少習齊詩為郡功曹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士而已造從之 姜肱字伯淮博通

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再徵不就及終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張霸字伯饒蜀郡人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孫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謝夷吾為會稽督郵太守第五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武游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 廖扶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數百人公府辟召皆不應太守謁煥先為諸生從扶業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焉因號為北郭先生 劉祐字伯祖中山人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幼可入小學而但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為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程限白決罰遂成學業 羊弼為博士何休師之先是博士李育作難左氏四十事又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育卒休與弼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曰休謙辭受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此

言為允 包咸會稽人習魯詩論語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 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為左中郎將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及卒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鄭玄字康成北海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傭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黨錮解時玄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及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人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並著名於世玄位至大司徒 孔翀會稽人為豫章太守東陽人許孜年二十師事翀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翀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 祁嘉酒泉人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 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

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十餘人張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
之竟以壽終。嚴植之為騎兵參軍事高祖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
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
生必至聽者千餘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植之
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得成喪焉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云義例
已了細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孝文詔以典內校書徵之固
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
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
其優劣。常爽字仕明河內人宣武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游子弟未
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
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
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厲有方
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爽不
仕時人號為儒林先生。徐遵明字子判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二禮不
出門戶經六年又撰春秋義章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為盛每臨講座
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
海內莫不宗仰孝莊永安中遵明為亂兵所害出帝永熙二年遵明弟子
通直散騎常侍李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
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
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束雕鏤之地而
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無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
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海內
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
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
蹤於北海者慕奇好古之客尋賢羅吏游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
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中薦奏之恩遂全
守堅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
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湮
沒無聞朝野之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
昃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況遵
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溢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

物致厲斯在臣託迹諸生親承顧眄惟服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
陳愍上瀆惟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
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 李謐
涿郡人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
業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
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
書稱璩發摘功力之壺遂後舉秀才不就 隋蕭該蘭陵人尤精漢書撰
漢書音義包愷東海人兄愉明五經愷傳其業又從受史記漢書尤稱精
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著
錄者數千人愷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 唐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博通五
經為侍御史坐彈中書侍郎李義府左遷萊州司戶秩滿家于昌樂聚徒
教授母終遂不復求仕唐鑰柳并字伯存與劉太真尹正闓士和授業於
蕭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嘗曰太真入吾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正
傳聞強識士和鉤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黃老予亦何誅 柳
宗元字子厚肅宗時南方為進士者走數百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
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 韓愈字退之憲宗時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
愈指受皆稱韓門弟子 六帖唐皐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醫樂賤工
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尹和靜言行錄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
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
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井見
易言行狀樣平子諸伊傳後。言行龜鑑胡安定明道景祐間先生與孫明
復石守道三人以師道自任而先生之徒獨盛在湖州學弟子往來嘗數
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
仁義禮樂為學慶曆間建太學于京師有司下湖州學取先生學法行之
太學皇祐至和間以先生判國子監執經座下生徒千餘人每講罷或引
當世之事以明之教育諸生皆有法 呂榮公 字原明從胡先生於
太學與伊川俱事先生居並舍公少伊川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
比首以師禮事之人與同舍黃公履邢公恕相及善一時之士不遠萬里
皆來師之學者相與必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弟子也 劉執中彝福
州人先生在湖學時從學者數百人彝為高弟熙寧二年彝召對上問從
學何人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先生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
者無慮數千人上曰門人今在朝為誰彝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

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子民者追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　明道先生程顥字伯淳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業卓然有求道之志先生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傳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以斯道自任其教人之法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歆曲自盡聞一人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自不容于胸中　劉質夫（絢）自髫亂即事明道先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離學每瞀問時正坐端襟意氣即下既卒明道以文哭之曰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侯師聖稱之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近之　尹彥明（焞）年二十師事伊川應進士舉策問元祐黨人彥明曰此尚可以干祿邪不對徑出　朱光庭（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游定夫酢伊川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

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弟子教之召公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謂公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　楊中立（時）調官京師往潁昌從學于明道南方高弟惟游定夫謝顯道與公三人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異學獨楊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惟楊謝二君長進中立歸明道送之出門因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定夫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深一尺　晦庵先生年十四而孤受學于胡原仲劉致中劉彥沖三君子之門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登第後同安主簿秩滿歸不遠數百里徒步從學於延平李先生時年二十四矣先生初亦學於李先生只說不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後學之所造益深專精致誠晝夜不懈至忘寢食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絕人力行可畏　南軒先生張（栻）字敬夫穎悟夙成既長往從胡公仁仲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早夜觀省性理會元或曰濂溪先生傳太極於穆脩脩傳

於种放放傳於陳摶此殆其一師也非其至者也（五峯胡宏）言子師道不立學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明道撰康節）程公珦見濂溪氣貌非常人知其為學知道使其子顥頤往受學焉程公二子卒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緒世所謂二程先生者而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康節行狀）呂希哲始與程頤俱事安定胡先生希哲祭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皆與希哲遊（行狀）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日本家錄）蘇昞字季明從橫渠甚久以其文集為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橫渠銷廷宦自有軌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所不宜言者矣（劉氏家錄）伊川自涪陵歸學者凋落多從佛事獨龜山與謝顯道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特呂原明游定夫皆重佛教（語錄）孟原未從伊川又為王氏學舉業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至獨厚與尹張邵傳送焉（呂言記尹公語）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而升堂覩奧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楊中立）三人公年七十餘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語錄下）以為事至於此必敗宜大引耆德老成置上左右

遂以祕書郎召到闕下遷著作郎（龜山行狀）張繹字思叔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呂氏雜志）馬伸字時中崇寧初元祐有學禁伸銳然為親承之計伊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死者乎先生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二士狀）南軒先生見五峯五峯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正孺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某見他說甚先生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先生曰某若非正孺幾乎迷路（語錄）胡叔器問象山師承晦庵曰他每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人學多是就氣稟上做便偏了（語錄）劉彝諸賢之從安定也水利等學悉施之政以淵篤簡諒稱者終始操履無一瑕玷所守為何如邪明道兄弟之從濂溪也躬行踐履不愧屋漏雖罹貶竄大節凜然正大之學類以壽其傳焉所守為何如邪呂與叔橫渠之門人其所以復從程氏於橫渠已亡之後非師死而遂背之也橫渠二程其道一揆始學於關中卒業於伊洛矣克己一銘足以見與叔之所守者焉劉質夫輩二程之門人伊川以質夫為信篤守固以未公挾為志不渝於金石亦可見矣張思叔祭伊川一文亦足以見不背師之

意焉東坡之於廬陵門下士也六一文集一序豈肖廬陵語耶上皇帝一書歷詆新法則守道之所由見矣少游之於子瞻門下客也為劉氏左袒之唱從東坡者寔少游焉坐黨貶逐大節不渝則守道之所自見矣徂徠泰山之門人也慶曆一詩所守可知其門人之所以事徂徠者猶徂徠之於泰山也元城涑水之門人也語錄一書所守可知其門人之所以事元城者猶元城之於涑水也龜山之於二程了翁之於龜山師友淵源粹然可觀皆不至於上負天子而下負其所學則士之所以儀刑二公者抑可知矣自安定濂溪以來其門人弟子學識優劣雖有輕重而士君子一切取之不欲為區區優劣之論者以其皆有所守耳獨介夫之於金陵刀詆新法若背師學然天下大義之所在君子不以罪介夫而罪金陵金陵當國時託儒更姓聲譽譪然雖司馬歐陽諸公亦尊敬之豈特一介夫耶新法一行公論凜然易迹一圖適足以見介夫守道之篤未可以呂步舒事為比而訾之也惟我本朝天涵地育愛惜人才作成善類營創黌宇妙選師儒其億萬年之閎規也師道明於上師教修於下蓋自天子之學至於一郡之學彬彬然文風大盛異材秀出胡安定主國子監而師儒得人不惟見推美於一時至朱光庭上擇名師主太學之請於元祐間猶據此以

為誇美胡安定之在湖學以治道名齋隸舉兵民水利之目而當年品藻後日悉為名臣它如二程橫渠之在伊洛朱熹張栻之在東南人皆取人才之在下者收拾之相望百年而道學賴以講明人才賴以宗主迹其所以大抵明道以立師儒之本用情以洽師友之交自今觀之為种穆之學者曰周子之圖出於种穆為伊川之學者曰周子之圖不出於种穆為橫渠之學者曰橫渠之學不出於二程為伊川之學者曰橫渠之學實出於二程夫程子之學得之周子周子之學得之孟子而橫渠則自程子發之此蓋伊川門人所以尊其師之意也然學無常師謂太極一圖出种穆而發揮於周子亦何不可而必曰非出於种穆乎道一而已謂橫渠之學出范文正而合於二程亦何不可而必曰實出於二程乎紛紛多言徒相為訾甚者以康節為數學以司馬文正公為未至至今讀之使人以妄自尊大議伊川誰實累之善乎邵先生之言曰張巡許遠同為忠義兩家子弟更相毀故併為退之所貶凡託伊川之說以議吾家學者子孫可勿辯噫其真忠學者之言哉其可為儇薄者之戒哉或者乃曰劉恭叔筆從程氏游而又學蘇公文詞以文之蘇公與程正敵也孟享從程氏游而為王氏舉業王氏與程異道也著作之命失身匪人楊中立非全節也夷狄之法豈之

從之游定夫非正道也又其極也黨事一起莫不叛去如鄒忠孝筆至老死不相往來何其無持操也關中學者躬行之多雖橫渠之刀而越職上書自陷邪黨蘇季明亦思出其位矣嗚呼棄所學而背其師若忠孝筆誠可責也獨不曰涪陵之歸慨然有得甘心溝壑有如張思叔于學業之嚴銳然親承雖死不憾有如馬時中乎中立之遷著作不非佛肸之召也定夫之參佛法不攻異端之意也而況有謝顯道之不變也周恭叔之從蘇公餘力而學文者也孟厚之從王氏可以仕則仕也而況有尹和靖之不應進士也若夫蘇季明之上書此正所謂得為黨人足矣各於其黨觀過其仁可知也而君子則曰關洛之人叛其師者不必責而尊其師者大可責蓋叛其師者未足以累其師而尊其師者乃所以累其師也集言順夫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禮記王制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禮記學記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同上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家語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孟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同上先知覺後知先覺

覺後覺同上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同上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同上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同上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同上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前漢書元帝詔尊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魏志時博士執經高柔上書云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晉書漢載記劉元海古者設史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唐書選舉志楊綰云能言而師授之難能行而傳相之禮通鑑綱目裴子野言古者人君養士以成三德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文選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四書注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四書注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宋史程頤為崇政殿說書上疏云羣書足用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illegible]鄉立之師以遂其學管子君臣下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上注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文中子王道范平等學府儒宗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後漢范升等論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令宗師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孔叢子答問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聖

賢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前漢董仲舒策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范曄叙傳成王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周禮地官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上文注漢文帝十二年詔三老衆民之師也前漢本紀武帝崇信聖道師則先王後漢孔僖傳詔博士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本紀三人並行必有我師同上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董仲舒策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太師衆至千餘人後漢儒林傳宣帝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在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前漢王吉頌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文甲子錄唐書順宗禮重師傅見輙先拜玄紀憲宗表以匹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元稹論輔導太子書司馬相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蜀志秦宓傳夏侯勝始從始昌受尚書後事蕳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前漢本傳如楊子雲潛心著述行參聖師同上鄭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學者皆師之本傳施讐結髮事師數十年前漢本傳賈捐之薦楊興奏曰事師有顔閔之才賈捐之傳云敝師事同郡吳章章治

尚書為博士本傳楊倫少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本傳蔡邕少博學師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本傳崇書講業研幾通理尊師重道釋奠崇記晉潘尼釋奠頌李紓言文宣百世所宗故樂以官無獻以太尉尊師重道也唐禮樂志尊尚師儒審昇銓總各程所能唐盧懷謹傳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傳先王之道也白虎通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同上分餐類說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疏神而達思也學者不可以無師師者所以傳道而解惑也　聞道而不傳不祥傳之非其人亦不祥　前漢朱雲亦擇諸生以為弟子包咸孫寶之為師也皆恥往教太守黃讜御史大夫張忠欲招以授其子而不能屈焉　邴原之求師也舍鄭君而從孫崧亦各有志焉耳　欲為人師者孔子之所不與好為人師者孟子以為患　原憲曰學以為人教以為已吾不忍為人也　楊玫之於師也貫耳以免其罪王褒之於門生也擔飲以免其役　紀昌之學射也以三年而見其妙析子厚之學琴也以十年而覺其非有師與無師故也　召師者不化往教者不聽處不化不聽之勢而欲令名之顯是猶懷腐而求香處汙而求潔記纂淵海古者士見於師以茶為贄大昏注孔子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史世

家師友必於天下英俊高不疑傳都授董方注漢書注曰都座湖應集者生文講說時韓信得廣武君東鄉坐師事之本傳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後漢儒林傳讚名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班固賓戲德無常師道在則是選閑居賦師氏之選允歸人範行狀弘洙泗之風王元之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柳文仰執事坐師氏之庭唐司空正與手物書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時猶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東關不納聚徒從妙齡所主變鄒魯儒者皆於談海錄碎事方者弟子高業門人會知古書不俟宿春無難重璽同上鄭玄學於馬融業成辭歸融有禮樂皆東之歎　漢武帝時太學生徒動至數萬郡國賢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後漢儒林傳周續之詣范寧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魏帝詔崔誕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　北史李謐字永和事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在三之節謂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梁武表書叙指南師徒傳授　呼師席曰絳帳馬融又曰董帷董仲舒同師學曰同門儒林聚徒曰開門受徒儒林論門徒名籍曰錄牒張興又曰編牒儒林論師徒少曰朋徒息散同上又曰生徒衰少劉向揚不講書曰倚席不講儒林自

小為學曰結髮事師同上又授業曰又次董仲舒終其所學曰卒業楚元王學士請假曰學徒取告伏仁傑出就學曰行學不在妻詩妻學課曰束脩之饋五倫學徒多曰著錄至其人後魏盧景若干往請教曰攝齋受教家語又曰異承請誨道堂又曰攝齋函丈王僧儒徐右某序又曰貽我高矩張華勵志詩集講時曰大都授時史方道功課不速曰不滿程限劉裕注求教謙辭曰闇於自見選二十六相師傳曰遞相師祖宣見教子曰教勒子孫馬援尚家學曰以家法教授後漢儒林侯教曰教滌耳以聽玉音七啓又曰敬聽嘉話七命學書東脩曰謝章北史某某能講服制曰善說領服夏侯勝問義狀曰攢經捧手謝承書董春舊學廢曰宿素衰落鄭玄稱師學曰儒宗學府後主於江總冊文晏元獻公類要先生之洗我以善十九年與夫子遊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杜之吾曰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云形故也宣尼一日之長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老商解顏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醫門多疾莊子曰顏回將之衛而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

之。亂國就之。囂門多漢。顧以所聞忌其對。庶裁其國有參乎。朋徒受習從
貫達質正大義。後漢王充。豫王。貫志好學。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王豹
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孟子淳于髡曰。南學聚
徒西河之風不墜何尚書孝子孝德為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來
海陰為事。並基道表消之南學玉珠云。南之西河之風不墜。隨武納諫
不忘其師。隨會武子也。耆名高義門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
祖。見後漢書不勝編牒。摽囊負笈以事吳商。吳商雜錄云。吳商故鄴人也。以此
學通五經百氏。徵為東宮校書郎。四方學者摽囊負笈。不可勝數人也。
楊馬歷官至侍中。左光祿大夫。見吳書。選詣明師。師有妙法道理玄琢。碩
師莊子曰。嬰兒生無碩師而能言。注曰。碩大也。名也。言無師匠也。一本作石
師。操篁黌門搦瀏蘭室。柳宗元答曰。常願操篁黌門搦瀏室良友不與風
忘多道。仲尼家語既著弟子之錄。東莞虞頭直取弟作之詩。鄭公與禪裁
書。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閒於三席。禮記文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
席間函丈。注曰。謂講問客也。大君子之門。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
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下見揖於大君子之門也。仲尼之門。五
尺童子羞言五伯。孫卿子坐師氏之筵。曰弘正與李翊海書曰。仰執事坐
師氏之筵。挾郵夫脩揮望之從。宓不齊。至不才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
人。劉軻上崔相公書。就師學問而心志不通。身之罪也。杖梁良醫之門多
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荀子南郭惠子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云
云是以雜也。儒以道得民。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
有六藝以教民者。

啓劉青錢　師友門　古今事實

師道
模範 揚子學行篇。師者人之模範。 廣文 鄭虔號廣文先生。
表儀 揚子云。表儀人之師也。 講授 見方進大講授。
孔堂 書序。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鄒館 孟子。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授業。

門弟
諸生 韓退之學解。招諸生立館下。 摳衣 記。摳衣而趨隅。
同學 漢儒林傳。同門同師學。 負笈 蘇章負笈追師。
鯉趨庭 語。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曾避席 孝經。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束脩
束脩 論語述而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脡脯 朱文公云。脩。脯也。脡。脯為束。見論語解。

謝章 北史裴寬傳云。謝章者。學書之束脩也。
始禮 張南軒先生解論語曰。束脩者。始相見之禮云云。

朋友
會友 論語子路篇。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割心 文友割心相知。
交朋 子夏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同志 易繫辭。同志為友
金石交 孟郊詩。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芝蘭化 家語。與善人同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與之俱化。

學習
詩禮 語。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
箕裘 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
溫故知新 語。溫故而知新。 進德脩業 易。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長善救失 記。教者長善而救其失也。 博文約禮 語。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文章
含英 韓愈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詞源筆陣 見杜工部詩。
摛藻 潘正叔詩贈河陽詩云。摛藻春華。 醬蔀藥楮 自謙之辭也。
煥皇猷 詩。清文煥皇猷。
緯國躰 班彪。王命論。教文華以緯國躰。

吟和
強韻 李義山傳。吟唱首為強韻。 繼聲 為陽傳。謂和詩也。
絕唱 元稹工和詩。絕。爾事絕唱。 嗣音 曹丕見詩。嗣音謂和詩也。

寫詠 謝朓作詩。吳運寫之。謝混詠之。
酬復 劉禹錫答詩。晚與居易相酬復。

詞賦
凌雲 司馬相如奏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氣。 甘泉 揚雄奏甘泉賦。去云
擲地 孫綽天台賦曰。擲地當作金石聲。
入光明 杜甫奏賦入光明。 明水 韓退之試明水賦
奏長楊 揚雄奏長楊宮賦。

明經
明經 唐制。取士之科。其目有秀才。有明經。 四術 記。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通藝 孔子欲求天下士。命通藝皆來。 六藝 孔子之徒三千。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韋賢經 韋賢傳。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戴馮席 戴馮講經。重四十餘席。

曲詞
樂府 文選。樂府有陽春之曲。 紫芝 記。隱士休歌紫芝曲。
陽關 詩。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陽關曲。 白雪 界標有陽春白雪。
採蓮 唐李太白作採蓮曲。
停擅 殘詞。歌停擅板舞停高。

學科新式　糾華也。事出於一二不糾可也。事出於衆不糾不可也。今歲某
處書院結會而請其人教授。出於一乎。出於衆乎。如出於衆。敢以此糾遂

一關具某人係學主幾人來脩若干 年 月 日 料
學關新式。 關請 某人教授廣文先生圓集某年文會訓導子弟講習詩書。所
有來脩節儀隨主員大小名下高低品題自入學之後更無廢弛從游學士請留芳染
右伏以古者求師必有擇師之理。令之愛子當明教子之方。雖文章可得而聞行來脩未嘗無
誨願留琴劍可就範模賓主東南彼此守歲寒之約師主朝夕講明求日益之功謹關
年 月 日 文會料首姓 某 關 逐一開具學主姓某來脩若干

師友往復簡劄 換易新式

某昨奉 圭璋。復聆 某不獲 投簪贅磨又 某奉 違數日思拜
金玉。睽離未久引詠 春正切仰 尊益勤 五雲三復以還一慌甚慰
如初郎長鈐本 恭惟 墜翰甚審 時令 就審 時令
尊候動止為福其少事 入事 台候起居多福某 入事 台候神相萬福某 入事
託請先生嗣歲兒輩未有 答從館官貝委某人學問 不從寵喻延置某人即遂其
師範關某人稍稍善誘望 為後進式即叩之已蒙 門導以推恩援稱以為它人
賜飛言以示肯來之報也。 允諾已示學關當為傳達 所先矣惜不早也。
邀請先生黑聞令歲請某 答從小兒來歲從遊得蒙 不從學生深願親炙茲辱見
人兒輩俱在講下鉞拉令 齒錄切磋講習進益之 邀主感偶已堅某人之約有

詔同來應幾科傳約之誨 功蒙君所賜天之幸也。 辜負意望慚愧無地
託求館地敢干紫金揚筆 答從館地之諭可推門下 不從托喻館事敢不奉命第此
耕無以自給嗣歲館地茫然 學問淵源人所欽慕豈待 講嗣歲師席各已有舊約須
足下多親其幸薦之 卑言既承約束敢不効力 廣圖抑容馳報
薦人館地友人某文才學 答從承錄薦之諭於聞此 不從嗣歲子弟師席已拉某
甚深且勤教導故以為嗣 人才能第未備識其才雅 人茲承寵喻恨聞命之晚歸
歲賓館薦備蒙招置幸甚 蒙致備家府就當納聘關 揖無由祇增快快
就求詩府於舍側築室守 答從蒙賜教詩軸無非指 不從寵示珠玉燦然溢目開
池諸文界以珠玉尚祈電覽 匠豈敢持布鼓以過雷門 發多矣所喻締招無嘗收鼓
求教佳章為泉石之壮 嚴命下逮敢勉強遵承 豈敢持過雷門哉
請人作館執事材學淵深循 答從材如碌碌初無寸長 不從鉛槧之招執事何過聽
循善誘之賓嗣歲故願留琴 執事過聽乃有延置之寵 即事淺才低豈能勝任是以
劍應幾頒既得出錢壇 祗恐負山之蚊無所補益 不敢拜台命之辱
請人開講比者岳致乃蒙特 答從伏蒙台喻示及入學之 不從伏蒙消吉入齋自合即
達極感某日稍佳已汛掃 日即當治整書筒以承約 遵約束偶有冗絆尚稽數日
齋館俾岳琴劍幸望命駕 束侍教有期預切欣躍 即當恭侍。

請人論文書冊埋頭性質 答從坐井無聞正思傳約 不從俗務縈絆學問之中荒唐
蒙陋因閱某書甚多疑難 伏蒙寵命雅合卑悰敬竭 久矣恭辱論文之招安有此能
足下精研與妙能賜仕教否 高齋願將所懷以求開發 可答也
請人結課踏槐伊邇吾儕鏖 答從承約結課甚副所願 不從結課之命固願承教第
戰可無新力擬就某處結 惟是性資魯鈍正有賴於開 惟數時俗務牽掣畧不得休
課第未審肯從吾軍否 明孟晉有期豈勝踊躍 尚指後命
預借束脩家信促歸偶寒 答從尊价需及束脩敢不 不從蒙需束脩自合遵承偶數
舍為事頗費支遣未免就 如命謹供若干惟是未能 時有其支正用措不副來戒姑
借束脩若干 想因幸不鄙付 盡數得蒙目入幸甚 遲數日拜納
送過束脩學主從使師誨 答從某幸其講與訓誨司 不從某館食終日方以為愧忽
啟發良多某節前臨束脩 筆硯使無寸補乃辱台送此 承束脩盛禮之貺何必講此
節儀共若干少寓謝悃并 盛禮祗領皇恐 不敢受無功之祿
此控告尚存脩謝不宣 敬此禀報伏干炤亮不宣 拜報師甚等祈氷炤不宣
某 拜覆 某 上覆 某 拜覆
某人稱呼 某人稱呼 某人稱乎
群書足用賦偶 儒道校業 校月程序 受教清業 仗道授業 知

訓 求以事之。所以事也。 教所由興。道之所在。 領袖群彥。範模一時。
客與為模。優游體要。 凡小成小大成大。豈模不模範不範。 **聲律會元**
模範。於學。 其知大也。何止於知小。其於倍也。豈惟於此功。 凡曰擇其
善者。無非歸而求之。 擇而從之。事應於不善歸。而求之。自然而有餘無
金合璧 如先生相與言矣。則國人皆有矜式。 須袖群彥。于以傳道而授
業。範模一時。于以辨惑而解疑。 默使法則。為子衣儀。 就有道而正也。
擇其善者從之。 縧依高懸。奇玲滿前。 判之者又。判致力一也。正其衣
近。則望之儼然。 堪於式於國人。能判命於童子。 對揚鏈之間則無敎
審但人之請則無恥。 就而正焉。猶之繩之。所以辨之。如揚鏈之和。
惟人不可無學。 學不如求師。 從其彀則的射者無所從。舍其繩墨則
匠者無所守。 一卷之書。猶且立之三人之行必有善者。 模不模範不
範。蓋亦多矣。步一步趨一趨。皆宜監諸。 學行者陳相之小儒。師老否
者蘇秦之拙謀。 苟將求我。我匪求蒙。且非弘人。人能弘道。 孔知覺後
知。無道求有道。 將則與小以成大。詎可不模而不範。 仇璋拾藏而就
王道之學。暴戎入關而暴為融之教。 河汾戴聖之三千。更甚揚雄之一
卷。 教本無像。皆可師。 嚴於守善也。當加主善之念。威於文許也。益

審知新之理。無諸子百家之喬。必三王四代之推。就而正焉。庸有宅
適主于一焉。本書守馳。求之有餘也。無循不求之病。善之無常也。當明
主善之為。去眾墓遠焉。深傳擇從之意。循行於趨焉。動處注背之私。
說以文約。問而近思。就而正焉。循父繩之直。問以辯之。如攻木之堅。
舉論主者前而生者後。必求以先知而以先覺。在擇從之。惟取三人之
善。必立之也。於經一卷之書。見於孟子。美殿歸之曹交。從乃田何。齋歸
來之丁氏。嚴而後尊。目擊仰門墻之峻。循然善誘。器或皆淵瞍之珍
唐末呂以為官。徒多講經之盛。或常語者有我。焉求郡國之人。今後學
之求子。吾無德爾。俾重家之類我。人則肖之。淑講曹交。願師辭于孟子
舉麟類氏。常苦卑于室居。攔江網範。促領袖。傳習主善。於是講論
為恢艟壇。正禮端倪。同不祇。無不教。經行吉行。宜寧不純。傾
範標準。無犯有道。有道有才。通書解經。請易受書。擇善為堅。
重道崇禮。重學貴道。皆就當為。若大匠之規我。甚良工之正也
考淵源之惭。而求以信道。謹言動之非。而以之律身。湯於何所立准
懲湯欲武範何所諱。但遵武彝。五篇述常治之源流。一理本心之...
矩。業有可受道必先工之法。執為足遵學為古子之師。因正宇一...
抱以為式。法彼蓋善。則主之曰師。非承而問道。道雖外於下帶。非擇而
從善。善不離於服膺。成小成大。須袖奉奉教詩教禮。範模一時。雖不
下帶。而常若攝衣之敬。雖扶虛位。而有如函丈之親。耳提面命。一理據
受。心會神悟。六藝祇欽。使成后再生。作帶外於常典。使高宗復於監莫
遲於我意。孰為一中。乃為立訓。銘湯九字。即湯總名。理矣須於賈而
貫以禮焉。義何關於朋。而朋由義焉。是無是訓。道行其範之將。日於日
嚴師嚴學漢之歎。使知之循者。孰離繩準之內。之教之成。皆足出點
淘之力。後擇其人。與我德有仰瞻之頌。去賢數百年。句可慕備之些

擇師

禮記內則。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注：子師教示以善道者。孫卿子。干將莫耶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東萊雜說。從師問學。當知輕重。既知輕重。然後慎擇而謹守之可也。所謂知輕重者。如七十子之徒從孔子。則當事事模範。不當少異。然有不安於心者。尤當詳問以釋其疑。疑釋心安而後從之。如子路之問孔子反覆問難。亦可見矣。自孔子以降。性各有偏。見或未至。則有當從有不當從。若就其所偏。及所未至。事事學之。安得不為大害。此聖人之後所以多流而入於異端。皆由不知輕重也。然學者從師。便有私心。以己所傳為是。私心既生。百敝俱出。此固未足以語學矣。清波雜志。或謂童稚授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者為之主。亦豈宜闊略。世謂幼學記為終身記。蓋亦此意。宋釋契嵩鐔津集。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教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成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為其本也。教者道為其主也。道者師為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為道也。正其主所以為教也。正其本所以為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為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漢皆實皇后兄弟長君少君。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命乃懸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於是乃選長者之有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周學紀聞。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百川學海。王荊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為之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呂東萊辨志錄。呂進伯為河北運判。黃魯直為北京教官。託魯直請門客數日。謝去之。召魯直謂曰。此人豈可為人師。某至學院。卻見與小子對坐。如此豈可為人師。請魯直別請一門客。魯直為之遴選。且嚴戒之。同呂運判行古禮。賢且加慎。既數日。又謝去。魯直問所以。進伯云。此人尤甚。卻聞呼小子字。豈可為人師耶。元王結雜著。顧命內外之臣。各舉經明行脩之人。擇其尤者以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以官民子弟之俊秀者以為生徒。專治經術。屏棄隋唐以來科舉之業。約周漢養士取士之制。教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格物致知。脩己治人之道。待其有成。獻其賢者能者于朝。

事師

禮記曲禮。宦學事師。非禮不親。注：宦仕也。熊安生曰。宦謂學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檀弓曰。事師

無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二三子皆絰而出群居則絰出則否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

學記五年視博習親師正義曰言五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博習謂廣博學習也親師謂親愛其師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天竇子無隅篇中山無隅先生捲順而坐睥睨天地若自得焉弟子申榮伯請曰弟子事先生三年畸矣先生未嘗有言

而未嘗有誨學不加益將恐愚塞心靈迫死而不照焉將去先生求有道者就而師學以成其身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汝不亟言語亦終身不汝告仰而視之汝有見乎曰見見者孰謂耶曰天也日月星辰麗乎上俯而察之汝有見乎曰見見者孰謂耶曰地也山川丘陵附乎下自汝而觀之有見乎曰見見者孰謂耶曰身也耳目鼻口形具焉天果有物乎曰無物不足以覆廣地果有物乎曰無物不足以動息吾置天地問汝身果汝物乎榮伯啞然笑曰此非吾物孰為吾物食傷吾指則痛結吾中事休吾心則受蕩吾氣五味嘗之而厲矣五音聽之而愉懌吾是以信吾身之真吾物也無隅閭目擁鼻而不言榮伯三叩而三不和且曰技窮而不我應吾何有異哉吾將從此逝矣結束東遊逆東山丈人釋杖而遊逆曲拳而前跪丈人曰汝奚適曰吾昔以中山無隅先生為有道而師事三年畸矣一問而首窮吾是以逃而東遊丈人曰汝所問者敢聆其粗曰吾以身為吾物先生不能應丈人曰吾知中山真有道之士也宜不子應雖然吾非子師且非子友敢為子辭榮伯屏氣側足以聞焉天地設位妙歷不能質其始有自其始有而有我靈氣循環去來乎日月之久不道減消散而長存人之主也氣會氣會而物備物備而有彼此彼此相形而是非滋焉技之相偶也力斷於勝名分少虧則中扃搖搖而欲其相擠又其同也又思越溢焉好惡之情溷亂昏淆鬭蝕本真而莫能有見也我實我乎我與物同是乎我非我乎實名乎妄名乎可有乎不必有乎知有不有也理之萬殊可以智窮性之原本可以仁盡命之微妙可以道至倏然參天地之化順萬物之情遊變化之途矣榮伯瞞然而氣喪恍不知其所如曰非丈人不能開其緒然復有請焉真乎彼此一乎是非無是所事矣天下孰與為治曰吾前所語汝者易也方將語汝以所難而汝及之吾其容乎聖人不自有已一是非而混同乎道方立萬物起而適與我相賓主則開闔運動酬酢給足而不窮括伏欽畜真乎耳目而不與物對則天地之理涓埃而不可以測其有際矣聖人何益於庸吾視堯舜孔子為備矣榮伯退環中子止於途而告之曰東山丈人不及中山先生遠矣

風俗通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杖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群居則否今人乃為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齋衰同主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其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

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黃氏大積善錄為父而不能盡父之道則家無也孝之子為師而不能盡師之道則門無行藝之士為子而不能盡事父之道則為不孝為弟子而不能盡事師之道則為無知斯四者天下之大經誠不可違也苟欲盡夫為父師之道者無他惟嚴與正而已制之以嚴敎之以正罔不盡善雖文王為父仲尼為師不過如是也苟欲盡夫事父師之道者無他惟敬與順而已敬之以禮順其教命則罔有下合雖曾參之為子顏回之為弟子不過如是也蓋父猶天也師猶父也其勢雖殊其道一也為人而不能盡父師之道者逆天者也是人也若無人禍必有天刑或曰如彼之頑嚚而嚴不足以制之正不足以敎之則嚴正何所措諸予對曰誠有是事也然果有人之道焉庸有治之以嚴正而不率者苟嚴正不足以治之則任之可也當觀夫堯舜不化朱象之道蓋凡此徒者不可盡謂之人也人之類而已此韓愈所謂夷狄禽獸皆人者是也予欲天下之為父子師弟子者各盡其道故發斯言

人之請師儒者蓋為教子孫以義方取功名以光門戶士之為師範者蓋為傳先師之道業為後學之模範二者利害俱重俱不可忽請師儒而不盡禮無所知者也亦未有子孫有所成者誨人而不盡誠無前程者也亦未有成

名而遠大者。然彼盡禮。而此不盡誠。罪在於此。此盡誠而彼不盡禮。罪在於彼。斯二者之失。皆所以敗事也。且人所以請師儒者。本為教子孫以義方。取功名以光門戶。所望者如是。奚可待士不以禮乎。苟屑屑然較其小者。必失其大者。故不能盡待士之禮。而妄意延師儒者。無知俗輩也。適所以為厲階。莫若不為也。士之為師範者。所以傳授道業。為人模範。成就後進。道理如此。奚可不盡誠乎。凡居師席。願遊其門者。與之進可也。誨不倦可也。儻或禮貌衰。則去之絕之可也。不可懷私嫌而隱乎所聞。使人冥行擿路。此刻薄無前程者所為也。予嘗觀世之請師儒者。多以較小節而害大事。遂誤其子孫。終身無所成。為師範者。多以懷私嫌而誨人不盡誠。遂致損德。而潦倒一生。人蹈二者之失者。十常八九矣。嗚呼。彼所以誤其子孫與夫自誤其身者。皆以較錙銖而廢萬億。養稂莠而害良苗。其愚無知者也。而其間猶有不知其過者。方且怨天尤人。其愚如是。固不足道。然此等事。人不可以不知。知之不可不戒。庶幾不蹈其覆轍也。予發斯言。蓋以告天下之東西賓僕以為然。不言所利[illegible]小諒味[illegible]。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瀕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中心悅誠。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瀕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

不可已矣。劉公是先生弟子記事師皆北面言臣之也。就養無方。死則為三年之服。言子之也。故受道焉。不敢倍。倍之者君不以為臣。士不以為友。故善事其師者。必善事其親。善事其親者。必善事其君。故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善師也。故立師保之官。人父莫不欲其子之善師也。故易子而教。古之君子為義於其學。為功於其業。義非其學。雖刑不避。為政者有以徇之。則勸事師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為政者有以置之。則勸事君也。事師貴一。事君貴一。一之外毋敢動其心。人人一以事師。人人一以事君。天下治矣。義非其學。雖刑不避者誰歟。曰若齊景公虞人。魏絳。欒氏之臣是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誰歟。曰若董安于。屠羊說是也。朱子語續錄問人倫言朋友而不及師何也。先生云。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乃不及師何也。先生云。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君則經西漢書夏侯勝傳報師傅恩。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illegible] 侍冊府元龜。夫師嚴道尊。民乃貴學。東脩受業。人知向方。是故傳先聖之訓。有在三之重焉。若乃列徒著籍而傳諭不倦。升堂窺奧而請益彌堅。心

志既通。行業增廣。道之所存。義亦至焉。故有廬墓盡哀。去官行服。或詠歎其至德。或撰集其緒言。或冒避嚴刑。上章以訟其枉。或不敢受爵。讓封以歸其功。或躬是孤遺。竭身以全受。或罹于刑辟。冒禁以收瘞。是皆誠發於衷。義形於外。足以報師資之德。敦風教之本。誠士大夫之懿行哉。　漢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侯芭。鉅鹿人。常從揚雄居。受其玄法焉。雄卒。芭為起墳。喪之三年。　云敞。平陵人。師事同縣吳章。治尚書為博士。章坐王莽子宇腰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　桓榮。少習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普。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榮門徒常四百餘人。何湯為高弟。明帝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郎中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桓榮門徒何湯字仲弓。以明經當授太子。律為賞。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常言曰。此何仲弓之力也。）歐陽歙。字王思。傳伏生尚書。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數百人。徵為司

徒。坐贓千萬下獄。汝南人高獲。字敬公。與光武有素舊。師事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又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從博士范升受易。光武時。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生師。（乞請曰乞）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鄭弘。會稽人。為郡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疏書也）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為貺訟罪。明帝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弘由是顯名。拜為騶令。　樂恢。字伯奇。京兆人。為尚書僕射。數上疏言竇憲兄弟。稱疾乞骸骨歸鄉里。竇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弟子縗絰輓者數百人。眾庶痛傷之。　趙康。字叔盛。南陽人。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同郡朱穆為侍御史。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沒。喪之如師。穆尊德重道。為當

時所服。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為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　廉范京兆人。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漢坐楚王英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明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　李郃字孟節。為司空。卒。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孔昱字元世。魯國人。為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李固字子堅。官至太尉。為梁冀所誅。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亮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梁太后聞而不誅。董班南陽人。少游太學。宗事固。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梁太后桓帝憐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又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鄧慈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傷。以為服。不復嗜固形容。耳不復聞固辭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王成為李固門生。固誅。下郡收固二子。皆受害。少子燮年十三。其姊文姬乃告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書。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為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淑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又云淑有高子。王暢李膺皆以為師。　劉焉江夏竟陵人。魯恭王後也。少仕州郡。以宗室拜郎中。以師祝公喪去官。司徒祝恬也。　魏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以通經

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　夏侯惇沛國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後終大將軍。　王肅字子雍。為中領軍散騎常侍。薨。門生縗絰者以百數。　晉霍原字休明。燕國人。以賢良徵不到。山居積年。門徒百數。後為王浚所害。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冤痛之。　郭瑀字元瑜。燉煌人。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縗。廬墓三年。瑀隱于臨松薤谷。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　南齊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少篤學。聚徒教授。除步兵校尉。不拜。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不以高明自居。嘗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谿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表武帝為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廚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並弔服臨送。　梁張充。武帝時為國子祭酒。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　陽城為國子司業。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竄連州。客無根蒂。吏蹤跡求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與約飲食。訣別涕泣。送上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讚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唐書員半千本名餘慶。與彥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甚嘉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師服。喪畢而去。　呂原明襍記。吳坦求在太學。特常謁姜先生。先生時方閉門謝客。坦求從牖間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如對大賓。知其不為無人而輟也。遂師事之。師友雜志。范之才文甫之翰申甫。兄弟富公外孫。皆師事伊川先生。大觀間。被省檄至真州。時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在真州船場官舍。文甫日來見公。頗盡事師之禮。故諫大夫陳次升坐元符言官遠謫。歸真州。次升書論滎陽公自外召還為秘書少監。太騤文甫欲謁次升。聞其嘗論滎陽公。遂拆去。剌子曰。此人嘗論呂公。吾豈可見耶。申甫尤篤學。學問有淵源。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此論最善。以言學者不主一門。不私一人。善則從之。滎陽公初以師禮事伊川。後從諸老先生甚衆。後來程門弟子如謝顯道楊中立。亦皆以師事滎陽公。言行通鑑。彭公云。嘗少師

事楙盧倪天隱及官保信迎天隱於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歿無子公為葬其母及妻又割俸嫁其女經理其後不啻如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梅庵先生晚年偽學有禁門人蔡季通編置道州郡縣逮捕季通甚急季通色不動既行先生與嘗所游從百餘人會別蕭寺至感嘆有泣下者先生微視季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

陳后山師道字無已師事南豐先生終身其門譽不易師嘗言向來一辦香敬為曾南豐其役也作妾薄命二詩以見志詩略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　王公存與人交久而益親視孤窮流落者恩意尤篤少時師事潁川陳洙洙死無子公貴求得其弟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身名臣言行録和靖先生尹焞伊川門人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上召益急至上前又辭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乃就職又嘗曰學問須是有師承如楊中立初謂西銘不及用使時無伊川恐不有差　孫泰山復字明復隱居泰山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曰石介介首執弟子禮師事之　右徂徠介字守道居徂徠山每嘆後世師道不立為

師説以諭學者曰古之學者急於求師後世乃以求師為恥學者之大敝也師事明復行則從升降拜則執杖屨以侍孔給事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交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侍左右魯人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韻語陽秋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於荆公師資之禮已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荆公贈之詩曰搜拼豫章槩白日只要匠石聊穿鑿逢原既死之後荆公思之曰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高門黨陛益巍巍勢利寧無淡薄譏豈與跖徒爭有道盍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遠又過荆公矣又作荆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君所謂行藏願與君同道秪恐蹉跎我獨羞又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果如何耶山谷嘗避暑李氏園題詩于壁云題詩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為二大似相薄則又甚於逢原稱介甫矣李之彥東谷所見招師教子弟正望其成人克紹實非細事不可忽也中產之家師席固不當需索富貴之家何待師席之需索書院中凡百自當如儀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擁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用則甚難爾房用度必是周繳書院缺典實之不問氣象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捷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之聞尊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韓淲澗泉日記

鄭康成事馬融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後因集諸生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漢之師道尊嚴如此周益公雜誌陳無已作平甫文集後序以字稱歐陽文忠公至曾子固則曰南豐先生又曰先生之後陳師道嗚呼無已學於南豐尊之宜矣尊其師而輕其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歐永叔也無己何尊焉至於得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别戴埴鼠璞湘山野録載故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替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刊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旦於都堂巍然受諸宰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一

師

童子師

唐韓昌黎集師說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愛日齋叢鈔眉山劉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壽昌院從游至百人蘇明允命東坡兄弟師之時尚幼微之賦鷺鷥詩末云漁人忽驚起雪片逐風斜坡從旁曰先生詩佳矣竊疑斷章無歸宿曷若雪片落蒹葭乎微之曰吾非若師也坡兄弟應制科微之贈詩有曰驚人事業傳三館動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別無它祝只願雙封萬戶侯自是三蘇名著天下而微之竟不第郡三公以遺逸舉不服鄉人但呼為孝廉其卒也范蜀公弔以詩曰案前曾立二賢良今潁濱集中送家安國詩城西杜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自注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正謂此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予歎劉孝廉張道士為童子師有二蘇者出焉雖若沒世隱約氏名訖不泯坡晚在海南作衆妙堂記謂夢見張道士如平昔而直云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以其師也則名之似過或欲傳其人故名宋史韓侂胄傳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群小阿附勢焰薰灼。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儆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卿自揖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皆薦其才置

五經師

東漢書明帝紀永平九年夏四月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袁宏漢紀曰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

一字師

陳纂葆光錄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示於干干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露而雖換為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降伏而且慙悔前言之失乃曰聖人以一字褒貶此其明矣遂拜為一字之師是以羅夕拜題于卷後云中間李建州夏汭偶同遊顧我論佳句推君寂上游九霄無鶴馭雙鬢老漁舟世難方如此何當浣旅愁唐摭言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婼勑畧呼為勑畧有小吏曰其緣師授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為揣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勑略反公大慚號小吏為一字師戴埴鼠璞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凋將盡虬髭白也無齋己改為虬髭黑在無迥拜為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齋己攜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齋己拜谷為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齋己一謂齋己禮鄭谷豈一事訛為兩人將齋己以其師人者還為人師耶然改白也為黑在則是兩字師也建康志禮部尚書張詠知昇州名溧陽宰蕭楚材食楚材見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望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弟一字之師也遁隱漫錄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易德為風日科奏罷長楊賦半山易為奏賦長楊罷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韓子蒼易為堂深宮冷晁無咎試交趾進象表云

備法駕之前陳周益公易陳為驅古詞云春歸也只消戴一朵茶蘼宇文元質易戴為更皆一字師也鶴林玉露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一字之師。密齋筆記參丞相魯公文讀書破萬卷而歆然猶欲求一字之師。

一世師

太平御覽李元中一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宋王安石臨川集祭范潁州文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

百世師

孟子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公孫丑篇集註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東漢書法真傳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宋蘇東坡集韓文公廟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趙善璙自警編書海漢書堂上繼去聖下開來哲炤然如日月之明亦足以見百世之師元程雪樓集揚試齋集賀張丞相再相啓巍然三代之佐吳也百世之師

陳先生基碑嗚呼公之制行如此豈惟當世之師百世之師也謝上蔡語録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孟子將来與舜爲作一處

萬世師

舉揚宋綦崈禮北海集宋祭舜帝廟文維帝以聖紹堯以功傳禹道德之盛萬世所師元史加封孔子碑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千里師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田通判啓循良千里之師磊落萬人之傑代柯取則幸同聲氣之求傾乏相從盡索形骸之外

孔子師

史記甘羅荅嚚不韋項橐七歲為孔子師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傳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呂原明雜記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愚之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記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淮南鴻烈觧脩務訓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注閭里敲文人長老年少為之說事老人駭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

孟子師

趙岐孟子序孟子長師孔子之孫子思韓昌黎文集送王塤秀才序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於曾子

穆公師

孔叢子子思居魯穆公師而尊之

文侯師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夏為魏文侯師

范蠡師

太史公素王妙論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當南游越范蠡師事之

列子師

列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又居南郭從之處者數百

遺三師

金錫弘道小亨集叔能題黄魯直書其父母安康大君行狀墨跡後曰以為子者尚其孝以業文者尚其辭以學書者尚其法傳之子孫為三師

吏三師

元史許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父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渴後果大顯於世

置四師

東漢書王莽為太子置師友四人以故大司徒馬宮為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為傳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是為四師

置博聞師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少未能聽政置博聞師三人

建學

立師

小學惟聖斯惻建學立師宋史范純祐傳純祐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瑗立學規良密諸生隨之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元史實黙傳黙又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曆數長久者皆建學立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俗之本帝嘉納之

講學必立師

劉夬通言或曰近世何師道之不立邪曰古者師道德漢魏以來師經學隋唐而降所師者場屋之文而已宜乎師道之不立也講學必立師尊師尊其道也不尊其道非賢師何如焉

立有若為師

史記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異其常談夫子歿群弟子以有若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他日有問而不能荅卒之避席退之曰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豈有為而言歟不然則非所以為訓也

舍蓋公為師

史記曹参為齊相乃避正堂舍蓋公而師之齊果大治

求宿士為師

職官分紀陳虔寄善屬文性沖靜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學陳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出閤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矣乃以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居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

拜韋母為師

裴景仁前秦記符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曰周官禮注未有其師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授後堅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拜學官為師

唐鈐李栖筠字正一為浙西觀察使增學廬表宿儒招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訓義遠近趍慕至徒數百人

以刺史為師

唐韓昌黎集柳子厚墓誌銘　唐柳子厚為柳州刺史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

以聖賢為師

宋史孫固傳固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名臣言行録蔡沉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黙坐終日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又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以心為師

關尹子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善心者師心不師聖魏書徐遵明傳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咳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元程雪樓集楚敏

公神道碑上問汝何所習對曰臣以心爲師。里仁子父母篇或問師曰或師人或師古師心則爲下矣堯師君疇舜師務成昭禹師西王國湯師成子伯文王師皎時子思武王師虢叔太公孔子師老聃郯子師萇弘是師人也讀論語而師孔子讀孟子而師孟子讀大學中庸而師曾子子思是師古也若夫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是師心也。

以苦爲師 晏子内雜篇景公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苦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

萬物爲師 太平御覽符子曰玄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爲師矣。

主善爲師 書咸有一德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朱子語畧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兩句是教之以其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之以其所擇善而爲之師從四句極好看南軒云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教語外惟此四句但舜大聖人之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得堂[illegible]說得也好

終善爲師 晏子春秋内篇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止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道德爲師 文選揚雄羽獵賦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以爲朋。

抗顏爲師 儒學警悟韓退之抗顏爲人師嘗曰湜籍輩雖屢指教未知其果不叛去否湜之諭業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漲千里一道衝飈激浪紆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推此言也是殆未純北面也又翺之祭愈曰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是嘗肯就弟子之列。

坎壈爲師 黄庭堅豫章集宋喬年真師贊士之坎壈以其智多因坎壈以爲師用智多以見己。

教授爲人師 王充論衡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數暢理閑審定文義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

可爲人師 東漢書荀爽傳爽字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

文爲人師 南史梁徐勉字脩仁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宗人孝嗣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

經爲人師 唐杜工部詩薦伏湛疏經爲人師行爲人表宋歐陽公集孫明復墓誌銘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直講。

儉爲人師 宋齊丘子化書儉化篇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嚴毅也救堅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爲大享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荊芋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戈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欄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己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爲大人之師。

學爲明師 韓非子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

才爲文師 宋蘇穎濱集賀歐陽副樞啓位在樞府才爲文師兼古人之所未全盡天力之所難致文人之美夫復何加。

心爲嚴師 宋史列傳黄裳進言於嘉王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爲儆戒王謂人曰黄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

正己爲嚴師 許魯齋語錄正心之始當以正己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訓人如嚴師 後周書蘇綽爲文帝行臺尚書常言爲國之道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善惡皆我師 論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是二人者皆我之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左傳襄六年鄭人游於鄉校鄉人之聚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焉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

文王我師 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

天賜我師 新唐書則天傳高宗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風上逆砭血頭可愈后内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刺血處耶醫頓首請命帝曰吾眩不可堪聽爲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后簾中再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繒寶以賜

跣

廣吾師 晉書羊祜傳祜與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詳本傳

叔度吾師 續後漢書高士傳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杜陵吾師 宋吳坰總志黃樣字濟川山谷老人猶子也年十九歲會山谷自涪歸寓荊州教以詩律濟川曰為學當師古吾叔源流實自杜陵即吾師也余時尚幼方參老人侍立在傍會有乞草堂詩者山谷即試之濟川援筆立成曰徑入小庭迂登壹按圖主人緣雅趣有客愛規模鷗與鄰翁狎船從稚子呼何當迎接汝有夢隔江湖山谷大奇之即別以所用研并手校注釋杜詩以遺之且銘研曰其重也可以壓喻者之累邪其堅也可以當謗者之鑠金其圓也可以消非意之橫逆其方也可以行立心之直方夫如是則研為子師亦為子友吾友在前良規在後後三年余與濟川別乃舉以相贈蓋傳衣也嗚呼濟川肉爛久矣而二物悉罹於兵大念之令人鼻酸

步兵吾師 北齊書齊李元忠為侍中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如我哉

痛飲真吾師 唐杜工部集戲贈鄭廣文虔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

足為汝師 南史梁到溉傳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敕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

衛交願師 韓詩外傳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卹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

外國願師 新唐書藝文列傳蕭穎士授河南府參軍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求蕭夫子為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

父子資師 唐鑑肅宗即位靈武李泌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與輦帝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

兄弟同師 北史賈思伯字士休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成無資酬之鳳質其衣時人語曰北海陰生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鳳鳳慙不往

為子求師 後魏書魏宗室欽為右僕射託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讓僧壽僧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去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大慙待客稍厚

為子延師 言行龜鑑呂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詞色

教子從師 世說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白首從師 文中子繁師玄聞董常嘆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年二十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夫子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捨職從師 文中子魏相篇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顏頹如也重而不亢目爍如也激而不瞬口敦如也簡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秉五常挾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

負笈從師 邴原別傳原舊能飲酒自行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行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涿郡則親盧子幹汝南則交范孟博適留則反符偉明游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師黃公度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以一飲讌於是每坐飲終日不醉

負帙從師 魏書李業興傳業興少耽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

貧卷從師 馬明叟賓實錄北齊張彫武好學精力絕人貧卷從師不遠千里後為侍中加開府 躡屩從師 宋史陸佃傳佃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 折節從師 南史朱异傳异年十餘好群聚蒱博頗為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 辭親從師 宋史王存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十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為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自以為不及 辭母求師 北史雷紹傳紹九歲而孤十八給事鎮將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還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主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之行莫大於孝乃役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遂還鄉里躬耕奉養 步擔求師 漢書杜喬少好學常步擔求師 齎金求師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夏寶松工詩晚進儒生求為師事者多齎金帛不遠數百里輻輳其門 千里尋師 東漢書李固傳固司徒郃之子也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

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為李公矣宋史王庠穎悟七歲能屬文年十三與其弟序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元祐中呂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推以讓朱朝傑崇寧壬午歲應能書為首選 千里追師 晉書董景道傳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唯書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 千里迎師 儀真志孫錫字昌齡世為廣陵巨室父再榮悉推田宅與諸兄弟獨携錫居建安軍揚子縣遂為真州人千里迎師立學令市書至六七千卷錫刻意誦習年十九舉開封進士第二 孟嘗迎師 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劍雖利不礪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郡守不迎師 文選揚雄解嘲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天子不召師 孟子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多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敎朝臣舉師 北齊書孫靈暉傳後主時為潼郡太守天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為南陽王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靈暉徵為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綽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為倡廢靈暉唯默默憂頹不能諫正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為王師以子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敕南陽書並依所請儒者甚以為榮 築宮親

師 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親師之 聚徒往師 宋史安燾傳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群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 捧手問師 管子弟子職篇若有所疑捧手而問之師出皆起謝承後漢書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房受易究極經旨條列科義後還為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下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 下床拜師 海內先賢傳仇覽字季智郭泰貴剌從之曰暮來留宿明旦下床拜之曰君非泰友乃泰師也 省疾拜師 崔鴻後集初姚弘之為太子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弘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床下 無錢資師 後漢書邴原年十一喪父家貧鄰有書舍原過之泣其師問之曰何泣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者必有父兄羨其不孤而得學師感之曰欲學何書原曰無錢資師師曰苟有志吾相教不求資遂從學也 半俸奉師 元一

統志。令狐峘再謫三衢，遇田敦爲牧，乃門生也。方相見，敦曰：吾今日方見生主。乃分半俸奉之。

金紫加師 宋書武帝登祚，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

重教尊師 顏先生百衲錦：凡人之性，未有不善，亦未有不資於教也。自古迄今，無聖愚賢否，皆知師之可尊者，重教法也。

尊禮儒師 元王惲秋澗集總管王公碑：所至興脩廟學，尊禮師儒，崇禮讓而抑豪强，務致差賦辯集，尊禮儒師，民安俗阜。

盡禮敬師 續後漢書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當盡禮敬之。

庚公不害師 孟子：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庚公之斯也。曰：吾生矣。云云。庚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趙希循會心錄：庚公之斯不欲以其師之道害其師，則當明告衛君辭此行可也。今用兵於敵，而以私恩廢君命，於子濯孺子則爲端矣，於國事非端也。

致尸於師 後漢書任末，蜀郡繁人，少習齊詩，爲郡功曹，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觸刃殯師 續後漢書牟招傳：招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歛隱尸，送喪還歸。道遇寇，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

弟子稱師 韓詩外傳：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臣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所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直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豈其然。冊府元龜：漢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爲郎，又次轉爲大夫。雄少從嚴君平游學，既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隋王通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

弟子不稱師 儒學警語：禮記載曾子數子夏之罪云：吾昔與汝從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汝罪一也。注云：言其不稱師也。蓋古之君子言必稱師，示有所授，且不忘本也。故子張一篇載群弟子之語，而子夏之言十，而未嘗稱師；曾子之言五，而三稱曰吾聞諸夫子，則子夏爲曾子所罪，固其宜矣。禮記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蓋曾子稱師，故子春亦稱師也。又知古人注解各有所本，不若後人妄意穿鑿也。方仁聲泊宅編：王通，隋末隱白牛溪，教授學者常數百人。唐將相如王、魏等皆其門人也，既顯，絕口不道其師，此何理哉。

弟子倍師 孟子：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又曰：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趙善璙自警編：或問無垢先生曰：蘇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至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於師，豈可恃慢？其學問不進，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學，遂磨礱涵養，更不少露圭角，使見他不凡。不知蘇子在門墻幾年，而狠氣猶未退，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每每來犯夫子，南子之見，既爲之不說；佛肸之召，又欲其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爲迂；將之弗擾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譏之以無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人爲臣則謂其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不遜，或言其知德之鮮，或退其在於兼人，其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路以此遂日加提省，卒爲高弟。但恐蘇子資質勝，這藥力不得耳。

弟子嘲師 漢書儒林傳：邊韶字孝先，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弟子刺師 類說：方干師徐凝，干嘗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及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位，先生猶滯困。

懷怨殺師 太平廣記：會稽孔基有學，族人孔敞使二子禮基爲師，而敞子並兇狠，基因言於敞，二兒常有忿志。敞尋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齎羊酒往看二子。二子猶懷宿怨，潛遣奴路側殺基，奴還未至，乃見基來

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反天忘父之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日見刑孔氏兄弟相繼而夭

法行於師 史記秦紀孝公用商鞅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由於貴戚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師

不勞於師 唐李文公集司空楊公墓誌服習文學不勞於師爰始有名既于永歸

勤過父師 黃州府南海志簡克己本州人少習科舉業已而厭之遂從胡湘師事南軒先生數年講性理學既得其傳退歸杜門不妄與人交嘗燕坐門塾里巷子弟肄業過其門者必呼與前歷問所業問舉語孟要語為之講解有通習者撫而獎之不通者輒加警誨其勤過於父師士無長少咸稱簡先生

恩猶父師 曾文忠公行狀公之於肇屬則兄弟恩猶父師

為世父師 范忠宣公集祭司馬温公文天胙有邦俾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

立為世師 鶡冠子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內荒亂立為世師

著作世師 續後漢書秦宓傳昭烈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

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第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具廚膳即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爾至於著作為世師不負於餘州也

文章世師 曾鞏元豐類藁哀詞麟鳳出而秀干兮猶氣孟而扶輿篤生我公兮以文章為世師

世以為師 宋陳舜俞集謝撥州知府大卿啓多聞博識世以為師清談雅言聞者咸誦

為宗族師 宋晁無咎雞肋集崔君墓誌銘道不遠人出孝入弟可以為宗族師

為士宗師 晁補之上李中書啓贊天化育為士宗師

一國宗師 金樓子雜記下篇　諸葛司馬二相誠一國之宗師伯王之賢佐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省任刑法整齊軍伍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河洛飲馬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處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若此人不已則雍梁敗矣方之司馬理大優乎

鄉邑宗師 東漢書謝弼傳弼方直中正為鄉邑所宗師也

儒教宗師 元史本傳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太宗師世祖悅而受之

人文宗師 唐顏魯公集贈孫逖[illegible]夫狀公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

儒宗文師 唐韓昌黎集進平淮西碑文表儒宗文師磊落相望

度德而師 揚子脩身篇度德而師易子而教文中子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夫

至德可師 世說新語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學皆可師 晉書范粲傳粲高亮貞正有丹風傳涉禮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

德學可師 前燕錄劉讚字彥貞平原人也經學傳通為世純儒約己貞清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事之

學行可師 唐書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仕陳至吳興王友入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

宿儒老師 程子令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

老成良師 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七年帝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者皆老成人至於遵度尤良師也

君子良師 曹彥約昌谷集上封事法家拂士君子之良師也危言激論朝家之惡石也

真學者師 名臣言行錄程顥誄范祖禹曰自孟子沒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真學者之師也

學者當師 聞見善善錄治平中李公擇數為朋友言呂正獻未嘗聞其疾聲見其遽動亦未嘗草書學者當師慕之

事是當師 程子訓蒙新書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則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

自謂得師 伊洛淵源馬涓巨濟狀元及第為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進伯為師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為判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媿謝進伯又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脩身為己之學其勉之時謝顯道為伊川程氏之學進伯每屈車騎同巨濟至之則顯道為講論語進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

公事案牘委臣濟詳覆。且曰。脩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臣濟自以爲得師。後在朝。爲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載之恩也。

歸如得師 張文潛宛丘集祭劉貢父文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

事無常師 鬼谷子梧合篇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無常與無不與。無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

我有師師 書梓材。注。師師以官師爲師也。

經各有師 宋蘇轍潁濱集河南府進士策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俗說相攻如仇讎。

百僚師師 書皐陶謨俊乂在官。百僚師師。注。師師相師法也。

典常作之師 書周官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其爾典常作之師。注。典常。當代之法也。以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隆。凡代官者理師之而已。

天地之師 鶡冠子景則隨形。響則從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

無爲之師 唐獨孤及昆陵集慶鴻名銘恭己南面。無爲之師。

後事之師 戰國策張孟謂趙襄子曰。臣觀往古之美。臣主之權均之。前事後事之師。君若攻圍則臣力不足。賈誼新書過秦論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王安石臨川文集周革轉官制語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也。

求之盲師 上陽子序根器方而鈍者。求之盲師。一知半見。自喜自幸。

恥於相師 上陽子鑒矣。時之高人勝士。負不世之才。而執一方之見。往往不足以語大道者。非恥於相師。則過於聰明。況其下此者乎。

當仁不讓師 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注。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得不遜。子家子武曰。當仁不讓於師。師所從受道也。何爲而不讓。答曰。爲善。欲其敏也。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人何讓爲。儒學發悟右軍書。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黄魯直詩本是規模老杜。至今遂別立宗派。所謂當仁不讓也。若乃學之而不至者爲孫樵學淵明而不至者爲白樂天。則又所謂減師半德也耶。

吏師 韓非子五蠹篇明主之國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史記李斯傳斯上書曰。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率群下以造謗。如此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不去者黥。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兩漢蒙求薛宣來傳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宋張方平樂全集呂公神道碑云。呂文靖公以龍圖直學士知開封府。都邑務劇。尹正才難。擘斷者雜中善良。涵恕者并容姦蠹。公之爲理。雅得其術。機芒不施。區處自破。治政清靜。府庭肅然。還令言尹京之政。公爲吏師。張孝祥于湖居士集淮東漕魏郎中啓。懔然一代之名士。備吏險夷。信矣中興之吏師。所至辨治。

法令師 西漢書薛宣傳。宣子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

章句師 唐柳宗元集答嚴厚輿論師道書。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

義利師 聱偶子主學篇或曰。古之師也師乎爲義。今之師也師乎爲利。何也。曰。異乎吾子之間也。古之所謂義者。義乎其心。利者。利乎其人。孰云義利之異哉。

絳縣師 左傳襄公三十年。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

師汝昌言 書益稷。皐陶曰。俞。師汝昌言。註。師法也。皐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

祇師言 書畢命。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

仗師臣 職官

分紀軒轅聖人也。伏師臣而授圖。

賴卿師矩 唐繪劉禕之字希美高宗時拜相王府司馬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卿以師矩與蓮在麻中不扶而挺也。

張昭有師法 吴志張休字叔嗣太常以子登爲太子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休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斛斯有師法 北史斛斯徵傳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有師法詔令授諸皇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成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亟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

君師賢聖 古三墳書君陽師君師賢聖以詢道也。

承師問道 抱朴子祛惑篇。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攻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捷水涉長洲而伐木獨以刀芀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

朱之所棄乃原顔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者彼所知素狹短流從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息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太牢之膳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

尊嚴師道 名臣言行錄程頤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師道自居 晉書王祥傳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聖賢言行故事虞韶以成纂集宋哲宗即位幼沖中童也時方重切召程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伊川先生也名頤字正叔崇政講殿名說書職講之官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凡侍奉哲宗在講筵時甚莊正叔極其莊敬繼以諷諫諷因言寓而以規切之上畏之上哲宗也時潞公爲平章軍國重事潞公姓文名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官以二之言重也年九十矣對上恭甚進士唱名其科舉宋世御殿放榜人及第傳唱進士姓名侍立終日潞公侍立殿上上屢曰哲宗頻顧潞公云太師少休少如字太師潞公官名不呼其名而以官稱之尊敬之也休止息也謂潞公年高久立恐勞令暫止息公頓首謝頓首俯首至地恭之至也立不去潞公雖已高年尊位職中臣禮不敢使安或謂正叔曰或人以潞公之事告正叔君之倨倨正叔爲君倨傲也視潞公之恭謂以正叔之倨傲比之潞公之恭謹議者以爲未盡議者謂正叔未能盡事君之禮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事君盡禮臣職當然潞公世受國恩雖爲重臣不可以尊貴廢禮吾以布衣爲上師傅敢不自重上謂哲宗也吾布衣賤士所賴正叔自以身微賤爲師傅之尊以上位尊天子所尊敬之主其當以尊嚴自居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大臣與師臣各有其體二者不同。

高選師友 職官分紀晉劉寔傳寔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爲國子祭酒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

八師不可爲 楚辭七諫曰誰使正其眞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爲。註八師禹稷契皐陶伯夷垂益夔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五　二支

兒　小兒證治八

小兒驚候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形證論五藏驚傳候一肝藏驚風令小兒非時竄上眼睛手脚冷二腎藏驚風令兒夜啼白日多睡四心藏驚風令兒發心熱四肢逆冷五肺藏驚風令兒口內熱喘出氣細微五藏驚邪皆因驚風傳受緣初驚有涎涎在鬲上不發或即涎潮藏腑入驚邪也日久不醫致傳邪氣入於心神或傳肝脾腎等也卻枝巫師皆言有祟妖禍求神斷加深重即令小兒枉喪性命雖有名方千道須曉病源令具傳入五藏于左

一驚邪入脾鄭沖虛云令兒非時噴乳嘔逆翻上不思飲乳故成慢驚也

二驚邪入心周奇云令兒非時面上赤紅惡叫四肢緩慢故成慢驚也

三驚邪入肝鄭沖虛云令兒眼目上翻眼多白睛上竄引飲故驚癎也

四驚邪入腎趙氏云令兒忽然面上黑色惡叫咬人故驚啼也

五驚邪入肺崔氏云令兒夜多虛汗狂言亂叫或傳下利是虛驚也

張杲醫說驚風妙藥趙周士之子三歲忽驚風掣瘲體如反張弓不納乳食四肢盡冷衆醫莫能措手族弟善信來云邑主簿李賡藏一方療此證如神急求併力治藥才合就便以擦兒齒少頃作嚏咳聲手稍轉動自夜至旦灌兩餅從此平復趙焚香設誓將終其身以施人名蝎梢餅子用赤足全蜈蚣一條蝎梢乳香白花蛇肉朱砂天南星白殭蠶各半兩麝香三錢凡八味砂乳麝別研蛇酒浸去皮骨取淨南星煨熱殭蠶生用與蜈蝎五者爲末別研三者和均酒糊丸捏作餅徑四分煎人參或薄荷金銀湯磨化一粒周晬以下者半之全活小兒不可計叅[illegible]惠眼觀證論小兒驚候急驚者本內有風熱面色紅赤又因乳母不自調攝酒食過度或湯乳飲兒或涎停隔中或風感身內故中此疾遍身壯熱吊上眼睛四肢搐搦牙關不開胎驚者在母胎內八九月時母曾中驚胎納邪氣傳之心藏發時亦壯熱吐涎眼帶番張此候生一月日或半月後發慢驚者榮衛皆受邪氣面無血色臟腑久冷或瀉或吐或自驚撲因而成之又論小兒原有驚候白日多睡遍身虛汗是驚氣納脾喘氣微細是驚氣傳肺無故咬妳是驚氣傳腎非時忽然眼青吊上是驚氣在脾夢裏多咬牙是驚氣在骨夜啼至曉是驚氣傳心面色非時紅赤是驚氣在心上喘喫水是驚氣在肝惡聲啼叫是驚氣在腎前後心及四肢熱是驚氣傳脾欲吐瀉凡小兒驚風切忌爪甲青黑及吐出白虫有血瀉下啼叫無淚與夫眼直半開半閉裹亦吹人時復鴉聲皆不可用藥載幼幼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論驚搐握拳　夫驚搐握拳者有陰陽兩證陰者拇指在內陽者拇指在外陽拳者順陰拳者逆也

論驚氣哽噎　夫因驚則氣亂氣亂則上下不通併於中焦氣實則痰聚痰聚則不散故氣結噎哽仰而瘂歎此驚之先兆也有久患癎疾者必須哽氣實者天霜散吐風散吐涎或真珠圓利驚圓下涎或牽命散吹鼻令嚏瀉洩利更與安神膏補之琥珀散除驚氣虛者對證用藥

驗驚搐先證　目鮮目眨目白目青目斜目閉目轉目瞪聲焦聲嘎聲顫聲輕啞口弄舌捲舌露筋噓氣哽氣噎氣撮唇噎乳噎食忽然定睛吐涎吐沫拗頸仰身搖頭擦面藏頭畏明手攣手顫脚攣不伸忽擦忽亂恍惚精神失張失志眠睡不寧睡中喜笑因憂齒齩心煩躁熱啼哭咬人面臉弄色或紅或青伸舒用力微微作聲有前證候是欲發驚已上證候不久必發驚癎預防之驅風膏琥珀散更擇對證藥頻頻哯乳日日便青吐痰吐食瀉酸瀉腥吐嬭多因瀉怕胱形晝眠默默夜起頻動瘧痢無度涎喘作聲虛腫藏冷盜汗骨蒸諸竅失血諸渴亡津諸病進退必成慢驚已上證候久則必發陰癎預防之安神膏琥珀散更擇對證藥治之凡小兒有疾須宜速治失治則變大患至遺御書云小惡不誅則大罪盈小病不除則大患至所謂傳因畏智養病喪身可信之矣

仙人水鑑小兒驚候歌地上生時睡驚風本在肝夜啼並面白肺臟與詳觀頻已時時變心形日日觀喘微脾臟乏咬齒骨家看夢裏咬齒骨家驚風又歌面白腫虛多吹乳四肢煩熱汗頻生雙腮五色時時見惡叫元來盡屬驚載幼幼新書

漢東王先生方小兒驚風可醫者　非時竄眼驚入肝何以知之肝主筋肝受邪故搐於眼若眼赤是肝之外應故非時竄眼必真青也　夢裏咬牙驚入腎何以知之腎主骨骨當也其當屬及夜屬陰乃咬牙故知驚入腎也　夜啼至曉驚入腸何以知之小腸是心之腑心屬南方丙丁火陰陽相逆故入小腸至曉乃歇日屬陽夜屬陰乃相逆故啼矣　面青下白驚入膽何以知之在膽肝屬木其色青膽是肝之腑故面青下白而知在膽必須吐嬭也　氣喘喫水驚入肺何以知入肺肺主氣被驚所折其氣即喘要喫水者則是肺虛熱故知在肺要喫水也　面臉紅赤驚入心何以知入心其心屬火又主血外應臉故令白赤是知入心也　喘

氣微細驚入肝。何以知入肝。其候即是肺也。肝受金故知驗入腸也。其人當眾青。驗時于腳摺供面定。如治驚宜下泥肝丸散矣。前後五心熱。驚入脾。何以知入脾。胃與脾供表土。胃主四肢。故主脾。肝入脾也。胃者是脾之府。其人必當吐後發熱不時是也。喉內如鋸。驚入大腸。何以知入大腸。其大腸是肺之府。肺為諸藏之上。蓋又主於氣。入大腸則上衝咽喉。作聲而響。如無痰。故知入大腸。宜下取驚積藥。無時乾嘔。驚入脾胃。何以知入胃。其胃在咽喉下。主化穀食。被驚風入其中則吐。而時時乾嘔。故知在胃也。宜調胃氣。後下驚風藥耳。睡中驚哭渴在三焦。何以知入三焦。其三焦無形狀。只是脂膜。驗者時。三焦被驚邪所干。即乃驚起而哭。故知此患於三焦發後日久自差。只宜下驚藥也。小兒驚風不可醫者。驚風爪黑不醫。其爪黑主肝。肝絶則不榮其爪甲。黑不醫也。亦血絶。血絶血不榮則爪黑。十無一存也。驚風瀉黑血不醫。此為心絶。心主血。心絶則不能榮於血。此人不得一周時也。何以知之。心是五藏之主。主若絶。故只得一日而死也。驚風日多盜汗不醫。何以不治。其汗者主於氣。氣是衛之所係。衛絶則不管於氣。故令汗出不止。數日而死。驚風忽作鵶聲不醫。此為肺絶。聲只有出而不退。然亦主聲肺絶則聲一去而無還。其人三日必死也。驚風咬人不醫。其咬人者是骨絶。主在齒。其骨若絶。故令齒作。則使咬人。約七日死。為從裏積出則退。故在七日矣。驚風眼半開半合不醫。此謂之胃絶。胃是五臟之根本外應。其眼黑體。其胃絶則無光無力。不能開閉其眼。只後四日而死。何以知之。其胃屬土。方而守本。其病從下上。故只四日而必死。驚風口鼻乾黑不醫。此謂脾絶。何以知其脾絶。主津液俱無。乃知是脾絶。兩日而死。死時須寅卯時木剋土也。凡是驚風者。則是壯熱。卧則驚叫不時。脾風多因吐而得。必有風痰。急驚風者只是中外邪也。慢驚風者是虛積生。胎驚胎熱之所為也。栖真子嬰童寶鑑論小兒驚風。但身熱驚哭不止。睡眠不靜。手足微微瘛瘲。不食乳。或如傷寒候也。翰林待詔楊大鄴論小兒生下百日內雖者。為胃腸未堅。神氣微怯。舉動多驚。此蓋由在胎之時。母多喫動風及粘滑肥膩之物。大煿諸般肉等。兼嗔怒不常。言語高聲。交合陰陽之時。搖頭百脉。或生時生娶跣拙。使口中不淨。或帶風入四肢。或浴當風。包裹失度。被浮熱引惡物於脾胃之間。漸流散於五臟六腑。毒氣既傳。榮衛差互。初即頻頻吐哯。腹脹異常。時時呵欠。噴去往往。睡裏虛驚。或即手足搐急。目帶上翻。尋究病源。豈是爲然。保生論小兒驚候。其脉急數。驚者。乃胃受驚也。驚熱之氣流灌於心。心為帝王不受觸。觸既受觸

觸便生風候。書內云。胃主治小兒慢受觸觸。便有面青可見也。孩兒面青色是驚。若一次受驚者太陽左側青脉朝眼是也。男左女右。第二次受驚。山根上青脉是也。第三次受驚眼下臉連金匱有青見是也。三處皆有青者皆是受驚極候。主小兒睡中驚搐。見人恐怖。咬齒無時。喉內有涎。渾身抽掣。手足瘛瘲。吐食非時。吐舌將手掣人。多哭不住。凡有此者皆是驚候。若小兒風熱或乃驚痰流灌肝心二藏。令小兒忽然眼目上視。手足急搐。惡叫春間見此。名急風痰候。宜與壓涎乳香散二服。方見本門次與生銀圓三服。方與吉人家傳方同。見急慢驚風門中下驚涎。若小兒藏腑虛薄。驚涎灌心脆路。令兒眼目緩慢。手足微動。喉內涎響。渾身不熱。此是慢驚風候。宜與生銀圓。次與鎮心圓。鎮心圓方與風癇門同。見本門中。若驚風死候。則其脉弦大。氣口開。氣麄。喉中如牽鋸。項軟無力。腳面直。頭腫顖陷。目似開不開。瀉如鵝血。身體軟無力。已上並是死候。不可用醫救。飛仙論小兒病候。　小兒非時吊上眼。是肝驚。　小兒非時夢裏咬牙。是骨驚。　小兒夜啼至曉。是肝驚。　小兒非時要咬奶。是驚帶邪氣。　小兒面上青白色。是驚風。　小兒前後心熱。及四肢熱。是驚。　小兒非時面紅赤。是驚入心。　小兒上氣喘喫水。是驚帶邪氣入肝。　小兒面上黑色要叫。是驚風。　小兒口內微喘細。是驚。　小兒夜卧有盜汗。是驚風。　小兒白目多睛。是驚風。已上三論並載切切新書。楊仁齋直指方急風慢風。慢脾風。小兒急慢驚風。古所謂陰陽癇是也。急者屬陽。陽盛而陰虧。慢者屬陰。陰虧而陰盛。陽動而燥疾。陰靜而遲緩。其始也皆因臟腑虛而得之。虛能發熱。熱則生風。是以風生於肝。痰生於脾。驚出於心。熱出於肺。而心亦主熱。天竺寶疾醫注云。肺氣熱心氣次之。驚風痰熱合為四證。四證已具。八候生焉。搐搦掣顫反引竄視日八候。凡搭眼搖頭。張口出舌。唇紅臉赤。面青眼青。唇青瀉青。太陽髮際印堂青筋。三關虎口紋紅紫或青者。皆驚風狀也。大抵熱論虛實。證別逆順。治有後先。蓋實熱為急驚。虛熱為慢驚。慢驚本無熱。所以發熱者虛使然爾。急驚屬陽。用藥以寒。慢驚屬陰。用藥以溫。甚不可以陰陽無別。故曰熱論虛實者此也。男搐左視左。女搐右視右。男眼上竄。女眼下竄。男握拇指出外。女握拇指入裏。男引手挽左直右曲。女引手挽右直左曲。凡此皆順。反之則逆。亦有先搐左而後雙搐者。但搐順則無聲。搐逆則有聲。其指紋形勢彎弓入裏者順。出外者逆。出入相半者難痊。目屬肝。肝受風熱。則目直視或上竄。或兩目頻搭。若無驗亦五心煩熱之證。即不發搐。必挾心熱。則肝風心火二者交爭而發搐也。但見視直視者

與瀉青圓又加發搐者以導赤散兼之大抵肝風心火乃急驚之先瀉青圓去肝風導赤散除心火明切新書以爲要藥故曰證別逆順者此也陽病陰脉陰病陽脉亦反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盛發搐治搐先於截風治風先於利驚治驚先於豁痰治痰先於解熱其若四證俱有又當兼施並理一或有遺必生他證故曰治有先後者此也綱領如此若析急慢脾風而言之則暴烈者爲急驚沉重者爲慢驚而慢脾則重而深矣按錢氏方小兒發搐身熱喘急目斜露睛四肢逆冷李醫槩以定驚搐一劑與之殊無主對錢遂別之曰發搐爲肝實身熱喘急爲肺虛目斜露睛爲肝肺相勝四肢冷爲脾虛治法先用益脾補肺胃氣稍復然後瀉肝涼驚而安　一證直視而不能食或謂神祟使然錢知其爲肝旺勝脾與之瀉肺而愈　一證吐瀉或利小便過多以致脾虛不食錢用益黃散作效已經數日忽爾不語眾醫類以失音湯劑主之竟無寸效錢氏用地黃圓數劑補腎於是能言所以然者前乎清利小便太過遂使脾腎俱虛雖已補脾而腎尚虛故爾　至論肺虛痰實治法當下故下之必先益脾然後瀉肺經云欲瀉其子先補其母此錢氏要訣錢入方瀉青圓瀉白散導赤散瀉黃散宣風散乃瀉五臟藥益黃散白术散阿膠散地黃圓皆補

五臟藥心中驚熱清心而熱不退則與之助胃胃不虛則熱不生或胃虛不食又且大小便難則不爲之疏利蓋利之則胃愈虛而身必冷　其有傷風寒而吐瀉者欲止吐瀉不特溫脾須以發散之劑先之風寒散而吐瀉自止矣不特此耳小兒平常服藥過多須玩臟腑調和之劑不愈則易之以攻擊固守之劑太過則時乎而疏利主治在我不可不問源流不可偏狥病家所欲圓機達變消息輕重而慮之是通變之不可無法也大槩小兒臟腑柔嫩易實易虛易冷易熱兒有大小壯弱病有輕重淺深所貴乎目視指切意度心惟醫權藥衡斟酌對治用之得中爲上矣　驚風方論　驚者虛惕怔忪氣怯神散痰涎來去其瀉必青漸生風而未至風也驚邪入心則面紅臉赤惕惕夜啼驚邪入肝則面目俱青眼睛竄視驚邪入腎則面黑惡叫嚙奶咬牙驚邪入肺則面色淡白喘息氣之驚邪入脾則嘔吐不食虛汗多睡面色淡黃據脉觀之虛則散而濡實則數而駃治法鎮驚化痰安神定志亦須究竟其臟受病之處而調理之然有所謂利驚有所謂涼驚虛者溫之實者利之熱者涼之是爲活法啼中驚啼聲浮者易治驚沉不響者難痊至若眼陷無光白睛濯人爪甲青黑四體垂鼾一啾氣麁不可勉強下藥面赤如緋面青背冷頭目仰後足冷目青緩

脹胃高手筆胷搐唇舌鼻黑魚口氣麁顖腫顖坑啼哭無淚冷汗不止汗出如珠如油眼青瀉黑血悶涎入心肺噎舌出口咬人五硬五軟五冷五乾皆惡證也雖然小兒有病問之則幼不能言望之則易驚易喜診之則或惕或動自六歲以下苗常不載其說者以其難也又況驚風一科古無全書則尤爲難如前所云固足以知三證之詳矣至於辨析體認通變之際有言而不能盡其蘊者可不深加之意乎驚風一也痓痙發癎卒中天瘹撮口亦風之種類焉　又論腦麝銀粉巴硝等不可輕用　小兒急驚風古人以其内外熱熾風氣暴烈而無所泄故用腦麝麻黃以通其關竅銀粉巴硝以下其痰熱蓋不得已而用之其熱爲風氣實者設也世俗無見不權輕重每見發熱發搐輒用腦麝蟾酥鉛霜水銀輕粉巴豆芒硝等劑視之以爲常惟其不當用而輕用或當用而過用之是以急驚轉爲慢驚吐瀉胃虛荏苒時月驚風之所爲難療者正坐此也萬一發熱驚搐本爲傷風傷寒傷食瘡豆而作誤藥至此其爲害豈淺淺哉以理觀之能用細辛羌活青皮乾薑荊芥之類以爲發散勝如腦麝能用獨活柴胡山梔枳殼大黃之類以爲通利勝如銀粉巴硝設或當用而不可無之亦須酌量勿使過劑此幼幼書所謂瀉青圓導赤散乃醫功之上藥貴良以是

歟故論此以爲輕用藥者勸　又論蜈蚣有毒蜈蚣有毒惟風氣暴烈者可以當之然其風氣暴烈非蜈蚣能截能擒亦不自止但用之貴乎藥病相當弗容固執或半字或壹字或桐子半圓或桐子壹圓亦在酌量而作劑也設或過焉當以蚯蚓柔皮爲解凡幼兒欲發驚風先神志不定恍惚懼人搭眼上視左顧右眄伸手握拳悶鬱努氣情態不若尋常如此者有驚即散驚有熱即退熱有壅實即去壅實熱退則不生痰驚散則不生風壅滯通則氣得其平病無由作是固當以小劑治之若夫患在痰熱全未有風痫搐搦顫引之狀則只與退熱化痰如參蘇飲之類可也謹勿妄投通關利驚等劑恐或遣其熱流入經絡反成風痰此又小兒無病不可服藥之戒　世俗玩習以爲小兒體熱或遇澡浴即與久坐湯水之中風冷外傷水濕内滲須刻間遂成風搐或惡叫頻吐或昏迷失音或洞泄不已勢如暴風疾雨難以支吾不可不戒黎民壽簡易方驚者七情中之一也古人於小兒論中不言喜怒悲憂思恐而獨言驚者小兒初生氣脉未定精神未全天之所稟者混然一真七情雖具而未有覺着但念乳食餘無所知喜怒悲憂思恐皆動於中惟驚從外來神氣無雜一有所觸悸動不安啼叫搐搦嘗原喜怒悲憂思恐字皆從心驚之爲字從馬古人因字命名

亦寓意深蓋氣者善惡之馬也適於善則爲善適於惡則爲惡其機甚可畏也驚之爲病有急有慢留於陽則爲急伏於陰則爲慢亦猶馬之有善惡也馬以銜轡非銜轡則不能制驚之爲病非藥石則不能調信知馬之不可以不善猶驚之不可以或有也是以驚風有急慢二證而古方止曰陰陽二癇所謂陰陽者急慢之異名耳況嬰孩十歲以下曰癇十歲以上曰癲陽癇屬腑爲陽證俗曰急驚其證身熱面赤驚發則搐搦兩目上視牙關緊硬宜用凉藥陰癇屬臟俗曰慢驚其證因吐與瀉或吐不瀉積日漸困面白脾虛不甚搐搦目微上視手足振動宜用溫藥不可一槩施治也常見後人不明乎此但知急驚用凉藥不知太過則反成慢驚至於慢驚但知用溫劑不知太過則反成急驚迭出無定見用藥舛逆縱能取效於目前而不知釀成癲癇爲終身之痼疾欲全嬰者幸加意焉　療驚發風議曰有痰者必有熱隨之有驚者必有風繼之利其驚其風豈有散其熱即痰不生此醫家者流所得其宜調理證候截風定搐以明其要也如此常見豪貴家纔見孩童有熱不問元因便投驚藥日輒數粒月既積多雖則驚悸不作忪恐無妨其兒所服寒凉藥多脾胃虛弱不吐即瀉遂成慢風更與驚藥愈加其疾調理醫工當究其後免致其禍害生焉李東垣

試效方治驚各有所因用藥不同論　錢仲陽治急驚以凉瀉之肝風木也主驚心熱火也主動火來木中子能令母實實則瀉其子故立瀉青丸導赤散之類瀉其肝實驚自愈矣內經曰風淫所勝平以辛凉者是也夫慢驚者皆因妄用快利食藥損其脾胃久瀉不止或因乳食不調而成吐瀉亦令脾胃虛損內經云不足而往有餘隨之又云不及則兼其所不勝故風木來乘土位慢驚之病作矣治當詳其温凉寒熱先實其脾胃後散風散則愈矣又如外物驚者宜鎮平之以黃連安神丸若氣動所驚者宜寒水石安神丸不可便以辛熱之藥散之防風丸之類是也因驚而泄青色者先鎮平以朱砂之類治以風邪下陷也不可便用苦寒之劑瀉其土也栖真子嬰童寶鑑驚癇死候　項軟無力　魚口開氣麤　喉中如拽鋸　不頭直　面紅如裝　目陷無光　嚙衣并咬人　目似開不開　瀉下如瘀血　身體若無筋骨　茅先生方小兒初受驚風候歌　驚風之候有多般說出根源見易難夢裏咬牙驚入骨非時眼上病歸肝夜啼到曉聲無息面黑氣青候一般前後心煩四肢熱面紅如血向心間夜啼盜汗日多因氣麤喫水肺邪干惡聲頻咋形多黑非時吱妳腎邪端口中氣喘眼直視此是驚風仔細觀　又小兒驚風死歌候　小兒如得驚風

候指甲青黑黑似煙口吐白蟲便黑血眼開不閉半撞肩咬人白日多驚汗惡作鴉聲不可看　又小兒驚風死候　項軟都無力　喉中似鋸拉　面紅粧色見　目睛青無光　魚口開麤氣　脚脛直偏長　當衣胡亂咬　瘀血瀉於床　睛開還又閉　渾身硬似僵　十般驚候病　休用更思量　急濟小兒驚風日久肝臟絕候歌　壯熱頭旋不舉頭目黃眼澀也堪憂有時吮妳氣細食四體如冰痛入喉須信本因驚惡得連綿日久更何求只因命盡歸泉壤脈亂浮洪却似鈎　氏切切新書湯氏嬰孩妙訣總要小兒積成驚八首歌　腹中有塊面如朱瘡積如油體亦虛診脈看醫須着意精神恍惚命須臾　第二變成浮腫惡形容土色是脾虛爲嫌乳食不快喫醫持秋後命徐徐　第三眼下胃積虛胎中受疾實難除更加骨熱三焦渴腹脹生蟲臟腑虛　第四身熱大相兼腸熱風痰口有涎多是所傷諸毒物致令病苦有根源　第五七歲至三秋遲行體軟亦難留病狀只因不足月自然修短命須休　第六青筋有數行肝家受病自難當若加嘔吐驚風作空有良醫少妙方　第七脾瘡鼻下亦變驚心熱口生瘡日中啼叫風癇作眼反喉乾不久亡　第八赤脉亦然浮渾身冷汗陰中虛惡即高聲驚候起乍進乍退必難除　溫大明隱居方小兒

驚風多有等殊或急或慢或虛或實或吐或瀉以至生驚者但用花蛇頭一枚燒作灰用如無花蛇以烏蛇代之全蝎二錢麝香一錢辰砂一大錢防風乳香各半錢赤脚蜈蚣一條用火炙南星一錢灰大蚳川烏尖半錢生用右件并爲細末水煮棗肉爲丸如雞頭大陰乾每服一丸薄荷湯下詩曰急慢驚風有等殊蛇頭蝎麝及辰砂防風乳香兼赤脚星烏和劑便令魅鄭端友全嬰方滋煎生驚歌　滋煎無休歌風生五臟中面青因腹痛不爾變驚風　呵欠生驚　呵欠若頻頻睛斜撮口唇雖然驚未發啼哭動心神　搖頭生驚　搖頭頻擦面拗頭亦因風目眨青鮮定牽身勢若亏　掩面驚哭歌　掩面藏頭哭心虛怕見人驚潮肝腎作憂畜及牽唇　驚喘痰壅　驚喘痰潮壅風驚又食傷蓋因三種作發熱體如湯　驚痰壅滯歌　痰涎壅乳滯胃中膈節令兒氣不通欬吐自然生喘急精神恍惚變驚風　驚風不語　驚風得病不能言只被風邪五臟綿涎滯肺心關氣道致令聲語不相連　孩子發驚　孩子發驚時唇紅汗濕肌膛精雙直視軀體四肢垂腹脹頻頻喘精神漸漸衰吐涎非易治爪甲黑難醫　驚風指黑歌　驚風指黑爪如煙手足多垂軟似綿咬妳多啼無決下暫時停息又牽攣　再發驚風　或發驚潮搐涎流臉目斜烏青連

口鼻啼哭顙如鵲。經濟小兒保命方書驚證歌。目白沉沉碧。瞳人歛
黑睛。乳時頻齘齒。髮際印堂青。見物多憂怕。饒啼少悅情。卧
時常不穩。此候累因驚。多因驚撲未發熱候歌。面青呵欠累遭驚
痰壅饒啼臉不寧。睡眼面紅頻壯熱。忽然至後是驚人。小兒若
頻遭驚撲未發熱已前。可常服前項鎮心丸散。養生必用訣諸蛇骨牙皆
有大毒。取之特慎。傷人多損性命。殭蠶去絲嘴對赤色。蛇蛻炙黃。蟬蛻洗
去土。去頭翅足焙。蛇酒浸去皮骨。取肉焙乾。蝎䖳去頭翅足炙令焦。蛇黃
燒令赤。醋淬五七次。蜣螂勿用傷水者。驚藥內多用之。故載其說於此。載幼幼新書

方

本草治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方
右取震肉作脯與食之。此畜爲天雷所霹靂者是
仙人水鑑牛黃散壓驚鎮心治風退一切病
鬱金二箇炮 甘草二錢 巴豆三七粒出油盡
半夏七箇薑汁煑乾 白附子去皮生用
雄黃 朱砂各細研 犀角末 乾蝎炙各一錢

右爲末研勻。入麝香少許。每服一字。薄荷湯下
水銀青治驚風
水銀半兩用石榴油研如泥 白天南星去末 白附子去末各秤
一錢 白龍腦去 膩粉各一錢 蝎梢二十一箇研
右爲末研如泥。候次日於乳鉢內取出。丸如菉豆大。一丸至兩丸。薄
荷湯下
斗門方治小兒未滿月。驚着似中風欲死者
右用朱砂。以新汲水濃磨汁塗五心上立差。最有神驗
日華子治驚邪癲癇。小兒客忤消食。及冷氣方
右並煎鐵屑汁服之
陶隱居作小兒浴湯主驚忤
右以升麻取葉挼汁作湯浴之
治小兒驚邪方已上七方並載幼幼新書
右用驚巢與驚屎同多少以作湯浴兒。療驚邪也
王袞博濟方青黛丸治小兒驚食嗄氣
青黛一分 木香 豆蔻 檳榔各一分

麝香一錢 續隨子一兩去皮 蝦蟆三箇燒存性
右七味同爲細末。煉蜜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丸。薄荷湯下
靈苑方雄朱丹治小兒驚風方
雄黃 朱砂 麝香各研 膩粉各半兩
白附子 半夏湯洗七遍 天南星炮 川烏頭
附子各去皮臍 乾蝎 羌活
天麻 川芎 肉桂去粗皮 白殭蠶
木香 白鮮皮 烏蛇 花蛇並酒浸去皮
青叙用矢月。已上各一兩 巴豆半兩去心膜。薄荷汁煑過七
十沸淨洗擣罯出油盡
右二十味爲末。令勻。粟米粥爲丸如菉豆大。常服茶酒下三丸。冷氣
生薑湯下。宿食不消。橘皮湯下。大小便不通。甘草豆淋酒下。急風薄
荷酒下。癱瘓豆淋酒下。酒食傷。生薑湯下。元氣動。茴香湯下。血氣荊
芥酒下。或醋湯下。大腸祕澀生薑湯下。勻刑欬湯下。風眼淡竹葉湯
下。頭風槐枝湯下。風疹蜜酒下。赤白痢。二宜湯下。頭痛傷寒蔥湯下。
赤痢甘草湯下。小兒瘡未斂下。治風眼古井水下。小兒風眼。古井水

煎淡竹葉湯下。小兒驚風。薄荷乳汁下
牛黃散化風涎。治積年心恙。諸癇風癲。謬忘昏亂。及小兒驚風。益精神開
心志。鎮驚消痰
牛黃 犀角屑 羚羊角屑 雄黃
人參 鵬砂 鐵粉 鉛霜
鬱金 膩粉 辰砂已上各一分
北礬一兩半 片腦 麝香各半分 金箔五十片
天南星去皮心。剉如骰子大。入黃牛膽內。懸東北方上百日。令乾
取三兩末。乾則㪚令乾。如急要用。擣天南星末。將汁和爲餅子。曝
乾用
右爲末。常服一字。小兒半字。薄荷湯調下。中風涎甚及心疾。每服一
錢。小兒一字。薄荷自然汁調下。如中風吐涎。臨時加膩粉半錢同服
遼關散治卒中痰厥諸癇。小兒驚風。涎滿口噤立效
朱砂 水銀同朱砂研如鐵色。無星爲度
龍腦 膩粉已上各半錢 牛黃少許
右五味同研爲細末。分作三服。用煎薄荷湯調下。取出惡物。五七日

後更一服一月更一服小兒每服一字薄荷湯下口噤者拗開灌之甚妙

朱砂驚壓驚安魂定魄鎮心藏退風熱一切驚風

朱砂 揀去石研 白附子 各二錢 附子 一箇去皮臍 天南星 去臍 天麻 乾蝎 全者 半夏 湯洗七遍去滑為度各一錢

右件藥七味各細剉碎日曬乾杵羅為極細散次入朱砂末再研合令勻以瓷罐收之二歲已下每服半字四五歲已下每服一字強六七歲半錢十三五歲加至一錢如是退一切驚熱風熱欬嗽咳喉中壅隘並宜食後用蜜和熱水調下一切風不問急慢吹奮拗項翻眼柔麁手足搐搦並用冷茶清調下服良久膈上有風涎則吐之不爾汗出立差亦有尋時並定也有猛發一上者良久再進一服痰定後更加牛黃少許和前藥用薄荷蜜水調下日進三服若要為丸子用薄荷生薑汁蜜酒煮麪糊杵合丸如菉豆大每服用薄荷湯下五丸更量兒歲數大小臨時加減忌動風毒物

太醫局方潤體丸治諸風手足不隨神志昏憒語言謇澀口眼喎僻筋攣拘急骨節煩疼頭旋眩暈恍惚不寧健忘怔忪痰涎壅滯及皮膚頑厚麻痺不仁小兒驚風諸癇

雄黃 辰砂 各水飛 牛黃 乳香
生犀 末 羚羊角 末 麝香 七味各別研如粉
白龍腦 別研極細 沉香 木香
丁香 藿香葉 檳榔 肉豆蔻仁
白殭蠶 微炒 蒺藜子 微炒 蔓荊子 去白皮 防風 去蘆頭叉枝
黑附子 炮裂去皮臍尖 麻黃 去根節已上各一兩
人參 羌活 各去蘆頭 白茯苓 去黑皮 白附子
桂 去麤皮 晚蠶蛾 微炒 芎藭 已上各一兩半
乾蝎 微炒 半夏 水煮三十沸薄切焙乾入生薑汁炒
川烏頭 炮裂去皮臍尖擣碎炒黃已上各貳兩 白花蛇 酒浸去皮骨炙取肉
天麻 去苗各三兩 白豆蔻仁
南番琥珀 別研如粉 膩粉 研各半兩 真珠末 別研如粉
獨活 去蘆頭各三分 金薄 六十片為衣

右為細末入研藥令勻煉蜜搜和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細嚼溫酒下荊芥茶下亦得加至二丸如破傷風瞀強手搐口噤發癇即以熱豆淋酒化破三丸斡口開灌下少時再服汗出乃愈若小兒驚風諸癇每服半丸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天麻防風丸治一切驚風身體壯熱多睡驚悸手足抽掣精神昏憒痰涎不利及風溫邪熱並宜服之

白殭蠶 去絲嘴炒 乾蝎 炒各半兩 天麻 去苗
防風 去苗 人參 各一兩 朱砂 研飛 雄黃 研
麝香 研 甘草 炙一分 牛黃 一錢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至二丸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八珎丹治小兒驚風壯熱精神昏憒呃吐痰涎驚悸恍惚或發瘈瘲目睛上視

天麻 去蘆頭 甘草 剉炒 朱砂 研飛 牛膽
天南星 已上各五兩 牛黃 研二分 銀薄 七十片為衣
天漿子 微炒三伯五十箇 雄黃 飛研 膩粉 研二味各一兩一分

右為細末入研藥勻煉蜜為丸如豌豆大以銀薄為衣每服一歲兒服一丸薄荷湯化下疾證未退可再服之更量兒大小加減奶食後服

太一銀朱丹治小兒驚風壯熱涎盛發癇手足搐搦目睛上視及風壅痰實心膈滿悶嘔吐痰涎大便秘澀

黑鉛 煉十遍秤三兩與水銀三兩結砂子分為小塊同甘草十兩水煮半日候冷取出研 鐵粉 三兩 朱砂 最研半兩
膩粉 研一兩 天南星 炮為末三分

右研勻麪糊丸麻子大一歲兒一丸薄荷蜜水下微利為度未利再一服乳後食

軟金丹治小兒驚風壯熱多睡驚掣精神昏憒痰涎壅塞手足搐搦目睛上視項背強硬牙關緊急

青黛 麝香 各細研 兒墨 燒淬研 膩粉
胡黃連 末 使君子 末各一分 寒食麪 七錢半
天漿子 七箇炒為末

右合研勻以白麪糊為丸如小豆大每服一丸煎金銀薄荷湯化下五歲已上可服二丸更量大小虛實加減不計時候服

一方至聖丹。專治一切驚風天弔。目睛上視，手足搐搦，狀候多端，用藥一丸，用溫水化滴鼻中，令噴嚏三五次，更用薄荷湯下二丸即愈，如久患五疳，腹脹頭大，四肢瘦小，好喫泥土，可思妳食，愛咬指甲，時擇眉毛，頭髮稀疎，肚上青筋，及久患瀉痢，並用米飲下二丸，如久患疳蛔咬心，發歇疼痛，並以苦楝子煎湯下二丸，如鼻下赤爛，口齒疳蟲，并口瘡等，用兒孩子妳汁研二丸，塗在患處，疳眼雀目，用白羊子肝一枚，以竹刀子批開，入藥二丸在內，以麻縷纒定，用淘米泔煑熟，空心食之，仍令乳母常忌毒魚大蒜雞鴨猪肉等

熊膽 另溫水化入藥　蘆會 研　膩粉 同水銀研

朱砂 研飛各一兩　麝香 研半分　龍腦 研

蟾酥 洗者酒浸一宿　鉛霜 研各一字　雄黃 研飛

青黛 研　胡黃連 各半兩　白附子 炮二錢　水銀 一錢與膩粉

同研不見水銀星

右為末入研藥勻，用熱過獖猪膽汁浸，蒸餅為丸，如黃米大，湯使如前。此藥退驚治風，化蟲殺疳，除百病，進乳食，若隔三兩日進一服，永無百病，不染横夭之疾，凡有患與服，必功効

譚氏殊聖方辰砂膏治小兒驚風，手足動搖，精神不爽，一切驚邪，狂叫不寧

辰砂 通明有墻壁者研極細一兩　酸棗仁 微炒為末

乳香 光瑩者細研各半兩

右同研成膏，每服兩大豆許，煎人參湯化下，不以時候

青黛丸治小兒驚風化痰

青黛 一錢　巴豆 五粒去皮心膜內去盡油　龍腦 三錢

水銀 一豆大　黑鉛 少許同結砂子　朱砂

膩粉 各一分　硫黃 半錢細研

右研為末，用粟米飯為丸，如黍米大，三歲已上五丸，三歲已下三丸，金銀薄荷湯下

茅先生鎮心丸治小兒諸驚

朱砂 別研　白附子　白殭蠶 酒洗　蟬蛻 去翅足淨洗秤

伏神 去皮各半兩　全蝎 一分去尾丁　片腦

麝香 各隨意所入

右件為末，拌合薄荷自然汁為丸。大用銀朱拌腦麝為衣，每服一丸，用金銀薄荷湯磨下

嬰孺方龍角丸治小兒五驚及身熱

龍角 聖惠方用龍骨　遠志　牡蠣 熬赤

大黃 各二分　黃芩 四分

右為末蜜丸，二歲兒小豆大五丸，日再，一歲麻子大，成癇者入牛黃一分

生金湯治小兒生七日後，忽患口鼻青，微驚，胃中冷，視物高

生金 黑豆大十粒無生用熟　茯神　乾薑 各一分

甘草 二分炙

右四味水一升，煑五合，一服一棗大，日三夜三

十二味人參湯治少小驚，手足動搖，每物驚，周身及面目皆青，已如故，休作往來

人參　當歸　甘草 炙　桂心 各二分

黃芩　龍骨 各四分　蛇蛻皮 一寸炙　雌黃 六銖

蜣螂 七箇炙自死者　桑螵蛸　雀甕 各五箇炙

露蜂房 一箇炙

右水五升，煑取一升，去滓服。若擣下篩，服半方寸匕，不吐下，內牛黃。兒不能服，以乳汁和丸，日四五服

黃耆湯治少小七日以後，患驚吐哯，眼中突

黃耆　芍藥　芎　黃芩

當歸 各一分　細辛 半分

右六味水八合，煑取三合，用牛黃一小豆大，分為四服，若生二七日已上熱多者，加一分，生三七日，兩胃上惡聚唾，口青熱甚者，加黃芩、黃耆各三分，益水二合，煑四合，一歲已上，恣意增水藥服之

治少小生下便喜驚方

右剪父母指甲燒作灰，井花水調一麻子大，日進三服，夜一，亦治客忤

黃芩湯治小兒溫壯，服細辛湯得下後熱不差，口中瘡，暴驚 已上十九方並載幼幼新書

黃芩 五錢　鈎藤 三分　蛇蛻皮 一寸炙　甘草 二分炙

芒消 一分　大黃 四兩　牛黃 大豆大三粒每取分之

右以水二升二合，煑一升二合，去滓下硝，分為三服

錢乙小兒方涼驚丸

鵬砂各一錢研 粉霜一錢研 鐵粉三錢研
郁李仁去皮嘴研爲末 白牽牛末各一錢 好臈茶三錢
右同爲細末，煑梨汁爲膏，丸菉豆大，龍腦水化下一丸至三丸。亦名
梨汁餅子。及治大人風涎，並食後。一本無白牽牛末
辰砂丸，治驚風涎盛潮作，及胃熱吐逆不止
辰砂別研 水銀砂子各一分 牛黃
龍腦 麝香各半錢別研 生犀末
天麻 白殭蠶酒炒 蟬殼去土頭足 乾蝎去毒炒
麻黃去節 天南星湯浸七次切焙乾各一分
右同爲末，再研勻，熟蜜丸菉豆大，朱砂爲衣。每服一二丸，或五七丸，
食後服之，煎薄荷湯送下
剪刀股丸，治小兒一切驚風，久經宣利虛而生驚者
朱砂一分 牛黃 腦子各一字 麝香半錢
天竺黃一分研 地黃半兩燒醋淬三五遍水研飛
白殭蠶去頭足一分炒 蝎去毒炒一分 乾蟾去四足并腸
洗炙焦黃爲末 蟬殼去頭足一分一作去翅

五靈脂一分去黃者爲末用
右爲末，共二兩四錢，東流水煑白麵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剪刀鑲
頭研破，食後薄荷湯下。如慢驚即去龍腦
張涣醫方妙選琥珀丹，安心神，鎮一切驚邪
琥珀 南星臘月牛膽釀者 天麻
朱砂細研水飛各一兩 白殭蠶 白附子
白芷各半兩爲細末 龍腦一錢研
右件同拌勻研細，煉蜜和丸如雞頭大，每服一粒，煎人參薄荷湯化下
鳳髓經鎮心丸，治小兒驚風，心神恍惚，精神不定，渾身掣搐，手足瘈瘲，喉
內涎響
木豬苓 人參 茯苓 朱砂
真珠末各一錢 石菖蒲末二錢 金銀薄各三片 水銀砂一錢半
片腦 麝香各少許
右爲末，湯浸蒸餅心爲丸如此○大，每服七丸十丸，至十五丸，遠志
薄荷湯下
惠眼觀證大驚丸，治驚氣狂躁，及涎牽響一切驚疾

白附子二錢 朱砂一錢研 片腦 麝香各半字
白殭蠶半兩與附子五月麥麩炒麩黃赤去麩不用
金銀薄各五十
右分出一半朱砂入前二味，同金銀薄研勻，入麵糊爲丸如此○大，
將所留出朱末砂爲衣，一丸分作兩服，蜂糖薄荷熱水磨下。如大段
驚疾發作，一丸只作一服
虎眼丸，鎮心化涎，夜臥不穩，夢中驚叫，或多虛汗，並宜服之
朱砂 白殭蠶 天南星去各一分
右爲末，麵糊爲丸如此○大，每服五丸至七丸，薄荷湯吞下
大黃散，治驚風貼顖
大黃 芍藥各等分
右爲末，豬膽汁調貼之
保生論乳香散，治小兒驚風涎溢，悶絕暴死，宜用，亦不吐出涎，只此壓
甘遂 乳香各末一錢匕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字，童子小便下妙
弄舌散，治小兒驚弄舌，瀉黃散亦治

蛇皮一分炙 牛黃 朱砂各一錢 麝香一字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
劉氏家傳睡驚丸，治小兒一切驚
使君子五百壁上燒或炙 金薄五片一方十片
銀薄三片一方十片 片腦 麝香各少許一方
各半錢 膩粉約用炒半錢一方炒二錢 香京墨如皂莢大
右研如粉，生麵糊丸豌豆大，每服一丸，溫熟水化破下。一方薄荷水
下，或膈上有涎即吐出，腹中有積滯即瀉出，如蝦蟆青苔之類，大段
驚風一切不須三服必效。如小兒有疾即灌，更大便膿，如驚常服，一
丸分兩服，小兒則間日可服半丸，極妙
朱砂散，治小兒驚熱，和氣
朱砂 白茯苓 人參
甘草半生半熟 山藥各等分
右末之，驚金銀薄荷湯下，和氣米飲下，熱竹茹煎湯下，量大小下一
字或半錢或三字
治驚和氣止瀉痢

龍膽末 防風末 青黛研三錢匕 鈎藤末二錢匕
牛黄 麝香各一字匕 黄連末五分匕 龍腦一錢匕研
右同研麵糊爲丸粟米大。每服三五丸至一二十丸。煎金銀湯送下
温服

粉紅丸又名温驚丸

天南星爲末入臘月牛膽中百日陰乾取末四兩別研。如無臘者只取生者剉炒熟用 朱砂一錢半研 天竺黄一兩研
坯子胭脂一錢研乃索胭脂 龍腦五錢別研一本作半字
右用牛膽汁和丸雞頭大。每服一丸。小者半丸。沙糖温水化下

塗顖法

麝香一字匕 蝎尾去毒爲末半錢匕一作半字匕
薄荷葉半字匕 蜈蚣末 牛黄末 青黛末各一字匕
右同研白熟棗肉剉爲膏。新綿上。塗勻貼顖上四方可出一指許。火上炙手頻熨。百日裏外兒可用此塗浴法

浴體法

天麻末二錢 蝎尾去毒爲末 朱砂各半錢匕 烏蛇肉酒浸焙爲末

白礬各三錢匕 麝香一字匕 青黛三錢匕
右同研勻。每用三錢。水三椀。桃枝一握。并葉五七枝同煎至十沸。温熱浴之。勿浴背

利驚丸

輕粉一錢 天竺黄二錢 青黛一錢 黑牽牛末半兩生
右同研勻蜜爲丸。豌豆大。一歲一丸。温薄荷水下。食後服

栝蔞湯

栝蔞根末二錢 白甘遂末一錢
右同於慢火上炒焦黄研勻。每服一字。煎麝香薄荷湯調下。無時

宣風散

檳榔二箇 橘皮 甘草各半兩
牽牛四兩半生半炒
右爲末。三二歲蜜湯調下半錢。已上一錢食前服。滯藏云。與通膈散相上下通氣血也

銀砂丸治涎盛膈熱。實痰嗽驚。風積潮熱

水銀結沙子三皂子大 辰砂二錢研 蝎尾去毒爲末

白术一錢切薄片子蚕貼金紙襯銚慢火炒 甘草半錢半生半熟
蝎兩箇全用龍腦薄荷葉裹葉定竹夾炙。候薄荷焦去之只用蝎如無薄荷用乾者用少令熟用
右末之。驚金銀薄荷湯下。和氣止瀉痢米湯飲下

驗驚丸治小兒驚渾身壯熱。但染着驚便與服

粉霜 京墨燒過 蘆薈各半兩 巴豆二粒去油
天南星一錢湯浸去皮臍 使君子四箇去殼炒黄
右入腦麝少許滴水丸梧子大。一歲半丸。量兒大小。金銀薄荷湯化下。三歲已上一丸

吐痰涎方。治驚風上吐下瀉

朱砂二錢 麝香少許 蝎一箇
右先碾蝎爲末。後研朱麝極細。每服半字茶下。或妳下亦得

小兒童子一百二十般雜驚

天南星 青黛五爲末各挑三大錢 麝香少許
水銀一粒如豆大 輕粉挑一大錢 巴豆七粒去油
右爲末。一處用麥麵糊爲丸如此○大。十歲以下。至一歲以上。每服

十丸。用生葱湯吞下。早晨日午至晚連宵空心各進一服。乳母皆忌生冷莧菜炙煿淹藏花色酒肉。又云十五以下。至七歲。十五丸。七歲以下至周歲。十丸。周歲以下至百晬。七丸。皆葱白湯下。乳母依前。百晬以下至滿月五丸。用荊芥湯下。滿月至三朝。三丸。用蜜薑汁調下。以上各空心日進三服。但是不安。看輕重加減與服

十寶丹治睡驚

朱砂 輕粉 蘆薈 青黛
京墨 寒食麵 牛腦 麝香各半分
使君子比平分者一倍煨 金薄十片
右爲末。以寒食麵麥糊爲丸。如虎睛丸大。薄荷湯化下。臨臥後量大小與之。金薄只爲衣

瑞應丹調理諸般驚

京墨 天南星 白附子 朱砂
雄黄各末炒一錢 金薄二十 片腦
麝香各少許 青黛末炒半錢 全蝎一箇 輕粉炒三錢
右爲末。麥糊爲丸如此○許大。小兒望小壯熱。金銀薄荷湯化下。歲

嫩吐逆，手足冷，喫食進退，睡中忽叫兩三聲，此乃心藏驚氣不散。金
薄湯下三五丸，臥時更煎人參湯下一服，或時時濁音物，煎木瓜湯
下五七丸

起死輕骨丹，主中風癱瘓，四肢不隨，風痺等疾，及小兒驚風

麻黄 去根節秤五斤，剉，以河水二石煑之，去滓成膏　蒼朮 去皮
桑根白皮 須土下者，自採，剉　白芷
甘松 六月破子　川芎 各二兩　苦參

右末之，家研極細，以前麻黄膏和丸如彈大，每服一丸，溫酒一盞研化，頓服之，臨臥取汗，五七日間再服，手足當即輕快，小兒驚風量與之，吾中涎潮分利，涎後用之，其效不可具述

紅散子，治小兒壯熱，發驚痰壅，脚手心熱，煩躁夜啼，常服壓驚，如是天瘹風，亦可常服

川天南星 二兩，以麵裹地煨熟為度　桔梗
大防風　白芷　乾蝎 去梢，木炒焦為度，各半兩
麝香 半錢　靈沙 一分　腦子 一錢　甘草 一兩，生熟各半

右件擣為細末，次入麝香、腦子、靈砂，乳鉢內細研，拌勻，每服一錢，食

後臨臥，銀湯點喫

白附丸，治小兒因驚或風涎盛，手足欲動之疾 張氏家傳治驚風天瘹眼睛，搐掣手脚，名真珠膏，又治涎潮心舍，牛嚥不息，并夾驚傷寒驚癇，又名人參丸

白附子 兩箇大者，去皮　天南星 半兩，地　全蝎 三七箇
白殭蠶 二七箇，直者，麩炒赤色，去麩　人參 二錢
朱砂 一錢　片腦　麝香　乳香 各少許

右件為末，煉蜜作丸，如此○大，每服一丸，煎金銀薄荷湯化，臨臥服

金薄鎮心丸，治小兒一切驚氣，夜睡不穩，喉中涎聲，夢中狂叫，精神躁悶，並宜服之，此藥不凉，兼醒脾，過一百日後，四五日間服半丸，甚妙，如睡不穩，便宜服之

白附子 一分　白殭蠶 直者，半兩，用麩炒赤色，去麩
朱砂 一錢，研　片腦　麝香 各少許　金銀薄 各十片
牛黄 半錢

右件為細末，水麵糊為丸，如此○大，將所留朱砂一半為衣，服一丸或半丸，煎薄荷湯化下，臨臥服

張氏家傳驗驚丸，孩子驚風，服藥後須臾一向，然後耳驚涎立定

白龍腦　朱砂　香墨　青黛
蘆會 各一錢　重膩粉 一錢　史君子 兩箇，麵裹煨，去木

右件同研令細，以寒食麵作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歲半丸，二歲已上一丸，五歲已上兩丸，薄荷水化下

琥珀丸，治驚風溫壯，欬嗽涎壅，一切驚熱 孔氏亦治邪熱多睡驚悸

天麻　人參　防風　甘草 半兩，又孔氏用一兩
朱砂　麝香　雄黄 各二錢半，二味孔氏各用一兩

右為細末，蜜丸桐子大，二三歲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治小兒注脣膏，常服永不生風疾，正心無驚，面多紅潤，脣臉如丹，常服無瘡積諸癖疾患

白殭蠶 一兩，去頭足，直者，生為末，以薑汁和為餅子，於火上炙乾，又再為末，復以汁為餅子，焙為度　朱砂 二錢，細研，用水一盞浸潤三遍，去黃色，傾盞上候乾，研子如粉細

右同合和研勻，煉蜜為膏，入甆合子內貯，每用如雞頭大，三歲只可一丸，如三歲已上，更分用之，飲湯熱水化下

朱砂丸，治小兒鎮心壓驚墜涎

朱砂 細研，恚水飛過，使灰池滲乾，尤焦　白殭蠶 擇去嘴，取直者，洗過焙乾　新羅白附子 以濕紙裹煨，候令紙乾取出，細切成片子，焙乾　天南星 地製，去皮臍，切成片子，各半兩
麝香 半錢，研入和勻　乾蝎 一兩，銚子內慢火炒令極熱，不可太過

右六味各為末，煮白麵糊為丸，如粟米大，每服十丸，用煎金銀薄荷湯吞下，如遇驚取下後，且以此藥服，無不效，或有虛汗，用麻黄根煎湯

黑神丸，治一切左癱右瘓，小兒驚風，婦人產後中風，心神恍惚，頭目昏眩，常服治血駐顏，及治傷風鼻塞頭痛，兼治山嵐瘴氣，其效如神

桔梗　麻黄 去節　川芎　防風
香白芷　木賊　桂枝 去皮　紅豆
縮砂仁　釜墨 已上各四兩　大川烏頭 湯洗，去皮臍，一斤
天南星 灰炒黃，裂為度，半斤　天台烏藥　沉香

麝香一錢

右件爲末，煉蜜爲丸如龍眼大，每服半丸，葱白一寸同嚼，茶酒任下，不計時候

莊氏家傳七寶散治小兒退驚化涎

朱砂　牛犀一錢　牛黃　真珠末

片腦　麝香各一錢　金薄五片

右件藥研如粉，每服半錢，薄荷水調下

孔氏家傳神麯餅子，治小兒諸疾，丙日作麯，丁日治藥，亦名丙丁膏

天南星　烏蛇各三錢　天麻　麻黃去節各半兩

蝎一分生　白附子三錢半　白殭蠶四錢　大附子一枚炮裂去皮臍

右爲末，水一升浸三日，布裂去滓，來食麯一斗和勻，踏作片子，用楮葉卷七日，取出用紙袋盛起，十四日可用，治小兒吐瀉過後，精神困頓，多睡不喫乳食，四肢逆冷，欲變驚，以神麯四兩，龍麝少許，每服量多少，以溫水調，若已變痫，哭聲如鴉，面青黃，手足瘛瘲，咽中不利，朱砂龍麝并麯服之，變痫滑利，即以蜜丸麯末雞頭大，溫水化下，又麯末一兩研，入雄黃末砂少許，琥珀甘草二錢，已蜜丸雞頭大，即名太一丹，治小兒百疾

王氏手集主勝丸治小兒一切驚

蜈蚣三條　飯芄兒蟲　全蝎各七箇　粉霜

朱砂　硫黃　水銀各一錢　白麪三錢

右件研細，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看虛實加減服

驗驚丸治大人小兒一切驚

牛黃　犀角　龍腦　鉛白霜

白附子　蝎梢　人參　茯苓

真珠末　膩粉已上各半兩　朱砂一錢

金薄　銀薄各五片　麝香一字

右件爲細末，湯浸蒸餅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二丸，小兒每服一丸，以人參茯苓煎湯吞下

遠志茯神丸治小兒驚怖大啼，及見非常之物，干動神志，恍惚不寧，狂妄驚悸，眠睡不穩，多汗心忪，精神悶鈍，寒熱咽乾，手足煩熱

人參　茯神各三兩　遠志　菖蒲各二兩

右件爲末二兩，加桂二錢半，爲遠志茯神丸，以白麪糊爲丸菉豆大，每服十五丸，食後煎荊芥湯下，日三服

瑞紅散治小兒諸驚

朱砂一錢　蝎梢三十條　殭蠶二十箇直者

右爲末，每服一字半錢，薄荷金銀湯調下，逐日可常服之

吳氏家傳蛇頭丸，鎮心安神，治驚退風，痫定搐搦，化痰

花蛇頭連身長一尺酒浸一宿去骨　鉛白霜

朱砂　鐵焰粉　乳香各一分研　天麻

白附子各一分末　片腦　麝香各半錢

蛇含石二兩火煆通赤，淬於醋中，令細碎，搗羅爲末，水淘去黑汁，上取一兩再研令極細

右件爲末，端正陳年小米夏糊爲丸如雞頭大，每服半丸，薄荷湯化下

天麻神砂丸治驚風

天麻　殭蠶各酒浸一宿　蝎炒

輕粉　白附子米泔浸一宿已上各等分

右爲末，煉蜜丸如菉豆大，入朱砂麝爲衣，每服一丸，薄荷湯下

吉氏家傳治驚風

人參　芍藥　甘草炙各一錢　大黃二錢蒸

右爲末，煉蜜丸如麻子大，每服一丸，米飲下

鉛白霜丸鎮心驚

鉛白霜　人參　茯苓各半錢　麝香少許

右爲末，煉蜜如青豆大，薄荷湯下五丸

鎮心真珠丸治驚風

北寒水石取大者細研如粉，以重水浸三宿，又研，以水澄下，卻爲度，日再研取五錢

右爲細末，傾出紙上攤一宿，收入甆合內收，每服一字，以雞子清爲丸，仍以雞子清磨下，大熱方可服

聖餅子治驚

天南星去皮生　白附子　五靈脂　全蝎去土各半兩

蟬退去土　青黛各一錢　麝香半錢

右爲末，用好醋一大盞煮，煎成膏，入藥末拌和，丸如梧桐子大，成餅子，如未滿月一餅，二歲已下二餅，看大小加減，煎金銀薄荷湯化下

被蓋鼻上汗出方效

桃紅丸治諸驚

石燕一分　驚白糞　白附子　朱砂各一錢

輕粉半錢　黄連半兩　巴豆八粒油煎

右爲末，粟米飯爲丸如此〇大。一歲一丸。驚風薄荷湯下，驚積膩粉湯下，鈎鈴密陀僧酒煎下

朱砂丸治驚

朱砂　馬牙硝　甜硝　甘草炙各一錢

鵬砂半錢　片腦　麝香各少許

右爲末，煉蜜爲丸如桐子大，看大小薄荷湯化下一二丸半丸

鎮心散治驚鎮心墜涎

半夏十箇大者　鵬砂　朱砂各一錢爲末

右件半夏以刀切開中心，却將鵬砂等末納在內，用好麄一片安半夏，却將好醋滴在鵬砂等內，久久取乾，碾爛，用粟米糊和丸如此〇大，每服五七丸，金銀薄荷湯下

鎮心丸治驚

朱砂各半兩　犀角末　升麻　大黄各半兩

右爲細末，蜜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薄荷水下

分金散治四足驚風大效

鵬砂　馬牙硝各三錢　片腦　麝香各一字

人參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四足驚風發動如羊眼，喉內無涎，添用腦麝，冷水下一字

紫霜丸治驚風

紫粉　天竺黄　甘草炙　茯苓

朱砂等分　龍腦少許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皂子大，一歲半丸，用薄荷湯化下

牛黄膏治驚風

雄黄　天竺黄　甘草炙　白茯苓

龍腦　鬱金　朱砂各等分

右爲末，生蜜丸如皂子大，一歲一丸，看大小薄荷湯化下

又方

牛黄　雄黄　銀粉

全蝎一箇　巴豆三粒　朱砂各一錢

右爲細末，用蒸餅心圓如此〇大，每服三丸，薄荷湯下，驚啼夜啼，煎燈心石蓮心湯下

太一歸寃散治驚萬病

五靈脂土　木鱉肉　粉霜　朱砂已上各一分

膩粉一錢　巴豆二十五箇去　川烏取心一小塊如棗大

右細末，每服一字，蛤粉冷水調下，但是久積驚癇諸疾皆治

朱砂膏治一切驚風諸癇，瞻風破傷，驚涎心氣不足，或久伏驚，氣尸厥發即昏昧涎壅，及因驚亡鬼失鬼，舉動驚怕，夢魘，或歌哭不避新路，狂走不寧，中風緩弱頑痺等疾，小兒急慢驚風悉主之

附子重五錢半，生，去黑皮一箇，去皮臍取半兩淨，不須用太大者

天南星去皮臍取淨一箇，不得用小者　半夏取中形圓正好者，一伏去清汁，般生用

天麻明淨好者去兩頭取中心切

琥珀研各二錢半　全蝎一分去　赤足蜈蚣去頭足炙，炙取二寸

白殭蠶　朱砂光明者各半兩研如粉

麝香一錢淨研

右爲細末，入研者朱砂琥珀麝香同研勻，煉蜜於冷爲膏，瓷器收，每患用少許，生薑自然汁化藥一皂大，次用温酒調下，小兒生薑薄荷湯化下豆大，看兒大小加減服之

天麻丸治小兒諸驚

天麻　全蝎少　天南星炮去皮　白殭蠶直者各等分

右爲末，酒糊丸如大麻子大，每服一歲十丸，加至十五丸，荊芥湯下，藥性温可以常服，永除諸風

醉驚丸治小兒驚

青黛　腦子　香墨先燒各半錢

蘆薈　輕粉　麝　麵各一錢

麻𧊅三箇炙二箇　使君子二枚麵裹煨去皮切焙

右件爲末，水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破，或吞下，良久瀉着取下惡毒物

桃花散治小兒急慢驚風諸般驚五心熱

朱砂一錢　蝎梢四十九箇　膩粉一錢　天竺黄

馬牙硝各一兩片腦 麝香各少許
右爲末每服半錢用金銀薄荷湯調下
長沙醫者丁時發傳聖棗丸治小兒驚風癇疾
木香 丁香 硇砂 粉霜
輕粉 乾漆 芫花 青橘皮
朱砂 巴豆霜各二錢
右爲末棗肉爲丸薄荷湯下
茯神膏治小兒驚風
蝎稍 茯神各末一兩 白殭蠶一兩 朱砂一兩
右四味爲末用蜜爲膏每服一皂子大煎金銀薄荷湯化下
長沙醫者鄭愈傳神聖當歸散治驚風癇病咽喉有涎四肢壯熱大小便
祕澀累心神亂者
當歸 甘草 滑石 通草各一分
大黃 芍藥各二錢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三片薄荷五葉燈心少許同煎至
五分小兒分數服大人作一服

蝎梢丸治小兒驚風生涎時發壯熱手足搐動夜臥不安牙關緊急
蝎梢 朱砂細研留一半爲衣 白殭蠶各一分
天麻 芎藭 羌活 當歸洗
半夏湯洗七次切作片子薑汁製 牛膽製
天南星 麝香已上各半兩
右爲末糯米粥和丸雞頭大朱砂爲衣荊芥湯化下一丸如口已噤
先用藥揩牙
珍珠丸治小兒驚風又名白丸子
麝香二字 粉霜 膩粉各一錢
右研爲細末用糯米汁爲丸如芥子大每服三丸糯米湯下
琥珀散治小兒驚風瘛瘲搐搦等病
琥珀 真珠末
黑附子 酸棗仁 藿香葉 天麻
生蚕汁和餅子炙黃色 蝎十四箇 天南星各一分用
右件爲末每服一字至半錢金銀薄荷湯調下
撫驚丸治小兒一切驚

青黛 茯神各二兩 天麻四兩 蝎半兩
右爲末蜜丸雞頭大薄荷湯化下
廻命散治小兒驚風吊眼
蜈蚣一條赤者中分爲兩處 蝎一箇中分爲兩處各記左右
右二味左者與左右者與右各作兩處爲末左右吊眼各將藥吹入
左右鼻中立效
神僊奪命散已上五十七方並載幼幼新書
人中白一兩 麝香一錢 蜈蚣全者一條 金硝二兩
右件爲細末每用少許鼻內搐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治小兒驚風
茯苓 甘草 朱砂 青黛
膩粉
右各等分入麝少許每服一錢蜜水調下
治小兒驚風積熱
全蝎七箇去毒 蟬退二十一箇 甘草半兩炙 天南星大者一枚
炮令香
右爲末每服半錢水中盞薄荷七小葉煎至七分溫服

陳敬濟急捷用單方治被驚
雄雞冠血
右件藥一二歲兒每服用少許滴在口中三四歲兒每服取一小棗
斛子許滴在口中一日二服
李樫小兒保生要方聖驚丸治小兒諸般驚風壯熱精神恍惚痰涎壅塞
目睛上瞼睡臥不安頭痛頰赤多驚恐肢體倦不喜乳食惡家世用方
白殭蠶直者微炒 天南星漿水煮五七沸 白附子漿水煮五
七沸
防風去蘆 半夏去皮淨用漿水煮五七沸
人參各一兩 藿香葉去土半兩
右三味煮者並各令煮切焙乾同爲極細末寒食麪爲薄糊丸如麻
子大周歲兒每服五七丸十丸生薑薄荷湯下不拘時兩三歲兒可
服十五丸餘當以意加減
夏德衛生十全方治未滿月小兒驚着似中風欲死者
以好辰朱爲末新汲水調塗五心上立效
曾世榮活幼心書治風蘊邪熱驚風搐搦

赤脚蜈蚣一條（酒炙）　僵蠶七條（炒）　蝎七箇（炒）
辰砂（別研）　麝香　腦子（各少許）
青州白丸子三十粒（再研細）
右末，水化蒸餅丸，煎金銀薄荷湯調化，重午日合尤佳。（此方已録在前，不作丸子爲丢，有乞。若欲留可依此）

王璆百一選方辰砂蝎蛸膏
辰砂一錢（研）　全蝎五枚　白附子一錢（半生用）
天麻一分　青黛一錢（研）　麝香一字（研）　龍腦半錢（研）
天竺黄一錢（研）　金薄二十葉
右研匀，以生薑蜜和成膏，每服一皂子，或兩皂子大，量兒大小加減，用生薑或薄荷湯研化下

抱龍丸，盧州陳法師家方，小兒驚藥
人參一兩　雄黄（飛）一兩　鬱金　白茯苓
藿香葉　甘草各二兩　山藥四兩　朱砂二兩半（爲衣）
全蝎半兩　麝香　腦子各一錢
右爲細末，煉蜜和成劑，每一兩分作六丸，朱砂爲衣，十丸用金薄一片。小兒一丸分作四服，薄荷湯化下

治嬰兒生下，多被惡氣息衝着成忌方
右急取麝香一豆顆，冷水調搽之，灌之

治小兒猫鼠驚風
雄鼠糞七箇
右用火煆出於地上出火毒，研爲末，薄荷湯調服，加麝香少許尤佳

治小兒牙關不開
天南星一箇（煨熱）
右用紙裹斜角，末要透氣，於細處剪鷄頭大一竅子，透氣於鼻孔中，牙關立開

魏氏家藏方真珠丸，治小兒諸驚疾
真珠末　生附尖　川烏尖　蝎梢
蛇含石（煆）　半夏麴
右等分爲細末，粟米糊爲丸，如黍米大，半歲小兒每服五丸，周歲七丸，三歲十丸，加至十五丸，昏困冬瓜子煎湯下，驚搐金銀薄荷湯下，夜臥不安，薄荷湯下，夜啼乳香湯下，驚急五皮湯下

龍腦丸，治小兒驚風壁瘓
鉛白霜一錢　絳礬一錢半（生）　朱砂（別研）
天南星（薑汁浸三日各半錢）
右爲細末，水浸蒸餅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一月小兒服半丸

鎮驚丸，治小兒驚風
天麻　天南星（炮）　蟬殻　防風（去蘆）
朱砂（别研）　殭蠶（直者，炒去絲，各一分）　全蝎十四箇（去毒）
雄黄（别研）　白附子（炮）　麝香（別研，各一分）
金薄　銀薄各二十片
右爲細末，乳汁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二丸，薄荷湯下

朱砂丸，治傷寒及小兒熱，鎮心壓驚
黄牛膽一枚，看大小，入天麻南星末在内，懸在透風處四十九日，取合時用朱砂三錢，麝香一錢，同南星末研細，以牛膽皮子煎湯爲丸，如鷄頭大，每服五丸，用新汲水嚥下，薄荷湯亦得

辰砂膏，壓驚化涎，理嗽利膈，退風熱
天南星（炮熱）　辰砂各一分（別研）　殭蠶（直者，炒去絲）
乳香各一錢（别研）　蝎梢　麝香各半錢（别研）
右六味，並須製訖，秤，再研和，煉蜜少許和劑，蜜不欲多，每服量多少，煎金銀湯或熱水化下，乳後服之

抱搐膏，治小兒一切驚風
藿香葉三錢（去土）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麻黄（去節）　天麻　白殭蠶一錢半（直者，炒去絲）
蝎梢十箇（去毒）　片腦　麝香各少許　蜈蚣一條
右件爲末，煉蜜爲丸，如鷄頭大，每服一丸，葱白湯化下

烏犀膏，治小兒傷風寒邪，諸癇驚壯熱，手足瘛瘲，漸成慢驚風候，痰涎壅滯，眼目上視，及胃冷渾身壯熱，並皆治之
川烏頭（炮，去皮用）　天南星（各極大者三箇，並燒存性，內加老子白星）
玄參末　薄荷末各五錢
右研細，用煉蜜爲丸，如鷄頭子大，每服一丸，小兒半丸，薄荷湯下，筋力緩急，乳香葱白湯下

羌活膏散風熱化痰安驚

羌活　荊芥穗　甘草各半兩炙　白朮炒

白附子炮　白茯苓去皮　川芎　防風去蘆

朱砂一半入藥一半為衣各二錢　桔梗去蘆頭洗半兩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至兩丸同薄荷荊芥煎湯化下

注唇膏小兒常服永不生風痰證心無驚面多紅潤唇臉如丹常服無瘡積諸癖疾患

白殭蠶一兩去頭足緣直者去為末以薑汁和為餅子於文上炙乾入又再為不復以汁為餅子乾為度　朱砂二錢細研用水一碗浸淘三遍去黃色傾紙上候乾研如粉細

右同合和研煉蜜為膏入甕合子內貯每用如雞頭大三歲只可一丸如三歲已上更分用之飲湯熟水化下

烏蛇散專治一切驚風癇角弓反張搐甚者及心肺中風宜煎服之

烏蛇梢一兩去骨　天麻　白附子炮　半夏湯泡七次各一分　白殭蠶直者炒去絲

人參去蘆　石菖蒲一寸九節　川附子一枚重半兩微炮去皮臍　全蠍去毒　羌活各半兩

右件擣羅為末每服二錢水兩盞入生薑十片薄荷五葉同煎至一盞濾去滓放溫時時滴入口者

郭彌明方便集至聖保命丹治小兒胎驚內弔腹肚堅硬目睛上視手足抽掣角弓反張但是涎痰壅盛一切急慢驚風悉皆治之初生兒每服半丸周乳汁化下周歲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下十歲已上有急候者每服二丸薄荷湯化下予謂此和劑古方若全急驚重者可加牛黃涼藥若方傳慢驚不為甚冷者正好服此若全慢驚脾冷者當減朱砂麝香添入參白朮山藥以溫其脾也

全蠍十箇　白附子一錢新羅者　天麻二錢

朱砂一錢研　天南星一錢炮　麝香一錢　蟬退一錢去土

白殭蠶一錢直者不用又者　金薄十片　防風二錢重去蘆

右為細末入研藥和勻以粳米飯取心中軟者杵和為丸每兩分作四十丸常服鎮心安神化痰涎除一切驚風證候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六 二支

兒 小兒證治九

小兒驚候

方

陳自明管見良方鎮心至寶丹治小兒一切驚風搐搦壯熱涎多悪口噤斃眼睛直視

天南星 雄黃研 白附子炮 乾蝎各半錢

神砂研 川蔚金 白殭蠶各一錢 滑石

膩粉各二錢 龍腦一字 麝香一字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皂子大金銀薄爲衣每服一丸食後臨臥薄荷湯下常服鎮心神京咽膈

大驚丸治驚風諸癇壯熱昏憒神志恍惚痰涎壅塞或發搐搦目睛直視並皆治之

青礞石研一錢 雄黃研飛一錢半 鐵粉二錢半 朱砂研飛三分

蝦蟆灰一錢半 蛇黃火煅醋淬九次飛研二錢

右研勻以水浸蒸餅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煎薄荷水磨剪刀股化下日二三服此藥治驚化涎不用銀粉小兒臟腑口齒腸胃柔弱凡用銀粉藥切須慎之則無他苦

楊仁齋直指方驚風證全蝎散治小兒驚風不語通竅豁痰大人通用

全蝎七枚各用紫蘇葉包塗蜜炙黃色又塗蜜炙

右細末每服一字薑汁入蜜摻和含化

羌活膏治小兒驚風痰涎

天麻 赤茯苓各半兩 羌活 防風各二錢半

人參 全蝎 朱砂研 明硫黃

水銀各一錢

右硫黃水銀同研如泥次以七味末夾和煉蜜丸皂子大每一粒薄荷湯調下

来復丹治小兒驚風方見暑門

至寶丸治小兒驚風痰熱

螺青半兩 京墨四錢 巴豆去油一錢 輕粉

壯五靈脂二錢半 麝一字 腦又半錢

飛白麵三錢 使君子十四箇連殼煨取肉

右末并水搜丸桐子大每一丸水研下

消驚丸治諸驚

人參 天麻 茯苓 朱砂

全蝎焙 直僵蠶炒 羚羊角 犀角各一錢

牛膽釀南星四錢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菖蒲煎湯調下

壓驚丸治諸驚虛惕定心鎮痰所謂重可去怯之劑

紫石英 代赭石 蛇黃各炮江水醋淬九煅石藥以

銀鳥度不拘遍次研十分細 鐵粉篩過淨者各二錢 遠志肉薑汁浸炒

朱砂 龍齒 白附焙

各一錢

右爲末研極細稀麪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金銀煎湯調下

安驚丸治諸驚風癇或犬聲異物驚忤打墜不省人事並主之

遠志肉薑汁浸焙 淨鐵粉 朱砂

人參 茯神各半兩 全蝎二十一箇焙 白附子炮二錢半

南星中者一箇薑汁浸一宿切細焙

花蛇頭酒浸肉焙 麝半錢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菖蒲燈心煎湯調下建陽劉丞議方

參砂膏通心氣除膈熱去痰壅

朱砂 人參 南星炮 茯神

遠志肉薑汁浸焙 天麻 白附子

僵蠶炒等分 鵬砂半焙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爲膏桐子大金薄衣每一丸麥門冬湯調下

定心丸溫驚用此

茯神 白附子炮 南星炮各三錢 人參

遠志肉薑製炒 蝎梢各一錢半 乳香三字 直僵蠶十四箇炒

右爲末牛膽汁丸桐子大每一丸金銀煎湯調下

神聖丸治驚風痰盛搐搦口眼牽引

烏蛇肉米泔浸天 直僵蠶炒 防風 天麻

南星半修製各半兩 五靈脂 代赭石煅醋淬各

炙錢半　全蝎焙　朱砂各一錢
右爲末粟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急驚荊芥調下慢驚用生薑湯
南星醒神散治驚風痰熱
天南星不去皮切片　生薑切片
右用竹筆一條以南星并薑相間揷定次用輕粉空子摻入南星生
薑片間風乾爲末每服一字薄荷紫蘇泡湯調下大人服半錢或吐
或汗或下即病氣出也
乳麝丸治驚風掣瘲反折
赤蜈蚣全者一條去頭足酒浸焙　花蛇肉酒浸炙
直僵蠶去絲各貳錢　南星炮三錢　朱砂
蝎梢各一錢　乳香半錢　麝一字
右爲末飛白麪糊丸桐子大每一丸金銀煎湯泡薄荷調下　曾陽
趙公提此多所全活
太一萬金丹治驚風痰熱
代赭石煅醋淬　全蝎焙　朱砂　琥珀各一錢
南星溫鹽浸　白附子生　防風　烏蛇肉酒浸炙

天麻各一錢　麝一字
右爲末粟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急驚薄荷湯調下初傳慢驚
尚有陽證用人參湯
通關定驚證治開關散
赤蜈蚣一條炙　直僵蠶　南星炮各一錢　麝香一字
猪牙皂角二鋌去燒存性
右爲末以手點薑汁蘸藥少許擦牙或用物引滴入藥兩三點涎出
自開
開牙散
華陰細辛　南星　朴消各一錢　麝半錢
蝎梢五條
右爲末以少許用烏梅肉揉和擦牙兼用細辛皂角荊芥末吹入鼻中
嚏驚散
半夏生一錢　皂角半錢
右爲末每一豆許用管子吹入鼻立醒
開關聖散

赤蜈蚣一條中分爲兩片各用葱汁浸一宿焙乾
全蝎一箇亦中分爲兩片各記左右以二味記左右作兩處
右各爲末左眼翻左手搐以左藥末搐入左鼻孔右眼翻右手搐以
右藥末搐入右鼻孔雙眼翻雙手搐兼用之
截風定搐治法
人參羌活散散風邪除風熱初作急風每服三字輕者紫蘇薄荷湯調下
搐掣緊急者去節麻黄煎湯調下或惺惺散加荊芥防風亦可常用先得
遠志腦麝方見養參門
截風丸治驚風痰搐
天麻　直僵蠶炒　南星炮各二錢　麝少許
赤蜈蚣大者一條酒浸炙　白附子炮　防風
朱砂　全蝎焙各一錢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
一字散截風定搐
全蝎褐色者是一箇　赤蜈蚣一條並新瓦焙
朱砂半錢　腦　麝少許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先以些少用管子吹入鼻中自然通竅
陽癇散治驚風搐痰熱
朱砂　蘆會　白附子生各一錢
麝少許　輕粉一字　胡黄連二錢　蝎尾十四箇
直僵蠶十箇　赤蜈蚣一條炙　金薄十片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荊芥泡湯調下如口不開先吹入鼻中
擒風湯治急風定搐
白附　僵蠶　全蝎各焙一錢　川薑黄
赤蜈蚣一箇去足酒研生葱生薄荷浸一宿焙乾
南星炮　麻黄去節　羌活各一錢　牙消半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
定搐散治急風定搐
赤蜈蚣大者一條酒浸炙　麻黄去節　南星炮
白附子　直僵蠶炒　羌活　代赭石煅醋淬七次
蝎梢　川薑黄各二錢　麝半錢　朱砂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荊芥紫蘇煎湯調下如搐不止加烏蛇肉

瀉青丸治窠視發搐痰熱
龍膽草焙　梔子仁　大黃濕紙煨　羌活
防風各一錢　川芎一錢半
右為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煎薄荷湯調下
治驚輕下法　定命丹治急驚天瘹撮口通利痰熱
全蝎七箇　天麻　南星炮　白附各二錢半
朱砂　青黛各一錢半　輕粉　麝各半錢
腦一字
右為末粟米糊丸菉豆大每服一丸荊芥薄荷湯調下先研半丸吹入鼻中
利驚丸利驚下痰消熱
龍膽草　防風　青黛　蘆會
南星炮　釣藤各二錢　牙硝　鐵粉各一錢
腦　麝少許
右為末麪糊圓麻子大每服二圓煎金銀湯下
防風湯治風熱痰壅大便不通

羌活　防風　枳實各半兩　川芎
甘草炒　大黃濕紙煨各二錢半
右剉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
宣風散踈導風熱
鷄心檳榔二箇　甘草　橘紅各半兩
牽牛二兩半生用半炒熟
右為末每服半錢蜜湯調下
枳殼散小兒虛中壅實以此導之
小柴胡湯加枳殼防風最能利風熱解血熱丸得用銀粉巴硝等巳
上治驚輕下法通五方
治驚稍重下法　搨風湯利下痰熱
青黛　蘆會　全蝎各一分　南星半兩為末水
調作餅包裹煎須全蝎煨令赤巳
牙硝　輕粉各三字　朱砂一錢半
右為末每服一字煎金銀薄荷湯調下
朱砂膏治驚風痰盛

朱砂　馬牙硝二錢　川靈脂　蘆會各一錢半
麝香半錢　龍腦一字
右研細甘草膏為丸菉豆大金薄衣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
踈風散治驚風痰熱俱盛
檳榔　陳皮各二錢　牽牛　大黃各三錢濕紙裹煨
右為末每服半錢生蜜調下
小柴胡湯最利熱實方見發疰門加大黃少許巳上治驚稍重下法通四方
治驚重下法　青金丸治風痰壅盛
巴霜巳去油淨壹如霜者一字　青黛　南星炮各一錢
輕粉半分　滑石二錢　全蝎一錢焙
右為末稀麪糊丸麻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點茶清送下
天麻丸利驚下痰丸釣腸鎖肚撮口可通用
南星炮二錢　白附子炮　牙硝　天麻
川靈脂　全蝎焙各一錢　輕粉半錢　巴霜一字
右為末稀麪糊丸麻子大每服一丸薄荷薑錢泡湯送下
蘆會散治驚風痰盛發搐

全蝎五箇焙　巴霜一字　輕粉半錢　蘆會
南星炮　朱砂各一錢　川鬱金一分皂角水煑焙乾
龍腦　麝香各一字
右為末每服一字煎金銀薄荷湯調下
牛黃涼膈丸治熱盛涎潮
馬牙硝　寒水石煅　硬石膏　甘草各半兩
牛膽南星二錢半　紫石英一錢　牛黃
龍腦　麝香各半錢
右為末甘草膏為丸菉豆大每服一丸橘皮湯調下
青金丸踈風利痰
蘆會　牙硝　青黛各一錢　使君子三箇
南鵬砂　輕粉半錢　蝎梢十四箇
右為末用香墨水丸麻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泡湯下
王監京墨丸治痰熱驚積
青黛　使君子焙熱　蘆會　牛膽南星
川墨各二錢　膩粉　麝香半錢　龍腦一字

右為末，粟白麪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楚州王監貴此
藥，著名大利痰熱驚積癇積。已上治驚壹下法通六方
和胃助氣治法　生氣散　諸風驟利，使以此調氣
丁香三字　白朮　青皮各二錢　甘草微炙
木香　人參一錢
右為末，每服半錢，沸湯點服，或用和劑方調氣散亦得
銀白散　助胃祛風嘔吐，作慢驚者通用
石蓮肉　白扁豆製　茯苓各一分　人參
天麻　白附炮　全蝎炒　木香
甘草炒　藿香半分　陳米炒香三錢
右為末，每服一錢，薑錢一片，入冬瓜子仁七粒，同煎，或用陳米飲調下
茯苓二陳湯和胃助氣，加蓮子肉、石菖蒲，用薑棗煎
異功散　溫中正氣，吐瀉不食用此
人參　茯苓　白朮　甘草炒
橘紅　木香煨等分
右為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
天麻蘇合香丸　天麻防風丸、蘇合香丸等分，薑棗煎湯調下
參苓白朮散，用酸棗仁、石菖蒲煎湯調下
和中散　和胃氣，止吐瀉
茯苓　石蓮肉各一分　藿香　人參
天麻　白扁豆製　木香　白朮
甘草炒各半分
右剉散，每服三字，煎服
醒脾散二方，并王氏惺惺散，見初傳慢驚門，皆和胃助氣。已上驚風復和
胃助氣治法通七方
定志凝神治法　定志丸　驚風已退，神志未定，以此調之
琥珀　茯神　遠志薑製焙　人參
白附子炮　天麻　天門冬　酸棗仁
甘草炙各半分
右為末，煉蜜丸，皂子大，朱砂為衣，每服一丸，燈心薄荷湯調下
百枝膏　安心寧神
人參　防風　天麻　茯神各秤一錢半

白附子　酸棗仁　琥珀　石菖蒲各一錢
麝香少許
右為末，煉蜜丸，皂子大，麥門冬湯調下一丸。已上驚風後，定志凝神。
治法通二方
黎民壽簡易方　錢氏抱龍丸　理一切驚風潮搐，傷風溫疫，身熱昏睡，氣粗，
風熱痰實壅嗽，中暑，沐浴後並宜進此，壯實小兒宜時服
南星四兩，臘月釀米醋浸陰乾百日，如無，只以生者去皮臍剉炒
熟用　辰砂別研　麝香別研各半兩
雄黃水飛一分　天竺黃一兩
右末，煮甘草水和丸，指頭大，每服一丸，溫水化下，百晬內者作三四
服，或用臘雪水煮甘草和藥尤佳
衛生家寶保壽膏　治小兒心神不安，多驚夜啼，常服鎮心截風
獨活二錢　人參二錢　羌活一分　藿香葉半兩
全蝎一分去毒　防風一分　天麻一分　川芎二錢
硃砂二錢別研
右為末，入朱砂和勻，煉蜜丸，皂子大，每服一粒，金銀薄荷湯化下，更
自量兒大小增減
牛黃膏　常服鎮心化驚涎
鬱金一錢　天南星一錢　粉霜一錢　巴豆七粒連殼
右四味一處為末，麪糊丸如芥子大，每服周歲四粒，薄荷湯下，日二
服，食後臨臥服。凡小兒驚涎，未可與巴豆、粉霜等藥，恐虛却脾轉不
好，治且宜服惺惺散。涎積不退，却進此藥
防附湯　治小兒驚風及一切頭風
防風一分　僵蠶一分炮　白附子一分炮　川芎一分
荊芥一分　雄黃一錢　全蝎七箇瓦上焙乾
朱砂一錢　麝香少許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用茶清調下，小兒驚風用冬瓜子湯下，一日兩服
青嬰丸　治小兒驚風
京墨末，不以多少，入雞冠血拌和為丸，如菉豆大，用生薑薄荷湯吞
下，每服二三丸，不計時候
牛黃保勝丸　治小兒驚癇衆疾，身熱急驚不可服
天麻一兩明亮者　白附子一兩米泔浸一宿

丁香一分　南木香半兩　牛黃半兩　黃耆一兩
地榆半兩洗淨　麝香一兩　犀角末一分　大附子一兩生薑
半兩不蛀棗子二箇水一大椀慢火用煮附子水盡去皮切
右件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粒用薄荷湯化下
蜈蚣蝎梢散治小兒驚風
蜈蚣一條炙去頭足　全蝎七箇　朱砂一字
麝香一字
右為末每服半錢薄荷湯調下
烏蛇散治小兒驚癇并急慢
烏蛇三寸炙去皮骨　鼠糞新者五十粒　皂角一錠不蚛者
右用新瓦上煆存性入麝香少許為末金銀湯調服少許
睡紅散治小兒一切風癇急驚潮搐上視涎盛並宜服如吐瀉後成驚手
足冷者不可服
烏蛇項下七寸用酒浸一宿去皮骨炙黃色一錢
青黛二錢　蝎梢一十箇炒　牛黃半錢　麝香一字
鵬砂半錢　水銀砂子半錢　金薄十片　烏蛇尾酒浸一宿

去皮骨炙黃色用一分　真珠末半錢
蛇黃火內燒全紅醋淬如此三度
右件牛黃麝香鵬砂金薄先研極勻次入水銀砂子再研將餘藥檮
羅為末作一處研勻每服小兒三歲半錢以意加減金銀薄荷湯下
如一服搐定即便用調胃氣藥服之
天竺黃丸治小兒驚風
天竺黃二錢　蛇肉一分酒浸拆肉如有死蛇肉更妙
全蝎一分略炒　金薄十片　人參一分　鐵粉一分
朱砂二錢　牛黃一錢最要真正者　蜈蚣二條赤足者
略炙　腦子半字　麝香一字　天麻一分
右為末用酒煮天麻糊為丸如蘿蔔子大臨臥用薄荷湯下或十粒
或十五粒神效如涎盛不能吞丸子即用薄荷湯化開服之
蠡半散治驚風涎潮搐搦大人亦可服去涎去風
半夏二兩　厚朴二兩
右二味用漿水一斗煮一伏時去厚朴只用半夏為細末入真生腦
子少許和藥周歲半錢臘茶清調下日二服久服不妨又是風蛾不

入但
羌活膏治驚
羌活一錢　五靈脂一錢　荊芥穗末一錢　青黛一錢
蟬殼一錢　龍腦薄荷一錢　白僵蠶一錢　茯苓一錢
輕粉半錢　天南星半錢炮炒赤色
右一處為末煉蜜為膏每周歲一楊梅核大薄荷湯化下日三服與
牛黃散相間服
牛黃散治驚風搐搦心經伏涎不作聲闊絕身體強直
雄黃一錢研極細　地龍半錢烏甕被去土新瓦上焙乾
右二味一處為末每服周歲半錢已下薄荷酒調下服一捻金再作
可進此藥日二服不可多服要快用細末地龍一條和酒研如糊
惺惺散醒脾主胃氣退驚涎潮熱并傷風咳嗽或傷物吐逆多困及驚風
曾經吐利再發者
天南星一兩半兩生半兩用灰炒黃赤　冬瓜子半兩或與
天南星等分亦得　人參半兩
右三味一處為末周歲兒每藥一大錢水一大盞生薑二片棗一箇

同煎只存二分許却分作三次與服看兒大小加減食前服之
聖驚丸治小兒胃虛生風壯熱精神恍惚痰涎壅塞目睛上視睡臥不安
頭痛煩赤多驚恐肢體倦不思乳食
白僵蠶微炒　防風去蘆　天南星漿水煮五七沸
半夏先洗淨用漿水煮五七沸　白附子漿水煮五七次
人參各一兩　藿香半兩去塵土
右為細末用麪打薄糊為丸如麻子大周歲兒每服五七丸用生薑
薄荷湯下不拘時候兩三歲兒可服十五丸餘當以意加減
保童丸治小兒驚風諸癇
天南星一箇重一兩為末用薄荷檮汁作餅子陰乾
遠志一兩去心　全蝎一錢　天麻三錢半　石蓮心一錢
甘草二錢生用　茯神一錢　朱砂一錢　麝香半錢
右件為末入猪心內血七箇研在眾藥內以山藥打糊為丸如雞頭
大朱砂麝香為衣每服一粒金銀薄荷湯化下
全蝎散治小兒驚風
全蝎七箇用生薄荷麻貫不拘多少以線纏縛定再用半夏末

少許，生薑自然汁同浸少時，向火上炙，如乾又入薑汁內浸，再炙，以薑汁盡為度，焙乾為末，却入後藥　附子尖三箇
麝香一字　真腦子一字
右為細末，同前藥拌勻，煎金銀薄荷調服。小兒半錢，量歲數虛實增減服之

銀白散治小兒驚風

白术一兩，細剉，以一合菉豆炒香，去豆　乾山藥一兩
白附子半錢，文武火上炮令黃，地上去火毒　人參一兩
直僵蠶一分，洗去灰，微炒勿令焦　白茯苓一兩半
木香一分，濕紙裹煨　黃耆一兩　白扁豆一兩，微炒黃
川升麻一分，先進土焙乾　糯粟米半兩，炒黃
天麻半兩，剉，如蚕子大，麩炒黃　甘草一分，剉，炒令焦
藿香半兩，去土，生用
右為末，以好甕罐盛，遇有患，依湯使用之。常服米飲調下。小兒半錢，歲數以上加減用。慢驚搐搦，用麝香飯飲調下，日進六服。急驚定後，用陳米飲調下。驚吐不止，陳米飲調下。天柱倒，行步脚軟，濃米飲下。夾驚傷寒發搐者，薄荷葱白湯調下。痞氣腹急多渴者，百合湯調下。赤白痢不思乳食者，生薑三片，棗五箇，陳米一合，煎飲調下。嗞食不知飢飽，不長肌肉，麥蘖一把，炒，薑湯調下。暴瀉，紫蘇木瓜湯調下。形神脫，欬言不正，及大人吐瀉，藿香湯下二錢

寶慶方雞舌香散，治嬰孩小兒驚風搐搦，用藥却退，再被驚者，仍要發搐

雞舌香一錢，焙　黃耆一分，用蜜炙　辰砂二錢
五靈脂半錢
右為末，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三五歲一錢，糯米飲調下，不拘時候

治小兒驚風不省，用藥無効者

蝎梢　朱砂
右並為細末，地龍水浸取涎，和作丸子，放地龍於舊穴，煎金銀薄荷湯下

又方

蜈蚣　蝎梢　白附子各一錢　腦子少許
右並為細末，每用一字，薄荷水調勻，吹兩鼻內，得嚔便安

經濟小兒保命方書利驚丸，治小兒五歲蘊積作熱，暴發驚證，手足搐動，目睛上視，腹肚壯熱，大便秘澀，乃陽之證也

天南星地裹取一錢末　巴豆去油去殼，秤半分
全蝎二枚　白附子炮，半錢　滑石半錢
右為細末，以水滴麫為丸，如麻子大，以辰砂為衣。每服量大小加減，用薄荷湯吞下。挨下惡物痰積，用黃金散調理

黃金散方，治驚後餘熱未退，間能驚躍緊搐，潮疾氣伏，煩躁啼哭等證

人參一錢　防風一錢　辰砂一錢　川鬱金一錢
鵬砂半錢　酸棗仁一錢　白附子半錢，炮　雄黃半錢
右逐一修製，研為細末，每服一錢匕，薄荷湯調下

治小兒一切驚疾，不問陰陽久近急慢證候，並宜服此大驚散，常服壓驚鎮心，永無諸驚

人參半兩　白茯苓二錢　白僵蠶二錢，炒　青礞石二錢，火煅
全蝎五枚　天南星二錢，炮　白附子二錢，炮　粉草二錢，炙
辰砂二錢　麝香一錢　金薄十片　銀薄十片
右逐一研為細末，却入金銀薄、麝香和勻。每服一錢，以薄荷湯調下

金薄丹砂散，治一切驚候

人參一錢　白术　甘草　茯苓各一錢
犀角　南鵬砂各一錢　白藥子　牙硝
甜硝各半錢　龍腦　麝香任意使
右件十三味為末，以合收之。每服半錢一字，用金銀麥門冬湯調下，或薄荷湯亦得。無病小兒，三五日一服，永無諸疾

肘後方救小兒一切驚歌

一分朱砂蝎一枚，此方偏療小兒災，那堪更用生人血，急於手指用針刺一兩滴血，如無以雞冠血代之甚麼驚風敢到來
右件以葵荷生薑汁化下

劉守真宣明論方碧雲散，治小兒驚風有涎

膽礬半兩，研　銅青一分，研　粉霜　輕粉各一錢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薄荷湯下。中風，漿水下。如吐多不定，煎葱白湯投之立止効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青金丸，治小兒驚風，體熱喘大，涎軟心忪，煩赤大小便不利，夜臥不寧

膩粉　滑石各一兩　天南星八錢炮　巴豆五十箇取霜
青黛二錢半
右為細末，白麪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五丸，薄荷湯下，至十丸，桃心湯下，微宣取劾惡，證水下十五丸。兒大小以意加減
韓義和烟霞聖效方銀白丹，治小兒一切驚風出妙選方中
白僵蠶　天南星一半生一半炒各半兩　全蝎
白附子各一分　牛黃　麝香　粉霜
朱砂各半分　大棗二三枚蒸
右件為細末，與棗泥同和成丸，如黍米大。每服五丸至十丸，薄荷湯下。此藥不可多服，多服者恐小兒後却生瘡腫
田氏保嬰集急取豬乳細研，辰砂、牛黃各少許，調抹口中，神劾。乳母服防風通聖散三劑，其驚自銷
御藥院方引風湯，治大人厥顛，口有涎沫，牽引口眼，手足少小驚風瘛瘲，日數十發，醫所不治
大黃生　乾薑生　龍骨各四錢　桂三錢
甘草炙　牡蠣炒各一錢　凝水石生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石膏　紫石英各六錢
右為麁末，每服三錢，以水一盞半，煎取七分，清汁食後臨卧溫服。小兒以意斟酌與服
聚寶散治小兒一切驚風壯熱，涎多，精神昏憒，目睛上視，手足搐搦，飲驗多驚
朱砂二兩　犀角屑　西琥珀　玳瑁
茯神　珎珠各一分　南鵬砂　龍腦各一錢
牛黃　麝香各半錢　人參　茯苓各三分
紫河車二兩　甘草生一兩　銀薄五片研
右為細末，煉蜜和丸，如鷄頭大，每兩作三十丸。每服半丸，煎薄荷湯化下，乳後常服。安鬼定魂，治驚寧神，響音聲，利咽喉，解諸毒，凉上焦，療驚搐
烏犀丸治小兒驚風癇病及諸風手足搐搦不定
天南星炮裂　白附子炮裂　乾蝎微炒　烏犀角屑
天麻各一分　白花蛇半兩酒浸去皮骨焙乾秤
已上六味為細末，以無灰酒一小盞同入銀器內煎，令稠，則入後七

味同和為丸
牛黃　麝香　膩粉　龍腦各一分
朱砂半兩水飛　水銀以棗少許研至盡一分
虎睛一對酒浸微炙為末
右七味都研令勻，入前膏子為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丸，用竹瀝下。不拘時候，量大小以意加減
大水銀珠丹，治小兒驚風壯熱，涎多，發癇，手足搐搦，目睛上視，及風蘊痰實，心膈滿悶，嘔吐痰涎
黑鉛味十遍秤三兩與水銀結沙子分為小塊同甘草十兩水煑半日候冷取甘草細研　水銀　鐵粉各三兩
朱砂飛半兩　天南星炮為末三分　膩粉研一兩
右同研細，以麪糊為丸，如麻子大。每一歲兒服一丸，用薄荷蜜湯，利為度，未利再服，乳食後服
水銀褊丸子，治小兒驚風壯熱，涎甚喘急，或發搐搦，或目睛上視，及因乳哺不節，胃滿嘔逆，精神迷悶，發癇瘈瘲，並宜服之
水銀　黑鉛各一兩與水銀結沙子　乾蝎全者

膩粉　鉛白霜研　青黛研　百草霜研
牛黃研各一分　香墨燒淬　黃明膠炙令黃燥一錢
巴豆一兩去皮心膜紬黃令黃
右為細末，入研藥末勻，以陳粟米飯和丸，如菉豆大，捏褊。每一歲兒服一丸，二歲服二丸，三歲服三丸，四歲已上服四丸，用乾柿湯下，薄荷湯亦得。更審虛實加減服，利下青粘滑涎為度，乳食後服，不得化破
大惺惺丸治驚瘖目病及諸壞病，不可具述
辰砂研烏卜　青礞石　金牙石各一錢半　雄黃一錢
蟾灰二錢　牛黃二分半另研　麝香半錢另研
龍腦二分半另研　蛇黃醋淬五次三錢
右研勻細，水浸蒸餅為丸，朱砂為衣，如菉豆大。百日兒每服一丸，一歲兒每服二丸，薄荷湯溫化下，食後
雄黃丸治小兒諸般驚類癇，初降誕下，便與乳母帶，辟諸驚忤之氣
雄黃一兩　虎頭骨炙　猢猻頭骨各三分炙
麝香　白龍腦　乳香各一分　降真香末

蕓香　白膠香　鬼臼去毛各一兩為末
大蛇頭一枚炙
右件都研勻細用熟棗肉和丸如彈子大初降誕兒煎熱一丸次用
綠絹袋子帶一丸於身辟一切驚忤之氣
施圓端幼方大青膏治小兒驚風體熱表中風寒面赤喘麁身熱上當發
散皆可服之錢仲陽方
明天麻一兩　白附子六錢　蝎尾二錢　朱砂二錢
烏蛇酒浸一分　天竺黃　麝香各一錢　青黛四錢為衣
右為細末生蜜為丸如櫻桃大青黛為衣每服半丸至一丸與牛黃
膏同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牛黃膏治驚化熱涼膈鎮心除咳嗽止煩熱青濟方
甘草生　明雄黃　牙硝各半兩　寒水石生二兩
鬱金二錢　菉豆粉一兩　片腦二錢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櫻桃大金薄為衣每服一丸薄荷水化下
一字散主驚風感風
麻黃　白芷　天南星炮熟　白附子

又為末荊芥湯下
續刊經驗良方治小兒驚疾皆因積風熱成痰涎驚藥多用生硃蝎附性
烈力大嬰兒腸胃脆弱多不能堪往往致害近得一方用遠志去心煎湯
隨時飲之遠志性平和益心去涎設誤投之亦自無害況有奇效
又欲投藥不問何證先以薄荷湯磨木香烏藥麝香少許灌之使關節通
透然後投藥則藥力無不到不然藥則不及多致偏廢此最利害不可不
知
又方寒水石散小兒之病多因驚則心氣不行鬱而生涎遂成大疾宜常
服利小腸去心熱自少驚涎亦不成疾
寒水石　滑石各二兩　甘草半兩
右以水研如泔漿細研至無聲量兒大小暑月冷水調下寒月溫湯
調下被驚及心熱生臥不安者服之即安
油珠膏補脾胃潤心肺治氣逆嘔吐風痰作搐
石亭脂即生硫黃通如膩色者　滑石各半兩　附子炮去皮臍
半夏湯泡去皮臍　南星湯泡去皮臍各一錢半
右為末每服一錢以清虀水半盞滴清油一點如錢大抄藥在油珠

上須臾墜下却去其虀水止服油珠藥再服清虀水三五口並空心
下候一時方與乳如痰涎壅塞眼睛斜視速宜服之此二方救兒無
數
嚏驚散治驚
半夏生用一錢　皂角半錢
右為末每服少許用管子吹入鼻中立惺
截風丸治驚風痰搐
天麻　白僵蠶炒　南星炮各二錢　麝香少許
白附子炮　防風　赤蜈蚣大者一條酒炙
朱砂　全蝎焙各一錢
右為末煉蜜為丸梧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劉世榮保嬰集驗名方牛黃膏治小兒驚風欬嗽痰涎壅塞咽膈不利精
神昏憒並宜服之
人參去蘆五錢　甘草炙五錢　蛤粉水飛七錢　龍腦另研半錢
雄黃水飛七錢半　寒水石煅五錢　牙硝枯一錢
硃砂水飛五錢

右將人參甘草為細末入飛研藥令勻煉蜜為丸每兩作三十丸每
一歲兒服半丸煎薄荷湯化不拘時候
孫氏仁存活法秘方小黑膏治傷風發搐及慢驚脾風鼻流清涕
南星三箇燒存性　川烏三箇燒存性
玄參四錢　大薄荷葉四錢
右為末煉蜜丸如龍眼大每服一丸煎薄荷湯化下蘇沈良方與此
同但星烏各一箇薄荷玄參各五錢
烏犀膏治驚風發搐化痰退熱
薄荷葉一兩　烏藥一兩燒存性　京墨三錢
鵬砂三錢　麝香一錢　朱砂一錢　玄精石一錢
猪牙皂角一兩燒存性
右為末煉蜜丸如龍眼大每服一箇薄荷湯化下入梨汁一滴尤好
九龍控心散治驚風發熱涎盛喉內鳴
蜈蚣一條酥炙　鵬砂一錢　鉛白霜一錢　雄黃一錢
乳香一錢　臘茶末一錢　天竺黃一錢　全蝎一錢
麝香一錢

右爲末研合和勻用甆合盛坑地上五日每服一字至半錢麻汁調下急慢驚研薄荷自然汁調下

又方控心丸治證如前

天南星一箇炮爲末　乾薄荷末一錢

大活地龍九條入南星末令滾出盡取星末用

右用白麪少許爲丸如麻子大每服五丸薄荷湯下

辰砂膏治驚風痰搐傷風咳嗽

半夏一兩　南星一兩二味用白礬水浸二十一日一日一換曬乾又換浸焙乾　全蝎一二箇炒　天麻半兩

朱砂二錢

右爲末蜜丸如龍眼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一字散治驚風神困不醒

南星半兩炮　蟬殼一分淨　蝎去毒一分　僵蠶去嘴炒一分

右爲末入大參魁一分入在酸石榴皮內鹽泥固濟燒存性去榴皮不用取藥研細每服一錢湯調下入紅酒數滴和勻服

小黑膏治驚風發搐慢脾風及鼻流清涕方在傷風類

防風丹治驚風神困不醒

全蝎　白附子

右爲末蜜丸如龍眼大每一丸用麝香荊芥湯下

清心散

牛黃半兩　朱砂一錢　麝香一錢　天竺黃

蝎梢　鈎藤三味各半兩

右爲末新汲水調下半錢不以時候

眞珠散治驚風發搐化痰退熱

朱砂一分　眞珠末二錢　雄黃一分　全蝎一錢

蟬退七箇

右爲末每服一字至半錢煎金銀薄荷湯下竹瀝調尤好

紅丸子治一切驚癇化痰

白礬一兩枯出火毒　半夏一分炮　雄黃一錢二分半

朱砂一錢二分半

右將半夏末作生薑自然汁煑糊丸如菉豆大每服二十丸以痰不作爲度以一半朱砂爲衣

大驚丸治驚風諸癇壯熱昏憒神志恍惚痰涎壅塞或發搐搦目睛直視

青礞石研一錢　雄黃研飛一錢半　鐵粉一錢半

朱砂研飛三錢　蝦蟆灰一錢半　蛇黃醋淬九次飛研二錢

右研勻以水浸蒸餅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煎薄荷水磨剪刀股水化下日二三服此藥治驚化痰涎不用銀粉小兒臟腑口齒腸胃柔弱凡用銀粉藥切須愼之

奪命散治一切風痰潮搐

青礞石一兩　焰消一兩

右同入坩鍋內用炭火煆紅爲度令如金色取去研爲細末治驚痰壅上有熱如火者薄荷自然汁入蜜些小調微温服之良久其藥自裹痰墜下隨大便過痰涎與藥夾和稠粘如膠乃藥之効却用退熱祛風截驚之藥慢驚慢脾亦以痰涎潮上塞閉咽喉藥食俱不可下醫者技窮勢逼以待盡而已殊不知世有此僊方但用此藥以青州白圓子再研爲末煎如稀糊入蜜調服其涎則墜下入腹次服治慢驚藥其痰過時一如前説不動臟腑不傷眞氣但見藥雜其稠涎亦無糞始知此藥之功此藥乃治小兒驚風一要藥然亦可治大人風

痰眞僊藥也

治急慢驚風危極不可救先當兩乳頭上男左女右灸三壯次灸顖會三壯手足大指當甲角以物縛兩手作一處以艾騎縫灸男近左邊女近右邊半甲半肉之間灸三壯先脚後手可治陰陽諸癇病曾用起死甚妙甚北人方

曹世榮活幼心書順搐散解男右女左搐不順者

枳殼如前製　鈎藤去鈎　荊芥　羌活

防風　甘草六味各半兩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順切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温服或入薄荷同煎

琥珀抱龍丸　抱龍之義抱者保也龍者肝也肝應東方青龍木木生火所謂生我者父母也肝爲母心爲子母安則子安况心臟神肝藏魂神魂既定驚從何生故曰抱龍丸理小兒諸驚四時感冒風寒温疫邪熱致煩躁不安痰嗽氣急及瘡疹欲出發搐並宜可投其藥性温平不僭不燥常服祛風化痰鎮心解熱和脾胃益精神

眞琥珀　天竺黃　檀香　人參去蘆

白茯苓去皮五味各一兩半　粉草炙兩去節　枳殼如前製

枳實如前製二味各一兩　水飛硃砂五兩，先以磁石引去礦屑，次用水乳鉢內納杵，取浮者，飛過淨器中，澄清去上餘水，如此法一般精製，見水砂盡，曬乾用

山藥去黑皮，一斤剉作小塊，慢火炒令熱透，候冷另　南星一兩剉碎，另搗臘月黃牛膽汁，臘然一次　金薄百斤去護紙，取見成藥一兩，同在乳鉢內極細杵，仍和勻前藥末用

右前十二味，除硃砂金薄不入碾內，餘十味檀香不過火外，九味或臘或焙，同研為末，仍和勻硃砂金薄，每一兩重取新汲水一兩重，入乳鉢內略杵勻，隨手丸比櫟〇大一粒，塗乾曬露，略曬日色燥甚則拆裂，宜頻放當風處，取其自乾。治法並用葱湯，無時化服，或薄荷湯。痰壅嗽甚，淡薑湯下。豆瘡見形有驚，溫淨湯下。心悸不安，燈草湯下。暑天迷悶，麥門冬熟水下。百日內嬰孩每丸作三次投，二歲以上者止一丸或二丸。其品劑修合之時，但缺一味不依製度，必無效矣。常用瓷瓶入麝香同收，毋使散泄氣味，入珍珠末一兩合和，名金珠散，蓋珍珠能鎮心寧肝，墜痰尤效，治法湯使同。煎此藥乃家傳秘方，嘗自精製出贖，人多信用，取者甚衆，今推誠刊行，願與天下共之，非敢自矜，特以全嬰為念耳

截驚丸　治驚風搐掣，煩燥有熱，兩目上視，口噤牙關

龍膽草去蘆　防風去蘆　青黛　鈎藤和鈎

淨黃連各五錢　牛黃　甘草　朱砂水飛者，八味

薄荷葉二錢半　麝香半錢

右除牛黃麝香外，餘八味剉曬或焙為末，仍同前二味乳鉢內杵勻，煉蜜丸如芡實大，每用一丸至二丸，溫湯化服，或茶清

不驚丹　治因驚氣而吐逆，作搐痰涎壅塞，手足掣縮，目睛邪視，常服疎風順氣，自不作驚，和脾胃，進飲食

枳殼同上製一兩　淡豆豉啥乳　茯神去皮木根

南星同上製三味各半兩　蝎梢五十尾去尖毒

淨蕪荑二錢半先入乳鉢內極細研爛

右除蕪荑外，餘五味焙為末，再同蕪荑乳鉢內杵勻，醋煮糯米粉糊為丸，周歲內嬰孩粟米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乳汁下；三歲以上者麻仁大，每服五十丸及七十丸，溫米清湯下，候一時得喫乳食

遇諸塗救治驚風，　大德戊戌夏因幹出郭至五里外，見有夫婦二人抱子而哭於道旁，問之，荅曰入城探親，三歲孩兒忽得驚風，不省人事。觀其面青黯色，目閉神昏，診之六脉全無，按太衝脉沉而微有餘，顧曰毋慮，此子可救。且左右竟無人家，遂於路側拾得破盌半邊，有薑小塊，細嚼捻汁盌中，用五苓散、蘇合香丸、寬氣散澆水調和，灌下十數次，漸覺氣回，聲出目開，自此蘇矣。謹附卷末，同志鑒之

危亦林得效方　利驚蟬退散　治驚風天瘹，心熱夜啼驚癇

蟬退六十箇去土足　荊芥穗一兩　甘草半兩炙

大黃半兩紙裹煨　黃芩半兩去朽　蝎梢五十箇去毒

右剉散，每服二錢，水一盞，白茅根煎溫服。夜啼蟬退，疹瘡紫草，得利止。驚風形證不明，言其陰證渾身又溫，若作陽證又不大搐，乃陰陽不和，宜防風溫膽湯同下大驚丸、小驚丸均可用方並見前

涼驚小驚丸

鬱金皂角水浸煮二箇　黃連　牙硝

木香不見火　藿香　龍膽草各五錢　全蝎去毒六箇

右為末，糊丸，用雄黃、朱砂、麝香、金銀薄為衣。　風癘是驚熱重，麻仁蟬退防風。　白痢白薑罌粟殼。　赤痢甘草烏梅。　潮熱桃柳枝。　鎮驚薄荷燈心。　吐藿香。　瀉木瓜陳米。　夜啼燈心薄荷竈心土。　精神不爽冬瓜子仁。　大便不通枳殼大黃朴硝。　盤腸瘹氣鈎藤，天瘹亦用。　欬烏梅桑白皮。　吐不止丁香末。效黃荊葉。　常服金銀薄荷並酌量用

鈎藤飲　治一切驚風潮搐，眼視昏迷，但是驚風變易，皆可服之

麻黃去節　粉草各三錢　蟬退五箇去土足

升麻三錢　龍膽草二錢　川芎　天竺黃

鈎藤　羌活　獨活　防風各二錢

右剉散，每服二錢，竹葉三片，薄荷三葉煎，不拘時溫服

塗顖法　不但初生，但有風證即用

右以麝香、蝎梢、薄荷葉、蜈蚣半、黃青黛共為末研勻，用棗肉膏調新綿上塗勻，貼火炙煖手頻熨之，百日外兒更可用浴體法

浴體法　驚風及傷風不醒，漸傳風證，僵仆昏可用

右用天麻、蝎尾、朱砂、烏蛇肉酒浸、白礬、麝香、青黛為末，每三錢，水三椀，桃枝一握并葉煎十沸，溫熱浴，勿浴背

蛇頭丸。若見搐搦不已，驚狂迷悶，角弓反張，或昏沉啮齒，雙目直視，頻哭不省，變為癇證，亟宜服此藥以除之。却不可多進，更須以踈風藥相間調理。凡服此藥，亦須先以木香、烏藥、枳殻、檳榔磨少許灌之，却服，庶使關節通透，藥力無不到

花蛇頭 酒浸去皮骨五錢　全蝎 十五箇去毒

紫粉 五錢　生麝香 半錢　五靈脂 五錢　朱砂 三錢

真鬱金　沉香　白附子 各五錢　金薄

銀薄 各五十　蛇含石 二兩，炒，窩煅令赤，瀼煮甘草湯淬，以手拈淨為度，方可用

右為末，煉蜜丸小指頭大，每服大者一丸，小者半丸，隨證依後大風膏湯引下。一方加防風、僵蠶、南星、天麻各五錢，片腦子半分

大風膏。定諸般風搐

花蛇 酒浸去皮骨　蜈蚣 酒浸去[illegible]一條

全蝎 五箇去毒　蛇含石 二兩，燒紅醋淬七遍　天竺黃 五錢

大赭石 一兩，燒醋淬七遍　天麻 三錢　防風 一兩

青黛　紫粉 各三錢　僵蠶 炒去絲五錢

白附子　辰砂 各五錢　麝香 半錢

天南星 三兩，薑汁浸，焙乾

右為末，煉蜜丸，又留用麪糊丸如小指頭大，每服大者一丸，小者半丸。慢驚冬瓜子仁煎湯下，搐搦雞冠血、薄荷，急驚斑竹葉、薄荷化誘桑白皮湯，退潮熱薄荷磨刀水，止嗽北五味子、杏仁，夜啼燈心灶心土，燀退煎湯濃磨灌下

防風温膽湯。消痰順氣踈風

半夏　枳殻 去瓤麩炒　茯苓 各半兩　陳皮

防風 各二錢半　甘草 一錢半　人參 二錢

右剉散，每服一錢，入生薑、紫蘇葉同煎服效

人參羌活散。治壯熱涎潮，牙關緊急

柴胡 去苗半兩　地骨皮 去土　前胡 去苗各二錢半

天麻 酒浸炙二錢半　人參 去蘆　芎藭

獨活 去蘆　羌活 去苗　枳殻 麩炒去瓤　茯苓 去皮

甘草 各半兩　桔梗 二錢半

右剉散，每服二錢，水一盞，薄荷少許，煎温服，不拘時候

銀白散。治或吐或瀉，涎鳴微喘，露睛驚跳

石蓮肉　白扁豆 炒　茯苓 各一分　人參

天麻　白附子 炮　全蝎 炒　木香

甘草 炒　藿香 各半分　陳米 炒香三錢

右為末，每服一錢，薑一片，冬瓜子仁七粒，同煎，或用陳米飲調下。此藥助胃祛風，作慢驚通用

李惠德生堂經驗方：虛陽怔忪，氣怯神散，痰涎來去，其瀉必青，漸生風，而未至於風也。驚邪入心，則面紅臉赤，惕惕夜啼；驚邪入胃，則面黑惡叫，當㖩咬牙；驚邪入脾，則嘔吐不食，虛汗多睡。治法鎮驚化痰，安神定志，亦須究竟其藏受病之處而調理之。有所謂温驚則當利之。先用艾灸，是為活法。脇中驚啼，聲浮者易治，聲沉不響者難治。凡有急慢風證，先用擦牙藥。驚風首用此一方

治小兒急慢驚風，迷，以男左女右之手第二指屈勾拳，取其第一節縫頭，用麻子大艾炷一丸灸之，即愈。危者二三壯，此法本堂試用，萬無一失，其應效如響

治驚神應散

雄黃 二錢　朱砂 一錢　全蝎 七箇去毒　蜈蚣 一條大

僵蠶 十箇直者炒

右為細末，每用半錢，薄荷湯調服

青金丹。治小兒諸風諸疳諸痢，出東坡家藏方，神効

青黛 七錢半　雄黃　胡黃連 各五錢　朱砂

膩粉　熊膽 温水化　白附子　蘆薈 各二錢半

水銀　蟾酥 各皂子大　麝香 一錢半　鉛霜

龍腦 各一字

右同入乳鉢內再研令勻，用猪膽一箇取汁熬過，浸蒸餅少許為丸如黃米大，曝乾。二歲可服二丸，量小兒大小加三丸。驚風諸癇，先以一丸温水化滴鼻中，令嚏，戴目者當自下，搐搦亦定，更用薄荷湯下。諸痢，粥飲下。變蒸寒熱，薄荷湯化下。諸瀉痢，米飲湯化下。疳蚘蟲咬心，苦楝子煎化下。鼻赤爛，口齒疳蟲，口瘡等，乳汁研塗。疳眼雀目，白羊子肝一枚，竹刀兒批開入藥，麻縷纏定，米泔煮令熟，空腹服。乳母忌毒魚、大蒜、雞鴨、猪肉。此丸療小兒諸疳至良。予目見小兒病疳瘠盡，但粗有氣者，或下蟲數合，無不即瘥而肥壯無疾，數能再生小兒

也用之有益

衛生至寶黄白丹治小兒驚風

雄黄　白礬生等分

右研細。以黄蠟鎔化入藥。丸如菉豆。或黍米大。以麝香朱砂養之。量大小服。取青綠物自大便出愈

星香散治小兒驚風

南星七錢半　木香　防風　甘草各二錢半

僵蠶去絲嘴炒　蝎梢各半兩

右㕮咀。每服二錢。重薑五片。水一大盞。煎服

袁當時大方全蝎散。治小兒驚風中風。口眼喎斜。語言不正。手足偏廢不舉。趙開閑先生方

全蝎去毒　白僵蠶炒去絲嘴　川芎　黄芩

天南星炮　甘草炒　赤芍藥　麻黄去根節

天麻各三錢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七片。煎至六分。不以時服

朱砂丸治驚風搐搦。目睛上視。涎盛不省人事

朱砂二錢水飛　麝香一錢

臘月牛膽南星末二兩

甘草炒半兩

右為細末。水和丸如粟米大。二歲兒一丸。熟湯磨化下

鷄清散治驚三服見効

赤足蜈蚣一條薑汁浸一夕炙黄　馬牙消別研一錢

僵蠶直者一錢炒去絲　白附剉末一錢　定粉別研

石膏一錢半煅為末　蝎尾一十四箇去毒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大兒半錢。鷄子清調下。連進三服。人參茯苓湯下

小兒灸法。孫思邈千金翼方曲澤主心下澹澹喜驚。陰交氣海大巨主驚不得臥。陰蹻主臥驚視如見星。大鍾郄門主驚恐畏人。神氣不足。然谷陽陵泉主心中怵惕恐人將捕之。解谿主瘈瘲而驚。少衝主太息煩滿少氣悲驚。行間主心痛數驚。心痛不樂。陽谷主風眩驚手捲。厲兑主多臥好驚。腋門主喜驚妄言面赤。神門主數噫恐悸少氣。間使主喜驚瘖不能言。三間合谷主喜驚。陽谿主驚瘈。通里主心下悸。大陵主心中澹澹驚恐。手少陰陰郄主氣驚心痛。天井主驚瘈。僕參主洩出而驚。腕骨主煩滿驚。

太平聖惠方小兒癎中驚目不合。灸屈肘横文中上三分各一壯。炷如小麥大。小兒癎中驚掣。灸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各一。炷如小麥大。名厲兑穴

楊子建萬全護命方灸小兒身强角弓反張。灸鼻上入髪際三分。三壯。次灸大椎下節間三壯。炷如小麥大。小兒但是風病諸般醫治不差。灸耳上入髪際一寸五分。嚼而取之。蟀谷穴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八　二支

兒　小兒證治十一

小兒急慢驚

論

張子和儒門事親書發驚潮搐證。夫小兒三五歲時。或七八歲至十餘歲。發驚潮搐。涎如拽鋸。不省人事。目瞪喘急。將欲死者。內經曰。此皆得於母胎中所受悸惕怕怖驚駭恐懼之氣。故令小兒輕者為驚弔。重者為癇病風搐。為腹中積熱。為臍風。已上證候。可用吐涎及吐之藥。如吐訖。宜用朱犀腦麝清涼墜涎之藥。若食乳之子。母亦宜服安魂定魄之劑。定志丸之類。如婦人懷孕之日。大忌驚憂悲泣。縱得子必有諸疾　小兒手足搐搦證。李氏一小兒病手足搐搦。以示戴人。戴人曰。心火勝也。勿持捉其手。當從搐搦。此由乳母保抱太極所致。乃令掃淨地。以水洒之。乾。令復洒之。令極濕。俛臥兒于地上。良久。渾身轉側泥涴皆滿。仍以水洗之。少頃而差。養生必用論急慢驚風。小兒驚癇。古醫經方論但云陰陽癇。而今人乃云急

慢驚。今立方一准古聖賢為治陽癇屬腑。於治癇方中去温藥。陰癇屬臟。於治癇方中用温藥。寒温等藥。皆於治癇方中增損之。則無失。又小兒蟲證與癇相類。學者審別之。戴切如切析書闕孝忠附方論小兒急慢驚。古書無之。惟曰陰陽癇。所謂急慢驚者後世名之耳。正如赤白痢之類是也。陽動而速。故陽病曰急驚。陰靜而緩。故陰病曰慢驚。此陰陽虛實寒熱之別。治之不可悞也。急驚由有熱。熱即生風。又或因驚而發。則目上目劄。涎潮搐搦。身體與口中氣皆熱。及其發定。或睡起。即了了如故。此急驚證也。當其搐勢漸減時。與鎮心治熱藥一二服。直訣中壽星丸。鎮心丸。抱龍丸。辰砂丸。及至寶丹紫雪之類。候驚勢已定。須臾以藥下其痰熱。直訣中利驚丸。軟金丹。桃枝丸之類。或用大黃朴硝等藥。利下痰熱。心神安寧即愈。治急慢驚。世人多用一藥。有性温性涼。不可泛用。宜審別之。又治慢驚藥宜去龍腦。縱須合用。必以温藥為佐。或少用之。萬全方小兒諸風并天瘹客忤方論。小兒有急驚候。有慢驚候。又有天瘹候。又有客忤候。此數者大同而小異。若身體壯熱。忽然之間。四肢抽掣。痰壅口噤。謂之急驚。身體壯熱。心神不安。嘔吐痰涎。睡中多驚。乍發乍靜。荏苒經日。謂之慢驚。皆由內有積熱。外感風邪。候有遲速。因而為名。其曰天瘹者。蓋出於驚風之候也。以

其手足搐搦。眼目上戴。如魚之著釣。遂以為名。大抵因驚而生熱。因熱而生風。指病而謂之驚風。指候而謂之天瘹。治法亦同。其所謂客忤者。取其觸忤之意。小兒未有所識。外人適至。因而驚忤。故曰客忤。古人論說。謂人從外來。衣服經履鬼氣。或牛馬之氣。皆為忤也。其狀吐下青黃赤白。腹痛夭矯。面色變易。狀貌似癇。眼不戴上。其脉弦急數者。是其候也。故治法有用粉丸并法術者。戴切切析書張杲醫說急慢驚風。小兒發癇。俗云驚風。有陰陽證。因身熱面赤而發搐搦。上視。牙關緊硬者。陽證也。因吐瀉或只吐不瀉。日漸面色白。脾虛成冷。而發驚不甚搐搦。微微目上視。手足微動者。陰證也。陽證用涼藥。陰證用温藥。不可一槩作驚風治也。又有一證。欲發瘡疹。先身熱驚跳。或發搐搦。此非驚風。當服發散藥。鄭端友全嬰方分陰陽癇證。吐虛者曰慢驚風。瀉虛者曰慢脾風。吐瀉虛者曰陰癇。吐熱驚搐曰陽癇。慢驚風眼偏喜闔。慢脾風眼偏喜開。陰癇眼半開半閉。陽癇眼半鮮半青。急驚風十生一死。慢驚風十死一生。　論陰陽癇證。閻氏云。急慢驚。古人書無之。惟曰陰陽癇。所謂急慢驚風者。後世名之。大抵治法須判陰陽。陽癇急驚。陽動而速。身熱脉浮。口中氣熱。大便實而小便赤。或食或不食。其病在腑而易治也。陰癇慢驚。陰靜而緩。身涼脉沉。口中氣冷。大

便瀉而小便青。或吐或不吐。其病在臟。故難治也　論半陰半陽。身熱脉浮。精神恍惚。或吐或瀉。不思乳食。發搐者。即是半陰半陽合病。身涼脉沉。精神倦怠。不吐不瀉。又能乳食。發搐者。亦是半陰半陽合病。正如傷寒半表半裏之義也　論急慢驚互變。閻氏云。治急慢驚風。古人多用一藥。有性温性涼。不可泛用。宜審別之。錢氏云。急驚合涼瀉。慢驚合温補。此是定法也。其間有急驚涼瀉而不愈。變為慢驚。有慢驚温補而不愈。變為急驚。互相更變者多矣。所以古人撰一方一藥。治急慢驚。觀互變之證。其意有理。惜乎當時有失詳注。如兩證交互者。宜用通治急慢驚藥　論急驚變為慢驚。急驚變為慢驚者。因壯熱精神恍惚。忽發驚搐。醫以吐下藥太過。多以涼驚藥不愈。荏苒經日。脾虛不實。昏睡露睛。涎鳴氣粗。肢冷肚疼。時作瘛瘲。此急驚變成慢驚也。張氏云。急驚不除。進退不定。荏苒經日。乍靜乍發。嘔吐痰涎。喝氣潮搐。為慢驚　論慢驚變為急驚。慢驚變為急驚者。因傷乳食。或吐或瀉。時作瘛瘲。醫以温熱藥太過。以暖驚藥不愈。體熱涎盛。面紅目赤。大便不通。小便赤澀。舌白唇紅。忽發驚搐。此慢驚變成急驚也。錢氏云。慢驚多因性太温。及熱藥治之。有驚未退。而別生熱證者。有病愈而致熱證者。有反為急驚者甚多。已上二證互相更變者

蓋小兒易虛易實也。李橿小兒保生要方論急慢驚風乃陰陽癎證候。小兒發癎。聖人首說陰陽癎。俗能分耶。俗云驚風有陰陽證。因身熱面赤而發搐搦。目上眎牙關緊硬者陽證也。因吐瀉。或只吐不瀉。日漸面色白。脾虛或冷而發驚。不甚搐搦。微微目上眎。手足微動者陰證也。陽證用凉藥。陰證用溫藥。不可一槩作驚風治也。又有一證欲發瘡疹。先身熱驚跳。或發搐搦。此非驚風。當服發散藥。施䕻續易簡方小兒驚例。兒醫之難尚矣。急者深疢之驚風。急慢之候皆可畏。俗惟慢驚愁殺我為說。且如小兒或因吐瀉。或只吐不瀉。或久瀉不吐。脾土既虧。日漸困悴。面青神慢。冷而發驚。不甚搐搦。微微上視。手足輕動。此慢風候也。局方出藥固多。兼治急慢兩證。皆失乎凉。近世明醫以白丸子末與金液丹末等分。蒸餅為丸。如小菉豆大。米飲送下。如未能嚥。清飲調徐徐飲之。痰多加白丸子。瀉未止加金液丹。風定即當調脾。惟四君子湯加䕡豆山藥各炒為末。每半錢。薑棗煎服。若欲主風。四君子湯加半夏麴炒沒食子等分。入冬瓜子數粒同煎。若虛甚作慢驚。脉來微緩。研寒靈丹二三粒。十分極細。米飲調下。若困而不醒。只以附子半錢切碎。水一盞。薑三片。丁香五粒。煎四分。溫灌之。醒即住。藥皆量兒之大小加減與之。或已作風候。雖有既濟丹來復丹二藥品味銅類可用。莫若八神來復丹為佳。蓋以來復丹加南星半夏二麴為巧。若四肢厥冷。黑附子尖二箇生去皮。蝎梢七箇。熟礬黃末一錢匕。十分細末。薑汁和丸。小菉豆大。一歲兒十丸為準。米飲下。治慢急諸驚。大槩如此。若急驚候。其證身熱面赤。或唇紅脉數。或搐搦上視。或牙關緊急。咬齒有聲。或身腰反折。宜進少蘇合香丸。次以白丸子末加全蝎殭蠶末。淡生薑湯入參湯。任意調服。此順氣下痰解熱散風之劑。或關格未利。宜以麝香當門子研細。薄荷湯調下。有頃刻十發者。以生地龍一條去土。入五福化毒丹一丸。同研如泥。爛薄荷湯少許調灌。治急驚諸證。大槩如此。其他不敢專其治。詳見和劑類例中。僧本璿醫學證類。小兒患急驚發熱證。蘇合香和青州白丸。薑湯調下為妙。熱盛者下痰去熱即愈。一味麝香當門子。薄荷湯磨下。無不定者。倉卒只以生薑薄荷研取自然汁灌之。自佳。若吐瀉後為慢驚慢脾。家難治。其法惟當溫中補氣。踈風化痰。但當漸止其本藥。亦忌於大過。蓋脾虛不能勝。則證並變亂。不可不知。小兒以胃氣為主。四君子湯乃其聖藥。錢氏惺惺散。雖感胃發熱。亦必以參苓白术為主。若吐瀉痢驚之類。調胃氣藥尤不可闕。其稟性中寒者。理中湯當時時服之。怯甚者可朮附湯。若脾虛作慢驚慢脾。四君子湯加附子。或以寒靈丹兩

三粒為末。米飲調下。量大小加減最妙。小兒虛實惟以面色察之。若面赤唇腫燥。眼腫。氣喘促。為脾有熱。面青白。眼神慢。長噓氣。即中寒。脾胃虛也。演山省翁活幼口議。急慢驚風等證。驚者總名也。嬰孩小兒心氣不足。智志卒伏。恍惚無定。神不守舍。怯人怕物。漸作怖畏。怖畏之盛。已作恐懼。恐懼之多。乃抱怔忪。怔忪之久。則自惕悸。惕悸既有。癎疾已為。斯乃心氣不足而生之漸。但分輕重耳。又有心氣虛羸。暴觸作驚。更不由漸。即便面青唇白。視之定睛。目無所覩。聽之閉聵。耳無所聞。精神頓忘。心智全失。及至良久收斂。且五臟六腑虛處所受驚風而作疾。已述前議。然幼幼多因吻母不意之乳。耗其心氣。作驚以漸。凡小兒因水火所加者悸也。自跌撲所致者恐也。人物之所觸者悸也。惕惕不散。鬱鬱附於胃堂者怔忪也。是知積驚難散。由其不能自化。如恐恐悸悸者。蓋自能知之矣。不為積聚。且怖畏之誠常在其中。無以自遣。偶因觸鬪心神。其肝主風。其脾生痰。其肺作熱。其心發驚。四證相臨。重者先發。假如雷聲霹靂。至響不為咎者何。蓋聲相應。情無所加矣。惟有小兒在僻靜處。或神廟中。心存怖畏之時。忽被無知小人。戲叫鬼來鬼來。且兒奔走無門。驚氣入心。若不速利其驚氣。少頃則指甲黑。唇口青。所受重實。不可得療理。自古及今。調理嬰孩。最為難事。急皆為藥取愈。且驚風至難也。慢驚又難也。慢脾候尤難也。今摘述調理小兒至難者證候。前後有所不堪療理。或古人未備其意。或已著于集。後人未明者。今與詳急本末。開陳利害。猜於逆從。直徑可進。庶有益於學者。胃次務家治產之大。及仕宦子弟。易曉其理。幼幼陰陽。稍有偏側。遵而扶之。不至夭横。暇日熟研。可補緩急。良士一覩。足知野老肺腑。意不藏機。亦無緣飾巧偽。更無妄諂隱情。直欲普濟。使嬰孩初生。自幼至長。有患無疎。受疾不害。懽忻鼓舞。歌笑嬉娛。父母即無罹痛感頻憂苦之歎。怡然順事。不勝壽三。伏哉妙哉。至誠感獲休爲。急驚風證　逆證似順。議曰。順逆有別。陰陽不均。證候相加。色脉數亂。惟是驚風發作。撲脉察證以較之。陽候證脉俱得其陽。陽者順也。陰候證候俱得其陰。陰者逆也。陽候有陰脉者。其證欲傳陰候。得陽脉者。其證反是也。謂如急驚風乃是陽癎。得脉浮數洪紘。陽中之陽。又有得脉沉緩。陽中有陰。慢驚風乃是陰癎。得脉沉細遲弱。陰中之陰。又有得脉浮大。陰中有陽。所言逆證似順。乃謂陰中有陽。助陽不醒。回陽不生。其候偏虧。雖則陰中有陽。其陽非真脉。使疑貳不可玫理。詳而知之。察其可否而後已。衛生寶鑑。家古老人辨急慢驚風。急驚陽證。小兒咳痰熱於胃中。是少陽臟府受病。謂熱則生風。因聞大驚而作。所

謂東方實卦得火氣而發搐。火本動燄，須風而動。當用利驚丸、導赤散、瀉青丸、地黃丸。搐止，服安神丸。慢驚陰證　小兒吐瀉病久，脾胃虛損，大便不聚，當去脾間風。先以宣風散導之，後用使君子丸、益黃散。其利則止。若不早治，即成慢驚，名曰瘛瘲，以搐不甚搐，脾土虛損，致被肝木所乘。屬諸臟受病也。用溫補羌活膏主之　玉訣方小兒驚風候歌：面青呵欠即因驚，吼啞燒啼睡不寧。上竄嗆蟲頻發熱，見乳腸虛瀉痢青。此患先除驚氣，後退驚風，次下驚涎，後調胃氣乃安矣。載切切新書　未當時大方論曰：小兒之疾，驚癇最甚。古所謂陰陽癇者，即今所謂急慢驚風也。陰癇本於胎稟怯弱，或因大病吐利後，或熱極生風，或大驚受恐而成。面青白色，體冷口中風冷，反拗多啼，夜不得寐，手足瘛瘲，目睛上視，項背強直，牙關緊急，或嘔逆涎潮汗出，口眼相引，時發時止，心神恍惚，或加昏塞。此陰癇慢驚也。面色赤熱，元稟素盛，或因痰酸鹹滑膩生硬油麪之物，以致胃膈不利，心氣不通，痰熱相感，忽然發作，或因大叫大驚，恐悸震慴，以致膈有頑痰，肝動風熱，發則揚眉瞬目，搐手擲足，反張強直。此陽癇急驚也。大率治陰癇以溫藥，治陽癇以涼藥。大槩如此。然用溫藥者附子硃雄，不容不謹，否則寒痰未已，熱痰復起，傷生。用涼藥者輕粉大黃，不容不謹，否則熱未退，冷憊虛人。治法細審盈虛，明知乘損，則小兒之疾無枉已。醫者之德無罪戾

方

玉訣方治驚風候云。此因驚積涎實加胃膈。宜用生銀丸、烏犀膏，行風下涎 方並見本門

仙人水鑑治小兒睡驚丸

天南星一箇大者酒浸炒為末　乳香　水銀結成沙子

琥珀末各一錢　牛黃　白龍骨各半錢　青黛三錢

右細研入石腦油和。如有小兒急慢驚風，丸如紅豆大，用薄荷湯化破一丸，令小兒服，後睡覺頓安。如大人傷風，亦用薄荷湯茶嚼下一丸頓安

古方治小兒急慢驚風歌曰：一甕兒朱砂一甕兒雪，一箇大蟲一箇蝎，四味勻研化作塵，和時更用生人血。已上三方載切切新書

右以雀兒飯甕兒空者一箇，量飛過細朱砂一甕兒，膩粉一甕兒，雀兒飯甕兒內取出者蟲子一箇，全蝎微炒一箇，四味研勻，用乳汁調一字，令兒服之

王氏傳濟方稱銀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發搐不定，常服解心肺痰壅不利

水銀一兩黑鉛一分結砂子　膩粉一分研　乾蝎一分全整者

黃明膠一片慢火炙令黃　鉛白霜一兩研　青黛一分研

香墨一寸研　百草霜二兩研　牛黃一分研　川巴豆一兩去皮心膜炙令黃色研

右一味除合研藥外，細杵羅為末，再一處細研千百下，用粟飯為丸如菉豆大，捻褊。每服五七丸，乾柿湯下，薄荷湯亦得。更酌兒大小肥瘦虛實加減與服之。唯利下青黏滑涎為効

鎮心丸，治小兒急慢風驚，搐搦不定，中焦壅熱，化痰理驚

金銀箔各三十片　牛黃一錢研　茯神半兩去皮木

人參半兩　龍腦一錢研　防葵半兩　鐵粉半兩研

雄黃一分研　朱砂半兩研　犀角一分錯　龍齒一錢

大黃一分蒸

右十二味都研勻細，煉蜜為丸如小鷄頭大。每服看兒大小，薄荷湯化下。如大人心神不定，反多怔忪，亦宜服之

乳香散，治急慢風驚發搐

乳香半兩研　甘遂半兩

右二味同研細。每服半錢，用乳湯調下。用小便調尤妙

和劑局方定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天弔撮口，潮發搐搦，奶癇壯熱，昏塞不省

青黛研半錢　蟾酥乾者酒浸一宿一錢　麝香研一字

乾蝎全者七箇微炒　白附子炮為末半分

天南星炮為末一分

右件細研令勻，以粟米粥和丸如菉豆大，別以青黛為衣。每服一丸，荊芥薄荷湯化下。復困睡無疑。但有患者，先化半丸，滴入鼻中，嚏噴者必差。一本不用天南星

大天南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發搐，目睛上視，口眼相引，牙關緊急，背脊強直，精神昏塞，連日不省

龍腦研　牛黃研　乳香研各一錢　天南星牛膽製者半兩　人參　天麻去蘆　防風去蘆各一分

朱砂研三錢　乾蝎十四箇湯浸潤去土微炒為末

麝香研一錢半

右件研杵令匀。煉蜜和丸如大雞頭大。每服一丸。荊芥薄荷湯化下。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服。不計時候

至聖保命丹治小兒胎驚內弔。腹肚堅硬目睛上視。手足抽掣。角弓反張。但是涎痰壅盛。一切急慢驚風。悉皆治之

全蝎十四箇　白附子　天南星炮　白殭蠶直者炒
朱砂研　麝香研各一錢　防風去蘆叉　天麻各二錢
金箔十片　蟬蛻去泥一錢

右為細末。入研藥和匀。以粳米煮飯。取中心軟者搜為丸。每兩作四十丸。初生兒半丸。乳汁化下。周歲兒一丸。金銀薄荷湯化下。十歲已上有急候者二丸。薄荷湯化下。常服鎮心安神化痰。除一切驚風證候。

蛇頭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抽掣。眼睛直視。角弓反張。證候危急者

蛇含石十箇煅三度醋淬。却用甘草湯煮出酸氣。研飛為細末
鐵腻粉　神砂研　蝎梢　五靈脂酒浸去砂
白附子炮　鬱金炮各二兩　龍腦別研半兩　麝香研一兩
花蛇頭十箇酒浸用盖并肉

右為細末。麪糊為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薄荷自然汁磨。以井花水化開。量兒大小。加減與服

辰砂茯神膏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涎搐搦。手足抽掣。心膈煩躁。及瘵驚啼。睡不寧帖。腹中疼痛

酸棗仁　代赭石燒醋淬研　乳香另別研各一兩
茯神去木一兩半　朱砂研飛半兩　麝香研一錢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用金銀薄荷湯研下。更量歲數加減與服。常服鎮心。安神定志。此藥比他驚藥大不同。溫平不冷。

譚氏殊聖方治小兒急慢驚風。牙關緊急。眼睛上視。腹中脹時發氣衆藥不可治

乾蝎一箇足尾頭甲全用少些不方

右用大薄荷葉包定。上用麻線縛之。用炭火炙薄荷連蝎香熟為末。入麝香一字。再合研為末。每服一字。臘茶清調下。如病大喫半錢。更看兒女歲數多少加減。經驗方不用麝香。用湯調下。莊氏家傳方。不用麝香。入生龍腦少許。如兒嬴減。腦子去茶清。用薄荷湯下。趙氏家傳方。用竹瀝水下。元和紀用經名至聖散。治小兒陰陽癇。手足抽掣。病後虛風百體。積生惡證。悉主之。仍用緊小乾蝎四十九枚。每一蝎

以四葉薄荷包合。綿線繫之。火炙焦。去綿末之。金銀湯調之豆許大。三歲倍之。量大小加至半匕。以麝香牛黃少許。調服益佳

麝朱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麝香一字　朱砂二錢研細　赤頭蜈蚣一條　蝎梢七箇
棘岡子七箇。須是棘枝上者。炒焙乾用肉。不用殼

右為末。每服半錢。煎金銀薄荷湯下。如常服一字

治小兒急慢驚風

真金箔　銀箔各十片　辰砂半兩　麝香半錢
白殭蠶三十箇炒　赤石脂醋煮　防風
遠志去心各一兩

右件四味。擣羅為細末。次入先四味一處細研。拌和令匀。煉蜜為丸如雞頭子大。朱砂為衣。用蛀竹水吞下。每服一丸。忌死物之肉

治小兒急慢驚風

朱砂一錢　金頭蜈蚣不以多少　全蝎不以多少

右件三味為末。每服半字。鼻內嗃之

又方

白丁香一錢　腻粉一字。用生薑自然汁。和作餅子。慢火炙熟。每二歲已下至三歲重者蔵實用一字已。上三歲已下一字已下

已上各作一貼。臨時旋合和一貼。入後藥一錢。或半錢

木鱉仁三錢　密陀僧二錢　水磨雄黃一錢

右三味同為細末。五歲已下。至三歲一錢。三歲已下半錢已來。蜜水米泔調下。臨睡

茅先生方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大人急中用此妙

銅青　朱砂各二錢　腻粉半錢　麝香少許
蝎尾一十四箇去鍼

右件為末。每服一字半錢。用薄荷臘茶清調下。此藥治天瘹睛風。客忤卒死。撮口鵝口。木舌喉痺。腮頰風壅。並皆要此藥。吐下風涎。然後依形證調理

良方黑丸子。治小兒急慢驚風

腻粉一錢半　墨　白麪
麝香　龍腦　蘆薈各一錢
牛黃　青黛各半錢　使君子去殼麪裹炮熟

右類糊丸梧桐子大。每服半丸。薄荷湯研下。要利即服一丸。楚州小兒醫王鑑以此藥致厚產。鑑神之。未嘗傳人。予得之乃常人家。療驚丸。小不同耳。治驚風極效。前後用之。每丸兒一服即差

保生信效方治小兒驚風

芭蕉自然汁時時呷一兩口。甚者服及五升必愈

董汲旅舍備要定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天瘹牖風撮口搐搦。嬌癇壯熱方。

天麻　青黛各一分半　天南星炮末　膩粉各一兩半

朱砂研　白附子炮各半兩　麝香二字　蝎尾十四箇炮

右搗研勻。用燒粟米飯為丸如菉豆大。薄荷湯化下一丸。急驚者水化滴入鼻中。嚏即搐定

又方。通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搐搦。日數十發。搖頭弄舌百治不致垂困

已上十方並載幼幼新書

蛇蛻皮一分　牛黃研一錢

右以水一盞。先煎蛇皮至五分。去滓。調牛黃頓服。五歲已上倍服

聖濟總錄蠍梢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蠍梢七枚　烏頭尖七枚　半夏一枚漿水煑過

丹砂研半字　附子生去皮臍一分

右五味。搗羅為細散。每服一字匕。煎柳枝湯調下

栖真子嬰童寶鑑滾涎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慢脾風

白龍腦一字　朱砂末一錢半　眀砂末三錢　馬牙硝末五錢

鉛霜二錢　牛黃一百文　麝香三十文　水銀二錢結沙子

右件都研自然為膏。丸如楊梅大。用梨湯水下一丸

萬全方白龍丸。治小兒急慢驚風。并諸般風疾

石膏半斤火煆過如麫。分為三停。留一停為衣　川烏頭去皮

天南星　甘草各四兩生用　肉桂

甘菊花各二兩　防風　白殭蠶　京芎各一兩半

牛膝　海桐皮去皮水浸　麻黃去節用

甘松洗　川白芷　藁本洗各一兩

右件搗羅為散。研和令勻。用糯米揀擇淨煑粥研爛。旋旋入藥和勻杵為劑。丸如大雞頭大。微乾上衣。每服一丸。空心夜卧。用煨蔥酒嚼下。如中急風用兩丸。薄荷自然汁半盞酒半盞磨化灌下。衣被蓋出汗。婦人血風。當歸酒下。傷寒頭痛。蔥酒下。常服茶酒任下。小兒急慢驚風。量大小金銀磨下

七寶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化痰鎮心

牛黃研入　真珠末　鉛霜各一錢　膩粉

朱砂研入留一半為衣。各二錢　白附子　天麻

蝎尾炒三味各一錢　巴豆十粒。去皮心膜裹壓出油

水銀三錢入黑鉛少許。火上鎔結砂入

右為末研勻。煑棗肉研和丸如棗米大。以朱砂為衣。荊芥湯下三丸量兒大小服之

聚寶方定命丹

生龍腦　真麝香各二錢半　桃柳心各七箇

蟾酥一皂大

右五味。端午日合。不得雞犬孝子婦人僧尼見。細研丸如黃粟米大小兒急驚天瘹。用中指點水四滴。研一丸。注在二鼻竅中。三嚏已上即放。如三嚏以下。不在醫限。慢驚用濃煎桃柳枝湯。渾頭洗浴。不得揩乾。生衣裹之。用藥如前。三嚏已下。亦不在醫限

金箔膏。治小兒急慢驚風

金箔二十二片　赤足蜈蚣全者一條　鐵粉

白花蛇各三兩酒浸一宿取肉焙　水銀錫結砂子

朱砂研　白附子　輕粉　白殭蠶直者

乳香研各一分　半夏生薑汁浸一宿焙乾半兩　瓜蔕四十九枚

麝香一錢研

右一十三味為末。石腦油為膏。每服菉豆大一粒。煎金銀薄荷湯化下。牙關不開。增一粒揩之自開

虎睛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不定。吊上睛

虎睛一隻酒炙取人　青黛三分　棘岡子肉二十箇

朱砂研　粉霜　輕粉各一錢　牛黃一字

香好墨燒一錢　麝香　熊膽各半錢

半夏七枚湯七度為末

右一十一味。為末。湯浸蟾酥為丸如桐子大。三歲已下一粒。十歲已下至五歲二粒。用金銀薄荷湯。剪刀鐶左右各研七下。灌之。常驚者半粒

生薑丸。治小兒虛風急慢驚搐搦。項筋緊強。手足逆冷。腰背拘急

蜈蚣一條酒浸一宿　乾蝎全者七箇　蠶蛾十箇
白殭蠶直者　朱砂各一分研　天南星　白附子
麝香當門子各一箇　薄荷心七箇　龍腦研
水銀錫結沙子各一錢　棘岡子二十箇炒
右一十二味為細末研令匀以石腦子油和為青罩子褁每服一粒如黍米大冷水調下須發前服一二服必效
瞌脾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桑螵蛸四箇　乾薄荷葉　乾蝎全者　人參
乾山藥　天南星炮　半夏生薑汁浸焙各一分
右七味為細末每服半錢麝香粟米飲下
玉藥丸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南星去皮臍　半夏去臍　白殭蠶直者各半兩
定粉一錢　膩粉　水銀同膩粉各半錢研勻
右六味為末研勻糯米粥丸如桐子大頭風夾腦風頭旋目暈涎溢用薄荷臘茶嚼下二丸如要利加至五丸急風薄荷酒嚼下十丸以利為度婦人血風荊芥酒下二丸小兒急慢驚風金銀薄荷糯米煎湯化下一丸至二丸效
青金丹定小兒急慢驚風神效
使君子二枚白麪一匙和作餅子通裹燒麪熟去麪取之
蘆薈一分研　青黛　麝香各一錢　膩粉
白麪各二錢　蝎梢十四箇
右七味為末香墨水和為丸作三十丸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又方
生銀半兩如無以水銀半兩結砂子　辰砂
鐵粉飛過各半兩　全蝎　蟬蛻各十四箇
粉霜　巴豆霜各二錢
以上末之糞棗肉丸梧子大每一丸薑棗湯化下三二歲一二服如要小丸黍米大三五丸
又為犀青行風下涎
棗子三箇去核每箇入巴豆三粒鐵剉上燒過存性
硇砂三錢　輕粉一錢匕　朱砂飛　香墨燒各一錢
粉霜半錢匕　甘遂半錢煨　水銀砂二錢

大青丸以上末之煉蜜為青豆大加減薄荷水化下看虛實非時勿服
天麻　水銀只研　朱砂　天南星炮
鐵粉　白附子　硇砂　好墨
殭蠶已上各一錢　金箔五片　銀箔七片
輕粉半錢　黑附子　全蝎麩炒　粉霜各二錢
半夏十八箇薑浸　腦子　麝香
雄黃酒煑各三錢　蜈蚣一條鹽湯洗去土
右件末酒糊丸如桐子大二服一丸薄荷蜜水磨下急慢驚癇等疾量大小用如尋常潮熱驚熱風熱溫壯或變蒸一丸可作兩服傷寒不得用如驚風搐搦上視以鶴頂丹
惠眼觀證鮓湯丸下涎治急慢風傷寒嘔逆壯熱大小便閉塞腹脹虛膨渴水疳蟲攢心赤白滯痢驚膈霍亂吐瀉脾風等疾
龍腦　麝香各一字　青黛炒末抄三錢半
白丁香炒末抄三錢　水銀　輕粉
天南星　滑石炒末各抄二錢　巴豆三十六粒浸去皮爛研用紙裹去油再研
右藥合和令勻入巴豆霜內一向研三四百下又傾出研腦麝香方入前藥都研傾出研飯少許如硬入水數滴令勻爛方卻用藥為丸如此。大一歲下十五丸二歲二十丸三歲四歲下二十五丸五六歲下三十二丸餘更隨大小虛實加減下疳蟲攢心用皂子二十一箇炮過搥損煎湯下赤白瀉痢小魚鮓煎湯下其餘候並以葱白煎湯下一更時與至天明通下青白黏涎候眾人食時先以淡粥補之次進勻氣散忌生硬食兩日仍進此藥涎未下次不得喫水如患急驚只以此藥搥碎下亦吐涎來或慢驚至第二日第三日補實脾氣下此藥壓涎亦得不拘時候
劉氏家傳朱砂膏治小兒急慢驚風大人風狂躁熱風癇傷寒中舌強風涎
桃仁湯浸二遍去皮尖麩炒乾一兩研爛　朱砂研
滴乳研各三錢　真紅花頭半兩焙末之
右同研至細入麝香一錢又研煉蜜丸每服一丸雞頭大煎薄荷湯半盞化破和滓服人參湯或茶調或含化
葱湯丸治急慢驚風

滑石末一錢半　白附子一錢半生半熟　輕粉炒一錢
巴豆七粒去油。研爛在紙上。安於石片上用烤乾
天南星一錢半生半熟用　蝎半錢

右末之。蒸餅和丸青麻子大。每服三丸。對歲已上七丸。未出月一丸。煎積金銀薄荷湯化下。驚積燈心湯化下。自然取下驚積

軟青膏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發病。并一切驚積墜涎

青黛二錢　輕粉挑二大錢匕　天南星炮末一錢
麝香一大錢匕　水銀用銀結砂子二皂子大　乳香三皂角子大
蝎梢十四箇全

右同研勻用石腦子油和為膏。以油單紙裹。有患。一丸如菉豆大。薄荷水化下。重者不過再服。與薏苡散間服

薏苡散。治小兒驚癇等疾

薏苡仁　桑寄生　白殭蠶　蝎梢
人參各一錢　龍腦　麝香各少許

右末之。每服一字。煎荊芥湯調下

保生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其效如神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朱砂別研　麝香別研各半兩
蛇黃四箇。展地上煆鐵色者。用楮葉研自然汁淬。卻大煆令赤。用土甘草水酒出火毒。研令極細

右件可用端午三家粽子尖。為丸如梧桐子。用淡竹瀝磨下一丸。此方神聖不可慢易。一粒可救一人。兼能治丈夫婦人一切疾。薄荷酒嚼下三丸。張氏家傳竹瀝磨下二丸。又張氏家傳方。兼治丈夫婦人卒中涎潮不語。兩眼翻上。手足顫掉。及癱瘓手足不隨。頭旋眼暈。口眼喎斜。瘖風五癇。惟天南星用燒石灰內炮裂。去石灰不用。於水酒地上。盞蓋出火毒一伏時。服藥後。忌一切動風物。王璆百一選方云

保生丸。治小兒胎中驚積。蟠腸內弔。偃身返視。啼哭不止。或潮熱風痰。驟成急驚。吐瀉日久。變成慢驚。手脚搐搦。哭如鵶聲。脾胃虛極不進乳食。如能常服。令小兒永無驚風之疾。眠睡安穩。乳食增進。雖是傷風瘡疽之候。服之亦能解利寒邪。透肌消毒。大人手足頑麻。運動疼痛。睡中驚悸。心神不寧。以兩粒依方。於臨睡時化下。若肚疼。用弔藤湯磨下。未周晬兒。只服半丸。合時勿令婦人猫犬見之

紅丸。治小兒急慢驚風驚癇。涎潮搐搦直視。牙關緊。項背強。喘欬多睡。發熱不時可服此方

朱砂飛研　龍腦別研各一分　半夏湯洗如前　黃蠟各一錢
粉霜二錢　水銀一錢。入金箔三片。結砂子　牛黃
膩粉各半錢　蝎梢四十九箇微炒

右件杵研極細。先煉蠟去滓。入油三五點。離火內諸藥和攪合勻成劑。有病旋旋丸黍粒大。半歲兒可服兩丸至三丸。荊芥薄荷湯下。大小量力加減。病愈為度

張氏家傳奪命丹。又名通天再造丹。治小兒急慢驚風。不可細說

真牛黃　蟾酥　辰砂　天麻
麝香真者　烏蛇真者已上各一分　青黛
甜葶藶微炒各半兩　獨角仙一箇去足翅翼
桑螵蛸　夜行將軍蝎也各十箇　真腦子少許

右為末。細研乳鉢內。用獖猪膽汁。丸如黃米粒大。急慢驚風天瘹風。用新水煎薄荷金銀湯化下一粒。如小兒病極。藥下不以時。少滴向鼻中。噴嚏立灌下。萬不失一神妙

治頭風黑神丸。兼治小兒驚風

烏頭　草烏並炮去皮尖　香白芷
白殭蠶　羌活　甘草炙　五靈脂淨洗。已上
各一兩。修事洗淨一處焙碾為末　麝香一字
好墨一寸同藥為末

右同為新末。用糯米二兩碾為末。煮糊為丸如此大。○。陰乾。藥使如後。頭風。茶湯嚼下一丸。傷寒。生薑葱茶嚼下一丸。身上生瘡。薄荷酒嚼下一丸。腸風痔疾。煎胡桃酒嚼下一丸。婦人血氣血風。當歸湯嚼下一丸。小兒驚風。薄荷水磨下。每一丸為兩服。頭痛。菊花酒嚼下一丸。老人常服。以好酒嚼下一丸

治小兒急慢驚風。兼治一百六十種風。身自搖動。半身不遂。積痰昏眩。瘡癬瘙痒

天南星炮去皮　膩粉用一半拌藥末。留一半丸藥時遍度為衣
半夏去心皮　南粉各半兩　白殭蠶
麝香各一分　龍腦一錢　乾蝎

右件八味並生用。無風處擣羅為末。煮糯米粥放冷。和藥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兩丸。嚼破溫酒下。如急風口不開及口面喎斜。研藥三丸。

以薄荷酒調。用葱青筒子灌入鼻內。須臾汗出口自開。如傷寒薄荷熱酒下二丸。遂逐再服差。婦人血氣產前產後。癱瘓風氣。並用當歸酒下二丸。小兒急慢驚風。用牛黃湯化下一丸。入口立差

嚏驚丸治小兒急慢驚風

牛黃 蘆會 熊膽各三皂皂大

生蟾酥看開取有可用十箇 朱砂兩皂皂大 龍腦

麝香各用半皂皂大 雄黃五錢 全蝎半兩輕炒

白礬枯過 防風焙 荊芥穗各一兩

右除腦麝外。一處細研勻。然後別研腦麝細。入前藥內再研。用蟾酥少添數粒粳米飯和勻。丸如芥子大。每服一丸。用倒流水化藥。如小兒手足牽搐。灌鼻內。良久打嚏即愈。如未定再灌之。三次不嚏惡候也。別用藥治之。如瘡疥倒靨。及瘡子黑色斑出。急用雞子殼盛酒半殼。生豬血半殼。合盛一殼。用藥三兩丸化在內。火灰內煖熱溫。時時服之。重午日取酥合藥靈驗也

礬皂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及去風痰。利胃次。常服永無痰疾妙方

北礬一兩半。如無北礬。只南礬亦可。使火飛過 半夏薑汁浸一宿焙

天南星切作片。漯皂角水浸一宿。慢火熬令乾焙

白僵蠶揀直者。方可用一半。醋浸一宿一半生用。各半兩

右件藥。並用碾羅為末。薑汁煮糊為丸桐子大。每十粒至二十粒。淡薑湯吞下。如喉痺熱痛。含化嚥薄荷新汲水衝下。甚者及纏喉風。皂角水一茶脚。研一二十粒灌下。小兒急慢風涎。皂角水研碎。揩齒上。常服。食後臨卧。薑湯下。不損津液。化痰為水

走馬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及破傷風

白附子 黑附子 天南星 半夏

右等分為末並生使。大人每服半錢。小兒半字。葱茶調下。大人中風不語。小兒急慢驚風皆可服

朱砂餅子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南星炮 白附子 白僵蠶洗各一錢

白花蛇三錢去皮骨

右件為末。用天麻末。白麪少許。煑糊為丸如此大。○。每服一餅子。朱砂為衣。用金銀薄荷湯化下。不計時候

神效貼囟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服藥未效。宜用服之

石驚二箇。醋一盞。燒紅淬乾為度細研 萆麻子七粒去殼細研 艾心葉七箇

生朱砂一皂子大細研

右一處和合極勻。每用一錢匕。用薄荷自然汁調成膏子。貼在鼻山根囟中。少時腦香。候鼻尖頭汗出。即便好安

又方

朱砂六錢用五錢以一錢為衣 人參 沉香

全蝎微炒 白僵蠶微炒 天麻炙各半兩 川芎一兩

天南星一箇半兩者炮 附子一箇六錢者炮

五靈脂一兩只用八錢 乳香一錢末 白花蛇頭

烏蛇頭各一箇連皮頭酒浸三日宿 花蛇項後寸七寸以後一二兩。和皮骨取七錢淨肉連蛇頭一處浸

牛黃 麝香 腦子 沒藥

血竭 硇砂 雄雀一箇去腸胃內硇砂。用鹽泥固濟。文武火煅

右各事持淨為末。絕好酒為丸如彈子大。早晨用酒磨下。治中風癱瘓。大人每服半丸。小兒急慢驚風。一丸分四服。薄荷湯磨下

莊氏家傳軟金丹治小兒急慢驚風

胡黃連 香墨 麝各一錢 使君子三箇

天漿子一箇炒 青黛 膩粉各一分 寒食麪一匙匕者是一百五十日好

右為末。用上件麪為丸小豆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化下

虎睛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實壯熱

朱砂一分別研 鉛白霜 白僵蠶末 真珠末各炒一錢

輕粉 牛黃 犀角末 青黛

乳香 胡黃連 白附子 香墨燒各一錢秤

龍腦 麝香各秤半錢

右件擣羅為末。研令極細。以糯米飯為丸如梧桐子大。若急驚。以薄荷湯蜜水化下。若慢驚。用乳香薄荷湯化下。心神煩躁。腸實喘粗。用輕粉腦水化下。若癇。用薄荷自然汁金銀湯化下。天瘹驚。水煎荊芥薄荷湯化下。若有上件患。每服一丸。若常服一丸。分作四丸。薄荷湯化下

四味散驚丸治急慢驚風

膩粉 滑石 青黛 乳香各等分

右爲細末。滴水丸如麻子大。一歲一丸。金銀薄荷湯下。覩見顯昌治曾元矩之子慢驚。立效

治小兒急慢驚

紅心灰藋音鈞所在有之燒煉家謂之鶴頂草

右取自然汁一茶脚許灌下。取下青黃涎立效。兩時辰已上未動。可再服

金箔丸。治小兒急慢驚。鎮心臟

金箔 銀箔 蠟各十片 龍腦

川消 鉛霜 膩粉 粉霜

晚蠶蛾 天竺黃 白附子末 朱砂

胡黃連各一分

右件一十三味。並擣羅爲末。粳米飯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至四丸。如有急驚風。化破三丸至五丸。薄荷湯下

嚏驚丸。治小兒急慢驚

水銀砂子 朱砂水飛 牛黃研 雄黃研

麝香研 腦子研 蘆薈研 輕粉研

天麻末 螺青各一錢 天南星末半錢 川大黃末三錢

石腦油少許

右件一十四味。爲末研勻。煉蜜和丸雞頭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睡是應

王氏手集鈎藤散。治小兒虚風化涎。牙關緊急。慢驚風

鈎藤 人參 白茯苓 川芎

蝎尖 白僵蠶炒 甘草炙各二錢 羌活

黃芩 天南星薑製 半夏薑製

右件爲細末。每服半錢。金銀薄荷湯調下

主效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藿香 蝎咯炒各二兩 麻黃去節一兩 細辛半兩

右爲末。每一字半錢至一錢。藿香調下。或先服至聖丸。次服此藥

治急慢驚風天弔似癎者。並皆神效。黑虎子驚藥

天麻 蝎尾 京墨 白附子

龍腦 麝香已上各一錢 真珠末半兩

金銀箔各十片

右件十味碾細。以白麫十錢。滴井花水。調作薄生糊。爲丸如雞頭大。或櫻桃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吳氏家傳神妙丸。治小兒急慢驚風

蛇退皮頭尾全要紋細者揀兒燒成灰研爲細末用半錢

人參實者一錢 麝香半錢 天南星去皮臍生用五錢

右麫糊丸如菉豆大。每服二十丸。麝香米飲下。日午夜卧

趙氏家傳赤龍丹。治小兒急慢驚風

牛黃 龍腦各一錢 犀角末 臘茶

大黃錦文者切作片子濕紙煨熟焙乾 五靈脂水飛研細

焙乾秤各半兩 麝香一錢半 朱砂一兩細研一半入藥一半爲衣

右爲末。滴水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磨刀水化下。量兒大小加減與服

防風丸。治小兒急慢驚風。退風溫邪熱。療驚悸。筋脉跳掣。精神昏悶。涎不利

大天麻 防風 人參各半兩 乾蝎全者炮

白僵蠶各二錢半 甘草微炙 朱砂研

雄黃 麝香各一錢一字 牛黃研

天南星切作片子酒浸三日各半錢 白附子一錢炮裂

右件研擣爲細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丸。不計時。薄荷湯化下

吉氏家傳通頂散。治急慢驚風。眼目上視。手足搐搦。牙關不開

藜蘆不拘多少

右爲細末。用竹管吹少許。入左右鼻。候嚏。服三黃散。并和氣

三黃散。治急慢驚。喉中有涎

鬱金大者三箇。以一箇破作二邊。用巴豆一粒去殼。入在鬱金内。用線繫定。用水一盞。皂角七條截斷。同鬱金煑乾爲度。去皂角。又用一箇。如前入巴豆一粒。只以濕紙裹入火炮。候紙乾取出。又以一箇生用。并巴豆一箇亦生。通前其熟三箇。先以鬱金焙乾爲末。後以巴豆三箇。入鉢内研。入鬱金令勻。每服一字。小兒半字。用冷茶調下

一字散。治急慢驚風

雄黃研 朱砂研各一錢 川烏生 藜蘆各一錢

右末後入朱砂。急慢驚風。磨刀水下一字

生銀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渾身掣瘲。目睛上視。喉內涎響。手足瘛瘲。見人怕怖。宜服此方

生銀鑛半兩大煅七遍醋淬七遍　京墨煅
全蝎十四箇薄荷葉裹炙　水銀砂　生犀屑
真珠末　麝香　板青青黛洗下者
輕粉　朱砂各半錢　龍腦一錢　粉霜半錢
大天南星一箇取臍為末一錢

右為末。杵生薄荷自然汁。煮糊丸如此。○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下

陶善罷搐丸。治小兒急慢驚風天瘹

黑附子　白茯苓　蝎　天南星
僵蠶各一兩　人參二錢　花蛇一錢　天麻七錢
烏蛇四錢　朱砂　青黛四兩　龍腦
麝香各少許　水銀　黑鉛二物等分。一處火上鎔結成砂子一料約用一分。急。入水銀砂子。慢。不入水銀砂子。更不用龍腦

右用石腦油為丸如雞頭大。每用一丸。金銀薄荷湯下。此急驚風。如慢驚。燒青竹瀝油湯化下

長沙醫者胡氏家傳鐵粉散。治小兒急慢風搐搦。目視上。不省人事。大小腸不通利

鐵粉二錢　荆芥穗　薄荷　天南星常法製
全蝎各一錢　腦子　麝香各半錢

右為末同研。每服一字。用鵝梨汁調下

安師傳治小兒急慢驚風藥方

用大天南星一箇剜空中。入乾蝎一箇。朱砂一豆許在內。却傾上剜下者天南星末在上以厚麪裹煨黃熟。未得開。留至來日去麪不用。取南星等并剜下麪上南星末同研細。兒小用冬瓜子二十四箇煎湯調下半錢。兒大即用水一盞半。藥二錢。同煎放溫。兩次服盡。小兒不入食。每半錢。冬瓜子湯調進食。人家常服此藥進食。若專治慢驚風。即以乳香代朱砂。二方皆妙

長沙醫者相湯傳鐵刷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上視。不省人事

用好者黃丹末下。不以多少。用花葉紙三重包。以線繫。又用生絹兩重裹了緊劄定。長江水浸七日。二日一換。數足。漉控稍乾。於重五日用炭火三斤一煆。藥上有珠子為度。去火吹去灰研為末。每服一字。或半錢。濃煎薄荷湯化下。其藥須是頻用手指研灌方得

長沙醫者丁時發傳荆芥丹。治小兒一切驚風。夜卧多啼。急慢風。並宜服

水銀　青黛炒各二錢　鉛一錢同水銀結砂子
天南星炮　荆芥各三錢　蝎一錢半　朱砂
乳香炒研各半錢

右為末細研。旬。冷水再研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一丸。大小加減。熟水化下

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瘛搐。頭項涎壅。耳聾耳鳴

臘礬煎白湯浸一宿晒乾細研　石碌細研水淘泥去及石碌下面者收乾末　白僵蠶　雄黃　蝎末各半錢

右並細如粉。每用一字。或半錢。薄荷湯下。大小加減

紅綿散。治小兒急慢驚風癇疾吐瀉不定

天麻炮　麻黃去節　全蝎　破故紙各一錢

右為末。每用半錢。水六分。紅綿少許。煎四分溫服

長沙醫者丁安中傳搐鼻散。定小兒急慢驚風搐搦不醒。用此搐鼻

赤脚蜈蚣一條。用溫湯浸軟。竹刀切分於兩邊。各分左右。次用螗蜋一箇。亦分左右。各分螗螂蜈蚣左右。其焙乾碾為細末。男發搐用左邊藥末。搐於左鼻內。女發搐用右邊藥。搐於右鼻內。如兩手搐。用左右藥搐左右鼻內

垂柳散。治小兒驚風搐搦涎潮及風熱上壅。咽喉腫痛

大黃炮熟　鬱金皂角水煮五七沸焙乾　甘草炙
黃芩洗　全蝎去土　白附子炮　防風去
桔梗洗　白僵蠶直者　雄黃研各一分　胡黃連一錢

右件依法製為細末。每服一少半錢。用垂楊柳煎湯。入蜜調下

長沙醫者鄭愈傳一字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涎盛。目睛直視。赴時取效救生

乾蝎四十九箇脚手頭全不用肚為末　龍腦
麝香各少許研為細末　蜈蚣一條全者不用中節為細末
雄黃半錢細研為末

右五味為細末。每服一字。用濕生蟲七箇研汁。薄荷少許。同調勻與

服不計時候。忌一切毒物。紹興己巳春，長沙排岸王忠翊幼子忽患慢驚，手足時搐，身冷汗出，四肢皆若綿帶。詳其脉極微細，其家以謂必死矣。但胸前微暖，口中微有氣，爲不忍棄耳。其鄰忽授此藥，至午間已少醒，至夜精神漸出，不三日而平矣

匀氣散　治小兒中急慢驚風，取轉了用補藥。詩曰：丁香白朮除痞痢，荳蔻青皮定粉珠。甘草用和添藥力，不消三服命重甦

丁香七七箇　白朮　青皮　甘草炙，各一分

荳蔻一箇

右爲末，每服半錢，用白湯點服

牛黃散　治小兒急慢驚一切風。下藥不得用。詩曰：黄巴半分切須真，一分燒礬三錢全，偏治小兒驚急癇，憂心須卻喜惺惺

右三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荊芥湯調下

聚寶方蛇頭丸　治小兒急慢驚風，目睛上視，齘齒弄舌，面青口噤，背強啼叫，咽腸涎聲，神昏不語，及內瘹諸癇，腹泄瀉，時驚，潮熱氣喘，並宜服之

蜈蚣薑汁炙乾　花蛇頭酒浸一宿，焙乾碎，各二十箇

全蝎一十兩淨　天南星十箇，薑汁煮一宿，焙　鐵粉三十兩

鉛白霜揀淨，四十兩　蛇黃八十兩，醋煑七次，碎研

膩粉二兩，研　腦子細研　真珠末研，水飛，各五兩

麝香研　百草霜研，各三兩　硃砂研飛

血竭細研　蘆會研，各一十兩　白附子五十兩，炮裂

雄黃一兩半，醋煑，水飛，焙乾

右一十七味爲末，三家粽子爲丸，如雞頭大。初生嬰孩可服半丸，周歲以上可服一粒。不以時候，並用薄荷湯化下

班防禦　治小兒急慢驚風，天瘹搐搦癇病，應係風證，悉皆療之

用鴟鴞一隻，不去皮毛，於肚下小割破，取盡腸胃，却以白礬一斤許填於腹內，以滿爲度，却以麻線縫合，鹽泥渾固濟了，用炭火一秤燒通赤，煙盡，撥去火，候冷，取去泥，細研成末。凡有前件證候，以溫酒調下二錢，兒小量多少服

長沙醫者易思信傳奪命丹　治小兒急慢驚癇，手足掣搐，上視昏睡不省，角弓偏喝，手足拘攣，不時語澁，行步不能，一切風證

乳香研　琥珀研　天南星　防風

白僵蠶洗，炒　麝香肉別研　茯神各一分　酸棗仁去皮，炒研

遠志去心秤，各一兩　芸薹子炒，半錢　蟬殼洗淨，四錢

全蝎炒，半兩　天麻酒浸，八錢　白附子三錢　天漿子二十一箇

蜈蚣二條，炙　木鱉子肉二錢，研

右件爲細末，水煑白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量大小加減一兩丸，金銀薄荷湯磨化下。如急驚，盛加龍腦少許同磨；如慢驚，即加附子少許同磨化下

王氏手集灸小兒急慢驚風，於兩足大指甲肉間灸三五壯，須是立灸即效。已上五十九方，並載切切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鬭命丹　治小兒急慢驚風，諸藥無效，神昏惡候，宜服此方

蠍蠋花半兩　蝎尾一分　麝香半字，一方加腦子半字，尤佳

右爲末，少許吹鼻，噴嚏可治，亦理腦熱頭疼

採生散　治小兒急慢驚風，諸藥無效者，吹鼻定死生

沒藥　雄黃各一錢　乳香半錢　麝香一字

右爲末，少許吹入鼻，眼淚鼻涕俱出者可治

壽星丸　治小兒急慢驚風，往來經日，諸般癇病，累易醫者無效，但是惡候，不問陰陽，灌藥一服，得睡即效

蛇含石一分　石燕燒，醋淬三五次　代赭石

朱砂　鐵粉　雄黃各一錢　五靈脂

乳香　川烏去皮尖，炮　天漿子二十七箇，炒

烏蛇肉酒浸炙，去骨，一錢　蛇皮炙　蛇頭一箇，酒炙

僵蠶皂角水浸一夕，焙微炒　蟬蛻　天麻

蜂房炒　蜈蚣大赤足者　全蝎二味，各二錢，新薄荷自然汁浸一宿，焙微炒　白附子　南星薑汁浸一夕，微炒半熟拌炒

羌活　川芎　麝香各一錢　腦子半錢

右爲末，糊丸雞頭大，金箔爲衣。三歲一丸，薄荷入酒少許磨。或作驚，亦得。如吐瀉之後，加附子炮去皮，隨輕重入藥，一方入酸棗仁炒去皮二錢

神應丸　治小兒急慢驚風及卒中，并五種癇疾，或髮直目視，面如桃花，口眼俱開，或即俱閉，喉中作聲，汗出如油，驚風下洩，時瀉黑色，已上惡候，但救服之，灌藥一粒立效

真牛黃　麝香　輕粉各半兩　金銀箔各百片

磁石　蛇含石火煅，醋淬七次　石碌

朱砂　粉霜　雄黃各一兩　石燕兩面大煆醋淬七次

右爲末酒糊丸如梧桐子大一歲一丸薄荷湯化入酒少許尤妙癇病薄荷自然汁和酒化下

妙香丸治小兒急慢驚風及傷風壯熱或結胸五七日已上面赤大躁腹脹喘粗面易五色者以龍腦水吞下一丸下惡物并藥丸即差

朱砂一兩　牛黃　腦子　麝香

輕粉各三錢　金箔十片　巴豆三十五粒去油

黃蠟六錢三字

右爲末熱蠟爲丸如小豆大三歲一丸薄荷湯下或以腦子水下如驚癇年深不過五服更不復作也如驚熱驚風小可芥子大三兩丸驚涎積熱頰赤口乾患經五七日已上但是驚疳食病小方脉不能曉者千歲菉豆大七丸虛中有積吐瀉諸痢不止臟腑疙痛者服之立效食前

虎珀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昏冒目瞪搐搦驚吊腹疼及和順瘡豆小可驚哭眠卧不安入口立效驚癇時復發作常服永除病根

辰砂錢半　虎珀　牛黃　僵蠶炒去絲觜

南星水浸夏三日春秋五日冬七日牛膽中製尤佳

全蝎去毒　白附子　代赭石　天麻

乳香　蟬蜕各一錢　麝香半錢　腦子一字

右爲末三歲半字薄荷湯調下慢驚加附子

麝香餅治小兒急慢驚風進退不定荏苒經日乍靜乍動嘔吐痰涎潮搐甚者宜之

麝香　蝎尾去毒　蜈蚣兩條赤足者酒浸酥炙

南星炮　川烏炮去皮尖　白花蛇酒浸一夕去骨皮焙已上各半兩

乳香　鐵粉　朱砂

牛黃各一錢

右爲末酒煑丸如雞頭大拍作片子三歲一餅用人參薄荷湯化下

保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潮作不定涎盛氣急精神不爽病退常服永除根

牛黃　辰砂各二錢　麝香半錢　腦子

乳香　五靈脂　鐵粉　代赭石各一錢

全蝎錢半　蜈蚣一條　附子炮　僵蠶炒

蛇含石煆醋淬三次各半兩

右爲末白糊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磨下

烏龍丹治小兒急慢驚風潮發不時神昏涎盛

烏龍尾酒浸去皮骨焙　天漿子二十七箇炒

白附子　人參　南星炮　半夏炮洗七次

天麻　全蝎去毒　防風　附子炮各一兩

右作一處酒浸三宿取出焙爲末次用水磨雄黃一兩辰砂一兩並飛同和拌入麝香二錢生龍腦一錢糯米飯爲丸如黍米大三歲十丸薄荷湯下大有效亦作散子調下尤妙

睡安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不定不得安睡

辰砂　乳香　血竭各一錢　麝香半錢

人參　酸棗仁炒　南星炮　白附子各半兩

全蝎二十一箇　蜈蚣一條酥炙黃酒浸一宿

右爲末一歲一字薄荷汁好酒煎令沸調下得睡是效

一醉散治一切小兒急慢驚風潮發進退并十歲風狂胡走揮颺手足

辰砂　乳香各半兩　酸棗仁炒去皮半兩

右爲末三歲半錢好酒調下盡醉服之睡著忌勿驚動自覺即安亦治大人風狂甚妙又一方加蝎三錢

青龍膏治小兒急慢驚風身體強直涎潮昏塞

烏蛇尾酒浸一夕焙　蝎尾　天麻

白附子　青黛各一分　附子一箇炮去皮臍

麝香　天竺黃各一錢

右爲末煉蜜爲丸皂角子大一丸薄荷湯化下

黑龍膏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頻併胎癇發渴不定

烏蛇尾水浸去皮骨酒浸一宿　蠶紙一張燒灰　蟬蜕

全蝎各半兩　朱砂半兩　腦子　麝各半兩

金箔二十片

右爲末煉蜜丸如皂角子大三歲一丸薄荷湯化下

香金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来去不定涎鳴昏瞀

天麻　雄黃　蝎各半兩　白附子

大川烏炮去皮　鐵粉　青黛　南星炮各一分

麝半錢　石燕醋煆一分　朱砂一分

右爲末。糊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磨下
太乙散。治小兒急慢驚風。發搐不定。幷胎癎差後亦宜服
天漿子二十一箇炒　蝎二十一箇　防風
天麻　朱砂各半兩
右入麝香一錢爲末。三歲一字。乳汁調下
全蝎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作不定。心肺中風
蛇頭一箇酒浸　蜈蚣一條酥炙　蝎一錢
草烏二箇去皮尖　麻黄去節一錢　朱砂錢半
龍腦　麝香各一字
右爲末。一歲一字。薄荷湯酒調下
膽紅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搐搦。目瞪神昏。口眼相引
牛黄　鵬砂　腦子　真珠
水銀砂子各半錢　麝香一字　青黛
蝎尾炒　京墨燒裡蓋　南星　半夏并南星薑汁
浸一夕　蛇含石醋淬。已上六味。各一錢。金箔
銀箔各十片　烏蛇尾并項下七寸。並酒浸一宿。取出去皮骨。炙一錢

右爲末。三歲一字。薄荷湯調下
保安丸。治小兒急慢驚風。諸癎涎盛。頭頸强直如弓
蝎尾一錢半炒　蜈蚣一條炙　輕粉　麝香
龍腦各一字　川烏尖七箇生　南星半錢薑汁浸一夕
花蛇肉一錢酒浸炙
右爲末。一歲一字。薄荷湯調下
蛇頭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盛痰塞。搐搦來去。不問陰陽。但是驚候。服之
立效
蛇頭一箇炙　蜈蚣三條赤足者　朱砂三錢
鉛白霜　輕粉各二錢　龍腦　麝香各一錢
鐵液粉　百草霜各半兩　蛇含石一兩醋淬
一方加蝎一分
右爲末。糯米糊丸雞頭大。三歲半丸。薄荷湯磨下。又一方。加附子半
兩去皮尖。血竭一分
紅霞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作涎盛。進退不定
天漿子二十箇一錢半　僵蠶半兩　蝎三錢

麝香一字　朱砂一錢
右爲末。二歲一字。煎麻黄湯調。日三服。汗出是效
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諸藥無效者。一服見效
白附子　黑附炮去皮　南星炮　天麻
防風　半夏炮七次　麻黄去節　朱砂
蝎新薄荷葉裹。生薑汁蘸炙。三兩度黄色。各一錢
右入麝香半錢爲末。三歲半錢。薄荷薑汁更同酒泡湯調下。急驚加
朱砂輕粉
龍骨散。治小兒驚風。諸藥不效者可用
天漿子二十一粒炒　蜈蚣一條炙　蝎尾去鈎子
烏蛇酒浸焙　朱砂各一錢　龍腦一字　麝香一字
右爲末。三歲一字。薄荷湯調下
麝朱丹。治小兒急慢驚風。服上涎鳴。發搐來去
朱砂二錢　輕粉一錢　麝香一字　地龍一條安磁合
內。朱砂停在身上。合過。合一宿取出。刮身上珠用
右爲末。一歲一字。生薄荷自然汁調下。良久取下黑黄涎。如慢驚。與

少許神保丹。補助
蝎霜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喉中有聲
全蝎薄荷葉裹線扎。炙薄荷焦爲度　粉霜
輕粉
右等分爲末。一歲一字。薄荷汁調下。良久吐利爲瘥。如慢驚。首尾先
以少許神寶丹。急驚不用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扁銀丸。治小兒急慢驚風積
青黛三大錢　水銀一皂角子大。同黑鉛結沙子
寒食麪　黄明膠炒令焦。爲末。各二錢　輕粉炒五錢
雄黄　粉霜　朱砂各一兩　巴豆一十一箇出油
龍腦　麝香各少許
右都研細勻。滴水爲丸如麻子大。捏令褊。曝乾。甆合盛。一歲一丸。隨
意加減。煎皂子湯送下。不得化破
保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四肢逆冷。眼張口噤。涎口不止
虎睛一對。瓦上安之。又以瓦盞定。慢火逼乾　箭頭朱砂半兩
蜈蚣二條去頭足赤脚者　全蝎半錢　天麻一分

麝 半錢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此。○大。兒雞肘之。入入腦麝審定。急驚風。薄荷蜜湯化下。慢驚風。薄荷湯化下。各三丸。更量兒大小。加減與之。些少驚悸。亦可服之

又方

赤脚蜈蚣 一條去頭尾　蝎梢 半錢　草烏尖 七箇

半夏 三箇

右焙乾為末。入麝香三十文。輕粉半錢匕。用生薑自然汁丸如此。○大。每服三丸。金銀薄荷湯化下。次用生朱砂調塗。病兒脚中心妙

陳敏濟急捷用單方治小兒急慢驚風。并慢脾風

右用青州白丸子。并金液丹等分為末。飯飲調。量度實大小與服

黑子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豬牙皂角 不拘多少

右用燒為炭為末。入麝少許。金銀薄荷湯調下一字。量大小與服。燒時令帶性不得過

李𠊱小兒保生要方奇特六神丹。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氣壅。安神養魄。

去風邪。定搐嗜。利膈正氣

辰砂 一錢研　蝎梢 去尖一錢　白僵蠶 直者一錢。洗淨薑汁浸微炙

蜈蚣 大者一條去頭足。刮去腹中物。酒浸炙　真麝 一字

甘草　半夏 陳者一錢。刮去臍。湯浸洗七次

人參 去蘆洗切焙一錢　藿香 去塵中一錢

右碾羅令極細。煉蜜丸如雞頭大。實及周歲兒。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或三二周米及周者。可以意加減。若疾勢已危者。不可守此例也

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小兒急慢驚風。累藥無效者

天南星大者一二枚。竹刀刮去黑皮。成片切。風頭掛乾。大地龍三四十條。淨入瓦挽內。用去皮了。大草烏三四箇。每箇作四片。在挽中。卻以微火通家出涎滿挽內了。放去地龍。再以慢火通挽乾。剝下。如鍍突成片起收之。每遇患人。以地龍涎三許。多星為末各一許。多入蝎梢腦射辰朱。各如星爲之半。共研極細。煎薄荷湯調下一字。或至小半錢。量大小加減。灌下。半食久。或吐出瀉下。後大困睡。不可驚動。候覺則以調胃鎮心藥與之。及治啼口臍風。不喫乳者。將上件藥末少許。釵頭以蜜點入口。使開動。喫乳少頃。即吐涎而愈

洪氏集驗方大天南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發搐。目睛上視。口眼相引。牙關緊急。背脊強直。精神昏塞。連日不省。張朱助教傳

滴乳香 研　龍腦 研　牛黃 研各半錢　朱砂 研三錢

麝香 研一錢半　天麻　人參　防風 各一分去蘆頭

天南星 黃牛膽汁製半兩　乾蝎 十四箇浸軟。去腹內土。微炒

右細末。煉蜜為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荊芥薄荷湯化下

楊俠家藏方靈砂救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身熱涎盛。目睛上視。牙關緊急。頻發搐搦。或吐利生風。手足瘈瘲。噎氣神昏

五靈脂 一兩。米醋浸化去砂石。慢火熬成膏　羌活 去蘆頭半兩

曼陀羅花 四枚　天麻 酒浸焙乾　烏蛇尾 酒浸取肉焙乾

滑石 別研　釣藤　白附子 炮　防風 去蘆頭

零陵香　天南星 炮八味各二錢　白僵蠶 炒去絲嘴

全蝎 去毒微炒　棘剛子 去殼取虫微炒　蟬蛻 四味各十枚

麝香 一錢別研　朱砂 別研　血竭 別研　乳香 別研三味各半錢

右件為細末。次入研者藥和勻。用前五靈脂膏子和丸。每一兩作四

十粒。每服一粒。急驚。加龍腦少許。煎薄荷湯磨化下。慢驚。加麝香少許。煎荊芥湯磨化。入酒三兩點同調下。不拘時候

神聖丸。治小兒急慢驚風。胃膈涎盛。口眼牽引。手足搐搦

烏蛇頭 醋浸一宿天黃　蛇黃 火煅醋淬三遍

白僵蠶 炒去絲嘴　防風 去蘆頭　天麻 已上五味各一兩

五靈脂 半兩　代赭石 半兩火煅醋淬三遍

全蝎 一錢去毒微炒　麝香 一分別研　朱砂 一錢別研

右件為細末。糯米煑糊為丸。每一兩作四十丸。金箔為衣。一歲兒一丸分三服。薄荷湯磨下。急驚。用磨刀水磨下。慢驚。煎荊芥湯磨下。不拘時候

至聖保命丸。治小兒胎驚內弔。腹肚堅硬。眠睡不安。夜多啼哭。及治急慢驚風。目睛上視。手足抽掣。不省人事。悉皆主之

全蝎 十四枚去毒炒　朱砂 別研　天麻

白附子 炮　蟬蛻 已上四味各二錢　麝香 半錢別研

防風 去蘆頭　白僵蠶 炒去絲嘴二味各一錢　金箔 十片臨時研入

右件為細末。用粳米飯和丸。每一兩作四十丸。別用朱砂為衣。初生

兒每服半丸乳汁化下周歲兒服一丸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硇砂膏治小兒急慢驚風乍靜乍發嘔吐涎盛手足抽掣口眼潮搐昏困
甚者
附子一枚重七錢以上者去皮臍上開一竅子入粉霜硇砂各半
錢在內卻用取下附子末填滿濕紙裹二重於慢火內炮令黃色
天南星一兩炮裂　蝎梢去毒微炒一分
羌活去蘆頭一分　硇砂半兩細研水飛
麝香一錢别研
右件為細末同朱砂麝香研匀煉蜜為丸每一兩作四十丸每服一
丸至二丸薄荷湯入酒兩三滴化下不拘時候
虎睛丸治胎風潮搐急慢驚風目睛上視手足搐搦
虎睛一對酒浸炙黃　天麻　全蝎去毒微炒
烏蛇酒浸一宿取肉焙乾　羌活去蘆頭　白僵蠶炒去絲嘴
獨活去蘆頭　麝香别研七味各一分
右件為細末蕎麪糊和丸每一兩作四十丸每服一丸薄荷湯磨化
下不拘時候

天南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盛搐搦嘔吐涎沫神昏貪睡
全蝎去毒微炒　白附子炮　五靈脂去砂石　蟬蛻去土
天南星炮各等分
右件為細末黃米醋旋滴為丸每一兩作四十丸陰乾每服半丸至
一丸煎生薑荊芥湯磨下不拘時候
琥珀真珠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留心經上逆下吐目睛直視手足搐搦
及治風癇瘈瘲潮昏塞嚼舌搖頭作聲狂叫
巴豆七枚取霜　附子尖一十四枚半生半炮　半夏十枚半生半炮
白花蛇頭一枚酒浸焙乾　白僵蠶十四枚一半生一半用薄
荷葉裹炙焦去薄荷不用　白附子二枚半生半炮
全蝎十四枚一半生一半用薄荷葉裹炙令黃去薄荷
天南星二錢半生半炮　羌活去蘆頭　白鮮皮
琥珀别研　天麻　真珠末别研　朱砂别研
龍齒火煅七味各一錢　雄黃半錢别研　麝香一字别研
右件為細末以猪心血同薄荷自然汁蕎麪糊和丸如雞頭子大每
服十丸煎人參湯送下不拘時候

白附子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生涎上氣喘急
白附子微炮　天麻　半夏湯洗七遍　朱砂研細水飛四
味各半兩　白僵蠶一兩炒去絲嘴　膩粉一分别研
全蝎二十一枚去毒微炒　麝香一錢别研　金箔十片别研
右件將白附子等五味研為細末次入研者藥一處拌匀煮棗肉和
丸如黍米大每服一十丸煎荊芥湯送下不拘時候
蛇黃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壅驚悸或作癇疾
人參去蘆頭　朱砂别研　蛇黃火煅令赤醋淬七次别研
半夏湯洗七遍去滑　天南星炮　茯神去木六味各半兩
鐵粉二錢半别研　麝香半錢别研
右件為細末次入研者藥和匀煮麪糊為丸如黍米大每服十丸生
薑湯送下乳食後
利驚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壅吐嚥不下神志昏憒目瞪搐搦
朱砂别研　阿魏濕紙裹湯上蒸令軟　乳香研三味各一錢
蝎梢七枚去毒微炒　巴豆六枚去皮水浸三日
蜈蚣一條炙黃

右件為細末次入阿魏巴豆同研成膏如未成即用重湯煮之旋丸
如黍米大二三歲兒每服三丸濃煎蘿蔔子湯送下利下涎即効不拘
時候
蔥涎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搐搦項背反折
蚰蜒大者一條　天南星一分生為細末摻在蚰蜒身上用竹篦子
刮下不用蚰蜒　蜈蚣一條塗酥炙黃　巴豆五枚取霜
全蝎七枚去毒用薄荷葉裹慢火炙了去薄荷
右件為細末生蔥涎為丸如黍米大用朱砂為衣每服五丸壁上塵
湯送下不拘時候
長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目睛邪視項背強直牙關緊急
蜈蚣二條　全蝎一十枚去毒　天南星三錢已上三味用生薑自
然汁半盞入磁器中慢火熬盡取出焙乾　棘剛子一十枚去
殼只取蟲生用前藥末研匀如收下乾者碾為末用
右件為細末湯浸雪糕為丸如芥子大周晬兒每服十丸兩歲兒服
十五丸用千金散作湯使送下
千金散作湯使送下前藥

白花蛇頭一枚焙乾　麻黄二十四莖去節新瓦上焙黄色

右件為細末。如急驚。入研細腦子少許。温湯調藥一字送下。長生丸。

如慢驚。用温湯調藥一字送下。不拘時候

蚵蚾散。治小兒急慢驚風。身熱涎盛。頻發搐搦。神志昏憒

白附子一枚炮裂　天麻去苗客炙　全蝎去毒炒焦

白僵蠶炒去絲嘴　天南星炮　人參去蘆頭

附子炮去皮臍尖。已上六味各二錢　甘草微炙

釣藤　朱砂別研。三味各一錢　腦子一字別研

麝香一字別研

右件為細末。次入腦麝研勻。半歲兒每服一字。周晬兒服半錢。用薄荷荊芥湯調下。不拘時候

醉紅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涎盛。口眼偏邪。精神昏悶

蜈蚣一條炙　白僵蠶炒去絲嘴　全蝎去毒。二味各七枚

香白芷　朱砂別研。二味各一錢　天仙子一字

蔓陀羅花七枚　天南星七枚大者。作合子。入全蝎在內。將天南星碎末塞之。用無灰酒浸一宿。濕紙裹入塘灰內。蓋合坭。呂用炭火二斤煨。時時取酒澆之。候大盞取出焙乾

右件為細末。每服一字。病甚者服半錢。急驚。薄荷自然汁調下。慢驚。荊芥湯入酒三五點同調下。不拘時候

嚏驚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不定。頭項反折。神志昏塞

螳螂一枚。大者去足翅。入朱砂一錢半同研　蜣蜋三枚去頭足翅入雄黃一錢半同研　蜈蚣一條大者。入朱砂一錢半同研

石龍子一枚。入朱砂一錢半同研。如無以活蝎代。更無以蝎梢四十九枚不去毒。已上四味。逐旋收用油紙裹窨乾入後藥

真珠末半錢　麝香一錢別研　龍腦一錢別研　瓜蒂七枚取末

白花蛇頭酒浸焙乾取末半錢　細辛末半錢　蟾酥一分

右件同研為細末。取兒孩兒乳汁。和為丸。如雞頭子大。每用一丸。以妳汁磨化。滴鼻中嚏立差。次用薄荷湯化下五七丸。不拘時候

水仙散。治小兒急慢驚風。神昏不省

水仙子蝦蟆子是也　瓜蒂各半錢　躑躅花

蠶不食草各三錢　蝎梢去毒半兩微炒

蜈蚣一條炙焦　麝香一字別研　腦子半字別研

右件研為細末。每用半米粒大。吹入鼻中。得嚏為度

通關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潮作

蜈蚣一條乾者。薑汁浸一日一夜焙乾用　麝香一字別研

草烏頭尖一十四枚。薄荷生薑自然汁。浸一日一夜。焙乾用

右件研為細末。每潮搐時。男左女右。用一米粒大。吹入鼻中

王琇百一選方萬全丹。治小兒急慢驚風

朱砂一錢　輕粉一小盞　全蝎一箇微去梢

雀兒飯甕三箇。其狀如雀卵。樹枓上有之。去殼取肉生用。候前三味研細方入同研

右為細末。以男兒乳汁丸如雞頭大。半周半丸。一周一丸。一歲加一丸至三丸。止用金銀薄荷湯化下。服藥後必昏睡。雖終日亦不可驚覺自醒即無事。其驚涎隨大便出。然藥性微冷。若慢驚。宜少服

又方

螳蜋一箇全者炙黃。碾為細末　朱砂半錢　麝香半錢

右為細末。如一兩歲兒。分作四服。四五歲兒。分作兩服。六七歲作一服。以金銀薄荷煎湯調下。慢驚加生硫黃一豆大同為末。急慢。則不用硫黃。前二方世所未有。醫者所不知。乃貴家珍祕不傳之甚妙

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丁頭大赭石　蛇含石醋淬七遍　鐵孕粉各一兩

全蝎二十箇

右為細末。薄荷湯調下。如身熱。入朱砂末少許

治小兒急慢驚風

白礬生用　雄黃半分

右研細。蠟擂丸如菉豆或粟米大。以麝香朱砂養之。量兒大小取青綠物自大便出即愈

魏氏家藏朱砂餅子。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白僵蠶洗。各一分

白花蛇三錢去皮骨

右為細末。用天麻末。白麪少許。煮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餅。朱砂為衣。用金銀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史載之方治小兒急慢驚風

人參半兩好者　天麻炮　天南星炮　黃耆

芎各二錢　薏苡仁　獨活　伏神
蔓荊子各一分　鼈甲酥炙黑　木香各一錢半　甘草一分
半夏薑製一錢半　朱砂令研臨服旋入少許
乾蝎四箇全者用糯米同炒米熟為度　麝香同朱砂研
右為細末。如飛塵。入朱砂麝香少許。每服二錢。同煎三四沸。與三匙
頭。如吏發數。即添麻黃一味并煎服。不入麻黃。如大府秘。即添白朮
末一二豆粒許同煎。小兒藥宜服細末。取其氣液之全。唯是止瀉。痢
乃作丸耳

楊仁齋直指方星香散。治小兒急慢風搐搦。竄視涎潮
南星丸白者一錢半　木香　橘紅各半錢
全蝎一枚
右剉細。入薑錢四片。慢煎熟灌下。大便出涎即愈

奪命金丹。治急慢驚風。無藥可理者。一服見効　黃嗜傳秘方
天南星為末。用臘月黃牛膽汁拌和入於膽內。掛當風處陰乾。百日可用　天竺黃　天麻　防風去蘆
白附子　白僵蠶炒去絲嘴　朱砂別研各一兩

蟬蛻去土半兩　麝香二錢別研　天漿子炒二十一箇
赤足蜈蚣一條脊上開路。入麝香一錢於內。却用紙裹候乾
牛黃半字　蝎梢四十九枚炒　乾蟾一枚炙黃去
右十四味。同為細末。用東流水煮白麪糊為丸。如雞頭子大。金箔為
衣。每服先下白末子。即和劑方。青州白丸子。研為末每服半錢。薄荷
湯下。後用生薑自然汁磨化下一粒。立見功效。量兒大小增減不拘時

衛生家寶蝎梢餅子。治小兒急慢驚風。熱極生風
全蜈蚣一條赤脚者　蝎梢半兩　麝香三錢別研
白花蛇肉半兩酒浸去皮骨淨稱　乳香半兩別研
朱砂半兩別研　天南星半兩煨熟　白僵蠶半兩生用
右為細末。入三味和勻。酒糊為丸。捏作餅如此○大。每服一餅子。煎
人參。或薄荷。或金銀湯化下。不計時候。此藥神効

定生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天吊。臍風撮口搐搦。嫉癇壯熱
蝎尾十四箇炒　天麻一分半　天南星炮末　膩粉各一分半
青黛一分半　朱砂研　白附子炮各半分
麝香二字

右再研勻。用爛粟米飯為丸。如菉豆大。薄荷湯化下一丸。急驚者。水
化滴入鼻中。嚏即搐定

保生湯。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搐搦。日數十發。搖頭弄舌。百治不効。垂困
蛇蛻皮一分　牛黃一分研
右以水一盞。先煎蛇皮至五分。去滓。調牛黃頓服。五歲已上倍服

朱砂膏。治急慢驚形候一般皆治
朱砂一錢　蝎十五箇　輕粉一錢
右一處為末。煉蜜為膏。每服周歲一黑豆大。生薄荷汁調下。日三服
與蓋半散相間。或間惺惺散。亦得。不退。服羌活膏。與蓋半散。蝎十建散用先用丸豨黃丹將蝎十在上建丸將在大上焙乾

朱麝丹。治小兒急慢驚風
朱砂一錢　全蝎一錢　蜈蚣一條全者　麝香當門子半錢
右為末。棗肉為丸。捏如錢眼大。每服半餅。或一餅。麝香酒化下。尋常
小兒驚風。只研麝香當門子一味。用薄荷湯調下。只一二服亦効

劉守眞宣明論龍腦地黃膏。治小兒急慢驚風。涎瘈上潮心胃。天吊驚嫽
喉風。小兒胃膈不利。一切熱毒。大有神驗。如痛不已。與分肢散一二服。吐

利得快。常服此藥
川大黃別搗　甘草各一錢　雄黃水窟者一分別研
麝香一錢別研　生腦子一錢別研
右五味。各修製了。再入乳鉢內同研細。煉蜜為膏。油單裹。如有前病。
煎薄荷湯下。旋丸如皂子大化下。如小兒大人睡驚。及心神恍惚。煎
金銀湯下一丸。常服。新汲水下。大解暑毒。如孕婦人常服。新生男女
永無疾病。如有大人陽毒傷寒。加輕粉二匣子。龍腦少許。水化下一
丸。杏核大。小兒看年紀大小。加減服立効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護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天吊搐搦。痰涎喘促。五
疳腹脹。精神昏憒。恍惚不寧。嘔噦吐逆。頭髮稀踈。肚上青筋。臟腑不和。痢
下不穩。乳食難進
天南星　白礬枯三錢　乾蝎三錢　輕粉一錢
朱砂一錢研　雄黃一錢研　巴豆霜一錢
右七味為細末。水浸蒸餅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七丸。金銀薄荷湯下。
或吐瀉汗効。臨時以意加減

段斉野夫多効方奪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喘壯熱。手足搐搦

朱砂　蝎梢去毒用各一錢　牛黃
輕粉　水銀錫少許結砂子。各半錢　麝香
梅花龍腦各一字　青黛二錢　天南星慢火炮裂
中心取二塊，如皂角子大
右件先將南星淨乳鉢內研如粉，次入蝎梢又研細，後入前藥一處
研極細，用石腦油和丸如櫻桃大。三歲已上兒服一丸，煎薄荷湯化
磨開與服。只一丸，逐下驚涎見効。三歲已下服半丸。更詳病加減服

韓氏和劑寶聖効方玉柱杖散，治急慢驚風，發時不省
全蝎七箇　薄荷十四葉　麻黃七條
右三味溫湯浴潤軟，以兩葉裹蝎一箇，用麻黃一條縛定，炒至焦黑，
次入白朮半兩、生薑自然汁浸透，焙乾，同為末。每服半錢，煎丁香柿
蒂湯調下。不拘時候

麝香青餅子，治小兒急慢驚風
青黛水飛一兩　天麻半兩　全蝎四錢　麝香半錢
白附子四錢
右為細末，水和如桐子大，捏作餅子。每服一二餅，薄荷湯化下

御藥院方五味天漿子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漿子　龍腦各一錢　蜈蚣十條炙　朱砂末一錢半
乾蝎十箇炒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煎薄荷湯調下。不拘時候

七味羌活膏，治急慢驚風，壯熱發搐
羌活　獨活　烏蛇肉酒浸一宿，焙，各一兩
天麻　全蝎　人參　白僵蠶各半兩
右為細末，煉蜜和丸如皂子大，每兩作五十丸。每服一丸，煎荊芥湯
化下

全蝎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掣痰涎，痰實壅塞，胷膈不利
全蝎十一箇　朱砂研　乾胭脂各一錢　薄荷四錢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乳汁調下

玄門內照鎮肝丸，治小兒急慢驚風，目直上視，潮搐昏亂，不省人事，是肝
經風熱也
天竺黃研　生地黃　竹葉　當歸
草龍膽去蘆　川芎　山梔子　川大黃大煨

川羌活　防風去叉　蘆各二錢半
右為末，煉蜜和丸如雞頭大。每服二丸，沙糖水化開服之。無時。大人
三五丸。先服鎮肝丸，次服天麻散

又方天麻散，治小兒急慢驚風。其効如神。及大人中風涎盛，半身不隨，語
言難，不省人事
半夏半錢　天麻二錢半　甘草炙　白茯苓去皮
白朮　老生薑各二錢
右件一處，用水一盞，入磁器內煮，令水乾，將數味藥焙乾為細末。每
服一錢半，煎生薑棗兒湯半盞調下。無時。大人三錢

旋丸端効方至聖保命丹，治小兒一切急慢驚風，潮搐反張，涎痰壅塞，鎮
心安神，除一切風寒傷表證淮南方
防風一兩　白附子　天南星炮　白僵蠶
朱砂　雄黃　甘草炒各半兩　麝香一字
金箔一片　全蝎十四箇去毒
右為細末，糯米粥為丸，一兩作四十丸，或煉蜜為丸如櫻桃大。每服
一丸，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小兒急慢驚風
右以蟬蛻為末，正發時水調，開攤紙上，貼心上自甦

蝎梢餅子，治急慢驚風瘛瘲，弓角反張，危者亦効
赤脚蜈蚣全者一條炙　蝎梢去毒　乳香別研
白花蝎酒浸淨去皮骨　朱砂別研　天南星煨熟去皮
白僵蠶洗淨炒各一兩　麝香三錢別研
右為細末和勻，酒糊為丸，捻作餅子，徑四寸大，煎人參或煎薄荷，或
金銀湯磨化。三周歲以下小兒一餅，周歲以下半之。詳見夷堅志用
士子事

續刋經驗方湯氏奪命散，大控風涎，不問慢驚急驚，風痰壅塞，咽間其響
如大潮，百藥不能過咽，命在須臾。醫者技窮，以待其盡，殊不知世有妙方，
服此藥良久，藥裹涎隨大便過，如稠涕膠粘，乃藥之神效。然後隨證用藥
調理。如無此證，不須服
青礞石一兩　焰硝一兩
右二件入沙窩子，用鹽泥固濟，炭火煆通紅，須待硝盡為度。藥冷，如
金色，取出研為極細末。如急驚風痰壅上，身熱如火，濃煎薄荷湯

入麝少許調勻微溫服之　如慢驚慢脾風加青州白丸子三粒研
爲細末用生薑自然汁調若稀糊入熟蜜調勻微溫服
延壽膝驚丹治小兒急慢驚邪風熱痰壅咽膈不利癇癲潮發手足搐搦
口眼相引背項強直精神昏憒睡中啼哭此藥大能安神鎮心定驚控痰
每用一丸濃煎薄荷湯磨下五歲以下兒分二服三歲以下兒分四服
蛇含石南廣者良每四兩用穀樹葉下貼上蓋如用煑七日取出
將沙窩煅令赤濃煎甘草湯淬須二次煅二次淬手可撚碎爲度
如手撚不碎再煅再淬　白附子一兩沸湯泡洗五七次切
片以生薑自然汁淹一宿慢火炒令焦黃色休燒焦黑不可用
南星一兩淨　生朱砂一錢大飛過別研　麝香一字別研旋入
右爲細末五月五日糯米糊爲丸如許。大前二方已宋吉州東廳
通判衛常合此二藥施人甚驗
劉世榮保嬰集驗方全蠍散治小兒急慢驚風一切諸般發搐服之神効
急慢驚風加減方法在內
全蠍二十四箇新薄荷葉包裹線縛定用竹片夾住於慢火上炙
數次如無新薄荷用乾荷葉酒浸用包炙亦可　僵蠶半兩先炒去

絲嘴用薄荷葉依前法製之　天南星一兩取末用生薑一兩切
作片子新薄荷葉二兩無新者用薄荷葉一兩一同擣捏作餅子
曬乾用如急驚風不用南星加大黃　大黃煨一兩若慢
驚風不用大黃加製天南星　白附子炮三錢　防風去蘆叉
天麻　甘草炙　朱砂水飛　川芎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一歲兒服一字二歲兒服半錢三歲服一錢煎薄荷湯
調下量小兒歲數大小加減服之安鎮心神煎金銀薄荷湯調下身
熱發搐煎火府散調下　慢驚吐瀉後發搐煎生薑湯調下　急驚
風發搐火府散加大黃煎湯調下
真方五色丸治小兒一切急慢驚風發搐痰涎壅塞服之神効法在癖積
條下
曾世榮活幼心書犀塞散解急慢驚風不省人事
猪牙皂角三錢　細辛去葉　川芎　白芷三味各二錢
躑躅花一錢半
右件剉曬爲末每以少許用大燈心三寸長蘸點鼻內得噴嚏爲驗
前藥不可燒焙則不應

鎮驚丸主急慢二驚風痰上壅手足抽掣口眼喎斜煩躁生嗔精神昏悶
常服寧心鎮驚疏風順氣
人參去蘆三錢　粉草半生半炙　茯神去皮木根　僵蠶去絲
枳殼如前製四味各五錢　白附子　南星如前製
白茯苓去皮　鵬砂　牙消　朱砂水飛六味各
二錢半　全蠍十五尾去尖毒　麝香一字
右除牙消鵬砂麝香朱砂四味用乳鉢細研餘九味焙爲末入乳鉢
內和勻前四味用糯米粉水煮清糊爲丸梧桐子大就帶潤以銀硃
爲衣每服三丸至五丸或七丸急驚用溫茶清磨化投服慢驚以生
薑熟附子煎湯研化溫服常服薄荷湯化下或麥門冬湯
卸風膏治急慢驚搐臍風撮口牙關緊閉痰涎壅盛咽喉腫痛
葳靈仙去蘆一兩半細剉焙研爲末
右用皂莢三兩去皮弦捶損挪溫水一盞絹濾過慢火熬若稀糊入
醇醋半兩再熬三五沸去火候冷用前藥末亭分乳鉢內杵勻丸芡
實大先用鹽梅肉擦牙根次以此膏一丸或二丸溫白湯濃調抹入
右右牙關內即開續進別藥熬時得瓦器爲上銀器尤佳及解風痰

壅盛淡薑湯調化無時少許含嚥咽喉腫痛溫茶清調下或薄荷湯
二神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漿子二箇　朱砂　輕粉各三錢半　蝎梢五箇去毒
巴豆二箇去殼膜心油
右爲細末研妳汁爲丸如麻子大一歲兒一丸薄荷水化下
茶花散治急慢驚風及十五般天弔風
天麻爲細末每服半錢水一小盞薑七片煎一茶脚許服
省風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如神
赤足蜈蚣四條全而大者　蝎梢去毒　白僵蠶炒去絲
天麻　防風去叉　麻黃去節　荊芥
羌活　白芷　川烏炮去皮臍　白附
南星各一錢半炮　朱砂水飛　地龍去土各一錢
麝香一字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大小加減荊芥薄荷湯下入生薑自然汁少許
調切灌下訖令於靜室中睡不許驚動出汗立差急慢三服慢驚二
十服

又方 活蜈蚣一條 朱砂末一錢水飛

右為磁盞五隻安朱砂在內將蜈蚣放盞中用一盞覆之以紙筋濕了固口縫慢火焚蜈蚣死取出候盞冷以竹刀刮去丸如菉豆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下

朱蝎散治急慢驚風

朱砂一錢 全蝎一枚去毒 片腦 麝香各一錢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生人乳調下

鶴頂丸治急慢驚風

麝香 朱砂各二錢水飛 全蝎六箇去毒

巴豆去油心膜一十四箇

右為細末用豉丸十八粒冷水淘去皮肥好者與前藥同研丸如芥子大每服一丸熟水下若非時發搐目睛上視腰背反折者三丸

急救仙方治小兒急慢驚風

震靈丹二十粒 來復丹十粒 白丸子十粒

三味研勻糯米糊丸菉豆大大者五丸小者三丸 慢驚用北棗陳皮煎湯吞下 急驚用生薑自然汁百沸湯下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八十 二支

兒 小兒證治十三

小兒慢驚

論

錢乙小兒方慢驚由病後或吐瀉脾胃虛損遍身冷口鼻氣出亦冷手足時瘈瘲昏睡睡露睛此無陽也栝蔞湯主之 凡急慢驚陰陽異證切宜辦而治之急驚合涼瀉慢驚合溫補世間俗方多不分別誤小兒甚多

又小兒傷於風冷病吐瀉醫謂脾虛以溫補之不已復以涼藥治之又不能已謂之本傷風醫亂攻之因脾氣即虛內不能散外不能解至十餘日其證多睡露睛身溫風在脾胃故大便不聚而為瀉當去脾間風風退則利止宜風散主之後用使君子丸補其胃亦有諸吐利久不差者脾虛生風而成慢驚

陰癇壞病東都王氏子吐瀉諸醫用藥下之至虛變慢驚其候睡露睛手足瘈瘲而身冷錢曰此慢驚也與栝蔞湯其子胃氣實即開目而身溫王疑其子不大小便令諸醫以藥利之醫留八正散等數服不利而身復冷令錢氏利小便錢曰不當利小便利之必身冷王曰已身冷矣因抱出錢曰不能食而胃中虛若利大小便即死久即脾腎俱虛當身冷而閉目幸胎氣實而難衰也錢用益黃散使君子丸四服令微飲至日午果能飲食所以然者謂利大小便脾胃虛寒當補脾不可攻也後又不語諸醫作失音治之錢曰既失音何開目而能飲食又牙不禁而口不緊也諸醫不能曉錢以地黃丸補腎所以然者用涼藥利小便致脾腎俱虛今脾已實腎尚虛故補腎必安治之半月而能言一月而痊也

太平聖惠方夫小兒慢驚風者由乳哺不調臟腑壅滯內有積熱為風邪所傷入舍於心之所致也其候乍靜乍發心神不安嘔吐痰涎身體壯熱筋脈不利睡臥多驚風熱不除變化非一進退不定荏苒經時故名慢驚風也宜速療之

和劑局方論小兒慢驚證慢驚者皆因乳哺不調或食粘膩臟腑壅滯及積熱為風邪所傳入於臟腑乍冷乍熱心神不定脾胃感冷或時嘔逆身體溫壯手足不定睡中搐亂頭目乍赤乍黃此乃慢驚或吐瀉俱作忽然發驚而手足不甚抽搐瘈瘲及睡中露睛唇白手足冷口中氣亦冷切不可與急驚藥誤人多矣但可與金液丹四粒青州白丸三粒同研以粥飲灌之如稍惺惺減金液丹加白丸子更與粥飲服理中湯益黃散

參苓白术散，乳食後可與鎮心至寶丹，或與金箔丸無脉，令乳母忌生冷
動風毒物。亦令乳母脉理中丸、嘉禾散之類，陳自明嘗見良方，然此二藥
大寒，既是前面云，切不可與急驚藥，誤人多矣。若是要脉退驚搐之藥，但
可與至聖保命丹。茅先生論曰：小兒生下，有中慢驚風者，雙目上視，雙手搐
搦，上喘喉中涎響，乍靜乍發，心神恍惚，不記人事。此候因驚積心舍而成，
有因吐瀉不成，有大患痢而成，有久瀉痢後脾虛風邪所干乘虛致此者。
如見此候，急用小便和酒調睡驚膏一服，須臾搐定，即吐兩盞以來青沫
黏涎，或三五盞已來，方得小甦，急進勻氣散兩服，喉中由有一二分餘涎，
即下朱砂膏，次日下醒脾散三服，鎮心丸兩服，若伏熱不退，即下大附散，
三日內即安。如見背母搖頭，噓舌出口，咬奶，眼障淚出，偏搐，死候也，不治。
閻季忠附方：慢驚得於大病之餘，吐瀉之後，或誤取轉，致脾胃虛損，風邪
乘之。凡小兒吐瀉不止，錢氏後謂宜速治之，似搐而不甚搐，此名瘈瘲，似
睡而精神慢，四肢與口中氣皆冷，睡露睛，或胃痛而啼哭如鵶聲，此證已
危，蓋脾胃虛損故也。秘要指迷論：凡小兒初生下，不問日數，或忽患慢驚，
醒後四肢厥冷，不知人事，但心中微暖，即用側子湯、脉五關貫珍珠囊、小
兒慢驚風候。凡慢驚風，身體不大熱，似因而不睡，所驚哭不止，不肯食乳，

此爲慢驚風之候，因風盛而生也。茅先生起至秘要指迷論止載幼幼新
書。聖濟總錄論曰：小兒慢驚者，癇病發於陰也。由在胎時稟受不足，心氣
虛怯，外中風邪，入於腑臟，其發則手足瘈瘲，頭目搖動，牙關噤緊，神情如
醉，休作有時，漸漸搐不定者，謂之陰癇。其治療也，外以灸法，內以藥餌，臨機
制變，可謂上工。若證見息高，氣口泄汗，遺尿者，在所不治。栖真子嬰童寶
鑑：小兒慢驚風，但身熱驚哭不止，睡眠不靜，手足微微瘈瘲，不食乳，或吐，
如傷寒之候也。長沙醫者李剛中說云：陰靜而緩，陰慢而遲，錢述慢驚得
於大病之餘，吐瀉之後，或誤服冷藥取轉，而腸胃虛弱，風邪乘之，似搐而
不甚搐，似睡而露睛，手足瘈瘲，或作鵶聲者，此證已危，蓋脾胃虛損故也。
是足太陰脾，足陽明胃，表裏俱虛，相合受病，風淫所勝也。人皆以胃氣爲
本，胃者水穀之海，脾之大淵，乘納水穀，消者爲榮，潤者爲衛，脾氣優土而
居中州，氣血循環，以灌四旁。今小兒氣血未定，五臟方成，從因乳哺不調，
冷熱相傳，而致吐瀉，久而不差，脾胃俱虛，風邪內乘，故面青昏睡，口鼻氣
冷，手足瘈瘲，醫或以鐵粉、水銀、龍腦、朱砂之類，是抱薪而救火也。故錢用
青州白丸子末、金液丹末，量以輕重，參以分數，二物和合，米飲調之，以主脾
胃，候手足溫，即漸減之，復投以醒脾驅風之藥。此錢之妙教通鏡也。又有

慢脾風，亦與慢驚相似，但分別輕重耳。亦由小兒脾胃俱虛，風邪內乘也。
載幼幼新書。鄭端友全嬰方：錢氏論慢驚是非，錢氏論慢驚因病後或吐
瀉，脾胃虛損，遍身冷，鼻氣出亦冷，手足瘈瘲，昏睡露睛，此無陽也。栝蔞湯
主之。錢氏云：無陽何用栝蔞根湯，內用栝蔞根、白甘遂，按本草，栝蔞根味
苦寒無毒，主心渴身熱；甘遂味苦甘大寒有毒，主腹滿，面目浮腫，留飲宿
食。又云：急驚合凉瀉，慢驚合溫補。錢氏既急驚凉瀉，慢驚溫補，何用栝蔞
湯寒毒之藥？又無溫補為佐，首尾亦無補助，兼主對不親，如此治之，怪也。
經曰：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也。慢驚虛病，寒毒之藥甚
虛人，正合難經虛虛之論，分明錢氏之非也。愚寄治此病，以神寶丹、寬筋湯
治之多愈。錢氏方訣議論優長，甚為可取，其間如治慢驚法用栝蔞湯，除
癇壞病篇內，亦用此方，錢豈不知栝蔞反為害也，觀其智識，必不如是，儻
或有此說，但取其所長，略其所短，庶幾不誤後人也。譬之權衡雖正，不能
無毫釐之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過。是以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論
慢驚曰陰癇，或慢驚雖曰陰癇，實陰三種而得，三種者或只吐，或只瀉，或
吐瀉俱發，亦因風驚食所作是也。　論慢驚之因：慢驚者，因久吐而胃氣
先虛，胃與肺母子也。母虛亦令子衰，二經虛則生黏痰，黏痰者肺胃所出也，痰

則凝滯在於咽喉，如牽鋸之聲，時復瘈瘲是也。所以慢驚風眼偏喜開者，
胃虛生風，通真子云：風能動能開。慢脾者因久瀉而脾氣先虛，脾與肺子母
也，母虛亦令子衰，二經俱虛，則生頑涎，頑涎者脾肺所出也，涎則溢流在
於咽喉，如水雞之聲，時復瘈瘲是也。所謂慢脾之風，眼偏喜閉者，驚氣入
脾，通真子云：氣能靜能閉。　論陰癇之因：陰癇者吐瀉之久，脾胃俱虛，脾與
胃表裏也，二經俱虛則主痰頑涎相纏，如膠塞於咽喉，故聲鳴而喘，時復
手足顫搖，或如角弓之狀是也。所以陰癇半開半閉者，是風氣併行脾胃。
飛仙論云：陰癇眼似睡不睡，王氏云：驚風眼半開半合，已上三證，似同而
異，並屬陰也。合目精昏，暈背昏強直，或作鴉聲，發頻難差，十死一生也。
凡慢驚有汗多死，仲景云：陰不得有汗，蓋陰證無汗，有汗者亡陽，古人說
慢驚瘈瘲，是似搐不搐，其間亦有慢驚如急搐者，是死期之速也。[illegible]嗽受
驚者第十二卷有治法　慢驚決生：徐中秀子三歲，七月中因傷乳食嘔
吐數次，而後作瀉，召一醫視之，三日不退，加之眼露多困，顖陷，氣虛，面白
形青，虛煩腹痛，忽發驚風，進退不定，召愚視曰：此子雖是慢驚，法當斷乳
三日，頻與粥，脈藥可安。主人曰：小兒以乳奶為本，宜可遠然捨乳也。答
曰：年非小，不行然，決濤涕湛，則有瘦弱之患，從非斷乳不愈，吐瀉適傷則

有傾人之患。波濤非自生，其所以主者風鼓不平之勢作之也。吐瀉非自生，其所以生者風冷不使乳引之也。風息則水勢平，乳少則吐瀉寧。善行舟者不懼波濤而懼舟之不固，善為醫者不懼吐瀉而懼乳之不節。蓋乳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此之謂也。始因傷乳為病，若以所傷之乳乳之，如以酒解酲，轉加昏憒，固能節乳，使藥之速驗也。主人曰：聽用神寶丹、續命湯、安神膏，日各三服，頻與稀粥，至夜驚不再潮，翌日嘍哺尚困，是中脘有食，脾胃有風。主人曰：何知也？答曰：嘍者有食，困者有風，當用宣風散汁，送下紫丸子，令微利，再用神寶丹、安神膏、琥珀散，日各三服，調治三日，時與少粥，至五日全安。主人曰：慢驚風何狀？決生答曰：病雖至困，形青而不昏，肚疼而手足常溫，驚搐無痰，喘氣微熱，是胃氣未絕。經曰：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故皆以胃氣為本。此子病雖至危，胃氣尚未脫，可以復生也。陳文中養子直訣：小兒誤服涼藥，鎮心宣導，或用帛蘸湯水撥根啟口，因此傷動脾胃，或泄瀉，或腹脹，或腹中氣響。小兒面少紅色，常無喜笑，不肯上而視下。小兒顋顖高急，頭縫青筋，時硬青糞。小兒肌體肥壯，糞如青涕，或如凍汁。小兒時時肢寺孔眼，糞硬青白沫，有時乾啘。已上五證，忽然嘔吐者，必成陰癇，俗謂之慢驚風搐。醫患之家，不究病之源，因不分陰陽表裏，又不察血脈虛實，妄為熱即主風，便餌牛黃、朱砂、腦麝鎮心宣導等藥，因此敗傷真氣，搐而不救者多矣。蓋真氣者元陽也。其藥性溫則固養元陽，冷則敗傷真氣，故宜用溫中下氣藥治之。緣小兒腑臟嫩嬌，皮骨軟弱，血氣未平，精神未全，言語未正，經絡如絲，脈色如毫，不可妄投藥餌，亦不可湯轍口舌。無病者在乎撫養正氣，有疾者先看外證而為多矣。戴幼幼新書楊仁齋直指方：慢驚之候，或吐或瀉，涎鳴微喘，眼開神緩，睡則露睛，驚跳搐搦，乍發乍靜，或身熱，或身冷，或四肢熱，或口鼻冷氣，面色淡白淡青，眉間唇間或青或黯，其脈沉遲散緩，蓋由急驚過用寒涼，或轉下太驟，傳變成之。又有吐利不止而成者，有氣虛暴吐瀉而成者，錢云：夏月脾胃伏熱，大吐瀉者，當解暑熱，不可專以固陽。有臟腑虛洞泄成者，風邪入於腸胃，故大便不聚而瀉。有久痢氣脫成者，有下積取瀉成者，有吐血瀉血成者，有感風不解誤藥成者，有傷寒傳變陰證成者，有得之久嗽作癇者，有得之發癇不已者，有得之蟲積衝心者，有得之卵腫疝氣腹痛者，其或日夜汗出，脾困多睡，煩燥引飲，四肢浮腫，大小便閉，丹瘤腫毒，龍帶纏腰，走馬急疳，並傳慢候，惟吐瀉積痢成虛致之，則證變甚速。凡經吐瀉，便是慢驚，須用溫中扶裏，或搐未發急，乃慢驚初傳，尚可防證。

不可誤作急驚用藥。世言搐慢為慢驚，非也。若泥此，往往指慢脾為慢驚矣。凡慢驚，男子以瀉得之為重，女子以吐得之為重。治法大要，須當審問源流，不可槩曰慢證。如吐瀉得之，則理中湯加木香以溫其中，五苓散以導其水。臟寒洞泄得之，則先與朮附湯；下積取轉得之，則先與調氣散；外感寒邪得之，則先與桂枝湯、解肌湯輩。其他可以類推矣。然慢驚雖屬陰，亦須準較陰陽虧盛淺深如何，不可純用溫藥及燥烈太熱之劑，惟於生胃氣中加以截風定搐，如全蝎、花蛇、殭蠶、白附、天麻、南星輩為良。方傳慢候而尚有陽證者，八候尚在，不必回陽，但與截風調胃，可冷可熱，均平陰陽而已。太一保生丹、聚寶丹、蟬蝎散、神保既濟丹、來復丹、王氏惺惺散、醒脾散、太醒脾散、溫白丸，可選用之。若諸勢陰盛，病已傳過，此屬慢驚，無搐掣及引竄視之證，而但昏沉者，與星香全蝎散、定命飲、四聖散、烏蝎四君子湯、天南星散、烏沉湯、沉香散之屬。若手足冰冷者，方可回陽，用硫黃、附子。慢驚下痰，身煖者天南星丸、蘇合香白丸子，痰盛者神保既濟丹、礞石散。虛甚勿不可下痰者，靈脂丸、七珍丸。如腦麝、銀粉、巴霜寒涼通關利腸輩，一切禁止。麝雖溫，然性屬陰，能化通腸。其有陽已傳陰，或者不知，但見引搐，誤用腦麝、銀粉及寒涼輩，必為慢脾陰逆。若慢驚之候，其眼半開半合，則當預作慢脾風調理之。於斯時也，陰氣易盛，陽氣易微，特刻少延，則藥力不及；頻併投藥，則勢又不可。纔進一二劑，須審有無傳變，稍定則和平為愈，勢篤則以剛劑投之。此治慢驚之大要然也。或者慢驚欲絕之時，虛痰上攻，咽喉引氣，呼吸麤大，脈來浮數，是為陰盛強陽，錯認以陽氣已復，直與峻藥下痰，痰隨藥下，氣隨痰絕，人以醫殺咎之，此則不識痰燈將絕之證，雖不下藥，亦無生意矣。又有喉中痰涎，聲如拽鋸，一兩日間，但閉目不開者，此為虛候之極，虛痰飽養其氣然也，淩遷下痰，亦未可保，姑以蘇合香白丸子輩與之。若慢驚之候，藥脈已虛，尚虛之數日，未省者，或妄攻之，則前功俱廢，是體認之不可不精也。其或傷風、傷寒、傷暑、傷濕、傷食、停積、瘡勞、煩渴、盤腸、肚痛、諸瘡疳證，皆因之而發風，須當謹詳，隨其證療其病，正病去則風自去矣。慢驚四肢厥冷，吐瀉加嗽，面黯唇慘，胃痛鵶聲，兩脇動氣，口生白瘡，胃閉損也，髮直搖頭，眼睛不轉，涎鳴喘噎，口眼手足一邊牽引者，難痊。演山省翁活幼口議：慢驚風候，醫云陰癇也，良由急驚用寒涼之藥太過，轉動深重，乃傳作慢驚；或因吐利不止而成慢驚；或因澡浴感風不解而作慢驚；或因風食二癇不治而變成慢驚；或因咳嗽下痰轉虛而成慢驚。因由甚衆，槩而舉之，病家怕驚不怕瀉，奚醫

怕瀉不怕驚。其瀉不止，則驚風愈盛。若與治驚，更用寒涼之藥，且瀉轉多，病加進重矣。　議曰：小兒脾胃虛怯，方作吐瀉，其證有熱吐、冷吐、痰吐、食吐。所言熱吐者，謂母飲酒，喫肥炙煿醃藏，或胃氣傷暑飲熱，兒吮乳入胃，遂成熱吐。冷吐者，謂兒胃冷，加以宿冷之物，與食即吐。痰吐者，其兒肌肴神困，痰積未消，胃堂又虛，即痰吐。者其兒胃氣本虛，復感寒邪，生痰作熱，留滯胸膈，故吐。食吐者，其兒胃弱，飲食不節，損食傷脾，作熱神困，吐後即逆。病家但知其吐，不明其所以吐，且吐兼瀉共作，名曰霍亂。其吐候又推輕重有五：初則乳自流出，謂之哯；哯之下，已即謂之吐；吐之不已，即嘔；嘔之不已，即傳噦；噦之不已，即作嗽。於月初自嘔噦嗽，皆有出聲動氣。嘔者口開而作，噦者心胃上下氣逆鬱築，嗽者無物可出，即脾虛胃寒，引氣嗽嗽作聲。此五候，在肓之證，變成慢脾風。熱吐者，毛去氣浮，冷吐虛吐，與生胃氣痰吐，下卸其痰，次與正氣，食吐宜與調氣，豈可一槩理之？吐瀉不止，脾虛風生，眼開慢驚，眼合慢脾。治之不當，更下驚藥，死不旋踵，豈可得而救療？兒分長幼，病察虛實。有吐瀉三五日發風者，有一日半日而發者。大抵女孩以吐為急，男以瀉為速。若氣虛暴瀉暴吐，纔作便得之，惟有府瀉不成風候，又則患無辜證。又於壹之失，世帶湯上瀉為良，吐即生胃為正。

截風之藥加而用之。凡驚藥及寒涼之藥，於不可用，亦不可用大熱藥，其候乃屬陰證，醫者裁之。勿侍為幸。慢驚風傳變，凡慢驚風候，若是急驚傳來而尚陽證，其陽即斷，不必回陽。又不待治陽，只可截風調胃，均平陰陽。可冷可熱，可緩可急是也。若宜使與脉附子硫黃之屬，使陽歸陽，又是急驚。學者理宜知之。既知陽證傳作陰證，即與脉保命丹三二服，兼前牛黃清心丸子。其有四證，且八候稍緩，痰成陰癇者，即與脉之。若已傳過，八候不作，四證尚在，只實實者，與脉定命飲子。若脚手冰冷者，乃四逆候，方可回陽，次第脉合者，即傳作慢脾風候。其兒驚風痰涎壅盛，搐搦不止，不可下者，宜與靈脂丸。其痰壅熱盛，口角自垂者，白薑丸功效。驚風搐搦，身體雖緩，風痰不化，宜脉天南星丸。　議嬰孩所受此等證候，別無他疑者，只依下項用藥，無不效者。切不可延久。其陽易化，陰氣漸盛，藥力不及，使人難治。又不可一向連併投藥，每次一二服了。須審察證候緩緊，有無傳變。稍覺寬定，其藥放慢，或勢漸緊，宜以次第緊急藥與脉，不可執滯一藥。又不可使換湯劑連併與之。所謂察其輕重，審其進止而後已。今者妙方，不勞檢閱，修合如法，對證投治，射效萬一。　議慢驚若是急驚傳來，是知前人不曾截風定搐，陽脫而傳陰，陰重陽斷，其風與熱隨流縱入經絡，又有

曾脉太寒涼之藥過多。又有下積取瀉致作。又有臟腑虛寒，泂泄而為。其所受多端，已載前篇。　議理慢驚，當知陰癇之説。其證屬陰，臟寒氣虛，或尚泄瀉不止，且驚正作，多因無識之人，一向治驚，更不理瀉，藥用寒涼投之，令氣愈虛，泄瀉不止，陰證愈重，驚搐愈增。若用止瀉藥稍熱，八候復加四證未退，慢驚雖曰難治，蓋醫亦不曾究竟，消作加進，深為重害。　議慢驚當察之所視為要，眼睛昏定為重，竄視為重，四肢厥冷為重，睛定不眨為重，雖眨不左右顧亦重，汗出如流亦重，口面忽作黯黲色至重，感風搐搦慢驚，眼在半開半合之間，乃知陰氣所盛，傳入臟間，陽氣已虧，脾經屬陰，次第入脾，故言慢脾風候。　議醫慢驚與急驚風候，自是不同，未可一向下。議搐藥急驚，謂關竅不通，故以腦子麝香等藥通利，定其搐搦。慢風陰重陽虧，諸經已虛，不宜通關，又涼其臟，易作慢脾風。　議醫慢驚不可急攻，急驚陽癇稍易理，慢驚陰證最難治。於藥已愈而尚虛之，未省三五日之間者有之。俗謂過街候，發無定論，不可輕易妄劑投之，攻擊則前功俱丧。議慢驚所治之理，須究問元因所發。若是急驚傳陰為慢驚者，乃陽癇所作陰癇也。當察陽證未絶，其陰證用藥斟酌。如因洩瀉而作慢驚者，男兒為重；如因吐逆而作慢驚者，女子為重。即陽脫而陰盛。小兒有長幼

之別，臟腑有虛實之分。有瀉三五次便成風候，乃由虛之盛也；或有二三日泄方成風候；或有五七日瀉不止而成風候。暴瀉成風，由可速治，蓋回陽調中補氣之為易；若久瀉漸傳成風候者，為虛為之，故難療理。議嬰孩小兒洞泄成風，以補藥治之。宜用附子藥，藏寒洞泄當服。取瀉成風，當藥下積，宜以溫脾壯氣藥調之，宜服觀音全蝎散愈之。有服寒涼藥成風，下藥太涼，致冷臟腑先寒，過涼藥吐瀉，即傳成風候，以助氣醒脾藥溫之。王氏大惺惺、大醒起散與服之，即效。若手足冷，回陽湯、朮附湯。疏陽癇傳作陰癇者，急驚傳作慢驚風候，以截風藥治之。服前方截風定搐藥，若在前三者慢驚候，便以截風，往往未為當。蓋由病自虛之傳之，所以云調之理。議慢驚證候，所以用藥不一，治療不等，由發作不同，故述在前，辨則四者之議，猶為大槩。智者得之，開發詳其輕重可否之意而施設之。議醫理慢驚之候，其意在慢；治急驚之候，其意在急。何也？且急無過因熱生風作驚，跌撲作驚，他物觸之作驚。驚熱傳極，而變生風搐搦等候，皆熱所乘。若也順證，依法下之，諸候自息。然慢驚所作不常，當宜省察，用意子細。所以故宜消息為之，慢也。不可倉皇恐懼，有乎得失？非夫治躊躇疑惑之為慢也。又曰：慢驚無急攻，蓋所療至為難事，無妄當何。　議董慢驚不可與語

無妨球脫有之，無誠不謹亦有之，無見不明亦有之，又不可言難恐於人事，但存妙理究竟深得法度者，投藥必愈，不曉於理，栽度未良者千萬無順人情投餌，既無可否之說，若或所見不到，即與善術者調治，庶不枉究若也。壞證傷候，必敗其德，實有匆猝倉皇者耶。陰證反陽議曰：小兒傷寒惟察表裏而理之，不以陰陽證候竟竟者，蓋無顧前顧後之脉，所謂純陽之孩，合而言之，此說陰候者慢驚是也。凡兒吐瀉疾作慢驚，其候無反證良由急驚傳來已成陰癇，藥用寒涼，證入慢脾，藥用燥熱，其候反陽者，反從陽也。其脉愈盛，其證愈逆，故云反也。陰陽俱壞，實謂難治，醫工不知其所以，但見其搐搦，肆意退熱截風，良久卻不引搐，但只合眼聚痰，冥冥如睡，證候有如此，何藥理之，請試較之。陰盛強上，發陽議曰：慢驚風候謂之陰盛，及其欲絕之時，虛痰上攻咽喉，引氣呼吸，麤大，其脉浮數，其證強陽待之，醫工將謂陽回，以得其所宜，與下痰藥用大冷寒涎，即將隨藥而下，兒命即時隨藥而死。然言醫敖之愚曰：非也，謂渠無智，不識證絕而用之雖不下藥亦死之矣。衛生家寶或因久吐瀉不止，或累月咳嗽不止，或大重病後，脾胃虛損，或胎中有驚，頻下青沫糞，或瘡證候，臟腑虛損，並成慢驚，睡卧不靜，卧露白睛，手足微動，頻多呵欠，乳奶時吐，顖顱或腫或陷，頻

多驚跳，好睡，吼嗄，或作潮熱，已上並是慢驚，不可服冷毒藥，吐瀉只宜怪怪散，人參膏，睡紅散，大段有虛涎，量服牛黃膏少許，或進或退，並是陰證候，大凡小兒不可令嘔吐，使有驚風欲發之意也。宜急治驚止吐，醒脾調胃。如發搐搦，上視撮口，搖頭上竄，如角弓反張，或四肢軟弱，弄色或青或黃黑白，弄舌吐出，鼻無涕，魚口鴉聲，腹脹，並不可服陽證藥。慢驚六，內載青州白丸子，蘇合香圓，金液丹，市南方，青金丹，即白丸子，金液丹合和用張潔古錢氏補遺：慢驚陰證也，俱藏受病，蓋小兒吐瀉病久，脾胃虛損，若不早治，則成慢驚，名曰瘛瘲，似搐而不甚搐也。因脾胃虛損，故大便不聚，當去脾間風，先以宣風散導之，後用使君子丸、益黃散，則其利自止。既已失治，則脾肺俱虛，致被肝木所乘，是為慢驚也。當用溫補羌活膏，曾世榮治幼心書論慢驚者，考之古書，亦無所據，惟載陰癇而已。蓋慢驚屬陰，陰主靜而搐緩，故曰慢。其候皆因外感風寒，內作吐瀉，或得於大病之餘，或轉於誤轉之後，目慢神昏，手足偏動，口角流涎，身微溫，眼上視，或斜轉，及兩手握拳而搐，或兼兩足動掣，各辨男左女右搐者為順，反此為逆。口氣冷緩，或顖門陷，此虛極也。脉沉無力，睡則揚睛，謂兩目半開半合，此真陽衰耗而陰邪獨盛，陰盛生寒，寒為水化，水生肝木，木為風化，木剋脾土，胃

為脾之腑，故胃中有風，瘈音熾瘲音縱漸生，其瘈瘲證狀，兩肩微聳，兩手垂下，時復動搖不已，名為慢驚。宜以青州白丸子、蘇合香丸入薑汁杵勻米飲調下。虛極者加金液丹，次用沖和飲同七寶散，火煨薑服，使氣順風散，少解吐瀉，間以胃苓湯救其表裏。若吐不止，可投定吐飲，瀉不減，宜服六柱散，或日生陽去胃風，定瘈瘲，清神氣，五苓散導其逆，調榮衛，和陰陽，若痰多唇白，四肢如冰，不省人事，此虛慢之極，用固真湯速灌之，以生胃氣。胃氣既回，投醒脾散，沉香飲調理。有慢脾風者，自慢驚傳變，始因吐瀉經久不治，故胃弱脾虛生風，風入經絡，則手足無時搖動，昏沉不省，面帶痿色，風勢太甚，乃虛之極，急用青金丹、天麻飲灌服，或六柱散、固真湯，帶悶有熱有痰，皆風入脾經，亦是危證，若痰如牽鋸之聲，面無潤澤之色，唇縮氣麤，項軟搐，其不可治也。鄭氏議古人醫書，不能無失，如錢氏治慢驚用栝蔞湯，與病不相主對，是謂之失。以愚觀之，所持藥性醫者之通曉，縱有前證，未必肯用，但不容不講明耳。殊不知錢氏既沒之後，其書成於仕路人閻孝忠編集刊行，屢經異代，况錢氏儒醫，名聞朝野，施治之法，如珠在貫，未嘗少差。鄭氏所指慢驚誤用栝蔞湯，然本方下明載治肺熱涎盛，非為慢驚之設，閻孝忠豈不知此，其或居官錢粹之日，失於參考，訛傳此

劑，致有前議。奈歷年已遠，辛難校正。若論五臟補瀉之妙，卻無瑕可指。及諸雜方，有功于世，不為不多。直訣一書，信不誣矣。韓義和煙霞聖效方，慢驚風，因小兒吐瀉病久，脾胃虛損，大便不聚，當補脾，先以宣風散導之，後用使君子丸、益黃散，其利即止，後用本事方中醒脾散。若不早治，即成慢驚，名曰瘛瘲，似搐而甚，因脾脉虛損，故被肝木所居，諸臟受陰證也。惠眼觀證云：慢驚形候乍靜乍發，或吐瀉，或因著撲，或以患痢，脾胃來虛而作，若見肉𥆧啼聲有淚，手足微微掣動，下下慢脾湯藥，及以鮓湯丸，利之，至次日調氣，兼進醒脾平胃化涎湯藥調理。若先潮熱後，口相牽一邊，手足只搐一邊，喉中作拽鋸之聲，不啼無淚，此候不可治，三日中死。死後眼生障膜，而五藏絕矣。　歌訣：茅先生小兒慢驚風死候歌：慢驚風候實難醫，遍體昏沉壯熱時，睡卧多驚心不穩，手牽腳搐喘相隨，往再時多為此候，速令下藥莫遲疑。玉訣：小兒慢驚虛風候，形長啞醫齒面青黃，覘乳涎高胃氣傷，風盛涎高生搐搦，瀉痢頻頻色不常，此患先調其氣，後退驚風，次下涎調臟腑，即無誤也。石壁經三十六種慢驚將發候歌：未發驚時先好睡，四十八候云：未發慢驚先重睡。睡中吐舌又搖頭，面青觀髮如針立，鳳髓經云：髮豎面紅毛髮立。壯熱遍身腳似鈎，鳳髓經云：四十八候云：更加

手足一如鈎。此候多因傷寒失治。或嬭母動作不定。是致發熱。或作吐瀉。
又後被寒邪苦楚。漸漸多睡。少汗不食乳。手足軟。犳或即曲硬。此當出汗。
醒脾去風。即愈 吐乳作腥生氣息。額中千顆汗珠流。通膓表汗兒當差
若取之時瀉不休。仍須先汗下。其下旋旋下之。不可太猛。并與少溫藥生
胃氣。此病冷氣傷。腠理不通。蘊結爲大患。未發先因叉發面青頭額有汗。
吐乳腥臭。若有此疾先解表。後用蝍蝍丸一二服。肥大者微與下。次調氣
即安。如此不退。成慢脾風也。風隨經與此歌亦同有注云。先與坏前散表。
次爲奪脅散。 三十六種慢驚正發候歌。惡心纔作便生驚。吐瀉頻頻氣
上浸。舌赤唇紅雙眼閉。風籠經此三句云。吐瀉纔生便息心。當乳吐乳汗
相浸。舌出唇緋雙目閉。搖頭髮直一如針。此後亦主。因傷寒表已表發妄
表。內淫瀉於胃經。內熱切處。所以多吐。或瀉瀉不止。夫治則主多。因重
則發搐。不致大跌驚。只是或時發。手足微動。柔半月十日不食。亦不能絕。
多無汗。逆身髗癖。當醒脾發汗去驚。悶生氣急搐雙膓。口白生瘡命不任。
此候未生宜早治。涎潮肺腑更難禁。風籠經此一句乃云。有瘡胃閉命沉
況。若氣急則兩脇微動。動則氣而喘也。史一向用冷藥大甚。邊妄氣傷脾
胃積。致令口中有瘡出。若亦猶可治。白瘡滿口如珠子者。目直視。睛不轉。

滿面黑色無光必死。 風籠經此一篇云。小兒吐瀉後。成慢驚風。慢脾風。
仍注云。如口未生瘡不妨。先與白餅子。次白神散。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
吐瀉傳慢驚歌。後說云。此候發時先吐逆。醫人不識却將調榮衛藥與服。
致令口生瘡。成惡候。先將蝍蝍丸下胷膈風涎不吐後。調氣。已上惠眼觀證
起至石璧經止。載切細新書。經濟小兒保命方書慢驚證歌。喉中痰微響。
眉腮垂紫筋。孔時常哯吐。寒熱額浮青。目碧多啼叫。風邪膈胃傳。慢驚觀
此證。可與鎮心安。小兒欲作慢驚。則咽喉涎響。眉腮間紫縷。乳哺嘔哯。目
碧多啼。辨虛實檢方對藥調理慢驚死證歌。弄舌搖頭數。兩睛并口禁。一
身全不管。百節似癱垂。瞼鼻唇青紫。無時與痰涎。頻慢驚如有此。何必更責
醫。小兒慢驚若見此證。百不治一。皆爲死候。曹世榮活幼心書慢驚歌。陰
盛陽虛病已深。吐餘瀉後睡揚睛。神昏搐緩涎流甚。此證分明是慢驚

方

太平聖惠方白僵蠶散。治小兒慢驚風壯熱。四肢拘急。痰涎壅滯。發歇
不定

白僵蠶一分微炒 蟬殼一分微炒 蘆會一分細研
蝎尾一分微炒 白附子一分炮裂 五靈脂一分
蟾頭一枚塗酥炙令焦黃 朱砂一分細研 牛黃半分細研
麝香半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辟宮子二枚塗酥炙令黃

右件藥擣羅爲散。入研了藥令勻。不計時候。以薄荷湯調下半錢。看
兒大小。加減服之

龍腦散。治小兒慢驚風。心胷痰涎。上攻咽喉如呀。身體壯熱。筋脉拘急。或
時發歇抽掣

龍腦半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蘆會一分細研
胡黃連一分 青黛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木香一分
丁香一分 天竺黃一分細研 熊膽一分
犀角屑一分 乾蠍一分生用 膩粉一分 朱砂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同研令勻。不計時候。煎荷湯調二錢。服之量兒
大小。以意加減

牛黃散。治小兒慢驚風。壯熱。心煩。發歇搐搦

牛黃一分 麝香一分 雄黃一分 熊膽半分
蘆會一分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夜明沙一分微炒
乾蠍一分半末 天竺黃一分 犀角末一分 胡黃連末一分

白殭蠶一分末

右都細末爲散。不計時候。以薄荷湯調半錢服之。量兒大小。以意加
減。兼用少許吹入鼻中良

犀角散。治小兒慢驚風。心神煩熱。多驚。體瘦。四肢抽掣

犀角屑一分 天麻一分 白附子一分炮裂 乾蠍一分微炒
膩粉半分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麝香一分
牛黃一分細研 晚蠶蛾半分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煎龍膽湯放溫調下半錢。量兒大小
以意加減

牛黃丸。治小兒慢驚風發不止

牛黃半兩細研 天竺黃半兩細研 犀角屑半兩
芎藭一分 人參一分去蘆頭 白茯苓一分
麝香一錢 鈎藤一分 胡黃連半兩 丁香一分
龍腦半錢細研 龍齒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水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粥飲下三丸。量兒
大小。以意加減

烏犀散治小兒慢驚風或發即戴眼向上手足搐搦
烏犀角屑一分 獨角仙三枚微炙去翅足 驢胎耳一分燒灰
雀兒飯甕五枚 乾蝎一分燒灰 白殭蠶一分微炒
朱砂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丁香一分 蠶紙一張出子者燒灰
麝香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羌活半兩
青黛一分細研 天竺黃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都研令勻不計時候以溫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麝香散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
麝香一分細研 膩粉一分 牛黃一分細研 乾蠍一分
白附子一分炮裂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薄荷汁調下一字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天竺黃散治小兒慢驚風體熱搐搦
天竺黃半兩細研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天麻半兩 栢枝半兩微炙 蟬殼一分微炒 白附子一分炮裂

鬱金半兩 乾蠍一分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乳汁調下一字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朱砂散治小兒一臘後月內忽中慢驚風及無辜之候
朱砂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乾蠍十四枚微炒
雀兒飯甕二七枚麩炒令黃去麩
右件藥細研為散不計時候以乳汁調下半錢薄荷湯調下亦得更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真珠丸治小兒慢驚風墜涎
真珠一分 牛黃一分 朱砂一分 雄黃一分
膩粉一分
右件藥都細研用粳米飯和丸如黃米大三歲兒每服以薄荷湯下三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比金丸治小兒慢驚風胃膈多涎迷悶口噤發歇搐搦睡中多驚
牛黃一錢細研 麝香一錢細研 烏犀角屑一分 朱砂一分細研
烏蛇肉一分炙令黃 乾蠍一分微炒 雄黃一錢細研

水銀一分 金薄二十一片 銀薄二十一片已上三味同研為砂子
雀兒飯甕三十枚內有物者微炒
天南星一分炮裂 羚羊角屑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鍊了蜜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薄荷汁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天竺黃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
天竺黃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龍腦半分細研 木香半分 丁香半分 雄蠶蛾十四枚
雄黃半分細研 胡黃連半分 朱砂一分細研 金薄十四片細研
膩粉半分 熊膽半分 蘆薈半分細研 犀角屑半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鍊了蜜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粥飲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天麻丸治小兒慢驚風熱筋脉跳掣精神昏悶風涎不利
天麻一兩 乾蠍一兩生用 白殭蠶一兩生用
防風一兩去蘆頭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白附子一兩生用 朱砂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

牛黃一分 麝香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研入朱砂等四味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薄荷湯化破三丸服之看兒大小臨時加減服之
青黛丸治小兒慢驚風體熱多涎發歇搐搦
青黛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蝸牛一分炒令黃 烏蛇一兩酒浸去皮骨炙令黃
乾蠍二七枚微炒 胡黃連一分 白殭蠶一分微炒
白附子一分炮裂 麝香一錢細研 蟾酥三片如柳葉大鐵上焙焦
狗膽二枚取汁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狗膽汁與糯米飯和丸如黃米粒大三歲兒以薄荷湯下三丸日三服三四歲兒服五丸
牛黃丸治小兒慢驚風及取風涎積聚
牛黃一分細研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陳橘皮一分湯浸去白瓤焙
黃連一分去鬚 天南星一分炮裂
白附子一分炮裂 附子一分炮裂去皮臍
半夏一分湯洗七遍去滑 乾蠍一分微炒 犀角屑一分

水銀半兩燒棗瓤一處研星盡 金薄二十片細研
硃黃半兩細研 硇砂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麝香半分細研
巴豆十枚去心皮敖別研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以麪糊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甘草薄荷湯下三丸至五丸

丁香丸治小兒慢驚風兼有府氣壯熱及乳哺減少
母丁香半錢 胡黃連半分 蘆薈半分細研 雄黃半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牛黃半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蠍梢一分微炒
青黛一分細研 膩粉半分 白附子一分炮裂
天竺黃一分細研 鉛霜半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爲末取五月五日稷子尖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粥飲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朱砂丸治小兒慢驚風四肢拘急心胃痰滯身體壯熱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半兩細研
天麻半兩 天南星半兩炮裂 乾蠍半兩微炒
白附子半兩炮裂 乾薑半兩炮裂剉

巴豆半兩去心皮研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奶汁下一丸荊芥湯下亦得量大小以意加減

保命丸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驚熱
牛黃一分細研 乾蠍一分微炒 白殭蠶一分微炒
蟬殼一分微炒 天麻一分 白附子一分炮裂
蟾酥半分研入 犀角屑一分 天南星一分炮裂
青黛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天漿子一分麸炒黃去殼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獖猪膽汁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用薄荷湯下三丸又以水化二丸滴入鼻中令連連嚏後再服更在臨時量兒大小增減

朱砂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發歇不定喉中涎聚時作聲漸覺虛羸不下乳食眼澁多睡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雄黃半兩細研 乾蠍半兩微炒
牛黃一分細研 龍腦一分細研 膩粉一分 水銀半兩以鉛一分結爲砂子 硇砂一分細研
右件藥先研水銀砂子令細即與諸藥同研入棗肉和丸如菉豆大百日已上兒以薄荷湯下一丸一歲兒兩丸二三歲兒三丸服下粘涎惡物爲効此藥慢善不瀉但是虛困瘦瘁宜與服之神驗

如聖丸治小兒慢驚風精神昏迷痰涎逆上咽喉中作聲有時口噤發歇搐搦
牛黃二錢細研 犀角屑一分 朱砂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
麝香一錢細研 人參一分去蘆頭 白茯苓一分
龍齒一分細研 釣藤一分 羌活一分 蟬殼二十枚微炒
甘草半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羅爲末入研了藥同研令勻以棗肉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煎犀角湯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七聖丹治小兒慢驚風面青口噤四肢拘急
朱砂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錢細研 蠍尾七枚微炒
白殭蠶七枚微炒 羌活一分 天南星半兩炮裂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棗肉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薄荷湯下三丸

看兒大小加減服之

水銀丸治小兒慢驚風面青口噤吐涎脚冷身熱頻頻搐搦
水銀半兩入黑鉛半兩結爲砂子細研 天南星一分炮裂
鉛霜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天竺黃一分細研
犀角屑一分 麝香半分細研 牛黃半分細研 龍腦半分細研
馬牙消一分細研 金箔三十片細研
白附子一分炮裂 乾蠍一分微炒 膩粉半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入諸藥同研令勻用雀兒飯甕內蟲十枚鍊蜜同研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薄荷湯化破三丸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保生丹治小兒慢驚風多涎昏悶或口噤搐搦發歇作時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天麻半兩 白附子半兩炮裂
白殭蠶半兩微炒 乾薑一分炮裂剉
乾蠍半兩頭足全者微炒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爲末入朱砂等同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不計時候以金銀湯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烏犀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吐涎

烏犀角屑一分 羚羊角屑一分 麝香一分細研 胡黃連一分
蘆薈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丁香一分
牛黃一分細研 龍腦一錢細研 天南星一兩用酒一升煑盡爲度切破曝乾 半夏一分漿水一升煑盡爲度切破曝乾

右件藥擣羅爲末入研了藥更研令勻銚子内火上化石腦油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温酒化下一丸金銀薄荷湯下亦得

延生丹治小兒慢驚風發歇搐搦喉內多涎

朱砂一分細研 天南星半兩炮裂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半分細研 蠍梢二七枚微炒 白殭蠶七枚微炒
羌活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棗肉和丸如菉豆大以薄荷湯化破兩丸服之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五靈脂丸治小兒慢驚風四肢搐搦 郭瑞文全嬰方有麝香

五靈脂一兩 附子一兩生用去皮臍
乾蠍一兩生用 蟬殼半兩生用 天南星一兩生用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釅醋二大盞以藥末一兩同煎成膏入餘藥末和丸如菉豆大未滿月兒以奶汁化破一丸服二歲以下二丸漸大以意加之鼻上汗出爲効

龍齒丸治小兒慢驚風壯熱手足拘急

龍齒一分 麝香一錢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白芥子一分微炒
阿魏一錢麪裹煨麪熟爲度 水銀一分 金薄二十片
銀薄二十片已上三味細研爲砂子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以鍊蜜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温酒下二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萬靈丹治小兒慢驚風多涎腹脹發歇搐搦

牛黃一錢細研 麝香半錢細研 熊膽半錢研入 膩粉半錢研入
乾蠍五枚微炒 朱砂一分細研 巴豆二枚去皮心細研
木香半錢 白附子三枚炮裂 蟬殼七枚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黍粒大每服以薄荷荊芥湯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迴生丹治小兒慢驚風痰涎壅悶發歇搐搦

天麻一分 白附子一分炮裂 白殭蠶一分微炒
桃膠一分 天南星一分炮裂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爛飯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温薄荷酒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返魂丹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夜啼

蝙蝠一枚去翼腸肚炙令焦黄 人中白一分細研
乾蠍一分微炙 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入人中白等同研令均鍊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乳汁研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黃連丸治小兒慢驚風心胃痰涎腹內壅悶或搐搦

黃連一分末 青黛一分 麝香一分 朱砂一分細研
巴豆霜半兩

右件藥都研令細用猪膽汁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薄荷湯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龍腦丸治小兒慢驚風及痟熱

龍腦一分細研 丁香一分末 朱砂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蟾酥半分研入 牛黃一分細研 犀角末一分 雄黃一分細研
天竺黃一分細研

右件藥都研令勻用猪膽一枚剝入黃連末一分入在猪膽內繫却以漿水一椀入銚子內煑盡取出與藥末和丸如黍米大一二歲兒以温水下一丸欲喫乳用一丸子研破吹入鼻內得嚏爲効

玉液丹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熱瘖心驚悸等

白附子一分生用 赤箭一分 白僵蠶一分生用
膩粉一分

右件藥以三味擣羅爲末入膩粉同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一二歲兒每服以熟水下三丸三四歲每服五丸日二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天漿子丸治小兒慢驚風發歇不定

天漿子二七枚麩炒令黃去麩 蟬殼二七枚微炙
棘剌三七枚微炒 蠶紙二張燒灰 防風一兩去蘆頭
朱砂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一二歲兒每服五

丸。連夜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犀角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煩熱

犀角屑一分　蟬殼二七枚微炙　烏蛇半兩酒浸去皮骨炙令黃　牛黃一分細研　青黛一分細研　天漿子二七枚麩炒去殼　地龍一分微炒　蟾酥半錢鐵器上焙過研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防風半兩去蘆頭　蠶紙一張燒灰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搗羅為末。入研了藥都研令勻。煉蜜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溫荊芥湯下兩丸。先研一丸。著新汲水化滴在鼻中。得嚏為效。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麝香丸。治小兒慢驚風。上膈多涎。精神昏悶

麝香一分細研　牛黃半兩細研　白附子半兩炮裂　犀角屑三分　半夏一分湯洗七遍去滑　蟾酥如柳葉大兩片於鐵器上焙　猪膽一枚乾者　天漿子十枚麩炒令黃去殼

右件藥搗羅為末。用麵糊和丸如黍米大。一二歲兒每服五丸。未差頻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天南星煎丸。治小兒慢驚風

天南星一兩細剉以水二盞煎至半盞去滓重煎以膏丸諸藥末　白附子半兩炮裂　天麻一兩

右件藥搗羅為末。以天南星煎和丸如菉豆大。三五歲兒每服以薄荷湯下二丸。五六歲兒每服三丸。日再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雀兒飯甕二枚有蟲者　白僵蠶三枚微炒　乾蠍三枚微炒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以麻黃湯調下一字。日三服。汗出為效。三歲已上即加之

王氏博濟方桃紅丸。治小兒慢驚墜涎。安蟲。其狀多因久患。脾胃虛弱。風邪中入而作此疾

綠礬一兩半　赤脚烏半兩

右二味同為細末。作糊麵糊為丸如菉豆大。每服用溫米飲下三丸。次與補虛丸

補虛丸

新羅白附子二兩湯洗去皮　大半夏一兩

右二味各用白湯浸三日。每日換水三度。取出焙乾為末。以生薑自然汁。着兩錢薑末。煮糊和為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溫粟米飲下

牛黃朱砂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及天瘹似癇者

蠍梢二七箇　牛黃半錢　麝香半兩　黑附子尖三箇　雄黃少許　朱砂一錢　巴豆二粒好者燈上燒令皮黑去皮用肉

右七味一處研令勻如粉。以食蒸餅和為丸如雞頭子大。濃煎荊芥湯下一丸。以衣被蓋少時汗出。如天瘹搐搦。嘴口不開者。便用苦柳草。蒜入鹽同杵。塗藥一丸在兒後心上。以前蒜蒸下餅子蓋之。用手帛子繫定。後更服一丸。化破。入麝香少許。以煎湯下之。覺口內蒜氣渾身汗出。立差。用端午日合。忌雞犬婦人見

如聖青金丸。治小兒體熱。忽發吐逆。夜驚啼。荏苒不解。或泄或秘。變成慢驚。或為疳疾等狀。定搐搦。療疳病。墜痰涎。鎮心神

龍腦一錢　麝香一分　香墨一錢半　膩粉一錢　白麵三錢　使君子兩箇以白麵裹煨火煨令熟

青黛二錢　金箔　銀箔各一十片如無少用

右九味同研令細。滴井水和丸如雞頭大。患慢驚。用冷薄荷水化下一丸。服訖。須臾便睡。睡立愈。後更服三兩服。如此。些小驚者及急驚。只服半丸。以下慢驚。隨大便取下涎一合已來。神効

養生必用鈎藤飲子。治小兒陰癇多睡。手足冷。時瘛瘲。斜視。乳食不進

鈎藤鈎子三分　白僵蠶去絲嘴炒　川芎　蟬蛻去頭翅足炙　蛇蛻炙　甘草炙各一分　蜣蜋去頭翅足炙三枚

右為末。藥二錢。水一盞。薑五片。煎至七分。去滓。量與服。一服作三四次灌。若審是陰癇。即以藥二錢。炮過去皮臍附子揩面大。依前煎溫服。日三夜二

治小兒陰癇體熱。虛瘛多睡方

烏蛇酒浸去皮骨取肉焙　蠍梢　白僵蠶去絲嘴剉微炒　白附子　青黛已上各一分　蜣蜋五枚去頭翅足炙令黃　蟾酥二皂子大

右為細末。蜜丸桐子大。湯浸大棗薄荷水化半丸。灌兒鼻中。候嚏方

可醫用金銀湯化一丸溫服日二三
古方聖聖來復丹治小兒慢驚云此藥二氣配類陰陽均平非獨陰獨陽
有天地中和之氣可熱可冷可緩可急治人陰陽不調冷熱相制榮衛差
錯心腎不升降水火不交養丈夫女人老壽稚嬰危急證候並可救治但
一點胃氣在無不獲安邪熱蓄上煩躁一服定冷氣攻注痛一服定患膈
痞寒熱不可忍腎邪攻脇注痛不可轉動者一服定諸霍亂吐瀉水數湯
藥不住一服定大段吐逆手足逆冷腳轉筋兩服定暖氣復生著熱煩躁昏
塞旋倒不省人事一服定甦已上病證並不踰時見效若瀉痢不問赤白
冷熱量患淺深與服非時吐逆氣痞食不下已上病每服二十粒並早晨
粥飲下甚者三十粒輕者十五粒童稚十粒嬰兒三五粒新生一兩粒化
破小兒因驚成癇發瀉多日變成虛風作慢驚者三粒五粒併嚥兩服定
慢驚本非氣衰也若已絕者亦一時暫生終不救胃氣在雖困無不救者
大人亦然但是臟腑病一切危急不識證候者此藥非與常藥一同乃靈
聖救人之寶其色隨四時變動深宜寶秘勿輕妄傳甚妙不可述具列方
于後
硝石一兩同硫黃為細末定於內以微火慢炒用柳篦子不住手

攪令陰陽二氣相入　太陰玄精石一兩研飛
五靈脂二兩去砂石　舶上硫黃一兩無砂石者
青皮　陳皮各二兩去白
右用五靈脂二橘皮為細末次入玄精石末及前二氣末拌勻以好
滴醋打糊為丸如豌豆大每服三十粒空心粥飲吞下甚者五十粒
小兒三五粒新生嬰兒一粒小兒慢驚風或吐痢不止變成虛風搐
搦者非風也胃氣欲絕故也用五粒研碎米飲送下老人伏暑迷悶
紫蘇湯下婦人產後血逆上搶悶絕并惡露不止及赤白帶下並用
醋湯下常服和陰陽益精神散腰腎陰濕止腹腸冷疼立見神效應
諸疾不辨陰陽證者並宜服之靈異不可具紀
茅先生治小兒慢驚風睡驚膏
青黛末好者半錢沒一錢已　全蝎二七箇　川巴豆七箇湯浸
去皮心膜又用冷水浸一宿紙攤乾　輕粉重半錢
水銀重一錢
右以棗肉四箇研殺水銀星盡可入前藥都為末研成膏用單裹用
周嵌用丸半米粒大兒大小加減用之用童子小便和酒磨此藥灌

下如兒子牙噤口不開卻將藥三二滴滴入鼻中其口自開便灌下
藥不久通下涎來使依形候次看病用藥
回陽大附散治小兒慢驚風下痰後伏熱不退
大附子炮　人參　前胡　桔梗去蘆頭各半兩
木香一分
右為末每服半錢用薑湯調下已上五方載幼幼新書
錢乙小兒方鉤藤飲子治吐痢脾胃氣弱虛風慢驚
鉤藤三分　蟬殼　防風去蘆頭切焙　人參切去頭焙
麻黃去節　白僵蠶炒黃　天麻　蝎尾各半兩去毒炒
甘草炙　川芎各一分　麝香一錢別研
右同為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溫服量多少與之寒多者
加附子末半錢無時
豆卷散治小兒慢驚多用性太溫及熱藥治之有驚未退而別生熱證有
病愈而致熱證者有反為急驚者甚多當問病者幾日因何得之曾以何
藥療之可用解毒之藥無不效宜此方
大豆黃卷水浸黑豆生芽是也曬乾　貫眾

板藍根　甘草各一兩炙
右四味同為細末每服半錢水煎去滓服甚者三錢漿水內入油數
點煎又治吐蟲服無時
又方龍腦散
大黃蒸　半夏湯洗薄切用薑汁浸一日焙乾炒
甘草炙　金星石　寒水石　禹餘粮
不灰木　青蛤粉各半兩　銀星石
右同為細末研入龍腦一字再研勻新水調一字至半錢量兒小與之
通解諸毒本舊方也仲陽添甘松三兩枚藿香葉末一錢金牙石一分
迴生散治小兒吐瀉或誤服冷藥脾虛生風成慢驚
大天南星重八九錢已上者良
右用地坑子一箇深三寸許用炭火五斤燒通赤入好酒半盞在內
然後入天南星卻用炭火三兩條蓋卻坑子候天南星微裂取出剉
碎再炒勻熟不可稍生放冷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字量兒大小濃
煎生薑防風湯調下無時
又方名梓朴散

梓州厚朴一兩細剉　半夏一錢湯洗七次姜汁浸半日焙乾

右用米泔三升同浸一百刻水盡為度如百刻水未盡少加火熬乾去厚朴只將半夏碾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字薄荷湯調下無時

羌活膏治脾胃虛肝氣熱盛生風或取轉過或吐瀉後為慢驚者亦治傷寒無不效

羌活去蘆頭　川芎　人參切去頭　白附子炮
赤茯苓去皮各半兩　天麻一兩　白僵蠶酒浸炒黃
乾蠍炒去毒　白花蛇酒浸取肉焙乾各一兩　川附子炮去皮臍
防風去蘆頭切焙　麻黃去節秤各二錢一本作各三錢
肉豆蔻　鷄頭香母丁香也　藿香葉　沉香
木香各二錢　輕粉一字　真珠末　牛黃各一錢半
龍腦半字　麝香一錢七一本作一錢半　雄黃
辰砂各一分已上七味各研別入

右為細末熟蜜丸劑旋丸大豆大每服一二丸食前薄荷湯或麥門冬湯化下實熱急驚勿服性温故也服無時

古今論雞舌香者同異紛紛或以為番棗核或以為母丁香互相排抵竟

無定說孝忠以謂最為易辨所以久無定說者惑於其名耳古人命藥多以其形似者名之如鳥頭狗脊鶴虱之類是也番棗核母丁香本二物以其皆似雞舌故名適同凡藥物名同實異如金櫻地錦之類不足怪也如雞舌二種各有主療番棗核者得於乳香中今治瀉痢藥多用之母丁香即丁香之老者極芳烈古人含雞舌香乃此類也今治氣温中藥多用之所謂最為易辨者如此

温白丸治小兒脾氣虛困泄瀉瘦弱冷疳洞利及因吐瀉或久病成慢驚身冷瘈瘲

天麻生半兩　白僵蠶炮　白附子生　乾蝎去毒
天南星剉湯浸七次焙各一分

右同為末湯浸寒食麵為丸如菉豆大丸了仍於寒食麵養七日取出未及養七日合成便服之每服五七丸至二三十丸空心煎生薑米飲下漸加丸數多與服之

蒜蘇湯治慢驚

蒜蘇根末二錢　白甘遂末一錢

右同於慢火上炒焦黃研勻每服一字煎麝香薄荷湯調下無時

聖濟總錄羌活丸治小兒慢驚虛困痰涎不利

羌活去蘆頭一兩　白僵蠶炒半兩二味搗末
硫黃　水銀各一分二味結沙子研

右四味合研勻細鍊蜜和丸如豌豆大四五歲每服二丸三歲以下一丸煎金銀荊芥薄荷湯化下

琥珀丸治慢驚風

琥珀研　犀角末各一錢　真珠末　天南星酒浸麩炒各二錢　牛黃研　龍腦研　麝香研各一字
丹砂研一分　乾蠍七枚全者炒

右九味搗細為細末鍊蜜丸如雞頭實大每服一丸煎菊花湯化下

回魂煎治小兒慢驚風

天南星一枚重三錢者燒地坑子令赤用醋潑下天南星以梡子合定勿透氣去皮臍取二錢　烏蛇四寸用酒浸去皮骨炙
白附子三枚生用　蜈蚣一條酒浸　棘剛子三十枚
乾蠍全者七枚炒　水銀沙子兩皂子大
丹砂　膩粉各一分　麝香　犀角末

乳香各一錢　金薄三片共沙子一處研　牛黃
龍腦各半錢研

右一十五味搗研勻細用石腦油為膏旋丸如豌豆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天南星煎丸治小兒慢驚風

天南星一兩細剉水二盞慢火熬至半盞去滓重熬成膏
白附子半兩炮　天麻一兩　乾蠍一分炒

右四味搗羅三味為末入天南星膏內和丸如菉豆大三五歲兒每服二丸薄荷湯下五六歲兒三丸日再服更量兒大小加減不拘時

天漿子散治小兒慢驚風

天漿子　白僵蠶炒　乾蠍炒各三枚

右三味搗羅為散每服一字匕煎麻黃湯調下日三服汗出為效更量兒大小加減不拘時

紫霜散治小兒慢驚風潮發搐搦項筋緊強

白花蛇酒浸一宿去皮骨炙一兩　鐵粉半兩研
丹砂研　白附子炮　蠍梢各一分　麝香一錢研

乾蠍散治小兒慢驚風

乾蠍五枚全者炒　白附子炮各半兩　細辛去苗葉　乳香研各一分

青黛研

右六味擣研為細散。每服半錢匕，薄荷湯調下，不拘時。

羌活煎治小兒慢驚風，兼內外俱虛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　桂去麤皮　獨活去蘆頭

人參各一分　白附子半兩　乾蠍全者炒　白僵蠶炒各一錢

水銀　硫黃研各二錢

右一十味，擣羅八味為末，次鎔硫黃成汁，次入水銀為沙子，放冷細研，入衆藥末，用棗肉蜜和成煎。每服一大豆許，煎防風湯化下。紫參人參湯亦得。一方去白僵蠶，加茯苓一分。

歸魂丸治小兒慢驚風搖頭閉目

金薄十五片研　丹砂研　膩粉研　牛黃研

青黛研　白僵蠶炒　蟬殼去土　白附子炮

乾蠍全者炒　防風去叉　犀角鎊　天南星炮各一分

天麻半兩　棘剛子十二枚

右一十四味為細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奶食後臨睡服。

丁香丸治小兒慢驚風吐逆不定，胃虛生涎，多驚饒睡

丁香一分為末　半夏三枚湯洗十遍焙乾為末　水銀

鉛各一分二味結沙子　蠍梢四十九枚炒為末

右五味合研勻細，用熟棗肉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丸至七丸，量兒大小加減，並用荊芥薄荷湯下。一七八歲風盛涎多者，丸如梧桐子大，一服七丸至十丸。

乳香丸治小兒慢驚風，心神悶亂，煩燥不安，筋脈拘急，胃虛蟲動，反折啼叫

乳香盞子內鎔過研半錢　胡粉一錢

右二味合研勻細，用白頸蚯蚓生捏去土，爛研和就為丸如麻子大。每服七丸至十丸，煎葱白湯下，更量兒大小加減。

乾蠍天麻散治小兒慢驚風

乾蠍全者十枚炒　蔓陀羅七朶　天麻

乳香研　天南星炮　丹砂研各一分

右六味擣研為細散。每服半錢匕，薄荷湯調下，不拘時。

麻黃散治小兒慢驚風，因轉瀉虛極，多睡善久，醫所不能療

麻黃七節以兒中指節比　薄荷全者七葉　乾蠍全者一枚

右三味各炒黃色，合擣研為細散。每服半錢匕，溫薄荷水調下，更量兒大小加減。服後略以衣被蓋之，汗出立差。

治慢驚龍擂煎方

丹砂研　水銀　天南星炮　膩粉研

薄荷　白附子炮　乾蠍全者炒各一分

右七味為細末，用石腦油和成煎。每服一大豆許，薄荷湯化下。

萬靈丹治小兒慢驚風，多涎，腹脹，潮熱，發渴，搐搦

牛黃一錢細研　麝香半錢細研　熊膽半錢細研　膩粉半錢細研

乾蠍五枚微炒　朱砂一分細研　巴豆三枚去皮心生研

木香半錢　白附子三枚炮裂　蟬殼七枚微炒

右一十味，先擣羅四味為細末，次入六味都研令勻，鍊蜜為丸如黍米大。每服三丸，煎薄荷荊芥湯下，量兒大小加減。

犀角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煩熱

犀角屑一分　蟬殼二七枚微炙　天漿子二七枚麩

炒去殼　牛黃一分細研　青黛一分細研　烏蛇半兩酒浸去

去青炙令黃　地龍一分微炒　蟾酥半錢鐵器上焙過研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　防風半兩去蘆頭

蠶紙一張燒灰　麝香一分細研

右一十二味，先擣七味為細末，次入五味都研令勻，鍊蜜為丸如黍米大。每服兩丸，煎荊芥湯下。大人風癇服，活蠍蚖蟲不拘多少，研入泥，裹上燒和丸如雞頭實大，捏作餅子，煻灰火煨熟。每嚼一餅子，煎荊芥湯下前藥十丸，更量大小虛實加減。

磨化龍腦丸治小兒慢驚風潮發

龍腦　麝香　蘆薈　熊膽

膩粉各半錢研　胡黃連　使君子　青黛研各一錢

香墨半兩研

右九味，擣羅胡黃連、使君子為末，餘研極細，滴水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丸，煎金銀薄荷磨下，臨夜服惡物使安。

蘆會散治小兒慢驚風胃膈痰涎咽喉壅塞身體壯熱筋脉拘急時或發
瀉
蘆會研　龍骨　雄黃研　麝香研各半分
胡黃連　青黛研　木香　丁香
牛黃研　天竺黃　熊膽研　蠍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膩粉研　丹砂研
犀角鎊　人參　沉香各一分
右一十八味擣研為散半錢匕薄荷湯調下

再生丸治小兒虛風慢驚搐搦項筋緊強手足逆冷腰背拘急
蜈蚣一條酒浸一宿炙　乾蝎全者七枚炒
蠶蛾十枚炒　白僵蠶直者炒　丹砂研各一分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麝香當門子各一枚　薄荷心七枚
龍腦研　水銀錫結沙子各一錢　棘剛子三十枚炒
右一十二味擂研為細末研勻以石腦油和劑油單裹每服旋作一
丸如黍米大冷水化下須發前服三服必効後服睡脾散

睡脾散治小兒慢驚風
桑螵蛸四枚　乾薄荷葉　乾蝎全者　人參
乾山芋　天南星炮　半夏生姜汁浸透切焙各一分
右七味擂羅為細散每服半錢匕麝香粟米飲調下

鈎藤煎治小兒虛風
鈎藤　防風去叉　芎藭　天麻酒浸切焙
麻黃去根節各一分　荊芥穗　蟬殼去土
蝎梢炒各半兩　白僵蠶十四枚炒　薄荷心二十六枚
酒浸焙　龍腦　麝香各一分研
右一十二味擂研為細末煉蜜和成煎每服皂子大荊芥薄荷湯化
下

麝香餅子治小兒慢驚風涎塞咽喉吹利藥過度者
麝香研　膩粉各三錢匕　定粉二錢匕
右三味令勻細以香墨研濃汁和丸捏如稿豆大每服一餅薄荷湯
化下

天麻丸治小兒慢驚神識昏塞時發搐省手足搐搦目睛直視
天麻　白僵蠶　乾蝎去土炒　白附子各二分

牛黃研　丹砂研　麝香研各半錢　雄黃研一錢
右八味擣研為末煉蜜和丸如雞頭實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量兒
大小加減服

桃紅散治小兒慢驚風手足瘈瘲神情如醉
天南星炮　烏頭炮裂去皮臍　白附子炮
天麻各半兩　乾蝎微炒二十一枚　丹砂研一分
右六味擣研為細散每服一字或半錢匕旋入牛黃龍腦各少許煎
麻黃湯調下日三

天竺黃散治小兒慢驚風久不瘥
天竺黃　人參　胡黃連　使君子炮各一分
半夏三枚生薑汁浸炒　藿香半分　丹砂研
麝香研各半錢　蝎梢炒　甘草炙各一分
右一十味將八味擣為細散入丹砂麝香研勻每服一字匕冷蜜湯
調下熟水亦得量大小加減服之

張煥醫方妙選麝香餅子因吐利生風及心肺中風尤宜服之
川烏頭半兩炮去皮臍　天南星半兩炮　白花蛇半兩酒浸一宿去皮骨焙乾　乾蝎梢半兩　乾赤頭蜈蚣二條酒炙赤黃
已上擣羅為細末次用
好真麝香半兩另研　乳香一分別研　鐵粉一分別研
朱砂一分細研水飛　牛黃一分別研
右件都一處研細拌勻酒打白麵糊和為餅子如雞實大每服一粒
至二粒煎人參薄荷湯化下量兒大小加減

烏梢丹因吐利後生風及心肺中風尤宜服之
烏蛇梢二兩水浸去皮骨　天漿子二十一個微炒
天麻一兩　白附子一兩　天南星一兩微炒
乾全蝎一兩　川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防風一兩剉
半夏一兩湯洗七遍　人參一兩去蘆頭
右件十味一處用好酒浸三宿取出焙乾擣羅為細末次用水磨雄
黃一兩辰州朱砂一兩同細研水飛焙乾同上件藥十味三處拌勻
入麝香二錢生龍腦一錢研勻細糯米飯和如黍米大每服七粒至二
十五粒煎金銀薄荷湯下神驗量兒大小加減

蝶蛸膏。治慢驚久不差，尤宜服之
真桑螵蛸七箇微炒黃　天麻半兩　麻黄一兩去節
蝎梢一分　白僵蠶一分揀直者微炒
已上搗羅為細末，次用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　乳香一分研　鵬砂一錢研
麝香一錢研　龍腦半錢研
右件都一處拌勻，煉蜜和成膏，如雞實大，用金箔裹之，每服一粒，煎荊芥薄荷湯化下
青金膏。吐利生風，變成慢驚，尤宜服之
烏蛇梢肉一分酒浸一宿焙乾　乾蝎梢一分　天麻一分
白附子一分　青黛一分研　川附子一枚炮去皮臍
麝香一錢研　天竺黃一錢研
右件先將烏蛇梢肉等五味，先搗羅為細末，次入青黛等三味拌勻，煉蜜成膏，如皂子大，煎人參湯薄荷湯化下
大青丹。治潮熱，荏苒不差
蝎梢一分　白附子一分　白僵蠶一分炒黃
乾蝦蟆二箇燒灰　木香一分　檳榔一分

已上搗羅為細末，次入
青黛一分研　續隨子一分研
右件同諸藥一處拌勻，用糯米飯和如黍米大，每服十粒，煎麝香薄荷湯下，量兒大小加減
寧眠散。治潮搐不得安卧
天南星炮裂　人參去蘆頭　白附子已上各半兩
乾蝎二十一箇　乾赤頭蜈蚣一條酒浸酥炙微黃
已上搗羅為細末，次用
乳香一分研細　血竭一分研細
右件同諸藥拌勻，每服一字至半錢，用好酒少許，浸薄荷煎湯調下，每兒潮搐服之，得眠睡是驗，次用辰砂膏方相兼服之
辰砂膏。潮搐脊困甚者
大附子一箇六七錢以上者炮去皮臍去頂頭剜一孔裝了入辰砂硇砂各半錢入孔裝了卻用取下附子末填滿裝了用木炭火燒存性次用

天南星半兩炮裂　蝎梢一分　乳香一分
右件同搗羅為細末，次用好朱砂半兩，細研水飛，入諸藥內同拌勻，煉蜜如雞實大，每服一粒至二粒，煎麝香薄荷湯，入酒三兩點同化下
寸金散。吐利後生驚風，及心肺中風，尤宜服之
蛇頭一箇酒浸焙乾　赤頭蜈蚣一條酥炙
乾全蝎一錢　草烏頭一枚炮剝去皮　麻黄一錢去根節
右件搗羅為細末，每服一字，炒龍腦一字，同溫酒調下，量兒大小加減
妙聖散。治小兒慢驚風，久不差，兩手搐搦不定
乾赤頭蜈蚣一箇薑汁浸一日一夜焙乾　草烏頭尖一十四箇薄荷生薑自然汁浸一日一夜焙乾同搗羅為細末
麝香一錢　龍腦半錢已上二味各研細入前藥拌勻
右件都為末拌勻，每用半字，以筆管吹在兒鼻中，候兩手定，兼服諸驚風藥
漢東王先生家寶玉珍散。治嬰孩小兒，腮腫舌腫，驚癇瀉瀉，驚熱驚汗

石膏半兩煅　甘草一分炙　滑石半兩白者佳
白附子一分　蚌粉水淘去沙石卻連蓋瓦火上煅通紅刮下用
水飛過細研秤一分　白僵蠶直者去絲炒一分
右為細末，入腦麝各少許，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五七歲一錢，麥門冬熟調下，如瀉瀉不止，驚汗，燈心湯調下，小兒氣極者，腦麝極少用
栖真子嬰童寶鑑。治小兒慢驚風，身體壯熱，手足微瘈，睡驚丸
白龍腦　朱砂末各一錢　香墨末　青黛末
蘆薈末各一錢　膩粉一錢　使君子二箇
右件以寒食麪為糊丸，如桐子大，用薄荷水化一丸
九籥衛生黃陸香圓。療小兒虛風慢驚，潮搐瘈瘲，安神寬益心氣
血竭半兩　乳香
右件同研細，火上炙為丸，乾時滴水圓如酸棗大，每服一丸，薄荷酒化下。秉理婦人產後血暈不省人事，載如新書御藥院方，如夏月嬰兒患上件病證，為細末，薄荷人參湯調下，不拘時候
董汲旅舍備要鈞藤飲。治小兒吐利後，嚴虛慢驚，手足瘈瘲，多睡眼上視

乳食不進

鈎藤鈎子三分 芎藭 白僵蠶去觜炒 蟬蛻去足各半兩

蛇皮 甘草各炙一分 蜣蜋五枚炙去頭翅足

附子炮去皮臍半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分三服。急驚有熱。譫去附子不用

萬全方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驚熱。保命丸

牛黃 腦麝 青黛 朱砂各研

乾蠍 白僵蠶 蟬殼各微炒 天麻

白附子炮 犀角屑 天南星炮裂 天漿子麩炒令黃

用各一分

右件擣羅爲末。用獖豬膽汁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薄荷湯下。又以水化二丸。滴入鼻中。令連連嚔後再服。更臨時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治小兒慢驚風。四肢搐搦。熊膽丸

熊膽 五靈脂剉炒爲末稱過 附子去皮

天南星 乾蠍三味生用已上各半兩 蟬殼去頭足生用

一分

右件擣羅爲末。以百沸湯化熊膽五靈脂二味。入銀器中熬成膏。和入餘藥末。丸如菉豆大。未滿月兒以乳汁化破一丸。二歲已下二丸。漸大以意加之。汗出爲効

石壁經三十六種治慢驚。先宜用解表散

荊芥 杏仁去皮尖炙炒黃色別研各半兩

川芎二錢 麻黃去節 防風 甘草炙各半兩

赤茯苓半兩或三錢半

右爲末。每服一錢。葱白三寸。薑三片。水一盞。煎三五沸。連進二服。汗出避風。或煎此湯調下。如常服葱湯下半錢。慢驚用平涼藥使宜

三十六種慢驚將發。用白朮麻黃散

白朮炒 乾葛各一分 麻黃半兩去節

右件爲末。每服半錢。荊芥湯下。服後忌衝風。須有汗如水出。再進一二服。如困臑不省。即宜下琥珀散

又琥珀散

上色朱砂 真珠末 芎藭 鉛白霜

右等分爲末。每服半錢。薄荷湯調下

又方三十六種慢驚風正發。用治心煩喊惡方

人參 甘草炙 木香 沉香

藿香葉 白朮各一分

右件爲末。每服一錢。飲調下

風髓經白鶴丹。治小兒慢脾風不醒。四肢冷。不食嘔逆。漸生風疾

白花蛇肉半兩酒浸去皮炙黃焦 白附子生用兩箇

僵蠶去絲 天南星去皮紅酒煮 天麻

輕粉

右爲末。法酒煮麵糊爲丸如黍米大。薄荷湯入酒一滴化下。慢驚用銀粉藥量審用之

息眼觀證甘乳散。定慢風搐搦。先用乳香甘遂墜涎定搐。凡慢驚風木散下涎宜用此二藥相兼服。倚涎不脅不搐。方通利。其方在搐搦門中

白附子 川烏頭並炮去皮各一錢先各以一兩可燒侍二錢

朱砂 鵬砂各一錢 腦麝各少許

右爲末。薄荷湯調下一錢至二錢

國醫李安仁傳酒煎附子四神丹。治小兒慢驚。又治一切虛冷之疾。升降陰陽。順正祛邪。消風冷痰涎。散結伏滯氣。通利關節。破瘀敗凝滯。補衝夫經之血。接助真氣。主續脈息。補腎經不足。利膀胱小腸。秘精固氣。定喘止逆。壓煩躁。養胃氣。益五藏虧損。下虛上壅。胃中痰飲。臍腹冷積。奔豚氣衝上下循環。攻刺疼痛。脾寒冷汗。中風癱瘓。精神昏亂。霍亂吐瀉。手足逆冷。陰毒傷寒。四肢厥逆。形寒惡風。向暗臥。乍寒乍熱。婦人產後諸疾。血氣逆潮。迷悶欲絕。赤白帶下。崩漏不止。應久新諸病。未能辨別虛實冷熱證候。用藥未效。悉宜此藥。分勻陰陽。氣正使逐安和。至不得已詳證乃服

水窟雄黃 雌黃 辰砂 透明硫黃

右四物各半斤。並別研水飛過。滲乾。再同研勻。用燒藥合子一箇。看大小用。臨時先以杜丹根皮燒烟熏合子。令脈烟氣黑黃色。入前四物在內。約留藥合子口下及一指。以醋調臘茶作餅子蓋定。與合子口縫。卻用赤石脂泥固濟合子。用合蓋子蓋之。令嚴。卻用紙筋鹽泥通裹合子。固濟約厚一指。放令極乾。初用炭火燒熱。次加少火燒合通赤。常約令火五斤以來。漸漸添火氣。小卻添至五斤以來。照顧勿

合炭厚薄不一。可添至三秤。待清。去火漸令冷。入在地坑內。深一尺已上。用好黃土蓋之。候三日取出。打破合子。取藥細研。約三十兩。別入

胡椒末　蓽撥末各七兩　真赤石脂末三兩

好官桂心末六兩　附子炮。去皮臍。取末十二兩。以好法酒一斗。熬至三升。然後入附子末為糊。和前藥

右丸如雞頭肉大。留少酒膏。恐藥乾。候乾。輕病每服一粒。重病二粒至三粒。米飲湯下。空心食前溫酒鹽湯亦得。小兒吐瀉慢驚。研一粒米飲灌下。如有固冷陳寒。宜常久服。飼如病安愈。不得多服。如覺熱渴。即加木香桂末一錢。同和服之。趙丞相云。此方得之國醫李安仁。安仁云。此藥比之四神丹。尤為有造化也

張氏家傳治小兒慢驚方

治大為開一條。明底埋三伏者中使　蜈蚣直者一條。只用上截半條。活死者皆可

右二味。用缾一箇盛在內。泥固濟。火燒存性。放研細。用麝香薄荷水調。只作一服立效。小兒量多少加減

治中風。及脚氣痺弱。不能轉側。兼治小兒慢驚。小續命湯

麻黃湯泡三次焙乾　桂枝　甘草炙各半兩

防風一分半　赤芍藥　白朮　人參

川芎　附子炮裂去皮臍　防己

黃芩各二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以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取八分清汁。入生薑汁再煎兩沸。溫服。日二服。夜二服。若柔痓自汗者。去麻黃。夏間及病有熱者。減桂枝一半。冬及始春。去黃芩

治小兒慢驚痓風。羌活膏方

羌活　獨活　人參　茯苓

防風　官桂　乾蠍全　硫黃

水銀已上各半兩　麝香少許

右件八味為末。後將硫黃於銚子內鎔汁。入水銀拌和勻。研為細末。再研細。鍊蜜為膏。每服皂子大。荊芥湯化下

莊氏家傳治小兒驚風。有虛積。楔金丹

胡黃連末　青黛　蘆薈　香墨並研各一錢

膩粉半錢　使君子末五箇　天漿子末三箇　麝香一字

右件為末。同研如粉。鍊蜜為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孔氏家傳睡驚丸。治慢驚風中有睡驚尤甚多。此所犯之藥

白附子末　蟬殼末各挑一錢匕　天麻末

朱砂末　大附子炮裂去皮臍為末　青黛

天南星以白礬湯浸一宿焙乾為末　雄黃末

全蠍去尖毒為末各挑半錢匕　麝香別研半字匕

腦子一字匕別研入藥

右一十一味同研令勻。入飛羅麵少許。滴冷水為丸如米粒大。每服一丸。以薄荷湯磨破化下

硫黃丸。治陰癇有二等。小兒小便澀。則硫黃丸入一分茯苓。若小便不澀。只一味硫黃也

解小兒一切傷風。及慢驚脾風膏方

天麻酒浸一宿切焙為末　人參末　川芎末各一分

乾蠍梢炒為末　白僵蠶直者炒為末各三七箇　龍腦各別研一字

麝香別研半錢

右件丸末一處又勻。煉蜜為膏。每服半皂子大。荊芥葱湯化下。神妙

小兒慢驚脾風。取涎

右用天南星不拘多少為末。用竹瀝油調下。喉涎自出

羌活膏。治小兒胃虛生風。變成陰癇。憂畜肉瞤。目澁饒睡。又療傷風壯熱。寒壅風熱。鼻塞呵欠。精神不爽

羌活　獨活　天麻炙　川芎

人參　茯苓各一分　乾家薄荷　直僵蠶炒各半兩

全蠍一分　防風一兩半

右為細末。煉蜜和成膏。每服一皂子大。用荊芥孔香煎湯化下。荊南太醫錢祐方

溫驚丸。治小兒陰癇諸證方

天南星一箇炮　香白芷如天南星多　京墨天南星三分之一燒過

麝少許

右為末。糊丸作小餅如豆大。薄荷湯化下。丸了外以銀箔或金箔裹之

吉氏家傳治慢驚風。牛黃膏

牛黃[illegible] [illegible]青[illegible] 生朱[illegible]
輕粉一錢匕
右末用棘罔子肉研爲膏丸如芥子大每服三丸荆芥湯下
治小兒慢驚鏡睛眼不開方
釣藤 防風去蘆各一錢 蟬蜕半兩
蝎梢 朱砂各半錢 麻黃一分去節 麝少許
右件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煎薄荷湯調下大小加減
治慢驚風喉內有涎辰砂散
蛇黃一箇大者醋淬用一錢爲末 白雞糞
鼠屎 白丁香各一錢燒爲末
右都入乳鉢內研勻每服半錢麝香湯調下三歲已上麝香酒調下
不過三服涎必下若涎不下難治
治慢驚風化涎牛黃散
牛黃二錢 朱砂 雄黃各一錢 天南星一箇水二
盞生薑一塊捶碎同煮去薑 金銀箔各五片 膩粉炒一錢匕
麝香半字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
治吐瀉傳成慢驚醒脾散
厚朴一兩細剉用水一盞硇砂一豆許同煮取出焙乾秤一錢
草果子一箇麪裹煨去皮及麪 人參 茯苓各一錢
甘草炙 陳皮去白各半錢 白豆蔻一箇
右末每服半錢冬瓜子煎湯調下棗湯亦得
陶善化傳治小兒慢驚方
右件用貓糞少許燒爲末以麝少許米飲下
趙氏家傳治小兒慢驚萬安散方亦治慢脾方
全蝎七箇以生薑自然汁浸 好朱砂半錢別研
麻黃一錢揀細直者生薑自然汁浸 薄荷無土者以生
薑自然汁浸間每蝎一箇以薄荷七葉裹通以麻黃緾繋竹筯夾
天今黃色 厚朴二錢去盡麤皮生薑自然汁製
白朮一錢用水七分一盞銀石器煑盡水片間焙乾
右各料製了爲細末再入朱砂研細新生兒半錢周晬已上一錢量
兒大小加減日三服並用金銀薄荷湯下

安歸治小兒慢驚風藥方
右先研臘茶一錢入生腦子半錢以湯點八分一盞用鐵杓一枚盛
定將蛇黃一箇於火邉煅放候炙極熱入杓內茶中淬再三至茶盡
碾爲細末金銀薄荷湯調下一歲以下半字一歲以上一字
長沙醫者丁時發傳治脾風方并歌
孩兒驚久積涎生傳入脾家事不輕忽發如雷風雨勢去涎方可得
安寧
粉霜丸慢驚用銀粉須審用
粉霜 真珠末各半 朱砂 半夏薑汁浸各一分
白附子一箇炒 蝎十四箇全者 水銀一分結砂 腦麝各少許
右件爲末蒸餅心爲丸如菊子大每服三丸淡薑湯吞下大小加減
治慢驚方
夜啼多熱無精彩口沫涎生病不消除病莫過靈藥治睡驚丸子鎮
三焦
睡驚丸
青黛三錢 僵蠶 乳香 天南星各半兩

蝎十四箇 鵬砂 蘆薈各一錢半 使君子七箇
輕粉 朱砂各一錢 龍腦 薄荷一分 京墨少許
巳豆三箇 腦麝各少許
右件爲末蜜丸看大小金銀煎湯化下
長沙醫者丘松年傳醒脾散治小兒慢驚脾困及大患後全不進乳食
大天南星一兩每一各剉作五六塊用土薑一兩切作片厚朴一
兩剉碎去土薑只用南星薄切焙乾 冬瓜子一百二十
粒鄧愈方用三十粒 白茯苓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半盞生薑一片煎三分溫服或用蟬蜕煎湯
調下亦得
長沙醫者李剛中傳治小兒因虛陰證慢驚或慢脾風藥方
附子一箇重六錢已上或六分者方可用頂心剜一竅入硇砂半
錢在竅內復以附子末塡竅令實不去皮臍於淨地上取一竅如
附子大入附子在地竅中以土築實上以灰火一椀許蓋之次以
炭火三五莖於灰火上盤旋側量附子焠熟爲度候地冷方取出
附子去皮用硇砂一處爲細末防風二錢半爲末

全蝎為末　白僵蠶直者，去絲土，微炒為末，各四十九箇
明淨乳香一錢半，別研為末
右六味細末，和合作一處，入乳鉢中，細細研極勻。周歲已下，服半平錢；半歲已下，嬰孩服一字。周歲已上者，服半平錢已上，或一小平錢。量輕重加減與服，並用乳香湯調下
長沙醫者鄭愈傳安心丸，治小兒慢驚方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全蝎半兩，炒
右件為末，麵糊為丸，如黃米大，朱砂為衣。每服二十丸，米飲下
治小兒慢驚方
附子炮去皮臍　白附子炮　全蝎炙，各一箇
蜈蚣一條，炙熟
右件為末，用麻黃不計多少，去節為末，酒煮麻黃成膏，和藥為丸，如雞頭大。一歲一丸，二歲二丸，用溫酒化下
治小兒慢驚風，勝紅散方
赤腳蜈蚣一條，去足　蔓陀羅子一箇　天南星二箇，只取心，如指頭大，兩塊　乳香一塊，如指頭大
土狗子去頭足　全蝎各七箇　朱砂一錢　腦麝各少許
右件為末，每服一大錢，分二百服，用金銀薄荷湯調下
軟主散，治小兒吐痢，或慢驚風方
全蝎七箇，用薄荷七葉，逐箇裹了，以生薑自然汁浸麻黃七條，纏縛紮上，火令黑黃色　白朮塗薑炙黃，一錢
厚朴一片，用草三寸，水一盞，煮七沸，取厚朴一錢
人參　附子炮去皮臍，各一錢
右件為末，每服半錢至一錢，煎青木茄湯調下，或蜜丸如黃米大，飲湯下
治小兒慢驚風，虛風湯方
黑附子炮去皮臍　天南星大者，生去皮，各一箇
白附子七箇
右件為末，每服半錢，水一盞，入蝎梢一箇，同煎至六分，微熱服。已上三十六方，並切切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神寶丹，治小兒或先吐後瀉，或先瀉後吐，或只吐不瀉，或吐瀉俱發之後，變成慢驚者

附子米泔水一盞，薑半兩，研，浸三日，次用蛤粉炒裂，去皮臍，半兩
羌活　朱砂　蝎尾　麝香
乳香各一分　南星兩箇，各重半兩，去皮臍，剉十片，酸漿一椀，薑一分，切片，子煮酸漿盡，去薑，焙乾半兩，斗搗中，南星丸炒
右為末，煉蜜丸如雞頭大，三歲者半丸，薄荷湯化下。小可驚瀉，便青腹疼，與少許立效。如小兒只吐不瀉，發驚，急以紫蘇重湯五七行，後與此藥，並食前，或以珍珠丸下之亦得
辰砂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及天瘹癇病
蝎尾二十一箇　牛黃　麝香各半兩　附子三箇，尖
雄黃少許　朱砂一錢　巴豆七箇，好者，去上邊皮，炮黃，去皮用肉
右為末，寒食日蒸餅為丸，如小豆大，一歲一丸，荊芥湯下。水被蓋少時汗出。如天瘹搐搦，閉口不得者，使用蒜入鹽同搗，塗藥一丸，在兒後心上，以前蒜作餅蓋之，以帛係定，後更服一丸，化破，入麝香少許，以前湯下。覺口內蒜氣，渾身汗出者，立效。須是端午日合，忌雞犬婦人見
交泰丹，治小兒因吐瀉之後，變成慢驚，累服熱藥，上熱下冷，涎鳴氣急，服藥輒急止在膈上，不入中下。此藥治虛陽潮上，發搐來去
黑鉛一兩　硫黃　水銀各二錢　天漿子二十一箇
蜈蚣一條　朱砂　附子炮去皮臍　鐵艷粉各二錢
全蝎　蛇肉酒浸去骨，各一錢　麝香
槐柳枝各二寸，細剉，同鉛入銚子，炭火上鎔，將槐柳枝各一莖，不住手打，旋入硫黃，次入水銀，前為沙子，次皮托上出火氣
右為末，薑汁煮糊丸如小豆大，三歲三丸，米飲湯送下，食前。如病勢速，煉蜜為丸如雞頭大，一丸，薄荷湯化下。本法作丸子，鎮墜
安神膏，治小兒心虛多驚，恍惚不寧，腹痛便青，并吐瀉之後，欲生慢驚
朱砂二錢　全蝎　人參　白茯苓
天麻　附子炮　川芎　乳香各一錢
麝香一字　坯子半錢　又一方加琥珀
右為末，煉蜜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下
丙丁膏，治小兒吐瀉之後，精神倦怠，多睡不省，不思乳食，四肢逆冷，啼如鴉聲，咽喉不利。丙日作，丁日合藥

南星　烏蛇酒浸取肉焙各三分　天麻
麻黄去節　附子炮各半兩　白附子三錢半　蠍一分
僵蠶四錢
右爲末。水一升。浸三日。寒食日麵一升。和拌踏作麴。楮葉罨七日。取出紙袋高掛半月日可用。每麴一兩。朱砂一錢。麝香一字。並爲末煉蜜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化下

竹瀝膏。治小兒久患脾虚發搐。慢驚潮歇
附子炮一錢　厚朴薑汁浸一夕焙乾　白朮蜜炒各一分
麻黄去節炒半錢　全蠍二十七箇薄荷汁浸一夕焙炒
犀角屑一錢條乾
右爲末。竹瀝爲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化下。無時

清脾飲。治小兒因吐瀉。多因不醒。欲生風候
人參　白附子　南星炮　半夏炮七次
全蠍　僵蠶　白朮　川芎
羌活　甘草已上各等分
右爲飲子。三歲一錢水半盞薑三片。冬瓜子仁三七粒。煎三分去滓無時

一醉膏。治小兒慢驚潮搐。神昏不得睡。亦治大病後。及搐搦。風涎流滯。手足不隨
乳香二錢　天麻二錢　麝香一字　安息香
全蠍　蜈蚣各二錢　附子炮　麻黄去節
酸棗仁炒去皮各四錢
右爲末。法酒同蜜熬熟爲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酒化下。盡醉灌之得睡是驚效

天王散。治小兒吐瀉。或誤服冷藥。脾虚生風。成慢驚
南星一箇重八九錢已上
右取地坑子深三寸。炭火五斤燒通赤。入好酒半盞。然後以入南星。却用炭三兩條蓋却坑子。候南星微裂取出剉碎。再炒熟爲末用半兩。天麻末一錢。麝香一字和拌。三歲半錢。生薑防風湯調下。亦治久嗽惡心可食

李檉小兒保生要方治小兒發癇屬陰證方
黑附子一箇六錢已上者。去皮臍　生天南星二錢
半夏二錢熱水浸洗七遍　白附子一錢半　朱砂二錢別研
麝香一錢別研
右六味同研勻。每服一字。薄荷煎湯調下。量兒大小加減

又治陰癇方
大附子。生去皮臍爲細末。每用二錢。以水一盞半。生薑三片。同煎至半盞。分爲三兩服。量兒大小加減。吐者入丁香五粒同煎。乳空時服。

楊使家藏方加減定命丹。治小兒慢驚瘈瘲。目睛斜視。身體強硬。痰塞如醉。及治胎風成癇。發歇不定。荏苒經時
蟾酥酒浸一宿　牛黄別研　朱砂別研　甘草炙黄
胡黄連　麝香別研　使君子肉　犀角屑
當歸洗焙　天麻　細松烟墨燒灰烟盡地上出火毒
羌活去蘆頭已上十二味各一字　全蠍二枚去毒微炒
棘剛子五枚去殼取蟲微炒　半夏湯浸洗七遍
天南星牛膽製者　附子炮去皮臍　虎骨酥酒醋炙
烏蛇酒浸一宿取肉炙乾　乾薑炮　丁香
沉香　肉桂去粗皮　人參去蘆頭　白茯苓去皮

肉豆蔻麵裹煨熟　白朮已上十三味各一錢
右件爲細末。煮粟米粥和丸如黍米大。青黛爲衣。每服一十丸。荊芥湯送下。不拘時候

麝香六神膏。治小兒慢驚潮作。口噤不語。手足瘈瘲。發歇無時
麝香一字細研　白花蛇頭一枚酒浸一宿　烏蛇尾五寸酒浸一宿
全蠍七枚去毒炒焦　蜈蚣一條酥炙焦
棘剛子七枚去殼取蟲微炒
右件爲細末。煉蜜爲丸。每一兩作四十丸。每服一丸。煎人參麻黄湯化下。不拘時候

麝香餅子。治小兒吐瀉之後。內虚生風。已成慢驚。涎潮搐搦。頭項反折。神情昏困
全蠍二十一枚。每一枚用薄荷二葉裹定。先以生薑汁浸軟黄麻逐枚以黄麻纏定。却蘸薑汁於慢火上炙令荻黄色。又蘸薑汁炙如此三五遍焙乾用。　乳香別研　朱砂別研
雄黄別研　白花蛇酒浸取肉焙乾　天南星炮裂。入生薑汁內浸一宿。切焙乾　烏蛇尾酒浸取肉焙乾

白僵蠶炒去絲嘴 附子一枚炮去皮臍尖取末已上

八味各三錢 麝香半錢別研

右件為細末。次入研者藥和勻。別用天南星末一兩。調生薑汁煑糊與前藥和丸如梧桐子。捏作餅子。略見日色。陰乾。每服一餅子。煎荆芥湯化下。不拘時候

五銖散。治小兒慢驚風。口噤不語。乍靜乍發。昏塞如醉

人參去蘆頭 白茯苓去皮 青黛別研 地龍去土炒

白附子炮 全蝎去毒炒已上六味各半兩 天南星一兩炮裂

附子炮去皮臍二兩 蜈蚣一條炙黃 麝香別研

乳香別研各半錢 古文錢一錢火煆淬豆淋酒碎研細

右件為細末。每服半錢。用蜜和成膏子。以生薑汁幷酒兩三點同調下。不拘時候

香蠶散。治小兒慢驚涎盛。口噤昏塞。頂背強直。手足搐搦。進退不定。睛目多驚

白附子一兩炮 天麻 全蝎去毒微炒 白僵蠶炒去絲嘴

天南星炮裂 人參去蘆頭 附子炮去皮臍各二錢

甘草炙黃 朱砂別研 鈎藤各一錢 腦子一字別研

麝香一字別研

右件為細末。半歲兒每服一字。一歲兒服半錢。煎荆芥湯調下。不拘時候

雀甕散。治小兒慢驚潮搐。口眼相引。目睛上視。頭項偃折。痰涎壅悶。神志昏憒

棘剛子十枚取蟲微炒 全蝎三十枚去毒炒

蓖麻子二十枚去皮研 石榴一枚大者去却子盛前三味藥在內。用黃泥裹作毬。慢火久乾燒赤。候[illegible]達出去[illegible]熟候冷取出去泥相研。次入後藥

天南星炮 半夏湯泡七遍去滑 白僵蠶炒去絲嘴 白附子炮四味各一分 乳香一錢別研

右件後四味為細末。次入乳香幷燒者藥同研勻。半歲兒每服一字。一歲兒服半錢。煎荆芥湯入酒兩三點。同調下。不拘時候

截驚散。治小兒慢驚潮搐。目睛斜視。口眼牽引。牙關緊急。胎風胎癇。悉皆治之

烏蛇頭一枚酒浸焙乾 蜈蚣一條全酥炙焦

全蝎一錢去毒微炒 川烏頭一分炮去皮臍

麻黃去根節秤一錢 麝香半錢別研

右件為細末。次入麝香研勻。半歲兒每服一字。周晬兒服半錢。煎荆芥湯調下。不拘時候

蝎附散。治小兒吐瀉日久。或大病後生風。時發搐搦。目睛斜視。手足瘈瘲。胃悶昏塞。身體強硬。角弓反張

天南星一枚重二兩者搥碎 附子一枚重七錢者搥破

已上二味。用生薑四兩取汁。入好酒一盞。於銀石器中同煑令汁盡。焙乾為末

白附子七枚炮裂 全蝎去毒七枚微炒

辰砂半兩別研 代赭石二兩火煆研細

右件為細末。入腦子麝香各一錢。研勻。每服一字。用酸漿水半盞。入麻油兩滴。冬瓜子三粒。同煎三五沸。放冷。約一茶脚許。調服。候少時再服一服。如無漿水。幷冬瓜子。只用薄荷湯調亦得。不拘時候

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小兒慢驚風。心神煩燥。多驚多痰

白附子炮 天麻炮 乾蝎炒 人參已上各一分為末 牛黃 膩粉 真麝

右家為末。煎棗湯調下半錢

湯氏嬰孩妙訣治慢驚

真川烏一枚生去皮臍 全蝎每一分

右二件㕮咀。分二服。水二盞。生薑四十片。煎至半盞。旋滴口中

又方用驗

赤脚蜈蚣一條頭尾全者酒炙 白僵蠶七枚炒

辰砂一字別研 全蝎七箇。頭尾全者。各用生薄荷葉包裹。外以麻縷繫定。火上炙 青州白丸子三十粒研細 麝香少許別研

右末煎人參麥門冬湯調。急驚加腦子牛黃各少許。煎金銀薄荷湯調

續經驗治法。前件藥如俱用不効。危困可憂。須診太衝脉未絕。在兩足面間當灸百會。取前後髮際兩耳尖折中。乃是穴也。方書所載。但云頂上旋毛中。殊不審有雙頂者。又有毛旋不正者。庸庸之輩。只循習舊本。誤入多

吳炎後即當控涎青州白丸子末。再煎如稀糊。入蜜令熱調奪命散。良久涎下。細研靈砂末飲調。旋抹口中。如漸有退證風盛服八仙散。昏困服醒脾散。常令減乳。奶子服釀乳藥。如此調理。無不更生。間有稟受不堅。本氣素弱。五行修短。雖有神聖工巧。靈丹妙劑。不能奪其造化。此乃曉然之理。學者不可不審。若涎已離膈。但在喉中如鋸。藥不能入。又不可撩。當刋法探之。然猶吳貴使得出。次服奪命散。庶危再潮

奪命散

川烏尖 附子尖各七箇生去皮用 蠍梢七枚

石綠少許

右末一處和勻。用粳雞翅上藥入喉中。逐旋惹出。頻用帕子拭之

王璆百一選方韶州醫者劉從周。論小兒吐瀉發搐。覺有痰者。但服五苓散。入生薑半夏煎服。吐了痰。瀉亦止。驚自退。林謙之祭酒云

治小兒慢驚。青金丸

用青州白丸子。金液丹等分同研為細末。麪糊丸如黍米大。量兒大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薑湯下

又方

正坐大附子去皮臍生為細末。以白頸蚯蚓。令於藥末內滾。候定。刮蚯蚓上附子為丸如黃豆大。每服十丸。溫米飲下

治小兒因吐瀉胃虛生風。作驚癇狀。曾用極妙

右白朮二分。蜜炙至焦。須木灰火。取出水淨洗。切片焙之。入蠍梢三七箇。天麻白附子各一錢。共為末。米飲湯調下

治小兒慢驚。百藥不効者。葛丞相方

大川烏頭去皮臍生用 全蠍等分

右㕮咀。每服半兩。水兩大盞。生薑五十片。煎至三四分。去滓。逐旋以藥注灌之

十便良方小天南星丸。治小兒慢驚風江陽方

天南星一兩細剉。水二盞。微火熬至半盞去滓。重熬成膏和藥

白附子半兩 天麻一兩 乾蠍一兩

右為散。入膏內和丸如菉豆大。三四歲兒服二丸。薄荷湯下。五六歲三丸。日二。量兒大小。加減與服

魏氏家藏方安心丸。治小兒慢驚。長沙醫者鄭愈傳

附子一兩炮去皮臍 全蠍半兩炒去毒

右件為末。麪糊丸如黃米大。朱砂為衣。每服二十丸。米飲下

截風。主胃滿。治小兒稟受氣弱。臟腑泄瀉。乳奶不化。或瀉清水。此乃驚證之漸也。宜急服神妙

大天南星一箇須半兩已上重者慢火煨熟細剉

好人參不拘多少焙乾細剉

右二味各一錢半。水一盞。生薑二小片。大棗一枚。冬瓜子仁十四粒。慢火同煎取濃汁。注小兒灌下。每服作三兩次喫。仍先審過。恐生麻兒口

麪香散。治小兒慢驚。皆因吐瀉所致。若大吐數日不止。便作驚候。急服此藥。即可止吐

赤麪 藿香各半兩去土 丁香不見火

肉豆蔻麪裹煨各二錢

右為細末。每服一錢。一歲嬰孩半錢。煎香楠木湯調下。香楠木定驚止吐。神妙不可言

星香散。治小兒吐。或兼瀉。或獨瀉。服前藥未効。急服此藥。既止吐瀉。又能截驚

大天南星薑藿香葉。同生薑等分。約半兩。用水一大椀煎乾。取出獨取天南星為末。去藿香葉生薑不用。量小兒大小。每服一錢。入冬瓜子少許。同煎一盞至半盞。天南星須是極大半兩已上者尤佳

蠍附散。治小兒吐瀉既久。用前二藥不効。已成驚證。手足搐搦。眼牽邪。急服此藥。十止八九。一日之間。須數服為妙

全蠍七箇用龍腦薄荷裹青麻縛之酒浸炙乾去青麻薄荷不用

人參去蘆一錢蒸過 白朮一錢蜜炙黃

附子六錢重者去皮臍取一錢用 梓朴五錢甘草水黃焙乾取一錢甘草不用

右為末。竹茹煎湯調下半錢立効。如急驚切不可服。須審證可也

安全散。專治慢驚後餘證未退。精神不爽。與第三第四藥相間。日一服。凡此五藥。隨證用之。病有無不全安

人參去蘆一錢焙 白朮炒 白附子炮

南星薑汁一椀煮乾切片炒 天麻炮 辰砂細研

當歸焙去蘆 乳香別研 没藥別研 釣藤鉤十寸者焙

白僵蠶直者炒去絲 全蠍去毒 白茯苓去皮焙

羌活焙　防風去蘆焙　川芎焙　甘草炙各一兩
麝香半錢
右並秤淨藥為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薄荷生薑棗子煎至六分
或只用薄荷湯調下
蠍附散醒脾去虛風。張氏家傳
大附子一箇炮去皮臍　天麻二錢　大全蠍七箇　大山附子三箇炮
右件為末。每服半錢。濃煎冬瓜子湯調下
楊仁齋直指方太一保生丹。治慢驚。尚有陽證
全蠍青者十四箇　白附子生　直僵蠶
牛膽南星　蟬殼　琥珀各二錢　麝半錢
防風　朱砂各一錢
右為末。粟米糊丸如桐子。金薄為衣。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
聚寶丹方。傳慢驚可用
人參　茯神　琥珀　天麻
直僵蠶炒　防風　南星炮　白附生
蠍炙　烏蛇肉酒浸焙各一錢　朱砂半錢

麝少許
右為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菖蒲湯調下
蟬蠍散治吉傳慢驚
全蠍七箇去尾炙　蟬殼二十一箇　甘草二錢半炙
大天南星一箇炮香
右為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服
來復丹。升降陰陽。疎風利痰。方見前
王氏惺惺散。治吐瀉脾困內虛
人參　茯苓　木香　天麻
白匾豆製　陳米炒　全蠍
右等分為末。每服半錢。薑棗略煎服
醒脾散。治吐瀉脾困不食
全蠍焙半錢　白附子炮　天麻焙　甘草炙
人參　白茯苓　石菖蒲細節者　木香
石蓮肉　白朮各一錢
右為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有熱者去木香

大醒脾散
南星　白茯苓　橘紅各一分　全蠍焙
甘草炒　白附子炮　石蓮子　人參
木香各半分　陳倉米二百粒
右為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驅風醒脾。兩方通用。亦可讓乳。小兒胃
虛不消乳食。尤須節約
溫白丸。驅風豁痰
人參　防風　白附子生　直僵蠶
全蠍各焙並一錢　南星湯七次焙乾
天麻各二錢
右為末。飛白麵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薑湯調下
星香全蠍散。治慢驚風。昏迷痰搐
南星濕紙煨二錢　木香　人參
橘紅各一錢　全蠍炙三箇　甘草炙半錢
右剉細。每服一錢。入紫蘇薑棗濃煎。旋以匙送下。有熱加防風
定命飲。治慢驚吐瀉困重。欲傳慢脾通用

圓白半夏生　茯苓　木香　老生薑切各一分
白朮　甘草炙各半分
右為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湯調下
四聖散。治慢驚痰滯虛熱。若有竄視搐搦證狀。以少許用管吹入鼻中
全蠍七箇　直僵蠶十四箇　大南星七錢半　真川烏三錢三字
並生用
右將南星為末。水調作餅。裹蠶蠍川烏。外用濕紙重包。慢火灰中煨
令赤色。傾地上一伏時。為末。每服一字。煎金銀湯點好茶清少許調
下
烏蠍四君子湯
四君子湯加川烏生。全蠍焙為末。各少許。每服半錢。薑棗煎服。如再
服即去川烏
南星散。驅風豁痰
南星重八九錢以上者用一箇。就地上作小坑深七八寸。用火炭
五斤燒通紅。以好米醋半盞灑入坑中。卻納南星於內。次以火炭
條密蓋之。又用盆蓋其上一伏時。取出[illegible]切以

右為末入琥珀全蝎末各一錢每服半錢煎生薑防風湯調下

烏沉湯治慢驚驅風助胃

天麻二錢 人參 真川烏生 全蝎焙
南星炮 木香 沉香各一錢 甘草炒半錢

右㕮咀散每服三字薑三片慢火煎取其半與之

沉香散主胃氣止泄瀉

茯苓二錢 沉香 丁香 木香
藿香 川厚朴製 甘草炙一錢

右為末每服一字米飲調下

天南星丸治慢驚痰壅惟身熱者可服

南星一斤每重一兩上下者用溫湯浸洗刮去裹外浮皮并虛軟處令淨用法酒浸一宿用桑柴蒸不住添熱湯令釜滿甑內氣休定下住漉酒常令藥淵七伏時滿取出用銅刀子切開一箇大者嚼少許不麻舌為熟未即再炊候熟用銅刀切細焙乾
麝香研 丁香各一兩 龍腦研一兩半 辰砂別研水飛二兩用一半為衣

右為細末入研藥勻煉蜜并酒圓朱砂為衣每服一豆許生薑煎湯調下

蘇合香丸一倍方見諸氣類 白丸子二倍方見痰飲類 夾和每服半錢薑湯調下

礞石散截能利痰急慢脾風通用

青礞石煅碎一兩 焰硝半兩同研石入甘鍋內同煅通紅候冷

右為末雪糕薄糊丸綠豆大每服二丸急風薄荷荊芥泡湯調下慢風慢脾風用南木香煎湯調下礞石焰硝古文錢葉雖能利痰然其性非胃家所好須以木香佐之

靈脂丸治慢驚痰盛搐搦

五靈脂 香附子各炒 木香 直僵蠶炒各一分
全蝎焙半分 朱砂一錢 大南星湯浸洗半兩

右為末米醋煮生半夏糊為丸麻子大每服三丸薑湯送下

香餅子治慢驚初傳涎潮搐搐

全蝎十四箇薑汁浸 麻黃

火凡三次 花蛇肉 烏蛇肉並酒浸焙
直僵蠶炒各一分 白附子焙 人參
天麻 防風各一錢 乳香半錢 麝一字

右為末用南星末煮糊丸桐子大捏作餅日乾每服一餅薄薑湯調下

蟾蝎散治慢驚身熱痰滯

大乾蟾一箇酥炙黃 直僵蠶 蟬殼
蝎尾各焙 白附子微炮 五靈脂 蘆薈
琥珀各一分 朱砂一錢 麝半錢

右為末每服半錢防風煎湯調下

快脾湯治慢驚脾困不食和胃驅風

大南星一箇剉如棗子塊用生薑一兩切川厚朴一兩剉碎水三升同煮令南星透去薑朴只用南星切焙
木香 人參 天麻各二錢半 全蝎七箇焙

右為末每服半錢甘草生薑煎湯調下

衛生家寶蟬蛻飲治小兒吐利後臟虛慢驚手足時瘈瘲多睡眼上視乳食不進

釣藤鈎子三分 川芎 白僵蠶去嘴炒 蟬蛻去足各半兩
蛇皮炙 甘草炙各一分 蜣蜋五枚炙頭翅足
附子炮去皮尖

右為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分三服急驚有熱證去附子不用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保命丸治嬰孩小兒急驚風候傳慢驚宜服保命丹良方

白茯苓 朱砂令研 白附子炮 牛黃如無以製者加用之
天南星炮各一錢 全蝎炒半兩
天麻炒一錢半 甘草炙一錢 鵬砂一錢 腦子
麝各半字

右為末和勻薄糊為丸雞頭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化下 議曰此一方已述靈秘所治急傳慢候用之極良其藥純和却驚安神化痰定搐功効非常然急驚傳來初入慢候須較陰陽虧盈乃為法則陰盛陽虧方謂陰癇榮虛衛耗方傳陰癇心驚神散方傳熱熱經柔

絡搐方傳熱癇之爲病四體不收精神失守百病干邪五臟受虛
但隨四證而作八候醫工當察標本理之若也證傳候變即入慢脾
十死一生至爲難事請究所受療理越於古意或太過不及總爲虛
設

觀音全蠍散治嬰孩小兒因吐而傳慢驚風候

黃耆一分 人參一分 木香一錢 炙甘草
石蓮肉炒 穞豆炒 白茯苓各一錢 白芷
全蠍 防風 羌活各一錢 天麻二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一錢棗子半箇水一小盞煎至半與服不拘時候
漫脾尤宜服之 議曰觀音散東漢王氏所著調理嬰孩清神固氣
補虛益脾開胃止吐醇乎醇善之善者耶所緣用藥截風者何正於
危急之際卻作兩餌救之先與生其胃氣次服截風定癇如此療理
不惟迂曲致緩又且未能藥入脾胃之間悟其至理兩劑一行或加
白丸子末以半和之乃盡其妙

犀角散治嬰孩小兒因吐瀉神困力乏欲傳作慢驚風候

犀角鎊一錢 白术二錢水煑過 甘草半錢炙

陳皮舊者炙去白一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小中盞金銀薄荷同煎三五沸通口無時 議
曰此方治小兒因吐瀉神困力乏欲發慢脾風候正謂救急不可令
傳變乃已傳受即風即熱即痰即驚交相致作神散不定上竄搐搦悉
由脾虛之所致也脾經既虛次第胃虛其藥白术陳皮預理脾胃犀
角退熱去風熱既不作痰無發生醒脾壯胃風何得有漸見雖從兼
與醒脾散及既濟丹相間服一向取愈爲良其方全不用逐風化痰
之藥者蓋是證候欲作慢驚所以未宜先投緊藥故用此方謂之和
劑一正其脾氣傳無傳變不勞療理簡徑微姥椅首智者作之施功
利益而已

醒脾散治嬰孩小兒吐瀉不止痰作驚風脾困昏沉默默不食

人參一分 木香炮一錢 白茯苓一錢 白术炒一錢
全蝎炒半錢 甘草炙一分 白僵蠶炒一錢 白附子炮一錢
天麻炒一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大者加服水少許棗子同煎至五七沸通口無時
服 議曰此良方最爲勝善小兒吐瀉脾虛作痰驚風神困氣秏沉
沉默默皆脾經虛之已盛風痰併聚致朧不醒宜多與服仍加既濟
丹及觀音全蝎散供良其痰復有引掣搐搦無與驚風尤散及腦麝
寒涼等藥其證愈惡其候愈盛不惟驚風未退且痰熱助之令兒痰
作傳變傳即慢脾變即陰逆慢脾猶載方藥尚可理之陰逆之候何
可醫治陰逆者陰謂陽氣欲絕逆謂受證不順不順欲絕但增吁嗟
使人無所措手醒脾良方豈可隱匿其所謂活人欲子

神保既濟丹治嬰孩小兒吐瀉或已作風候服之功効

硃黃 焰消 陳橘皮 青橘皮去白
五靈脂川者良 半夏麴炙炒皆可

以上等分硃消二味和研令勻一處用磁器鎔汁傾出候冷細研旋
入諸藥和勻

右爲末秫米粉水煑糊爲丸如○大每二歲兒服三十丸大者加之
並溫飯飲下空心食前此方均分陰陽二氣多服有益 議曰陰陽
二氣不均冷熱相制驚風已作搐搦已定或陽勝陰盛或陰勝陽盛
或驚風未散吐瀉不止或嘔逆或發喘或腳手漸冷或眼目欲合或
服涼藥太多或虛煩不定或沉沉默默不省或恍恍惚惚主驚但胃

氣未脫速與服之若是危急不待作丸子只以末溫飯飲調與服以
愈爲度若腳手冰冷者服之立溫未止者服之立止雖慢驚慢脾風
候並宜與服仍加薄荷湯使尤良智者明理必加欽重愚者蒙昧必
懷猶預此方至良少有知用請欽而行之

定命飲子治嬰孩小兒吐瀉脾胃虛弱發作慢驚風候搐搦不已醫工截
風不止取痰不下散熱不退即驚不去其證欲傳慢脾風候宜服定命飲
子

半夏湯洗半錢者半分 天麻一分 甘草炙
白茯苓 白术 老生薑各二錢

右件一處用水一盞於磁器內煑令水乾將半夏天麻白术茯苓切
焙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生薑棗子湯調與服無時 議曰此方
建脾化痰去風散熱功効如神醫工少有知用初學之士只知有腦
麝香愛者方用之俗夫使言好藥殊不知腦麝醫家出不得已用之
其物通利關竅開閉塞疏腠理利骨節其藥屬陰能化於陽只有慈
驚宜用慢驚慢脾傷寒等患悉宜禁止其或瘡痢藥用之虛者亦禁
惟有痓瘂癲癇宜用定命飲子屢經效驗野老處定此方其功造化

深智高明。往往欲美。疾㨗速。併。脉息虛怯。不敢頻下者。宜與靈芝丸。若手足差冷。兼進回陽。行醫用藥。至於此等證候。乃主治活法之權也

販奇野夫多效方神效方。治小兒慢驚風。手足搐搦。諸藥不效

大天南星一箇

右用好酒一大盞。浣内浸四十九日取出。後用活蝎四十九箇。用竹笑子夾定。教蝎獨螫天南星。令蝎無力動。便换一箇蝎。又螫。用四十九箇蝎都螫過天南星。不用蝎。將南星剉乾。浣内放定。上用紙數重封定浣口。用綿紮定紙。放浣在屋梁上陰多時。約自然乾取下。不得見日氣。研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煎荆芥湯調下。一日三服。不拘時候必効

御藥院方三味天漿子散。治小兒慢驚風

天漿子　白僵蠶炒　乾蝎各二十箇炒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煎麻黄湯調下。或薄荷湯下。無時

通聖餅子。治小兒慢驚風癇涎多。咽喉不利。手足搐搦

天麻　使君子去皮　白僵蠶炒　白附子炮

南星炮各一分　乳香　青黛　蝎梢炒

膩粉　水銀各一錢　黑鉛半錢與水銀結沙子

蝉食子一對去皮　麝香　腦子各半錢

右爲細末。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捏作餅子。每服一餅子。用薄荷湯化下。食前臨睡服。量兒大小加減

乾蝎天麻散。治小兒慢驚風

乾蝎全者十枚炒　曼陀羅花七朵重一字

天麻二錢半　乳香研　天南星炮　丹砂研各一分

右六味擣研爲細末。每服半錢匕。薄荷湯下。不拘時

釋繼洪澹寮方慢驚。小兒吐瀉後成慢驚。或昏睡。手足似搐而不甚。用金液丹半兩。青州白丸子三錢重。同研極細。生薑米飲湯調下三錢。多服乃效。服至一二兩無害。候胃氣生。手足漸温。漸減金液丹。加白丸子。以意度之

續刋經驗良方青蝎散。治小兒腦髓風。顖顱開解。皮肉筋脉急脹。青縫青筋起。面少血色。或腹中氣響。時大便青白沫。或嘔吐痰涎。欲成慢驚。風搐足脛冷者。或大合氣上衝胸。頭面腫痒。亦宜服之

川芎　華撥各一兩　細辛去蘆苗淨一兩

蝎梢一錢　半夏湯泡去皮臍二錢半淨生薑自然汁製一宿

右研爲細末。每用一字。沸湯調。熱服。量大小加減

曾世榮活幼心書治吐瀉痢後。将傳慢驚。慢脾。神昏脉沉。飲食不進。睡露揚睛。晝輕夜重。急宜投服

北南星一兩剉碎用器盛東壁土同醋煑少時濾乾切片焙

人參去蘆　冬瓜子仁秕碎二味各二兩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三片。慢火煎七分。候温無時。少與緩服。投之急必吐。此後應諸湯散丸劑。所述服餌次序。不過言其大畧。然煎煑調化。分數湯使下法。尤在臨機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或多或少。隨病輕重用之。餘皆倣此。再不繁引

危亦林得效方慢驚風證。得於大病之餘。吐瀉之後。及過服寒凉之藥。其證眼慢騰騰。或露睛。手足瘈瘲。面色青白。渾身四肢冷。默默不聲。其脉沉遲。用白朮散。益黄散。防風冬瓜仁煎服。安神丸。冬瓜仁湯磨化。方並見後

南星飲。宣利過多。脾困眼慢。涎盛。四肢不舉。不思飲食

大南星三箇炒赤令熟　冬瓜子仁　白稨豆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生薑二片。防風少許。煎湯調服

防風丸。治慢驚不省。手足微動。眼上視昏睡

天麻　防風　人參各一兩　全蝎去毒七箇

僵蠶炒斷絲　粉草各五錢　朱砂　雄黄各三錢半

麝香半錢

右煉蜜丸小指頭大。人參湯化一丸。不以時候。冬瓜仁湯尤妙

觀音散。治胃氣不和。脾困下瀉過多。不思飲食。乳食不化。精神昏悶。四肢困冷

人參　白朮微炙焙　稨豆炒各二錢半

白茯苓　冬瓜子仁　酸棗仁去皮蚌粉炒

甘草炙各半兩　藿香　枳殼去瓤各二錢半

紫蘇葉少許　木香不見火　石蓮肉去心　嫩黄耆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烏梅湯冬瓜子仁陳米湯調。皆可

五苓散。止吐瀉。每服一錢。紫蘇粳陳米湯調下。方見大方科傷暑類

小釣藤飲。治吐利。脾胃虛風慢驚

釣藤三錢　蟬退十箇　人參二錢　麻黄二錢

防風二錢　僵蠶　天麻　全蠍去毒
甘草　川芎各三錢　麝香少許
右剉散。每服二錢，水一盞，煎。寒，加附子少許。乳食前服
南附湯。治洩瀉虛脱生風，名慢驚風，及因服冷藥多者
南星　生附子二錢　全蝎五箇去毒
右剉散。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三片，煎五分。量大小旋服
蘇合香丸。治風搐搦，必須理氣。蓋氣下則痰下，關竅自通。方見諸氣門
灸法。治急慢驚風，危極不可救者
先當兩乳頭上，男左女右，灸三壯。次灸髮際眉心顖會三壯。手足大指當甲角，以物縛兩手作一處，以艾騎縫灸，男近左邊，女近右邊，半甲半肉之間，灸三壯。先腳後手，亦可治陰陽諸癇病。艾炷如麥子大
衛生至寶神朮散。治小兒因吐瀉，胃虛生風，作驚癇狀
白朮五錢，蜜炙至焦，須木炭火取出洗淨，切片焙
天麻　白附子各二錢半　蝎梢三七箇
右為末。米飲調下。量大小服
泰當時大方羌活丸。治脾胃虛，肝氣熱盛生風，或取轉過多，或病吐利後為慢驚，兼治傷寒初感
羌活　川芎　人參　白附子
赤茯苓各半兩去皮　天麻　白僵蠶炒去絲
乾蝎去毒　白花蛇各二錢半　大附子炮去皮
防風去叉　麻黃去節　肉豆蔻煨　雞舌香
藿香　沉香　南木香各二錢　輕粉一字
真珠末　牛黃各二錢半　龍腦半字　麝香一錢半
雄黃　辰砂各二錢半
右為細末，煉蜜旋丸如大豆大。每服一二丸，食前薄荷湯化下
黃鋌子。治小兒慢驚
天麻　防風去叉　人參各一兩　乾蝎全者去毒
白僵蠶半兩炒去絲　甘草炒　朱砂
雄黃　麝香各二錢半　牛黃一錢
右為細末，煉蜜丸作鋌子。量兒大小加減丸數。未過百晬，只與小豆大一丸，作一服。人參湯化下
佛茄花散。治慢驚風神効
金頭蜈蚣　蝎梢　佛茄花曼陀羅花是也
白附各等分　片腦少許
右研極細。三歲兒半字，三歲已上一字。薄荷水調，手捻左鼻搐右，捻右搐左。立少頃汗如雨，因睡勿驚。永不發
蚯蚓丸。治慢驚風立効
蚯蚓一條，活者去泥盡，入膩粉少許，焙乾研細，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丸。薄荷湯下
硫黃散。治慢驚大效
大附子一箇炮去皮　全蝎七箇去毒　硫黃皂子大一塊
右為細末，薑汁糊丸如菉豆大。每服一歲兒一丸。米飲湯下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三　二支

兒　小兒證治六十六

小兒衄血

論

巢元方病源鼻衄候小兒經脉血氣有熱喜令鼻衄夫血之隨氣循行經脉通遊腑臟若冷熱調和行依其常度無有壅滯亦不流溢也血性得寒即凝澀結聚得熱即流散妄行小兒熱盛者熱乘於血血隨氣發溢於鼻者謂之鼻衄凡人血虛受熱即血失其常度發溢漫行乃至發於七竅謂之大衄也孫思邈千金翼方脉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即衄聖濟總錄論曰小兒體本挾熱含於經絡血脉傷溢則為鼻衄蓋血與氣循行經脉通於府藏邪熱乘血血得熱則妄行隨氣上溢出於鼻者為鼻衄血虛受熱散漫失度出於七竅者為大衄鄭端友全嬰方夫鼻衄者是五藏熱結所為也血隨氣行通流臟腑冷熱調和不失常度無有壅滯亦不流溢血得寒而凝結得熱而流散熱乘於血血隨氣發溢出於鼻竅也又有因傷寒溫疫諸陽受病不得其汗熱毒停聚五臟故從鼻而出也　衄血立効沈氏子十歲鼻衄不止召二三醫或以茅花煎湯或以犀角地黃湯并龍骨末吹鼻數法皆不効其血注下召愚視曰急以晨興水下龍膽丸一服減半再進全除主人曰鹽水有何効愚曰夫血得熱而流溢鹽水鹹冷能凝其血譬之屠猪就血得鹽水而凝結黃連龍膽味苦寒能堅其血所以知其鹹苦入口即立効也柄真子嬰童寶鑑小兒心熱肺氣實血隨熱入肺經為鼻衄惠濟論小兒鼻衄候歌欲衄之候脉弦洪鼻中乾燥響如風氣衝積血停留肺臟腑煩寃邪脉攻數合出紅猶可治更加升斗命須終明師若欲知調治涼血清胄始有功清胄胃肺也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療人少患亟鼻衄小勞輒出

右用桑耳無多少熬令焦擣下篩每衄發輒以杏仁大塞鼻數度即可斷外臺法說用為丸以內亦得

仙人水鑑方小兒百日內鼻中出血方

葵花一字急吹之白礬水浴更相宜此是鼻風不消藥莫救虛誤妳頭兒

外臺古今錄驗方療小兒鼻衄不止

以馬屎綿裹塞鼻孔中

又方

燒髮灰末吹鼻孔中亦佳本草聖惠嬰孺法同甚妙

又方

單服白馬屎汁三合甚良

太平聖惠方升麻散治小兒鼻衄或唾血

川升麻半兩　羚羊角屑　甘草炙微赤剉　黃芩

赤芍藥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淡竹葉七片煎至五分去滓入地黃汁半合更煎一兩沸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生地黃煎治小兒鼻衄不止

生地黃半斤取汁　刺薊半斤取汁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別研　阿膠半兩擣碎炒令黃燥為末

蜜一合

右件藥都入銀鍋中以慢火熬為膏不計時候用新汲水調下一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刺薊半兩　亂髮灰一分　蒲黃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以冷水調下半錢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桂心散治小兒鼻衄心悶

桂心一分　亂髮灰一分　乾薑半分炮裂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冷水調下半錢更隨兒大小以意加減

梔子仁散治小兒卒熱毒氣攻腦鼻衄

梔子仁一兩　槐花半兩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用溫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治小兒鼻衄不止

亂髮灰半兩　伏龍肝一兩

右件藥都研令勻不計時候以新汲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刺薊汁一合　地黃汁一合　生薑汁少許

右調和令勻，徐徐服半合，仍將滓塞鼻中即差。

又方

炒桑耳令焦黑，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冷水調下半錢，亦吹少許於鼻中。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譚氏殊聖方：小兒鼻衄數還啼，顏色青黃漸改移，忽爾發時饒奔躁，連忙走起索東西。只緣積熱三焦壅，凝水川消貝母知，更有荷衣煎五合，蜜調頓服定無疑。

凝波散（聖惠總錄名玉屑散）

寒水石　貝母　知母（為末，各一分半）

馬牙硝（細研，川消亦得，各一分）　荷葉（一兩，以水一升煑五七沸嘗）

乾焙亦得

右為末，每服半錢，蜜水調下。

絳雪丹：治小兒陽毒煩躁，吐血衄血，漸生赤斑。

丹砂（研半兩）　焰消（研一兩）

右二味各研令細，再同研，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沙糖水調化服，取下涎即安。

張渙聖方：妙應抵聖散，治不以疾病，常衄不止。

盆硝（一兩）　亂髮灰（細研）　紅藍花（[illegible]）

右用研勻細，以綿纏搵藥塞鼻中，湯調下。

槐花散：治衄血

槐花（一兩，炒）　蒲黃（半兩）　川麵薑（一分）

右件搗羅為細末，每服半錢，新水調下。

張銳雞峰方：治衄血

右每用石榴花末一字許，搐鼻內。

又方

每用龍骨末少許，吹鼻中。

惠眼觀證方：調榮散，治衄血不止。

血餘（人女百上者一團，用[illegible]）

右為末，每服半錢或一錢，新汲井華水下。（已上二方新增幼幼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龍腦丸，治小兒衄血不止。

黃連　龍膽草

右等分為末，糊丸如小豆大，三歲三十丸，或作散子，以濃鹽水送下。三黃丸亦效。一方：研好墨滴鼻中。一方：燒亂髮吹鼻內，茅花湯亦得。

青苔散：治小兒鼻衄吐血，亦治淋瀝，小便不通。

右以船底青苔（日乾）為末，三歲一錢，藕節汁入蜜少許調下。淋瀝，木通湯調下。

棗皮散：治小兒衄血至一二升悶絕。

棗皮（一兩）　梔子（一兩）　甘草（炙半兩）

右㕮咀，三歲一錢，水半盞煎三分，去滓服。一方：剪金花莖葉，陰乾，水煎服。又一方：白茅末水調塗鼻上并顖門，立止。又一方：草麻葉塗油炙熱，熨兒顖上，血止。

膠黃散：治小兒大衄，口鼻耳出血不止。十五六歲兒陽盛，多此病。

阿膠（炒）　蒲黃（半兩）

右為末，三歲半錢，生地黃汁微煎調下，以帛急繫兩乳頭，隨血左右。兩竅俱出，並繫兩乳。

又方

爛寒水石（煅）　牡蠣（煅）

右等分為末，三歲半錢，冷水調下，連進二服。一方：人中白燒灰為末，吹鼻立止。一方：青竹茹燒灰，入麝香吹鼻，效。一方：蒜去皮研細，攤餅子如錢大，厚一豆許，左鼻出血貼左足心，繫定；右亦如之；兩鼻出血，兩脚如之。血止急洗去。

又方（白衄）：釜底墨吹鼻即止。

吉氏家傳黃藥散：治小兒鼻衄不止。

右黃藥一味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井水調下。（未知何許書）

李堅小兒保生要方：治鼻衄。

滑石（為細末）

右用飯為丸如蘿蔔子大，每服三五十粒，微嚼破，新水嚥下。未能嚼者，搥碎與之。

又方

生蘿蔔（研取汁）

右入酒相當，量兒大小，溫溫與之，立止。

湯氏嬰孩妙訣：此候乃血熱不循經而壅，從鼻出也。血隨其氣，而肺主氣，外屬鼻，故自鼻出而衄。春冬衄者，只用生地黃細研取汁，加生蒲黃少許，砂糖井水浸服之愈；秋夏鼻衄，但用車前草一握，洗淨研取自然汁同

生薑一處研取汁入生蜜一匙先用滓塞兩鼻次用新汲井水和蜜并車
前草薑汁飲之即愈凡有此候皆由榮熱宜服涼血地黃湯
地黃湯治榮中有熱及肺壅鼻衄生瘡一切丹毒方
生地黃　赤芍藥　當歸去蘆酒洗
川芎各等分
右件㕮咀水煎去滓大小以意加減鼻衄臨熟入生蒲黃少許生瘡
遍體加黃芩一處等分同煎丹毒加防風去蘆等分同煎用之累驗
又方
右用生羅蔔取根搗自然汁仰頭滴入鼻管中衄止次以新汲井水
和薑蜜羅蔔汁飲之良
又方
右用車前草葉一握生薑一塊切研取自然汁入蜜新井水調和飲
一盞許仍用滓塞鼻中即止
袁當時大方治鼻衄吳提舉傳麓茅紙裹乾馬糞塞鼻中即止
濱山省翁活幼口議治小兒心肺蘊熱及心血妄行鼻衄出血不止良方
右將紋紙藤被一片作撚子包爵燒熏入鼻或吹入鼻中又令患人

吸呷尤佳故藤紙被至舊亦得或燒內小瓶中留性每服二錢入麝
酒調服極妙

小兒吐血

論

巢元方病源吐血候小兒吐血者是有熱氣盛而血虛熱乘於血血性得
熱則流散妄行氣逆即血隨氣上故令吐血也聖濟總錄論曰小兒陽氣
盛壯上焦有熱伏於肝心二臟播流脉中血得熱則妄行下入胃中胃受
之則脹滿與氣俱上衝擊故令吐血錢乙小兒方論補下不同云段齋郎
子四歲病嗽身熱吐痰數日而咯血醫以桔梗湯及防己丸治之不愈其
涎上攻吐喘不止請錢氏下褊銀丸一大服方見痰涎門中復以補肺散
補脾散治之方見胃氣不和門中令段氏咯血肺虛何以下之曰肺雖咯
血有熱故也久即虛痿今涎上潮而吐當下其涎若使不吐涎為甚便也
蓋吐涎能虛又生驚也痰實上攻亦使發搐故依法只宜下痰後補脾肺
心涎止而吐愈若先補其肺為逆先下其痰為順先下後補為良也鄭端
友全嬰方病差後嘔血咯血下血者此熱毒積聚犀角地黃湯主之福病
亦宜服未吐血者由榮衛氣逆也榮者血也衛者氣也榮衛相濟不失常

道一有所勝則致妄行血者水也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氣之使
血其勢如此巢氏云吐血者是有熱氣盛而血虛熱乘於血血性得熱則
流散妄行氣逆則血隨氣上故令吐血也又或飲食大飽之後脾胃內冷
不能消化忽吐所食之物氣血相衝因傷脾胃亦令吐血若久嗽氣逆面
目浮腫而嗽吐血者是肺虛損也嬰部有方曾世榮活切心書小兒九道出
血何為而然蓋人之所有者血與氣也心者血之主肺者氣之主氣主呴
之血主濡之榮養百骸灌溉經脉升降上下榮衛皆和自然順適一或不
調疾由生矣或外為六淫所侵內因七情所汩氣乃留而不行血乃壅而
不濡內外抑鬱不能流注以榮於身必有妄動之患叔和以芤脉為失血
之義在七表屬陽故也陽明主乎多氣多血未有不因熱而得蓋氣血俱
熱熱鬱內逼失其常度是以妄行　有在襁褓患此證者固非七情所傷
皆因乳母執著不自寬釋及啖辛辣之味流於乳絡兒飲之後停滯不散
鬱蒸於內亦能動血　或居重幃暖閣火氣熏逼不令常見風日積溫成
熱熱極則湧泄或吐或衄或大小腑亦多血來者　有氣虛而邪熱乘之
則血不得循流故道滲於諸經亦生走失之證其面皖白脉沉微血淡紫
口氣緩是也　又況嬰孩脆弱易虛易實因熱內攻血隨氣行或壅而上

逆或下而忘返遂有吐血衄血瀉血溺血之證然而血不自動因氣使之
氣不自生因熱而起由是而論可以類推治法先明虛實審得病源隨經
施治藥餌無差不失其機要實則小柴胡湯加生地黃絲茅根或苦參亦
好如用水煎服或㕮咀五苓散合五和湯亦加絲茅根苦參煎及投消毒
飲次用局方雞蘇丸三黃丸間服　虛則理中湯及人參芎歸湯皆可服
間有醫者見其血盛以為熱極遽投涼劑遂使血寒不能歸源而妄流其
色紫黯而凝滯或成小塊當服薑附之劑以溫之自然流暢毋致妄行為
佳栖真子嬰童寶鑑小兒吐血歌　血為榮兮氣為衛二氣相隨無住滯
忽然出被氣來侵所以忘形不依位血隨氣上奔心來吐下如層爭忍視
使須服藥好看承解熱須令依次第鄭端友全嬰方吐血氣逆詩曰血虛
氣盛不和同熱毒流心引肺風忽爾氣虛榮衛逆吐出鮮明點點紅曾世
榮活切心書吐血詩曰九道何為血妄行蓋因抑鬱熱邪生隨經施治明
虛實氣順如常血自勻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吐血燒蛇蛻皮末以乳服之并治重舌
又方　取油三分酒一分和之分再服

簡要濟衆方治小兒吐血不止。右蒲黃細硏。每服半錢。用生地黃汁調下。量大小加減進之

治小兒吐血不止

右用黃連一兩。去須擣爲散。每服一錢。水七分入豉二十粒同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量兒大小。加減進之上二方。出𡸁幼新書

太平聖惠方犀角散治小兒四五歲已上非時吐血

犀角屑　梔子仁　生乾地黃　子芩

紫參　刺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蒲黃散治小兒吐血不止

蒲黃一分　伏龍肝半兩　亂髮灰一分

右件藥同研令勻細。不計時候。煖生地黃汁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茜根散治小兒吐血。心躁煩悶

茜根半兩　犀角屑　川升麻　川大黃剉微炒

黃芩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黑豆三十粒淡竹茹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溫服

又方

刺薊自然汁不限多少

右件藥取汁一合。煖令溫。不計時候調下玄明粉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右取生地黃汁一合。煖令溫。調下麩塵半錢。不計時候。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服之

又方

右以亂髮燒灰細研。每服以溫水調下一字

嬰孺方治少小欬嗽中有血。欵冬湯

欵冬花　乾薑　阿膠炙各二兩　吳茱萸一升

桂心五寸　艾一雞子大　鯉魚一頭長一尺二寸

右杵細。酒和置魚肚中。銅器中蒸熟。取汁。大人服一升。小兒一合。以意減之

豚肺散治少小欬逆甚者血出鼻衄

右以豚肺。好酒浸一宿。平旦取炙乾爲末。一服一撮飲下

升麻湯治小兒熱病鼻衄或嗽血

升麻八分　淡竹青皮　羚羊角各五分　生地黃七分

甘草四分　芍藥六分

右以水三升煑一升。一歲兒爲三服

治小兒汗出如漿。衄血吐血。小便出血垂死者

都梁香　乾地黃各二兩　紫菀　桂心

人參　青竹葉　蓯蓉已上各一兩

右爲末。酒服方寸匕。日進三服。夜一服。可至二匕四方。出𡸁幼新書

聖濟總錄黃連飲治小兒心肺有熱吐血

黃連去鬚一分　豉二百粒

右二味。將黃連麁擣篩。每服半錢匕。水七分。入豉二十粒同煎取三分。去滓溫服。日三。更量大小加減

治小兒吐血不定方

刺薊自然汁不計多少　朴消半兩

右二味。先研朴消爲末。二百日兒及晬兒。每服用刺薊汁調朴消末一字。至半錢匕。日再服。更量大小加減

大黃湯治小兒吐血

大黃剉炒　黃芩去黑心各一分

右二味麁擣篩。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七分。入黑豆三十粒同煎至四分。去滓溫服。日三。更量大小加減

治小兒積熱攻肺。脊吐血

飛羅麪二兩　生地黃汁二盞

右二味相和勻。慕乾研爲末。每服半錢匕。新汲水調下。日三。隨兒大小加減

又方

刺薊花暴乾不拘多少

右一味擣羅爲末。每用黃牛乳調下一錢匕。日三

地黃飲治小兒吐血

地黃一斤。研取自然汁

右一味。一歲兒服半合。二三歲每服一合。量兒大小增減。日三

張渙賢方妙選謹按小兒內有邪熱。流散妄行。若氣逆。即血隨氣上。或口中吐血。鼻中衄血。今有經効方治之

紫參散。治吐血病

紫參一兩　山梔子一兩　生乾地黃一兩　刺薊一分燒灰
亂髮一分燒灰　蒲黃一分　伏龍肝一分研細研
已上搗羅爲細末。次用

右ヰ都拌勻。每服半錢至一錢。煎竹茹湯調下

張銳雞峯方治吐血

右用伏龍肝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同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不以時

治吐血。衄血

右用白茅花。每服秤一錢。水一盞。同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不以時

又方

右用新綿燒灰。研細。每服一錢。旋入少麝香。溫酒調下。米飲亦可

王氏手集青金散。治肺欬喘息有音。及熱搏上焦。血溢妄行。欬唾血出。咽

嗌疼痛。煩渴嘔吐。寒熱休歇。減食羸瘦方

白斂木　青黛研各半兩

右同研勻。每服半錢。或一錢。糯米飲調下

黃芩膏。治小兒衄血。吐血下血

右以黃芩爲末。鍊蜜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濃鹽湯下。一方梔葉石榴花爲末吹鼻。治衄血吐血。一方定州甆器末。治嘔血破血止血。又方鼻衄久不止。用劍耳許入鼻立效。又治小兒面目吾得黑丹如芥狀。不急治。遍身即死。以豬脂調塗之。即愈

栢枝散。治小兒衄血吐血

栢枝乾者　藕節乾者

右等分爲末。三歲半大盞。藕汁入蜜。沸湯調下。二方白芍藥爲末。磨犀角汁調。治咯血衄血。又方龍骨爲末。吹鼻。治衄血。如咯血吐血。藕汁調下半錢。又方治吐血止。及唾血。蒲黃。冷水調。生地黃汁調下尤妙

獨聖散。治小兒吐血欬血

右以赤芍藥爲末。藕汁入蜜少許調下。食後。又方桔梗煎湯調下。及

治衄血下血

寶黃散。治小兒吐血。百治不差。十無一失

右以大黃爲末。取生地黃汁。微煎。入蜜調下。量大小加減服之。三兩服立效。又一方以白膠香爲末。新汲水調下

桂心膏。治十歲以上。久吐血。氣虛胃鬲不利

右以桂心爲末。取生地黃汁。薑汁。蜜等分。熬稠爲丸。如雞頭大。十歲兩丸。取藕汁入蜜白湯化下

辰膠散。治小兒吐血

阿膠炒　蛤粉等分　辰砂少許

右爲末和粉紅色。三歲一錢。藕汁和蜜調下

一方藕節日乾爲末。人參蜜湯調下。能消瘀血

刺薊散。治小兒九竅出血

右以刺薊一握。絞汁。入好酒合和服之。如無青者。乾者爲末。冷水調下。三歲一錢十一方載如前詳

楊仁齋直指方蒲黃散。治小兒吐血咯血

生蒲黃　油髮灰等分

右研細。每一錢。煖生地黃汁調下。或米飲亦得

地黃汁方。治小兒吐血衄血

生地黃汁取一合。調髮灰半錢。分作兩服。食後少頃灌下

曾世榮活幼心書人參芎歸湯。治九道血妄行

人參去蘆　川芎　當歸酒洗三味各半兩
荊芥二錢半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

小兒欬血

方

王氏手集解肌丸。治外搏風邪。內挾痰飲。寒熱往來。煩渴頰赤。心忪減食。熱在上焦。欬嗽有血方

防風　地骨皮各一分

右件燒沙糖爲丸。每服一丸。食後煎紫蘇湯下

團參丸。治欬血方

阿膠　牡兒黃　人參各半兩

右除膠爲細末。湯少許洋膠和如雞頭大。白湯化下

朱氏家傳雄清散治欬嗽出血下涎

鬱金半兩，用皂莢漿水一盞，或醋漿汁亦得，煮乾為度

滑石半兩生　雄黃半兩，醋煮半乾用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常服薄荷湯調下，止嗽螺粉水下，嗽血雞子清調下。二方並幼幼新書

小兒大便血

論

太平聖惠方夫小兒大便血者，為心主於血脈，心臟有熱，熱乘於血，血性得熱，流散妄行，不依常度，其血流滲於大腸者，故令大便血出也。鄭端友全嬰方夫大便血者，是大腸熱結損傷所為也。臟氣既傷，風邪自入，或蓄熱，或積冷，或濕毒傳於脾胃，或宿食傷於臟腑，因茲冷熱交擊，宿濕互作，致動血氣，停留於內，凝滯無歸，滲入腸中，故大便下血也。　又有或腹脹冷氣在內，攻衝亦令大便下血，又因風冷乘虛客入脾胃，或痳血腸胃濕毒，下如豆汁，又宿傷於臟，亦能便血，若上焦心肺積熱，流注大腸，亦令大便下血也。亡血脾弱，必渴，久則血虛，其人必肌體萎黃，頭髮不黑矣。郭稠明方便集一小兒年踰十歲，夏月便血，醫者以涼藥治之，雖皆輕減，然而下血不止，近及一年，每如臟毒，涼藥愈進，而其證自若，醫無策處之，忽有人來自遠方，且云：先乃熱疾，今延日久，又服涼多，合是臟寒生風，反下惡血。血濁者，五臟風毒也。法當微溫去風，則安矣。遂令服四物湯，旬日乃止。蓋當歸、地黃有溫性，而勻散血氣，使之不聚于臟而下也。芍藥、川芎有溫性，而除去風血，使之不淫于臟，而毒去也。醫療之術，亦當窮理知變，豈可執一偏之見乎？演山省翁活幼口議議曰：兒生七日之內，大小便有血出者，此由胎氣熱盛之所致也。母食濃酒細麪炙煿膾鱠等，流入心肝，兒在胎內受之，熱毒亦傳心肺。且女子之臟，其熱即入於心，故小便有之；男子之臟，其熱即入於肺，故大便有之。血出淡淡，有似坏水，盛則其血加鮮。凡遇有此，不可它藥，盡以生地黃根研取自然汁五七匙，一二匙蜜半匙和勻，溫溫與服，移時安愈。男女皆效，不請疑謂。甘露飲宜兼與服，不必它藥，萬一無恙，勿自忽還妄投丸散，徒咎矣。鄭端友全嬰方大便下血歌：風冷腸間又熱攻，交相繫作糞須紅，宿腸臟腑令便血，錢氏云，藥后瀉血而風，孫氏云，后傳心肺，腸中下血。濕毒兼傳在胃中。西書云，腸胃有蒸毒，血下如豆汁。經濟小兒保命方書脫紅瀉血證詩曰：脫紅瀉血積因傷，冷熱攻脾作滑腸，消渴口乾焦上熱，氣攻虛腫面青黃。若有此等候，可服槐仁散并

陳槐花藥或瀉後變作赤白顏色不一，可服前項諸瀉痢等藥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大便竟出血方：鼈頭一枚，炙令黃黑，為末，以飲下五分匕，多少量兒大小，日三服。外臺救急作鼈甲。

又方：燒車釭一枚，令赤，內一升水中，分二服。

又方：燒甑帶末，傅乳頭上，令兒飲。

仙人水鑑小孩子遺血呼為胎風，宜使此方。人多不識，每因上廁犯之，至三歲以上解行後有少鮮血，宜用此散子方

胎腸風最忍，日久殺孩兒，如後有鮮血，宜取一甘梨，梨內安琥珀并蜜封，燒之宜待交，梨碎取研，救孩兒

右取一顆好梨，去心，入少許琥珀末并蜜，即以麪裹泥毬之，火中煨一伏時，取出去皮，研，以水調服，立效

子母秘錄治小兒下血

右取雌雞翅下血服之。已上二方出幼幼新書

太平聖惠方羚羊角散治小兒大便出血，體熱黃瘦，不欲飲食

羚羊角屑　黃耆剉　川升麻　黃芩

地榆剉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一分　生乾地黃半兩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苦竹茹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之

槐花散治小兒大便出血，腹痛，黃瘦，不欲飲食

槐花微炒　白朮　熟乾地黃　芎藭已上各半兩

黃耆剉　木香　當歸剉，微炒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卷柏丸治小兒大便出血，久不止，面色萎黃，肌體羸瘦，或時腹痛，不欲飲食

卷柏半兩　赤石脂半兩　阿膠半兩，擣碎，炒令黃燥

槐花微炒　黃牛角䚡炙黃焦　當歸剉，微炒　黃耆剉

芎藭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麻子大，三歲兒每服以粥飲下七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治小兒大便後出血方
鼈甲一枚。塗醋炙令黃焦。去裙襴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以粥飲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鹿角燒灰
右件藥細研。以粥飲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增減
太醫局沒石子丸。治小兒腸虛受熱。下利鮮血。或便赤汁。腹痛後重。晝夜不止。遍數頻多方
沒石子　地榆各半兩　黃連剉炒一兩半
黃柏剉炒令紫二兩　酸石榴皮一兩
右件擣羅為細末。以醋煮麪糊和丸如麻子大。每服十丸至二十丸。溫米飲下。食前服
茅先生方治小兒大便下血
枳殼去白麩炒　荆芥穗　甘草各等分
右為末。每服一錢。用陳米飯飲調下

九籥衛生方紫參散。療小兒下血腹痛
臭椿根皮　貫衆　紫參　酸石榴皮燒灰存性。各等分
右同為細末。每服一錢。米飲調下。腹痛煎艾湯調下
孔氏家傳神效散。治小兒大腸有血。上後有血。如痢疾相似。但不拘十歲以上。皆治之
芍藥　地榆　甘草炙　陳橘皮
黃連　乾葛已上各等分
右為末。每服一錢。用陳米飲調下。日進三服
槐黃散。治小兒便鮮血
黃耆一兩　當歸　槐花　白术
人參　芍藥各三分
右為末。米飲下一錢。小兒半錢
朱氏家傳小兒熱氣攻大腸。其病瀉血。臟腑疼痛。漸如茶色。雖治此病是傷寒出汗不盡。或因瘡子出不足。令熱氣行於大腸。所以瀉血。如治先解汗後下氣。攻大腸散方

鬱金一兩　乾薑半兩　大腹皮一兩半
右為末。每服半錢。陳米飲下
吉氏家傳治瀉血不定。是脾胃氣冷。大腸風毒。宜服此方
沒石子一箇大者　肉豆蔻一箇　茶末一錢
樗根白皮二錢炙
右件末。不計時候。以水如茶點一錢。灌服立差。已上六方出幼幼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桂心散。治小兒吐血。或便血
右以桂心去皮。不見火。為細末。三歲半錢。藕汁同蜜半匙調下立效
胃風湯。亦治下血。方見瀉痢類
箬葉散。治小兒大便中有血。或純下血
右以茶箬燒灰存性。為末。米湯調下。食前
五倍丸。治小兒大便下血。如腸風臟毒
右以五倍子焙乾。為末。鍊蜜丸如小豆大。三歲三十丸。米湯空心下
訶灰散。治小兒因痢。大便有血
右以訶子燒存性。一半為末。米湯調下。食前。三歲一錢。一方橡斗子合白梅。濕紙裹。燒灰存性。為末。米湯調下。食前服之

史載之方治小兒久便血
黃連一錢炒半焦　白蒺藜去刺半兩
槐花炒焦　獨活　訶子炮取肉　枳實炒焦
荆芥穗　蔓荆子各分　木香一錢半　白芍藥三錢
甘草二錢炙
右為細末。食後水一盞。煎三錢匕。取七分和滓服。或鍊蜜丸如梧子大。清湯下三四十丸。無時。日一服或二服
魏氏家藏方梅連丸。治小兒大便下血
黃連去鬚　當歸去蘆。各二錢半　烏梅肉半兩
右為末。鍊蜜丸如菉豆大。粥飲下。不拘時候
袁當時大方胃風丸。治下血不下乳食
人參　白茯苓　白术
防風各半兩。去叉　乾蠍一箇。去毒　天麻
右為細末。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米湯下
小兒大小便血
論

巢元方病源心主血脉。心臟有熱。熱乘於血。血性得熱。流散妄行。不依常度。其流滲於大小腸者。故大小便血也。血性得寒則凝澀。得熱則流散。而心主於血。小兒心臟有熱。乘於血。血滲於小腸。故尿血也。鄭端友全嬰方夫小便者蓋心主血。與小腸相合。血之流行周遍經絡。循環臟腑。若熱聚膀胱。血滲入脬。故小便血出也。郭獮明方便集廖人之子。年十歲許尿血三載。管簡澀痛。醫作熱淋治之。竟未取效。不免相叩。予曰夢寐驚悚否。曰然每驚又甚乎。曰是其證也。本因驚而入心。心與小腸為受盛。心通小便。心因驚而有熱。熱隨小便而行。故尿血。血熱故澀也。此特輕耳。若使驚甚則外腎吊入。陽道萎縮。小便或血或赤而澀痛也。赤者血之餘。無非熱耳。人徒知治熱淋而不能鎮靜其心也。今投龍齒散以鎮心。心安而凉水道自無熱矣。是清其源也。又用石韋丸以寬滑水道。管簡自無澀矣。乃治其源旬日心安不悸便乃滑矣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尿血　燒鵲巢灰。井花水服之。亦治夜尿牀

又方　尿血灸第七椎兩傍各五寸。隨年壯

姚和衆方治小兒尿血　用甘草五分。以水六合。煎取二合去滓一歲兒一日服令盡

又方　用蜀升麻五分。水五合煎取一合去滓一歲兒一日服盡

太平聖惠方阿膠散治小兒尿血水道中澀痛

阿膠一兩搗碎炒令黃燥　黃芩三分　梔子仁一分
車前子一分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用新汲水調下半錢日三四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榆白皮半兩　生乾地黃半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都細剉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苦楝子一兩　鬱金二枚。一炮一枚生用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煎葱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增減

又方

生乾地黃　黃芩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搗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半合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紫苑洗去苗土　黃連去鬚　甘草炙微赤剉。各一分

右件藥搗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豉三十粒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葵子　車前葉　甘草炙微黃剉　川朴消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搗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又方

牛蒡根洗去土

右搗絞取汁一中盞。入生蜜一合。各相和令勻每服半合。日三四服。量兒大小增減服之

又方　取蒲黃末。以溫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車前葉半斤搗絞取汁　沙糖一兩

右件藥相和令勻每服半合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以生地黃汁每服暖一合服之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茅先生方治小兒小便下血方

生地黃汁小半兩　輕粉半錢上

右作一服用井華水下見幼幼新書

張渙醫方妙選車前散治熱盛積於小腸甚則尿血

牡蠣半兩燒為粉　車前子　甘草炙微黃剉
川朴消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搗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量兒大小加減不拘時候

吉氏家傳尿血地黃散方

菉豆粉　滑石各一兩　生乾地黃二兩　甘草半兩炙

右奉此病小兒是心藏積熱并脾藏肝藏積熱如大人脾藏受病傳腎有三陰三陽之脉小兒八歲以下只有三陽之脉。無三陰脉所以心脾肝三藏受病不傳腎藏傳小腸小腸風熱之極所以尿血每服半錢新汲水下二錢二服止。忌熱食酸鹹

鄭端友全嬰方蒲灰散治小兒尿血陰莖中痛

右以多時茶䥫中著燒灰存性用一兩滑石末半兩並爲末三歲一錢燈心煎湯調下

十便良方雙金自然液療小兒尿血方

生地黃（汁一升） 生薑（汁一升）

右二味相和頓服不差更作此法許令公處云極效

郭稽明方便集龍齒散

龍齒（半兩） 赤茯苓（三兩） 遠志（去心取皮半兩）

茯神（去木半兩） 半夏曲（半兩） 甘草（半兩）

右爲細末和勻每服一大錢水一小盞入薑三片熟水葱一莖同煎食後臨卧温涼服

石韋丸

石韋（一兩刮去葉上毛用葉） 滑石（半兩不用有黃者）

木通（半兩） 葵花（葵根可食者用花半兩） 豬苓（去皮半兩）

黃芩（二分） 茯苓（一兩）

右爲細末水煑薄荷米糊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温白湯下量歲數加減小便少者加車前草湯下

楊仁齋直指尿血方

生蒲黃 生地黃 赤茯苓 甘草（微炙等分）

右剉每一錢水一小盞煎七分調髮灰食前服

小兒大便不通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大便不通者腑臟有熱乘於大腸故也脾胃爲水穀之海水穀之精華化爲血氣其糟粕行於大腸若三焦五臟不調和熱氣歸於大腸熱實故大便燥澀不通也聖濟總錄論曰水穀皆入於上焦至中焦而腐熟下焦而化出小兒腑臟挾熱三焦壅滯津液枯少不能傳道實熱之氣歸於大腸故大便燥澀而不通也

方

王氏外臺秘要方紫雙丸主小兒身熱頭痛飲食不消腹脹滿或小腹絞痛大小便不利或重下數起小兒無異疾難飲食過度不知自止哺乳失節或驚悸寒熱惟此丸治之不差復可再服小兒欲下是其蒸候哺食減少氣息不快夜啼不眠是腹内不調悉宜用此丸不用他藥數用神驗千金不傳方

巴豆（去皮心熬） 𦖅核仁（各十八銖別擣） 麥門冬（十銖去心）

甘草（五銖炙） 甘遂 真珠（各二銖） 牡蠣（熬）

蠟（各八銖）

右八味以湯熟洗巴豆研以新布絞去油別擣甘遂甘草牡蠣麥門冬細篩畢擣巴豆𦖅仁令極熟乃内諸藥散更擣三千杵如藥燥入少蜜足之半歲兒可服如荏子一雙一二歲兒服如半麻子作一雙三歲兒服如麻子一枚作一雙四歲兒服如麻子二丸五六歲兒服如大麻子二丸七八歲兒服如小豆二丸九歲十歲兒微大於小豆二丸常以雞鳴時服至日出時不下者飲熱粥汁數合即下丸皆雙出也下甚者飲冷粥止之

又方

療小兒大便不通

右用豬苓一兩以水少許煑雞屎白一錢匕與服立差

太平聖惠方大黃散治小兒臟腑壅熱心神煩躁大便不通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犀角屑（半兩） 川升麻（半兩）

當歸（一分） 赤芍藥（一分） 紅雪（一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三四歲

温服一合量兒大小加減服之日三四服以利爲度

芎黃散治小兒大便不通腹脇妨悶

芎藭（半兩） 川大黃（三分剉微炒） 郁李仁（三分湯浸去皮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温水半盞調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以利爲度

又方

陳橘皮（一分湯浸去白焙） 牽牛子（半兩微炒）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川大黃（半兩剉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煎葱白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日三兩服以効爲度

丹砂丸治小兒大便不通心神煩熱卧忽多驚腹脇妨悶

丹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續隨子（三分） 膩粉（一錢）

右件藥都細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三歲兒每服以温水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服之

通中丸治小兒大便不通心腹壅悶卧即煩喘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巴豆霜三分　皂莢一兩不蚛者去皮子炒令焦黑

右件藥大黃皂莢擣羅爲末入巴豆霜同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四五歲兒以溫水下二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犀角丸治小兒臟腑壅滯腹脇妨悶大便不通

犀角屑半兩　當歸半兩剉微炒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巴豆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丹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右件藥擣羅爲末入巴豆丹砂同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三歲兒以溫水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大黃丸治小兒大便不通心腹壅悶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枳殼三分麩炒微黃去瓤

梔子仁三分　郁李仁三分湯浸去皮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以熟水下五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桃葉湯治小兒大便不通臍腹妨悶宜用

桃葉一握　木通二兩　燈心五莖　川朴消一兩

葱白七莖

右件藥細剉用醋漿水三大椀煎十餘沸去滓傾向盆中稍溫使坐兒在盆內將滓以手帕裹熨於臍下冷即出之後喫地黃稀粥半盞良久便通

走馬煎治小兒大便不通連腰滿悶氣急困重

羊膽一枚　蜜一合　鹽花半兩

右件藥同煎如餳撚如筋麄可長一寸內下部中須臾即通

牛黃丸治小兒大便不通心中煩熱

牛黃一分細研　川大黃三分剉微炒擣羅爲末

右件藥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以粥飲下七丸以利爲度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治小兒大便五六日不通心腹煩滿宜用此方

右取青顆鹽末於臍中以手摩良久即通大人用之亦得

蜂房散治小兒卒大便不通

蜂房一枚炙令微焦

右擣細羅爲散每服以粥飲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茅先生方治小兒大便不通

朴消三錢　大黃一兩生用

右爲末周歲一錢半水五分煎四分溫服

治小兒大便不通目赤瘡瘑癰腫熱毒心熱並宜服之大人加用

大黃一分　黑牽牛半分　檳榔一錢半　朴消二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用蜜熟水調下

嬰孺方治小兒大便不得

周半夏一分炒黃爲末以蜜爲丸黍米大乳服一丸日再服此方頻救垂困功效不可具言

小兒大便不通方

杵白花胡葵子爲末煑汁服之

又方　用豬脂一斤水煑取一升服五合日三服小兒量之

又方　煎蜜令可索索之捻如匕柄內下部中二寸許立通

又方　取羊膽汁灌下部中須臾通

丹參湯治小兒大便不通腹滿

丹參　消石　甘草炙等分杵爲末

右以水二升煑棗三箇三沸去滓下末三方寸匕又煑三沸去滓五歲兒服五合不差再服

大黃丸治小兒腹大鳴及內熱堅不得大便更衣

大黃七分　葶藶四分炒　牛黃三分　人參

厚朴炙　芫花炒各二分　桂心　黃芩各一分

右爲末蜜丸小豆大飲下三丸不知加之

治小兒胃中熱更衣起黃赤而難或四五日乃大便難方

大黃　甘草炙　蘇蘇各三分　大棗三十箇

右以水二升半煑一升每服一雞子許日進三服

牛黃丸治小兒調中利大便

牛黃　大黃　麝香

右三味等分爲末蜜丸如小豆大飲下二丸日再以利爲度

漢東王先生方金花散治小兒大腸秘不通糞血廁

郁李仁一分炒　檳榔一箇生　甘草一分

右爲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砂糖熟水調下已上十二方出幼幼新書

聖濟總録大黄丸治小兒大便不通
大黄剉炒一兩一分　枳殻去瓤麩炒　梔子仁
郁李仁炒去雙仁皮尖　大麻仁研各三分
右五味擣研爲末煉蜜丸如麻子大一二歲兒每服五丸熟水下空心午後各一服更隨兒大小加減
滑石湯治小兒大便不通
滑石研　大黄剉　冬葵子　甘草炙各半兩
右四味麤擣篩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盞入燈心七莖同煎至五分去滓温服更隨兒大小加減
橘皮湯治小兒大便不通
陳橘皮去白焙　牽牛子炒　甘草炙　大黄剉炒各一分
右四味麤擣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小盞入葱白一莖擘碎同煎至五分去滓温服未通再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木通湯治小兒大便不通
木通剉炒　大黄剉炒　陳橘皮去白焙各一兩
右三味麤擣篩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温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橘皮湯治小兒大便不通
陳橘皮去白焙一分　大黄剉炒半兩
右二味麤擣篩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温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二黄丸治小兒大便不通調中
大黄一兩剉炒　牛黄研　甘草炙　人參各一分
右四味擣研爲末煉蜜丸如小菉豆大每服二丸米飲化下日再服得利即止
黄連丸治小兒風熱壅滯大便秘澀
黄連去須　大黄剉炒各一分　巴豆二粒去心膜皮出油研
右三味擣研爲細末麪糊爲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丸至五丸臨睡柳枝湯下
代赭丸治小兒大便
代赭研　丹砂研　大黄剉各二兩

木香　當歸焙各一兩一分　桂去麤皮一兩
生犀角鎊三分　巴豆炒熟去皮心膜研一兩半
右八味擣研爲末煉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一丸至二丸空心米飲化下六七歲三丸二百日兒半丸但得溏利爲度
鼈甲丸治小兒大便不通
鼈甲醋炙黄去裙襴　防葵　訶梨勒煨用皮
大黄剉炒　人參　當歸剉焙　郁李仁湯浸去皮尖麩炒別研入
右七味等分六味擣爲細末入郁李仁和匀煉蜜丸如菉豆大粥飲下五丸微利即差
牛黄散治小兒大便不通口燥煩赤
牛黄研一分　大黄剉炒　甜消研各一錢　甘草炙剉
人參各二錢
右五味擣研爲細散每服半錢匕新水調下乳食後服
張鋭雞峯方治大便秘結不通
用麻子以水研汁飲之
莊氏家傳治小兒大腸風熱祕不通
大黄一兩　防風一兩　朴消二兩
右件爲末用蜜湯或葱湯調下
孔氏家傳治小兒大便不通於消風散中入膩粉一二寸遂通蓋嘗見小兒大便不通多服涼藥與疎轉藥積於中涼轉藥一併發則其人困矣此方最佳
危亦林得効方没藥散治風與滯血留蓄上焦胷膈高起大便不通
没藥　大黄　枳殻炒　桔梗各二錢
木香　甘草炙各一錢
右剉散每服一錢薑二片水一盞煎服
曾世榮活幼心書寬腸丸治痢後裏急大腑閉澀不通
枳殻用上製仍用清油浸透一宿焙乾五錢　麻仁去殼
木通去皮節　大黄半生半炒　檳榔　大腹皮淨洗焙乾
五味各二錢半
右除麻仁用乳鉢極細杵外五味檳榔不過火餘焙同研成末入乳鉢中與麻仁再杵匀煉蜜丸菉豆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仍以枳

殼甘草煎湯空心下。一二月嬰孩溫蜜湯化服
枳殼丸。治大腑虛閉氣閉。連日不通。前後裹急用之亦効及疎利小便熱
閉
枳殼 不拘多少。剉麸炒焦。仍以清油浸透一宿焙乾
右焙為末。鍊蜜丸作芡實大。兒小者用甘草糯米煎湯化下一丸至
二丸。兒大者菉豆大。每服三十丸或五十丸。食前溫米清湯送下。小
腑熱閉。用車前子煎湯。候溫空心投之
通聖餅。治大腑閉澁連日不通。滿腹膨脹氣壅悶亂。服藥罔效
淨黃連 三錢　巴豆 和殼七粒　生蒜 一個　生鹽 半錢
右以黃連剉碎為末。同後三味石鉢內爛杵。捻作餅子寸半闊貼臍
緊搓乾艾。切作菉豆大五枚。作五次安臍間餅子上。以火炙之即通
小兒大小便不通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大小便不利者。腑臟冷熱不調。大腸有遊氣。氣壅在大
小腸不得宣散。故大小便澁不流利也。翰林待詔楊大鄴問小兒大便祕
澁者為何。荅曰。乳食失度使之。四大不調。滋味有貪。遂五臧受物甘甜聚
食。醎酸滯涎。食滯留結。胃腸風壅。漬聚於心肺。氣脈不順。水穀不行。雖不逆
於上焦。即秘結於下部。小兒不知疼痛。莫說因由。驚啼叫以頻頻。但怒脹
而不乳。不知孩兒痛刺連臍。則面色青黃。但按脈息與治。若不見病源。只
依外變用藥。必難安效。田氏保嬰集使難燥結。兒或服澁藥。腹脹悶亂。命在
須臾刻。可用握宣丸。以男左女右手握之。不移時大小便自利也。張子和儒
門事親。嘗凡小兒大小便不通。內經謂三焦約。約者不行也。可用長流水
煎八正散。時時灌之。大小便利則止。若不因熱藥所攻而致此者易治。或
因多服熱藥而燥劇至此者。非惟難治。不幸夭耳。亦可用蜜水調益元散
送通兩丸。鄭端友全嬰方尿難糞結歌。結熱在腸中。尿難糞不通。外加身
壯熱。內必引驚風。湯氏望嬰孩妙訣。熱氣還違府氣衝。使成結毒在腸中。
身體若須多燥渴。更兼尿糞不能通 此證宜利下。輕則剉之。用四順飲。重則利下之。用金豆丸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大小便不通
擣白花胡葵子末。煑汁服之
又方　右末雞屎白服一錢匕

王燾外臺秘要方。若小兒大小便不通。妨悶
用白蜜一合。以鐺中煎為丸。內下部中即通。小便不通。嚼生葱以綿
裹少許。內小便道中即通
子母秘錄。治小兒大小便不通
用蜂房燒末。酒服一錢。日再服
錢乙小兒方。郁李仁丸。治襁褓小兒。大小便不通。并驚熱痰實。欲得溏動
者
川大黃 一兩。去麄皮。用實者。剉碎。酒浸半日。控乾炒為細末　滑石 十兩。細研
郁李仁 一兩。去皮
右先將郁李仁研成膏。和大黃滑石丸如黍米大。二歲服三二丸。更
量大小與之。以乳汁或薄荷湯下。食前
張渙醫方妙選芎黃散。治臧府有熱。小便澁兼大便不通
芎藭 一兩。去皮。微炒　川大黃 三分。剉微炒　郁李仁 三分。湯浸
右件擣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溫水調下。量兒大小加減
朱砂丹
朱砂 半兩。細研水飛　續隨子 半兩　膩粉 一錢
右件藥都研令勻。煉蜜和如黍米大。每服七粒。以溫水下。量兒大小
加減。乳後食
惠眼觀證芍藥散。治小兒大小便下藥不通者
芍藥　大黃　甘草 炙　當歸
朴消 各一分
右為末。每服一大錢。水一盞。瓦器中煎至半盞。去滓服即通
吉氏家傳治大小便不通
甘草節 炮　槐花 洗。各一兩
右件末。每服一錢。茶半盞湯點下
又方
滑石 一大錢　燈心 一握
右以水二挽。煎至一盞。溫服 已上二方出細切新書
阮霖經驗良方治小兒大便不通
以甘草。木通。梔子仁等分為粗末。水一大盞。燈心十莖。連根葱白七
箇。煎半盞服之

田氏保嬰集挺宜丸治小兒大小便難嘔吐藥食不下命在須刻
巴豆一錢半　硫黃　良薑　附子
檳榔　甘遂各等分
右為細末粟米飯和丸菉豆大用椒湯洗小兒男左女右手握之用
綿裹定看行數多少置藥洗去不用即止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捻頭散治小兒大小便不通
延胡索　川苦楝各三錢　皂角子灰三錢
右為末每服三二錢捻頭湯調下以意加減自利効
曾世榮活幼心書透徹膏治大小腑秘澀投諸藥無驗不拘老幼並皆療之
穿山甲尾足上者佳焼透二錢重　五靈脂淨者二錢重
右二味碾為細末次以巴豆二錢重去殼研碎和前藥末仍用大蒜
四錢重去上粗皮三五瓣於砂鉢內爛杵如泥丸作一餅納臍中以
絹帕繫之外以掌心火上烘熱熨至八九次聞腹中微響即通

小兒大小便數

論

孫思邈千金要方脾與胃合胃為水穀之海水穀之精化為血氣以行經

脉其糟粕水液行之於大小腸若三焦平和則五藏調適虛實冷熱不偏
其脾胃氣弱大小腸偏虛下焦偏冷不能制於水穀者故令大小便數也

小兒大便青

論

太平聖惠方夫小兒大便青者因驚氣及脾氣不和大腸虛冷乳食不消
冷氣搏於糟粕故令大便青色也鄭端友全嬰方夫大便青臟冷也或初
出微黃良久則青者亦然也靈蘭秘典云瀉下如藍澱胎中受積驚蓋心
受驚心主驚心驚則膽怯膽者與肝為表裏也膽怯則肝冷肝傳脾脾受
邪故大便初出微黃脾之本色良久從青肝之本色也肝熱則外發目赤
肝冷則內作便青又有不因驚而得此證者蓋稟胎氣怯弱內受風寒故
也有便青夾白濃稠粘如涎者亦是腸寒久則令兒面白形青腹痛驚啼
失治則變陰癇也李經小兒保生要方小兒青糞者冷也亦是肝剋脾之
證也肝屬木其色青脾屬土其色黃糞黃脾家之本色也若脾受肝剋則
其糞青肝木主風宜早治之不爾成脾風發癇也然所謂青糞繞下便青
若初下時黃良久乃青小兒安樂者皆然不可認為青糞也可服白附子
丸羌活膏張杲醫說載小兒糞青此脾虛生風之證也脾屬土其色黃糞

黃則是脾家正色今乃青肝木剋脾也肝屬木其色青肝盛脾虛受肝之
剋故糞青也當服益脾去風藥如半硫丸加白附子蝎梢可以治之雖然如
小兒青糞擲下便青者是風冷也良久然後青者非病也小兒糞自然如
此田氏保嬰集便青因驚氣內感脾氣不和治法宜服白术湯鄭端友全
嬰方糞中雜色詩曰糞雜元因積釀酸是食傷驚滲青澱沫府白臭非常
五臟糞色詩曰肝冷傳脾糞緑青焦黃脾熱土之形肺腸寒積膿粘白
赤黑因心腎熱成

方

太平聖惠方白术丸治小兒大腸虛冷乳食不消大便青色
白术　白芍藥　木香　當歸剉微炒已上
各一分　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粥飲研下五丸日三服
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訶梨勒丸治小兒內冷腹脇妨悶大便青色不欲乳食
訶梨勒一兩煨用皮　白术半兩　白茯苓一分
當歸一分剉微炒　陳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厚朴半兩去粗皮塗生薑汁炙令香熟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白芍藥半兩
右件擣羅為末鍊蜜丸如梧子大三歲兒每服以粥飲研下五丸日
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陳橘皮丸治小兒內冷大便青不欲食皆是胎寒
陳橘皮湯浸去白瓤焙　當歸剉　人參去蘆
芎藭已上各半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白芍藥
右件藥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三歲兒每服以溫粥飲下七
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木香丸治小兒胎寒腹痛大便青
木香　蓬莪茂　白术　當歸剉微炒已上
各半兩　麝香一分細研　白芍藥一分　人參去蘆半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二歲兒每服以溫
粥飲下七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芎藭丸治小兒胎寒腹痛大便青

芎藭二分　黃耆三分剉　中黃半兩細研　慶蟲三分微炒
麝香一分細研　當歸半兩剉微炒　白芍藥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煉蜜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以粥飲下五丸。日三服。看大小以意增減

當歸丸治小兒大便青不欲食皆是胎寒

當歸剉微炒　人參去蘆頭　白芍藥　芎藭已上各半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擣羅爲末煉蜜丸如麻子大每服以乳汁下三丸日三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吉氏家傳治小兒驚瀉青屎

用硃砂米粒大細研入輕粉少許荊芥湯一茶脚調下

李樫小兒保生要方白附子丸治小兒青糞及吐而有冷證多者

白附子二錢半末　蝎蛸二錢半末　舶上硫黃半兩研細
半夏半兩生爲細末生薑自然汁和成劑搦作小錢大餅子沸湯內下候實熟不麻人爲度取起研成膠

右將前三味一處研勻入在半夏膠內和得所乾即添湯丸如蘿蔔子大每服三五十粒米湯或乳汁下

楊倓家藏方溫臟湯治小兒因驚滯乳氣不宣導冷搏腸間下利青沫或乳多傷脾妳瓣不化常服溫臟府暖脾胃化宿冷進乳食

人參去蘆一兩　白附子炮　白朮　陳橘皮去白各半兩
丁香二兩半　神麯炒黃　麥糵炒黃　甘草炙黃四味各

右件爲細末每服半錢煎棗湯調下空心食前

小兒小便不通

論

巢元方病源小便不通利候小便不通利者腎與膀胱熱故也此二經爲表裏俱主水水行於小腸入胞爲小便熱氣在其臟腑水氣則澀故小便不通利也聖濟總錄論曰腎主水與膀胱合爲表裏膀胱者津液之府其氣下通故能滲泄而作小便或胞絡有熱津液內燥氣不宣暢故水道熱澀甚則不通十便良方治小兒小便赤澀不通者由膀胱與腎有熱故也腎主於水膀胱爲津液之府此二經爲表裏而水行於小腸入於脬爲小便今臟腑有實熱熱入於脬故令小便赤澀不通也演山省翁活幼口議議曰小腸乃心之府也水實流行隨其氣而利之心氣若壅。小便不通。心氣若冷。小便多滴言多謂滴漸也。心氣若寒小便多旋心氣若熱小便艱澀心氣積熱。小便白赤先赤而後白者是所言閉小便者腎謂下結腰肚脹緊膨滿不通其結熱盛用力努旋點滴而出乃是閉不通利乎心疼痛精神昏悸速用生大地龍數條蜜少許研傅莖卵仍燒蠶蛻紙灰留性米砂腦子麝香同研煎麥門冬燈心湯調與服移時見效鄭端友全嬰方大小便赤澀歌并四冊秋心工數氣壅生風熱大便不踈淺小水澀難通須刻成驚掣

方

顖顖經治孩子小便不通

茯苓　通草　冬瓜子　車前子各半剉

右水四合藥半兩煎一合半作二服忌油膩

葛洪肘後方治卒不得溺取垢灰二刀圭以酒若米飲服

又方　以髮灰酒下之又以雞子白亦佳

孫思邈千金要方地膚子湯治小兒熱毒入膀胱中忽患小便不通欲小便則澀痛不出出少如血須臾復出

地膚子　瞿麥　知母　黃芩
枳實　升麻　葵子　猪苓各六銖
海藻　橘皮　通草各三銖　大黃十八銖

右十二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一日至七日兒服一合爲三服八日至十五日兒一合半爲三服十六日至二十日兒二合爲三服四十日兒以此爲準五十日已上七歲已下以意加藥益水

治小兒小便不通

車前草切一升　小麥一升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煑粥服日三四

又方　以冬葵子一升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服入滑石末陸錄

仙人水鑑小兒百日忽患陰風疾多殺人屎不利若以熱治之其疾轉甚也何以知之孩兒在胎中時計父母之陰陽毒氣或犯孩兒生下百日而有斯疾醫者不辨根源必言是熱用冷藥轉之不安長大成人遂患陰瘕之疾蓋由此也小兒因此招禍不亦難乎其疾多屎澀及痛一屎一餘節是也庸醫多作淋疾遂與石韋草犀角之類全乖其志宜須用此方

詩曰附子燒灰使半枚水精一分刀難排父母手煎添水蛭一分

功加須得土衣臺土衣是瓦屋上所生瓦松取向陽者晒爲灰用

右量兒大小日數與服之立見神效

外臺劉氏方療小兒忽不得小便急悶

葱白三莖　通草一兩　冬葵子一合

右三味切以水二升煑取一升去滓量服

外臺廣濟方滑石湯療小兒熱極病小便赤澁或不通尿輙大啼呼

滑石十六分　子芩十四分　冬葵子八分　車前草切一升

右四味以水二升煑取一升一歲至四五歲服一合日再服甚良

太平聖惠方赤芍藥散治小兒小便不通心悶

冬葵子　赤芍藥　蓮參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牽牛子微炒　木通剉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葱白一莖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梔子仁散治小兒小便不通臍腹妨悶心神煩熱

梔子仁五枚　茅根半兩剉　冬葵根半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温服

又方

滑石一兩半　木通三分剉　川芒消三分　葵子二合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温服

冬葵子散治小兒卒小便不通小腹急悶

冬葵子一兩　木通半兩剉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乳煎葱白飲子治小兒百日内小便不通心神煩悶臍下痞滿宜服之

葱白一莖切　乳汁三合

右一味同煎至一合半去滓分温爲三服相去如人行十里已來再服以利爲度

浸騣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木通一兩　生薑一兩　葱白七莖　陳橘皮一兩

川椒半兩

右件藥都細剉以水二大椀煎五七沸去滓傾入盆内看冷煖坐兒於盆中浸之將滓於兒臍腹下熨之立通

葵根散治小兒小便三兩日不通欲死者

葵根一握剉　壁魚七枚研

右以水一大盞煎葵根取汁六分後入壁魚同煎五七沸去滓放温量兒大小臨時分減服之

地膚子散治小兒積熱小便不通

地膚子　蓮參　冬葵子　知母

黄芩　川升麻　木通剉　川大黄剉微炒

猪苓去黑皮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滑石散治小兒小便不通心腹滿悶坐卧不安

滑石半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葵子半兩

川大黄半兩剉微炒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葱白五寸燈心一大束煎至六分去滓三四歲温服一合量兒大小不計時候加減服之

木通散治小兒小便不通臍腹堅滿喘急

木通剉　甘草炙令赤剉　葵子已上各一分　牽牛子微炒已上

川大黄剉碎微炒　滑石

各半兩

右件藥都細擣羅爲散每服煎葱白燈心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服之以利爲度

車前散治小兒小便不通臍腹急痛

車前子切半升　小麥二合

右以水二大盞煑取一盞去滓入少粳米煑作稀粥時時量力與服

又方

石韋半兩去毛　蓮參半兩　小麥一兩

右件藥都剉以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取汁一合調下滑石末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冬葵子　滑石　海蛤　蒲黄已上各半兩

右件擣細羅爲末。每服以葱白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葱白飲子治小兒小便澀少妨悶不通

葱白二莖　木通半錢　冬葵子半兩

右件藥都細剉。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服

又方治小兒小便不通小腹妨悶

用葱白一斤。連鬚細切煑令熟。以綿裹於臍下熨之立通

又方

桑螵蛸十枚炙令黃

右件藥擣羅爲末。每服以粥飲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用頭垢半錢。以溫酒調服之。三歲已下服一字

譚氏殊聖方治小兒小便不通

右芥菜子爛研。以紙花貼臍下。相次通妙

茅先生方治小兒小便不通

山梔子　滑石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濃煎燈心湯調下

嬰孺方通草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通草　甘草　滑石各二兩　葵子三分

右以水三升。煑六合。二百日兒服半合。日三夜一服

瞿麥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瞿麥　石韋去毛各一兩　滑石一兩

小麥二合

右以水三升。煑一升。服一合。日四服夜再

桃仁湯治小兒暴不得小便

右用桃仁二十箇。去皮尖。以酒一升。煑三沸。去滓。量兒與之

滑石散治小兒小便不通

滑石作末以水二升掬如淳米泔石末澄取上汁二件

榆白皮各一兩　葵子二兩

右切取滑石上汁。煑二味四沸。絞去滓。調水中滑石服之。水中澄得者滑石也

麻黃浴湯治小兒小便不通。熱發腹滿

麻黃　苦參　石膏各一把　滑石一升

大黃五兩

右以水二斗。煑一斗。去滓。放溫浴兒妙。先自臍淋之

治小兒小便不通泥臍方

右用滑石一升末。以車前草汁和如泥。泥臍方廣四五寸。少覺乾即除之。別上新泥。冬月無車前草汁。只以水和

治小兒小便不通方

葵莖半升　葵子一升

右以水四升。煑取一升。下滑石末一分。研。服半合。日進三服

滑石湯治小兒熱病。小便赤澀不通。尿輒啼呼

滑石十六分　子芩十四分　冬瓜子八分　車前子一升

通草十二分　茯苓五分

右以水四升半。煑一升二合。一二歲爲三服。百日一合。已上十歲　細切新書

錢乙小兒方捻頭散治小便不通

玄胡索　川苦楝各等分

右同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捻頭湯調下。量多少與之。如無捻頭湯。即湯中滴油數點。食前

聖濟總錄石韋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石韋去毛　瞿麥各一兩半　滑石一兩

右三味麤擣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水八分。入小麥一百粒。同煎至五分。去滓溫服。如人行十里再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治小兒小便淋閉不通神散方

石燕一枚先爲細末再研　石韋去毛半兩

右二味爲細散。每服一字匕。煎三葉酸漿草湯調下。甚者三服差。一方有海金沙一兩

冬葵子散治小兒小便不通。臍腹急痛

冬葵子　滑石　海蛤　蒲黃各半兩

右四味擣羅爲散。每服以葱白湯調下半錢匕。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滑石散治小兒小便淋澀不通及小便血

滑石研　車前子各半兩

右二味細擣羅爲散。如二三歲兒。每服半錢匕。空心食前粥飲調下。日二服

萬安散治小兒小便不通欲死
海金沙　滑石
螻蛄七枚炒令黑　續隨子炒各半兩
右四味擣羅為細末每服半錢匕煎燈心湯溫調下空心食前服
木通黃芩湯治小兒熱極小便赤澀不通小便數大啼呼疼痛
木通剉一兩　黃芩二兩去黑心　滑石一兩半
冬葵子三分　車前子二兩　赤茯苓去黑皮二兩
右六味麤擣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
溫服如人行十里已來再一服更看兒大小以意加減
瞿麥湯治小兒小便不通心悶
瞿麥穗　赤芍藥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牽牛子炒　木通剉　冬葵子各一分
右六味麤擣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中盞入葱白一莖擘碎
同煎至四分去滓溫服如人行十里已來再服量大小以意加減
茯苓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赤茯苓去黑皮　冬葵子　木通剉　車前子各半兩

右四味麤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溫
服如人行十里已來再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鄭端友全嬰方治小便黃赤不通
用石韋車前子等分水煎去滓服
又方治小便不通及脬轉　梁上塵去烟遠者一撮水調服
十便良方子芩散治小兒壅熱小便赤澀不通水道中澀痛不可忍
子芩　冬葵子　車前子　茅根剉已上各一兩
滑石二兩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
量兒大小以意分減服之
大青散治小兒臟腑壅熱心神煩躁小便赤澀不通
大青　川升麻　邃參　黃芩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半兩　川大黃三分剉微炒
川朴消三分　滑石三分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溫水調下半錢看兒大小以
意加減

朱砂散治小兒心臟熱盛煩躁不安小便赤澀不通
朱砂細研　鉛白霜細研　犀角屑　黃芩
車前子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一分　滑石半兩細研
川朴硝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研了藥令勻不計時候煎苦竹葉湯調下半
錢看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冬葵子三分　滑石三分細研　梁上塵半兩　黃芩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煎葱白燈心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
以意加減
又方
生地黃汁一合　牛蒡葉汁一合　蜜一合
右件藥相和令勻每服一合調下滑石細末半錢臨時看兒大小加
減服之
滑石散治小兒熱極小便赤澀不通尿數大啼水道中痛

滑石一兩　子芩半兩　冬葵子三分　車前子
赤茯苓半兩　木通三分剉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車前子散治小兒小便赤澀服藥即通無藥即澀宜服
車前子一兩　子芩一兩　滑石二兩　木通三分剉
赤茯苓一兩　琥珀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治小兒小便赤澀不通宜服此方
滑石二兩　木通一兩　葵子二合
右件藥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
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張渙醫方妙選葵石散治小兒小便不通悶亂
葵根一握　滑石　木通各一兩　牽牛子半兩炒
右件擣為麤末每服一錢以水一大盞入燈心葱白各少許煎六分

去滓放温服乳前食

朱砂丹治小兒心神煩躁小便赤不通

朱砂一兩令研細 滑石半兩 犀角屑

黄芩一分 車前子一分 甘草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散入朱砂同拌勻每服半錢煎竹葉湯調下食前

張銳雞峯方治小便不通

用大蒜不以多少研爛攤在紙上臍下貼之

聚寶方治小便不通

獨顆大蒜一枚用頭 鹽花少許 山梔子仁三七枚

右三味擣爛攤紙花子上貼臍良久通未問更塗陰囊上立通

莊氏家傳治小便不通

用白礬為末每服一錢温漿水調下

長沙醫者丁時發傳石韋散治小兒小便不通

石韋去皮 瞿麥 滑石 甘草各一兩

燈心一小把

右為末每服一錢水八分小麥一百粒同煎五分去滓温服量兒大小加減

湯氏望嬰孩妙訣凡此條皆因心經不順或伏熱或驚起心火上炎不降使濟腎水故使小便不通溺血者由膀胱熱極故也家傳木通散方治小便不通腹痛

木通一兩 牽牛子半兩炒 滑石一兩

右為麤末燈心葱白煎去滓大小以意加減服

王璆百一選方趙使君云其子年十餘歲因小遺為犬所驚當時雖無事後旬日忽小便不通大便初覺自利後復如常率半月餘方一小遺飲食起居間皆無所苦亦無腹脹肢體腫滿之患凡服通利水藏治淋澀藥並不効移書問一醫姓劉忘其名寄三方來第一方用地骨皮一兩防風半兩甘草一分為細末煎麥門冬湯調下不四五日即通服之不已即三日一通終劑乙兩日一通矣再服第二方用青皮陳皮通草之類不能盡記數服即平愈第三方不曾用也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犀灰散治小兒心經虚熱小便澀痛莖中疼不可忍者宜服此方

蠶蛻紙不拘多少

右燒留性為末入麝每服半錢七燈心湯調

曾世榮活幼心書薑豉餅治久因濕氣中於膀胱後為風邪客熱攻激小便不利臍凸腹脹食減作痛先投解表散

生薑一兩碎切 生葱九莖切碎 豆豉七錢同研 生鹽一錢

生蒜二個切碎 酒酵糟一塊去無以好酒代 穿山甲同上制

右件入石鉢内同杵爛捻作餅子二寸闊用微火烘熱帶温貼臍上外以絹帕兜住如冷依前法換帶温者貼之或再以火器烘煖亦好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三

兒　小兒證治六十九

小兒卒死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卒死者，是三虛而遇賊風，故無病倉卒而死也。三虛者，乘年之衰一也，逢月之空二也，失時之和三也。有人因此三虛，復爲賊風所傷，使陰陽偏竭於內，陽氣阻隔於外，而氣壅閉，陰陽不通，故暴絕而死也。若臟腑未竭，良久而蘇。亦有兼挾鬼神氣者，皆有頃邪退乃生也。凡中客忤及中惡卒死，而邪氣不盡停滯心腹，久乃發動，多變成注也。茅先生方卒死候眼合齒噤，遍身如綿軟，面青黑，口鼻冷，此候因本生下而遍身熱，或因有驚忌觸人，一向進熱，不曾下得驚積及疳積，逆積聚并邪氣至此候。[illegible]前件五[illegible]無一般，只是要解兒[illegible]（[illegible]有元是[illegible]驚風門下）
□中如有伏熱未時，即下大附散與調理二三日安樂（方見驚風門中）
前件三簡形候，只是此一般調理。上件疾兒鵝聲上喘，偏搐，汗如珠，不得睡，眼障淚出，死候不治（出如如新書）。嬰孺寶鑑方小兒三虛歌
乘年之衰兮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兮三虛之中，卒中賊風兮成卒死，兼被鬼氣兮候亦同，臟腑未絕兮須再活，急令醫治兮莫匆匆。鄒瑞友全嬰方三虛卒中歌　乘年逢月失時和，此是三虛被鬼魔，賊氣中心兒暴死，陰陽未絕免沉疴。湯氏望嬰按妙訣　小兒氣稟命中衰，最是多因被鬼忤，其候喉黃須哭泣，衛人冷氣早須醫。乘年衰兮逢月空，失時和兮三虛中，遇賊風兮還卒死，一如鬼氣候須同，臟腑未絕兮須再活，急須救療兮莫匆匆。卒死候

方

張仲景金匱要略救小兒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

右以馬屎一團，絞取汁灌之。無濕者，水煮乾者取汁。

葛洪肘後方治救卒死而壯熱者

右用礬石半斤，水一升半，煮消以漬脚，令沒踝。

又方救卒死而目閉者，用騎牛臨面，擣薤汁灌之耳中。

又方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屎便者

右取牛洞一升，溫酒灌口中。洞者，稀糞也。

孫思邈千金要方卒死無脈，無他形候，陰陽俱竭故也，治之方

右用牽牛臨鼻上二百息，牛舐必差。牛不肯舐，著鹽汁塗面上，即牛肯舐。

又方。灸熨斗熨兩脇下（備急方云又治尸厥）

治魘死不自覺者方

右用快嘘火，多令人手動，牽牛臨其上即覺。若卒不能語，取東門上雞頭末之，以酒服。

治卒魘死方，擣韭汁灌鼻孔中，劇者灌兩耳（張仲景云灌口中）

治鬼魘不寤方，以末伏龍肝吹鼻中

又方　以末皂莢如大豆許，吹鼻中，嚏則氣通，起死人（集驗方云治中惡）

已上十方（俱出如如新書）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卒死者，取女青末半錢，用牛乳汁調服之

又方以牛黃[illegible]取汁，少許口中灌

參[illegible]（[illegible]）研取汁服

又方　以苦參醋煮取汁，少許內口中即蘇，水煮亦得

又方　以桐棺木板酒煮取汁，服少許效

又方　煎鹽湯令極鹹，以物拗口開灌之，令入腹即活

又方　以熱湯和灰厚擁身上，從起即蘇

嬰孺方治小兒不知所病便死絕方（出如如新書）

右取雄雞冠臨兒口上割血，滴入口下即活

肘後方灸法　卒死而四肢不收，屎便者，灸心下一寸、臍上三寸、臍下四寸，各一百壯，兒小者隨年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卒死，鍼間使各百餘息

又法　灸鼻下人中，一名鬼客廳（肘後方云又治尸厥）

小兒卒暴中惡候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中惡者，是鬼邪之氣卒中於人也。無問大小，若陰陽順理，榮衛平和，神守則強，邪不干正。若精氣衰弱，則鬼毒惡氣中之。其狀先無他病，卒然心腹刺痛，悶亂欲死是也。凡中惡腹大而滿，脈緊大而浮者死，緊細而微者生。餘勢不盡，停滯臟腑之間，更發後變爲注也。聖濟總錄

論曰小兒無故卒然心腹刺痛悶亂欲絶者中惡之由兒陰陽氣血不調
神守不強故鬼毒惡氣得以中之

方

葛洪肘後方救卒死或先病痛或常居寢卧奄忽而絶皆是中惡救之方

右取葱黄心刺其鼻男左女右入七八寸小兒度量之若使目中血
出佳扁鵲法同是後吹耳條中葛言此云刺鼻故别爲一法

又方

右令二人以衣壅口吹其兩耳極則易人可以筒吹之並捧其肩上
側身遠之莫臨死人上

又方

右以葱葉刺耳耳中鼻中血出者莫怪無血難治有血是候時當捧
兩手忽放之須臾死人自當舉手撈人言痛乃止又男刺左鼻女刺
右鼻中令入七八寸餘大效小兒量度之亦治自縊死此與扁鵲方同

又方

以綿漬好酒中須臾置死人鼻中手按令入鼻中并持其手足莫
令驚

又方

視其上唇裏弦有白如黍米大以針決去之

三

又方　以小便灌其面數回即能語此扁鵲法

又方　以末皂莢如大豆吹其兩鼻中嚏則氣通矣

又方　割雄雞頸取血以塗其面乾復塗并以灰營死人一周

又方　以管吹下部令數人互吹之氣通則活

又方　破白犬以搨心上無白犬小雞亦佳

若取雄鴨就死人口斷其頭以熱血瀝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極
則易人氣通下則活

又方

右取牛馬糞尚濕者絞取汁灌其口中令入喉若口已禁者以物強
發之若不可強者乃扣齒下若無新者以人溺解乾者絞取汁此扁
鵲法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卒忤方此病即今人所謂中惡者與卒死鬼擊亦相
類爲治皆參取而用之

右鹽八合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分二服得吐即愈備急方云治鬼擊
若小便不通筆頭七枚燒作灰末和服之即通

王燾外臺古今錄驗黃帝護命千金丸療蠱疫歷卒胃滿結疹飲食嘔吐
宿食不下中風鬼疰疾瘦方

野葛七寸炙　班猫二十枚去足翅熬　雄黃
雌黃　丹砂各研　瓜丁　鬼臼
礬石泥裹燒半日　沙參　蒴藋炙
椒去目汗各一兩　地膽十五枚去足翅熬

右十二味擣下篩蜜和擣三千杵爲丸如梧子服五丸日二卒中惡
氣絶不知人服如小豆二丸老小半之牛馬所觝蹴癰腫若蟲毒所
嚙取一丸著掌中唾和塗瘡中毒上立愈正月旦以酒平家中大小
各一丸一歲不病若傷寒身熱服一丸若欲視病服一丸病者共卧
不忌忌生血物

太平聖惠方桃奴散治小兒中惡心腹堅脹疼痛顏色青黑大便不通

桃奴五枚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麝香一錢細研
杏仁二十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桔梗去蘆頭
赤芍藥　黃芩　柴胡去苗　川升麻
川大黃剉微炒　鬼臼去毛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溫服以利爲度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鬼箭羽散治小兒中惡心堅强卒痛欲困

鬼箭羽一分　真珠末一分　桃仁十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羚羊角屑
桔梗去蘆頭　川朴消　川升麻
柴胡去苗　黃芩已上各半兩　赤芍藥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溫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雄黃丸治小兒中惡心痛辟除邪氣

雄黃半兩細研　真珠末半兩　麝香一錢細研　牛黃一錢細研
巴豆二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都研令勻入棗瓤及鍊蜜和丸如粟米大每服以薄荷湯下
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嬰孺方鬼箭羽湯治小兒中惡心腹堅强卒痛欲困已上一十八方洪士

幼幼新書

鬼箭羽三分　朱砂一分　羚羊角屑　桔梗
鬼臼　朴消湯下各四分　升麻
芍藥　柴胡各五分　黄芩六分　大黄八分
桃仁四十九個炒去皮尖
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二歲兒爲四分更量兒大小與服之
聖濟總録芍藥湯治小兒中惡心腹堅脹痛顔色青黑大便不通
芍藥　桔梗炒　桃仁七枚去皮尖雙仁炒
黄芩去黑心　柴胡去苗　升麻各一兩　大黄剉炒二兩
鬼臼一兩　甘草炙半兩　杏仁四十枚湯浸去皮尖雙仁炒
麝香半錢研
右一十一味内十味麁擣篩入麝香和匀一二歲兒每一錢匕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空心午後各一服以利爲度隨兒大小加減
湯氏嬰孩妙訣即服蘇合香丸未醒隔夏次服藥沉香降氣湯加人參茯苓又宜服辟邪膏方無不作效本卄甘寸服之
降真香　白膠香　沉香各半兩　虎頭骨炙
鬼臼　龍膽草　人參　茯苓各半兩
右爲末入雄黄半兩麝香一錢鍊蜜丸乳香湯化及令兒帶及燒卧内尤妙
危亦林得效方卒暴治卒然腹皮青黑而死灸臍上下左右去臍各半寸并鳩尾骨下一寸凡五處各灸三壯仍用酒和胡粉塗其腹
又中惡暴死蔥白納下部及鼻中立活或用菖蒲末著舌底及吹入兩鼻兩耳中效
又中蠱欲死甘草濃煎湯服立驗
葛洪肘後方灸法以繩圍其死人肘腕男左女右畢伸繩從背上大椎度以下又從此灸橫行各半繩此法三灸各三即起又令爪其病人人中取醒不起者捲其手灸下文頭隨年壯又灸鼻中三壯也又灸臍下完完中「名承漿穴十壯大效又灸兩足大指爪甲聚毛中七壯此華陀法一云三七壯又灸臍中百壯也出如如新書

小兒鬼持

論

巣元方病源小兒神氣軟弱精爽微羸而神魂被鬼所持録其狀不覺有餘疾直爾瘦黄多大啼喚口氣常臭是也楢真子嬰童寶鑑歌小兒氣弱命中衰魂魄多因被鬼持其候瘦黄多哭泣不須用藥可求師　又小兒鬼氣歌鬼氣皮膚來相傳臟腑間腫虚如水病瘀疵似驚癎熱發渾身澀痛連心腹攢小兒還有此服藥急醫者

方

圖經治鬼持　用虎睛爪并指骨毛以繫小兒臂上辟惡鬼
外臺深師五邪丸療邪狂鬼魅妄言狂走恍惚不識人此爲鬼忤當得殺鬼丸方
丹砂　雄黄各別研　龍骨　馬目毒公
鬼箭羽各五兩　鬼臼二兩　赤小豆三兩　芫青一枚
桃仁百枚去皮尖熬別研
右九味擣下細絹篩合諸藥拌令和調後内蠟和之大如彈丸絳囊盛之繫臂男左女右小兒繫頭合藥勿令婦人雞犬見之所服蜜和丸如梧子一服三丸日三忌五辛生血物已上二方俱出如新書

小兒疰

論

巣元方病源注之言住也謂其風邪鬼氣留人身内也人無問大小若血氣虚衰則陰陽失守風邪鬼氣因而客之留在肌肉之間連滯臟腑之内或皮膚掣動遊易無常或心腹刺痛或體熱皮腫沉滯至死死又注易傍人故爲疰也小兒不能觸冒風邪多因乳母解脫之時不避溫涼暑濕或抱持出入早晩其神魂軟弱而爲鬼氣所傷故病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疰方　用灶中灰鹽等分相和熬熨之
太一備急散主卒中惡客忤五尸入腹鬼刺鬼疰及中蠱疰吐血下血及心腹卒痛腹滿傷寒熱毒病六七日方
雄黄　芫花　桂心各二兩　丹砂
蜀椒各一兩　藜蘆　巴豆各一分　附子五分炮裂去皮臍
野葛三分
右九味巴豆別研如脂餘合治下篩以巴豆合和更擣之合和調以銅器中蜜貯之勿泄有急疾水服一字已可加至半錢已老小半之病在頭當鼻衄在膈上吐在膈下利在四肢當汗出此之所爲如湯沃雪手下皆愈祕之非賢不傳

治疰病相染易及霍亂中惡小兒客忤長病方

獺肝一丸 雄黃 莽草 丹砂

鬼臼 犀角 巴豆各一兩 麝香二分

大黃 牛黃 蜈蚣一枚

右十一味末之蜜丸空腹服如麻子大二丸加至三丸以知為度

小兒尸注

論

巢元方病源尸疰候尸注者是五尸之中一尸注也人無問大小腹內皆有尸蟲尸蟲為性最惡多接引外邪共為患害小兒血氣衰精者精神亦羸故尸注因而為病其狀沉默不的知病之處或寒熱淋瀝涉引歲月逆至於死死又注易傍人故名之為尸疰也聖濟總錄論曰人有三尸能為人患無問老幼但精神衰弱氣不足者率多被害小兒血氣未具精神未全固有尸注之病其狀沉沉默默不的知病之所苦或寒或熱痛引歲月逆至於死死復注易傍人故名之為尸注也張渙嬰孩方如兒喘欬小兒亦有注病與大人所病無異久復疰易傍人傳染骨肉如尸注蠱毒之類是也。尸注者是三尸之中一尸疰兒無問大小腹內皆有尸蟲為性最惡多接引外邪而共為患小兒有此即血氣衰弱精神亦羸沉沉默默不的知病之處且夭注易傳人凡驗蠱毒者以器皿藏聚蟲蛇雜類令相啖食餘一存者即名為蠱涉歷歲月心懷生夭疰易傳人宜深念矣經齊小兒保命集尸注欬或因胎受或相傳有似驚風項仰者驚癇後拋怠生紅赤腫疾潮面臉已如藍時時目上如乾噦䟦䟦風拘急禁閉偏搐顖青唇眼顫徒勞用藥保生全 小兒尸注者狀若驚癇而後拋紅赤腫黑矣如大人傳尸注之患或胎中而受或相傳而得檢方對藥主之若見偏搐唇眼俱顫滿頭赤腫死候不治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走馬湯治大人小兒飛尸

巴豆去心皮熬 杏仁去皮尖各二枚

右二味取綿纏搥令極碎投熱湯二合捻取白汁服之須臾瘥未瘥更一服老小量之通療鬼擊有尸注者常畜此藥用驗忌野豬肉蘆筍

備急同

太平聖惠方木香散治小兒尸注心腹滿脹疼痛不可忍

木香半兩 鬼箭羽半兩 桔梗半兩去蘆頭

當歸半兩剉微炒 紫蘇莖葉半兩 檳榔三分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生薑少許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犀角散治小兒尸注及中惡諸病皆主之

犀角屑半兩 川升麻半兩 木香半兩 檳榔半兩

桃仁七七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黃 桑根白皮半兩剉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以溫水調下半錢日四五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桃仁散治小兒尸注鬼癖心腹往來疼痛或加寒熱恍惚形色多敏

桃仁三七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木香一分

人參一分去蘆頭 虎頭骨一分塗酥炙令黃

檳榔一分 京三稜一分微煨剉 白芥子一分微炒

款冬花半兩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乾桃柳葉各半兩

麝香一分細研 桂心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溫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臨時加減

保童丸治小兒尸注鬼癖驚癇魍魎三十六種無辜天行急黃並宜服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光明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真珠末一分 虎睛一對酒浸炙令微黃 甘遂半分煨令微黃

赤芍藥半兩 赤茯苓半兩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巴豆五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煉蜜和丸如麻子大三四歲兒每服以荊芥湯下二丸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雄黃丸治小兒尸注及諸蠱魅精氣入心腹使兒刺痛黃瘦

雄黃一分細研 雌黃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川大黃一分剉碎微炒

麝香半分細研 白頭翁一分 徐長卿一分 羚羊角屑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以青羊脂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以粥飲下三丸日三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治小兒尸注邪氣入腹疞痛主効方

雄黃一分細研 梔子仁十枚 赤芍藥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研入雄黃令勻每以溫水調下半錢更量兒大

小加減服之
鬼臼丸治小兒尸注勞瘦或時寒熱
鬼臼半兩去毛 川升麻三分 麝香一錢細研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搗羅為末都研令勻錬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煖酒下十
丸日三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桃仁湯治小兒尸注勞瘦或時寒熱
桃仁一十枚湯浸去皮尖生研用
右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分減與服當吐為效如不
吐即非是疰也
鱉頭散治小兒尸注
鱉頭一枚燒為灰
右細研為散每服以新汲水調下半錢
又方 取雞子一枚打破生吞之。已困者內入喉中搖頭令下即差
聖濟總錄太一神精丸治小兒客忤霍亂腹痛脹滿若尸注惡風顛狂鬼
語蠱毒妖魅溫瘧。無所不治
、丹砂研 曾青研 雄黃研 雌黃研
磁石煅醋淬三遍搗研各四兩 金芽研二兩半
右六味各研羅為末。先將丹砂等五味用釅醋漬之。唯曾青用好酒
銅器中漬以紙密封頭日中暴經夏急待用。亦須五日無日以火煖
之其丹砂等五味日數亦然各研如粉以釅醋拌令乾濕得所內土
釜中以六一泥固濟令密候泥乾然後安鐵環施腳高一尺五寸置
釜於環上初取熟炭火兩枝各長四寸置於釜下待三分消盡二分
更加熟火兩枝如此三度然後用生炭燒漸漸多乃至一伏時火
近釜底即使滿其釜下炭經兩度即罷待火盡極令然後出之其藥
精飛化凝著上釜光明皎如月潔如雪者最佳若飛上不盡更令與
火如前以雄雞翼掃取多少不定和以棗肉丸如黍米大平旦空腹
服一丸又常以絳囊帶之男左女右小兒繫頭上辟瘴毒惡氣射工
小兒患可以苦酒和之塗方寸紙貼兒心腹上亦有已死者冬二日
夏一日與藥得下便活若服藥悶亂可煮防己湯飲之則定兼治大
風惡癩偏風風癩歷節鬼擊瘕瘡小兒驚忤不能乳哺癥癖痔漏腹
內積冷婦人產死木堅宿狂狗所嚙丁腫蛇蠱寸白惡腫邪鬼精妖
并去一切惡

竈煤散治小兒尸注
竈突中煤二指撮 鹽少許
右二味同研為散一二歲兒每服半錢已熱水調下空心午後各一
服更隨兒大小加減
張渙丹砂逐雌黃丹方治尸疰病
雌黃一兩 雄黃一兩細研 川大黃一兩煨大炮黑
鬼臼一兩去毛 桃仁三十箇湯浸去皮尖 白頭翁半兩
已上各搗羅為細末次用
巴豆十粒去皮心膜紙裹出油 麝香一分研
右件都研勻以羊脂五兩鎔和諸藥成膏如黍米大每服三粒至五
粒荊芥湯冷下量兒大小加減
立效湯
川大黃一兩炮剉 乾桃柳葉各一兩洗焙乾
梔子仁半兩 赤芍藥半兩
已上搗羅為細末次用
朱砂一兩研細水飛 麝香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右件都拌勻每服一錢用麥湯調下量兒大小加減之
小兒蠱疰
論
巢元方病源蠱疰候人聚蟲蛇雜類以器皿盛之令相啖食餘一存者即
名為蠱能變化或隨飲食入腹食人五臟小兒有中者病狀與大人老子
無異則心腹刺痛懊悶急者即死緩者涉歷歲月漸深羸困食心臟盡利
血心臟爛乃至死死又疰易傍人故為蠱疰也
方
王燾外臺祕要方范汪吏土十七物紫參丸療大人小兒蠱疰百病癥瘕
積聚酸削骨肉大小便不利卒忤遇惡風臚脹腹滿淋水轉相注殫門盡
戶延及男女外孫醫所不能療
紫參 人參 半夏洗 藜蘆
代赭 桔梗 白薇 肉蓯蓉各三分
石膏 大黃 牡蠣熬 丹參各一分
蝦蟆炙 烏頭炮各四分 狼毒七分 附子炮五分
巴豆七十枚去心皮熬

右件藥擣篩蜜和爲丸以飲下如小豆一丸日三服老小以意減之
太平聖惠方羖羊角散治小兒中蠱毒腹內堅如石面目青黃小便淋瀝
變易無常
羖羊角屑一兩 蘘荷一兩 梔子仁七枚 赤芍藥一分
牡丹皮一分 犀角屑半兩 黃連一分去須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日
三四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聖惠[illegible]治小兒中蠱腹內堅痛
敗鼓皮三分炙令黃剉 苦參一兩剉 蘘荷根一兩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日
三四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升麻散治小兒初中蠱毒宜服
川升麻半兩 桔梗半兩去蘆頭 蘘荷根半兩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日
四五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雄黃散治小兒飛蠱狀如鬼氣者宜服
雄黃半兩細研 麝香半兩細研 犀角末半兩
右件藥都研令勻每服以溫水調下半錢日四五服更量兒大小加
減服之
治小兒五種蠱毒悉主之方[illegible]
馬兜零根
右擣細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空腹頓服當
時隨吐蠱 未吐即再服
又方
敗鼓皮一片燒爲灰
右細研如粉空心以粥飲調服一錢病人須臾當吐蠱主姓名病便愈
又方
蘼蕪一兩
右擣羅爲末以粥飲調下一錢其劑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治小兒畏忌中蠱欲死方[illegible]
甘草半兩生
右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分爲二服當吐蠱出若平生預防蠱
者宜熟炙甘草煮汁服之即內消不吐神效

治小兒中蠱毒令腹內堅痛面目青黃淋露骨立病變無常方聖惠[illegible]
石神功散
桃樹寄生二兩
右擣細羅爲散如茶點服之日四五服
又方
麝香半錢細研
右於空腹以溫水調服即吐出蠱毒未效再服
治小兒中蠱下血欲死方
右取生赤雄雞翅下血服之立效
又方 擣青藍汁頻頻與半合服
嬰孺方雄黃丸治小兒疰病諸蠱魅精氣入心入腹刺痛黃瘦骨立[illegible]
細折害
雄黃 雌黃各四分 丹砂 野丈八
徐長卿各五分 大黃五分 麝香五棗大 羖羊角五分屑
右爲末以青羊脂和丸胡豆大日兒酒服粟米大三丸日進二服貳五大
齊丁
張渙醫方妙選雄麝散治蠱毒病
雄黃一兩水磨者細研 麝香一兩細研 羖羊角一兩屑
赤芍藥一兩 敗鼓皮一兩炙令黃 馬兜零根半兩
蘼蕪半兩 鬼臼半兩去毛
已上除雄黃麝香外擣羅爲細末
右件同二味一處拌勻研細每服半錢濃煎甘草湯調下食前
又方麝犀湯
犀角屑一兩 鬼箭一兩 安息香一兩 苦參半兩
牡丹皮半兩
已上擣羅爲細末次用
水磨雄黃一兩細研 麝香半兩細研
右件都拌勻每服一錢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時時服之
小兒攧撲損瘀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落林損瘀候血之在身隨氣而行常無停積若因墮落
損傷即血行失度流傷損之處即停積若流入腹內亦積聚不散皆成瘀血
凡瘀血在內顏色痿黃氣息微喘澀澀小寒翕翕微熱或時刺痛也曾世

榮活幼心書論不內外因急常論十歲已上兒飲酒喫熱因熱動血醉飽搆撼胃脘吐血甚至鼻口俱出此非內因外因之使然乃自取過耳法先用百解散去桂加黃連水葱燈心煎服凍利熱毒次以小柴胡湯加生地黃或稿節水量煎下定吐止血其證自除　有長成小兒偶因他物自傷或戲走失足觸損兩日血脉腫痛晝輕夜重扶走效飲即快仍忌雞酒羊麵三五日庶易痊也　有孩兒食尚因弄刀錐或來高墮地致傷皮破血出輕者先用桃花散傅之仍服活血散以勻其血毋使作膿潰爛肌肉有僅十五歲者恃其血氣方剛惟務馳騁多致落馬墜車或鬬狠跌折肢體一切損證及毒蟲惡獸所傷此又世醫各有專科茲不繁引　不內外因歌人身一或纔傷損重則宜其血亦多不內外因然有自各分證治在專科　破血傷風歌跌撲皮膚因破損外風侵襲在傷痕隨時發腫微加痛活血踈風是要言

方

葛洪肘後方若墮落有血瘀熱不食乳哺者方

大黃　黃連　蒲黃各二分　芒硝一分半

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分二服大小[illegible]即愈

孫思邈千金要方蒲黃湯治小兒落牀墜地如有瘀血腹中陰陰寒熱不肯乳哺但啼哭叫喚方

蒲黃　大黃　黃芩　麥門冬各十銖

甘草各八銖　芒硝七銖　黃連十八銖

右七味㕮咀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分三服消息視兒羸瘦半之大小便血即愈忌冷食

當歸散主落馬墮車諸傷腕折臂脚痛不止

當歸　桂心　蜀椒　附子[illegible]

芎藭六分　甘草五分炙　澤蘭一分

右七味並熬令香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凡是傷損皆服之十日愈小兒亦同效急方云[illegible]

服此散[illegible]

孫思邈千金翼方烏翣散主被打腸中瘀血方

右白馬蹄燒令煙盡擣篩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亦主女人病血消之為水

蒲黃散主被打腹中有瘀血方

蒲黃一斤　當歸　桂心各二兩

右三味擣篩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

太平聖惠方蒲黃散治小兒落牀墮地如有瘀血腹中痛

蒲黃　川大黃剉微炒　當歸微炒　琥珀

生乾地黃　赤芍藥各半兩　桂心一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地黃散治小兒落牀傷於肢節青腫疼痛

生乾地黃半兩　川大黃　當歸二分各剉微炒

桂心　赤芍藥　蒲黃　甜瓜子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各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用酒半合生地黃汁半合相和暖令溫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犀角散治小兒落牀體熱疼痛

犀角屑　赤芍藥　芎藭　當歸剉微炒

甘草炙微赤剉各一分　川大黃半兩剉微炒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茯神散治小兒落牀體熱驚悸

茯神半兩　龍膽　人參各[illegible]子芩

犀角屑　麥門冬去心焙　甘草炙微赤剉各一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加減溫服

嬰孺方治小兒墮地有瘀血在腹中天陰則翕翕寒熱不肯乳哺但啼呼方

蒲黃　大黃　甘草各十銖　麥門冬十五銖

黃連十二銖

右以水二升煮一升為三服量兒大小與之忌生冷菘菜冷水

張渙醫方妙選蒲黃湯方治打撲或落牀墮地至損血氣羸瘦疼黃或時刺痛遊走不定

蒲黃　生乾地黃　當歸洗焙各一兩

赤芍藥　琥珀　桂心各半兩

右件擣羅為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量兒大

小加減

又方茯神丸

茯神　麥門冬湯浸去心　當歸洗焙乾各一兩

人參去蘆頭　黃芩　龍膽草各半兩

已上為細末次用　桃仁湯浸去皮尖炒令熟半兩

右件同再細研拌勻鍊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用生地黃汁少許

同酒下量兒大小加減

曾世榮活幼心書蛛風散治小兒再方跌撲頭腦或弄刀錐因而破血感

風致面目傷痕浮腫

荊芥穗一兩　防風去蘆二錢半　甘草生去皮炙二錢

右剉焙為末每服一錢用無灰溫酒調服或葱湯亦好

活血散解破血傷風

當歸酒洗　生乾地黃酒洗　川芎　紅花

赤芍藥　蘇木六味各半兩　甘草五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

[illegible]二[illegible]損跌[illegible]血出作痛

好石灰用沙淨十兩　清油小半盞

大黃五錢剉碎水浸二十大半盞

右石灰先用鐵鐺炒令帶熱次入大黃汁清油和勻仍以慢火炒如

桃花色為度盛水傾出在內浮而不沉稱鋪拂聚紙上別著瓷器收

藏但是破損傷痕用塗立效仍服蛛風散活血散

速效飲治長成小兒因他物或跌着觸損兩目血脉腫痛

荊芥穗　薄荷葉二味各十兩　草決明一兩微炒

甘草五錢生用

右為麄末和半生半炒芝麻等分抄二錢在掌中或以乾嚥咀嚼味

盡吐去查如此法投三五次即效

小兒骨哽

論

曾世榮活幼心書論不內外因有因飲食中誤吞骨哽吐不出嚥不下氣

鬱生痰痰裹其骨內則作痛外則浮腫啼聲似啞亦為可慮投備急散取效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骨哽　以鸕鶿屎服方寸匕

又方　口稱鸕鶿鸕鶿則下

又方　服橘皮湯即下

又方　服沙糖水即下

又方　燒魚網灰服方寸匕[illegible]

治骨鯁在喉中眾治不出方

右取飴糖丸如鷄子黃吞之不去更吞漸大作丸可至十丸止

又方　燒虎狼屎服之

又方　吞豬膏如鷄子不差更吞差止

治食中吞髮嚥不去繞喉方

右取亂髮燒末酒服一錢匕

許叔微本事方治骨鯁

白茯苓

右一味㕮咀細切為末以所鯁骨煎湯調下

李梴小兒保生要方小兒一切物鯁喉中玉屑無憂散方

玄參　貫衆　白茯苓少去　縮砂

滑石　川黃連　荊芥　[illegible]

甘草　硼砂十味各半兩　寒水石[illegible]兩火煅

紅埋土中出火毒七日

右件十一味同為細末大解百藥毒治一切咽喉塞滯口內瘡心腹

脹滿脾積癥塊喉閉纏喉風涎土不上小兒奶癖誤嚥叫子魚骨鯁

塞核等只用藥末半錢抄於口內次用新汲水一口嚥之任是毒藥

硬物皆可除化如嚥巴豆杏仁石頭鐵札麥糠棘針細丸諸般鈇入

之藥并蛇蛹諸蟲咬氣入腹但是心腹有疾諸藥不能治者只服此

藥立見效驗備潤三焦消五穀除九蟲起瘟疫及濕疾風閉皆能治之

治小兒魚骨鯁危甚者大者亦效

黃犬繫其頭并足撐開口使涎出以匙刮取之得少蜜和勻服

邵捕明方使集磁石丸治骨哽針鐵等

磁石二錢細研重飛　龍骨二錢煅三五次皆研細研之

右為末和勻熔黃臘丸如小指大煎豬膏湯下

寶庵方治大人小兒魚骨哽痛方

豬桃為末新水調下一錢

曾世榮活幼心書備急散治小兒諸般骨哽致咽喉腫痛

五倍子末二兩　先春茶末半兩

右二味和勻，抄一錢，溫湯半盞調化，無時少與嚥下。依此法服餌不過三五次即效。如骨出或刺破處血未多者，硼砂末一大錢，水煎消春飲調服，血止痛住，膿消食進

小兒食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食土

右取肉一斤，繩繫曳地行數里，勿洗，火炙與喫之。姚和衆候市人合時買市中羊肉一斤，令人以繩繫，以水洗，炙依料與喫。未喫食者，即煮汁餵之

續刊經驗良方治小兒喫泥

右以膩粉一分　　沙糖搜和丸如麻子大，空心米飲下一丸，良久瀉出泥土，差

姚和衆治小兒食土者土如和沙糖

[illegible]乾麻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落水死

以竈中灰布地令厚五寸，以甑側著灰上，令死人伏於甑上，使頭小垂下，抄鹽方寸匕，內竹管中，吹下孔中，即當吐水。水下因去甑，下死人著灰中，壅身使出口鼻，即活

又方

竈中灰二石，埋死人，從頭至足，出七孔，即活

又方

屈兩腳著生人兩肩上，死人背向生人背，即負持走行，吐出水便活

又方

熬沙覆死人，面上下但出鼻口耳，沙冷濕即易

又方

倒懸解去衣，去臍中垢，極吹兩耳，起乃止

又方

裹石灰內下部中，水出盡則活

又方

綿裹皂莢內下部中，須臾水出

又方

解死人衣，灸臍中。凡落水經一宿，猶可活

治冬月落水四肢直口噤，尚有微氣者方

右以大器中熬灰，使暖，盛以囊，薄其心上，冷即易。心暖氣通，目得轉，口乃開，可溫米粥稍稍吞之，即活。若不先溫其心，便持火炙身，冷氣與火爭即死

又方

掘地作坑，熬數斛灰內坑中，下死人，覆灰，濕徹即易之，勿令大熱煿人，灰冷更易，半日即活

又方

但埋死人暖灰中，頭足俱沒，惟開七孔

又方

倒懸死人，以好酒灌鼻中，又灌下部，又醋灌鼻亦得。已上十二方　並出[illegible]新書

小兒狐臭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狐臭，候人有血氣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氣，謂之狐臭。而此氣能染易著於人。小兒乃是乳養之人，先有此病，染著小兒。孫思邈千金要方論曰：有天生狐臭，有為人所染臭者。天生臭者難治，為人所染者易治。然須三年醋傅礬石散，勿止，并服五香丸，乃可得差。勿言一度傅即差，止可傅藥時暫得一差耳。忘食葷臭五辛，治之終身不差

孫思邈千金要方五香丸治口及身臭，令香，止煩散氣方

白豆蔻　丁香　藿香　零陵香

青木香　白芷　[illegible]各一兩　[illegible]　香附子二兩

當歸半兩　檳榔二枚

右十一味末之，蜜和丸，常含一丸如大豆，嚥汁，日三夜一，亦可常含咽汁。五日口香，十日體香，二七日衣被香，三七日下風人聞香，四七日洗手水落地香，五七日把他人手亦香。慎五辛，下氣去臭

治狐臭方

辛夷　芎藭　細辛　杜衡

藁本各二分

右五味㕮咀，以淳苦酒漬之一宿，煎取汁，傅之，欲傅，取臨臥時以為度

石灰散主狐臭方

石灰一兩半　青木香

丁香各二兩　橘皮

右八味治下篩，以綿作囊子，粗如指，長四寸，展取藥使著囊上，以絹盛著腋下，先以布揩令痛，然後夾之

又方

青木香　附子　石灰各二兩　礬石半兩

右四味爲散着粉中常粉之

又方　赤銅屑以酢和銀器中炒極熱以布裹熨腋下冷復易

又方　槲葉切三升水五升煮取一升洗腋下即以白苦瓠燒令煙出熏之數數作

又方

辛夷　細辛　芎藭　青木香各四兩

右四味治下篩熏訖粉之

又方　用馬齒菜一束擣碎以蜜和作團以絹袋盛之以泥紙裹厚半寸曝乾以火燒熟破取更以少許蜜和使熱勿令冷先以生布揩之夾藥腋下藥痛久忍之不能然後以手巾勒兩臂

又方　肘後方云合椒塗之

牛脂　胡粉各等分

右二味煎令可丸塗腋下一宿即愈

又方　以伏龍肝作泥傅之

又方　以三年苦酢和石灰傅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諸腋臭

石灰五合　馬齒草貳兩　礬石三兩燒　甘松香貳兩

右四味合擣篩先以生布揩病上令黃汁出拭乾以散傅之滿三日差永除

又方　已上千金第一十三方出幼幼新書

右二月社日盜取社家糜饋一團猥地摩腋下三七遍擲着五道頭勿令人知永差人知不效

小兒諸蟲咬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蛇蝎螫

右服小蒜汁滓傅上　肘後方云治蝮蛇螫

又方　熱擣蓼取汁服之

治蛇毒方消蠟注瘡上不差更消注之

治蛇齒方人屎厚塗帛裹即消

又方　以豬耳中垢傅之　肘後方云牛耳中垢亦可

治蝎毒方

右凡蝎有雌雄雄者痛止在一處雌者痛牽諸處若是雄者用井底泥塗之溫則易雌者用當瓦屋溝下泥傅之若值無雨可用新汲水從屋上淋下取泥

又方　取齒中殘飯傅之又豬脂封之又射罔封之又硇砂和水塗立愈

治蝎螫方若着手足以冷水漬之水微暖則易之着餘處者冷水浸故布搨之小暖則易

又方　用生烏頭末唾和傅之

治蜂螫毒方取瓦子摩其上唾二七遍置瓦子故處

治蜂螫方

蜜　豬脂各五合　蠟貳兩

右三味和煎如膏候冷以塗之

又方　燒牛屎灰苦酒和塗之

又方　以豬脂塗之立愈

又方　燒蜂房末膏和塗之　肘後方云先煮蜂房洗之又燒塗之

又方　[illegible]

又方　嚼鹽塗之

又方　以尿泥塗之

又方　以人尿新者洗之

又方　以反手捻地上土傅之

蜘蛛咬人方以人尿傅又油淀傅又炮薑貼之又猢猻屎傅之

又方　以烏麻油和胡粉如泥塗上乾則易之

治凡犬齧人方熬杏仁五合令黑碎研成膏傅之

又方　取竈中熱灰以粉瘡中帛裹繫之

又方　以沸湯和灰擁瘡上

又方　燒犬尾末傅之日三

又方　燒自死蛇一枚令焦末內瘡孔中

又方　以頭垢少少內瘡中

又方　用鼠屎臘月豬膏和傅之　[illegible]

又方　飲生薑汁一升　小品方云治狂犬咬韭汁亦佳　[illegible]

又方　以熱牛屎塗之佳

又方　以苦酒和灰塗瘡中
又方　以水洗瘡任血出勿止之水洗不住取血自止以綿裹之差
又方　以火炙蠟以灌瘡中
治小兒狗齧方
右於月一日以水一升灌之勿令狗主打狗若月盡日三升水灌之
治豬齧方　用松脂鍊作餅子貼上
又方　以屋溜中泥塗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主狂犬傷人方已上千金翼方俱載如此所書
右以葛根末或飲其汁或燒葛灰水服方寸匕
譚氏小兒方治蜘蛛咬遍身瘡子方二如此所書
右以蔥一枝去尖頭作孔將蚯蚓入蔥葉中緊捏兩頭勿泄氣頻搖動即化為水點咬處差
太平聖惠方小兒蛇咬
白礬　甘草各等分
右件藥搗羅為末[illegible]及水調下半[illegible]
[illegible]

滴如大豉蛇咬著未及修合藥用耳塞少許以在咬著處瘡口內以
釅醋一滴滴在瘡內上即止
又方
合口椒　蒼耳苗各五兩
右件藥和搗傅之
又方
生椒三兩去目　豆豉三分炒乾
右件藥搗羅為末以津調看多少傅之立定
又方　遠志嚼令爛傅之并內蛇孔中
治小兒蝎螫方　以半夏水研塗之立定上
又方　以桂心水磨塗之
又方　乾薑嚼傅之
又方　大蒜研令爛塗之
治小兒蜈蚣咬方
頭垢　苦參末各一兩
右件藥研令勻以酒和塗之

又方　以桑白皮汁塗之
又方　以蝸牛活者去研厚塗之
又方　以生薑自然汁煎作濃膏入白礬末少許調厚塗之
治小兒蜘蛛咬方
棗葉　柏葉五月五日收　生鐵衣等分重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以生油和如膏先灸瘡然後塗咬處神效
又方
雄黃一分　麝香一分
右件藥細研以藍汁一大盞攪令勻點咬處立效
又方
五加皮一兩　半夏半兩
右件藥燒灰細研以醋和塗之
又方　生鐵上衣以醋研濃汁塗之
又方　以蕎麥苗一握搗如泥封之
又方　白鹽礬末以津和塗之若有絲出盡愈矣
又方　[illegible]以蔥汁調厚塗之

又方　生白礬末一兩以醋熬成膏厚塗
治小兒卒被諸蜂螫方
露蜂房　白礬各半兩
右件藥搗羅為末以水煎如膏厚塗螫處效
治小兒卒被狗咬方　乾葛搗羅為末傅瘡上
又方　以地龍糞封之毛出即差
治小兒卒被貓兒爪損及咬損痛方
右取煎刀草搗取汁塗之
張寶方治蜘蛛咬著三如此所書
右生油調鼓末塗摻之差
張銳雞峯方治蜘蛛咬如此所書
右燈白嚼爛傅之
劉世榮保嬰集驗名方南星散治蝎螫蜈蚣所傷痛不可忍
草撥一錢半　半夏生二錢半　南星生一錢　白礬生二錢
雄黃二錢
右為細末捻一捻就痛處擦之釅醋調貼之立効

靈聖散治大人小兒風狗咬破瘡犬咬所傷瘡其效如神

天南星（生剉） 防風（去蘆剉）

右二味碾爲細末先用漿水葱白槐枝煎湯洗淨乾貼瘡口上日用二度上用青藥蓋之

雄黃散治蛇蝎蜈蚣所傷痛不可忍貼之立効

雄黃（另研） 生半夏 川烏尖 乾薑（各等分）

右爲細末乾摻痛處如痛不止用醶醋調搽其痛立止

曾世榮活幼心書救毒散治顛犬惡犬所傷不拘老幼並宜可投

斑猫（七枚去翅足用糯米同一處炒少候米黃爲度以乳鉢細研羅過不用米） 黑牽牛末（錢半現研取末）

右二味和勻無灰温酒調作一服空心投其毒自小便中出或從大腑過似瀉蜎肉或如犬形見毒出盡尚覺腹中有痛即用青宣入乳鉢杵勻仍羅爲末每服三錢井花水調下二服或三服不拘時

小兒猘犬齧瘡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猘犬齧瘡

右以豬脂三斤銅鍋煎一隻令三日使盡後取白膏和白芷當歸各一兩煎白芷色黃去滓內以鷹屎白半兩攪令勻調傅之日三

又方 禹餘糧半夏等分以雞子黃和丸以新布拭瘢令赤塗之勿見風日二十日差十年者亦滅

又方

鷹屎白（二合） 辛夷（二兩） 白附子 杜若

細辛（各半兩）

右五味㕮咀以酒五合浸一宿以羊髓五兩微火煎三上三下去滓於傷瘢上傅之日三

滅瘢痕無問新舊必除方 以人精和鷹屎白傅之日二白蜜亦得

治瘢痕凸出方 春夏以大麥麩秋冬以小麥麩好細絹下篩以酥油封之

又方 以熱瓦熨之

又方 以凍凌熨之

又方

鷹屎白（貳兩） 白僵蠶（壹兩半）

右二味末之以白蜜和傅上日三慎五辛生菜

又方（以上四方並出幼幼新書）

右以臘月豬脂四升煎大鼠一枚令消盡以生布拭上使令赤塗之不過四五上

譚氏殊聖方療豆瘡瘢痕面黶（出幼幼新書）

右以蜜陀僧細研夜塗之明旦洗之平復矣

小兒中水毒

論

孫思邈千金方論曰凡山水有毒蟲人涉水中覺似射工而無物其診法初得之惡寒微似頭痛目疼心中煩懊四肢振焮腰背百節皆強兩膝痛或翕翕而熱但欲睡旦醒暮劇手足逆冷至肘膝二三日腹中生蟲食人下部肛中有瘡不痛不痒令人不覺不急治過六七日下部出膿潰蟲上食人五臟熱盛毒煩下利不禁八九日良醫不能治矣覺得之急早視其下部若有瘡正赤如截肉者陽毒最急若瘡如鯉魚齒者爲陰毒猶小緩要皆殺人不過二十日也欲知是中水毒與非者當作五六升湯以小蒜五升㕮咀投湯中小小息勿令大熱去滓以浴之是水毒身體當發赤斑無者非也當以他病治也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中水毒

右取梅若桃葉擣絞取汁三升許或乾以少水絞取汁飲之小兒不能飲以汁傅乳頭與吮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水毒

右擣蒼耳取汁服一升以綿沾汁滓導下部中日三

又方 取蓼一把擣取汁服一升不過三服

又方 取藍一把擣水解以洗面目身令遍

又方（以上五方俱出幼幼新書）

右取大蒜根末敷之并導下部生蟲者用汁夏月常多將此藥屑入水浴用方寸匕投水上流無所畏又辟射工凡洗浴以少許投水盆中即無復毒也

小兒中食毒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飲食中毒煩滿

右苦參三兩㕮咀以酒二升半煮取一升頓服之取吐愈

治食六畜肉中毒方

右各取六畜乾屎末水服之佳若是自死六畜肉毒水服黄蘗末方寸匕須臾復與佳

又方 燒小豆一升末服三方寸匕神良

又方 水服竈底黄土方寸匕

治食生肉中毒方

右掘地深三尺取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土五六沸取上清飲一升立愈

治食牛肉中毒方

右取狼牙灰水服方寸匕良一作猪牙

又方 以温湯服猪脂良

又方 以水煑甘草汁飲之

治食猪肉中毒方

右燒猪屎末服方寸匕犬屎亦佳

治食百獸肝中毒方

右頓服猪脂一斤佳亦治陳肉毒

治食野菜馬肝肉諸脯肉毒方

右取頭垢如棗核大吞之起死人

又方 燒狗屎灰水和絞取汁飲之立愈

又方 燒猪骨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治漏脯毒方 張文仲云茅屋漏水沾脯爲漏脯

右擣韭汁服之良大豆汁亦得

治鬱肉濕脯毒方 張文仲云肉閉在密器中經宿者爲鬱肉

右燒狗屎末水服方寸匕凡生肉熟肉皆不用深藏密蓋不泄氣皆殺人又肉汁在器中密蓋氣不泄者亦殺人

治脯在黍米中毒方

右麴一兩以水一升鹽兩撮煮服之良

人以雉肉作餅臛因食皆吐下治之方

右服犀角末方寸匕得靜甚良

凡食鵝鴨肉成病胸滿面赤不下食者治之方

右服秫米泔良

治食魚中毒方

右煑橘皮停極冷飲之立驗 肘後方云治食魚中毒面腫煩亂者

食魚中毒面腫煩亂又治食鱸魚中毒欲死者方

右剉蘆根舂取汁多飲良并治蟹毒亦可取蘆葦茸汁飲之愈

治食魚鱠不消方

大黄三兩 朴消二兩

右二味以酒二升煑取一升頓服之 仲景方有橘皮一兩 肘後方云治食猪肉遇冷不消必成蟲癥下之方亦無橘皮

又方 舂馬鞭草飲汁一升即消去也生薑亦良 肘後方云亦宜服諸吐藥

又方 燒魚皮灰水服方寸匕

又方 燒魚鱗水服方寸匕食諸鮑魚中毒亦用之

治食蟹中毒方

右取冬瓜汁服二升亦可食冬瓜

治食諸菜中毒方

甘草 貝齒 胡粉

右三種各等分治下篩以水和服方寸匕小兒尿乳汁服二升亦好

治食山中木菌毒方

右取人屎汁服一升良

治食百物中毒方

右掘厠傍地深一尺以水滿坑中取所掘七枚燒令煙以投坑中乃取水汁飲四五升即愈急者不可待但掘地着水即取飲之

又方 含貝子一枚須臾吐食物差

黄帝云 服大豆屑忌食猪肉炒豆不得與一歲以上十歲以下小兒食炒豆竟噉猪肉必擁氣死

凡六畜五藏着草自動搖得諸醋鹽不變色又墮地不汚又與犬犬不食皆有毒殺人

凡食飲有毒者澆地地墳起者殺人

凡脯肉熱肉皆不用深藏密蓋不泄氣殺人若中此毒者皆大豆灰水服方寸匕良

本草注栗實飼小兒令齒不生

蕨小兒食之脚弱不行

越瓜不益小兒天行病後不可食又不得與牛乳酪及鮓同食又

芫荽食令人心痛

陶隠居俗傳言食蕺不利人脚恐由閇氣故也今小兒食之便覺脚痛
小兒食鷄肉好生虵蟲
陳藏器食蝦無鬚至五野鷄病又煮熟色正赤小兒及鷄狗食之脚屈不
行又以熱飯盛銅器中作酢食之毒人至死
食療小兒夏月不可與越瓜食又發諸瘡令人虚損冷中常令人臍下爲
癥痛不止
鷄兒同食成泄痢小兒五歳以下未斷乳者勿與鷄肉食
楊氏產乳方凡子不得與桑椹子食令兒心寒
孟詵戒小兒食之三歳不行犬食之發虚損消精髓不可
食此物害似羸多患蛇虫也莫生瘡也一切以左人好土食謂中消之症
夏已上十金等四十二方供出切切新書
栖真子嬰童寶鑑凡小兒慎忌
不可多食栗令腎氣弱而行遲　不可食黍米飯令生無力
不可食麥赤生無力　不可食鷄肉腹中有蟲
不可食越瓜令發動故疾　不可食胡瓜令黄人也消中生蟲
不可食荚令不能行　不可食蕎麥令髮落
不可食鳧茈令臍下痛　不可食蟳魚令後有癥瘕

小兒中藥毒
論
巢氏病源小兒服湯藥中毒候小兒有疹患服湯藥其腸胃脆嫩不勝
藥氣使致煩毒也故謂之中毒　孫思邈千金方論曰甘草解百毒此實
如湯沃雪有同神妙有人中烏頭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中藜蘆毒葱湯
下咽便愈中野葛毒土漿飲訖即止如此之事其驗如反掌要使人皆知
之然人皆不肯學誠可歎息方稱大豆汁解百藥毒余每試之大懸絶不
及甘草又能加之為甘豆湯其驗尤奇有人服玉壺丸治嘔不能已百藥
與之不止藍汁入口即定如此之事皆須知之此則成規更不須試練也
解毒方中條例極多若不指出一二學者不可卒知餘方例爾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解一切毒藥發不問草石始覺悶即服此方
生麥門冬　葱白各半兩　豉二合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分三服
解諸毒鷄腸草散方

鷄腸草三分　薺苨　升麻各四分　芍藥
當歸　甘草炙各二分　藍子一合　坌土壹分
右八味治下篩水服方寸匕多飲水爲佳若爲蜂蛇等衆毒蟲所螫
以針刺螫上血出著藥如小豆許於瘡中令濕若爲射罔箭所中削
竹如釵股長一尺五寸以綿纏繞水沾令濕取藥内瘡中隨瘡深淺
令至底止有好血出即休若服藥有毒水服方寸匕毒解痛止愈
治腹中有鐵方　取月折炭刮取末井華水服三錢不過再服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惡毒藥方
右狗舌草一把去兩頭以水五升銅器中煮取汁搜麫作粥食之
鈎吻衆毒困欲死面青口噤逆冷身痺方
右煮藍汁飲之
養生必用方金虎碧霞丹論之小兒爲害猶大蓋小兒臟腑氣血柔弱不
能支當有毒藥尤宜慎重　已上俱載切切新書
解諸藥毒方附見毒字
小兒多睡

譚氏殊聖方歌曰小兒多睡患心中漸困沉沉時疾裹乳食昏昏全不哭
四時無力改形容莫恐神靈并家鬼秘錄分明内即風求取朱珠琥珀散
靈方猜使患寬通
方
譚氏殊聖方琥珀散
琥珀末　真珠末各一分　朱砂　鐵白霜各半分
紅芍藥一分半
右爲末每服一字金銀薄荷湯下
保生信效方蘭臺散治小兒胃熱勞熱骨肉五心煩躁又大病後或大下
後多睡或全不睡
烏梅肉一兩焙乾　蛇黄一兩醋淬十遍
右同爲末每服二錢以薑汁調下若小兒睡起不了了者此爲神不
聚此能收斂之
鳳髓經神白散治小兒脾困冷瀉多睡不醒嘔逆心悶亂喉内生涎
神麯炙　人參　茯苓　藿香葉
甘草炒　黄耆蜜炙各一分　白附子一錢炮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七　　二支

兒　小兒證治七十

小兒諸丹

論

巢元方病源丹候　風熱毒氣客於腠理熱毒搏於血氣蒸發於外其皮上熱而赤如丹之塗故謂之丹也若久不瘥即肌肉爛傷　赤黑丹候　丹病本是毒熱折於血氣蘊蒸色赤而復有冷氣乘之冷熱互交更相積瘀令色赤黑　屬火丹候　丹發初從髂下起皆赤能移走謂之屬火丹也　飛火丹候　丹著兩臂及背膝謂之飛火丹也　遊火丹候　丹發兩臂及背如火炙者謂之遊火丹也　風火丹候　丹初發肉黑忽腫起謂之風火丹也　暴火丹候　暴火丹之狀帶黑紀色謂之暴火丹也　留火丹之狀發一日一夜便成瘡如棗大正赤色謂之[illegible]　丹[illegible]從[illegible]之[illegible]火丹之　石火丹候　[illegible]

[illegible]久不[illegible]謂之[illegible]問岐伯曰後生夕斃多被惡癘丹毒。二品者何分之。岐伯曰陰陽解而平。一十已上為毒。一十已下為丹。丹毒一也。隨其大小分別之治之。有毒王依方。萬無一失。倫人間男女皆遭丹毒。主依此理死者復何限哉。良由信邪師之議。仍被惡之意昧之人。勿與下手。請依方用之。今出此圖形狀如後　伊火丹從兩脇起　神竈丹從肚起　承竈丹從踝起　胡吹竈丹從陰囊上起　天火丹從腹背遍身起　天竈丹從頭項起　煙火丹從背甲起　胡漏竈丹從臍中起　廢竈丹從曲臂起　神氣丹從頭背上起　土竈丹從陰踝起　朱黃丹赤色遍身上起　黃火丹從耳起　野竈丹從背脊起　鬼火丹從面上起　出如如新書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十種丹毒變易非輕。治之或緩。能殺余不惜是書。能逐一仔細辨認。依此方法治之萬不失一。如經三日不治。攻入臟腑則終不可救。不可緩也。太平聖惠方夫小兒諸丹者。由風熱毒氣在於肌理。熱毒搏於血。蒸發於外。其皮上熱而赤如丹塗之狀。故謂之丹也。若久不瘥則肌肉壞爛。若毒氣入腹則殺人也。今以一方同療之。故號一切丹也。丹瘤熱毒氣客於腠理。搏於血氣發於外皮上赤如丹。當以白玉散塗之　聖濟總錄論曰風熱發丹古方謂小兒得之夜忘以其氣血未定肌膚柔脆無以勝悍毒故也是以諸丹不同其發無定處俗又謂之溜流走經絡散發肌表如塗丹之赤有法可鎌洩去毒氣不爾則丹毒入腹近心即死但初發於心頭者不可鎌爾聖惠小兒保生要方小兒丹者風熱積毒所成冬間火烘衣服不候冷便以衣兒或夜間蓋覆太暖日間親火或姆母喜食燒炙物飲酒之類皆致兒病丹也或發於手足或發於頭面胸背其熱如火輕輕著手即痛不可忍甚與破出血為上策千金有服食升麻湯皆可用也湯氏嬰孩妙訣大抵丹毒雖有多種病源一也皆風熱毒氣與血相隨有赤丹遍身痒者或女年十五六而經脈未通多要發丹疹皆由血盛而有風毒乘之狀三太尉女十五歲病此諸醫百藥供試而不能偶中訣妻之甚切凡數次蓋廣候來召而不往第二三日告急不已遂以故舊不可得而卻往見之再三以女久病懇欲一視余遂看之乃血熱而來冷風諸醫不原其本繼服以生料四物湯加防風黃芩一日而愈用藥如用兵之法又如捕賊捉寇務知其的何患不得此之理也　丹毒[illegible]治　[illegible]熱毒與血相搏而風乘之所以[illegible]其兒不候冷而[illegible]如火

[illegible]入腎之臟使不可救　凡小兒丹瘤浮腫毒赤是引遍身者乃熱毒之毒在[illegible]急以磁片撥出紫血其病立愈如不愈者後用涼膈散加大黃朴硝利三五行為妙次用拔毒散掃三五度必愈矣經曰丹熛赤瘡火之色也相火主之　凡小兒有赤瘤暴腫可先用牛黃通膈丸瀉之後用陽起石散傅之則腫毒自消如不消可用鈹鍼砭刺血出而愈矣依子和儒門事親書黃氏小兒面赤腫兩日不問戴人以鈹鍼刺輕砭之除兩目尖外亂刺數十鍼出血三次乃愈此法人多不肯從必欲治病不可謹曹世榮活幼心書經云赤紫丹瘤皆心火內鬱而發赤如丹砂故名丹毒心主血而火性熱血熱相搏陰滯於陽即發丹毒心虛寒則痒心實熱則痛自腹生出四肢者易治自四肢生於腹者難療先用百解散表之次以當歸散加連翹荊芥水煎服及牛蒡湯加炒麻仁研碎同煎熱宣熱拔毒其次赤葛散或初用化丹湯亦好　有身上發時亦如前證不甚燥痒但見出浮於遍體神昏不悅石陰濕毒證先以沖和飲加南木香水姜煎服次用當歸散雄黃散然此二證不問赤白若入腹入腎多致為害不可輕視如常自取國爾柄真子嬰童寶鑑小兒諸般丹毒歌　千火初成似火燒天火丹之渾身赤轉饒伊火十傷遑青黑色厲丹額上起根

茵膂丹 起道標丹毒如帶紫 紅恭火丹 調獨火丹 發時一日甚改變無時
五色不丹 標家火丹 火頰迮變披乱天竈內腫到陰尻竹丹膝赤飛丹病
股內臑陰尿竈丹 風疹火丹五四種 似熱感生風疹鐵然發遍身火丹
並赤腫斑毒亦驚人 經濟小兒保命方書赤痛丹毒證歌 毛竅風邪䫀
皮膚痱疹浮 臟中加熱毒 赤腫轉難消 肚腹臑青出通身黑點 焦心膨加
喘氣定兒存昏朝 小兒赤瘡丹毒者 斯受患之始 觀虛實檢方對藥調
理 若見臑青凸出肚腹如鼓 通身黑斑 心膨加喘 爲死候之丹毒 小兒
氣稍肌膚薄 熱毒乘來便發作 急須化毒與消風 毒散內消始安樂 驚
丹 兒在胎時母受驚 驚傳邪熱子偏挖 急然赤片微微起 凉解肌膚始
見寧

方

本草治小兒諸熱丹毒 並以水銀服生銀少許切臑讀實 代如切折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丹毒 又面腫身赤[illegible]育治不折

寒水石十六銖 [illegible]子五銖 [illegible]仁[illegible]銖各用 世本
[illegible] 芒硝五八銖 [illegible]兩
[illegible]一升 [illegible]二升 生葛汁一合 蒼耳

右十五味㕮咀 以水五升 并竹瀝煮取三升三合 去滓 內杏仁脂葛
汁蜜 微火煎取二升 一二歲兒服二合 大者量加之

麻黃湯治小兒丹腫及風毒風疹

麻黃一兩半　獨活　射干　甘草
桂心　青木香　石膏　黃芩各一兩

右八味㕮咀 以水四升 煮取一升 三歲兒分爲四服 日再

又方治小兒惡毒丹及風疹

麻黃　升麻　葛根各一兩　射干
雞舌香　甘草各半兩　石膏半合

右七味㕮咀 以水三升 煮取一升 三歲兒分三服 日三

搨湯治小兒數十種丹

大黃　甘草　當歸　芎藭
白芷　獨活　黃芩　芍藥
升麻　沉香　青木香　木蘭皮各一兩
芒消三兩

右十三味㕮咀 以水一斗二升 煮取四升 去滓 內芒消 以綿搵湯中
適寒溫搨之 乾則易之 取瘥止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小兒丹毒

右擣慎火草 絞取汁塗之 良 日十遍 夜三四

治小兒丹腫方

棗根　升麻　白斂　黃藥
黃連　大黃　梔子　甘草生用各一兩
生地黃汁一升

右九味切 以水一斗四升 煮取七升 去滓 內地黃汁 煎三沸 以故帛
兩重內湯中 以搨丹上 小燥即易之 常令溫

澤蘭湯主丹疹入腹殺兒

澤蘭　芎藭　附子炮去皮　莽草
藁本　細辛　茵芋各半兩

[illegible]㕮咀 以水三升 煮取一升半 分四服 服此湯然後作餘湯洗之

[illegible]方

右二味細剉 各得五升 以水二斗 煮取三五沸 去滓 細末下黃土塗之

外臺劉氏方療小兒油丹赤腫

右用荻𥺻三大兩 以釅醋擣藥 以傅之佳

又方　取蕎麥麵以醋和塗之差

救急療小兒赤丹一名丹瘤方

右取小豆擣末 以雞子白和塗之 以差爲度 先以鍼決丹上 然後傅之

古今錄驗療月內兒發丹方

升麻二分生用一分　黃芩一分生用一分
犀角六分生用一分　甘草一分炙生用半分
柴胡二分生用一分　大黃別炙二分生用一分
藺茹二分生用一分　梔子仁八分生用一分
石膏三分生用一分半

右九味切 以水一升二合 煮取八合 下竹瀝四合 更煎取一半 去滓
分二服 甚妙

又方　擣藍汁塗之

廣濟療小兒丹毒方

青黛十五分　竹瀝七合

右二味相和分為二三服大小量之一合至三合

簡要濟衆治小兒丹毒從臍中起方

伏龍肝是竈下黃土研為末

右以屋漏水和如糊傅患處乾即再傅以差為度新汲水調亦得

錢氏秘方治小兒丹瘤方

右用蓖麻子五箇去皮研入麪一匙水調塗之甚効

集驗方治小兒丹毒方

右以淬鐵水一合飲之此打鐵器時堅鐵槽中水

治小兒丹毒寒熱腹內熱結方

右以積雪草擣絞汁服之東人呼為連錢草葉圓如錢更大者又呼馬蹄

及陰戶也

治小兒丹毒方　用栝樓花根苗擣絞汁服之俗呼鼓子花是之

子母秘錄治小兒丹瘤方

右用[illegible]一斤水一斗煮[illegible]七八度

[illegible]小品[illegible]方

治[illegible]及小兒丹方　末[illegible]傅上

治小兒丹方　用鯽魚肉細切五合小豆擣屑三合和更杵如泥和水傅上

食療治小兒丹方　以鯉魚血塗之即差

姚和衆治小兒丹毒破作瘡黃水出方

右焦炒豉令煙絕為細末油調傅之[illegible]

太平聖惠方藍青散治小兒一切丹毒大赤腫身體壯熱如火已服諸藥未損宜服

藍青半兩　寒水石一兩　石膏一兩　犀角屑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知母半兩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黃芩一兩　梔子仁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赤芍藥三分　羚羊角屑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入竹瀝蜜生葛汁共一合更煎三兩沸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藍葉散治小兒月內發一切丹

藍葉一兩　黃芩　犀角屑　川大黃剉碎微炒

柴胡去苗　梔子仁各三分　川升麻一分半　石膏一分半

甘草半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下竹瀝半合更煎三兩沸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升麻散治小兒一切丹徧身壯熱煩渴

川升麻一分　黃芩一分　麥門冬三分去心　葛根三分剉

川大黃一分剉碎微炒　川朴消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大黃散治小兒一切丹徧身赤痛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防風半兩去蘆頭

川升麻一分　黃芩一分　麻黃一分去根節

秦艽一分去苗　川朴消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升麻膏治小兒一切丹發無常處熱如火燒

川升麻　川大黃　景天草　犀角

梔子仁　寒水石　川芒消　藍葉

生地黃　芭蕉根　羚羊角屑　梧桐皮各半兩

右件藥細剉以竹瀝浸一宿明日漉出却入鐺中用臘月豬脂一斤於慢火上煎一食久候熱以綿濾去滓候冷成膏以瓷合盛旋取摩之兼以膏如棗核大以竹瀝調服之

慎火草散治小兒一切丹毒

慎火草半兩　紫葛半兩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用冷水調塗之乾即再塗以差為度

消石散治小兒一切丹徧身體熱

消石一兩　乳香一分　消石半兩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雞子白調塗之

又方

太陰玄精石一兩　白礬一兩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水調塗之

又方

以浮萍草研如泥傅之

又方

以藍澱塗之熱即更塗

又方　取灶中土以水調塗之
又方　取粟米以水煮濃汁塗之
又方　取地龍煮以水研如泥塗之
治小兒一切丹及諸毒腫方
鼠粘草根去土苗
右搗絞取汁每服半合量兒大小分減服
治小兒一切丹熱如火走臊即損人宜用此方
馬齒莧
右搗絞取汁塗之効
治小兒一切丹方
芭蕉根
右搗絞取汁塗之
又方　取蒴藋搗絞取汁塗之
又方　以水苔爛搗頻頻傅之
又方　以景天花爛搗傅之
又方　以川朴消以水調塗之

嬰孺方凡小兒病丹此病發起暴卒急者不治凡人養小之家當先審病源初起端倪尋方觀圖視病形象隨用別藥余少來之救療者甚衆故復記之曰台丹毒天下極驗無及水中藥但有患熱毒丹腫百藥不差者右以水藻不拘多少切爛搗熟傅于上厚三分許乾則易之立差則止
又治小兒丹方
升麻　柴胡　石膏　梔子仁各七分
大黃　生葛各八分　子芩六分　犀角屑
杏仁　芍藥各四分　甘草八分炙　竹瀝八合
右切以水三升并瀝煮一升爲三服此是一歲兒服量之
又治小兒丹毒搨方
升麻　犀角屑　白歛　黃芩
梔子各兩　藍葉切一升　石膏四合碎　生地黃四兩
右以五升水竹瀝二升煮二升半去滓治帛搨之乾即易
又方
芥菜切一升　豉五合　芒消五合
右杵以水和如泥封之

又方　以豬槽下泥傅之立已
又方　黃龍湯服三合并塗之
又方　取生麻油塗之
又治小兒惡毒丹赤及風疹方
右取甘草杵傅之
又方　以小豆屑五合生麻油和如泥塗之
又方　杵蔓菁根傅之
又方　取婦人月水衣洗傅毒處不洗中央散廣去
又方　以白鵝血傅之乾即易之已上十方載幼幼新書
錢乙小兒方白玉散
白土一分　寒水石半兩
右末之用米醋或新水調塗
聖濟總錄藍青湯治小兒丹毒赤腫壯熱百治不差者
乾藍青二兩　凝水石研　石膏研　山梔子仁各一兩半
柴胡去苗　犀角屑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　赤芍藥　羚羊角屑

葛根剉各半兩　知母一兩
右一十三味麁搗篩每一錢匕水半盞煎至四分下寒半錢竹瀝少許再煎至三分去滓空心日晚分溫二服更量大小加減
黃芩湯治小兒丹毒通身
黃芩去黑心　麻黃去根節　秦艽去苗土　升麻各一分
大黃剉炒　防風去叉各半兩
右六味麁搗篩每一錢匕水七分煎至四分下朴消末半錢匕去滓空心分溫二服再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黃耆湯治小兒丹毒
黃耆剉　葶藶子炒去角　黃芩去黑心　大黃剉炒
甘草炙剉各壹分
右五味麁搗篩每一錢匕水七分煎至四分下朴消末半錢匕去滓食前分溫二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麻黃散治小兒丹若入腹及下部陰卵百藥不差
麻黃去根節　升麻各半兩　消石研一兩
右三味搗羅爲散每服半錢匕井華水調下空心日晚各一

甘草散治小兒丹毒方入暎

甘草 油麻

右二味先取油麻去皮研細絞取汁一合調甘草末半錢匕服日再

治小兒丹毒數十種大黃搨湯方

大黃 甘草 當歸 芎藭

白芷 獨活 黃芩 芍藥

升麻 沉香 木香 木蘭皮

芒消三兩

右一十三味麁擣篩拌勻每用二兩以水六升煎至四升去滓以綿二片蘸之更互溫搨丹上令即易日五七度即差

吳藍湯搨治小兒發丹毒熱痛

吳藍 大黃 槐白皮 商陸

榆皮各二兩

右五味細剉每用三兩以水五升煎至四升去滓入朴消半兩攪勻以綿二片浸於湯中更互搨丹上日三五度即差

升麻搨湯治小兒發丹

升麻搨剉三合 小豆二合

右二味都用水七升煎至四升去滓溫洗丹上令即再換日三五度即差

鯽魚塗方治丹毒偏身絳色

生鯽魚一頭 麻油

右二味擣魚令細入油研勻塗丹上日三五度即差

蜥蜴散治丹走行皮中浸廣者名丹火也入腹殺人

乾蜥蜴

右一味爲末油調塗之以差爲度

藍青煎方治小兒丹毒赤腫壯熱百醫不差者

藍青汁 竹瀝 生葛根汁 山梔子仁

蜜 寒水石 石膏 黃芩

知母 柴胡 犀角 羚羊角屑

杏仁去皮尖 赤芍藥

甘草

右一十五味除研藥并汁外㕮咀以水五升并竹瀝先煎去滓取三升次內杏仁葛汁及蜜微火煎成煎每服半合至一合米飲化下日三

升麻黃芩湯治小兒月內發丹

升麻 黃芩 犀角 大黃

柴胡 山梔子仁 藍葉

石膏 甘草

右九味麁擣篩每二錢匕水一盞煎至半盞去滓食後分溫二服更量大小加減

張氏雞子方治丹瘤擣細豆豉水和傅之

又方 梔子去皮爲末水調塗之

又方 生地黃擣爛取汁塗之

又方

大黃 芒消

右合研令勻水調塗之

劉氏家傳小兒發丹方

當歸 沙苑等分

右擣爛[illegible]主效

莊氏家傳治丹毒方

右[illegible]研醋調[illegible]

此氏家傳治小兒丹瘤方

赤小豆 蛤粉

右等分爲末用團姜汁調塗

吉氏家傳治小兒丹瘡通赤方

右末浮炭打鐵者細研蜜調之[illegible]

又方發丹遍身熱眼前腫患六味升麻散後[illegible]

滑石 乳頭香

右以雞子清調塗之

又方治小兒丹毒瘾疹方

右天麻末每服半錢或丈夫婦人每服二錢紅酒調下

細研[illegible]

鄭氏家傳獨效散治小兒諸般丹毒

右以稻稈研細塗之效[illegible]

又方 以芒硝泡湯拭之亦效

西皮散治小兒遍身火瘡并赤遊
右以西皮山梔子等分爲末和水調塗即瘥又方菉豆大黃爲末等
荷蜜水調塗又馬齒莧研塗大瘡又藍澱塗之并藍青汁飲之又平
餓水少許飲之并抹身上又黃芩水調亦效
薑礬散治小兒火瘡并一切風疹赤遊腫
生薑五兩切片子　白礬二兩半 同上調少時日乾不見火
右爲末生薑自然汁調鷄毛拂之又方牽牛末薄荷蜜水調下食後
大便利是效
夏子益新書十全方治小兒丹毒腫痛如火
大黃　朴消
右各等分爲細末醋調塗之 效如神 新書
丹腫 方書六宗要訣丹毒係乃熱毒之氣極與血相搏而風乘之
故赤腫及遊走遍體者又名赤遊風入腹腎則殺人也宜服防己散
漢防己半兩　朴消一分　犀角一分　黃芩一分
黃耆一分　川升麻一分
右件㕮咀加竹葉煎大小以意加減

牛黃散退丹毒
鬱金　甘草炙　桔梗去蘆　天花粉
葛粉
右件等分爲末每服一錢薄荷湯入蜜調下
淋洗方
防風　桑白皮　黃菊花　丹參
莽草
右等分加荊芥煎湯浴患處
又浴方
蘗木根四兩　丹參二兩　乾菊花一兩
右件細剉煎湯避風冷處浴之次傅貼
白玉散治赤遊丹腫
白玉一兩　寒水石二兩
右末米醋調傅上患處或痛至外皆有破處只用水調
又方
行在潘御幹傳尤妙於前方只一晝夜消盡又用花蕊石散止甚
生薄荷自然汁鷄毛刷上患處

又方生料四物湯治血熱生瘡遍身腫痒及脾胃常弱不禁大黃等冷藥
故宜服之
生乾地黃　赤芍藥　川芎　當歸去蘆 此乃
本方加 防風各等分　黃芩減半
右件㕮咀水煎去滓大小以意加減忌酒麪猪羊肉豆腐
火灼瘡一名火瘡此候乃血熱肌熱而又傷熱其狀似火光起皰而火驚
成瘡宜服前方牛黃散仍用此傅
黃連　苦參等分
右末加輕粉和糝患處
洗方
桑葉 無葉用根　菊花
右二件煎湯用猪膽水入湯和浴次用前藥乾糝之仍服牛黃散無
不瘥者
十便良方治小兒諸般丹毒 大竹方
右用赤小豆碾羅極細末以新汲井水調鷄毛掃上大妙
消毒散治小兒一切丹偏身體熱

滑石一兩　乳香一分
右件藥細研爲散以雞子白調塗之
又方 取地龍糞以水研如泥塗之
又方治小兒一切丹熱如火遶腰即損人宜用此方
右以馬齒莧擣絞取汁塗之效
又方治小兒一切丹 以芭蕉根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取蘋蘿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以水苔爛擣頻頻傅之
治小兒火丹 錄驗方 杵黃芩末水調傅之
治小兒赤流半身色紅漸漸展引不止方
牛膝一兩　甘草半兩 上剉
右件藥細剉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調伏龍肝末塗之效
又方
大黃一兩 生用　赤小豆半合 炒令紫色　川朴消三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雞子清調塗之乾則易之
又方
以醬汁塗之

又方 用白礬一兩以水煮冷熨傅所洗之
張果醫說治小兒熱毒遊腫
右破草鞋人亂髮燒灰醋和傅
楊仁齋直指方治熱毒遊腫
北梗 天花粉 乾葛 川升麻
川芎 赤芍藥 獨活 柴胡
甘草等分
右㕮散每一錢薑二片井水煎服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丹毒至效散治小兒一切丹毒及龍帶發作先服[illegible]
毒飲次用傅之
黃丹一錢重 朴消一錢重 赤小豆兩頭齊者爲末半合
右研令勻井水調以雞毛刷立效
陳自明外科精義治小兒丹瘤方
右將木鼈子新者去殼研如泥淡醋調傅之一日三五次使効
寶慶方治小兒丹毒腫痛如大
大黃 朴消

右等分爲末水調敷腫處
又方 土蜂窠爲末入麝香少許蜜調塗之水調亦得尤妙
田氏保嬰集月裏生赤遊腫膚赤如丹塗者先用牛黃散托裏續後用藍
葉散塗外乳母服清涼飲子三大劑
劉世榮保嬰集驗名方白玉散治小兒丹毒赤腫
白玉五錢 寒水石一兩
右爲細末米醋或新水調塗搽赤腫處即消如乾上用水雞翎掃之
拔毒膏治小兒丹毒赤腫及治頰腫痛
黃蘗一兩 寒水石一兩 石膏半兩 甘草一錢
黃芩半兩
右爲細末醋調成膏貼赤腫處或新水調塗亦可
阮氏經驗良方治小兒風丹疹蚕調赤土珠入酒一二滴服之又汁搽疹上
治小兒丹瘤服裏托散消毒飲外用白芨白斂研爲細末搽與病肉上兩
截之令不得過卻用紫浮萍爛研傅瘤上萬不失一
小兒丹瘤骨痿項頰陰腫等雜方 論曰凡患諸丹瘤腫毒必須先服[illegible]
麻飲之類導氣藥以散其毒方可用藥調塗不然恐毒氣入腹則殺

人也
升麻飲治一切丹遍身壯熱煩渴
升麻 黃芩 大黃各一錢 麥門冬半兩
葛根各二錢 朴消二錢研
右爲細末和勻熱水調下半錢
治急救丹毒者白扁豆末水調塗若入腹心者宜以慎火草取汁一盞服
乾即末之水調服
藍青散治一切丹毒赤腫身熱如火已服諸藥不退由風熱毒氣在於腠
理熱毒傳於血氣發於外其皮上熱而赤如丹塗之狀故謂之丹若久不
治則肌肉壞爛若毒氣入腹則殺人也令以一方同療之
藍青 知母 甘草 梔子
杏仁去皮尖各半兩 黃芩 升麻
柴胡 寒水石
右等分爲末水煎服
又方 [illegible]乾爲末[illegible]腫處清

治大人小兒經此丹初發時使用姬刺其遊皮上黃水爛塗即愈
又方 大黃爲末搗爛馬齒莧取汁調塗已成丹者亦治
又方 蓼葉燒灰雞子清和敷塗之
又方 桃仁湯浸去皮爛搗塗之清油調白礬末亦妙
治小兒大人丹毒入腹即殺人纔發使用則可
右水苔生地黃菘菜萍蘿葉浮萍慎火草大黃梔子但得一味研末
水調傅之皆効取使救之
治丹瘤方
右大黃朴硝火土蜂窠三味爲末用處霜子霜定其赤處將刀刺破
令出惡血然後用井水調塗
又方
白礬乾葛等分爲末用半兩水三椀煎逐日洗
[illegible]氏傳信方治小兒大人熱丹瘡或序可取綠茅草葉杵丹瘡[illegible]
破即愈
治小兒丹瘤
綿羊腦子生用 朴消

右二味調勻貼於瘡上，主効

曾世榮治幼心書黄芩四物湯理諸瘡丹毒赤瘤燥痒

黄芩一兩　當歸酒洗　生乾地黄　赤芍藥

川芎四味各半兩　何首烏去麁皮　草烏炮去皮

玄參三味各二錢半　甘草六錢　薄荷葉二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無時温服

化丹湯解利丹毒過身燥痒發熱煩啼

川獨活　射干去皮　麻黄去根節　青木香

甘草　黄芩　石膏末　薄桂去粗皮　[illegible]

各五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温服

赤葛散治因血熱與風熱相搏，過身丹毒燥痒，日久不消

赤葛二兩　甘草三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無灰酒一盞，煎至七分，無時温服。不飲酒者，止用水一盞，入酒一大匙同煎。

消毒飲解急驚風毒，赤紫丹瘤，[illegible]狂躁，睡臥不安，[illegible]滿悶，咽喉腫痛，

丸遺毒血妄行，及遍身瘡疹

牛蒡子六兩微炒至研碎　荊芥穗一兩　甘草一兩

右爲麁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温服

危亦林得効方平血飲治風熱積毒，聚成發於頭面手足，赫者如胭脂[illegible]，其熱如火，輕輕著手痛不可忍。加紫草煎，與犀角消毒飲相間服，赤淨人[illegible]痒紫萍痒並治。壯熱煩渴甚，加黄芩、麥門冬去心、朴消各半錢。

內托散

紅內消　當歸　茹片　甘草節

羌活　黄芩　麝香少許

右爲末，每服二錢，茄蒂煎湯調，或生地黄亦可

敗毒散治痒毒初發如白梅樣，遊走爲體燥悶，腹脹焦啼

前胡去蘆　柴胡去蘆　羌活　獨活

桔梗　枳殻　茯苓　人參

川芎　甘草各等分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二片，紫草少許，煎温服

通治平血飲與敗毒散合和，生薑薄荷蟬退去足翼[illegible]風去蘆，細切煎湯

加天花粉少許

又方，角痒遊走不定，掀腫赤腫疼痛，用藥角歸手足上，爲妙，後取碎

寒水石　石膏　黄連　黄柏各一兩

右爲末，水調刷

又方　青黛土末，爲末，井水調，入蜜敷角亦可

又方　黄丹不拘多少，磨刀水調刷

又方　痒毒腫痛如火，用大黄、朴消爲末，調塗腫處，主効

洗方　用防風、酸車草、赤豆、竈心土，煎水洗

又方　洗角後，用小鷄毛壓葉，大鷄毛鎮鷄方見前

烘針法　取腫用水烘數條，以青苔盖覆或濕紙，亦可去血即消，未消再用

痒毒滿身偏黑，入腹入陰難治

衛生寶鑑牛黄散治五種丹毒

鬱金　甘草炙　桔梗　天花粉

葛粉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薄荷湯下，入蜜少許

秦雷時大方藍豆散治小兒赤腫丹毒，風痒不可忍

硝石　大黄　菜豆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用雞子清調傅，浮腫處，如惡物所傷，更有點子，加入腦麝硇砂少許同貼

黄丹散

白礬　龍骨　黄丹各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先以綿杖子拭耳內，令淨，後用紙撚子蘸藥入耳內

塗法治諸丹毒，藍靛塗上即消

汁法治丹毒鍼膝即殺人，爲蟲莧搗細絞汁傅之

土虺丹　方[illegible]用方治土虺丹發兩手指，作紅絲，急斷下行[illegible]關節

使殺人惡瘡及蟲子咬並治之

大赤足蜈蚣一條　白礬　膽礬各等分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每用一剜耳許，先以針撥破瘡口，安藥在內，以醋麪糊紙花子貼，定日一換，好肉生，膿血惡肉盡去，即貼膏藥

眼丹　方[illegible]治小兒眼卒然赤腫，上[illegible]至有十數翳者，名眼丹

方逐[illegible]之[illegible]

右令患人仰卧，以紅線纏並剪刀刃，卻安在患人眼上，以三姑老婦人各拈艾炷一枚，在剪上灸之，仍一人扶，云不灸病人，只灸眼丹。如此三遍，候煙斷，將此剪刀棄之，定後或無人行處路上，隔宿收之，神効。

五色丹　論巢元方病源：五色丹發而變改無常，或青黃白黑赤，此由風毒之熱，有盛有衰，或冷或熱，故發爲五色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五色丹

右擣蘋藜葉傅之

又方　以豬槽下爛泥傅之，乾則易。集驗治卒赤黑丹

又方　服黃龍湯二合，并傅患上

太平聖恵方治小兒五色丹

川大黃　黃芩　川芒消　梔子仁

乾藍葉　商陸各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以水調塗之，立効。

治小兒五色丹徧身，宜用洗浴桑根湯

桑樹根四兩　丹參三兩　扁蓄一兩半

右件藥細剉和勻，每用二兩，以水五升，煎至三升，去滓，看冷熱，避風洗浴

又方

芋根葉一斤細剉　赤小豆五合

右件藥以水五升，煎至三升，去滓，看冷熱，避風洗浴

治小兒丹發惡毒，五色無常，宜用此方

青棗蓰青剉者

右擣碎，以水煮洗之

又方　用赤小豆末，以雞子白和如泥，頻塗

治小兒五色丹徧身熱如火燒，速援即損人，宜用此方

蕓薹子一兩細研

右以酒一小盞，研取汁塗之

孔氏家傳治小兒五色丹方

右用小柴胡湯如法煎，飲清汁，滓傅丹上，良效。或如切折者

伊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伊火丹候，丹發於髆骨，青黑色，謂之伊火丹也。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伊火丹從兩脅下起，青黑色，羊脂塗方

煅鐵下槽中鐵屎擣研爲末半兩　羊脂二兩

豬糞燒灰一兩

右三味研勻如糊，塗之，以瘥爲度

顱顖經伊火丹從兩脇起

右用豬糞燒灰，并鐵槽中泥拌調塗之，日三。或如切折者

熛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熛火丹候，丹發於髆背，數遍者謂之熛火丹也。

方嬰孺方治熛火丹發從背起，或走兩足，赤如火

景天草十兩　真珠一分

右和杵爲泥，封丹上

又方治丹入腹及下至卵者不治

麻黃炒　升麻各二分　硝石四分

右爲末，以井華水服方寸匕，日三。一方用大黃半分。一[illegible]一方或如切折者

茱萸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丹發初從背起，徧身如細纈，謂之茱萸火丹也。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茱萸丹，初從背起，徧身如纈，一宿成瘡者，雞子塗

雞子白　赤小豆末

右二味和調如糊，塗之，以瘥爲度。一方云治水丹

赤丹　論巢元方病源：赤丹候，此謂丹之純赤色者，則是熱毒搏血氣所爲也。太平聖恵方：夫小兒赤丹者，由風毒之重，故使赤也。初發疹起，大如連錢，小者如麻豆，肉上生粟，色如雞冠，故謂之赤丹，亦名茱萸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赤丹

右用蕓薹菜汁服三合，滓傅上，良。千金翼方末蕓薹，以雞子白和塗之

又方治小兒赤丹斑駁

右唾和胡粉，從外向內傅之

又方　煅鐵屎以豬脂傅之

又方　屋塵和臘月豬脂傅之

兵部手集治孩子赤丹不止

右以土番黃末，醶雞子白和傅之。黃末粉，黃栗末粉也

又方　以蕎麥麪醋和傅之，差

又方　以胡荽汁傅之，瘥。譚氏方同

又方　研粟米傅之。已上四方或如切折者

太平聖恵方升麻膏治小兒赤丹毒腫

川升麻　白歛　漏蘆　川芒消各一兩

黃芩　枳殻　連翹　蛇銜各一兩半

梔子仁二兩　蒴藋二兩

右件藥細剉以猪脂一斤半入於鐺中以慢火煎諸藥令赤色去滓放冷以瓷合盛旋取塗之

治小兒面身卒得赤丹或痒或腫起不速療之即殺人宜用此方

羖羊角屑八兩

右以水五升煎至一升絹濾去滓入鉢了猪脂五兩和令匀摩之

又方　以葛勒蔓經磨破以醋研訶梨勒塗之妙

嬰孺方治小兒赤丹斑駮

右以蓼子𩠐湯洗了按蓼塗之

又方　車前子為末粉之

又方　醬汁以水二升煮汁洗之已上三方載幼幼新書

張渙腎方妙選升麻膏治赤丹初發肉色如木色如雞冠又名茱萸丹

川升麻　白斂　漏蘆　川芒消各一兩

連翹　梔子仁各半兩

右件藥細剉以猪脂半斤入鐺中慢火煎諸藥令赤色去滓放冷[illegible]每用少許塗患處

聖濟總錄治小兒赤丹已純赤為熱毒搏於氣血馬齒莧汁方

馬齒莧

右一味爛擣絞取汁三合空心溫服一合午晚再服即差

莊氏家傳水輪散治小兒丹瀆如火焰紅赤載幼幼新書

右赤腳蜈蚣炙上慢火焙乾為末入石硫末少許研及水調絹上[illegible]塗即止

東當時大方審傳散治小兒身上發赤丹

右擣篩為細末蜜調傅之隨手消

白丹　論曰小兒白丹候丹發初是熱毒挾風熱搏於血結蓄於外也熱輕而挾風多者則其色微白也太平聖惠方論曰夫小兒白丹者由挾風冷之氣故使色白也初發痛痒微虛腫如吹脉起不痛不赤而白色一如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白丹

右燒猪屎灰雞子白和傅之良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白丹

酸母草　五葉草各五兩

右件藥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擣川大黃末以馬齒莧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香豉一合炒令焦　伏龍肝二兩

右件藥擣為末以生油調塗之

又方　以蘭香葉擣爛塗之

又方　以蓼葉擣爛塗之

又方　以梁上塵以醋和塗之

又方　取鹿角燒灰細研以猪脂和塗之

又方　取猪糞燒灰細研以雞子白調塗之

嬰孺方五香湯治小兒風熱毒腫色白或乃惡核瘰癧附骨癰疽節解下丹白色遊走遍身白痱瘮　方載幼幼新書

木香　薰陸香　海藻各一分　麝香半兩

沉香　枳實麩炒　升麻　射干各二分

大黃八分　竹瀝五合

右以水四升煮下竹瀝煮一升二合溫服之

黑丹　太平聖惠方夫小兒黑丹者由風毒傷於肌肉故令色黑也初[illegible]微黑色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黑丹

川升麻一兩　漏蘆一兩　川芒消二兩　黃芩二兩

梔子仁一兩　蒴藋半兩

右件藥細剉和勻每用三兩以水五升煎至三升去滓微溫以軟帛搨病上以消為度

又方　風化石灰二兩　屋四角茅草二兩燒灰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雞子白調塗之日三五度効

又方　芫蔚子　蛇銜草　護火草各一兩

右件藥擣令爛以雞子白調塗之

又方　以青羊脂熱摩日三五度用之

又方　以猪槽下泥塗之

又方　以鍛猪杓子灸令熱熨之

張渙腎方妙選祛毒散治丹黑色痒痛腫起

川升麻二兩　漏蘆二兩　川芒消二兩　黃芩一兩

梔子仁一兩

右件擣為麁末每用兩匙頭以水三盞煎至兩盞去滓微熱以軟帛

挺藥搨瘡上以消為度

天雷丹　方顱顖經天雷丹從頭項起

右用陰乾葱赤末豬膽塗又用竈下土雞子白調塗 戟切初新書

天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天火丹候丹發竟身體斑赤如火之燒故謂之天火丹也太平聖惠方夫小兒丹發肉中有赤如丹赤色大者如手劇者徧身赤癢故號天火丹也

方顱顖經天火丹從腹背遍身起

右用桑皮白末和生油調塗之亦用赤石脂羊脂調塗之 戟切切新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天火丹肉中有赤如丹色大者如手甚者遍身或癢或腫或體

右用赤小豆二升末之雞子白和如薄泥傅之乾則易一切丹並用此

[illegible]塗[illegible]差

天方[illegible]之

[illegible]兒[illegible]色[illegible]此方

又方　虎脂二兩　黄丹二兩

右件藥研為膏塗之即差

又方　桑根白皮二兩　丹參一兩　甘菊花一兩半　莽草

右件藥細剉和勻每用二兩以水三升煎至二升去滓看冷煖避風浴兒

又方　以鬼臼擣絞取汁赤處塗之

又方　擣荏子汁塗之

又方　取小兒埋胞衣瓶子中水一二合時時與兒服及塗身上有效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天火丹從背起赤點用桑白皮末羊脂調塗

熛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熛火丹候發兩脅及腋下髆上謂之熛火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熛火丹毒著兩脅及腋下者

伏龍肝為末油和傅之乾則易若入腹及陰以慎火草取汁服之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熛火丹生於脅腋下

川朴消

右細研為散每服以竹瀝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以浮萍草擣絞取汁時時與兒服之

張渙醫方妙選拔毒散治丹發生於兩脇及腋下及名熛火丹

川朴消一兩　梔子仁半兩

右件擣羅為細末每用半錢好醋調塗患處次用

山梔子膏

梔子仁四兩

右件用生鯽魚半斤同藥擣如泥每用少許看丹發處以醋化塗患處

神氣丹　方顱顖經神氣丹從頭背上起

右用桔牛膏燒灰羊脂調塗之 戟切切新書

聖濟總錄治小兒神氣丹從項起犬骨灰塗方

犬枯骨

右一味為末以青羊脂調如糊塗之日三五次

神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神火丹候丹從兩髀不過一日使赤黑謂之神火丹也

方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神火丹

景天花

右擣絞取汁先微揩丹上後塗之以差為度

又方　以鯽魚半斤擣如泥塗丹上唯數塗為良

又方　以梔子仁擣末用醋和塗之

神竈丹　本聖濟總錄治小兒神竈丹起兩頰偕不出一日變為赤黑色

慎火草汁塗方

慎火草

右一味絞汁先以刀子微鐮丹上令血出塗藥以差為度

顱顖經神竈丹從肚起

右用土蜂窠杏仁膩粉生油調塗立差 戟切切新書

鬼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鬼火丹候丹發兩臂赤起如李子謂之鬼火丹也

方顱顖經鬼火丹從面上起

右用竈下土雞子白調塗之立差 戟切切新書

聖濟總錄治小兒鬼火丹發兩臂赤起如李子及從面上起戎鹽塗傅方

戎鹽一分　附子一枚

右二味燒過研細用雄雞血調塗丹上日五徧以差為度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鬼火丹

景天草五兩　蛇銜草三兩

右件藥擣如泥以雞血調塗之
嬰孺方鬼火丹初發兩臂起赤如小豆及大豆治之方
　右用苦桃皮煮汁浴之
又方　用虎脂遍病塗之（載如如新書）
經濟醫方妙選戎鹽散治發兩臂赤起如李子乃名鬼火丹
　戎鹽一兩　附子一枚　雌黃半兩細研水飛
　右件同研細每用少許以雄雞血調塗患處
野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野火丹候丹發赤斑斑如梅子竟背腹謂之野
火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野火丹病遍身皆赤者
　右用油塗之（姜媼云麻油塗）
聖濟總錄治小兒野火丹發遍身斑如梅子狀雌黃塗方
　雌黃研　戎鹽研各一兩
　右二味以雞子白調塗丹上日三五次以差為度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野火丹
　雌黃半兩　戎鹽半兩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雞子白調數數塗之以差為度
又方　竈中黃土一兩　青竹葉二兩燒灰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雞子白和塗之
又方　白僵蠶二七枚　慎火草一兩
　右件藥擣令爛塗之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野山丹從兩脚赤腫用乳香末羊脂調塗
骨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火丹候丹發初在臂起正赤若黑謂之骨火
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骨火丹其瘡見骨
　右擣大小蒜厚封之着足踝者是
嬰孺方治小兒骨火丹刺腫上入三分
　右以大黃末牛膽汁和塗之（載如如新書）
家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家火丹候丹初發者兩腋下兩髀上名之曰家
火丹也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家火丹發如大指日長一寸偏着兩臍傍兩頰上樺
木灰塗方

樺木白皮　麥糵各一分
　右二味燒灰研末以雞子白調如糊塗之以差為度
嬰孺方治小兒家火丹攻喉入腹大便不利
　消石　凝水石各二兩
　右研入銅器中熬令乾取研服方寸匕未差加之
又方　烏頭一分　赤石脂五分
　右為末雞子白塗丹上日運三服神良（已上二方載如如新書）
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火丹候火丹之狀往往如傷赤着身內日漸大者
謂之火丹也丹火候丹火之狀發赤如火之燒須臾慄粟起是也嬰孺云
火丹者往往如傷赤著身體不從傷火而得名赤如日出時以從其處
又名日丹宜同用千金漏蘆湯治小兒熱毒癰疽赤白丹毒瘡癤（方見癰
方見癰）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火丹赤如朱走皮中
　右以酢和豉研傅之
又方　以鯉魚血傅之良
又方　擣蓼子傅之良

又方　以擣蒜水和絞取汁服少許良
仙人水鑑治火丹瘡方
　蕎麵　黃連各少許
　右同研令細塗之即差切不得入油及鹽（載如如新書）
又方　治小兒火丹熱如火繞腰即損人
　右杵馬齒菜傅之日二
聖濟總錄治小兒火丹熱如火繞腰須急救之藍澱塗方
　藍澱葉
　右一味爛擣和汁塗傅之以差為度
又治火丹鍼挑方
　右於兒男左女右大拇指面螺文上鍼挑有筋斷之即差
嬰孺方小兒火丹走皮中赤者
　右梔子末以酢和傅之
又治小兒火丹方
　右取不犯水羊脂向火上炙傅丹上以白粉粉之大良無忌（已上五方載如如新書）

衣當侍大方小豆散治火丹遶腰大人亦可
赤小豆為細末雞卵清傅之乾即易
螢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螢火丹候丹發如灼在脅下正赤初從髂起而長上痛是螢火丹也
方顏頣經治螢火丹方
右用慎火草擣汁塗之聖惠以醋調塗　載如如新書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螢火丹
赤小豆一合　消石半兩　寒水石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以冷水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竈中黃土一合　生油二分
右件藥研和如泥時用塗之以差為度若痛上陰不治即殺人
嬰孺方澤蘭湯治螢火丹走癮疹入腹殺人
澤蘭　芎各五分　附子炮　甘草
藁本　細辛　茵芋各二分
右以水三升煮一升半為四服此湯外並用粉粉病上。載如如新書

朱田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朱田火丹候身先發背起徧身。一日一夜而成瘡謂之朱田火丹也
方顱顖經朱田火丹赤豆色徧身上起
右用慎火草擣汁和酒調塗之。載如如新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朱田火丹病一日一夜即成瘡先從背起漸至徧身如棗大正赤色者
右濃煮棗根汁洗之已成瘡者赤小豆末傅之凡方中用雞子者皆取先破者用之未破者無力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朱田人丹
右以藍澱塗之
又方　以雞子白塗之
胡吹竈丹　方顱顖經胡吹竈丹從陰囊上起
右用水茄窠下泥和沓酒塗之載如如新書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胡吹丹從臍上起黃腫用撻鄉為末米醋調塗
聖濟總錄治小兒胡吹竈丹從陰下起泥醋塗方
右用磨刀水淵下泥和醋調膏塗之乾即更塗以瘥為度

胡漏竈丹　方顱顖經胡漏竈丹從臍中起
右用屋漏水淵竈中土塗之載如如新書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胡漏丹從陰上起黃腫用屋漏處土羊脂調塗
土竈丹　方顱顖經土竈丹從陰踝起
右用屋四角茅草竈橫麻及雞子白調塗之載如如新書
聖濟總錄治小兒地竈丹從陰下起入踝背上蘑塼塗方
蘑竈磚　屋四角茅根各一兩
右二味和研勻細以新汲水調如糊塗丹乾即易之以瘥為度
天竈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天竈火丹候發兩髀裏尻間正赤流陰頭赤腫血出謂之天竈火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天竈火丹病從髀間起小兒未滿百日犯行路竈君若熱下流令陰頭赤腫血出
右伏龍肝擣末雞子白和傅之日三度
又方　鯽魚肉剉五合　赤小豆末三合
右二味和擣少水和傅之良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天竈火丹

蘇芋三兩　赤小豆一分　鐵鏽門上灰一兩
青羊脂三兩　葱白二莖切
右件藥相和擣如青膏摩之嫌再摩之
又方　細辛一兩　糯米一合　景天草三兩
右件藥擣如泥塗丹上差
又方　伏龍肝　赤小豆末
右件藥等分細研為末以雞子白調塗
又方　以車前子末水調塗之
又方　以蠶沙一升水煮去滓洗之
又方　以鐵落末用湯和如青塗之
聖濟總錄治小兒天竈火丹發尻間正赤流陰頭赤腫血出葱薺苨塗方
葱五莖和鬚切研　薺苨五莖去香和根切研
赤小豆末　竈門上灰研各一分
右四味合研勻細以青羊脂三兩調勻塗之以差為度
嬰孺方治天竈丹初發者腳腫間
細辛二兩　白朮二分　景天五兩

右同杵如泥傅之

又方　桑根切二升以水一升煑一沸去滓浴之日三不差更合

又方　取生浮萍杵爲泥傅之或取汁塗帷多爲良　以上三方並幼幼新書

張渙醫方妙選赤豆散治丹發兩髀裏尻間正赤流至陰處乃名天竈火丹與太平聖惠方同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五天竈丹從兩臂赤腫黃色用柳木燒灰水調塗

蘇竈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蘇竈火丹候發從足趺起正赤者謂之蘇竈火丹之

方顱顖經蘇竈火丹從曲臂起

右用屋四角茅草灰雞子白調塗之　並幼幼新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蘇竈火丹初從足趺起正赤色者

右以桑根煮汁沐浴五六度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蘇火丹

寒水石半兩　甘草一兩　消石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以新汲水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赤小豆末一兩　牛角二兩燒灰

右件藥細研爲散用雞子白調如泥塗

又方　五加葉根五兩燒灰

右細研以鍛鐵槽中水和塗之

嬰孺方治蘇竈丹赦起足趺正赤

右桑根煮汁浴五過　並幼幼新書

尿竈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尿竈火丹候丹發膝上從兩股起及臍間走入陰頭謂之尿竈火丹也

方顱顖經尿竈丹從髁起

右用屋四角頭茅草燒灰伏雞子白調塗之　並幼幼新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尿竈火丹初從兩股起及臍間走入陰頭皆赤色者

右以水二升桑皮切二升煮取汁浴之良　[illegible]

又方　燒李根爲灰以田中流水傅之良

張渙醫方妙選二根湯治丹發膝上從兩股至臍間走入陰處乃名尿竈火丹

桑根白皮四兩　李子根四兩

右件細剉每用三匙頭以水兩椀煎至一椀去滓看冷熱避風處淋浴

野竈丹　方顱顖經野竈丹從背脊起

右用柔香茸蘋蘿赤小豆末塗之　並幼幼新書

聖濟總錄治小兒野竈丹從膝起乾藍葉塗方

乾藍葉末　香薷末　赤小豆末各半兩

生蘋蘿葉莖一握細切

右四味細研蘋蘿入諸藥末和調如糊塗丹乾即易之以差爲度

大孕丹　方長沙醫者鄭愈傳治小兒大孕丹諸般腫毒聖塗散

變青花　萬州花各一兩　李根半兩切焙乾用

右一處爛研以酒和麥同調服少許塗於丹上立消　並幼幼新書

爾朱丹　方嬰孺方治小兒爾朱丹及一切丹粉散

牡蠣煅赤　烏頭炮　麻黃根各二分　真珠二分

石膏一分　麝香半分

右以六味爲末以粟米粉二升合和爲散火中少炒須冷絹袋盛以粉粉過身大佳夫丹治爾珠有瘡汁以粉粉之無不立愈以麻油塗病上然後以粉粉之大驗　並幼幼新書

私竈丹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私竈丹從背上起竈土塗

竈中黃土研

煙火丹　右一味取打鐵磨刀槽中水和調如糊塗丹乾即易以差爲度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煙火丹從身起豬槽泥塗

豬槽下泥一合　生麻油一兩

右二味和調如糊塗之以差爲度

又方治小兒煙火丹從背上起或走兩臂足赤如火真珠塗

真珠細研如粉一兩　慎火草研絞汁量大足也

右二味和調如糊塗之以差爲度

飛竈丹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飛竈丹從頂起鐵槽水洗

右取津鐵槽中水日洗三五度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飛竈丹從頂頭起腫光用葱白研取自然汁塗

吉竈丹　方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吉竈丹從頭上紅腫痛

用赤小豆末雞子清調塗

水丹　方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水丹從兩脇虛腫
　用生鐵爲末猪糞調塗

驚丹　論曰世俗治幼心書嬰兒生後百日之内半歳以上忽然眼胞紅暈微起面帶青黯色向夜煩啼或臉如胭脂此伏熱在内亦有臉不紅者始因居胎之時母受重驚驚邪傷胎遞相傳襲降生之後復受熱毒或再有驚有驚則有熱熱氣内蘊形之於外初發之時散生滿面狀如水豆脚微紅而不壯出没休息無定次到頸項赤如朱砂名爲驚丹用四聖散先洗其目次百解散加五和湯同煎與驚熱丹毒牛蒡湯當歸散三解散黄芩四物湯皆可爲治如驚丹發至胷乳間微有痰喘作搐急宜宣熱拔毒免致内流爲害不淺五和湯加升麻生薑地黄水量煖心煎服則自消除仍用前數藥調治不生他症或扶萬安飲

赤流　論太平聖惠方夫小兒身上或一片片赤色如胭脂染及漸漸引此名丹毒俗謂之流若因熱而得者色赤或因風而得者色白皆腫而壯熱也可用一小鈹刀散鐮去惡血毒未入腹者可療之張渙醫方妙選謹按小兒諸丹毒病由風邪熱毒之氣搏於腠理其皮膚色赤如丹毒之狀遍身壯熱煩渴悶亂

方圓經治小兒遊癕丹毒
　右以冷水調剪刀草化如糊以雞翎掃上腫便消退其效殊佳
又方　以老鵶眼睛草葉入醋細研治小兒火焰丹消赤腫即天茄子也
　或細細新書

太平聖惠方升麻散治小兒心熱身上赤流色如胭脂皮膚壯熱
　川升麻　川大黄剉碎微炒　川朴消各半兩
　生犀屑　黄芩　梔子仁　木通各一分
　玄參半兩　甘草一兩炙微赤
　右件藥搗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温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大黄散治小兒赤流熱如火
　川大黄生用　鬱金　黄藥　腻粉
　猪牙皂莢去皮子炒以上各半兩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以生油調塗之

又方
　護火草汁五合　赤地利末　腻粉各一錢
　右件藥相和量兒大小分減服之良久瀉下血片爲效其半傅赤處

治小兒赤流半身色紅漸漸展引不止方
　牛膝一兩去苗　甘草半兩生用
　右件藥細剉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調伏龍肝末塗之效
又方　川大黄一兩生用　赤小豆半合炒　川朴消三合
　右件藥搗羅爲末以雞子清調塗之乾則易之
又方　李子油三兩　朱砂一分末
　右件藥調如膏塗之
又方　以雷汁塗之
又方　以薜摩汁塗處隨手便瘥
又方　蕎麥麪以醋調塗之不過三兩上瘥
又方　以胡荽汁塗之
又方　用白礬一兩以水煮令熳得所洗之
又方　取燒粉家洗甕水塗之
又方　取紅藍花末以醋調塗之
又方　以青藍葉爛搗塗之

又方　純霜不限多少細研
　右於硯中着水入霜以墨濃研用筆點塗之良久以冷水洗後更塗以差爲度
又方　蘇藤根搗末以醋調塗之乾即再塗
又方　糯米水研如糊塗之乾即再塗
又方　菉粉炒令黑以唾調塗之

譚氏殊聖方消腫散詩曰五遊忽發遍身形恐怯令人怕怖驚作腫剩那生滿體莫寬神鬼錯看承甘汞甘石蒼龍骨感稱消磨去病疼更取鐵槽速底水調和頻掃便身輕
　甘汞消石　白龍骨各一兩
　右研細淨器内盛若有患赤癰丹及毒瘡者以鐵槽水調一錢掃塗

張渙醫方妙選消毒散治諸丹赤流初發甚者立瘥或細細新書
　川大黄一兩剉碎微炒　川升麻半兩　黄芩半兩
　麥門冬一分去心　川朴消一分
　右件藥搗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温服

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加減
棗根浴湯治發赤流變阬無常
棗木根四兩　升麻三兩　菊花二兩
右件藥細剉拌勻每用兩匙頭以水二椀煎三五沸看冷熱避風處
浴兒極佳
木通散治身體赤流片片赤色如胭脂染毒氣漸引
木通一兩　川升麻半兩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川朴消半兩　梔子仁一分　甘草一分炙令微赤
右件藥擣羅為麁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服
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加減
又方截毒散治赤流熱如火者
川大黃半兩　鬱金半兩　黃芍藥半兩　膩粉半兩
猪牙皂角半兩去皮子用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用少許看赤處以生油調塗患處
田氏保嬰集赤流治法宜服犀角散一法先鐮去惡血服上藥一法用牛
膝一兩去苗甘草半兩生剉碎水煎一大盞去滓調伏龍肝塗之欲細細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五十六　二支

池

城池

羅泌路史神農氏國土相望鷄狗之聲相聞以大用小由中下外循運指建統而王者以室以家焉乃課工定地為之城池以守之宋會要東京雜錄乾德三年四月募諸軍子弟導五丈河於通皇為池　岳州志大城池在州北六十里　修復城池記宣教郎知巴陵縣主管勸農公事兼義勇民兵軍正主中書記兼署郎湯軍府事了李從書岳之為郡背山並湖據四達之衝北援荊州西控鼎澧南隣湘潭蔽汚鄂三國時為重鎮魯肅嘗以兵之丘其城因山為基北繞州治格東南獨西恃江為固三隅之外因谿為壕險若天造舊圖經謂悉經於魯公之手侯景之亂王僧辯守巴陵以抗之景兵百道攻城力疲而敗乃知前賢所規度保險捍要至今賴之以安國朝眾因湖寇震擾屯十指揮於內列九砦於外承平日久十指揮廢其六城壁亦就隳壞而外之隍池又為有力者泄而堙之入薄少於公帑昔之所恃以為險者皆蕩然不存嘉定丁丑十二月三山陳侯被命守茲土惜其濯垢修飾百廢起視陊垣毛澤驚嘆良久顧僚屬曰吾肅之所經畫王僧辯之所屯守歲久因循荒圮若是乃今邊遽日至則守禦之備詎宜以廢廢於是捐廚傳節浮遊緇黃隸填逃明年九月始命都監胡景仁監押鄉祖昌董督其事蘇祿土築甚百堵皆興新作重門譙樓屹立節鎮為之增壯又命縣令趙彥遂壕之田嘗汜直而浸有之者悉就空乃鋤去畦畛疏浚溝域增葺長堤積綴塊堤內周礫汜外桿延袤一郡之水瀦而為淵汪洋衍溢於兩山之間自句湖下北至開口袤廣五百餘丈淵廣二十六丈淵如上湖城高水加始畫優于欲之舊侯念復古之難且浬無以為持久之託也則又使放其池榜之壕上去湫底而就深曠為亭山椒亭成適遇瑞慶節畫致無譁華之清波之中是日也邦人聚觀登亭而望風濤決瀉雜壞炭舊相與咨嗟歎息且曰吾父兄子弟自今得固志而奠居微而鱗介亦且涵泳聖澤昔物而自適洪之用心可忘也哉已而衆賓咸壽且贊請仲高曰侯當內治外攘之時而能與侯魯公城池於千餘年之下三冝書又能灵城池以為魚鱉且推廣君上好生之德於無窮三冝書是役也力出於兵財出於費之外而民不知三冝書予乃已書冬析見見侯經畫之詳可不

伐石大書以傳示無極者李仲僖義不當辭謹書其實俟名士
成是對為天下第一知樞密之孫淳熙庚子為給事中之季子其子
君體國園自有家法云。嘉定十二年十一月記。

濠池

建安志濠池。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池言之也建安為郡南北帶谿東西
地勢延袤故濠有東西之分今二濠廣袤丘大周圍約四里猶碧連瀠
易竭潮或云下有泉源遇旱不竭唯府治之北豐樂門之東地多碩石
鑿不入以故不能循環流注或云北乃始山左乃吳山之石脊今或云
府山卽重大王廟記中所謂西乎山者其旁地潤而泳宜於芰芡蔬菰往
往為居民所佃湮塞浸多。頗有諸濠浚其汎溢耳。

園池

東漢書王翦傳始皇欲攻取荊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
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
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
皇大笑晉史揮塵張天錫為涼州刺史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禮雖將軍索
商上疏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
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
賤貪穢之吏逢飄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士
矣北史夏侯道遷傳道遷譙國人也魏宣武時封濮陽縣侯好遊宴務口
實京師珍羞莫不畢至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
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疋專供酒饌不告家
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舊唐
書楊恭仁傳恭仁少弟師道代魏徵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
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平陽府絳州志
園池在州治北引鼓堆渠為大池中為洄漣亭竹木花柳旁植洒然清致
唐興宗師刺史于是州刻石以記之蘇州府志張氏園池亦無園故地也
紹興間侍郎張幾仲得之今山亭猶扁惹雲池塘猶扁清漣存故實也堂
側有凌霞閣奉其父循王遺像四時飾以真服又有水竹道院等處滄浪
亭在府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吳蘊
詩話以為廣陵王錢元璙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佑所作
既積土為山因以潴水慶曆間蘇子美得之傍水作滄浪亭歐陽永叔詩
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由此亭名始著子美死屢易主後
為章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為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
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嵌空大石又為廣陵王時所藏益以

下缺一頁

四方之宇渚亭臻勝奇於異草引以似道之罪了迺于天下公士
者猶多切齒理宗昧於知人而極其尊寵之賜以園池之富窮其游觀之
樂不至于敗不已也彼似道者亦僧不知其後來之禍而斯地遽為荒田
野草之區也悲哉燕語考異宋太祖初取僭偽諸國召李煜入朝以煜江
南嘉山川今大作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先請覲即以賜
俶桓寬鹽鐵論園池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
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
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
田牧之利池藥之假及北邊置任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絕
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
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
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并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
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廄有肥馬路有餒人
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
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
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

後半頁缺

又於其東葺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晝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已堂之
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爲園曰康樂直廢臺壘門曰通之
治臺起屋曰休逸得魏氷井廢臺鐵梁四焉之枯臺北壘大池引洹水而
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圃皆植名花雜果松柏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
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遊吾圃或遇樂而留
或擇勝而飲歡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
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爲不誣矣覯吾堂者知太
守杖旌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義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
自視思有以報吾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亘南北爭奇
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倚視郛郭之中民闕官寺伽藍雪褭
與夫花顏柳色紅緑暎燦然如指掌之上二無遺者而知太守與此民
我屬歲時休暇優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于作德然後處茲而休
且逸也夫予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樂遊
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爲哉故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
之爲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
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　一之末哉葺之廢之必有

能辯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　蘇東坡集作洛陽李氏園池詩
記曰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
木以爲歲時游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山廣衍東西
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
其山川之勝泉流之際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
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圃亭觀之盛實甲天
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有也李侯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
祖爲布衣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威加諸國蹟考單州事章聖皇帝守
雄州十四年李侯以將家子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木山谷
之樂士大夫家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熙寧甲寅侯年八十有三而視聽
不衰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刻詩於石其子昭叙官於濟南實從余遊
以侯命求余文余不得辭焉唐韓昌黎集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
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吷軒劣切又音血小聲也其曰莊子惠子文初
首者吷而已矣病人之所暴也道是病於數者人之首皆猶一吷也詩蘇
培晉人名梁之贊書區區自其下顧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濤不誅其人身
爾雅注蟲急定非爲落今漢也園公寄不自閑窮毛杜智思掎摭莫壞汙

識豈有藏古本只如此一本不自閑上有其閑字墨壞下有閑字方云蜀
本閑字下有黃壞多字至字下有閑字有字下有舌字又一本無必字舌
字而藏字下有不藏字謝本窮亭作主閑而注云近本增足八字不知所
校之自海淺俗非韓本明元任云我有一池已下當爲別篇恐然否
今按此詩多不可曉當闕或云世有石本與今本同知當本脫誤明矣調
有所增八字者然諸公校本皆不言不知果然否也誠不如兩忘但以一
槃宴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往觀之其
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
時君子不可閑韋應物詩滁州園池宴元氏親屬　日暮遊清池疏林羅
一作北高天餘綠飄霜露夕氣變風煙水門架危閣竹亭列廣筵一展私
姻禮屢歎芳樽前感往在茲會離腸屬頹年明晨復云去且願此留連蘇
東坡大全集題銅陵陳公園雙池詩　南北誇極照淥濯纓洗耳不須
多天空月滿宜登眺看取青銅兩處磨銅陵縣治東陳修園池東北題
詩又曰岡陵東勢遠幽處更休山一片湖景內千家市井間下嗽司石闕
不金少意未之三蘇文無又　落帆重到古銅官長是江風阻往還要似
謫仙回舞袖千年醉拂五松山山谷雖亦題云清蒨埋九州留石幕薈

考淳舊牌今我淺如灑淳無聞知縣秋塌蹟曰樹老木於亏秘未望岱
城西餘墨尚新以此知二先生集中所遺極多　杯和靖詩園池　一逕銜
門數畝池平湖分漲草含滋微風幾入扁舟意新霽難忘獨繭期鳥上鎖
毛遺野跡岸傍花影動春枝東家層構名今在獨慨憑欄有習漪文潞公
集曾孝寬清明後同秦師瑞明會飲於李氏園池偶作　洛浦林塘春暮
時楚同遊賞莫相違風光不要人傳語二任花前盡醉歸　余於洛城建
春門內循城得池數百畝其池乃唐之樂園因學徐勉作東田引水一支
灌其中歲月漸久景物已老喬木修竹森然四合茭蓮蒲葦亏沼于沚結
茅構宇務實去華野意山情頗以自適故作是詩　引得清伊一派通三
灣相接勢無窮便成渺渺江湖趣更有蕭蕭蘆葦風西洛故年爲勝地東
田今日屬衰翁藥園事跡分明存盡見雲卿舊記中唐沈佺期書卿藥園
在東都乃其舊地也　小園池上偶作詩　激吟岸情思悠然近樹方池遠見
山思與洛陽均逸樂莫言此地是偷閑　依詠園池上即事詩　莫問竹
風來不來竹間已自絕塵埃貪看池上能言鴨小立橋邊稱意苔　宋元憲
公集同吳仲郎小園池上送楊瑞明歸馬上口占詩　偶作河梁踐別爲
池上賓歸騎不忍駕新月共留今黃庭堅豫章集題銅陵陳公園池詩

春池水暖魚自樂，翠嶺竹靜鳥知還。莫璵疊石小風景，捲簾看畫網宮山
李處權崧庵集陪德璘遊徐氏園池詩　翁魚花竹靜相參，溪雪融春青
出藍。月下醉歸休秉燭，要將清夢過江南。　黃裳演山集次禹鄰同遊滕
王園池之韻四首。　當時歌舞競韶華，銀燭燒殘始上車。堂上舊歡何處
覓，春風無計問桃花。　徘徊池上昔人非，不爲勞生竟自違。花下百年緣
分滿，月明誰聽杜鵑啼。　摽的抬宗兩鬢華，不令身後到牛車。武陵溪上
人何在，流水聲中看落花。　洪都山水北宮西，不似元嬰未解迷。客去春
春人已往，鶯猿空有晚來啼。　僧文珦詩費家園池夏夜　楊柳蔭華館，
藥生回塘。薰風散芙蕖，積水生夜涼。長歌滄浪曲，可洗冰炭腸。主人不知
愛，白頭猶異方。　平齋老先生遊雲城葉氏園池有作俾次元韻詩　名
園無俗情，漁子任來去。憑古城近屏，翳秀石出弁衛，山獻青，若雲水
碧。好景吟不窮，煙霏又將夕。　劉公是先生集同貢甫詠丁晉公園池詩　一
死復一生，一虛復一盈。猶悲門易軌，況乃谷爲陵。曲池久蕪沒，高屋尚崢
嶸。自古若傳舍，毋爲方歎驚。　又和陳度支杜城園池長韻詩丞相文惠
公丸弟皆名三輔，衣冠多俊賢。藹來風物故依然。君家復在城南杜，時望
從知尺五天。韋氏訓經門益大，鄭侯治第世相傳。雪殘太一虛無裏，塵

重城蒼莽邊，修竹萬竿迷暗谷，清渠百道散鳴泉。欣欣樹色知春近，寂寂
禽聲覺地偏。使節歸來同晝錦，扁舟浮去似登仙。禪譚適野非無興，更把
逍遙池上篇。　劉攽彭城集黃知錄園池詩　幼文無遺者，靈光獨巋然。寒
池清照日，古木碧參天。細雨來幽鷺，涼風亂蟬。頗知魚樂意，仍得離銅
筌。　游李氏園池賦詩二首　從人問喬木，繫馬得名園。柳帶晴已綠，鶯
聲暖更喧。臨池照清水，拂石置芳樽。不畏歸侵夜，嚴城未掩門。　樹
成塢，花深更有蹊。來游春尚淺，重到客應迷。已近無人境，深憐快馬蹄。或
光不負約，樽酒曾長携。　張方平樂全集李太尉園池詩提國叔勝夫長公
主二宗驃騎子侯第，長門大主園。煙波二宮賜，二宗初□言叔皇不占梅二家
賜主先東池貴之州袁翰四朝恩。四朝所賜御書刊石在焉禪客常揺拂，
先郡行□江中律僧名流必解軒。明之石勝云集君第春風與秋月，好景不
空樽。　趙蕃淳熙藁邢氏園池上作　可意於茲盡，乃能來此風。稻畦初吠
蛤，草岸已鳴蟲。三徑思茅屋，歸體憶釣筒。淵明寧隱者，曾望豈漁翁。　李復
潏水集和人遊千金公主園池詩　溪流古堞帶林高，林下行通小水塢
但有春風催蕨流，更無仙鳳伴吹簫。花間鳥散驚獒吠，溶際波回轉桂
塵跡尋餘思，一吊楚瑰飛盡不能招。　後園小池二首　鑿地開方斯

前半頁缺

榮辱安寺猶竹栢，行藏以道豈匏瓜。獨醒正渴三中物，薄薄茅柴女
李詩云木瞅傷壺貴清碧明朝問缺一瓢茶。故末句及之沈氏三秀
次韻平著作興化園池詩二首。　能文騎省辛辭船，多病中散自蕭
播鳥啼深竹裏，情諸夢逸楊花邊。難分桃杏春滿目，不斷水月波如煙
須移居速相就，已有的的新生蓮。　東來重見郭鱗船，目極滄洲但渺
浪信小栿穿竹去，不知佳景向誰邊。白頭趙將心仍在，多病萊蕪甑不
惟有王家風月地，時時客看滿池蓮。興化有故山房王岩石湖大全
青城縣何子方使君同年園池詩。　檻檻芋礱意中行，浩蕩薰風不計
兩脚背入歸玉棗。江聲隨馬入青城。五橋今日新知路，千佛當年舊識
水竹光中同一笑，巧君荷露濯塵纓。　劉景文詩同公域曹子方會王都尉
園池。　清風三伏有秦樓，樓下銀河一派流。幽事周旋閑可書，故人言笑
老相求。雨來柳暗蟬知怨，春去花稀蝶懷愁。且自論懷終此日，晚歸不
主人留。　蔡端明集寄題張景山大卿園池詩。　人仰公才世史師，使十
老舊林池門閑清，似當官處心力強於少壯時，物理自宜非寄酒兵謀
王卸因棋。袁遵風月如招隱，頒拂塵穢從所之。　甲辰寒食遊公謹園。
二月石園藉甚青爲葬主卯比肖言焉因傷示二意遊楚但

治明府靜叢芳深一、　遊晴馬唐千督主公自意作須道芳物於人
有情張偪獨軒集游西湖李氏園池詩　湖水平春色呂園接香微輕
生草影細雨醒香霏意足休蝶野身閑不受機關舟多妓女歌逐行雲飛
宋孔武仲集遊城北李氏園池詩　池塘春色歸渡水已極目見鴈猶下
來畫橈舞新綠登臨不譚遠枉徑入重複已見數種花參差滿今非昨
野興長彩翠動華屋池園天下名西館當年築百千種氣異景奇新草發
當時手種植似捫皆喬木主人況仁賢客至初不速環景趣一盡更移以
隨縣左右列圖書南北置殽簌夕陽整歸騎尚謂夜可卜明日復勝遊長
歌寄金谷鄧紳伯詩遊仲文園池　曲岸呼舟疾幽園躡屐徐軒窗欺傍
屋雨露四時蘇補壍新移竹穿池旋種魚花間留客晚歎酒何如中興
江湖集姜夔題華亭錢參園池詩　花裏藏仙宅簾邊駐客舟浦涵滄海
潤雲接洞庭秋草木山山秀闌干處處幽機雲韜世業暇日此夷猶　方
惟深過無爲吳氏園池詩　傍水尋幽徑青林畫掩扉楊花入竹靜鳥影
度塘稀石好頻移坐波清任濯衣沙鷗如有意一一近人飛長留天地間
集春日謁家園池詩　喬聳業清曉風日陶良辰意行無從得杯酒撒任
真綿綿遶郊麓冉冉流水新園池雖非我興適同主人古時誰此居欲問

迹之德能來且樂飲安得長青春李處權崧庵集陪德孺遊徐氏園池水
十載吾廬信不通偶來仁里一尊同心驚人物如江左眼淨林塘似洛
中看日晶明松下雪弄波蕭瑟竹間風流花醸酒勤料理作記東園有辭
翁韓維公安陽集會飲集賢崔侍郎園池詩　崔園高絕五門西塵外風
光是處宜唐室舊池因地得漢宮遺址上樓知青螺萬嶺前爲障碧玉千
竿近作籬我住鄰臺綠草劇一來尤覺想歸遲　門徑縈紆洞府間了無
塵外累幽閑長楊十丈亂風雨流水數丈鳴珮環入戶好峰誰可畫綴人
新竹不容刪池亭面面圍荷滿暮春飛香送客還強梅部集會飲集崔寺
知園池詩　武卿園淨壓湖西上相高韋絕景宜當日宮牆流水遶至今
花地盡園知孤花春去猶臨岸野蔓晴來欲占籬前令鳳凰池吏好不須
遊飾此遷遲李覯草堂集有懷吳中蘇滄浪園池詩　蘇公昔在宋盛時
文采才名動天地暮年築居向滄浪草聖相傳世尤貴積書爲林墨爲池
長歌散髮鬢如絲風流百歲不泯滅及此士論無磷緇懷音嘗爲吳下客
刺船携酒訪陳迹却思重遊不可得臨風悽然念舊昔元仇遠金淵集煙
園野池詩　欲和滄浪孺子歌東風吹皺縠紋波幽禽喚子櫻桃熟浮草
一笛料料多天與一官　尤怯春餘幾日青□少負辛有見喘[illegible]

茅亭倚芰荷吳文英詞題錢得閑園池　慶宮春　春屋圍花秋池沿竹
舊家錦籍川原蓮尾分津桃邊迷路片紅不到人間亂篁蒼暗料惜把行
題共刪小晴簾捲獨占西牆一鏡清寒　風光未老吟潘嘶騎征塵猶作
憑闌鳴琴傳梧碎邪谿瑾擎船香斗春寬晚林青外亂鴉着斜陽幾山粉
銷莫染猶是秦宮綠擾雲鬟亂相唐平光流水白海煙沉處倒殘霞一抹
絞綃和淚織張炎詞題周靜景園池　壺中天　萬麈自遠遲松存芳鬚
斜川深意鳥石岡邊猶記得竹裏吟安一字暗葉禽幽虛闌荷近著酒遲
花香行行且止枯瓢枝上閑寄　不恨老却流光可憐歸未得翻恨煙水
落落嶺頭雲尚在一笑生涯如此樹古梅荒山孤人共萬浦船開衣劃然
長嘯海風吹下空翠洪光衡鄒陽集遊汪德邵園池在德州作　謫仙姿
詞　試問春歸何處蜂懶蝶忙來去婉娩孕芳滿送涉園成趣鶯語鷰
語喚起小魚吹絮　乍到園亭處處面面此君忘去把酒挹幽人仰止七
賢高趣異語吳語常見滿城風絮　小憩書齋胡處閑取響泉調去是事
不關心自得曲中深趣無語無語回首暮雲飛絮　燕歇華堂深處夜艾
不知歸去忘醉作歌詞要引遏雲奇想嬌語嬌語似勸老人休絮　國朝
高季迪金鳴集晚步園池詩　髮隨秋葉落心共晚雲舒稍改新題句潭

忘舊讀書林爭移樹爲池學食淨魚無限悠然意長天獨步餘劉崇詩雲
亭蕭氏園池次韻　竹底雛鶯盡日啼水風涼動小池西麝香眠處殘花
落蛺蝶飛來碧草齊二水風鳴湘珮合三山雲壓楚鬟低冰盤宴客清陰
裏取次詩成石上題○絳守居園池奘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絳郡東雍爲
守理所稟參實沉分氣蓄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
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無硤雜提宜得地形捺瀉水施法豈新田又蔽
不可見州地或自有興廢人因得附爲奢儉將爲守說我平理與益侈心
耗物害時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渾絁孤顛跼倔玄武踞守居
劉有北自甲辛包大池渤橫硤旁潭中癸沱木腔三丈餘涎玉沫珠子午
梁貫亭曰洄漣虹蜺雄雌穹鞠覬㝵磤佷島坻海海委委莎靡纓蕤蕃翠
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踴曰香承守寢睟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
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彘厖擺赞肩腦口牙快抗雷文雷風黑山震將合
右胡人鬅黃帘累珠丹碧錦襖身刃囊韡擁猾白豹玄斑鉄距掌胛意相
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有槐貫護藜薦後瞯渠決緣池西直南折
廡赴可宴可衛又東騫渠曰望月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柏有柏蒼官青
士擁列與槐朋友覬陰洽色兆俯渠憧憧來刂　反迴西逆嵒紆黃原玦

汾水鈎帶白言躍行旦長閒達豐青縈迆樓臺井閭點晝察可四時合晉
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滌望瑤
碧君歐光文切鑲梁墊抗抗狀窮正北曰風洪桑搖左右北迴股努攓护
跳瀧衝渠欹洮南循檻景依蜀㕮龍鈎橐寶黿靈屭文文章彙陰欽墊歟
埋漬霧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亼衣裳雅冶可會厥赤熱西北曰鼇塚原闢
咍儆盧明茫茫覺眼須臾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鵬拏鷺倡池豪渠憎幸儺
圜正西曰白濬蒼深贊梨素女雪舞八佾水華披瑯瑯千幅迎西引東土長
崖抉横埒目邪直樵途塢徑幽委虫鳥聲無亼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謊
嫭絅化大小亭短池渠間走池堤上亭後前澤隶墻如連山華峰擁地高
下如原隰浸谿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漕絕實墉爲池溝沼渠漾滚
潺終出汩汩街巷畦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本資土保水沮宗族盛茂旁蔭
遠嗟綿綿交果枝香哤麗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才侯禁乂
奇意相勝至今遇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了
補建者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搖珠裁附於污宮水本於正
平執病井滷土物瘵引古沃瀚入便裝附於河渠鳴呼爲附於河渠則可
爲附於污宮其可書以爲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右絳守居園池

記前本集古清玩石刻也歐云宗師自書者後本今以趙仁舉所注者
定也予先見趙本後求得碑本字畫閒有缺壞處以趙本校之多異蓋
錄者固未得真也趙本之誤既附見於後注其碑本所缺則補以趙本其
趙本義亦通意其亦有所傳則姑存之以伺考撰云吳師道識　濮陽趙
仁舉注絳守居園池記金華吳師道正誤補遺絳守居園池記補曰不曰
絳州園池又不曰絳州刺史園池而曰絳守居園池者亦以其非題引也絳
即東雍注按春秋時爲故絳是年晉遷新田後魏始改爲東雍州隋去雍爲字
理所注爲太守治所守去聲補曰唐絳治寄故曰理所稟參實沉分注云左
傳襄王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先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
夏主參今大夏晉陽縣是參分全切分去聲氣蓄兩河潤注鄭道元水
經注出絳縣西入汾漢書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山至汾陰入河說文汾
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言東崔皆北兩可之潤澤正曰氣蓄氣象合蓄
也補曰左傳韓獻子曰新田之汾澮以流其惡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注尚
書注冀都平陽爲冀州詩國風序乃有堯之遺風焉思去聲王曰堯初為
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冀州書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詩唐風蟋蟀序風
憂深思遠乃有堯之遺風焉晉韓魏之相剝注史記三家分晉而

趙者蓋韓魏分平陽等邑大分晉陽故也世說總其土田士人注
按其土田物界之士民之名數正曰不必以分世備曰碑作下式一
表不可知其字是唐譯世爲洛以爲今此注民分不津昔不可知可謂人
無境雜擾注王子曰地有肥磽韓秦莫也今無用山石田土與民不得耕
鄉擾磽口交切正曰今土田無磽民無雜擾寘吉所以皆得其寫正曰
句非宜讀下又得地形勝瀉水施瀆注言既得地之形勝所以能瀉水施
瀆後有鑿高增地塞墉是也書曰法其補考工記匠人爲溝洫注又以澮瀉
水今用其諸溝洫野四夜二溝豈新田又叢猥不可居注王伍曰晉遷新一
今絳縣是言三新田新不可居耶才外人王曰長又明向注人字
州地或自有興廢注言此絳一之地或有興廢之時一云主二百王
也本又明同州象上曰不長●諸自可入因得附爲奢使注一本八方自之壞
弓會倫王曰本又明白注不见用亦名將爲守說致平理與注云書宣有云
庶民所以無欲急於很之聲者故乎訟理也與乎聲可益侈心耗物害
時與注增益其侈之心既未其知之而情悅之者其以害時與之中乎
奉法之侈心乎二司不定之閾故下可斷之時上聲上曰太又明白乎之
之引自將失教窮華注者爲太守者自失教導將窮侈華王曰自將久●

其教卑窮極其華麗也注以自將二字分屬非終披夷不可知注未君子
敗窮華非批分其義專滅其身亦不可測王曰其故於卑之言害
也夫敗其教專窮極其華麗言儉也此兩節自上文一地興廢一世爲奢
儉而云缺拔數晨滅注事不可知也結此上文陴柄狐顛注陴城上短垣
也左傳云陴者皆哭注陰嘆也言絳城女墻之哭女以爲呼陴與設
而女如字下關蹲僊注鳥獸不閉前總言絳城形勢如此下切僊謂
曰切立曰蹲記行總僊居猶其
行不前也注司此玄武踞注一本石玄武不時津云故曰其俗就此州不
判丈故以其武獸也至此城謂之玄武下守居割有
北注謂太守之居北地正曰明言此城石玄武因是地之形爲玄武
之居守居割其地者如玄武踞則踞作據乃通曲理而未有後玄武地理家
有玄武之說補曰有北字本誤自甲辛苞大池泓注王東西北皆已大而
深也泓烏紅切正曰甲東辛西中包含大也之至已通横硤窘注說文硤
闊木也硤石也言以大窘其也之四方潭中癸沼注上中北地偏曰中
言也傍仲及木腔瀑三丈注腔說文內空也言木槽引其水落三丈補
曰或是言長餘注王丈之高有餘水濺落也中或有上可誕玉沫珠注之

詹○而遂書稱映也○錦纈交果枝香○注○魏都賦錦纈乡 加曼卿詩○生會
斷樹叉花言樹木書錦纈交加而香也○正曰○當以果字句謂果已○一
錦纈之交○注引魏都賦不切○石曼卿詩乃出於此○晼晚○注○晼晚者○說
也○晼晚○言稻田之美麗若晼○上下可通作一句○正曰○晼睢訓田拙
不王道蘭九晼○枝香晼晚當作一句承錦纈交果而言○謂晼晚之華麗也
絕他郡○注言此園池勝絕之地為之郡也○正曰○趙以地為池誤○此謂他眉
之地也○考其臺亭沼池之增○注○搢考沼池增創之言○正曰○本文明白○注
字贅○蓋豪王才俊襲以奇意相勝○注言園池之增修○蓋因豪王才俊名○以
守意相爭勝負之所致也○正曰○本文明句○注錯繫重也○至今過客尚往々
有指可創起處○注言過客往々指點尚有可增修之處○正曰○本文明
句注什八字贅○修字非○余退常吁○注○余○紹述自謂也○退歸常嘆○正曰○不
必注○後其能無○言增修之今○今後或無○正曰○後主者字一句○果有不○注○又
言增修之今○今後果有不○不○說文音否○一說○上下通作一句○正曰○見上注
論不為主非○補建者○注言補建之者○正曰○者以不字句○則此三字何謂○其
能無疑辭果有不決辭○連用六字為疑辭○亦文之好奇也○池由於煬○注言
園池修建○始於隋煬帝時○呈曰○此言池之所始○注非○當下從字句○池字非

字中讀○反者雅文安○注○反當作叛○薛雅也○歸入文安者○按表○謂
唐湊王謀叛○因據此城○隋文推為叛字○蓋言之○誤○發土築臺為拒○注土
築臺以拒王師○誅○注○雅文安既誅○城為上句○執附於污宮○禮記○殊其人今壞
其屋○污其宮而瀦焉○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說文○瀦水所停也○瀦平
壞○音作○瀦○停水也○水本於正平軌○注言正平縣令梁軌○始引鼓水入城○補
曰○按隋中序云○隋開皇十三年○内軍將軍梁軌為臨汾令○十八年○改臨汾
為正平○轉字世表○將今也○軌趙作軌○字書○父紀切○軌○拒鄙切○理者至謂車
轍頭○音其長同○雅文安既三人○言非賊者○不若其姓○亦好奇之過也○正曰
進下至便字司水軌為三字中讀○病井滷生物瘠○注言此井水鹹○生物不豐
茂○滷音魯○補曰○瘠○瘦也○唐志太原井苦不可飲○李勣引晉水以甘民食○皆
地近府治○故引古○注所以引鼓水○沃浣人便○注既鼓水入城○流灌浣濯○人
以為便○幾附於河渠○注○緣此人為便○幾至流入官河○附於河渠之書○正曰○
疏入官河四字非○嗚呼○補○述既雖○為附於河渠則可○注言為河渠猶可○正
曰不必○注○為附於污宮其可○注者為污宮作○焉皆○更不若為河渠也○案
述本○注言守州者書鄉渠轉不可以雅文安為注○補曰○其可字○用左傳○晁
二十六年子產語○書以薦後君子○注○故書此以遺後之君子○長慶三年

月十七日○注○唐穆宗年號也○補曰○觀記中所書某年字皆深為全中月十[illegible]
其紹述作詳於前也○凡者其題本多有記字○據此語言以為後君子[illegible]
也○其記舊碑本長慶以下別作行○無記字○是亦變體也○　吳師道跋云○樊
紹述作絳守居園池記○文體奇澀○讀者不能句○前代注解者數家○趙氏
舉出近時○宜益詳且精○予視之尤疎陋○因為正數十條○并補其缺遺者○
于石方按紹述文甚多○鮮有傳○是篇獨為好事者蓄示詭異○折傑淺以詒
笑○甚矣人情之好奇也○當有唐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雄一世○從之游
者○若李翺之純○皇甫湜之健○張籍之麗○孟東野之寒○君巨細無不有○而號稱
險怪奇澀者○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足以兼之○故月蝕詩效盧玉川
墓用其體○若將約其横驁○屬其殘斷而矯其甚者○夫韓子之奇○奇之正也
二子之奇○奇之偏也○文章不用意溢於正○而奇出焉○蓋非能奇之為奇○而
不能不奇之為奇也○是作也○其出於自然耶○其有意而為之耶○識者其知
之矣○然昌黎盛推紹述○謂其辭必己出○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
他文殆不盡若此矣○或曰○子譏時人好奇○復從而辨釋之○不幾同浴而笑
裸裎乎○曰○非也○周誥殷盤○有奥義缺文焉○是誠不可以意通也○而此是篇
者以艱澀昭以幽易○常以異徐而察之可見矣○彼解者廢精畢力而猶々

為○則樊子豈非過人者哉○廣川書跋○絳守居園池記　文章之奇至
者○既衆人爭務以工○自見時出所長○暴耀家法○則其執必至依託詭
後已○金玉犀象○人之所寶○椪楠豫章○人之所材○至於大宇之下○常珍篇
故非奇玩怪產○不足以發異觀○於是海中蔚石○以出珊瑚其中○蔚木以
蔽其唐之文弊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衰溺○故皇甫湜李翺張籍輩○
附而出○蓋亦木海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嗚呼○能不通人後以自樹立○
宜昌黎公之大獨稱其至耶○　絳守居園池記　文既怪詭○人畫難知○蓋自
述亦釋於後○自昔不知○故世不得考○崇寧三年○余至絳州○乃刻石碑[illegible]
其後刻回漣[illegible]香[illegible]薪[illegible]櫻[illegible]望月[illegible]柏[illegible]鵑[illegible]
白[illegible]白濱[illegible]雜[illegible]入文字[illegible]
[illegible]蒼塘[illegible]風[illegible]龍[illegible]如此而後可以識也○嘗為人言
文弊至唐極矣○以文皇之英叡○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俗已久非時
心易患○盡去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留於今者○碑刻書疏詩之今人多
浮淺如俳優詼語○鄙俗如邪野謀訟○無所校也○當時知韓退之能然以
堅為諸儒倡○然其得意而人非笑之者不勝衆也○蓋流俗所從非能
者○其能終　廢耶○紹之知不顧世俗者其言雖怪要[illegible]二[illegible]

撰者者也元盧疏齋集云上絳守居園池記辭習郡閣屢纂劉子以樂遠唐順憲振昌黎稱唱紹述辭衆要艱述著見未傳見獨是矯不甚哉文雖勝予秋甫鍾奇珍古儒樊記刻於跡以柳城姚燧端父涿郡盧子摯宋歐陽公詩絳守居園池一本上有留題字者間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一作祭覽周四偶異我與子惟可呼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復幽人有無二作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縈執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一本月方言爾雅不訓詩幾欲古詩從東香雨同荒埋古木蔚遺墟我來嗟杌一作兀得其餘楢樱一作瑜端莊偉丈夫蒼頡鬱罷老不枯顏容新麗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蕖胡入虎傳一作虎一作知道記錄細碎何區區虞氏八卦畫河圖禹湯草疏一作周暨唐虞豈不古與萬世模嫌世妝巧一作好習畢汗以奇矯薄駭群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為躊躇作詩聊謔為坐娛楊聖俞宛陵集寄題絳守園池　老柏霜不食古色侵青冥淺沼龍不入秋水生浮萍屋覆巧壘幾太守壁上彪蔚遺丹青累泉瀉寶畫來傳飛玉貯藍光入屏苴潭池島甲癸丁葵判交綴垂組縱茶百歲抚朋在庭風蟲日鳥聲嬰嚀卉葩木葉粘枝葉集臺臧熱昏病醒甚

文肆許恆若是徑取一二傳倣佺仍許河東薛太守更然肆酌無所尚范文正公集絳州園池詩　絳臺史君府亭閣參園圃一泉西北來群峯高下觀池魚或雅金水藻長布兩塢柏鎖蛟虬醜石鬪貔虎季花相倚笑垂楊自由舞靜境合通仙清陰不知暑每與風月期可無詩酒助登臨問民依舊閩唐玄

西園池

三山志西園池在福州府之西左高而石卑忠義堂前池恒通潮汐府右諸貫之水皆歸焉已上嘉祐二年蔡家墅襄開河有記立于左院之碑亭自清水堰西至蕪濟門橋南岸百五丈九尺五寸北岸百五丈七尺泥面三丈六尺底二丈四尺深三尺兼濟至利涉門橋南岸百七十六丈北岸加一丈六尺泥面三丈三尺底二丈二尺深四尺利涉至清遠門橋南岸百四丈一尺北岸加八尺泥面三丈三尺底二丈二尺深三尺清遠門至髮苗橋南岸四百八十一丈六尺北岸四百六十八丈三尺泥面三丈底二丈深六尺髮苗橋至清泰門橋南岸四十八丈五尺五寸北岸四十二丈六尺泥面二丈底一丈四尺深六尺清泰門至後河口關元寺前小石橋南岸九十二丈九尺五寸北岸百八十九丈二尺泥面二丈底藏六尺深五尺小石橋至經院前橋十八丈八尺泥面三丈底二丈深五尺經院橋至南禪寺斗門南岸百之十六丈二尺五寸北岸百八十七丈七尺泥面三丈深四尺髮苗橋至樂輸門橋百六丈五尺五寸泥面二丈底丈有四尺深六尺樂輸門至鹿項門墻九十八丈四尺泥面二丈底丈有四尺深六尺清泰門至宜興門橋東岸九十五丈八尺西岸加五寸泥面丈有五尺底丈深六尺宜興門至州衙墻之十八丈泥面丈有五尺底丈深六尺小石橋至定安門六十三丈六尺泥面八尺底六尺深六尺定安門至東康門橋首九丈六尺泥面丈有五尺底減三尺深六尺延平志西園池在沙縣縣宇之西屢產瑞蓮

東池

元一統志東池在漢中府界陽縣東三里鄭國有詩輿地紀勝東池在潼川永川縣東周圍二里四時不涸春陵圖經東池在永州府道州宅堂之後方輿勝覽東池在重慶府開元寺白樂天有東池春草詩記綦淵海東池在漢中府沔州長舉縣東泉最為佳處柳宗元集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渚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縻檻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

美莫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帥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茂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文苑英華符載作長沙東池記　諸侯之封茅受賑濟天子心膂之寄者有社稷車服之榮有生殺賞罰之重宜有以鼓鍾池榭而張大之況長沙大郡也江山亘千古道淫控百越有王人焉有大府焉潭潭四泰擎纖磨軒主人苟不以享讌觀遊而禮之者即詩人以為褊哉我有東池之製焉壬午歲皇帝命御史中丞楊公領湖南七郡之地公方厚閭重氣岸恢大以文章禮樂藻績德義踐右史歷文昌登少常伯朝廷之休聲茂跡沛然也以素望厚盛拜欽佈語之日公卿賀登車之日道路嗟下車之日童老慶恭月而苛細去周歲而兵食足三年而風俗清郎覩池沼

之作，出於餘力矣。先是佛廟之業，有泉洫焉，陰滀沮洳不肯出，右方
加以隙田數百畝，磽确滲漏，不產嘉穀，莞沙一作叢沙蒲稗，很藉組織
以重價僦僧而求之，僧滿志也。於是相地形，鑿水路，掘早壞，築高岸，盡東
其勢，渟深注淺。公以美利徧民，而營之民悅隨也。居是累月，池成，大水既
瀦，長江一作泓平澄，無邊天空，鏡明，一來窺臨，百骸以清，江湖思遠，一作
遠思著人襟靈。右有青蓮梵宇，巖巖萬構，衆覺寶剎，錯落清晝；左有灌木
叢林，陰藹竿眠，不究幽深一作深源，四時蒼然，柯葉吟風，聲若衆絃。自北
徂南，覓邈悠悠。鶴一作鵠鷺忘驚，差池海流，夕陽晨曦，金波瑛洋，氣象詭
詭，恍惚瀛洲湘西，有山寵色，沉沉或時無風，影漾池心，中間乃皆城闉之
局東，道風物之遐曠，或嘯詠客之并而遊筵，彩旌動艷，棹道迷遠，去與遠
趣，倚縈涯遠，與不記沿泝，踏言如數問，以坐觴絲桐，緣雲以凄切，羅綺從
風而舉，璨然一作絳繚，有美一人，娥眉蟬鬢，綺袖自障，清歌採蓮，發波中，
究究神仙，當是時，憂者忝稿，者曠勞者逸，傳者要，鎔七情之底，滌蕩百骸
之所為，豈比夫高陽習家之醉同年而語哉。何長沙之卑隰，貽傳神君子
之樂一作虐也。夫賢達之蘊才智也，不得其時，即騰茂宇宙，鼓鑄萬物，且
益地也。朝焉蹄涔，夕焉蓬壺，茫茫乎一作平天，瑞波瀾在我，識者觀公如

後半頁缺

炎蒸。環流澗徑深，蝶飛逢草住，魚戲見人沉。宣城總集孫錫東池詩：一
片滄洲景，寒光湛碧流。有時驚鯉躍，盡日采鴛浮。綠荇千絲密，紅蕖萬朵
稠。琴尊約佳客，乘月泛歸舟。 葉清臣東池詩：園林日將暮，攜儔池上
酌。鯉躍隱孤嶼，綠水徑虛閣。人閑山鳥靜，風餘岸花落。稚子晚盪歸，扁舟
日楓泊。 蘇爲東池詩： 謝塘疏鑿時，滄洲聊可擬。高有習者情，淡如右
子首。秋光夜初永，漁唱幽且起。白鷺閑不驚，圓荷翠相倚。宛然江上色，親
爲覓歷襄。倚月泛潺湲，觀魚戲清沚。樓塗仰當嚶，潤影明霞綺。預想及入
神，戀戀誠無已。 宋韓維南陽集宿西京府看晚遊東池詩：時妻兄獻臣宰
牢落悲春暮，蕭條作晚遊。清光溢平沼，凉思近高樓。碧樹森將合，朱欄渺
若浮。公來飛觴竊寓筆，月許賡酬。張文潛詩東池 東池暮春風景妍，瀾國
淺淨鳴細泉。舊蒲遠堤青似剪，荷葉出水大如錢。薔薇看不方未已，楊柳
飛絮狂飄然。鄰翁苛藥正足雨，預計開時須醉眠。 張耒文潛東池詩。
東池秋水清歷歷，見沙石。枯荷半倒折，風起鳴摵摵。悠悠岸邊菊，灼灼好
顏色。芬芳人不知，寂寞聊自得。業恐白日昏，曉葉霜餘赤。無人野竹蘩積
雨，平播側嘒嘒。雲邊鴻成晚，雪霰迫來，閑輒獨遊賞。開幸無責，詩海繪章
武。興東池入蜀之勝，趙南正曾興是郡，往來熟遊詩。 東池風物性禾親
興在那能計酒興，塵外留心曾待月，壺中藏眼只知春。 小詩前後題青竹
幽夢尋常訪白蘋，鷗鳥亦知今日恨，主人別得兩朱輪。 李忠愍公集次韻
馬循道遊長安東池詩： 詩老逢人細細誇，漢卷色定能佳。夫風無迹
秀芳草，野鳥不言銜落花。拍拍濃愁渾似酒，悠悠短夢不禁茶。侵尋倒著
歸來晚，千古風流繼習家。 蘇頴濱詩 興州新開古東池詩： 山邊興州萬
疊青，池開近郭百泉并。昔年種柳人安在，累歲花開鶴自生。波暖跳魚聞
樂音，人來野鴨望船鳴。西還過此須終日，爲問使君行未行。 初春游李
太尉宅東池詩。 蓬島靈仙宅，星河帝女家。波光泛金葉，樓影動雲霞。清
淺遊魚過，參差垂柳斜。移舟更尋勝，遠見小桃花。 胡銓詩：東池即事。 小
園聊日涉，鷗鳥共忘機。筍長蛙丁書，春餘萊甲稀。幽花禁霧雨，辛藻透風
漪。步藤横塘路，游魚覺昨非。 泛舟東池坐客賦詩次其韻。 逐客生涯
一釣蓬，野塘幽絕小樓東。柳邊新過清塵雨，水面徐來送月風。遠興似窮
千里遠，勝遊還復五人同。子皮已結煙波社，白酒何妨日日中。 僕用前
韻。 放逐歸來户已逢，夢魂時到浙江東。心如止水偏閒足，身似虛舟但
逐風。雲路自隨飛鳥倦，山盟誰與白鷗同。當城本乏封侯骨，八道中書卻
不中。 翁靈舒詩題東池。 一池寒水綠粼粼，池上初梅白未勻。誰念酒旗